測繪類圖

第五冊

中央黨部圖書館
★藏書

74086

詩鑒類函

〔清〕張英 王士禎等纂

北京市中国书店

第五册

設官部三十一 太史令 太史令 太祝令 太樂令 提督四夷館 宗正卿 少卿附 宗正官屬

太史令一

杜氏通典曰太史局令昔少皞以鳥名官其鳳鳥氏爲曆正至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羲氏和氏絡重黎之後代序天地夏有太史終古者當桀之暴知其將亡乃執其圖法而泣之奔於殷殷太史高勢見紂之亂載其圖法出奔於周周官太史掌建邦之六典正歲年以序事頒告朔於邦國（魯昭公二年晉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又有馮（音憑下同）相氏視天文之次序保章氏掌天文之變當周宣王時太史官失其守而爲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適晉（周惠王襄王有子頹叔帶之難故司馬氏奔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梁秦爲太史令（胡毋敬之爲太史令作博學章句）漢武置太史公以司馬談爲之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談卒其子遷嗣之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續曰百官表鈔太史公茂陵中書司馬談以太史丞爲太史令也漢書王莽傳）

太史令 後漢太史令掌天時星曆凡歲將終奏新年曆凡國祭祀喪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時節禁忌國有瑞應災異則掌記之（獻帝時太史令王立立曰前太白守天關與熒惑會金火交會革命之象漢祚終矣晉鄭必有興者已曹公聞之使人詣立曰知公忠於朝廷天道深遠幸勿多言）秦漢以來太史之任蓋并周之太史馮相保章三職自漢晉宋齊並屬太常銅印墨綬進賢一梁冠絳朝服梁陳亦同後魏北齊皆如晉宋隋曰太史曹置令丞各二人而屬秘書省煬帝又改曹爲監有令唐初改監爲局置令龍朔二年改太史局爲秘書閣改令爲郎中（丞爲秘書閣郎）咸亨初復舊初屬秘書省久視元年改爲渾天監不隸麟臺改令爲監置一人其年又改爲渾儀監長安二年復爲太史局又隸麟臺其監復爲太史局令置二人景龍二年復改局爲監而令名不易不隸秘書開元二年復改令爲監改一員爲少監十四年復爲太史局置令二人復隸秘書後又改局爲監（乾元元年又改其局爲司天臺掌天文曆數風雲氣色有異則密封以奏其次小吏有司曆保章正靈臺郎挈壺正等官各有差）

文獻通考曰宋有司天監天文院鐘鼓院元豐正官制以太史局隸秘書省掌測驗天文考定曆法凡日月星辰風雲氣候祥眚之事日具所占以聞歲頒曆於天下則預造進呈祭祀冠婚及典禮則選所用日其官有令有正有春官夏官中官秋官冬官正有丞有直長有靈臺郎有保章正其判局及同

判則選五官正以上業優考深者充保章正五年直長至令十年一選爲靈臺郎試中乃遷而挈壺正無遷法其別有天文院測驗渾儀刻漏所掌渾儀臺晝夜測驗辰象鐘鼓院掌文德殿鐘鼓樓刻漏進牌之事印曆所掌雕印曆書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司天監有太史令其下曰司曆曰靈臺郎曰挈壺正曰五官正曰五官丞曰五官主簿曰五官靈臺郎曰保章正曰司曆監候曰司辰刻漏博士曰典鐘曰典鼓金司天臺隸祕書監掌天文曆數風雲氣色密以奏聞少監判官教授司天管勾長行人五十人天文科女直漢人各六人算律科八人三式科四人測驗科八人漏刻科二十五人銅儀法物舊在法物庫貞元二年始付本臺　元初因金人舊制立司天臺設官屬至元八年以上都承應闕官增置行司天監十五年別置太史院掌天文曆數之事與臺並立頒曆之政歸院學校之設隸臺後改臺爲監置司天監三人掌凡曆象之事少監五人丞四人知事一人通事兼知印一人官屬有提舉二人教授二人學正二人天文科算曆科三式科測驗科漏刻科管勾各二人陰陽管勾一人押宿官二人司辰官八人天文生七十五人回回司天監初元世祖在潛邸有旨徵回回爲星學者以其藝進未有官署至元十二年春用王恂爲以許衡領太史院事初承用金大明曆歲久寖疏欲釐正之乃命王恂及[illegible]郭守敬等改正而以張文謙張易董之恂言曆家知曆數不知曆理宜得許衡能明之遂令衡領太史院事十六年二月太史令王恂請建司天臺於大都儀象圭表皆銅爲之增銅表至四十尺測影長而真又請上都洛陽等五處分置儀表各選監候官從之同敕郭守敬由上都抵南海測影具訪通天文曆數者明初置欽天監正五品初名太史令通判僉判校事郎五官正劉基爲太史令燕太子率更令後改爲院設院使同知院判五官正典簿兩[illegible]司時序郎紀候郎基又爲院使洪武九年改爲司天監設監令少監監丞主簿主事五官正副監候司晨漏刻博士[illegible]學[illegible]曰[illegible]源弘治[illegible]任五官監候正德元年七月漏上[illegible]言占得大[illegible]及心中星[illegible]天[illegible]天[illegible]天[illegible]星不[illegible]之[illegible]下[illegible]言[illegible]古候之吉[illegible]言十月二十六日占候[illegible]又[illegible]吉一[illegible]於[illegible]小人[illegible]下[illegible]上引[illegible]言[illegible]三十[illegible]又[illegible]吉[illegible]向占[illegible]大[illegible]入太[illegible]座前歲東歲西往來不一乞[illegible]又大[illegible]何官亦學爲忠臣乎[illegible]旨又似三十[illegible]行至[illegible]年　又置回回司天監設監令少監監丞三年始改欽天監四年改監令爲正儀大夫少監分朔大夫五官正司元大夫監丞靈臺郎五官保章正平秩郎五官靈臺郎司正郎挈壺正挈壺郎諸散官十四年再定品員散官給授如文官二十二年改監令監丞爲監正監副三十一年革回回監回回曆法隸於欽天監監置監正一人監副二人其屬主簿一人春夏中秋冬官正各一人

五官靈臺郎四人五官保章正二人五官挈壺正一人五官監候二人五官司曆二人五官司辰二人漏刻博士二人吏四人監正掌察天文定曆數監副爲之貳凡日月星辰風雲氣色之變異率其屬而占候焉密疏上凡元象圖書非其職不得預凡習業者分爲四科曰天文曰漏刻曰回回曰曆自五官正下至天文生陰陽人各專科肄焉凡觀象登臺臺四面面四人凡歲大統曆御覽月令曆七政躔度曆六壬遁甲曆並先期奏行下凡曆註上曆三十事民曆三十二事壬遁曆六十七事凡歲祭日先一歲會堰奏上凡營建師旅冠婚陵寢選地擇日凡立春先期候氣於東郊凡大朝賀設定時鼓於文樓報時雞唱擊鼓各共其事凡四季天象占驗曆御覽天象錄以時奏上凡疇人世業立師而教之乏人移禮部訪取試用之五官正專理曆法造曆司曆監候佐之靈臺郎辨日月星辰之躔次分野以占候天文之變凡瑞星妖星瑞氣妖氣考諸雜占保章正專志天文之變辨其吉凶之占挈壺正知漏刻孔壺爲漏浮箭爲刻以考中星昏明之候漏刻博士定時更時報更警晨昏皆鐘鼓司佐之 原 杜氏通典曰丞二人司馬彪續漢志曰太史有丞一人魏以下歷代皆同隋置二人煬帝減一人唐初不置丞久視初改爲渾儀監始置丞二人長安二年又省景龍二年復置初儀鳳四年五月太常博士檢校太史姚元辨奏於陽城測影臺依古法立八尺表夏至日中測影有尺五寸正與古法同調露元年十一月於陽城周天測影得長二尺七寸開元十二年四月命太史監南宮說及太史官太相元太等馳傳往安南朗蔡尉等州測候日影迴日奏聞數年伺候及還京僧一行一時校之安南北極高二十一度六分冬至日影七尺九寸四分春秋二分影二尺九寸三分夏至影在表南三寸三分測影使者太相元太云交州望海中南望老人星殊高老人星下衆星粲然其明大者皆甚圓所不載莫辨其名大率去南極二十度以上其星皆見乃自古渾天家以爲常沒地中伏而不見之所也蔚州橫野軍北極高四十度冬至影丈五尺八寸九分春秋二分影六尺六寸二分夏至影在表北二尺二寸九分此二所爲中土南北之極其朗襄蔡許河南府汴滑太原等州各有使往並差不同一行以南北日影校量用勾股法算之云大約南北極相去纔八萬餘里其諸州測影尺寸如左林邑國北極高十七度冬至影在表北六寸九分定春秋分表南五寸十分安南都護府北極高二十一度六分冬至影在表北二尺九寸三分夏至影在表南三寸三分朗州武陵北極高二十九度五分冬至影在表北丈五寸三分定春秋分影在表北七尺九寸四分定春秋分影在表北四尺四寸七分夏至影在表北七寸七分襄州恒春分影在表北四尺四寸蔡州武津館北極高三十

三度八分冬至影在表北丈二尺三寸八分春秋分影表北丈二尺三寸六分夏至影在表北一尺七分定春秋分影在表北五尺三寸夏至影在表北尺四寸五分 河南府告成北極高三十四度七分冬至影在表北丈二尺八寸五分定春秋分影在表北五尺五寸夏至影在表北尺五寸七分 許州扶溝北極高三十四度三分冬至影在表北丈二尺五寸春秋分影表北丈二尺三寸六分 滑州白馬北極高三十五度三分冬至影在表北丈三尺五尺五寸六分夏至影在表北尺四寸九分 汴州浚儀太微臺北極高三十四度八分冬至影在表北丈二尺八寸五分定春秋分影在表北五尺五寸夏至影在表北尺五寸三分 太原府恒春分影在表北六尺

天監有丞元豐官制行置太史局丞 遼金元明並有之 詳前

太史令二

屬 辰日 司天 日官居卿以辰日禮也注位如卿而不在六卿之數故曰居卿辰致也平致也 高陽命南正重司天 臺 日觀 天工 建康志曰宋有日觀即臺北下見後 齊七政 敘三辰 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下詳後 頒正朔 作渾儀 周禮曰太史以正朔於群臣 張衡作渾天儀又宋太平興國四年司天臺生 山堂肆考曰漢 分八節 探五行 漢書律歷志炎帝分八節以治農功軒帝紀三 張思訓本唐李淳風梁令瓚之法創式以獻製於禁中日月行度 試於自然不假人運命置文明殿東南殿護羅思訓為渾儀丞 編考曆書 奉進儀表 元列傳曰王恂 世祖時與許衡 綱而不聯書契乃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史臣占星義仲倫造律呂大撓造甲子隸首作算數容成綜斯六術考定象遠而著焉調之調曆 又曰探五行之精占斗魁所建始作甲乙以名日謂之干作子丑以名月謂之支 支干相配以成六旬 和人道 考天時 漢書律歷志曰治曆明時所以和人道也 晉書律歷志曰後秦姚興曰治曆之法必審日月之行然後可以上考天時下察地化一失其本則四時變沙 增甲子 山堂肆考曰東漢太史下有甲子外更增六十年事下有司制司天臺苗守信等議以為原無 候星辰 又曰宋至道二年司天冬官正楊文諭上言請於新曆甲子外更增六十年事下有司制司天臺苗守信等議以為原無所依據不可行上曰支干旺相雖止於六十年而周甲子共成上壽之數使潮順之人得見所生之歲不亦善乎因詔有司新曆以一百二十甲子為限 掌日之官 書雲之史 掌邦六典 授歲四時 二十四氣 三百六旬 人代天功 史分日月 行夏之時 從周之典 以上俱白帖 及撰恭鈔等行天下 又曰孝宗淳熙中令太史院言曆四十餘家皆本在於測驗制造之器莫先儀表今司天渾儀乃立銅柱之器法參以古制推算極為精密設太史令曆官以治曆法 庭天度相符表石年深亦復敧側乃重考其失而移置之稍改局為太史院以守驗同加太史院事守驗奏進儀表式官命前檢校李淳風等修造 明初太史院使劉基上戊申大統曆上初在淮陽時 良諫何千戈劉基上定括蒼孫炎以上命劉基諸金陵時時占候乾象佐行軍兵食或可勉效何耳上因問今世之士孰可與者劉曰臣聞不如青田劉基上 良曾計絕人臣何敢望若韓公可恭張 浙東東濱海知泉州上曰以吾所聞 又曰洪武時重天官之學諸通曆象占步屈角者咸 輔知效東宋濂能 太史令尋改太史院使 太史院使 屬 司分簡日 授曆知天 海錄碎事宋虞平集曰玉律調元璿璣授曆思齊日觀之職用知天道之元 編考曆書 奉進儀表 元列傳曰王恂 世祖時與許衡 輔於占候又諸四四曆法 起為人歷官欽天監副 屬 卓屬占黃龍 蔡衛辨大鳥 後漢單颺遷太史令初颺平帝時 國曰其國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 齊七政於侧渾 視四時於五 建安二十五年秦黃龍復見此其應也獨郡人龐季密記之至建安二十五年黃龍復見後見此其冬龍復見澤 三輔決錄云辛緝降大鳥太史蔡衛曰五色多青者當之

律　日月星辰乾象不忒　分至啓閉歲功有成　當同文之朝思稟正朔　奉太史之職宜察天時白帖

丞　度官之職　局事之貳胡文恭行馬知良制宋太史令總一局之事而丞爲之貳

太史令三

原　日官傳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太史也　察時變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　協時月書曰協時月正日　宿離不忒月令曰孟春令太史司天歷候日月星辰宿離不忒也宿二十八一宿也離繼也七曜爲經二十八宿爲紀初謂孟春歲首也　邦國之治周禮曰太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群吏之治　右史朝望以聞周書曰雒正月王在成周昧爽名三公左史戎夫曰今夕朕寤遂事驚予乃取侯臧俾戎夫言之朔望以聞　太常屬官太史令漢書百官公卿表曰太常屬官有太史令一人　冠一梁冠秩六百石漢官儀曰太史令梁冠二人三百石　青史記事漢書藝文志曰青史子五十七篇注曰古史官記事也　太史之任賈誼新書曰不知先王之諱與國之忌不知先王之諱與國知風雨雷霆之青此太史之任也　胡毋作博學章漢書藝文志曰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　璇璣之正白帖曰張衡妙盡璇璣之正作渾天儀以漏水轉之於室內與天相應若符合　鳳凰之正周禮曰鳳凰知天時故名曆政之官　掌天時後漢書百官志曰太史令掌天時星曆周禮太史職云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鄭注云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數大小不齊正之以閏若今時作曆日矣定四時以所在驗如有地動乃知震之以事合契若神　作渾天儀後漢書張衡傳曰衡遷爲太史令乃研覈陰陽妙盡璇璣之正作渾天儀鑄銅爲之著靈憲算罔論言甚詳明　張衡留意天文文士傳曰張衡有功藝事特留意天文由是遷太史令也　許芝陳天命諸葛亮集曰太史令許芝陳天命書與亮陳天命人事發使察國稱藩亮遂不報　惟知占候史通曰自古太史之職惟以揚雄之徒並以別職知史務於是太史之署非復記言之司故張衡高堂隆等其當官見稱者惟知占候而已　遠不度古近不儀今魏志高堂隆爲侍中領太史令隆集上事曰太史許芝遠不度於古近不儀於今每祭於吏爭肉自取百物猶恨其少也　後代所宗晉書曰高陽命南正帝嚳亦式序三辰唐虞則羲和夏則昆吾殷則巫咸周則史佚魯桓公宋子韋齊甘德漢耀石甲其巫咸甘石之說後代所宗

增　冠應五緯唐志曰五官正冠加一珠星以應五緯衣從其方色元日冬至朝望朝會及大禮各奏方事而服以朝見　職配五方續通典曰唐乾元二年知司天臺韓穎奏創置五官職配五方上稽五緯　太史據法韓詩外傳曰據法守職而人不敢非者太史也　專報時候續文獻通考曰明欽天監事例凡天文如日月星辰風雲雷雨本監各委官生員習算日月交食本監先期備關分秒時刻并起復方位具奏禮部通行內外諸司臨時救護至救護時本監官專報時候不隨班行禮　白本占奏明欽天監事例凡天文如日月星辰風雲雷雨本監各委官生員晝夜占候或有變異舊例自具白本占奏　永遠不遷又曰洪武六年令本監人員永遠不許遷動子孫只習天文曆算不許習他業其不習學者發海南充軍　晷影堂又曰凡本監觀星有晷人永樂即位擢翰林官吏部薦儒帝曰儒曉天文宜令欽天監試翰林供事欽天監言儒果通象緯及風雲氣候　簡儀銅壺續文獻通考曰景泰六年又造簡儀銅壺　曆附增　太初

曆漢書曰漢武帝太初元年大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言曆紀壞廢宜改正朔觀寬議宜用夏正乃詔造漢太初曆以正月爲歲首　四分曆又曰漢武帝太初曆施行百餘年考其行度日有退無進月有進無退光武建武八年朱浮言曆不正宜更改至章帝元和元年上命官錄校四分曆施行之　三統曆又曰漢孝成之世劉向總六曆作五紀論子歆作三統曆及譜　景初曆晉志曰魏明帝景初元年楊偉作景初曆帝遂改正朔以建丑爲正蓋其年三月爲立夏孟仲季雖與夏正不同至於郊祀蒐狩班宣時令皆以建寅爲正至晉武帝泰始元年改名泰始曆　黃初曆晉志曰魏文帝黃初中高堂隆詳議曆數當有改革韓翊以爲乾象曆減斗分太過其後陳羣以爲朔所建猶恐未審乃以乾象曆互相錯校更撰曆日長之候太子名曆算咸集劉烨以太子新立增修其書名曰皇極曆　乾象曆晉志曰魏文帝黃初中高祖以曆付皇太子遣更精詳日長之候太子名曆算咸集劉烨以太子新立增修其書名曰皇極曆　麟德曆唐書曰唐高宗麟德中李淳風以戊寅曆推步浸疎乃增損劉烨皇極曆更撰麟德曆行之　大衍曆又曰唐高宗時大衍曆自太初至麟德曆有二十三家與天雖不遠而未密至一行密矣其倚數立法固無易也後世雖有改作者皆依倣而已　至德曆又曰唐代宗廣德二年六月初行五紀曆　宣明曆又曰唐憲宗即位司天徐昂上新曆名曰宣明曆　千歲曆又曰唐王朝於推步常作千歲曆　崇元曆又曰唐昭宗時宣明曆數漸差詔改作新曆賜名崇元　五紀曆又曰唐代宗廣德二年五月初行五紀曆　宣明曆又曰唐憲宗即位司天徐昂上新曆名曰宣明曆　大統曆續通考紗曰明初一日建星來歲曆樣然後刊造一欽天監事例凡歲造大統曆先期二月初一日司曆樣刊印十五本送禮部差人齎至南京并各布政司照樣刊印　授時曆元王恂作元詳令二

太史令四

增詩唐李山甫司天臺詩曰拂雲朱檻捧昭回靜對銅渾水鏡開太史只知頻奏瑞蒼生無計可防災景公進德星曾退漢帝推誠日爲迴何事曠官全不語好天良月鎖雲臺

增論宋唐庚辯陳壽蜀不置史官論曰春秋之時卜田宅者占雲日者皆稱太史則太史殆陰陽家者流然書趙盾書崔杼者亦稱太史則太史又似掌記注者蓋方是時學者多知天文而卜與廢者亦不純用蓍龜太史伯以祝融之功而推楚國之必興太史趙以虞舜之德而占陳氏之未亡其議論證據有絕人者故陰陽注記得兼掌之漢司馬談父子爲太史令以論著爲已任而又掌天官則兼掌之效於茲可見魏晉之際始置著作郎自是太史分而爲二孔明之時尚未分也然觀後主景耀元年史官奏景星見於是大赦改元而曰蜀不置史官妄矣

太祝令一

原杜氏通典曰太祝殿官與太宰等官爲六太周官太祝下大夫三人上士四人掌六祝之辭以祈福祥秦漢

有太祝令丞後漢亦曰太祝令丞晉宋齊梁陳後魏北齊皆因之後周依周官至隋置太祝署太祝令丞煬帝罷署太祝八人唐初有七人後增爲九人開元二十三年減置三人掌讀祝文出納神主

【增】文獻通考曰宋太祝奉禮郎掌奉祭祀關則承奏廕京官十六歲以上未掌事者充郊社掌坐齋郎無員數富鄭公之父貧甚客呂文穆門下一日白公曰某兒子十許歲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太祝李文靖公爲相治第陋甚或以爲言公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陋爲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蓋三官皆宰相子弟初廕之官也 續文獻通考曰遼太常寺主簿下有太祝金太祝掌奉祀神主元太祝十員明太祝職專祭祀之事

太祝令二

【原】太常屬官有諸廟令漢書百官公卿表曰太常屬官有諸廟令有諸陵太乙令樂令 景帝改爲祠祀令又曰太祝令景帝更名爲祠祀令武帝更曰廟祀令 明帝改曰太序令續漢書百官志曰明帝永平十三年曹褒奏尚書凝璣鈐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太序帝善之下詔曰今旦改太樂官曰太序丞以應圖讖 掌陵園又曰太廟令一人秩六百石守廟掌陵園案衍埽除無丞 掌祝辭周禮曰太祝掌六祝以事鬼神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策祝鄭注曰永長也貞正也求多福歷年得正命也鄭司農云順祝順逆時雨寧風旱也策祝遠罪戾也 掌讀祝續漢書百官志曰太祝令一人秩六百石掌祭祀讀祝及迎送神

【增】好學溫良事文

太樂令一

【原】杜氏通典曰大樂署周官有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亦謂之樂尹以樂舞教國子左傳曰楚鍾建爲樂尹即大司樂也 秦漢奉常屬官有太樂令及丞又少府屬官并有樂府令丞後漢永平三年改太樂爲太子樂令掌伎樂人凡國祭享掌諸奏樂盧植禮注云太樂令如古大胥漢大樂律早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酎除吏二千石到六百石及關內侯到五大夫子取適子高五尺以上年十二到三十舞色和順身體循禮者以爲舞人也 魏復曰太樂令丞晉亦有之晉起居注曰成帝咸和中詔太樂令戴毅教習伎樂勤勞賜米百斛布三十疋 齊銅印墨綬進賢一梁冠絳朝服齊太樂及梁陵令永明末置用二品三品主簿戶曹六品保舉 梁陳因之後魏置太樂博士北齊曰太樂令丞後周有大司樂掌成均之法後改爲樂部有上士中士隋有太樂令丞各一人唐因之掌習音樂樂人簿籍

【增】文獻通考曰宋制太樂局令一人丞一人樂正二人副使正二人掌車駕郊祀及御殿御樓大祠登歌徽宗時置大晟府以大司樂爲長典樂爲貳次曰太樂令主簿協律郎又有按協聲律製撰文字韻譜等官以京朝官選人或白衣士人通音律者爲之宣和二年詔以大晟府近歲添置冗濫徽幸並罷 續文獻通考曰遼太樂署有令丞金太樂署兼鼓吹署樂工百

人令丞掌調和律品教習音聲并施用之法樂工部籍直長一員太樂正掌祠祀及行禮陳設樂縣大樂副正從九品元大樂署中統五年始置令一員丞一員掌管禮生樂工四百七十九戶明初太常有司樂職專祭祀之事洪武十二年置神樂觀詳解

太樂令二

序神人　典倡優揚雄太樂令箴曰笙磬既同鐘鼓羽籥周序神人協於萬國桓譚論曰昔孝成帝時余爲樂官令凡所典倡優伎樂蓋且千人

太樂令三

徐幹周官考太樂令注曰按周官大司樂中大夫二人而屬於禮官之宗伯古者取士必由乎學其教之也必先乎樂大司樂掌成均之學政樂非但鐘鼓而教亦必非佔畢之謂而已自漢已後射策決科之學勝博士弟子員徒以區區之文爲黠陟之令雖同領屬於禮官之太常而大司樂不復與聞學政專治樂事所謂樂德樂語非復先王之舊矣

提舉四夷館

續文獻通考曰明設翰林院提舉四夷館內有各國通事少卿一員主之洪武初遣覽志曰四夷館永樂五年令禮部選能生時能等三七人入朝翰林院習譯書

宗正卿一

杜氏通典曰周官少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其親疎秦置宗正掌親屬漢因之更以敘九族平帝元始四年更名宗伯五年又於郡國置宗師以紀皇室親族世氏致教訓焉選有德義者爲之有寬失職者宗師得因郡事上書宗伯請以聞易奇傳詔平令送至宗伯常以正月賜宗伯帛十匹王莽并宗伯於秩宗後漢曰宗正卿一人掌序親王國嫡庶之次及諸皇室親屬遠近郡國歲因計上皇族名籍若有犯法當髡以上先上諸宗正宗正以聞乃報決胡廣曰宗正又歲一理諸王世謂屋敬族弟髡口混切兩漢皆以皇族爲之不以他族觀亦然晉兼以庶姓山公啓事曰羊祜忠寬寬厚然不長理綱宗正卿作否成寧三年又置宗師以扶風王亮爲之使皇室戚屬未卒德義所有施行必令諸之梁王肜亦爲宗師東晉

省之屬太常桓溫奏省宋齊不置宗正梁天監七年復置之視列曹尚書主皇室外戚之籍以皇族為之陳因之後魏有宗正卿少卿北齊亦然後周有宗師中大夫掌皇族定世系辨昭穆訓以孝悌屬大冢宰隋如北齊之制唐龍朔二年改為司宗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為司屬神龍初復舊卿一人少卿二人初少卿一人太極元年加一人掌皇族外戚簿籍及邑司名帳領崇元署及諸陵太廟開元二十五年制宗正等寺官屬皆以皇族為之　初學記曰案宗正卿周官也宋百官春秋云周受命封建宗盟封兄弟之國一十有五同姓之國三十有五始選其宗中之長而董正之謂之宗正成王時彤伯入為宗正掌王親屬是也秦漢因之晉曰大宗正漢魏皆同姓為之晉以後雜用庶姓為之五代史百官志曰至梁加卿字除大字曰宗正卿北齊又加大字隋又除之唐初因之　增文獻通考曰宋宗正寺判寺事二人以宗姓兩制以上充闕則以宗姓朝官以上知丞事掌奉宗廟諸陵薦享之事司皇族之籍大宗正同知司事二人以皇親團練觀察使以上充掌敦睦皇族敦尊宗子受其陳請辨訟之事及糾過失而達之朝廷景祐三年始置司以皇兄寧江軍節度使濮王知太宗正事修玉牒官無定員掌修皇帝玉牒序宗派紀族屬歲撰正事皇親彰化軍節度觀察留後守節同知太宗正事宗子名以進舊錄宗正寺景祐中言者以玉牒與國史相通後以史官兼長貳不專用國姓蓋自有大宗正司以統皇族也中興後卿一人不常置少卿一人以太常兼嘉定九年詔以又有睦親廣親宅都大管勾三人以內侍充元豐六年詔宗正寺宗學改隸宗正寺自此寺官又預考校之事大宗正司中興後以位高屬尊者為判大宗正寺又置知大宗正事一員掌糾合宗室而檢防之訓飭之凡宗室磨勘遷轉襲封請給核其當否嫁娶房奩分析財產酌厚薄多寡而訂其議凡宗室除合該賜名外皆大宗正定名而後報宗正寺其餘遷授官資支給錢米考核以詔予奪其不率教者以法拘之歲久知悔則除其過名　玉牒所淳化六年始設局置官倣唐制也朱勝非秀水閒居錄宋朝國書嚴奉寶藏未有如玉牒者用金花紅羅標黃金軸至神廟以軸大難於披閱詔為黃金梵夾又以黃金為匣鎖鑰皆金也進呈畢安奉於宗正寺玉牒殿　續文獻通考曰遼北面大惕隱司太祖神策二年置掌皇族之政教官名曰惕隱又名梯里己曰知惕隱司事曰惕隱都監興宗重熙二十二年聊律義先拜惕隱戒族人曰國家三父房最為貴族天下風化所自出不孝不義雖小不可為其妻晉國長公主之女每見中表必具禮服義以身率先國族化之南面宗正寺職在大惕隱司金大宗正寺判大宗正事一員同簽大宗正事一員大宗正丞二員知事一員元大者充掌敦睦糾率宗屬欽奉王命焉同判大宗正事一員同簽大宗正事一員大宗正丞二員知事一員元大宗正府初未有官制首置斷事官會決庶務至元二年置十員止理蒙古公事皇慶元年以漢人刑名歸刑部按世祖至元二十二年哈剌哈孫由掌宿衛拜大宗正用法平允時欲以江南獄隸宗正哈剌哈孫曰江南新附教令未孚且相去數千里欲遏制其刑獄得無冤乎事遂止明太祖改大宗正院為

宗人府遂定官制府設令一人正一品左右宗正左右宗人俱各一人從一品其屬經歷一人是年秦王爲宗人令晉王燕王爲左右宗正周王楚王爲左右宗人故至今署府者不由中門後以勳戚大臣攝府事不備官會典云本府所領宗室重事故品秩特序文職之首按孫清宗人府題名記云太祖建宗人府以主睦宗親族之事制以親王之長領府事其次則宗人令左右宗正左右宗人皆正一品以勳舊大臣佐之玉牒派演金枝廣疎立嫡請名章奏文移必關歷而後行焉故宗人府列諸司之首載在祖訓及大明官制甚詳正統三年始建府治以駙馬都尉西寧侯宋瑛掌之遂爲定制宗人令掌皇九族六親之屬籍以時修其玉牒書宗室子女適庶名封生卒婚嫁謚葬凡宗室陳請爲之上達及定其才能罪過以聞左右宗正宗人爲之貳經歷典出納文移

宗正卿二

冊府元龜曰漢劉辟疆楚元王之孫休侯富之子清淨少欲常以書自娛不肯仕昭帝即位霍光擇宗室子可用者辟疆子德待詔丞相府年二十餘欲用之或言父見在亦先帝之所寵也遂拜光祿大夫守長樂衛尉時年已八十徙爲宗正　天中記曰劉般字伯興建初初遷宗正在位數言政事其收恤九族行義尤著時人稱之　冊府元龜曰劉虞爲尚書令光祿勳以公族有禮更爲宗正　又曰劉孟桓帝時爲宗正直道不容自免歸家　又曰晉扶風王亮爲衛將軍武帝詔曰宗室戚屬國之枝葉欲令奉率德義爲天下式然處富貴而能慎行者寡名穆公糾合兄弟而賦棠棣之詩此姬氏所以本支百世也亮爲宗師所當施行皆咨之於師時宗室殷盛無相統攝乃以亮爲宗師使訓道規察有不遵禮法小者正以義方大者隨事聞奏　又曰陳南康愍王曇朗子方慶少清警涉獵書傳及長有幹略天嘉中權兼宗正卿　又曰封琳爲司宗下大夫有長者之稱　山堂肆考曰後魏世祖謂崔浩曰天下諸杜何處爲最欲取一人以爲宗正浩曰中書博士杜銓今爲諸杜之最即命名之及見器貌瓌雅世祖謂浩曰此眞吾所欲也拜爲宗正　冊府元龜曰唐高祖武德元年詔安康郡公襲譽我之同姓派別支分惟厥祖考世敦恭睦特聽合譜宗正恩禮之義同諸服屬　又曰高宗永徽二年名宗正卿李博文問曰比問諸親何以得有除屬者對曰以屬疎降盡故除總三百餘人帝曰朕追遠之感實切於懷諸親服屬雖疎理不可降並宜依舊編入屬籍　又曰唐宗室司訓棄官中宗即位以耆舊擢爲宗正卿　又曰睿宗景雲二年以祕書監薛王隆業爲宗正卿　又曰元宗二十年七月七日詔宗正寺官

員以宗子爲之　又曰濮陽郡王徽爲宗正卿頗承恩奏請宗正奉陵廟　天中記曰宗室李璆天寶初拜宗正卿性友悌聰敏宗子有一善無不薦延　册府元龜曰代宗永泰二年宗正卿吳王祗奏上皇室永嘉新譜二十卷太常博士柳房撰也房精於譜學按宗正譜牒自武德以來宗支昭穆相承撰皇室譜二十卷　又曰穆宗長慶元年宗正寺奏準貞元二十一年勑宗子陪位放五百七十人出身今年勑放三百人伏緣人數至多不霑恩澤白身之輩將老村閭乞降特恩更放二百人出身許之　又曰林贊有氏族學開成中勑贊同修七聖玉牒從宗正寺之請也　又曰梁開平五年宗正卿朱遜圖譜官朱損之進所撰天潢源派二軸各賜帛

又曰晉石光贊少爲儒飽於游宦晉高祖即位自滑州節度判官擢爲宗正卿少時常有占者云子晚歲當因姓氏爲美官果如其言　又曰李郁字文緯唐之宗屬也少歷宗寺官天成長興中累遷爲宗正卿性平允所歷無愛憎毀譽　又曰虞潭爲宗正卿以疾告歸會王含沈充等攻逼京都潭遂於本縣招合宗人及都中大姓共起義軍衆以萬數自假明威將軍進赴國難　山堂肆考曰宋趙安仁兼宗正卿真宗以安仁舊德大僚特令知寺事自是多所規制重修玉牒屬籍　合璧事類曰宋元豐七年以宗景知大宗正事先是宗景父允弼司宗久故神宗復選而用之使諭其母先正久司宗正德及皇族令命而子繼之　又曰趙仲忽入判大宗正事徽宗賜之甲第及建賢懋功之閣以示寵仲忽鯁亮端毅動循禮法立宗司法式　又曰淳熙初宗正官缺趙温叔言崇不息之賢自江西轉運判官名爲右監門衛大將軍忠州防禦使知大宗正事不息在宗司數言天下事上甚重之　元史列傳曰元朶爾直班遷大宗正聽訟之際引諭律令曲當事情有同僚年老者歎曰吾居是官四十年見公論事殆神人也　續文獻通考曰明永樂初太宗建都北京宗人府爲行在命駙馬都尉永春侯王寧署府事　又曰洪熙宣德間皇親武定侯郭玹專署事

宗正卿三

原 司宗　掌親上見楊雄箴下詳卿一　仁孝　忠直東觀漢記曰劉平字公子以仁孝著聞永平三年爲宗正數薦達名士承官郇恁等　漢書曰劉向字子政元帝時蕭望之周堪薦向宗室忠直明經有行爲宗正

增 清秩　冷卿曲阜集行王柄制宗正地嚴秩清儒者之職也　鄭氏譚綺宗正曰秩宗又杜甫別李义詩丈人領宗卿蘇軾詩宗正爲冷卿　九族　四星見揚雄箴職林曰石氏星經宗正四星在帝座東南　考實　糾正續會要曰政和二年知西外宗正事士暕奏慶兩京睦宗院宗子有文藝行實衆所共知者許宗正考實以聞　慶元制爰俾

訓齊往分訓正　畏盛滿　竭忠節漢書曰劉德字路叔修黃老術有智略少時數言時事名見甘泉宮武帝謂之千里駒昭帝初為宗正丞後為宗正卿妻死大將軍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娶畏盛滿也東觀漢記曰劉般字伯興代名忠孝在朝竭忠盡節建初元年拜為宗正要大中祥符八年九月賜宗嘉謀

屬籍堂　積慶圖宋會要大中祥符八年九月賜宗正寺數曰玉牒數疊曰屬籍堂宋四朝志曰修纂牒譜圖籍其別有五曰玉牒曰屬籍曰宗藩慶系錄曰仙源類譜曰仙源積慶圖

惟天族　掌以月卿帖白

增忠懿清和　孝友恭恪山堂肆考曰後魏職令宗正卿請用忠懿清和職參教典亞於祥瑞寧元年大中大夫詔曰覽少篤至行服仁履義貞素之操掌而關固其以覽為宗正

原子政之忠　路叔之慎劉向字子政以至忠為宗室也下詳竭忠節注

各擇一人　不隸六曹山堂肆考曰宋仁宗景祐三年時宗室子孫衆多聚居大第故於祖宗殺以睦周親　實司屬籍唐陳子昂為李卿官表曰載司宗伯以睦周親

增動循禮法　曲當事情並詳卿二

原當敦睦之代　居糾繩之司　崇象河之秩　糾磐石之宗並白帖

增瓊編瑤牒儼帝子之冠　簪袞衣繡裳本公家之衣鉢輪苑新書

宗正卿四少卿附

增同姓詩曰豈無他人不如同姓後親注曰宗正卿多取同宗　宗臣宗枝　宗子詩曰宗子維城　庶子禮曰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惇睦友慈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而家向方矣

原宗正屬官漢書百官公卿表曰宗正秦官掌親屬元始四年屬官有都司空令丞內官長丞又諸公主家令門尉皆屬焉初內官屬少府中屬主爵後屬宗正

宗正世掌　後漢書曰劉軫字君文梁孝王肯為宗正卒官遂世掌焉

迭為宗正　楚元王子郢客孫辟疆

始置宗正　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始置宗正之官

增擇親賢　唐大詔令曰宗族設位邦於是同公解親賢以光名器而下其屬未遠諸王在關朕得其案溫睿宗而上五十餘族長幼秩序畫委之於大宗正苟非能賢不敢輕授

受寄本枝　又曰宜受寄於本枝更遷榮於列辭

委宗正　唐元稹李栻奏宗正制曰明皇子孫在屬籍者十餘萬唐有天下二百年伯仲叔季幼子重孫可勝道哉第其賢能以才行聞元稹行李遂制曰爲宗正大則以才行聞曰取自遠藩稱為宗正大則以才行聞曰伯父叔季幼子重孫在屬籍者必命卿長以才行聞

族　唐杜牧行李文宰制曰本支乃詔執事提舉專使歸文字奉大則整訓屬族次第略修

詳定規式　山堂肆考曰宋沿平元年判大宗事趙尤明詳定皇親讀書賞罰規式詔依所定次第施行

二外宗正　合於兩京置外宗正司中興南渡後南外置司泉州西外置司福州

置敦宗院　又曰崇寧元年蔡京請宗室并祖免親以下兩世分於西京南京近輔或沿流便親居止每處置敦宗院差文武臣各一員管幹南渡後光宗即位改為睦宗院

年一商議　中興會要曰紹興二十六年知宗司相去不遠鈐束官每年一次往來商議望許兩司宗正事士衡言西南兩外

敘文昭列　晏殊類要常集陸少卿制曰九族乃立敦睦之宜敘文昭之列用懋輔德之任

少卿通古學　唐史曰李漢為通古學屬蔚雄蔚

典兵衛　淮南王神道碑

宗正卿五

增詔宋英宗選宗惠同知大宗事詔曰夫明德以親九族正家而刑萬邦古先哲王罔不由此朕嗣守丕業率循舊章惟皇屬之敦和命宗臣而董正念其性本於仁厚宜廣學以勤修顧其日益於衆多必增員而統理庶乎協贊其職並修厥官式孚於休以副予意

增制唐李嶠行高平郡王重規司屬卿制曰百工惟時必在推擇九族既睦仍資敦敘高平郡王重規宗室儀表衣冠領袖有姬旦之藝兼劉蒼之善出居連帥功名著於兩河入奉鉤陳誠款申於八校本枝望重河海職隆宣輯掌於魚鈐俾專司於鱗族　孫逖行襄信郡王璆宗正卿制曰雅志惟恭虛懷敏達近屬蒼輪中朝羽儀無競雖人不矜於貴分克勤於位忠每効於公敦敘是司疇咨所屬宜居六尚之職以副九委之勤

增蔵漢揚雄宗正卿箴曰巍巍帝堯欽親九族經哲宗伯禮有攸訓屬有攸籍各有冑子代以不錯昔在夏時少康不恭有仍二女五子家降晉獻悖統宋宣亂序齊桓不肖而忘其宗緒周譏戎女魯喜子同

增晉魏彭城王總獻文之子孝文為家人書於總曰敕風密微禮政嚴嚴若不深心日勸何以敬諸每欲立宗師肅我元族汝親則宸極位乃中監風標才器實足師範屢有口勅仍執沖遜難違清挹桂苓至今宗制之重全汝誰寄便委以宗儀責成汝躬有不遵教典隨事以聞吾肅治之若宗室有僭隱而不舉鍾罰汝躬綱維相屬庶有觀政吾朝聞夕逝不為恨也

增奏元趙天麟上言曰國家既立宗正府又立國子監蓋欲申邦憲以公滅私崇德化以文飾質然其宗室罕篤於學或月誦而年閑或春集而秋散以馳馬試劒為至樂以援弓射鴻為常事迹其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太倉精粒為之食御局綾錦為之衣頤指氣使而左右趨風叱咤搖辭而鬼神驚懼視公侯之爵輕若纖塵俯望重之賢皆出已下處貴而不自知其貴宣驕而不自知其驕中人以下鮮有弗移其性者伏望陛下專宗室以學問激宗室以榮名嚴宗室之師重宗室之友庶使貴人之志各懷希聖之明心毋令博士之流謾作在公之虛號

宗正卿官屬

丞　主簿　崇元署　諸陵署

原杜氏通典曰宗正丞漢亦用皇族後漢一人後漢劉茂字子儒為宗正丞歷代皆有之至隋有二人唐因之 續文獻通考曰宋天禧時以衛尉丞兼元豐正名初除楊完建炎三年罷紹興十年復考曰宋元豐五年正名初除趙君錫明年以楊畏為宗正寺丞詔宗正寺除長貳外自今後更不專差國姓建炎三年罷紹興五年復置 續文獻通考曰金亦有之明有經歷一人 原杜氏通典曰主簿梁置陳北齊隋皆有唐因之置一人 續文獻通考曰宋天禧時以衛尉丞兼元豐正名初除楊完建炎三年罷紹興十年復置 原杜氏通典曰崇元署令一人初後魏天興二年置仙人博士掌煮鍊百藥北齊置昭元等寺掌諸佛教有大統一人都維那三人兼置功曹主簿等員以管諸州縣沙門之法後周置司寂上士中士掌法門之政又置司元中士下士掌道門之政隋初置崇元署令丞至煬帝改郡縣佛寺為道場置道場監一人改觀為元壇監一人唐復置崇元署初又每寺觀各置監一人屬鴻臚貞觀中省開元中以崇元署隸宗正寺掌觀及道士女冠簿籍齋醮之事 續文獻通考曰宋自真宗興崇道教置玉清昭應宮景靈宮會靈觀使以宰相為之副使判官都監及集禧觀醴泉觀東西太乙宮提舉則以兩省兩制丞郎及防禦諸司使副為之掌奉齋醮之事又有譯經潤文使亦以宰相為之熙寧以後增制祠祿之官以逸老優賢而時相欲以官觀之祿處不奉行新法之人遂無限員亦無職事而釋老之事則如歷代領之祠部郎官又屬鴻臚寺至徽宗時以道教改隸祕書省置道階自六字先生至賴外銓義品秩比視中大夫至將仕郎凡二十六等又置道學升貢及三歲大比法同科舉應天下神霄玉清萬壽宮天慶觀知及副知將來有闕並以學校登科人充其餘官觀亦依此令禮部置名籍差注如吏部法以蔡攸通行提舉道錄院中興後道釋教門事仍歸祠部按崇元署一官唐創之以司道教而必屬之宗正司者蓋唐以老氏為始祖則崇其教者亦以為尊祖宗之事也杜氏通典所載凡唐所創之官而前代所無者則必敘其所掌之事然與崇元一官前代無之然與崇元一教而為之建立官司則非始於唐也故必敘後魏所置仙人博士北齊所置昭元寺之類以先之宋錄無其官然亦常與崇道教為之置立官司故以真觀而廟所置玉清景靈宮使副及都提舉道錄院等事附見焉 續文獻通考曰金北太乙宮管勾一員掌守宮繕修之事元世祖至元十七年立都功德使司掌奏帝師所統僧人二十一年立行福司二十六年立崇福司仁宗延祐二年改為院七年復為司置司使四人同知二人副使一人司丞二人經歷知事照磨各一人宣政院古無之元立掌釋教僧徒及吐蕃之境而隸治之行宣政院順帝元統二年革罷廣教總管府十六處置行宣政院大禧宗禋院古無元置掌神御殿歲時朔望諱忌日辰禋饗禮典明初不設崇

元宣政等院但置僧錄司道錄司官洪武四年改僧錄爲司僧凡三等曰禪曰講曰教設左右善世左右闡教左右講經左右覺義各一人司置於天界寺道凡二等曰全眞曰正一設左右正一左右演法左右至靈左右言義司置於朝天宮又天下府置僧綱司都綱道紀司都紀州置僧正司僧正道正司道正縣置僧會司僧會道會司道會並朝除不給俸

原 杜氏通典曰諸陵署漢有諸陵園寢官屬太常長陵令秩二千石爲高祖陵也故尊其秩元帝永光元年分諸陵邑屬三輔史記曰司馬相如爲孝文園令後漢每陵園令各一人掌按行埽除丞及校長各一人校長主戒盜賊晉宋皆曰令而梁初爲監後亦改爲令梁以下皆有之唐每陵令丞各一人初屬太常開元二十五年並屬宗正寺

增 文獻通考曰宋以宗正寺知丞事掌奉宗廟諸陵薦享之事　續文獻通考曰金諸陵署有令丞直長屬太常寺又有園陵署令宛平縣丞兼負祐以園陵遷大興縣境以大興縣令丞兼事文類聚曰元置諸陵署隸太常有令丞直長等官又置提點山陵使及副使　續文獻通考曰明有諸陵祠祭署屬太常

原 杜氏通典曰太廟令漢有諸廟寢園令長丞宋志曰漢西京曰長東京曰令晉有太廟令宋太廟令領齋郎二十四人齊梁以下皆有後魏有太常齋郎漢書曰田千秋爲高廟寢郎舊屬太常唐開元二十五年二月勅宗廟所奉尊敬之極因以名署情所未安宜令禮官詳擇所宜奏聞至五月太常少卿韋縚奏曰謹詳經典兼尋令式宗廟享薦皆主奉常別置署司事非稽古其太廟署請廢省本司專奉其事許之二十五年勅宗正設官署司屬籍而陵寢崇敬宗廟惟嚴割隸太常殊乖本系奉先之旨深所未安自今已後諸廟署並隸宗正

增 文獻通考曰宋以宗正寺知丞事掌奉宗廟諸陵薦享之事室長齋郎無常數廟直官一人太廟后廟宮闈令三人以入內內侍充元豐之後太廟令屬宗正寺　續文獻通考曰金皇統八年太廟成設署置令丞元屬太常掌宗廟行禮兼廩犧署事至元三年始置令二員丞一員

宗正丞一

增 瑤籍　玉牒慶元制晉丞瑤籍　九朝通略曰王鞏字定國爲宗正丞乞別立法修玉牒三年一進

宗正丞二

增 參領四朝志曰宗正卿掌宗族紀屬籍以別親疏少卿爲之貳丞參領之　上治道仁宗實錄曰趙師民字周輔遷宗正丞屬陝西路兵上治道十五事敕天庫別特制同知宗正寺事略陳石定親疏少卿爲之貳丞參領之不能屈言行錄曰田晝字承君人物雄偉論議慷慨俱有前輩　無所詘中興繫年錄曰曾恬爲大宗正丞奏曰風入爲大宗正丞宰相曾布欲收置門下不能屈　曾政士求端以取要官恬自守無

所論

條上五事又言神宗初年曾詔修撰國史以陳本支更法制以除煩冗以裨教化以內外從官各舉宗室一人

又曰謝侯始立法廣舉官久闕勢利之門遂廢

宗正有寺無官故仍言之時用仮道推舉封貴

第

編纂圖書宋會要曰元祐元年宗正寺言配許主簿通管寺事令依太常寺關子監例正通管簿籍其編纂圖書乞依舊例丞專修從之

修纂屬籍仁宗實錄曰紹興五年詔復置宗正寺丞一員例除偉以偉收錄宗枝事詔編纂屬籍令

贊治公姓曲阜集韻贊治公姓人姓闕言

設官部三十二 大理卿 少卿 大理官屬 大理正 廷尉平 廷尉監 衛尉卿 少卿 衛尉官屬 公車令 光祿卿 少卿并載 光祿官屬 太官令

大理卿一

杜氏通典曰今大理者亦舜攝帝位皐繇作士正五刑周秋官之任秦為廷尉漢因之掌刑辟凡獄必質之朝廷與衆共之之義也兵獄同制故曰廷尉此應劭注也顏師古曰廷平也理獄貴平故以為號景帝中元六年更名大理武帝建元四年復為廷尉哀帝元壽二年復為大理後漢廷尉卿凡郡國讞疑讞質也皆處當以報楊賜為廷尉乃歎曰昔三后成功推敏於民而皐繇不與焉蓋客之也遂以世家為之而郭氏尤盛建安中復為大理鍾繇以大理為相國黃初元年改為廷尉鍾毓字叔寶為廷尉魏以世家為之而郭氏尤盛歷代皆為廷尉梁國初建曰大理天監元年復改為廷尉舊用黃門後視祕書監有正監平三人元會廷尉三官與建康三官皆法冠元衣朝服以監東西中華門手執方木長三尺一寸謂之執方天監元年詔建康獄依廷尉三官置正監平革選士法視蓋事中以尚書郎出為之冠服與廷尉三官同陳因之後魏亦曰廷尉北齊曰大理寺置卿少卿各一人後周有刑部中大夫掌五刑之法附萬人之罪屬大司寇亦其任也今刑部侍郎之任隋初與北齊同文帝時議置六卿減除大理卿盧恩遺奏曰省有駕部寺留大理少卿時有侍郎辛亶書侯省有刑部寺除大理是則重言產而賤刑名也至煬帝加置少卿二人趙綽為大理少卿時有侍郎辛亶書斬之綽曰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令斬綽解衣當斬上使人問綽曰竟如何綽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良久釋之他日又令斬二人綽曰此人當坐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置臣法司欲誤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誠大木不動者當退綽曰臣蓋撼天心何論撼木上乃止時薛胄為大理卿胄斷獄以情而綽守法俱為稱職唐龍朔二年改大理為詳刑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為司刑神龍元年復舊卿一人咸亨三年十月張文瓘兼大理卿旬日決疑獄事四百餘莫不允當皆無怨言文瓘常有疾繫囚相與齋禱願其視事上元二年病卒大理諸囚一時慟哭聞元二十一年七月大理卿來仁敬暴卒繫囚聞之皆慟哭歌曰天不恤冤人兮何奪我慈親兮有理無申兮痛哉安許陳兮掌鞫獄定刑名決諸疑讞少卿二人永徽六年初置少卿一人神龍元年又加一員正二人丞六人主簿二人司直六人評事十二人初學記曰案齊職儀云大理古官也唐虞以皐陶作士士大理官也春秋元命苞曰堯為天子夢皐陶聘為大理初秦置廷尉應劭曰古官兵獄官多以尉稱尉者尉也言以兵獄罪罰奸非也漢因之王莽改曰作士東漢又曰廷尉晉宋齊並為廷尉五代史百官志云梁加卿字曰廷尉卿後並因之文獻通考曰宋大理寺以朝官一員或二員判寺事一員兼少卿事建隆二年以工部尚書竇儀判寺事故事臺省長官兼判公事得言判某官事如晉朝尚書左丞崔祝兼判太常卿事是也若言止寺事則其屬丞正並可行之實儀兼判太常寺又兼判大理寺事皆新例也凡獄訟之事隨官司

決劾不復聽信但掌斷天下奏獄送審刑院詳訖同書以上於朝熙寧九年神宗謂國初廢大理獄非是以問孫洙洙對合旨於是下詔以京師官寺凡有獄皆繫開封府司録司及左右軍巡三院囚逮猥多難於隔訊又暑多瘐死因緣留滯動涉歲時稽參故事宜屬理官可復置大理獄天下奏案刑部審刑院詳斷置卿一少卿二丞四始詔崔台符知卿事蹇周輔楊汲為少卿各舉丞及檢法官凡官屬依御史臺例謁有禁官制行左斷刑右治獄各五案左斷刑曰詳刑詳獄宜黄分簿奏表右斷治獄曰左推右推寺案知雜檢治元祐間因鮮于侁所請廢大理獄後復卿掌折獄詳刑鞫獄之事凡職務分左右天下奏勅命官將校及大辟囚以下以疑請讞者隸左斷刑則司直評事詳斷丞議之正審之若在京百司事當推治或特旨委勘及係官之物應追究者隸右治獄則丞專推鞫蓋少卿分領其事而卿總焉建炎三年并省寺監而大理如故省卿而斷刑治獄少卿各一員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大理寺官曰大理寺卿曰大理寺少卿曰丞曰主簿外有提點大理寺有大理正金大理寺天德二年置自少卿至評事漢人通設六員女直契丹各四員卿少卿大理正丞掌審斷天下奏案詳讞疑獄司直四員掌參議疑獄披詳法狀評事三員掌同司直知法十一員女直司五員漢人司六員掌檢斷刑名事明法二員元世祖至正二十二年隆大理寺為都護府至大四年置經正監掌營盤納鉢及標撥投下草地有詞訟則治之本卿太監少監監丞經歷知事卿太監少監並奴都赤為之監丞流官為之明太祖吳元年初置大理寺正三品衙門設卿少卿丞評事洪武元年革三年置磨勘司有令左右丞十四年復置大理寺設左右寺正左右寺副左右評事時翰林待制吳沉言刑冤濫請增審獄官於是又設審刑司屬寺凡刑部十三道五軍斷事官按囚覆問移審刑司評駁是非十七年改建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審刑司五軍斷事官署於太平門外名其所曰貫城十九年罷審刑司二十三年復陞正卿三品與六部都察院通政司並永樂中定設大理寺卿一人左右少卿各一人左右寺丞各一人其屬司務二人左右二寺各寺正一人寺副一人評事四人監生三十二人吏三十五人卿掌審讞允反刑獄之政令少卿寺丞為之貳司務典出納文移左右寺分理京畿十三省刑名之事丘文莊曰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主執法又謂之三法司大理之設則自兩法司所聽斷日抱成案引囚徒詣寺詳讞冤者疑者情輕重者皆得一一據律參駁必求之當然後月報歲聞於上請施行之其職亦重且要哉

原韋昭辨釋名曰廷尉縣尉皆古官也尉以尉民心也　尚書曰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　注又曰帝曰皐陶維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又曰皐陶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文子曰皐陶喑而爲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乎言者也　禮記曰凡聽五刑之訟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正周卿司之屬　原家語曰季羔爲衛士師刖人之足俄衛有亂季羔逃刖者守門謂羔曰彼有缺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此有室季羔入焉既罷羔問曰吾親刖子之足而子逃我何也刖者曰曩者君理人以法令先君後臣欲人之免也臣知之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者用法一思仁恕則樹德如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　韓詩外傳曰晉文公使李離爲大理過聽殺人自拘廷尉請死於君君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罪非子罪也李離曰法失則刑刑失則死遂伏劍死君子曰忠與仁　新序曰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公正而好義王使爲理於是廷尉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其父也及於廷尉曰以父成政不孝也不行君法不忠也弛罪法而伏其辜僕之所守也君曰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臣不敢失法下之行也遂不離斧鑕刎頸而死　漢書曰廷尉秦官掌刑辟有正左右監　又曰下邳翟公爲廷尉賓客塡門及罷門外可設雀羅後復爲廷尉乃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一貧一富乃知交態　又曰張釋之字季爲廷尉文帝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釋之奏此人犯蹕當罰金上怒釋之曰廷尉天下之平也今一傾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得措其手足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　又曰文帝遷釋之爲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有刑措之風　漢書曰文帝初立河間守吳公治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乃徵吳公爲廷尉　注冊府元龜曰路溫舒守廷尉史宣帝即位上書言宜尚德緩刑帝善其言　原漢書曰朱博遷廷尉恐爲官屬所誣召見正監典法掾吏謂曰廷尉本起於武吏不通法律幸有衆賢亦何憂然廷尉治郡斷獄以來且二十年亦獨耳剽日久三尺律令人事出其中掾吏試與正監共撰前代決事吏議難知者數十事持以問廷尉將爲諸君覆

之正監以爲強意未必能然即共條白焉博皆名掾吏爲平處其輕重十中八九官屬咸服　漢官儀曰光武時有疑獄見廷尉曹史張禹所問輒對處當詳理於是策免廷尉以禹代之雖越次而受亦足以厲其臣節　華嶠後漢書曰河間吳雄字季高以明法律桓帝時自廷尉致位司徒雄少時家貧母死葬人所不封之地喪事趣辦不卜時日巫皆言其族滅而雄子訢孫恭三世爲廷尉以法爲名家　又曰郭躬字仲孫爲廷尉正遷廷尉家世掌法律鎮自廷尉左監爲廷尉凡郭氏爲廷尉者七人　原東觀漢記曰陳寵爲廷尉有疑獄輒手筆作議所活者甚多　魏志曰高柔字文惠明帝時爲廷尉時法甚峻而宜陽典農劉龜竊於禁內射兎收龜付獄文惠表請告者曰廷尉天下平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毀法乎　會稽典錄曰盛吉字君達拜廷尉吉性多仁恩務在哀矜每至冬月罪囚當斷其妻執燭吉手丹筆夫妻相向垂泣　擊虞新禮議曰故事祀皐陶於廷尉寺新禮移祀於律寺以同祭先聖於太學也又故事祀以社日新禮改以孟秋之月以應秋政臣虞謹按皐陶作士惟明克允國重其功人思其當是以獄官祀其神繫者致其祭律非正署廢興無常宜如舊禮　晉書曰孔坦字君平遷廷尉多所平正當法合人情而時勢要自以愛憎爲斷坦竟不行　原晉中興書曰王彪之遷廷尉時揚州刺史殷浩劾永嘉太守謝毅付廷尉彪之執法不受發詔彪之又上疏執據時人云張釋之以來復見斯事　冊府元龜曰晉鄭默爲廷尉時鬲令袁毅坐交通貨賂大興刑獄在朝多見引逮唯默兄弟以潔慎不染其流　又曰吳隱之守廷尉雖居清顯祿賜皆班親族冬月無被常澣衣乃披絮勤苦同於貧庶　後魏書曰崔光韶遷廷尉卿時祕書監祖營以贓罪被劾光韶欲致之重法太尉城陽王徽尚書令臨淮王彧吏部尚書李彪侍中李彧並勢望當時皆爲營求寬光韶正色曰朝賢執事於舜之功未聞有一如何反爲罪人言乎其執意不回如此　原北齊書曰宋世軌時人以爲寺中二絕卒官廷尉御史諸囚皆哭曰宋廷尉死我爲之語曰決定嫌疑蘇珍之視表見裏宋世軌爲廷尉少卿時大理正蘇珍之亦以平幹知名寺中等豈有生路　增隋書曰楊注字元度守大理卿注視事二日帝將親省囚徒其時繫囚三百餘人注通宵究審詰朝而奏曲盡事情一無遺誤帝甚嘉之　冊府元龜曰隋梁毗爲大理卿時見左僕射楊素貴寵擅權百僚震慴恐爲國患因上封事發言謇謇有誠亮之節　唐書官品志曰郎楚之武德初爲大理卿與太子少保

李綱侍中陳叔達撰定律令　分紀曰劉德威爲大理卿太宗嘗問德威曰近來刑網稍密其過安在德威奏言誠在主上不由臣下人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律云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則反是失入則無辜失出獲大罪所以吏各自愛競執深文非有敎使之然畏罪之所致耳太宗深然之　唐列傳曰貞觀八年上謂大理卿實誕曰法官卿爲之長朕以至公臨天下法之所行無舍親昵卿當保所長棄所短無阿朕意以虧憲典

唐新語曰唐臨爲大理卿初莅職斷一死囚先時坐死者十餘人皆他官所斷會太宗幸寺親錄囚徒他官所斷囚皆稱冤不已臨所斷者嘿而無言太宗怪之問其故囚對曰唐卿斷臣必不枉濫所以絶意太宗歎息久之曰爲獄固當若是囚遂見原　唐史曰臨累遷大理卿高宗常錄囚臨占對無不盡帝喜曰爲國之要在用法刻則人殘寬則失有罪惟是折中以稱朕意　冊府元龜曰唐蔣沅建中初爲大理卿時德宗幸奉天沅奔赴行在爲賊候騎所拘欲以僞職誘之因絶食稱病潛竄閭里間京師平首蒙旌擢　天中記曰王正雅字光謙穆宗時爲大理卿會宋申錫事起獄自內出卒無證驗是時王守澄之威權鄭注之寵勢雖宰相重臣無敢顯言其事者唯正雅與京兆尹崔綰上疏請出造事者付外考驗其事別具狀聞由是申錫止於貶官中外翕然推重之　又曰張仁愿爲大理卿隰州刺史王潏犯贓朝廷以功臣子欲宥之仁愿執奏竟遣伏法議者賞之　宋實錄曰竇儀判大理寺奉詔重定刑統援引律疏勅格參酌重輕增爲三十卷尤爲詳備太祖嘉之

分紀曰宋至道中張泌判大理寺會鞫陳廷山謀叛獄具李潤之爲大理正斷廷山謀叛當絞時中書刑房吏李文方用事潤之附會之泌掌廷尉不預議法又不見案牘乃上疏言其事上召宰相呂蒙正責讓蒙正以文方所定爲允泌因言曰臣祗能盡心於陛下不能苟容於文方以曲筆爾　吾學編曰明夏時正慈溪人成化初進南京大理卿七年歲大祲巡視江西斥貪墨吏革冗僧理庚賦放無名之稅勸民出粟七十萬石賑饑長河洞人叛單車撫定疏時獎二十事當路人不悅遂致仕歸

大理卿三

呂單呂　于張　潘岳楊荆州誄曰惟此大理國之憲章君淮其任視民如傷庶獄明慎刑辭端詳職參皐呂稱偉于張皐皐陶也虞書帝曰皐陶汝作士明於五刑呂呂侯也爲周王司寇問書曰勖王訓夏賜刑作呂于于定國也張張釋之也事詳下無冤注　流涕　垂念　謝承後漢書曰傅賢字仲舒遷廷尉賢清廉平直自掌法官御科書垂念刑法務從輕比每冬至斷獄讞囹圄流涕　又曰盛吉拜

廷尉自掌憲平法常憲制垂念之

有恩 無冤 虞預會稽典錄曰盛吉為廷尉性多哀憐其妻謂吉曰君為天下執法不可使人濫罪殃及子孫其因無後嗣者令其妻妾得入使有遺顯視事十二年天下稱有恩 漢書曰于定國為廷尉為人謙恭尤重經術其決獄平法務在哀鰥寡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

耳剝 面決 詳上卿二 鍾離岫會稽後賢記曰孔坦遷廷尉斷獄多因繫坦到官躬執辭狀口辯曲直大小以情不加鞭撻每臺司詰獄無所詰問皆面決當時之事

繫襪 著門 漢書曰王先生者善黃老處士也張釋之名居廷中王生年老與釋之及公卿會廷中立王生襪解顧謂釋之為我結襪釋之前跪而結之既退或諫王生曰何辱張廷尉乎王生曰廷尉方為天下名臣吾聊使結襪欲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廷尉 下詳卿二

隸署 竹刑 禮聽獄于棘木之下又竹刑三尺

增 九則 二絕 崔德政儀下詳卿二

雲司 星法 陳子昂集為司刑少卿讓官表云榮加天寵職忝雲司必能利用文明家務庶獄 天文錄曰平星主平天下之獄事若今廷尉之象故星讚云平星執法正乎綱紀

原 議絕妻 決分子 漢書曰孔光為廷尉時定陵淳于長坐大逆誅長小妻乃始等六人皆以長事未發覺時棄去或更嫁及長事發丞相翟方進等議乃始等於法無以解論光以為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絕義則離乃始或嫁義已絕而欲以為妻論殺之名不正不當坐有詔以光議是 嗣承後

漢書曰范延壽宣帝時為廷尉時燕趙之間有三男共娶一妻生四子長各求離別爭財分子至闘於縣縣不能決斷讞之於廷尉於是延壽決之以為悖逆人倫比之禽獸生子屬其母以子並付母尸三男於市奏免郡太守令長等無率化之道天子遂可其言

務寬條 附輕典 東漢列傳郭躬為廷尉家世掌法務在寬平乃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多所生全 又曰陳寵代躬為廷尉每附經典務從寬恕濟活者眾讚曰陳郭主刑人賴其平

吳家三世 郭氏七人 並詳卿二

獄官之長 天下之平 漢書百官公卿表應劭注曰廷尉古官尚書咎繇作士士獄官之長下詳卿二

官尊九寺 任重三章 白帖

務在寬恕 兼明法理 魏志王朗為大理務在寬恕 晉武帝詔曰黃門郎劉頌貞平居正兼明法理可議郎守廷尉 案頌守廷尉時尚書令史扈寅非罪下獄詔使考竟頌執據無罪寅遂得免時人以頌比張釋之在職六年號為詳平

五聽三慮 庶獄羣司 六典以五聽察其情氣色視聲詞以三慮盡其理明謹以讞疑獄哀矜以去冤獄公平以鞫庶獄殘表類刑古士官為今理寺典于庶獄糾是羣司

增 心如鐵石 言若湯泉 天中記曰唐賜為大理卿太宗親為之考詞曰形若死灰心如鐵石 戴苑戴冑為大理卿犯顏據正參處法意隨類指摘言若湯泉

結王生襪 遺何子衣 上見前 孔帖曰唐張道原拜大理卿稠得罪籍其家屬賜羣臣道原曰福無常安可因己之泰利人之否取其子女以為僕妾豈仁者之心皆舍之一無所取更責以衣食遺之

常在深文 不肯曲筆 山堂肆考曰漢張湯為廷尉為人多詐舞文巧詆汲黯常與議論湯辯常在深文小苛黯忿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為公卿果然必湯也 又曰青遊肇為廷尉卿持法以平齊宣武帝常勑肇有所降恕肇堅執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可令臣曲筆

原 漢用平允 任先張釋 魏推明察 選在鍾繇 舜命皋陶 刑惟明允 漢尊定國 道在寬仁 俱白帖

大理卿四

原 廷尉掌刑辟 漢百官公卿表曰廷尉秦官掌刑辟 理疑獄 漢官解詁曰廷尉當理疑獄 廷尉平刑罰 漢書百官志曰廷尉掌平獄奏當所應

釋令尹之族 說苑曰楚令尹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也而釋之子文名廷理而責之

詰責廷尉 漢書曰張釋之為廷尉時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得之文帝怒下廷尉治案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亡道乃盜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我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

讞疑事 又曰張湯為廷尉奏讞疑事必先為上分別其原上所是

受而著謝法廷尉掌令據主之明師古曰著謂明書湯之也掌獄公之要也書於獄法掌令以爲後式也

奏讞掾 後漢書兒寬以儒爲不習事會有疑奏寬爲書其意掾吏因使寬爲奏讀之皆服以白廷尉廷尉奏讞以古法誼決疑獄

高門 于公理獄積陰德修宅令高其門以待駟馬蓋奏讞曰我子孫必有昌者至定國爲廷尉

定國北面執經 漢書曰于定國爲廷尉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

無私賓客 謝承後漢書曰傅賢遷廷尉素廉直公卿謙肅不往以家貧無以報其施

傅賢廉直 又曰賢遷廷尉素廉直公卿謙肅不往以家貧無以報其施

卜福執謙 東觀漢記卜福爲廷尉執謙求退上以爲大中大夫

寬恕見稱 魏志曰王殷爲大理務在寬恕與運漕以治獄見稱

持法清正 會稽典略曰黃昆字文通遷廷尉持法清正

不發私書 又曰黃昆遷廷尉閉門不發私書

清正有識 晉書臧榮緒傳咸寧詔劉頃貞固清正有識鑒其以頃守廷尉

奉法持正 唐職林曰鄭善果爲御史持正風績顯於公卿

得賢之盛 白集撰李同軌曰國朝以來有劉德威張文曜唐臨爲大理得賢之盛人到於今稱之

守法之司 續通典曰守法之司一定之制

不樂法家 白帖曰元清遷大理卿不樂法家因謝所居官

持法明審 又曰范諶爲太和四年大理卿若朝示而纂改同罪而異刑則人何所措其手足諶方正在廷不可搖動若朝示而纂改同罪而異刑則人何所措其手足諶

廷尉四十年 分紀曰劉可久大理卿性沉毅方正在廷尉四十年用法平允以仁術稱

贓錢不受 宋史曰向敏中判大理寺時以汲入祖吉贓大理寺奏結獄上顧輔臣曰棘寺當得剛正如李浩者爲之已而大理卿闕上曰無易李浩遂除大理卿故事寺獄空上表賀浩獨不奏

表賀不奏 言行錄宋李浩

言岳飛無罪 山堂肆考曰宋秦檜矯詔下岳飛於大理獄大理卿薛仁輔寺丞李若樸寺獄事多何彥猷皆言其無罪

獨持明允 名臣晉卿鞫獄無觀望 晉卿略曰韓晉卿字伯蒼爲御史所付晉卿獨持平獄實無所觀望人不以爲冤記曰明王樂盧陵人天順七年遷大理卿出入十年凡兩法司及議獄奏參錯情法多所平反時吏請律比者類多深刻樂獨持明允清以長厚

大理卿五

詩 唐杜牧送大理卿出鎮江西詩曰一室何勞埽三章自不冤精明如定國孤峻似陳蕃

制 梁沈約行蔡法度廷尉制曰民命所懸繫乎三尺止殺除殘實由乎此是以皐陶作士五刑惟明于張莅官世無冤獄且漢代律書出乎小杜吳雄以三世法家係爲理職郭躬以律學通明仍業司士爰及晉氏此風未泯叔則元凱並各名家自茲厥後斯尚漸薄迄至於今損棄頓盡衣冠士子恥復用心州郡奸吏恣其取舍舞文弄法非止一塗朕膺天受命爲兆民主每一念此忘寢與食左曹郎中蔡法度少好律書明曉法令世之所廢篤志不怠至於章句躊躇名程乖礙莫不斟酌厥衷允得其門方欲寄以國刑開示後學宜加褒擢弗繁常階

唐蘇頲 行陸餘慶大理卿制曰法者天下所共廷尉天下之平選衆甄才惟明克允宗正卿陸餘慶早回翔於近密久踐歷於中外雍容文雅自然素徽清商蕭散風華莫不瑤林瓊樹必當和而不撓貞則有恒正罰金於後人戒刻木於前吏念茲欽恤深可哀矜宜修白雲之典俾靜黃沙之職

【後漢】楊雄廷尉箴曰天降五刑惟夏之續亂茲干人不回不佞昔在貴尤爰作淫刑延於苗民夏氏不寧穆王耄荒甫侯伊謀厥後陵遲上帝不佑周輕其制秦繁其辜五刑紛紛靡遺靡止寇賊滿山刑者半市昔在唐虞象刑天民是全紂作炮烙隆人于淵故有國者無云何謂是刖是劓無云何害是刺是割惟虐惟殺人莫予奈殷以刑顛秦以酷敗獄臣司理敢告執謁　後漢崔德正大理箴曰遠矣皐陶明唐作士設爲犴狴九州允理如石之平如淵之清三槐九棘以賢以德罪人斯極凶族斯遠隙人帝載考施作明晉在仲尼哀矜聖人于罕禮刑衛人舜顯釋之其忠勳亮孝文于公哀寡定國廣門昊設遲矣舊訓不違主慢臣驕虐用其民賞以崇欲刑以歸忿紂作炮烙周人滅殷桀用逞刑湯誓其罪衛鞅酷烈卒殞於秦不疑知害禍不及身嗟茲大理慎于爾官賞不可不思斷不可不度或有忠能被害或有孝而見殘吳沈子胥殷剖比干莫遂爾情是載是刑無遠爾志以速以至天譴在顯無細不錄福善禍惡其効甚速理臣司律敢告執獄　【後漢】明宣宗大理寺箴曰有虞用士弼教明刑秦漢相繼廷尉是稱命曰大理由景之世暨於今茲一以輔治列之九卿有異有承鑑空衡平視獄之成簡於五辟以正刑罰準遵斯宥緯義之合刑不可贖死不可生惟爾是憑不可不矜易簡明慎書戒欽恤柢率勿違乃德之吉惟官惟反惟貨惟來繁遂不復乃禍之階粤昔蘇公式敎由獄以長王國永命攸易爲吁若人悠悠我思爾德爾規服此戒辭

【唐】韓愈唐韓經爲兼大理寺獄戶賦曰皇帝恩浩庶類道格元功化洽於爲國之間所慮不作爲業於國扉之內因圖知空足驗時清可知刑措看虞賓掌獄吏之愛疎綱無加豈有庶人之罹定國徒美於詳明何施善政治長不羅於綱細豈見衡冤

大理少卿一

【後魏】職令曰廷尉少卿第四品上第二請用恩理平斷明刑職法者　隋書曰源師場帝即位拜大理少卿帝在顯仁宮勅衛士不得輒離所守有一主帥私令衛士出外帝付大理繩之師據律奏徒帝令斬之師奏曰此人罪誠難恕若陛下初便殺之自可不關文墨既付有司義歸恒典脫宿衛近侍更有此犯將何以加之帝乃止　唐書曰韓環武德初爲大理少卿受詔掌定律令環言於高祖曰官吏至公自當奉法苟若物己豈顧

刑名請從寬簡以允愜新之望高祖然之於是採定開皇律　唐新語曰太宗謂侍臣曰大理之職人命所懸當妙選正人用心存法無過戴胄者乃以爲大理少卿　又唐書曰戴胄遷大理少卿時吏部尚書長孫無忌不解佩刀入東上閤門封德彝議以監門校尉不覺罪當死無忌罰銅二百斤胄駁曰若論其誤則爲情一也而生死頓殊敢以固請上嘉之竟免校尉死　唐孫伏伽傳曰伏伽轉大理少卿太宗數出馳射上書諫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立不倚衡以此言之天下之主不可履險乘危明矣　天中記曰唐徐有功轉司刑少卿常謂所親曰身爲大理人命所懸必不順旨詭辭以求苟免故前後爲獄官以諫奏枉誅者三經斷死而執志不渝酷吏由是少衰時人比漢之于張焉　又曰鹿城主簿潘好禮慕有功爲人論之曰昔稱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人然釋之當漢文帝時中外無事守法而已有功居革命之際周興來俊臣等掩義隱賊榮飾惡言以誣盛德有功守死明道身瀆殆者數矣此其賢於釋之明甚或稱有功仁恕過漢于張起居舍人盧若虛曰徐公當雷霆之震而能全仁恕雖千載未見其比　又曰桓彥範爲司刑少卿凡所奏議若逢人主詰責則辭色無懼爭之愈厲　長編曰宋元豐間大理承內降公事上下皆曰是詔獄也意必傳置少卿韓晉卿獨持平劾實無所觀望上知其才凡獄難明及事關權貴悉以委之　言行錄曰呂頤浩爲相上謂宰執曰昨日大理少卿元袞面奏朕戒以持法明恕頤浩曰惟明克允乃用刑所先也乃詔今後臣僚所請若祖宗法意并新書有所增損令刑部參酌申省　吾學編曰胡閏鄱陽人建文中進大理少卿靖難兵起數與齊黃議軍國事壬午七月不屈死之籍其家子傳道論死傳慶戍邊一女得釋歸貧甚無依鄉人競遺錢穀曰此忠臣女也　又曰薛瑄字德溫河津人正統元年王振問楊士奇等吾鄉誰可爲大臣者皆薦瑄名爲大理右少卿士奇等以用瑄出振意欲瑄一見振瑄正色曰安有授官公朝而拜恩私門邪　明詩小傳又曰瑄歷大理少卿時人呼爲薛夫子後忤王振下獄振老奴伏蹇下抱薪而泣人問之曰聞欲殺薛夫子故泣耳振心動乃免

大理少卿二

崔昇守正　有功平反　唐書曰崔昇兄元暐爲宰相先是酷吏誣籍數百家元暐開陳其枉及宋璟劾張昌宗不軌元暐頗助璟後有司正昌宗罪而昇爲司刑少卿執論大辟兄弟守正如此　又曰徐有功爲少卿時周興來俊臣等羅織天下衣冠近族者數千百家有功司刑平反者不可勝紀時人方之于定國　號爲長者　妙選正人　柳子厚先友記鄭利用餘慶從父兄也眞

長者由大理少卿爲御史中丞後由中丞爲大理卿下詳少卿一　晉卿持平　王表近厚上詳少卿一者上謂事執言行錄曰大理少卿王表多稱長曰表以詳計治獄既頒人情又不修

劉睦守曰袁錄法科議刑頗近厚

大理少卿三

【增】冑山堂考索曰唐戴冑爲大理少卿時有詐冒資蔭冒賜取調者詔許自首不首罪當死俄有詐得者獄具冑以法當流帝曰朕詔不首者死而今當流是示天下不以信冑曰法者布大信於民言乃一時喜怒所發陛下以一朝之忿將殺之既知不可而寘法此忍小忿存大信也帝大喜稱　守公白帖曰徐有功轉司刑少卿皇甫文備誣有功縱逆黨久之文備坐事下獄有功出之或曰彼嘗陷公於死今生之何也對曰爾所言者私忿也所守者公法不可以私害公　何異登仙唐書曰倪若水字子泉開元初班景倩自揚州採訪使入爲大理少卿過州若水餞於郊顧左右曰班生此行何異登仙吾恨不得爲騶未幾入爲戶部　號爲明習長編曰宋仁宗時陳大素精大理少卿又判大理寺議爲明習法令

大理少卿四

【增】【詩】唐羅隱寄大理寺詩曰佐棘竟誰同因恩遇聖聰事雖亡顯報理合有陰功官序孤枝老生涯范甑空幾時清好禮重與話清風

【增】【讚】司刑少卿徐有功讚曰猗歟徐公擬爲之精世皆紛濁不改吾清

【增】【制】唐蘇頲行陸景初大理少卿制曰識悟清真虛心得妙言符正直獨行鄰義故能儒元默知文史明達翔集仙署翻飛禁省而皋陶爲理釋之不寬精求上才欽恤中典宜慎刑法俾聞哀矜　常袞行景𠂆之大理少卿制曰素擅文儒行貴忠信推令望於公卿著能名於吏途久踐周行夙彰實祥刑之地稱職其難任在東乎選兼繫舊宜參河海之亞俾副朝廷之舉

大理卿官屬丞　獄丞　主簿　司直

【原】杜氏通典曰丞自晉武咸寧中曹志上表請廷尉置丞宋齊梁並因之後魏亦然北齊曰大理丞一人隋初二人至煬帝改爲勾檢官增爲十六人分判獄事唐又曰丞置六人杜景儉徐有功並爲司刑丞與來俊臣侯思止同制獄人稱之曰遇徐杜必生遇來侯必死

【增】續會要曰宋置丞四員命卿少舉官元豐五年命莫君陳等九人爲大理寺丞始自朝廷差官也

續文獻通考曰遼金皆有丞元置丞二員以流官爲之明大理寺左右寺丞各一人正五品　【增】杜氏通典曰主簿自魏晉宋齊梁陳皆有唐置二人　【增】宋中興會要曰元豐正名初除二員建炎三年省復　續文

獻通考曰遼有主簿金置知法十一員元置經歷知事各一員明置司務二人　杜氏通典曰獄丞晉有左右丞各一人宋齊因之梁陳置二人後魏北齊亦然隋有獄掾八人唐曰丞有四人　宋續會要曰神宗復置大理獄丞四員　自遼至明無考　杜氏通典曰司直後魏永安二年置司直十人（卿史中尉高轉所奏置）視五品隸廷尉位在正監上不署曹事唯覆理御史檢劾事屬（漢武已置丞相府司直非此司直）北齊隋因之隋初置十人煬帝置十六人唐置六人掌承制出使推覆若寺有疑獄則參議之　宋續會要曰熙寧中置大理獄至元豐五年始命程嗣先四人爲司直　中興會要曰建炎三年詔斷刑司直兼治獄司直其治獄司直罷　續文獻通考曰金司直四員掌參議疑獄披詳法狀元明無聞（事文類聚曰元仍唐宋舊置大理司直）

大理丞一

增　必生　無死（上詳通典　唐御史臺記胡元禮自大理丞遷少卿嘗出一死囚元禮判殺之曰元禮不離刑曹此人無活法李日知報曰日知不離刑曹此人無死法竟如元狀中日知果直）　蘊古上箴　延年陳策（山堂肆考曰唐張蘊古上大寶箴太宗嘉之賜以束帛除大理丞又曰宋天聖中大理寺丞石延年上書陳十策乞選練兵級言西夏必叛朝廷不以爲然及元昊反上思其言名見乞來使河東籍兵回稱旨上曰知卿才久矣）　治讞之丞　司刑之典（胡文恭行尹立制又行王尹制用除棘路之丞往治竹刑之讞又行程簡制司進丞於棘路往治讞於竹刑）

大理丞二

增　斷獄無冤（唐舊史曰狄仁傑爲大理丞周歲斷獄一萬七千人無冤訴者時武衛大將軍權善才坐誤斫昭陵柏樹仁傑奏罪當免職高宗令誅之仁傑曰陛下必用愛法請從今日爲始臣不敢奉制敕善才陷陛下於不道帝意解善才因而免罪）　寬平無濫（唐書曰李日知遷司刑丞時用法嚴急日知獨寬平無冤濫者）　宜用士（合璧事類宋綽興二十六年上曰理寺宜參用士於是何溥楊邦乂除理丞）　廉勤律己（吾學編曰彭與明萬安人建文元年陞大理丞廉勤律己剛毅敢言敏達能斷四年擢中朝官知兵有風裁者出江北督察諸將與明爲衆所推遂出淮西至盧壁會何福戰敗爲北兵所執文皇遣歸與明慚憤發冠裳棄官變姓名）

大理丞三

增　詩　唐韓愈江陵道中呈李孫三學士詩曰棲棲法曹掾何以自卑陬生平企仁義所學皆孔周早知大理官不列三台儔何況親犴獄敲榜發奸偷懸知失事勢恐自罹罝罘

大理主簿

原情引經 棲攻嫻集曰宋陳希點爲太學博士遷大理寺簿人爲之憤惜然數黜素不讀律而原情引經法家自以爲不及 **持節勞來** 呂東萊集曰薛季宣爲大理寺簿是歲江湖大饑流民往往北渡江遣季宣持節勞來 **多少年** 韓愈南內朝賀歸呈同官詩來晉汝勿尤以爲已階梯 法吏多少年唐淬出角圭解

大理司直一

馳傳決獄 唐書曰王祚爲司直馳傳決獄所至仁平 **連署斷獄** 又曰大理司直凡大理斷獄皆連署 **先請魚書** 白帖曰司直凡承制而出先請魚書以往 **進列理官** 初察除鍾邦彥大理司直制

大理司直二

讀 唐杜甫送高司直尋封閬州詩曰驊騮事天子辛苦在道路司直非冗官荒山甚無趣 李嘉祐送韋司直西行詩曰不恥青袍故尤宜白髮新 宋蘇軾和許朝奉詩曰清絕閬詩語疏通豈法流傳家有衣鉢斷獄盡春秋

大理正一

原 杜氏通典曰大理正秦置廷尉正漢因之後漢一人魏晉謂正監平爲廷尉三官晉廷尉三官通視南臺持書舊尚書郎下遷梁制服新唐冠介幘皁衣銅印墨綬 其後皆有隋開皇三年增爲四員煬帝增爲六員唐二人通判寺事龍朔二年改爲祥刑大夫咸亨初復舊 **增** 文獻通考曰宋神宗復置大理獄後置寺正元豐五年刑部乞分評事司直與正爲斷司丞與長貳爲議司凡斷案先上正看詳當否論難改正然後過議司覆議建炎并省斷治獄寺正各一員 續文獻通考曰遼有大理正金元皆有明置左右寺正各一人左右寺副各一人明徐禎卿傳曰秦弘治乙丑進士除大理寺左寺副乞從南就養會失明歸官卒於京

大理正二

原 活千數 決一朝 後漢書曰何敞六世祖比干事尚書於見錯武帝時爲廷尉正與張湯同時湯持法深而比干務仁恕數與湯爭雖不能盡得然所活者以千數 魏志曰司馬芝子司馬岐從河南丞轉廷尉正梁郡有繁四多所連及數歲不決部書徙獄於岐及囚至韓之皆莫敢匿詐一朝決竟遂趣爲廷尉 **蘇瓊雪冤** 北史曰蘇瓊爲廷尉正時畢義雲爲御史中丞以暴猛任職官忌之莫敢有違瓊推案得情雪其冤者甚衆 魏志曰司馬芝遷大理正有盜官絹置都廁上者吏疑女工收以付獄芝曰刑罪之失在苛暴今誠物先得而後獄其辭若不勝掠必歸無辜獄

誣服之情不可折獄且簡而易從大人之化也今請宥所疑以隆易從之義不亦可乎太祖從其議遂釋女工比干仁恕顧協清嚴上詳前注南史曰顧協初爲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法度欲將襦與之傳明習律令決定嫌疑山堂肆考曰魏喬元奏陳琳明習律令名拜廷尉正其清嚴不敢啓口傳寺中語曰決定嫌疑蘇珍之爲正寺卿二詳正

科條 議典刑獄

六典曰大理正掌參議刑辟詳正科條之事凡六丞斷罪有不當者以法正之職林曰初察除葉預制議刑典獄推明克允次公決疑獄伯眞明法

律漢書曰黃霸字次公宣帝聞霸持法平名以爲廷尉正數決疑獄廷中稱平守丞相長史坐公卿大議廷中如長信少府夏侯勝非議詔書大不敬霸阿以爲不當刻皆下廷尉繫獄當死霸因從勝受尚書獄中再踰冬積三歲乃出謝承後漢書曰宗琳字伯眞喬元表琳明法律徵拜廷尉正

大理正三

增決獄稱平詳正二顧榮太子舍人轉廷尉正晉書曰顧榮入洛以南士秀望累遷太子舍人轉廷尉正作二刑議爲廷尉正作二刑議

上論見志山堂肆考曰唐王愔爲大理正奏言法令者人之隄防隄防不立則人無所禁許公集除制嫌鳩作參聽棘言晏殊類要士參聽棘之言往正寺事職林初察制爾其明章詩曰古風眞往哲雅道濫朝習刑書往正寺事持法平允宋太宗實錄曰范旻質之子也判大理正事持法平允治獄大理正任聞治獄威秦右時時賴典墳垂印范成送大理正攝御史詩曰垂銀棘庭印持斧柏臺綱

廷尉平二十一

原杜氏通典曰廷尉評事漢宣帝地節三年初於廷尉置左右平員四人宣帝詔曰今遣廷吏與郡鞫獄任輕涿郡太守鄭昌上言曰聖王立法明刑者非以爲理救衰亂之起也今明主躬垂明聽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就姦吏無所弄法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代衰聽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爲亂首也宣帝始置左右平而三輔決錄注云何比干漢武帝爲廷尉右平謬矣後漢光武省右平唯有左平一人掌平決詔獄冠法冠魏晉以來無左右而直謂之廷尉評後魏北齊及隋廷尉評各一人開皇三年罷至煬帝乃置評事四十八人掌與司直同其後官廢唐貞觀二十二年褚遂良議重法官復奏置評事十員掌出使推覆後加二人爲十二員

增文獻通考曰宋熙寧置大理獄至元豐始命張仲穎等十二人爲評事隆興二年詔大理評事以八員爲額

續文獻通考曰金評事三員掌同司直事文類聚曰元仍唐宋舊置評事明左右評事四人正七品

廷尉平

增馬宮高潔杜暹公清漢書曰馬宮行能高潔遷廷尉平山堂肆考曰唐杜暹授鄭縣尉以清節見知華州司馬楊孚公直士也深賞重之孚遷大理正暹坐公事下法司孚謂人曰若此人得罪則公清之士何以勸矣以行能遷上便宜除上詳前注晉史曰何攀上便宜十事除廷尉平號三緊官居九寺首上詳

拾遺山堂肆考曰唐姚正摽曰自余以評事入臺後相繼不絕韓琬以爲不然自則天好法刑曹望居九寺之首以此評事多入臺迨令爲雜官非正掾所能升降也

胡文恭行張希甫制佐法卿之評初寮行王怡制

佐法之評 參議之讞

廷尉平三

原 秩六百石平決詔獄續漢書百官志曰廷尉平一人秩六百石掌平決詔獄

比干無冤民三輔決錄曰何比干字少卿漢武帝時丞相公孫弘舉爲廷尉右平獄無冤民號曰

增 驚郡將廣記王敬由爲評事

案何公顧榮明刑理晉中興書曰吳郡顧榮遷廷尉平時趙王倫誅淮南王允牧允官屬下廷尉議罪榮具明刑理不宜廣濫倫意解賴榮濟者甚衆

奉使河南叱咤風生到廣陵訪裴諶諶曰平公使車留此一宿得無驚郡將乎

改授殿直山堂肆考曰陳舜封者舉進士爲大理評事因奏事上前上見其言語捷給舉止類倡優詰之自言其父承業善筝爲相曰此輩類安得任清望官蓋

註誤悉免唐新語敬昭道爲評事時沂州反者註誤坐者四百餘人昭道反覆詰對執政無以奪註誤者悉免

評獄唐陳子昂爲陳舍人諫官表預參評於詔獄

羅織唐書曰則天時御史中丞來俊臣司刑評事康暐衛遂忠等同惡相濟招集無賴數百人令其告事共爲羅織千里響應

青雲姿李參送顏評事詩佇聞明主用宣負青雲姿

近要杜甫送王評事詩廷評近要津

初銜命劉長卿西庭夜宴喜評事兄拜命詩棘寺初銜命梅仙已誤身

廷尉監一

原 杜氏通典曰廷尉監秦置廷尉監漢有左右監爲廷尉監

光武省右監唯有左監一人魏晉以來無左右而直云廷尉監隋開皇三年罷大理監

廷尉監二

原 常從輕比謝承後漢書曰陳咸爲廷尉監議人常從輕比

多所全活又曰陳咸字子威爲廷尉監論報多恩多所全活皆稱恩也

陸鸞圖像晉起居注曰廷尉監陸鸞求增築評堂圖畫先賢像

陳咸稱恩詳上

衛尉卿一 少卿并載

原 杜氏通典曰衛尉秦官掌門衛屯兵有丞漢因之漢舊儀曰衛尉寺在宮內胡廣云主宮闕之內衛寺於周垣下爲區廬者若今之伏宿屋

景帝初更名中大夫令後元年復爲衛尉又有長樂建章甘泉衛尉皆掌其官其職略同而不常置

旗師古曰各隨所掌之官以爲官名

後漢有衛尉卿一人職與漢同晉銀章青綬五時朝服武冠佩水蒼玉掌冶鑄領冶金凡領五千三百五十冶在江北而江南唯有梅根及冶塘二冶皆屬揚州不屬衛尉

晉江左不置衛尉宋孝武復置南齊掌宮城管鑰南齊宮城諸却敵樓上本施鼓持夜者以應更唱高帝以鼓多警眠遂改以鐘磬

梁衛尉卿位視侍中職與漢同卿每月丞每旬行宮徼糾察不法陳因之後魏亦有之北齊爲衛尉寺有卿及少卿

各一人隋文帝開皇三年廢衛尉寺入太常及尚書省十三年復置掌軍器儀仗帳幕之事而以監門衛掌宮門屯兵唐因之龍朔二年改衛尉爲司尉咸亨初復舊先宅元年又改爲司衛神龍初復舊卿一人少卿二人初少卿一人太極元年加一人領武庫武器守宮三署署各有令　初學記曰案齊職儀云衛尉秦官也蓋周禮宗伯官正之職尉者罰也言以罪罰令主好非　漢因之自王莽及後漢初並省至獻帝復置魏晉宋齊因之五代史百官志云至梁加卿字曰衛尉卿後代並因之　增文獻通考曰宋衛尉寺判寺事一人以郎官以上充凡武庫武器並歸內庫及軍器庫以他官及內侍典領守宮歸儀鸞司本寺無所掌卿少卿丞皆爲寄祿官元豐官制行置卿少卿丞主簿各一人卿掌儀衛兵械甲冑之政令少卿爲之貳丞參領之凡內外作坊輸納兵器則辨其名數驗其良窳以歸於武庫不如式者罰之時其曝涼而封籍其數若進御及頒給則按籍而出之每季委官檢視歲終上計帳於兵部掌凡幄帟之事大禮設帷宮張大次小次陳鹵簿儀仗長貳晝夜巡徼察其不如儀者押仗官則前期稟差凡仗衛供羽儀節鉞金鼓棨戟朝會亦如之宴饗賓客供幕帟茵席視其敝者移少府軍器監修焉所隸官司十有三中興後廢衛尉并入工部　續文獻通考曰遼之先世未有城郭溝池宮室止因氊車爲營硬寨爲宮御帳之官不得不謹出於貴戚爲侍衛著帳爲近侍北南部族爲護衛武臣爲宿衛親軍爲禁衛百官番宿爲宿直奉宸以司供御三班以肅朝會而硬寨則以嚴晨夜焉金衛尉司大安元年擬隆慶官人數定之中衛尉掌總中宮事務副尉左常侍掌周護道從儀仗之事右常侍常侍官護衛三十人奉引八十人執旗二人元世祖至元二十年立衛尉院改軍器監爲武備監隸衛尉院二十四年罷院立太僕寺遂不置明凡供奉儀仗導從諸務俱屬錦衣衛不設此官

衛尉卿二

辰漢官解詁曰衛尉主宮闕之內衛士於周垣下爲廬各有員部凡居宮中者皆施籍於掖門案其姓名若有醫巫僦人當入者本官長吏爲之封啓傳審其印信然後內之人未定又有籍皆復有符符用木長二寸以當所屬官兩字爲鐵印亦太卿炙符當出入者案籍畢復蓋符識其物色乃引內之也其有官位得出入者令執御之官傳呼前後以相通從昏至晨分部行夜夜有行者輒前曰誰誰若此不解終歲更始所以重慎宿衛也

東觀漢記曰光武二十三年太尉鮑昱兼衛尉永元二年司徒丁鴻兼衛尉　魏志曰辛毗爲衛尉清平與徐邈胡質皆憂國忘私不營產業賜穀二千斛錢三十萬布告天下　又曰田豫爲并州刺史徵爲衛尉屢乞遜位司馬宣王以豫克壯書喻未聽豫書答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猶鐘鳴漏盡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遂引疾拜大中大夫　晉書曰石崇拜衛尉與潘岳諂事賈謐與之親善號二十四友廣成君每出崇降車路左望塵而拜其卑佞如此　沈約宋書曰南郡王義宣子恢爲侍中領衛尉晉氏過江不置衛尉世祖欲重城禁故復置衛尉自恢始　增冊府元龜曰梁蕭範爲衛尉夜中行城常因風便鞭箠宿衛欲令帝知其勤及姪修在職夜必再巡而不欲人知或問其故曰夜中警逵實有其勞主上慈愛聞之容或賜止違詔則不可奉詔則廢事且胡質之清尚畏人知此職司之常何足自顯聞者歎服　又曰唐殷侑文宗初爲衛尉卿會滄鎮不定兵久未解詔令五品已上都省集議時宰臣方務翦除賊寇莫敢異議獨侑抗疏其略云伏願以宗社安危爲大計以善師攻心爲神武以含垢安人爲遠圖以漏網吞舟爲至德帝雖不納深所嘉歎

衛尉卿三

原千列八屯　班固西都賦曰周廬千列徼道綺錯張衡西京賦曰衛尉八屯警夜巡晝徼道外周千廬內附　周廬　夾道　漢官解詁曰衛尉掌宮闕周廬殿屯陳夾道當兵交戟胡廣注曰宮闕之內周廬殿各陳屯交兵士以示威武交戟以遮妄出入者　周衛　巡警　漢武帝柏梁詩衛尉曰周衛交戟禁不時下見八屯注　交戟　屯兵　並詳周廬注　嚴

衛尉卿四

增廢職　棄官　上見後揚雄箴山堂肆考唐中宗神龍中以楊元琰爲衛尉卿先是元琰知武三思寖用請棄官爲僧上不許歎嘆聞而笑之元琰曰功成名遂不退將危此由衰之請非徒然也及暉等得罪元琰獨免　原祿賜親戚　身無愛惜　吳志曰嚴畯常爲孫權立吳及稱尊號畯爲衛尉祿賜皆散之親戚知故家常不充　續漢書曰陰興爲衛尉每將遠征身行勞問無所愛惜　官尊九寺　職重八屯　西京賦　增石崇卑佞　銚期諫諍　上詳卿二　後漢書曰銚期潁川人也拜衛尉卿期重於忠義憂國憂主其有不得於心必犯顏諫諍　原入清近之地　居警巡之司　白帖

原衛尉屬官　漢書百官公卿表曰衛尉屬官有公車司馬衛士旅賁官掖門司馬皆屬焉　衛尉所掌　又曰衛尉掌宮門衛士屯兵公車令北宮衛士左右都候三令丞衛士三丞又諸屯衛候司馬二十二官皆屬焉　典宿衛　東觀漢記曰趙憙爲衛尉性周密盡心事上內典宿衛夙夜匪懈恩寵甚厚母沒乞身行服帝不許　奉宿衛　又曰竇固字孟孫爲衛尉奉兩宮宿衛而見重當世恭謹下士賑施宗族甚有名稱　趙孝篤行欲寵異之　華嶠漢書曰趙孝字長平拜長樂衛尉復徵弟禮爲御史中丞禮亦恭謙行已類於孝帝嘉其兄弟篤行欲寵異之詔禮十日一詣衛尉府大官送

供具令共相對盡歡數年禮終帝令左從官屬送喪歸葬天下榮之 馬光周密特親愛之後漢書曰馬光爲衛尉小心周密喪母過哀帝以是特親愛之 增金敞雖帝亦難直敞犯顏色左右憚之雖帝亦難焉 馮石爲帝所寵又曰後漢馮石爲衛尉能取悅當世爲安帝所寵 原辛毗以清平聞詳卿 裝諸以才行轉晉起居注河南尹裴楷才行清茂轉衛尉也

衛尉卿五

原箴 漢揚雄衛尉箴曰茫茫上天崇高其居設置山險畫爲防禦重垠累垓以難不律闕爲城衛以待暴卒國以有固人以有內各保其守永攸不敗維昔庶僚官得其人荷戈而歌中外以堅齊桓怵惕宿衛不勅門非其人戶廢其職曹子剽劒遂成其詐軻挾匕首而衛人不寤二世妄宿敗於望夷閻樂矯詔戟者不推尉臣司衛敢告執維

原碑 漢孔融衛尉張儉碑銘曰其先張仲實以孝友左右周室晉主夏盟而張老延君譽於四方君稟乾綱之正性蹈高世之殊軌氷潔淵清介然特立雖史魚之勵操叔向之正色未足比焉中常侍同郡侯覽專權王命豺虎肆虐威震天下君以西都督郵上覽禍亂凶國之罪鞫沒贓姦以巨萬計俄而制書按驗部黨君爲覽所陷亦章名捕逐當世英雄授命殞身以籍濟君厄者蓋數十人故克免斯艱旋宅舊宇衆庶懷其德王公慕其譽州宰爭命辟大將軍幕府公車特就家拜少府皆不就也復以衛尉徵明詔嚴切勅州郡乃不得已而就之銘曰桓桓我君應天淑靈晧素其質允迪忠貞肆志直道進不爲榮赴戟驕臣發如震霆淩剛摧堅視危如寧

衛尉卿官屬 丞 主簿 武庫署 武器署 守宮署 左右都候

原杜氏通典曰衛尉丞秦漢多以博士議郎爲之後漢一人魏晉並同宋孝武增置一人梁亦有之後魏北齊並有隋因之唐置二人 增文獻通考曰宋一人 原杜氏通典曰主簿一人漢衛尉駕四馬主簿前車以乘晉有衛尉主簿二人宋齊梁陳因之北齊隋亦有二人唐因之 增文獻通考曰宋主簿一人 原杜氏通典曰武庫令屬執金吾後漢又有考工令丞屬太僕主造兵器成付武庫令晉魏因之晉後屬衛尉宋齊武庫令丞屬尚書庫部梁陳屬衛尉卿北齊亦有後周如周官隋如北齊唐因之各一人天寶六載四月勅改儀制令廟社門宮門每門各二十

戟東宮每門各十八戟一品門十六戟嗣王郡王若上柱國帶職事二品散官光祿大夫以上鎮國大將軍以上各同職事品及京兆河南太原府大都督大都護門十四戟上柱國帶職事三品上護軍帶職事二品若中都督上都護門十二戟國公及上護軍帶職事三品若下都督諸州門各十戟並官給貞元五年十二月中書門下奏應請列戟官準儀制令正一品開府儀同三司嗣王郡王并勲官上柱國柱國等帶職事三品以上並許列戟準天寶六載四月勅文加散官光祿大夫鎮國大將軍以上各同職事品近日散試官便帶高階者衆恐須商量者伏請準舊制令本文取帶三品以上正員職事爲定勅旨依　原杜氏通典曰武器署令丞隋行臺尚書省有武器監令唐永徽中始置各一人掌祭祀及朝會巡幸及公卿婚葬鹵簿之事　增文獻通考曰宋武庫武器並歸內庫及軍器庫以他官及內侍典領軍器凡四庫勾當官並二人衣甲弓槍弩劒三庫悉以諸司使副及內侍充什物庫以三班使臣充掌禁兵器鎧甲供軍什器儲偫之物辨其出納　原杜氏通典曰守宮署漢有守宮令丞掌御紙筆墨及諸財用并封泥之事屬少府晉及北齊屬光祿勳北齊守宮令掌張設之事梁陳屬大匠卿隋屬衛尉寺唐置令一人掌諸鋪設帳幕氈褥牀薦几席之事廣德二年二月勅文京兆府諸司諸使幕士丁匠總八萬四千五百人數內宜月支二千九百四十四人仍令河東關內諸州府據戶口分配不得徧出京兆府餘八萬一千一百一十四人並停　增文獻通考曰宋守宮署歸儀鸞司

儀鸞司勾當官四人以諸司使副及內侍充掌奉乘輿親祀郊廟朝會巡幸宴饗及內庭供帳之事凡三庫一曰金銀器皿帟幕什物二曰香燭三曰氈油牀椅鐵器雜物監門二人以三班使臣充　原杜氏通典曰左右都候周禮司寤氏有夜士千寶注曰今都候之屬後漢各一人主劒戟士徼循宮及天子有所收考宮中諸有奏勅罪左都候執戟戟戲車縛送付詔獄在宮大小各付所屬見尚書令僕射尚書皆執板拜見郎對揖屬衛尉後無

公車令一

原杜氏通典曰公車司馬令周官秦屬衛尉漢因之掌殿司馬門夜徼宮中天下上章四方貢獻及闕下凡所徵名公車者皆總領之後漢有丞一人丞選曉諱掌知非法尉主關門兵禁戒非常晉江左以來直曰公車令宋以後屬侍中隋有公車署置令丞唐無

衛尉屬官有公車令漢書百官公卿表曰衛尉屬官有公車司馬令丞各一人銅印墨綬冠集賢冠晉百官表注曰公車司馬令一人周官也銅印墨綬絳服冠集賢一梁冠品第七月俸二十七斛領徵名詳通典掌闕門續漢書百官志曰公車司馬令一人秩六百石掌宮南闕門之事釋之勑奏不敬漢書曰張釋之爲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孝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母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由是奇釋之拜爲中大夫周乘不畏強禦周乘字子車名爲公車令不畏強禦以見惡幸臣拜交州刺史也

光祿卿一少卿併載

杜氏通典曰秦有郎中令主郎內諸官故曰郎中令掌宮殿掖門戶有丞漢因之至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王莽改光祿勳爲司中後漢曰光祿勳所掌同典三署郎更直執戟宿衛考其德行而進退之漢東京三署郎有德應四科者爲舉茂才二人德行二人及三署郎郊祀之事掌三獻光祿勳居禁中如宋之殿中御史有獄在殿門外謂之光祿外部兩漢自光祿大中中散諫議等大夫及謁者僕射羽林郎郎中侍郎五官武賁左右等中郎將奉車駙馬二都尉車戶騎三將如淳曰主車曰車郎主戶衛曰戶郎並屬光祿勳建安末復改光祿勳爲郎中令魏黃初元年復爲光祿勳東晉哀帝興寧二年省光祿勳并司徒孝武寧康元年復置自魏晉以後無復三署郎而光祿不復居禁中唯外官朝會則以名到爲二臺奏劾則符光祿加禁止解禁止亦如之禁入殿省光祿主殿門故也其宮殿門戶至宋文猶屬焉梁除勳字謂之光祿卿舊視列曹尚書天監中視中庶子職與漢同後魏又置少卿北齊曰光祿寺置卿少卿兼掌諸膳食帳幕隋文帝開皇三年廢光祿寺入司農十二年復置初有卿及少卿各一人煬帝加置二少卿雖取漢代舊名而其職則別唐龍朔二年改光祿寺爲司宰寺咸亨初復舊光宅元年爲司膳卿神龍初復舊卿一人掌終獻行事少卿二人領太官珍羞良醞掌醢等四署署各有令丞　初學記曰案光祿卿漢官也齊職儀云初秦置郎中令掌宮殿掖門戶及主諸郎之在殿中侍衛故曰郎中令漢官儀曰郎中令屬官有五官中郎將左右中郎將曰三署署中各有中郎議郎侍郎郎中皆無屬外多至千人主執戟衛宮陛及諸虎賁郎羽林郎皆屬焉謂之郎中令者言領諸郎而爲之令長後漢獻帝又爲郎中令魏文又爲光祿勳後世因之五代史百官志云至梁加卿字曰光祿卿除勳字後代因之北齊兼掌餚膳隋則全掌餚膳不復掌宮殿門唐初因之增文獻通考曰宋光祿寺判寺事一人以朝官以上充古者其屬有太官珍羞良醞掌醢四局今分隸御廚法酒庫古者不失勞故曰光祿勳應劭曰光祿勳元並曰勳猶閽也令光祿勳則古閽之職

祭祀則省牲鑊濯漑三公攝祭爲終獻今並以他官攝本寺但掌供祠祭酒醴果實醢醢菹薪炭及點饌進胙之事卿少卿丞爲寄祿官元豐官制行置卿少卿丞主簿各一人元祐三年詔長貳互置政和六年監察御史王桓等言祭祀牲牢之具掌於光祿而寺官未嘗臨視請大祠以長貳朔祭及中祠以丞簿監視宰割禮畢須胙有故及小祠聽以其屬攝從之中興後廢光祿并入禮部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初設光祿寺後以太宗諱改崇祿寺其官曰卿少卿丞主簿金燕饗御膳之事皆掌於宣徽院而光祿寺不設元光祿寺隸宣徽院掌起運米麴諸事領尚飲尚醞局沿路酒坊各路布種事延祐七年定置卿四員少卿二員丞二員主事二員明置光祿寺卿一人少卿二人寺正二人其屬典簿二人錄事一人大官珍羞良醞掌醢四署各置正二人署丞四人監事四人司牲局司牧局各大使一人吏二十五人卿掌祭享宴勞酒醴膳羞之事辨其名數會其出入量其豐約以聽於禮部少卿寺丞爲之貳凡祭祀請省牲進飲福酒胙凡薦新移太常寺凡喪葬供其祭物凡牲果菜雜物取之上林苑不給市諸民視時估十加一凡市直季支天財庫錢鈔凡貢獻果鮮廚料省受之凡器皿移工部及幕工兼作之歲省其成敗凡筵宴酒飯番夷貢使降人茶飯物料下程差其等而供之凡廚役久得爲王典膳移吏部凡傳奉宣索籍記覆奏之監以科道官各一人察其出入而糾禁其奸弊

光祿卿二

首九列　總三署　庾氷集用樂璞詔草曰光祿九卿列首且職典支署　續漢書曰杜林字伯山爲光祿卿內奉宿衛外總三署周密敏慎選舉清平　歎至德　薦名士　孟宗別傳曰宗爲光祿勳大會宗先少酒偶有強者飲一杯便吐傳詔司察宗吐乘飯者以聞上乃歎息曰至德清純如此　續漢書曰杜林選舉稱平歎薦名士　入臥內　總從官　漢書曰周仁景帝時爲郎中令爲人陰重不洩常衣弊補衣溺袴期爲不清潔以是得幸出入臥內於後宮祕戲仁常在旁終無所言上時問人仁曰上自察之亦無所毀　柏梁詩光祿勳曰總領從官柏梁臺　辯棄甲　斯辯之曰魚生於泉而見翻承後漢書曰楊賜字伯武庫之屋有司以爲吉祥賜之敗乎其後果有東關之敗　問投蜺　魏志曰王肅字子雍爲光祿勳時有一魚長尺集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殆有棄甲之變乎　欽拜光祿勳位特進又嘉德殿前有青赤氣詔特進遣中使問賜祥異禍福吉凶所在以賜博學碩儒故密諮問宜極陳其意賜上疏陳請案春秋讖天投蜺海內亂今妾嬪閹尹共專國朝之所致也　宣王舜林　景帝問袁　魏志曰常林從光祿勳太常晉宣王以林鄉邑耆德每爲之拜或謂林曰司馬公貴重君宜且止之林曰司馬公自欲敦長幼之序以爲後生之法貴非我之所屈也言者慙恧縮踏而退　安世捷奴　曜卿又曰鄭袤爲光祿勳舟丘儉作亂景帝自征之百官祖送時袤疾不在會上謂王肅曰鄭光祿爲恨袤聞自輿追上上笑曰固知生必來也遂與同載問以計謀帝甚重之　賜穀　漢書曰張安世字孺子爲光祿勳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覆漿水邪郎有淫婢兄自言安世曰奴以恚怒誣污衣冠告署捷奴其隱人過皆此類也　魏志曰東漢字曜卿爲郎

中令時言劉備死君臣皆賀漢以當爲憂數千斛與曜卿家上言官法下言親故

二千石太倉數千斛賜部中令家垣下數千

山堂肆考曰東漢劉昆初爲江陵令縣有大災昆向叩頭多降而止風後爲弘農太守虎皆負子渡河光武聞之異之徵爲光祿勳帝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乎昆對曰偶然耳

帝歎曰此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誥策東漢桓帝時封貴謝制內寵侯盛

光祿勳陳蕃上疏史記曰漢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以爲儒者文多質少以石建爲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志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親尊禮之下詳前

輕財好義 修己守道又曰漢楊震爲光祿

石建恣言 陳蕃上疏

宿衛宮省 居守京師東觀漢記曰馬防字公平爲光祿勳宿衛宮省上數幸防府賞賜無百姓修宮室起

學官

延之儉約 孟宗清純晉朝府元龜曰晉顏延之爲光祿勳居身儉約不營

子橫觥 伯春恂恂漢後

書曰郭霸字子橫爲光祿勳時劉知幾謂霸不復言帝令兩部扶下殿焉未

光祿卿三

石建奏事謹慎 魯恭選舉清平漢書石奮傳曰石建爲郎中令奏事下殿

家家卿里諸卿里諸恂恂伯春

光祿卿王

光祿勳寬中博愛謙虛溫謹不以和鮮憧暨廟養之人皆遇之以恩

曜卿不得擅奇南史曰王慧龍字令明宋國

初建宮置郎中令武帝難其人謂傅亮曰今用郎中令不可減秦

屏風屈曲晉府元龜曰宋王遠爲光祿勳世爲之語曰王遠知屏風屈曲

中令武帝難其人謂傅亮曰今用郎中令不可減秦

光祿卿三

張湛正諫漢書曰張湛字子孝拜光祿勳光武聽朝或有情容湛輒言白馬生且復見矣

誘進好學又曰杜林爲光祿勳郎有輒見誘進朝夕講

堂士以是高而慕附之

時亮天工傅元太常趙喜咨逆質時亮天工四門穆穆

陳蕃切諫東觀漢記曰陳蕃爲光祿勳上疏切諫曰鯀

數千食肉衣綺豈不貧乎

蔡彭清潔晉府元龜曰蔡彭爲光祿勳行至清爲吏相袍機食絲於議郎

周澤清廉光祿勳元龜曰後漢周澤爲

廉稱東觀漢記曰孫湛爲光祿勳以清廉見稱與周澤相類

顏含不識降禮晉府元龜曰晉顏含爲光祿勳時

三日拜司空後漢書曰袁安爲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

含曰王公館重禮無偏敬降之言或是端君事宜御人老矣不識時務

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十人向馮相思同侯於我我有邪德乎

選置惟允庾冰集晉紀讚曰光祿

文辭粲然晉書中興南頓應詹爲光祿勳應詹字思遠遷光祿勳詔

議駁常侍謝鯤爲光祿勳也

應詹無所明晉書曰應詹爲光祿勳以曰敬王

愛人好士文辭粲然

專制自樹故優游詞

詠一無所標明也

即日爲護軍王隱晉書曰鄭默字元思制者

鄭默不矜物才地矜物事上以和鮮憧暨廟養之人皆遇之以恩

斯之成臣等負戈前驅願不俟命以討逆社稷之計也即日以詹爲護軍

光祿勳寬中博愛謙虛溫謹不以和鮮憧暨廟養之人皆遇之以恩

異政被徵 忠言見采

從條條藏風雅 崇文總目 崇文詞 有功勞見 唐詩小傳曰 唐詩人 [illegible] 元和中 [illegible] 歷官 [illegible] 光祿寺卿

唐詩 唐蘇頲送光祿姚卿還都詩曰 [illegible] 光祿卿四

唐詩 唐蘇頲行房光義光祿卿朝日上卿之言 [illegible] 光義門承宣結地融

姻成雅本端操惟玉有溫潤行義言復主無玷頃從幸序九卿望言翻新題以伏於何柏梁賦詩併聞於

總領

唐詩 漢揚雄光祿勳箴曰經兆宮室為中外庶殿門闥限以禁衆圖有周衛民有藩籬各有攸保守以不岐

昔在夏殷禁紂淫湎特牛之飲門戶荒亂郎聲執戟媟者參差殿中成市或室內鼓舉忘其廟而棄夫道逃

四方多罪載號載呼內不可不省外不可不清徒人立朝義士充庭祿臣司光敢告執經

唐詩 明宣宗光祿寺箴曰周官善庖實摯光祿漢列九卿唐總四屬國朝建置率稽勿易享祀宜蒸成其所職先王之禮豐儉有宜

箴曰周官善庖實摯光祿漢列九卿唐總四屬國朝建置率稽勿易享祀宜蒸成其所職先王之禮豐儉有宜

惟敬惟誠儀式行之來盛必備犧牲必潔執事有恪儀子對越奉賓在朝四裔會同康之饋之必精必豐朝夕

膳羞必謹恒度是儉公費而繼私無是勞勞者多是勞是珍是作惟過以蹈常共正己率下成敬供之用永終譽

光我訓辭

光祿卿官屬 丞 主簿 珍羞署 良醞署 掌醞署

唐 杜氏通典曰光祿丞漢二人多以博士議郎為之後漢一人魏晉因之銅印黃綬梁陳視員外郎其員外說在通直散

騎常侍 郎中 後魏北齊並有之隋有三人唐置二人 續 文獻通考曰宋元豐官制行置丞一人 續文獻通考曰

元丞二員明寺正二人從六品 [illegible] 開皇四年正月改 [illegible] 光祿寺署正而 [illegible] 例貢參之 [illegible] 其地 [illegible] 或 [illegible] 於 [illegible] 醫 [illegible] 人中除補從之

唐 杜氏通典曰主簿漢置晉宋齊梁陳並有之北齊曰功曹五官主簿隋二人唐因之 續 文獻通考曰宋

置一人　續文獻通考曰遼亦有元主事二員明置典籍二人　原杜氏通典曰珍羞署令丞於周官有籩人掌四籩之實蓋其任也後漢少府屬官有甘丞主膳具晉太官令有餚官果官吏各二人自後無聞北齊餚藏令屬光祿寺後周有餚藏中士下士隋如北齊唐因之長安中改爲珍羞神龍初復舊開元初又改之有令丞各一人　增文獻通考曰宋珍羞署隸御廚有供備庫太平興國二年改爲內物料庫有使及副使掌供尚食及內外膳羞米粥飴蜜棗豆百品之料監官二人以三班及內侍充外物料庫掌給皇城外諸宮院油鹽米粥之品監官二人以三班內侍充　續文獻通考曰元世祖至元十三年始立尚珍署後罷入有司二十五年復置掌收濟寧等處田土子粒以供酒材設達魯花赤一員令一員丞一員吏目一人明珍羞署署正二人丞四人供宮膳茶飯之事　原杜氏通典曰良醞署令丞於周官酒正中士下士掌酒之政令後漢湯官丞主酒屬少府晉有酒丞一人齊食官局有酒吏梁曰酒庫丞北齊有清漳令丞主酒後周如古周之制隋曰良醞署令丞唐因之　增文獻通考曰宋良醞署屬御廚有內酒坊使掌造法糵酒常料之三等酒以供邦國之用監官三人監門二人以三班內侍充都麴院掌造麴以給內酒坊之用及出糶而收其直監官二人以京朝官及諸司使副內侍充法酒庫掌造供御及祠祭周太祖平河中得酒工王思善造法麴因立法酒庫置之凡祭祀共五齊三酒以實樽罍監官二人以朝臣及三班使臣內侍充　續文獻通考曰元良醞署中統四年立御酒庫設金符宣差至元十一年始設提點十六年改尚醞局掌醞造諸王百官酒醴提點一人大使一人副使二人直長一人有大都上都二局上都少副使一人品秩同參議尚飲醞源良醞舊本光祿所屬元與光祿並隸宣徽明良醞署署正二人丞四人供獻殿宮膳均給內外官人夷匠之事　原杜氏通典曰掌醯署令丞於周官有醢人掌四豆之實自後無聞至齊諸公府有膳食典軍二人後周有掌醢中士下士隋曰掌醯署令丞各一人唐因之　增文獻通考曰宋屬御廚有油醋庫監官一人以京朝官充掌造油醋議以供邦國膳羞內外之用　續文獻通考曰明掌醯署署正二人丞四人供祭祀茶飯齋醮之事

太官令一

原杜氏通典曰太官署令丞於周官爲膳夫庖人外饗中士下士蓋其任也秦爲太官令丞屬少府兩漢國之

桓帝延熙元年使太官令得補二千石魏亦屬少府晉屬光祿魏宋齊屬侍中梁門下省領太官陳因之後魏分太官爲尚食中尚食知御膳隸門下省而太官掌百官之饌屬光祿卿北齊因之後周有典庖中士內膳中士隋如北齊唐因之各一人 增文獻通考曰宋隸御廚勾當官五人以朝官并諸司使副內侍都知押班充掌供御之膳羞及內外宴饗割烹煎和素膳之事元祐初罷太官令二年復置崇寧二年置尚食局太官令惟掌祠事 續文獻通考曰明太官署署正二人丞四人供祭祀宮膳節筵給夷清貧之事

太官令二

原司王饔 掌御膳 揚雄太官箴曰時惟膳夫實主王饔 續漢書百官志曰太官令一人掌御飲食 掌六清之飲 正百品之羞 應劭漢書百官公卿表注太官令職在典邦王饔掌六清之飲陳八珍之饌慎口實之御防 又曰太官令職在正百品之羞納四渠之貢

太官令三

原少府屬官有太官令 漢書百官公卿表曰少府屬官有太官令太官之別生酒 秩六百石 漢官儀曰太官令一人秩六百石掌鼎俎饌具 著兩梁冠 又曰尚書陳忠奏太官宜著兩梁冠也 謁者皆絺幘單衣 又曰太官謁者皆絺幘大冠白絺單衣 奴婢皆緹縛蔽膝 漢舊儀曰太官奴婢各三千人置酒皆緹縛蔽膝上食用黃金口器 職在鼎俎不陳階位 應劭注漢官儀百官表曰太官云云 職役斯碑非文雅使 蔡邕書曰太官令職役斯碑非文雅所使 爐炭赤紅而髮不絕 韓非子曰晉文公之時宰臣上炙而髮絕之文公召宰人而讓之宰人曰有死罪三援礪砥刀利割而炙熟而髮不燒臣之罪三也堂下得無叡有疾臣之罪三也堂下得無叡有疾臣者乎公曰善乃召其堂下而讓之果然乃誅之 增治吐炙而髮不銷 謝承後漢書曰魯國陳正叔爲太官令時黃門郎宿與正叔有隙因進食以髮貫炙中光武見髮怒正叔正叔曰有當死罪三臣以爐炭增治吐炙爐炭爐炭赤紅而髮不銷臣罪一也披出佩刀磨礪五石磨肉而髮不能斷髮臣罪二也臣與丞及庖人六目而視不如黃門郎目臣罪三也帝歎之敕黃門 時苗壽春令爲太官 魏略曰時苗爲壽春令頃中郎中正定九品之正也 張登在職勤爲太官 魏志王朗集曰朗薦張登錄白登忠義彰著在職功勤名位雖卑直亮宜顯饗膳近任當得此吏今以登爲太官令 增供膳食之事 大典曰太官令供膳食之事丞爲之貳凡祭之日則白御詣廚省牲取明水於陰鑑取明火於陽燧帥宰人以鬱刀割牲取其毛血實之於豆遂烹牲焉又有帥進鉶者實置置設於饌幕之內 賜爵南郡公 後魏書曰毛修之詣爲南人飲食手自煎調多所適意世祖親待之進太官尚書賜爵南郡公加冠將軍常在太官主進御膳

設官部三十三 司農卿 少卿附 司農官屬 太僕卿 少卿附 太僕官屬 車府令 鴻臚卿 少卿附 鴻臚官屬 太府卿 少卿附 太府官屬

司農卿一 少卿并載

杜氏通典曰少皞氏以九扈爲九農正扈鳥也扈有九種以爲農號各隨其宜以教人事 舜攝帝位命棄爲后稷周爲太府下大夫秦爲治粟內史掌穀貨漢景帝更名爲大農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掌九穀六畜之供膳羞者見宋志漢書曰主穀凡郡國諸倉農監都水六十五官皆屬焉毋將隆字君房爲執金吾上殺武庫兵送董賢及乳母隆以爲武庫兵器天下公用繕脩造作皆度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供養勞賜一出少府蓋不以本錢給末用不以人力供私費也 後漢大司農掌諸錢穀金帛郡國四時上月旦見錢穀簿其逋未畢各具別之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爲給報損多益寡取相給足初郡國鹽官鐵官並屬司農中興皆屬郡縣建安中爲大魏黃初元年又改爲司農大司農桓範出奔謂曹爽曰太司農印在吾手所在得關倉而食範爲司農以清省稱 晉初因之渡江哀帝末省司農并都水并武復置宋齊皆有之梁司農卿位視散騎常侍主農功倉廩陳因之後魏曰大司農北齊曰司農寺有卿少卿各一人掌倉市薪米園池果實後周有司農上士一人掌三農九穀稼穡之政令屬大司徒隋初與北齊同煬帝置少卿二人穎川太守趙元淑入朝會司農不時納諸郡租穀元淑奏之煬帝曰如卿意者農時當了元淑曰不過十日即日肆元淑爲司農卿納天下租如言而畢 唐龍朔二年改司農爲司稼咸亨初復舊卿一人少卿二人掌東耕供進耒耜及邦國倉儲之事領上林太倉鈎盾導官四署各有令丞 應劭漢官儀曰大司農古官也高祖受命懲秦之弊與民休息逮文景國家無事家給人足京師之錢累百巨萬貫朽而不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腐敗而不食 臧榮緒晉書曰哀帝興寧二年省司農之職至孝武寧康中復置 沈約宋書曰大司農卿一人稱棄后稷其職也 齊職儀曰司農卿耕藉則掌其禮儀 初學記曰案敘司農卿漢官也漢官云初秦置理粟內史掌穀貨漢因之按堯命羲和四子嶽授人時舜二十二官棄爲后稷蓋其任也周官冢宰之屬有太府下大夫王莽改大司農曰羲和後又改爲納言東漢復爲大司農五代史百官志云梁加卿字曰司農卿省大字後魏又加大字北齊又除大字隋氏因之唐初因之 增 后稷播時百穀元注曰太府主治藏之長若今時司農也並司農之任 宋史曰宋置司農寺判寺事二人以兩制朝官以上充熙寧二年置制置三司條例司立常平斂散法三年詔以常平新法付司農寺而農田水利免役保甲等法悉自司農講行 又曰元豐官制行始正職掌寺監不治

外事舊事職務悉歸戶部右曹司農掌倉儲委積之政令總苑囿庫務之事而權其出納凡京都官吏祿廩諸路歲運至京師悉掌焉凡苑囿行幸排比及薦饗進御頒賜種藝之物與造麴糵儲薪炭皆戒有司先期辦具以待給用天子親耕藉田有事于先農則卿奉耒耜少卿率屬及庶人以終千畝所隸官屬凡五十倉二十有五建炎三年罷司農寺以事務并隸倉部紹興四年復置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有司農寺　又曰金初置勸農使司與定二年罷改立爲司農司使副使掌勸課天下力田之事其司農司兼採公事者大司農一人卿與少卿各三人陝西并河南二路置行司農司至大元年歸德許州河南陝西各置卿少卿等官卿以下迭出巡按察官吏臧否而黜陟之十年之間民政脩舉實賴其力　又曰元世祖至元七年置大司農司凡農桑水利學校饑荒之事悉掌之十四年罷以按察司兼領勸農事十八年改立農正院二十年又改立務農司是年又改司農寺達魯花赤一人司農卿二人二十三年仍爲大司農司仁宗皇慶二年定置大司農四人陞從一品卿少卿各二人　又曰行大司農司設勸農營田司使副使　又曰分司農司順帝至正十三年立（先是脫脫言京畿近水地利召募江南人耕種栗麥可收歲百萬餘石不煩海運京師足食於是立分司農司以右丞悟良哈台左丞烏古孫良禎兼大司農卿給分司農司印西自西山南自保定河間北抵灤顧東及遷民屯官地及元嘗各屯田悉從分司農司立法佃種又徵前集賢學士虞集議於江浙召募能種水田及諳築圍堰之人各千人爲農師所募農夫人給鈔十錠期年徵歸）不設司農卿及行司農等官惟上林苑監仍舊

司農卿二

原史記曰韓信歸漢以爲治粟內史　漢書曰武帝天漢元年以桑弘羊爲大司農置丞數十部於郡國　又曰宣帝地節四年北海太守朱邑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　華嶠後漢書曰鄭衆字仲師爲大司農在位以清正稱其後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　東觀漢記曰牟融爲大司農性明達朝廷稱爲名卿　又曰高詡字季回以儒學徵拜大司農在朝以清白方正稱　魏志曰梁習爲并州二十餘年政治爲天下最乃徵拜爲大司農　增唐書曰太宗朝孫伏伽遷大理卿時司農市木橦倍直與民右丞韋悰劾吏隱沒事下大理訊鞫伏伽曰緣官市貴故民直錢臣見司農識大體不見其罪帝悟顧悰曰卿不逮伏伽遠矣　又曰唐高宗謂韋弘機曰宮館隋代所造漸將摧毀頻欲修葺又費財力如之何弘機曰臣任司農向已十年前後省費今見貯錢三

十萬貫可以供葺理上悅　又曰肅宗時第五琦以戶部侍郎判度支河南等道度支轉運租庸鹽鐵錢司農太府山南東西江西淮南館驛等使　又曰郭釗曙子也累官司農卿寒宗衰疾官曹或妄議廢立者移宗問計於釗答曰殿下爲太子當旦夕視膳何外慮乎時稱得元舅體　宋史曰王濟判司農寺時周伯星見濟奏闕言曰昔唐太宗以豐年爲上瑞臣願陛下日慎一日居安慮危則天下幸甚受詔與劉綜改定茶法頗易舊制由是忤丁謂　又曰孝宗朝李浩以台州除司農少卿時朝廷和糴米八萬萬其事者殷糴濕惡擾剋官錢戶部不敢詰浩白發其姦下有司窮竟戶部欲就支稽見數大理附會之浩爭曰非但惠姦且虧軍食上是其言　又曰李椿除司農卿椿會大農歲用米百七十萬斛而省倉見米僅支一二月歎曰具所謂國非其國矣力請歲備二百萬斛爲一年之蓄　又曰高夔字仲一上親擢爲司農少卿時倉地卑下夔始用板米以是不腐　元史曰元世祖時張文謙拜大司農卿奏立諸道勸農司巡行勸課請開耕田祭先農先蠶時阿合馬專政議拘民間鐵官鑄農器高其價以配民謙於帝前極論罷之　又曰二十六年董文用爲大司農時欲以民田爲屯田文用固執不可乃止

司農卿三

六府　萬石　幽瑣鈔德誅曰乃司大事掌是六府三事允功乃修　天倉　國淵輔陽天文要象曰天倉者大司農也史游急就篇曰乃察　漢武帝柏梁詩大司農曰陳粟萬石揚饒之　續漢書曰大司農上見揚雄大司農箴　周曰太府　并改義和漢書曰平帝元始元年改大司農曰羲和以劉歆爲之　高詡方正　牟融明達並詳類聚　延年道錢　趙典交德漢書曰四延年爲大司農生錢三十萬自衆續漢書曰趙典字仲經爲大司農開門却埒非經不交　表陳盜賊所由　諫以農桑爲務續漢書曰韋彪爲大司農特拜不由選試彪乃上表陳盜賊所由興良由牧守多非其人爲政者之治崇本抑末務農重穀臣愚以爲不宜復以商事雜亂專以農桑爲務於國計爲便明帝從之　漢崇儒學選在廉成　晉寵貞廉任先崔氏漢書曰鄭元字康成徵爲大司農白帖云晉崔洪爲司農手不執珠玉口不言貨財

司農卿四

罰　杖乃奏唐書曰常弘據擢司農少卿主東都營田苑官者犯法杖乃奏高宗嗟賞賜綢五十匹曰後有犯治之　罰　用印唐書曰朱泚反偽迫天子遣天殷秀實謝大夫岐靈岳親取號令言印不授乃側用司農印追其兵旻至驛驛得符還　安車徵鄭續漢書曰鄭元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　天子喜取續漢書曰取圖

字叔[illegible]爲大司農曉達事能議論數上便宜事天子器之 置綾渠閣 唐書曰[illegible]土功請須農隙[illegible]原州[illegible]召爲司農卿[illegible]實自涇州被召[illegible]方奏不可減其

家曰若過岐朱泚必致[illegible]遣慎毋納[illegible]吾[illegible]不[illegible]汧吾[illegible]置司農治至[illegible] 大官餐錢 唐書曰度支[illegible]六官餐[illegible]

[illegible]司農卿[illegible]一出付史大史[illegible]所給於人[illegible]以[illegible]不以[illegible]法門 罷其冗食 唐書曰[illegible]字元[illegible]

[illegible]州大[illegible]太宗[illegible]司農元[illegible]少卿[illegible]一其[illegible]大[illegible]大言曰如[illegible] 不貴文學 唐書[illegible]入爲司

[illegible]農須公[illegible]今天子[illegible]人安[illegible]元[illegible]大[illegible] 即爲於朝 唐書曰武宗時

以文[illegible]曰[illegible]良吏不可責文學宜[illegible]以上[illegible]人之本爲苦心得失也[illegible]多[illegible]所[illegible]用[illegible]

[illegible]之少貨[illegible]居以[illegible]閣司農[illegible]貫[illegible]官[illegible]居[illegible]未及 大遷少卿 唐書曰[illegible]長史[illegible]王[illegible]曰[illegible]

[illegible]召[illegible]責之會有[illegible]與[illegible]爲秦貴稱善即爲於朝終[illegible]爲左[illegible]遣

子[illegible]遠文[illegible]吾觀[illegible]之六遷司農少卿 四遷司農 宋史曰[illegible]時李大 性四遷爲司農卿 謹始五歲 宋史曰[illegible]農少卿入對[illegible]五歲又論[illegible]人主有六司

易六[illegible]上 隸[illegible] 士人除授 宋史曰[illegible]除司農少卿自禮部員外[illegible]秦曰[illegible]中[illegible]且[illegible]言[illegible]者以爲[illegible]未是上曰中[illegible]官[illegible]不分[illegible]司農[illegible]以士人除授[illegible]

書也 斥責祠廟 宋史曰[illegible]新法行[illegible]河[illegible]坊[illegible]州所[illegible]天下[illegible]之[illegible]二[illegible]子[illegible]貢[illegible]平方上言宋王[illegible]所基[illegible]伯封於商丘以主大火[illegible]子爲始封之君[illegible]是[illegible]者亦不[illegible]免乎[illegible]怒[illegible]是

曰[illegible]是天下[illegible]不[illegible]於 原 鄭弘科遣徒 後漢書曰鄭弘字巨君遷大司農在位一[illegible]七百人弘[illegible]吏范[illegible]爲尚書[illegible]弘曰舊[illegible]一[illegible]不遣[illegible]百[illegible]府一月遣近千人

何其多也弘曰不[illegible]遣一人 鄭莊言長者 漢書曰鄭當時爲大司農每朝[illegible]上[illegible]未嘗不言天下長者其推[illegible]士及官屬丞史山東[illegible]公以此[illegible]然[illegible]莊也 鄭衆

爲[illegible]是[illegible]人爲少也

譏改樂 宋史字[illegible]爲左[illegible]以爲[illegible]政有明[illegible]不可[illegible]六年代[illegible]大司農是 左雄諫加[illegible] [illegible]後[illegible]

書曰[illegible]大司農以[illegible]事[illegible]召[illegible]左[illegible]帝曰九[illegible]位亞三公班在大臣行有[illegible]

玉之[illegible]有事[illegible]之[illegible]孝明皇帝始有[illegible]罰皆非古典帝從而改之其後九卿無復[illegible]撲者 增 司農尤叢劇

春[illegible]曰文宗[illegible]杜中立[illegible]以[illegible]馬[illegible]司農[illegible]反爲[illegible]中[illegible]左[illegible]王[illegible]久之[illegible]司農[illegible]入奏帝許之 司

曰[illegible]用法深信手[illegible]日[illegible]下有司養名不肯事如司農尤[illegible]陛下無[illegible]言[illegible]臣數月事可濟帝許之

農不繳奏 宋史曰[illegible]上書[illegible]王安石以[illegible]史判司農寺時常平水利免役保甲之政皆出司農故安石

[illegible]以成宋富[illegible]在毫不[illegible]青苗[illegible]請付吏究治[illegible]民訴助役[illegible]其便否而行之[illegible]與曾布

[illegible]上[illegible]丞[illegible]言 原 仲卿居處節儉 漢書曰朱邑字仲卿爲大司農居處節儉然

未[illegible]司農[illegible]者不[illegible] [illegible]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朝廷敬焉 子優居職脩治

東[illegible]漢記云[illegible]字子[illegible]遷大司農居職脩治又 湛重家貧妻稻穀食 [illegible]承後漢書曰湛重字文[illegible]大司

[illegible]其[illegible]帝[illegible]以爲才[illegible]宰相 農在位[illegible]家[illegible]貧妻子[illegible]穀給之

食也 王恩許碎下吏 [illegible]云王[illegible]正[illegible]中爲大司農爲人[illegible]碎而喜怒無度下吏[illegible]然不知所如

司農卿五

原 漢揚雄大司農箴曰時維大農爰司金穀自京徂荒粒人自斜肇自厥初實施（一作惟）貪厥修后稷有無遷易實均實藏惟都作程旁施衣食厥民攸生上稽二帝下閱三王什一之征爲民作常遠近貢篚百則不忘

帝王之庶實在農植季周爛熳而東作不勅膏腴不獲庶物並荒府庫殫虛廩積倉箱浚遲來儆周卒以亡秦收大半二世不廖泣血之求海內無聊農臣司均敢告執縣　晉張華大司農箴曰家有廛井王有廩籍阜茂豐物和鈞關石在周之季不度政首棄稷弗務不籍千畝匱神乏祀敗於戎鼎稽臣司農敢告左右

墓誌　陳江總司農陳暄墓誌銘曰其文斂歛其筆縱橫背碑即誦據馬俄成詩諧見賞調笑忘情兩宮寵官四主恩榮萬事休息一朝追送嗟昔命傷文可吟諷今日酹酒長悲且慟

碑誄　後漢張衡大司農鮑德誄曰昔君烈祖丕顯奕世敏叔生牙美管交賴至於中葉種德以邁種德伊何去虛適參建旄屯留其茂如林降及我君總角有聲遺家篤穀寵祿斯丁守約勤學克勞其形濬哲之資日就月成業業學徒童蒙求我舍厥往者去風即雅清清京河實為西魯昔我南鄰惟帝舊卿同於郡國殊於來事命親如公弁冕鳴璜若惟允之實耀其光導以仁惠教以義方習射曼相參老庚庠羌整作虐蠻我西鄰君斯整旅耀武月頻蠢蠢戎虜是懼是震知德者鮮惟君克舉既厭帝心將處台輔命有不永時不我與天實為之孰能其傑股肱或毀何痛如之國喪遺愛如何無思

留制　唐元稹授裴武司農卿制曰敷農天下之大本也故國有九列而司農氏居其一焉前代非爭融之循理康成之儒學不在茲選今海內無事思與公卿等樹立根柢以制四方於是外選方伯之善於其職者入補茲任具官裴武子閑其先始以孝友書於國籍其後果有丞相為唐名臣賢彥因仍代濟不乏武亦嗣其忠孝益熾家聲為元僚所至稱理實居內史屢入正卿自華至荆無非劇地鍵轄蒙右衣食執義嚴而不殘仁而有制鎮定南服于方賴之而亟請來朝因求內任嘉其懋我難奪乃誠假以秩宗之崇用制國泉之重費而不詘爾其勉之可檢校禮部尚書兼司農卿餘如故　薛廷珪授司農卿制曰昔我先正五世后稷以服虞夏之衰也棄稷不務先公不留用失其官至於武王昭前人之光明事神保人莫不欣喜訓誥具在朕安敢失墜而叔世偷薄乃不知稼穡之艱率以三署為華輕其職任寢以成俗嗟鄭元漢之名儒也韓信漢之上將也尚閑微拜或至就加來奉嗟庸得不實長敏授義和之職往脩后稷之官豐草有關陟勸斯在

碑記　宋張維司農寺壁記曰稱謂大卿非古也周官大卿與三少為九漢儒附會之說也今倣周制以戶部掌

國計而司農猶為列卿贊矣況倉儲出納自昔太倉令主之蓋大司農之屬今之倉部以列卿不行大倉令日惟倉部要束是聽位雖高勢出倉部下至於算餉給發隸於卉令者皆為走卒長官不敢問事而惟贊是蓋又安能紀事乎

司農卿官屬一 丞 主簿 上林署 太倉署 鈞盧署 博官署 苑囿監 司竹監 導化監 水衡都尉 物周調者 諸屯監 鹽鐵都尉 均輸令 斡官長 諸田令 典農校尉

杜氏通典曰司農丞秦曰理粟內史丞有二人漢為大司農丞亦二人（哀帝時置丞一人平帝時置丞二人）（石顯言帝置丞十人公三為之）武帝北伐匈奴計會事平帝又置大司農部丞十三人部一州物農桑振謂之中丞（耿壽昌為大司農中丞桑弘羊為大司農中丞）（又桑弘羊為大司農中丞）（耿壽昌為大司農中丞）（桑弘羊為大司農中丞）漢司農丞一人部丞一人（哀帝時置丞一人）（哀帝時置丞一人）魏晉因之銅印黃綬宋齊以來墨綬隋置五人唐六人 宋史曰縣掌新法行呂惠卿請置司農寺丞一員五年增置丞四員仍兼導輸出賣逐年保甲元豐四年減丞一員建炎時罷司農寺紹興三年復置丞二員凡有合行事務申戶部施行四年復置加舊制 金司農丞一員 元司農丞二員 主簿晉太康中置自後無聞梁陳又有北齊亦無官因之 宋史曰紹聖四年罷主簿添丞一員紹興四年復置寺十年復置簿 元史曰大司農不置簿置經歷都事檢閱事管勾照磨等官 上林署漢水衡都尉之職（水衡在都尉後）後漢曰上林苑令秦主苑中令長顧有人居皆主之魏晉因之江左無聞宋初復置隸尚書殿中曾春因之梁陳屬司農北齊及隋亦隸屬焉之有令二人丞四人掌諸苑囿池沼種植蔬果藏冰之事 文獻通考曰宋四園苑提舉官參官員以三司判官內侍都知諸司使以上充東曰宣春南曰玉津西曰瓊林北曰瑞聖監官各二人以諸司使副或內侍三班使臣充又有西京宮苑司勾當官一人元豐復四園苑屬司農 續文獻通考曰金上林署屬工部官曰上林署令長丞 又曰元置上林署令一掌宮苑栽植花卉供進蔬果皆隸以飼駝馬備柴炭以給官舍所屬有果種園提領花園官勾首苑囿提領等官隸大都留守司不隸司農 又曰明洪武間罷上林苑比國上上上曰苑囿果蓏不可廢止永樂五年始設宣德十年更定四署今上林苑監左右監正左右監副左右監丞一人其屬吳苑一人良牧

蕃育林衡嘉蔬四署各典署一人署丞一人掌苑囿園池牧畜種樹之事凡禽獸草木蔬果率其屬督養户栽户以時經理而畜殖之以供祭祀賓客宮府之膳羞凡苑地東至白河西至西山南至武清北至居庸關西南至渾河並禁圍獵典簿司校文移良牧署牧牛羊豕蕃育署育鵝鴨雞皆籍其牝牡之數而課孳卵焉林衡署典果實花木嘉蔬署典蒔藝瓜菜皆計其畦町樹植之數而以時苞進焉 原太倉署於周官有廩人下大夫上士秦官有太倉令丞漢因之屬大司農漢百官公卿表云司農屬官有太倉令後漢令主受郡國傳漕穀梁冀別傳云孫壽妹夫宗所不知書因壽氣力爲太倉令其滎陽敖倉官中興皆屬河南尹晉有太倉令一人銅印墨綬朝服進賢一梁冠品第七月俸月二十斛品俸與上太醫令同江左以來又有東倉石頭倉丞各一人北齊亦然後周曰司倉下大夫隋有令二人丞六人唐有令三人丞二人掌倉廩出納 增宋史曰宋京城諸倉總二十五名監官每界二人以京朝官及三班使臣充元豐後二十五倉屬司農凡官吏軍兵祿食及綱運受納封樁支用月具報數以報司農乾道五年詔糧綱有欠從本寺斷遣南北省倉草料場和糴場隸焉監倉官分上中下界司其出納諸場皆置監官外有監門官排岸司四掌水運綱船輸納催值之事政和六年浙西諸州各置排岸下卸司掌受納綱運檢察斛一員從兩浙運副應安道請也面官主交量各分其事以佐本寺 又曰中興後又有豐儲倉初紹興以上供米餘數樁管別廩以爲水旱之助後又增廣收糴置監官二員監門官一員淳熙間命右司爲之提領後以屬檢正非奉朝廷指揮不許支撥凡外州軍起到樁管米從司農寺差官盤量據納到數報本所樁管監官監門官在外則鎮江建康亦置倉焉元明太倉俱歸户部 原鈞盾署漢鈞盾令官者典諸近園苑遊觀之事屬少府後漢亦有之晉大鴻臚屬官有鈞盾令自後無聞北齊如晉制隋如北齊令三人丞十二人唐因之令二人丞四人掌薪炭鵝鴨鼓澤之物天寶五載九月侍御史楊釗充木炭使自後相承或以京尹或以户部侍郎爲之 增宋史曰宋以後不置宋司農寺班直軍士薪炭席薦之物炭場掌儲炭以供百司之用 元史曰上都大都柴炭局隸宣徽院 原導官署漢導官令一人六百石主舂擇糲音備屬大司農歷代皆有之唐置令二人丞四人掌舂碓米麵油燭之事 增宋史曰宋以後不置宋司農寺置都麴院掌造麴以供内酒庫酒醴之用水磨務掌水磑磨麥以供尚食及内外之用 元史曰元供膳司掌

供給應需貨買百色生料至元二十二年始置隸司農置達魯花赤提點令丞等官其屬輔用庫大使掌規運息錢以給供需與中州油户提領所歲辦油以供內庖蔚州麵户提領所掌辦白麵　原苑總監自隋而置東西南北各有監及副監唐因之兼有丞主簿等官以掌苑內宮館園池之事　諸倉監後漢河南尹屬官有漢陽穀倉長丞梁司農有左中右三部倉丞隋因之隋諸倉各有監官唐因之掌倉廩出納　司竹監漢有司竹長丞魏晉河南淇園竹各置官守之後魏有司竹都尉隋曰司竹監唐因之有監副監丞掌植養園竹事　諸屯監隋置諸屯監及副監畿內者隸司農自外者隸諸州唐因之置監及丞掌營種屯田勾當功課畜產等事

增續文獻通考曰元世祖置屯田打捕總管於延安設達魯花赤總管同知等官又置屯田打捕所於北京順帝至正十年置河北江南都總制營田使司其屬有屯田總管府凡五各路又有屯田萬户府所置不一所領亦不專司農卿也　原駿累都尉駿音搜索也漢武帝軍官不常置又有理粟都尉桑弘羊為之　均輸令按漢百官公卿表司農屬官有均輸令後漢省　幹官長漢有之如淳曰幹音管或作幹主均輸之事所謂幹盤鹽鐵有令版師古曰如說近是也鹽鐵作幹讀當以幹持財貨之事可非謂管幹也　初幹官屬少府中屬主爵後屬大司農　增宋史曰熙寧六年以司農閒遣屬官出視諸路力有不給乃置幹當公事官以禁康直等四人為之九年以幹當公事官所至輒用喜怒罷之從熊本請也　原藉田令按周為甸師漢文帝初立藉田置令掌耕圃廟社稷之田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司農屬官有藉田令漢東京及魏並不置晉太始十年復置杜預奏事云藉田令本以藉田千畝十頃之田計其穀足供宗廟粢盛御用諸盤及事神之調於是取所藉戶口足以當一縣一邑所供至重事責歸履也　江左省宋文帝元嘉中又置　增續文獻通考曰宋藉田令掌帝藉耕耨出納之事植五穀蔬果藏冰以待用元豐三年詔藉田令隸太常寺淩江初闕紹興十五年初除康與之為藉田令　原典農中郎將　典農校尉並曹公置晉武帝太始二年罷農官為郡縣後復有之隋煬帝罷典農官　勸農謁者梁武天監九年置視殿中御史自駿累以下盡屬司農今並無

司農卿官屬二

增唐書曰中宗朝監察御史魏傳弓嫉中人輔信義欲劾奏其奸實懷貞曰是安樂所信任奈何繩之傳弓曰王綱壞矣正坐此屬今日殺之明日誅無所悔傳弓者鉅鹿人忠謇士也終司農丞　宋史曰熊本判司農寺

丞神宗曰熊本不傷財不害民一旦去百年之患可嘉也　又曰王覿熙寧間除司農寺主簿轉爲丞司農時爲要官進用者多由此選覿拜命一日即求外　楊誠齋集葉顒字子昂遷司農寺丞在朝三年非公事未嘗至丞相府樞密王綸知其恬退而未知其德性一日官誥院失錦令治之顒請寬慢藏之罪於是綸大喜謂其客曰葉寺丞介而通嚴而恕眞重器也　宋史曰神宗患司農圖籍不肅遣官釐整宇文昌齡以使夔路入辭留爲寺主簿　又曰孫覽知尉氏縣有屯將遇下虐士卒謀因大閱殺之覽馳往呼諭安之已而屯將至覽命吏趣具奏衆意遂安神宗壯其材以爲司農主簿舒亶判寺欲引覽自助覽拒不答　又曰王自中少負奇氣淳熙中登進士第爲分水令樞密王藺薦之召對帝壯其言改秩爲籍田令　又曰謝深甫知奏州袁田侍御史葛泌等交薦之孝宗召見諭宰臣曰謝深甫奏對雍容有古人風除籍田令

太僕卿一少卿幷載

杜氏通典曰周官有太僕下大夫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似今太僕之職一云周穆王置太僕正以伯冏爲之秦因之在周官則校人掌馬巾車掌車及置太僕兼其任也漢初夏侯嬰常爲之領五監六廄皆有令或曰六廄謂未央承華騊駼龍馬輅軨六廄也馬皆龍匹武帝承文景蓄積海內殷富廄馬有四十萬匹唯匈奴數寇邊邊衛青霍去病發十萬騎幷負私從馬凡十四萬匹窮追大破匈奴漢馬死者十餘萬匹匈奴雖病遠去而漢亦馬少無以復往於是漢久不北擊匈奴數歲滅兩越是時天子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　王莽改太僕爲太御後漢太僕與漢同亦掌車馬天子每出奉駕上鹵簿用大駕則執馭初漢西京置六廄東京省唯置一廄　魏因之晉初有之銀章青綬五時朝服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領典牧乘黃驊騮龍馬等廄令自元帝過江之後或置或省太僕既省故驊騮廄爲門下之職晉宋以來不常置郊祀則權置太僕執轡事畢則省齊亦然梁太僕卿位視黃門侍郎統南牧左右牧龍廄內外廄陳因之後魏兼置少卿太武帝平統萬赫連昌定隴右禿髮沮渠等河西水草善乃以爲牧地六畜滋息置戎馬十萬匹以擬京師軍警之備每歲自河西徙牧於幷州漸南欲其習水土而無死傷也而河西之牧益甚　北齊太僕寺統驊騮左右龍左右牧乘黃車府署卿及少卿各一人後周如古周隋如北齊煬帝加署少卿一人唐龍朔二年改太僕爲司馭咸亨初復舊光宅元年改爲司僕神龍初復舊卿一人掌馭五輅少卿本一員景雲元年加一員領乘黃典廄典牧車府等四署署各有令天下監牧置八使五十六監貞觀初僅有牧牝三千匹從赤岸澤徙之隴右十五年始令太僕卿張萬歲勾當羣牧至龍朔四十年間馬至七十萬六千匹置八使領六監初置

四十八監跨隴[illegible]秦原四州之地[illegible]更[illegible]八監布於河曲其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illegible]三年少卿[illegible]思文[illegible]校[illegible]右諸牧監方[illegible]使[illegible]成[illegible]治[illegible]乾[illegible]大[illegible]元[illegible]二十四[illegible]十三年加至四十五萬匹[illegible]有牛三萬五千[illegible]是年[illegible]五[illegible][illegible]加有羊十一萬二千[illegible]是[illegible]二十[illegible]六千口[illegible] 漢書百官表曰太僕掌輿馬屬官有大廄未央廄家馬三令各五丞一尉又車府路軨騎馬駿馬四令丞又龍馬閑駒橐泉騊駼承華五監長丞又邊郡六牧師苑令各三丞又牧橐昆蹏令丞皆屬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家馬為挏馬應劭注乳馬取其汁挏治之味酢可飲因以名官也文穎曰所主[illegible]合非上[illegible]所別異之馬也如淳曰主乳馬以韋革為夾兜受數斗盛馬乳挏取其上肥因名曰挏馬今梁州亦名馬酪為馬酒挏音徒[illegible] 漢舊儀曰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以郎為苑監官奴婢三萬人分養馬三十萬頭擇取給六廄牛羊無數以給犧牲 齊職儀云太僕本周官也蓋謂來僕之長曰太僕秦因之掌輿馬歷兩漢魏及晉西朝咸置之至東晉元帝省之後復置至成帝又省之幷入宗正宋齊因之五代史百官志云梁又置之加卿字曰太僕卿後皆因之唐初因之後改司馭司僕神龍初復舊 [illegible]宋史曰太僕寺掌車輅廄牧之令國有大禮供其輦輅屬車前期戒有司教閱象馬凡儀仗既陳則巡視其行列后妃親王公主執政官應給車乘者視品秩而頒之總國之馬政凡閱馬差其高下歲終鈎覆帳籍以上駕部若有事於南北郊升輅則御僕授綏官判寺事一人以朝官以上充凡邦國廄牧車輿之政令分隸群牧司騏驥院諸坊監本寺但掌天子五輅屬車后妃王公車輅給大中小祀羊 元豐官制行始歸本寺元祐二年詔外監事令本寺依群牧司舊法施行應內外馬事專隸太僕直達樞密院更不經尚書省及駕部紹聖二年詔太僕寺依舊制不治外事歸尚書駕部廄馬事上騏驥院所隸官司中興後廢太僕寺幷入兵部

又有群牧司制置使一人景德四年置先以樞密使副為之咸平三年以兩省以上官充副使一人以閤門以上及內侍都知充都監二人以諸司使以上充判官二人以京朝官充掌內外廄牧之事周知國馬之政而察其登耗焉凡[illegible]則以[illegible]下於院監大事則制置使同簽書小事則專達其副使都監多不備置判官都監每歲更出諸州巡坊監點印國馬之蕃息者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有太僕寺及諸牧監 又曰金不置太僕寺而尚廄局屬殿前都點檢司明昌四年置諸群牧所又設泰和三年隸各路統軍司

又曰元太僕寺掌阿塔思馬匹受給造作鞍轡之事二十四年又別置尚乘寺以管鞍轡而本寺止管阿塔思

馬匹二十五年隸中書至大四年定太僕寺卿少卿等官　又曰尚乘寺掌上御鞍轡輿輦阿塔思牽牧騸馬驢騾及領隨路局院鞍轡等造作收支行省歲造鞍轡理四怯薛阿塔赤詞訟起取南北遠方馬匹置卿少卿等官　又曰明洪武六年置太僕寺於滁州永樂元年改北平行太僕寺爲北京行太僕寺正統六年定爲太僕寺於是順天等府及山東河南馬政悉屬於北惟兩淮及江南北仍屬南京至弘治時屬於南者印烙不至滁而悉總於北矣　太僕寺卿一人掌牧馬之政令而隸於兵部少卿三人一佐寺事一督管馬一督畿馬寺丞八人分理京衛畿府及山東河南六郡馬政　又曰行太僕寺洪武三十年置山西北平陝西遼東等處行太僕寺藩臬不得預馬事考馬官苑馬寺亦如之　又曰苑馬寺永樂時置於陝西甘肅後遼東亦有苑馬寺

太僕卿二

帝王世紀曰穆王即位命伯冏爲太僕今尚書君牙伯冏二篇是也　漢書曰夏侯嬰爲沛公太僕長奉車嬰自上初起沛常爲太僕竟高祖世以太僕事惠帝惠帝崩以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嬰與東牟侯入清宮以天子駕迎代王共立文帝復爲太僕　又曰公孫賀字子叔少爲騎士從軍數有功武帝初爲太僕後八歲代石慶爲丞相子敬聲代爲太僕父子並歷公卿上林賦孫叔奉車衛公參乘注曰孫叔者太僕賀也　東觀漢記曰祭彤字次孫膂力過人嘗貫三百斤弓入爲太僕從至魯明帝指子路室曰此太僕室也太僕吾之禦侮　續漢書曰趙岐字臺卿獻帝以爲太僕持節安慰天下　王隱晉書曰武帝以羊琇爲太僕卿遜位加特進　晉書贊曰郭展爲太僕留心於養生是以廄馬充多其後征吳得以濟事　唐書曰郭元振爲涼州都督治涼五歲善撫御令行禁止道不拾遺睿宗立召爲太僕卿將行安西有勞面哭送者旌節下玉門關去涼州猶八百里城中爭具壺漿歡迎　宋史曰司馬池通判留守司樞密使曹利用奏爲羣牧判官利用嘗委括大臣所負馬價池曰令之不行由上犯之公所負尚多不先輸何以趣他人利用彎曰吏紿我已輸矣亟命送官數日而羣負者皆入　又曰內侍皇甫繼明給事章獻太后關兼領估馬司自言估馬有羨利乞遷官事下羣牧司閱無羨利繼明方用事自制置使以下皆欲附會爲奏池獨不可池司馬光父　明獻徵錄曰正德朝孫緒爲太僕卿時大司馬王德華交結錢寧勢頗張移文太僕語涉不遜緒以書數之王引咎先是淮安鳳陽諸郡饑饉馬俱小弱緒

察其故咸與交兌省費至於萬緡民賴之不破產者千餘家　又曰金弼爲太僕少卿慨然以馬政脩舉爲己任屢奉命督理虧耗者自衛使郡守而下悉聽決無不畏法有順聖川者水草甘肥永樂中嘗牧馬蕃息天順初命弼往視定築二城用養天閑之馬增二驛於中道以便往來詔嘉納之　又曰弘治間張謙陞南京太僕寺卿一以正率下剗除積弊禁革貪污歲省費甚鉅尋奏馬政便民四事多見施行　又曰南太僕署在滄陽地僻事簡嘉靖間胡鐸以順天府尹改官南太僕優游職業閉門著述　又曰嘉靖朝田濠爲南太僕寺馬政之弊也南畿苦賦北畿苦養濠請以額馬賦十之三其七以金代而輸之北寺即有軍興以便宜召買使兩畿民力有所蘇息上嘉其議行之後二十餘年山東河南相踵以請數省民不困而同寺有餘蓄常輸以給邊其議蓋自濠發之　又曰周仕嘉靖中以高州守薦爲陝西苑馬寺少卿在任三年諸所建置有裨馬政

太僕卿三

原前驅　馭駕　周禮曰太僕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鄭元注云前驅如今導引也道而居左自馭不騎乘辟王也　續漢書曰太僕周官秋中二千石掌車馬天子出入大駕則奉小駕則馭　拭輿　數馬　漢武帝柏梁詩太僕曰敬拭輿馬侍警來　漢雜事曰石慶爲太僕御出上門華中幾馬慶以策數馬舉手曰六馬慶於兄弟中最爲簡易而猶如此　次孫清　子尼儉　續漢書曰祭彤爲太僕御朝服位出入王之大命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　建路鼓　歲乘輿　周禮曰太僕掌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建路鼓於大寢與藏而掌其政　魏志曰潛尼字正叔侍中爲太僕造乘輿彤素清有道而衣無帷副有功效拜之日賜錢百萬馬三匹衣被刀劍下至杯案什物無不悉備上嘗數之以爲可屬大任　魏志曰國淵字子尼爲太僕居列卿位布衣蔬食祿賜散故舊宗族以恭儉自守　馮魴高第　馬元省費　續漢書曰馮魴爲太守以高第入代趙憙爲太僕東觀漢記曰馬元字淑山拜太僕視事減省諸費歲千萬以上　東觀漢記曰劉昌行管秦漢原節度使子士匡累遷少卿家積財內交權近善胡琴故得幸於貴人後遷太僕卿給事中韋弘景與薛存慶封還制書上疏論之憲宗曰昌有功於邊士澄又尚主官少卿已十餘年制書宜下弘景等乃奉詔　宋史曰呂公弼爲羣牧使英宗居藩得賜馬頗劣欲易不可至是帝謂曰卿景祐不與朕馬是時固已知卿矣　原守清近之臣　居僕御之任　蔣疊數言便宜　傳元陳事精妙　東觀漢記曰蔣疊字伯重爲太僕時比年不登羌胡侵邊詔公卿會議元陳招所闕諫靜精妙雖不盡施行而常見優容也　梁松爲請託免　張閭以簡質聞　漢書曰梁松爲太僕永平二年爲松請託郡縣事張閭以簡質聞覺免　魏志曰永寧中太僕東郡張閭以簡質聞　周用忠良任先伯冏　漢推廉正選在萬年　穆王命伯冏曰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倚爲人　漢雜事云陳萬年爲太僕執正廉平內行脩潔

太僕卿四

原正于羣僕　東觀漢記曰劉撫爲太僕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　在朝羣御　東觀漢記曰劉撫爲太僕在朝盡御夙夜不怠　展闕王御　傳元太尉楊彪錄云僕從闕非寶於太僕展闕王御

特賜錦袍唐書曰張暐爲殿中監太僕卿天寶初暐還卿拜墓特賜錦袍施繒綵御賜詩以寵異之來傳來往郡縣供擬暐髮華皓在輿中子弟車馬連接數里以笏起草宋史曰錢士良以笏起草立就眞宗稱善改太僕少卿歲咸平聖政錄

舊臣練達獻徵錄曰洪武二十三年監牧日蕃朱守仁舊臣練達太祖留心馬政以監九十八馬大蕃白獻徵錄曰永樂十年命楊砌簡閱北京郡縣馬匹留太僕寺卿明年兼苑馬寺卿祇率屬僚屬凡孳牧之法與民之利病悉條奏行之馬大蕃息

視朝正位軍旅贊鼓周禮曰太僕掌王視朝正位軍旅田獵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

燕相其法射贊弓矢周禮曰王燕飲則相其法王射則贊弓矢鄭注云相左右也贊謂授之受之

太僕卿五

詩曾孫楚太僕座上詩曰朝欽厥庸出尹京畿迴授太僕四牡騑騑綠珥盈箱翠葉葳蕤勲齊庭實增國之輝

箴漢揚雄太僕箴曰肅肅太僕車馬是供鏘鏘和鑾駕彼時龍昔在上帝巡狩四宅王用三驅前禽是射紂作不令武王征殷檀車孔夏四騵孔昕僕夫執鞭載騂載駰我輿云安我馬云閑雖馳雖驅匪逸匪愆昔有淫羿馳騁忘歸景公千駟而淫於齊詩好牡馬牧於坰野輦車就牧而詩人興魯廄焚問人仲尼厚醜孟子蓋惡夫廄多肥馬而野有餓殍僕臣司駕敢告執皁亦大肆予慎之有駜如雲既克內閑亦渙其羣疇厥庶民析之畜牧司其政令命汝太僕政令攸宜閱省以時不衍不忘乃蕃乃滋蚩蚩之甿國家之本甿既阜豐馬息斯奮爾篤於民毋侵毋尅爾勤於職必敬乃德魯僖無邪衛文塞淵爾師古人厥功懋焉

誄晉傅元永寧太僕龐侯誄曰烝烝孝敬行著閨庭如蘭之芳如金之貞在亂不回處暗斯明仁象春日威配秋霜慈恩雨施惠化風揚嘉善獻親疾惡若讐品定人倫清濁異流將繼四祖世據削定天假其年主優其祿等勲伊呂比壽東嶽

制唐蘇頲授王希雋太僕卿制曰黃門僕臣之任王命斯允在德而舉其名必彰具官王希雋門承舊閥器蘊通才立言可以敏事爲政可以居劇登於副尹聲滿於字人試乃列卿眷踰於數馬巾車是屬建鼓攸司爰賴服勤宜膺邦寵可太僕卿勲封如故　孫逖授王昱太僕卿制曰門下列彼九卿正於羣僕允膺茲命必藉

兼才具官王昱韜是明斷資其理識成務有餘奉公不撓自持軍律兼委使車能啓刑書以懲貪吏到官未盡除惡已多類能則然賞善宜及俾升榮於左馭仍受任於北京

【補】封駁給事中韋弘景等封還劉士涇除太僕卿制書曰伏以司僕正卿位居九列在周之命伯冏其人所以惟月應名象河稱重漢朝亦以石慶之謹厚萬年之行潔皆踐斯職謂之大僚今士涇戚里常人班敘散秩以父任將帥家富貲財聲名不在於士林行義無聞於朝野忽長卿寺有瀆官常以親則人物未賢以勳則寵待常厚今叨顯任誠爲謬官其劉士涇新除太僕卿敕未敢行下

太僕卿官屬一丞主簿乘黃署典廄署典牧署諸牧監

【原】杜氏通典曰太僕丞秦漢有兩人後漢一人漢書張敞字子高爲太僕丞魏晉因之東晉或省或置梁有丞陳因之後魏北齊丞一人隋三人唐因之

【補】續文獻通考曰宋太僕寺置丞簿各一人　元置丞二人　明置寺丞八人行太僕寺及苑馬寺寺丞無定員

【原】主簿梁置一人北齊亦一人隋二人唐因之

【補】續文獻通考曰元不設主簿明置主簿一人勾省文移

【原】乘黃署後漢太僕有未央廄令魏改爲乘黃廄乘黃古之神馬因以爲名乘黃亦名飛黃背有角日行萬里淮南子云天下有道乘黃伏皁一云神黃獸名龍翼馬身黃帝乘而仙晉以下因之宋屬太常銅印墨綬進賢一梁冠絳朝服歷代皆有悉掌乘輿唐令丞各一人掌乘輿車輅　典廄署於周官有校人圉師趣馬掌十二閑之馬漢西京太僕有龍馬長東京有未央廄令掌乘輿及宮中之馬魏爲驊騮廄晉有驊騮龍馬二廄自宋以後分驊騮廄屬門下梁太僕有龍廄及內外等廄陳因之北齊有驊騮左右龍等署後周有左右廄各上士一人隋如北齊唐改龍廄爲典廄署令二人丞四人掌在廄繫飼馬牛及雜畜事　典牧署於周官牧師下士四人掌牧馬而頒之秦漢邊郡置六牧師令說在諸牧監篇魏晉以下因之隋有典牧牛羊等署各置令丞唐有乘黃等四署令丞各四人掌外牧及造酥酪脯腊之事　諸牧監漢太僕有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在北邊西邊以郎爲苑監官魏置牧官都尉晉因之自後無聞北齊有左右牝牡駝牛羊等署令後周曰典牝典牡上士中士又有典駝典羊典牛中士隋曰典牧署牛羊署令丞唐初因之分曰牧監置監副監丞主簿

【補】宋史曰太僕寺所隸官司十車輅院掌乘輿法物凡大駕法駕小駕供輦輅及奉引屬車辨其名數與陳列先後之序　左右騏驥院左右天

駙監掌國馬別其蕃良以待軍國之用　鞍轡庫應奉御馬鞍勒及以鞦轡給賜匠下　養象所掌調御馳象

駐坊車營致遠務掌分養雜畜以供負載般運　牧養上下監掌治療病馬及申駙數元豐末廢牧馬

監元祐初置左右天廄坊職厩闌承圃牧地給聖初置掌牲監中興後廢太僕併入兵部　元史曰賈秉庫置

提點大使等官掌牧支鞍轡等物兼尚乘寺元史及有典牧監置卿監等官掌牧之廢者隸寺院屬牧監至大三年並至治三年太僕寺

太僕卿官屬二

唐則歸有光馬政職官志曰唐六典載太僕卿之職掌輔國廄牧車輿之政令總乘黃典廄典牧車府四署又

諸監牧之官屬凡圖布大禮大駕行幸則供其五輅屬車之屬凡監牧所通羊馬籍帳則受而會之以上於尚

書駕部以議其官吏之考課凡四伸之用祭馬祖馬步先牧馬社六典定於開元中其書儀閣官敘太僕之職

爲詳別有尚乘局亦具六典及百官志宋初有飛龍廄天廄坊職驊院後置羣牧司廄牧之政皆出於羣牧而

太僕但掌天子五輅屬車后妃王公車輅元豐改官制羣牧之職並歸太僕元祐初令內外馬軍專隸太僕直

達樞密院不由尚書省元豐初詔太僕寺不治外事如舊制渡江後省寺入兵部其詳具宋史元太僕寺掌阿

塔思馬又有尚牧監尚乘寺具元史金觀漢表志及唐六典太僕不徒奉乘輿自天子之六閑外至諸院皆隸

之武帝別置奉車駙馬都尉始分乘輿之事唐因隋尚乘局內廄別設官本朝太僕寺統羣牧監後廢監令民

養馬而太僕專領之內廄自有御馬監惟戎乏馬於太僕取之而鹵簿儀仗陳設大駕駕部與環衛司也皆不

復關於太僕南京太僕寺故留京若行太僕寺苑馬寺亦並建無所統一遼東山西陝西有行太僕遼東陝西

又有苑馬甘肅有行太僕而舊亦有苑馬苑馬之設遼東則有永寧監清河苑深河苑陝西長樂監則有開成

安定廣寧苑雲武監清平萬安苑皆前代善水草之地苑馬之設最盛惟不領於太僕與古異　明會典曰馬

政有太僕苑馬寺專理而統於兵部凡太僕寺南京太僕寺行太僕寺苑馬寺各以地方分屬而少卿之巡視

提督寺丞之分管亦各有分地凡各屬皆有管馬官府以通判州以判官縣以丞簿衛以指揮所以千百戶弘

治十八年令各州縣馬不及五百匹者屬管馬官以掌印官帶管此馬政之大概也若內廄馬匹則領於御馬

監部寺不得與云

車府令一

原杜氏通典曰秦有車府令以趙高爲之歷代皆有漢魏屬太僕宋齊以後屬尚書駕部北齊以下又屬太僕唐置令丞各一人掌王公以下車馬

車府令二 未央廄令附

原趙高強力 史記云秦王聞趙高強力通法獄舉爲中車府令 太僕屬官 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太僕屬官有車府令 主乘輿車 續漢書百官志云車府令一人六百石主乘輿車 曹襃篤學 東觀漢記云曹襃篤學有大度舉孝廉拜車府令 官品第七 晉百官表注云車府令銅印墨綬朝服進賢一梁冠官品第七月俸月二十斛

諸車主乘輿馬 又云未央廄令一人六百石主乘輿及廄中諸馬 上官憂不在馬 漢書上官桀傳云桀遷未央廄令上體不安及愈見馬瘦上大怒曰令以我不復見馬耶桀曰聖體不安日夜憂惡誠不在馬淚數行下上以爲忠 徐匡執法守正 後漢書吳良傳云永平中車駕近出而信陽侯陰就干突禁衛車府令徐匡鈞就車收御者送獄詔書譴匡匡乃自繫良上言曰信陽侯就倚恃外戚干犯乘輿無人臣禮爲大不敬匡執法守正反下於理臣恐聖化由是而弛帝雖赦匡猶左轉良爲即丘長 劉訓將兵據門 東觀漢記云劉訓拜車府令時東州郡國相驚有將近兵據門賊轉至京師吏民驚皆奔城郭訓即夜詣省敕令以禦之也

鴻臚卿一 少卿并載

原杜氏通典曰周官大行人掌大賓客之禮 周禮又有象胥掌賓客注云若晉鴻臚也 秦官有典客掌諸侯及歸義蠻夷 史記曰韓信亡楚歸漢爲連敖徐廣注云連敖典客 漢改爲鴻臚 應劭曰郊廟行禮贊導九賓鴻聲也臚傳也所以傳贊贊導故曰鴻臚 景帝二年令諸侯王薨列侯初封及之國大鴻臚奏謚誄策 應劭曰皇帝延諸侯王賓王諸侯皆屬大鴻臚故其薨奏其行迹賜與謚及哀策誄文 列侯薨及諸侯太傅初除之官大行奏謚誄策 周禮有大行人小行人主謚官故以名之臣瓚曰大行是官名掌九儀之制以賓諸侯者顏師古曰事之尊重者遣大鴻臚而輕賤者遣大行人 建中六年改大鴻臚爲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鴻臚又更名其屬官行人爲大行令 其屬官又有郡邸長丞主諸郡之邸在京師者至後漢省但令郎理郡邸 秦時又有典屬國官掌蠻夷降者漢因之成帝和平元年省之升大鴻臚 王莽改曰典樂 後漢大鴻臚卿一人二千石諸王入朝當郊迎典其禮儀及郡國上計餘職與漢同凡皇子拜王贊授印綬及拜諸侯諸侯嗣子及四方夷狄封者臺下鴻臚召拜之王薨則使使弔之及拜王嗣魏及晉初皆有之自東晉至於宋齊有事則權置兼官畢則省梁除大字但曰鴻臚卿位視尚書左丞常導護贊拜 職官錄曰舊視散騎常侍天監中視中丞吏部 後魏曰大鴻臚北齊曰鴻臚寺有卿少卿各一

人亦掌蕃客朝及吉凶弔祭後周司寇有蕃部中大夫掌大賓客之儀隋文帝開皇三年廢鴻臚寺入太常十二年復置領典客司儀崇元三署至煬帝置少卿二人唐龍朔二年改鴻臚爲同文咸亨初復舊光宅初改爲司賓神龍初復舊卿一人掌賓客凶儀之事及冊諸蕃少卿本一員景龍二年加一員領典客司儀二署署各有令　韋昭辨釋名曰腹前肥者曰臚此主王侯及蕃國言以京師爲心體王侯外國爲腹臚以養之也辨云鴻臚本故典客事掌賓禮鴻大也臚陳序也欲大以禮陳序賓客　東觀漢記曰大鴻臚漢舊官建武元年復置屬官大行丞一人大行丞有治禮員三十七人主齋祠儐贊九賓之禮又有中都官升食以下功次相補　增宋史曰鴻臚寺舊置判寺事一人以朝官充元豐官制行置卿少卿等官掌朝貢宴勞給賜送迎之事及國之凶儀中都祠廟道釋籍帳除附之禁令凡外國君長使价朝見辨其等位以賓禮待之授以館舍而須其見辭賜予宴設之式有貢物則具其數報四方館引見以進諸蕃封冊即行其禮命若凶儀之節宗室以服臣僚以品辨其喪紀而詔其臨賻贈之制及具鹵簿儀物中興後廢鴻臚不置并入禮部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有鴻臚寺置卿少卿等官又有北面客省局南面客省局置使副使等官金以鴻臚寺分屬宣徽院客省引進閤門諸使而鴻臚寺不設　元以禮部會同館掌接伴引見外國之來朝貢者以通政院廩給司掌各省四方邊遠使客飲食供張等事而鴻臚寺不設　明洪武初置侍儀司九年改爲殿庭禮儀司三十年始改鴻臚寺設卿一人少卿二人掌朝會賓客吉凶禮儀之事凡日朝朔望大朝會宴享經筵進曆進春冊封祭祀傳制奏捷外國見謝辭率其屬而供事焉　永樂十九年定鼎北京在留都者加南京二字南京正卿例用科目出身而在北者多以監生選鳴贊出身者累資陞正卿至嘉隆後方以科目出身者推陞其別途出身者太常寺至少卿而止鴻臚寺至左少卿而止

鴻臚卿二

原漢雜事曰蕭由爲陳留太守入爲鴻臚卿不任賓贊乃還官　襄陽耆舊傳曰習郁爲侍中時從光武幸黎丘與帝通夢見蘇山神光武嘉之拜大鴻臚錄其前後功封襄陽侯使立蘇嶺祠刻二石鹿夾神道百姓謂之鹿門廟或呼蘇嶺山爲鹿門山　魏略曰常林性既清白當入官又嚴少府寺與鴻臚對門時崔林爲鴻臚性

闕達不與林同數數闕林過人吏聲不以為可林雪夜過吏吏不勝其煩乎數吏其明旦崔出門與林語曰聞卿為廷尉昨夜何故考四手林慚笑　又曰韓宣字景宏明帝時為大鴻臚始南陽韓暨以宿德在宣前為大鴻臚及宣在位亦稱職鴻臚中為之語曰大鴻臚小鴻臚前後治行曷相如　蜀志曰後漢杜瑜字伯瑜後主立為大鴻臚為人謙默少言關門自守不與外事　晉山濤啓事曰鴻臚職主故事前後為之者率多不善了今缺言選御史中丞刀攸舊能人也不審於爾宜否　吳志曰張儼字子嚴吳人也弱冠知名早歷顯位以博聞多識并大鴻臚使於晉吳主拜峰謂曰南北通好以君有出境之才故相屈行對曰皇皇者華臣家其榮懼無古人廷譽之美唐鋒斧淬鈍恐不辱今既至車騎將軍賈充尚書令裴秀侍中荀勗等敬儼以所不知而不能屈尚書僕射羊祜尚書何禎並結為之好　魏書曰李安世天安初為主客令奇使到彥來聘安世美容儀善辭令止彥等自和謂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安世為兵客安世曰三代不共禮五帝各異樂安得以亡秦之官稱於上國彥曰世異之宜凡有異也安世曰周為客家秦改典客漢名鴻臚今曰主客君等不敬影響文武而厥勤亡秦　隋書曰薛冬字伯足為寺方勤遠來朝貢而後捆屬帝從容謂冬曰遐陬幸服聲教華夏鴻臚之職須為今選冬有多才善美容儀可以接對賓客者為之乎歲以委對帝然之即日拜鴻臚少卿　唐書曰宇文士及為寺女南陽公主為尚書令秦府從幸江都遷鴻臚少卿後歷高祖　又曰劉美仁為鴻臚卿時偃府庫為丁貴寄貴大之美貴曰今亨師屯兵多權貴多盡若依衛苑囿為藩以易布帛盡數十萬匹可致　又曰賈敦宇敦詩為鴻臚卿初文七年改有異績召授鴻臚少卿後至平章事　又曰永泰初高湜為鴻臚卿田本使官屬全部不絕雖取廢一番為書以紀之

宋史曰景德間威繪制鴻臚寺編以三公尚書九列之位唐末以來有司漸管編田不一宜采通禮六典令式此類沿革著為大典時論稱之　又曰孔宗瀚元祐初以司農少卿遷鴻臚卿上言孔子之後襲封者論不兼領他官終身在鄉里從之　明獻徵錄曰英宗復辟擢楊宣為鴻臚寺少卿凡朝廷宴享朝賀大禮皆出職掌宣備辭美鳴泰對明暢田畀寵遇憲宗立歷鴻臚卿時朔裏板荒剿平所俘戒帥校警儆黨多誤務蕩章翰宣孟上章論撤大要微重人命謹天戒辭甚婉切而詔洪書詳勸竟得矜宥是年西災修備撤云　又曰正德庚

午閣劉瑾擅權張永奏瑾大惡詔多官廷鞫駙馬蔡震詰瑾考掠成獄時王希孟爲刑部主事讀獄辭慷慨聽者悚然由是銓司器之太宰楊一清選授鴻臚少卿前未有超擢如此者

鴻臚卿三

原 掌蠻 序客上詳通典下詳類聚 遷公 慙長東觀漢記曰鴻臚三十六人其陳寵左雄朱寵龔參施延並遷公謝承後漢書曰陳紀字元方遭父太丘長憂哀嘔血絕氣豫州嘉其至行表上尚書圖畫百城以勵風俗袁紹以太尉讓紀紀不受拜大鴻臚卒官子羣爲三公天下以爲公慙卿卿慙長 增 授印綬 主齋祠凡皇子拜王贊授印綬詳前主齋祠儐贊九賓之禮詳前

原 掌四方夷 贊九賓禮上詳通典下詳類聚 增 儐贊九賓 羅條百職漢楊雄大鴻臚箴詳後 賜連環詩 建高士堂獻徵錄云鴻臚卿楊宣克自勤恪雖大寒暑風雨未嘗一日闕朝前後賞賚甚多若御製連環詩一統志通鑑諸書之賜尤殊恩也 又云周文與江山人居江郎山故號江郎先生正德戊辰舉進士以疾告遍遊太華終南衡嶽匡廬授比部主事屢遷鴻臚寺卿即致仕歸晚年移居武林徜徉湖山總制胡梅林巡撫阮函峰爲建高士堂以居之

原 章彪議貢舉 崔林求故事後漢韋彪字孟達爲大鴻臚是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士凌遲彪上議曰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帝深納之 魏書崔林字德儒爲太鴻臚時龜茲王遣侍子來朝朝廷褒賞其王甚厚餘國各遣子來朝間使連屬林恐所遣或非眞的道路護送所損滋多勞所養民資無益事爲夷狄笑乃移書敦煌令諸書之賜尤殊恩也 當華終南衡嶽匡廬授比部主事屢遷鴻臚寺卿即致仕歸晚年移居武林徜徉湖山總制胡梅林巡撫阮函峰爲建高士堂以居之

柔遠之朝 遵典屬之任典屬國鴻臚卿蘇武爲之 漢尚勳賢寵崇郭況 魏推恒准選在崔林鴻臚上數幸其宅飲酒賞金帛甚盛京師號況家爲金穴言富實也 魏志崔林爲鴻臚待遇諸外國故事皆有恒准

鴻臚卿四

原 撫柔遠賓漢官解詁云鴻臚賛通四門撫柔遠賓 職掌九賓張衡司空陳公誄云後作鴻臚職掌九賓輯寧侯衛懷柔遠人 允正九儀傳元楊彪銘云賓於鴻臚允正九儀

增 雅學達理後魏職令鴻臚少卿請用雅學詳當明樞達理者 才任專對前京錄晉使者俞歸至張重華知張鑒才任專對拜典客令歸責供給禮簿鑒曰敝國僻小隔絕皇風行臺撫臨萬里傾躍今大義未崇先存口實非昭德示訓之謂也歸改容謝之 停給禮賓唐書曹王皐朝京師薦王鍔文雄不足而它可試德宗擢爲鴻臚少卿先是天寶末西域朝貢及安西北庭校吏歲集京師者數千人隴右既陷不得歸皆仰給鴻臚禮賓月四萬緡凡四十年名田養子孫如編民至是鍔悉隸名王以下無慮四千人畜馬二千皆停給宰相李泌盡以隸左右神策軍以其長署牙將歲省五十萬緡 驟登峻秩獻徵錄成化間施純陞鴻臚寺卿純習禮度每旦侍朝爲磬折狀甚恭持歷臺省雖驟歷臺省人未之許既而以職業稱議者更推之 局閒事省獻徵錄嘉靖間胡森爲南鴻臚寺卿以局閒事省減去直役談說理學講明國是 驟

鴻臚卿五

原 蔗漢楊雄大鴻臚箴曰蕩蕩唐虞經通陔極陶陶百王天工人力畫爲上下羅條百職人有才能儕有級差

遷能授官各有攸宜主以不廢官以不曠昔在三代二季不蠲穢德慢道署非其人人失其材職反其官寀寮荒產國政如漫文不可武武不可文大小上下不可奪倫鴻臣司爵敢告在鄰　增明宣宗鴻臚寺箴曰祗祗萬邦咸統於一朝覲會同其儀有秩咨爾鴻臚卿貳暨屬時惟爾官必莊以肅必考於度必協於中無簡無煩周旋雍容惟動以周惟一靡慝敬慎爾儀庶光爾職

原碑漢邯鄲淳鴻臚鍾紀碑銘曰內苞九德外兼百行川深淪於不測瞻智應於無方弘裕足以容衆矜嚴足以正已然後研幾道藝涉覽文學凡前言往行竹帛所載靡不悉該於穆上德時惟我君固天縱之允鍾厥純命世作則實紹斯文遭險龍潛抗志浮雲所貴在已樂存事親雖處畎畝天子屢聞

增制唐常衮授蔣渙鴻臚卿制曰朕方脩文德以撫區外則重譯象胥之事九儀相贊之職正用髦碩俾之典領具官蔣渙顏子之德行張仲之孝友能積其厚以業於身恭儉之訓可以軌俗學通文變高視一時時屬遠人之敘叅授大賓之任韓暨以宿德而拜陳紀以至行而遷求舊任賢正當此選待遇諸國宜約故事使有準以明等威也可檢校刑部尚書兼鴻臚卿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增銘明許宗魯鴻臚寺少卿胡侍墓志銘曰陟卿禮寺左肅朝章寅恭贊導乎百司軌度儀刑乎四裔瞻天咫尺身依斧扆之榮捧日周旋晉接冕旒之貴叔孫制禮體統正而朝廷尊公西立朝應對諧而賓客悅

鴻臚卿官屬一　丞　典客署　司儀署

原杜氏通典曰鴻臚丞秦曰典客丞漢為鴻臚丞蕭望之為之　魏晉亦然梁陳後魏北齊皆有之後周曰賓部上士隋如北齊唐因之有二人主簿一人　增宋史曰元豐官制鴻臚寺丞主簿各一人　續文獻通考曰明鴻臚寺左右寺丞各一人主簿一人　原典客署周官有掌客上士中士秦官有典客漢改為鴻臚鴻臚屬官有大行令丞本名行人武帝改為大行令丞魏改大行令為客館令晉改為典客宋分置南北客館令齊梁陳皆有客館令丞後魏初曰典客監太和中置主客令北齊有典客署後周置東南西北四掌客上士下士隋初又曰典客署置令丞煬帝改為典藩署唐為典客署置令丞各一人掌二王後蕃客辭見宴接送迎及在國夷狄　司儀署周官有司儀上士中士漢大鴻臚有理禮郎自後無聞後魏置司儀官北齊置署令丞後周置上士等員隋如北齊唐

因之置令丞各一人掌凶事儀式及喪葬之事 宋史曰鴻臚寺官屬十有二 又曰往來國信所掌大遣使介交聘之事 又曰都亭西驛及管幹所掌河西蕃部貢奉之事 又曰禮賓院掌北諸國朝貢館設及互市譯語之事 又曰懷遠驛掌南諸國貢奉之事 又曰中太一宮建隆觀等各置提點所掌殿宇齋宮器用儀物陳設錢幣事 又在京寺務司及提點所掌諸寺葺治事 又傳法苑掌譯經潤文 又左右街僧錄司掌寺院帳籍及僧官補授事 又同文館及管勾所掌高麗使命已上並屬鴻臚寺中興後廢鴻臚并入禮部 續文獻通考曰明鴻臚寺官屬有司賓署丞一人司儀署丞一人鳴贊八人序班五十四人又設通事司賓典外國朝貢辨其等而敎其禮儀司儀典陳設引奏禮儀皆以署丞領之鳴贊贊禮凡內贊通贊對贊接贊傳贊各供其事序班侍班齊班糾儀引人舉案及傳贊初通事缺人見在通事假訪保名撥行求索視利輕重爲出入嘉靖時魏瀆爲鴻臚寺卿疏革其弊凡選補各國通事除丁憂緣事不作缺其見缺十人以上及一國全缺者在外行各邊鎮巡每缺精選一人送部詔從之

鴻臚卿官屬二

晉志曰王敦爲鴻臚卿謂阮修曰卿常無食鴻臚丞差有祿能作否修遂爲丞 宋史曰鄧肅字志弘少警敏能文入太學所與游皆天下名士時東南貢花石綱肅作詩十一章言守令搜求擾民用事者見之屏出學欽宗嗣位召對便殿授鴻臚寺主簿 明獻徵錄曰齊政字以德宣德間吏部從太學諸生選爲鴻臚序班或謂政且登科甲政曰此古九賓之職也愿不能稱耳卒就職已百改鳴贊正統丙辰九載考最陞本寺主簿仍專鳴贊事後擢寺丞景泰間再擢少卿天順復辟遂爲正卿政體質魁梧音吐洪亮日侍廷傳而禮制習熟動無所失及年既老恭敬愈甚故累朝寵眷遂以諸生至九卿

太府卿一 少卿并載

杜氏通典曰周官有太府下大夫掌貢賦之貳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賄於受藏之府歷代不置然其職在司農少府至梁天監七年置太府卿位視宗正掌金帛府帑及關津市肆陳因之後魏太和中又改少府爲太府卿兼有少卿掌財物庫藏王顯謂楊固曰吾作太府卿庫藏充實固曰減百官之祿及贖悉入京藏以此充府未足爲多且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 北齊曰太府寺亦有卿少卿各一人又兼掌造器物後周有太府中大夫掌貢賦貨賄以供國用屬大冢宰隋初與北齊同所掌

左右藏及尚方司染甄官等署煬帝置少卿二人又分太府寺置少府監管尚方織染等署而太府但管京都市及平準左右藏唐龍朔二年改太府爲外府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爲司府神龍元年復舊卿一人少卿二人（龍朔元年置少卿二人分監兩都事太極元年又加一人）領兩京諸市平準左右藏常平等九署署各有令丞　六典曰太府卿之職掌邦國財貨之事總京都四市平準左右藏常平八署之官屬舉其綱目脩其職務以二法平物一曰度量二曰權衡　續宋史曰太府寺舊置判寺事一人以兩制或帶職朝官充同判寺一人以京朝官充凡廩藏貿易四方貢賦百官奉給皆隸三司本寺但掌供祠祭香幣悅巾神席及校造斗升衡尺而已元豐官制行始正職掌置卿少卿等官掌邦國財貨之政令及庫藏出納商稅平準貿易之事凡四方貢賦之輸於京師者辨其名物視其多寡別而受之儲於內藏者以待非常之用頒於左藏者以供經常之費凡官吏軍兵奉祿賜予以法式頒之先給曆從有司檢察書其名數鈞覆而後給焉供奉之物則承旨以進審奏得畫乃聽除之若春秋授軍衣則前期進樣定其頒日畿內將校營兵支請月具其數以聞凡商賈之賦小賈即門征之大賈則輸於務貨之不售者平其價鬻於平準歲以香茶鹽鈔募人入豆穀實邊即京都關用物預報度支凡課入以盈虧定課最行賞罰大祀展祿則卿置幣奠玉則入陳玉帛餘祀供其悅巾建炎詔罷太府寺以其所掌職務撥隸金部紹興四年復置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有太府監　金爲太府監置監少監掌出納邦國財用錢穀之事　元太府監太卿六員太監六員少監五員掌錢帛出納之數中統四年置至元四年爲宣徽太監凡內府藏庫悉隸焉大德九年改爲院院判參用宦者至大四年復爲監　明不設

太府卿二

增唐書曰楊隆禮隋齊王暕孫開元初爲太府卿時御府財物茨積如丘山隆禮性詳密出納雖尋尺皆自按省凡物經楊卿者無不精麗歲常愛省數百萬任職二十年年九十餘子愼矜繼之而敗　又曰愼矜擢監察御史知太府出納愼矜高置風格始議貢物有汙傷責州縣償所直轉輕齎入京師自是天下調發始煩天寶二年權判中丞太府出納如故　又曰楊國忠判度支明皇觀左藏庫喜其貨幣山積面賜國忠金紫權太府卿國忠專錢穀之任出入禁中日加親幸　宋史曰孝宗時廷臣上言四川歲糴軍糧名爲和糴實科糴也李

繁時以倉部郎總領四川財賦乃詔繁與制置使范成大同相度繁請變科糴爲官糴歲於經費之中斟酌損益眡時不使虧毫忽之價出納眡量勿務取圭撮之贏訖如其議民樂與官爲市遠邇讙趨軍餉坐給而田里免科糴始知有生之樂范成大驛言關外麥熟倍於常年實由罷糴民力稍紓得以盡於農畝孝宗覽之曰免科糴一年田間和氣若此乃知民力不可重困也擢繁爲太府少卿　又曰光宗朝殿中侍御史劉光祖以論帶御器械吳端從太府少卿彭龜年爲太學博士上疏乞復其位貽書宰相云祖宗嘗改易差除以伸臺諫之氣不聞改易臺諫以伸倖臣之私

太府卿三

夏卿　**藏府**　通典曰梁天監中象四時置十二卿夏卿注云太府少府太僕　藏府見下　孫詔節　尹卿筆　北史曰後魏孫詔爲司府少卿帝問卿年何老對曰臣年雖老臣節尚少　唐書曰武后時召尹思貞爲司府少卿時卿侯知一亦屬威嚴吏爲語曰不畏侯卿杖祇畏尹卿筆其家坎地獲古戟十二俄而門樹戟時人異焉　崔珙威名　龔譽嚴慤　唐書曰崔珙有威名精吏治以拔萃具事擢太府卿爲嶺南節度使入對延英文宗詰治撫後先狀對精覈有理趣帝咨嗟逾久　又李襲譽召爲太府卿爲人嚴慤在位以威肅聞

增位列月卿　職司天府　居監臨之官　典出入之務　漢用公勤任先蔡議　魏推清白選在常林　領貢獻於四方彼無虛月　掌財用於五庫我有司存白帖

太府卿四

司府　古名少府唐曰司府　**藏府**　周禮曰大宰貢之入藏府須其貨於受藏之府　**增**固請終制　唐新語曰宰宗朝狄光嗣有母使除太府少卿光嗣頻表不起乃降敕曰朕念卿家門忠於王室奉卿情理以答殊勳卿屢表固陳叫理懇至循環省覽有足可矜今遂所請用勸浮薄特卿情理云畢更俟後命仍編入史　不掩人功　宋史曰王綸使北死李宗諤其孫之未祿者三人官之納其一也自韓侂胄起兵端天子思繼和好息民凡七遣使無成績遣方信孺往有成說矣歸白忤侂胄意得罪乃以納特書北行金知侂胄已誅和議遂決納歸奏和議之成皆方信孺備言險阻再三將命之功臣因人成事乞錄信孺功賞論以納不掩人　度支出納相關　唐書曰唐制度支與太府交相關制出物旬計見物月計符按覆數有衙史以監董之則財用不得回隱裴延齡詭言培糞土得銀十三萬已棄而獲皆羨餘也悉移舍以供別敕太府卿韋少華勘其妄　三遷皆仍太府　元史曰馬札兒台侍仁宗於潛邸出入恭謹淑事敏達仁宗悅之及立爲皇太子以爲典用太監遷科用卿泰定四年轉太府卿三遷皆仍太府　財賦總於他官太府司其出納　財賦納於左藏四時以其數聞　輸苑新書

制唐常衮授呂崇賈太府卿制曰門下九卿之重參理於佐邦六府孔脩頒貨於列藏歷代右職莫非高選

具官呂崇貴忠謹良實居簡向方能用晦於精辨亦體微於剛貞峻節孤立清心確然以長才之有餘處羣務而多適權旋乘塞周歷大藩薄於戰功經以事典用明既富之教必厚豐財之德自頃艱阻有司曠廢府寺寂寥卿府虛設寖成其弊朕甚懼焉今再舉舊章各歸其局幽絀之地春求惟精兼領三尚之煩以崇四至之列可行太府卿散官勳如故　白居易授裴武太府卿制曰敎來九州之賦辨百貨之名按其度程謹其出納執爲主者外府上卿務殷秩崇不易其選具官裴武有通敏之識有倩辨之才以茲器用早膺任使小大之務罔不勵精累有勤績存乎官次而受藏之府國用所資若非使能何以集事俾升顯列仍委劇務爾宜率其官屬欽乃職司會帑藏出入之要脩權量平校之法以準成式無使改易謹而守之斯爲稱職

留記宋耿秉太府寺廳壁記曰周官三百六十名存於今而職不異者太府一官耳周制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設屬若是其衆非以其事繁而職重歟故鄭氏謂爲主治藏之長秦漢迄隋并置不常上下千載何寂寂咸無可紀也豈出納之吝僅云有司他非所及耶抑卓偉之才偶不相值耶若曰士舉不遠古則焉敢厚誣獨唐開元中楊隆禮任職二十年有公清之譽性特詳密雖尋尺皆自按省凡物經楊卿者無不精覈吾猶憾焉以其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國初省部寺監惟以寄祿寺則光祿太常宗正衛尉司農大理或以卿或以貳或以丞各寓一階別設主判之官以典事惟太府則否其職悉入三司諸按故主判之任罕置遠元豐羣正中更多故歲久莫詳高宗中興駐蹕臨安任職者始可以歲月考

太府卿官屬一丞主簿諸市署平準署左右藏署常平署

注杜氏通典曰太府丞於周官爲太府上士之任自後無聞梁太府丞一人陳因之後魏北齊各一人後周曰太府上士隋又曰太府丞唐因之有四人　主簿亦周官太府下士之任自後無聞梁置一人陳因之後魏亦然隋置四人唐因之減一人　**補**宋史曰元豐官制置丞簿各二人元符元年增置丞一人崇寧中置藝局又添丞一人宣和三年減罷建炎罷太府寺紹興元年復以章億守太府寺丞續添置三人紹興四年復置太府寺共三丞　續文獻通考曰金置丞二人元置五人有經歷知事照磨無主簿　**注**諸市署周官有司市下大夫掌市之理漢京兆尹屬官有長安市長丞後漢則河南尹屬官雒陽市長丞魏晉因之東晉則丹陽尹管之

宋齊因之梁始隸太府陳因之後魏有京邑市令北齊則司州牧牧領東西市令丞後魏司市下大夫隋初京市令丞屬司農煬帝改隸太府唐因之每市令一人丞二人　平準署周官有貨人中士下士主平定物價秦置平準令漢因之秩六百石掌知物價及主練染作彩色後漢平準令丞隸大司農嘉平四年改平準爲中準使宦者爲之列於內署自是諸署悉以閹人爲令丞魏少府屬官有平準令宋惟掌染順帝即位以帝諱準故曰染署齊又曰平準屬少府梁陳則曰平水令丞北齊平準屬司農後周曰平準中士下士隋初如北齊煬帝改隸太府唐因之令二人丞四人掌官市易　左右藏署周官有職幣上士中士掌邦財之幣又外府中士主泉藏有玉府掌王之金玉兵器之藏內府中士主貨賄藏在內也職內上士主泉貨所入蓋其任也漢少府屬官有中藏府令丞魏因之晉有左右藏令屬少府晉江東置御史掌庫曹後分庫曹曰外左庫內左庫至宋省外左庫而內左庫直曰左庫齊梁陳曰右藏北齊曰左右藏令屬太府寺後周曰外府上士中士隋如北齊唐因之置左藏署令三人掌庫藏錢布帛雜綵右藏署令二人掌銅鐵毛角玩弄之物金玉珠寶香畫綵色進貢雜物　常平署漢宣帝時耿壽昌請於邊郡皆築倉穀賤時增價而糴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常平之名起於此也後漢明帝置常滿倉晉又曰常平倉自後無聞梁亦曰常平倉而不糴糶陳因之後魏太和中雖不名曰常平亦各令官司糴貯儉則出糶隋曰常平倉唐武德中置常平監官以均天下之貨市肆騰踴則減價而出田畝豐羨則增糴而收觸類長之後省監置常平署令一人掌倉糧管鑰出納糴糶凡天下倉廩和糴者爲常平倉正租爲正倉地子爲義倉天寶八年通計天下倉糧正收并和糴等見數凡一億九千六百六萬二千二百二十石

增宋史曰太府寺所隸官司二十有五左藏東西庫以給官吏軍兵奉祿賜予內藏庫受歲計之餘積以待邦國非常之用奉宸庫掌供內廷金玉珠寶祇候庫掌受錢帛器皿衣服以備頒給賜予元豐庫受諸路積剩及常平錢物凡封樁者皆入焉布庫茶庫雜物庫以備賞給支用糧料院以法式頒諸軍廩祿奉料審計司審其給受之數以法式驅磨以上即左右藏署之遺制市易上下界以平百物以通邊糴雜買務雜賣場以供宮府所需以受幣餘之物而皆隸於都提舉市易司汴河上下鎖蔡河上下鎖收舟船木筏之征店宅務掌官屋邸店出僦修造之事榷貨務掌折博斛斗金帛之屬交引庫交引錢鈔抵當所聽民質取香藥庫石灰場以通出納和劑局惠民局以濟民疾以上即諸市署平準署之遺法常平署轉司農詳司農卿

續文獻通考曰金太府監官屬左右藏

庫使支應所都監太倉使酒坊使典給署市責司平準務各使皆隸焉典給署本鈞盾署古屬司農寺金初曰鈞盾使明昌三年改掌宮中所用薪炭

氷鑑 又曰元太府監官屬內藏庫提點大使副使左右藏庫提點大使副使掌出納御用諸王鍛匹紗羅香貨及收支金玉并和買紗羅布絹絲錦木棉衣服等物

太府卿官屬二

原漢書曰趙廣漢廉潔下士有名譽州郡舉茂才爲平準令 增唐書曰天授中裴守貞爲司府丞推覈詔獄多裁恕全免數十姓不合武后旨出爲汴州司馬 宋史曰李孟傳參知政事李光幼子也光南謫之日才六歲以光遺表恩累官至太府丞韓侂胄欲見之孟傳曰行年六十去計已決不敢聞也孟傳博學多聞持身甚嚴時推能世其家

設官部三十四 祕書監 少監 祕書丞 祕書郎 校書郎 正字 著作郎 著作佐郎 殿中監 丞 尚食局 尚藥局 尚舍局 尚乘局 尚輦局 尚衣監

祕書監一 少監 祕書丞

杜氏通典曰周官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又有外史掌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漢氏圖籍所在有石渠石室延閣廣內貯之於外府又有御史中丞居殿中掌蘭臺祕書及麒麟天祿二閣藏之於內禁後漢圖書在東觀桓帝延熙二年始置祕書監一人掌典圖書古今文字考合同異屬太常後省魏武帝又置祕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黃初初乃置中書令典尚書奏事而祕書改令為監掌藝文圖籍之事初屬少府後乃不屬其蘭臺亦藏書籍而御史掌之晉武帝以祕書并入中書省其祕書著作之局不廢惠帝永平中復別置祕書監并統著作局掌三閣圖書自是祕書之府始居於外其監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佩水蒼玉華譚為祕書監自負宿名意甚不快曰臣老矣將死祕閣汲黯之言復存於今日上不說宋與晉同梁曰祕書省任昉字彥昇為祕書監自齊永元以來祕閣四部篇卷紛雜昉手自讐校由是篇目定焉陳因之後魏亦有之後周祕書監亦領著作監掌國史說在祕書丞注隋祕書省領著作太史二曹煬帝增置少監一人後又改監少監並為令唐武德初復改為監龍朔二年改祕書省為蘭臺改監為太史少監為侍郎咸亨初復舊天授初改祕書省為麟臺神龍初復舊掌經籍圖書監國史領著作太史二局太極元年增祕書少監為二員通判省事其後國史太史分為別曹而祕書省但主書寫勘校而已漢初御史中丞掌蘭臺祕書圖籍之事至魏晉其制猶存故歷代營都邑置府寺必以祕書省及御史臺為都雖非要劇然好學君子亦求為之魏徵後為祕書監奏引學者校定四部書自是祕府圖籍粲然畢備 初學記曰按祕書監後漢桓帝置也掌圖書祕記故曰祕書後省至獻帝建安二十一年魏武為魏王置祕書令按漢官及齊職儀秦漢置尚書通掌圖書祕記章奏之事漢武罷尚書官又置尚書漢獻帝置祕書令典尚書奏事當中書之任則知中書本尚書之任祕書本中書之任 初漢制尚書中書屬少府按漢官初秦代少府遣吏四人於殿中主發書故號尚書猶主也中書本尚書之官故總隸屬少府 而祕書本中書之官故魏初猶隸少府及王肅為監以為魏之祕書即漢之東觀之職安可復屬少府自此不復焉唐改曰蘭臺又改名太史又改曰麟臺初漢御史中丞在殿中掌蘭臺祕書圖籍唐以祕書省為蘭臺即因斯義也漢西京未央宮中有蘭臺亦藏祕書即楊雄校書之處也改祕書為麟臺亦因其義也春秋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史氏古者太史掌書改監為太史亦因其義 晉文獻通考曰宋太平興國二年始建崇文院昭文館集賢院皆總為崇文院端拱初建祕閣亦在崇文院中擇三館書籍真本并內出

古書學詩等說之 淳化元年詔秘閣次三館秘書省仍隸京百司時秘書省雖有監少監丞郎校書郎正字著作郎佐皆以爲寄祿官常帶出入（樞密院中大夫）郎官至秘書監有特令供職者有以他官兼領者有以判秘閣官兼判者（至道中以翰林學士承旨兼秘書監淳化中李至自前執政以禮部侍郎兼秘書省事見翰臺故事）凡邦國經籍圖書悉歸秘閣而秘書所掌常祭祀祝版而已元豐正名以崇文院爲秘書省既罷館職（國初三館直館直校勘通謂之館職必試而後命不試而命者皆異恩）盡以三館職事歸秘書省置秘書省職事官自監少至正字不領他局監掌書籍圖史天文曆數之事屬有五著作郎著作佐郎秘書校書正字各以職隸於長貳元祐中復置集賢院校理自校理而上職有六等隨官資除授或領內外職任不必專在館中紹聖初罷之宣和初改元豐之制增定爲十八員以倣唐登瀛之數政和五年詔秘書省殿以右文爲名改集賢殿脩撰爲右文殿脩撰建炎三年罷紹興元年復置（舊秘書省建於禁中至是權寓臨安府法惠寺十四年創新省於天井巷之左少監游操援政和故事乞置提舉官遂以授禮部侍郎秦禧後又以孟忠厚爲禮泉觀使月過局如宰執）五年立定十八員爲額太史局文德殿鐘漏所隸焉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秘書監官有監少監丞主簿外有秘書郎正字所屬著作局有校書郎統和中楊信嘗居此職金秘書監以著作局筆硯局書畫局司天臺隸焉監少監丞各一員秘書郎二員通掌經籍圖書校書郎一員以翰林官兼掌校勘在監文籍筆硯局直長掌御用筆墨等事泰和七年以女直應奉兼書畫局直長掌御用書畫紙札著作局著作郎著作佐郎各一員掌脩日曆（宋制惟日曆非編脩官不預金著作局設郎與佐郎以學士說兼領之）元制秘書監掌歷代圖籍并陰陽禁書設卿四員大監少監各二員監丞二員典簿一員其屬著作郎二員著作佐郎二員秘書郎二員校書郎二員辦驗書畫直長一員延祐元年定置卿四員參用宦者二人明不設秘書監掌禁書藏之內府

秘書監二

秘署 仙室（魚豢魏略曰謝臺臺也而秘書署耳 華嶠後漢書曰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王融曲水詩序曰紀言事於仙室謂藏室也） 芸臺（薛綜略曰芸香辟紙魚書蟲故藏書臺 下詳仙室注） 延閣（劉歆七略曰武帝廣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積如丘山坟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延閣廣內秘室之府 漢書曰天下文籍悉在廣內秘府之室） 秘府（史博士之藏宏壯閣下穹窿謂之秘書） 木天（合璧事類曰內諸司舍惟秘閣最宏壯閣下穹窿謂之木天） 大蓬（高似孫謂之木天 翰苑新書云秘書監曰大蓬） 病坊（華省類要曰唐以秘書郎爲病坊 華省雜清雜而實非要劇權貴子弟及好利誇侈者率不好此職以監爲宰相病坊丞及著作郎爲御史病坊 宋魏平集云嵩被蘭臺古稱華省 翰苑新書郎爲監察御史病坊 秘書郎及著作佐郎爲監察御史病坊） 五絕（四部書云職

林祕書省內有落星石薛少保畫鶴賀監草書郎餘令畫鳳號為四絕元和中韓公武為祕書郎時謂之五絕　棗苑詳注云梁任昉為祕書監自齊永元以來祕閣四部篇卷紛雜昉手自讐校

典圖書　**掌祕奧**上詳通典　温嶠舉荀崧為祕書監曰夫國史之典將以明失得之跡謂之實錄使一代之典煥然可觀今之祕書著作是也散騎常侍崧文質彬彬思義通博歷位先朝莅事以穆宜掌祕奧宣明史籍

考同異　**校古今**上詳通典　王隱晉書曰惠帝永平元年詔云祕書監綜理經籍考校古今課試署吏領有四百人宜專其事

典文章　**綜經籍**華嶠集曰詔尚書曰亭侯嶠體素弘簡文學該通經覽古今博聞多識著書實錄有良史之志故轉為祕書監其加散騎常侍班同中書寺為內臺使中書散騎及著作理禮音律天文數術南省文章門下撰集皆典統之　下詳校古今注

撰皇覽　**次竹書**魏志曰王象字羲伯撰皇覽常侍領祕書監撰皇覽　傅暢晉書贊曰荀勗領祕書監太康二年汲郡冢中得竹書勗躬自撰次注寫以為中經列於祕書經傳闕文多所證明

著陽秋　**典文字**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孫盛字安國為祕書監加給事中篤尚好學自少及長常手不釋卷既居史官乃著三國陽秋　下詳通典

萊殿穆天子傳穆天子西登崑崙見王母癸巳至於羣玉之山　棗苑詳注云唐藏書之地有昭文崇文之館有集賢書院有備文弘文同文以至蓬萊書殿曰乾元脩書院曰祕書內外省曰內庫曰三館曰祕書祕府曰蘭臺麟室

可設羅　**寧抱槧**西京雜記曰省內本統經史及太史曆象後並屬別曹惟主寫書校勘而已自是門可設羅　通略曰紹興三年時士大夫以登臺閣陞禁從為顯官不以官之遲速為榮滯時語曰寧登瀛不為卿寧抱槧不為監

隱士徵　**耆德除**元史曰李孝光字季和隱居雁蕩山五峯下四方之士遠來受學名譽日隆上尊明年陞祕書丞特為署耳謂夏不得移當有坐者夏報曰蘭臺無以折之後遂以為常　下詳掌祕書監幽

命宣明史籍傳暢晉書贊曰庾峻自司空長史遷祕書監著作郎召赴京師見於宣文閣進孝經圖說帝大悅賜上尊明年陞祕書丞時祕書掌公事移蘭臺蘭臺自以臺也祕書丞特為署耳謂夏不得移當有坐者夏報曰蘭臺無以折之後遂以為常　下詳掌祕書監幽

東壁東觀　**蘭臺麟臺**石氏星經曰東壁之星主文籍東觀漢書曰御史中丞掌蘭臺祕書圖籍又魚豢魏略曰書郎此陞下崇儒術之盛旨也又云昔時祕書掌國祕密　下詳掌祕書監

原崇儒術　**掌祕書**王肅論祕書表云中書郎在尚書丞郎上祕書少卿至元十六年太子以耆德召見侍講經筵開論為多十八年除祕書監　下詳掌祕書監幽

總領祕書　**得與內宴**宋史曰太平興國間參知政事李至以目疾求解機政會建祕閣命以吏部侍郎兼敏命為祕書監所有奇書難字衆所共惑者隨疑判析曲盡其源　下詳掌祕奧注

班左忠臣　**臺閣散地**唐書曰太宗嘗數五經去聖遠傳習寖訛詔顏師古於祕書省考定多所釐正既成悉詔諸儒議於是各執所習共非詰之師古隨方曉答証據該明人人歎服拜祕書少監一時人謂杜征南顏祕書為左丘明班孟堅忠臣　宋史曰太宗端拱三年下詔曰九寺三監國之羽儀制度聲名預朝政見祕書假直祕書省未幾辭去嶠驚試問奧篇隱帙了辨如響

師古詳敏　**荀崧通博**又云唐太宗以顏師古體業淹和器用詳敏　黃山谷詩云朝廷之重儒林數耆舊少監鬚新斑

上官體　**員外監**上官儀貞觀初擢進士第遷祕書郎太宗每屬文遣儀視稾寡顯者多倣之為上官體　中宗時顯普思以妖幻位祕書員外監支黨徧岐隴間蘇瓌捕繫窮治之　私未嘗不與高宗即位為祕書少監儀工詩其詞綺錯婉媚貴位

貳書省　**數耆舊**棗苑詳注云除上官均制還貳書省豈惟典領國籍為縉紳之榮庶以收集賢材增崇文道儀視稾寡

參預朝政　**假直祕省**唐書曰貞觀三年魏徵以祕書監參知政事李至以目疾求解機政會建祕閣命以吏部侍郎兼祕書監所有奇書難字衆所共惑者隨疑判析曲盡其源　下詳掌祕奧注

總領祕書　**得與內宴**宋史曰太平興國間參知政事李至以目疾求解機政會建祕閣命以吏部侍郎兼祕書監支黨徧岐隴間蘇瓌捕繫窮治之　下詳掌祕書監幽

班左忠臣　**臺閣散地**唐書曰太宗嘗數五經去聖遠傳習寖訛詔顏師古於祕書省考定多所釐正既成悉詔諸儒議於是各執所習共非詰之師古隨方曉答証據該明人人歎服拜祕書少監一時人謂杜征南顏祕書為左丘明班孟堅忠臣　宋史曰太宗端拱三年下詔曰九寺三監國之羽儀制度聲名

往往而在各有副貳率其司存品秩素高職任尤重郎吏選授斯爲善章比闕紳之流頗以臺閣自許目爲散地甚無謂焉朕將振之自我而始於是以兵部郎中孔承恭等爲太常光祿諸寺少卿以郎中魏羽等爲祕書少府將作諸監少監

制草立就　執經從行　又曰王安中歷祕書省著作郎政和間天下多言瑞應廷臣輒箋表賀徽宗安中作稱爲奇才他日特書制詔三題使具草立就上即草後元史曰泰定初廣集遷祕書少監除中書舍人未幾自祕書少監徵宗觀安中切於心德治道者用國語漢文兩進讀潤譯之際取經史中切於心德治道者用國語漢文兩進讀潤譯之際

疏留劉敞　詔趣尹焞　宋史曰哲宗初劉敞起爲祕書少監以疾求去於是給事中孫覺胡宗愈中書舍人每選一時猜於其學者爲之猶數日乃成一篇集爲反覆以通之然後得以無忤　又曰王安中作稱爲奇才他日特書制詔三題使具草立就上即草後

父子並命　兄弟繼職　翰苑新書云宋太宗淳熙五年孝宗幸祕書省御製詩一首賜宰臣史浩以下祕書監陳騤少監鄭丙賜紫章服　又云趙崇儒拜翰林學士時父驊遷祕書少監德宗欲寵其門一日並命　又云王昫爲祕書少監數年而弟瑨繼其職　以上祕書少監

祕書監三

仙省　祕省　祕閣　典籍　傳曰孫伯壓司晉之典籍　**司典**　又汝司典之役　**飛白書**　翰苑新書云宋太宗飛白祕閣二字賜李至　**紫章服**　又云蘇依御史臺文帝屢有優詔丞郎之選比黃門郎祕書便遷

儀依御史　王肅論祕書表云武帝初置祕書文帝屢有優詔丞郎之選比黃門郎祕書便遷

職爲近密　又云臣愚以爲祕書職於三臺上爲近密　**兼掌國史**　王隱晉書云賈謐字長淵元康末起爲祕書監兼掌國史

以辨經緯　北堂書鈔溫嶠表荀崧爲祕書監祕書著作宜得文史之才以辨經緯　**三入東觀**　華嶠集嶠表曰伏見詔書以臣爲祕書監加位常伯昔劉靈運爲祕閣遺逸稱祕閣遺逸　晉謝向父子世典史籍馬融通博三入東觀非臣疎淺所敢比迹

瀛洲通籍　合璧事類云祕府藏書雲委簡編之富瀛洲通籍朋來俊乂之淵　**規諷得失**　唐書曰虞世南爲祕書監太宗引之談論及古今帝王行政得失必存規諷太宗嘗謂侍臣曰朕因暇日每與世南商略古今朕有一言之善世南未嘗不悅有一言之失未嘗不悵悵其懇誠若此

圖書養性　宋史曰楊徽之真宗尹京時妙選僚佐及即位加禮部侍郎以襄疾求解近職改兵部侍郎兼祕書監入謝命坐勞之曰圖書宅爲千秋觀又求周宮湖劉頃爲放生池有詔賜鏡湖剡川一曲

詢訪舊事　又曰眞宗時翰贊以集賢院學士知河南府歸朝獻詩自陳進秩吏部俄兼祕書監初眞宗未出閣贊已授經上嘗至其家至是在祕府屢賜對詢訪舊事之府清淨無爲俾卿得以養性也

欲重此選　文獻通考曰元豐間初除蘇頌王鞏之爲祕書監

同在館閣　東都事略宋綬年十五召試中書眞宗奇其文令於祕閣讀書久之試學士院爲集賢校理與父皐同在館閣　時寄祿官已正議大夫蓋神宗欲重此選又勝之雖有文學故也

更迭補外　會要曰孝宗乾道元年詔館職所以招延天下英俊苟不親吏事知民情則將來難備公卿之任今後當更迭補外

白頭老監　宋史曰張齊賢子宗誨以祕書監致仕嘗事于謁其子勸之學賀祕監衣羽服優游何必更事請謁宗誨曰吾作白頭老監枕書而眠何以賀老流沙之服爲哉

藏書之府　天下之圖　漢書藝文志云孝武世定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祕府於是天下文籍悉在天祿石渠之閣廣內祕府之室謂之祕書成帝時劉向父子以本官典其事

祕府謂祕書　漢書藝文志云孝武世定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祕府於是天下文籍悉在天祿石渠之閣廣內祕府之室謂之祕書成帝時劉向父子以本官典其事

後則圖籍在東觀東觀有校書傳穀馬融之徒

祕省多文士 後魏書世祖拜伊馥爲尚書郡公馥辭曰尚書祕閣公爵至重非臣愚近所宜荷任請收過恩世祖問其所欲馥曰中祕二省多諸文士若恩矜不已請參其次世祖賢之遂拜爲中護將軍祕書監

祕書不是監 翰苑新書云太常不常卿祕書不是監以其清重不與他職比也

勝汝枝頭乾 石林燕語元祐初用治平故事命大臣薦士試館閣多一時名士在館率論資考次遷未有越次進用者皆有滯留之歎張文潛晁無咎俱在其間一日見蘇子由以中書舍人除戶部侍郎無咎意以爲平緩曰子由此除不難核謂如果之粘核也文潛遽曰豈不勝汝枝頭乾乎聞者皆大笑按東北有果如李每熟不得摘輒槁土人因取藏之故謂之枝頭乾

筮遇乾之畜 翰苑新書云唐崔羣筮易遇乾之大畜果除祕書監

典校在禁中 唐六典云漢書府在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掌之內則有延閣廣內石渠之藏劉向揚雄典校皆在禁中謂之中書猶今言內庫書也後漢藏書東觀亦在禁中也

表以上祕書監

雅好脩飾 唐書曰王紹宗以不附徐敬業武后召赴東都謁殿中褒慰良厚擢太子文學累遷祕書少監使侍皇太子紹宗雅好脩飾當時公卿莫不慕悅其風

如尚書丞郎 又曰韋繩天寶初入爲祕書少監明皇尚文視職如尚書

籍 又曰李益故宰相撰族子於詩尤所長每一篇成樂工爭以賂取之憲宗雅知名召爲祕書少監自負才淩籍士衆不能堪

丞郎繩以善職稱 翰攻媿集云汪大猷字仲嘉除祕書少監職當脩神宗以來會要大猷率屬以上祕書少監

脩五朝大典 分纂上聞爲置局命宰臣提舉書奏五朝之大典始備

祕書監四

蓬島窺國史 陽德代謝詩宋顏延之和謝監靈運詩曰弱植慕端操窘步懼先迷寡立非擇方刻意藉窮棲伊昔遺多幸秉筆侍兩闈雖慚丹雘施未謂元素睽徒遺良時誠王道奄昏霾人神幽明絕朋好雲雨乖弔屈汀洲浦謁帝蒼山蹊倚巖蹠緒風攀林結留羨跂予間衡嶠曷月瞻秦稽皇聖昭天德豐澤振沈泥惜無雀雉化何用充海淮去國還故里幽門樹蓬藜采茨蒼昔宇翦棘開舊畦物謝時既晏年往志不偕親仁敷情曖興玩究辭悽芬馥歇蘭若清越奪琳珪盡言非報章聊用布所懷

負才淩鳳凰 梁吳均贈柳祕書詩曰蘼蕪與丹桂奇心復奇骨已蔽蒼龍門又影鳳凰闕紫雲依夜來清風扶晚發鵷鷺若上天寄聲謝明月

劉孝綽校書祕書省詠懷詩曰 終朝守玉署方夜勞石扉未能奏緗綺何由辨圖圍坐銷風露質遊聯珠璧暉偶懷笨車是良知高蓋非既言謝端木無爲陳巧機

沈約奉和竟陵王抄書詩曰 敎徽因弛轡維峻屬貞期義乖良未遠斯文煥在茲超河綜絕禮冠楚綴淪詩披勝辨盡冊酌醴訪深疑澄流黜往性泛略引前滋漢壁含遺篆名山多逸詞緑編方委閣素簡日盈輜空幸衆鴻鵠比秀悉瓊芝挹流既知廣復道還自嗤

庾肩吾和劉明府觀湘東王書詩曰 陳王擅書府河間富典墳五車方累篋七閣自連雲松斬鍾連反芳帙氣柏燻許運反起廚文羽陵青簡出嬀泉緑字分方因接遊聖瞥得奉鑾闈峰樓霞早發林殿日先曛洛城復接眼歸軒畏後羣

周庾信麟趾殿校書和劉儀同詩曰 止戈

興禮樂脩文盛典謨壁開金石纂河浮雲霧圖芸香上延閣碑石向鴻都誦書徵博士明經拜大夫璧池寒水落學市舊槐疎高談變白馬雄辯塞飛狐月落將軍樹風驚御史烏子雲方汗簡溫舒正削蒲連雲雖有閣終欲想江湖

增唐鄭谷祕閣伴直詩曰祕閣鎖書深墻南別晚岑吏人同野鹿庭木似山林淺井寒蕪入迴廊疊蘚侵閒看薛稷鶴共起五湖心　白居易祕省後廳詩曰槐花雨潤新秋地桐葉風飄欲夜天晝日後廳無一事白頭老監枕書眠　宋呂祖謙車駕幸祕書省詩曰紫青丹極與天鄰閶闔乾坤繫笑顰獨爲斯文回一顧坐令吾道重千鈞先王舊物參差見列聖明謨次第陳曩客區區感榮遇豈知深處在彝倫　劉克莊贈袁祕監詩曰近日頻聞有峻除人傳君相重師儒細旃坐穩方輪講羣玉峰高未要扶別後曾過東閣否新來已乞鑑湖無幾時供帳都門外眞寫先生作畫圖　黃庭堅和孫少監詩曰道山鄰日月清樾深牖戶同舍多望郎閑官無窘步少監巖壑安宿昔廊廟具行趨補衮職黼黻我王度　朱子寄胡文定及劉恭父詩曰先生去上芸香閣閣老新裁豸角冠留取與人臥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

原箴後漢崔瑗東觀箴曰洋洋東觀古之史官三墳五典靡義不貫左書君行右記其言辛尹顧訪文武明宣倚相見寶荆國以安何以季代咆哮不虔在強奮矯戮彼逢干衛巫監謗國莫敢言狐突見斥淖齒見殘焚文坑儒羸反爲漢巫蠱之毒殘者數萬吁嗟後王曷不斯鑒是以明哲先識擇木而處夏終殷摯周聃晉黍或笑或泣抱籍遁走三葉靖公果喪厥緒宗廟隨夷遠之荆楚麥秀之歌億載不腐史臣司藝敢告侍後

原詔唐太宗正授顏師古祕書監詔曰祕府望華史官任重選衆而舉歷代攸難守祕書監顏師古體業淹和器用詳敏學該流略詞兼典麗職司圖書丞經歲序朱紫既辨著述有成宜正名器允茲望實可祕書監

增制唐李嶠授王方慶麟臺監制曰鸞臺芸閣祕文蓬山奥府是爲國重尤切帝難銀青光祿大夫行鳳閣侍郎王方慶鐘鼎高門簪纓舊德學富古今才優舒向自叅機密亟改涼暄西垣掌誥雖藉謨猷東觀屬詞更資通博宜輟鳳凰之省俾緝麒麟之署可麟臺監仍監脩國史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蘇頲授馬懷素祕書監制曰黃門迺睠文籍塡於外府旁求儒雅掌彼中繩左散騎常侍常山縣開國公仍每日入內侍讀馬懷素有舒向之風擅東南之美貫穿從學博而多能沈鬱成章麗而有則自朝趨瑣闥日侍金華事必討論言惟潤色故

可以發揮祕奧詳覈異同可祕書監餘如故主者施行　白居易授許季同祕書監制曰敕大理卿許季同國朝以來有劉德威張文瓘唐臨爲大理卿有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爲祕書監則設官之重得賢之盛人到於今稱之今季同以明慎欽恤理刑獄以文學博雅掌圖籍由廷尉而長祕府論者榮之宜自重其官自遠其道又思與劉張唐魏虞顏爲比不亦自多乎可祕書監餘如故

原表晉華嶠謝祕書監表曰劉向父子世典史籍馬融博通三入東觀非臣庸賤所敢擬蹟

增記宋張宦館閣續題名記曰上即位之五年實紹興改元歲在辛亥二月詔以多難未弭人才爲急其復祕書省直監及少監丞著作郎佐校書正字等以待四方雋傑之士又參酌舊制校書郎正字召試學士院而後命之自是採求闕文補綴漏逸而四庫書籍亦云略備矣越三載即祕書省復建史館以脩神宗哲宗兩朝實錄選本省官兼檢討校勘官侍從官充脩撰明年詔倣唐十八學士之數監少丞外置著作佐郎祕書郎各二員校書郎正字通十二員立爲定額又明年移史館於省之側別爲一所以增重其事而校勘官或以他官兼之至紹興九年脩徽宗皇帝實錄乃即史館開實錄院以本省官或他官兼檢討以脩撰官如史館例明年詔罷史館并爲實錄院以正名實而著作局惟纂脩日曆焉凡在茲選均謂之館職所以蓄儲英髦以備任使臺諫禁從於此乎取之

祕書丞一

原杜氏通典曰祕書丞魏武帝置一人典尚書奏事後文帝黃初中欲以何禎爲祕書右丞其後遂有左右二丞劉放爲左丞孫資爲右丞後省晉復置祕書丞銅印墨綬進賢一梁冠絳朝服嵇紹司馬彪傳暢王謐等並爲此官宋爲黃綬餘與晉同齊梁尤重齊王儉字仲寶爲祕書丞上表求校增籍次七略撰七志四十卷獻之梁劉孝綽除祕書丞武帝曰第一官臺與第一人張率字士簡吳郡人遷祕書丞武帝曰祕書丞天下清官東南胄緒未有爲之者今以相處卿定有名稱也陳隋印綬與齊同歷代皆有後周柳虬爲祕書丞時祕書雖領著作不參史事因虬爲丞始命監掌焉唐龍朔二年改爲蘭臺大夫咸亨初復舊掌府事勾稽省署抄目　初學記曰案祕書丞魏官也齊職儀云初漢獻帝置祕書令有丞二人蓋中書之任也魏文分祕書立中書以祕書左丞劉放爲中書監以祕書右丞孫資爲中書令而祕書改令爲監別掌文籍自置丞一人多以祕書郎遷之其後何禎上許都賦帝異之拜祕書郎後月餘禎關

事帝問曰吾本用禎爲丞何故爲郎案主者罪遂改爲丞時祕書本有一丞尚未轉遂以禎爲右丞右丞置自禎始也至宋省一丞後代並因之

祕書丞二

原鹿車 銅印 王肅表祕書丞郎儀宜比尚書郎侍御史今尚書郎侍御史乘犢車奏事用尺一祕書丞郎乘鹿車犢用尺不得朝服奏恐非陛下崇儒之本意 下詳通典 近日月奏 謂薛君 用何禎魚豢魏略曰薛夏字

文賦 王肅論祕書表云青蘭中議祕書丞郎與博士議郎同職近日月宜在三臺上 魏略曰嚴苞以高才黃初中入爲祕書丞數奏文賦帝甚異之

宣聲天水人東詣京師文帝嘉其才黃初中引爲祕書丞帝與夏推論書傳未嘗不終日也每呼之不名而謂之薛君 下詳敘事

周書柳虬爲祕書丞時祕書雖領著作不參史事自虬爲丞始令兼掌焉

補諫職 眞祕書 宋史曰徽宗即位韓宗武爲祕書丞哲宗將祔廟中旨索省中書畫甚急宗武上言先帝祔廟陛下哀慕方深而丹青之玩取索不已播之於外懼損聖德疏入皇太后見之怒曰是皆內侍數輩所爲欲盡加罰帝委曲申救乃已明日太后對宰相獎歎令俟諫官員闕用之 又曰庾允文過三館問誰可爲祕書丞者僉以尤袁對亟授之張栻曰眞祕書也

原雅有文才 徧觀今古 王隱晉書曰嵇紹字延祖雅有才[illegible] 又曰庾峻少好學有文才轉祕書郎帝曰給既如此便可爲丞 又曰庾峻少好學有文才轉祕書丞徧觀古今聞見益廣

選比黃門 位次議郎 王肅論祕書表云魏武帝優詔丞郎之選比黃門郎 又云祕書丞位次與博士議郎同

啓定四部 詔參祕書 晉起居注云祕書丞桓玄綏啓校定四部之書詔遣郎中各掌一部 庾預晉書何禎字元幹爲尚書郎少而好學特詔參祕書

文云俄遷祕書丞司文天閣 宋史曰淳化初寇準掌選護錢若水等五人文學高第召試翰林若水最優擢祕書丞直史館

優詔特遷 召對除授 又曰淳化中蜀寇叛命查道以著作佐郎通判遂州至道三年有使兩川者得道公正清潔之狀以聞優詔嘉獎遷祕書丞 又曰庾允文紹興十三年登進士第秦檜當國蜀士多屏棄檜死有薦之文者召對言事上喜之除祕書丞

祕書丞三

原出宜爲郡 王肅云祕書丞郎俱秩四百石晉陽秋太元十八年王謐爲祕書丞表前尚書殷允中書郎張敞太子後率御檢之故太常桓石秀皆多書之家請祕書郎分局採借 起家爲丞 晉安記云王謐字雅遠少有美譽詔令爲後進冠冕家爲祕書丞也

東將軍曹休來朝時帝方與夏有所諮論而休適至引入坐定帝顧夏謂休曰此君祕書丞天水薛宣聲也可共談其見遇如此 惟得此一人 合璧事類云隋姚察入爲祕書丞文帝謂朝臣曰姚察學行當今無比我平陳惟得此一人 非承平故事 宋史曰雍熙中李昉在相位上欲用其子宗訥爲尚書郎昉懇辭以爲非承平故事乃改祕書丞爲中書刑房堂後官攷太子右贊善大夫未幾遷殿中丞時以堂後官著作佐郎楊文質爲祕書丞提點五房事 又曰太宗時欒崇吉召當自勗勵

原表齊王融拜祕書丞謝表曰臣聞升離戒晨陰墻不照其景膚雲停夕幽草或漏其津至如明兼就日澤深行雨不有聖德誰或其然所以欽至道而出青泉捨布衣而望朱闕懷祿仕在代耕期榮不謀入用豈悟特擢

之例事均延祖置左之恩任光元幹踰溢情涯普燭身表畏翹車而必讓誠濡翼之願辭既聖主謂其可施故愚臣默思自勉

祕書郎一校書郎正字附

原杜氏通典曰按後漢馬融字季長為祕書郎詣東觀典校書及魏武建國又置祕書郎嘗以劉劭為之出乘鹿車晉祕書郎掌中外三閣經書覆校殘闕正定脫誤進賢一梁冠絳朝服亦謂之郎中武帝分祕書圖籍為甲乙丙丁四部使祕書郎中四人各掌其一鍾會左太冲劉寔並為此官齊祕書郎皆四員尤為美職皆為甲族起家之選待次入補其居職例十日便遷宋王敬弘子恢之召為祕書郎敬弘求為奉朝請與恢之書曰祕書日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無競之地文帝許之梁亦然張纘字伯緒為祕書郎固求不遷欲編觀閣內圖籍自齊梁之末多以貴遊子弟為之無其才實歷代皆有北齊又謂之郎中隋除中字亦四員唐亦四員分掌四部經籍圖書分判校寫功程事龍朔中改為蘭臺郎咸亨初復舊開元二十八年減一員

初學記曰祕書郎魏官也初漢獻帝置祕書令有丞郎蓋是中書之任魏文分祕書為中書而祕書別掌文籍領祕書丞及祕書郎中郎其任也至宋除中字直曰祕書郎此職與著作郎自置以來多起家之選在中朝或以才授歷江左多仕貴游而梁世尤甚當時諺曰上車不落為著作體中何如則祕書言其不用才也至北齊又加中字至隋又除中字出齊職儀及五代史百官志唐初因之天授初曰麟臺郎神龍初復舊

增文獻通考曰宋初為寄祿官元豐後掌校寫分貯集賢院史館昭文館祕閣經籍圖書則祕書郎主之元祐四年祕書郎並除陞朝官知縣以上資序人任滿除集賢校理紹興初罷校理

原杜氏通典曰祕書校書郎漢之蘭臺及後漢東觀皆藏書之室亦著述之所多當時文學之士使讐校於其中故有校書之職初漢成帝時已命光祿大夫劉向於天祿閣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右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大醫監李柱國校方伎後以諸大夫揚雄等亦典校於其中後漢蘭臺置令史十八人秩百石屬御史中丞又選他官入東觀皆令典校祕書或撰述傳記後漢明帝以班固為蘭臺令史撰光武本紀及諸傳記又以傅毅為蘭臺令史與班固賈逵共典校書蓋有校書之任而未為官也故以郎居其任則謂之校書郎明帝召班固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後遷為郎典校祕書又劉珍與校書郎劉騊駼馬融校定東觀五經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定正文字騊徒刀切騊大呼切又楊忠字子山徵詣蘭臺拜郎中校書東觀校書郎又竇章為東觀校書郎以郎中居其任則謂之校書郎中後漢蔡邕拜郎中校書東觀馬融為校書郎中詣東觀典祕書又當時重其職故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焉至魏始置祕書校書郎晉宋以下無聞至後魏有祕書校書

郎北齊亦有校書郎後周有校書郎下士十二人隋春官之外史隋校書郎十二人煬帝初減二人尋更增爲四十人唐置八人掌讐校典籍爲文士起家之良選其弘文崇文館著作司經局並有校書之官皆爲美職而祕書省爲最

增文獻通考曰宋初爲寄祿官元豐後校書郎四人掌校讐典籍刊正訛謬各於其職隸於長貳元祐初立試中人除館職法選人除正字京官除校書郎建炎初罷紹興復置必召試學士院而後用之

杜氏通典曰祕書正字後漢桓帝初置祕書監掌圖書古今文字考合同異其後監令掌圖籍之紀監遞作之事不復專文字之任矣今之正字蓋令監之遺職校書之通制歷代無聞齊集書省有正書北齊祕書省有正字隋置四人唐因之掌刊正文字其官資輕重與校書郎同貞元八年割校書四員正字兩員屬集賢殿

增文獻通考曰元豐後正字二人所掌與校書郎同

祕書郎二

謹畏　簡素唐書曰薛元敬與收及族兄德音稱河東三鳳武德中爲祕書郎是時收與房杜奧腹心之寄更相結附元敬謹畏未嘗申款曲　沈約宋書曰蕭惠開家雖貴戚而車服簡素初爲祕書郎

祕書著作並名家年少意趣意趣有或三年不共語

原耽美書　刪舊文蜀志曰郤正字令先安貧好學博覽墳籍弱冠能屬文遷祕書郎性澹於榮利極耽意文章及當代美書王隱晉書曰鄭默字思元爲祕書郎刪省舊文除其浮雜著中經簿中書令虞松謂默曰而今而後朱紫別矣

賦三都　著中經又曰左思字太沖專精三都賦絕人倫之事自以所見不博求爲祕書郎刪舊文注下

掌三閣　定四部上詳通典下詳祕書丞

別朱紫　澹榮利上詳刪舊文注下詳耽美書注

增千字詩　三元頌

玉堂　芸香閣又云杜甫贈故相張九齡詩上君白玉堂注曾爲祕書郎也　又云陳子昂集高府君墓誌祖欽仁檢校祕書郎持三寸筆終入芸香之閣

論臺諫　獎廉退宋史曰陳公輔政和三年上舍及第累遷祕書郎言蔡京王黼用事二十餘年臺諫皆緣以進願擇人臣中不附權倖懲論事者列之臺諫欽宗嘉之擢爲右司諫　又曰淳熙元年朱熹始拜命上欲獎用廉退以勵風俗襲茂良行丞相以熹名進除祕書郎

神清韻遠　聳壑昂霄唐書曰孔季詡初擢制科授祕書郎陳子昂嘗稱其神清韻遠可矣未有如此郎者但恨不見其聳壑昂霄　又曰房元齡校讐祕書省高孝基謂裴矩曰僕觀人多事文類聚云王承字安期七歲通易選補國子生十五對策高第除祕書郎中　唐書曰李嗣真擢太常丞天后奇其風度應對召相王府參軍閣元靜圖之吏部郎中楊志誠爲贊祕書郎殿仲容書　以上祕書郎

地惟蘭省　職在芸臺　職在校文　官惟司典白帖　王安期對策　殷仲容書贊

賈長頭　李浪子後漢書曰賈逵自童子時入太學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顯宗時神雀集宮殿帝賜蘭臺鈴筆札使逵作神雀頌拜爲郎與班固並校書應對左右　宋史曰李邦彥懷州人大觀二年上舍及第授祕書省校書郎邦彥俊爽美風姿爲文敏而工然生長閭閻習御事應對便捷善諧謔能職踴每綴街市俚語爲辭曲人爭傳之自號李浪子

註前經　試館職韓愈答張

續詩曰瀆墨竄舊史磨丹註前經義苑手秘寶文堂耳鶯霆 宋史曰鄭鍾召試館職上問今合除何官龔茂良曰前此學官召試往往止除正字上曰可除校書郎賞其盡言 九齡調 崔羣擢

唐書曰張九齡擢進士始調校書郎以道侔伊呂科策高第 又曰崔羣字敦詩陸贄主貢舉梁肅薦其有公輔才擢甲科舉賢良方正授秘書省校書郎 奏房琯 召蘇轍 又曰房琯開元中作封禪書說張說說奇之奏爲校書郎 宋史曰蘇轍坐兄以詩得罪五年不得調哲宗立以秘書省校書郎召 檢通鑑 撰雞林 又曰司馬康字公休敏學過人以明經上第父光脩資治通鑑奏康檢閱文字韓絳薦爲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 又曰王雲舉進士從使高麗撰雞林志以進擢秘書省校書郎 讀未見書 儷前代事 樓攻媿集云王淮爲校書郎既入館屏去人事益讀未見書休假亦入抵暮始歸 唐書曰段文昌子成式字柯古推蔭爲校書郎博學強記多奇篇秘籍侍父於蜀以收獵自放 又曰崔羣字敦編遺幕府人爲書因所獲儷前代事無複用者衆皆嘆歎文昌遣吏自以其意諫止明日以雉兎放 擢麟臺 授供奉 又曰陳子昂字伯玉初舉進士上書武后召見金華殿子昂貌柔雅少威儀而占對慷慨擢麟臺正字 又曰儀鳳中魏元忠上封事洛陽宮高宗善之授秘書省正字時帝多微行蔡京謝表有輕車小輦七賜臨幸自是邸報聞四方而臣僚阿順莫敢言輔上疏諫上令赴都堂審問太宰余深曰輔小官何敢論大事輔對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官有大小愛君之心一也少宰王黼顧左丞張邦昌右丞李邦彥曰有是事乎皆應曰不知輔曰茲事雖里巷細民無不知相公當國獨不知焉用彼相矣黼怒其侵己奏不重責輔無以息浮言遂編管柳州無所於館將虛秘書省以處之如圭亟見宰相趙鼎曰秘府謨訓所藏可使金使居之乎鼎竦然爲改館 諫微行 改使館 宋史曰曹輔第進士政和間歷秘書省正字時帝多微行蔡京謝表有輕車小輦上令赴都堂審問太 以上校書郎

秘書郎三

原 芸閣 典校 讐校 芸署 並見白帖 增 不肯調 唐書曰實威入隋授秘書郎當還不肯調者十年故學益博而諸兄以軍功位通顯薄威閒冗更謂曰昔仲尼積學成聖猶棲遲不偶汝尚何求耶威笑不答 老秘書 宋史曰張闡爲秘書郎秦檜每薦臺諫必先諭以己意嘗謂闡曰秘中久次欲以臺中相處何如闡謝曰丞相見知得老死秘書幸矣檜默然竟罷之 清而不要 唐書曰李素立武德初以親喪解官起授七品清要有司擬雍州司戶參軍帝曰要而不清復擬秘書郎帝曰清而不要乃授侍御史 望不過此 又曰太宗朝岑文本爲中書令或勸其營產業文本歎曰吾漢南一布衣入關所望不過秘書郎縣令耳今位宰相俸稍已重尚何殖產業耶 久披緗帙 粗定鉛黃 頻分溫媼之疑 仍懼魯魚之謬 並見翰苑新書以上正字

汝南周銶云銶字伯仁少有重名襲父爵武陵侯拜秘書郎 增 東觀十年不調 後漢書曰馬融滯於東觀十年不得調才高博洽爲世通儒 原 王諡有美譽 晉中興琅琊王錄云諡弱冠有美譽拜爲秘書郎 原 王凌留秘閣吏 魏志王基傳云是時青土初定刺史王凌特表請基爲別駕後召爲秘書郎凌復請還頃之司徒王朗辟基凌不遣朗書劾州曰凡家臣之良則升於公輔公臣之良則入於王職是故古者侯伯有貢士之禮今州取宿衛之臣留秘閣之吏所希聞也 鍾會敏達夙成 魏志云鍾會字士季敏達夙成正始中以爲秘書郎 劉隗除秘書郎 晉書曰劉隗字太連少有文翰除秘書郎 郤正博覽墳籍 詳耽美書注 增 歸朝特授秘書 唐書曰甄濟少孤好學居青巖山十餘年天寶十載以右拾遺召安祿山入朝求濟於帝乃授范陽掌書記後濟察祿山有反謀佯病歸舊廬祿山反使蔡希

德封刀召之曰即不起鄭其頭見我清色不爲動引頸待之希德敏歔嗟數止刀以賓病告後廣平王平東都清諸軍門上謁肅宗詔館之三司署使汙賦官羅拜少愧其心授祕書郎復禮鄉又曰徐岱嘉興人世農家子於學無所不通辯論明銳座人常屈大曆中劉晏表爲祕書郎觀察使李栖筠歎其賢署所居爲復禮鄉名達於朝擢御史與劉向校祕書每奏事游遊平斗量杷推侍御史梡脫校書郎

賜祕書副　事文類聚云班游與劉向校祕書每奏事游受詔進讀羣書上器其能賜以祕書之副

玉規蓋爲校書記

以非急務　事文類聚云盧植在東觀校書帝以非急務轉爲侍中

不藉請託　唐書曰李建貞元中補校書郎德宗思得文以非急務轉爲侍中問左右宰相鄭珣瑜曰臣爲史部時當補校書者八人他皆藉貴勢以請建獨無有帝喜擢左拾遺

恥由父任　宋史曰李宗諤宰相昉子也七歲能爲文恥以父任得官獨由鄉舉第進士授校書郎

宜在朝廷　又曰孫復居泰山學春秋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除祕書省校書郎

十九授校書　杜荀鶴送李校書詩曰李舟名父子清峻流輩伯人間好少年不必須白皙十五冨文史十八足賓客十九授校書郎

入紅蘭省　元稹酬白居易詩曰並入紅蘭省編觀白書郎

梡脫郎　又曰武后時官遊人諺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大曆中劉晏

賜童子出身　宋史曰李淑俊知政事若谷子也年十二眞宗幸亳獻文行在所眞宗奇之命賦詩賜童子出身試祕書省校書郎以上校書郎

脩書成　東都事略曰范祖禹字淳父司馬光辟同編脩資治通鑑書成上章薦之曰臣誠不及也由臣頑固暴大淹久敎其沈論而祖禹安恬靜默若將終身者除祕書省正字

掌制手　宋史曰周必大紹興二十年第進士中博學宏詞科召試館職高宗讀其策曰掌制手也守祕書省正字館職復召試自此始

朋字未正　明皇雜錄云劉晏以神童爲校書省正字得幾字晏曰天下字皆正推明字未正帝大奇之

先進鈞禮　唐書曰蕭穎士開元間舉進士對策第一補祕書正字於時裴耀卿席豫張均宋遥韋述先進器其才與鈞禮

豪健恃才　又曰王翰幷州人少豪健恃才及第喜飲酒張嘉貞爲本州長史偉其人厚遇之張說至益加禮及說輔政召爲祕書正字

文字生知　宋史曰雍熙初楊億年甫十一太宗聞其名詔江南轉運使張去華就試詞藝送闕下連三日得對試詞賦五篇下筆立成太宗深加賞異宰相削草爲賀翌日下制曰汝方髫齔不由師訓精爽神助文字生知越長絃塵一日千里子有望於汝也即授祕書省正字

三洪齊名　又曰洪适字景伯皓長子也與弟遵同中博學宏詞科後三年弟邁亦中是選由是三洪名滿天下改祕書省正字

梁顥有子　又曰梁適翰林學士顥之子也少孤嘗輯父遺文及所自著以進眞宗曰梁顥有子矣授祕書省正字以上正字

祕書郎四

增詩　唐李商隱代祕書贈弘文館諸校書詩曰清切曹司近玉除比來秋興復何如崇文館裏飛霜後無限紅梨憶校書　陸龜蒙寄韋校書詩曰萬古風煙滿故都清才搜括妙無餘可中寄與芸香客便是江南地里書　宋賀方回寄黃魯直校書詩曰材如杞梓各稱良海內知名獨謝章終歲且留天祿閣入看麋鹿紫微郎

增制　唐元稹授張籍祕書郎制曰敕張籍傳云王澤竭而詩不作又曰采詩以觀人風斯亦聲于之一事也以爾籍雅尚古文不從流俗切磨諷興有助政經而又居貧晏然廉退不競俾任石渠之職思聞木鐸之音可守祕書郎　白居易授王建祕書郎制曰敕太府丞王建太府丞與祕書郎品秩同而祿廩一今所轉移者欲職得宜而才適用也詩人之作麗以則建爲文近之矣故其所著章句往往在人口中求之輩流亦不易得帑藏

之吏非爾官也而翺翔書府吟咏祕閣改命是職不亦可乎可祕書郎

補 狀 宋朱子辭免祕書郎狀曰竊惟國家開建圖書之府所以儲蓄秀異之才選試有程未始輕授郎以奉守爲職雖異典校之官然自昔相承或用以處老成耆德之士如熹凡陋豈所克堪今若貪冒寵榮不自量度此必坐取嘲笑以累聖主知人之明又況頃年屢以多病懇辭召命已蒙聖慈洞照肺腑既憐其愛君憂國粗有畎畝夙夜之誠而又知其衰朽無庸重閔勞以官職之事故凡所以假借褒嘉惠養全活之意雖非愚賤之所當得然天地父母委曲生成之恩則有以不可終辭者今乃欲因聖主前日所以假借惠養之資而遂貪緣以冒進擢無涯之寵則是古人所謂登龍斷以鬻市利者是以恐懼回皇不敢祗受

原 彈文 梁沈約奏彈祕書郎蕭遥昌文曰謹按兼祕書郎臣蕭遥昌盛戚茂年升華祕館淑慎之迹未彰違情之容已及宜寘徽網以肅朝風請以見事免遥昌所居官

補 記 唐權德輿祕書郎壁記曰按六典祕書郎四人從六品上分掌四部書以甲乙丙丁爲之目昔漢武帝聚天下文籍於廣内謂之中祕書魏晉之際祕書與中書或分或合故云職近日月宜居三臺之上丞郎之位與南宮相亞國初思漢庭延閣之制薄江左貴遊之選始以岑江陵虞永興褚河南迭爲之厥後彬彬多文學之士今年春滎陽鄭君具瞻自涇陽尉承詔授任今中書相君之令弟也在昔鄭默領中外三閣始删煩文而朱紫不雜開元初君之王考潁川叔祖刑部皆由禮官博士繼登其任諸父諸兄或解巾以司讐校或功次而奉朝請含章筑仕多在於斯猶桓公武公之代爲卿士蓋善於其職而宜之之義也

著作郎一

原 杜氏通典曰著作郎漢東京圖書悉在東觀故使名儒碩學入直東觀撰述國史謂之著作東觀皆以他官領焉蓋有著作之任而未爲官員也蘭臺令史班固傅毅洛陽令陳崇長陵令尹敏司隸校尉孟冀及楊彪等並著作東觀 魏明帝太和中始置著作郎官隸中書省專掌國史衛覬字伯儒以侍中尚書典著作 晉元康二年詔曰著作舊屬中書令祕書既典文籍宜改中書著作爲祕書著作於是改隸祕書後別自置省謂之著作省而猶隸祕書著作郎一人謂之大著作專掌史任進賢兩梁冠介幘絳朝服宋齊與晉同梁制一梁冠而無印綬後魏北齊並有著作郎後周爲著作上士二人掌綴

國錄屬春官之外史隋於祕書省置著作曹著作郎二人唐爲著作局置著作郎二人亦屬祕書省龍朔三年改著作郎爲司文郎中咸亨初復舊初著作郎掌脩國史及製碑頌之屬分判局事　初學記曰案著作郎魏官也魏晉之際多中書兼國史之職史官在焉故魏代王沈爲中書著作郎晉初繆徵爲中書著作郎並是也唐初因之　增文獻通考曰宋舊爲寄祿官郎後爲奉議郎佐郎後爲宣教郎　元豐正名掌脩纂日曆祭祀祝辭則著作郎主之初除林希爲大著豐授爲小著皆一時選　日曆所隸祕書省著作郎著作佐郎掌以宰相時政記左右史起居注所書會集脩撰爲一代之典舊於門下省置編脩院專掌國史實錄脩纂日曆官制行屬祕書省國史院　續文獻通考曰金元因唐制爲著作局有著作郎著作佐郎亦隸於祕書監至明此官不設

著作郎二

原待詔　刊石　晉元康元年詔曰著作郎舊隸中書大興二年依漢故事召陳郡王隱待詔著作畢衣介幘月朔詣於著作省班次休佐郎也　晉中興書曰孫綽爲散騎常侍領大著作轉廷尉著作如故於時才筆之士綽爲冠冕故溫王郗庾諸公之美必須綽銘而後刊石　才筆　史法　上詳刊石注　王隱晉書曰何嵩善史法爲著作　祕省　史才　白帖　司文籍　議限斷　上詳通典注　王隱晉書曰陸士衡以文學爲祕書監虞濬所請爲著作郎議晉書限斷

增列學士　爲史官　唐書曰太宗爲天策上將軍作文學館收聘賢才許敬宗以著作郎與十八學士之列著作佐郎初學記注　下詳後　編御製　陳中道　唐書曰著作郎鄧隆上表請編錄御製詩集太宗讓不許宋史曰楊時字中立師事程頤程顥學者號龜山先生會有使高麗者國王問龜山安在使回以聞召爲祕書郎遷著作郎及面對陳元祐熙豐顧姑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於是元祐諸臣皆次第牽復　蘭臺兼領　祕閣儲英　上詳通典注　宋史曰孝宗時黃洽由祕書郎遷著作郎上論詞臣祕閣儲英俊爲異時公卿用行黃洽詞可及之

原職閣稟重　書過記功　閣纂集四言詩啓云臣少學博士祭酒鄉湛謂可著作語祕書監華嶠嶠報書云著作郎職閣稟重勢貴多爭不暇表其才用臣遂紬思草萊無朝廷文翰武功勤勞久跡之事溫嶠表云夫國史之典明得失之跡以諷其上記功書過謂之實錄今之祕書著作宜得文史之才以辨經緯　應亨五葉　崔駰三世　應亨集讓著作表云自司隸校尉奉至臣五世著作不絕鄉族以爲美談　又云崔駰三世相繼其後無聞若乃談遷接武彪固躡跡向歆著美亦各一世之良也

增詭浮屠行　撰百家類　唐書曰薛德言系出歸陵明左氏春秋以國子生爲岳陽王賓客陳亡詭浮屠行亡歸江南仁壽中授校書郎貞觀時歷著作郎　又曰孔至歷著作郎明氏族學與韋述蕭穎士齊名撰百家類例以張說等爲近世新族刻去之說子坦方有寵怒曰天下族姓何預若事而妄紛紛者耶至曰大丈夫奮筆成書奈何因人動搖卒不改　取世家子　試政事堂　又曰文宗欲以眞源臨眞二公主降世族詔取世家子以聞杜中立及校書郎衛洙得召見禁中拜著作郎　占對明暢　文義汪洋　又曰向敏中解褐將作監丞通判吉州轉運使張春賢薦其材代還爲著作郎召見便殿占對明暢太宗善之　東都事略曰張文潛從蘇轍學轍見其文愛之蘇軾亦深知之稱其文汪洋澹泊有一唱三歎之聲云　元祐初爲著作郎在館八年

原地居華省　職在脩文　漢用史才任先班固　晉推經術選在李充　並爲著作郎　漢

推良史選在孟堅　晉重名儒任先弘度白帖

著作郎三

原料簡四部晉陽秋云孝武好覽文藝敕著作郎徐野民料簡四部書凡三萬六千卷分作四部晉中興書云李充爲大著作郎於時典籍混亂充刪除煩重以類相從分作四部秘閣以爲永制

增潔身不就唐書曰權皐擢進士第安祿山表署幕府皐度祿山且反逸去晝夜南奔客臨淮爲驛亭保祿山反天下聞其名爭辟爲屬皐終不就曰吾潔身亂世以全吾志欲特是受名耶以著作郎召不就自中原亂士人率渡江子翼詈人又曰劉子翼字小心在隋爲著作郎峭直有行書面折僚友短退無餘訾李百藥曰子翼詈人人都不憾元輿浮李華柳識韓洄王定皆仰高節又曰劉元輿白負才過人銳進取太和五年獻文闕下不得報上書自言誕文宗得書高其激昂出示宰相李宗閔以浮躁誕肆不可用改著作郎直筆東觀北齊書曰天保二年詔中書令兼著作郎魏收撰後魏史初帝令羣臣各言志收曰臣願得直筆東觀早出魏書故帝使收專其任東觀會成宋制左右史記言動之詳宰政記時政之要以授東觀會而成書異等改官金史曰孟宗獻發解第一是歲元官從七品階承務郎世宗以宗獻獨異等與從六品改著作郎

著作魏志衛顗傳云顗受詔典著作又爲魏官儀凡所撰述數十篇好古文鳥篆隸草無所不善王沈典著作晉書云王沈爲祕書監正元中遷散騎常侍侍中典著作撰魏書多爲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荀勗領著作晉書荀勗以中書兼領著作孫盛領著作晉中興書太康孫盛錄云孫盛字安國以祕書監領著作干寶以散騎常侍領著作孫綽以散騎常侍及陳壽並領大著作謝沈有史才晉中興書謝沈傳云沈字靜思何充庾冰並稱沈有史才遷著作郎撰晉書三十餘卷時年五十二沈先著後漢書百卷及毛詩漢書外傳所著述及詩賦文論皆行於世其才學在虞預之右張載不經史王隱晉書曰張載才不經史能作晉書

增應推崔孝伯後魏書曰韓顯宗除著作郎高祖嘗謂顯宗及程靈虬曰著作之任國言是司卿等之才朕自委悉若欲取古人班馬之徒固自遼闊若求之當代文學之能卿等應推崔孝伯鳳凰將九子翰苑新書曰何承天除著作郎撰國史承天時已老而諸佐郎並名家年少簡伯子朝之常呼爲妳母承天曰卿當云鳳凰將九子何言妳母非蘇軾不可續漢書云楊彪博議嘗曰彪與馬日磾盧植蔡邕等著作東觀王肇聞見錄云神宗與宰執議更官制至著作郎則曰非蘇軾不可

著作郎四

原詩北齊邢子才酬魏收冬夜直史館詩曰年病從衡至動息自不安兼豆未能飽重裘詎解寒況乃冬之夜霜氣有餘酸風音響北牖月影度南端燈光明且滅華燭新復殘衰顏依候改壯志與時闌體羸不盡帶髮落強扶冠夜景將欲近夕息故無寬忽有清風贈辭義婉如蘭先言歎三友末言慙一官麗藻高鄭衛專學美齊韓審喻雖有屬筆削少能干高足自無限積風良可摶空想青雲易寧見赤松難寄語東山道高駕且盤桓

增制唐李嶠授崔融著作郎制曰鸞臺具官崔融長才廣度贍學多聞詞麗揚班行高曾史外臺美其方正中庚亮侍講東宮庚亮別傳云亮拜中書郎領著作侍講東宮其所論說多見稱述

原楊彪著作東觀續漢書云楊彪博議多文著作東觀按華

省推其良直永言司典尤俟得人載筆西垣既藉微婉紬文東觀更資博通宜升著作之庭兼就記言之地可著作郎仍兼右史內供奉官　蘇頲授吳兢著作郎制曰黃門具官吳兢祗服言行貫穿典籍蘊良史之才擅巨儒之義頃專筆削仍侍軒階宜著書於麟閣復載籍於鴻都可行著作郎兼昭文館學士餘如故主者施行

同表 梁沈約到著作省表曰臣約言即日被召以本官兼今職臣藝不博古學謝專家乏懷鉛之志慙夢腸之術聯事乖善握蘭慚良謬勒斷蛇之符預刊氷河之業路遥難騁才弱未勝而神工曲造雕絢彌疊珥筆史觀記言文府趨奉載揚腆懵交顏

增記 唐李華著作郎壓壁記曰漢太史公既沒其子遷緘金匱石室之文降及東京永平中特詔班固著作東觀繼其事者楊彪蔡邕由是太史但掌天文律曆而已魏太和年肇以著作名官爲中書屬晉元康年改隸祕書朝服單衣介幘始親職必撰名臣傳歷宋齊梁陳官品第六元魏高齊周隋秩從五品魏則王沈以侍中兼之衛顗以尚書帶之至於有晉若史才之美陳壽自佐郎遷元舅之尊庾亮以中書領宋則徐爰何承天齊則沈約裴子野梁則陸雲公姚察陳則顧野王張正見後魏則崔光高允北齊則邢子才魏收周則蘇亮柳虬隋則虞綽王邵皆一朝名選也貞觀初詔梁文昭公鄭文貞公統英儒盛才脩五代史天子親垂筆削與春秋同符巍巍乎史氏之光耀也因是開館於內別立史官多以著作郎領帶其職而舊司所掌惟碑誌祭祝之文在焉然以其能綜羣言且居百乘出典下國轉爲郎官或上遷祕書少監或擢拜中書舍人固不易其任也唐之建官罔非俊乂若虞永興德涵大雅魏侍中才高王佐鄭吏部絶韻鏘鳴崔司業雄詞飛動皆歷焉

著作佐郎一

原 杜氏通典曰著作佐郎魏置亦屬中書晉佐著作郎八人進賢一梁冠絳朝服祕書監自調補之太元四年詔祕書無監使吏部選佐著作郎有監復舊　又閻纂集云新湛謂祕書監華嶠曰國纂河陰著作嶠曰比勢貴多爭不暇求才按此則大著作祕監自調也晉制佐著作郎始到職必撰名臣傳一人宋初以國朝始建未有合撰者其制遂廢宋齊以來遂遷佐於下謂之著作佐郎亦掌國史集注起居梁初周捨裴子野皆以他官領其職官制與大著作同陳氏爲令僕子起家之選後魏有著作佐郎北齊有著作佐郎各二人後周有著作中士四人掌綴國錄隋於祕書省置著作曹佐郎八人煬帝加佐郎爲十二人唐爲

著作局置佐郎四人開元二十六年減佐郎二人亦屬祕書省自宋以後國史悉屬祕書龍朔二年改著作佐郎爲司文郎咸亨初復舊著作佐郎徒有撰史之名而實無其任其任盡在史館矣其屬官有校書郎二人後魏著作省置校書郎北齊著作亦置校書郎二人隋亦同掌讐校書籍若本局無書兼校本省典籍正字二人隋著作曹置正字二人今減一人掌同校書初學記曰案著作佐郎魏代置掌貳大著作郎脩國史初俱隸中書謂之中書著作佐郎晉惠帝時與大著作郎同隸祕書後代因之出宋書百官志唐因之張華年四十得河南尹丞不拜轉著作佐郎沈約宋書曰後漢以來但掌天文律曆而已其國記撰述悉在著作江左王導表著作爲史官是也

著作佐郎二

原 西觀 南郊 張隱文士傳曰東晳字廣微元康四年晚應司空府八月餘亦除著作佐郎著作西觀撰晉書典書曰郭璞太興元年奏南郊賦中宗嘉其才以爲著作佐郎 晉中興書 晉紀曰東晳祕書監賈謐請爲著作郎難陸士衡晉書限斷 又曰張載字孟陽作濛汜賦太僕傅元見賦歎息以車迎載言談終日深相貴重載遂知名起家微爲著作佐郎

難限斷 賦濛汜 晉紀曰東晳著述師事同郡譙周少仕蜀撰三國志 下詳西觀注

撰三國 創十志 張華別傳曰陳壽好學善著作郎除中書著作郎撰三國志 下詳西觀注

增 嗜漢書 議郊祀 唐書曰薛俊好學嗜漢書崖略暗誦貞觀中第進士解褐著作佐郎郊禮星見宰相趙普召鎬問之鎬曰當祭而日食繼慶兄鎬見如舊儒多薦其能改崇文院檢討太宗將祀南郊俊此乎善言於上即罷其禮翌日遷著作佐郎

善規益 恬進取 又曰王著善書筆迹甚媚頗有家法太平興國間轉運使侯陟以名聞召見賜緋加著作佐郎直御書院太宗聽政之暇常以觀書文筆法爲意諸家字體詞臻精妙嘗命中使持御札示著著曰未盡善也太宗臨學益勤又以示著著答如前中使詰其故著曰功已至矣非臣所能及其後眞宗嘗對宰相語其事且嘉著之善於規益於侍中待詔中亦無其比 又曰郎簡歷官無過而無一人薦是必恬於進取者特改祕書省著作縣令調隨州推官及引對眞宗曰簡歷官著作佐郎

夏湛壞書 上詳賦濛汜注 張華別傳云陳壽好學善著述除著作佐郎當時夏侯湛等多欲作魏書見壽所作即壞已書

增 文學清選 天子門生 唐書王義方曰臣去歲冬初雲陽下縣丞耳今春及夏陛下授臣著作佐郎極文學之清選宋史曰趙逵紹興二年對策論君臣父子之情甚切擢第一時檜意有所屬而逵對獨當帝意檜不悅授逵左丞事郎簽書樞南東西帝嘗問檜趙逵安在檜以實對久之帝又問乃除校書郎逵單車赴闕征稅者希檜意搜行橐皆書籍才數金而已既就職未嘗謁檜賡御製詩有皇心未敵晏安圖之句檜見之怒曰逵猶以爲未太平耶欲擠之未及而死帝臨哭檜還即授著作佐郎兼權禮部員外郎帝臨景靈宮祕省起居惟逵一人帝謂之曰卿始終皆朕自擢自卿登第後爲大臣沮格久不見卿秦檜曰薦士未嘗一語及卿以此知卿不附權貴眞天子門生也

著作佐郎三

增 等身課 宋史曰賈黃中幼聰悟方五歲父玭每旦令正立展書卷比之謂之等身書課十五舉進士授校書郎集賢校理遷著作佐郎勸使植桑有罪而情輕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罰民益賴慈後呼爲著作林

原 並有史才 晉中興書曰華譚爲祕書監時晉陵朱鳳吳郡吳震等以單族二人並有史才白首衡門後譚知之薦二人擢補著作佐郎並皆稱職

典治文義 石瑞紀著作郎丘衆表稱世祖武皇帝擢臣貧薪之中授臣著作佐郎典治天下文義數術乃撰諸志也

增 內省參纂 唐書曰敬播貞觀時擢進士第時顏

師古孔穎達撰次隋史詔撰詔祕書內省參集再遷著作佐郎奉詔至家又曰陽城隱中條山陝虢觀察使李泌數禮餉城受之欲辟致之府不起乃薦諸朝詔以著作佐郎召祕使其家城封還詔書

便殿讀古

宋史曰呂文仲入朝爲少府監丞預修太平御覽廣記文苑英華改著作佐郎太平興國中上每御便殿觀古碑刻輒召文仲讀之書令讀文選又令讀江海賦皆有賜賚

草定書疏

又曰楊億爲著作佐郎太宗知其敏屢有賞賚時公卿表疏多假文於億名稱益著眞宗在京府徵之爲首僚郎中書疏悉億草定

兩策制科

又曰張方平舉茂材異等爲校書郎又中賢良方正遷著作郎當召試館職仁宗曰是非兩策制科者乎何試也命直集賢院

殿中監 丞 尚乘 尚食 尚藥 尚舍 尚輦 附

原杜氏通典曰魏置殿中監官晉宋並同齊有內外殿中監各八人梁陳因之其資品極下後魏亦有殿中監北齊有殿中局置監四人屬門下省掌駕前奉引隋改爲殿內局置監二人大業三年分門下太僕二司取殿內監名以爲殿內省有監少監丞各一人掌諸供奉領尚食尚藥尚衣尚食即舊御府尚舍即舊殿中局尚乘領左右六閑及諸閑尚輦等六局漢儀注曰省中有五尚即尚食尚冠尚衣尚帳尚席或云秦置六尚謂尚冠尚衣尚食尚沐尚席尚書若今殿中之任每局各置奉御二人以總之置直長以貳之屬門下省唐改爲殿中省加置少監二人丞亦二人其官局職任一如隋制爲一司不屬門下龍朔二年改殿中省爲中御府改監爲中御太監少監改丞爲中御大夫咸亨初復舊 丞隋置一人唐加一人 增文獻通考曰宋制殿中省判省事一人以無職事朝官充舊有六尚之局名別而事存今尚食歸御廚尚藥歸醫官院尚衣歸尚衣庫尚舍歸儀鸞司尚乘歸騏驥院內鞍轡庫尚輦歸輦院皆不領於本省元豐正官制置監少監丞各一人監掌供奉天子玉食醫藥御幄帟輿輦舍次之政令少監爲之貳凡總六局又置提舉六尚局及管幹官一員舊殿中省判省事一人以無職事朝官充雖有六尚局名別而事存凡官隨局而移不領於本省所掌惟郊祀元日冬至天子御殿及禘祫后廟神主赴太廟供其繖扇而殿中監視祕書監爲寄祿官而已後權太府卿林顏乞復殿中省六尚以嚴奉至尊於是徽宗乃出先朝所度殿中省圖命三省行之而其法皆左正言姚祐所裁定歲崇寧二年也三年蔡京上脩成殿中省六尚局供奉庫務敕令格式看詳凡六十卷仍冠以崇寧爲名政和元年殿中省尚伸上編定六尚供奉式靖康元年詔六尚局並依祖宗法又詔六尚局既罷格內歲貢品物萬數尚爲民害非祖宗舊制其並除之 續文獻通考曰遼殿中司隸於御史臺官曰殿中曰殿中丞其屬有尚舍局奉御尚乘局奉御尚輦局奉御尚食局奉御尚衣局奉御金殿中監事多領於殿前

都點檢司元初殿中監事皆領於四怯薛而兼宿衛四怯薛者太祖功臣博爾忽博爾木木華黎赤老溫四族也命其世領怯薛之長怯薛云者猶言番直宿衛也凡怯薛內執事之名不一（如主弓矢主書寫主司閽悉世主典車馬主衣服之類）守之又置侍正府即殿中監職也秩正二品侍正十四人同知二人僉府二人待判二人掌內庭近侍之事奉御二十四人（尚冠尚衣尚輦尚浴尚飾尚輦奉御正副各二員）明奉御諸事俱屬內侍此官不設（原）杜氏通典曰尚食局奉御始秦置六尚有尚食焉（如淳曰謂掌天子之物曰尚）後漢以後并其職於太官湯官北齊門下省又有尚食局置典御二人後周有尚膳上士中士凡進食先嘗之隋分屬殿內改典御為奉御有二人唐因之龍朔二年改為奉膳大夫咸亨初復舊直長隋置六人唐因之減置五人（增）文獻通考曰宋尚食掌膳羞之事典御二人奉御六人下有膳工　續文獻通考曰遼有尚膳殿中司屬有尚食局奉御元主奉烹膳者曰博爾赤（原）杜氏通典曰尚藥局奉御自梁陳以後皆太醫兼其職北齊門下省有典御二人隋如北齊之制後改為奉御而屬殿內唐因之龍朔二年改為奉醫大夫咸亨初復舊直長隋置四人唐因之（增）文獻通考曰宋尚藥掌和劑診候之事典御二人奉御六人下有醫師（原）杜氏通典曰尚舍局奉御周禮有掌舍掌王行所止之處帷幕幄帟之事漢少府屬官有守宮令丞掌宮殿陳設魏殿中監掌帳設監護之事晉宋以下其職並在殿中監隋煬帝置殿內監改殿內局為尚舍局置奉御二人唐因之龍朔二年改為奉扆大夫咸亨元年復舊直長隋置八人唐因之而減二人（增）文獻通考曰宋尚舍掌次舍幄帟之事典御二人奉御六人下有幕士　續文獻通考曰遼有殿幄局有寢殿殿中司屬有尚舍局奉御（原）杜氏通典曰尚乘局奉御自秦漢以來其職皆在太僕北齊太僕驊騮署有奉御十人管十二閑馬隋煬帝取之置尚乘局置奉御二人唐因之增置奉御四人龍朔二年改為奉駕大夫咸亨元年復舊（尚乘奉御掌六閑馬一曰飛黃閑二曰吉良閑三曰龍媒閑四曰騊駼閑五曰駃騠閑六曰天苑閑）開元中減二人先是別置廄使因隸焉猶屬殿中（武后萬歲通天二年五月置仗內閑廄令殿中丞袁懷哲檢校至聖曆二年改為少監開廄使自後他官相循為之）直長隋置十四人唐減四人（增）文獻通考曰宋尚乘歸騏驥院　續文獻通考曰遼殿中司有尚乘局金殿中監有尚廄局（隸太僕寺）尚乘之職舊本隸殿中監元又立尚乘寺秩從三品掌上御鞍轡輿輦羣牧驢騾及鞍轡造作收支遠方馬匹等事資乘庫提點大使屬之（原）杜氏通典曰尚輦局奉御周官小司徒中大夫掌六畜車輦又宗伯巾車下大夫掌王后之

五輅輦車組輓有翼羽蓋古謂人車爲輦春秋宋萬以乘車輦其母秦始皇乃去其輪而輿之漢代遂爲人君之乘後漢有乘輿六輦魏晉小出則乘之及過江左孝武太元年中謝安車意而作及破符堅得之形制鄙拙大小如一時人歎其默識宋武破慕容超獲金紅輦古之輦輿大率以六尺爲度有六輦大輦中方八尺左右關視金鬼拱振鬼金花銀獸梁大輦中方八尺左右關視金鬼拱振鬼禮皆乘之漢魏晉並太僕屬官車府令掌之東晉省太僕遂隸尚書駕部宋齊梁陳車府乘黃令丞掌之後魏北齊則乘黃車府令兼掌之後周則司車輅主之隋又乘黃車府令丞掌之煬帝置殿內省尚輦局奉御二人唐因之龍朔二年改爲奉輦大夫咸亨元年復舊直長四人隋置唐因之

增文獻通考曰宋尚輦掌輿輦之事元豐中神宗欲復建此官而度禁中未有其地但詔御輦院不隸省寺令專達焉　續文獻通考曰遼殿中司有尚輦局金有尚輦局使金各局俱有直長元侍正府尚飾奉御兼尚輦

尚衣監一

杜氏通典曰尚衣監奉御周官有司服中士掌王之服辨其名物戰國有尚衣尚冠之職秦漢有御府令丞掌供御服而屬少府後漢有掌官者典官婢作中衣服魏因之晉屬光祿勳江東省宋大明中改尚方曰左右御府各置令丞一人後廢帝初省御府置中署隸右尚方其後又置初宋氏用三品勳位明帝改用二品准南臺御史掌金銀綵帛凡諸造作以供奉及妃主六宮梁陳其職隸在尚方後魏有掌服郎北齊門下省統主衣局都統子統各二人後周有司服上士二人中士二人隋分屬殿內省其後又改爲尚衣局置奉御二人唐因之龍朔三年改爲奉冕大夫咸亨元年復舊直長隋置八人唐因之減二人

增文獻通考曰宋尚衣掌衣服冠冕之事下有衣徒　續文獻通考曰遼有尚衣裁造殿中司有尚衣局奉御元侍正府掌內庭近侍之事奉御二十四人爲尚冠尚衣尚輦尚沐尚飾尚輦各奉御二員副奉御二員明此官不設

尚衣監二

陶正　復陶傳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注陶正復陶也主君上之衣服　罷齊三服官漢元帝詔罷齊三服官注春獻冠帽爲首服紈素爲冬服輕綃爲夏服　止害女工物漢哀帝詔齊三服官織綺繡難成害女工之物宜皆止無作輸納也　法天地之數　舉四時之宜丞相蕭何御史大夫周昌等議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及先人能法天地順四時奉宗廟天子之大禮臣謹法之中國者遼虞舉春卒舜舉夏倪湯舉秋貢禹舉冬各奉一時制可注云各主一時禮物朝祭事

淵鑑類函卷九十四

設官部三十五 三老五更 國子祭酒 司業附 監丞 主簿典簿附 助教 學正學錄附 博士 太學博士 廣文館博士 四門博士 律學博士 書學博士 算學博士 正附 學生

三老五更一

杜氏通典曰三老五更者三代所尊也三者道成於三謂天地人也老者舊也壽也詩云方叔元老書稱耆舊遺我黃耇之言則周所愆五者訓於五品更者更也五世長久更相代言其能以善道改更已也故三老五更皆取有道夫妻男女完具者為之鄭元曰老更互言之耳皆老人更知三從五事者也蔡邕曰更當為叟字之誤也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音孕漱也所以潔口三公設几九卿正履祝鬷在前祝饐在後鬷音梗饐音咽使者安車輭輪送迎至家天子獨拜於屏其明日三老詣闕謝以其禮遇太尊故也後漢明帝以李躬為三老桓榮為五更安帝以魯丕李充為三老靈帝又以袁逢為三老賜以玉杖玉杖長九尺端以鳩為飾鳩者不咽之鳥欲老人之不咽也魏高貴鄉公即位幸太學將崇先典命王祥為三老祥字休徵鄭小同為五更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陳明王聖帝君臣政化之要以訓之聞者莫不砥礪後魏孝文養老於明堂以尉元為三老元字荀仁游明根為五更明根字達志帝再拜三老肅拜鄭衆云但俯下手今時揖拜是也揖音於志反即今之揖也給三老上公之祿五更元卿之祿後周武帝保定三年詔以太傅燕國公謹于謹為三老賜延年杖帝幸太學以食之三老入門皇帝迎拜門屏之間三老答拜有司設三老席於中楹南向太師晉國公護升階設几於席三老升席南面憑几而大司徒楚國公寧升階正舄皇帝升立於斧扆之前西面有司進饌皇帝跪設醬豆親自袒割三老食訖皇帝又親跪授爵以酳有司徹訖皇帝北面立訪道三老乃起立於席後皇帝曰猥當天下重任自惟不才不知政治之要公其誨之三老答曰木受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自古明王聖主皆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用安惟陛下念之云云三老言畢皇帝再拜受之三老答拜禮成而出其餘歷代皆無

三老五更二

崇至敬鍾氏春秋云甘露二年詔曰古者必有三老五更以崇至敬若講師續漢書云養三老五更先吉日司徒上太傅若講師故三公人名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三公一人為三老次卿一人為五更皆服絳大袍單衣皁緣領袖中衣冠進賢扶玉杖五更亦如之桓榮尚書賜爵東觀漢記云明帝永平二年詔曰五更沛國桓榮以尚書授朕十有餘年其賜爵關內侯食邑二千戶李躬學明賜爵又云三老常山李躬年者學明以二千石祿養終身王祥秉義淳固小同溫恭孝友魏氏春秋云甘露二年詔曰關內侯王祥秉義淳固鄭小同溫

恭孝友可以祥爲三老小同爲五更於是天子乃親率羣司躬行古禮

國子祭酒一 司業四

杜氏通典曰孫卿在齊爲三老稱祭酒胡廣曰凡宣名祭酒皆一位之元長古者實傳主人餕則老者一人舉酒以祭地故以祭酒爲稱漢之侍中魏之散騎常侍皆陸爲祭酒用其義也公府有祭酒亦因其名 漢吳王濞年老不朝爲劉氏祭酒則祭酒之名久矣又漢置博士至東京凡十四人而聰明有威重者一人爲祭酒謂之博士祭酒蓋本曰僕射中興轉爲祭酒昭帝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時詔能通一經者皆復數年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成帝末增弟子員三千人平帝時王莽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以爲員歲課甲科四十人爲郎中乙科二十人爲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後漢安帝詔於藝文博士給席不講學舍蘇牧兒舊暨至於蘇刈其下順帝感翟酺之言乃更脩贊宇凡所補二百四十人餘郡國諸儒皆補郎舍人 魏因之晉武帝咸寧四年初立國子學置國子祭酒一人國子周之舊名周官有師氏之職即魏國子祭酒周禮師氏以三德三行教國子有保氏而養國子以道教之六藝也晉視侍中列曹尚書劉毅稽紹並爲此官 宋代不置學則助教唯置一人而祭酒博士常置也明帝太始六年以國學廢初置總明觀祭酒一人有元儒文史四科科置學士各十人齊高帝建元四年有司奏置國學祭酒唯諸曹尚書博士准中書郎助教准南臺御史選經學爲先若其人難備給事中以選明經者以本位領其後國諱廢學永明三年立學尚書令王儉領祭酒學既建乃省總明觀八年國子博士何胤單爲祭酒疑所服陸澄等皆不能據遂以元服臨試月餘日博議定乃服朱衣齊梁號爲國師梁王承字安期爲國子祭酒承祖倫父暕並居此職三代爲國師前代未有當時以爲榮陳吉簡 陳後魏亦曰國子祭酒其初定中原先立太學置五經博士北齊國子寺有祭酒一人隋開皇十三年國子寺罷隸太常凡國學諸官自漢以下並屬太常至隋始革之 又改寺爲學仁壽元年罷國子學唯立太學一所省國子祭酒博士置太學博士總知學事煬帝即位改國子學爲國子監依舊置祭酒唐因之龍朔元年改東都亦置 龍朔二年改爲司成館又改祭酒爲大司成咸亨初復舊光宅元年改國子監爲成均監神龍元年復舊領國子學學生三百人 太學學生四百人 四門學生五百人俊士八百人 律學學生五十人 書學學生三十人 算學學生三十人凡六學生徒二千二百一十人每學各置博士以總學事及有助教等員天寶九年又於國子監置廣文館領學生爲進士業者置博士助教各一人品秩並與太學同 置祭酒一人掌監學之政皇太子受業則執經講說皆以儒學優重者爲之天寶九載置廣文館學生進士 晉百官表注曰博士祭酒一人掌國子學介幘皁朝服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泰始書籍而置博士之官博者博通於藝事也 沈約宋書曰博士秦官也常通古今員多至數十人

有僕射光武增爲十五人蓋一經有數家之學故也皆教弟子光武改僕射曰祭酒　齊職儀曰晉令博士祭酒掌國子生師事祭酒執經葛巾單衣終身致敬　續文獻通考曰宋國子監判監事二人以兩制或帶職朝官充凡監事皆總之祭酒掌國子太學武學律學小學之政令凡諸生之隸於太學者立三舍法崇寧立辟雍置大司成一人爲師儒之首總辟雍太學之政令位諸曹侍郎上宣和罷中興初并國子監歸禮部紹興三年置國子監十二年置祭酒十三年始復建太學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國子監太祖置於上京中京國子學隸焉官曰祭酒司業監丞主簿　金海陵天德三年初置國子監國子學太學皆隸焉　元世祖至元初以許衡爲集賢館大學士國子祭酒教國子與蒙古大姓四怯薛人員選七品以上朝官子孫爲國子生隨朝三品以上官得舉凡民之俊秀者入學爲陪堂生伴讀至元二十四年始置監祭酒司業掌學之教令皆德尊望重者爲之皇慶二年置崇文閣於國子監外別有國子學蒙古國子監准漢人國子監例置官亦同　明太祖吳元年定國子學官制設祭酒等員十年置中都國子學十四年更定祭酒一人司業二人其屬監丞二人博士五人助教十五人典簿一人學正十人學錄七人典膳一人掌饌二人十五年相地於都城之北改國子學爲國子監頒教條及禁例於天下十六年命曹國公李文忠領國子監事車駕時時臨視以故監官不得中飜而坐中門而行二十六年革中都國子學祭酒掌國學舉人貢生官生恩生例生及年幼勳臣訓教之事凡訓教諸員奉監規而損益焉要在明體適用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爲本尊師親友讀書寫字爲業有不率者扑之不悛徙謫之其率教者有升堂積分及超格序用之法以廩饌贍師生以力役給廚膳以賜予示恩賚以寧假悉人情以撥歷練吏事以考選汰冗濫太祖親製條規十八款於監仍令天下各學勒臥碑以示諸生成祖永樂元年設北京國子監列爲二監至十九年定鼎北京於留都加南京二字二監雖並列而治法本原實始於南　原國子司業杜氏通典曰煬帝大業三年於國子監初置司業一人禮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因以爲名唐置二人副貳祭酒通判監事龍朔二年改爲少司成咸亨初復舊凡祭酒司業皆儒重之官非其人不居　續文獻通考曰宋元豐正官名置司業一人紹興十三年始復建太學隆興并省司業不與祭酒並除乾道七年乃並除如故遼金元皆設明置二人上幸太學祭酒及司業執經講義

國子祭酒二　司業附

周蜀志秦宓傳曰先主既定益州廣漢太守夏侯請秦宓爲師友祭酒領五官掾　晉中興書云杜夷素以儒稱秉操貞素中宗以爲儒林祭酒　前秦錄曰建元七年高平蘇通長樂劉祥並以碩學耆儒尤精二禮堅以通爲禮記祭酒居於東序祥爲儀禮祭酒處於西序堅每月朔旦率百僚親臨講論　隋史曰隋元善賜爵江陽縣公後遷國子祭酒帝親臨釋奠命善講孝經於是敷陳義理兼以諷諫上悅曰聞江陽之說更啓朕心

唐書曰張後胤以經授秦王及太宗即位爲睦州刺史因入朝乞骸骨太宗曰卿氣力猶強欲何官也後胤陳謝不敢太宗曰朕昔從卿受經卿從朕求官何所疑後胤頓首願得國子祭酒從之　又曰褚無量字弘度擢明經累除國子博士遷司業中宗將南郊祝欽明郭山惲建言皇后爲亞獻無量與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等上書引禮固爭不得及明皇爲太子釋奠國學令講經建端樹義博敏而辯即位遷國子祭酒　又曰太宗以孔穎達在東宮數有匡諫拜國子祭酒仍侍講東宮太宗幸國學觀釋奠命穎達講孝經既畢穎達上釋奠頌手詔褒美先是與顏師古等諸儒受詔撰定五經正義下詔曰卿等博綜古今義理該洽考前儒之異說符聖人之幽旨實爲不朽付國子監施行　又曰韓愈拜國子祭酒奏儒生爲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奔走聽聞皆相喜曰韓公來爲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　又曰鄭覃故相珣瑜之子以宰相兼判國子祭酒奏太學置五經博士各一人緣無職田請依王府官例賜祿廩從之

宋史曰宋初崔頌判國子監建隆三年夏始會生徒講說太祖遣中使以酒果賜之每臨幸國學召頌與語因及經史頌應答無滯及郊祀以頌攝太僕升車執綏上問以一時典禮頌占對閑雅上甚重之　又曰邢昺咸平中爲國子祭酒景德二年上幸國子監閱庫書問昺經版幾何昺曰國初不及四千今十餘萬斯儒者逢時之幸也上方興起道術令昺與張雍杜鎬孫奭舉經術該博德行端良者以廣學員　又曰呂公著爲祭酒所舉學官如王回吳政姜潛張載皆一世大儒王存顧臨爲元祐名臣常秩吳申黃履朱臨盛僑亦顯於世奭士陳頤隱居不仕公命博士即其家敦請以爲太學正頤固辭公即命駕過之　又曰李綱之罷太學生伏闕上書乞留綱與种師道軍民集者數十萬朝廷欲防禁之吳敏乞用楊時以靖太學時得召對言諸生伏闕紛紛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爲之長貳則

將自定帝曰無逾於卿遂以時兼國子祭酒　元史曰許衡爲中書左丞論阿合馬專權罔上蠹政害民若干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帝久欲開太學乃以爲資政殿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國人子大朴未散視聽專一若置之善類中涵養數年將必爲國用乃請徵其弟子王梓劉季倖韓思永耶律有尚呂端善姚燧高凝白棟蘇郁姚燉孫安劉安中十二人詔驛召之來京師分處各齋以爲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穉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嚴若君臣其爲教因覺以明善因明以開蔽相其動息以爲張弛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算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之道　又曰許衡告老去以王恂爲國子祭酒祭酒之制實始於此　明獻徵録曰洪武時太學初成中外歲貢生徒日夥適選愞者掌之師生相訐敎尼不行十六年以文淵閣大學士宋訥爲國子監祭酒請於上嚴立學規諸生皆知敬畏上慮功臣子弟有不服扑罰者命曹國公李文忠兼領監事由是貴胄肅然受敎年八十卒於官上自製文遣官致祭其後歲辛未太學生有連舉大魁者上思訥曰此宋祭酒訓迪之功也凡諸生守官稱職者多出訥門上每舉訥爲敎國子者楷法　又曰李懋字時勉以字行正統六年爲祭酒嚴敎正大極意造就人才初至令坐堂一月後乃散處於廂房列格致誠正四號號房有家室者居外晨入饌堂讀書俱朔望升堂其於四號督勵尤切夜讀務盡二更將五更復令膳夫提鈴循號房喚起讀書或自潛行以察勤惰無燈者令人暗記明示責罰自是燈光達旦書聲不歇學者感激競相勸勉諸生貧病者節縮餐錢力爲贍給

國子祭酒三 司業附

原傳經 講學 戴逵爲儒林祭酒劉石傳經下詳書鈔 **增儒宗** 散地 後周盧誕有名於時文帝以誕儒宗學府乃拜國子祭酒 唐書曰肅宗時楊綰爲吏部侍郎元載秉政忌綰望高官者魚朝恩判國子監既誅因是建言太學當得天下名儒即拜綰國子祭酒外示尊重而實以散地處之 權德輿書以劉秩爲祭酒置之國庠似在散地 虎闈 槐市 王元長曲水詩序入虎闈而盍胄注周禮曰師氏以三德教國子居虎門之左蔡邕明堂月令論曰周官有闈門之學翰曰虎闈教國子之學所也 淮南子太學曰槐市又三輔黃圖云元始中起明堂列槐樹數百行朔望諸生持經書及當部所出物於此買賣號槐市 清官後 儒人師 齊書曰張緒字思曼清簡寡欲建元元年立國學以緒爲太常卿領國子祭酒何點歎曰晉以子敬季琰爲此職今以王延之張緒爲之可謂清官後接之者實爲未易 元史曰李求魯翀字子肇爲國子祭酒帝師至京師有旨朝臣一品以下皆乘白馬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爲動惟翀舉觴立進曰帝師擇地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

不爲禮帝師笑而起舉 懷珍果 判祥瑞 陳書曰徐孝克孝穆弟也性至孝爲國子祭酒孝克每侍宴無所飲食唯飲泉爲之慘然 果納紳帶中歸以遺母宣帝聞之嗟歎良久乃敕自今宴享孝克前餘皆遣將還以餉其母時論美之 唐書曰則天稱制不樓官爵取悅當時國子祭酒多授諸王駙馬都尉貞觀故事祭酒上日皆講五經題至是諸王駙馬爲祭酒者赴上惟判祥瑞三人而已至於博士助教雖有學官之名多非儒雅之實

選有道人 宜素業士 漢舊儀曰博士祭酒國子卿大夫之子孫凡學者祭酒 請崇文學 宜處老成 唐書曰蕭昕代宗時罷國子祭酒用阮叔爲方當庠序之教宜素業士 漢擢荀卿 晉選劉毅 並爲祭酒也見白帖 請崇文學 宜處老成 宋史曰元祐中鄭穆以酒請崇文學待制兼祭酒每諸生請益無間寒暑六年請老范祖禹上言穆雖年七十精力尚強祭酒居師資之地正宜處以老成願毋輕聽其去不報

盧誕人師 虛齋理學 後周盧誕本名恭祖拜給事黃門侍郎文帝詔曰盧誕拜國子祭酒 明蔡清號虛齋晉江人正德時拜南京國子監祭酒命前下而卒所著有易經四書蒙引太極圖密藏世宗特命頒行纂列姓名於理學名臣錄

宿儒並命 師範齊名 宋史曰馮元字道宗仁宗朝判國子監故事國子監必宿儒典領元與孫奭三命與論大服 明陳敬宗爲南京祭酒以師道自任時北監祭酒李時勉的東諸生身教不嚴世稱南陳北李

兩爲祭酒 五居國學 元猷陽元三任成耶律有尚字伯強遼東丹王十世孫受業許衡之門稱高第弟子衡爲祭酒奏門人爲齋長以伴讀有尚其一也衛告老還乃以有尚等爲助教及有尚去而國學事廢廷議以爲非有尚無足以繼衡者除國子司業奏立學館二十四年朝廷大啓學舍始立國子監官增廣弟子員於是有尚陞國子祭酒儒風爲之丕振有尚前後五居國學身爲學者師表數十年海內宗之猶昔之宗儒也

祭酒 賓車迎君賓 執經問行齊 漢書韓勝傳云勝字君賓王莽遣使者駕安車駟馬迎勝勝曰今年老矣豈以一身事二姓哉 晉遣使起之於家 重臣多出其門 明謝鐸弘治間擢南京國子監祭酒致仕歸薦者以十數皇太子禮之執經問焉 又胡儼永樂間爲國子祭酒方岳重臣率多出其門 道足以鎮雅黜浮 學足以起頑立懦 明林俊謂祭酒謝鐸以上祭酒

宗元美陽城 胡寅責高閌 唐書曰昔李膺嵇康時太學生徒仰關執訴懷謂陽城爲國子司業後出爲道州刺史太學諸生何蕃等二百人頓首闕下請留城柳宗元與蕃等書曰誠諸生見賜甚盛將亦陽公漸漬導訓所致乎 宋紹興時閌爲司業說詩行經義課試之法新學成奏補試者六千人且乞臨雍繼率諸生上表以請於是帝幸太學泰禧執經問講易泰卦胡寅聞之以書責閌曰閣下爲師儒之首不能建大論明天人之理乃阿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歟天罔人歟甚焉平生志行埽地矣

四輔爲司業 三人皆高年 明吳源字性傳洪武三年與杜敬多所造就上以上司業 又王嘉會字原禮洪武十五年爲國子司業時宋訥輔官兼太子賓客後上以源賢復名爲國子監司業嚴立楷範三人者春秋已高鬚鬢皤如正其衣冠旦夕嗟嘆嘉會與訥及左司業龔敬以上司業

國子祭酒四 司業附

成均 國子監也 太學 國學 爲終身 宋書丘靈鞠傾東觀祭酒曰人居官願速還使我爲祭酒終身不恨也 久不調 明獻徵錄曰陳敬宗字光世永樂時爲南京祭酒平生剛介官太學二十餘年諸生位有至卿貳者而敬宗獨久不調意嘗如也 奏立國子學 晉諸公贊云裴頠惠帝時拜爲國子祭酒奏立國子太學起講堂集門閥制石以寫五經

興國學晉中興書隊郡表錄云袁環字山甫為國子祭酒時屢經喪亂禮教陵遲上疏求立學徒帝從之國學之興自環始也　劉毅博學多聞臧榮緒晉書云武帝詔毅為散騎常侍國子祭酒　劉智學行優著又云咸寧四年詔曰南陽王師劉智學行優著其以智為國子祭酒　戴逵遠槩發蒙胄子王珣啓戴逵為祭酒云前國子博士戴逵雖有遠槩發蒙胄子之蒙　庾純儒行訓導國子臧榮緒晉書云咸寧三年詔曰議郎庾純篤學好古敦說詩書儒行也宜訓導國子以上祭酒

增貳成均唐柳宗元為國子司業陽城遺愛碣云帝求師儒貳我成均進退作則動言是儆　命樂正宋蘇轍除咸喬制云命樂正之官輔司成之位往祗厥職毋使陽城韓愈之流專美前世　參掌禮儀唐韋叔夏精通三禮還成均司業久視元年特下制曰禮儀國家所重司禮博士未甚詳明成均司業韋叔夏太子率更令祝欽明等博涉禮經多所該練委以參掌冀弘典式自今司禮所修儀注並委叔夏等刊定說然後進奏　誦詩規諷唐郭山惲景龍中累遷國子司業帝昵宴近臣及修文學士詔編為伎工部尚書張錫為談容壞舞將山惲惟知誦詩乃誦鹿鳴蟋蟀二篇未畢中書令李嶠以其近規諷止之帝嘉其直下詔褒咨　崇敬建議又歸崇敬字正禮大曆中授國子司業時皇太子欲以仲秋月於國學行盥胄之禮崇敬以國學及官名不稱請改國子監為辟雍省又以祭酒之名非學官所宜按周禮師氏掌以義詔王敎國子請改國子為太師氏又司業者禮記云樂正司業正長也言樂官之長司主此業按周頌設業設虡則業是懸鐘磬之栒虡也今太學於義則無所取請改司業一為左師一為右師詔下議者以為習俗既久重難改作其事不行　陽城下遷又陽城下遷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詔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簡孝秀德行升堂上沈酌不率教者皆罷之躬講經籍生徒斥斥皆有法度　經義課試之始宋高閌字抑崇紹興時為國子司業時興太學閌奏宜先經術帝曰士習詩賦已久遽能使之通經乎閌曰先王設太學惟講經而已國初猶循唐制用詩賦神宗始以經術造士遂罷詩賦又慮不足以盡人才乃設詞學一科今宜以經學為主而加詩賦帝然之閌於是條具其法以六經語孟義為一場詩賦次之史論時務策又次之太學課試及郡國科舉盡以此為法　郡國升補之制宋史郡國士補國學監生之制亦閌所立

國子祭酒五

宗表齊王融為王儉讓國子祭酒表曰竊以庠均義重振古所崇資師道尊有來攸尚匪曰蘭茝疇變入室之情不自朱藍何遷素絲之質況臣仁慙富似德謝潤身識陋令經器非匪重何以昇墜道於殊年反斯文於遙日將使良璣脩竹無增瑩羽敬遜務時遂騫星歲　又表曰臣聞脩瓦方湛弱露霑而取覆懸衡紀正輕塵委而必移況臣才非應俗用乖知治取其集氷飲水旌懸輪鶩方臣之念未足言矣　後魏溫子昇為安豐王延明讓國子祭酒表曰臣聞寶劒未砥猶乏切玉之功美箭闕羽尚無衝石之勢況才非會稽之竹質謝昆吾之金至於敷教東序流訓上庠置樽候酌懸鐘待叩必須蘊朱藍以成彩立規矩以為式垂三行於貴游揚六藝於冑子而臣學愧聚沙問慙攻木雖歷文史不治章句於茲曠官青衿何仰

增唐李嶠讓成均祭酒表曰東序蟻學稱為教化之宮西膠席門實應文章之宿論姬孔之制度談夏商之損益方期遺典墜業有可發明豈

伊曲學謏聞所堪尸忝伏望俯停庸瘵改命耆儒則授几肆筵逞知入廟之禮褒衣博帶不濡在槃之異

監丞一主簿　典簿附

原杜氏通典曰監丞隋置三人唐一人　增文獻通考曰宋遣一人金二人明昌二年增一人兼提控女直學元一人專領監務明置二人監丞坐繩愆糾繆叅領監事凡師生怠敎不率敎及廩膳不潔並糾懲之而堅明其約束師生有過書而識之建文時陞監丞爲堂上官永樂初復舊仍爲屬官　原主簿杜氏通典曰北齊置隋一人唐因之　增續文獻通考曰宋置主簿一人以京官或選人充掌文簿以勾考其出納元置典簿一人掌提調諸生飲膳與凡文牘簿書之事明因之典簿典出納文移受支金錢季報課業

監丞二主簿　典簿附

增南丞改北明獻徵錄曰張顯字緝熙洪武中被薦自王府敎授爲國子學正秩滿陞監丞莅事公勤六館皆敬重之乃條陳百務成法益備時北監初建惟司業貝泰署印敎尼不行朝議以顯素諳典章乃奏改北詔報可遂兼程以往經理學舍勸德波罷百廢畢興轉泰所不逮泰舊嘗爲南監助敎顏降意下之協恭和衷嚴申學規激勵後進於是諸生數千人肅然徵服莫不以顯爲能盡職　翰檢爲丞又曰林大猷字子道舉鄉薦遷國子學錄勤於啓迪敦從游者無慮數百輪番聽講又約日通集太學諸生講習講習之普講祭酒耿裕待以賓禮進監丞滿九載陞翰林院檢討仍管監丞事以上監丞　擢恬退宋史曰韓維字持國仁宗惠嬪紳奔競論近臣曰恬退者庭擢則躁求者知恥於是宰相文彥博宋庠等言維好學嗜古安於靜退乞加甄錄以厚風俗除國子監主簿　兼書庫宋國子監有書庫官以京朝官充掌印經史羣書以備朝廷宣索賜子之用隆興間詔主簿兼書庫庭珪字民瞻除國子主簿論事與時宰不合乞去主管台州崇道觀　成儒名盡子職明獻徵錄曰蕃聽講又約日通集太學子典簿見諸生有三年省祭及爲養親而行者必委曲成就之有不顧父母之養者輒呵責之祭酒張顯宗司業張智禮重之亟稱其孝友學者稱爲養志先生　仕不近利學不近名又曰趙魯字尚絅山陰人宣德初領鄉薦歷任敎諭正統十二年始陞國子監典籍日端坐觀書詠詩校對訛缺或忘寢食暇則鳴琴自娛祭酒陳敬宗謂人曰趙尚絅仕不近利學不近名對之坐談簡淡有味令人興起今之黃叔度也久之遷典簿益勤敏盡職不以爲卑及秩又滿引年致仕行李無一長物惟書數百卷而去　力學多通唐書曰樊宗師字紹述始爲國子主簿力學多通韓愈稱宗師議論有經據書薦其材云　論事不合宋史曰王庭珪字民瞻除國子主簿論事與時宰不合乞去主管台州崇道觀

助敎一學正　學錄附

原杜氏通典曰晉咸寧四年初立國子學置助敎十五人以敎生徒江左及宋並十人宋置易尚書毛詩禮記梁各爲一經論語孝經爲一經合十經助敎分掌　宋齊並同梁國子助敎舊視南臺御史品服與博士同陳因之後魏亦有之北齊置十人隋置四人唐國子助敎三人諸府州縣各有助敎職員府州二人縣一人學生各有差　增續文獻通考曰遼國子學太

學並置助教金國子學助教二人太學助教四人元國子學助教四人分掌各齋生員明置助教十五人與學正學錄坐正義崇志廣業脩道誠心率性堂專職教誨嚴程課講解經義文字約之規矩　學正學錄續文獻通考曰宋國子正錄大觀初置掌行學規糾不如規者罰之太學正錄仁宗朝胡瑗掌太學其正錄第補諸生熙寧末興三舍始遷官爲正錄如學官之制正錄各五人元置學正學錄各二人督習課業明因之置學正十人學錄七人其職掌與助教同

助教二學正　學錄附

二蓋齊名唐書曰蓋文達博涉經史制史實抗嘗廣集儒生令相問難大儒劉焯劉軌思孔穎達咸在坐文寡焯爲師抗曰可謂冰生於水而寒於水矣武德中爲國子助教其宗人文懿亦以文業知名當時稱二蓋焉文懿武德初歷國子助教嘗開講毛詩發題公卿咸萃更相問難文懿發揚風雅甚得詩人之致貞觀中終國子博士

三國釋憾又曰朱子奢授國子助教貞觀初高麗百濟同伐新羅連年不解兵帝假子奢員外散騎侍郎持節諭旨釋三國之憾子奢有儀觀夷人尊畏之二國上書謝罪贈遺甚厚

恬靜安職明獻徵錄曰金礪字汝用以乙榜爲教職九年秩滿需次者久之永樂庚辰宜陞國子典籍大學士楊士奇雅重之九年秩又滿乃書最以去既歸省先墓及復任又久之乃得陞助教恬靜安職絕無外慕

模範端重又曰羅用俊爲國子助教爲人孝友嚴正重義輕利所至以身爲教士敬信之去則立三祀於名宦祠在南監日久模範端重公卿大夫咸加尊禮

挾策趨門下元史曰虞集除國子助教即以師道自任諸生時其退每挾策趨門下卒業他館生多相率詣集請益陳得陞衆謂賢曷自陳曰吾常戒學者宜安命乃今自蹈之耶卒不自陳　以上助教

考最不自陳明獻徵錄曰歐陽賢永樂間爲南京國子助教九年考最凡考最復職者皆援例自

繫籍聖賢宋史曰度宗時國子正余安裕乃謝枋得之甥少從枋得學客有盛談安裕於枋得者枋得笑曰昔呂東萊中宏詞科而歸學者羣登其門請升講坐陳同父勸東萊勿許曰伯恭未是繫籍聖賢豈可升坐東萊問其故同父曰官爲宰相可以生殺廢置人官爲臺諫可以彈駁榮辱人官爲國子監可以考校舍法去取人開口高談道德性命縱有錯謬人無敢爭辨者畏其勢也此三等謂之繫籍聖賢東萊大笑而止今安裕爲國子正乃繫籍聖賢宜乎子之敬畏而稱頌之也客大慙按熙寧中興三舍始選學正凡五人掌行學規諸生之戾規矩者待以五等之罰　一命爲正又曰周邦彥字美成元豐間初遊京師獻汴都賦萬餘言神宗異之命侍臣讀於邇英閣召赴政事堂自太學諸生一命爲正

大儒爲正宋真德秀魏了翁皆爲國子正

纂輯本末宋史袁樞字機仲一日上謂龔茂良曰史書編年事多間斷莫詳始末茂良曰史書編年事多間斷莫詳始末茂良對曰近有太學錄袁樞嘗取資治通鑑各分條目輯爲一書謂之通鑑記事本末頗便觀覽上曰可速進之遂呈御覽

越格進用樓攻媿集陳止齋傳良授泰州教授未赴會太學錄闕參政龔茂良行宰相事奏曰太學錄一闕睥睨者衆臣欲擇取名儒爲士林所推者越拘攀而用則人自服矣上問爲誰以傳良對上曰是朕所素知者除命一下果無異辭

上舍特除宋紹興四年詔太學生黃倫升補上等上舍特與補左承務郎除太學錄焉

伯衡恬靜寡欲明獻徵錄蘇伯衡字平仲浙江金華人文定公轍九世孫也元末舉鄉貢進士入明選爲國子學錄遷學正屹然以師道自任教胄子者五年近臣有薦其才於上者即日召見親擢爲翰林國史院編修伯衡以讀疾辭不受尋乞省覲歸洪武十年宋濂以學士承旨請老既入謝上問曰今在外文學復有如卿者乎其舉以自代濂曰伯衡臣鄉人也博學飭行爲文詞蔚贍有法要不可以微疾廢上許而亟徵之甫就館舍自宰執以下咸躬往候詢及輒以疾對明日入見

國辭乃賜表裏實鈔遣歸二十一年會試復徵聘伯衡爲考試官事竣復辭歸伯衡爲人恬靜寡欲容貌不踰中人而學問可以兼天下有集六卷宋濂劉基序之 蕭執陪祀應制 又蕭執字子所鄉薦上第爲國子學錄蓄學曰富尤長於詩洪武五年夏至上將有事於北郊前期駕詣齋宮召宋濂等率文學能賦之士從焉於是執偕禮部尚書陶凱等十二人趨入齋殿以見上顧問曰今茲祀事是將天宇澄霽克歆朕心爾等以文職陪祀宜即時物所有賦詠以來因命賦殿下柳檜并荷露退而詩成以次呈獻上親覽之品第有差既而復命賦詩者往殿後觀梔子花人給紙一俾各賦詩詩成敏進如初執最在後上閱其詩喜動顏色命起居注劉季道出諸詩令在侍者徧觀之執班列最遠則又召使前焉爲上所寵聽如此 以上學正學錄

博士一 太學博士 廣文館博士 四門博士 附 律學博士 書學博士 算學博士

原杜氏通典曰國子博士班固云按六國時往往有博士掌通古今 又曰博士秦官漢因之 漢博士多至數十人冠兩梁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宣帝成帝之代五經家法稍增置博士一人博士選有三科高第爲尚書次爲刺史其不通政事以久次補諸侯太傅 元鼎中徐偃爲博士使行風俗偃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還奏事張湯劾偃以矯制法至死偃以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萬人專之可也湯不能詘 後漢博士凡十四人 易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各一博士 掌以五經教子弟國有疑事掌承問對舊時從議郎爲博士其通叡異藝入平尚書出部刺史諸侯守相久次轉諫議大夫中興高第爲侍中小郡若都尉博士限年五十 其督郵板狀曰生事愛敬喪沒如禮理易尚書孝經論語兼崇戴籍窮微闡奧師事某官經明受謝見授門徒尚五十人以上正席謝生三郡三人隱居樂道不求聞達身無金痍痼疾三十六屬不與妖惡交通王侯賞賜行應四科經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保舉順帝諱保故稱守 安帝以博士多非其人詔命三公將軍中二千石舉博士各一人務得經明行高卓爾茂異是時羣僚承風凡所旌貢綽有餘裕後旋復故遂用陵遲初平帝元始四年改博士爲博士師後漢兼而存之並擇儒者 桓榮魯恭戴憑等並爲博士 魏及西晉朝博士置十九人武帝咸寧四年初立國子學置國子博士一人皆取履行精淳通明典義若散騎常侍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以上乃得名試諸生有法度者及白衣試在高第拜郎中 元帝時荀崧上疏曰昔咸寧太康永嘉之中侍黃門通治古今衍爲世表者領國子博士 宋齊諸博士皆皁朝服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梁國學有博士二人天監四年置五經博士各一人 魏晉宋齊並不置五經博士至此始置焉 舊國子學生限以貴賤武帝欲招來後進五館生皆引寒門儁才不限人數陳因之後魏北齊並有之 魏崔逸爲國子博士每公事逸常被詔獨進博士特命自逸始也 隋仁壽元年省國子博士大業三年復置一人唐增置二人龍朔二年改爲司成宣業咸亨初復舊諸州府亦有經學博士一人 漢舊儀曰孝文皇帝時博士七十餘人朝服元端章甫冠 又曰武帝初置博士取學通行脩博識多藝曉古文爾雅能屬文章爲高第朝賀位次中都官吏稱先生不得言君其弟

子稱門人　應劭漢官儀曰博士秦官也博者通於古今士者辨於然否孝武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太常差次有聰明威重者一人爲祭酒總領綱紀　增文獻通考曰宋國子監無博士有直講八人熙寧改爲太學博士元豐定制亦無國子博士大觀元年乃置國子博士四員國子正錄二員與太學官分掌教道中興後置國子博士二員　續文獻通考曰金國子博士二員分掌教授生員考藝業　又曰元國子博士二員掌教授生徒考校儒人著述教官所業文字　又曰明國子監博士五人坐博士廳分經訓教　原太學博士杜氏通典曰晉江左增置國子博士十六人謂之太學博士品服同國子博士梁置太學博士八人陳因之後魏亦然北齊國子寺有太學博士十人後周置太學博士下大夫六人隋初置太學博士五人仁壽元年罷國子惟立太學置博士五人大業三年減置二人唐因之助教後魏置北齊亦有之置二十人後周曰太學助教上士隋又曰太學助教五人大業三年減三人唐因之　增文獻通考曰宋太學博士元豐改直講爲之紹聖元年令太學博士正錄令國子監長貳薦舉召試而後除紹興十二年置太學博士三員　原杜氏通典曰廣文館博士一人助教一人並以文士爲之唐天寶九載置　四門博士後魏書劉芳表云太和二十年立四門博士於四門置學按禮記曰天子設四學鄭元注同四郊之虞庠也今以其遼遠故置於四門請移與太學同處從之北齊二十人隋五人唐三人助教北齊國子寺有二十人隋初則五人唐因之直講四人唐初置無員數長安四年始定爲四員大成二十人唐置取貢舉及第人簡聰明者試書日誦得一千言并日試策所習業等十條通七然後補充仍散官祿俸賜會同直官例給武后長安中省而置直講定爲四員　又曰律學博士晉置屬廷尉衛凱奏請律學博士轉相教授東晉以下因之梁曰胄子律博士屬廷尉陳亦有律博士後魏北齊並有之隋大理寺官屬有律博士八人唐因之而置一人移屬國學置助教一人而從九品上　又曰書學博士唐置三人又置典學二人貞觀六年正月命整治御府古今工書鍾王等真蹟得千五百一十卷太宗嘗謂侍中魏徵曰虞世南死後無人可以論書徵曰楮遂良下筆遒勁甚得王逸少體太宗即日召令侍讀常以金帛購求王羲之書蹟天下爭賣古書詣闕以獻當時莫能辨其真偽遂良備論所出一無所誤武后神功元年謂鳳閣侍郎王方慶曰卿家多書合有右軍遺蹟對曰臣十代再從伯祖羲之書先有四十餘紙往貞觀十二年太宗購求先並已進訖臣十一代祖導十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曇首七代祖僧綽六代祖仲寶五代祖騫高祖規曾祖褒并九代三從伯祖晉中書令獻之以下二十八人書共十卷今進上后御武成殿示美羣臣仍令中書舍人崔融爲賞章集以敘其事復賜方慶當時以爲榮　又曰算學博士二人典學二人

博士二

原典儀曰公儀休者魯博士也爲魯相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爭利　漢書曰賈誼洛陽人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稱於郡中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年二十餘最爲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能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　魯國先賢傳曰漢文帝時聞申公爲詩傳號曰魯詩　漢書曰公孫弘對策時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天子擢弘對爲第一召入見容貌甚麗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　殷氏世傳曰殷堯字子華建武中徵拜博士遷講學大夫諸儒講論勝者賜席亮重席至八九帝嘉之曰學不當如是耶　李郃別傳曰郃上書太后數陳忠言其辭不能盡施用輒有策詔褒贊爲博士著兩梁冠朝會隨將大夫例時賤經學博士乃在市長下公奏以爲非所以敬儒德明國體也上善公言正月大朝引博士公府長史前　東觀漢記曰桓榮授皇太子經每朝令榮於公卿前說經上曰得卿幾晚因除博士又曰薛漢字子公才高名遠兼通書傳無不招覽道術尤精教授常數百子弟自遠方至者著爲錄　范曄後漢書曰董均字文伯永平初爲博士時草創五郊祭祀及宗廟禮樂威儀章服輒令均參議多見從用爲當世通儒

增後周書曰熊安生字植之初仕北齊爲國子博士周武帝入鄴安生遂令埽門家人怪而問之安生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矣俄而帝幸其第詔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謂曰朕未能去兵以此爲愧安生曰黃帝尚有阪泉之戰況陛下恭行天罰乎帝又曰齊氏賦役繁興竭人財力朕救焚拯溺思革其弊欲以府庫及三臺雜物散之百姓何如安生曰昔武王克商散財發粟陛下此詔異代同美帝又曰朕何如武王安生曰武王伐紂懸首白旗陛下平齊兵不血刃愚謂聖略爲優帝大悅賞賜優厚令隨駕入朝并敕所在供給至京　隋書曰馬光隋開皇初高祖徵山東文學之士光與張仲讓孔龍賈士榮張買奴劉祖仁等俱至並授太學博士時人號爲六儒　唐書曰徐曠字文遠博通五經時耆儒沈重講太學授業常千人文遠從之質問不數日辭去或問其故答曰先生所說紙上語耳若奧境彼有所未見者尚何觀重知其語召與反覆研辨嗟歎其能賈威楊元感李密王世充皆從受學隋開皇中累遷太學博士後歸高祖仍爲國子博士高祖幸國學親釋奠文遠發春秋題講難風生隨方占對莫能屈帝異之　又曰陸元朗字德明補太學博士高祖尸祝奠

召博士徐文遠浮屠慧乘道士劉進喜各講經德明隨方立義徧析其要帝大喜曰三人者誠辨然德明一舉輒蔽可謂賢矣賜帛五十匹遷國子博士　又曰鄭虔以私撰國史坐謫明皇愛其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爲置廣文館以虔爲博士虔聞命不知廣文曹司何在訴宰相宰相曰上增國學置廣文館以居賢者令後世言廣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虔乃就職久之兩壞廡舍有司不復脩完寓治國子館自是遂廢　又曰韓愈再爲四門博士才高數詘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喻　又曰歸崇敬擢明經調國子直講舉博通墳典科對第一遷四門博士　宋史曰宋處士王昭素博通九經著易論三十三卷太祖徵爲國子博士令講乾卦九五飛龍在天斂容曰此正當陛下今日之事因示諷諫太祖大悅又問治世養身之術昭素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欲太祖愛其言書於屏几　又曰孔維太平興國中就拜國子周易博士代還遷禮記博士十七年使高麗王治問禮於維維對以君父臣子之道升降等威之序治悅稱之曰今日復見中國之夫子也　又曰李覺字咸熙太平興國中舉九經起家遷禮記博士賜緋魚雍熙三年與右補闕李若拙同使交州黎桓謂曰此土山川之險中朝人乍歷之豈不懼乎覺曰國家萬里列郡四百地里平易亦有險固此一方何足云哉桓默然色沮使還遷國子博士　又曰孫奭字宗古爲國子監直講太宗召奭講書至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帝曰此至言也商宗乃得賢相如此邪因咨嗟久之賜五品服　又曰太宗時判國子監李至上言本監先校定諸經音疏其間文字訛謬尚多蓋前所遣官多專經之士通春秋者未習禮記習周易者不通尚書故未得周詳伏見國子博士杜鎬直講崔頤正孫奭皆苦心強學博貫九經問義質疑有所依據望令重加刊正從之　又曰胡瑗字翌之授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先是瑗教授湖州教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慶曆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既居太學其徒益衆太學至不能容取旁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方材高下喜自修飾衣服容止往往相類雖不識者知其爲瑗弟子也　又曰孫復字明復范仲淹富弼薦在朝廷除祕書省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後貶通判未行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言復經爲人師不正從之　元史曰尚野字文蔚大德間爲國子博士誨人先經學而後文藝每謂諸生曰學未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既居太學其徒益衆太學至不能容取旁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方材高下喜自修飾衣服容止往往相類雖不識者知其爲瑗弟子也　又曰孫復字明復范仲淹富弼薦在朝廷除祕書省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後貶通判未行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言復經爲人師不正從之　元史曰尚野字文蔚大德間爲國子博士誨人先經學而後文藝每謂諸生曰學未

六年除國子博士既敬胄子隨扣輒應莫不樂得經師上一日御奉天殿敘偕諸儒侍側召至前諭之曰經學必宗孔子毋以儀秦縱橫語示諸生也敘頓首謝歸告誡士子屏去戰國策諸書勿讀明年詔擇諸生之聰悟能文者二十五人命敘領而顏敬之且令修詞以漢司馬遷班固唐韓愈宋歐陽修蘇軾爲法尋於諸生中擢李擴黃義等入文華武英二堂說書多至大用敘自專師席旦夕誨迪不倦士多成業

博士三

給札 宋史曰徽宗時陳暘爲太學博士禮部侍郎趙挺之言暘所著樂書二十卷貫穿明備乞授其兄祥道進禮書故事給札又曰郭忠恕周廣頴中爲宗正丞兼國子書學博士致周易博士建隆初被酒與監察御史符昭文競於朝堂御史彈奏忠恕叱童吏奪其奏毀之坐貶

用質疑滯 漢書云翼奉字少君治齊詩與蕭望之匡衡同師元帝初即位諸儒薦之徵待詔宦者署數言事是徵太學博士用質疑滯晏見天子徵爲後遷博士上延問得失晉中興書陳郡謝錄云謝沉字行思時朝議七廟毀於

儒者高之 學人遠至 續漢書云路仲翁好學家居受學者自遠方而至上聞其名徵爲博士謝承後漢書云桓榮爲博士榮之官車駕親幸儒者高之

孺通尚書 仲舒治春秋 漢書云韋賢字長孺又云董仲舒以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以久次相授或不見其面

災異問子思 大議訪范叔 又云平當字子思以明經爲博士每有災異輒傅經術言得失東觀漢記云范叔遷博士每有大議輒見訪問

高堂議饗會 叔孫起朝儀 魏志云高堂隆字叔平爲博士文帝初踐作羣臣或以爲宜饗會隆曰唐虞有遏密之哀高宗有不言之思是以至德雍熙光於四海以爲不宜爲會帝敬納之 史記叔孫通爲博士號稷嗣君徵魯諸生共起朝儀

子叔善著雅 孝友通字指 魏略云邯鄲淳字子叔博學有文章又善蒼雅蟲篆許氏字指徵異之以淳爲博士字指凡諸書篆文闕危疑林皆釋之黃初中徵拜爲博士數使錄冤獄行風俗賑贍流民奉使稱旨爲博士數使錄冤獄行風俗賑贍流民奉使稱旨 又云蘇林字孝友博學多通古今第爲尚書 王隱晉書云江統字應元以學義著名爲國子博士

博士四

射策甲科 漢書云匡衡射策甲科爲博士 **四海淵源** 漢成帝紀陽朔二年詔曰古之立太學將以成先王之業流化於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淵源宣明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

瘦羊博士 東觀漢記云甄宇拜博士每臘詔賜博士人一羊羊有大小肥瘦時議欲殺羊分肉宇因取瘦者自是不復爭後召會詔問瘦羊博士所在京師因以爲號 **上言制樂** 續漢書云魯充爲博士受詔議立七部三雍大射養老

道之淵藪 魏志云高柔字文惠明帝時博士執經柔上疏曰博士者道之淵藪六藝所宗宜隨學行優劣待以不次之位 **端委佩玉** 晉中

興書博士之職非徒博習舊說訓教學徒而已蓋安佩玉朝之大典必詢度之

闡弘胄子 晉起居注咸寧二年詔曰弼城公曹志爲篤行道履先覺宜在儒林闡弘胄子

參訓國子 晉中興書郭璞云秦博士典教職禮儀所寄也

禮義所寄

增 長於樂府 唐書曰張籍第進士韓愈爲爲博士爲詩

稱九經庫 又曰谷那律貞觀中遷國子博士淹識羣書褚遂良嘗稱之爲九經庫

被詔獨進 後魏崔景儁好古博涉以經明行脩爲高祖所知賜名爲逸遷國子博士每有公事逸嘗被詔獨進博士自逸始

顧見講坐 宋史曰端拱元年初令學官講說人宗幸國子監謁文宣王畢升輦將出西門顧見講坐左右言博士李覺方聚徒講書上即召覺令對御講覺曰陛下六飛在御臣何敢輒升高坐上因降輦令有司張帝幕設別座詔覺講周易泰卦從臣皆列坐覺因述天地感通君臣相應之旨上甚悅特賜帛百匹

說經苑中 又曰眞宗嘗訪達經義者李至以直講崔頤正對說尚書至十卷頤正年老步趨艱難表求致仕

書畫博士 又曰米芾召爲書畫學博士詔賜俸對便殿

砥礪詞章 明獻徵錄曰徐禎卿字昌國始舉進士爲大理評事不能其職已而降爲五經博士與李夢陽何景明數子友相與砥礪詞章既殫力精思而傑然有立

當代稱博物 晉書曰王頵字景文二十尚不知書爲其兄顒所責怒乃感激讀書數日書無不可讀者勤學累載遂徧通五經周武帝爲博物闢皇中授國子博士頵不倦好讀諸子編記異書當代稱爲博物

弟子如朋友 元史曰黃溍爲國子博士視弟子如朋友未嘗以師道自尊輕納人拜而來學者滋益恭

孔氏世爲博士 闕里志曰孔子之後孔愼生鮒爲陳涉博士鮒弟子襄爲孝惠博士襄生忠忠生武及安國安國生延年皆以治尚書爲武帝博士延年生霸亦治尚書昭帝末年爲博士霸生光經學尤明成帝初即位舉光爲博士

魯平兼通五經 東觀漢記云魯平字叔陵專心於學朝夕孜孜兼通五經

張元兼通數家 又云張元字君夏爲博士其學兼通數家

增 張禹經學精習 漢書張禹傳云

陳元博士第一 華嶠

曹褒陳制禮儀 後漢曹褒拜博

增 載

憑解經不窮 戴憑習京氏易年十六郡舉明經徵試博士拜爲郎憑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上是以不得就席帝召郎上殿令與諸儒難說多所解釋帝善之拜爲侍中後正旦賀百僚畢集帝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詰難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京師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增 樂詳五業並授 魏略曰樂詳字文裁少好學黃初中餘人學多褊狹又不熟悉略不親教備員而已惟詳引類至忘寢食或遇難解質而不解詳無愠色以杖畫地牽譬引類至忘寢食

盧浮脩行明經 晉起居注云武帝太熙元年詔曰盧浮脩行明經以爲國子博士員十道大清得置太學館論博士領之召置生徒授在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州郡詔國子祭酒博士與論議顧達爲冠又年最少老師宿儒恥出其下

增 賈至請廣學員 唐書曰肅宗時賈至請令鄉學取人未盡請廣學校增國子博士員十道大清得置太學館論博士領之召置生徒授在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州郡詔國子祭酒博士與論議顧達爲冠又年最少老師宿儒恥出其下

老師宿儒恥出其下 本傳孔穎達大業初舉明經高第授河內郡博士煬帝召天下儒官講論國子祭酒博士與論議顧達爲冠又年最少老師宿儒恥出其下隋書曰煬帝制度宿儒

元感家得免

博士五

設官部

增詩 唐杜甫贈鄭虔博士詩曰諸公衮衮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甲第紛紛厭粱肉廣文先生飯不足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才過屈宋德尊一代常坎軻名垂萬古知何用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鬢如絲日籮太倉五升米時赴鄭老同襟期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忘形到爾汝痛飲眞吾師清夜沉沉動春酌燈前細雨檐花落但覺高歌有鬼神焉知餓死塡溝壑相如逸才親滌器子雲識字終投閣先生早賦歸去來石田茆屋荒蒼苔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不須聞此意慘愴生前相遇且銜盃 宋王安石再至學省作詩曰平生擾擾復膠膠學省重來歲又交騎馬醉遭官長罵讀書慚被學生嘲何爲眷戀米五斗便可經營把一茆好買江干千個竹待看煙雨長春梢 明祭酒陳敬宗贈典籍趙魯詩曰充棟羣書萬玉林縱觀窺見聖人心每隨松影移瑤席時對梅花奏綠琴但學古人敦素履不同時俗論浮沉公餘最是怡情處青鳥時時送好音

增敕 明太祖敕國子監博士錢宰致仕敕曰朕昔勘定四方即開學校延師儒俾勛賢之子弟凡民之俊秀莫不從學教之以經史六藝明體適用布列中外以共保太平於無窮國子學助教錢宰學問老成訓導有方在學數年綽有成效朕方嘉諸生有所矜式而年滿七十懇辭還鄉特授文林郎國子博士致仕爾尚師表一鄉訓誘後進以裨治政庶幾不愧卿大夫之敎則朕猶有望焉

原箴 漢揚雄博士箴曰洋洋三代典禮是脩畫爲辟雍國有學校侯有泮宮各有攸敎德用不陵昔在文王經營其軌勗於德音而思皇多士多士作楨惟周以寧國人興讓虞芮質成公劉挹行潦而濁亂斯清官操其業士執其經昔聖人之綏俗莫美於斯化故孔子觀夫人之學而知爲王之易大舜南面無爲而衽席平還師階級之間三苗以懷秦作無道斬決天紀漫彼王迹而坑術士

原表 梁丘遲爲王博士讓表曰臣聞撫臆可以言心量能則知所止是故矯親魯門簡業事亡雜吹齊雅分聲遽逝臣才行過汙文質無廉疎達謝於谷杜浹洽乖夫劉楊非除部養之勤豈通掌故之業

增記 唐柳宗元四門助教廳壁記曰周人置虞庠於四郊以養國老教胄子祭統曰天子設四學蓋其制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夕入西學暮入北學蔡邕引之以定明堂之位爲大戴禮保傅篇曰帝

入東學以貴仁入南學以貴德入西學以貴信入北學以尊爵賈生述之以明太子之教焉故曰爲大教之官而四學具焉參明堂之政原大教之極其建置之道弘也後魏太和中立學於四門置助教二十人隋氏始隸於國子而降置五人國朝始合於太學又省至三人員位彌簡其官尤難非儒之通者不列也四門學之制掌國之上士中士下士凡三等侯伯子男凡四等其子孫之爲胄子者及士庶人之子爲俊士者使執其業而居其次就師儒之官而考正焉助教之職佐博士以掌鼓篋榎楚之政令分其人而教育之其有通經力學者必於歲之杪升於禮部廳簡試焉

學生

順帝二百人 胡伯始漢官儀云順帝時學生二百人 **丙科補文學** 又云弟子丙科補文學 **郭憲遊志太學** 汝南先賢傳云郭憲字子橫體忠烈之節遊志太學 **漢末至五千人** 摯虞決疑要注云漢末弟子五千人與博士習禮儀 **通二經補文學** 又云弟子滿二歲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 **通一經稱弟子** 又云魏時募學者好誦一經者稱弟子 **上書以請嵇康** 王隱晉書云晉文王上書請嵇康爲博士 **踵堂八千餘人** 唐太宗時太學四門學小學三學生至三千二百四方秀艾挾策負素坌集京師文治燭然勃興於是新羅高昌百濟吐蕃高麗等國並遣子弟入學蓋踵堂者凡八千餘人雖三代之盛所未聞也 **能通一經入貢** 唐書云自屯營飛騎皆給博士授經能通一經者聽入貢限 **能通一經署吏** 又云其三學諸生能通一經者署吏 **諸生閉之空舍** 又云何蕃和州人事父母孝學太學歲一歸父母不許間二歲乃歸復不許凡五歲慨然以親老不自安捐諸生去乃共閉蕃空舍中衆共狀蕃義白陽城請留之 **伏闕請留李綱** 宋史曰陳東字少陽俶儻負氣以貢入太學欽宗即位率其徒伏闕上書請誅蔡京梁師成等六賊及罷李綱復率諸生伏宣德門上書軍民從者數萬傳旨慰諭者旁午衆莫肯去喧呼震地因亟命綱入復領行營遣撫諭乃稍引去高宗即位東復上書爲汪潛善等譖殺之 **上書攻賈似道** 又曰葉李字太白少有奇贊補京學生時賈似道復入相益驕恣自顧中外無敢指議李乃與同舍生康棣而下八十三人伏闕上書攻似道似道大怒知書稾出於李嗾其黨誣以罪竄漳州似道死乃得自便 **別爲書薦其人** 元史曰故事伴讀生以次出補吏莫不爭先出時有一生親老且貧同舍生有名在前者因博士以告祭酒曰我蓋頗少請讓之祭酒劉賡曰讓德之恭也從其讓別爲書薦其人朝廷反先用之自是六館之士皆知讓之爲美德也 **積分可得文學之士** 又曰國學舊法每以積分次第貢以出官執政用監丞張起巖議欲廢之而以推擇德行其名固佳恐皆厚貌深情專意外飾或陽不能識丁矣

淵鑑類函卷九十五

淵鑑類函卷九十六

設官部三十六

少府監 少監 丞 主簿 中尚署 織染署 掌冶署 暴室等丞 增文思院 綾錦院 染院 裁造院 文繡院 符節令附 將作監 丞 主簿 左校署 右校署 甄官署 中校署 東園主章令 增修內司 東西八作司 竹木務 事材場 麥麴場 窰務 丹粉所 作坊物料庫 退材場 簾箔場附 軍器監 丞 主簿 甲坊署 弩坊署 增東西作坊 作坊物料庫 皮角場附 都水使者 丞 主簿 舟楫署 河渠署附 內侍省 內侍 內常侍 內給事 內寺伯 掖庭局 宮闈局 奚官局 內僕局 內府局 增入內內侍省 內侍省 御藥院 內東門司 合同憑由司 管勾往來國信所 後苑造作所 龍圖天章寶文閣勾當 軍頭引見司 翰林院勾當官 內使監 尚宮局 尚衣局 尚服局 尚食局 尚寢局 正功局 宮正司 內官監 神宮監 尚寶監 尚衣監 尚膳監 司設監 司禮監 御馬監 直殿監 宮門承制 宮門守門官 內承運庫 司鑰庫 巾帽局 針工局 織染局 頒料局 司苑局 司牧局 內官十一監 大長秋 內謁者監附

少府監一

少監 丞 主簿 中尚署 織染署 掌冶署 暴室等丞 文思院 綾錦院 染院 裁造院 文繡院並附

原杜氏通典曰少府秦官漢因之是為九卿掌山海池澤之稅以給供養應劭曰山海池澤之稅名曰禁錢以給私養自別為藏少者小也故稱少府顏師古曰大司農供軍國之用少府以養天子也天子曰少府諸侯曰私府漢時官有私府長掌禁錢後光武改屬司農也王莽曰共工後漢少府卿一人掌中服御之諸物衣服寶貨珍膳之屬朝賀則給璧後漢東平王蒼為驃騎正月朝朝蒼當入賀故事少府給璧時陰就為少府驕慢不奉法漏將盡而求璧不得蒼掾朱暉遙見少府主簿持璧乃往紿曰試請觀之既得而馳奉之就慚復以他璧朝紿音徒改反凡中書謁者尚書令僕射中常侍黃門御史中丞以下皆屬焉晉制銀章青綬五時朝服進賢兩梁冠絳朝服佩水蒼玉哀帝末省并丹陽尹孝武復置宋少府領左右尚方御府東冶南冶平準等令丞齊又加領左右銀鍍署梁少府為夏卿位視尚書左右丞陳因之後魏少府謂之六卿以少府宗正太僕廷尉司農鴻臚為六卿至孝文太和中易制官品遂改少府為太府北齊無少府其尚方等署皆隸太府至隋煬帝大業五年又分太府為少府監置監及少監復領尚方織染等署後又改監少監並為令唐武德初置軍器監廢少府監貞觀元年五月分太府中尚坊織染坊掌冶坊置署少府監龍朔二年改為內府監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為尚坊監神龍元年復舊監一人總判少監二人通判初少監一人太極元年加一人領中尚左尚右尚織染掌冶等五署開元十年五月於北都置軍器監二十六年五月廢丞漢有六人後漢省五而有一人其後歷代皆一人山公啓事曰中郎衛昱往為少府丞甚有損益後坐賣榆石事免官令太子門夫缺不審可參選不也唐置四人 主簿晉置二人自後歷代一人唐有二人 中尚署周官為王府秦置上方令漢因之後漢主作手工作御刀劒玩好器物及寶玉作器官者蔡倫為尚方令監作秘劒及諸器械莫不精工堅密為後代法兩漢又有考工令主

作兵器其職稍同（考工令作兵器兵器成則傳執金吾入武庫及主繕舉諸雜工初屬少府中屬主爵光武時屬太僕）漢末分尚方爲中左右三尚方魏晉因之自過江惟置一尚方哀帝以隸丹陽尹宋武帝踐祚以相府作部配臺謂之左尚方亦本署謂之右尚方並掌造軍器又以相府細作配臺即其名置令一人隸門下孝武大明中改曰御府（御府二漢已有之典官婢作裘衣服補浣之事魏晉猶置其職江左乃省焉）後廢帝初省御府置中署隸右尚方則漢之考工令如宋之尚方令如宋中署矣齊置左右尚方令各一人梁有中左右尚方北齊亦有三尚方隸太府隋煬帝分隸少府唐省方字有中左右三尚署令丞各一人（中署掌宮內營造鞦作左署掌車輦繡扇膠漆畫鏤等作右署掌皮毛膠墨雜作席薦等事開元以後別置中尚使以監之）

織染署令一人周禮天官典絲掌受文質采組焉染人掌染線帛秦置平準令（韋昭釋名曰平準令主染色染有宮平之法故準而則之）漢因之及主物價練染初少府屬官有東織西織成帝省東織更名西織爲織室北齊中尚方領涇州雍州絲局定州細綾局丞後周有司織下大夫隋有司織司染二署煬帝合爲織染一署令掌織紝組綬綾錦冠幘并染色等唐因之有令丞　掌冶署秦及漢郡國有鐵官（諸郡國出鐵者置鐵官長丞）晉冶令掌工徒鼓鑄隸衛尉江左以來省衛尉始隸少府宋有東冶南冶各置令丞一人而屬少府齊因之江南諸郡縣有鐵者或置冶令或置冶丞多是吳所置梁陳有東西冶（東冶重西冶輕其西冶即宋齊之南冶）北齊諸冶屬太府後周有冶工鐵工中士隋有掌冶署令丞唐於京師置冶署有令丞各一人掌造鑄金銀銅鐵塗飾琉璃玉作等事　暴室丞（後漢暴室丞宦者也主中婦人疾病者就此室理之其皇后貴人有罪亦就此室屬少府其後無之）海丞（漢平帝置少府海丞一人掌海稅後無）果丞（與海丞同置掌諸果實後無）

文獻通考曰宋少府監判監事一人以朝官充凡天子器玩后妃服飾雕文錯彩工巧之事分隸於文思院後苑造作所本監但掌造門戟神衣旌節郊廟諸壇祭玉法物鑄牌印朱記百官拜表案褥之事諸州鑄錢監並屬少府監官各一人以京朝官及三班使臣充元豐正官制置監少監丞主簿各一人掌百工伎巧之政令所隸官屬五　文思院掌造金銀犀玉工巧之物金綵繪素裝鈿之飾以供輿輦冊寶法物及凡器服之用監官文臣一員武臣二員　綾錦院掌織紝錦繡以供乘輿及凡服飾之用監官三人以京朝官諸司使副及內侍充　染院掌染絲枲幣帛監官二人以京朝官及內侍充　裁造院掌裁造服飾監官二人以京朝官及內侍充　文繡院掌纂繡以供乘輿服御及賓客祭祀之用建炎初以將作少府監并歸工部紹興三年復置將

作監少府事總焉　續文獻通考曰金少府監置監正少監各一人丞二人尚方織染文思裁造文繡等署隸焉元世祖至元十九年以大都留守兼知少府監事二十一年并少府監於留守司其屬亦備於留守司而中尚監乃特立者又創章佩監明初設文思院等衙門掌造作諸事後俱裁革以其事歸工部凡少府將作等監皆不設

少府監二

原紀經九品見湯雄箴　考定百工傅元太尉楊彪銘曰茲於少府考定百工　君高大儒東觀漢記曰牟長字君高建武中拜少府詔曰少府大儒不失法度其見優如此　掌服御衣物義山通士魏書袁子曰或云故少府楊阜豈非忠臣哉見人主之非則勃然怒而觸之與人言者歟荅曰然可謂通士忠則吾不知也豈非所謂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者歟　掌山海池澤並詳通典案少府中二千石屬官有尚書符節太醫太官湯官導官樂府若盧考工室左弋居室甘泉居室左右司空東織西織東園匠十二官令丞又鮑人都水均官三長丞又上林中十池監又中書謁者黃門鉤盾上方御府永巷內者官者八官令丞諸候射署長中黃門皆屬焉　薛宣兼數器漢雜事曰薛宣為少府谷永上書薦宣曰才茂行潔身兼數器　王謐有容止襄陽記曰王謐為少府有容止操行觀守法乃徙為太僕也　楊阜數諫爭魏書曰楊阜字義山遷少府每朝廷會議常侃然以天下為己任數諫爭不聽屢乞遜位未許會卒家無餘財　常林性清白林文帝時為少府林性既清白當官又嚴監

兼領將作少府唐書曰韋弘機為少府宮室高宗大悅詔弘機兼將作少府二官又詳司農卿　少府權領鉤考宋史錢暄惟演子知合州進少府監權鹽鐵副使鉤考諸路通租南浙轉運使負課當坐暄上言浙部仍歲饑故租賦不登籍今使者獲罪必亟斂於民民不堪矣神宗即詔釋之　監丞得預修纂又曰呂文仲字子斌太宗時稍遷少府監丞預修太平御覽廣輿記文苑英華　公孫賀儒學為少府漢書百官公卿表曰武帝建元六年公孫賀以儒學為少府　鮭陽鴻名儒拜少府東觀漢記曰鮭陽鴻字孟孫為世名儒永平中拜少府　蔡義以光祿大夫為少府漢書百官公卿表曰蔡義以光祿大夫為少府　孔融以將作大匠為少府續漢書曰孔融字文舉建安中以將作大匠為少府案孔融遷少府每朝會訪對輒引正定議公卿大夫皆隸名而已

原箴漢揚雄少府箴曰實實少府奉養是供紀經九品臣子攸同海內幣帛祁祁如雲家有孝子官有忠臣其僚率舊聖則越遵民以不擾國以不煩昔在帝季癸辛之世酒池糟隄而象箸以嗜至於耽樂沉湎而妲妹作祟其寮不御不恢夏殷喪其國康而卒以陵遲嗜不可不察欲不可不圖未嘗失之於約嘗失於奢府臣司共敢告執觚

符節令御府上方諸令并載

少府屬官有符節令 漢書百官公卿表曰少府官屬有符節令御府令尚方令續漢書百官志云少府屬官有守宮令禁內署令秩千石 董巴漢中官傳曰符節石兩梁集賢冠也 **掌藝物** 續漢書百官志曰內者令一人秩大百石掌上用巾布諸藝物焉 **掌器物** 又曰掌上手工作御刀劍諸好器物及金玉作器也 **領符璽郎** 漢舊儀曰符璽郎屬官有若符節令領御書 **主符節事** 續漢書百官志曰符節令一人六百石為符節臺率主符節事 **主作器械** 漢書百官公卿表曰少府屬官有若盧考工室如淳注曰若盧官名也按臣瓚曰冬官為考工主作器械也 **典作衣服** 續漢書百官志曰御府令宦者典官婢作中衣服及補浣之屬 **主御紙筆** 又曰守宮令一人六百石主御紙筆墨及尚書財用諸物及封泥 **珍玩是聚** 崔寔尚方令箴曰煌煌尚方古之王府九貢是鍾珍玩是聚 **宣命重威** 漢舊儀曰周禮有典瑞掌節之士蓋所以宣命重威為國信者也

將作監一 丞主簿左校署右校署中校署東園主章令東西八作司竹木務 作坊物料庫 甄官署麥顛場 窰務 丹粉所 修內司退材場 廉箔場並附

杜氏通典曰 今將作亦少暐氏以五雉為五工正以利器用雉有五種故曰五雉 唐虞共工周官考工之官蓋其職也秦有將作少府掌治宮室漢景帝中元六年更名將作大匠後漢位次河南尹中元二年省以謁者領之章帝建初元年復置初以任隗為之掌修作宗廟路寢宮室陵園木土之功并樹桐梓之類列於道側後漢志注曰古者列樹以表道魏晉因之江左至宋齊皆有事則置無事則省而梁改為大匠卿陳因之後魏亦有之北齊有將作寺其官曰大匠兼領功曹主簿長史司馬等官屬 後周有匠師中大夫掌城郭宮室之制又有司木中大夫掌木工之政令隋與北齊同至開皇二十年改寺為監大匠為大監初加置副監煬帝改大監少監為大匠少匠五年又改為大令少令唐復皆為匠龍朔二年改將作為繕工監大匠小匠隨監名改 咸亨元年初復舊光宅元年改為營繕監神龍元年復舊大匠一人總判少匠二人通判初一人太極元年加置一人 天寶中改大匠為大監少匠為少監領左校右校甄官中校四署 丞漢有二人後漢一人魏晉因之東晉以後有事置無事省梁又置一人陳因之後魏有之北齊四人後周曰匠師中士隋二人唐四人 主簿晉置自後與丞同隋二人唐因之 左右校署秦及漢初有左右前後中五校令後惟置左右校令後漢因之掌左右工徒後漢度尚自右校令擢拜荊州刺史魏并左校右校於材官晉左右校屬少府宋以後並有左右校令丞北齊亦有之隋左右校令丞屬將作唐因之左校署令丞二人掌營土作瓦泥并燒石灰刷涸等事 右校署令丞二人掌營構木作採材等事 甄官署令丞一人後漢有前後中甄官令屬將作晉有

甄官署掌甎瓦之事宋齊北齊隋悉有之唐因之掌營甎石瓷瓦　中校署令秦漢有自後無唐置令丞各一人掌舟車雜兵仗廄牧　東園主章令漢有之武帝更名木工如淳曰章謂木材也舊將作大匠主材史名章曹掾顏師古曰今之所謂木鍾者蓋聲之轉耳東園主章掌材以供東園匠東園匠官名主作陵內器物屬少府唐無　增文獻通考曰宋將作監判監事一人以朝官以上充凡土木匠工之政隸三司修造案本監但掌祠祀供省牲牌鎮石炷香焚版幣之事元豐正官名置監少監各一人丞主簿各一人掌宮室城郭舟車營繕之事凡出納籍帳歲受而會之上於工部所隸官屬十　修內司掌宮城太廟繕修之事監官二人以朝官及內侍充　東西八作司掌京城內外繕修之事勾當官各三人以京朝官諸司使副充　竹木務掌受諸路水運材植抽算商販竹木以給營造勾當官一人以京朝官充　事材場掌計度材物前期樸斲以給營造監官二人以京朝官三班使臣充　麥麩場掌受京畿諸縣夏租麩麥以給圬墁監官一人以三班使臣充　窰務掌陶土爲甎瓦以給營繕及餅缶之用監官三人諸司使副充　丹粉所掌燒變丹粉以供繪飾監官一人內侍充　作坊物料庫掌儲積財物以備給用監官三人以京朝官及內侍三班使臣充　退材場掌受京城內外退棄材木掄其長短曲直中度者以給營造及薪爨監官一人以京朝官充　簾箔場掌抽算竹木蒲葦以供簾箔之用監官二人以京朝官充建炎初與少府俱并歸工部紹興三年置將作監少府事總焉隆興初宮室無所營繕職務簡省百工器用屬之文思院上下界隸工部本監惟置丞一員餘官虛而不除乾道以後人才盛多監少丞簿無闕凡臺省之久次與郡邑之有聲者悉借徑於此號爲儲才之地而營繕之事多俾府尹畿漕分任其責　續文獻通考曰金將作監不設元將作院置院使七員又置同知同僉院判以下等員掌成造金玉珠翠冠佩器皿織造刺繡等事而修建宮殿事務中統二年立宮殿府專掌營繕至元十九年以其事屬大都留守司將作所屬歸之明不設

將作監二

漢書曰將作大匠馬延年成帝以勤苦賜秩二千石　東觀漢記曰建武八年始置將作大匠自任隗始　應劭漢官儀曰世祖中興以謁者領其官章帝建初元年乃置眞位次河南尹永元七年大匠應愼字仲華上言百郡計吏觀國之光而舍逋旅崎嶇私館貢篚之物朽濕暴露朝會邀遠事不肅給昔晉國霸之盟主耳舍

諸侯於隸人鄭子產以為大議況今四海之大而可無乎和帝嘉納之即創業焉　汝南先賢傳曰應仲華為將作大匠發摘姦伏除漆飾割浮費凡所省息七億餘萬　華嶠漢書曰劉寵拜會稽太守除省煩苛徵為將作大匠有老叟五六人人齎一百錢送寵寵為一人受一文大錢　續漢書曰孔融以將作大匠遷少府　魏志曰楊阜遷將作大匠時初治宮殿發美女充後庭阜上疏欲省宮人諸不見幸者乃名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守舊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以九卿為密反與小吏為密乎帝聞而愈敬憚

唐書曰姜師度為將作大匠師度喜渠漕所在徭役紛紜不能皆便然所就必為後世利是時太史令博孝中以知星顯時為諺曰孝中知仰天師度知相地　又曰楊務廉為將作少匠以工巧進宰相來恕已恐啓游娛侈麗之漸言於中宗曰務廉忠信嘉謨不聞而專營下以媚上不斥之無以昭德乃授陵州刺史　又曰開元時郭虔瓘請募關中兵萬人擊餘寇將作大匠韋湊上言漢徙豪族以實關中今畿輔戶口逋耗不宜更募驍勇以空畿甸從之　胡濙菴集曰李大有字仲謙除將作監丞營繕不奢忤用事者意奪其官上察其不阿詔勿奪西北用兵國力大屈朝廷署司議議以漁利又詔天下計稅輸免夫錢百姓騷然公極言其不可

將作監三

解褐授　進對除　宋制進士解褐授將作監丞如李迪舉進士第一授將作監丞王曾試禮部廷對皆第一以將作監丞通判潍州而韓琦第進士亦以將作監丞通判潍州也　宋史曰韓頴字彥回中第為嘉州司戶參軍代還引見太宗顧問之對稱旨改將作監丞　漢書百官志曰將作大匠秩二千石掌修作宗廟　下見楊雄大匠箴

掌作宗廟　經構宮室　唐書曰閻立德從太宗征遼淖不可通乃案道為橋梁賜子良厚也　又曰姜師度淖為橋梁　灌河收棄地　唐書曰閻立德從太宗征遼淖不可通乃案道為橋梁賜子良厚也　又曰姜師度徙同州刺史派洛灌朝邑河西二縣關河以灌通靈陂收棄地二千頃為上田置十餘屯明皇幸長春宮嘉其功下詔褒美進將作大匠　以丞兼治監事　由簿上執國政　宋史曰盛興以來上躬履儉約宮室無所營繕亦復不除偽以丞兼治監事　宋蘇頲將作監廳壁記曰凡三十年間由主簿歷陞上執國政者二人特從事者九人亦可謂盛矣　漢尊任隗始為置員　晉寵王彬且聞賜

詩見白帖

將作監四

豪猾累跡　華嶠漢書曰應慎為將作大匠發衆奸皆極其刑豪猾吏累跡視事五年省費以億萬　**躬親作事**　謝承後漢書曰陳球字伯直為將作大匠桓帝崩營陵躬親作事為士卒先百工畢力　**巡行病徒**　續漢書曰曹褒遷將作大匠時有疾疫褒巡行病徒為致醫藥經理饘粥多蒙濟活七年遷為河南太守　**勤勞賜爵**　晉中興書曰鄭瑒王彬為將作大匠帝以其勤勞爵

[illegible]內[illegible]賜進士第宋史曰唐詔以父任為將作監主簿天聖中詔許天下士歌文章應詔者百數有司第其善者詔賜進士及第[illegible]作監主簿東封[illegible]人而已詔賜進士及第[illegible]進太常寺奉禮郎

掘地得古尺晉書曰荀勗作大匠陳訓掘地得古尺上書案今尺長於古尺宜以古為正漢岳以為習用已久不宜復改

機巧為將作大匠漢書曰李固遷將作大匠常推賢進士作大匠常推賢進士

魏霸為大匠皆懷恩竭節東觀漢記曰魏霸為將作大匠吏皆懷恩人自竭節作業無違過之事也

工無庇張之緒徒無饑寒之色東觀漢記曰鄧豹字伯庠遷大匠工無庇張之緒徒無饑寒之色

將作監五

漢揚雄將作大匠箴曰佩佩將作經構宮室牆以禦風宇以蔽日寒暑攸除鳥鼠攸去王有宮殿民有宅居昔在帝世茆茨土階夏卑宮觀在彼溝洫桀作瑤臺紂為璇室人力不堪而帝業不卒詩咏宣王由儉改奢春秋譏刺言彼泉臺兩觀雉門兩番以不恢或作長府而閔子不仁秦築驪阿嬴姓以顛故人君無云我貴樣題是遂毋云我富淫作極游在彼牆屋而忘其國戮作臣司匠敢告執猷

軍器監丞主簿甲坊弩坊署東西作坊作坊物料庫皮角場附

杜氏通典曰後周武帝四年初置軍器監唐武德初置軍器大監貞觀元年罷軍器監大監置少監後省之以其地隸少府監為甲弩坊開元初復以其地置軍器使至三年以使為監更置少監一員丞二員主簿一員錄事一員及弩坊等署十一年悉罷之復隸少府為甲弩坊十六年移其名於北都置軍器監亦書以太原尹兼領天寶六載復於舊所置軍器監監一人領甲坊弩坊兩署　丞主簿各一人唐置　甲坊署令丞周禮考工記曰函人為甲隋少府有甲鎧署唐改焉　弩坊署令丞周禮司弓矢掌四弩隋有弓弩署唐改焉　**文獻通考曰**宋軍器初領於三司胄案官無專職熙寧六年廢胄案乃案唐令置監擇從官總判元豐正名分案五所隸官屬四　東西作坊掌造兵器旗幟戎帳什物監官二人以京朝官及三班使臣充　作坊物料庫掌收鐵錫羽筩油漆之屬　皮角場掌收皮革筋骨以供作坊之用置官與東西作坊同建炎歸并工部紹興復置長貳各一員隆興初詔軍器所已隸工部本監惟置丞一員乾道後置監少監及簿淳熙初詔戎器非進入毋輒出所由是呈驗寖省嘉定以後事最稀闊特為儲才之所　**續文獻通考曰**遼北面有五冶官金承安二年設軍器

監泰和四年罷復并甲坊利器兩署爲軍器署置令丞直長隸兵部至寧元年復爲軍器監軍器庫利器署隸爲置監少監丞直長掌修治邦國戎器之事元初爲武備寺掌繕治戎器兼典受給置卿少卿等員至元五年始立軍器監二十年立衛尉院改軍器監爲武備監隸衛尉院二十一年改監爲寺與衛尉並立明製造軍器等事俱屬軍器局及虞衡司隸工部不設監

都水使者 丞 主簿 河渠署 舟楫署

杜氏通典曰虞舜命益作虞以掌山澤周官有林衡川衡二官掌林麓川澤之禁漢武帝元鼎元年初置水衡都尉師古曰山林之官曰衡掌諸池苑故稱水衡張晏曰主都水及林苑水衡平也主平其稅也掌上林苑漢趙充國以中郎爲水衡都尉主船官也蓋主上林離宮燕休之處王莽改曰子虞後漢光武省之并其職於少府每立秋軀劉之日輒暫置水衡都尉軀劉將祭大獵之名軀勑俱反事訖省初秦漢又有都水長丞主陂池灌溉保守河渠自太常少府及三輔等皆有其官漢武帝以都水官多乃置左右使者以領之劉向爲左都水使者是也又續漢書百官志曰劉向領三輔都尉至漢哀帝省使者官至東京凡都水皆罷之并置河隄謁者漢之水衡都尉本主上林苑魏氏主天下水軍舟船器械晉武帝省水衡置都水臺有使者一人掌舟航及運部而河隄爲都水官屬元康中復有水衡都尉元康百官名及晉起居注曰陳慎戴熊俱以都水使者領水衡都尉懷帝永嘉六年賊入洛陽都水使者奚澤先出督運得免江左省河隄謁公贊曰陳慎字太和有巧思爲都水使者洛陽記云千金隄禊所置宋都水使者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與御史中丞同孝武帝初省都水臺罷都水使者置水衡令孝建元年復置齊有都水臺使者一人梁初與齊同天監七年改都水使者爲大舟卿位視中書郎列卿之最末者主舟航河隄陳因之後魏初皆有水衡都尉及河隄謁者都水使者官至永平二年都水臺依舊置二使者北齊亦置二使者隋開皇三年廢都水臺入司農十三年復置仁壽元年改臺爲監更名使者亦爲監煬帝又改爲使者尋又爲監加置少監又改監及少監並爲令領舟楫河渠二署唐武德八年置都水臺後復爲都水署置令隸將作貞觀中復爲都水監置使者龍朔四年改都水使者爲司津監丞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都水監爲水衡置都尉神龍元年復爲都水監置使者二人分總其事不屬將作領舟楫河渠二署　丞漢有水衡丞五人亦有都水丞後漢晉初都水使者有參軍二人蓋亦丞之職任宋因之梁大舟卿有丞陳因之後魏北齊又曰參軍隋曰都水

丞唐二人　主簿晉水衡都尉有之爲左右前後中五水衡令悉皆有之梁大舟卿亦有之至隋又置唐因之

舟楫署令漢主爵中尉屬官有都船令丞水衡都尉有楫櫂令丞晉曰船曹吏齊曰官船典軍後周曰舟中士隋爲舟楫署令丞唐因之令丞各一人　河渠署隋煬帝置令丞各一人唐因之　增宋史曰宋都水監判監寺一人以員外郎以上充同判監一人以朝官以上充丞二人主簿一人並以京朝官充掌內外河渠隄堰之事舊錄三司河渠掖嘉祐三年始專置監以領之輪遣丞一人出外治河埽之事置局於澶州號曰外監元祐八年詔提舉汴河隄岸司隸本監先是導洛入汴專置隄岸司至是歸之有司元祐四年復置外都水使者五年詔南北外都水丞並以三年爲任七年方議回河東流乃詔河北東西漕臣及開封府界提點各兼南北外都水事宣和三年詔罷南北外都水丞司依元豐法通差文武官一員分案七置吏三十有七所隸有街道司掌轄治道路人兵若車駕行幸則前期修治有積水則疏導之建炎三年詔都水監置使者一員紹興五年復置南北外都水丞各一員南丞於應天府北丞於東京置司十年詔都水事歸於工部不復置官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都水監設官曰都水太監都水少監并監丞主簿金都水監街道司隸焉分治監專規措黃沁河衛州置司監掌川澤津梁舟楫河渠之事興定五年兼管勾沿河漕運事少監以下皆同丞二員內一員外監分治貞元元年置掾掌與丞同外監分治勾當官四員準備分治監差委正大二年外監東置歸德西置河陰元都水監掌治河渠并隄防水利橋梁牐堰之事都水監二員少監一員監丞二員經歷知事各一員又河南山東都水監至正六年以連年河決爲患置專疏塞之任設官品秩同又行都水監至正八年河決爲患詔於濬寧鄆城立行都水監九年又立河南山東等處行都水監其大都河道提舉司隸都水監河防提舉隸行都水監明設都水司官掌河道一切事屬工部

內侍省內侍伯掖庭局宮闈局宋明各司爲監並別　內常侍內給事內寺伯內官局內僕局內府局宋官局　增杜氏通典曰天文有宦者四星在帝座之西周官有宮正宮伯皆主王宮中宮之長宮人掌王之六寢內宰理王內之政令以陰禮教六宮閽人掌守王宮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戰國時有宦者令趙有宦者令繆賢是也秦少府屬官有中書謁者令丞又有將作衛尉少府各一人並皇后漢景帝中元六年改將作爲大長秋衛師古曰秋者收成之時長者恒久之義故以爲皇后官名或用中人中人閹人或用士人成

帝加置太僕一人掌太后輿馬通謂之皇太后卿皆隨太后宮爲官號在正卿上無太后則關衛尉在衛尉上少府在少府上之類是也又有長信詹事掌皇太后宮景帝六年更名長信少府平帝元年更名長樂少府帝祖母稱長信宮帝母稱長樂宮故有長信少府長樂少府職如長秋位在長秋上及職吏皆宦者也後漢常職掌奉中宮命凡給賜族親當謁見者關通之中宮出則從屬官有丞中宮僕謁者私府署令初秦又置中常侍官參用士人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漢制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族姓後漢中常侍贊導內侍顧問應對永平中始定員數中常侍四人漢舊儀曰秩千石得出入臥內掌法省中即禁中也成帝外家王禁貴重朝中爲諱禁曰省小黃門十人自明帝以後員數稍增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爲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悉用閹人不調他士自安迄桓權任尤重手握王爵口含天憲桓帝既與宦官謀誅梁冀乃封宦者五人單超徐璜貝瑗左悺唐衡也同日爲侯皆食邑故世號五侯焉宦者鄭衆字季產事和帝一心王室每策勳班賞辭多受少由是常與議事中宦官用權自衆始也又明帝時中常侍蔡倫數犯觸匡弼又宦者曹騰歷常侍長秋封費亭侯用事省闥三十餘年奉事四帝未嘗有過其所進達皆海內名人又宦者奇音良賀等皆清儉足以勸俗也楊震爲太尉奏請免中常侍侯覽貝瑗等官尚書召對乘輦屬曰公府外職而勑近官紲典漢制有故事否乘使對曰春秋趙鞅以晉陽之甲逐君側之惡又傳曰除君之惡惟力是視鄧通戲慢申屠嘉名責文帝請之漢制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帝不得已遂免覽官削瑗圖及袁紹大誅宦者之後永巷掖庭復用士人閹閹出入莫有禁切侍中侍郎門部驅宰中外雜錯醜聲著聞魏改漢制三卿在九卿下晉復舊在同號卿上有后則置無后則闕齊鬱林王立文安太后即尊號以宮名置宣德衛尉少府太僕梁有弘訓太后亦置屬官陳亦有太后三卿後魏大長秋掌顧問應對自文明馮后閹宦用事大者令僕小者卿守宦者趙黑爲遊曹尚書北齊有中侍中省置中侍中二人中常侍四人掌出入門閤又有長秋寺置卿中尹各一人掌諸宮閤領掖庭等令並用宦者後周有司內上士小司內中士巷伯中士等官隋曰內侍省領內侍內常侍等官內侍即舊長秋內常侍即舊中常侍煬帝改內侍省爲長秋監置令一人少令一人丞二人並用士人餘用宦者領掖庭宮闈奚官三署亦參用士人唐武德初改爲內侍省皆用宦者龍朔二年改爲內侍監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爲司宮臺神龍元年復舊有內侍四人掌知宮內供奉中宮駕出則夾引總判局事舊二人開元中加二人七年三月勑內侍五品以上者許養一子仍以同姓者初養日不得過十歲內常侍六人通判局事屬官有內給事八人內謁者監六人內寺伯二人寺人六人領掖庭宮闈奚官

內僕內府等五局神龍元年以後始以中使出監諸軍兵馬寶應元年五月勑諸道州所承上令須憑正勑可施行不得輒便信中使宣勑即遵行　內給事周禮內小臣之職掌王后之命后出入前驅後漢少府有給事黃門常侍左右止在內宮門通中外及中宮以下衆事自魏晉至於梁陳無其職後魏有中給事中後改爲中給事北齊中侍中省有中給事中四人煬帝改爲內承直唐復爲內給事置八人　內寺伯周禮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隋內侍省有內寺伯二人唐因之　掖庭局令秦置永巷漢武更名掖庭置令掌宮人薄帳公桑養蠶及女工等後漢掖庭令掌後宮貴人采女又有永巷令典官婢皆宦者並屬少府唐置二人　宮闈局令二人隋置令掌宮內門閤之禁及出納神主并內給使名帳禮廩事唐因之　奚官局令二人齊梁隋陳有奚官署令掌守宮人使藥疾病罪罰喪葬等事唐置二人　內僕局令二人後漢有中宮僕令掌車輿雜畜及導等唐置二人　內府局令二人漢有內者局令隋曰內者唐爲內府置令二人掌內庫出納帳設澡沐等　附宋史曰宋置入內內侍省內侍省初有內班院淳化五年改爲黃門九月改內侍省與內侍省號爲前後省而入內省尤爲親近通侍禁中役服褻近者隸入內內侍省供侍殿中備灑埽之職役使雜品者隸內侍省入內內侍省有都都知都知副都知押班內東頭供奉官內西頭供奉官內侍殿頭內侍高品內侍高班內侍黃門內侍省有左班都知副都知右班都知副都知押班內東頭供奉官內西頭供奉官內侍殿頭內侍高品內侍高班內侍黃門自供奉官至黃門以二百八十人爲定員凡內侍初補曰小黃門經思選補則爲內侍黃門後省官闕則以前省官補押班次遷副都知次遷都都知遂爲內臣之極品其官稱則有內客省使延福宮使宣政使宣慶使昭宣使元豐議改官制張誠一欲易都知押班之名置殿中監以易內侍省號而宰執進呈神宗曰祖宗爲此名有深意豈可輕議政和二年始遂改焉以通侍大夫易客省使正侍大夫易延福宮使中侍大夫易景福殿使中亮大夫易宣政使拱衛大夫易昭宣使供奉官易內東頭供奉官左侍禁易內西頭供奉官右侍禁易內侍殿頭左班殿直易內侍高品右班殿直易內侍高班而黃門之名如故其屬　御藥院勾當官四人以入內內侍省充掌案驗方書修合藥劑以待進御及供奉禁中之用　內東門司勾當官四人以入內內侍省充掌宮禁人物出入周知其名數而譏察之　合同憑由司

監官二人掌禁中宣索之物給其要驗凡特旨賜予皆具名數憑由付有司準給　管勾往來圖信所管勾官二人以都知押班充掌北使介交聘之事　後院勾當官無定員以內侍充掌苑囿池沼臺殿種藝雜飾以備游幸　造作所掌造作禁中及皇屬婚娶之名物　龍圖天章寶文閣勾當官四人以入內內侍充掌藏祖宗文章圖籍及符瑞寶玩之物而安像設以崇奉之　軍頭引見司勾當官五人以內侍省都知押班及閤門宣贊舍人以上充掌供奉便殿禁衛諸軍入見之事及馬步兩直軍員之名　翰林院勾當官一員以內侍押班都知充總天文書藝圖畫醫官四局凡執伎以事上者皆在焉中興以來深懲內侍用事之弊嚴前後省使臣與兵將官往來之禁著內侍官不許出謁及接見賓客之令紹興三十年詔內侍省所掌纖務不多徒有冗費可廢并歸入內內侍省　續文獻通考曰遼北面近侍局設於侍御司南面內省官曰內省使內省副使其內侍省官曰黃門令曰內謁者曰內侍省押班曰內侍左右廂押班曰內侍都知曰左右承宣使其上京東京各有內省司各置省使與省副使金內侍職入於衛尉司內內侍局中常侍入於宣徽使內其事多分領於宣徽使而內侍省不設元內侍省亦不設其職不專宮禁事即文階亦授之　弇山堂集曰明吳元年置內使監設令丞奉御內使典簿等官三年改定內使監御用監秩皆從三品其官令從三品丞正四品皇門官秩從四品正從四品副正五品春官門官正副同十七年更定內官諸監庫局及外承運等庫局品職　尚宮局尚宮一人正五品司記司言司簿司闈正六品掌記掌言掌簿掌闈正七品女使六人　尚衣局尚衣一人司籍司樂司寶司贊掌籍掌樂掌賓掌贊女使二人　尚服局尚服一人司寶司仗司衣司飾掌寶掌仗掌衣掌飾女使二人　尚食局尚食一人司饍司醞司藥司饎掌饍掌醞掌藥掌饎女使二人　尚寢局尚寢一人司設司輿司苑司燈掌設掌輿掌苑掌燈女使二人　正功局尚功一人司製司珍司綵司計掌製掌珍掌綵掌計女使二人品皆與尚宮同　宮正司宮正一人正五品司正一人正六品女使二人　內官監通掌內使名籍總督各職凡差遣及闕員具名奏請設令一人正六品丞二人從六品典籍一人正九品　神宮監掌太廟祭器及祭祀灑埽設令一人正七品丞一人從七品奉御一人正八品　尚寶監掌御寶圖書凡用御寶則奉請然後付尚寶司官用之畢則捧入設令一人正七品丞一人從七品　尚衣監掌御用冠冕衣服鞾履設令一人正

七品丞一人從七品奉御四人正八品　尚膳監掌御膳設令一人正七品丞一人從七品　司設監掌御用儀仗輦輅輿帳裀褥張設設令一人正七品丞一人從七品奉御四人正八品　司禮監掌宮庭禮儀凡正旦冬至等節命婦朝賀等禮則掌其班位儀注及糾察內官人員違犯禮法者設令一人正七品丞一人從七品

御馬監掌御廄馬匹設令一人正七品丞一人從七品　直殿監掌各殿灑埽陳設設令一人正七品丞四人從七品小內史一十五人　宮門承制掌傳奉宣召設奉御五人正八品又宮門守門官掌宮門灑埽時其開闔議察出入設門正一人正八品副四人從八品　內承運庫掌宮御金銀段疋等物設大使一人正九品副使二人從九品　司鑰庫掌皇城各門管鑰設大使一人正九品副使四人從九品　巾帽局掌造內府冠帽設大使一人正九品副使一人從九品　針工局掌造內府衣服設大使一人正九品副使一人從九品　顏料局掌燒造銀硃等項顏料設大使一人正織染局掌織染段疋設大使一人正九品副使一人從九品　司苑局掌種蒔蔬果大使一人正九品　司牧局掌牧養孳生大使一人正九品以上皆於內官內選用二十八年重定內官監司庫局與諸門官并東宮六局王府承奉等官職秩頒皇明祖訓遂為定制內官監十一曰神功曰尚寶曰孝陵神宮曰尚膳曰尚衣曰司設曰內官曰司禮曰御馬曰印殿曰直殿皆設太監一人秩四品左右少監各一人秩從四品左右監丞各一人秩正六品三十年又置都知監秩正四品掌內府各監行移一應關支勘合設太監一人正四品左右少監各一人從四品左右監丞各一人正五品典簿一人正六品

大長秋

原掌皇后家續漢書百官志曰秦曰將作宮者景帝更名大長秋秩二千石掌皇后太子家或用士人為之中興常用宦者職掌奉宣中宮命　非天子卿章昭辨釋名曰長秋自皇后宮非天子卿如之故為名辨皇后陰宮秋者陰之始長者欲其久也　孫和以妾免官晉陽秋曰大長秋孫和上書求以妾為妻免官禁錮也　吳彥恩威徵拜藏榮緒晉書曰吳彥為交州刺史在鎮二十餘年威恩宣著南州寧為大長秋

內謁者監

原杜氏通典曰內謁者後漢大長秋屬官有中宮謁者三人主報中章後魏北齊皆有中謁者僕射隋內侍省

有內謁者監六人內謁者十二人唐因之

設官部三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 資善大夫 特進 大夫 總載 光祿大夫 增榮祿大夫 正奉大夫 通奉大夫 中奉大夫 資德大夫 資政大夫 正議大夫 通議大夫 嘉議大夫 增亞中大夫 增中大夫 增朝列大夫 中散大夫 奉政大夫 增中議大夫 奉議大夫 中憲大夫 奉直大夫 中順大夫 奉訓大夫 附太中大夫 朝請大夫 朝散大夫 附朝議大夫 附諫議大夫 通議郎 朝請郎 朝散郎 朝議郎 文林郎 承議郎 增承事郎 增承德郎 宣義郎 承直郎 給事郎 儒林郎 徵事郎 承務郎 宣德郎 承奉郎 增從仕郎 增修職郎 登仕郎 迪功郎 將仕郎 增修職佐郎 迪功佐郎 將仕佐郎 附佐郎 議郎 迪功佐郎 童子郎 登仕郎

開府儀同三司一

原杜氏通典曰漢文帝元年始用宋昌爲衛將軍位亞三司　後漢章帝建初三年始使車騎將軍馬防班同三司同三司之名自此始也殤帝延平九年鄧騭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儀同之名自此始也又獻帝以伏完爲輔國將軍儀比三司魏黃權以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開府之名自此始也漢末奮威將軍晉江右伏波輔國將軍並加大而儀同三司江左以來將軍則中鎮撫四鎮以上或加大餘官則左右光祿大夫以上並得儀同三司　齊開府儀同三司如公　梁開府儀同三司位次三公諸將軍左右光祿大夫優者則加之同三公置官屬自晉以來又有如開府同三司之儀者自羊祜始焉漢末呂布開府如三司其他無聞至晉羊祜爲車騎將軍督荊州所命辟士未到而卒不能除署後當陽侯杜元凱表哀其家無胤嗣官無命士請更議之詔不許諸軍事開府如同三司之儀累年謙讓不辟士不備寮屬及始有軍湖州刺史王茂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驃騎將軍並同三司之儀後魏亦有之普泰初特以尒朱世隆爲儀同三司位次上公　北齊亦有儀同三司者任城王湝等諸王多爲之湝戶皆反又有開府儀同三司及儀同三司　後周建德四年改開府儀同三司爲開府儀同大將軍仍增置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又改儀同三司爲儀同大將軍仍增置上儀同大將軍　隋文帝並以爲散官又諸衛各置開府左勳衛開府右翊衛開府二開府三開府及武衛武侯領軍東宮領兵開府準此府置開府一人又有儀同府儀同以下置員與開府同初開府儀同三司爲四品散實官至煬帝又改爲從一品同漢魏之制位次三公　唐武德七年改上開府儀同三司爲上輕車都尉開府儀同三司爲輕車都尉儀同三司爲騎都尉後又以開府儀同三司爲文散官開元以前舊例開府特進雖不帶職事皆給俸祿得與朝會班列依本品之次皆崇官盛德罷劇就閒者居之　增文獻通考曰宋初制以節度使兼中書令或侍中或中書門下平章事皆謂之使相以待勳賢

故老及宰相久次罷政者隨其舊職或檢校官加節度使出判大藩通謂之使相故事宰相去位例進官一等或易東宮三少惟趙普以開國舊臣在相位久故以使相罷蓋異恩也其後呂夷簡王欽若罷相皆以爲例元豐新官制始改爲開府儀同三司　續文獻通考曰遼散官無考　金從一品上曰開府儀同三司中曰儀同三司　元開府儀同三司儀同三司皆正一品　明無此官

開府儀同三司二

東觀漢記曰鄧騭字昭明延平九年拜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　王隱晉書曰太始七年以鄭袤爲司空天子臨軒遣使授策授袤推讓上送印綬至於十數久之見許以侯就第儀同三司置舍人官騎賜牀帳簟褥錢五十萬　又惠帝元康元年詔曰王夜清虛履道謀猷沖遠敭歷外任宣力四方入掌機衡文才允敘將澄清風俗顯一羣望宜崇其職乃可贊成王化以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晉唐書曰尉遲敬德封鄂國公老就第授開府儀同三司朝朔望　又李勣永徽元年求解僕射仍以開府儀同三司知政事　又長孫無忌進尚書右僕射懼貴且亢后又數言之遂解僕射授開府儀同三司　又李光弼相州之敗帝以僕固懷恩違令覆軍優詔名光弼入朝懇讓太尉更拜開府儀同三司中書令　宋史曰潘美初爲北院使太平興國初改南院使三年加開府儀同三司　又范純仁徽宗即位以觀文殿大學士名之純仁乞歸養疾帝許之及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御書碑額曰世濟忠貞　又趙雄字溫叔孝宗時拜右丞相改知江陵府光宗將受禪名雄雄上萬言書陳修身齊家以正朝廷之道甚剴切詔授寧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改帥湖北　金史曰豫王永成世宗子風姿奇偉博學善屬文世宗尤愛重之二十五年命留守中都判吏部尚書進開府儀同三司　元史曰伯顏驛名至自大同世祖崩伯顏總百官以聽成宗即位於上都親王有違言伯顏握劒立殿陛陳祖宗寶訓宣揚顧命所以立成宗之意辭色俱厲諸王股栗趨殿下拜五月拜開府儀同三司大傅錄軍國重事依前知樞密院事時有忌之者伯顏語之曰幸送我兩罌美酒與諸王飲於宮前餘非所知也　又拜住仁宗即位拜賁善大夫太常禮儀院使四年進榮祿大夫五年進金紫光祿大夫六年加開府儀同三司每議大政必曰合典故否同官有異見者曰大朝止說典故何邪拜住微笑曰公試言國朝何事不依典故同官不能對

開府儀同三司三

原班同三事詳杜氏通典　詔給親信王隱晉書元康元年詔曰中書監張華歷代心腹朕所憑賴酬其勳績使儀同三司給親信數滿百人

羣縱無度諸濫得富貴者將數萬人庶姓封王者百數開府千餘儀同無數馬及鷹犬乃有儀同之號闕雞亦號開府　襲儀同其一門執笏百有餘人

原羊祜文武佐命王隱晉書太始八年詔曰羊祜歷位文武有佐命之勳其以祜為車騎開府如三司之儀　王戎清虛履道詳前王隱晉書

虛沖挹損　又曰戎為尚書令挹損以為高尚其以華為光祿大夫儀同三司

增孝嗣角巾丘園　齊書曰徐孝嗣加開府儀同三司孝嗣聞有韜斂容謂左右曰吾德愧古人位登衰職將何以堪之正當角巾丘園待罪家巷耳固讓不受　李靖不辭衰疾唐書曰李靖進開府儀同三司帝將伐遼名靖入曰公南征北討惟高麗未服亦有意乎對曰疾雖衰陛下驅不棄病且瘳矣帝憫其老不許

高儉屢輔監國　又曰高儉字士廉太宗幸洛陽以太子監國命攝少師久之乞致仕聽解僕射加開府儀同三司帝伐高麗皆同太子監國駐定州　張說以左相加設樂內出醪饌帝為賦詩儀授開府儀同三司　世忠以功臣進宋史曰韓世忠平湖南授太尉賜帶劍仍勅樞密以功頒示內外諸將帥建炎三年進開府儀同三司

安丙鎮蜀錫命　又曰安丙鎮蜀授開府儀同三司遣閤門舍人致錫命錫旌節金印衣帶鞍馬　學士封還制書　又曰王淮字季海孝宗中除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龍大淵贈太師仍畀諸者監何由有兒是也此外貴璫階官至金紫光祿大夫正議大夫者多有之宋朝立法不以內侍混清流故自有階官云　韓時議禮進階　金史曰韓時字公美天會十二年為禮部尚書在職七年當是時朝廷方議禮制度或因或革故時在禮部兼領太常甚久皇統間乞致仕乃加開府儀同三司

開府儀同三司四

原詩周王褒別裴儀同詩曰河橋望行旅長亭送故人沙飛似軍幕蓬卷若車輪邊衣苦霜雪愁貌損風塵行路皆兄弟千里念相親　增唐杜甫贈哥舒翰開府詩曰開府當朝傑論兵邁古風先鋒百戰在略地兩隅空青海無傳箭天山早挂弓智謀垂睿想出入冠諸公茅土加名數山河誓始終防身一長劒將欲倚崆峒

增制唐常袞授李抱玉開府儀同三司制曰門下秉德者必先於沖讓報功者亦資於禮秩遂其所執以彰明哲之心存其所賞以稱勳賢之策則勞臣知勸羣議允從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充陳鄭澤潞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李抱玉風雲所感挺此人傑文武相濟弼於朕躬沖而不盈泰而彌損累執范宣之志不言馮異之功足以光昭史冊軌度縉紳今之儀同未曰優異以其遜職是有進階可開府儀同三司餘並如故　又授李秀璋開府儀同三司制曰勅儀亞槐庭寵分茅社議功而賞舊典斯存某官議慮深

遠理懷明濟勁節不奪長才有餘湟中絶塞久毗戎幕車師前部仍領藩條摧兇陷堅勝捷相繼軍吏緩帶邊人反耕緬思忠勞益用嘉歎宜進秩於八命更褒封於五等

原 章齊王儉稱拜儀同三司章曰臣聞日中則昃盈虛之定分器滿必傾往復之恒理遂乃班同袞章燮和台曜外參論道內總百司物議惟塵自識非據　梁庾肩吾爲武陵王拜儀同章曰臣宅慶紫霄聯休皇極地均指日既無跡而成高仕若乘風故不行而自遠今者四郊無壘天下同文都尉春田猶居塞外單于冬獵不入漁陽臣坐牧三邊非勞士戰豈能屯兵大夏封萬里之侯飛箭邊城受千金之壽論其才望有懼茂弘先佩印綬常羞叔度

原 表梁王錡爲王儀同謝初讓表曰執玉獻金卒先五等親冕迎輅光導百辟坐階遠大遂致隆滿自位昇朝首職冠禮闈辭滿之願將際致仕之請方奏而思渥恩膏昭獎必被寵章爰降朝野驚賜是以安石歸於固請元規終以致讓況臣才質空疎器量庸淺而可以妄參鉉席靦貌槐庭　沈約爲始興王讓儀同表曰徒塵翠幄方降紫泥以茲上令用隔下情況高擬萬石爰均八命室等天潢服加黼黻出則高陪千乘入則仰司百揆陛下道苞九舜明出十堯萬徽必理一物興念有紆元鏡暫垂止水　王僧孺爲南平王讓儀同表曰臣聞石軹難剖用謝缾罍瓌木云庇事乖丹臒逢聖徽天一朝賞至非能聲均吳楚譽埒梁陳故以神夢紫霄心飛丹掖品同儀比媿眩莫殊　陳江總太保蕭公謝儀同表曰阪泉野戰曾無汗馬之勞代邸運籌又闕前戈之勇薄伐專征早游邊外執玉奉酬又虧朝則王人降止朝冊遠臨奉述勅書曲停表奏滄波阻隔既杜敬仲之辭關路悠長致絶趙襄之讓心馳紫路登文石而莫由目送白雲拜承明而無日

原 墓志梁簡文帝儀同徐勉墓志銘曰朱弓表瑞寶劒攸歸長瀾斯注瓜瓞含輝舉直斥僞校名責實朝有進賢野無遺逸

特進一

原 杜氏通典曰漢制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者賜位特進位在三公下故成都侯王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是也　後漢皇后父兄率爲特進侯朝會位次三公隋志曰特進舊位從公光武以鄧禹列侯就第加特進奉朝請是特

進引見之稱無官定體也而實篤進位特進得舉吏見禮依三公自二漢及魏晉以爲加官從本官車服無吏卒太僕羊琇遜位拜特進加散騎常侍無餘官故給吏卒車服其餘加特進者唯食其祿賜列班位而已不別給特進吏卒車服晉惠帝元康中定令特進位次諸公在開府驃騎上冠進賢兩梁冠黑介幘五時朝服佩水蒼玉食俸日四斛太康三年始賜春絹五十疋秋絹五十疋絲百五十斤元康元年給菜田八頃田騶八人立夏後不及田者食俸一年置主簿功曹史門亭長門下書佐各一人給安車黑耳駕御一人輅車施耳後戶一乘無章綬齊時位從公陳因之後魏北齊用人皆以舊德就閑者居之　隋文帝以爲散官不理事煬帝即位廢特進官唐爲文散官　傅咸集曰特進執皮帛坐侍臣之下門下屬漢武特進執璧已有舊制今特進宜執璧繼公齊職儀曰特進以功德特進見也　增文獻通考曰宋制左右僕射爲宰相官元豐更官制乃以特進換之續文獻通考曰金從一品內中次曰特進下曰崇進崇進古無金所增　元因之特進崇進皆正一品　明正一品文武勳俱左右柱國階俱初授特進榮祿大夫陞授特進光祿大夫　弇山堂別集曰明制階以特進爲重而勳尤以左柱國爲崇特進而止柱國者有之未有左柱國而不帶特進者也獨嘉靖十五年加武定侯太師左柱國而不帶特進亦制之一變矣

特進二

增唐書曰唐儉爲光祿大夫永徽初致仕加特進　又高儉爲吏部尚書進封涼國公高祖崩攝司空營山陵加特進　宋史曰王安石元豐三年復拜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換特進　又陳執中代蔡京爲相爲尚書左丞加特進制下大學諸生陳朝老詣闕上書曰陛下知蔡京姦解其相印天下鼓舞有若更生及相執中中外默然失望執中雖不敢肆爲非法若京之蠹國害民然祿祿庸質初無過人是猶以蚤負山多見其不勝任也文獻通考曰政和後薛昂帶觀文殿學士任特進白時中以門下侍郎帶特進皆失舊制繼詔並改光祿大夫今後特進非宰相不除　又葉夢鼎咸淳三年再名爲參知政事詔著作郎盧鉞與台州守項公采趣行拜特進右丞相兼樞密使

特進三

原必與定議漢書張禹傳曰禹以特進爲天子師就第賜安車朝服賜養牛上樽酒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　加崇諸侯晉公卿禮秩漢制以特進加崇諸侯　見禮如三公漢書諸侯王位以特進給事中朝朔望見禮如三公　舉吏如五府後漢永光三年以太尉實融爲特進舉吏如五府也　增梁商安車駟馬後漢書梁商女爲皇后妹爲貴人加商位

特進賜安車駟馬 趙典布被瓦器 後漢書曰趙典尊爲國師位特進賜布被而寢瓦器而食 入則極言正諫 又曰陰識拜執金吾位特進入則極言正諫至與賓客語不及國事 參議朝章國典 唐書曰魏徵在尚書省多病數辭乃拜特進知門下省事詔朝章國典參議得失 特進宰相階官 宋史曰趙鼎歸會稽上書言時政秦檜忌其復用乃嗾王次翁論之且言特進乃宰相階官如故是未嘗罷相也遂降散官請居興化軍 張浚以却敵除 又曰張浚以却敵功制除特進 趙葵以安撫加 又曰趙葵辭右丞相以觀文殿學士判潭州湖南安撫使加特進 內閣同時進階 弇山別集曰明正德間楊廷和梁儲同在內閣皆特進嘉靖時夏言嚴嵩同鄉在內閣亦皆特進 鄧禹罷三公位特進 東觀漢記建武中鄧禹罷三公以列侯就第位特進 曹洪以驃騎位特進 魏志曰文后父毛嘉以官廢爲列侯曹洪以驃騎位特進

特進四

增 制 唐元稹授李光顏加階特進并賜一子官制曰五原居宥夏靈慶之中當蛇豕豺狼之窟將搤咽喉之要爰授腹心之臣厥有成功宜加茂典邠寧慶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上柱國武威郡開國公李光顏氣敵三軍心師百行叱咤則風雲迴合開宴而樽俎周旋蓋文武之全才真古今之良將是以淮蔡之役百勝功高青齊之師一面居最朕以蕭關尚警馬嶺猶虞五餌之詐可羞百雉之防爰度惟爾良能累諧予願比命有司褒乃實効僉曰古諸侯勳德優盛則就加特進以寵之我國家封植崇重則有朝請一子以異之予嘉乃勤兼用兩者茲謂上賞爾惟欽哉可特進仍與一子正員四品常參官餘如故

增 墓志 梁孝元帝特進蕭琛墓志銘曰山東流水關西城市義府辭鋒風飛雲起遊楚宦梁桂馥蘭芳蓮花可賦迷迭成章學類五行書倅三篋已研金匱兼探玉牒石詞既擬櫟社茲同桃李成徑松柏爲叢天地長久永扇高風 陳江總特進光祿大夫徐陵墓志銘曰耕耘書圃弋獵文場藻思綺合尺牘繡揚辭奔太史筆利干將心緘武庫口定雌黃奉使巡採絕域遐深市朝遷貿陵谷相侵形寄王績名宣攀附高排閶闔鬱轉雲路年踰致仕齒及懸車夜漏方盡馳光復斜平原出宿庠序爲家隴愁宿霧松悲閉鳥地迥雲低山重樹小九原孤月三泉送旐嘯裏行役共上河梁予因病免君事遠將痛心期之徂謝憫時代之銷亡冀鐫石於元冢留清風於故鄉

大夫總載

增 食菜 階臣 須氷 理家者不敢失于臣妾大夫 立家 大夫立家 問富 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 乘軒 賜杖 以上俱見白帖 增 毳衣

詩曰羔裘如濡注羔裘美其大夫之詞衣天子大夫之服

羔裘

通人事說苑曰大夫出入與民同衆取去與民同利通於人事也

參國體詳下溫故知新注

掌論議漢書百官公卿表曰大夫掌論議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諫大夫皆無員多至數十人

法山陵又曰二十七大夫法山陵也

主綱紀春秋漢含孳曰少微北大夫位主綱紀也

掌應對續漢書百官志曰凡大夫無員數掌顧問應對無常事唯詔命所使也

光祿大夫

武帝元狩五年初置諫大夫秩比八百石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爲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太中大夫秩比千石如故

刑不上大夫

祿倍士禮曰下大夫倍上士

爲筋脈臣大輔曰二十七大夫者爲筋脈之臣

爲帝者佐春秋漢含孳曰少微之北大夫位爲帝者佐也

比亮九卿漢官儀曰天子二十七大夫職在言議比亮九卿

職參九卿帝王世紀曰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

一國之高文子曰取一國之高以爲二十七大夫也

四方之則漢官解詁曰武帝以中大夫爲光祿大夫太中諫議大夫皆能溫故知新大夫視列國之上卿光祿大夫太中諫議大夫視列國之上卿也

溫故知新

能有德音毛詩曰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器能詔使命能造登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綱紀能詠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以爲有德音可以爲大夫也

可與國事漢官儀曰虞物造端才智深美可與國事故舉爲列大夫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際稱詩以諭其志別賢不肖而觀盛衰者也

進賢達能白虎通曰大夫之爲言大扶進人者也故傳曰進賢達能謂之大夫也

大夫致仕賜之几杖曲禮曰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稱謝則必賜之几杖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子其國則稱名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

大夫法山陵白帖常在於仁說苑曰大夫者行猶舉繩不傷于言達於世不害于身通于之事常在于仁也

大夫不可徒行論語曰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光祿大夫一遷奉大夫中奉大夫正議大夫通議大夫嘉議大夫

參祿大夫賞賚大夫貢政大夫正奉大夫

原杜氏通典曰秦時光祿勳屬官有中大夫漢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大夫漢志曰夫者扶也膚也詩曰殷士膚敏祿祿將于京明當以其佩

銀章青綬掌議論屬光祿勳無常事唯顧問應對詔命所使無員後漢光祿大夫三人凡諸國嗣王膚知能侍君父也

之喪則掌弔多以爲拜假贈贈之使及監護喪事魏氏以來無員轉優重不復以爲使命之官其諸公告老皆加拜此位及在朝顯職復用加之魏文帝以楊彪爲光祿大夫賜几杖衣袍因朝會引見命處著布單衣鹿皮冠杖而入待以賓客之禮及西晉受命置左右光祿大夫假金章紫綬而光祿大夫如故加金章紫綬並與卿同進賢兩梁冠黑介幘五時朝服佩水蒼玉并祿賜班位吏卒皆與特進同復以爲優崇之制而諸公遜位不復加之其以爲加官者唯假章綬祿賜班位而已不別給車服吏卒也或更拜上公或以本封食公祿其諸卿尹中朝大官年老致仕者及內外之職如此者前後甚衆由是或因得開府或進加金章紫綬又復以爲禮贈之官本已有卿官者不復重給其餘皆給其假銀

章青綬者位在金紫將軍諸卿下泰始中唯太子詹事楊珧加給事中光祿大夫加兵之制諸所供給依三品將軍晉宣帝子平原王幹拜光祿大夫加侍中特假金章紫綬班次三司其餘自如舊制終武惠孝懷三世貪俸日三斛太康二年始給春綢五十疋絲百斤惠帝元康元年始給米田六頃田騶六人置主簿功曹史門亭長門下書佐各一人宋氏因之齊左右光祿大夫皆據舊齒位從公開府置佐吏如公年重加親信二十人魏晉以來無員以左右光祿大夫光祿三大夫皆銀章青綬其重者詔加金章紫綬則謂之金紫光祿大夫其重者既有金紫之號故謂本光祿為銀青光祿大夫樂安任遐為光祿就王晏乞一片金晏乃啓轉為金紫是也猶屬光祿勳梁又有左右金紫光祿大夫視吏部尚書左右光祿大夫視諸曹並養老病陳因之自晉以後多為兼官後魏有光祿大夫北齊皆以舊德就閒者居之與特進同後周有左右金紫左右銀青四光祿大夫隋有光祿大夫左右光祿大夫皆為散官不理事唐初猶有左右之名貞觀以後唯曰光祿大夫金紫光祿銀青光祿並為文散官按前代光祿大夫始加金章紫綬及銀章青綬者並尊崇之皆在光祿之上後魏定令誤遂因仍不改 漢官解詁曰武帝以中大夫為光祿大夫與博士俱以儒雅之選異官通職周官所謂聯者也 漢百官表注曰光祿大夫古官官儀曰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不言屬光祿光祿勳門外特施行馬以旌別之 百官表注曰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不言屬光祿光祿勳門外特施行馬以旌別之 增文獻通考曰宋元豐更也銀章青綬詩云三事大夫莫不夙夜職掌言議毗亮論道獻可替否贊揚德化 增文獻通考曰宋元豐更官制以金紫光祿大夫換吏部尚書銀青光祿大夫換尚書左右丞時宰相王珪任禮部侍郎同平章事上以珪久不進官因改官制乃特授銀青光祿大夫 金正二品上曰金紫光祿大夫從二品上曰光祿大夫從一品曰光祿大夫明正一品授特進光祿大夫從一品授光祿大夫 榮祿大夫金置正二品下曰銀青榮祿大夫從二品下曰榮祿大夫從一品下榮祿大夫明正一品初授特進榮祿大夫從二品下銀青榮祿大夫從一品下榮祿大夫元正一品曰金紫光祿大夫從一品初授榮祿大夫陞授光祿大夫 貴德大夫資政大夫資善大夫三階皆金置為正三品元為正二品明因之正二品初授資善大夫陞授資政大夫加授資德大夫 正奉大夫通奉大夫中奉大夫三階宋大觀間新置金為從三品元為從二品明從二品初授中奉大夫陞授通奉大夫加授正奉大夫 增杜氏通典曰正議大夫通議大夫 嘉議大夫 正議大夫通議大夫皆隋置散官蓋取泰大夫掌議論之義唐並因之 增續文獻通考曰宋元豐間更官制以正議大夫換六部侍郎并作一等以通議

大夫換給事中而嘉議大夫則金所置也金爲正四品元爲正三品明正三品初授嘉議大夫陞授通議大夫加授正議大夫

光祿大夫二

漢書曰杜陵王仲翁出入蒼頭廬兒傳呼甚寵蕭望之守門顧謂望之曰不肯祿祿反抱關乎望之曰人各有志　又元帝以少傅周堪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　東觀漢記曰張湛字子孝爲光祿大夫數正諫威儀不如法度者湛常乘白馬光武每有異政輒曰白馬生且復諫矣　樊英別傳曰詔書告南陽太守曰五官中郎將樊英委榮辭祿不降其節今以英爲光祿大夫賜歸家所在縣給穀千斛常以八月存高年致牛一頭酒三斛　魏志曰黃初四年光祿大夫楊彪詔給吏卒門施行馬　晉太平御覽曰晉王蘊字修仁烈宗將納后訪于公卿對曰王蘊地望可與國婚后既立徵拜金紫光祿大夫　又晉顧和字君季榮族子也二歲失父總角便有清操弱冠知名榮雅器之康帝即位爲尚書僕射更拜銀青光祿大夫又遷左光祿大夫

唐書曰魏徵進左光祿大夫鄭國公多病辭職帝曰公獨不見金在鑛何足貴邪善冶鍛而爲器人皆寶之朕方自比於金以卿爲良匠而加礪焉卿雖疾未及衰庸得便爾　又李靖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蕭瑀劾靖持軍無律縱士大掠散失奇寶帝召讓之靖無所辨頓首謝帝辭曰赦公之罪錄公之功乃進右光祿大夫賜絹千疋增戶至五百既而曰向人譖短公朕今悟矣　又劉洎字思道拜尚書右丞洎健于職于是尚書復治如魏徵時累加銀青光祿大夫　又郭曖尚昇平公主主坐事留禁中朱泚亂逼署曖官辭以居喪被疾既而與公主奔奉天德宗嘉之釋主罪進曖光祿大夫　又裴度平淮西策勳進金紫光祿大夫弘文館大學士晉國公　宋史曰元豐官制行王珪由禮部侍郎超授銀青光祿大夫及哲宗立進金紫光祿大夫　又留正慶元時復觀文殿大學士初劉德秀自重慶入朝未爲正所知謁正客范仲黼請爲言正曰此人若留之班行朝廷必不靜乃除大理簿德秀憾之至是爲諫議大夫論正四大罪自是彈劾無虛歲乃責授中大夫分司西京明年許自便復光祿大夫提舉洞霄宮俄復觀文學士金紫光祿大夫　又謝深甫字子肅慶元時參知政事內侍王德謙建節深甫三疏力陳不可蹈大觀覆轍德謙竟斥進金紫光祿大夫拜右丞相累乞避位寧宗曰卿

能爲朕守法度惜名器不可以言去　元史曰伯顏平宋又擒反者乃進金紫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　又李孟請告歸葬其父母十二月入朝帝大悅慰勞甚至延祐元年進金紫光祿大夫　又李好文爲翰林學士承旨皇太子深敬禮之屢引年乞致仕至再三遂拜光祿大夫河南行省平章事仍以一品祿終其身　又尚文爲尚書右丞武宗仁宗之世屢延致訪以國事進階自光祿大夫轉銀青光祿大夫　弇山堂別集曰洪武三年大封功臣李善長徐達皆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常茂馮勝李文忠鄧愈皆榮祿大夫右柱國　又世宗初政遣行人齎勅諭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大學士劉健曰卿年近九旬體履康泰全名盛福求之當代實鮮其倫又勅諭光祿大夫大學士謝遷曰行將起卿于家得聞猷告以輔朕不遠

光祿大夫三

原 次丞相漢書曰谷永字子雲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位次丞相　亞九卿蜀志曰譙周字允南遷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位亞九卿　登賢俊續漢書百官志曰光祿大夫掌賜謚祠贈護喪事立嗣王存問耆老延登賢俊　給牀帳晉紀曰光祿大夫致仕多遜位者給牀帳轉席賜錢二十萬給吏卒門施行馬　長公當興漢書曰夏侯勝字長公爲光祿大夫時昌邑王嗣立數出游戲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謂勝爲妖言縛以屬吏也　出則騎乘又曰金日磾爲光祿大夫既親近未嘗有過失上甚信愛之賞賜累千金出則騎乘入侍左右嘗有過甚見親信　出則奉車漢書曰霍光字子孟爲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失　秩二千石漢書貢禹傳曰禹字少翁爲光祿大夫魯芝清約傳曰芝爲光祿大夫秩二千石俸錢月萬二千祿賜愈多誠非草茅愚臣所當蒙也伏自念終亡以仰報厚德日夜惶懼而已　官品第二晉百官表注曰光祿大夫官品第二俸月三十五斛　入朝不趨晉諸公贊曰扶風王朝晚乃敘風王朝晚乃敘用爲光祿大夫比秩三司不關府辟士劉頌上殿入朝不趨　太官致膳晉中興書曰瑯琊顏含拜右光祿大夫門施行馬賜牀帳被褥教太官四時致膳固辭不受于時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名位隆重百寮宜爲降禮太常馮懷以問于含含曰王公鍾重理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御人老矣不識時務　倪寬經學漢書曰倪寬以侍御史見上語經學上悅之問尚書一篇擢爲中大夫　蔡義說詩又曰蔡義爲光祿大夫給事中昭帝明經又曰王欀薦房鳳明經通達擢爲光祿大夫　蔡義說詩名見義說詩甚悅之遷御史大夫　論遷光祿大夫　原 股肱之寄馬周撰吏部尚書進銀青光祿大夫帝嘗以飛白書鵰周曰鷙鳳沖霄必假羽翼股肱之寄要在忠力　尚書存問弇山別集曰明嘉靖初勅諭光祿大夫戶部尚書韓文曰卿一時耆碩人望攸歸已有旨起用特先遣行人齎勅存問　真人考滿又曰世宗時真人陶仲文以少師一品六年考滿加特進光祿大夫　原 主父言世務漢書曰主父偃上書言世務書奏上召見謂曰公皆

安在何相見之晚也乃遷為郎中僵數上書言事遷謁者中郎中大夫歲中四遷案漢武改為光祿大夫

吾丘對寶鼎 又吾丘壽王傳曰壽王字子賴為光祿大夫汾陰得寶鼎武帝嘉之薦見宗廟藏于甘泉宮羣臣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名而問之對曰臣聞周德始乎后稷長于公劉大于太王成于文武顯于周公德澤上昭天下漏泉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為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於陛下收廓祖業功德愈盛天瑞並至珍祥畢見昔秦始皇親出鼎于彭城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之所以與漢迺漢寶非周寶也

灌嬰數力戰 又曰灌嬰數力戰拜為中大夫案漢武光祿大夫也

汲黯數切諫 又曰汲黯名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東海太守

周堪領尚書 又曰周堪為河東太守詔曰先帝賢而傳伯升及晨俱之宛與穰人蔡少公等議語

鄧晨監諸將 後漢書鄧晨傳曰晨字偉卿光武嘗與兄服出而試之三老官屬詠頌甚美每使者過郡靡不稱令徵堪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

周德始乎后稷長于公劉 周德始乎后稷長于公劉大于太王成于文武顯于周公德澤上昭天下漏泉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為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於陛下收廓祖業功德愈盛天瑞並至珍祥畢見昔秦始皇親出鼎于彭城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之所以與漢迺漢寶非周寶也

灌嬰數力戰 漢書曰谷永侍詔公車為上第永既陰為大將軍王鳳所說能實最高由是擢為光祿大夫永奏書謝能徵鳳曰永斗筲之才質薄學朽無一日之雅左右之介將軍說其狂言擢之皁衣之吏廁之諫臣之末

谷永才 漢書常惠傳曰惠少時家貧自奮應募隨移中監騶武使匈奴節監執金吾賈復等擊平部陵新息賊并見拘留十餘年昭帝時乃還漢嘉其勤勞拜為光祿大夫

常惠勤勞拜 漢書常惠傳曰惠少時家貧自奮應募隨移中監騶武使匈奴節監執金吾賈復等擊平部陵新息賊并見拘留十餘年昭帝時乃還漢嘉其勤勞拜為光祿大夫

增以侍郎進階 宋史曰孫固字和父元祐時為門下侍郎以年高數乞骸骨太皇太后曰卿先帝東宮時舊臣今帝新聽政勉留輔導或體中未安取文書于家治之可也固感激強起視事累官光祿大夫

加銀青留相 金史曰張萬公字良輔幼聰悟善讀書父夢至一室牓曰張萬相公讀書堂已而萬公生因以名焉章宗時為相屢上章以病告加銀青光祿大夫

呼光祿不名 元史曰許國禎字進之世祖在潛邸以警敏至國禎納諫從征雲南機密皆得參預朝夕未嘗離左右或在告帝輒不悅世祖即位錄前勞遷禮部尚書上疏言慎財賦禁服色設諫官建學校等事多施行凡所薦則皆知名士帝與近臣言及勳舊大臣因謂國禎曰朕昔出征同履艱難者惟卿數人在爾遂拜集賢大學士進階光祿大夫每進見帝呼為許光祿而不名由是內外諸王大臣皆以光祿呼之

賜上尊命饌 又曰程鉅夫皇慶間為翰林學士承旨後以病乞骸骨不允命近臣撫視且勞之曰卿世祖舊臣惟忠惟貞其勉加餐粥少留以副朕心鉅夫請益堅特授光祿大夫賜上尊命廷臣以次饋于齊化門外給驛南歸

錯高第乃遷 漢書曰鼂錯對策當時有百餘人惟錯為高第乃遷中大夫謹按漢武改中大夫為光祿大夫

陳宮文武擢拜 曰文左武右陳宮乃正中立上問此何郡郎對曰有文有武未知所如又問何施答曰文為顏氏春秋武為孫吳兵法上擢拜大夫

武陵朝論歸美 晉諸公贊曰武陵遷為右光祿開府公以身率職朝論歸美

賀循儒者為榮 晉中興書曰賀循字彥先拜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帝親臨軒遣使持節加左右循病雖口不能言而指麾左右推去章服車駕親幸執手流涕太子親臨者三焉往還皆拜謁者以為榮

常袞散官無封 唐書曰常袞為相散官纔朝議而無封爵郭子儀言于帝遂加銀青光祿大夫

趙葵宣力特授 宋史曰趙葵平李全帝曰卿父子兄弟宣力甚多卿在行陣又能宰先士卒揮身報國尤儒臣所難特授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四上表力辭言宰相須用讀書人

王延世河決塞隄 漢書溝洫志曰成帝初河決河隄使者王延世三十六日河隄成上曰東郡河決流漂二州校尉延世隄防三旬立塞其以五年為河平元年卒治河者為著外蕃六月惟延世長于計策功費約省用力日寡朕甚嘉之其以延世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

徐自為五原築障 漢書匈奴傳曰太初三年匈奴潮犯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千餘里築城障列亭至虛朐按師古曰盧朐山名也朐音劬

言楚詞武帝甚悅 又朱買臣傳曰嚴助貴幸薦買臣名見說春秋言楚詞帝甚悅之拜為中大夫

舉賢良武帝嘉之 又董仲舒傳曰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制曰朕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褒

[illegible]馬駕[illegible]皆[illegible]朕甚[illegible]之

論辨便宜大臣數屈 又嚴助傳曰[illegible]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由是徵拜[illegible]國家便宜令助與大臣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詘帝猶親幸焉

時訪大議據經以對 魏志曰[illegible]時訪大議輒據經以對而後生好事者亦咨問所疑焉

荀勗以左光祿開府 王隱晉書曰荀勗字公曾為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開府辟名時諸州郡大水竟土尤甚勗陳宜立都水使者其機門下啓通事令史伊羨趙咸為舍人對事文法詔以問勗勗曰增置文法之職適恐便姦擾盛國臣竊謂不可 劉攽曰歷省臺五十餘年元史曰趙世延為御史丞劾臣帖木迭兒詔特賜錢五十萬固辭不受後忠宣進階光祿大夫世延歷事仁宗崩帖木迭兒復相銳意報復屬其黨誣世延弟誣告世延驛遞至警刑曹再歲其弟自以所訴涉虛亡去乃得釋泰定元年復為御史中丞有旨趙世延嘗為隱其所誣中書宜徙移天下略雪其非事仍加翰林承旨進階光祿大夫世延歷事累朝且修三史超授翰林學士進階光祿大夫凡宗廟朝廷帷文大冊皆出其手 雄文大冊皆出其手 又曰歐陽元歷事累朝告誥方制詔皆出其手 卞壼乞解拜光祿大夫 晉書曰卞壼廉潔儉素居甚貧約息當卿詔特賜錢五十萬固辭不受後忠面劾累乞解職拜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 常林告老為光祿大夫 魏志曰常林時論以林節操清峻欲致之公輔而林遂稱疾篤拜光祿大夫

光祿大夫四

表梁丘遲為柳僕射讓光祿表曰竊聞敬孫以規獻為職尋品常責飛翠鳴玉升降禁明臣以痞疾豈伊或忝匪稱其服終朝三褫近取諸身皎日非喻臣之庸薄久塵物論假以克壯報效無階而嬰離沉痼日月滋甚聖朝留簪履之舊愍降帷蓋之餘矜榮不徒行事存寵渥

誄魏曹植光祿大夫荀侯誄曰如氷之清如玉之潔法而不威和而不褻百寮士庶歔欷霑纓機女投杼農夫輟耕輪結轍而不轉馬悲鳴而倚衡

太中大夫一 中大夫 亞中大夫 中散大夫 中議大夫 中憲大夫 中順大夫 朝請大夫 朝散大夫 朝列大夫 朝議大夫 奉政大夫 奉議大夫 奉直大夫 奉訓大夫 附

杜氏通典曰太中大夫秦官亦掌議論漢因之 哀帝初立御史大夫王嘉奏曰蘇令發起為盜欲遣大夫為使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名整厓令尹逢釋為諫議大夫遣之 今諸大夫有材者甚少宜預養也 後漢置二十人 隗囂廣置職位以自高鄭興止之曰夫太中大夫使持節官皆王者之器非人臣所當置也 胡廣云諫議光祿太中中散大夫此四等于古禮皆為天子之下大夫列國之上卿 魏以來無員晉視中丞吏部絳朝服進賢一梁冠介幘太始末詔除王覽為太中大夫祿賜與卿同梁北齊皆有唐亦有之 宋元豐官制行以太中大夫換諫議大夫神宗以寄祿官等給減少遂以太中大夫為宰相官故蔡確時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先換太中大夫及拜相則依前太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

中書侍郎遂爲定制其後又以太中大夫以上爲侍從官元豐中自太中大夫至金紫止六階昔之五部尚書左右丞左右諫議亦并四官爲兩官其後增置通奉正今爲一官六部侍郎爲一官是十一官并爲兩官矣奉宣奉三階自太中大夫以上惟宰執侍從乃得遷金爲從四品元明爲從三品　中大夫秦官漢武改爲光祿大夫自後無聞北齊有之唐又置之龍朝二年七月制諸王嫡子封郡王者出身從四品下敘　宋元豐更官制以中大夫換祕書監而殿中監本一等其時偶闕任殿中監者故只著祕書監神宗以太中大夫爲宰相官故初除執政只授中大夫是時拜翰林學士蒲宗孟王安禮爲左右丞兩人寄祿官皆未至大夫只除中大夫守之金元明品同上

亞中大夫元置金增置少中大夫元延祐改亞中大夫金從四品上曰太中大夫中曰中大夫下曰少中大夫元從三品上曰太中大夫中曰中大夫下曰亞中大夫明從三品初授亞中大夫陞授中大夫加授太中大夫

原中散大夫王莽所置後因之後置三十人漢官曰光武中興置魏晉無員齊梁視黃門侍郎品服冠幘與太中同陳亦有之唐又置之　還宋更官制惟光祿大夫及中散朝議二大夫分左右金元以後無　中議大夫中憲大夫中順大夫金增置正五品上曰中議大夫中曰中憲大夫下曰中順大夫元爲正四品明正四品初授中順大夫陞授中憲大夫加授中議大夫

原朝議大夫隋置散官以取漢諸大夫得上奉朝議爲名唐因之　還宋更官制自朝議至中大夫凡三階金元無明有　原朝請大夫隋置散官取漢將軍公卿年高德重者以列侯就第特進奉朝請之義唐因之龍朝制諸王衆子封郡公者出身從五品上敘　還宋金元俱有明爲從四品

隋置散官唐因之自正議以下今並爲文散官　還又續文獻通考曰宋金元俱有明無　朝列大夫金置舊曰奉德大夫天德二年改朝列金從五品上曰朝請大夫中曰朝散大夫下曰朝列大夫元因之爲從四品明從四品初授朝列大夫陞授朝散大夫加授朝請大夫　奉政大夫奉議大夫金增置元改奉政爲朝政明如金制金正六品上曰奉政大夫下曰奉議大夫元正五品上曰朝政大夫下曰奉議大夫明正五品初授奉議大夫陞授奉政大夫　奉直大夫奉訓大夫金增置元明俱因之金從六品上曰奉直大夫下曰奉訓大夫元爲從五品明從五品初授奉訓大夫陞授奉直大夫

太中大夫二

原數存問東觀漢記曰張湛爲太中大夫病居東門候舍人號東門君帝數存問　數引見又曰張純字伯仁爲太中大夫在朝累世明習故事建武初舊典多闕每有疑議輒以訪純一日或數四

引見

賜牀帷 藏榮緒晉書曰吳郡字文伯老乞骸骨詔賜如所上拜太中大夫賜錢三十萬牀帷薦褥祿賜與卿同

給安車 傅子曰魏明帝以管寧為太中大夫賜朝服一具衣一襲被一領給安穩情車一乘

【增】示優異 合璧事類曰中大夫班品甚崇祿儀亦厚著為定員有闕則補惟左右近侍得以歲月躐次而至所以示優異也

進一階 唐書曰李朝隱為侍御史執罷斜封官千四百員遷長安宦官闕興有所干請曳去之睿宗嘉歎後御承天門對百官及朝集使褒諭其能進太中大夫一階

【原】橋元謙儉 張璠漢記曰橋元字公祖謙儉下士不以王爵秩親拜太中大夫及卒家無餘業當時稱為名臣

韓暨高潔 魏志韓暨傳明帝景初二年詔曰太中大夫韓暨澡身浴德志節高潔年踰八十守道彌固可謂純篤老而益劭者也

【增】獨行君子 魏志曰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年十六喪父中表愍其孤貧咸共贈賻悉辭不受長八尺美鬚眉與平原華歆同郡邴原相友黃初四年詔公卿舉獨行君子司徒華歆薦之文帝以長為太中大夫固辭不受

一體忠臣 唐書曰劉禕之為中書侍郎時司門員外郎房先敏坐累貶衛州司馬訴于相府內史騫味道稱曰太后旨禕之曰乃上從有司所奏耳后聞以味道歸非于上貶青州刺史加禕之太中大夫因曰君為元首臣為股肱以手足疾移于腹背尚為一體乎禕之引咎于己忠臣也

【原】最為高大 韋昭辨釋名曰太中大夫在中最為高大也

【增】書生知兵 宋史曰理宗時王居安以敷文閣待制知福州升龍圖閣直學士轉太中大夫將行鹽寇起寧化居安以書諭汀守曰土寇民貧業於鹽可盡禁耶且彼既執三首惡以自贖他可勿治部使者遣軍將提兵往軍潰事聞命居安留招捕賊即引還居安以書生於兵事不學而知

【原】文帝悅賈誼 漢書曰賈誼年三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文帝悅之超遷至太中大夫

朝廷訪鄭興 續漢書曰鄭興為太中大夫數上便宜多見用朝廷每有大議輒訪焉

【增】諸儒相論議 東漢書曰魯丕字叔陵還中散大夫時賈逵薦丕道藝深明和帝朝會名見諸儒抽難數事帝善丕說

解襜襦衣之 又曰來歙字君叔南陽新野人有大志慷慨治春秋左氏東詣洛陽見上喜曰君叔獨勞苦即解襜襦衣歛拜太中大夫

【原】田豫食卿祿 魏書曰田豫為衛尉乞遜位未聽書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遂固稱疾篤因拜太中大夫食卿祿焉

袁奧從卿例 晉錄曰太中大夫新蔡男袁奧志高表行所宜優異可從九卿崇重之例別給吏四人

【增】詔肩輿以朝 唐書曰韋思謙垂拱初同鳳閣鸞臺三品轉納言辭疾不許詔肩輿以朝聽子孫侍以太中大夫致仕

吏經韓大夫 宋史曰太中大夫韓璹字君玉先出使吏事絕人閒案牘終身不忘澶州民懷思之他日郡守欲有所為民必曰此事已經韓大夫矣以故輒止

十轉至太中 元史曰宋本字誠夫元統間為集賢院直學士兼國子祭酒兼經筵官本階官自承務郎十轉至太中大夫

布衣叨三品 又汪澤民字叔志至正三年朝廷修遼金宋史召澤民赴闕除國子司業與修史書成遷集賢直學士階太中大夫即移書告老大學士和尚欲留之澤民曰以布衣叨三品志願足矣遂致仕歸

門亦施行馬 太平御覽曰光祿大夫門施行馬泰始中華表為太中大夫祿賜與卿同門亦施行馬

【原】說詩高祖之前 漢書曰陸賈拜太中大夫賈時時前稱說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居馬上得之寧可馬上治之乎

侍講華光之內 後漢書曰劉寬字文饒典歷三郡溫仁多恕靈帝初徵拜太中大夫侍講華光殿

曼倩敖弄公卿 漢書曰東方朔字曼倩為太中大夫給事中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自公卿在位朔皆敖弄無所為屈

文舉愛才樂酒 張璠漢記曰孔融字文舉拜太中大夫雖居家失勢賓客日滿其門愛才樂酒常歎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魯丕道藝深明 詳諸儒相論議注

嵇康風姿清秀 晉書曰嵇康字叔夜風姿清秀高爽任真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

朝賀待以師禮 謝承後漢書曰陳寔字子公拜太中大夫年七十每朝賀帝待以師傅之禮

致仕秩與卿同 見門亦施行馬注

定官名興禮樂 漢書曰賈誼還太中大夫奏為漢興三十餘年天下和洽宜改正朔易服色立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草具其儀法

【增】謫道負還流人 宋史曰韓忠彥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上用其言數

下詔謝天下通負盡還流人而曾布為右相惡其忠直敢言多不協言事者助布排忠彥以歆聖欲復廢后為忠彥罪降為太中大夫

隱 使南越尉佗稱臣 漢書曰陸賈使南越賜尉佗印為南越王卒令佗稱臣奉漢約歸報命高帝大悅拜賈為太中大夫

會東郡盜賊請降 續漢書曰耿純字伯山以威信著于衛地遣使拜太中大夫使與大兵會東郡聞純入界盜賊九千餘人皆詣純請降大兵不戰而還

行風俗多所舉稱 漢書曰蓋寬饒為太中大夫使行風俗多所舉稱貶黜奉使稱意

在朝廷數上便宜 續漢書曰王嘉字公仲為長陵尉鴻嘉中舉敦朴拜太中大夫在朝廷數陳便宜以為當今法令既輕下姦不勝宜重刑罰以遵行舊典

名見宣室對得失 漢書曰武帝初徵綰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于是上使使束帛加璧以安車徵申公問治亂之事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已招致即以為太中大夫

徵詣明堂問治亂 又曰武帝初徵綰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于是上使使束帛加璧以安車徵申公問治亂之事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

諫議大夫一

隱 杜氏通典曰諫議大夫秦置諫議大夫掌議論無常員多至數十人屬郎中令至漢武帝元狩五年始更置之後漢增諫大夫為諫議大夫後漢書曰來歙父仲哀帝時為諫議大夫誤矣亦無常員二漢並屬光祿勳章彪字孟達上疏曰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畧正有補益于朝者今或從微試輩為之不宜也自後無聞矣後魏亦曰諫議大夫北齊有七人屬集書省後周地官府有保氏下大夫規諫於天子蓋此其任也隋亦曰諫議大夫置七人屬門下省煬帝廢之唐武德五年復置屬門下王珪為諫議大夫嘗有諫論太宗稱善遂詔每宰相入內平章大計必使諫官隨入與聞政事貞觀十七年太宗問諫議大夫褚遂良曰舜造漆器禹彫其俎當時諫者十有餘人食器之間苦諫何也對曰雕琢害農事綺繡傷女工首創奢淫危亡之漸漆器不已必金為之金器不已必玉為之所以爭臣必諫其漸及其滿盈無所復諫上然之龍朔二年改諫議大夫為正諫大夫武后臨朝垂拱二年特置員四員共為一室列于朝堂令正諫大夫補闕拾遺等一人充使知匭事每日有所投書至暮即進天寶九載改匭為獻納至德元年復改為匭後又置諫議大夫屬中書延載元年山人武付方拜正諫議大夫平章事開元以來廢正諫大夫復以諫議大夫屬門下凡四人掌侍從規諫至德元年九月制諫議大夫論事自今以後不須令宰相先知乾元二年四月兩省諫官十日一上封事直論得失無假文言其成殿最用存沮勸大曆七年二月其四員外內供奉不得過正員數貞元四年五月分為左右各四員其右諫議隸中書省初學記曰百官志諫議大夫秦官也漢初不置至武帝始因秦置之無常員皆名儒宿德為之隸光祿勳漢武改郎中令為光祿勳光武增議字為諫議大夫置三十人屬光祿勳魏依漢氏而晉宋齊並不置五代史百官志云梁陳亦置北齊依後魏集書省置諫議大夫七人隋門下省置七人唐因之減置四人

增 宋史曰宋門下省置左諫議大夫左司諫左正言各一人同掌規諫諷諭凡朝政闕失大臣至百官任非其人三省至百司事有違失皆得諫正國初雖置諫院知院官凡六人以司諫正言充職而他官領者謂之知諫院正言司諫亦有領他職而不預諫諍者 事文類

聚曰元豐正名左右諫議大夫爲諫垣之長專言責焉左隸門下省右隸中書省靖康元年詔臺諫天子耳目之官宰執不當薦舉當出親擢立爲定制建炎三年詔諫議大夫不隸兩省別置局於後省之側許與兩省官相見議事以登聞鼓院隸焉紹興二年詔中書門下後省諫院官吏並依舊赴三省內原置局處使職　續文獻通考曰金諫院無所屬設左右諫議大夫皆正四品元諫院掌規諫遺闕左右各立諫議大夫明諫議屬臺省不設此官

諫議大夫二

原　方正　忠謇　漢書曰孔光字子夏經學尤明匡衡舉孔光方正爲諫議大夫　謝承後漢書曰虞承字叔明拜諫議大夫雅性忠謇在朝堂犯顏諫爭終不曲撓散俸祿賑給諸生言德無比

清慎　諒直　司馬彪續漢書曰周舉字宣光梁商表爲從事中郎商疾甚帝問遺言對曰臣從事中郎周舉清慎高亮可諫議大夫　謝承後漢書曰傅翻字君成轉諫議大夫天性諒直數陳讜言武帝常嘉之

獻頌　明經　王褒獻聖主得賢臣頌拜諫議大夫下韋元成事詳後諫選接人注

增　置印　請紙　唐大曆十二年諫議大夫薛之輿奏諫官所上封章皆犢密每進一封須門下中書兩省印著文牒則有奏人且先知請別賜諫院印以免漏泄至太和九年始置諫院印　白居易與元稹書曰僕爲諫官月請諫紙詩曰月慚諫紙二百張

劇飲　壞麻　唐書曰陽城爲諫議大夫未肯言韓愈作爭臣論譏切之城不屑方與二弟延賓客日夜劇飲客欲諫止者城揣知其情強飲客客辭即自飲滿醉仆席上不能聽客語之居位八年人不能窺其際及裴延齡誣逐陸贄張滂李充等帝怒甚無敢言城曰吾諫官不可令天子殺無罪大臣乃約拾遺王仲舒守延英閤上疏極論延齡罪申直贄等累日不止聞者寒懼城愈厲帝大怒名宰相抵城罪順宗方爲皇太子爲閤救得免　帝欲相延齡城顯語曰延齡爲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哭于廷帝不相延齡城之力也

原　論得失　陳讜言　漢書曰王吉字子陽爲諫議大夫是時宮室車服甚盛外戚貴寵吉上疏論得失　下詳諒直注

乘高車　上靈臺　東觀漢記曰郭丹字少卿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慨然歎曰丹不乘使者車不出此關既至京師常爲都講更始二年爲諫議大夫持節歸南陽自去家十三年果乘高車出關　三輔決錄曰第五頡字子陵爲諫議大夫洛陽無主人鄉里無田宅寄止靈臺中或十日不炊

增　改祕書　仍直舍　唐書曰張薦貞元時擢諫議大夫兼史館修撰方裴延齡用事中傷俊良薦將疏其惡延齡知之言于帝曰諫議論朝政得失史官書人君善惡不可兼乃改爲祕書少監　宋史曰元祐元年王巖叟言近詔兩省諫官出入各異戶勿與給事中書舍人通實欲限隔諫官不使在政事之地恐知本末數論列爾尋詔諫官直舍仍舊

奉朝請　聞奏事　宋史曰慶曆三年田況言諫爭之臣不得日奉朝請臣在諫院每聞一事皆諸處采聞比及論列或至後時今若令諫官日奉朝請則可以日聞朝廷之事矣詔每日赴內朝　金史曰高汝礪爲諫議大夫時遇奏事臺臣亦令迴避汝礪上言國家置諫議以備侍從蓋欲周知時政以參得失今與諸侍衛之臣旅進旅退殿廷論事初不令得聞乞自今以往有司奏事諫官得以與聞從之

原　天子納善　好事從遊　漢書曰貢禹字少翁元帝徵爲諫議大夫數虛己問以政事時年穀不登禹奏言宮室制度從儉省天子納其善言　又曰揚雄字子雲以耆老久次轉爲諫議大夫以疾免復名爲諫議大夫家素貧耆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肴酒以從游學

持節南陽　作賦東觀　上詳乘高車注　常璩華陽國志曰李尤字伯仁賈逵薦尤有揚雄之才明帝名入作東觀辟雍德陽諸觀賦銘遂拜諫議大夫

名入作賦　從幸爲歌　上詳作賦東觀注　漢書曰王褒字子淵爲諫議大夫褒從獵所幸之宮觀爲歌頌論者以爲淫靡不急

謙遜接人　質樸守正　漢書曰韋元成字少翁以父任為郎常侍騎少好學修父業尤謙遜下士出處知識步行輒下從者與載送之以為常其接人貧賤者益加敬由是名聲日廣以明經擢為諫議大夫給事中勝為人質朴守正簡易亡威儀見時議謂上為君相宇于上前亦以是親信

可兼起居　與言得失　唐書曰李讓夷字達心開成初起居舍人李褒免文宗謂李石曰補遺良以諫議大夫兼起居郎今諫議詳與可言其人石以馮定孫簡薦讓夷對帝曰讓夷可也　又曰宋璟神龍初為吏部侍郎中宗嘉其直令兼諫議大夫內供奉仗下與言得失

荀指朕過　又曰德宗唐安公主道薨帝悼之甚詔厚其葬時姜公輔以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諫曰即號平主必歸葬令行道宜從儉以濟軍興帝怒謂陸贄曰唐安之葬今累贄為浮圖費甚寡約不容宰相關預苟欲指朕過耳贄曰公輔官諫議職宰相獻替固其分也

朝夕論思　出入討議　耳目之官　獻納之地　白帖　何武賢良徵　孔光經學舉　漢書曰何武字君公王音舉武賢良方正徵對策拜諫議大夫　下詳方正注

賜食廳編次　垂拱殿伏奏　宋史曰陳彭年具宗時為右諫議大夫兼祕書監詔就賜食廳編次太宗御集又曰孔道輔明道二年為右諫議大夫會郭皇后廢輔率諫官孫祖德等十人詣垂拱殿伏奏

諫議大夫三

得體　宋史曰田錫字表聖太平興國間釋褐居諫官即上疏極言時政真宗時上御覽三十卷即屏屈五卷上對宰相稱賜得爭臣之體即日擢右諫議大夫　知體　金史曰高汝礪字司郎中一日奏事紫宸殿時侍臣皆迴避上所御涼扇偶墮案下汝礪以非職不取以進奏事畢上謂宰相曰高汝礪不進扇可謂知體矣未幾擢為左諫議大夫

出為郡　漢出諫官為郡守蕭望之為平原太守上疏曰陛下憂人出諫官為郡甚大惠也所謂憂而未而棄本朝無正人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　問廷爭　唐書曰劉栖楚為右拾遺敬宗立視朝常晏數容揚袂使去栖楚極諫遂頷叩龍墀血被面帝動後諫官對延英帝問向廷爭者在邪以諫議大夫名之　旌直臣　宋史曰賈琰為推官偁不樂其為人太宗嘗宴諸王偁與會琰言偁叱之曰巧言令色心獨不媿乎上悅然因罷會出偁為彰義節度判官太平興國六年遷左諫議大夫進參知政事上謂偁曰汝何能臻此偁曰汝能以公正責賈琰朕陛下不忘舊臣太宗曰非也卿能以公正責賈琰朕旌直臣矣

安集關西　華嶠後漢書曰蘇興更始立拜為諫議大夫使安集關西　稱行天下　後漢書曰江革少孤奉母避亂採拾以為養母毀赴聘官諫議大夫既而謝病歸元和中天子思革至行詔長吏歲時存問致羊酒以終厥身如有不幸祠以中牢臣孝之稱行于天下

見卿延英　唐書曰鄭覃為諫議大夫穆宗不幽政事數荒晚覃與崔鄲等廷對極諫帝不擇顧宰相蕭俛曰是宜何人俛曰諫官也帝意解乃詔覃曰閣中疎不欵欵後有為我言當見卿延英也　屈居諫議　又曰柳公權為學士與周墀同對論事不阿墀為憾恐公權益不奪帝徐曰卿有爭臣風可屈居諫議大夫

旌直臣　宋史曰程琳字君瑞歐陽修曰琳有功不可棄戮得副章不肯受面賀讓之涉更因左右以聞戮人為危之戮獨自以適所志軒軒甚得高元裕字景圭為右補闕敬宗視朝不時稍稍決事禁中宦豎恣放大臣不得進見元裕諫曰今西頭勢乃重南衙樞密之權過宰相帝頗悟換侍御史士皆相賀李宗閔高其節擢諫議大夫　以戒貪進　又曰王旦執政凡所薦人皆人未嘗知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旦不得見意為人所毀以告絢絢中間之旦曰累于上前言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曾何如也敏中啓以師德之意旦曰旦

以高節擢　又曰宋璟神龍初為吏部侍郎中宗嘉其直令兼諫議大夫內供奉仗下與言得失

不辱吾筆　唐書曰李讓夷字達心開成初起居舍人李褒免文宗謂李石曰補遺良以諫議大夫兼起居郎中宗嘉其直令兼諫議大夫內供奉仗下與言得失李石曰補遺良以馮定孫簡薦讓夷對帝曰讓夷可也　又曰宋璟神龍初為吏部侍郎中宗嘉其直令兼諫議大夫內供奉仗下與言得失

朝夕論思　出入討議　耳目之官　獻納之地　白帖　何武賢良徵　孔光經學舉　漢書曰何武字君公王音舉武賢良方正徵對策拜諫議大夫　下詳方正注

賜食廳編次　垂拱殿伏奏　宋史曰陳彭年具宗時為右諫議大夫兼祕書監詔就賜食廳編次太宗御集又曰孔道輔明道二年為右諫議大夫會郭皇后廢輔率諫官孫祖德等十人詣垂拱殿伏奏

處安得有人敢輕毀人但師德後進待我薄耳敏中因稱有關望公弗遺旦曰第駿之使師德知鄭以戒貪進激薄俗也

諫議尚左 又曰呂端以右諫議大夫拜參知政事歲餘左諫議大夫寇準亦拜參知政事端請居準下太宗即以端爲左諫議大夫立準上

故事入直 金史曰楊伯仁世宗時爲諫議大夫金故事諫官詞臣入直禁中上問其勞免其入直

愚而不正 又曰世宗時張汝霖具二法上時德溫有女在宮擢世宗責其顧狗汝霖疏陵主簿高德溫大牧稅戶米達獄汝霖是在陛下裁斷耳且人材難得與其材智而狎不若用愚而正者

是益兩參政 宋史曰王安石在臺閣侍從時每謂普惠曰不喜君上作色曰卿等皆愚而不正者也 隨宰相入閣最切于治道後世所爲人言唐太宗令諫官而孫革老李公擇在諫職敷陳剖析公此論遂列奏所當遵行也及入司政事

惟喜諫議得君 後漢書曰張普惠爲諫議大夫任城王登請舉行制公乃曰是又益兩參知政事矣不許 謂普惠曰不喜君城門校欲築塞之宜曰昔主之過不可解塞之無益

原明洛水必不入 楚國先賢傳曰陳宣字子興拜諫議大夫永寧元年西南周公卜洛以安宗廟爲萬世基水未嘗入城門今數爲災異人主之過不可解塞之無益

昔王尊尚僕已以禦災異況朝廷乎國知水必不入言絕而水退也

諫幻人不宜設 謝承後漢書曰陳禪字紀山拜諫議大夫建武十年洛水溢出城會作之于庭安帝嘗與羣臣共觀大奇之禪獨離席舉手諫曰昔齊魯爲夾谷之會齊作侏儒之樂仲尼誅之帝王之庭不宜設此尚書陳忠劾奏禪廷訕朝政請下禪獄詔勿收左轉爲元菟候城障尉也

未嘗不循序而進 宋史曰徐俯字師川爲司門郎建炎初致仕鄭湛胡直儒汪藻等薦于高宗遂以爲諫議大夫以所應者命之不報 未嘗不循序而進顧進顧姑心者由是拜尚書右丞兼諫議大夫 嘗含人程俱言俯以前任省郎遽除諫議自元豐更制以來所未有考之古人非陽城种放

諫議大夫四居職七日上事六十章 宋史曰張舜民字芸叟徽宗立擢右諫議大夫居職方七日上事已六十章

展盡底蘊凡二百餘奏 唐書曰魏徵事太宗日益親或引至臥內訪天下事徵亦自以不世遇乃展盡底蘊無所隱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意

詩 唐杜甫贈鄭諫議詩曰諫官非不達詩義早知名破的由來事先鋒孰敢爭思飄雲物外律中鬼神驚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　武元衡送張諫議赴闕詩曰詔書前日下丹霄頭戴儒冠脫皂貂笛怨柳營煙漠漠雲愁江館雨瀟瀟鴛鴦得路爭光翥松桂凌霜貴後彫歸去朝端如有問玉門關外老班超　王建寄韋諫議詩曰百年看是暫時間頭白求官亦未閑獨有龍門韋諫議三徵不起戀青山　宋王安石送鄆州知府宋諫議詩曰盛世千齡合宗工四海瞻天心初顧俊雲翼首離潛德望完圭角儀刑壯陛簾徐鳴蒼玉珮畫校碧牙籤綸披清光注鑾坡茂渥霑文明誠得主政瘼尚煩砭右府參機務東塗贊景炎廟謨資石畫兵略倚珠鈐坐鎮均勞逸齋居養智恬謳謠喧井邑惠化洽蒼黔進律朝章舊疏恩物議僉通班三殿邃徙部十城兼首路龍旗盛提封虎節嚴頒春回紺幰問俗卷彤檐舟楫商巖命熊羆渭水占治裝行入覲金鼎重調鹽

箴 後漢崔寔諫議大夫箴曰於昭上帝迪茲既哲匪於水鑒惟人是察處有誦訓出有旅賁木鐸之求爰納

道人各有攸訓政以不紛昔在大禹拜承昌言癸辛暴戾虐及於天逮于周厲慢德不蠲煦煦胥讒人謗乃作不顧厥愆是討是格庶類不堪流之蠡宅防人之口譬諸防川豈不速止潰乃滂湲滂湲尚塞言擁爲賊默默之患用顛厥國諫臣司議敢告執翼

增論 唐韓愈爭臣論曰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爲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問多不求聞于人也行古人之道居于晉之鄙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爲諫議大夫人皆以爲華陽子不色喜居于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天子凶者也陽子在位不爲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爲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爲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于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下大夫之職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

通議郎 朝議郎 承議郎 承德郎 承直郎 儒林郎 承務郎 宣德郎 通直郎 朝請郎 朝散郎 文林郎 承事郎 宣義郎 給事郎 徵事郎 修職佐郎 迪功佐郎 登仕佐郎 將仕佐郎 附 迪功佐郎 登仕郎 童子郎 將仕郎 七

原 杜氏通典曰通議郎隋置散官隋文帝干吏部別置通議朝議朝請朝散給事承奉儒林文林等八郎武騎屯騎驍騎遊騎飛騎旅騎雲騎羽騎八尉其品則正六品以下從九品以上上皆爲郎下皆爲尉散官番直常出入使監校至煬帝皆罷 唐改通議爲奉議郎顯慶制縣公出身正六品上敘

增 宋無朝議郎有承議郎金元明俱無 承德郎承直郎承德郎金所更定承直郎古無此階宋崇寧二年置承直郎以下七階換舊制選人七階金正七品上曰承德郎下曰承直郎元爲正六品明正六品初授承直郎陞授承德郎

原 儒林郎承務郎儒林郎隋置散官蓋取前史儒林傳之義唐因之承務郎唐置蓋因隋尚書省二十四司承務郎之名也

增 宋至明俱有金從七品上曰承務郎下曰儒林郎元爲正七品明從六品初授承務郎陞授儒林郎儒士出身

原 宣德郎隋置散官唐因之 宋政和間避宣德門改爲宣教郎金元無明正六品內宣德郎吏才幹出身

原 通直郎隋置三十人蓋採晉宋以來諸官皆有通直謂官高下而通爲宿直者也因此爲名唐因之

增 宋自通直郎以上係陞朝官金元以後無

原 朝請郎隋置散官蓋採晉宋齊梁陳並有奉朝請爲名唐因之顯慶制侯出身正七品上敘

增 宋有金元以後無

原 文林郎隋置散官蓋取北齊文林館徵文學之士以充之義唐因之

增 宋至明俱有 承

事郎古無此階宋元豐更官制以承事郎爲狀元及第宰相任子之初官金正八品上曰文林郎下曰承事郎元爲正七品明正七品初授承事郎陞授文林郎儒士出身　原宣義郎隋置游騎散官唐改爲宣義郎蓋取梁宣義將軍之名（隋煬帝制男出身從七品上敘）　增宋有金元無明正七品內宣義郎吏才幹出身　原給事郎徵事郎承奉郎隋置散官唐因之　增宋無給事徵事元豐更官制以承奉郎爲執政任子初官金從八品有徵事郎元爲從七品明改爲徵仕郎　從仕郎金置從八品上曰徵事郎下曰從仕郎元爲從七品明從七品初授從仕郎陞授徵仕郎　修職郎迪功郎宋所更定金元無明正八品初授迪功郎陞授修職佐郎　原登仕郎唐置　將仕郎隋置散官唐因之自通議以下金佐郎明從八品初授迪功佐郎陞授修職佐郎並爲文散官　增續文獻通考曰宋政和年間改登仕郎爲修職郎改將仕郎爲迪功郎以從政修職迪功郎易通仕登仕將仕郎其通仕登仕將仕三階係奏補未出官人金復置正九品上曰登仕郎下曰將仕郎元爲從八品明正九品初授將仕郎陞授登仕郎　登仕佐郎將仕佐郎金大定十四年增置從九品上曰登仕佐郎下曰將仕佐郎元爲從八品明從九品初授將仕佐郎陞授登仕佐郎杜氏通典唐散官自五品依本品衣服而無祿俸不朝會自六品以下黃衣執笏于尚書省分番上下兩番以上即便隨番許練通時務者始得參選武德令執事高者解散官次一階不至者爲兼職事卑者不解散官貞觀十一年改令職事高者爲守職事卑者爲行其次一階依舊爲兼與當階者皆解散官官階相當無行無守其子孫用蔭皆依散官其後類例分錯難可悉舉乾封元年正月制內外官九品以上加一階一品以上加二階八品以下更加勳轉乾封以前未有泛階應入三品皆以恩舊特拜入五品者多因選敘計階至朝散大夫以下奏敘進止每年量多少進敘餘依本品授官若滿三計至即一切聽入乾封以後始有泛階入五品三品　正續文獻通考宋初省臺寺監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之以階文階自關府至將仕爲二十四三年始授唐六典肇新官制凡省臺寺監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之以階文階自關府至將仕爲二十四金郎階比舊少朝議朝請朝散朝奉承議奉議通直宣義徵事給事承奉從仕從政修職迪功諸名而承德承直承務承事徵事從仕登仕將仕皆金所更定也　元四十二階自一品至五品爲宣授六品至九品爲勅授勅授則中書署牒宣授則以制命之一品至五品者服紫六品至七品者服緋八品至九品者服綠　明會典散官自榮祿大夫至登仕佐郎九等十八級有初授陞授加授以歷考爲差在京文職初授散官春秋類題或遇覃恩槩與陞授惟考滿仍舊洪武二十六年定凡白身人入仕并雜職人等初入流者與對品初授散官任內歷俸三年初考稱職與陞授散官又歷俸三年再考功蹟顯著者方與加授散官若考覈平常者止與初授凡封贈文官散官如上階特進榮祿大夫光祿大夫之類非特奉旨者不與

議郎

原令說尚書續漢書曰桓榮字子春少學長安習歐陽尚書上名榮令說尚書甚善之拜爲議郎　使祠陵廟益部耆舊傳曰李尤字伯仁爲議郎安帝寢疾使尤祠陵廟肅慎齋潔辭祝俱美上有瘳　德行高妙東觀漢記曰黃瓊字世英以德行高妙公車徵拜議郎　篤行清苦謝承後漢書曰石苞字延博爲諸生篤行清苦學五經徵拜議郎

漢書儀曰議郎郎中秦官也議郎秩比六百石特徵賢良方正敦朴有道第公府掾試博士者拜郎中也

明經學 漢書曰孔光尤明年未四十舉為議郎也 名馴有志行 東觀漢記曰名馴字伯春以志行稱鄉里號之曰德行恂恂名伯春以明經學有志行能講論拜議郎 甄宇以儒學拜 又曰甄宇字子晉十二科為天下諸儒之表擢為議郎 趙享質樸純粹 晉起居注太康中詔曰議郎趙享質樸純粹思議高吳良傳東平王蒼上疏薦良顯宗以示公卿曰前以事見良鬚髮皓然衣冠甚偉夫薦賢助國宰相之職蕭何薦韓信設壇而拜不復考試今以良為議郎 張承以方正拜 魏志曰張承字公先少知名以方正拜為議郎 劉淑諸儒之表 謝承後漢書曰劉淑字仲承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為議郎 蘇章高第為議郎 後漢書曰蘇章少博學能屬文安帝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為議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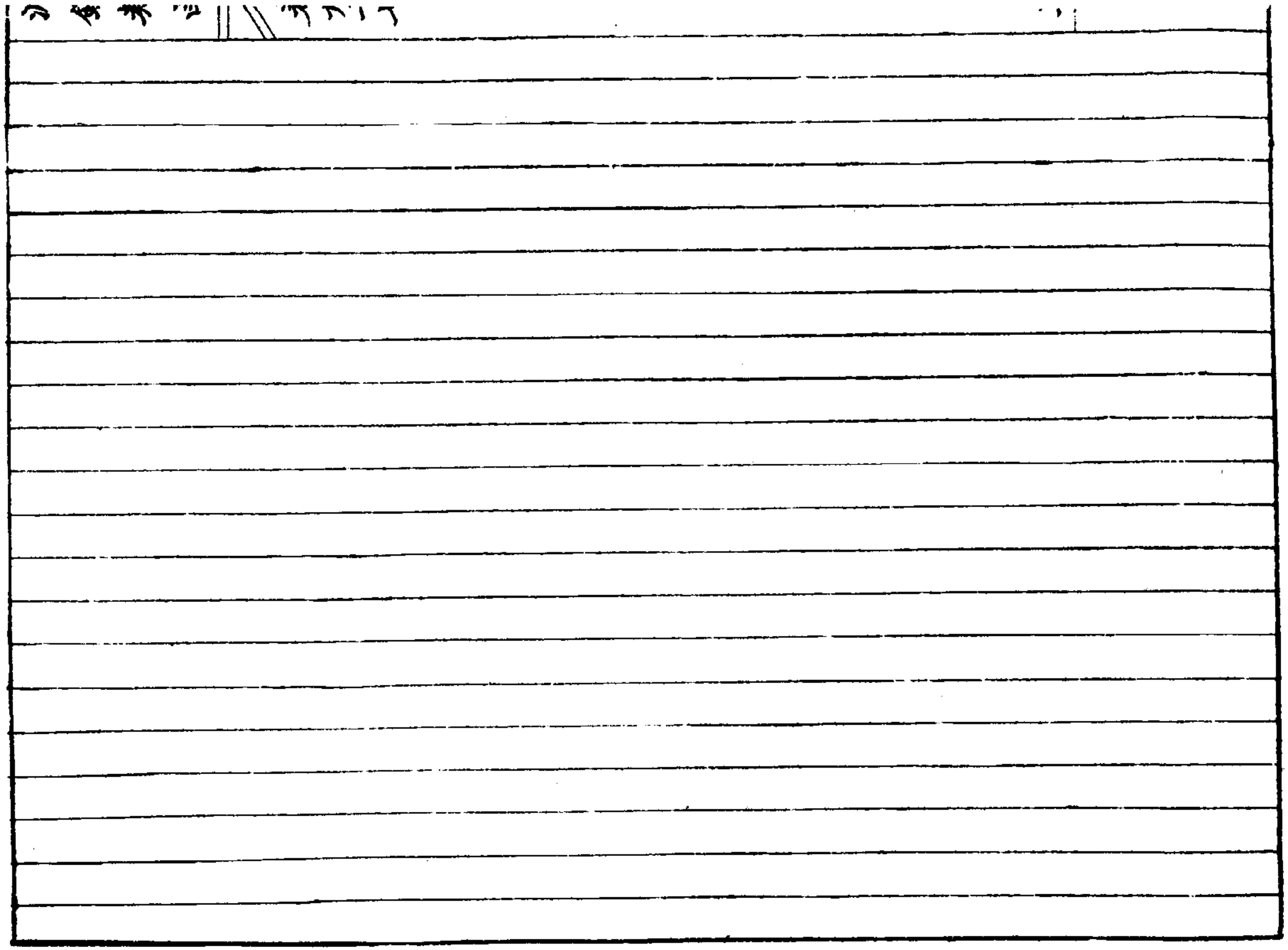
童子郎

謝廉通經 後漢書曰左馮翊謝廉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于是負書來學集京師 伯達試經 魏志曰朗之內外累世長大朗雖稱弱無仰高之風損年以者以其身體壯大疑朗匿年劾問朗七年尚書僕射諸葛恢奏恭皇后今當山陵依舊公卿子弟為郎非古也豈有牽曳國士為之役夫請悉罷之六品清 委貌冠都布衣 續漢書百官志曰輜車梯挽官子弟為郎十人挽兩邊白素幘委貌冠都布衣也

士

能治上官 周書曰人生成人能治上官謂之士人 使不辱命 論語孔子曰行已有恥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也 通古今辨然否 白虎通曰通古今辨然否謂之士

無生得貴由士而起 又曰王者太子亦稱士何象從下升以為人無生得貴者蓋不由士起是以舜時稱為天子必先試于士故士冠禮云天子之元子猶士也案士冠禮鄭注曰元子世子也無生而貴皆由下升貴疏曰天子之元子雖四加與十二而冠其行事猶士也元子尚不得生而貴則天下之人亦無生而貴者也



設官部三十八（東宮官總載 太子六傅總載 太子太師 太子太傅 太子太保 太子少師 太子賓客 太子詹事 丞 主簿 司直 太子中庶子 中允 左右贊善 左右諭德 太子洗馬 太子舍人 通事舍人 左右崇文館學士 司直郎 司議郎 中舍人 文學校書 正字）

東宮官總載一

原杜氏通典曰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禮所以修外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中心也懌悅也）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言養者積浸成長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諭之（諭說其義也）太傅在前少傅在後（謂其在學時也）入則有保出則有師（謂燕居出入時也漢班彪上書曰昔成王為孺子出則周公名公史佚入則太顛閎夭南宮适散宜生左右前後皆正禮也）是以教諭而德成也秦漢以下始加置詹事中庶子及諸府寺等官亦有以他官而監護者（後漢順帝立太子居承光宮以侍御史种暠監護有中常侍卒乘衣車來載太傅高褒曼寵不能止關門納出而暠至手劒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天命所繫常侍來無尺一何以得將太子去何知不與內寵奸臣共挾邪謀今日之事有死而已乃遣褒詣臺啓白得中決勅乃聽之）自魏明帝以後久曠東宮制度闕廢官司不具（吳孫權即位孫登為太子兼置四友等官以諸葛恪為左輔張休為右弼顧譚為輔正都尉陳表為翼正都尉是為四友於是東宮號為多士）晉初置詹事左右率庶子中舍人諸官並未置唯置衛率令典兵二傅并攝衆事至咸寧元年始置詹事以領官事宋孝武置東宮率更令等官其中庶子庶子中舍人舍人洗馬各減舊員之半後周加置太子諫議員四人至隋罷詹事分東宮置門下坊典書坊（北齊已有典書坊）以分統諸局（北門下內史二省）門下坊有左庶子二人內舍人四人錄事二人統司經宮門內直典膳藥藏齋師等六局典書坊有右庶子二人舍人通事舍人各八人領內坊詹置詹事府以統衆務置左右二春坊以領諸局（隋初二年改門下坊為左春坊典書坊為右春坊咸亨初復舊京雲元年又改為之）左春坊置左庶子二人中允二人司議郎四人錄事二人左諭德一人左贊善大夫五人崇文館校書郎八人亦統六局（六局之中膳改齋師為典設餘局名與隋同其六局長官唯司經置洗馬宮門置大夫餘各置監以局名冠之所冠如其名龍朔中改宮門大夫如諸監並為郎遂為永制也）右春坊置右庶子二人中舍人二人舍人四人錄事二人右諭德一人右贊善大夫五人通事舍人八人兼領內坊（內坊置典內二人掌閤內諸事諸坊局小吏各有差）因隋制也（文獻通考曰宋衆宮有六傅下至率更令僕古官存而無職司至道元年建儲闈置賓客二人左右庶子諭德中舍各一人並以他官兼充左右春坊鑄印置吏員及太子登極則省春坊司累朝皆然眞宗在東宮建堂習射名繼照堂有勾

當官三人以諸司使及內侍充仁宗在東宮肄學建堂名資善堂有都監一人以入內侍都知班充 宋史曰資善堂有翊善贊讀直講說書皇太子宮小學教授資善堂小學教授等官翊善贊讀直講皆舊制說書而下中興以後增置資善堂自仁宗為皇子時為肄業之所每皇子出就外傅選官兼領元豐八年哲宗初開講筵詔講讀官日赴資善堂以雙日講讀仍輪一人宿直靖康時詔皇太子出就外傅就資善堂置學舍令國子監供監書至紹興時孝宗封建國公出就資善堂聽講先是宰臣趙鼎得旨於宮門內造書院至是始成以為資善堂命儒臣為直講翊善悉如資善故事以左史范沖充翊善右史朱震充贊讀時稱極選孝宗淳熙七年皇孫英國公始就傅詔置皇太子宮小學教授一員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東宮三師府太子賓客院太子詹事院左右春坊司經局太子家令寺太子率更寺太子僕寺太子左右衛率府北面有皇太子惕隱司掌皇太子宮帳之事著帳郎君院內設皇太子祗應司金天德四年始定制官師府三師三少詹事院詹事三寺十率府皆隸焉左右諭德為東宮僚屬有左右贊善司經正副典食令丞屬詹事院掌飲令丞屬官師府內直郎家令丞僕正左右衛率府皆屬官師府元大德十一年置宮師府至元十五年初立詹事院以完澤為右詹事賽陽為左詹事副詹事詹事丞院判各二員別置宮臣賓客二員左右諭德左右贊善各一員校書郎二員中庶子中允各一員三十一年太子薨乃以院之錢糧選法工役悉歸太后位下改為徽政院以掌之天曆元年改為儲慶使司未幾改為儲政院置院使僉院同僉院判司議長史等官至正十三年復立詹事院順帝至正七年立端本堂以李好文為太子諭德歸暘為贊善張仲為文學皇太子以是日入肄業脫脫領端本堂事端本堂虛中以俟至尊臨幸太子與師傅分東西向坐授書其下僚屬以次列坐有家令司置家令丞各二人典膳署珍藏文成供須三庫柴炭局備用庫嘉醞局典倉署備物等庫皆屬焉左右衛率府置率使副使僉事等官至大元年撥江南行省萬戶府精粹漢軍為東宮衛軍凡侍衛總管儀衛等司皆屬焉明洪武初置大本堂取古今圖書充其中名四方名儒教太子親王諸儒專經面授分番夜直已而太子居文華堂諸儒臣迭班侍從又選才俊之士日充伴讀是時東宮官有同知詹事院事副詹事左右詹事丞左右率更令率府使副使諭德贊善文學中舍正字侍正洗馬庶子皆勳舊大臣兼之不別設府僚十四年設左右司直郎左右清紀郎十五年置左右春坊各設大學士又置司

經局設洗馬校書正字二十二年以官聯無統始置詹事院二十五年改院爲府置詹事一人少詹事二人丞二人其屬主簿錄事各一人通事舍人二人其左右春坊置大學士一人庶子諭德中允贊善各一人司直郎清紀郎司諫各一人司經局置洗馬一人校書二人正字二人本府堂上官與翰林院官互兼職事凡講讀纂修考試等官皆與本院同坊局雖各有印然事則詹事統之自永樂定鼎北京以後南京詹事府不設官止設主簿一員

東宮官總載二

原詩 宋顏延之直東宮荅鄭尚書道子詩曰皇居體環極設險祗天工兩闈阻通軌對禁限清風

原箴 晉溫嶠侍臣箴曰勿謂其微覆簣成高勿謂其細巨由纖毫故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話言如絲而萬里來享無以處極而利在永貞是以太子之在東宮均士抗禮以畢厥情入學齋盥言稱先生不以言自藏不以貴爲榮思有虞之烝烝尊周文之翼翼晨昏靡違夙興宴息師傅是瞻正人在側屏彼佞諛納此亮直故傅敬德義臣思盡忠或稽古訓導惟道之不融或造膝詭辭懼咎之蘊崇惴惴兢兢思二雅之遺風鑒乎九三天祿永終近臣司規敢告常從

增論 明王鏊論東宮官曰今國家之東宮官以序進未必皆天下之選學之日晨而授書授畢而退日中進講講畢而退況祁寒暑雨學皆間歇間歇之日所與宴遊者誰歟所與居處出入者誰歟不可得而知也又近世之弊患在上下不交然爲太子亦且未同於爲君之日乎求上下交而德業成胡可得也國初建大本堂取古今圖書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親王分番夜直時時賜宴賦詩講論文學無虛日仁宗于潛邸宴勞東宮之官如家人父子有從學詩學表至有以暗遂明之喻則本朝之初未嘗如今制也英宗幼沖當時大臣無深識遠慮阿時所好名爲尊君卑臣非祖宗之法本然今雖未能如古之制亦宜稍略君臣之儀敦師友之分使宮僚日侍左右從容誦讀講讀之暇宴飲出入起居皆得周旋其間至暮乃退宮僚有失從三師糾正之斥逐邪人不使得預其間如此所謂一人元良萬方以貞三代所以長久者用此道也

太子六傅總載一 三太三少

原 杜氏通典曰太子師保二傅殷周已有二傅爲太傅少傅詩小弁篇太子之傅作爲以刺幽王弁音步干反逮乎列國秦亦有之孝公時商鞅設法黥太子師傅是也漢高帝以叔孫通爲太子太傅位次太常後亦有少傅夏侯勝字長公爲太傅卒官太后以嘗受尚書於勝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爲榮又萬石君石奮章元成丙吉並爲太傅後漢太傅禮如師不領官屬而少傅主太子官屬漢魏故事太子於二傅執弟子禮皆爲書不曰令少傅稱臣而太傅不臣晉太始三年武帝始建置東宮各置一人尚未置詹事官事無大小皆由二傅少傅立草太傅書奠以爲儲訓並有功曹主簿五官秩與後漢同皇太子先拜諸傅然後荅之如弟子事師之禮二傅不得上疏曲敬武帝以儲副體尊遂命諸公居之以本位重故或行或領時侍中任愷武帝所親敬復使領之蓋一時之制也咸康元年以給事黃門侍郎楊珧爲詹事掌官事二傅不復領官屬及楊珧爲衛將軍領少傅復省詹事遂崇廣傅訓命太尉賈充領太保司空齊王攸領太傅所置吏屬復如舊二傅皆進賢兩梁冠黑介幘五時朝服佩水蒼玉其後太尉汝南王亮車騎將軍楊駿司空衛瓘石鑒皆領傅保猶不置詹事以終武帝之代惠帝元康元年復置詹事二傅給菜田六頃田騶五十人夏後不及田者食佛一年又給赤耳安車各一乘及愍懷建宮乃置六傅三太三少晉書曰東宮舊制月請錢三十萬以備家用愍懷太子恒探取三月以供嬖寵以景帝諱師故改太師爲太帥通省尚書事詹事文書關由六傅職官要錄曰晉太子保傅一人自元康之後諸傅或二或四或六渡江之後有太傅少傅不立師保山濤啓事曰太子保傅不可不高盡天下之選羊祜秉德尚義可出入周旋令太子每覩儀型方任雖重比此重爲輕又可朝會與聞國議宋有太傅少傅各兼丞一人其保傅並銀章青綬齊與宋同武帝時以王儉爲少傅舊太子敬二傅同至是朝議接少傅以賓友之禮梁太傅位視尚書令少傅視左僕射職官要錄曰三少舊視左僕射冠服同三太也陳因之自宋以下唯有傅而無師保後魏太師太傅太保謂之東宮三師少師少傅少保謂之東宮三少孝明在東宮宣武皇帝欲以崔光爲太子師傅光固辭帝令太子南面再拜宮臣皆從太子拜光北面立不敢荅拜唯西向拜謝而出乃授光太子少傅北齊皆有之出則三師在前三少在後後周不置隋與北齊同唐六傅不必備唯其人太子出則乘輅備儀以爲後從貞觀中太宗撰太子接三師之儀出殿門迎太子先拜三師荅拜每門讓三師坐與三師書前名惶恐後名惶恐再拜先天元年十二月詔東宮三師三少宜開府置令丞各一人隸詹事府尋罷 增 文獻通考曰宋師傅不常設仁宗升儲置三少各一人李昉以參知政事兼掌賓客及陞左相遂進兼少傅此宰相兼宮僚之始也丁謂兼少師馮拯兼少傅曹利用兼少保是

時實爲東宮官餘多以前宰執爲致仕官亦隨本官高下除授太子少師少傅少保以待前執政其少師非經顧命不除若本官至尚書即除少傅丞郎給諫只除少保若因遷轉則遞進一官至太師即遷司空矣天禧末皇太子同聽政乃以首相兼少師樞密曹利用兼賓客自後神宗欽宗孝宗光宗在東宮皆不置開禧三年史彌遠自詹事入樞府乃進兼賓客已而太子侍立遂以錢象祖兼太子少傅明年景獻太子立並置二相錢左相改兼少師史右相兼少傅　續文獻通考曰遣南面東宮三師府金東宮宮師府三師三少掌保護東宮道以德義哀宗爲太子時春宮所擬師保贊諭之臣多非其人完顏素蘭上言太子天下之本正本之道在選人以輔導之耳陛下更選賢如周名之徒者使之夾輔則成周之治不足侔矣從之元置宮師府立太子太師少師太傅少傅太保少保等官明置太子太師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從一品以道德輔教太子而謹護翼之太子少師太子少傅太子少保正二品奉太子以觀三公之道德而教諭焉太子賓客正三品侍太子規誨贊相禮儀而先後之皆爲東宮官而不列於詹事府或曰東宮公孤初莅詹事府也無定員無專授爲勲戚文武大臣兼官或加官贈官洪武初以左丞相李善長爲太子少師右丞相徐達爲太子少傅俱領詹事二十五年立皇太孫以宋國公馮勝潁國公傅友德兼太子太師曹國公李景隆涼國公藍玉兼太子太傅開國公常昇全寧侯孫恪兼太子太保詹徽爲太子少傅兼吏部尚書如瑋爲太子少保兼兵部尚書

太子六傅總載二

原 承華太子門名文選曰遵彼承華又曰高步承華皆謂太子儲宮　博望太子苑名　東朝太子朝也文選曰東朝既建　小輦晉山濤爲少傅帝賜小輦乘之以訓太子　司業司成禮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人元良萬國以貞注貞正也司主也言樂正教以樂父師教以成也　尊敬詩曰尊敬師傅又漢詔曰國之將興尊師禮傅也　輔翼禮曰師者教之以事而諭諸德也保也者慎其身而輔翼之而歸諸道也　禁嗜賈誼書曰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發嗜鮑魚望曰鮑魚不登于俎安有以非禮之物養太子哉　賜金漢書疏廣疏受乞骸骨上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　襁褓之訓賈誼疏曰古之王者太子在襁褓之中置三公導之以教訓去邪人選端士太子見正言行正道三代長久以其輔翼之功　羽翼之賢漢惠爲太子時高帝賜詳　迎於崇賢晉東宮故事皇太子詣崇賢門迎師傅　講於宣武山濤少傅　增崇敬師傅晉書高祖見之曰羽翼已成不可搖動矣　即置輔弼唐書太宗謂于志寧曰古者太子既生士負之即置輔弼成王幼小周名爲師是也武帝時有司奏東宮二傅禮儀不同帝曰崇敬師傅所以尊敬前世之令典也何論臣與不臣其令太子拜之　不受兼官宋史眞宗末丁謂擅權用事至除吏不以聞李迪憤然不協時議二府皆進秩兼東宮官迪以爲不可既而帝御長春殿內出制書置榻前謂輔臣曰此卿等兼東宮官制也迪進曰東宮官屬不

當增置臣不敢受此命

五辭制命 元史許衡世祖時名至京師時王文統以言利進為平章政事許衡姚樞入侍言治以義為本文統患之且賓黙日於帝前排其學術疑衡與之為表裏乃奏以樞為太子太師黙為太子太傅衡為太子太保陽尊用之實不使數侍上也黙以屢攻文統不中欲因東宮復此乎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樞以避禍與樞拜命將入謝衡曰此不安于義也姑勿論禮師傅與太子位東西卿師傅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為然乃相與懷制之殿下五辭乃免

無所關掌 弇山堂別集東宮三少以上舊制惟尚書都御史得兼之洪熙初推恩大學士楊士奇以禮部左侍郎加少保楊榮以太常卿加太子少傅金幼孜以戶部右侍郎加太子少保無何俱進尚書景泰間備署宮官且以易諸推恩吏部左侍郎江淵禮部左侍郎王一寧戶部左侍郎蕭鎡兼太子少師吏部左侍郎俞山太子少傅兵部右侍郎俞綱左副都御史羅通大理卿蕭維禎通政使李錫俱太子少保前後所無

虛名 又洪武元年丞相李善長徐達平章常遇春帶太子少師少傅少保右都督馮勝帶詹事平章廖永忠趙庸帶副詹事御史大夫湯和鄧愈帶左右諭德中丞劉基章溢帶贊善大夫善長基溢理省臺幾事煩委日不暇給而達遇春等諸大將帥征討之不遑然則以虛名被之而已所日授經者宋濂輩耳

輔臣領三少 宋史天禧四年以資政殿大學士王欽若為司空職如故欽若以輔臣兼領東宮三少品序非便秉換故有是命

三品兼三少 弇山堂別集東宮三少以上舊制惟尚書都御史得兼之洪熙初推恩大學士楊士奇以禮部左侍郎加少保楊榮以太常卿加太子少傅金幼孜以戶部右侍郎加太子少保無何俱進尚書景泰間備署宮官且以易諸推恩吏部左侍郎江淵禮部左侍郎王一寧戶部左侍郎蕭鎡兼太子少師吏部左侍郎俞山太子少傅兵部右侍郎俞綱左副都御史羅通大理卿蕭維禎通政使李錫俱太子少保前後所無

當元良之日 居輔翼之司 屬監撫之餘 敦師資之本 白帖

增三師不為表首 宋史太祖時御史臺議欲以左右僕射合為表首太常禮院以東宮三師為表首禮部尚書賓儀援典故以僕射合為表首者六而謂三師無所據朝議是之

三師在尚書上 弇山堂別集三師至賓客多為虛銜以待文武大臣之資重或有功者然宋史仁宗為皇太子宰相丁謂馮拯兼少師少傅樞使曹利三師上賓客在侍郎上

十日一赴資善 宋史仁宗為皇太子宰相丁謂馮拯兼少師少傅樞使曹利用兼少保參政王曾樞副錢惟演兼賓客謂等因請師傅十日一赴資善堂賓客以下隻日互陪侍講學上從之

布衣薦為師傅 元史李孟字道復以事至京師時武宗仁宗皆未出閤詔求名儒輔導有薦者曰布衣李孟有宰相才宜令為太子師傅

況當尊敬之朝 宜慎父師之選 漢擇名儒任先疏廣 晉崇碩德選在山濤 漢用名儒任先疏受 晉推碩德選在羊公 並見白帖羊公即羊祜

太子六傅總載三

原表 吳張儼請立太子師傅表曰昔賈誼為漢文帝陳周成王為太子以周公為太傅名公為太保呂望為太師又立三少皆上大夫使與太子居處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明禮義以導習之故能光熙文武興隆周室伏惟陛下命世應期順乾作主皇太子以天然之姿為國上嗣朝廷以四海未定國家多事師傅之官闕而未備臣愚以為高祖初基天下造創引張良叔孫通出為師保入與朝政宜博采周漢依舊儀用將相名官輔弼太子於是以熙贊洪業增輝日月實為光大也

原箴 晉傅元少傅箴曰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聲和則響清形正則影直

增齊王攸為太傅 獻箴曰保相之才必擇賢明昔在成周旦奭作傅 後周蕭圓肅為少傅作箴曰東序養德震方主器三善既備萬國以正姬周

長久實係元良嬴秦短祚亦由少陽

太子太師

原 九德六行 薛綜讓少傅表云先王之建立太子必擇九德之師六行之傅 教事諭德 詳白帖六傅 秩與卿同 音公卿禮秩云太子太師秩與卿同 位在卿下

晉官品令云太子太師品第三視尚書令位在卿下銀印青綬佩水蒼玉進賢兩梁冠五時朝服

增 忠謇責重 唐太宗時太子承乾與魏王交惡帝曰當今忠謇責重無踰魏徵我遣侍皇太子一天下之望羽翼固矣即拜太子太師徵以疾辭詔答曰漢太子以四皓為助我賴公其義也公雖臥可擁全之 太師名德 唐書曰楊炎當國顏真卿容撝太子少師及後盧杞為相益不喜改太子太師并使罷之李希烈陷汝州乃建言遣真卿往諭時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使者皆在坐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久矣公欲建大號而太師至求宰相孰先太師者真卿叱之曰若等聞顏常山否吾兄也吾年且八十官太師吾守吾節死而後已豈受若等脅耶 詣崇賢門 見六傅 集詹事府 唐書曰馮定為太子詹事兼太子太師上日欲會尚書省定據禮當集詹事府詔可論者多其正

盧鈞八十 又曰盧鈞守太子太師帝元日大饗含元殿顧左右曰溥十年位相三遷一品福履之盛近世未見其比 原 四皓為太師 史記外戚世家漢高祖以商山四皓為太子太師 何劭領太師 王隱晉書何劭字敬祖以本官領太子太保服闋加太子太師中謝日太祖以世祖每注情於廣陵王通而賈后無子遂立通為太子欲令親萬機而年尚小故盛選六傅以劭領太師通省尚書事

王溥三遷 宋史王溥為太子太傅開寶二年遷太子太師

太子太傅

原 太傅古官 漢書百官公卿表曰太子太傅古官也屬洗馬舍人 與卿同班 晉公卿禮秩曰太子太傅與卿同班 位次太師 漢官解詁曰太子太傅日就月將琢磨玉質言太子有玉之質琢磨以道也位次大師 傅其德義 大戴禮昔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周公為太傅傅其德義 宜用賢才 後漢光武大會百官曰誰可輔導太子者羣臣承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陰識可博士張秩曰今陛下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宜用天下賢才上曰欲署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秩為太傅 衛館謹慎 史記曰衛館為太子太傅傅為人謹慎景帝為太子時帝名稱病不行 彭祖廉直 漢書曰嚴彭祖遷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修小禮曲意於貴人左右之助願少自勉強祖曰凡通經術固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曲從苟求富貴乎 公卿祖道 又曰疏廣為太傅兄子受為少傅在位五年皇太子年十二通孝經論語疾上疏乞骸骨上許之公卿大夫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 增 博選名儒 又曰建武十九年東宮初建師保多闕班彪上言宜博選名儒有威重通政事者以為太子太傅

原 太子往拜 晉書曰賀循為太子太傅自以杖疾廢頓臣不修累表固讓不許命皇太子親往拜焉 命選官屬 魏志曰涼茂字子修為太子太傅時何夔為少傅特命二傅與尚書並選太子官屬 增 并攝衆事 晉書曰晉初東宮不置詹事以太傅少傅并攝衆事 名訪政理 唐書曰趙宗儒秦和初進太子太傅文宗名訪政理對曰堯舜之化慈儉而已願陛下守之帝納其言

優以二俸 弇山堂別集曰明宣德初夏原吉以少保仍兼太子少傅嘉靖初楊一清以少師兼太子太傅欲優以二俸也 原 叔孫願伏誅 史記曰叔孫通為太子太傅高祖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通諫曰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淡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汚地 實嬰因謝病 又實嬰傳孝景帝立栗太子為傅後廢栗太子嬰爭

弗能得因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下問甚有優寵

仲翁深見器重漢書曰疏廣字仲翁為太子少傅廣兄子受為少傅初太子外祖父特進平恩侯許伯以女許太子家上以問廣對曰太子儲君師友必擇天下俊英今官屬已備若親暱外家非所以廣太子德于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丞相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由是深見器重

程秉以名儒徵吳志程秉傳秉字德孫權聞其名儒以禮徵秉既到拜太子太傅

王導以驃騎領晉中興書王導以驃騎將軍儀同三司領太子太傅

齊王以司空行晉百官公卿表注齊王攸為司空行太子太傅事

王導旦夕陳諫晉書王導為太傅初帝愛琅琊王睿將有奪嫡之議以問導對曰立子以長且貴又賢不宜改革帝猶疑之導旦夕陳諫故太子卒定

張湛稱疾不朝後漢書張湛為太子太傅及郭后廢因稱疾不朝

賀循正定制度度預晉書賀循為太傅朝廷初建動有疑議宗廟制度皆循所正定朝野諮詢

李熹訓導盡規晉書李熹字季和為太傅在位累年訓導盡規

增張溫文辭占對吳志張溫少修節操孫權聞之問曰溫當今與誰為比顧雍曰當今無比唐書太宗伐高麗高士廉輔太傅仍典朝政太子下令攝太傅申國公高士廉朝望國華儀型攸屬丞庸監守實資訓導此日聽政常屈同榻廉因杏白以袪蒙蔽但據素奉對情所未安所司宜別以一案供太傅

原夏侯勝受詔撰論語說漢書夏侯勝為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說上賜金百斤

蕭望之以論語授太子又曰蕭望之為太傅以論語禮服授太子

太子太保

原輔翼歸道詳六傅總載王為太子特進蕭瑀為太保上曰三師以德導人禮卑則太子無所取則乃詔撰三師儀注

為太保減榮緒晉書曰陳略字永耀有睿西河渡江為太保

劉寔以開府加王隱晉書曰孝懷帝以劉寔為特進開府加太子太保

賈充以太尉領晉諸公贊曰賈充以太尉領太子太保

增寵異舊相之班宋史曰王溥宋初進位司空乾德二年罷為太子太保舊制一品班于臺省之後太祖因見溥謂左右曰溥舊相當寵異之即令分臺省班于東西遂為定制

預擇師保之任又元豐七年上諭輔臣曰明年建儲當以司馬先呂公著為師保

太子少師

增步輿至閤唐書李綱貞觀四年復為少師以足疾聽步輿乘至閤閤以政事詣東宮太子承乾為拜聽政侍坐又每聽政必詔綱與房元齡王珪侍坐書言曰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古人為難綱以鳥見言陳事毅然不可奪也

舊德保護又文宗議選舊德保護東宮乃以太子少師名蕭俛言肅宗幼弱祚懷一黃鵠出奉肅宗時應詔左遷少師之語

讓不敢謁又房元齡加太子少師始詣東宮太子欲拜之讓不敢謁乃止

黃鵠少師後魏郭祚領太子少師從世宗幸東宮書樓弓與御史王顯屑齒為世宗所信祚私事之時有桃弓僕射黃鵠少師之語

請命太子習知政事金史金石琚字子美世宗時拜左丞兼太子少師嘗請命太子習知政事或譖之曰琚希恩東宮世宗寡其無他以此言告之琚對曰臣本孤生蒙陛下拔擢備位執政兼師保之任愚以為太子天下之本當使知民事遂言及之耳因請解少師

眞任少師不兼他職僉山堂別集明永樂中姚廣孝以立

東宮自僧錄左善世進爲太子少師而無他職又賦云卿資性篤實學行老成事朕端謹啓迪良正輔成德器卿尚勉進厥職副朕眷倚贊禪益良多今建儲嗣簡求良輔以卿舊人特授太子少師夫太子天下之本也必賴之重以此考之不兼他官不領他職爲真任也

太子少傅

原 輔導爲職續漢書百官志太子少傅秩二千石亦以輔導爲職 秉主官屬又少傅秉主太子官屬 不朝朔望漢故事云太傅少傅稱臣並不朝朝望 疏受閑雅漢書疏受爲太子家令受好禮恭謹敏而有辭宣帝置酒奉觴上壽辭禮閑雅上甚懽悅頃之拜受爲少傅 王丹正直續漢書王丹爲少傅寒正直名德重於當時 與卿同班晉公卿禮秩云少傅同班 月朔入見魏志何夔爲少傅時大司徒侯霸入見太子正法服而禮他日無會儀也 輔導東宮王隱晉書山濤爲太子少傅詔曰輔導東宮 **原** 不敢受職元史姚燧武宗時辭曰臣先伯父樞嘗除承旨學士舞少傅帝面諭燧燧固辭徵拜 代作帝師漢桓焉安帝永寧中爲少傅賛曰父子兄弟代作帝師 接以賓友青書王儉拜少傅以開其明十五置太傅敏之經典以導其志 傳禮制人君之子年八歲爲置少傅敏之書記 欲與結交後漢書徵王丹爲少傅時大司徒侯霸欲與結交及丹被徵遣子豈候于道豈迎拜車下丹下荅之豈曰家公欲與公結交何爲見拜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許也 八歲置傅後漢楊終傳以賓友之禮 固辭徵拜又仁宗爲皇太子諫李謙傳朝議太子接少傅 **原** 張良立奇策漢書張良爲少傅高帝欲廢太子良立奇策名四皓以免 匡衡陳便宜又匡衡爲少傅數陳便宜 二傳古不臣拜太平御覽曰何曾識太子少傅當臣拜荀顗曰太之與少自二傳之名次非於太子有輕重也詔曰秦漢以來及朝廷有政議傳經以對言多法義上以爲任公卿顏師古曰任堪也 甄宇清靜少欲東觀漢記甄宇字長文舞太子清靜少欲常稱老氏知足之分也 羊祜克己復禮山濤舊章廢墜隨時改作其故事不可依用且遠準古議定二傳不臣拜啓事少傅羊祜秉德尚義克己復禮又年尚少可久于其事也 桓榮稽古之力後漢書桓榮爲太子少傅賜以輜車乘馬蒙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皆古之力也諸子可不勉哉 衛瓘鼓吹之府又衛瓘字伯玉爲太保領太子少傅加千兵百騎鼓吹之府 王山濤古人之風王隱晉書山濤爲少傅詔曰濤秉德沖素心思潛通清虛履道有古人之風 華廙得傳導之義王隱晉書華廙遷少傅動遵禮典甚得傳導之義 雅冒雨而拜裴松之晉書王雅字茂建拜少傅日迅雷大雨洪注時詔就至而雨愈甚雅語僕射王珣求傳不許遂冒雨而拜 周顗有不言之益晉書周顗爲少傅上疏辭詔曰絡幼沖便居儲副之貴當望之儼然斯不言之益何學之習邪 子房雖疾臥傳太子漢書張良傳漢十一年黥布反上自將而東良疾強起至曲郵見上因說令太子將兵擊布中兵上謂子房雖疾強臥傳太子時叔孫通已爲太傅良行少傅耳 巨源雖疾乘輦導入王隱晉書 上疏歸道以書辭謝華嶠漢書桓榮爲少傅以太子以書謝學成畢上疏謝歸道太子以書 三世傳東宮談者歎漢書疏廣爲太傅兄子受爲少傅天子每朝因傳在後父子時並爲師傅朝廷榮焉漢書疏廣爲太傅兄子受爲少傅天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 父子爲師傅朝廷榮焉 父子爲師傅朝廷榮焉晉書薛兼爲太子少傅自兼祖父璧至兼三世傳東宮談者美之 周伯仁疏讓晉帝詔副往意晉周顗以吏部尚書兼少傅疏曰臣學不通一經智不效一官乃欲使臣內管銓衡外參傳訓質輕輝翼事重千鈞此之不可不待議而明矣詔曰云孟孫獵得麋使秦西巴載之持歸其母隨之而啼秦西巴弗忍而與之孟孫歸至而求麋荅曰予弗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當訓往意讓 秦西巴放麋孟孫名爲子傅韓子

居三月復名以為其子傅其御曰晏將軍之令名以為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不忍慶又且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見疑秦西巴以有罪益信

太子少保

晉 知公直士 唐書李綱在東宮隱太子深所之親猜間朝廷綱頻諫不聽遂乞骸骨帝罵曰卿為漢仁長史而羞尚書乎且臣事東宮東宮又與臣忤是以上印綬帝謝曰知公直士幸卒輔吾兒乃舞太子少保尚書危事如故

手勅不名 又綱上書太子言殿下飲酒過量非養生之道凡為人子務孝謹以慰上心不宜聽受邪說與朝廷生甚太子覽書不懌所為益縱綱忼不自賴固請老優詔解尚書帝以綱隋名臣手勅未嘗名

服其度量 唐韓語李適之為右相李林甫密奏其好酒頗妨政事乃除太子少保適之遂命親故歡會賦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為問門前客今朝幾個來舉朝服其度量

改以散秩 唐書長慶中趙宗儒以兼太常卿為太子少保太常有師子樂備五方之色非朝會聘享不作為至是中人掌教坊之樂者移牒取之宗儒不敢違以狀白宰相宰相以為事在有司執守不令關白而宗儒憂恐不已宰相以其懦性不任事改以散秩

太子賓客

晉 杜氏通典曰漢高帝時有四人年老以上慢侮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謂之四皓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

高帝不能致及將廢太子迎四人至侍從太子鬚眉皓白衣冠甚偉高帝既見曰煩公幸卒護太子太子由是不廢至武帝又為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晉元康元年愍懷太子始之東宮惠帝詔曰遹幼蒙今出正東宮雖賴師傅羣賢之訓其遊處左右宜得正人能相長益者太保衛瓘息庭司空隴西王泰息略太子太傅楊濟息毖太子少師裴楷息憲太子少傅華廙息恒各道義之門有不肅之訓其令五人更往來與太子習數備賓友也其時雖非官而謂之東宮賓客皆選文義之士以待儲皇其後無聞唐顯慶元年正月以太子太傅兼侍中韓瑗中書令來濟禮部尚書許敬宗左僕射兼太子少師于志寧並為皇太子賓客遂為官員定置四人掌調護侍從規諫凡太子有賓客之事則為上齒蓋取象于四皓焉資位閑重其流不雜

增 宋史曰至道元年建儲乃置賓客二人以他官兼時李至與李沆並兼賓客詔太子事以師傅禮真宗每見必先拜至等上表不敢當不允仁宗為皇太子李迪除太子少傅迪辭以太宗時未嘗立保傅止兼太子賓客詔皇太子禮賓客如師傅寇準罷帝欲相迪迪固辭一日對滋福殿有頃皇太子出拜曰陛下用賓客為宰相敢以謝帝顧謂迪曰尚可辭邪王曾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真宗不豫皇后居中預政太子雖聽事資善堂然事無不決于后中外以為憂錢惟演后戚也曾密語惟演曰太子幼沖非宮中不能立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所以安劉氏也惟

演以爲然因以白后　續文獻通考曰元世祖至元十九年詹事院外別置宮臣賓客二員後改設儲政院諸員皆廢至正十三年冊立皇太子復置賓客二人　元史曰至大元年仁宗在藩邸開宮師府姚燧年已七十遣正字呂誠如漢徵四皓故事起燧爲太子賓客　續文獻通考曰明洪武初徵儒士王本杜斅趙民望吳源爲四輔官兼太子賓客位尚書上

太子詹事一　丞　主簿　司直附

杜氏通典曰詹事秦官應劭曰詹省也給也秩二千石漢因之掌皇后太子家皇后太子各置詹事隨其所在以名官官曰詹事位在長秋上亦宦者主中諸官漢後漢志皇后當法駕出則中謁中官者僕吏權兼詹事奉引詔罷宦者誅後尚書選兼職吏一人奉引此皆皇后詹事也漢時太子門大夫庶子洗馬舍人皆屬二傅其太子家令丞率更令丞僕中盾衛率等官並屬詹事後漢省詹事而太子官悉屬少傅魏復置詹事領東宮衆務晉不置至咸寧元年復置以掌宮事事詳六傳及永康中復不置自大安以來又置終孝懷之代晉職擬尚書令掌三令四率中庶子庶子洗馬舍人等官銀印青綬介幘進賢兩梁冠絳朝服佩水蒼玉宋與晉同齊置府領官屬齊沈文季爲太子詹事梁陳任總官朝後魏有太子左右詹事北齊東宮衆事無大小皆統之領三寺二坊及左右衛後周置太子宮正宮尹隋開皇初置詹事二年罷之唐復置詹事府詹事一人掌內外衆務糾彈非違總判府事置少詹事一人以貳之龍朔二年改詹事爲端尹詹事府爲端尹府少詹事爲少尹咸亨初復舊垂拱元年又改詹事爲宮尹少詹事爲少尹神龍初復舊

宋史曰仁宗升儲始置詹事二人神宗欽宗升儲並置二人皆以他官兼登位後省乾道元年莊文太子立置詹事二人踰月詔太子詹事遇東宮講讀日並往陪侍七年光宗正儲位以敷文閣直學士王十朋敷文閣待制陳良翰爲太子詹事不兼他官非常制也景定元年度宗升儲以楊棟兼詹事　續文獻通考曰金詹事院太子詹事少詹事掌總統東宮內外庶務世宗時詔太子詹事曰東宮官屬尤當選用正人如行檢不修及不稱職者具以實聞元至正十三年復立詹事院置詹事三人同知詹事二人副詹事二人仁宗延祐六年監察御史李朮魯翀等言皇太子位正東宮改立詹事院宜擇年德老成道義崇重者爲師保賓贊俾盡心輔導以廣緝熙之學從之明詹事以輔導東宮爲職凡侍東宮講讀暨坊局翰林院番直凡講讀畢又奉上所處分府部軍政要務及撫諭遐方恩義率其僚屬暨坊局陳說于東宮府

院官得互兼凡試士修書皆與焉坊局亦如之

晉永康中詹事特置丞一人掌文書關通六傳過江多用員外郎遷尚書郎宋齊因之梁陳置一梁冠皂朝服銅印墨綬後魏北齊並有之（後魏楊昱字元略爲詹事丞孝明爲太子尚在懷抱其所出入惟乳母而已不令官僚聞知昱諫曰太子動止宜令翼從陛下若名太子必降手勅令臣下咸知乃詔曰自此以後非朕手勅勿令兒出宮宮臣在直從至萬歲門下）隋初置一人唐置二人掌文武官簿帳朝集假使分判府事

【增】續文獻通考曰明詹事屬主簿一人錄事一人

【原】杜氏通典曰主簿一人錄事佐之通事舍人掌東朝參謁辭見之禮及承令勞問之事通事舍人二人主簿掌勾會文移檢稽脫失錄事佐之通事舍人掌東朝參謁辭見之禮及承令勞問之事

【原】杜氏通典曰司直二人唐龍朔三年置桂坊比御史臺置令一人比大夫司直二人比侍御史掌彈劾官府寮其後廢桂坊以司直隸詹事府

【增】續文獻通考曰明左右春坊各置司直郎清紀郎司諫一人司直掌彈劾宮僚糾舉職事清紀郎參佐之司諫掌箴誨鑒誡之事以拾遺而補過焉

太子詹事二

【原】漢書曰實嬰字王孫乃太后兄子景帝即位爲詹事帝母弟梁孝王實太后愛之孝王朝因燕酒酣上曰千秋萬歲後傳位於王太后勸之嬰引卮進上曰天下高祖之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得傳王太后因憎嬰嬰亦薄其官因病免也　又漢文以鄭當時爲景帝詹事　又昭帝元鳳中以韋賢爲詹事　又孔光父霸字次孺宣帝以經授太子爲詹事　又孝哀元壽元年馬宮爲詹事　王珉荅徐邈書曰詹事彈肅一宮如尚書令中丞也　俗說曰江夷爲右僕射主上欲用其領詹事語王准卿可見比例准對曰准當出外尋訪准後見主上問近所道事卿已得例未准曰謝琰右僕射領詹事琰即謂公之子恐夷非其例事遂不行

【增】南史曰孔奐爲吏部尚書陳後主時在東宮欲以江總爲太子詹事令陸瑜言於奐奐曰江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實輔弼儲貳竊謂非材後主深以爲恨乃自言於宣帝宣帝將許之奐乃奏曰江總文華之人今皇太子文華不少無藉于總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帝曰誰可者奐曰都官尚書王廓代有懿德識性敦敏可以居之

後主時亦在側乃曰廓王泰之子不可居太子詹事奐又曰宋朝范曄即范泰之子亦爲太子詹事後主固爭之帝以總爲詹事　舊唐書曰劉憲景雲初遷太子詹事時明皇在東宮雅意經籍憲曰殿下儲副非以尋章摘句要通大義而已侍讀褚無量經明行修宜名問以察其言　太平御覽曰蘇弁德宗時改太子詹事弁初入朝班位失序殿中侍御史鄒儒立對仗彈之於金吾待罪數刻特釋放舊制太子詹事班次太常宗卿之下貞元三年御史中丞竇參敘班位移詹事在河南太原尹之下弁乃引舊班制立臺官詰之云已白宰相請依舊故爲儒立所彈　宋史曰真宗末二府大臣皆兼東宮官張士遜遂換太子詹事擢樞密副使遷尚書左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又彥穎升詹事上言皇太子尹臨安已久雖欲更嘗民事然非便宜一意講學他日以言於上者告太子趣草奏辭尹事三辭乃免　又王十朋除太子詹事力辭詔州郡禮致遂力疾造朝以足疾不能趨詔給扶減拜謁東宮太子以其舊學待遇有加　金史曰楊伯雄字希雲登皇統二年進士大定初顧宗爲皇太子選東宮官屬張浩薦之起爲少詹事兄子蟠爲左贊善時論榮之　又伯雄進左諫議大夫翰林直學士會太子詹事闕宰相復舉伯雄上曰伯雄不可去朕左右而東宮亦須輔導遂以太子詹事兼諫議伯雄知無不言匡救弘多後宮僚有詭隨者人必稱楊詹事以媿之　元史曰王約字彥博成宗時歷仕禮部尚書仁宗在東宮雅知約名思用以自輔擢太子詹事丞明年進太子副詹事約抗章諫節飲辭意懇切仁宗嘉納焉承制立左衛率府統侍衛軍萬人同列欲署軍官約持不可仁宗復名問約對曰皇太子事不敢不爲天子事不敢爲仁宗悟竟罷議同列復傳命增立右衛率府取河南蒙古軍萬人統之約屏人語曰左衛率府舊制有之今置右府何爲諸公宜深思之不可累儲宮也又命取西安兵器給宿衛士約謂行省完澤曰詹事移文數千里取兵器人必驚疑主上聞之奈何完澤色慙曰實慮不及此又欲取福建編工童男女六人約以爲動擾不宜乃止家令薛居敬言陝西分地事因被命往理之約不肯署行曰太子潛龍也爲飛龍之事可乎遂寢不行　獻徵錄曰吳寬爲詹事府詹事孝宗在東宮學少間寬率僚屬上疏曰竊惟東宮講學自寒暑風雨朔望令節外一歲之中不過數月一日之內不過數刻況其間又多間歇人生八歲出就外傅居宿于外誠欲離近習親正人也庶民且然況有天下者乎借曰習讀于內終不若出就外傅親近儒臣講明正道所得爲多

也　又吳文定掌詹事府事久之程學士敏政以纂免起復官前所歷俸不入考公曰少詹學士職與我同彼則先官即日上疏請以印讓有旨命公仍掌之士論益多公　又張元禎孝宗朝以太常寺卿兼翰林院學士仍侍經筵日講掌詹事府事上疏勸經筵宜講太極圖西銘東宮兼講孝經小學孝宗欣然嘉納亟索太極圖以觀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

太子詹事三

增 領護軍 晉書羊琇少與武帝同年相愛常謂帝曰若得天下用我爲領護軍太子詹事武帝即位琇但爲左衞將軍不得詹事也　得詹事 天中記唐張說女嫁盧氏嘗爲舅盧公求官候父下朝而問焉父不語但指搘牀龜而示之女歸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　原 總司之任 晉起居注武帝以王恭爲丹陽尹領太子詹事恭讓表曰今日王儲始建四方是式總司之任兼替所關宜妙簡才賢盡一時之勝　舊視領護 晉令云詹事品第三舊視中領護　增 送公錦還 唐書張行成轉太子少詹事太宗東征太子於定州監國即行成本邑太子謂行成曰送公衣錦還鄉矣乃令有司祭其先人墓　固辭機密 唐書徐堅睿宗時授太子左庶子遷黃門侍郎太平公主用事武攸暨屢邀請堅不許又以妻岑羲女弟固辭機密轉太子詹事曰吾非求高避禍耳　同日超授 獻徵錄孔公恂字宗文宣聖五十八代孫景泰甲戌進士授禮科給事中天順中大學士李賢言于英宗謂公恂與司馬恂皆聖賢後可居輔導之職遂同日起授詹事府少詹事　入參出掌 元史完澤以大臣子選爲裕宗王府僚屬及裕宗爲皇太子署詹事長入參謀議出掌環衞小心愼密太子甚重之　不求賜予 元史王約爲太子副詹事仁宗以詹事院諸事備執大喜書字而不名論羣臣曰事未經王彥博者勿啓又謂中丞孫解曰在詹事而不求賜予者惟彥博與汝二人耳　宮端宿德 獻徵錄明劉鉉歷任祭酒天順復辟以宮端必求宿德之儒在朝無踰鉉者遂陞少詹事日侍講讀輔導極爲誠謹　瑤山往鑒錄 金史楊伯雄爲少詹事集古太子賢不肖爲書號瑤山往鑒錄進之及進羽獵保成等箴皆見嘉納　東宮聖功圖 獻徵錄明霍韜嘉靖間爲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進東宮聖功圖以諷雖未奉俞旨然以納忠不罪也　原 卞壹裁斷切實 干寶晉紀卞壹遷太子詹事世稱壹裁斷切實忠于事上也　王恭清操過人 晉中興書太原王恭爲中書令領詹事學問清操過人　增 勿以資屈爲嫌 唐書李勣爲兵部尚書晉王爲皇太子授詹事兼左衞率帝曰吾兒方位東宮公舊史以宮事相委勿以資屈爲嫌　講讀非詹事職 宋史戴溪字肖望紹熙時由資善堂說書轉爲太子詹事景獻太子命溪講中庸大學溪辭以講讀非詹事職懼侵官太子曰講退便服說書非公禮毋嫌也　雲卿舞回波辭 唐書沈佺期字雲卿中宗時爲修文館學士侍宴帝詔學士等舞回波佺期弄辭悅帝還賜牙緋尋歷中書舍人太子少詹事

太子詹事四

增 制 唐常袞授郭曜太子詹事制曰門下正于宮僚以視邦憲務兼内外選重古今某官丞相之子夙聞禮訓孝悌信讓清公仁厚端莊慎獨如有大賓之容沉靜少私澹然儒者之行濟以才識達于公方素多歷職之稱用叶居家之理士林推重朝野洽聞待以客禮既任賢于調護委之官事更持綱于彈糾

【駢】表齊孔稚圭讓詹事表曰太子霞蓋青殿日光春宮駕紫谷之英振洛笙之響自非器上白雲韻同明月何以延芳芝苑播羽瓊條實襲咸貴于西京陸曄風素于東國伊人之美方曰可舉臣亦何斯而敢參冒也　梁陸倕除詹事免讓表曰中陽白水徒庇微軀送珥抱薪未聞成績陳席不棄故劒無遺遂宣時髮升降清顯尊官厚秩無因而至陋巷華門巒岷爽塏儲端華重實異恒司南章馬宮已擇儒雅實襲許商爰取姻戚自茲已降名器日隆歷選才賢若何叨越也　陳江總謝宮為製讓詹事表啓曰如攀珠樹徒仰照匣之輝若踐玉田不知照廉之價芙蓉之水亟奉北園迷迭之文屬陪南館久降噓枯之旨許賜凌雲之筆清夜讌斯謂言善戲黃金然諾並遂殊寵年齊柏寢豈報恩榮紙罄蘭臺未書悚戴　【增】宋周必大辭兼太子詹事奏狀曰竊惟儲端華重今昔所同漢韋賢質樸篤學始膺委任唐李勣至以舊長史屈階資而為之近歲以來非老成端諒為世所推則必於近臣中擇嘗任王府講讀及宮僚者就兼是職苟或異此寧虛厥官臣行能淺薄既無素望又非舊人驟預選掄實駭羣聽伏望重青宮之屬軫黃屋之恩朝多英望亦有舊僚改而命之庶叶公論

【原】啓陳江總除詹事謝宮啓曰庇身修德濫迹端形陳蘿故葛攀附不涯解角蛻鱗超踰非次方辭璽會覬收遲澤

太子中庶子一

【原】杜氏通典曰古者天子有庶子之官周官諸侯之諸子職諸侯卿大夫之庶子掌其戒令與其教理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秦因之置中庶子庶子員宋志云後漢置中庶子按齊人柳陽上疏云秦皇帝任中庶子蒙之言而荊軻入關則秦官明矣漢因之有庶子員五人史丹王商歐陽地餘並為中庶子王莽改曰中尚翼子後漢員五人職如侍中而庶子無員職如三署中郎凡庶子主宮中并諸吏之適子及支庶版籍魏因之在吳為親近之官晉中庶子庶子各四員職比散騎常侍及中書監令皆以俊茂者為之或以郡守參選若釋奠中庶子扶左庶子扶右宋與晉同武冠平巾幘絳朝服元嘉初詔二率中庶子隨太子入直上宮十四年又詔還直東宮至齊其庶子用人畢雜梁天監七年詔革選其年以太子中舍人司徒從事中郎為之凡中庶子四人以功高者一人為祭酒行則負璽前後部護駕與功高中舍人一人共掌其坊之禁令庶子四人掌侍從左右獻納得失與功高通事舍人一人共掌其坊之禁令

冠服並同前代陳因梁制後魏亦有中庶子庶子宮北齊門下坊中庶子四人領之典書坊庶子四人領之晉分為左右庶子各二人分統門下典書二坊事劉行本為左庶子卒後太子舅廢文帝曰若使劉行本在舅當不及此 唐亦各二人分掌左右春坊事龍朔二年改左右庶子為左右中護咸亨初復舊左擬侍中而右擬中書令貞觀中詔曰皇太子興百官書疏未有制式近代以來列皆名目錯以別貴賤今凡處分論事之書皇太子並宜稱令右庶子以下署名宜奉行書其餘與諸親及師傅等書不在此限于志寧為太子中庶子撰諫苑二十卷以進于太子太子名承乾 中允司議郎司經洗馬文學校書正字典膳藥藏內直典設宮門等局郎丞崇文館共屬右春坊中舍人舍人通事舍人並屬左春坊其論德贊善亦左右分隸焉 環濟要略曰庶子謂官中諸吏之適子及支庶在版籍者也行其秩敘作其徒役授八次八舍之職以徼候 漢書百官表曰太子太傅屬官有庶子 沈約宋書曰中庶子漢置古者世祿卿大夫之子既為副倅謂之國子天子諸侯子必有庶子官以掌教之 增唐志曰左春坊左庶子掌侍從贊相駁正啓奏中允為之貳皇太子出則版奏外辦中嚴入則解嚴凡令書下則與中允司議郎等畫諾覆審留所畫以為案更寫印署注令諾送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掌侍從獻納啓奏中舍人為之貳 宋史曰太子左右庶子左右諭德舊制不常設儲闈之建隨宜制官以備寮寀多以他官兼領仁宗神宗升儲庶子諭德各置二人欽宗升儲置一人紹興三十二年孝宗以建王立為皇太子置庶子諭德各一人除右虛左乾道元年及七年各置一人開禧三年景獻太子立除右虛左明年左右始並置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左春坊長官曰太子右庶子元置中庶子一人明左右春坊置庶子各一人

太子中庶子二

原漢書曰歐陽地餘為中庶子授皇太子經元帝即位遷侍中 又王商涿郡人少為太子中庶子以肅敬敦厚稱 魏志曰鮑勛為中庶子 又王昶字文舒為中庶子 晉齊王攸與山濤書曰中庶子東宮顯職加以侍接左右誠得篤粹有行檢六人想悉在尊意必允衆望也 文章敘曰應貞晉室為中庶子 晉中興書曰溫嶠拜中庶子在東宮甚見嘉寵僚屬莫與為比數規諫諷議又獻侍臣箴甚有補益太子時起西池模觀頗多勞費嶠口疏切諫太子納焉 增天中記曰晉王珉曰中庶子稱坊詹事稱寺寺同於九卿坊如天朝之稱臺 陳書曰王瑒父沖嘗為瑒辭領中庶子世祖顧謂沖曰所以久留瑒於承華欲使太子微有瑒風法耳

太平御覽曰隋劉行本拜太子左庶子皇太子虛已敬憚時唐令則亦爲左庶子太子昵狎之令以絃歌數內人行本責之曰庶子當匡太子以正道何有嬖昵房帷之間哉令則甚慙而不能改　唐志曰杜正倫爲太古左庶子太宗謂曰國之儲副自古所重必擇善人爲之輔佐今太子年在幼沖志意未定既委以監國不在日前知卿志懷貞慤能執直道故輟卿於朕以匡太子宜加委任輕重也　又李百藥授太子右庶子時太子頗留意典墳然閒讌嬉戲過度百藥作贊道賦以諷太宗見而遣使謂百藥曰朕於皇太子處見卿所獻賦述古來儲貳之事以誡太子甚是典要朕選卿輔弼太子正爲此事大稱所委賜綵物三百段　唐書曰房元齡太宗平內難爲皇太子擢右庶子　又皇甫鏞字鮮卿憲宗時鏞爲相鏞任河南少尹見權勢太盛每極言之鏞不悅乃求分司爲皇太子左庶子鏞敗朝廷賢之　宋史曰仁宗出閤帝選僚佐謂宰臣曰翊善記室府屬也王皆受拜今王尚少宜以張士遜爲友令王荅拜於是以戶部郎中直昭文館爲壽春王友遷諫議大夫兼太子右庶子改左庶子遜言詣資善堂升階列拜而皇太子猶跪受宜詔皇太子坐受之帝不許　又邵亢爲潁王府翊善及東宮建爲右庶子　又高宗以普安郡王爲皇子進封建王詔建王府置直講贊讀各一員史浩兼直講一日講周禮言膳夫掌膳羞之事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世子之膳羞不會至酒正掌飲酒之事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之飲酒不會而世子不與焉以是知世子膳羞可以不會世子飲酒不可以無節也主作而謝曰敢不佩斯訓及建王爲皇太子浩除起居郎兼太子右庶子　獻徵錄曰鄒緝字仲熙永樂間爲左庶子卒于官子循爲翰林待詔宣德八年當受勅命循乃疏言臣父緝先在翰林事文皇帝後兼春坊事昭皇帝于東宮歷二十年不獲生受誥命今臣秩卑於例不應得封贈乞特賜之上諭吏部尚書郭璡曰當皇祖時朕居守北京時緝恒在左右所言皆正蓋良臣也其特與之誥命不爲例　又曰周述永樂時進左春坊諭德兼侍讀從皇太子居守南都上諭之曰汝素厚重尤資匡弼太子雖聰明純謹然智或未遠行或過中必須盡言庶稱朕意仁廟居守中外無失政德澤浹于人心述力爲多宣德中陞左庶子　又童承敘嘉靖間爲講官上御文華殿承敘進講周書立政篇極陳王業艱難周公夾輔之忠詞意婉切上改容聽焉及冊正儲位乃以承敘爲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講慎輔導之選也

太子中庶子三

原職如侍郎續漢書百官志太子中庶子職如侍郎 衛太子家班彪載云竊見國家故事選公卿列侯子孫衛太子家爲中庶子 野王通詩漢書馮奉世傳云野王字君卿受業博士通詩少以父任爲皇太子中庶子 侍從十年漢書史丹傳丹字君仲自元帝爲太子時丹以父高任爲中庶子侍從十餘年 劉輟侍講東觀漢記劉輟字君久永入侍講 管綜門下王珣啓以桓譚爲太子庶子云東宮之選宜盡一時之美中庶子綜管門下不可不得其才 校德東宮山濤啓事云王世子越城宜早令奉侍皇太子爲太子時張溫言于孫權曰夫中庶子官最親密切若兼庶子校德東宮 東宮顯選又中庶子東宮顯選令有二缺衆議咸以領兵太守荀寓爲之 一宮要任晉起居注武帝置中庶子四人一宮要任 宜用儁選孫登吳志宜得俊茂者以問近對宜用儁選于是乃用陳表爲中庶子一曰顧譚合聖意 純粹篤誠又中庶子賈模遷缺周蔚純粹篤誠宜補 沉靜履素晉書羊祜傳祜爲中庶子甚相親愛 才行優著王隱晉書梁益爲太子中庶子才行優著 甚相親愛晉書殷仲堪傳堪爲中庶子甚相親愛 經學淵博晉中興書孔演字太元爲中書郎領中庶子事時中興庶事草創演經學淵博又該識舊典朝儀軌多取正焉 班同三舍擬侍中中書侍郎班次同 受命天朝晉鄭默字思元與郭奕俱爲中庶子朝廷以爲太子官屬宜稱陪臣默上言太子體皇極之尊無私于天下宮臣皆授命天朝不得同之藩國事遂施行 入侍儲幄顏含白沾 增正始遺風齊書袁燦言于帝曰臣觀張緒有正始遺風宜爲宮職轉中庶子 與典機劇唐書張元素爲左庶子太子久不見賓友元素曰宮中所見止婦人不知樊姬等可與益聖德者幾何若無之即便詖讒嬖何足顧哉上惟東宮之重高署賢才爲傅佐今乃不得進見將何以朝納誨夕補遺也邪 吳兢諫獵吳兢爲左庶子明皇東封在路多射獵兢諫曰登封告成禮容甚大畋遊之事克損威儀貞觀時太宗文皇凡在巡行則博選識達古今之士以在左右每至前代興亡之地皆詢其所由用爲鑒誡伏願陛下遵而行之則與夫騁奔馬于澗谷要狡獸于叢林不慎垂堂之危不思取朽之變不可同日而語也 參典機宋史晏殊遷左庶子能佐佑東宮真宗諮訪以事輒用方寸紙細書問之由是參典機密凡所對必以其藁進之以示不泄 出入陪從又仁宗在東宮詔庶子張士遜等遇太子侍駕出入許陪從 密侍從舊勞獻徵錄明陸簡侍孝宗東宮講讀弘治戊申詔修憲宗實錄被徵至以侍從舊勞陞右庶子兼侍讀充經筵講官 元素直言 令旨授經又明濟鄒永樂時權左春坊左庶子在輔導之職言無不從寵遇特厚奉令旨授皇孫經明于啓迪 原秦寵蒙恬 晉尊孔演白帖 大臣薦王商漢書王商字子威爲商嗣爲侯推財以分異母諸弟居喪哀切于是大臣薦商行可以勵羣臣義足以厚風俗宜備近臣由是擢爲諸曹侍中中郎將 山濤用劉粹山濤啓事中庶子賈模遷缺以太尉長史劉粹爲之可也 顏含操行徵晉書顏含字子弘少有操行徵含爲中庶子 陶侃孝廉傳喜好學選漢書傳喜少好學善談論尤明於詩易宜須儒素有行者乃徵含爲中庶子 祖納文義遷王隱晉書祖納字士言以清言學問有志行京帝立爲太子中庶子 鮑勛有高節魏書鮑勛字叔業清白有高節知名當世爲中庶子在東宮正色不撓 增諫院兼宮坊續文獻通考明洪武初以耆儒劉靜關賢爲諫院左右司諫兼成帝選喜爲太子中庶子 祖納文義遷明理文義可觀遷太子中庶子 鮑勛有高節當世爲中庶子在東宮正色不撓 庶子 春坊左右庶子 義門授庶子又洪武時以義門鄭濟王懿特授春坊左右庶子

原員五人秩六百應劭注漢官表云庶子員五人秩六百石 增宋璟以宰相

兼唐書宋璟為相兼庶子擇朝士補少列宋史眞從吉歸宋歷監會擇朝士有士安並文開拱府判官名對便為翰以輔導意東宮建屬以徵之兼左庶子選僚佐為輔導又眞宗尹京妙選僚佐乃名楊徽之與畢有此拜唐書趙宗儒字秉文為相為太子右庶子屏居眞靜奉朝請而已遷吏部侍郎德宗名見勞曰知卿杜門六年故有此拜

吳寬以舊學進獻徽錄明吳寬廷對第一侍孝宗於東宮及即位以舊學進春坊左庶子

杜門六年故山為中庶子被令為燕來翔賦

蔡穎博弈太子命曜論之吳志韋曜字弘時少好學能屬文遷太子中庶子時蔡穎亦在東宮性好博弈太子以為無益命曜論之

有鷰來翔王坦被令為賦武陵先賢傳云王坦字方

周翰獻所為文上荅以書宋史梁周翰字元褒眞宗在儲宮知其名徵為左庶子因令取其所為文章周翰悉纂以獻上荅以書

太子中庶子四

擬制 唐李嶠授王方慶左庶子制曰鸞臺升降銅樓輔弼必求時望以隆國本某官盛門良緒敏學豐才道業夙彰言行無玷備歷清顯式昭幹具體溫恭之性造次不違守廉退之風終始若一實舊德之明允見通人之老成昔張良以三傑之才始傳儲右史丹資八舍之重方護春宮簡賢任能抑有前事宜膺九德之選用光三善之業　蘇頲授姚元之等兼太子庶子制曰勅元儲者萬國之貞端士者一時之選自匪英傑孰當調護姚元之宋璟等並以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著於天下揚於王庭忠而在公孝以為政見義難奪立誠不回發揮文教博綜儒術故能生此王國戴于朕躬屬少陽初建承華洞啓使股肱之良宣諭道德雖典厥二柄實務茲官必俟大臣俾兼中庶

原墓誌 梁簡文帝庶子王規墓誌銘曰玉挺藍田珠潤隋水價重連城聲同垂棘偶應龍之籥影等威鳳之羽儀名理超于荀王博洽侔于終賈稍遷侍中佩玉璽于文昌珥金貂于武帳文雅與綺縠相宣逸氣並雲霞俱遠副君取敬杜夷時迴晉儲之駕追嗟徐幹亦降魏兩之書爰發睿辭為銘云爾七略百家三藏九部成誦其心談天其口勝氣無儔高塵誰偶榮珪掩采靈劒摧鋒宋郊淪鼎洛水沉鐘元扉不晝幽夜恒冬

擬賦 唐右庶子李百藥贊道賦曰顧三善而未弘祇四德而為行每趨庭而聞禮常問寢而資敬既雕且琢溫故知新唯忠與敬曰孝與仁則下光四海上燭三辰昔者三王之教于兼四時以齒學將交發於中外乃先之以禮樂惟聖上之慈愛訓義方於至道同論政於漢幄修致戒于京鎬鄙韓子之所賜重經術而為寶自禮賢于秋實足歸道于春卿異洞簫之娛侍殊飛蓋之緣情

中允左右贊善　左右諭德　司議郎附

原杜氏典通曰中允後漢太子官屬有之職在中庶子下洗馬上漢制太子五日一朝其非朝日即使僕及中允朝朝請問起居其後無聞宋齊有中舍人是其職也唐貞觀初改太子中舍人為中允置二員其後復置中舍人龍朔二年又改中允為左贊善大夫咸亨元年復為中允而左贊善仍置焉中允掌侍從禮儀駁正啓奏并監藥及通判坊局事若庶子闕則監封題職擬黃門侍郎永徽三年以皇太子諱忠改為內允太子遜位而官復舊　補續文獻通考曰宋中允贊善多為階官非實有職業遼右春坊內有太子中允位次庶子之下元置中允一人明左右春坊中允各一人正六品在左右諭德之下　原杜氏通典曰左右贊善大夫龍朔二年初置左贊善大夫替中允置右贊善大夫替中舍人咸亨元年中允舍人復舊而贊善大夫別自為官左右各五人皆掌侍從翊贊比諫議大夫　補續文獻通考曰遼左右春坊內各有太子贊善大夫金左右贊善掌贊太子以道德元左右贊善各一人明左右春坊贊善各一人從六品在右中允之下　原杜氏通典曰左右諭德龍朔三年初置太子左右諭德各一員掌侍從贊諭職比常侍　補續文獻通考曰宋左右諭德各置二人不常設詳庶子內遼左右春坊內各有太子諭德金左右諭德掌諭太子以道德之事元左右諭德各一人明左右春坊諭德各一人從五品在正五品庶子之下中允贊善之上蓋左右春坊大學士典東宮上奏請及下啓箋講讀之事審慎而監省之庶子諭德中允贊善各奉其職而從焉　原杜氏通典曰司議郎唐貞觀五年皇太子上表請置史職用司箴誡乃于門下坊置太子司議郎四人精選名士以居之龍朔中分為左右以左司議郎替司議郎以右司議郎替舍人咸亨初復舊掌侍從規諫駁正啓奏并錄東宮記注分判坊事職擬給事中　補續文獻通考曰遼左春坊內有太子司議郎元儲政院置司議二人明左右春坊司直郎清紀郎之下有司諫各一人

諭德中允贊善一　補司直郎　司議郎附

補東寮唐書德宗拜崔羊為諭德羊對東宮曰臣不識朝廷典故見殿下合稱臣否東宮曰卿是東寮自合知也　清班又元稹制東宮之有諭德猶上臺之有騎省清班優秩所選非輕　修整宋史留正為中書舍人光宗為太子自東宮朝廟見留正謂左右曰修整如此其人可知乃請于上兼太子左諭德　忠實又宋仁宗在東宮魯宗道為諭德一日真宗名之使者及門而宗道在肆中飲歸中使當

先入白與之約曰上若怪公來遲當托何事宗曰但以實告飲酒人之常情歟君臣子之大罪中使具以對眞宗嘉之以爲忠實可任也

辭樂章 又汪大猷字仲嘉太子初建東宮兼太子左諭德太子嘗出龍大淵禁中所進侍宴樂章諭宮僚同賦大猷一年拜太子右諭曰鄭衛之音近習爲倡非講讀官所當預也

輪日入宮 宋乾道七年詔庶子諭德輪日入宮

講經賞善 宋史馮元通五經眞宗名元講易還太子中允皇子爲壽春郡王王旦又薦元宜講經賞善堂乃擢左正言兼太子右諭德

書酒誥 元史蕭劍字惟斗博極羣書大德十一年拜太子右諭德扶病至京師入覲東宮書酒誥爲獻以朝廷尚酒故

者德方正 又崔遵度字季白宋仁宗以壽春郡王開府詔宰相擇耆德方正有學術之士作七言詩以寵之諸宮建命爲左諭德也

啓沃誠至 又焦養直字无咎至元時以集賢院侍講學士詔爲太子左諭德侍裕宗于東宮陳十事以進裕宗崩世祖又太子于宮中啓沃誠至帝聞之大悅陞太子諭德

扶而出 元史李謙字受益至元十八年陞直學士爲太子左諭德有壬前朝舊德太一鍾曰此酒醉人恐汝不勝令三近侍扶掖而出

端本堂經訓 又李好文字惟中帝以皇太子年漸長開端本堂命皇太子入學以好文爲諭德好文以孝經大學論語孟子中庸摘其要略釋以經義又取史傳及先儒論說有關治體而協經旨者做眞德秀大學衍義之例爲書十一卷名曰端本堂經訓要義奉表以進詔付端本堂命太子習焉

首論建置宮僚 明楊士奇名寓以字行由薦舉授太子講讀官有奏疏審理永樂五年陞左諭德輔東宮

由薦舉輔東宮 宋史孝宗立皇太子李彥穎爲左諭德首論建置宮僚以爲詹事于東宮內外無所不當省事須白詹事而後行司馬光論皇賢命行人聘之既至京上謂李賢曰與卿當授何職賢對曰今東宮講學宜授宮僚次日名吏部命以上論德爲左諭德與卿固辭上強之不可乃名入文華殿賜勅褒嘉賚以銀幣仍命行人送歸

聘布衣爲諭德 續文獻通考英宗復辟知吳與弼之草天中記唐裴諝爲史思明所得嘗疏賊知長以聞賊平除太子中允代宗幸陝諝徒步赴行在帝曰狀風知勁草果然

誠意感動 宋史程顥熙寧初用呂公著爲爲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前後進五經教授宋太祖幼時從其肆業周顯德中文悅久不知神宗以正心室欲求賢育才爲言務以誠意感動主上

尋訪舊學 又辛文悅以夢象車駕請見乃太祖也太祖亦夢其來謁因令左右尋訪文悅果自至太祖異之及登位名見授太子中允

名試中書 又和嶠字巖仁太平興國中擢進士第遷光祿寺丞獻所著文賦五十軸名試中書擢太子中允之李學詩蓋表云昔官輪林者進士高甲與庶吉士兩途而已今天子以爲不足以博求碩士遂改其制癸巳歲得君等十有一人改翰院皆取之科道與部屬而君與余皆從吏部入棟朝建君拜左春坊左中允恭修撰

改官翰苑 獻徵錄明唐順

仍治太學 宋史胡瑗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治太學

薦文學之臣 又尹洙以文學知名舉進士知伊陽縣用太臣薦名試爲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

選老學之士 獻徵錄趙文字煥然洪武初授教諭歷任岳州府學教授太宗時詔選老學之士能講說者尚書蹇義以文名上太宗名至御前面諭授左春坊左中允賜宴俾輔仁宗于東宮文進講經史數繹明畫應制

總裁大典 獻徵錄明陳濟字伯載買通經史百家之書千人繙閱中祕四庫書浩瀚填委齊至詳定凡例區別去取莫不允愜有作悉寓箴規審旨嘉獎以上中允

別自爲官 天中記唐成亨制別自爲官皆掌侍從翊贊太子以規諷也

官非諫職 天中記唐白居易初授左贊善大夫盜殺宰相武元衡居易首上疏請急捕賊以雪國取言會朝廷修永樂大典大臣有言之者以布衣名至爲都總裁時合內外詞臣暨太學生數千人編閱中祕四庫書成擢右春坊右贊善居輔導之職十有五年小心謹慎未嘗少有過差

書稱先生 獻徵錄天台徐善述字妍古爲太學博士永樂間陞司直郎進左贊善仁廟在東宮以師禮待之詩文皆令改定致書稱之爲贊善好古先生及其卒痛悼不已自爲文以祭及即位贈太子

注[illegible]太子賓客[illegible]太平興國初為右贊善大夫[illegible]皇子傳講[illegible]以險[illegible]

[illegible]行俊茂[illegible]徵[illegible]明李希顏[illegible]

起居調護　元史王惲宗[illegible]太子贊善[illegible]

得出倫之才　金史金溫迪軍編建登太[illegible]九年為左贊善以老求

學士同班　[illegible]

學博陞　[illegible]

傳良知學　[illegible]

[illegible]養[illegible]令輔汝德義[illegible]

[illegible]直郎上亦[illegible]

授　詳贊善內書稱先生注以上司直

記過之史　唐貞觀中置司議郎二人別古者記過之史也

清望之官　玉海敬播貞觀十八年皇太子表請置史職用司議誠乃于門下坊置[illegible]

[illegible]老成[illegible]天下之選[illegible]

[illegible]養[illegible]令輔汝德義[illegible]

[illegible]直郎上亦[illegible]

授　詳贊善內書稱先生注以上司直

記過之史　唐貞觀中置司議郎二人別古者記過之史也

清望之官　玉海敬播貞觀十八年皇太子表請置史職用司議誠乃于門下坊置[illegible]

諭德中允贊善

增制　唐授楊禎太子諭德制曰某官敎以安仁恭而合禮相門華胄夙著清徽王邸元寮復膺高選屬宮闈于博望宜審諭于承華　李嶠授于復業太子中允制曰某官志識端雅藝能詳洽既罷臺閣方驅節傳銅樓俟俊銀牓翹賢漢水觀風且輟形幨之務瑤山聽樂宜煦黃離之景　蘇頲授吳昇太子左贊善制曰某官悟理明達用心微妙博以才藝精于談吐西園月上亟聞飛蓋之篇東陸春歸宜聽鳴笳之響　又授許誠感太子司議郎等制曰某官或持邦憲才幹稱多或貳藩條公勤克著青宮列侍元閣修文宜拜職于兩司仍佐軍于三蜀

增詔　宋以范沖為資善堂翊善詔曰朕為宗廟社稷大計不敢私于一身選于屬籍得藝祖七世孫鞠之宮中茲擇剛辰出就外傅宜有端良之士以充輔導之官博觀在廷無以易汝沖德行文學為時正人乃祖發議嘉祐之初乃父納忠元祐之際敷求是似尚有典型顧資善之開史館經筵姑仍厥舊朕方求多聞之益實無數器之長施及童蒙綽有餘裕敵行朕志宜即安之

增表唐皇太子請置史職表曰太子既冠成人乃有記過之史是知姬誦登聞肇建此官劉啓升儲憲章斯義故能通溫玉裕聲聞宸宮上有慰于皇情下無虧于物議臣以幼年夙蒙天奬趨紫宸以遵禮仰黃屋以承歡肅恭馳道恐或乖方晨昏視膳慮有違舛蒙泉始達必俟後乘之觀離光未融懼寢前星之曜是以夙興夜寐內省多憂延首讜言冀開童昧而魏晉以降不置此員杜絕箴規何其甚謬伏惟陛下窮神稽古尚擇芻蕘之言元覽文明猶開登石之路況臣沖藐未涉藝文出自深宮便請監撫之重罕從鼓篋嘱識絃誦之宜一德有愆始憂睿念三朝登餕何以勝任所以冒敢陳聞請遵故事願開史職用司箴誡是使緜載隆典復在聖朝資此正人少建不逮

增書元李好文上宰相辭太子諭德書曰自非德堪模範不足以輔成德性自非學成閫奧不足以啓迪聰明宜求道德之鴻儒仰成國家之盛事而某天資本下人望素輕驟膺重託負荷誠難

中舍人一

原杜氏通典曰中舍人晉咸寧初置舍人四人以舍人才學之美者為之與中庶子共掌文翰在中庶子下洗馬上凡奏事文書皆綜典之監和嘗藥月檢奏直臣名更直五日典文疏如中書郎宋亦四人齊有一人梁時功高者一人與中庶子祭酒共掌其坊之禁令陳因之後魏北齊並有之隋曰內舍人四員屬門下坊煬帝減二人唐中舍人二員掌侍從令書奏疏通判坊事擬中書侍郎永徽三年以皇太子諱忠改為內舍人太子遜位而官復舊或謂之太子中書舍人孝和實錄曰王友貞為太子中書舍人增文獻通考曰宋中舍人舍人至道天禧建儲各置一人神宗欽宗登儲位皆置中興後省嘉泰初始除王元實後以館職任伯起燕之慶元令太子舍人與中舍人皆從七品而中舍人又在舍人之上然故事未嘗除　續文獻通考曰遼右春坊內有太子中舍人位次右庶子下金元以後不置

中舍人二

原治文書晉中興書惠帝在東宮以中舍人與中庶子共治文書　與文疏王珉答徐邈書中舍人與文疏位如中書郎　咸寧加名晉中興書百官公卿志注咸寧初置中舍人　似黃門任徐邈與王珉書或說中書舍人職居黃門不與中庶子中間出內　顧榮秀望顧榮謂太子舍人非中舍人也　陸雲才藻傳亮文帝誌陸雲字士龍性清正有才藻

舍人 杜錫數諫太子 王隱晉書杜錫字世嘏爲太子中舍人性亮直忠烈數進諫愍懷太子人名望久滿此時公坐當盡拙言敏正色不爲荅

太子洗馬一

原 杜氏通典曰洗馬秦官漢亦曰洗馬 又按漢書汲黯及蟬子司馬安並爲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四至九卿 後漢員十六人職比謁者太子出則當直者前驅導威儀也 漢選郎中補 安帝時太子謁廟洗馬高山冠非乘從時著小冠魏因之晉有八人職如謁者擬祕書郎進賢一梁冠黑介幘絳朝服掌圖籍釋奠講經則掌其事餘後漢同 陸機鄧攸並爲洗馬 宋與晉同齊置一人梁有典經局又置八人掌文翰尤爲清選皆取甲族有才名者爲之位視通直郎 梁庾於陵拜洗馬舍人如舊東宮局通爲清選洗馬 掌文翰尤其清者近代用人皆取甲族有才名者時於陵周捨並擢亢斯職武帝曰官以人而清豈限于甲族時論美之 陳因之北齊典經坊洗馬二人隋曰司經局置洗馬四人煬帝減二人唐司經局洗馬二人龍朔二年改洗馬爲司經大夫三年改司經局爲桂坊 一云析司經局置桂坊 司經大夫通判坊事寵隸左春坊咸亨初復舊掌侍奉及經史圖籍判局事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司經局有太子洗馬屬左春坊金司經正八品掌經史圖籍筆硯等事明司經局洗馬二人校書二人正字二人洗馬掌經史子集制典圖書刊緝之事立正本副本貯本以備進覽凡天下圖冊上東宮者皆受而藏之校書正字掌繕寫裝潢制典圖書詮其訛謬調其音切以佐洗馬

太子洗馬二

原 先馬 漢百官表如淳曰洗馬前驅也國語曰勾踐爲夫差先馬先或爲洗 孝聞 晉李密爲太子洗馬事祖母劉氏以孝聞 掌國籍 晉起居注武帝制洗馬八人掌國籍 典文書 晉齊王攸與山濤書洗馬前後典文書佳才也 如謁者 凝祕書 並詳前杜氏通典 洗馬清道 徐邈與王張書 勾踐執戈 韓子云勾踐入官于吳執干戈爲吳洗馬 以嚴見憚 漢書汲黯孝景帝時爲太子洗馬以嚴見憚 同官所推 文士傳云江充爲太子洗馬太子頗好游宴或關朝侍嘗以五事諫之爲同官所推 一時高選 晉起居注東宮洗馬一時之高選 以才辨名 王隱晉書李密字令伯時人稱其才辨名爲太子洗馬 以弱冠拜 晉書衛玠風神秀異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皆以爲玉人辟命屢至皆不就久之爲太傅西閤祭酒拜太子洗馬 清身潔已 晉書解系字少連仲兄結字仲連次兄育字雅達並清身潔已仕皆洗馬 雅量弘齊 傅咸別傳友人魯仲叔雅量弘齊思心邃遠遷太子洗馬咸云謬蒙朝恩忝授斯職喜得與此子同班共事也 篤敏有恩 晉齊王攸與山濤書武長蘭篤敏有思今東宮洗馬 才經文雅 荀氏家傳云遂拜太子洗馬黨若思特相欽重作詩頌之 引爲洗馬 唐書魏徵與裴矩走入關隱太子引爲洗馬

舍人 張敞不荅千秋 北堂書鈔吳地志張敞字弘源爲東宮中舍人不輔會稽王饗

徵爲洗馬又隱士田游巖高宗幸嵩山親至其廬徵赴都進太子洗馬

我欲爲樂太平御覽李綱隋時爲太子洗馬太子勇宴宮臣左庶子唐令則奏琵琶又歌武媚娘曲綱曰令則官謂文帝切諫官屬無敢對李綱獨曰陛下不棄微故太子至此太子貴中人得賢者輔而善得不肖者導而惡奈何歌舞廣犬繼兒使日侍側何特太子罪邪帝曰以汝爲洗馬何不擇人綱曰臣非東宮得言者帝曰朕過矣擢尚書右丞

臣非得言唐書隋太子勇廢文帝切諫官屬無敢對李綱獨曰陛下不棄微故太子至此太子貴中人得賢者輔而善得不肖者導而惡奈何歌舞廣犬繼兒使日侍側何特太子罪邪帝曰以汝爲洗馬何不擇人綱曰臣非東宮得言者帝曰朕過矣擢尚書右丞

廟廟之才天中記裴松之字世期宋武帝北伐帝敕之曰裴松之廊廟之才不宜久居邊務今名爲太子洗馬

調護之寄唐書蘇頲爲太子右衛副率中宗在東宮頲爭過失不見用自書足下受調護之寄居責言之地唯恣不出一談尚何酬塞游巖愧不能答

給俸祇十千天中記常袞爲相先是百官俸料薄袞奏請加時韓滉判度支與袞加各俸厚薄由己太子洗馬實司經局長官文學爲之貳袞有親任文學者乃給十二千而給洗馬祇十千其輕重任情如此

諭祭及五品獻徵錄明尹襄字弁世宗朝與修武宗實錄進司經局洗馬經筵直講及卒上念講臣特命有司諭祭前此五品非學士不予祭蓋異數也

傳咸同班共事詳雅量弘裔注

朝推文士選在陸機機起家爲太子洗馬

陸機感恩賦詩陸機皇太子清宴詩序元康四年秋余以太子洗馬出補吳王郎中

時號玉人推於衛玠白帖

太子舍人一通事舍人附

原詩梁王筠寓直中庶坊贈蕭洗馬詩曰龍樓實九重薄寒起殊早玉階泫清露銅池結秋潦霜被守宮槐風驚護門草之子擅文華縱橫富辭藻舒錦慙光麗握珠謝奇寶媿予非工文何用披懷抱　陳江總贈洗馬袁朗別詩曰貫誼登朝日終軍對奏年校文升廣內撫劒入崇賢奇才殊蠻邊將別愛流連驅車命鐃管拱坐面林泉池案稍下鴈木落久無蟬霧侵山扉月霜開石路煙高譚無與慰遲爾報華篇

原杜氏通典曰太子舍人秦官也漢因之比郎中選良家子孫蓋錯鄭當時並爲太子舍人後漢無員更直宿衛如三署郎中凡帝初即位未有太子太子官屬皆罷唯舍人不省屬少府魏因之晉有十六人職比散騎中書侍郎從駕則正直從次直守妃出則次直從元帝大興元年以太子舅虞胤爲舍人太子奏曰舅甥當崇敬不欲降舅氏之親爲侍臣詔乃轉胤爲常侍宋有四人齊有一人梁有十六人掌文記梁劉杳字仕深爲舍人及昭明太子薨新官建舊人例無仕者勅特留杳焉陳因梁制後魏亦有之北齊典書坊置二十人隋典書坊有八人煬帝改爲管記舍人減四員唐復爲太子舍人四人掌侍從表啓宣行令旨分判坊事龍朔二年改爲右司議郎咸亨元年復舊

增唐六典曰凡皇太子進表如諸臣之禮諸臣及宮臣上皇太子大事以牋小事以啓其封題皆曰上於右春坊通事舍人開封以進其事可施行者皆下於舍人與庶子參詳之然後

遲不可者則否　杜氏通典曰通事舍人齊中庶子屬官有通事守舍人庶子下又有內典書通事舍人二人掌宣傳令旨內外啓奏梁亦有之視南臺御史多以餘官兼職陳因之北齊門下坊有通事舍人八人至隋亦有之煬帝改爲宣令舍人八員唐復爲通事舍人亦有八員掌引導辭見承旨勞問　續文獻通考曰明唐事府屬通事舍人典東朝參謁辭見之禮及承令勞問之事

太子舍人二

漢書曰文帝使晁錯詣伏生受尚書還拜太子舍人　漢雜事曰鄭當時景帝時爲太子舍人每五日沐洗嘗置驛馬長安諸邸存諸故人請謁賓客夜以繼日常恐不徧　魏略曰張茂上便宜擢爲太子舍人　山濤啓事曰臣近舉汜源爲太子舍人源見稱有德素久沉滯舉爲大臣欲以慰後聞之士　又曰太子舍人夏侯湛有盛才而不長理人有益臺閣　晉諸公贊曰張華博識多聞無物不知一作聞無不知盧浮高朗經傳有美于華起家爲太子舍人　宋書曰王僧達善屬文帝召見德陽殿拜舍人

太子舍人三

備絳衣　班彪使宜表云宜選師傅將相子孫好學有行者備絳衣舍人蓋領此也　掌表啓　摯虞決疑云太子舍人晉置十六人掌表啓　課乙科　漢書成帝時太學弟子三千人王莽東觀漢記二十人爲太子舍人　通二經　摯虞決疑云太常弟子有通二經者爲太子舍人　德望歷位　臧榮緒晉書程牧有清名德望歷位太子舍人　秀望累遷　晉中興書顧榮字彥先南土秀望有盛重爲太子舍人　侯霸盛重　東觀漢記侯霸字君房　表良明經　華峤漢記表良明經爲太子舍人　明帝善之　劉志張茂字孝彬太和中上便宜事百餘條明帝善之辭爲太子舍人　陳准德器　晉諸公贊陳准字道基有德器爲太子舍人　程牧清名　評樹望歷位注　舍人更直宿衛　漢書百官志太子舍人二百石無員更直宿衛如三署郎中　舍人令之清選　晉齊王攸與山濤書　摯虞以賢良拜　晉書摯虞字仲治少事皇甫謐才學通博著述不倦舉賢良擢爲太子舍人　夷甫以名門超　王隱晉書王衍字夷甫以名門超爲太子舍人也　元則以文才識稱　晉八王故事卞敦字仲仁以才識清辨見稱爲太子舍人　山簡齊名嵇紹　晉書山簡字季倫與謝鯤嵇紹沛劉謨弘農楊淮齊名初爲太子舍人累遷太子庶子　盧浮有美于學　桓氏家傳范宇元則桓太子紹立以文學舉爲舍人　潘岳神形清辨　王隱晉書潘岳字安仁神形清辨能屬文爲太子舍人　華譚言語清辨　晉中興書華譚字令思少以言語清辨知名除太子舍人　彥輔性寡嗜慾　晉書樂廣字彥輔性汁約有遠識寡嗜慾與物無忤尤善談論每以約言析理以服人裴楷常引廣共談自夕中至雞相欽挹王戎爲荊州刺史聞廣爲夏侯元所賞乃舉爲秀才辟太尉掾轉太子舍人　孝若秉心居正　晉書王敦與山濤書孝若秉心居正爲太子舍人　孔坦才名獨步　晉中興書會稽孔坦云坦字君平以才名獨步補東宮舍人　祖納文

義可觀又曰范曄袁宏品能清言明理文義可觀遷東宮舍人

東觀謝承後漢書馬融字季長年十三老不可衛乃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遺因上便宜事以書牘說遂詔以爲太子舍人

通漢講說石渠漢書儒林傳云通漢以禮生爲太子舍人講說石渠也

季長校書史記龜錯以文學爲太常掌故孝文帝時天下稍治尚書者獨聞濟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子孝義府除舍人獻承華箴末云俠談有類弭巧多方其萌不絕其害必彰義府諂事太子而文辭若讜直者太子表之優詔賜帛

錯上便宜事

以嵩少學術不以筆行許也獨姚崇稱其遠到時崔琳王丘齊澣皆有名聲無澤符堅聞而奇之徵爲太子舍人

崔元伯衆務修理太平御覽後魏崔元伯有雋才號曰冀州神童符融牧冀州虛心禮敬拜陽平公征東記室出總庶政入爲賓友衆務修理處

潘尼上釋奠頌藏榮緒晉書潘尼字正叔拜太子舍人上釋奠頌

義府辭若讜直晉王爲太子舍人獻承華箴末云俠談有類弭巧多方其萌不絕其害必彰義府諂事太子而文辭若讜直者太子表之優詔賜帛

姚崇稱其遠到唐書開元初蕭嵩爲舍人時崔琳王丘齊澣皆有名

薛元敬文翰稱職唐書太宗時元敬爲太子舍人文翰稱職

太子舍人四

原墓誌梁簡文帝太子舍人蕭特墓誌銘曰威鳳五色朝陽千仞孫枝發響將雛流韻馥哉若蘭頌矣懷熊瑾既誕子恒乃歎肩銀鈎之巧重世通雋況此臨池蟬輕露潤丹桃輕飛哀歌徐引隴水春帷山雲晚陣

崇文館學士文學　校書　正字附

原杜氏通典曰崇文館學士魏文帝始置崇文館以王肅爲祭酒其後無聞貞觀中置崇賢館有學士直學士員掌經籍圖書教授諸王屬左春坊龍朔二年改司經局爲桂坊管崇賢館而罷隸左春坊兼置文學四員司直二員司直正七品上職爲東宮之憲司府門北向以象御史臺也其後省桂坊而崇賢又屬左春坊後沛王賢爲皇太子避其名改爲崇文館其學士例與弘文館同　文學漢時郡及王國並有文學而東宮無聞魏武置太子文學魏武爲丞相以司馬宣王爲文學掾甚爲世子所親信　自後並無至後周建德三年太子文學十人後省龍朔三年置太子文學四員屬桂坊桂坊廢而屬司經開元中定制爲三員掌侍奉分掌四部書判書坊事　校書宋孝建中洗馬有校書吏四人自後無聞北齊有太子校書隋太子校書有六人唐四人掌讎校經籍初弘文崇文二館置讎校開元六年省讎校置校書弘文四員崇文二員

增續文獻通考曰明司經局校書二人

原杜氏通典曰正字太子正字二員煬帝改爲正書唐復爲正字亦置二人掌刊正文字

增續文獻通考曰明司經局正字二人

設官部三十九 太子家令 丞 主簿 食官署 典倉署 司藏署 典醫署 府正司 延慶司 典用監附 太子率更令 太子僕 丞 主簿 廐牧署 典醫署 府正 副僕正 典牧監附 太子衛率 官屬附 太子司槩率 太子清道率 太子監門率 太子內率 太子門大夫 太子典膳郎 藥藏師 內直郎 典設郎 典食令 丞附 太子旅賁中郎將 皇太孫官屬

太子家令一 丞 主簿 食官署 典倉署 司藏署 典醫署 府正司 延慶司 典用監附

杜氏通典曰太子家令秦官屬詹事服虔曰太子家令漢因之有丞主倉穀飲食職似司農少府漢代太子食湯沐邑十縣家令主之後漢則屬少傅主倉穀飲食魏因之晉又兼主刑獄徽貨飲食職比廷尉司農少府其家令率更令及僕爲太子三卿太康八年進品與中庶子二率同自漢至晉家令在率更下宋則居上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主內菌稻林凡諸供中之物及官奴婢月用錢庫內置米車牛刑獄齊因之自宋齊以來清流者不爲之沈約曰齊文惠太子家令至梁天監六年武帝以三卿陵替乃詔革選家令視常侍黃門陳因之後魏亦曰三卿北齊家令有功曹主簿領食官典倉司藏等三署及領內坊令丞隋掌刑法食膳倉庫奴婢等煬帝改爲司府令唐復爲家令寺置家令一人唯不主刑法餘與隋同龍朔二年改家令寺爲宮府寺家令爲宮府大夫咸亨初復舊丞二人主簿一人領食官署典倉署司藏署署令各一人丞各一人 丞漢家令有丞後無聞宋書云家令丞一人晉置宋齊以後並有之後周無隋家令丞二人唐因之龍朔二年改爲宮府丞咸亨元年復舊掌判寺事 主簿晉家令有主簿宋齊因之自後無北齊家令有主簿員隋亦然唐因之掌印幷及勾稽

食官署令丞漢詹事屬官有食官令長丞後漢亦有而屬少傅主飲食晉太子食官令職如太官令宋則屬中庶子齊則屬詹事掌廚膳之事梁食官局屬庶子陳因之後魏亦有北齊有食官令丞又別領器局酒局二丞隋家令寺統食官令丞一人丞二人唐因之掌飲膳之事 典倉署令後漢太子倉令屬少傅主倉穀魏以下無聞後魏有之北齊家令寺領典倉署令丞典倉署又別領園丞隋家令寺統典倉令丞一人丞二人唐因之掌穀藏出納及醯醢庶羞之事 司藏署令晉家令有主物吏四人梁有錫賜庫局丞庶子又有東宮衛庫丞北齊家令寺領司藏署令丞司藏又別領仗庫典作二局丞隋家令統司藏署令一人丞二人唐因之

掌藏庫財貨營繕之事　增文獻通考曰宋有主管左右春坊事二人以內臣兼同主管左右春坊事二人以武臣兼承受官一人以內侍兼仁宗神宗升儲位並有之中興後孝宗光宗正儲位及莊文景獻太子皆置其官記纂淵海云本朝東宮有六傅下至率更令僕遼史曰遼太子家令寺設家令丞主簿又有皇太子帳宮帳之事又有皇太子祗應司故官存而無職司　金史曰金家令丞掌營繕裁植鋪設及燈燭之事　元史曰元家令司令丞典簿各二員照磨一員掌皇太子飲膳供帳倉庫營改內宰司後復　明不設　司藏金置司藏副掌庫藏財貨出入之事元因之　司倉金置司倉副掌倉廩出納薪炭等事　儲勝司元置卿少卿丞主簿照磨掌皇太子飲膳之事即食官署職　附元又有典幄署掌太子供帳令丞各二員　府正司掌鞍轡弓矢等物府正府丞典簿各二員照磨一員改宮正司後復舊　延慶司掌修建佛事使二人同知一員副使典簿各二員照磨一員後置卿丞等員　典用監卿四員大監少監丞各二員經歷知事照磨各一員掌供須文成藏珍三庫內府供給段疋寶貨等物　典寶監卿大監少監丞各二員經歷知事各一員

太子家令二

增掌刑法　具威儀唐書官品志云家令掌刑法食膳倉庫什物奴婢等事　事文類聚云凡皇太子儲禮出入則乘輅事具威儀先諸臣以導引　增職如司農　品比廷尉續漢書百官志云太子家令一人秩千石職如司農　下評通典　增陸亮忠心　蕭周疏諫事文類聚云晉武帝謂太子家令陸亮有忠心可補吏部郎　事文類聚云沈約書侍宴梁武帝有妓能上疏諫　婢議座客　文號宮體事文類聚云梁徐摛屬文好爲新變不拘舊體爲太子家令兼管書記文體既別春坊宮學之宮體之號自摛而起　影斜方出　休沐不歸事文類聚云齊文惠太子亦悉爲之罷酒皇太子家令兼管書記文體既別春坊宮學之宮體之號自摛而起　影斜方出　休沐不歸事文類聚云齊文惠太子入居東宮沈約爲步兵校尉管書記時宮中多士約特被親遇每旦入見影斜方出尋還太子家令丞日夕侍側雖休沐不至家家敬憚之　輔導德義元史云楊朶兒只仁宗居東宮以爲大中大夫家令丞王倚世祖選良家子入侍東宮倚年弱冠太保劉秉忠深器重之即以充選倚服勤守恪元史云秦起宗累遷太子家令司典簿宮上言東宮官屬輔導德義財賦非所治也朝廷是之遂見信任有詔皇太子裁決天下事倚知無不言立東宮官屬以備爲家丞又置儲用司掌貨幣出納令倚兼之

太子家令三

增董錯智囊漢書云董錯爲太子家令以奇辯得幸太子家號曰智囊是時匈奴強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錯上言兵事　進品第五晉起居注云太康八年詔曰太子家令進品第五　東宮達官晉起居注云武帝太康八年詔謂宜令率太子宮受迎謁應對　疏受恭謹漢書云疏受以賢良舉爲太子家令受好禮恭謹敏而有

太子率更令一

原杜氏通典曰太子率更令秦官掌刻漏故曰率更漢因之有丞主簿庶子舍人更直職似光祿勳而屬詹事後漢因之後屬少傅魏因之晉主宮殿門戶及掌罰事職如光祿勳衛尉而屬詹事宋制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梁陳後魏並有之北齊領中盾署掌周衛禁防漏刻鐘鼓亦屬詹事隋掌伎樂漏刻有令丞錄事各一人唐因之加掌皇族次序及刑法事龍朔二年改率更寺爲司更寺改令爲大夫咸亨初復舊丞主簿各一人　丞後漢率更置丞一人歷代悉有唯後周無唐因隋掌判禮樂刑罰之事　主簿晉置一人宋無齊有之自後無聞北齊隋又有之唐因之掌印及勾舉　增記纂淵海曰宋無職司　遼史曰太子率更寺設太子率更令丞主簿　金元明皆不設

太子率更令二

增職掌宗族　位亞家率太平御覽云率更令職掌宗族次序禮樂刑罰及刻漏之政令凡皇太子釋奠於先聖先師講學齒胄皆總其儀注而爲之導引　太平御覽云若皇太子備禮出入乘輅車位亞家率爲唐六典作家令　知幾介直　德誠謹恪唐書云劉知幾中宗時擢太子率更令介直自守累歲不遷元史云尉遲德誠字信甫歷官太子率更丞遷家令司丞仁宗以爲謹恪嘗賜酒帛得侍左右數薦士出則未嘗語人

太子率更令三

原主宮殿之禁　掌周衛之防　掌宮殿門戶之禁　下詳通典

原清賢士物理論云呂子義清賢士也爲太子率更令　嚴毅清高物理論云呂子義爲太子率更令有人就之宿者而非其數慶云云　職似光祿勳詳通典　秩與衛率同晉起居注云武帝太康八年詔曰太子率更令其進品第五秩與衛率同　增博物洽聞皆出其下隋書云明克讓轉率更令進爵爲侯太子以師道處之恩禮甚厚有四方珍味輒以賜之於時東宮盛徵天下才學之士至於博物洽聞皆出其下　尺牘所傳人以爲法唐書云歐陽詢初從王羲之書後隋煬遷之因自名其體尺牘所傳人以爲法貞觀初歷太子率更令

太子僕一丞主簿廄牧署典牧監附　增僕正

原杜氏通典曰太子僕秦官漢因之又有長丞主車馬太子廄長一人亦主車馬　後漢因之屬少傅職如太僕太子五日一朝其非太子朝日即令中允入問起居魏因之晉主車馬兼主親族如太僕宗正從駕乘安車次家令而屬詹事宋齊並有之梁視黃門郎陳因之後魏亦有北齊詹事領僕寺置令丞功曹主簿領廄牧署令隋僕寺置僕一人掌皇族親疎車輿騎乘領廄牧署令唐因之加掌儀仗喪葬而不掌親族龍朔二年改僕寺爲駙僕寺改

僕爲大夫咸亨初復舊丞主簿各一人統廐牧署　丞梁有之後魏北齊隋並有之唐因之　主簿晉置宋無
齊有之梁陳後魏無北齊隋皆有之唐因之　廐牧署令丞漢有太子廐長丞屬詹事後漢亦有而屬少傅主
車馬魏晉因之齊東宮屬有內廐局外廐局皆有丞梁陳因之後魏有之北齊則曰廐牧署令丞車輿局丞隋
僕寺統廐牧署令丞唐因之掌車馬閑廐牧畜之事　增記纂淵海曰宋無職司　遼史曰遼太子僕寺設太
子僕丞主簿　元史曰元太子僕正掌車正收弓箭儀物事又太子副僕正掌貳僕正　典牧監元置卿大監
少監丞各二員經歷知事照磨各一員掌孳畜之事　明不設

太子僕二

增親馭　番休六典曰皇太子之車輅三一曰金輅二曰軺輅車三曰四望凡太子備禮而出則率廐牧令
如太僕　擬宗正續漢書百官志云太子僕職　唐書于志寧傳東宮僕御舊得番休太子不聽志寧爲詹事上疏極言
進輅僕親馭焉　如太僕下詳通典

太子僕三

原太子僕主車馬續漢書百官志云太子僕一人秩千石主車馬　蔣顯爲太子僕鍾會愛其才學蜀志云蔣顯爲太子
僕鍾會愛其才學

太子左右衛率一　官屬附

原杜氏通典曰衛率府秦官漢因之屬詹事後漢主門衛徼循衛士而屬少傅魏因之晉武帝東宮置衛率初
曰中衛率太始五年分爲左右衛率各領一軍惠帝時愍懷太子在東宮又加前後二衛率晉志曰凡太子出前衛率導在前黃
麾左右二率從使導輿車後衛率從在鳥皮外並帶帳劍刀其服並視左右衛將軍　成都王穎爲太子右率又徐孝嗣自吏部尚書轉領
太元中又置宋齊止署左右二率齊沈約爲太子右率臺閣事多以委之沈文季亦嘗爲此官　梁二率視御史中丞
銅印墨綬武冠絳朝服左率領七營右率領四營陳二率後魏曰左右衛率北齊謂之左右衛率坊後周東宮
有司戎司武司衛等員隋曰左右率兼有副率二人文帝以太子勇預知時政欲重宮官之資故以大臣領其職蘇孝慈自兵部尚書拜右衛率尚書如故上將廢太子
憚其在東宮乃出爲湖州刺史煬帝改左右衛率爲左右侍率兼置副率二人唐爲左右衛率府龍朔二年改其府爲左右典
戎衛咸亨元年復舊置率各一人領兵宿衛督攝隊伍總判府事李靖爲中書令行左衛率轉兵部尚書　副率二人掌貳率事長史各
一人隋置唐因之掌通判自長史以下胄曹以上諸率府並同　錄事參軍各一人隋置唐因之掌勾稽監印

倉曹參軍各一人隋置唐因之掌官員假使儀式糧廩薦羞田園公廨過所監藥等事　兵曹參軍各一人隋置唐因之掌府內衛事以上名帳差科及公私馬驢等　胄曹參軍各一人隋置爲鎧曹唐長安中改爲胄曹參軍神龍初復爲鎧曹太極中復爲胄曹掌軍器儀仗公廨營造罪罰長史以下官局所領職務諸率府並同

親府勳府翊府中郎將各一人梁左右衛率共領十一營二率各領殿中將軍十人員外將軍十人北齊左右衛率坊各領騎官備身員外又有內直備身正副都督隋左右衛率下直閤四人直寢八人直齋直後各十人唐則曰親勳翊三府各置中郎將左右郎將各一人唐置錄事兵曹參軍各一人

增文獻通考曰宋制左右衛司禦清道監門內率府率率府副率不常置中興後惟監門率府副爲環衛階官　遼史曰遼置同唐續文獻通考曰金左右衛率府掌周衛導從儀仗屬宮師府　事文類聚曰元置太子左右衛率府掌同衛導從儀仗事　續文獻通考曰明太祖初置皇太子左右率府都督同知後罷

太子左右衛率二

增總諸曹事　備東宮官六典曰左右衛率掌東宮兵仗羽衛之政令總諸曹之事凡親勳翊三府及廣濟等五府屬焉副率爲之貳　續文獻通考云遵制太子上有師保下有府率東宮備官也　王琳並徵　謝莊獨秀沈約宋書云元嘉中以王琳謝弘並徵爲太子右衛率　事文類聚云袁淑爲左衛率謝莊爲太子中庶子時南平王鑠未勝鑠善詔羣臣爲賦淑文冠當時作賦畢示莊及見莊賦歎江東無我卿當獨擅傍我若無神亦一時之傑遂隱其賦　褚翼材藝　徐摛綺豔晉中興書曰褚翼少失父以材藝堪幹立名歷太子左衛率　徐摛綺豔晉中興書曰褚翼少失父以材藝堪幹立名歷太子左衛率　山堂肆考云東海徐陵父摛爲太子左衛率陵及其子儉並爲抄撰學士父子兼宮思寵莫比陵儉文並綺豔故時號宮體　事文類聚云袁淑爲左衛率烈宋以爲有舊伯興書云郗恢爲給事黃門侍郎領太子右衛率烈宋以爲有舊伯之望耀爲廬州刺史　晉書云吳隱以太學國子博士爲左衛率　裴康裴楷並爲名士也　香譚冀州記云裴康字仲預楷字叔則並爲名士至太子衛率　山濤啓事云太子左衛率缺石崇孫尹忠篤有武才文武皆其選也　石崇孫尹皆其選

太子左右衛率三

增視中丞唐書官品志云左右衛率各一人位視御史中丞　各置尉唐書官品志云左右衛率等七營右率領崇業崇義永吉崇和細射等四營二率各置尉　身居三職事文類聚云唐李大亮拜左衛大將軍十七年晉王爲皇太子東宮僚屬皆盡選宗臣又以大亮兼太子右衛率領兼工部尚書身居三職宿衛兩宮甚爲親信大亮每當直必通宵假寐太宗勞之曰當公宿直我便安耳　年甫十六元史云耶律彰字景文年十六充太子宿衛　爲左右廂衛六典曰凡元正冬至皇太子朝宮臣及諸方使則率衛府之屬以儀仗爲左右廂之衛　從皇太子行六典曰若皇太子備禮出入則廂衛之法以從皇太子行　舊規中領護晉令云左右衛率品第五舊規中領護　主門衛秩千石如淳注漢書百官儀

云衛率主門衛秩千石領護百官表云衛率一人主門衛士 先民一時儁彥 臧榮緒晉書云徐邈字先民安性端雅一時儁彥 茂仲勳可觀源 荀氏家傳云世為右衛率清和履正從容顧問勳可觀探也 泰始分置左右 晉公卿禮秩云晉武置衛率令一人泰始分置左右率一人領兵各五千人也 四率精兵萬人 晉朝右前後四衛率 卞郭可式邊邊境 晉中興書云卞郭陳右衛率朝廷倚重公卿皆郭也 將順匡救拾遺補闕 臧榮緒晉書云徐邈為前衛率在東宮朝夕入見將順匡救拾遺補闕 侍衛臧重宜得其才 山濤啓事云左衛率缺侍衛臧重宜得其才濤啓忠者城陽太守焦勗 選也

太子左右司禦率

杜氏通典曰隋文帝置左右宗衛其官制如左右衛各掌以皇族侍衛煬帝改為左右武侍率唐復為左右宗衛率府龍朔二年改為左右司禦率府神龍初復為宗衛景雲二年復為司禦率府置率各一人所掌與左右衛率同副率以下職亦同他准此 副率二人長史錄事及倉兵曹參軍各一人 增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有太子左右司禦率府 金置同遼元明不設

太子左右清道率

杜氏通典曰隋有左右虞候各置開府一人掌斥候伺姦非長史以下如左右衛煬帝改開府為左右虞候并置副率二人唐為左右虞候率府職擬左右金吾龍朔二年改為左右清道衛神龍初又為虞候率府開元初為清道率府各置率一人掌斥候道路先驅後殿伺察姦非副率二人長史錄事及倉兵曹參軍各一人 文獻通考曰宋至道元年東宮置左清道率府副率兼左春坊謁者主贊引其宗登位省仁宗在東宮復以郭承慶夏元亨為之登位復省 遼史曰遼有太子左右清道率府 金元明不設

太子左右監門率一

杜氏通典曰隋左右監門率各置一人掌諸門禁煬帝改為監門將軍唐復為左右監門率擬左右監門龍朔二年改為左右崇掖衛咸亨初復舊奉拱中改為鶴禁衛神龍初復舊各置率一人掌門禁籍帳副率二人長史錄事參軍及兵曹二曹參軍各一人 增宋史曰左右監門官存而無職司 續文獻通考曰遼有太子左右監門率府金有左右監門掌門衛禁論 事文類聚曰元置各掌門衛禁 明不設

太子左右監門率二

增 選才儁士 元史云高祖至元初立燕王爲皇太子選才儁士充官屬以職掌藝文兼領中書宮衛監門事又兼作皇太子宮規制之善帝嘉之錫以金幣服馬宿衛宮中王著等最阿合馬嫉叱衛士捕擒之

改爲宮門候 事文類聚云隋文帝置各有直長十人左右監門率各一人煬帝改爲宮門候

率屬牙門左右 事文類聚云唐左右監門率府掌東宮禁衛之法凡東宮諸司應以籍入于宮殿者皆本司具其官爵姓名牒門司門司送于監門監門與判曹印署送于門司門司會之同則聽入凡于門出入則依鹵簿之法率其屬于牙門之左右以爲捍守

太子左右內率一

原 杜氏通典曰隋置左右率副率各一人掌領備身以上所領千牛以下與千牛衛同 禁內侍衛供奉兵仗唐爲左右內率府龍朔二年改爲左右奉裕衛咸亨初復舊各置率一人掌侍衛左右供奉兵仗副率長史錄事參軍及兵曹各一人千牛各十六人掌執細刀弓箭宿衛侍從備身各二十八人掌宿衛侍從龍朔二年改太子左右千牛備身爲太子左右奉裕尋復舊

增 遼史曰遼有太子左右內率府與禦率府同 金元明不設

太子左右內率二

增 旌孝行 備宿衛 唐書云永淳中以雍人元讓爲太子右內率府長史旌孝行也讓弱冠明經擢第以母疾遂不求仕躬親藥膳不出閭里十餘年及母終盡于墓側遂服不解沐菜食飲水而已咸亨中孝敬監國下令表其門閭至是巡察使奏讓孝悌殊異由是拜職 元史云張九思入備宿衛裕皇居東宮一見奇之以父蔭當補外特留不遣江南既平宋庫藏金帛輸內府而分于東宮者多置御總管府以主之九思以工部尚書而兼府事 判諸曹官吏 奉太子弓矢 太平御覽云左右內率府長史掌判諸曹官吏 新唐書云率千牛奉弓矢立東階西面率奉弓副率奉矢決拾北面張弓左執弭右執籥以進副率以弓拂矢而進各退立於位既射左內率啓其中否 太子門大夫一

原 杜氏通典曰秦有太子門大夫漢因之員二人漢官儀曰門大夫選四府掾屬職比郎將漢官儀曰安帝時太子謁晉太子門大夫准公車令掌通牋表及宮門禁防宋因之梁代視謁者僕射陳因之北齊謂之門大夫坊併統伶官隋煬帝改門大夫爲宮門監唐初爲宮門大夫今宮門局有郎二人丞二人郎掌宮門殿門管鑰及啓閉之事丞貳之

增 遼史曰遼置宮門局設宮門郎

太子門大夫二

【原】鼂錯遷博士　金欽舉明經　漢書云鼂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詔以爲太子舍人門大夫遷博士　漢書云金欽舉明經爲太子門大夫　【增】掌內外管鑰　六典曰宮門郎掌內外宮門管鑰之事凡宮殿門夜漏盡擊漏鼓開夜漏上水一刻擊漏鼓閉每歲餘行鑰應經所由門並先一刻早開若皇太子不在則閉東宮正門其宮城使宿衛人應入宮殿者各於左右廂便門出入至皇太子還伏乃開晉書云門大夫局准公車令班同中舍人主通遠近牋表宮門禁防

通遠近牋表　班同中舍人　職比城門郎　見上晉書　唐書云龍朔二年改門大夫爲宮門郎職比城門郎

太子門大夫三

【原】職比郎將　續漢書百官志云太子門大夫秩六百石職比郎將　擬公車令　又云太子門大夫職擬公車令　【增】天悟絕人　新唐書云呂才天悟絕人麟德中爲太子司更大夫

並侍左右　新唐書云張暐太宗平內難召暐拜宮門郎與姜皎崔滌李令問王守一薛伯陽傅並侍左右

太子典膳郎　藥藏郎　典食令　內直郎　丞附　典設郎

【增】杜氏通典曰太子典膳郎漢魏以來並有太子食官局至北齊門下坊始別置典膳局有監丞各二人隋如北齊制唐典膳局有郎二人丞二人郎掌進膳嘗食事丞貳之　龍朔元年皇太子久在內不出典膳丞邢文偉當減膳上書曰臣見禮大戴曰太子既冠成人免保傅之嚴則有司過之史虧膳之宰史之義不得不書過不書過則死宰之義不得不徹膳不徹膳則死近代以來未甚[illegible][illegible]不常[illegible]見三[illegible]之後但與內人獨居何由發揮聖智使睿哲文明者乎今史雖闕官宰當奉職忝備所司不敢逃死謹守禮經遂進減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年右史[illegible]宰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人高宗曰邢文偉事我兒見不肯書不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此人甚直可[illegible][illegible]拜焉　藥藏郎北齊門下坊領藥藏局有監丞各二人侍醫四人隋如北齊之制唐藥藏局有郎二人丞二人郎掌和劑醫藥之事丞貳之　內直郎齊有太子內直兵局內直兵史二人梁有直內主璽主衣扶侍等局各置有司以丞其事陳因之北齊門下坊領殿內局有內直監二人副監一人隋如北齊制唐內直局有郎二人丞二人掌符璽繖扇几案衣服之事丞貳之　典設郎南齊置居局齋庫丞一人梁齋內局各置有司以丞其事陳因之北齊門下坊有齋師局有太子齋師內閣師各二人隋如北齊制唐典設局有郎四人掌凡大祭祀湯沐灑掃鋪陳之事

【增】事文類聚曰元置太子典食令典食丞掌侍奉殽饌又掌飲丞各一人掌奉香藥酒等事　六典曰每夕局官於廚更直　元史云石林明里中統初世祖令侍臣送明里于裕宗令典膳事已而世祖命裕宗令從人十人行賞獨金縷衣一襲　藥藏郎元史曰元置太子侍藥太子奉藥嘗藥在門下坊又置典醫監領東宮太醫修合供進藥餌達魯花赤二員卿三員丞二員經歷知事各一員　其屬廣濟提舉司一行典藥局一典藥局一　內直郎事文類聚曰元置太子侍正掌冠帶衣服左右給使之事丞隋侍丞輔丞之事

太子旅賁中郎將

杜氏通典曰旅賁中郎將一人職如虎賁中郎將宋初制天子有虎賁賁武訓也諸侯有旅賁禦災害也唐諸率府初有中郎郎將官永徽元年以太子名忠改諸率府中郎將爲旅賁郎將其郎將改爲翊軍後或改或省

皇太孫官屬

杜氏通典曰唐永淳元年三月立皇孫重照爲皇太孫將置府僚高宗召吏部郎中王方慶問曰前代故事如何方慶進曰臣按周禮有嫡孫漢魏以來皇太子在亦不立太孫晉惠帝永寧元年立愍懷太子第三子臺陽王尚爲皇太孫官屬即轉爲太孫官屬南齊永明十年文惠立太子長子南郡王昭業爲皇太孫便居東宮今皇太子在而立太孫旁求載籍未有前例上曰自我作古可乎對曰五帝不相沿樂苟不失上下之序不虧政理之道奈何事而不可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孫可以爲王父尸以其昭穆同也今陛下營建皇孫創斯盛典所以彰子孫千億之慶福祚靈長之應也上悅使方慶詳求典故官屬員品乃奏太孫府置師傅友文學祭酒及長史曹掾主簿管記司錄以下六曹從事等官各加王府一級上後順以爲疑竟不補授而止 玉海曰唐天授二年置皇孫府官 元史曰元至元二十六年皇孫出鎮懷孟帝爲選老成練達舊臣護之乃以屬王倚陛辭帝目之良久謂侍臣曰倚修潔人也左右皇孫得人矣及行營幕所在軍政肅然 續文獻通考曰明成祖時命內閣胡廣等輔導皇長孫永樂九年皇太子命楊榮等侍諸皇孫讀書文華後殿又傳上命令翰林院吏部官舉老成正大儒者侍皇太孫講讀尚書蔡義及楊士奇舉侍郎儀智上喜之令侍太孫講讀

設官部四十 王侯官屬總載 諸王傅 諸王師 諸王相 諸王友 諸王文學 諸王國郎中尉 諸王國常侍 諸王國典 諸王長史 王府東西閤祭酒 王府司馬 王府侍讀 王府大小學教授 王府掾 王府官屬雜附 王府直講 王府明善 紀善附 王府記室參軍

王侯官屬總載一

杜氏通典曰周制諸侯有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上大夫曰卿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公國孤一人孔安國注虞書曰公之孤卿康成周禮云公孤四命王制曰天子使其大夫監於方伯之國三人是爲三監使佐方伯領諸侯此殷禮也其祿視大國之君其祿視方伯之地蓋殷國則有之故儀禮燕禮云若有諸公則先卿後之正義曰言諸者通客故三監皆以爲公也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命於天子者天子之命卿也小國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左傳曰管仲受下卿之禮辭天子之二命守國高故也明國高是天子之命卿也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其君王制曰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卿注云謂公侯也正義曰此殷夏殷禮也夏之大國謂公侯也殷大國謂公也侯周而言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立司空兼司寇也故左傳云魯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此三卿也以此推之則知諸侯不立冢宰宗伯司寇崔氏云魯已有孟叔季三卿爲政而更有臧氏及孔子並爲司寇則皆小司寇也每國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周禮五等國悉三卿五大夫二十七士皆與此同但公國長有四命孫一入其卿三命大夫再命侯伯之卿大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大夫一命之也此卿命則異大夫皆同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此諸侯使卿大夫類聘並會之序也至於周衰諸侯失其位爵同小國在下爵異國在上耳制號令自已其名不一於是正卿當國謂之相而楚謂之令尹其他異同難悉數矣孫卿子曰孫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愈卑奉益祿而施愈博位益尊而禮愈恭史記曰楚民俗好車王以爲不便爲欲下令使高之叔敖曰令難下民不知所從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櫚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櫚此不教而民從其化教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才自得之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已之罪子產爲鄭國相一年豎子不戲狎班白不提挈童子不犯畔二年市不貳賈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土無餘費男女行者別于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又公儀休爲魯相事有喜色乃誅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鄒魯豚者弗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民下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柳魯者不受客曰聞君嗜魚何故不受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家織布好而逐出其婦燔其機曰欲令農夫女工安所售其貨乎漢制凡諸侯王官其傅爲大傅相爲丞相又有御史大夫諸卿皆秩二千石百官皆如漢朝漢朝惟爲置丞相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之及七國作亂之後景帝懲之遂令諸侯王不得治民令內史治之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武帝改漢內史中尉郎中令之名內史爲京兆尹中尉爲執金吾郎中令爲光祿勳而王

國如故員職皆不得自置漢初王國有傅掌輔導王初曰太傅後除太字相本號衆官後省內史治國民中尉掌武事郎中令秩千石墨綬僕本曰太僕改曰僕墨綬文學宋志云前漢王國已置文學大司農衛士長太倉長青善醫津于意為之列侯國亦有相改所食國令長為之漢初侯王有丞相兼有相國御史記周勃破燕王盧綰得相國一人丞相二人景帝省之餘略與王國同成帝鴻嘉三年詔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秦本制列侯乃得食邑七大夫非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戶物事一戶之內皆不徭賦是歲又令吏民得買爵賣爵曰價後漢王國有傅如師不臣二千石相內史如郡丞中尉郎中令掌五大夫郎中宿衛官如光祿勳僕主車馬持書奉使至京都謁者權樂長衛士長醫工長永巷長祠祀長郎中其紹封削詘者中尉內史官屬隨亦率減列侯國置相其秩各如本國主治民如令長不臣也但納租于侯以戶數為限其官隨國大小為增減食邑千戶以上置家丞庶子各一人此家臣也使理家事不滿千戶則不置家丞舊置行人洗馬門大夫等官又悉省魏制王國有保傅相常侍侍郎郎中令中尉

大農文學友謁者大夫諸雜署令丞晉制王國更置戶邑皆中尉領兵皆自選其文武官晉書武帝初置一人蓋因文王仲尼四友之名典書令丞文學一人郎中令王侯以當時王家人衣食皆出自御府乃表租秩足自供遂求絕之東晉王國有傅友中尉大農為三卿左右常侍大國各二人次國各一人掌贊相獻替內史改太守為內史又晉書曰改國相為內史將軍大國上中下三將軍領矢五一軍領兵三千人小國次國上下二將軍各一人領兵二千人典祠典衛學官令治書中尉司馬世子瘞子陵廟牧長謁者中大夫舍人典府等其後省相及僕省郎中置侍郎二人公侯以下國官屬遞減晉書曰詔以壽光公鄭沖及朗陵公何曾國皆置郎中令又曰元帝初渡江即晉王位諸參軍奉車都尉掾屬者百餘人時人謂之百六掾宋制大小國皆有三軍自明帝以後皇子皇弟雖非都督亦置記室參軍小號將軍為大郡邊守置佐吏者又不置長史餘則同晉王國有師改傅為之自內史相記室以下官多與晉同孔穎有解記室參軍箋曰記室之要領通才敏思性情練密者為之凡郡縣內史相並於國主稱臣去任便止孝武帝孝建中始革此制不得追敬不得稱臣止宜云下官而已齊制王國有師諮議張岱字景山歷臨海章郡晉安三王府諮議三王行事事舉而情得文學等官公侯置郎中令一人卿餘與晉宋同梁制王國置傅相公以下則臺各為選置之皆掌知百姓事郎中令將軍常侍典書令典衛長伯子無典衛典祠以下自選備上諸官多同前代若王加將軍開府則置長子司馬及記室掾屬祭酒主簿錄事等官屬嗣王則唯置郎中令中尉常侍大農藩王則無常侍制與後漢同陳制皇弟皇子府置師長史司馬從事中郎諮議參軍友掾屬記至等官其嗣王藩王府則遞減之王國置郎中令將軍常侍典祠令舍人等官其嗣王藩王則遞減其員諸王公參

佐等官仍爲青闈或爲選司補用亦有府樂謁拜授者不拘年限去留隨意在府之日唯賓遊宴賞時復循從更無餘事若隨府王在州其寮佐等或亦得預催督若其驅使便有職務其衣冠子弟多自備立非氣類者唯利是求暴物亂政皆此之類文所責

北齊諸王置師一人餘官大抵與晉宋梁制不異　後周皇弟皇子置友及學士等員外餘吏闕閒

隋制親王置師友文學長史司馬諮議掾主簿錄事功曹記室戶曹兵騎法士等曹參軍東西閤祭酒參軍事典籤等員嗣王則無師友諸王公以下置官屬各遞減　煬帝更名王府參軍爲諸司佐屬參軍則直以屬國爲名改國令爲家令餘以國爲名者皆去之

唐制親王府各置官屬凡府官國官王未出閤者不置領親事帳內二府及國官貞觀十六年制王府官以四考爲限高宗時滕王元嬰江王元祥蔣王惲虢王鳳俱以貪暴爲吏人所患有授其府官者皆比嶺外荒裔爲之語曰寧向澹崖象白不事江滕蔣虢嗣聖二年初置公府官員武后天授二年又置王孫官員親王府置傅一人師範輔導參議可否初置王師景雲二年改爲傅諮議參軍一人匡正幕府諮謀歷友一人陪隨左右拾遺補闕文學二人備撰文章讐校經史東西閤祭酒各一人接引賓客長史司馬各一人通判兵騎法士四曹主簿一人覆省教命記室參軍二人掌表啓書疏行宣教命錄事參軍一人受事勾檢功曹倉曹戶曹兵曹法曹士一人通判兵騎法士四曹主簿一人覆省教命記室參軍二人掌表啓書疏行宣教命錄事參軍一人受事勾檢功曹倉曹戶曹兵曹法曹士曹等參軍各一人各有所主參軍二人行參軍四人掌出使及雜檢校典籤二人宣傳教命親事府置典軍副典軍各二人掌寺衛陪從執仗親事執弓刀衛從執乘親事各十六人供進騎乘親事三百三十三人帳內府置典軍副典軍各三人掌儀衛陪從兼知鞍馬等帳內六百六十七人親王國施行公文準等署式國令一人大農二人通判國司尉二人分判丞一人監印勾稽小吏有差若府主薨則諸府佐親事帳內過葬追退雖無妻子亦準此其國官聽終喪若有孽爵者聽其迴事

[illegible]事文類聚曰宋王府師傅係以兼官爲之而無定員又有翊善直講贊讀記室及諸王宮大小教授等官　遼史曰遼王傅府置王傅親王內史府置內史長史參軍諸王文學館置諸王教授諸王伴讀又有王子院掌王子各帳之事置王子太師王子太保王子司徒三子司空王子班郎君又有王府近侍王府祗候親王祗應司　金史曰金親王府屬官傅若親王在外亦兼本京節鎮同知府尉本府長史明昌三年改掌警嚴侍從兼總統本府之事司馬同檢校門禁總統府事文學二人掌贊導禮義資廣學問記室參軍掌表牋書啓之事大定七年始置二十年不專除令文學兼之　元史曰元止置傅府尉司馬文學記室參軍　大明會典曰明親王府長史司左右長史典簿審理所正副典膳所正副奉祠所正副典樂典寶所正副已上俱各一員紀善所紀善三員良醫所正副典醫所正副已上俱各一員伴讀一員教授一員引禮舍人三員工正所正副一員各

倉庫大副使一員郡王府教授典膳建文更定官制至永樂初俱改正從洪武之舊

王侯官屬總載二

【增】大山　西邸 翰苑新書云淮南王安好書招致賓客數千人八公之徒咸慕其德各竭材智著述篇章分其詞賦以類相次或稱大山小山猶詩有大雅小雅也 山堂肆考云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沈約蕭琛王融謝朓陸倕范雲任昉等遊號稱得人又事文類聚云子良開西邸王僧孺虞羲丘國賓蕭文琰丘令楷江洪劉孝孫並以善辭藻遊焉

子鸞府　竟陵邸 翰苑新書云宋武帝時殷淑儀寵傾後宮子始平王子鸞愛冠諸子凡為上盼遇者莫不入子鸞府下見上

文學館　資善堂 新唐書褚亮傳云初武德四年太宗為天策上將軍宮城西作文學館以大行臺司勳郎中杜如晦記室考功郎中房元齡及于志寧軍諮祭酒蘇世長天策府記室薛收文學褚亮姚思廉太學博士陸德明孔穎達主簿李元道天策倉曹參軍事李守素王府記室參軍事虞世南參軍事蔡允恭顏相時著作郎攝記室許敬宗薛元敬太學助教蓋文達軍諮典籤蘇勗並以本官為學士七年收卒復召東虞州錄事參軍劉孝孫補之號十八學士藏之書府以章禮賢之重方是時在選中者天下所慕向謂之登瀛洲 記纂淵海云紹興五年初置以命朱子開范元長時孝宗以建國公就傅故也婁機為資善小學教授時皇太子為惠國公日陳正言正道又以屢朝事親脩身治國愛民四事手書以獻置之左右朝夕觀省孝宗出閣就第而信王幼亦命近臣踵為之開禧元年七月皇子初封榮王命程少逸左史兼贊讀少逸以祖諱辭乃命軍器監趙子中夢極兼領其不稱王府而以資善繫銜以未出閣也

遂留王府　給事潛邸 元史云郝經憲宗三年世祖以皇弟開邸金蓮川召經諮以經國安民之道脩上數十事大悅遂留王府 又云程思廉給事裕宗潛邸以謹愿聞

留居藩府　曳裾王門 元史云諱澄世祖在潛邸時澄入見嘉其容止安詳留居藩府稱其官而不名 彙苑云吳王濞陰有邪謀鄒陽上書諫之曰臣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

清切藩房　雍容王府 合辟事類云清切蕃房寂寥舊蓽出謝朓牋 彙苑云談經王府揮玉麈以雍容出淇水制

元之高選　君實重名 合辟事類云睠彼藩邸高選經從出除姚元之制 山堂肆考云宋仁宗諭執政曰延安郡王出閤當議官僚執政對曰司馬光有重名宜為郡王羽翼如呂公著孫覺皆可以任之

安用鞶靴　諫習鞠戲 又云宋仁宗就邸英宗命韓魏公擇宮僚公薦用王陶韓維等一日內侍以宮樣靴進維曰王安用鞶靴神宗亟令毀之 又云宋陳俊卿在普安郡王邸一日王習毬鞠之戲公取韓愈諫張建封書以諷王王即為誦全文不遺一字公退而喜曰王聽明而樂諫社稷之福也

王侯官屬總載三

【增】秦王友 玉海云秦王有友于志寧諮議竇綸蕭景記室房元齡虞世南唐儉顏思魯文學姚思廉褚亮兵曹杜如晦鎧曹褚遂良士曹戴胄閻立德參軍事薛元敬蔡允恭主簿薛收李道元典籤蘇幹

選賢才 新唐書云孫伏伽武德初言曰皇太子諸王左右執事不可不擇願選賢才登僚友之選

柬賢者 又云褚遂良授秦王府鎧曹參軍太宗謂遂良曰自古宗姓無良則傾敗相仍公等為我柬賢者保傅之

以宰相兼 玉海云高宗中宗時相王府長史以宰相兼之姚崇以鳳閣侍郎韋安石以中書令魏雍衛王府以尚書兼之

資望愈下 又徐韓二王為刺史府官同外官資望愈下永淳以前王未出閣則不開府元宗諸子不出閣王官益輕而名亦減

直秦王府 新唐書云杜正倫太宗素知名表直秦王府文學館

授諸王經 又云吳通元父道瓘以道士詔授太子諸王經故通元等皆得侍太子游太子待之甚善

申白入楚　鄒枚游梁　申穆重名　應徐洪藻 玉海

出綍中宸　橫經宗邸　種學續文久想鳳儀之舉　橫經敎授將成麟趾之風　沛易楚詩稔聽師資之訓　文昭武穆宜多信厚之風

高帝子孫固有殊人之龍種　梁王賓客豈徒授簡於兎園　茂仙源之玉葉政藉師資侍講席於金華更觀盛舉

諸王傳一

原是儀盡忠　賈誼哭泣哭志云是儀北海營陵人南魯二宮初立儀以本職領魯王傅嫌二宮相疏以二宮宜有降殺正上下之序書三四上為傳盡忠動輒規諫史記曰賈誼為梁懷王太傅王墮馬死無後賈生自傷為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

增轅固廉直　杜林守慎　山堂肆考云漢轅固齊人也治詩景帝時以博士為清河王傅事文類聚云後漢皇太子疆貞博清河王傅

謹選師傅　亦有學業　玉海云文昌書益王傳唐書睿宗在藩選重學士睿宗在藩選重學士為王府直學士

原漢文思賈誼　漢武重始昌　漢書云賈誼為長沙王太傅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因問鬼神事誼具答至夜半文帝前席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乃拜誼為梁懷王太傅又云夏侯始昌通五經以齊詩尚書教授自董仲舒韓嬰死後武帝得始昌甚重之始昌明於陰陽先言柏梁臺災日至期果災時昌邑王以小子受上為選師始昌之官至岐王傅

諸王傅二

原改名太傅　續漢書百官志云王傅一人秩二千石漢初立成帝改名太傅　避諱曰傅　傅即師也避景帝諱故曰傅武帝初置亦謂之師

增以謙自隨　元史云李謙字受益世宗命傅成宗於藩邸所至以謙自隨

獻正心圖　獻徵錄云桂彥良洪武十一年授晉王府右傅上親製詔文以賜之彥良以為輔導之職莫先於格心乃製正心圖以獻晉王

宜進秩於高位　俾升榮於近傅　俱孫逖授殷彥方王傅等制

擇才以佐諸邸　選士以列東朝　元稹授薛昌朝絳王傅制

兼八座以傅予愛子　亞九卿而立我明庭　薛廷珪授郭保嗣德王傅制

增詩元黃潛送內史府孫知事還京詩曰春風朱邸雪初消野宿貔貅靜不驕綠水芙蓉分上幕青雲騕褭度輕軺龍庭會祭包茅貢豹尾宸居佩玉朝下土微臣今老矣淹留敢望小山招

增制唐薛廷珪授太子賓客王牘等諸王傅制曰敕具官王牘等朕聞王者之子在襁褓中置二公以教訓之由古道也今丞相言爾牘等並老於文學雅有德行明君臣父子之道知禮樂詩書之源可使高步承華入參望苑琢磨羽翼朕有冀焉或授正卿或加峻級宜旌優異往傅童蒙

諸王師一

增講孝經　居師道孔帖云趙洪智入爲陳王師講孝經百福殿舉五孝爲王誦之山堂肆考云唐太宗以王珪爲魏王泰師謂泰曰汝事珪當如事我泰見珪輒先拜珪亦以師道自居　原

劉寔以祭酒遷　阮孚以尚書領晉書云遷爲廣陵王師晉書云阮孚字遥集爲吏部領東郡王師

諸王師二

原晉武初置晉武初王國有師避景帝諱故曰傅　三百篇諫漢書曰王式字翁思爲昌邑王師昭帝崩昌邑王嗣位以行淫亂式亦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忠臣孝子之篇爲王反覆誦之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爲王深陳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減死論　王楙爲燕王師山公啓事曰王楙爲燕王師　王琨爲武陵師齊王琨爲武陵王師時王儉爲宰相屬琨用東海迎吏琨使謂之曰語郎三臺五省皆是郎用人外方小郡當乞寒賤者官何容復奪之遂不果其事　增爲蜀王師玉海云蓋文王之諫成知檢飭無驕縱氣　劉淳爲世子師獻徵錄云劉淳字文中周藩闢東書堂延訪耆宿爲世子師禮聘就塾每進講必先忠孝禮義俾王遠聲色貨利以無干訓典世子庶子守先王之諫成知檢飭無驕縱氣

增制梁沈約授王續蔡約王師制曰具官王續華宗冠冑器質詳和蔡約清源素範體業倫正訓茲藩國僉議攸在　唐蘇頲授柳沖兼溫王師制曰具官柳沖族茂汾鼎價珍垂辭雅負通才備聞遺訓探六經之奧如叩鴻鐘窮百氏之源若披明鏡挾輿切問侍從增榮擁篲崇儒師資佇德

諸王相一

原閉閤自責　行縣講經東觀漢記曰吳祐字季英陳留人遷膠東相政惟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相爭訴者輒閉閤自責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自是爭隙省息吏民不欺　後漢刁曜遷魯相行縣三老執轡學官處士皆乘牛馬隨後所頓亭傳輒講經　教授不廢謝承後漢書曰刁曜遷魯相脩德化法教以厲風俗賑恩並行也　齊國安集　郡界肅然史記曰曹參相齊聞膠西有蓋公善治著黃老言乃厚請之蓋公曰治道貴清淨清淨而民自定參用其術齊國安集　魏志云武帝爲濟南相國有十縣長吏多阿附貴戚盛行狼籍於是奏免其八禁斷淫祀姦宄逃竄郡界肅然也　思威並行北堂書鈔曰魯平字叔陵拜趙相爲政尚寬惠禮讓雖居官不廢教授門人常有數百關東號曰五經復興魯叔陵　謝承後漢書曰刁曜遷魯相脩德化法教以厲風俗賑恩並行也　客不忍刺　民不忍欺蜀志云劉備領平原相郡民劉平素輕先主馳爲之下使客刺之客不忍刺語之而去　後漢吳祐遷膠東相民有訟先令三老以孝悌喻解祐身至閭里和之民不忍欺　民皆樂業　民用溫給史孫叔敖爲楚相秋冬勸人入山採木春夏泉水多時而出村民皆樂業　後漢書曰張禹遷下邳相徐縣北界有蒲陽陂傍多良田而湮廢莫脩禹爲開水門通引灌溉遂成腴田數百頃勸率吏民假與種糧遂大收郡郡貧者歸之千餘戶室廬相屬其下成市後歲至墾田千餘頃民用溫給　增王聞其賢　帝望而歎山堂肆考云漢武帝善廣川董仲舒對策以爲江都王相仲舒以禮匡正王敬重焉後又相膠西王素聞其賢亦善待之仲舒兩事驕王皆正身率下所居稱治　晉書云阮神遷平原相時襄邑衞京自南陽太守遷於河內與神俱拜帝望而歎曰二千石皆若此朕何憂乎　一人入宴　十策進王

新唐書云楊琮與秦王同里居武德初隱太子事平詔親王宰相一人入宴而琮獨預太宗賜懷昔賦中以恩意元史云商挺世祖中統九年封皇子忙阿剌爲安西王立王相府以挺爲王相挺進十策於王置酒嘉納

賚賜有加 王府右相有敕褒論甚至嘗歸省先隴王親揮翰賦詩以賜復命官屬宴餞江滸人以為榮

獎論甚至 又云趙炳安西王相王府冬居京兆夏徙六盤山王北伐六盤守者搆亂炳自京兆奉兵往捕元惡授首王還嘉賞戰功賚賜有加 獻徵錄云李質洪武八年為靖江

諸王相二

以清亮稱 表忠為沛相乘輦車以清亮稱

以儉化俗 謝承後漢書東郡趙咨為東海相人遺其雙枯魚曝之二歲不盡以儉化俗言於帝曰平生曾遊東平樂其風土帝大悅即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障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包日而還

捐俸給民 會稽典錄曰駱俊字孝遠靈帝擢拜陳相汝南葛陂盜賊並起陳與接境四面受敵俊屬吏民為之保障發倉以贍貧民鄰郡士庶咸往歸之身捐俸祿給其衣食民有產子常賦主者厚致米肉生男女者輒以駱為名

生男名吳 謝承後漢書東郡趙咨為東海相人遺與母俱行市遇醉客辱其母長遂殺之追捕長祐問長有子乎曰有妻未有子召長妻至獄解桎梏使同宿遂孕至冬行刑長齧指斷舍血誓若生男名吳生以報吳君也

生樹遂茂 東觀漢記云韋順轉東平相賞罰必信有柿樹生廳屋上徙庭中遂茂順至孝行感於天地生也

石慶立石相社 史記曰石慶為齊相樂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為立石相社也

孔融殺部督 九州春秋曰孔融為北海相一朝殺部督郵

趙君時人所貴 後漢書趙岐孝廉也迎路謁候者不為留暑送至亭水次望塵不及謂主簿曰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為天下笑即棄印綬立追東海謁谷畢歸家其母時人所貴若此

畢諶孝於其親 魏志曰初曹公為兗州以東平畢諶為別駕張邈叛劫諶父母弟妻子公遣之曰卿老母在彼可去諶頓首無貳心公嘉之為流涕既出遂亡歸及邈敗生得諶家為諶懼公曰夫人孝於其親者豈不忠於君乎以為魯相

王歆之答歌 宋劉邕融封南康侯河國素輕邕後俱元會邕性嗜酒謂歆曰卿昔嘗具臣今不能勸一杯酒乎歆之效孫皓歌答之曰昔與汝作臣今與汝比肩既不勸汝酒亦不願汝年

諸王友一

霍府二賢 淮南二公 山堂肆考云唐郎餘令鄭州人擢進士第授霍王府參軍從父知年亦為王友元軌曰郎家二賢皆入府不意培壤而松柏為鄰也 見王侯官屬二

目為長者 待以客禮 記纂淵海云大中祥符九年以張士遜崔遵度並充壽春郡王府賓友時王將受經擇耆德有學術者為府官士遜時為河北轉運使雅素清謹遵度有士行搢紳目為長者即召士遜等並命焉詢及治道乃為書數千言陳之世祖奇其才動必召樞至大喜待以客禮

茂秦稱先生 元史云桃樞字公茂世祖在潛邸召樞至大喜待以客禮榛字茂秦晉諸藩爭延致河南北皆稱謝榛先生之國初即聘漢中教授方孝孺為世子傅待以賓師之禮名其讀書之齋曰正學方正學之稱自此始

孝孺稱正學 列朝詩集云謝

更列曳裾之寵 宜在從車之列 白居易授蕭仲預郢王友制孫邈授王積薪慶王友制

諸王友二

會稽王友 晉中興書曰謝尚字仁祖司徒左西屬為會稽王友

南陽王友 山公啓事曰近啓脩武令劉訥補南陽王友訥才志內外非稱臣以為宜蒙此者是以啓及不審固可用不

除滕王友 北史曰蕭大圜除滕王逌友逌嘗問大圜曰吾聞湘東王作梁史有之乎對曰言之者妄耳如使有之亦不足怪昔漢明帝為世祖紀章帝為顯宗紀殷鑒不遠足為成例且君子過如日月之蝕彰於

四海安得而隱之如有不彰亦安得不隱蓋子爲父隱直在其中諱國之惡抑有禮也

以浩爲友 殷浩別傳曰會稽王少著名譽以浩爲友

郗處俊轉滕王友 孔帖云郗處俊再轉滕王友恥爲王府屬棄官去

制唐白居易授賀蘭忠肅郯王友制曰具官賀蘭忠肅緒業勳華藝能通敏頃陪賓友已光侍楚之名更復班資載允從梁之望

諸王文學一

並善辭藻 不取貴游 上見王侯官屬二山堂肆考云齊衡陽王好學善屬文武帝謂王儉曰衡陽王雖有文學當使華實相稱今選師傅不得止取貴游子弟而已乃以太子舍人蕭數爲文學王每征伐亮在軍中常預祕謀 又云褚亮素有文藻智數補齊高平王文學 裴矩有智數 褚亮預祕謀 新唐書云裴矩有文藻智數補齊高平王文學王授王府文學王每征伐亮在軍中常預祕謀有裨輔之益

諸王文學二

責讓文學 魏志曰中山恭王衮每讀書文學左右常恐以精力爲病數諫不止文學防輔相與言曰受詔察王舉錯有過當奏及有善亦宜以聞遂共表稱陳衮聞大驚責讓文學曰脩身自守常人之行而諸君乃以上聞適增其負累也 臨淄文學 晉書鄭袤傳云魏武帝初封諸子爲侯精選賓友袤與徐幹俱爲臨淄文學 齊王文學 晉諸公贊曰扶風王駿年八歲聰明善詩賦中表奇之魏烈祖即以爲齊王芳之文學 吳王文學 晉書云褚裒字季野謙圓桓陽秋謝安亦雅重之恒云裒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初辟西陽王掾吳王文學 表置文學 齊永明元年竟陵王子良表置文學官 李湛六歲授 新唐書李湛沈厚有度六歲授周子文學 立道佩銀符 元史云張立道皇子忽哥赤封雲南王詔以立道爲王府文學 立道勸王務農以厚民即署立道大理等處勸農官兼領屯田事佩銀符

詩元編脩廼賢送劉碧溪之遼陽國王府文學詩曰松亭嶺上雪霏霏五月行人尚裌衣日暮草根黃鼠出雨晴沙際白翎飛名王禮幣來青海弟子絃歌近絳帷太乙終憐劉向苦高車駟馬遲君歸

諸王國郎中令一

秩千石 乘六傳 續漢書曰皇子封王其都爲國每國置郎中令一人秩千石按郎中宿衛官也 漢書曰周勃等共誅諸呂迎代王郎中令張武等乘六傳詣長安 隗禧儒者 顧榮秀望 魏略云隗禧少好學獨進王郎中令王宿聞其儒者常虛心從學禧亦敬恭以授王由是大得賜遺晉中興書曰顧榮時在洛者唯陸機陸雲及榮三人機雲雖有才藻不及榮也上以榮南土秀望補吳王郎中令

諸王國郎中令二

令善媿人 漢書曰龔遂字少卿山陽人也以明經爲官至昌邑郎中令事王賀賀動作多不正遂爲人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諍於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謇謇忘己而刺王過王至掩耳起

走曰郎中令善媿人　吾得其人沈約宋書曰宋國初建當置郎中令高祖難其人謂傅亮曰今用郎中令不可減表曜佞也既而曰吾得其人矣乃以上惠居之

原詩晉潘尼贈吳王郎中令陸士衡詩曰東南之美曩惟延州顒允陸生於今鮮一作勤儔振鱗南海濯翼洪流婆娑翰林容與墳丘玉以瑜潤隨以光融乃漸上京羽儀儲宮玩爾清藻味爾芳風泳之彌廣挹之彌沖崑山何有有瑤有珉及爾同僚具惟近臣予涉素秋子登青春媿無老成則彼日新祁祁大邦惟桑與梓穆穆伊人南國之紀帝曰爾諧惟王卿士俯僂從命奚恤奚喜

增表晉陸機詣吳王表曰臣本吳人靖居海隅朝廷欲抽引遠人綏慰遐外故太傅取辟殿下東到淮南發詔以臣爲郎中令

諸王國中尉一

原主盜賊　戒子孫後漢書百官志注曰中尉職如郡都尉主盜賊　漢書曰王吉爲昌邑中尉以數諫王得減死髡戒子孫毋爲王國吏及子駿遷趙內史棄官　王甚憚焉　太子不悅邵氏家傳曰邵弘爲中尉其爲人方嚴不屬而威王甚憚焉　魏志曰魏國既建楊俊遷中尉太祖征漢中魏諷反於鄴俊自勑詣行在所俊以身方罪免歲餘太子太子不悅曰楊中尉便去何太高遠也

增當時稍遷　漢高初置漢書曰蕭當時字莊陳人也稍遷爲魯中尉　漢書曰高帝初置中尉掌武職　分判國司　總統府事事文類聚云唐置二人正九品下掌分判國司事宋無其官　又云元置府尉從五品掌警嚴侍從檢校門禁總統府中事

原王子陽賢良　韋元成禮讓漢書曰王吉字子陽少好學明經舉賢良爲昌邑王中尉王好游獵馳騁國中動作無節吉數諫又韋元成傳云初宣帝寵姬張倢伃男淮陽憲王好政事通法律上意王輔以禮讓之臣乃召拜元成爲淮陽中尉　宋昌曰代王仁賢　常麗曰王身恭儉又曰高后崩諸呂謀爲亂丞相陳平等共誅之謀立代王孝閒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　漢常麗爲河閒獻王中尉王莽常麗以閒曰王身端行治溫仁恭儉

諸王國中尉二

原如郡都尉漢書百官公卿表云成帝綏和元年以中尉如郡都尉比二千石續漢書百官志云皇子封王其郡爲國置中尉一人比二千石　以禦非常後漢百官表云武帝太初元年改中尉更名執金吾以禦非常　司執姦邪韋曜辨釋名曰執金吾大中尉掌徼宮外司執姦邪　公孫初見賜金漢書曰梁孝王招延四方豪俊名執金吾以禦非常　邵弘不媿屋漏邵氏家傳云邵弘字德裕爲琅邪王中尉王嘗候君晝息身隨使者至君舍令使者進曰王有命君徐理髮冠履俯伏盡禮然後讀之王與使者賜千金官至中尉號曰公孫將軍　徐偃治民廉節史記曰魯申公弟子

羣立曜靈爲之歎息曰古人稱不媿於屋漏其惟邵中尉乎王忻晏言語晝夜無休君乃上書諫王王讀三四瞿然失色謂左右曰思邪中尉之言使人於今毛豎　元成講論同異漢書曰韋元成爲淮陽中尉與太守蕭望之及五經諸儒講論同異於石渠閣爲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徐偃爲膠西中尉其治官民皆有廉節

諸王國常侍一

原 州舉秀才　狀出郡倅 晉書曰甘卓字季思鄱陽人主簿功曹察孝廉州舉秀才爲吳王常侍　陸雲朝禘季野云前爲臨川丞後爲常侍狀出郡倅故朝焉

諸王國常侍二

原 龔舍聘爲常侍 漢書龔舍傳云楚人入朝聞舍高名聘爲常侍不得已隨王歸國　虞預轉爲常侍 晉中興書曾稽虞録云預有學有才轉琅邪王常侍　贊相威儀獻納臧否 晉起居注云成帝延寧三年大國置左右常侍贊相威儀獻納臧否

諸王國侍郎一

原 王鑒文筆　孫秀校才 晉書曰王鑒少以文筆著稱初爲元帝琅邪王侍中　孫盛晉陽秋云孫秀爲趙王倫侍郎劉弘爲琅邪內史廉秀於倫遂爲所信弘謂人曰孫秀校才其志難滿

諸王國侍郎二

原 通傳教令 晉百官表注云侍郎朝服武冠贊相威儀通傳教令大國置四人小國置二人　趙定鼓瑟 桓譚新論曰宣帝元康神爵之間丞相奏能鼓雅瑟者渤海趙定梁國龍德召見溫室拜爲侍郎與諸子遊 魏略云司馬宣王爲侍郎應令與諸子遊

諸王國典一

增 鄧王稱相如　府中號學直 合辭事類云唐盧照鄰調鄧王府典籤王曰此吾之相如與掾丘悅文學韋利器吏直備顧問府中號曰學直　玉海云裴曜

諸王國典二

原 改爲治書 職官錄云漢制典書本曰尚書改爲治書國諱又改爲典書　掌國教令 晉起居注云晉武置典書令掌國教令　典衛王宮 又云晉武置學官令主貢舉秀異典衛王宮　詔選典令 又云太康二年齊王攸國相上長史關典書令請求差選攸下令曰官人敘才皆朝廷之事非國所宜裁也其令自上請之　增 明經高第 新唐書云唐休璟舉明經高第

諸王長史一

原 傾郗酬接　治身清肅 晉書曰劉輿爲魏郡太守東海王越將召之或曰輿猶臘也近則汙人及至越疑而御之輿密視天下兵簿倉庫牛馬器械水陸之形皆默識之是時軍國多事每會議輿既見越應機辨畫越傾郗酬接即以爲左長史清肅僚佐以下造請起送之或謂慧曉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荅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　齊書曰陸慧曉爲晉熙王冠軍長史慧曉歷輔王政治身

增 隨事匡正　悉爲箴銘 獻徵錄云董琰爲趙王府長史恭謹小心隨事匡正不爲苟容　又云劉淳爲周藩右長史數有論諫雖游衍燕閒弗忘規諷如中和亭熙春堂蘭雪軒虛白齋悉爲箴銘欲王知所警惕　趙董極選　梁越交賢 又云趙季通爲趙府左長史董莊簡爲右長史兩人同心輔導當時親良蓋趙董爲極選云　又云宋子環爲梁府右長史小心恭

恪王敬禮之改越府右長史凡特已處事如在梁府一府賢之

兼六府事　進四門箴又云劉璟谷王年十三將封宣府上謂侍臣曰谷王年少羽翼無人奈何諸大臣奏曰輔幼藩非忠勇敏直不能閤門使劉璟其人也上領之即日授谷王長史敕提調斷遼慶寧燕趙六王府事又云蕭用道爲靖江王府右長史從王之國桂林作端禮禮仁遵義廣智四門箴以進

溫和又云梁潭爲秦府右長史臨事介直自王以下咸敬信又云周積爲德府長史矢心輔導每進講色溫氣和啓沃良多

獻詩寓規　進賦寓諷又云張景明爲興府左長史表宗皐爲右長史景明獻爲善最樂詩以寓規諷又云吳覆爲荆府左長史改徽府兩輔親藩引詛歸正進賢王箴芸窗賦以寓諷

越府稱三才　竟陵謂二佐晉書曰劉輿爲東海王越左長史史敕提調斷遼慶寧燕趙六王府事又云張景明爲興府左長史表宗皐左長史敕提調斷遼慶寧燕趙六王府事左長史越既總錄以興爲上佐賓客滿筵文案盈几遠近書記日有數千紛日不倦或以夜繼之人人歡暢莫不悅附命議如流酬對款備時人服其能比之陳遵時稱越府有三才潘滔大才劉輿長才裴邈清才

轉太子詹事　兼夏官尚書山堂肆考

伯賢白雲棠　殿卿樂園集列朝詩集云朱右字伯賢洪武七年授經晉王府長史有白雲棠行於世許邦才字殿卿嘉靖癸卯解元德周二府長史周王崇易序其詩曰梁園集

著漢史筆記又云瞿佑洪武中爲周府右長史風情麗逸著剪燈新話及樂府歌辭爲時傳誦於世

構第名安老堂　懸牌曰攄忠槐獻徵錄云陳南賓洪武二十二年擢蜀府長史時屬獻王好學禮士最號賢王南賓繼隨事規諫王甚敬禮之造安車以賜復爲構第名安老堂

端禮門夾路槐盛夏如蓋偶枯數幹淳歷陳咎徵進戒於王王納其言脩省枯幹復榮王乃書一牌懸於樹曰攄忠槐

諸王長史二

侍宴升堂　吳志云張昭爲長史侍宴升堂

人之表範　崔鴻後趙

王畏其直　新唐書云權萬紀爲韓洲刺史從吳王長史王畏其直善遇之

萬誠實告　獻徵錄云萬誠爲燕府長史使入奏

凌策惟幄　後魏書曰張究上谷沮陽人好學有文才太祖爲代王遷爲左長史凌策惟幄太祖器之禮遇優厚

覘其醉醒　南史曰孔頭字思遠除安陸王子綏後軍長史性使酒每醉輒

王府資重　梁張緒字孝卿自中軍宣城王長史徙御史中丞武帝使宣旨曰爲國之急惟在執憲繩直用人本不限升降晉宋代因關禁廊並以侍中爲之卿勿疑是左遷時宣城王府資重故有此旨

人倫儀表　山堂肆考云孔休源爲梁安王長史帝謂令以十歲兒姜卿善臣冀之乃敕王曰孔休源人倫儀表宜每事師之

龍鐘不屈　又云龍鐘爲晉府長史嵩難師起徵兵於晉嵩難師起徵兵於晉龍鐘以大義不可靖難後詔械歸至不屈死之

言活數萬　列朝詩集云管訥華亭人洪武九年徵拜辯王府紀善升左長史初從楚昭王破銅鼓之蠻諸將欲殄其餘黨固爭之得免昭王曰管長史一言活數萬人

宋蘇軾和贈羊長史詩曰我非皇甫謐門人如擊虞不特兩鵠酒肯借一車書欲令海外士觀經似鴻都結髮事文史俯仰六十餘老馬不耐放長鳴思服輿故我根塵在未免病藥俱念君千里足歷塊猶踟躕好學

真伯業比肩可相如此書久已熟救我今荒蕪欲懸桑榆迫豈厭詩酒娛奏賦病未能草元老更疎猶當距楊墨稍欲懲荆舒　元郭鈺和寄龍長史詩曰扇外風塵素不干湖光遥送酒船寬錦牋傳草春詞好銀燭燒花夜枕安四海交遊空老大百年世事半悲歡子真谷口深相憶黃獨無苗深雪寒　虞集訪杜弘道長史不值詩曰雨浥輕塵道路乾朝回隨處借花看牆東千樹垂楊柳飛絮時來近馬鞍　明秦府長史茅大方端禮樓進講奉教賦詩次繆紀善韻詩曰百二河山重鎮雄金城環繞宛如龍南樓勢插金冥表東井光連紫極中書演九疇宣帝範詩歌二雅正王風儒臣進講思陳戒敢學楊雄賦漢宮　何景明荅雷長史詩曰十載寒氊鄭畫師風流文采更堪思朱門鼓瑟官仍達青殿揮毫出每遲百里風煙還薄暮孤城雨雪已多時極知歲晚傷心切起傍官梅自詠詩　又送雷長史詩曰彤管先朝隨帝子白頭今日奉王孫漢庭亦羨相如美楚客重看賈傅尊花下圖書開玉殿日高琴瑟在朱門十年亭閣淮西宴腸斷梁王雪夜尊　李夢陽送王長史入覲詩曰帝里花應待王筵醴暫違舟從春水上人是錦衣歸日月瞻新衮風雲壯舊畿辭朝君即返莫賦北山薇　李攀龍苦熱憶許長史詩曰河朔風流避暑年平臺此日更翩翩客惟枚叔元稱叟主是梁王雅好賢兔苑近舍嵩少雪雁池遥動廣陵天故人苦熱心同渴安得金漿共爾傳　又許殿卿耀左長史詩曰萬里襜帷遇主恩長裾一再歷寒溫諸侯賓客梁園盛帝子官僚相國尊誰爲從旁驂駟馬自應虛左過彝門況兼詞賦凌雲氣漢署風流那可論　沈明臣送周象賢赴襄國長史詩曰送君芳草路落日且徘徊倚相元官楚襄王故愛才地當巫峽盡天入漢江迴莫學長沙傅湘纍弔不回　張九一送伯宗高爲景府長史詩曰方城紫氣鬱嵯峨帶礪今看帝子過礪指恒山爲泰岳帶環滏水作黃河朝廷禮數元王異賓客文章宋玉多在昔曳裾應不賤休從華鬢怨蹉跎

遣制　唐蘇頲授崔子源岐王府長史制曰具官崔子源地緒清茂風襟亮拔有如繩之直懷匪石之心學不爲人文能飾吏憲曹白簡秋隼曾飛禮闈青縑晨鳧就列睠於藩邸親則舅甥俾踐端寮宜膺錫命　元稹授薛昌族等王府長史制曰敕建邦之王府置長史司馬以紀掾屬之秩序而稽其職業也前寧州刺史薛昌族前泌州刺史烏重儒等皆勲伐之子孫並良能之牧守朕河山在念肯忘獎勞藩邸求才實思高選昔阮孚以廣

詠自樂麗秀有忠烈可嘉更任王宮咸稱國器今之榮授其在茲乎佇移汝理郡之方以助子維城之固

增碑 唐張說邠王府長史陰府君碑曰公諱某字某武威姑臧人也承禮樂之峻胄稟清明之異姿天生粹靈氣含真素尚東郭以自逸與南容之不廢拜命宜城王府記室參軍入爲慶王友轉太子中允又拜國子司業邠王府長史主舉德以進武尚閑而退不失其正達識推高

王府諮議一

增 曳裾 東帶 元稹授王自勵原王府諮議制擢授曳裾之寮 白居易重錄云蕭用道爲增江府直史王敬重之時詔百司復舊制羅直史司爲諮議所改爲諮議無幾陞諮議所爲長史司遂陞右長史 元史云董文用以兵部郎中參議都元帥府事時諸王只必帖木兒鎮西方其下縱橫需索文用坐幕府輒面折以法其徒謂文用於王王遣其傅訊文用文用因歷指不法者數十事其傅白王王召文用謝之曰郎中持此以事朝廷宜勿怠自是省府事順立 蕭用道改官 董文用參議

王府諮議二

增 官陞王邸 孫逖授郭元融寧王府諮議制 官彼王門 孫逖授李夷吾榮王府諮議制官彼王門

增制 唐元稹授郭皎冀王府諮議制曰敕郭皎材任爪牙姻連肺腑領轅門之右廣假桂苑之元寮夙著威名嘗頒勇爵元戎啓狀慶澤覃恩宜輟豹韜之雄以賁雁沼之畫

增碑 唐孫逖滕王府諮議杜公神道碑曰公諱義寬東都濮陽人也承邁種之遺訓體清醇之上姿童而典墨冠而好古貞觀中拜饒州刺史遷蘇州司馬遷滕王府諮議其所在也使者升聞其所去也邦人頌德且有兼官之拜固實大宗之屏宜享三壽以諧百工天難諶斯不可黷已

王府東西閣祭酒

增 任敬臣孝行 蘇世長却賂 玉海云任敬臣以孝行爲越王西閣祭酒許王文學 新唐書云蘇世長爲天策府軍諮祭酒引爲學士貝觀初使突厥與頡利爭禮不屈拒却賂遺朝廷壯之

王府司馬一

增 潘寄 憲寮 常袞授李友信蜀王府司馬制久淹海陬尋易藩寄杜牧授康從圖遂王府司馬制曳裾憲寮用示恩寵 超宗怨望 王晞邀遊 山堂肆考云南宋謝超宗爲黃門郎出爲南郡王中軍司馬人問曰承有朝命定是何府超宗答曰不知是司馬爲是司驢既是驢府正晞爲常山王司馬在并州雖戊馬填委未嘗以世務爲累良辰美應爲司驢有司奏以怨望免 又云後魏王晞

（景實詠遊遊以鼓識爲事士人謂之方外司馬）位加輔國　兵統南衙（白帖云麗秀爲司馬位加輔國將軍　新唐書云秉恭已知相王府司馬與誅二張又從相王統南衙兵非常）

緣慎行美名　劉禕之師矩（又云蘇勗字慎行遷魏王泰府司馬博學有美名泰重之　孔帖云劉禕拜相王府司馬帝謂曰卿家忠孝朕子賴卿師矩真蓬在麻不扶而直也）

王府司馬二

【增】蘇良嗣諫王（事文類聚云蘇良嗣高宗時爲周王府司馬王年少不法良嗣數諫王以法繩府官不職者甚見尊憚帝異之）潘好禮諫王（新唐書云潘好禮開元初爲郇王府長史王爲刺史好禮兼府司馬知州事王御下不能盡有詔好禮檢督王家農日王出獵好禮遮道諫王不許乃叩馬下手曰今農在田王何得非時暴禾稼以損下人要先殺司馬然後聽所爲王慙而還）

【增】【詩】元貢師泰送淮王府蒲司馬西還詩曰重弓滿引鳴鸞和龍身躍馬渡黃河日高射獵王半醉軍中司馬功最多白狼西來獻天子腰間玉龍鱗甲紫寶書緘奏動宸京黃封御酒兕連庭弦簫汭鞲幾千里芳草萋萋春似水鳥聲山色不勝情教生作賦才難比

【增】【制】唐蘇頲授田幹之溫王府司馬制曰具官田幹之聿脩厥德孝稱於百行無玷斯言慎比於三復文儒每固其業清白用傳其懿拜郎仙署已題京兆之名爲相寵藩式贊河間之美

【增】【碑】唐李華慶王府司馬徐府君碑曰君諱堅字某東海郯人也父大理卿有功君直溫秉廉深於德行祖考之訓蓋乎厥躬歷邵王府戶曹後爲岐王府司馬轉慶王府階朝議大夫襲封東莞侯不登期頤不至大官惠文太子之在岐邸甫斆好學上最器念四時鍾渥澤賓客多詞人君每引道書滿盈之誡以扶俊德忠也銘曰三命益恭慶祚猶鍾翊我大理金人門宗扞蔽皇家枝梧羣兇百族感慕大哉勳庸克生茂德山鎮泉塞卷以道風舒爲士則如何喆人終始藩國

王府侍讀（貫義同）

【增】元度德業　思廉飾義（隋書曰楊汪字元度勤學爲周冀王侍讀王甚重之每曰侍讀德業優深孤之穆生也　唐書曰姚思廉初爲代王侍讀隋府僚驚散惟思廉侍不離其側兵將入殿門思廉謂之曰唐公舉兵本匡王室卿等不宜無禮於王衆服其言於是布列階下太宗居藩引爲文學及親征徐元朗思廉時在洛陽太宗嘗言及隋亡之事歎曰姚思廉不懼兵刃以明大節求之古人亦何以加也因賜物百段遺其書曰想卿忠節之風故有斯贈）著訓十篇　歷侍四王（新唐書云丁公著爲直學士遷至太子諸王侍讀因　著太子諸王訓十篇　合璧事類云徐[illegible]府諸王侍讀四之門從容講導王）

才如仲宣　職兼詹事（翰苑新書云徐摛高祖謂周捨曰我欲求一文學俱長兼有行者令與晉安王綱游處捨曰臣外弟徐摛形貌短小若不勝衣而進雖[illegible]高祖曰必有仲宣之才無閒其容貌乃以摛爲侍讀　山堂考索曰宋周必大[illegible]太子詹事奏狀近歲以來必於近臣中擇書任王府侍讀清望兼是職）

王府侍讀二

增無定員 玉海云侍讀無定員 改官名 記纂淵海云徽宗政和七年張大亨奏竊見講讀之官在天子謂之侍讀侍講侍讀而在諸王府者亦有侍講侍讀官號比擬稱謂相素詔諸王府侍讀改爲贊讀 侍講改爲直講 閉影朱門 又云梁陶弘景爲諸王侍讀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務惟以披閱爲事 承恩兩宮 山堂肆考云唐徐岱充皇太子及舒王侍讀承兩宮恩顧時無與比

王府直講一 侍講同

增師範 寅禮 翰苑新書元和冊太子赦文曰歸登呂元膺宜侍講承華師範磐石可充諸王太子侍講云大曆二年定王嘉王府侍講沈錫奏眞宗皇帝時以張士遜爲王友命王答拜以示賓禮今皇嘉納暇日賜札和詩 勸講親賢 因事書冊 翰苑新書李淇水制云勸講親賢之地 又云李浩兼恭王府直講在王府因事以及時政書之於冊上或見之王亦愛重公他日補外屢年乃歸王忻然曰李直講來矣 爲潛邸說書 命皇子從學 元史云陳顥爲仁宗潛邸說書仁宗居懷慶顥從行日開陳以古聖賢居潛貞之道 又云實默世祖命皇子眞金從默學賜以玉帶鈔諭之曰此金內府故物汝老人佩服爲宜且使我子見之如見我也

王府直講二

增高選經佐 唐彼簿邸高選經佐出除姚元之制 常參官充 翰苑新書云太平興國四年別置侍講以常參官充 校正九經 又云孫奭爲諸王府直講校正九經正義 展閱五經 山堂肆考云唐蕭德言展閱五經必盥濯東帶危坐對之 高宗爲晉王時詔德言講經授業及升東宮仍兼侍讀 說宗朱熹 又云彭龜年爲熹王府直講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曰母不能制當制其侍御之人王問此誰之說對曰朱熹也自後每講必問喪說何如

王府翊善 紀善附

增置一人 爲兼官 翰苑新書云太平興國四年置翊善一人 又云孝宗初就傅范元長以待制兼賓善堂翊善自是率以從官爲之其後親王府不復除第以朝士兼贊讀直講而已 諫假山 進渾儀 又云姚坦爲益王府翊善王嘗作假山召僚屬置酒觀之坦獨俛首不觀曰但見血山安得假而何太宗亦爲假山未成有以坦言告於上者上曰傷民如此何以山爲亟命毀之 山堂肆考云黃裳爲嘉王翊善因王誤日乃作渾天儀以獻更爲歌詩以勉王進學如天而不息也 充以度支 輟爲諫官 又云治平三年以尚書度支郎中王稷臣直集賢院充潁王府翊善 又云邵亢英宗論潁王曰以翊善端直樸厚輟爲諫官矣王出道帝語遂以制誥知諫院 申翊宗藩 竭誠親邸 又云恭行王渙制云申翊宗藩曾惠訓之不倦 又云胡文恭行王渙制云竭誠親邸 召對羣玉殿 侍宴太清樓 山堂肆考云邵亢爲潁王府翊善召對羣玉殿英宗訪以世務稱之曰學士眞國器 又云宋治平中宗室四千餘人親王置翊善侍講記室餘則宮院都講教授歲時有嘉慶事則侍宴崇政殿或太清樓 黃裳宗朱熹 又云宋黃裳字勉仲爲嘉王府翊善光宗諭之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謝曰若欲追宗古先哲王當尋天下第一等人乃可帝問爲誰裳以朱熹對 趙鼎薦范沖 又云趙鼎請以行宮新作書院爲資善堂命建國公瑗讀且薦徽

獻閣待制范沖兼太子洗馬善

制明李夢陽戲贈周紀善詩曰廣文先生何爲者十欲出門九借馬只今徒步襄水濱衰鬢漠漠常風塵鳳凰在笥雞啄食首蓿闌干半青黑君不見楚筵醴罷暮歸來甑塵妻子無顏色　王翰送成紀善省親關中詩曰端門賜告得馳歸雪霽河溝淨不泥寒度雁聲天遠近早行林影月高低河源出塞金繩直嶽色連雲翠蓋齊戲綵高堂稱壽畢歸期先報薊門西

王府記室參軍一　諸參軍附

掌書檄　委文翰新唐書云唐皎武德初爲秦王府記室從王征討掌書檄又云韋承慶補雍王參軍府中文翰悉委之　斥巧言　對行優合鮮事類云賈傅爲晉府記室賈傅又云爲判官每諸王宗室宴集傅必怡聲下氣賛捷給偁吐之曰賈氏子何巧言令色之甚獨不愧於心耶士安對帝喜曰是也以本官知制誥吾既知之其行就優皆以士安兼冀王府記室參軍端拱中詔王府官各上所爲文帝問近臣曰文吾所知人物志　王佐才新唐書云李守素署天策府倉曹參軍通氏姓學世號肉譜虞世南曰昔任彥昇通經時稱五經笥今以倉曹爲人物志可乎　孔帖云杜如晦秦王才也大王引爲府兵曹參軍時府屬多外遷王惠之房喬曰如晦王佐才也大王欲經營四方舍如晦無共功者王驚曰非公言我幾失之　專掌文疏　式瞻儀刑事文類聚云東海王越以孫惠爲記室參軍專掌文疏每造書檄或驛馬催之應命立成晉中興書曰王承少而沖澹太尉王衍雅重之東海王越以爲記室參軍較子玭曰閑習儀度不如式瞻儀刑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以史館爲　自奉常司翰苑新書云大中祥符五年以直史館晏殊爲昇王府記室參軍

禹門下益親今我見喬循禹也居府出入十年軍符府檄駐馬即辦　下見前杜如晦王佐才事　出入十年　經營四方孔帖云房喬太宗以懷煌公徇渭北調輦門署渭北道行軍記室參軍專掌文疏每造書檄或驛馬催之應命立成晉中興書曰王承少而沖澹太尉王衍雅重之東海王越以爲記室參軍較子玭曰閑習儀度不如式瞻儀刑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　授府記室征伐未嘗不從衆爭取珍怪喬獨收人物致幕府王嘗曰漢光武得鄧禹門下益親今我見喬循禹也居府出入十年軍符府檄駐馬即辦　下見前杜如晦王佐才事又云曲阜行辛雍制云維朕叔父爲時賢王宜得良士使從而游以爾樸茂靜重有規矩輯自奉常往司管記　士安對帝喜曰是也以本官知制誥　又云鄭雍元豐中爲皇弟嘉王府記室參軍在三府幾十年不遷而自處澹如士論歸重　又云諸子生深宮未知世務必資良士贊導爲善使日聞忠孝之道卿等謹恪有守故茲謹選各宜勉之

下事　作富貴籤合璧事類云神宗初就外傅以韓維爲王府記室神宗嘗與維論天下事語及功名維曰聖人功名因事始見不可有功名心神宗拱手稱善　又云孫覺遷昌王府記室參軍王禮之　賦詩賜銀鍾　上書賜黃金又云杜淹秦王引爲天策府兵曹參軍文學館學士嘗侍宴賦詩尤工賜銀鍾　又云薛收授天策府記室參軍嘗問終身之戒覺爲陳諸侯之者作富貴籤　上書諫王畋獵王荅曰覽卿所陳知戒我者卿也明珠兼乘未若一言今賜黃金四十鎰　豈可游外府　屈以重吾府景苑云王駙仕梁爲河東正功曹王出鎮廣將隨之藩張濟時典選云韋思謙沛王府長史皇甫公義引爲倉曹參軍謂曰公非池中物屈公爲數旬客以重吾府　蘇瓌擢參軍　世南轉記室玉海云蘇瓌擢豫王府錄事參軍　新唐書云虞世南陳文帝召爲建安王參軍轉記室　陳拜起進趨之節　有直諒多聞之益翰苑云韋思謙沛王府長史皇甫公義引爲倉曹參軍謂曰王生才地豈可游外府乎奏爲太子洗馬　孔帖云每事咨訪維悉心以對至拜起進退揖之容皆陳其節瓌擢豫王府錄事參軍至德初除西陽王友秦王滅建德引爲府參軍轉記室　新唐書云虞世南陳文帝召爲建安王法曹參軍王頴王韓雄皆爲記室參軍王每事咨訪維悉心以對至拜起進退揖之容皆陳其節新書云神宗封淮陽王頴王韓雄皆爲記室參軍王每事咨訪維悉心以對至拜起進退揖之容皆陳其節又書云初寮除李彌大制云朕以賢王將就外傅雅茲寮屬歷選在廷庶幾朝夕正士之親先有直諒多聞之

盛稱參王府
蓋其汝宜

王府記室參軍二

衡陽王記室 沈約宋書曰孔靈胄衡陽王義季記室奉使固辭曰記室之局實惟華要自非文行秀敏莫敢居之顏學不崇實性又疎情何可以屬知祕記秉筆文翰假吹之尤方斯匪濫 邵陵王記室 太平御覽三國典略曰顏晃字克明琅邪臨沂人也少孫質有詞采解褐梁邵陵王綸少於宮中學士庾信常使於府王使晃接對信輕其尚少曰此府兼記室幾人晃荅曰猶少曰此府兼記室王甚重之及建東宮以爲太子 博陵王記室 隋書曰魏澤專精好學善屬文齊博陵王濟聞其名引爲記室參軍及升儲擢爲諭德

以楊礪爲諭德 山堂肆考云宋楊礪字汝士礪眞宗爲潁王時礪爲記室王甚重之及建東宮以爲太子右諭德眞宗即位 擢陳薦爲諭德 又陳薦字彥升神宗爲潁王時薦爲王府記室參軍及升儲擢爲諭德

講說帳中常見許重 元史云董文用世祖在潛邸從召爲翰林學士 潛命文用主文書講說帳中常見許重 軍旅文檄悉出其手 伐宋凡徵發軍旅文檄悉出其手

王府大小學敎授

南宮 北宅 朝野雜記云太宗至道元年以員外郎孫靖充皇姪皇孫敎授時中書言今皇姪皇孫是環衛之職以敎授爲名從之眞宗咸平元年以朱昂兼南宅敎授張詠兼北宅敎授嘉祐以來置諸宮敎授立講書課試規式之法 南宮 三省各選六 蔡絛鐵圍山叢談云太祖太宗諸王之子孫處之所謂睦親宅也北宮者徽欽王子孫處之所謂廣親宅也 蔡分賜 山堂肆考云宋元祐中詔諸宮學敎授員闕選所舉學官及可爲師表可備講者補之不足則三省各選見闕英宗在藩邸心重之爲宗室六歲以歲一日視二日聽三日好四日學五日達德六曰崇儉仁宗命分寫論賜皇族英宗書之座右屏 以經義啓迪 陳聖賢出處 又云周孟陽嘉祐中爲澤王國王宮敎授府敎授事王師國敎歲以經義史學啓迪被導受知孝宗自此始 又云英宗辭命皆孟陽爲之贊導勤至陳聖賢出處之方古今禍福之變以爲箴規英宗起拜曰往時敎授止於文章筆研間今長者幸敎之乃至此

選履行端慤 舉士行樸厚 又云仁宗嘗曰諸宮院敎授非止講習經旨亦須選履行端慤者於是以張維翰充 又云治平四年詔諸宮院敎授須舉士行樸厚確有經術衆所共推者

眞天子門生 與講官賓主 豪苑云紹興二十五年以趙逵兼普安恩平王府敎授逵時及例以此知例不附權貴眞天子門生也 又云吳中爲睦親宅都講初宗室坐席不肯坐且曰宗室當以親族尊卑爲序與講官分賓主再移書大宗正宗正不能決因內朝出二書英宗是之宗室正講席自中始

王府掾

三命 百石 太平御覽云漢書府掾比古之元士皆三命也 又云漢舊注曰或曰漢初掾史碑皆上言故有秩皆比命士其所不言則爲百石屬其後皆自辟掾遂爲百石云 敷讓東平 有稱京師 東觀漢記曰吳良東平王蒼碑爲西曹掾敎諫正蒼多善策蒼上表薦良明帝拜爲議郎晉中興書曰荀闓字道明有稱京師爲之語曰洛中英荀道明大司馬齊王辟以爲掾

王府官屬雜附

增山堂肆考曰漢王駿吉子也遷趙王内史不願爲王府屬即棄官去　新唐書曰于志寧識褚亮於囚中遷天策府中郎文學館學士引亮與同列　玉海曰沛王召王勃爲府修撰論次平臺祕略　山堂肆考曰唐韋湊入爲相王府屬時姚崇兼府長史曰韋子識遠文優吾恨晚得之　元史曰陳佑博通經史時諸王得自辟官屬穆王府署佑爲府尚書賜其父母銀十鋌錦衣一襲王分土陝洛表爲河南府總管　列朝詩集曰桂衡洪武中授谷府奉祠刺意於詩日課不輟　又曰寧獻王弘奬風流海寧胡奎以儒雅名請爲世子師傅者七年告老而歸爲輯其詩文序而傳之

設官部四十一 將軍總載 大將軍 官屬并附 驃騎將軍 車騎將軍

將軍總載一

杜氏通典曰三代之制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一萬二千五百人爲軍故夏書曰大戰于甘乃召六卿蓋古之天子寄軍政於六卿居則以田警則以戰所謂入使理之出使長之之義其職在國則以比長閭胥族師黨正州長卿大夫爲稱其在軍則以卒伍司馬將軍爲號所以異軍國之名諸侯之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其將亦命卿也晉獻公初作二軍公將上軍則將軍之名起於此也魏獻子衛文子並居將軍之號左傳曰晉閻沒女寬謂魏獻子曰董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注曰獻子爲中軍率故謂之將軍又禮記曰將軍文子之喪既除而後越人來弔又家語曰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是也文子爲衛之將軍名彌牟也自戰國置大將軍周末又置前後左右將軍至秦將軍之名多矣漢興置大將軍驃騎將軍位次丞相車騎將軍衛將軍左右前後將軍皆金印紫綬位次上卿後漢志曰漢將軍比公者四謂大將軍驃騎車騎衛將軍掌京師兵衛四彝屯警孝武征閩越東甌又有伏波楼船及伐朝鮮大宛復置橫海度遼二師宣帝增以蒲類破羌權時之制若此非一亦不常設光武中興諸將軍皆稱大及天下已定武官悉省後漢志曰其前後雜號將軍皆主征伐事訖皆罷四征興於漢代四安起於魏初四鎮通於柔遠鎮東西南並後漢末有之鎮北鎮置四平止於喪亂魏置晉武帝重兵官故軍校多選朝廷清重之士居之置中軍將軍以統宿衛七軍及五王作難東海王越以頃興事皆由殿省乃奏宿衛有侯爵者皆罷之時殿中武官並封侯由是出者略盡皆涕泣而去乃以東海國官領左右衛以國兵宿衛晉宋以來以領軍護軍左右二衛驍騎游擊將軍謂之六軍宋輿服志曰驃騎車騎衛將軍及諸將軍加大者皆金章紫綬武冠御水蒼玉諸軍司馬銀章青綬朝服武冠其四安四平左右前後征鹵等將軍及四中郎將晉代荀羨王胡之並居此官宋齊以來唯處諸王素族無爲者齊以二衛左右四軍前後左右將軍謂之四軍五校即漢之五校驍騎游擊積射彊弩殿中員外殿中武衛七將軍殿中司馬左右及虎賁之中郎將冗從僕射宋志曰冗從僕射漢東京有中黃門冗從僕射其職也魏代因其名而置冗從僕射職官要錄曰本期門之職漢極帝時置冗從僕射掌諸散從其射事則主帥之羽林監武騎常侍謂之西省而散騎爲東省梁武帝以將軍之名高下紛雜命更加釐定於是有司奏置一百二十五號將軍以鎮衛驃騎車騎爲二十四班內外通用四征四中爲二十三班四中謂軍衛撫軍八鎮爲二十二班東西南北左右前後八安爲二十一班東西南北左右前後四平四

翊爲二十班四平東西南北四羽左右前後凡三十六號爲重號將軍又有五德將軍忠勢軍師武臣爪牙龍騎雲麾鎮兵翊衛武信武勇武威信威嚴武威嚴武謂五德將軍以班多者爲貴凡十品二十四班品十取其盈數班二十四以法氣序制簿悉以大號居後以爲選法自小遷大也前史所記以位得從公故將軍之名次於台槐之下至是備其班品序於百官之外凡一百二十五將軍後魏將軍之名多矣謂驃騎車騎衛爲三將軍末年有八柱國大將軍其中六人各督二大將軍事詳柱國將軍篇凡十二大將軍元寶元育元廓侯莫陳順宇文護達奚武李遠豆盧寧宇文貴賀蘭祥楊忠王雄此十二大將軍又各分統開府一人一開府領一軍兵是爲二十四軍分掌禁旅當爪牙禦侮之寄自大統十六年以後功臣位至柱國及大將軍者衆矣咸是散秩無復統御後周武帝三年改諸軍軍士並爲侍官隋煬帝以左右衛隋初舊名左右屯衛改左右領左右禦衛新加置左右候衛改左右武候爲之凡十二衛各置大將軍一人將軍二人以總府事每衛各置長史錄事參軍司倉兵騎錄等參軍員軍人總名衛士蓋魏周十二大將軍之遺制唐武德初秦王既平王世充及竇建德高祖以秦王功殊今古自昔位號不足以爲稱乃特置天策上將軍以拜焉位在王公上及升儲宮遂廢天策府二年七月高祖以天下未定事資武力將舉關中之衆以臨四方乃置十二軍分關中諸府以隸焉以萬年道爲參旗軍長安道爲鼓旗軍富平道爲元武軍醴泉道爲折威軍岐州道爲平道軍幽州道爲招摇軍鄜州道爲北遊軍涇州道爲天統軍宜州道爲天節軍每軍將一人副一人取威名素重者爲之楊恭仁劉弘基長孫順德等並爲其將督耕戰之備自是士馬彊勁無敵於天下五年省七年以突厥寇掠復置十二軍後又省之其後定制有左右衛隋之翊衛左右驍左右武左右威左右威隋之屯衛左右領軍左右金吾金吾隋之武候衛左右監門左右千牛凡十六衛大將軍各一人左右千牛衛將軍各一人將軍各三人左右羽林左右龍武左右神武六軍大將軍各一人將軍各三人皆有衛署開元十二年張說奏於三輔揀五尺八兵十二萬人謂之彍騎置於南衙每月分番自此以後遂不復簡點其餘驃騎輔國鎮軍冠軍四大將軍雲麾勇武壯武宣威明威定遠寧遠游騎游擊等九將軍並爲五品以上武散官先天二年正月十日敕往者衛士討户取充使二十一入幕六十出軍既憚劬勞咸欲避匿今改取二十五以上充十五年即放出頻經征鎮者十年放出自今以後羽林飛騎先於衛士中簡擇開元十一年二月敕同華兩州精兵所出地貴輕敏不合外支自今以後更不得取同華兩州兵防

文獻通考曰開元六年始詔折衝府兵每六歲一簡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寖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是益

耗散衍[illegible]宰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十一年取京兆蒲同岐華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共二十萬號長從宿衛歲一番命左丞蕭嵩與州刺史共選之明年更號曰彍騎肅宗以後有左右神策軍各置大將軍一人統軍各二人將軍各四人後唐長興三年敕衛軍神威雄威及魏府廣捷以下指揮宜改爲左右羽林四十指揮每十指揮立爲一軍每一軍置都指揮使一人兼分爲左右廂應順元年改左右羽林四十指揮爲嚴衛左右軍龍武神武四十指揮爲捧聖左右軍清泰元年改捧聖馬軍爲彰聖左右軍嚴衛步軍爲宸衛左右軍宋朝承前代之制有左右金吾衛左右衛上將軍左右驍衛屯衛領軍衛監門衛千牛衛上將[illegible]諸衛將軍並爲環衛官無定員皆命宗室爲之亦爲武臣之贈典大將軍以下又爲武臣責降[illegible]禁旅則有殿前司都副指揮使侍衛步軍馬軍都副指揮總之至孝宗時始令節度使領左右[illegible]將軍承宣使領左右衛上將軍在內則兼帶在外則不帶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各衛有大將軍又有上將軍次有將軍之職[illegible]有折衝都尉果毅都尉二職北面大將軍府統所治軍之政令官曰大將軍曰上將軍曰將軍曰小將軍曰軍校曰隊帥所屬有護軍司官曰護軍司徒有衛軍司官曰衛軍司徒有諸路兵馬都統署曰諸路兵馬副統署屬大將軍府下有東都省分掌軍馬之政官曰東都省太師有西都省分掌軍馬之政官曰西都省太師屬大詳穩司下　金諸衛有上將軍正三品大將軍從三品次將軍正四品章宗泰和六年伐宋權設平南撫軍上將軍正三品平南冠軍大將軍從三品次平南龍驤將軍平南虎威將軍平南盪江將軍殄寇中郎將殄寇郎將殄寇折衝都尉殄寇果毅都尉凡九階軍還罷　元不設　明設挂印將軍稱鎮守者雲南曰征南將軍兩廣曰征蠻將軍湖廣曰平蠻將軍遼東曰征鹵前將軍宣府曰鎮朔將軍大同曰征西前將軍延綏曰鎮西將軍寧夏曰征西將軍甘肅曰平羌將軍薊州淮安鎮守漕運總兵以畿內故不得挂印稱將軍有大征討遣總兵則挂平賊將軍平邊將軍平鹵將軍征彝將軍征鹵將軍討賊將軍或大將軍或前將軍副將軍印行事事已納印　王世貞史料曰按洪武中命大將軍儀大將軍拜前諸將拜後先授節次授鉞訖出勒所部建牙鳴鼓角正行列擊節鉞鼓吹前導百官以次送出其盛如此今將軍有敕有銀印而無節鉞非將軍而總兵者有

敕有關防而無銀印又曰將軍挂印者事權甚重可以生殺人而大將軍爲尤重洪武元年以徐中山爲征虜大將軍至十七年卒雖以常開平李岐陽之才且重然不過副將軍而其他有征南征北征西征戎之重寄亦不過將軍而已傳頴公之平雲南鎮北邊張英公之三下交趾統衆多者至八十萬少亦三十萬然皆不得挂大將軍印也

將軍總載二

增 丈人 長子 易經曰師貞丈人吉无咎又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 文武 顯允 詩經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又曰顯允方叔征伐玁狁 鷹揚 虎臣 詩經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 又曰矯矯虎臣在泮獻馘 元老 干城 又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又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拊髀 推轂 漢書馮唐傳文帝拊髀曰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豈憂匈奴哉 又曰關以內寡人制之關以外將軍制之 鐵虎 水龍 合辭事類曰蔡祐與齊戰被光明甲所向無敵齊人謂之鐵虎 晉書曰但畏水中龍指王濬也 斧鉞 合辭事類曰唐德軒授鉞用拜韓信故事 十策 三箭 又曰唐李靖屢授開府獻十策 斗魁 天目 史記曰斗魁戴匡六星曰 斧鉞 通鑑曰唐薛仁貴高宗時九姓衆十餘萬令驍騎數十乘挑戰仁貴以圖蕭銑發三矢殺三人鹵氣懾皆降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 囊沙 背水 史記曰韓信與龍且夾濰水而陣信夜令人爲萬餘囊盛沙上流引軍半渡擊且佯不勝敗走且果喜追渡水信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合辭事類曰、將爲天目國命所寄 使決壅水大至且軍大半不得渡急擊殺且又曰韓信擊趙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及破趙諸校皆賀因問曰兵法後背山陵前阻水澤今背水陣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後存乎

杜彪 韋虎 合辭事類曰梁西荊州刺史杜山從梁書曰魏遣齊王蕭寶夤中山王元英圍梁鍾離梁武帝遣弟臨川王宏督兵禦之宏懼停車不前魏人遺以巾幗且歌之曰不畏蕭宏懼停車大出子龍遂前突其陣且鬬且卻魏兵追至營子龍大開門魏疑有伏兵引去子龍將數十騎值曹操軍大出子龍遂前突其陣且鬬且卻魏兵追至營子龍大開門魏疑有伏兵引去子龍以勁弩射魏兵驚駭自相蹂踐墮水死者甚多先主明旦至其營視昨戰所斬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 半蠻與呂姥但畏合肥有韋虎蕭娘即宏呂姥呂僧珍韋虎韋叡也

段槍 四將印 明皇實錄曰唐哥舒翰爲河西衙前將吐蕃大寇邊翰持半段槍當其鋒擊之 職林曰王忠嗣有武略佩四將印上平戎八策 史記曰齊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悅之以爲將軍曰軍將兵扞燕晉之師 說苑曰田單興師十萬將兵攻翟往見魯仲連仲連曰子之攻翟必不能下矣田將軍曰軍以五里之城十里之郭復齊之國何爲攻翟不能下也 去上車不與言淺

增 割髮置地 舉手指天 魏志曰太祖出軍令無敗人田麥犯者死騎皆下馬持麥而行太祖馬率衆然孤爲軍帥不可殺請自刑乃拔劍割髮置地 通鑑曰晉安帝時劉裕抗表伐南燕過大峴燕兵不出乃騰入田中敕主爵議罰對曰春秋罰不加尊太祖曰作法自犯何以舉手指天喜形於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車人無還乏之憂 減竈增竈 拔幟立幟 合辭事類曰孫臏減竈虞詡增竈 又曰韓信拔幟立漢幟 提鼓援枹 援枹 統軍傳曰大將軍秉鉞抗旌 馬箠下城 枕席過師 張耳傳曰杖馬箠下數城 趙充國傳曰信威千里從枕席之上過師 戰勝攻取 雅歌投壺 漢書 秉鉞抗旌 國語范蠡應使者曰左提鼓右

漢高帝曰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記曰祭遵爲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漢

臂七縱七擒　八遇八克　柳氏家傳錄曰蜀諸葛亮因八陣以施武經七擒以即戎合鋒事類曰唐婁師德武后時猛士討吐蕃戴紅抹額來應詔後共鬭戰八遇八克

十萬破賊五千　唐書曰永泰元年僕固懷恩結吐蕃回紇合圍涇陽郭子儀以數騎出陣陰山十萬騎又曰馬璘以百騎破賊五千李光弼曰吾未見以少擊衆如馬璘者矣　說禮敦

詩受成釋奠　左傳曰楚子圍宋晉文公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乃使縠將中軍魯頌曰在泮獻囚注古者出兵受成於學及其反也釋奠於學

三鼓克齊　三駕屈楚　左傳曰莊公三年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從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晉悼公歸國請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行之又曰楚子囊頃曰在泮獻囚注古者出兵受成於學及其反也釋奠於學

亞夫堅壁　度尚焚營　史記曰漢景帝拜亞夫爲太尉將兵擊吳楚亞夫言於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地委之絕其糧道乃可制也上許之於是會兵滎陽吳攻梁急請救亞夫引兵走昌邑堅壁以守吳兵數挑戰終不出乃引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　山堂肆考曰東漢荆州刺史度尚擊桂陽賊卜陽等破其三屯多獲珍寶士卒驕富莫有鬬志尚乃宣言兵少須諸郡所發悉至乃并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喜皆出尚乃密使人焚其營獵者還莫不涕泣尚慰勞之曰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軍但不并力耳今所亡少何足介意衆破平之

燕頷虎頭　蚺鬚猿臂　合鋒事類曰班超燕頷虎頭又曰郭知運蚺鬚猿臂合鋒事類曰

徒讀父書　常效父法　史記曰秦王齕伐韓攻上黨民走趙趙軍數不勝廉頗堅壁不出應侯使人反間曰秦之所畏獨馬服君之子趙括爲將耳趙趙王遂以括代頗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括徒能讀父書傳不知合變也王不聽　山堂肆考曰南齊解律光弟羨爲幽州刺史善治兵突厥畏之謂之南可汗性節儉不好聲色不貪權勢至於行兵常效其父金之法

解鞍誘敵　駐節勞民

跳老臣　史記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　漢書曰宣帝時先零羌楊玉叛帝欲命將擊之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充國誰可將者對曰無踰老臣

立柱而還　仆碑而進　漢書曰光武時交趾女子徵側徵貳反詔伏波將軍馬援討之至浪泊與二徵戰大破追斬之交趾平援立銅柱爲漢界而還　隋書曰史萬歲以功加上開府時南寧蠻覩反詔萬歲討之入自蜻蜓川行數百里見諸葛亮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之後有勝我者過此由是仆碑而進破其部三十萬勒石誦美隋德而還

據鞍顧盼　坐帷講誦　漢嚳光武愍其老援曰臣尚能披甲上馬　山堂肆考曰東漢張奐爲北中郎將匈奴烏桓嬈軍門屯赤坑煙火相望兵衆大恐奐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軍士稍安

不如豎儒　無知勇　史記齊七十餘城將軍以數萬衆歲餘乃下趙五十城爲將軍馬援討交趾年七十餘上老當益壯

知兵　指節示將　齊書曰斛律光弟羨爲幽州刺史韋徽攻魏小峴未拔出行圍柵魏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徽欲擊之諸將遲疑徽曰豫州刺史韋徽法不可犯

費禕可人　吳進好漢　通鑑曰魏曹爽寇漢中後主遣禕救之將行光祿大夫來敏詣別求共圍棋敏曰向聊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色敏曰向聊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了無倦色敏曰向聊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爲飾韋徽法不可犯也遂進擊之魏兵敗走因急攻之中宿而拔　山堂肆考之刺好漢吳進字作基時羽檄交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對戲了無倦色敏曰向聊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曰宋楊沂中統制官吳進將所部二千人還臨安進勇於戰鬬書對御騎上曰好漢進聞之刺好漢吳進字作

一軍皆驚　萬衆莫抗　史記漢蕭何曰諸將易得耳如韓信國士無雙王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計事者請王設壇具禮拜之諸將皆喜人人自以爲得大將至拜乃背心每閱兵則披以示衆　晉書曰桓石虔小字鎮惡從桓溫入關車騎沖爲苻健所圍垂沒石虔躍馬赴之拔沖於數萬衆之中而還莫有抗者三軍莫不歎服

燒舸敗魏　馳鎖降吳　三國志曰曹操信也一軍皆驚

伐吳孫權遣周瑜程普等與劉備并力逆操於赤壁瑜部將黃蓋曰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鬬艦十艘載爆荻枯柴灌油其中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前去北軍二里餘諸船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人馬燒溺死者甚衆操軍遂敗走 晉書曰武帝伐吳吳於江磧要害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逆拒舟艦龍驤將軍王睿作大筏數十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輒著筏而去又作大炬長十餘丈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熒炬燒之須臾炬熾融液船無所礙孫皓面縛詣軍門降

慶之蒼頭 繼倫黑面 宋書曰元嘉中雍州羣蠻入寇命慶之為建武將軍慶之軍輒曰蒼頭公來矣沈慶之堂肆考曰宋尹繼倫敗契丹耶律休哥於徐河契丹主相謂曰當避黑面大王以繼倫面黑故也

軍置酒會將 投醪飲 史記曰楚人有饋簞酒者莊王投之於河令將士迎流而飲之三軍皆醉 山堂肆考曰唐張守珪為瓜州刺史鹵忽至衆失色守珪曰瘡痍之餘詎可以矢石相角須權上會諸將作樂鹵疑有備不敢攻引去守珪縱兵擊敗之

光弼靴刀 曹彬匣劍 唐書曰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河陽分遣諸將以刀置靴中曰萬一不利我亦自刎不令諸君獨死 山堂肆考曰曹彬征南城將陷忽稱疾不視事諸將問疾彬曰余疾非藥石所愈也惟諸君誠心自誓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焚香為誓彬即稱愈 又曰狄青起行伍十餘年身已顯而涅耳臣願留此涅以有今日者由此涅耳臣願留此涅以存仁宗賴青傳藥除之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第臣所以有今日者由此涅耳

稱疾誓將 留涅勸軍 宋史曰曹彬征南城將陷忽稱疾不視事諸將問疾彬曰余疾非藥石所愈也惟諸君誠勸軍中

岳飛神算 立信長策 山堂肆考曰宋紹興中賊楊么敗官軍於鼎江詔授岳飛清遠軍節度使令之復命張浚視師潭州飛已招降么黨黃佐將欲討么會朝議召浚還汝州飛曰都督能少留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耶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詭置欽復遣去是夜擒賊營降其衆數萬么赴水死果八日而捷書至潭浚歎曰岳侯神算也 劉銑來降飛詭置欽又說全忠又曰宋汪立信成淳中上言宜出內郡兵以實江淮備外侮又選宗室忠良及有幹用大臣以為統制分東西二府以治其事如此則可為安邊禦敵之長策矣

霹靂閃電 刀痕箭瘢 又曰唐長孫晟為秦州道行軍總管出討突厥大畏長晟見其弓聲稱為霹靂見其走馬行稱為閃電 又曰宋韓世忠嘗中毒矢以強弩括取之十指僅全四不能動刀痕箭瘢如刻畫然

簡何能臥牀 不肯探 又曰東漢鄧禹表張宗為偏將軍擊交趾還故人孟冀迎勞之援曰方今匈奴擾邊馬援建武中拜伏波將軍擊交趾還故人孟冀迎勞之援曰方今匈奴擾邊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耳何能臥牀上在兒女子手中耶

身被三槍 面中六矢 山堂肆考曰漢蓋勳為敵所敗身被三槍堅坐不動 通鑑曰唐安祿山令狐潮圍雍丘潮與張巡有舊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語未絕賊以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

在即墨 亞夫居細柳 田單 亞夫事見上 說苑魯仲連謂田單曰夫將軍在即墨之時坐則織蕢立則杖臿為士卒倡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封西有淄上之賞黃金橫帶騁乎淄澠之間是以樂生而惡死也

變幟雜秦軍 持幟立趙壁 戰國策曰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匡章將而應之與秦交和而令齊入秦王不應如此者三有司請發將擊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曷為發選輕騎一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望趙軍戒曰趙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而易之 史記曰韓信張耳擊趙趙聚兵井陘口夜半傳發選輕騎一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望趙軍戒曰趙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而易之

奮稍奔魏軍 帶箭入稜陣 齊書曰周盤龍與魏軍戰其子奉叔陷陣盤龍奮稍奔魏軍莫不披靡時奉叔已得出盤龍不知乃東西觸擊奉叔見其父久不出復躍馬入陣父子兩騎縱橫萬人魏軍大敗高帝嘉盤龍功送金釵十二枚與愛妾杜氏手敕曰周公阿杜 山堂肆考曰隋煬帝遣將軍陳稜討杜伏威伏威迎出挑戰稜軍射中其額伏威怒曰不殺汝矢不拔乃帶箭馳入稜陣獲所射將使拔箭出乃斬之攜其首入稜軍而示之

挺身說回紇 齧指示進明 通鑑曰唐代宗時回紇與吐蕃合兵圍涇陽郭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不若

將軍總載三

飛將軍 史記曰漢李廣為右北平太守匈奴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

真將軍 又曰漢文帝時匈奴大入邊周亞夫為將軍軍細柳上自勞軍至灞上棘門已而之細柳先驅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上使使持節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傳言開壁門天子按轡至中營亞夫可得而犯耶亞夫以軍禮見天子為改容式車文帝曰此真將軍矣向者灞上棘門如兒戲耳至亞夫將軍軍皆命卿卿注云凡軍帥不特置

將軍之號 鶡冠子曰人道何先曰先兵富則驕貴則驕兵者百歲不一用然不可一日忘也將軍之號由來遠矣

將軍周官 周禮曰王六軍軍將皆命卿卿注云凡軍帥不特置選於六官六卿之吏自卿以下能任者使兼官焉

無則必亂 尸子曰千萬之軍無將軍則必亂

以征不服 漢書李廣傳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震則萬物伏

親戎引枹而鼓 說苑曰田單為齊上將軍攻翟不下明日親戎結髮徑立矢石之所乃引枹而鼓之遂下

出征授鉞朝堂 漢魏故事曰夫遣將軍出征授節鉞於朝堂

大將軍一 官屬并附

杜氏通典曰大將軍 戰國時官也楚懷王與秦戰秦敗楚擄其大將軍屈匄是矣漢高祖以韓信為大將軍又賓嬰為大將軍每朝大議列侯莫敢抗禮武帝又置初武帝以衛青數征伐有功以為大將軍欲尊寵之故置大司馬官號以冠之衛青加大司馬位冠於大將軍上共為一官後霍光王鳳等皆然成帝綏和二年賜大司馬印綬罷將軍官後漢光武時吳漢以大將軍為大司馬後漢大將軍自為一官其大司馬不加於其上和帝時以竇憲為之舊大將軍位在三公下置官屬依太尉憲威權震朝廷公卿希旨奏憲位次太傅下三公上長史司馬秩中二千石從事中郎二人六百石自下各有增憲初為此官咸震天下尚書令韓稜曰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乃止後梁冀為之官屬倍於三公府自安帝政理衰闕始以嫡舅耿瑤為大將軍常在京都順帝即位又以皇后父兄弟相繼為大將軍如三公梁冀別傳云元嘉二年又加冀禮儀大將軍朝到端門謁者將引增揖屬舍人令史官騎鼓吹各十人

大將軍為大司馬 後漢大將軍自為一官其大司馬不加於其上

大將軍如三公 梁冀別傳云元嘉二年又加冀禮儀大將軍朝到端門謁者將引增揖屬舍人令史官騎鼓吹各十人

為之 吳亦以陸遜為上大將軍軍以諸葛恪為大將軍

明帝青龍三年晉宣帝自大將軍為太尉 風俗通曰桓帝初京師謠曰游平賣印自有平不避豪強及大姓按實武字曰游平為大將軍印綬所加咸得其人然則大將軍在三司下矣其後又在三司上自漢東京大將軍不常置為之者皆擅朝權至晉景帝為大將軍亦受非常之任後以叔父孚為太尉奏

改大將軍在太尉後位次三司下後復舊在三司上至太康元年琅邪王伷遷大將軍復制在三司下及伷薨復如舊冠綬佩服與大司馬同宋唯彭城王義康爲之章綬冠佩亦與晉同齊以爲贈梁有之陳以爲贈後魏北齊爲二大與大司馬同至後周建德四年增置上大將軍隋並以爲武散官不理事上大將軍從二品大將軍正三品唐貞觀二年九月敕六軍先已各置統軍一人今十六衛宜各置上將軍一人秩從二品其左右衛及左右金吾衛上將軍俸料隨軍人馬等並同六軍統軍其諸衛上將軍次於統軍支給自今以後內外文武闕官於文武班中材望相當者參敘仍待以後各依故事於本衛量置衛兵仍舉故事置武班朝參其廊下食亦宜加給稍令優重漢不見官屬後漢大將軍驃騎將軍車騎將軍衛將軍有長史一人司馬一人（賈憲爲大將軍置長史官屬位次太傅屬官非常員）從事中郎二人掾屬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屬三十一人又賜官騎四十人及鼓吹（應劭曰鼓吹二十人）其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軍司馬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曲下有伍伍長一人其不置校尉部但有軍司馬一人其別營領屬爲別部司馬其兵多少各隨時宜門有門候魏以司馬景王爲大將軍置掾十人別無屬官其驃騎車騎府有長史司馬晉驃騎衛將軍伏波撫軍都護鎮軍中領四征四鎮龍驤典軍上軍輔國等大將軍開府皆爲位從公品秩俸賜亦與諸公同加兵者增置司馬一人從事中郎二人主簿記室督各一人官屬並與公同宋大將軍車騎驃騎衛將軍諸府皆有長史一人參軍一人又各置司馬一人齊有大將軍爲贈官無像屬諸驃騎車騎衛鎮軍中軍撫軍四征四鎮等將軍凡加大字位從公長史司馬諸官屬亦同公梁因之諸將軍優者亦然陳爲贈官無像屬後魏大將軍像屬如三公北齊亦然後周大將軍有長史司馬中郎掾屬諸曹參軍典籤等員隋以後無

【補】王世貞史料曰吳元年徐中山達以中書左相國挂大將軍印平吳還上之

大將軍二

【禮】史記曰武帝伐匈奴以衛青爲大將軍位在諸公上公卿皆拜唯汲黯獨揖有言大將軍尊貴不宜爾黯曰大將軍有揖客獨不貴耶青聞之愈重黯　漢書曰武帝以霍光爲大將軍輔昭帝田千秋爲丞相及昭帝初即位未任聽政事一決大將軍光千秋居相位謹厚有重名光謂千秋曰始與君俱受先帝遺詔令光治內君

侯治外宜有以敎督使光無負天下千秋曰唯將軍留意卽天下幸甚終不有所言　後漢書曰詔鄧隲班師朝廷以太后故遣五官中郎將迎拜隲爲大將軍軍到河南使大鴻臚親迎中常侍齎牛酒郊勞王主以下候望於道旣至大會羣臣賜束帛乘馬　應劭漢官儀曰和帝以竇憲爲大將軍乃冠三公　又曰梁冀爲大將軍以三世姻媾援立之功官屬皆倍餘府　魏志曰太傅司馬宣王奏免曹爽皇太后詔召高文惠假節行大將軍事據爽宮太傅謂之曰君爲周勃矣　後魏書曰莫題有謀策爲大將軍平慕容麟賜爵東宛侯後太祖欲廣宮宇規度平城四方數十里將模鄴洛長安之制運材數百萬以題機巧令監定焉　陳思王輔臣論曰知慮深奧淵然難測執節平敵中表條暢恭以奉上愛以接下納言左右爲帝喉舌曹大將軍也　晉志曰大司馬大將軍太尉驃騎車騎衛將軍諸大將軍開府位從公者爲武官公皆著武冠平上黑幘　獻徵錄徐達傳曰達封公後復佩大將軍印鎭北平以便宜徙山後順寧等處軍民戶三萬五千八百口一十九萬七千餘籍爲軍者給月糧爲民者給田以耕凡置屯二百五十四定墾田一千三百四十三頃北平軍府之用皆賴之

大將軍三

原　如三公　次丞相　續漢書百官志曰順帝以皇后父梁商爲大將軍如三公府置長史司馬中郎將二十九人　蔡質漢儀曰漢興置大將軍驃騎位次丞相車騎衛將軍左右前後皆金紫位次上卿典京師兵衛四彝屯警

鎭撫四彝　威鎭州郡　北堂書鈔曰漢武柏梁詩云大將軍曰鎭撫四彝未易哉　吳漢爲大將軍持節北發十郡突騎更始幽州牧苗曾不肯應調漢斬曾威鎭州郡將其兵詣上

常居門下　恭以奉上　漢書曰吳漢爲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鄧禹及諸將多知之數相薦擧乃得召見遂見親信常居門下　下見前曹植輔臣論

增　耿況明經　夏侯學禮　後漢書曰耿況王莽時以明經爲朔調連率光武徇河北加況大將軍　魏志曰夏侯惇年十四就師學後爲大將軍雖在軍旅親迎師受業

亮戮馬謖　會斬許儀　蜀志曰諸葛亮爲大將軍出軍向祁山馬謖督大衆在前與魏將張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大爲郃所破亮戮謖以謝衆　魏志曰鍾會爲大將軍伐蜀命牙門將許儀在前治道會在後行而橋穿馬足陷於是斬儀儀許褚之子有功王室猶不原貸諸軍聞之莫不震悚

鮑永敝素　鄧芝素儉　後漢書曰鮑永初爲更始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雖爲將率而車服敝素爲道路所識書衣皂襜褕路稱鮑尚書兵馬　蜀志曰鄧芝爲大將軍二十餘年身之衣服資仰於官不苟於取素儉脩然不治私產妻子不免飢寒

梁椿撫納　王操撫循　後周書曰梁椿爲大將軍性果毅善撫納所獲賞資物分賜麾下故每踐敵場咸得其力　冊府　元[illegible]曰王操爲大將軍時明帝出頓紀南操撫循將士莫不用命

三郡皆平　萬口來降　又曰曹眞爲大將軍督諸軍擊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安定民楊條等略吏民保月支城眞進軍圍之條謂其衆曰大將自來我願早降爾遂自縛出三郡皆平　又曰孫峻爲大將軍魏鎭東將軍毌丘儉前將軍文欽以淮西之衆西入襲於樂嘉儉與驃騎將軍呂據左將軍留贊率兵襲壽春軍及東興聞欽等敗兵進於橐皐欽詣峻降淮南餘衆數萬口來降

所當皆破　每戰先登　隋書曰乞伏慧周武帝時爲熊渠中大夫高祖爲丞相從韋孝

寬擊尉遲迥于武陟所當皆破授大將軍又曰史萬歲仕周爲開府儀同三司從梁士彥擊尉遲迥每戰先登及迥平以功拜上大將軍

遣人請事 **命使馳奏** 明徐達傳曰達遣人自軍中請事上勞之曰將軍忠義出乎天性雖古豪傑之士不能過令所請事恐欲稟命而行此賢臣事君之道吾甚嘉之所請事多可行者將軍從宜行之 明張輔傳曰永樂四年命成國公朱能爲大將軍征安南師次龍川能遘疾以師授右副將軍張輔能薨輔代總其衆以進命使馳奏遣鷹揚將軍呂毅等督軍進攻賊敗走

總中外事 **領宿衛兵** 後周書曰于翼爲大將軍總中外宿衛兵事 唐書曰阿史那社爾爲右軍大將軍太宗征高麗駐蹕之陣領屯衛飛騎及長上宿衛之兵奮不顧命所向無前

鄰懷陸遜 **敵憚王軌** 吳志曰陸遜爲大將軍大帝嘉禾五年北征遜遣將軍周峻張梁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峻等奄至人皆捐物入城城門噎不得關其所生獲皆加營護將家屬來者使就料視若亡其妻子者即給衣糧厚加慰勞發遣令還或有感慕相攜而歸者鄰境懷之 周書曰王軌爲上大將軍解徐州之圍擒陳將吳明徹遂爲徐州總管威震敵境陳人憚之

原 **晉以爲卿號** **趙始受大名** 續漢百官志曰大將軍始自秦漢以爲卿號 漢官儀曰將軍周官也趙王以李牧爲將軍破秦始受大名王翦灌嬰並爲之

梁冀賜官騎 **曹眞爲喉舌** 漢書百官志曰順帝以皇后父梁冀爲大將軍賜官騎及鼓吹 曹植輔臣論曰納言左右爲帝喉舌曹大將軍也

增 **顧奮擊隴蜀** **自請定漁陽** 後漢書曰陳俊爲琅邪太守行大將軍事數上書自請願奮擊隴蜀詔報曰陳州新平大將軍之功也負海猾夏盜賊之處國家以爲重憂且勉鎮撫之 又曰耿弇爲建威大將軍從幸舂陵因見自請北收上谷兵未發者定彭寵於漁陽收張豐於涿郡還收富平獲索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壯其意乃許之

策書勞寇恂 **御座宴張奫** 又曰寇恂爲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朱鮪使蘇茂賈彊度鞏河攻溫恂因奔擊大破之時軍食急乏恂轉輸不絕帝數策書勞問封雍奴侯 隋書曰張奫自高祖作相授大都督領鄉兵進開府儀同三司徵入朝拜大將軍高祖命陞御座而宴之謂奫曰卿可爲朕兒朕爲卿父賜綺羅千匹綠沈甲獸文具裝

令裨將傳餐 **命三軍趣食** 漢書曰韓信爲大將軍擊趙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閒道萆山而望趙軍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直入拔趙幟立漢幟令其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陽應諾乃入趙壁擒王歇 隋書曰于仲文初爲後周大將軍尉遲迥之亂仲文大破迥將檀讓軍進攻梁郡迥守將李子寬遯走初仲文在蓼堤諸將皆曰軍士遠來士馬疲敝不可淩勝仲文命三軍趣食列陣大戰既而破賊諸將皆請曰前兵疲不可交戰竟而克勝其計安在仲文笑曰我所部將士皆山東人果於速進不宜持久乘勢擊之所以制勝諸將皆以爲非所及也

尉遲督六軍 **賀婁授十鎮** 周書曰尉遲迥爲西魏大將軍侯景之渡江梁元帝時鎮江陵請脩鄰好其弟武陵王紀在蜀稱帝將攻之梁元帝大懼乃遺書請救又請伐蜀乃令迥督開府元珍乙弗亞万俟呂陵始叱奴興綦連宇文升等六軍甲士一萬二千騎萬匹伐蜀 隋書曰賀婁子幹爲上大將軍開皇中吐寇岷洮二州子幹以行軍總管勒兵赴之賊聞而遁高祖以子幹曉習邊事授榆關總管十鎮諸軍事

將兵鎮武威 **率師平越嶲** 後漢書曰竇憲爲大將軍永元二年將兵鎮武威憲以護羌校尉鄧訓曉羌人方略上表俱行 三國魏志曰 鄭恪武帝時爲大將軍天師中率師平越嶲置西寧州

原 **漢祖具禮拜韓信** **袁紹恥班下魏武** 漢書韓信傳曰王欲召信拜爲大將軍蕭何曰王素嫚無禮令拜大將如兒戲耳王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王許之 北堂書鈔曰魏武爲大將軍表紹爲太尉紹恥班在下魏武乃因以大將軍讓紹

增 **衛青賢汲黯** **霍光愛楊敞** 史記曰衛青爲大將軍既益尊姊爲皇后然汲黯與亢禮或說黯曰自天子欲令群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貴誠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青聞益賢黯 冊府元龜曰漢霍光爲大司馬大將軍時楊敞給事幕府爲軍司馬光愛厚之

清約不事生產 **得祿皆散宗族** 後周書曰司馬裔爲大將軍性清約不事生產所得俸祿並散親戚 又曰蔡祐爲大將軍性節儉所得祿皆散與宗族

接以師友之道 **待以交友之禮** 冊府元龜曰後漢竇融爲河西大將軍班彪避地河西融以爲從事深敬待之接以

師友之道彪乃爲融畫策事漢又曰魏鍾會爲大將軍伐蜀蜀蔣琬子斌爲綏武將軍漢城護軍會至漢城與斌書後主既降鄧艾槌詣會於涪待以交友之禮

大將軍四

增 言至流涕 吳志曰陸遜爲大將軍時中書典校呂壹竊弄權柄遜與太常潘濬同心憂之言至流涕後大帝誅壹深以自責 聞之流涕 晉書郗鑒爲大將軍徐州刺史時蘇峻爲亂京師陷沒鑒聞之流涕設壇場刑白馬大誓三軍登場慷慨三軍爭爲用命

宴享極歡 隋書曰于仲文爲大將軍高祖初爲丞相尉遲迥之亂仲文討之河南既平勒石紀功樹于汜上入朝京師高祖引臥內宴享極歡拜柱國河南道大行臺 賜宴極歡 又曰元諧爲大將軍時高祖爲丞相尉遲迥作亂遣兵寇小鄉令諸擊破之及高祖受禪賜宴極歡進位上大將軍

原 位在三公上 辨釋名曰大將軍位在三公之上昭帝時霍光爲大將軍猶在丞相下 奏改三公下 杜氏通典曰晉宣帝爲大將軍後以叔孚爲太尉奏改大將軍位三公下 軍內拜衛青 漢書曰衛青字仲卿 臥內拜曹爽 魏志曰曹爽字伯昭爲武衛將軍明帝寢疾乃引爽入臥內拜大將軍假節鉞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受遺詔輔少主 漢時貴戚爲之 辨釋名曰大將軍漢時貴戚爲之或錄尚書事 安帝嬌舅爲之 通典曰安帝以嬌舅耿琵爲大將軍

大將軍五

原詩 晉潘尼送大將軍掾盧宴詩曰贈物雖陋薄識意在忘言瓊琚尚交好桃李貴往還蕭艾苟見納貽我以芳蘭 **增** 明王世貞戚大將軍入帥禁旅枉駕草堂賦此贈別詩曰初聞小隊駐吳江忽漫花溪曝畫艘細柳尚虛金鎖甲前茅時緩碧油幢南中舊部思馳義塞上新城喜受降憑寫雲臺須第一如論國士總無雙 張以誠贈蕭大將軍移鎮漁陽詩曰鳴沙城北接雲中千里飛狐一道通十萬健兒齊上馬旌旗獵獵動秋風

增 制 唐蘇頲授嗣鄭王希言大將軍制曰具官希言才推近屬行稟中和用沈厚以爲謀體直方而成器頻升列棘之班常踐執金之秩歷官斯久更事逾深必在親賢用膺心膂宜領右軍之寄仍直大將之任 唐李嶠授河內高平王重規等大將軍制曰昔程李二將分領東西之宅周邵兩藩並行南北之化兼此重務允歸賢戚具官重規等並麟趾英髦犬牙良翰勳藏天府名入史圖勤誠著於文武美績宣於中外爪牙任切都輦寄深求賢審官不踰伯叔之國叶心共理佇觀兄弟之政

驃騎將軍一

原 杜氏通典曰漢武帝元狩二年始用霍去病爲驃騎將軍定令令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光武中興以景丹爲驃騎大將軍位在三公下明帝初即位以弟東平王蒼有賢才以爲驃騎將軍以王故位在公上 蒼爲驃騎

輔政開東閣延英雄及蒼歸國有驃騎時吏丁牧周棚以蒼敬賢下士不忍去之遂爲王家大夫數十年事祖及孫帝聞褒美之數年復罷其官屬附在大將軍後魏晉齊並有之梁雜號中亦有陳後主以蕭摩訶爲侍中驃騎大將軍加左光祿大夫特開黃閣施行馬廳事寢堂置鵠尾如三公制後魏初加大則在三司上太和中制加大則在都督中外諸軍下後周亦有之隋開皇中置驃騎將軍府每府置驃騎車騎將軍各二人十七年頒銅獸符於驃騎車騎府煬帝改驃騎爲鷹揚郎將改車騎爲鷹揚副郎將唐復改爲車騎驃騎其制如開皇而益復微矣武德元年詔以軍頭爲驃騎將軍軍副爲車騎將軍又詔太子諸率府各置驃騎將軍五員車騎將軍十員後皆省之顯慶元年乃復置驃騎大將軍爲武散官

增宋史曰武散官三十一驃騎大將軍從一　續文獻通考曰金驃騎衛上將軍爲武散官正三品下元武職三十四階驃騎衛上將軍正二品　會典曰正二品初授驃騎將軍

驃騎將軍二

原韋昭辨釋名曰驃騎車騎衛將軍秩皆比三公辨云此三將軍秩本二千石　百官表注曰驃騎將軍漢官也長史司馬各一人金章紫綬五時朝服武冠佩山元玉　漢書曰武帝以霍去病爲嫖姚校尉征匈奴屢有功寵冠羣臣始置驃騎將軍　東觀漢記曰其將軍不常置比公者又有驃騎將軍建武二十年復置驃騎將軍位次公有長史一人　又曰明帝詔曰東平王蒼寬博有謀可以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其以蒼爲驃騎將軍　又曰永平二十五年左中郎將劉隆爲驃騎將軍即日行大將軍事　魏志曰王昶距毋丘儉進位驃騎將軍　世說曰何驃騎第五以高情避世而驃騎勸令仕對曰然第五之稱何必驃騎按本傳何準兄充爲驃騎將軍準兄弟中第五也

增冊府元龜曰晉齊王攸爲驃騎將軍開府辟召禮同三司降身虛己待物以信　隋書曰崔彭轉驃騎將軍宿衛性謹密在省闥二十餘年每當上在仗危坐終日未嘗有怠惰之容上甚嘉之每謂彭曰卿當上日我寢處自安又嘗曰卿弓馬固已絕人頗知學不彭曰臣少愛周禮尚書每於休沐之暇不敢廢也上曰試爲我言之彭因說君臣戒慎之義上稱善　明獻徵錄曰顧成爲驃騎將軍右軍都督府僉事官其長子統普定衛指揮使是歲命成佩征南將軍印總兵征水西叛寇生擒賊首敬德斬之餘寇悉降　又曰朱榮爲驃騎將軍敗賊於嘉林江

驃騎將軍三

原位次丞相　位在公上　漢官儀曰漢置驃騎將軍位次丞相位在公上　**議定制度　匡贊時俗**　續漢書曰東平憲王蒼爲驃騎將軍議事曰董重爲驃騎將軍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及祖廟登歌八佾舞數蒼以天下化平宜脩禮樂乃與公卿北堂書鈔曰曹植輔臣論云在朝廷則匡贊時俗蒼心王室每有議事上未嘗不見從名稱日重

虛己禮士　高選佐史　漢書東平王蒼傳云蒼爲驃騎將軍置長史掾史四十人位在三公上辟當世名士王隱晉書曰梁王彤爲驃騎將軍置左右長史司馬高選佐史也

獲醜七萬　拓地二千　漢書曰霍去病爲驃騎將軍元狩四年春出定襄執訊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後周書曰李遷哲初拓地二千餘里

出其不意　知其無備　北魏書曰李遠爲驃騎大將軍與田弘同討信州凡下十八州拓地二千餘里武帝以五千八百戶益封秩祿與大將軍等後周書曰李穆爲西魏驃騎大將軍時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請舉州來附北齊神武屯兵河陽太祖以仲密所據遼遠難爲應接諸軍皆憚此行遠曰北豫遠在賊境高歡又屯兵河陽實難救援但兵勝神速若以奇兵出其不意事或可濟太祖嘉曰李

王沈屬文　高琳賦詩　晉府元龜曰晉王沈爲將軍餘尚書事後周書曰陸騰爲驃騎大將軍諸軍皆憚騰心諸賊果棄其兵仗臨城歡樂騰知其無備密令衆軍俱上縱兵討擊盡破之

于謹偽降　韋祐大將軍時　文州氐首反琳討平之師還高祖宴公卿命賦詩言志琳詩云寄言賣車騎爲謝霍將軍何以報天子沙漠靖妖氛帝悅曰禮輸陸梁未時歲塞靜言有驗國之福也

潛邀勝遂　益張旗幟　又曰于謹爲西魏驃騎大將軍從太祖攻齊神武於邙山不利謹率其麾下偽降立於路左齊神武軍乘勝逐北不以爲虞追騎遇盡謹乃自後擊之齊神武軍大潰以此大軍得全後周書曰韋祐爲驃騎大將軍破羌羌司空陸法和司馬軍東魏遣軍送糧餉宜陽祐潛邀之轉戰數十里

廣張軍聲　賈正志略　後周書曰楊寬爲驃騎大將軍破羌羌王彤爲驃騎大將軍寬上疏陳三策爾後定山東卒如寬策寬乃上疏陳三策爾後定山東卒如寬策寬志在平齊孝寬哲爲驃騎大將軍從思政行弘農郡事賢有算略思弘農郡賢爲伏波將軍從思政行弘農郡事賢有算略思又曰李穆爲驃騎大將軍領玉壁武帝志在平齊孝寬乃上疏陳三策爾後定山東卒如寬策寬又曰韋孝寬爲驃騎大將軍領玉壁武帝志在平齊孝寬乃上疏陳三策爾後定山東卒如寬策寬又曰王思政爲驃騎大將軍領玉壁武帝志在平齊孝寬乃上疏陳三策爾後定山東卒如寬策寬

李穆忠節　如孝寬策　晉書曰李穆爲驃騎大將軍忠節乃數

將吏荷恩　軍中効命　後周書曰陳忻爲驃騎大將軍散財施惠得士衆心身死之日將吏荷其恩德莫不感激又曰李遷哲爲驃騎大將軍兵士有疾親加醫藥軍中感之人思効命

與郭賢謀　辭色不撓　又曰韋孝寬爲驃騎大將軍領玉壁武帝志在平齊孝寬乃上疏陳三策爾後定山東卒如寬策寬又曰王思政爲驃騎大將軍領玉壁武帝志在平齊孝寬乃上疏陳三策爾後定山東卒如寬策寬攻東魏之繁邊之謀多與賢參決　**辭色愈厲**　周書曰賢爲伏波將軍領玉壁武帝志在平齊孝寬乃上疏陳三策爾後定山東卒如寬策寬賢不敵力屈就擒見世充辭色不撓遂爲以鐵梁人冊府元龜曰侯淵爲驃騎將軍領玉壁武帝志在平齊孝寬乃上疏陳三策爾後定山東卒如寬策寬淵遂廣張軍聲親率數百騎深入樓境大軍討擒之

楊紹中股　田弘破骨　後周書曰楊紹爲輔國將軍從于謹圍江陵紹爲流矢中股力戰不衰事平進驃騎大將軍又曰田弘爲驃騎大將軍降感詔以驃騎將軍鎮涇州詔仁果率衆圍之城堅拒守後出戰被擒仁果令感語城中云援軍已敗宜早出降感詔以及至城下大呼曰援軍大敗宜自健以全忠節仁果執感於城邊埋脚馳騁射殺之至死聲色愈厲

十日即畢　五騎行前　又曰韋孝寬爲驃騎大將軍領玉壁帝當其要衝孝寬置大城乃遣姚岳監築之岳以兵少爲難考之策又曰韋孝寬爲驃騎大將軍領玉壁武帝志在平齊孝寬乃上疏陳三策爾後定山東卒如寬策寬自稽曰計成此城十日即畢既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創始二日僞境始知設令晉州徵兵二日方集謀議之間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得輔矣乃命築之齊人果疑有大軍停留不進版築克就卒如其

言又曰總元帥驃騎大將軍陝州總管尉遲綱遣元率步騎五百襲東魏雄州刺史獨孤永業遂退遇便即交戰殺數十人獲馬并甲補等永業以有衆二萬餘人元輕騎五騎行南胡之卒與之遇

創取汁和屑 隋書曰開皇初突厥寇邊高祖遣使者賫藥馳詣定和所勞問之 冊府元龜曰定和以草塞創而武德初劉感以戰神氣自若敵後敗走高祖遣使二十村國李充擊突厥先登陷陣敵刺之中頸定和乃引軍還

不事邊幅 不自矜尚 後周書曰王羆為驃騎大將軍羅世性儉率不事邊幅將軍從所乘食之

驃騎將軍錄型州薛仁杲舉衆圍之城中糧盡羆以分將士惡一無所啖唯煮馬骨取汁和木屑戰神氣自若敵後敗走高祖遣使二十村國李充擊突厥先登陷陣敵刺之中頸定和以草塞創而武德初劉感以

嘗有疊使至羆為設食使乃刳其薄餅緣羅曰北齊紀傳尤美後主武平初為驃騎大將軍兄子武都為充州刺史長命左右擒去之使者大驚 冊府元龜曰北齊紀傳尤美後主武平初為驃騎大將軍兄子武都為充州刺史長命左右擒去之使者大驚

歷事數帝以謹直見稱雖極榮寵不自矜尚至是以合門貴盛上書推讓

獲獠狫之士 備水戰之具 漢書曰霍去病為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獠狫之士約輕裝絕大幕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執訊獲醜上曰驃騎上為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為元狩六年發上悼之

徒跣持白梃 下馬用長稍 又曰晚罷上曰王羆為驃騎大將軍平二千餘里功多於青絕還上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獠狫之士約輕裝絕大幕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執訊獲醜上為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為元狩六年發上悼之

自長安至茂陵為冢象祁連山 謝承後漢書曰張意為驃騎將軍討東甌賊意備水戰之具浮海就攻一戰大破之 冊府元龜曰北齊紀傳尤美後主武平初為驃騎大將軍兄子武都為充州刺史長命左右擒去之使者大驚

謝承後漢書曰張意為驃騎將軍討東甌賊意備水戰之具浮海就攻一戰大破之

為驃騎將軍荊州刺史性甚清約州境接襄陽峴蜀物產多珍異時與梁通好往來贈遺一無所受 又曰長孫澄為驃騎將軍操履儉素大祖謂曰我於公間志無所惜公有所須宜即具陳澄登曰澄自頃至足皆明公恩造即如今者實無所須

胡昭 又曰胡昭授都督信為驃騎大將軍 冊府元龜曰胡昭為驃騎將軍正始中胡昭養志不仕以經籍自娛魏國賀若敦為驃騎大將軍於洛陽被圍賀若敦為驃騎大將軍

呼而出敵見之驚走 又曰王思政為驃騎大將軍一擊陷數人

河橋之戰思政下馬用長稍左右橫擊一擊陷數人

十二年部敵敦其屬信騎俱總兵城上三十餘萬每有禦捍二人相赴常若影響故得數對動敵常保功名

獨孤言賀若 趙儼蘭

追齊將力戰 冊府元龜曰翟雄為驃騎大將軍力戰齊將為周昌侯 追退魏將 又曰楊摽為驃騎大將軍卯山之戰追退魏將侯景太祖嘉之賜帛三百匹

亟有戰功 北魏書曰叱列伏龍孝明時累遷征西將軍後遷征位驃騎大將軍 冊府元龜曰周宇文欣為儀同三司賜爵興國縣公韋孝寬之

屢有戰功 冊府元龜曰西魏賀若敦為驃騎大將軍討陳杵侯填於湘州時土人乃為為土人裝船

賀若敦伏甲 冊府元龜曰賀若敦為驃騎大將軍領冀州牧都督西陵

原趙儼又手上車 紀瞻止家為府 趙儼字士達為驃騎將軍服物制度一依舊典遺使就非止家為府 晉書曰紀瞻字子思為驃騎將軍

驃騎將軍四

亟有戰功 冊府元龜曰周宇文欣為儀同三司賜爵興國縣公韋孝寬之

李子雄伏甲 冊府元龜曰李子雄為驃騎大將軍總管書伏甲士於中領軍兵人望見謂鉤鎖之至逆來爭取教甲士出而擒之

攻河陰先登 冊府元龜曰宇文愛為驃騎大將軍從高祖攻河陰先登樂與號驍勇得千餘人抜從鎖騎二千來詣子雄所子雄以其精銳與相見因擒捉

征洮陽先登 後魏書曰梁鼎為越州太守屢遷驃騎大將軍孝明帝時從賀蘭祥征洮陽先登有功別封紅安縣侯

以功加柱國 隋書曰韓洪仕周為大都督高祖受

極遊爵爲公尋授驃騎將軍平陳之役功多進柱國後周書曰侯莫陳崇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從擒竇泰復弘農破沙苑從戰河橋崇功多進位柱國　韋孝寬鎮玉壁時晉公護將東討功朝議欲以爲柱國武謂人曰我作柱國不應在元子孝前固辭不受以大將軍出鎮玉壁　不煩國家士馬又曰趙杲爲大都督行南秦州事入加驃騎大將軍鎮華州時茹茹渡河南寇杲自以被拔擢傾心下士擄獲氐羌撫而使之皆爲盡力文帝曰不煩國家士馬而能威服氐羌者趙杲有之矣　不煩國家兵馬又曰王羆爲驃騎大將軍鎮華州時茹茹侯騎已至幽州朝廷徵發士馬屯守京城右僕射周專達召羆議之羆不應命謂其使曰若茹茹至渭北者王羆率鄉里自破之不煩國家兵馬何爲天子城中遂作如此驚動縣周家小兒怯懦至此　達奚武鎮玉壁又曰達奚武授驃神武破紇豆陵於并州有功除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常山郡公　源子恭豫州功又曰源子恭永熙中入爲吏部尚書加驃騎大將軍從高祖軍以子恭在前豫州戰功追賞襄城縣開國男　樊叔略身先士卒隋書曰樊叔略爲驃騎大將軍與齊叔略步卒精銳每戰身先士卒　李遷哲身先士卒後周書曰李遷哲爲驃騎大將軍與田弘同討信州還哲每率勇爲前鋒所在攻戰無不身先士卒　高市貴并州功冊府元龜曰高市貴爲晉州刺史從

驃騎將軍五

原誄 晉張華魏劉驃騎誄曰昔在殷周惟伊惟呂穆穆公侯昭茲勳緒如何上天殲我鼎輔金剛玉潤水潔冰清郁郁文彩煥若朝榮功遂身退致仕懸輿志邈留侯心邁二疏風凜凜以翼衡雲霏霏以承蓋旐聯翩以飄颻旌繽紛以奄薄

碑 呂元膺驃騎大將軍論公神道碑曰公諱惟賢字惟賢西土人也少有志尚奮身轅門與元帥哥舒翰特角扞寇鋒刃既即大小數十戰摧陷堅陣洎王師失御以智信保全所領之軍馳於靈武扈從肅宗與先父洎乎昆弟立勳成効不可備述至德中授壽府典軍次授左衛郎將賜紫金魚袋俄轉左監門率又遷左領軍衛將軍又特進右領軍衛大將軍貞元十五年授驃騎大將軍行左武威衛將軍上柱國茲以疾終私第詔給鹵簿鼓吹所以褒寵也

銘 唐穆員驃騎大將軍劉海賓墓銘曰公諱海賓彭城人也以義俠聞於汧隴之間洎天下兵興以身許國累功百戰全生萬死歷官十七政至於開府儀同三司御史中丞樂平郡王食實封五千户充涇原節度兵馬使建中初拜驃騎大將軍後二年長安有朱泚之亂公與故太尉段秀實約曰公爲曹沫我爲荆卿期以一劒而復大駕故公先機而發有害其成段公與公是日并命君子謂二公之死千古如生銘曰赫赫太保自天降

忠見危致命有始有終偉哉段公與我同德將滅妖彗載清宸極天之方稔運奪其力悠悠青史異代悽惻

原表梁簡文帝讓驃騎揚州刺史表曰常願親侯（一作侯服）就列希同特進之班角巾還第不競龍驤之賞而天澤無涯名器總集竊以驃騎之官既爲上將神州之重實號中土故以彈壓六戎冠冕九牧豈止司隸絳節金吾緹騎況復任總皇畿位重連率何則驃騎之號歷選爲重元符之中始自去病永平之建特授劉蒼齊憲爲公主所申吳漢因羣臣之舉

車騎將軍一

原杜氏通典曰漢文帝元年始用薄昭爲車騎將軍（灌嬰周亞夫金日磾並爲之）後漢章帝即位西羌反以舅城門校尉馬防行車騎將軍征之銀印青綬在卿上絕席還復罷和帝即位以舅竇憲爲車騎將軍征匈奴始賜金印紫綬次司空（竇憲爲車騎將軍辟崔駰爲掾憲府貴重掾屬三十人皆故刺史二千石惟駰以處士年少權在其間其僚佐故事如太尉後梁冀爲之官屬倍於餘府）安帝即位西羌寇亂以舅鄧騭爲車騎將軍征之數年復罷（又皇甫嵩等爲之其官屬附見大將軍後）靈帝數以車騎遍拜嬖臣及贈亡人（應劭曰美職加於頑兇印綬汚於腐屍蔚國家之舊傷尅武之重昔年有翻被騭之祥知其爲戎令假號雲集不亦宜乎）魏車騎爲都督儀與四征同若不爲都督雖持節屬四征者與前後左右雜號將軍同其或散還從文官之例則位次三司晉宋車騎衛不復爲四征所督（晉羊祜爲車騎將軍開府如三司之儀）後魏制與驃騎同（位次升降並同）隋車騎屬驃騎府唐省之

車騎將軍二

漢書曰元光年以中尉程不識爲車騎將軍屯鴈門　吳志曰孫一奔魏以一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封吳侯　蜀志曰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益州從事張裕善相芝往從之裕謂芝曰君年過七十位至大將軍封侯延熙六年遷爲車騎將軍涪陵國人殺都尉反芝率軍征討即梟其渠百姓安堵爲大將軍二十餘年賞罰明斷善卹卒伍

車騎將軍三

漢書曰衛青武帝元光六年拜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斬首數百級賜爵關內侯後漢書曰竇憲爲車騎將軍大破單于於稽落山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　取河南地　登燕然山元朔元年秋青復將三萬騎出雁門斬首數千明年青復出雲中遂取河南地爲朔方郡　改驃騎班　作儀同面晉書曰賈充爲車騎將軍時吳將孫秀降拜爲驃騎大將軍武

帝以充舊臣欲改班使車騎居驍騎之右充固讓見聽後周書曰伊婁穆字奴千初為太祖內親信授奉朝請以邙山之役力戰有功拜為都督丞相府參軍事屢遷撫軍將軍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入白事太祖望見悅之字之曰奴千作儀同面見我兵於是拜車騎大將軍

斬首四千　將兵八百

後漢書曰馬防建初二年金城隴西保塞羌皆反拜防行車騎將軍事羌豪圍南部都尉於臨洮防將數百騎去臨洮十餘里設謀而前羌人驚走因追擊破之遂解臨洮圍冊府元龜曰吳朱然為車騎將軍右護軍赤烏五年征柤中魏將蒲忠胡質各將數千人忠要遮險隘圖斷然後質為忠繼援時然所督兵將先四出聞問不暇收合便將帳下見兵八百人逆掩忠忠戰不利質等皆退

屢挫其銳　盡獲所掠

隋書曰王辯為車騎將軍渤海賊帥高士達眾以萬數辯擊之屢挫其銳帝聞而馳召及引見禮賜甚厚後周書曰常善為涇州刺史屬茹茹入寇抄北邊善率所部破之盡獲所掠拜車騎大將軍

賜錢十億　賜金巨萬

冊府元龜曰漢馮緄桓帝時為車騎將軍擊武陵蠻夷荊州平定詔賜錢十億固讓不受又曰陳蕭摩訶後主時始興王叔陵為逆摩訶勒兵追斬之以功授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封綏遠郡公叔陵所蓄金帛累巨萬後主悉以賜之

鎮守北邊　案視諸鎮

後漢書曰杜茂為車騎大將軍光武時與郭涼擊盧芳將尹由於繁畤時芳據高柳與匈奴連兵數寇邊民帝患之遣謁者段忠將衆郡弛刑配茂鎮守北邊因發邊卒築亭候修烽火委輸金帛繒絮供給軍中并賜邊民茂亦建屯田驢車轉運冊府元龜曰魏源懷為車騎將軍蠕蠕寇邊詔懷禦之懷至雲中蠕蠕亡遁懷旋至恒代案視諸鎮凡可以築城置戍及儲糧積仗之處凡表五十八條

數有克捷　莫敢亡叛

北齊書曰可朱渾元為車騎大將軍討西魏儀同金祚黑智達於東雍擒之又與諸將征伐數有克捷降下天保初封扶風郡王後周書曰李賢為宣威將軍魏孝武西遷太祖令賢率騎士追衛時山東人衆多欲逃歸帝乃令賢以精騎三百為殿衆皆懼之莫敢亡叛加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擊周法尚　擒蕭寶夤

冊府元龜曰楊文紀仕周為車騎大將軍安州總管長將兵迎陳降將李穆於齊安與陳將周法尚軍遇擊走之以功進授開府又曰魏賀拔岳為車騎將軍時爾朱天光為左相大都督討万俟醜奴擒寶夤王慶雲天光為元帥而岳功居多

田弘盡心　楊素竭力

後周書曰田弘為都督從太祖復弘農戰沙苑解洛陽圍破河橋陣弘功居多太祖在同州文武並集乃謂之曰人人如弘盡心天下豈不早定即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隋書曰楊素仕周為車騎大將軍從齊王憲拔晉州憲屯兵雞棲原齊主以大軍至憲懼而宵遁衆多敗散素與驍騎十餘人竭力死戰憲僅而獲免

貴寵最盛　功績顯著

後漢書曰馬防為城門校尉行車騎將軍事擊金城隴西諸羌破之詔徵防還拜車騎將軍貴寵最盛與九卿絕席魏書曰郭淮嘉平元年遷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與雍州刺史陳泰協策降蜀牙門將句安等詔曰昔漢川之役幾至傾覆淮在隴右三十餘年外征寇虜內綏民夷比歲以來摧破廖化擒虜句安功績顯著今以淮為車騎將軍

破安豐王　敗安康賊

北魏書曰爾朱兆為車騎將軍元顥之屯於河橋兆進破安豐王延明顥於是退走莊帝還宮論功除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後周書曰陸騰為車騎大將軍與安康賊黃衆寶戰遂大敗之

攻琵琶城　破鯉魚柵

又曰李遷哲為車騎大將軍從開府賀若敦討樂熾等尋平南出侮地遷哲先至巴州刺史牟安民開門請降安民子宗徽等猶據琵琶城招諭不下遷哲攻而克之冊府元龜曰楊文思仕周為車騎大將軍治冀州事討平党項羌及擊破山獠等又生擒壽陽劉叔仁及別帥王建破賊於鯉魚柵

六傳會兵　五校出塞

漢書曰周亞夫為車騎將軍景帝二年七國反亞夫將兵東擊吳楚乘六傳會兵滎陽至雒陽從故父絳侯客鄧都尉問策遂堅壁昌邑南輕兵絕吳餉道竟破吳楚又曰竇憲為車騎將軍以執金吾耿秉為副發北軍五校黎陽雍營緣邊十二郡騎士及羌兵出塞擊匈奴

亞夫不出　朱然夜追

又曰周亞夫為車騎將軍景帝時七國反亞夫東擊吳深壁而守使輕騎絕吳楚兵後吳數挑戰終不出頃之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冊府元龜曰吳朱然拜車騎將軍征柤中魏將李興等聞然深入斷然後道然夜出追之軍以勝反大帝遣使拜然左大司馬右軍師

太祖賜玉帶　武帝賚竹策

後周書曰李遷哲為車騎大將軍討蠻帥等平之軍還太祖以所服紫袍玉帶及所乘馬以賜之隋書曰楊

素周武帝時爲車騎大將軍父敷終於大都督及平齊之役素請率父麾下先驅帝從之賚以竹策後賜物萬段金銀各百鈑後周書曰裴寬爲車騎大將軍邙山之戰以大都督從神武破西軍除華州刺史文宣掠文帝命寬經略焉後鮮行過妻家宴飲既醉寬密知之遣兵往襲斬之帝嘉焉賜奴婢金帶粟帛等

和洪賜金銀　裴寬賜金帶　冊府元龜曰和洪周武帝時爲車騎大將軍每職有功前

金

祚破西軍　源懷據北蕃　北魏書曰金祚爲車騎大將軍邵山之戰以大都督從神武破西軍除華州刺史文宣時爲車騎大將軍正始元年蠕蠕受禪加開府儀同三司後周書曰魏源懷宣武時爲車騎大將軍

南寇常代詔懷以本官加使持節前出據北蕃懷至雲中蠕蠕亡遁

達奚武覘敵　伊婁謙觀釁　後周書曰達奚武爲東秦州刺史齊神武趙沙苑太祖遣武追之具知敵之情狀以告太祖深嘉焉遂破之進爵高陽公拜車騎大將軍隋書曰伊婁謙初仕周爲車騎大將軍武帝將伐齊從容問謙曰爲之如何謙曰爲齊僧擅沈溺倡優麴櫱其折衝之將斛律明月已斃謙人之口若命六師臣之願也帝因使謙與少司寇拓跋偉聘齊觀釁

于烈願緩蹕　王韶諫班師　冊府元龜曰于烈宣武時爲車騎大將軍咸陽王禧反武興王楊集始馳告時帝從禽於野直衛無幾倉卒莫知所計乃敕烈子忠規虛實烈特留守已有備因忠奏曰臣雖朽邁心力猶可此等猖狂不足爲慮願緩蹕徐還以安物望帝聞之甚慰悅　宋書曰王韶初仕周爲車騎大將軍轉軍正武帝既執晉州意欲班師韶諫曰齊失紀綱主昏於上民懼於下取亂侮亡正在今日願陛下圖之帝大悅賜縑一百匹

我未便可欺　自外無足慮　魏書曰源懷爲車騎大將軍時蠕蠕南寇宣武詔懷禦之賜馬一匹細鎧一具御稍一枚懷拜受乃跨鞍執稍躍馬大呼曰氣力雖衰尚得如此蠕蠕雖畏壯輕老我亦未便可欺今奉廟勝之規總驍悍之衆足以擒其首帥獻俘闕下其時年六十一後周書曰裴寬爲車騎大將軍鎮孔城與齊雒州刺史鄭孤永業相對永業有計謀多詐寬每揣知其情出兵邀擊無不克之永業嘗戒其所部曰但好慎孔城自外無足慮其見憚如此

東堂勞王肅　西堂餞桓沖　北魏書曰王肅宣武時拜使持節都督江東諸軍事車騎將軍肅討擊齊軍於死虎大破之還京師宣武臨東堂引見勞之以肅淮南屬捷實帛四千七百五十匹　冊府元龜曰晉桓沖爲車騎將軍都督江州梁益交廣寧七州孝武餞於西堂賜錢五十萬又以酒三百四十石牛五十頭鶴賜文武送至溧州

與劉備同謀　與李瑒參決　又曰漢董承爲車騎將軍開府時獻帝自都許之後權歸曹氏帝忌操專偪乃密詔承結義士共誅之承遂與劉備同謀未發會備出征承與偏將軍王服等結謀事泄爲操所害　北魏書曰劉璠字威石遷車騎將軍然不預國政但領兵千餘隨丞相亮諷議而已晉書曰蕭寶夤爲車騎將軍征討諸軍事爲石勒所襲堪人太祖時爲征西車騎將軍謝鯤曰我國家大將不能禦難何面目復還朝廷遂至被害孝懷悼之

劉璠不能禦難

王堪不能禦難　諸公贊曰王堪字世胄行車騎將軍愛樂儒士嘗薦同鄉車湛明經行備詔曰昔祭遵爲將奏置五經大夫居軍中諸生雅歌投壺今將軍外勤戎旅內存國朝厥嘉軍之意令擢湛爲博士　冊府元龜曰晉桓沖爲車騎將軍聞南陽人劉驎之名請爲長史將

王湛爲博士　請驎之爲長史

表覆憐爲郡守　後漢書曰馮緄爲車騎將軍討平荊州蠻賊振旅還京師推功於從事中郎應奉薦以爲司隸校尉上書乞骸骨朝廷不許後周書曰楊攜仕西魏爲車騎將軍時弘農爲東魏守攜從太祖攻拔之然自河以北猶附東魏攜父猛先爲邵郡白水令攜與其豪右相知請微行詣邵郡舉兵以應太祖許之攜與王覆憐等陰謀舉事遂拔邪郡衆推攜行郡事標以因覆憐成事遂表覆憐爲邵郡守

應奉爲司隸

破單于登山紀功　殄羌賊獻捷振旅　上詳前登燕然山注　謝承後漢書曰皇甫嵩字義真拜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嵩溫恤士卒甚得衆情每軍行頓止須營幔脩立然後就帳軍士皆食爾乃嘗飯嵩既破黃巾成震天下按黃巾既平書奏請冀州一年田租以贍飢民帝從之百姓

討武陵平定荊州　破黃巾威震天下　漢書曰馮緄字鴻卿爲車騎將軍南征武陵蠻賊至長沙賊聞悉詣營乞降追擊斬首四千餘級受降十萬餘人荊州平定賜錢一億固辭不受　華嶠漢書曰皇甫嵩拜車騎將軍領冀州牧黃巾既平書奏請冀州一年田租以贍飢民帝從之百姓

歌曰天下大亂兮市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賴得皇甫兮始安居

孝孫征羌帝親幸府義貞討彝百官祖送又曰馬防字孝孫行車騎將軍事與長水校尉耿恭同征盧水羌還帝親駕幸其府謝承後漢書曰皇甫嵩討平涼羌彝遂將士皋騎萬隊戎車三千公卿百僚祖送於平樂館大會

拜金日磾於臥內牀下引張溫於崇德殿漢書曰金日磾為車騎將軍拜於臥內牀下受詔輔少主張璠漢記曰張溫以司空拜加車騎將軍征韓遂丙辰引溫於崇德殿下溫以軍禮長揖不拜也

車騎將軍四

增 安世深辭漢書曰張安世宣帝初為車騎將軍光祿勳時大將軍霍光薨魏相請以安世為大將軍後帝笑曰君而不可尚誰可者安世深辭弗能得後竟拜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

羊祜固辭冊府元龜曰晉羊祜泰始初為都督荊州諸軍事後加車騎將軍開府如三司之儀祜上表固辭

從征突厥隋書曰錢拔為車騎將軍從楊素北征突厥加上開府煬帝即位漢王諒反於并州又從楊素擊突厥於蠻武以功拜上開府賜物三千段

縱兵攻城冊府元龜曰陳章昭達為車騎大將軍帥師征蕭巖於江陵時蕭巖與周軍於峽山下南岸築壘名曰安蜀城於江橫引大索編葦為橋以度軍糧昭達乃命軍士仰割其索斷糧絕因縱兵以攻其城降之

率衆拔城北齊書曰堯雄仕東雍為車騎大將軍行豫州事時西魏以是育寶為豫州刺史薛顯據南頓雄率衆攻之一日拔其二城擒顯及長史丘岳寶遁走獲其妻妾寶為大行臺郎中從太祖擒寶將吏三千人皆傳送京師

力戰有功後周書曰達奚寶破沙苑皆力戰有功加車騎將軍仕周拜車騎大將軍伐齊之役從武帝圍晉陽禮成以兵擊南門齊帝敗羅率精甲數千拒帝禮成力戰退之

當時名將又曰魏鄧亮以都督從賀拔岳西征嘗先鋒陷陣以功拜大都督又以迎魏武功遷車騎大將軍開府左大都督從擒竇泰復弘農與沙苑之役並力戰有功遷車騎大將軍開府封長廣公以勇敢見知為當時名將太祖謂曰卿文武兼資即孫之孔明也

當時驍將後周書曰周書曰怡峯為車騎大將軍與諸將征討每戰克捷沈毅有膽得士卒心當時號為驍將

給三望車宋書曰沈慶之為車騎大將軍以郡公就第每從遊幸及較獵據鞍陵厲不異少壯太子妃上世祖金鏤匕箸及杆杓帝以賜慶之曰鏤酌之賜宜以大夫為先也前廢帝即位賜慶之几杖給三望車一乘

給油絡車冊府元龜曰南齊陳顯達還車騎將軍開府預廢帝林之勳為司空進爵為公甲仗五十人入殿明帝即位進太尉加兵二百人給油絡車

所向摧殄梁書曰胡僧祐為車騎將軍西魏寇至元帝以僧祐為都督城東諸軍事魏書曰李崇為車騎將軍揚州刺史崇深沈有將略在州經十年書養壯士數十人寇賊侵邊所向摧破號曰臥虎賊甚憚之

鄧鴻在九卿上東觀漢記曰永平六年鄧鴻行車騎將軍位在九卿上絕坐府也

增 梁椿屢有戰功後周書曰梁椿屢有戰功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從戰河橋進爵東平公

常善屢有戰功又曰常善為龍驤將軍魏文帝大號初屢有戰功除涇州刺史屬茹茹入寇善率所部破之拜車騎大將軍

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漢書曰灌嬰以車騎將軍從擊燕王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頃陰二千五百戶從擊韓王信於代至馬邑別降樓煩以北六縣斬代左將破鹵騎將於武泉北受詔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破鹵騎於硰石

原 馬防位同九卿華嶠漢書曰馬防行車騎將軍事位同九卿班同三前

所向摧破北魏

并將梁趙齊燕楚車騎又曰傳寬為車騎將軍領并州牧梁趙齊燕楚車騎別擊陳豨布功益封定食邑五千三百戶

設官部四十二 衛將軍（衛將軍 左右衛將軍 親衛并載 左右衛官屬 親衛官屬附 中衛將軍並附 驍騎將軍 輔國將軍 左右武衛將軍 左右威衛將軍 領軍將軍 護軍將軍）

衛將軍一

原杜氏通典曰漢文帝始用宋昌爲衛將軍位亞三司其官屬附見大將軍後凡車騎驃騎衛三將軍皆金印紫綬武冠絳朝服佩水蒼玉晉以陸協爲衛將軍兼儀同三司加千兵百騎東晉以後尤爲要重後魏初加大則次儀同三司孝文太和中制加大則位在太子太師上歷代多有唐無之

衛將軍二

增漢書曰文帝至渭橋羣臣奉天子法駕迎代邸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領南北軍 又曰文帝三年遣灌嬰擊匈奴發中尉材官兵屬衛將軍軍長安 晉書曰虞潭爲衛將軍貌如不武內實堅明

衛將軍三

增學問優博 文雅有餘三國吳志曰士燮爲衛將軍領交趾太守耽翫春秋爲之注解陳國袁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交趾士府君既學問優博又達於從政保全一郡二十餘年雖實融保河西馬以加之 冊府元龜曰宋劉毅爲衛將軍往征盧循敗歸後宋高祖與安帝大宴於西池有詔賦詩毅詩云六國多雄士正始出風流毅自以武功不競故示文雅有餘也 先登陷陣 徵兵運糧後周書云庫狄昌爲衛將軍從太祖破竇泰復弘農戰沙苑昌皆先登陷陣 綏懷遠近 應機征討晉書云羊祜爲衛將軍時武帝將有滅吳之志以祜爲都督荊州諸軍事祜率營兵出鎮南夏開設庠序州將堅強盛謀將敗退相繼安遠弟石及兄子元等應機征討所在克捷奔衛將軍 又云謝安爲侍中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冊府元龜曰封子繪爲衛將軍平陽太守時大軍討復東雍平紫舒及喬山紫谷絳蜀等子繪嘗以太守前驅慰勞徵兵運糧士無乏 降附馬隆 號慟羊祜晉書云馬隆爲刺史楊欣失羌戎之和欣爲虜所沒武帝以隆爲武威太守假節宣威將軍隆到武威前後誅殺及降附者以萬計涼州遂平加授衛將軍 又云羊祜爲衛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及羌南州人聞祜喪莫不號慟吳守邊將士亦爲之泣其仁德所感如此 開門伏甲 背城死戰北齊書薛循義爲東魏衛將軍從神武戰沙苑退還晉州西魏儀同長孫子彥圍逼城下循義開門伏甲士以待之子彥不測虛實於是遣士神武甚嘉之 又曰高季式仕魏爲衛將軍元象中西寇大至高祖親率三軍以禦之陣於北邙師徒大敗所親部曲請季式奔梁季式曰吾兄弟受國厚恩與高王共定天下一旦傾危亡去不義若社稷顛覆當背城死戰安能偷生苟活 謀滅王敦 從破竇泰晉書曰郗鑒爲衛將軍都督從駕諸軍事與明帝謀滅王敦又以鑒爲尚書令領諸屯營平錢鳳等封高平侯 魏志曰文帝以司馬宣王爲撫軍大將軍征吳召宣王曰朕委卿蕭何之任不亦可乎韓暨傳曰吾東撫軍當總西事女西撫軍當總東事 原宋昌領北軍 宣王總西事宋昌事見衛將軍二 增安世薦蘇武 全琮表陳熾漢書曰張安世爲衛將軍蘇武以故二千石與計謀立宣帝賜爵關內侯安世

薦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先帝以爲遺言宣帝即時召武待詔宦者署數進見復爲右曹典屬國 三國吳志曰全琮爲衛將軍陳熾少有志操能計算琮表稱熾任大將軍

楊津以守城加 北魏書曰費穆莊帝時爾朱榮入雒詔穆都督南征諸軍事生擒梁將曹義宗以功遷衛將軍討迎師還州戰斬賊帥除衛尉卿既而杜洛周圍州城津盡力捍守加衛將軍 又云楊津爲撫軍將軍出擊靈丘賊帥鮮于修禮起博陵定州危急遂落偃維節又破魏雍州刺史王經於洮西就遷爲大將軍 又曰索琳遷衛將軍及劉曜進逼王城以琳爲都督征東大將軍討之破曜日逐王呼延晏遂以功封上雒郡公

姜維降治無戴 索琳破呼延晏 冊府元龜曰蜀姜維爲衛將軍討定汶山平康彝又降治無戴等部

衛將軍四

晉 先驅後擊 後周書曰高琳爲衛將軍從擒莫多婁貸文仍戰河橋琳先驅後擊勇冠諸將太祖嘉之曰公即我之韓白也齊將東方老來寇琳禦之老中數創退謂其左右曰吾經陣多矣未見如此健兒 回戰急擊 北魏書曰賀拔岳孝莊時爲衛將軍討万俟醜奴於渭南傍水分置精騎隨地形便驛驛置之自將百餘騎陽水與賊相見岳漸前進先所置驛騎薄岳而集賊不測其多少至淺可濟岳便馳過賊謂岳走乃輕騎追岳岳依橫岡伏兵以待之賊以路險不得進岳乃回戰急擊之賊退走擄獲三千人降步兵萬餘收其輜重

衛軍掌兵衛 續漢書百官志曰衛尉將軍掌京師兵衛

左右衛將軍一 親衛幷載 親衛官屬附 左右衛官屬 中衛將軍並附

晉 行相州刺史 北魏書曰李神爲衛將軍行相州刺史時葛榮兵充斥民多逃散神撫勞兵民小大用命 辭荊州都督 又曰楊津爲衛將軍孝莊永安初詔津爲荊州都督津以前在中山陷寇詣闕固辭竟不之任

原 杜氏通典曰漢京師有南北軍掌理禁衛 南軍若今諸衛北軍若今羽林等軍周勃駐入北軍是也 初有衛將軍 詳在本篇 魏末晉文王又置中衛將軍一人又各統親衛煬帝改左右衛爲左右翊衛 又加置親衛幷領勳武三衛煬帝改三衛爲三侍非翊衛府皆無三侍其所領軍士名爲驃騎 唐復爲左右衛大將軍各一人 掌宮掖禁衛督攝隊伍 將軍各二人 貳大將軍事 長史各一人晉武帝置左右衛各有長史司馬東晉省長史歷宋齊梁陳後魏北齊並同至隋左右衛各置長史一人唐因之 錄事參軍各一人東晉元帝初爲鎮東大將軍置錄事參軍自後無聞梁皇弟皇子府有錄事參軍各一人後魏二大公府及第一第二第三品將軍府及始蕃王二蕃王三蕃王府各有錄事參軍官北齊因之隋左右衛府各有錄事參軍一人唐因之

倉曹參軍各二人東晉元帝爲鎮東大將軍有倉曹參軍宋武帝相府亦置後魏與錄事參軍同置北齊因

之隋左右衛府各有倉曹參軍一人唐因之置二人　兵曹參軍各二人歷代皆與倉曹同置　騎曹參軍各一人魏司馬景王爲大將軍有騎兵宋武帝爲相有騎兵參軍隋左右衛府有騎兵參軍唐初因之其後改爲騎曹　胄曹參軍各一人東晉元帝爲鎮東大將軍有鎧曹參軍宋武帝爲相亦有之齊有左右鎧曹各一人隋左右衛府有鎧曹行參軍一人唐因之長安初改爲胄曹神龍初復爲鎧曹開元初復爲胄曹凡自十六衛及東宮十率府錄事及兵倉騎胄等曹參軍通謂之衛佐並爲美職漢魏以來諸將軍有長史以下官屬今諸衛所置蓋亦因其舊號考其職位則全校微矣其下諸衛官屬並同　左右親衛中郎將府中郎將之名秦漢以來有之非今任也別詳中郎將五官左右篇今中郎將因隋每衛各置開府一員以統之唐武德七年改開府中郎將親衛爲一府勳衛翊衛各爲一府中郎將各一人掌領校尉以下宿衛總判府事唐武德七年改親衛驃騎將軍爲之其勳翊二衛亦然左右郎將一人隋備身府置左右郎將唐因其名武德七年改親衛車騎將軍爲之其勳翊二衛亦然掌二中郎將之職錄事參軍一人掌受府事兵曹參軍一人掌判府事校尉五人增文獻通考曰宋有左右衛上將軍大將軍將軍中郎將郎將並爲環衛官無定員皆命宗室爲之亦爲武臣之贈自大將軍以下又爲武臣責降散官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有親衛有勳衛有翊衛而後有左右衛設官曰大將軍曰上將軍曰將軍曰折衝都尉曰果毅都尉　金以舊合札猛安爲侍衛親軍立侍衛親軍司以統之其左右衛將軍領於殿前都點檢　元多稱指揮使惟有鎮殿者稱將軍　右衛隸樞密院秩正三品中統三年初置武衛至元元年改爲侍衛八年改爲左右中三衛掌宿衛屯從兼屯田國有大事則調度之定置都指揮使三員正三品副都指揮使二員從三品僉事二員正四品經歷二員從七品知事二員照磨二員從八品所屬十有五　鎮撫所鎮撫二員　行軍千戶所十秩正五品達魯花赤十員副達魯花赤十員千戶十員副千戶十員彈壓二十員百戶二百員知事十員　弩軍千戶所一秩正五品達魯花赤一員千戶一員彈壓二員百戶十員　屯田千戶所二秩正五品達魯花赤二員千戶二員彈壓二員百戶十員　教官二蒙古字教訓一員儒學教授一員掌諸屯衛行伍耕戰之暇使之習國字通曉書記初由樞府選舉後歸吏部　左衛前衛中衛後衛職掌官秩並同右衛俱隸樞密院前衛所屬多門尉二平則門尉一員順承門尉一員後衛所屬少屯

田千户一所又有唐元衛親軍都指揮使司貴赤衛親軍都指揮使司西域親軍都指揮使司宗仁蒙古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隆鎮衛親軍都指揮使司俱隸樞密院左翊蒙古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隸山東河北蒙古軍大都督府

左右衛將軍二

神武執手 高祖同榻 北齊書曰劉豐爲汾州刺史與諸將征討平定寇亂又從神武破周文於河陰豐功居多神武執其手嗟賞之入爲左衛將軍 冊府元龜曰李孝常拜左衛大將軍從平薛仁杲力戰有功高祖手敕褒美臨朝每賜同榻而坐

躍馬繞城 先驅破敵 冊府元龜曰宋宗慤竟陵王誕據廣陵反慤表求赴討乃行隸車騎大將軍沈慶之初誕誣其衆云宗慤助我及慤至躍馬繞城呼曰我宗慤也事平入爲左衛將軍又曰解律光爲左衛將軍從文宣出塞光先驅破敵還除晉州刺史

使趙草守 與賀若合 梁書曰曹景宗爲右衛將軍魏軍攻徐州刺史固乞留京師像賜金帛珍國又固讓高祖敕答曰昔田單奮城高麗舉國來戰讓大將軍煬帝於鴈門出護兒及樊子蓋並固諫乃止

褚淵入衛 元康馳驛 冊府元龜曰宋褚淵爲中軍將軍桂陽王休範反淵與衛將軍袁粲入衛宮省鎮集衆心 又曰北齊陳元康爲中軍將軍時王思政入穰城諸將攻之不能拔元康進計於文襄曰公入輔朝政未有殊功今穰城將陷願乘之足以取大業文襄令元康馳驛觀之復曰必可拔文襄於是親征既至而克實元康金百鏹

南康內使 詔不肯奉 騎不得入 隋書曰來護兒大破之將趙平壤高麗上表請降帝許之詔護兒旋師護兒集衆曰今高麗國困敝吾欲進兵徑趨平壤取其僞主獻捷而歸答表請行不肯奉詔諸將懼盡勸還方始奉詔報曰敝爲左衛大將軍元宗即位於新豐謁武以訥爲左軍節度時元帥與禮官得罪諸部領亦失序惟訥及解琬之軍中不動令輕騎詣訥至軍門皆不得入禮畢帝甚加慰勞

元夜登高 通宵假寐 隋書曰元胄爲右衛大將軍高祖親顧益密嘗上元夜帝與近臣登高時胄下直帝令馳召之及胄見帝調曰公與外人登高未若就朕也賜宴極歡 唐書曰李大亮爲左衛大將軍蔡領太子右衛率俄兼工部尚書身居三職宿衛兩宮每當宿直必通宵假寐太宗賞勞之

諫 梁書曰王珍國爲右衛將軍謝不拜又授徐州刺史固乞留京師像賜金帛珍國又固讓高祖敕答曰昔田單奮城高麗舉國來戰讓大將軍煬帝於鴈門護兒爲右衛大將軍煬帝於鴈門爲突厥所圍將選精騎潰圍而出護兒及樊子蓋並固諫乃止 隋書曰來護兒爲護軍將軍 冊府元龜曰宋褚淵爲中軍將軍桂陽王休範反淵與袁粲入衛宮省鎮集衆心 又曰北齊陳元康爲中軍將軍時王思政入穰城諸將攻之不能拔元康進計於文襄曰公入輔朝政未有殊功今穰城將陷願乘之足以取大業文襄令元康馳驛觀之復曰必可拔文襄於是親征既至而克實元康金百鏹

隨攻安蜀 持節南康 陳書曰錢道戢爲左衛將軍 冊府元龜曰李孝常侍仁威將軍

博諳舊典 啓求賦詩 南宋書曰劉湛爲高祖相國參軍博諳前代舊典後爲右衛將軍梁書曰王珍國爲左衛將軍時東魏賀若統以潁川來降東魏遣將楊大眼對橋北岸立城以通糧運每牧人過岸伐芻豪之因得壘城使別將趙草守之因調爲趙草城 後周書曰宇文貴爲右衛將軍時東魏遣將竟雄趙育是雪實率衆二萬攻潁川貴自雒陽率步騎二千救之東魏行臺任祥又率衆四萬攻潁川方與雄合諸將以彼衆我寡不可爭鋒貴曰古人多以寡制衆吾進與賀若守之因調爲趙草城 梁書曰王珍國爲左衛將軍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偕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歎不已約及朝賢驚嗟竟日 梁書曰王景文太宗初即位爲左衛將軍賊方略對曰臣當惠魏衆少不苦其多高祖乃假節與衆軍同討馬 宋書曰王景文太宗初即位爲左衛將軍蕭惠攻安蜀城降之以功加散騎常侍仁威將軍 冊府元龜曰裴忌高祖時爲左衛將軍世祖天嘉初出爲持節

不苦衆多 毋輕敵小 梁書曰王珍國爲左衛將軍魏任城王元登寇鍾離高祖遣珍國因間討之 梁書曰王景文太宗初即位爲左衛將軍蕭小鋒舊有毒何可輕乎 梁書曰王珍國爲左衛將軍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偕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歎不已約及朝賢驚嗟竟日 梁書曰王珍國爲左衛將軍時東魏賀若統以潁川來降東魏遣將竟雄趙育是雪實率衆二萬攻潁川方與雄合諸將以彼衆我寡不可爭鋒貴曰古人多以寡制衆吾進與賀若守之因調爲趙草城 後周書曰宇文貴爲右衛將軍時東魏遣將楊大眼對橋北岸立城以通糧運每牧人過岸伐芻豪之因得壘城使別將趙草守之因調爲趙草城 梁書曰王珍國爲左衛將軍時東魏遣將楊大眼對橋北岸立城以通糧運每牧人過岸伐芻豪之因得壘城使別將趙草守之因調爲趙草城 梁書曰王珍國爲左衛將軍時東魏遣將楊大眼對橋北岸立城以通糧運每牧人過岸伐芻豪之因得壘城使別將趙草守之因調爲趙草城 梁書曰王珍國爲左衛將軍時東魏遣將楊大眼對橋北岸立城以通糧運每牧人過岸伐芻豪之因得壘城使別將趙草守之因調爲趙草城

有松石間意　非田舍所吹　冊府元龜曰宋蕭思話爲右衛將軍嘗從太祖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盤石清泉帝史左衛將軍興世父仲子由興世致位給事中興世欲將往襄陽愛鄉里不肯去嘗謂興世曰梁張興世爲雍州刺舍老翁樂聞鼓角汝可送一部行田時欲吹之興世素恭謹異法嘗之曰此是天子鼓角非田舍所吹　又曰梁中興世曰我雖田

選精銳擊賊　以驍果出城　隋書曰蕭純爲右衛將軍彭城留守大業中彭城賊張大彪等寇掠徐兗純討之初閉城擊賊一日九捷帝大悅拜右翊衛將軍冊府元龜曰唐張瑾初仕隋世歷職顯要賈煬帝被國風門瑾不與戰賊屢挑不出以純爲怯不設備純選精銳擊賊合戰於昌慮大破之冊府

何以殺壯士　我欲舉好人　冊府元龜曰梁王僧辯爲左衛將軍討河東王僧辯乃宥之及侯景西上鐵之擒虎呼曰侯景未滅何以殺壯士僧辯乃宥之及侯景西上鐵之擒虎呼曰侯景未滅何以殺壯士僧辯獲命烹之隋書曰薛世雄性廉謹文帝嘗謂羣臣曰我欲舉好人未知諸君議否羣臣曰臣等何能測聖心帝曰我欲舉世雄羣臣稱善於是拜右翊衛將軍

善明無官情　道根如素士　冊府元龜曰南齊劉善明齊臺初建爲右衛將軍辭疾不拜褚淵謂善明曰卿本無官情既達知己所以勸力驅策耶善明曰我本無官情既達知己所以勸力驅策耶梁書曰馮道根爲右衛將軍雖貴顯而性儉約所居宅不修牆屋無器服侍衛入室則蕭然如素士之貧賤者當世服其清退武帝亦雅重之

曹真加給事　杜弼爲司軍　冊府元龜曰魏曹真爲上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節鉞與夏侯尚等征蜀擊牛渚屯破之特拜中軍大將軍加給事中　又曰北齊杜弼以中軍大將軍爲行臺慕容紹宗軍司文襄令陳政務之要謂請口陳曰天下大務莫過賞罰二端若二事得中自然盡美帝曰言雖不多於理甚要捷手而別

偏遷天子世　冊府元龜曰劉超爲左衛將軍時蘇峻逼遷天子超攀轅哀號給馬不肯騎而悲哀慟哭峻聞之甚不平

文度共輔幼主　世瑜親侍至尊　晉書曰王坦之字文度領左衛將軍又領本州大中正與謝安共輔幼主　晉中興書曰劉超字世瑜爲右衛將軍蘇峻作逆而禄賜俱薄親族

吳隱之居清顯　來護兒甚親重　晉書曰吳隱之遷左衛將軍雖居清顯而禄賜俱薄親族　隋書曰來護兒爲右翊衛

左右衛將軍三

眞將軍也　唐書李大亮爲左衛大將軍太宗謂大亮每行夜自當丙夜遣郎將中郎將行甲乙丁戊等夜身先於人眞將軍也

乃誠臣也　隋書曰來護兒爲右翊衛大將軍伐遼會楊元感反攻雒陽護兒聞之召裨將周法尚等議旋軍法尚等以無敕不從護兒曰雒陽被圍心腹之疾高麗驛奏聞帝見弘等悅曰汝父擅赴國難乃誠臣也

對南掖門　梁書曰楊公則爲左編將軍高祖義師至新林公則自越城移屯領軍府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賊城中遥見麾蓋縱神鋒弩射之矢貫胡牀左右皆失色公則曰幾中吾脚談笑如初

列東掖門　梁書曰楊公則爲左衛將軍從高祖平建康城內出者或被剥奪公則親率麾下列陣東掖門衛送公卿士庶故出者多由公則營焉

固辭不受　冊府元龜曰梁蔡道恭爲右衛將軍時王敦舉兵亮與諸將拒錢鳳及沈充之走吳興元帝又假亮節都督東征諸軍事追充事平封永昌縣開國公賜絹五千餘匹固讓不受

固辭不受　冊府元龜曰晉庾亮爲左衛軍時高祖舉義師於雍州道恭以功遷中領軍固辭不受

李崇平氏功　北魏書曰李崇自孝文時爲都督隴右諸軍事擊氐楊靈珍從弟建軍於龍門破之靈珍走奔漢中孝文在南陽覽表大悅曰使朕無西顧之憂者李崇之功也以崇爲都督諸軍事孝文遷左衛將軍

虔瓘破賊功　冊府元龜曰唐郭虔瓘爲右衛將軍北軍都護元宗開元二年突厥默啜明時累遷左衛將軍遣其子同俄特勒率衆寇北庭虔瓘擊敗之斬同俄於城下突厥女壻火

拔頡利發石阿失畢與同俄特勒同領兵同俄之死懼不敢歸遂與其妻歸降度磑以破賊功拜冠軍大將軍行右驍衛大將軍封太原郡開國公 所得不可勝計梁書曰曹景宗為右衛將軍武帝天監五年魏軍攻徐州詔景宗攻破之生擒五萬餘人收其軍糧器械牛畜不可勝計 所獲不可勝計開府元龜曰蘭欽為左衛將軍南征彝獠陳文徽所獲不可勝計大獻銅鼓累代所無 世雄廉正於是超拜隋書曰薛世雄行軍破敵秋毫無犯帝曰世雄廉正王清領兵不欲使轉之山濤啓事曰右衛將軍王清字武子誠有古人風超拜右衛將軍 有美才詔清領禁兵不欲使轉之

左右衛將軍四

原詩梁范雲贈沈左衛詩曰伊昔霑嘉惠出入承明宮游息萬年下經過九龍中越鳥憎北樹邊馬畏南風願言反魚筍津梁肯見通

增制孫逖授吳王祗左衛將軍等制曰左衛將軍吳王祗等國之近屬朝之多士或同班警衛有避於天倫或列位周行已淹於歲序各移官命用廣朝恩 白居易授李演左衛上將軍制曰王者法鉤陳設環列非勳勞之將信近之臣則何以久張爪牙轉置肘腋具官李演常從德宗皇帝南蒐於梁籍名功臣謂之定難洎出分戎律入拱宸居內外周旋不懈於位交戟之下周廬肅然今之轉遷示益親信移領左廣仍參夏卿夫入屯之警巡七萃之勤情爾為其正盡得察之宜惜前勞無蘊乃勣

左右驍騎將軍一官屬與左右衛同後改左右驍衛將軍

原杜氏通典曰漢有驍騎將軍謂之雜號將軍武帝以李廣為之後省後漢建武元年初改屯衛為驍騎魏置為中軍晉領營兵兼統宿衛梁以來其任踰重天監六年置左右驍騎領朱衣直閤並給儀從北齊州刺史昌義之首為此職出則羽儀清道入則與二衛通直臨軒則升殿夾侍改舊驍騎曰雲騎陳有左右驍騎及雲騎陳韋翻為驍騎將軍素有名稱每大事恒令夾侍左右時人榮之 永平二年詔云左右驍騎宜通文武文官則用心腹武官則用功臣所給儀從同太子二衛率後魏北齊並有驍騎將軍之職後周有左右驍騎率上士至隋開皇十八年置備身府煬帝即位改左右備身府為左右驍衛府所領軍士名曰豹騎其備身府又別置焉唐因隋置左右驍衛府龍朔二年去府字光宅元年改左右驍衛為左右武威神龍元年復舊大將軍各一人所掌與左右衛同將軍各二人以副之

增宋史職官志曰環衛官有左右驍衛上將軍大將軍將軍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有左右驍衛

設官曰大將軍曰上將軍曰將軍曰折衝都尉果毅都尉　金海陵正隆五年罷親軍司以所掌付大興府置左右驍衛所謂從駕軍也　元明無

左右驍騎將軍二

漢 東觀漢記曰建武九年以劉喜爲驍騎將軍攻涿郡　魏志曰董卓立獻帝表太祖爲驍騎將軍與計事太祖乃變姓名間行東歸　齊書曰江敷爲侍中轉都官尚書領驍騎將軍王晏啓武帝曰江敷今重登禮閣兼寄六軍慈渥所覃實有優忝但語其事任殆同閑輩天旨既欲升其名位愚謂以侍中領驍騎望實清顯有殊納言上曰敷常啓我爲其鼻中惡今既以何穎王瑩還門下故有此迴換耳

左右驍騎將軍三

魏 出鷹門　出北塞　漢書曰李廣爲驍騎將軍出鷹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廣軍生得廣置廣于素闌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鹵騎得廣廣時傷置兩馬間絡而盛之臥行十餘里廣佯死睨其旁有一兒騎善馬暫騰而上兒馬因抱兒鞭馬南馳數十里得其餘軍匈奴騎數百追之廣行取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　魏略曰任城威王彰字子文性勇而驍黃行驍騎將軍出北塞爲幽寇所要彰獨與麾下數百騎突圍王聞之曰我黃鬚兒竟大奇也　**晉** 賜寶鈿刀　賜金鏤帶　開府元龜曰唐阿史那社尒爲左驍衛大將軍貞觀十四年授行軍總管以平高昌諸人咸即受賞社尒以未奉詔旨秋毫無所取軍還太宗美其廉慎以高昌所得寶鈿刀并雜綵千段賜之　後周書曰侯莫陳頴爲驍衛將軍從太祖征討拜大都督西魏文帝東討順與太尉王盟等留鎮長安時趙青雀反盟等奉魏太子出次渭北魏文帝還軫順手曰河橋之戰卿有殊功便解所服金鏤玉帶賜之　董純賜縑　史祥進位隨書曰董純以功拜柱國進爵爲郡公增邑千戶轉左將軍進位上大將軍轉太僕卿祥從征吐谷渾率衆出間道擊虜破之俘男女千餘口進位左光祿大夫拜左驍衛將軍　又曰史祥爲左衛

唐 出鷹門　蘇定方遷　來護兒拜　冊府元龜曰唐蘇定方爲行軍總管征賀魯檢校兒場帝初拜左驍衛大將軍帝甚重之　又曰隋來護之以功遷左驍衛大將軍　又曰隋書曰累封新興縣公　又曰唐書曰定方請曰都曼之叛罪合誅乃命有之　又云唐屈突通初仕隋大業中爲左驍衛大將軍遷將作大將軍顯和降於劉文靜遣副將竇琮等與顯和追之遂擒通送於長安高祖謂曰何相見晚耶通泣曰通不能盡人臣之節力屈而至爲本朝之辱以媿相見高祖曰隋室忠臣也命釋之　**都督七軍**　**經略四鎮**　又曰鄭曹仁都亭侯從平荊州以仁行征南將軍留屯江寧拒吳衆退之三軍大將軍行右驍衛大將軍進封太原郡開國公俄轉安西副大都護攝御史大夫四鎮經略安撫使　**匈奴避李廣**　**志元同亞夫**　郭虔瓘爲左驍衛將軍兼北庭都護開元中以功拜冠軍大將軍行右驍衛大將軍在北平頡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　唐書曰段志元爲左驍衛大將軍文德皇后之弟也志元與宇文士及分統士馬出宿於彰武門太宗夜使宦官三至將軍處士及開營納使

者志元開門不納曰軍門不可夜開使者曰此有手敕志元曰夜中不辨真僞因停使者至曉太宗聞而歎曰此真將軍也周亞夫何以加焉

馬成備北邊　劉桓攻中山 後漢書曰馬成字君遷拜揚武將軍屯常山以備北邊又代驍騎大將軍杜茂繕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橋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陘中山至鄴皆築堡壁起烽燧十里一候在事五六年帝以成勤勞徵還京師邊人多上書求請後遣成還屯東觀漢記曰光武以劉桓爲驍騎將軍攻中山

左右驍騎將軍四

爲沃沮道總管 冊府元龜曰麗孝泰爲左驍衛將軍高宗遣將征高麗孝泰爲沃沮道總管時孝泰軍於蛇水之上高麗蓋蘇文益兵擊之孝泰大敗或勸就劉伯英曾孝泰曰我事國家兩代過蒙恩遇高麗不滅吾必不還伯英等何必救我遂與其子一十三人皆死之

爲弓月道總管 冊府元龜曰唐契苾何力爲右驍衛大將軍永徽二年弓月處密叛以何力爲弓月道大總管討平之擒其渠帥處密時健候斤等以歸北齊書曰淳于誠宣武末伐蜀以誠爲驍騎將軍假冠軍將軍都督別部司馬領鄉導統軍誠不願先受榮爵乃固讓賞官止參戎號

不願先受榮爵 冊府元龜曰韓公武爲大金吾將軍堅辭富以富貴自處衛改右驍衛將軍性甚恭謹不以富貴自處

左右驍騎將軍五

制唐蘇頲授安金藏右驍衛將軍制曰 具官安金藏家本孝悌身全忠懇往在周朝困於酷吏共誣良善敢謗太皇不任楚毒並加刑憲金藏乃自刺心肺見其誠節因而寤主實賴斯人則洪演納肝田光吞舌求之既往未足爲喻眷言酬德自可超倫彰其貞固之美拜以誰何之任　錢珝授楊約左驍衛將軍并崔敬復左領軍衛將軍制曰國家之道文武相須故帶綬簪冠而處將軍之位者必得雄俊之材以對我卿大夫具官楊約智則好謀勇而知禮臨戎之用以律甚明具官崔敬復涖事多能理煩益辨舉其成效可以在庭俾就衛環式昭奬勸使號令有嚴於宿衛謨明皆稱於職官副吾雄俊之求以濟相須之道

輔國將軍一

杜氏通典曰 後漢獻帝置輔國將軍以伏完爲之　晉王濬平吳後拜輔國大將軍有司奏輔國依比未爲達官不置司馬不給官騎詔依征鎮給五百大車增兵五百人爲輔國營給親騎百人官騎十人置司馬　宋明帝泰始四年改爲輔師將軍後廢帝昱元徽二年復故　梁後魏後周隋並有之　唐輔國大將軍爲武散官

晉書曰 王導爲輔國將軍導上牋曰今者臨郡不問賢愚輒有鼓蓋時有不得者或爲恥辱導忝荷重任不能崇浚山海而開創亂源取紊彝典謹送鼓蓋之物請從導始庶令雅俗區別羣望無憾　王隱晉書曰

羊琇以輔國將軍開府儀同

輔國將軍二

定興州 略晉川隋書曰李雄周太祖時為輔國將軍從達奚武平漢中定興州又討汾州寇歸前後功拜丹陽王賈得及離石護軍高秀和於平陶以軍功拜并州刺史陽爵任城公北魏書曰奚牧為輔國將軍略地晉川獲慕容寶丹陽王賈得及離石護軍高秀和於平陶以軍功拜并州刺史陽爵任城公

領千人 遣百騎 輔國府元龜曰晉劉演為陽平太守石勒之亂演為輔國將軍魏郡太守程將討勒以演領勇士千人行北中郎將兗州刺史鎮廣丘朝王桑走趙固得衆七千人為勒所攻演拒戰勒退元帝拜為都督後將軍假節奇劉懷珍仕宋為輔國將軍偽長廣太守劉桃根領數千人戍不其城懷珍引軍次洋水宋書曰宜簡精銳懷珍曰今衆少權軍我懸彼固正宜簡精銳

小輿殿後 單騎直入 梁書曰韋叡為輔國將軍達王廣之將百騎襲陷其城靜城乘勝至牛牧隄下軍監潘雷祐勸退還巢湖諸將請走保三叉叡怒曰將軍死綬有前無却因令取幟角乘小度憧憧之隄下示無動志衆素叡每戰以版輿自載督厲衆軍迭班師去賊近恐為所蹑叡遣輜重居前身乘小度於小峴見裹便躍馬大呼直往斬之應手而倒南宋書曰薛安都世祖孝建初為輔國將軍豫州刺史鎮虎牢安都軍騎直入新之而反時云關羽之新亭參軍傅法之應手而倒與殿後鄧人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南齊書曰周山圖在宋為輔國將軍時沈攸之攻郢城世祖謂山圖曰攸之性度險刻無却因令取幟角乘小度憧憧之隄下示無動志衆素叡每戰以版輿自載

率軍赴難 遣使告變 南齊書曰周山圖曰攸之性度險刻無却因令取幟角乘小度憧憧之隄下示無動志衆素叡每戰以版輿自載

山圖見事 吳喜進才 南齊書曰周山圖在宋為輔國將軍時沈攸之攻郢城世祖謂山圖曰攸之性度險刻無却因令取幟角乘小度憧憧之隄下示無動志衆素叡每戰以版輿自載

謝琰破堅 庾翼 晉謝琰為輔國將軍討合肥初肥城守之難攻陷陳留太守蔡公賜爵都亭侯又曰晉庾翼為輔國將軍假節都督青州刺史鎮虎牢安都軍騎直入新之而反時云關羽之新亭參軍傅法之應手而倒與殿後人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南宋書曰薛安都世祖孝建初為輔國將軍豫州刺史鎮虎牢安都軍騎直入新之而反時云關羽之新亭參軍傅法之應手而倒與殿後人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南齊書曰蕭景先為寧朔將軍時魏軍出淮北景先臨塞關陛魏軍退進號輔國將軍又曰蕭景先為寧朔將軍時魏軍出淮北景先臨塞關陛魏軍退進號輔國將軍梁書曰韋叡為輔國將軍所至頓舍備立館宇藩籬牆壁皆應準繩

設奇 晉府元龜曰晉謝琰為輔國將軍假節及帥城失守石城被圍具屢設奇兵潛致糧仗石城得全其之勳也賜爵都亭侯

所誅戮 申以盟約 宋書曰劉勔為宋輔國將軍陽王休祐內人出城然後開門琰有疾以版自輿與諸將帥面縛請罪勔並赦宥無所誅戮自將帥以下財物貨貨皆還之冊府元龜辛巢之亂敗平西將軍黃回歸世祖謂山圖曰周公前言可謂明於見事者矣宋書曰吳喜為輔國將軍劉休為其府錄事參軍喜稱休才達之明帝得在左右南齊書曰蕭鸞為輔國將軍沈攸之之難太祖即位加寧朝將軍又曰蕭鸞兄為輔國將軍沈攸之之難太祖大喜進鸞鎮軍將軍

立館宇 南齊書曰蕭景先為輔國將軍所至頓舍備立館宇藩籬牆壁皆應準繩

伐 宋書曰王元謨為輔國將軍幽州刺史青州刺史沈文秀反元謨欲向朝廷慮見掩襲乃詣文秀求安軍帖文秀令領城外元謨即立營壘至夜拔軍南奔起義比曉文秀追不復及明帝以為持節都督青州刺史將軍如故南齊書曰劉善明為宋輔國將軍西海太守行青冀二州刺史至鎮表請北伐

以火燒艦 以膏焚橋 宋書曰垣護之為輔國將軍徐州刺史封益陽縣侯宋書曰韋叡為輔國將軍梁書曰韋叡為輔國將軍梁山王元英先於邵陽洲兩岸為兩橋樹柵徹軍之見賊舟艦眾多謂元謨曰今當以火平之即使隊主張談等燒賊艦風猛水急賊軍以此奔敗梁山平還軍朝廷以小艦載草灌之以膏百步裝大艦使馮道根等為水軍值潛水暴長象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數死之士拔柵斫橋道根等身自搏戰魏人大潰

連戰有功 屢戰克捷 宋書曰孟懷玉為輔國將軍鎮丹陽府兵戍石頭南岸連戰有功為中軍諮議參軍諮南齊書曰劉懷慎為振威將軍從高祖拒盧循於石頭屢戰克捷加輔國將軍封陽豐縣男

無忌乞解任 謝琰拒氏賊 晉起居注曰輔國將軍何鋼忌表云名臣之資本無殊絕且臣之發出於權不詔非才可求晉中興書曰謝琰字瑾父謝安以琰有軍國才用出為輔國將軍以精兵八千人拒

[illegible]有無馬

獲牛馬車乘　輸大象金銀

三國吳志曰陸遜為右護軍鎮西將軍進封婁侯拜輔國將軍領荊州牧大帝使都陽太守周魴誘致大司馬曹休休果率衆入皖乃召遜假黃鉞為大都督逆休休既覺知魴見欺誘自將兵馬精多遂交戰遜自為中部令朱桓全琮為左右翼三道俱進果斬休伏兵因驅走之追亡逐北徑至夾石斬獲萬餘牛馬驢騾車乘萬餘輜軍資器械略盡休還疽發背死諸軍振旅還武昌大帝令左右以御蓋覆遜出入殿門凡所賜遜皆御物上珍於時莫與為比遜既立大功德欲殊顯之拜為上將軍開府元龜曰宋杜慧度為交州刺史輔國將軍高祖永初元年率文武萬人南討林邑所殺過半前後抄略悉得還本林邑乞降輸生口大象金銀古貝等乃羅之

王導牋送鼓蓋　羊祜開府儀同

王導王導高祖平郢城進王隱晉書曰羊祜為比遜既立大將軍領荊州刺史晉安王子勛為逆四方響應豫州刺史殷琰反叛徵動還都假輔國將軍率衆討破琰除輔國將軍廣州刺史

平定荊州　吳喜假建

南宋書曰吳喜假建武將軍時太宗初平荊州封竟陵縣侯又遷輔國將軍平定荊州

呂僧珍為前鋒　張弘策督後部

梁書曰張弘策為輔國將軍從高祖義師平建康城高祖命僧珍率所領先入清宮步兵校尉梁時城內禁衛彭城太守遷給事黃門侍郎又曰僧珍為前鋒既平建康城高祖平郢城進軍開府儀同

輔國將軍三

討破豫州　秋毫無犯

宋書曰劉勔為寧朔將軍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為逆四方響應豫州刺史殷琰反叛徵勔還都假輔國將軍率衆討破琰除輔國將軍廣州刺史梁書曰張弘策為輔國將軍從高祖義師平建康弘策與呂僧珍先入清宮封侯步兵校尉封竟陵縣侯又遷輔國將軍平定荊州

師無私犯　敬宣破桓歆

晉府元龜曰前秦王猛為輔國將軍率諸軍討慕容暐軍禁嚴明珍寶委積弘策勅部曲秋毫無犯師無私犯猛未至數物皆公行及猛之至遠近帖然恭人安之晉府元龜曰宋將軍南齊書曰崔慧景為輔國將軍南齊內史太祖建元元年州元魏南侵豫章王遣慧景率三千人頓方城為司州聲援慧景之大破魏軍遷輔國將軍晉府元龜曰宋劉敬宣初自晉安帝元興中為輔國將軍江州刺史桓歆遣敬宣因緣言於高祖曰譬如心腹雪四海清蕩所願反身草野之責不許遷

長民破桓歆　追論討休之功

又曰晉諸葛長民為揚武將軍討桓歆遷輔國將軍又與劉敬宣破魏軍於平城又攻劉度量克之高祖大享戰士謂樂祖與朱起石大破魏軍於城南古名將何以過此轉為太尉中兵參軍加建威將軍時居父喪起為輔國將軍後轉石軍將軍克衆攻無堅城之功賜爵都亭侯追論平城之功除輔國將軍及卒追論討休之功進爵為子遷南宋書曰虞丘進討司馬休之有戰功賜爵都亭侯

武衛將軍一　官屬與左右衛同

杜氏通典曰後漢末曹公為丞相有武衛營及魏文帝乃置武衛將軍以主禁旅晉宋齊梁陳隋又有建武奮武廣武等將軍至隋采諸武之名置左右武衛大將軍一人將軍各二人以總府事煬帝改所領軍士名為驍騰屯元年改為左右鷹揚衛神龍元年復為武衛其制與隋同所掌如左右衛

宋史職官志曰環衛官有左右武衛上將軍大將軍將軍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有左右武衛設官與驍騎同　金武衛軍都指揮使隸尚書兵部設官都指揮使從三品大定二十九年以武衛軍六十人兵馬一員副都指揮使二員從都二員其職低故設使品正四承安三年陞

四品副都一員從四品初正五品承安三年置二員都鈐轄四員從七品興定二年權設巡邏把兩宅都將二十員從九品大安十六年立名掌管轄軍人防衛警捕之事承安元年設萬人內軍八千九百四十九人忠衛二百人元世祖中統三年初置武衛至元元年改爲侍衛八年改爲左右中前後五衛二十六年樞密院以六衛六千人大都屯田三千人近路迤南萬戶府一千人總一萬人立武衛親軍都指揮使司掌修治城隍及京師內外工役兼大都屯田等事設達魯花赤一員都指揮使一員俱正三品副都指揮使二員從三品僉事二員正四品經歷二員從七品知事照磨各二員俱從八品所屬鎮撫所一行軍千戶所七屯田千戶所六教官二其設官俱與左右中前後衛同

武衛將軍二

深懼盈滿 衛將軍既爲太祖所知願立功效不求內職太祖嘉之 **願立功效** 隋書曰李穆初仕周爲武衛大將軍擊曲沃蠻破之授原州刺史穆以二兄賢遠並爲佐命功臣子弟布列清顯深懼盈滿辭不受拜太祖不許後周書曰陸騰爲武 **釋縛焚櫬** 東魏書曰高歡遣司徒尉景等率衆來救孝武帝之爲左武衛大將軍仍檢校左羽林軍垂拱中突厥犯邊常之率兵拒之四鎮至兩井忽逢敵衆常之見其孤下馬著甲遂領二百餘騎身當先鋒直衝敵皆棄甲而遁 **東馬懸車** 冊府元龜曰秦荀萇爲武衛將軍苻堅遣萇伐張天錫天錫遣司兵趙克哲爲先鋒與萇等戰於赤岸克哲大敗天錫乘素車白馬面縛輿櫬降於軍門萇釋縛焚櫬送之長安 **督宿衛禁兵** 又曰楊武通爲左武衛將軍都督中軍宿衛禁兵初不利武通率數千人爲賊斷其歸路武通於是封侯者數十都尉校尉者百人 **讀孫吳兵法** 又曰高霞寓少讀左氏春秋及孫吳兵法後爲左武衛大將軍邪軍節度使 **賜物三千段** 隋書曰社彥仕周每戰有功賜物三千段以婢三十口進位上開府開皇中爲左武衛將軍 **贈帛四百匹** 又曰杜整爲左武衛將軍襄陽贈帛四百匹 **許褚宿衛甚親** 魏志曰許褚字仲康從太祖討馬超韓遂大破超等褚身斬首級遷武衛中郎將武衛之號自此始也軍中以褚力知虎而癡故號曰虎癡後文帝遷武衛將軍都督中軍宿衛禁兵甚親近焉 **曹攄憂亡流涕** 北堂書鈔曰曹攄爲武衛大將軍擊曲沃蠻破之 **酣起舞憂亡流涕云** 作樂酒

武衛將軍三

領五百騎 北齊書曰宇文福孝文時爲武衛將軍從征南陽齊遣崔惠景等率衆來救孝文敕福領高車羽林五百騎過鄴歸路隨衆六道來戰福身先士卒賊遂奔潰 **領二百騎** 冊府元龜曰唐黑齒常之爲左武衛大將軍仍檢校左羽林軍垂拱中突厥犯邊常之率兵拒之四鎮至兩井忽逢敵衆常之見其孤下馬著甲遂領二百餘騎身當先鋒直衝敵皆棄甲而遁 **將士爭奮** 又曰段韶爲武衛將軍長於計略善於御衆得將士之心臨敵之日人人爭奮 **將士閑習** 北齊書曰宇文福爲武衛將軍從孝文征南陽至鄧城福選兵簡將爲攻圍之勢帝望福兵軍法齊整將士閑習大被褒歎 **破賊一萬** 冊府元龜曰唐王君廓爲上柱國武德初統兵經略東都王世充將郭士衡許羅漢前後入掠廓擊逐之拜右武衛將軍詔勞之曰卿以三千人破賊一萬自古以少制衆未之聞也 **招降**

二萬隋書曰郭衍爲左武衛大將軍討吐谷渾出金山道納降二萬餘戶　力戰功最冊府元龜曰唐李高遷爲右三軍左武衛大將軍霍邑圍京城力戰功最累遷左武衛大將軍

最又曰唐鍾九陽遷右武衛大將軍從上梅賓建德平王世充又討劉黑闥於魏州力戰破賊策勳爲最　賜御馬一匹後魏書曰賀榮定初爲平東將軍從周太祖擊却齊人孝武西遷軍騎及之於潼關孝武歎曰武衛能捐父母妻孥遠來從我世龍識忠良豈虛言哉即賜御馬一匹進爵浮陽公　賜吳樂一部隋書曰賀榮定初爲平東將軍從周太祖擊却齊人於北芒又從武帝平齊高祖受禪累遷右武衛大將軍冊府元龜曰郭知運擢右武衛將軍吐蕃入寇隴右知運擊敗之尋率軍尋陳秦州總管賜吳樂一部　知運擊吐蕃冊府元龜曰郭知運擢右武衛將軍吐蕃入寇隴右知運擊敗之尋率兵討吐蕃掩襲萬計累遷左武衛大將軍賜金銀器百事雜綵千段　常之討吐蕃又曰唐薛仁貴常之爲左武衛將軍率兵討吐蕃大將贊婆引渠常之進軍追討獲其羊馬甲仗而還　逐吐谷渾於青海武衛將軍討吐谷渾隋書曰周法尚拜左武衛大將軍賜縑九千匹女樂一部景忠直爲時所逐擢亡徹至於青海又曰李景拜右武衛大將軍賜縑九千匹女樂一部景忠直爲時所賜奴婢馬匹等物　擊吐谷渾於青海又曰李景拜右武衛大將軍賜縑九千匹女樂一部景忠直爲時所賜奴婢馬匹等物　擊吐谷渾於青海冊府元龜曰李衛爲左武衛將軍時突厥入塞文帝令衛王爽爲元帥擊之以衛爲長史行計諸同行遂與充率精騎出其不意又曰李衛爲左武衛將軍時突厥入塞文帝令衛王爽爲元帥擊之以衛爲長史行軍總管李充言於爽曰突厥舉國據險必輕我而無備精兵襲之可破也衛獎成其出其不意掩擊大破之　以奇兵出其不意唐書曰唐休璟爲涼州都督吐蕃大將論莽布支率衆屯於洪源休璟以奇兵出其不意掩擊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

武衛將軍四

制唐孫逖授郭元昇右武衛將軍等制曰少監郭元昇忠厚資貞有聞於行守太子家令鄭繼先衣冠清業不隕其名各在官次頗淹年序宜分職於五校俾增榮於兩宮　元稹劉泰清左武衛將軍制曰敕劉泰清文武並用必推其才久次不遷則有升敘以爾踐更吏職星歲頗淹例當酬勞用進常秩奮我武衛以列周廬斯亦信臣之任也其勤厥職式副予恩

左右威衛將軍一官屬與左右衛同

原杜氏通典曰隋初有領軍府煬帝改爲左右屯衛唐因之貞觀十二年左右屯衛始置飛騎出遊幸即衣五色袍乘六閑馬賜猛獸衣裘而從焉龍朔二年改左右屯衛爲左右威衛而別置左右屯營亦有大將軍等官尋改左右屯營爲羽林　光宅元年改威衛爲豹韜衛神龍元年復舊所掌如左右衛開元年左右威衛置舍事參軍一人掾三人史四人並隸左右羽林軍統本司事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有左右威衛設官與驍衛同　金制無考　元初制左都威衛使司秩正三品使三員副使二員僉事二員經歷知事照磨各一員至元十六年以侍衛親軍一萬戶撥屬東宮立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三十一年改隆福宮左都威衛使司隸中宮右都威衛使司設官同中統三年以世祖五投下探馬赤立總管府秩四品設總管一員二十一年撥屬東宮二十二年改蒙古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

秩正三品三十一年改隆福宮右都威衛使司秩仍舊左都威衛屬鎮撫所鎮撫二員都目一員行軍千戶所千戶二員副千戶二員知事彈壓各一員百戶二十員屯田左右千戶二所千戶二員都目一員彈壓一員百戶七員都目一人廣貯倉秩從九品大使一員副使一員攢典一人又忠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至元二十九年立屯田府大德十一年增軍數立爲大同等處指揮使司後改中都威衛使司隸徽政院尋改隸樞密至治元年改爲忠翊侍衛署都指揮使等官與左右中前後衛同

左右威衛將軍二

植性溫厚　音詞質樸（哥府元龜曰梁漢驍爲威衛上將軍雖起於行陣植性溫厚軍政之暇不徳接納歷甚有理致自後頗屬和士貴音詞質樸言論不文多疑其假手）　同明殿召見　元武門宿衛（唐書曰薛訥則天時突厥入寇河北以訥攝左武衛將軍安東道經略使臨行於同明殿召見訥奏曰突厥憑陵以國法令雖有昇儲外議繼恐未定若此命不易則狂賊自然款服則天深然之又曰姜確爲左屯衛將軍宿衛元武門及委以國苑之務其屯營飛騎亦分隸於確每有遊幸即領騎而從焉）

行敏新叛將　常之赦官兵（哥府元龜曰王行敏爲屯衛將軍劉武周入并州遣兵寇上黨遂州刺史韓子威以兵自禦高祖令行敏馳鎮遂州有言子威將叛者行敏斬子威以徇上下肅然　又曰唐黑齒常之爲左威衛大將軍有所乘馬爲兵士所損常之曰豈可以損私馬而淩官兵乎竟敕之）　萬均追奔至積石　姜確刊頌磨紀功（唐書曰姜確爲左屯衛將軍從李靖等擊吐谷渾軍次青海率軍先路道遇敵於赤海萬均擊走之追奔至又曰李靖等擊吐谷渾軍次青海率軍先路道遇敵於赤海萬均曰敵將至矣宜合爲鋒機而敵至萬均直前斬將於是大潰　唐書曰姜確大軍出伊吾趣柳谷其地有班超紀功碑確磨去文刊頌國威而去）

左右威衛將軍三

[附制]唐錢珝授右千牛衛將軍李璠右威衛將軍制曰具官李璠等朕每據法座命百辟四彝大和會於朝能率其屬建黃麾飛驎之旗立於陛前者有衛將軍之盛職也璠以忠謹之質周旋於藩邸之中以久得遷常爲貳金吾矣武弁有列乃命陟居既曉玉鈐俾登環衛尚書之秩光寵並行　薛廷珪授右威衛上將軍制曰具官契苾璋尚齒酬勞固聞於茂典念功求舊式勸於後生朕嘗因坐朝周視百辟有峨冠攜珪華髮承弁鷹揚鶚立於揮麾之上者一旦便殿詢於宰臣且曰衛將軍璋也夙號良將實著軍功嘗擁節

旋蔡聞善政自處之環衛委以腹心關彼汙萊盡作文王之囿化其士卒皆爲君子之營而耆艾服勤班資不稱積薪之歎達我聽聞俾升上將之尊不假三師之貴吾於爾輩無吝優恩勉服軒裳共致寧謐

領軍將軍一

原 杜氏通典曰初魏武爲丞相相府自置領軍非漢官也建安十二年爲中領軍以史煥爲之文帝受漢禪始置領軍將軍主五校中壘武衛三營（魏文帝踐阼始置領軍將軍以曹休爲之）晉武帝初省使中軍將軍羊祜統二衛前後左右驍騎七軍營兵即領軍之任也祜遷罷復置北軍中候懷帝永嘉中改中軍曰中領軍元帝永昌元年復改曰北軍中候尋復爲領軍成帝時復以爲中候而陶侃居之尋復爲領軍魏晉領軍金章紫綬中領銀章青綬武冠絳朝服佩水蒼玉（晉輔鑒庾亮紀瞻卞壼陸曄褚翼王彪之會稽王道子沈嘉武陵王導孔安國謝鯤等並爲領軍）宋置領軍將軍一人掌內軍齊有領軍及中領軍領軍置長史以下官屬梁領軍將軍管天下兵要謂之禁司與左右僕射爲一流中領軍與吏部尚書爲一流（梁蕭景爲領軍將軍管天下兵要監局官僚皆近幸多驕侈景在職峻切官曹肅然其監局多事唯景及臧盾長於撥繁繼居此職並著聲稱）陳因之後魏有領軍又有領軍將軍北齊領軍府凡禁衛官皆主之以高歸彥爲領軍大將軍領軍加大自歸彥始隋有左右領軍府各掌十二軍籍帳差科詞訟之事不置將軍惟有長史司馬諸曹掾屬等官煬帝改領軍爲左右屯衛（即今左右威衛）唐復采舊名置領軍衛分爲左右龍朔二年改爲左右戎衛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爲左右玉鈐衛神龍元年復舊各置大將軍一人掌宮掖禁備督攝隊伍與左右諸衛同將軍各二人以副之（長史齊梁陳並有之北齊有長史司馬隋置錄事以下諸曹唐因之同左右衛）

增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有左右領軍衛設官與驍衛武衛威衛同　金元制無考

領軍將軍二

增 魏略曰太祖以史渙忠勇爲中領軍領禁兵　又曰太祖還長安以曹休爲中領軍　又曰太祖征孫權以尚書令陳羣爲中領軍　晉書曰吳隱之爲中領軍清儉每月初得祿裁留身糧其餘悉分賑親族家人績紡以供朝夕時有困絕或幷日而食恒布衣不完　晉中興書曰羊祜字叔子遷中領軍悉統宿衛入直殿中執兵之要事兼內外　齊書曰蕭景先武帝少年時與景先共車行車久故壞至領軍府西門車轅折俱狼狽景先謂帝曰兩人脫先作領軍亦不得忘今日艱辛及武帝踐阼詔以景先爲領軍拜日羽儀甚盛傾朝觀屬拜

還未至府門中詔相聞領軍今日故當無折轅事耶景先奉謝　梁書曰臧盾遷中領軍事甚理天監中吳平侯蕭景居此職著聲稱盾復繼之　高堂隆集曰已已詔書中領軍爲人敏贍有風力職

領軍將軍三

總六軍　監五營　魏略曰叔遠考詩序云余每遷中領軍總六軍之要秉選舉之機貴則情廣富則驕奢無度則階禍矣　續漢書百官志曰北軍中候一人秩六百石掌監五營魏略云中領軍延康中置故漢北軍中候之官也

給步騎　賜御馬　北魏書曰長孫肥爲中領軍將軍從道武征中山平之討破妖賊趙準於九門除肥鎮遠將軍兗州刺史給步騎一萬　冊府元龜曰唐王君廓爲右領軍鎮幽州會突厥入寇君廓邀擊破之高祖大悅賜以御馬令於殿庭乘之而出

紀贍忠亮　隱之清儉　王隱晉書曰紀瞻字士達朝廷稱其忠亮雅正才兼文武可領軍將軍時人素服其嚴毅瞻恒疾病六軍敬憚之尋以風病自表請去官遣黃弘就謁軍事隱之事見領軍將軍二

賓客盈座　上殿定謀　傅元子曰安鄉亭侯曹義爲領軍將軍慕周公之下士賓客盈座軍會錢鳳作逆詔上殿參定謀策事

偽作降文　不納詐告　冊府元龜曰吳胡綜爲侍中兼左右領軍時魏降人或云魏都督河北振威將軍吳質已入爲侍中矣　南宋書曰沈攸之爲中領軍鎮淮陰質作降文三條文即流行而攸之欲降求軍迎接攸之副吳喜納其說攸之乃集來賓嶠見猜疑綜乃僞爲質作降文云安都欲降求軍迎接魏遣清泗間人詐告徵之云安都據彭城引魏爲援魏遣清泗間人詐告徵之云安都欲降求軍迎接攸之副吳喜納其說攸之乃集來者告之曰薛徐州早宜還朝今能爾深副本望但遣子弟一人來便遣大軍相接君諸人既有心若能與薛子弟俱來者皆即假軍以本鄉縣唯意所欲如其不爾無爲空勞往還自此一去不反

武力見知　北齊書曰莫多婁敬顯爲領軍將軍強直勤幹少以武力見知恒從解律光征討光每命敬顯前驅安置賢營壘部分將士進大之間行伍整肅深爲光所重　又曰皮景和後主武平中爲領軍將軍景和用令懼中領軍時羊欣爲忠面陳讓云臣無學識不堪兼文武之任宣武曰當今學識有文者不少但心直不如卿欲使卿勞於下我當無憂於上矣

謀殺宣王　推立安德　魏志曰許允齊王時爲中領軍時姜維寇隴右安東將軍司馬文王鎮許昌徵還擊雍至京師帝於平樂觀以臨軍遣允與左右卜臣謀因文王辭殺之勒其衆以退大將軍已書詔於前文王入帝方食栗優人雲午等唱曰青頭雞青頭雞者鴨也帝懼不敢發文王引兵入城景王因是謀廢帝　北齊書曰莫多婁敬顯爲領軍將軍從後主於平陽賊歸并州與唐邕等推立安德王稱尊號安德敗文武羣臣皆投周軍推敬顯走還鄴授司徒

拂席改服　束帶下車　冊府元龜曰晉謝鯤爲鎮軍將軍時羊欣爲人欣意貌恬然不以高卑見色論者稱之造位任不踰己者皆束帶門外下車其謹退類如此　又曰劉懷慎爲中領軍雖名位轉優而恭恪愈至每所冒刃而前隋書曰厚遂士文初仕齊爲領軍將軍周武帝平齊山東衣冠多迎周師惟士文閉門自守帝奇之授開府儀同三司隋州刺史　冊府元龜曰魯廣達爲中領軍隋賀若弼進軍鍾山廣達率衆於白土岡置陣與弼旗鼓相對廣達躬擐甲冑手執桴鼓率厲敢死者數四焉

轉鬬數十里　敢死五百人　又曰唐契苾何力爲左領軍將軍冒刃而前隋軍退走廣達逐北至營殺傷甚重如是者數十里軍聲振太宗征遼李勣攻白巖城烏骨城遣兵萬餘爲之聲援何力以勅騎八百遇而合戰何力挺身陷陣被擊中服尚輦奉御薛萬單馬而進拔何力於羣賊中與之俱出東劍而戰賊乃退何力逐之轉鬬數十餘里斬首千餘級　又曰唐黑齒常之爲左領軍員外將軍高宗儀鳳中吐蕃入寇從河西道大總管李敬元拒之總管劉審禮沒於陣敬元欲抽軍却阻泥溝而計無所出常之夜率敢死五百人進擊賊營吐蕃大將跋地設棄甲

加鼓吹一部　賜奴婢百口又曰李安民爲領軍將軍封康樂侯尋爲領軍將軍後周時領左右軍寇壽春至馬頭郡安民出征加鼓吹一部隋書曰李雄後周時領左右軍

征吐谷渾綴奇兵擊破之賜奴婢百口

安民論募軍　恩力諫逐兔

周書曰李安民爲中領軍先是宋泰始以來內外頻有賊寇將帥以下各募部曲屯聚京師安民上表陳之以爲自非淮北青徐其外餘軍悉皆輸遣若親近宜立隨身者聽服人數帝納之敬詔斷家募力爲左領軍將軍貞觀五年太宗時逐兔於後苑恩力諫曰天授陛下爲華夷父母何得自輕倘使萬一馬有蹶失思力乃脫巾謝罪而固諫太宗爲之止焉

破高麗於鄱盧河　擒渾主於突倫川

唐書曰李謹行爲燕山道右領軍大將軍歲亨四年以高麗餘衆走投新羅又曰契苾何力貞觀中爲左領軍將軍擊之萬均總其前敗

領軍將軍四

從容春秋　臥護六軍

晉起居注曰武帝泰始四年詔曰尚書韓伯陳疾解職領軍將軍伯以直之防可得從容養疾更以伯爲領軍將軍晉書曰紀瞻以病解領軍乞以常侍侍衛左右制曰今日之事豈得如君所論但爲厭臥護六軍所益多矣

乘輿出入　解玉

南宋書曰王元謨爲領軍將軍太宗即位四方反叛以元謨爲大統領水軍南討以帥疾聽乘輿出入

寒贈之　修車馬衣不虞

宋書曰柳侯和帝時爲侍中領軍將軍高祖之鎮襄陽爲侯祖道帝解玉環贈之天監二年元會所解玉環是新亭所贈耶因飲之酒侯時未卒爵帝曰吾書比卿劉越石近辭危酒耶漢官解詁曰中壘城門北軍士校皆爾帝謂曰卿於戎馬以衣不虞總勒注云謂掌兵官

領軍將軍五

[illegible]制　春元獲授杜叔良左領軍衛大將軍制曰具官杜叔良將門之子不墜弓裘頗閱詩書素明韜略頃以五原近寇寒侵才難遂伸敢擬實資勇壯霜屢換飾制斯勤雖不立奇功而無忘慎固尚多咀倚更命徽巡勉服新恩以彰前効

[illegible]　餞珝授前左武衛將軍李倩左領軍衛大將軍前右監門衛大將軍江繼美左領軍衛大將軍制曰具官李倩等王者之居率先警衛將軍之令必勝戎屬倩與繼美皆以絳服青綬常立於西序矣在列甚謹其勤亦多戎容頗稱於抱材家食且聞其處困故以左右領軍之命並而進之

護軍將軍一

[illegible]宋書百官志曰護軍將軍一人掌外軍奏時護軍都尉漢因之陳平爲護軍中尉晉護諸將然則復以都尉爲中尉矣武帝元狩四年以護軍都尉屬大司馬於時爲都尉矣漢書李廣傳廣爲驍騎將軍屬護軍將軍蓋護軍護諸將軍哀帝元壽元年更名護軍都尉曰司寇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護軍都尉東京省班固爲大將軍

中護軍隸將軍幕府非漢朝列職魏武爲相以韓浩爲護軍非漢官也建安十二年改護軍爲中護軍重長史司馬魏初因置護軍主武官選隸領軍晉世則不隸也晉元帝永昌元年省護軍并領軍明帝大明二年復置魏晉江左領護各領營兵江左以來領軍不復別營總統二衛驍騎材官諸軍猶別有營也領護資重者爲領軍護軍將軍資輕者爲中領軍中護軍官屬有長史司馬功曹主簿五官受命出軍則置參軍　隋書百官志曰護軍府將軍一人掌四中關津與駕出則護駕中護軍亦同有長史司馬功曹五官主簿錄事詹其府事其屬官東西南北四中府皆統之四府各中郎將一人長史司馬錄事參軍統府錄事各一人又有統府直兵及功曹倉曹中兵外兵騎兵長流城局等參軍各一人法田鎧等曹行參軍各一人又領諸關尉津尉

護軍將軍二

續 王隱晉書曰鄧攸遷吏部尚書牧馬於家庭妻子素食當時清淨內外肅然遷爲中護軍　晉起居注曰泰始七年詔曰中護軍韓浩與領軍史渙帝泰始七年詔以中護軍與參謀議　晉書諸將　總統諸軍　史記曰陳平歸漢拜爲都尉典護軍灌嬰等虞詡之漢王疑召問平平曰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臣裸身來不受金無以爲資請賜平爲護軍中尉令監諸將平乃謝曰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歸骨漢王乃謝出位命如以治國　魏略曰司馬景王爲護軍典武官選事　魏略曰司馬景王代夏侯元爲護軍將軍總統諸軍　與參謀議　問以時事　後漢書班固傳曰大將軍竇憲爲中護軍與參謀議　魏志曰夏侯元爲中護軍太傅司馬宣王問以時事元議以爲夫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鎧衡專於臺閣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而優劣任之鄉人下之敘也　陳平參乘　周顗失儀　史記曰陳平爲都尉使參乘典護軍紀瞻置酒請顗及王導等二十人顗荒醉失儀爲有司所奏　晉書曰周顗字伯仁代顗若思爲護軍將軍爲中護軍拔用武官參戎牙門無非俊傑　晉中興書　拔用俊傑　任役公平　世語曰夏侯元字王義之爲護軍將軍令所任之患在於任役公平也　所向無前　追不敢逼　魏書曰夏侯淵行護軍將軍擊破南山賊劉雄并餘黨梁興於鄠拔之斬興封博冒亭侯初袍罕宋建造爲亂逆三十餘年淵一舉滅之虎步關右所向無前仲尼有言吾與爾不如也　唐書曰殷志元從討曰宋建因涼州亂自號河首平漢王太祖使淵討平之太祖下令曰王世充深入陷陣馬倒爲賊所擒兩騎挾持其騎志元踴其身奮二人俱墜馬於是奪其馬仗馳歸追者數百騎不敢逼王世充平轉右護軍　諫取徐州　從破柳城　蜀府元龜曰吳呂蒙爲護軍大帝將欲北取徐州以廣其地蒙諫曰不可今曹操遠在河北新破二袁撫集幽冀未暇東顧今徐州地勢陸通四面受敵今日得之明日還失舉全吳之衆未足守也　又曰韓浩爲護軍太祖欲討柳城領軍史渙以爲道遠非計欲與浩共諫浩曰今兵勢強盛無不如志且公舉無遺策吾與君爲中軍主不宜沮衆遂從破柳城改其官爲中護軍置長史司馬　周顗辭正　桓伊忠誠　晉書曰周顗代戴若

恩爲護軍將軍及王敦構逆王師敗績敦奉詔誅敦與共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敦憚其辭正不知所答又曰桓伊爲護軍將軍卒謝右將軍加散騎常侍詔曰烈初伊有馬步鎧六百領豫爲表令死乃上之詔曰伊忠誠不遂益以傷懷仍受其所上之鎧

縣被布裙　素麤故絮

晉書曰周顗爲護軍將軍在位者服其清約

襲

孫

破魏軍　盡平蠻賊

梁書曰夏侯亶爲中護軍與湛僧智襲破魏軍於淮肥侵交州盡平蠻賊積歲所侵故地是日帝受百僚賀

贊率衆　趙儼統軍

冊府元龜曰孫瑾爲姚泓安定護軍盡統諸軍屯田客呂並自稱將軍聚黨據陳倉關率平雍拒守又曰趙儼爲關中護軍盡統諸軍將軍事

召吏收朱祐

將軍殷署等攻之賊即破滅

原安國擊匈奴　充國擊武都

漢書百官公卿表曰長安政亂公有日角之表此天命也世祖曰召軍奸收護軍祐乃不敢復言按注云王莽置左右刺奸

鬼略曰蔣濟爲護軍時謠言欲求牙門當得千

闡謠問蔣濟

匿宣王與濟善以問濟濟無以解之因歎曰洛下一錢不足則不可行也

隨何說英布　應詹滅王敦

史記曰漢王與楚大戰彭城不利謂者隨何說英布背楚歸漢乃南說英布何將二十人使淮南說英布何將二十人使淮南說英布背楚歸漢乃

拜何爲護軍王敦作逆明帝問應詹計將安出詹答然像龜曰陛下宜會諸將以之威臣等當得負戈前驅庶憑宗廟之靈有征無戰如其不然王室必危帝以詹爲都督前鋒軍事護軍將軍以之滅敦

增蔣欽督水軍　唐邕教田獵

冊府元龜曰吳蔣欽舜右護軍子豈封宣城侯又曰北齊唐邕爲護軍邕以軍民教習田獵請每月兩圍武成從之

能得人死力　不與衆俯仰

梁書曰昌義之爲護軍將軍性寬厚爲將能得人死力及居藩任吏民安之又曰韋叡爲護軍將軍時武帝方叡意釋氏天下咸從風而化

會陶侃破郭默　從道規討桓謙

宋書曰檀道濟爲揚武將軍從劉毅自以信受素諱位居大臣不欲與衆俯仰所行略如他日晉書曰侃討破之晉書曰庾亮轉護軍將軍鎮蕪湖後將軍郭默據湓口以叛亮表求親征於是加征討都督會太尉陶侃討破之道規討桓謙荀林等率厲文武所向摧破及徐道覆來逼道規親出拒戰道濟戰功居多還安遠護軍

原選用舉不越功　親幸莫與爲比

王隱晉書曰景王爲護軍將軍作選用之法舉不越功親幸莫與爲比

追韓遂至雒陽　破曹公於赤壁

魏志曰夏侯淵爲護軍將軍韓遂在關西淵欲襲取之遂走淵收遂軍輜追至雒陽留督將守輜重輕軍擊衆降將士聞之皆恐咸朱祐爲中護將軍曹公入荊州劉琮舉衆降將士聞之皆恐咸以兵精足用當爲漢家除

通上疏明帝曰徵君吾弗聞善　元嗣留鎮太祖曰安可以無護軍

浩字元嗣爲中護軍從太祖討張魯會降議者以浩智略足以鎮邊欲留諸軍鎮漢中太祖曰吾安可以無護軍乃與俱還其見親任如此

明帝詔曰徵護軍吾弗聞善言又曰韓

護軍將軍四

原護軍奏官

漢書百官公卿表護軍將軍從秦官舍人李斯爲之

武士管籥

皇甫謐集曰護軍武士軍之管籥

增魏軍即退

冊府元龜曰蜀劉敏爲中魏軍襲蜀敏帥所領與平會大將軍費禕從成都至魏軍即退敏以功封雲亭侯

曹公引退

又曰吳呂蒙拜偏將軍曹公大出濡須蒙攻之曹公引退拜蒙左護軍虎威將軍

梟首數千

級晉書曰應詹爲都督前鋒軍事護軍將軍假節都督時以王敦作逆朱雀橋南賊從竹格渡江詹擊敗之斬賊率杜發梟首數千級賊平封曠陽縣侯擊賊數千人冊府元龜曰唐程知節爲秦王府護軍武德三年以百餘騎擊王世充賊數千人破之

原先主以法正爲護軍蜀志曰法正爲護軍將軍以病卒先主爲之流涕者累日

王導以趙泳爲護軍晉中興書曰司徒王導以趙泳爲護軍孔愉謂導曰中興以來處此官者周伯仁應思遠今誠乏才豈可以趙泳居之

護軍將軍五

原詩晉傅咸荅欒弘詩并序曰安樂令欒弘太傅鉅平侯羊公辟未就而公薨後應司州之命舉秀才博文通濟之士余失和於府當換爲護軍司馬賦詩見贈荅之云爾鉅平作宰是貴是欽弓旌仍招嘉命胥尋鸞鳳養儀戢翼幽林未附雅調以和韶音鉅平遐逝厲志彌深肅肅京司清風載邁乃延羣彥龍集鳳會亦既斯降萬里有賴聲發響應好盟傾蓋

設官部四十三（前後左右將軍　四安將軍　四征將軍　四平將軍　四鎮將軍　鎮軍將軍以下）

前後左右將軍一

【原】杜氏通典曰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末官秦因之位上卿金印紫綬漢不常置或有前後或有左右皆掌兵及四夷有長史秩千石（李廣爲前將軍趙充國爲後將軍辛慶忌王商爲左將軍馮奉世爲右將軍）光武建武七年省魏以來復置晉武初又置前軍左軍右軍秦始八年又置後軍是謂四軍齊亦置左右前後四軍陳並有之北齊左右將軍領千牛備身唐無

【增】玉海曰漢五府趙充國傳神爵二年詔舉護羌校尉時後將軍充國病五府舉辛湯充國奏不如湯兄臨衆詔用臨衆病免五府復舉湯　段會宗傳曰竟寧中五府舉段會宗爲西域都護（是時王商爲右將軍）　馮奉世傳曰永光二年秋隴西羌反詔召丞相元成御史大夫鄭弘大司馬車騎將軍王接左將軍許嘉右將軍奉世入議　杜鄴傳曰與王音善王商位特進領城門兵得舉吏如將軍府鄴說音曰成都侯商以特進領城門兵復有詔得舉吏如五府　表曰左將軍始於後元二年上官桀右將軍始於始元四年王莽前後將軍始於元平元年韓增趙充國

前後左右將軍二

【增】耿純就國　李通乞身（冊府元龜曰耿純爲前將軍擊王郎將李惲大破之又擊更始太守范荊降之封東光侯純就國帝曰文帝謂周勃丞相吾所重君爲吾率諸侯就國今亦然也又曰李通爲前將軍以天下略定欲避榮寵以病上書乞身詔下羣臣議不允）

盡心竭衛　勠力固守（又曰北[illegible]遲[illegible]爲[illegible]將軍太祖與東[illegible]於邙山不利人心[illegible]士盡心[illegible]又曰李神爲前將軍荊州刺史時梁將曹景宗來攻神[illegible]勠力固守後論功封千乘縣開國侯）

歷船大呼　把矟直刺（又曰北[illegible]左將軍[illegible]前將軍隨孝文南討王[illegible]師還[illegible]爲衆軍殿時春水初長賊衆大至[illegible]以[illegible]軍渡淮未訖身自居後諸軍渡盡賊衆逐集於是[illegible]數[illegible]重[illegible]身自搏擊殺傷甚多水[illegible]減[illegible]領精騎歷其船大呼曰今我欲渡能戰者出賊莫敢[illegible]遂擁衆而濟又曰北[illegible]爲前將軍從太祖[illegible]於邙山[illegible]其部曰大丈夫見賊須右手拔刀左手把[illegible]直所直刺[illegible]畏死）

世隆不拜　鄧異泣對（又曰[illegible]世[illegible]將軍尚書左僕射不拜世隆性[illegible]太[illegible]借秘閣書[illegible]給三千卷又曰秦鄧異爲河間相父羌苻堅車[illegible]將軍慕容垂之[illegible]以異爲後將軍冀州刺史異泣對使者曰先君忠於秦室異豈可先叛乎垂遂使[illegible]之[illegible]曰[illegible]直任[illegible]叔[illegible]命垂乃用爲建議將軍河間太守）

鄧禹論詩　武陵書奏（又曰後漢鄧禹年十三能誦詩受業長安光武[illegible]河北[illegible]曰[illegible]將軍[illegible]遷前將軍右將軍又曰[illegible]右將軍行丞相事光言[illegible]書奏多可[illegible]相從凡爲二十四篇）

【增】定策立宣帝　持節攻河東（漢書曰趙充國字翁[illegible]將軍與大將軍霍光[illegible]立宣帝　後漢書曰[illegible]字仲華爲前將軍持

節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爲自箕關將入河東河東郡尉守關不開爲攻十日破之獲輜重千餘乘

解綬賜仲都　使兵隨滿寵

東觀漢記曰李忠字仲都爲右將軍封武固侯時無綬上解所佩綬以賜之　魏志曰滿寵字伯寧拜前將軍領豫州刺史代曹休都督揚州諸軍事汝南兵民戀慕大小相率奔隨道路不可禁止

(增)元定擒寶泰　長儒擒明徹

冊府元龜曰北魏元定率武騎爲前將軍從擒寶泰復弘農破沙苑戰河橋定皆先鋒當其前者無不披靡　又曰達奚長儒爲左前軍與烏丸軌圍陳將吳明徹於呂梁陳遣劉景爲聲援長儒取車輪數百繫以大石沈之清水連轂相次以待景軍景至船艦礙輪不得進長儒乃縱奇兵大破之及擒吳明徹進位大將軍

荅書八十函　取書數千卷

又曰南宋朱齡石爲高祖鎮軍參軍時劉穆之嘗於高祖坐與齡石荅書自旦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高祖北伐遷左將軍　又曰北魏李順爲左將軍征統萬赫連昌克之太武賜諸將珍寶順唯取書數千卷太武善之

賈復食六縣　李雄賜百口

又曰後漢賈復爲左將軍後定封膠東侯食郁秩壯武下密即墨梃胡觀陽凡六縣　又曰李雄領左後軍征吐谷渾雄率步騎督軍權於洮河爲賊所持雄與僞和縱奇兵擊破之賜奴婢百口

功名次充國　威猛亞雲長

又曰漢馮奉世爲右將軍居爪牙官前後十年爲折衝宿將功名次趙充國　又曰蜀張飛爲右將軍雄壯威猛亞於雲長魏程昱等咸稱羽飛萬人敵也

(原)常惠勤勞有功　師丹廉直守位

漢書曰常惠代蘇武爲典屬國明習外國事勤勞數有功遂爲右將軍　又曰師丹以廉直守位爲左將軍

(增)遣楊盛於竹嶺　討祖悅於硤石

冊府元龜曰後秦姚平爲姚泓後將軍時仇池公楊盛攻陷祁山執[illegible]王[illegible]遂逼秦州泓遣平救之盛引退姚嵩與平追之及於竹嶺　又曰崔延伯爲後將軍幽州刺史梁衍遣趙祖悅偷據硤石詔延伯與都督崔亮討之亮令延伯守下蔡延伯取車輪去輞削銳其輻兩兩接對揉竹爲絙貫連相屬竝十餘道橫水爲橋兩頭施大轆轤出沒任情不可燒斫祖悅等走路由是梁軍不能赴救祖悅合軍見俘

重甲跳三丈矛　兩騎攪數萬人

又曰晉郭默爲右將軍默爲人勇健嘗身被重甲跳三丈矛人莫不憚之　又曰南齊周盤龍爲右將軍魏寇淮陽圍角城盤龍子奉叔單馬率二百餘人陷陣魏萬餘人張左右翼圍繞之一騎走還報奉叔已沒盤龍方食棄著馳馬奮矟直奔魏陣自稱曰周公來魏素畏盤龍驍名即披靡時奉叔已大殺傷得出在外盤龍不知乃衝東擊西奔南突北賊衆莫敢當奉叔見其父久不出復躍馬入陣父子兩騎縈攪數萬人魏衆大敗盤龍父子由是名播北國

(原)文則持軍甚嚴整　公明將軍遠斥候

魏志曰于禁字文則遷左將軍假節鉞禁持軍嚴整得賊財物無所私入　又曰徐晃字公明爲右將軍性儉約畏慎將軍遠斥候先爲不可勝然後戰追奔爭利士不暇食常歎曰古人患不遭明君今幸遇之當以功自効何用私譽爲終不廣交援

馳至金城圖上方略　樂爲邊將不願宿衛

漢書曰趙充國爲後將軍年七十餘時西羌反上老充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亡踰老臣上遣問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預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然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爲憂　晉書曰河東郭默爲右將軍樂爲邊將不願宿衛及赴召謂平南將軍劉胤曰我能禦敵而不見用但右將軍主禁兵若疆埸有虞被使出征方始配給將卒無素恩信不著以此臨敵少有不敗矣時當爲官擇才若人臣自擇官安得不亂乎

李將軍後期責之幕府　趙食其失道贖爲庶人

漢書曰李廣爲前將軍與右將軍趙食其合軍出定襄失道後期大將軍長史急責廣之幕府上簿廣曰諸校尉亡罪乃吾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幕府　又趙食其傳曰武帝以食其爲右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迷失道當斬贖爲庶人

前後左右將軍三

(原)爲國虎臣

漢書曰辛慶忌字子真爲左將軍慶忌居處恭儉食飲被服尤節約然性好輿馬號爲鮮明唯是爲奢爲國虎臣遭世承平匈奴西域親附敬其威信

爲國爪牙

漢官曰武帝

四征四鼻有前後左右將軍爲國爪牙所以揚示威靈折衝萬里如虎如龍朝夕禦侮

金印紫綬詳通典位諸卿上漢官解詁曰前後左右將軍宣元以後雖不出征猶有其官位在諸卿上

增 威震華夏蜀志曰關羽爲前將軍假節鉞攻曹仁於樊魏遣于禁助仁會霖雨水溢七軍皆沒禁降羽羽又斬龐德威震華夏曹操議徙都以避其銳

威鎮江東魏志曰張遼爲前將軍大破孫權甚憚之初遼爲孫權所圍遼潰出復入權遂進兵圍攻偽拔驅將士人思効命梁人知其得衆心弗之敢逼

高熲得民和冊府元龜曰隋高熲爲左軍大總管詔熲統集江漢甚得民和

寇儁得衆心又曰北周寇儁爲左將軍梁州刺史梁人以州處僻遠知無外援平時梁州賊王國圖陳倉拜嵩爲左將軍督軍拒之自冬迄春城堅守固賊自解去嵩進擊遼戰大破之

皇甫嵩遼戰又曰後漢皇甫嵩中武大戰一日一夜殺數塡積

劉康祖大戰又曰劉康祖爲左軍將軍與永昌王庫仁眞以長安之衆八萬騎與康祖相及於晉

前後左右將軍四

增碑 唐楊炯撰右將軍魏哲神道碑曰公諱哲字知人鉅鹿曲陽人也貞觀十五年起家補國子博士喬林埽日驚白鳳於詞條辭水澄天驟雕龍於義壑班超慷慨常懷萬里之心季路平生每負三軍之氣十六年敕授左翊衛北門長上祿賜同京仍令爲飛騎等講禮鄧司徒之舊事馬上讀書祭征南之前聞營中習禮宮花如錦還臨拜將之壇槐葉成帷復對聞軍之市自皇王眷命大帝應期運璇衡而制八方調玉燭而臨四極元菟白狼之野來奉衣簪蟠桃析木之鄉尚迷聲教太宗文皇帝操斗極把鉤陳因百姓之心問三韓之罪勝殘去殺上憑宗廟之威禁暴戢兵下藉熊羆之用公丹心白刃本自輕生六郡三河由來重氣烏江討逆剖項籍於五侯涿野懲奸磔蚩尤於四宰二十年詔除遊擊將軍右武候信義府右果毅都尉長上如故顯慶二年以內憂解職三年詔除左衛清宮府左果毅都尉谷府折衝都尉並長上如故又以應詔舉對策甲科還左騎衛郎將於時長榆歷歷烽火猶驚高柳依依邊風尚急四年詔公爲鐵勒道行軍總管陳兵玉塞接節金微學常山之蛇擬麗譙之鶴伏尸百萬因瀚海而藏舟關地數千即燕山而築觀武臣雄略氣慴西零神將宏圖威加北地麟德元年詔遷左驍騎中郎將尋檢校右監門左武衛將軍本官如故昔者封禪陟云亭之後七十二君圖書出河洛以還三千餘歲振兵釋旅方崇薦帝之儀道洽功成必致禋天之禮粤以皇家闡統之五十年今上開基之十七載登封告禪玉牒金繩建顯號而施尊名揚英聲而騰茂實華夷輯睦皆承萬歲之恩朝野歡娛咸奉千年之慶乾封元年詔加明威將軍本官如故大風遺孽叛換青丘小水殘魂憑陵碧海率百官於文祖

尚興彭蠡之師會萬國於塗山猶有防風之戮是歲也詔公爲建東道行軍總管軍營對日兵氣横天開玉宮而接部坐金城而勒陣駕長梁於聖海奉王息鞭石之威泛鼇釣於仙舟悉支麗移山之力然後風行雷奏將屠城塞丹浦之邊源伐黑林之奥本王孫公子名雷皇族之臣深谷大山境入樵漁之國二年詔加上柱國仍檢校安東都護道之以德齊之以刑威振六官風揚五部兵戈載偃勞尉候之虞桴鼓希聞寧有穿窬之盜仰太陽而晞湛露方預四朝臨逝水而急寒風俄悲一去紫關生入判自無期繡服晨還竟知何日

四征將軍一

原杜氏通典曰四征將軍皆漢魏以來置加大者始曰方面征東將軍漢獻帝初平三年以馬騰爲之或云以張遼爲之征西將軍漢光武二年以馮異爲之亦以岑彭爲大將軍征南將軍漢光武中以馮異爲大將軍征北將軍魏明帝太和中置劉靖爲之許允亦爲之各一人魏黃初中位次三公後魏加大則次衛將軍唐無

四征將軍二

原治軍整齊 與士簡易 擊犯 後漢書曰岑彭初爲征西將軍出西城廉壯勇與士簡易又曰馮異字伯卿馮翊櫟陽人王莽時爲郡功曹府元鳳曰後漢馮異爲征西將軍遣宗行涼州邊境勞賜保塞羌人遂屯漢泉授虞已校尉領烏桓騎擊艾爲征西將軍備治障塞築城起塢泰始中羌人叛涼州遣御史民安全者皆保塞以自守又曰晉羊祜爲征南大將軍立身清儉被服率素祿俸所賞賚以賑給九族其居長沙數年軍士家無儲蓄

起城塢 塢音府元鳳曰後漢馮異爲征西將軍備治障塞築城起塢泰始中羌人叛涼州遣御史民安全者皆保塞以自守

輸告營弄 賞賜軍士 又曰後漢岑彭爲征南大將軍

財 姜維結陣 楊忠守橋 又曰蜀姜維爲征西將軍河橋之役忠力王遐於是蜀結陣去戰守橋激人不得進邯山之戰又先登陷陣除騎騎大將軍又曰楊忠爲征西將軍史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遣馬鐘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南會光卒長向宣王相持於渭南會光卒長賞賚意北征乘性勇壯而簡易軍行嘗自被甲在前休止不結營部然遠斥候明要誓有警輒陳立戍士卒皆能力戰死爲死又曰魏鄧艾爲征西將軍艾脩治備守積穀殖兵值歲凶旱手勅來部以率將士上下相感莫不

振旅建業 傳首京師 又曰南梁王僧辯爲征東大將軍特給鼓吹一部後既平湘州旋於江陵置舟師武帝時爲征西將軍又曰北齊文宣帝振旅於建業又曰波羅喜爲北齊文宣帝振旅於建業

身不跨馬 手不釋卷 又曰晉杜預爲征南大將軍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有大事輒居將帥之列身不釋卷

潛至狄道 因停瑕丘 瑕丘西將軍元鑒曰宋蘭虞主楊文度遣弟寶興陷瑕丘文度傳首京師宋蘭虞池權喜攻陷瑕丘新文度傳首京師

益脩攻備 廣設方略 又曰梁夏侯尚爲征南將軍假節都督荊豫諸軍事尚益脩攻討之備後魏曾南方諸蠻有不服者

吳亮正統間爲征南副將軍印鎮守貴州尋調鎮守雲南體貌魁梧智略所至皆畏懷附喜文學至老手不釋卷

雍州刺史王經與姜維戰敗還保狄道城維圍狄道泰度高城嶺潛行夜至狄道與維交戰維退城中將士白曜出又曰北魏慕容白曜爲征南大將軍宋遣吳憘公率衆欲密彭城尉元表請清師獻文戰維遂白曜城中士得遣憘公還息時泗水暴漲船不得渡白曜因陣瑕丘

曰晉義陽成王望初仕魏為征西將軍持節都督雍涼二州諸軍事在任八年威化明肅先是姜維屢寇隴中及望至廣設方略維不得為寇關中賴之

頻拔四城　悉平六洞 又曰北魏慕容白曜為征南大將軍攻宋無鹽等戍一旬之內頻拔四城威震齊土獻徵錄曰明顧寰為征南將軍鎮貴州征五開一六洞一百三十七寨悉平斬獲功多

陳懋撫綏　沐琮友愛 又曰明陳懋佩征西將軍印總兵鎮守寧夏賜賚[illegible]白粲牛羊以為戒嚴之費懋至鎮號令一新凡降附者撫綏之務得其歡心　又曰明沐琮從兄琮號[illegible]有文武才由都指揮陞右都督充總兵官佩征南將軍印[illegible]鎮雲南黔公友愛篤至

至崑崙山　克可渡河 又曰明時吐蕃所部川藏邀阻烏思藏使者掠其輜重命鄧愈為征西將軍討之愈分兵為三并力齊入覆其巢穴窮追至崑崙山斬首不可勝計　州史料曰洪武十四年命潁川侯傅友德為征南將軍率三十萬衆征雲南遂城烏撒得七星關以通畢節又克可渡河於是東川烏蒙芒部諸蠻望風降附

樓望三十　陣圖十二 冊府元龜曰晉蔡謨為征北將軍領徐州刺史石季龍於青州造船數百掠緣海諸縣議遣龍驤將軍徐元等守中州并設募若得賊大白船者賞布千匹是時謨所統七千餘人所戍東至土山西至江乘鎮守八所城壘凡十一處烽火樓望三十餘處布置防備甚有算略　又曰北魏源賀為征南將軍依古今兵法及先儒耆舊之說略採至要為十二陣圖以上之獻文覽而嘉焉

稱羲之清貴　白慶之忠謹 冊府元龜曰晉庾亮為征西將軍王羲之為參軍累遷長史亮臨薨上疏稱羲之清貴有鑒裁遷寧遠將軍江州刺史　又曰宋檀道濟為征南大將軍白太祖稱沈慶之忠謹曉兵帝使領隊防東掖門稍得引接出入禁省

納印三十城　脩牆七百里 獻徵錄曰明廖永忠洪武時充征南將軍率舟師取兩廣永忠自福州遣人諭何真真具以廣循惠降破邵宗愚山寨擒宗愚等諸鄉相繼降檄諭九真日南朱崖儋耳三十餘城皆納印請吏　又曰明周尚文拜征西將軍鎮守寧夏歷鎮山西延綏俱有戰功鎮大同條上[illegible]四十餘事修補邊壘七百里墾田五萬

原 **破赤眉於崤底　習水軍於三州** 華嶠後漢書馮異傳曰異為征西大將軍三輔大亂異討之與赤眉[illegible]會大破於崤底進擊之又大破行巡上書言狀不敢自伐諸將或欲分其功詔云征西功若丘山也　魏志曰王昶字文舒為征南將軍假節都督荊豫諸軍事乃表徙治新野習水軍於三州

收散卒會黽池　將銳卒虎步江南 後漢書曰馮異字公孫代鄧禹討[illegible]車駕送之賜以乘輿七尺具劍[illegible]征西大將軍攻赤眉大為所敗步走歸營收其散卒與赤眉期會大戰大破之璽書勞異曰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黽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魏志曰曹休字文烈為征東將軍假黃鉞督張遼等及諸州郡二十餘軍擊呂範等於洞浦破之拜揚州牧表曰將銳卒虎步江南云云

耿康為征西匈奴懷信　羊祜為征南江浦馳義 華嶠後漢書曰耿康為征西將軍出西域[illegible]撫軍于匈奴與國懷其恩信　王隱晉書曰羊祜字叔子為征南大將軍開府辟召儀同三司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吳人之資於是江浦馳義也

張遼持戟先登　文帝謂之邵虎　曹仁被甲破賊　三軍皆曰天人 魏志曰張遼字文遠為征東將軍征孫權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文帝謂之邵虎　又曰曹仁字子孝為征南將軍留屯江陵拒吳將周瑜瑜將數萬衆來攻募得三百人逆與挑戰遂為所圍仁意氣奮怒被甲上馬將其麾下壯士數十騎出城直前衝入乃得解長史陳矯等初見仁出皆懼及見仁還乃歎曰將軍真天人也三軍服其勇太祖益壯之

四征將軍三

增 **年老徵還　老疾求還** 魏志曰滿寵字伯寧為征東將軍以年老徵還為太尉寵不治產業家無餘財　魏志曰趙儼字伯然都尉遷征西將軍督雍涼以老疾求還

增 **勇冠三軍　勇冠當世** 冊府元龜曰蜀黃忠南陽人先主南定諸郡忠從入蜀常先登陷陣勇冠三軍益州定拜討虜將軍又擊敗夏侯淵遷征西將軍　又曰韓茂膂力絕人為征南將軍善於撫衆勇冠當

世爲朝廷所稱

四鎮將軍一

杜氏通典曰鎮東將軍後漢末魏武帝爲之鎮南將軍後漢劉表爲之魏張魯晉當陽侯杜元凱並爲之鎮西將軍後漢劉表爲之魏鍾會鄧艾並爲之鎮北將軍魏明帝太和中置劉靖許允爲之各一人宋時四鎮與中軍爲雜號後魏加大次尚書令唐無

四鎮將軍二

開邊據險 鑿山通道 魏志曰劉靖遷鎮北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靖以爲經常之大法莫善於守防使民屯據險要又脩廣陵堨水溉灌蓟南北三更種稻邊民利之又曰鄧艾爲鎮西將軍艾自陰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爲艱險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成都劉禪請降詔曰艾耀威奮武深入鹵庭斬將搴旗梟其鯨鯢使僭號之主稽首繫頸 又曰鍾會字士季爲鎮西將軍詔曰會所向摧弊前無強敵城制衆城罔羅逆逸

拓平西夏 又曰鄧艾爲鎮西將軍至成都劉禪請降詔曰艾耀威奮武深入鹵庭斬將搴旗梟其鯨鯢使僭號之主稽首繫頸 又曰鍾會字士季爲鎮西將軍詔曰會所向摧弊前無強敵城制衆城罔羅逆逸

蜀之豪帥面縛歸命謀無遺策舉無廢功凡所降誅動以萬計全勝獨克有征無戰拓平西夏方隅清晏

繕武牢城 城南皖口 冊府元龜曰晉祖逖爲鎮西將軍東討石勒乃營繕武牢城北臨黃河西接成皋逖使從子汝南太守濟等率衆築壘城城北臨黃河西接成皋逖使從子汝南太守濟等率衆築壘又曰陳徐度爲鎮北將軍高祖永定三年率衆城南皖口

告老遜位 上疏固辭 又曰魯芝爲鎮東將軍芝以年及體衰告老遜位表章十餘上武帝微爲光禄大夫又曰晉劉弘惠帝時爲鎮南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以平張昌功應封侯弘上疏固辭詔許之

擊破孫峻 討滅陳敏 魏又曰諸葛誕爲鎮東大將軍時吳大將軍孫峻等號十萬至壽春誕拒擊破之斬吳左將軍刺史南蠻校尉弘嘗夜起聞城上持更者歎聲甚苦遂呼省之兵年過六十羸疾無襦弘愍之乃責罰主者遂給韋袍襆帽轉以相付 又曰晉周馥爲鎮東將軍與周圮等討陳敏滅之

轉付袍帽 唯收圖書 又曰晉劉弘爲鎮南將軍荆州盜目詹一無所取唯收圖書莫不歎之

蜀主敕降 魏人退軍 又曰魏鍾會爲鎮西將軍與征西將軍鄧艾同伐蜀蜀主劉禪遣使敕姜維等從東道詣會降 又曰南梁始興王憺爲鎮西將軍刺史時魏襲巴西圍南安太守垣季珪堅守憺遣軍救之魏人退軍所收器械甚衆

大破魏將 再破蜀軍 又曰蜀魏延隨先主入蜀拜鎮北將軍諸葛亮駐漢中使延西入羌中魏後將軍費瑤雍州刺史郭淮與延戰於陽谿大破淮等遷爲前師征西大將軍又曰魏鍾會爲鎮西將軍討蜀再破蜀軍蜀將皆退守劍閣會乃移檄蜀將吏士民

秦隴 又曰晉祖逖爲豫州刺史進爲鎮西將軍石勒不敢窺兵河南使病 又曰晉祖逖爲鎮西將軍豫州刺史公私豐贍方當推鋒越河埽清冀朔聞王敦與劉隗等構隙感激發憤加平東將軍魏孝武入關襄敦勳義以達昔迎元帝敦逆亂畏逖不敢發 王平復秦隴進爵魏昌縣伯

何曾見崇重 張黎著聲稱 又曰張黎爲鎮北將軍與樂安王敦濟南公崔徽鎮長安清約公平甚著清聞其見崇重如此

東海憚周馥 王敦畏祖逖 又曰晉周馥惠帝時爲鎮東將軍自經世故每欲自經王敦濟南公崔徽鎮長安清約公平甚著清聞

朝廷忠情懇至東海王越深憚之 又曰晉祖逖爲豫州刺史進爲鎮西將軍石勒不敢窺兵河南使成皋縣備逖母墓與逖書求通使交市逖不報書而聽亞市收利十倍時王敦久懷逆亂畏逖不敢發 王平

著名跡 黃權有局量 蜀黃權降魏爲鎮南將軍文帝察權有局量欲警之遣左右詔權赤至之間累催相屬

官屬侍從莫不震慄而權舉止顏色自若（原）黃權道隔降魏　許允放散官物（蜀志曰黃權字公衡為鎮北將軍督江北軍以防軍敗續先主引退而道隔絕權不得還故率將所領降於魏有司執法白收權妻子先主曰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　魏氏春秋曰許允字士宗為鎮北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未發以放散官物收付廷尉徒樂浪死）

隴西王秉心誠亮　魯鎮東恪勤在公

（晉起居注武帝詔曰關中內屏京畿外藩河右北扞戎翟南鎮漢宜任懿親以靖西土隴西王秉秉心誠亮恩度弘遠）

曹休為鎮南車駕臨送　鄧艾為鎮西劉禪奉璽

（魏志曰曹休為鎮南將軍車駕臨送乃下璽綬為箋詣艾請降）

四安將軍一

（原）杜氏通典曰安東將軍（後漢陶謙曹休並為之）安南將軍（光武元年以李彭為之晉范陽王虓亦為之）安西將軍（後漢末段熲魏鍾會石鑒亦為之）安北將軍（晉以郗鑒為之）各一人後魏亦有唐無

四安將軍二

（摘）識蛇孰　挾獸腰（博府元龜曰晉桓溫為安西將軍率衆伐蜀初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軍實從太祖於龍門忠獨當一猛獸左挾其腰右拔其舌太祖壯之　又曰楊忠為安西將軍歌左挾其腰右拔其舌太祖壯之謂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能識之）　築圍建業　解圍仇池（又曰吳徐盛為安東將軍封蕪湖侯魏文帝大出有渡江之志盛建議從建業築圍作簿落圍上設假樓江上浮船諸將以為無益盛不聽固立之文帝到廣陵望圍愕然彌漫數百里江水盛長便引軍退諸將乃伏　又曰北魏古弼為安西將軍時宋遣將裴方明擊楊難當克仇池立楊元庶子保塹於是假弼節督隴右諸軍事既平仇池未幾諸氏復推楊文德為主圍仇池弼發上邽高平沂城諸軍討之仇池圍解文德走漢川）　李崇詐逃　古弼偽退（又曰北魏李崇孝文帝時為安東將軍徐州降人郭陸聚黨作逆人多應之崇遣高平人卜冀州詐稱犯罪逃亡歸於陸陸納之以為謀主數月冀州斬陸送之賊徒潰敗　又曰北魏古弼為安西將軍從太武征赫連定駕至平涼方於涇南遣弼與侍中張黎擊平涼赫連定自安定率步騎來救與弼等相遇弼偽退以誘之太武使高車敕勒馳擊定斬首數千級弼乘勝取安定）　撫慰蠻戶　糾合宗鄉（又曰史寧為安東將軍賀拔勝司率步騎一千隨勝之部值荊蠻騷動三鵶路絕寧先驅平之因撫慰蠻戶翕然降附為荊州刺史寧以本官為勝軍西將軍真君中蓋吳擾動關右薛永宗屯據河側太武親討之乃詔拔糾合宗鄉壁於河際斷二寇往來之路）　每事平日賜爵永康侯

博覽經籍　粗有辭義

（又曰晉郗鑒博覽經籍粗有辭義　又曰南齊柳惔為安南將軍著仁政博及諸詩賦粗有辭義）

竭志能　可任大事

（又曰晉庾翼為都督江荊等州諸軍事安西將軍代兄亮鎮武昌翼以年少超居大位每竭智能勞謙匪懈戎政嚴明數年之中軍國充實人情翕然稱其才　又曰北魏王思正身武帝時為安東將軍奢神武潛有異圖帝以思正可任大事拜中軍大都督總宿衛兵）

桓溫直進　虜淵徐行

（又曰晉桓溫為安西將軍率衆伐蜀李勢衆大潰溫乘勝直進焚其小城勢遂夜遁行而追未經三旬賊衆迭散降者數萬口唯梟首惡餘悉不問　又曰盧淵為安南將軍時涇州羌叛淵以步騎六千徐勢勢衆大潰溫乘勝直進焚其小城勢

四安將軍三

（增）爲寇所憚晉府元龜曰吳春少有將略明元時爲尚書殺汝南郡軍虎牢鎮將爲寇所憚

爲鄰所憚又曰孫陽爲都督荆信二府諸軍事安西將軍荆州刺史出鎮公安增脩城池懷服遠邇

索綝有威恩又曰晉索綝爲新平太守時劉聰將蘇鐵等劫掠三輔除綝安西將軍馮翊太守綝有威恩華戎懷服賊不敢犯

古弼著威名又曰北魏古弼爲安西將軍梁州刺史訪威風飭

周訪爲名將又曰晉周訪爲安南將軍梁州刺史訪威風飭著遠近慨服中興名將性謙虛未嘗論功伐

鄭模爲名將又曰鄭模爲安東將軍時將督敗殘者多模挫敵持重號爲名將

四平將軍一

（原）杜氏通典曰平東將軍晉當陽侯杜元凱王濬等爲之　平南將軍晉盧欽羊祜胡奮等爲之　平西將軍晉以張華紹　平北將軍漢獻以張燕晉以阮坦爲之　各一人並漢魏間置後魏亦有唐樂

四平將軍二

（增）移檄赴難　乘傳發兵晉府元龜曰晉溫嶠爲平南將軍江州刺史鎮武昌祖約蘇峻反嶠自武昌推陶侃爲平南將軍豫州刺史出鎮公安增脩城池懷服遠邇

利史後魏州民田智度謀逆詔檄乘傳發豫州兵擊之獲智度送京師　安都頻克　天助多獲又曰南陳侯安都爲幕府山安都擊齊軍大敗之進號平南將軍仍

督水軍討蕭勃頻戰克以功進號鎮北將軍　又曰司馬天助爲平東將軍破宋將關萬於軍前後多所擒獲

軍破之進號平南將軍宣武又詔益宗綏防蠻楚加安南將軍附後遷平東將軍　綏防蠻楚　懷柔羌戎又曰北魏

陸俟爲平西將軍安定鎮大將毗至懷柔羌戎莫不歸附　莫不摧挫　預皆畏懾又曰北魏楊大眼爲平南將軍大眼自爲將帥恒身先兵士衝突堅陣當其鋒者莫不摧挫

大眼爲平東將軍至京師觀者如市大眼爲將帥前後所遣督將軍未渡江預皆畏懾　銜枚夜襲　攻城野戰又曰北魏楊椿爲平西將軍時涇州屠各陳瞻等聚衆叛詔椿爲別將隸安西將軍元麗討之

陰簡精卒銜枚夜襲斬瞻而傳其首　順流放火又曰羅斤爲平西將軍平涼州攻城野戰多有克捷

解鞍潰圍又曰吳潘璋爲平北將軍襄陽太守魏將夏侯尚等圍南郡分前部作浮橋璋將所領到魏上流放火燒敗浮橋尚引退　又曰陳周文育高祖礦蔡路養於南野文育爲路養所圍矢石雨下所乘馬死文育

右手搏戰左手解鞍潰圍而出衆遂平西將軍　賊不能進　魏弗敢逼又曰梁尋陽王大心爲江州刺史進平南將軍侯景叛數遣軍西上寇

抄大心令莊鐵擊破之賊不能進數人敵圍之十餘重祐彎弓持滿四面拒之東魏人弗敢逼　賜細御銀槊　著光明鐵又曰北周蔡祐爲平東將軍從太祖戰於河橋祐下馬步鬬手執槊數人敵圍之

鎧又曰北魏奚康生爲平西將軍轉涇州刺史時梁直閤將軍徐元明戍於郁州以城內附孝文遣康生迎接細御銀槊賜康生槊柔一張并裹柔面敕曰槊者槊如朕心柔者早遂朕意　著光明鐵又曰北周蔡祐爲平西將軍陰故城東疑之崇祖曰下神武戰於邙山祐時著光明鐵鎧

向無前敵曰此鐵猛獸也皆避之　所　權景宣陷陣又曰權景宣爲平東將軍從太祖收弘農西將軍虞寇淮北啓徒下蔡戍於淮東既而魏果欲攻下蔡聞內徙乃揚聲戍平陰故城東疑之崇祖曰下蔡去鎮咫尺魏豈敢置戍實欲除此故城恐奔去之不盡耳魏軍果掘下蔡城崇祖自率衆渡淮與戰大敗之

追奔數十里　乘勝至巴西　率衆鎮北境又曰北魏邢巒爲平西將軍克梁秦二州乘勝至於巴西開境東西七百南北千里　又曰長孫翰爲平南將軍率衆鎮北境威名甚著侵爲

都督北部諸軍事平北將軍

四平將軍三

增拒賓賚功冊府元龜曰北魏董紹爲平西將軍孝明以紹拒蕭賓賚之功賞新蔡縣開國男 平葛榮功又曰北魏斛斯椿爲平北將軍從爾朱榮平葛榮以功除上黨太守 甚收聲稱又曰王斤爲平北將軍時并州田卜謀反餘衆不安遣斤鎮虎慮以撫慰之斤綏靜羣醜甚收聲稱 甚有稱績又曰桓宣爲平北將軍鎮襄陽久在襄陽綏撫僑寓甚有稱績 招納數萬口又曰樊子蓋爲平北將軍永安中以納叛蜀數萬口進封中都縣開國公 招撫三萬落又曰北魏源賀爲平西將軍太武征涼州遣賀率精銳匿諸部招慰下三萬落 招納汪爲參軍又曰晉庾亮爲平西將軍以范汪爲西郡州刺史博學多通善談名理命爲參軍 表樸特爲刺史又曰裴詢爲平南將軍郢州刺史詢以雙酋田樸特地居要險家富數萬足爲邊捍遂表樸特

鎮軍將軍以下一

原杜氏通典曰鎮軍大將軍魏置文帝以陳羣爲之晉則楊駿胡奮並領鎮軍將軍齊後周隋亦有之唐因之 冠軍將軍魏置以文欽爲之蓋因史記楚義帝以宋義爲卿子冠軍漢武帝以霍去病功冠三軍封冠軍侯之義也晉亦有之金章紫綬給五時朝服武冠佩水蒼玉歷代並有隋文帝置明軍等四十三號將軍品凡十六等爲散號將軍以加汎授居曹有職務者爲散官武官上柱國以下者爲執事官無職務者爲散官武官上柱國以下爲散秩官將軍爲散號官至煬帝時定令罷之 唐因之 增晉書曰元帝加李矩冠軍將軍軹車懷蓋封陽武縣侯 宋書曰檀道濟爲冠軍將軍高祖北伐以爲前鋒 原雲麾將軍梁置雜號陳有之唐因之 壯武將軍梁置雜號陳有之唐因之 宣威將軍唐置 明威將軍梁置雜號後魏亦有之唐因之 定遠將軍梁置雜號唐因之 寧遠將軍晉置唐因之 增晉書曰陶侃爲寧遠將軍勤於吏職 原游騎將軍魏置陳有之唐因之 增陳書曰周文育累前後功除游騎將軍 原游擊將軍漢置武帝以蘇建韓說爲之後漢鄧晨亦爲之魏晉以來並有之魏卞蘭有才學爲游擊將軍加散騎常侍晉游擊將軍諸葛沖精果有文武才唐因之又置懷化將軍歸德將軍授蕃官

鎮軍將軍以下二

增以功增邑 抗表辭事冊府元龜曰魏陳泰爲鎮軍將軍假節都督淮北諸軍事及諸葛誕作亂壽春司馬文王率六軍軍丘頭泰直行臺泰前後以功增邑二千六百户又曰唐張賁爲左領軍大將軍有目疾抗表辭事授鎮軍大將軍 遊讌賦詩 曲躬敬長又曰南梁沈約爲鎮軍時有彭城人劉瑤美風采性通和雖家人不見其喜慍約聞其名引爲主簿嘗與遊宴賦詩大爲

約所差賞卿無所推稱唯韋敏年長特相敬重同僚御筵亦曲躬謙遜

陸抗上疏　元謨陳說

又曰吳陸抗為鎮軍大將軍後主拜抗都督信陵等諸軍事上疏陳時宜十七條　又曰南宋王元謨補長沙王義欣鎮軍中兵將軍領汝陰太守時敵攻陷滑臺元謨陳說使人有封狼居胥意　又曰闔王元謨陳說使人有封狼居胥意

造門不屑　據

牀不動

又曰蜀宗預為鎮軍大將軍領兗州刺史時都護諸葛瞻初統朝事廖化過預欲與預共詣瞻所預曰吾等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何求於年少輩而屑屑造門邪遂不往　又曰南梁王僧孺為鎮軍將軍司徒尚書令討湘州賊陸納賊黨李賢明等突至徑趨僧辯僧辯尚據胡牀不為之動於是指揮勇敢遂獲賢明

揮劒截蛟　登山搏熊

又曰晉鄧遐為冠軍將軍時郢州平蕃頴胄議遷夏口桓溫征伐襄陽城北沔水中有蛟嘗為人害遐遂拔劒入水蛟盤繞其足遐揮劒截蛟數段而出　又曰北魏于栗磾為冠軍將軍道武畋於白登山見熊領數子道武顧謂栗磾曰能搏之乎栗磾曰能尋即擒之

柳憚上牋　稚珪上表

又曰南梁柳憚為冠軍將軍征東司馬時齊東昏未平士猶苦戰憚上牋陳便宜請補長沙王義欣鎮軍中兵將軍領汝陽太守以魏軍連歲南侵征役不息百姓死傷乃上表曰匈奴為患自古而然陛下何惜匹馬之驛數行詔命誘此凶頑使河塞息肩關境全命　又曰周稚珪為冠軍將軍南梁祖寬大愛民之義高祖從之　又曰孔稚珪為冠軍將軍南齊柳忱為冠軍將軍時郢州平蕃頴胄議遷夏口忱巴東兵至峽口遷都之議乃息論者以為見機　忱諫以為巴峽未賓不宜輕捨根本搖動民心頴胄不從俄而戍主申纂詐降元知非誠款外示容納而密備焉

恐成猜迫　不即施行

又曰南齊劉懷珍領高平太守時朝廷以桂陽王休範之事以懷珍為冠軍將軍豫章太守寢珍曰休範雖有禍萌安敵便發今者賜使恐成猜迫固請不就　又曰南齊蕃頴胄為冠軍將軍東平太守劉禪降入朝進位冠軍將軍假節從帝宴於華林園詔問蜀大臣子弟後問先封東明亭侯後討侯都等滅之太尉荀藩假矩榮陽太守又破石勒衆藩表加矩冠軍將軍　又曰晉羅憲仕蜀為巴東太守劉禪降入朝進位冠軍將軍假節從帝宴於華林園詔問蜀大臣子弟後問先輩宜時敘用咸顯於世　又曰李矩為梁王彤牙門將伐氐齊萬年有功憲蕩常忌杜軫等數人即皆敘用　又曰晉劉懷珍領高平太守時朝廷以桂陽王休範之事以懷珍為冠軍將軍豫章太守寢珍曰休範雖有禍萌安敵便發今者賜使

從宴華林　表加幢蓋

恐成猜迫　不即施行

又曰南齊蕃頴胄為冠軍將軍時郢州平蕃頴胄議遷夏口忱巴東兵至峽口遷都之議乃息論者以為見機　忱諫以為巴峽未賓不宜輕捨根本搖動民心頴胄不從俄而戍主申纂詐降元知非誠款外示容納而密備焉

柳憚上牋　稚珪上表

又曰南梁柳憚為冠軍將軍征東司馬時齊東昏未平士猶苦戰憚上牋陳便宜請補長沙王義欣鎮軍中兵將軍領汝陽太守以魏軍連歲南侵征役不息百姓死傷乃上表曰匈奴為患自古而然陛下何惜匹馬之驛數行詔命誘此凶頑使河塞息肩關境全命　又曰周稚珪為冠軍將軍南梁祖寬大愛民之義高祖從之　又曰孔稚珪為冠軍將軍南齊

恐成猜迫　不即施行

又曰南齊蕃頴胄為冠軍將軍時郢州平蕃頴胄議遷夏口忱巴東兵至峽口遷都之議乃息論者以為見機　忱諫以為巴峽未賓不宜輕捨根本搖動民心頴胄不從俄而戍主申纂詐降元知非誠款外示容納而密備焉

柳憚上牋　稚珪上表

又曰南梁柳憚為冠軍將軍征東司馬時齊東昏未平士猶苦戰憚上牋陳便宜請補長沙王義欣鎮軍中兵將軍領汝陽太守以魏軍連歲南侵征役不息百姓死傷乃上表曰匈奴為患自古而然陛下何惜匹馬之驛數行詔命誘此凶頑使河塞息肩關境全命　又曰周稚珪為冠軍將軍南梁祖寬大愛民之義高祖從之　又曰孔稚珪為冠軍將軍南齊

據一營　止失一舸

又曰陸子隆為明威將軍廬陵太守周迪引陳寶應復出臨川子隆隨都督章昭達討迪昭達各據一營昭達戰失利亡其鼓角子隆與昭達拒官軍子隆與嶺討寶應寶應敗之大破賊衆盡獲昭達所亡羽儀甲仗　又曰南宋垣護之為宣威將軍隨王元謨攻滑臺護之百舸為前鋒進據石濟魏軍救至元謨水軍大繼連以鐵鎖斷河欲絕護之還路護之每至鐵鎖以一長柯斧斷之舸並全　失

朱伺殺大帥　馬隆募勇士

晉書曰朱伺為明威將軍石勒夏口之戰伺用鐵面自衛以弩的射賊大帥數人皆殺之　又曰馬隆為司馬督會梁州刺史楊欣沒武帝憂之隆募勇士西渡溫水詔隆假節宣威將軍隆到武威國大人猝拔韓且萬能等率萬餘落歸降涼州遂平

韋放處分士卒　孫謙布化蠻獠

冊府元龜曰韋元

據一營　止失一舸

又曰陸子隆為明威將軍廬陵太守周迪引陳寶應復出臨川子隆隨都督章昭達討迪昭達各據一營昭達戰失利亡其鼓角子隆與嶺討寶應寶應拒官軍子隆與昭達各據一營昭達戰失利亡其鼓角子隆

朱伺殺大帥　馬隆募勇士

晉書曰朱伺為明威將軍石勒夏口之戰伺用鐵面自衛以弩的射賊大帥數人皆殺之　又曰馬隆為司馬督會梁州刺史楊欣沒武帝憂之隆募勇士西渡溫水詔隆假節宣威將軍隆到武威國大人猝拔韓且萬能等率萬餘落歸降涼州遂平

韋放處分士卒　孫謙布化蠻獠

冊府元龜曰韋元

據一營　止失一舸

又曰陸子隆為明威將軍廬陵太守周迪引陳寶應復出臨川子隆隨都督章昭達討迪昭達各據一營昭達戰失利亡其鼓角子隆

朱伺殺大帥　馬隆募勇士

晉書曰朱伺為明威將軍石勒夏口之戰伺用鐵面自衛以弩的射賊大帥數人皆殺之　又曰馬隆為司馬督會梁州刺史楊欣沒武帝憂之隆募勇士西渡溫水詔隆假節宣威將軍隆到武威國大人猝拔韓且萬能等率萬餘落歸降涼州遂平

韋放處分士卒　孫謙布化蠻獠

冊府元龜曰韋元

常為前鋒　所至獨克

又曰晉鴻偃為寧遠將軍荊州刺史在州無事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皆此類也　又曰陸子隆為明威將軍時周迪據臨川反東昌縣人偃行師率兵以攻子隆子隆設伏於外仍閉門偃甲示之以弱及行師至腹背擊之行師大敗各

常為前鋒　所至獨克

又曰南陳程文季隨都督吳明徹圍壽陽每戰常為前鋒吝人憚之以功除明威將軍　又曰南宋沈攸之為冠軍將軍雍州刺史破薛常寶劉胡惟攸之約勒所部不犯秋毫諸軍以此多之

常為前鋒　所至獨克

又曰晉鴻偃為寧遠將軍荊州刺史在州無事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皆此類也　又曰陸子隆為明威將軍時周迪據臨川反東昌縣人偃行師率兵以攻子隆子隆設伏於外仍閉門偃甲示之以弱及行師至腹背擊之行師大敗各

子隆偃甲

又曰晉鴻偃為寧遠將軍荊州刺史在州無事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曰吾

劉毅行邑　敬則開關

又曰晉劉毅為冠軍將軍假節度使號令嚴整行經墟邑百姓安　又曰南齊王敬則為冠軍將軍沈攸之起太祖入守朝堂表桀起兵召領軍劉韞等於宮內相應戒嚴將發敬則開關掩襲皆殺之嚴內竊發盡平敬則之力也

皆令復業　不犯秋毫

又曰北魏慕容白曜為征南將軍參軍韓麒麟美姿容善騎射白曜進攻升城師人多傷城潰白曜將坑之麒麟諫從之皆令復業後白曜表麒麟為冠軍將軍　又曰北魏崔浩為冠軍將軍雍州刺史破薛常寶劉胡常寶劉胡惟攸之約勒所部不犯秋毫諸軍以此多之

爲明威將軍會領軍曹仲宗攻漢陽魏大將軍費穆率衆奄至放麾下止有二百餘人放免胄下馬擁胡牀士卒皆殊死戰莫不以一當百 梁書曰孫謙爲明威將軍巴東建平二郡太守郡居三峽常以威力鎮至郡布恩惠撫懷思惠之

鎮軍將軍以下三

精銳八千 晉書曰謝元爲冠軍將軍領徐州刺史苻堅自率兵號百萬詔元爲前鋒都督拒之衆凡八萬元與桓伊等以精銳八千涉淮水堅衆奔潰死者不可勝計

侍吾勝之 三國志曰吳丁奉爲冠軍將軍領河東平陽太守魏遣諸將攻壽春奉拒之諸將欲襲之奉數千人夜掩魏營魏以身免

宜並存之 魏書曰袁紹孝明時爲冠軍將軍涼州刺史會蠕蠕主阿那瓌自來上岸必遁走奉曰不然彼動其境內悉許雜兵大陳而來必有成規豈虛還哉無恃敵之不至恃吾有以勝之

先鋒陷陣 冊府元龜曰辛威爲寧遠將軍從太祖擒實泰等並先鋒陷陣勇冠一時

先登陷陣 魏書曰荀頴爲中撤從太武南征爲前鋒每先登陷陣帝至江加寧遠將軍太翻加文季持節進號鎮軍將軍西豐縣侯

督錢塘軍事 宋書曰沈文季爲冠軍將軍督吳興錢塘軍事沈攸之反文季收殺攸之宗族及文季持節進號

督青冀軍事 冊府元龜曰張沖爲冠軍將軍都督青冀二州北討諸軍事東昏時魏軍攻司州沖軍主杜僧護力戰大破之遷廬陵王北中郎將司馬加冠軍將軍

領寧蠻校尉 宋書曰沈攸之爲冠軍將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又進平尋陽徙監郢州諸軍事前將軍郢州刺史持節如故不拜

領驍騎將軍 齊書曰柳悅者樓之弟也和帝時爲冠軍將軍南平太守從高祖平郢州高祖踐阼以悅爲五兵尚書領驍騎將軍

兼黃門侍郎 冊府元龜曰楊倕爲鎮軍將軍度支尚書兼給事黃門侍郎又破元顥子領軍將軍冠受擒之顥南起車駕入都倕加征東將軍

加寧遠將軍 又曰檀韶字令孫行參高祖建武將軍事都邑既平爲鎮軍將軍加寧遠將軍東海太守長史號鎮軍將軍義師起韶實引樂鵠及宗史劉坦任以經略計獲其外城

命陽固爲節度 魏書曰李平孝明時以鎮軍大將軍爲行臺拒梁師於硤石詔陽固爲行臺七兵郎中平奇固勇敢命節度水軍固設奇

鎮軍將軍以下四

碑 唐戴少年鎮軍大將軍王榮神道碑曰將軍姓王氏諱榮太原人也高門有嗣美玉無瑕總角精乎兩經弱冠窮乎七略文武不墜剛柔得中肅宗皇帝美公先父有勤勞於國有訓導於家爰自妙年授公右龍武軍司戈累拜御史中丞尋加鎮軍大將軍殊常之澤并集公門雖承湛露之恩不易履冰之誡前後倫類莫之與京於是書芳跼於武經寫丹青於麟閣佩玉腰金朱門綵戟昔馬援有伏波之號班超揚定遠之名雖門望同途終華商別實豈若登壇柱國授鉞中朝畫列彤庭慕嚴清禁渙汗之重執云比肩 張說冠軍大將軍郭知運神道碑曰公諱知運字逢時秉太白之精雷泉之靈猿臂虎口虬鬚鴟睒射穿九札劍敵萬人子卿路遠遙

謹將軍之相唐舉一見足辨封侯之骨入奉期門出寄分閫敕憲總軍典屬乘障增爵益邑遷厚恩深俄而六州羣寇相率大叛命公統隴右之騎濟河曲之兵鋒鏑爭先玉石俱碎拜左武衛大將軍班師臨洮遘茲虐疾嗟乎匈奴未滅宿志不申生也有涯死而猶視

設官部四十四 雜號將軍 左右監門衛將軍 左右千牛 諸校尉

雜號將軍一 歷代雜號將軍凡有數百不可具載今錄其著者

杜氏通典曰上漢以呂禄爲上將軍騎 漢武帝以公孫敖及公孫賀並爲騎將軍 樓船 漢元封三年以荀彘爲之擊東越有功 橫海 漢元鼎六年以韓說爲之 材官 漢李廣利爲之征貳師 輕車 漢武帝征南越始置此號以路博德爲之後漢馬援亦爲之伏波者船涉江海欲使波波之伏息 中軍 漢武帝以公孫敖爲之 伏波 漢武帝以公孫賀爲之 貳師 漢李廣利爲之征貳師城取善馬故以爲號 強弩 漢武帝以李沮爲之 戈船 環氏要略云建戈浮波沮水 奮威 漢武帝以田千秋爲之 度遼 漢武帝以公孫敖爲之 橫野 後漢光武以王常爲之 捕虜 後漢永平中馬武爲之 虎賁 後漢建安中魏武以曹洪爲之 討逆 後漢末以孫策爲之 破虜 後漢建安中魏武以孫堅爲之 討虜 後漢末以孫權爲之 安漢 蜀廖竺爲之班在軍師將軍之右 武威 魏武帝以于禁爲之 撫軍 魏武帝置以司馬宣王爲之 凌江 後漢置以羅獻爲之 寧朔 魏以王淳爲之 橫江 吳魯肅爲之又曰魯肅爲之橫江將軍 龍驤 晉武帝置以王濬爲之 殿中 宋初置之 黑矟 後魏于栗磾好持黑矟以自衛劉裕遥見題書與之曰黑矟公麾下明帝因授黑矟 揚威將軍 後漢初宋登爲之 揚威將軍 魏置 廣威將軍 魏置 建武將軍 魏置 振武將軍 前漢末以王況爲之 奮武將軍 後漢末呂布爲之 揚武將軍 光武建武中以馬成爲之 廣武將軍 晉江左置 折衝將軍 漢建安中魏武以樂安居之 揚烈將軍 建安中魏武以孫權爲之 凌江將軍 魏置 自凌江以下則有宣威明威驤威厲威寇威鹵威戎威武烈武毅武奮綏遠綏戎討寇討鹵討難討彝蕩寇蕩鹵蕩難蕩逆殄寇殄鹵殄難埽彝埽寇埽鹵埽難埽逆厲武厲鋒虎威虎牙廣野橫野偏將軍裨將軍凡四十號其威鹵漢光武以馬浚居之橫野以耿純居之蕩寇漢建安中滿寵居之其餘或是後漢及魏所置今則或置或不置皆無定員

雜號將軍二 伏波 奮威 貳師 橫野 建威 鎮遠 偏將軍 討逆 立節 立義 立忠 盪寇 積射 累毅 中堅 奉義 明毅 南蠻 直閤 寧南 鎮國 威鹵 輔威 廣威 武威 威遠 宣德 綏遠 孟津 樓船 虎牙 虎威 撫軍 開遠 撫軍 征鹵 被鹵 討鹵 龍驤 度遼 建義 京輔 材官 鄴州 威戎 信武 宣威 振武 智武 殿中 鎮武 宜武 奮武 廣武 威武 揚烈 建義 偏將軍 討寇 鎮武 奮武 振武 殿中

增 自當一隊　兼領二曹　冊府元龜曰文聘爲討逆將軍別屯沔口止石梵自當一隊禦賊有功遷後將軍又曰宿香千釋虎威將軍侍衛郎賜爵漢安男轉中散遷給事兼領二曹從駕討和龍以功賜奴婢七十戶

統許昌軍　爲虎牢將　又曰王基爲荊州刺史揚烈將軍毋丘儉文欽作亂以基爲行監軍假節統許昌軍又曰奚烏侯爲建義將軍從征蠕蠕及赫連昌以功進爵城陽公加員外散騎常侍出爲虎牢鎮將

破關中營　興南部事　又曰張宗爲京輔將軍將實騎與征西大將軍馮翼共擊關中諸營堡破之遷河南都尉又曰後魏古弼太武時爲立節將軍進爲侍中吏部尚書典南部事

捍禦北方　經略東蕃　又曰周訪爲揚烈將軍時華軼爲江州刺史自以受洛京所遣而爲壽春所督時雒京尚存不能祇承元帝教命郡縣多諫之軼不納時帝遣訪率衆屯彭澤以備軼訪過姑孰干寶見而問之訪曰大府受命令屯彭澤彭澤江州西門也華彥夏有憂天下之誠而不欲碌碌受人控御頃來紛紜粗有嫌隙今又無故以兵守其門將成其釁吾當屯潯陽故縣既在江西可以捍禦北方又無嫌於相逼也又曰唐書待價爲盧龍府果毅將軍時辛文陵率兵招慰高麗高麗襲擊敗之待價與薛仁貴受詔經略東蕃因救之文陵苦戰軍始獲全待價被流矢所中竟不言功

攻盤豆柵　討煑棗城　又曰陽雄爲積射將軍從于謹攻盤豆柵復從李遠經沙苑陣並力戰有功封安平縣侯加冠軍將軍又曰崔伯暨爲中堅將軍冀州長史大乘賊起伯暨率州軍討之於煑棗城

龐德不跪　嚴季不降　又曰魏龐德爲立義將軍爲關羽所得立而不跪羽謂曰卿兄在漢中我欲以卿爲將不早降何爲德罵羽遂爲羽所殺又曰嚴季爲軍校尉與劉渴侯同殿勢窮被執終不降岳後逃還除立節將軍

但見遠志　便如登仙　又曰姜維詡爲奉義將軍先是馬謖敗於街亭諸葛亮拔將西縣千餘家及維等還維遂與母相失魏人使其母手書呼維令反并送當歸以譬之維報書曰良田百頃不計一畝但見遠志無有當歸又曰張光爲材官將軍梁州刺史鎮漢中時賊王如餘黨大盛光嬰城固守激成乘佐吏咸勸光退據魏興光按劍曰吾受國厚恩不能翦除寇賊令得自死便如登仙何得退還也

生擒反賊　討平亂民　又曰薛裔爲都督討秦州反賊支首生擒斬之除立忠將軍又曰奚斤爲鄜州將軍循行州郡章武民劉羽聚衆爲亂斤討平之

蜀境悉平　齊衆大潰　又曰樊猛爲威戎將軍梁南安侯蕭方矩爲湘州刺史以猛爲司馬會武陵王蕭紀舉兵方矩遣猛率湘郢之卒拒之猛擒斬紀父子等撫定梁益蜀境悉平又曰蕭摩訶隨都督吳明徹濟江攻秦郡以功授明毅將軍又隨明徹進軍呂梁與齊人大戰摩訶率七騎先入齊衆大潰以功授持節武毅將軍

縛筏積柴　騰騎奮矛　又曰奚康生從駕鍾離駕旋濟淮五將未渡梁衆據渚盡津路孝文敕曰能破中渚以爲直閤將軍康生時爲軍主募縛筏積柴因風燒其船艦遂假直閤將軍又曰奚康生爲中堅將軍討吐京叛寇辛支追至車突谷康生詐墮馬敵請死爭取之康生騰騎奮矛殺數十人敵遂奔北

攻破郁成　遂平赫連　又曰漢李廣利爲貳師將軍伐大宛分校尉王申生等軍別至郁成郁成城守不肯給食攻殺申生等貳師令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降又曰長孫道生明元初爲南統將軍世祖時征蠕蠕大捷而還太武征赫連昌爲前驅遂平其國

常爲軍鋒　獨共對戰　又曰馬武爲振威將軍從擊尤來五幡等敗於慎水武獨殿還陷陣故賊不得迫及進次小廣陽武常爲將兵鋒力戰無前諸將隨之故遂破賊又曰呂布爲奮威將軍殺董卓卓將李傕郭汜等攻長安城布開城門將兵就汜言且卻兵但身決勝負汜布乃獨共對戰布以矛刺中汜汜後騎追前救汜遂兩罷

大破氐羌　赴援關隴　又曰呂羅漢爲建威將軍秦益二州刺史大破仇池氐羌又曰宇文延爲建威將軍赴援關隴有戰功除員外散騎常侍

不畜貲產　未嘗解甲　又曰祖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逖獲駿馬蓬陂塢主陳川將李頭甚欲之逖知其意遂與之克己務施不畜貲產又曰杜稜爲仁威將軍高祖東征杜龕留稜居守綏撫士卒未嘗解甲帶

卞敦討沔　慧紀征蜀　又曰卞敦爲振威將軍領江夏相戍夏口敦攻討沔中皆平又曰陳慧紀爲明威將軍副司空章昭達征安蜀城爲水軍都督於荊州境青泥船艦以功除宣遠將軍

季龍大敗　湛之奔逃　又曰祖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率衆伐陳川石季龍救川逖設奇擊之季龍大敗又曰沈靈寵爲建威將軍時殷琰與晉安王

子勛反晉熙太守閻湛之據郡同逆詔靈寶攻之湛之未知潯陽已敗固守不降靈寶乃勒取諸將被劉順文書置車中攻城僞敗棄車而走湛之得書大駭其夜奔逃

臧宮大會　胡質輕軍

又曰臧宮為輔威將軍至中虛屯駐越越人謀叛從蜀宮力不能制會屬縣送委輸車數百乘至宮夜使鑿斷城門限令車聲回轉出入至旦越人聞車聲不絕而門限斷相告以漢兵大至其渠帥乃安

又曰魏胡質為荊州刺史振威宮陳兵大會賜勞納之

頻興義兵　屢經苦戰

又曰張昭為綏遠將軍以老病上還宮位及所統領更拜輔吳將軍班亞三司又曰司馬申為關遠將軍王僧辯討陸納申在軍中賊衆奄至申躬藏僧辯等別為義興郡以彰其功又曰封烏程侯又以玘頻興義兵勳誠並茂乃以陽羨屢經苦戰多所擒獲進爵南鄉侯

受學儒生　好樂墳典

又曰孫瑜為奮威將軍歷陽內史討周馥征杜叡屢經苦戰多所擒獲進爵南鄉侯又曰甘卓為揚威將軍領江夏太守矣受學儒生復命部曲子弟就業後仕進者數十人是時諸將皆以軍務為事瑜好樂墳典雖在戎旅誦習不廢

禁勒所統

又曰于栗磾為鎮遠將軍齊州刺史振威將軍河內鎮將撫導新邦甚有威惠又曰張昭為綏遠將軍以老病上還宮位及所統領更拜輔吳將軍班亞三司又曰司馬申為關遠將軍王僧辯討陸納申在軍中賊衆奄至申躬藏僧辯等別為義興郡以彰其功又曰陽侃為右將軍岐州刺史時元顥內逼莊帝詔以本官假撫軍將軍為都督率衆鎮大梁未發詔行北中郎將帝至建州刺史振威

撫導新邦

又曰孫瑜為奮威將軍赴之勒兵臨圍城中乃安

絕

拜輔吳　累遷散騎

又曰楊侃為右將軍岐州刺史時元顥內逼莊帝詔以本官假撫軍將軍為都督率衆鎮大梁未發詔行北中郎將帝至建州刺史振威將軍王僧辯討陸納申在軍中賊衆奄至申躬藏僧辯等別為義興郡以彰其功又曰封烏程侯又以玘頻興義兵勳誠並茂乃以陽羨等別為義興郡以彰其功又曰甘卓為揚威將軍歷陽內史討周馥征杜叡屢經苦戰多所擒獲進爵南鄉侯

騎侍郎至高祖時累遷員外散騎常侍

又曰張昭為綏遠將軍以老病上還宮位及所統領更拜輔吳將軍班亞三司又曰司馬申為關遠將軍王僧辯討陸納申在軍中賊衆奄至申躬藏僧辯等別為義興郡以彰其功又曰封烏程侯又以玘頻興義兵勳誠並茂乃以陽羨等別為義興郡以彰其功又曰甘卓為揚威將軍歷陽內史討周馥征杜叡屢經苦戰多所擒獲進爵南鄉侯

特加四階　手賜百段

又曰楊侃為右將軍岐州刺史時元顥內逼莊帝詔以本官假撫軍將軍為都督率衆鎮大梁未發詔行北中郎將帝至建州刺史振威將軍王僧辯討陸納申在軍中賊衆奄至申躬藏僧辯等別為義興郡以彰其功又曰封烏程侯又以玘頻興義兵勳誠並茂乃以陽羨等別為義興郡以彰其功又曰甘卓為揚威將軍歷陽內史討周馥征杜叡屢經苦戰多所擒獲進爵南鄉侯

平鑒竭忠　柳檜守節

又曰平鑒仕魏孝昌末為爾朱榮撫軍神武謂鑒曰日暮公卿議之乎以為不假兵力終自毀壞及淮堰壞又曰柳檜為撫軍將軍魏興華陽二郡守黃衆寶等圍檜郡力屈黃獲衆寶等圍檜以兵曰速更決辭檜守節者皇綱中弛公已早竭忠誠今爾朱敗徧又能去逆從

墾渠注澤　揮刀入城

又曰蕭寶夤為撫軍將軍宣武時梁武遣將康絢於淳山堰淮以灌揚徐除寶夤都督東討諸軍事堰成淮水漫溢將為揚徐之患寶夤於堰上流更鑿新渠引導注淮澤水乃卜城又曰楊津為撫軍將軍北道大都督始津受命出據靈丘賊帥鮮于修禮起兵博陵定州危急廷師南赴始至城下營壘未立而州軍新敗津欲移軍入城刺史元固稱賊既逼城閉門不納津揮刀欲斬門者軍乃得入城賊至見柵空而去

戰千秋門

破曲沃壘

又曰寶夤初為撫軍將軍從魏孝武西遷仍與其兄善至城下與高敖曹戰於千秋門敗之帝賜及善駿馬各二匹加衛將軍

盡得死力　悉遣精兵

又曰閻慶為撫軍將軍賊糧食已罄行即退散衆寶大怒乃臨槍以兵曰速更決辭又曰源子雍為散騎常侍使持節假撫軍將軍與馬武東討周建元景為領軍將軍孝武時魯爽反遣王元謨討之加元景撫軍將軍

又曰王霸建武四年為偏將軍擊馬武軍擊

閉營固守　伺隙襲擊

又曰王霸建武四年為偏將軍與馬武東討周建元謨夾江為壘攻陷元謨西壘元景悉遣精兵助元景至衆心乃安遂是克捷

又曰閻慶為撫軍將軍孝武時魯爽反遣王元謨討之加元景撫軍將軍

節置佐臧質義宣並反元謨夾江為壘攻陷元謨西壘元景悉遣精兵助元景至衆心乃安遂是克捷

以羸弱居守多張旗幟望之如數萬人皆曰京師兵至衆心乃安遂是克捷

賓為撫軍將軍宣武時梁武遣將康絢於淳山堰淮以灌揚徐除寶夤都督東討諸軍事堰成淮水漫溢將為揚徐之患寶夤於堰上流更鑿新渠引導注淮澤水乃卜城又曰楊津為撫軍將軍北道大都督始津受命出據靈丘賊帥鮮于修禮起兵博陵定州危急廷師南赴始至城下營壘未立而州軍新敗津欲移軍入城刺史元固稱賊既逼城閉門不納津揮刀欲斬門者軍乃得入城賊至見柵空而去

不爾便就戮矣檜守節不變遂害之

性度恢廓　言辭切直

又曰魏悅為偏將軍性度恢廓程普以年長數凌侮之瑜終不與較普後自敬服謂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

又曰吳周瑜為偏將軍性度恢廓言辭切直朝廷憚之

凌統恭敬　朱才精敏

又曰吳凌統餘杭人為偏將軍蒙權使人誘之不從則伺隙襲擊奇謀縱橫遂寇蒙權共陳禍福言辭切直朝廷憚之

又曰呂蒙為偏將軍善撫遠近士人歸之蒙權共陳禍福言辭切直朝廷憚之

璧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

綏數與驃騎將軍朱據共陳禍福言辭切直朝廷憚之

長史懷三版恭敬盡禮親舊故人愚意甚隆

又曰呂蒙為偏將軍善撫遠近士人歸之蒙權共陳禍福言辭切直朝廷憚之

朱才為偏將軍為人精敏又學兵法名聲聞於遠近

手執枹鼓　刀斷兩繼

又曰呂蒙為偏將軍善撫遠近士人歸之蒙權共陳禍福言辭切直朝廷憚之

又曰吳凌統餘杭人為偏將軍屯皖太興稻田蒙曰皖

田肥美若一收熟彼家必增宜畢除之於是權親征皖甘寧爲外城都督攻在前蒙以精銳之手執龍數破之又曰吳董襲爲將軍討黃祖祖橫兩蒙衝挾守沔口以栟閭大紲繫石爲矴上有千人以弩交

射軍不得前襲與凌統各將敢死百人人被兩鎧乘大舸船突入蒙衝襲身以刀斷兩紲蒙衝乃橫流大兵遂進祖便開門走

留爲後拒　召爲先鋒

又曰張宗爲將軍從鄧禹西征到栒邑赤眉且至禹欲引師進就堅城而衆人憚爲後拒禹乃書諸將名於竹簡置笥中令各探之宗獨不肯探曰死生有命張宗豈辭難就逸乎禹曰將軍有親弱在營柰何不顧宗曰愚聞萬夫致死可以橫行宗今擁兵數千何遽其必敗乎遂留爲後拒又曰夏侯霸之子爲蜀所害常欲報蜀黃初中爲偏將軍子午之役霸召見爲前鋒安營在曲谷中蜀人望知其是霸也指下兵攻之霸手戰鹿角間賴救至然後解

潘璋便馳　王平徐合

又曰潘璋爲將討山賊有功署別部司馬合肥之役諸將不能璋便馳進兵皆還戰權甚壯之拜爲偏將軍又曰王平爲裨將軍屬馬謖先鋒謖違於街亭衆盡星散惟平所領鳴鼓自持魏將張郃疑其有伏不敢逼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遺卒而還

攻營略地　斬將搴旗

又曰丁[illegible]爲偏將軍從元表征伐[illegible]兵先渡河移檄壽春圖攻營略地下河南陳留潁川二十一縣又曰丁奉以驍勇屬甘寧陸遜潘璋等數隨征伐戰鬬常冠軍每能斬將搴旗遷偏將軍

解白馬圍　度鹿兒嶺

又曰關羽爲偏將軍袁紹遣顏良攻劉延於白馬曹操使張遼及羽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能當者遂解白馬圍又曰明李文忠爲偏將軍副常遇春北征由道化度鹿兒嶺次大寧元將也速遂戰一數之遂至豫河遼戰斬其將帥往進克上都

勤兵截江　入郭沈船

冊府元龜曰趙雲爲偏將軍先主入益州雲領留營司馬權閒先主西征遣舟迎妹孫夫人欲將後主還吳雲與張飛勒兵截江乃得後主還又曰張孝[illegible]爲偏將軍武德中以勁卒百人襲王世充汜水城入其郛郭沈其米船一百五十餘艘

世號金紫　求領戎行

宋書曰征虜將軍世號金紫將軍晉陽秋曰謝混字叔源求領戎行拜征虜將軍

擊夏侯淵　斬高法援

冊府元龜曰黃忠拜討虜將軍於漢中定軍山擊夏侯淵淵衆甚精忠推鋒必進一戰斬淵又曰韓顯宗爲征虜將軍孝文南伐顯宗統軍次赭陽南齊戍主成公期遣高法援等來擊軍營顯宗親率拒戰遂斬法援首級

王渾潛濟　裴寬夜縋

又曰王渾爲征虜將軍豫州刺史吳將魯淑向弋陽薛瑩向新息時渾家義一旅浮淮潛濟出其不意逆擊破之又曰西魏裴寬爲征虜將軍與東魏將彭樂戰被擒齊文襄加厚禮遇寬乃以所臥氈夜縋而出逃還見太祖太祖曰裴寬冒死歸我雖竹帛所載何以加之

韋袴布被　茅齋斧木

又曰祭遵爲征虜將軍所得賞賜輒與吏士身衣韋袴布被夫人裳不加緣帝以是重焉又曰劉善明爲征虜將軍質素不好聲色所居茅齋斧木而已

移家京邑　固節危城

又曰沈林子爲征虜將軍既破慕容超而盧循奄至時皆議遣使宣林子請移家京邑高祖嘉之又曰辛纂爲征虜將軍費興言於莊帝稱纂固節危城宜蒙爵賞以勸將來帝下詔勉勵之

厚養將士　不擊老弱

又曰鮑信爲破虜將軍厚養將士居無餘財士以此歸之又曰孫較爲征虜將軍督夏口兵下令曰令欲所誅者曹氏其百姓何罪自今以往不得擊其老弱

夜分捕魚　食野鼠

又曰陶侃爲龍驤將軍武昌太守元帝令擊杜弢時周顗爲荊州刺史先鎮潯水城賊掠其良口侃使部將朱伺救之賊還保冷口侃謂諸將曰此賊必更步向武昌宜還城晝夜三日行可至卿等能忍飢邪部將吳寄曰要欲十日忍飢晝當擊賊夜分捕魚足以相濟侃曰此健將也賊果增兵來攻侃使朱伺等逆擊大破之又曰郗鑒爲龍驤將軍兗州刺史鎮鄒山時荀藩用李述劉琨用兄子演並爲兗州各屯一郡又徐龕石勒左右交侵百姓饑雖或掘野鼠蟄燕而食之終無叛者

順流鼓棹　棄船登岸

晉書曰王濬爲龍驤將軍武帝太康元年濬發自成都兵不血刃夏口武昌無相支抗於是順流鼓棹逕造三山孫皓遣游擊將軍張象率舟師萬人禦濬象軍望旗而降宋書曰王鎮惡行龍驤將軍而伐姚泓率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橋棄舟登岸身先士卒即陷長安城於灞上事迎帝勞之曰成吾霸業者卿也

頒覽文史　自稱鄙人

冊府元龜曰李元護初仕南齊龍驤將軍以將用自達然頗覽文史習於簡牘又曰宋蒯恩行參軍龍驤將軍時高祖北伐留恩侍衛世子命朝士與之交恩

益自謂遜與人語常呼位官而自稱爲鄙人

王貢來降　杜性內附

又曰陶侃爲龍驤將軍征杜弢黃將王貢城陳遣謝之曰杜弢爲益州刺史並用庠鎮又死不奉喪歸本佳人何爲隨之天下寧有白頭貶乎貢初橫腕馬上侃言訖貢斂容下胸辭色甚嚴侃知其可動復令論之貢遂來降　又曰刁遵爲龍驤將軍雒州刺史遵招誘有方梁新化太守杜性等率戶三千據地內附

臺悉送還於是彝人感附

又曰劉藻爲龍驤將軍雍城鎮將先是氐豪徐成等輒逐鎮將藻至鎮檢獲徐成等輒以徇羣氐震慴　又曰崔敞邑爲龍驤將軍管州刺史乘其吳國有馬百匹因風入境敞

氐震慴

奮稍接戰　引弓反射

又曰宋孟龍符爲龍驤將軍廣川太守高祖伐魯宗之孟龍符與其賊李水龍符軍騎突陣據水源賊退走龍符乘勝奔之殺

數千騎圍攻龍符奮稍接戰每一合輒殺數人賊千騎西魏將賀拔勝軍所遏都引弓反射與其前驅

又曰魏軍退賜馬并金帛進爵爲公

置陣堅嚴　隨宜翦定

又曰宋蒯恩爲龍驤將軍高祖伐魯宗之恩與徐逵之前進逵之敗沒恩陳於堤下宗之子敞乘勝擊恩矢下如雨恩整厲將士置陣堅嚴敞屢衝之不動及退高祖善其能特

又曰劉勝爲西陽王子尚參軍先是遣費沈食陳檀不克乃除勝爲龍驤將軍領軍至進討隨宜翦定

博通書記　兼優才略

又曰耿弇弟子秉博通書記廣雅才略甫規爲度遼將軍上書薦秉奧以自代曰伏見中郎將張

奧才略兼優宜正元帥以從衆望朝廷從之

招降右賢　慰納左部

又曰馮緄爲度遼將軍詔緄招降匈奴等萬三千口詔緄降

又曰緄慰納左部自相疑呼奮迎受慰納之

進封大梁　累遷特進

又曰虞詡常侍史部尚書進封大梁侯

又曰馬援爲伏波將軍孫策遣軍攻壁於匡琦城壁以爲伏波將軍領郡如故

又曰盧欽爲淮北都督伏波將軍甚有聲績徵拜

帝時南匈奴龍分爲左右二部帝時爲伏波將軍每從神武征討以功封行唐縣伯累遷特進

閉門自守　隔水相對

又曰魏陳登爲伏波將軍領閉門自守示弱不與戰乃中令將士宿整兵器昧爽開

又曰滿寵爲伏波將軍屯新野大軍南征到精湖寵帥諸將曰今夕風甚猛賊必來燒軍宜爲備賊果夜來燒寵擒擊破之隔

門擊破之水相對寵教諸將曰今夕風甚猛賊必來燒軍宜爲備賊果夜來燒寵擒擊破之隔

穿渠利民　具船濟師

又曰楊綜仕魏孝莊時爲伏波將軍遂匿所收不以資敵

又曰揚州刺史王英遣軍攻壁於匡琦城壁陷

又曰馬援爲伏波將軍領郡如故援爲郡縣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

又曰揚州刺史王英遣軍攻壁於匡琦城壁陷

渚劉乃具船以濟王師

及尒朱榮奉命南討至馬尒朱榮詔劉奉其宗人數千人

檀韶先登　庾域固守

又曰宋檀韶爲寧朔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領兵

又曰庾域爲寧朔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領兵

又曰庾域固守百餘日魏軍退詔增封二百戶

進襲巴西域固守百餘日魏軍退詔增封二百戶

揮戈先入　奮屐夾射

又曰傅永爲寧朔將軍中山王英之征義陽統軍書長圍遏其南門

梁將馬仙琕連營稍進規解城圍永自將步軍南逆仙琕擐甲揮戈單騎先入賊射永左肩永拔箭復入遂大破之

又曰顧彬之爲寧朔將軍世祖入討劭彬之受竟陵王誕節度誕遣劉季之與彬之并勢劭遣華欽等

東討與彬之弟相達於奔牛塘路甚狹左右悉入著封彬之軍人多奮鑱嚴於封中夾射之欽等大敗

堅守不動　中陣而立

又曰王平平別守南圍魏大將軍

又曰張遼爲盪寇將軍時荊州未定遼屯長社陸發軍中

司馬懿攻亮張郃攻平平堅守不動郃不能克

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耳乃令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

人中陣而立有頃定

即得首謀者殺之

桓沖謙虛　呂溫才略

又曰桓沖爲鎮武將軍性儉素謙虛愛士嘗浴後其妻送以新衣沖怒促令持去其妻復送之謂曰衣不經新何緣得故沖笑

又曰呂溫有文武才略太武伐赫連昌以溫爲振威將軍屯常山

溫爲殷之憧將先登陷陣每戰必捷以功拜宣武將軍

河北邊塞治障塞自西

又至渭橋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陘中山至鄴皆築堡壁起烽燧徵還京師邊人多上書請者復遣戍還屯

又曰渭張齊爲信武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齊在益部累年討擊蠻獠身無寧歲其居軍中能親勞辱與士

辛同勤苦自畫頓舍城壘皆委曲得其便爲勤物情所附蠻獠亦不敢犯

盡平江淮　拓定安蜀

又曰馬成拜揚武將軍擊李憲進圍于舒令諸軍各深溝高壘憲數挑戰成堅辭不出歲餘城

中食盡乃攻之遂屠舒畫平江淮地又云魯廣達爲智武將軍巴州刺史太建初與儀同章昭達入峽口拓定安蜀等州鎮

穿岸直上 **踰營而出** 又曰胡藩爲鎮軍將軍從高祖征司馬休之加建武將軍徐逵之敗沒高祖怒甚即日於馬頭岸渡江而江岸峭立休之臨岸置陣高祖呼藩令上藩有疑色高祖怒欲斬之藩曰藩事前死爾以刀頭穿岸少容腳指於是直上賊不能當一時奔散 又曰豆代田爲內三郎從討赫連昌乘勝追賊入其營門門閉代田踰營而出太武壯之拜爲勇武將軍

略見書傳 **悉散寶物** 又曰公孫瓚從涿郡盧植學於緱氏山中略見書傳後爲奮武將軍遼東太守 又曰王敦爲廣武將軍初尚武帝女襄城公主後天下大亂悉以公主時侍婢百餘人配給將士金銀寶物散之於眾單車還[illegible]

藏宮鑄劍 **孝寬遣諜** 又曰藏宮爲威武將軍討公孫述征南大將軍岑彭使宮將降卒五萬從涪水上平曲述將延岑盛兵於沅水時宮兵眾食少欲引還恐爲所反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宮矯制取以自益多張旗幟登山鼓譟岑不意漢軍卒至大震恐宮因擊大破之 又曰韋孝寬爲宣武將軍南兗州刺史東魏將段琛堯傑復據宜陽遣其陽州刺史牛道恒扇誘邊民孝寬患之遣諜人訪獲道恒手跡令善學書者偽作與孝寬書論歸款意又爲落燼燒迹若火下書者還令諜人送之琛營琛得書果疑道恒其所經略皆不見用

何公勇力 **係祖挺身** 元中記曰漢桓帝時出遊河上忽有一青牛從河中出直走趨桓帝太尉何公時爲殿中將軍爲人勇力走往逆之手攬其右足牛見公反走還河 按何公名進 冊府元龜曰孟係祖爲殿中將軍大明二年後魏侵青冀孝武遣軍援之係祖戰於社渠挺身入陣

【原】**發騎擊匈奴** **引兵征高峻** 漢書曰李廣利太初元年爲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少年萬人擊匈奴 續漢書曰王常字顏卿拜橫野大將軍位次九[illegible]諸將絕席引兵征高峻

【增】**王濬謀伐吳** **苻堅應神夢** 晉書羊祜傳吳時有童謠歌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龍羊祜聞之曰此必水軍有功但當思應其名者耳會益州刺史王濬徵爲大司農祜知其可任又小字阿童因留濬監益州諸軍事加龍驤將軍以伐吳 車頻秦書曰苻堅與苻健西入關堅時年十二未有軍號健夢有天神遣使者朱衣武冠拜堅爲龍驤將軍後加此官以應神夢

穿池於營內 **率舸出上流** 冊府元龜曰沈慶之爲建威將軍伐沔北諸山蠻命諸軍各穿池於營內以防蠻之火須臾風甚蠻夜下山人提一炬以燒營火至輒以池水灌滅諸軍夾射蠻散走 又曰陶輿侃之兄子爲武威將軍與杜弢戰賊以桔槔打沒官軍船艦輿率輕舸出其上流以擊之所向輒克

將兵詣曹公 **引軍會太祖** 又曰李通爲振威將軍曹公擊討張繡劉表遣兵助繡曹軍不利通將兵夜詣[illegible]得[illegible]戰通爲先登大破繡軍 又曰魏程昱爲振威將軍太祖討袁氏昱收得精兵數千人引軍與太祖會黎陽討袁譚袁尚譚尚破走

陸抗赴壽春 **郗恢救洛陽** 又曰陸抗爲奮威將軍魏將諸葛誕舉壽春降拜抗柴桑督赴壽春破魏牙門將偏將軍遷征北將軍 又曰郗恢爲建威將軍雍州刺史時後秦姚萇遣其子略攻上雒恢遣建武將軍辛恭靜救之[illegible]

苟晞陷九壘 **王舒監五郡** 又曰苟晞爲北中候范陽王虓承制用晞行兗州刺史汲桑之破東海王越出次官渡令晞爲前鋒晞陷其九壘遂定鄴而還西討呂朗等滅之進位撫軍假節都督青兗諸軍事 又曰王舒爲撫軍將軍會稽內史時蘇峻作逆舒監浙江東郡軍事遣子允之擊賊韓晃於長蕩湖大破之以功封彭澤縣侯

趙雲無纖介 **劉季有義斷** 又曰趙雲爲偏將軍代趙範範寡嫂樊氏有國色範欲以配雲雲辭曰相與同姓卿兄猶我兄固辭不許時有人勸雲納之雲曰範迫降耳心未可測天下女不少遂不取範果逃走雲無纖介 又曰劉季[illegible]之子[illegible]父入晉陽遭逢寇亂[illegible]領偏將討性清慎有義斷得士類歡心

藏宮得五節 **朱異破七屯** 又曰臧宮爲偏將軍從擊羣賊數陷陣卻敵後爲輔威將軍討公孫述於蜀前後收得節五印綬千八百 又曰朱異爲偏將軍時魏文欽營住六安多設屯砦置諸道要以招誘亡叛異身率其部下掩破欽七屯遷揚武將軍

部眾莫敢動 **軍士皆顧屬** 又曰于禁爲偏將軍太祖朱靈欲奪其營以禁有威重遣禁將數十騎齎令書徑詣靈營奪其軍靈及其部眾莫敢動乃以靈爲禁部下督眾皆震服 後漢書曰馮異初隨光武爲偏將軍及破邯鄲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光武以此多之

敵

以私忘公　思避盈居損　冊府元龜曰李典為破鹵將軍與張遼樂進屯合肥典遼素不睦遼欲出戰恐其不從典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耳吾敢以私憾而忘公義乎乃率家與遼破走吳

軍又曰宋翼敏宣為征鹵將軍時高祖討劉毅諸葛長民貽敬宣書曰盤龍自取屠滅世路方平富貴相與共之敬宣報曰下官忝三州七郡常懼福過禍生實思避盈居損富貴之旨非所敢當　鄧懌作

文章　劉藻涉羣籍　又曰鄧懌為征鹵將軍所作文章頗行於世又曰劉藻為征鹵將軍涉獵羣籍善與人交

賜名馬乘車　假赤幢曲蓋　又曰劉鑠軍高祖北伐留鑠居守荊州刺史劉道憐獻名馬三匹并精麗乘具高祖悉以賜鑠三子太守加保舍威將軍假赤幢曲蓋輜車鼓吹頃之還龍驤將軍廣陵將軍保備威儀迎母官舍鄉里榮之元帝加保舍威將軍假赤幢曲蓋輜車鼓吹頃之還龍驤將軍從太武吹於軍武昌太守

從征赫連昌　力戰爾朱兆　又曰穆頭忠謹從太武征赫連昌勇冠一時為龍驤將軍力戰爾朱兆有功又曰李景遠為龍驤將軍力戰爾朱兆有功嘑山有虎突出頭搏而獲之太武歎曰詩所謂有力如虎頭乃遇之除使持節大都督左將軍進爵昌平郡公

傅永獻再捷　法乘擒三將　又曰傅永為豫州王肅建武將軍平南長史太和中南齊將裴叔業舉扇鼓幕甲仗萬餘兩月之中遂獻再捷孝文嘉之幸王茂又曰陳黃法氣為信武將軍高州刺史高祖時王琳遣李孝欽樊猛余孝頊攻周迪且謀取法氣法氣率兵援迪擒孝頊等三將　大呼左軍至　楊聲兗州上　又曰周訪為振武將軍乃密遣人如樵採者而出於是結陣鳴鼓而來大呼曰左軍至士卒皆稱萬歲賊謂官軍至未曉而退訪曰賊必引退然當還掩人宜促渡水北既斷橋而賊果至隔水不得進　又曰王鎮惡為鎮武將軍討劉毅書夜兼行鎮惡進路揚聲劉兗州上報謂為信然不知見襲　周訪距桔槔　宗爽製獅子　又曰周訪為振武將軍征杜弢出入象浦林邑王范陽遣來拒以具裝被象士卒不能當獅子成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遇象果驚奔遂克林邑　又曰宗慤為振武將軍文帝時隨交州刺史檀和之討賊破之拔區粟城破曹公於烏林又進攻南郡走曹仁拜輔將軍領江夏太守　又曰魏張遼為盪寇將軍屯合肥吳孫權圍合肥遼率諸軍追擊爽獲權拜征東將軍　周瑜破曹公　張遼擊孫權　又曰程普為盪寇將軍與周瑜力戰吳人奪氣權乃引退

不動　張遼潰圍以出　魏志曰徐晃擊關羽振旅還摩陂太祖迎七里置酒大會時諸軍皆集太祖按行諸營士卒成陣而觀馮晃營整齊諸將士駐陣不動太祖歎曰徐將軍可謂有周亞夫之風矣　又曰張遼為雜號將軍守合肥為孫權所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士皆奮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

元讓不拘科制　休德留意人物　又曰夏侯博字元讓為伏波將軍領尹如故使得以便宜從事不拘科制　會諸典舞謝鴻字休德為建武將軍舞在戎旅猶留意人物

鮪　鮪爾朱兆鮪河內二郡軍河上與河內太守寇恂合勢以拒更始將朱鮪等　又曰梁統為宣德將軍與竇融等將兵會光武征隗囂囂敗封成義侯故吳得其形與象相遇象果驚奔遂克林邑

留屯豫章梅嶺　遂定沛楚臨淮　又曰楊僕為樓船將軍元鼎五年擊南粵粵帝不許令諸校留屯豫章梅嶺待命　又曰蓋延為虎牙將軍南伐蜀下鄱陽太祖迎七里置酒大會時諸軍皆集太祖按行諸營士卒成陣而觀馮晃營整齊諸將士駐陣不動太祖歎曰徐將軍可謂有周亞夫之風矣　又曰馬援為隴右將軍領尹如故使得以便宜從事不拘河南尹光武因略地潁陽以為偏將軍建武元年拜河南太守及封功臣帝令各下河南尹光武因略地潁陽以為偏將軍建武元年拜河南太守及封功臣帝令各自以其將蘇茂戰於沛西大破之遂定沛楚臨淮備高祖廟置嗇夫祝牽樂人

不受　又曰丁綝字幼春廬川定陵人光武因略地潁陽以為偏將軍建武元年拜河南太守及封功臣帝令各言所樂諸將皆占豐邑美縣唯綝願封本鄉帝從之封定陵新安鄉侯　又曰是儀為神將軍守侍中欲復授兵權自以非材固辭不受　路博德定九郡　馬文淵征五溪　又曰路博德為伏波將軍與樓船將軍楊僕討南粵遂定越地為南海蒼梧等九郡　又曰馬援字文淵為伏波將軍征五溪夜與送者誘謂平陵孟冀曰男兒要當卒於邊野以馬革裹屍何能臥牀上在兒女手中邪

後主為之流涕　文帝嘉其忠節　又曰張麟為盪寇將軍魏狄道長李簡密

書請降衛將軍姜維率嶷等出隴西嶷初自越嶲至成都風濕股疾扶杖然後能起時論以嶷疾不能在行中嶷乃自乞肆力中原致身敵庭殺身以報後主徹然爲之流涕又曰令狐整仕魏孝武時爲瓜州刺史東陽王元榮主簿盪寇將軍及御彥據瓜州拒不受代整與開府張穆等密遣使者申徽執彥送京師周文帝嘉其忠節表爲都督

原馬援朝見次九卿　宮布假節比三司後漢書曰馬援爲伏波將軍振旅還京師賜援兵車一乘朝見位次九卿魏志曰呂布字奉先爲鷹鷂將軍假節比三司與司徒王允共秉政事

視聽晉起居注曰殿中將軍武帝太元中募選名家以參顧問始用琅邪王茂之奏也晉林曰庾公與郗公爲殿中將軍舊用才學之士以開視聽而頃悉用面牆之人也

選名家以參顧問　用才學以開視聽

雜號將軍三

強弩輕車　橫江　周兵　宣猛　勝兵

顯武軍師　信威　威江　電威　耀武　武衛

盪寇功也陽府以所持麾授遣送擊大破之太祖論諸將功曰登天山履峻險以取蘭成盪寇將軍從征袁尚於柳城卒遇敵遼勸太祖戰氣甚奮太祖壯之

將軍策也又曰陳俊爲強弩將軍光武與五校戰於安次五校退入漁陽俊言於光武曰宜令輕騎出賊前使百姓各自堅守壁以絕其食可不戰而殄也光武然之賊至無所得遂散敗軍還光武謂俊曰因此寇者將軍策也後封俊爲列侯

素聞驍勇又曰鄧禹德封都亭侯太祖定漢中素聞其驍勇拜立義將軍張東時張超首行大逆亦領軍謝之與東定謀遣信召超超不至改宿他所詣之行誅超之黨於是東因與東南奔時世祖已即位以爲積射將軍

不言生產又曰李廣累遷輕車將軍歷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得賞賜輒分其戮下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產事

不務俗好又曰魯肅爲橫江將軍性方嚴內外節儉不務俗好

獨不受財又曰崔元伯爲周兵將軍時明元紹聞人心不安大出財帛班賜將士元伯獨不受

法不奉命又曰陳沈恪仕梁爲宣德將軍監吳興郡自吳興入朝高祖受禪使斷師知引恪帝如別宮恪乃入見高祖曰恪經事蕭家法不奉命高祖嘉其意不復逼

財物無入又曰于禁爲虎威將軍持軍嚴整得賊財物無所私入

賞賜無入又曰徐邈爲建威將軍破甄羌有功賞賜皆散將士無入家者

太祖善之又曰伊籍爲振威將軍曰公明於利能事有分其戮下家餘財終不言生產事

太武善之又曰崔浩爲涼州刺史太武曰若涼州無水草何得爲國宜從浩言太武善之

引歸示弱又曰馬隆爲大將軍討張掖步攻步軍太武曰若涼州無水草惟崔浩勸行藝言於東將攻弇先與重異遇突騎欲蹙弇恐挫其鋒令步不敢進曰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卜城步與弇將劉歆等合戰弇視歆等鋒交及乃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陣大破之

偃旗示弱又曰賈逵爲建威將軍帝軍都督徐州諸軍事高祖東討杜畿安都留臺居守徐嗣徵等引齊寇入據石頭游騎至闕下安都閉門偃旗示之以歸及夕賊收軍還

多張旗幟又曰劉敏爲揚威將軍帝前將軍滿寵等四軍從西陽直向東關曹休從皖休戰敗權遣兵斷夾石諸將不知所出達兼道進軍多設旗鼓爲疑兵賊見達軍遂退

多設旗鼓又曰賈逵爲建威將軍帝使督前將軍滿寵等引軍敵必自退敏以爲若敵入則大事去矣遂帥所領多張旗幟彌亘百餘里魏軍退以功封雲亭侯

滿寵力戰又曰滿寵爲揚威將軍從太祖征荊州還屯當陽恢甚得關羽之和降附者動有千計

計戰又曰郭淮爲建威將軍梁秦二州刺史討隴右羌胡淮計戰有功復爲征東將軍

子春力戰侯景至貝磯與景過子春力戰常冠諸軍

先登陷陣又曰陰子春爲信威將軍梁秦二州刺史討辛威魏文帝時拜寧遠將軍從檀賓秦復弘農戰沙苑並先鋒陷敵以前功授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

給二千人又曰陸績爲鬱林太守加偏將軍給軍二千人績既有聲疾又意在儒雅雖有軍事著述

先鋒陷敵又曰賈逵爲建威將軍帝時議者謂但守城不出賊必自退逵以爲若賊入則大事去矣遂帥所領步騎萬餘里魏軍退以功封雲亭侯

降者千戶又曰滿寵爲揚威將軍從太祖征荊州還屯當陽復召爲汝南太守力戰有功復爲征東將軍

不畧著數千篇又曰陸景為偏將軍中夏督漢身好厚著數千篇

遣拒劉備又曰李典為神將軍劉備北侵至漢太祖遣典從夏侯淵道宵軍軍木深不可進也博不聽有伏兵追之典留守博累戰不利典往救備乃退

遣攻韓範又曰徐晃為偏將軍太祖圍新城破之晃至飛矢城中為陳成以城降而拒守太祖遣晃攻之晃乃降

凌統愛士又曰吳凌統為偏將軍統以山中人多牲捍可以威眾遂大帝令曾先施後聞統素愛士士亦輕為用兵萬餘人

馮異引車行營又曰馮異為偏將軍每軍行營之後相連引車經由是無爭交戰之道愛聞

賀齊就車輔又曰賀齊為偏將軍新都守累破盜賊被命詣所在及當還郡大帝出祖道作樂舞象鼓吹齊上車令導吏卒兵騎如在郡儀齊辭不敢大帝使左右扶齊上車令導吏卒兵騎如在郡儀

討建平王又曰彭文之為龍驤將軍以討建平王景素功封葛陽縣男食邑三百戶

攻竟陵王又曰吳凌統為偏將軍統以討竟陵王誕據廣陵為逆孝祖攻誕有驍功

張奐有名又曰張奐為度遼將軍有名董卓慕之使其兄遵繇百匹奐惡卓為人絕而不受

百姓感悅又曰劉勳為刺史殺琰反假勳輔國將軍謝承城陽人東海人

程普喜士又曰程普為神將軍吳主諸將普最年長時人皆呼程公性好施與喜士大夫所失百姓感悅咸曰來蘇百姓生為立碑

馮異引車行營又曰馮異為偏將軍每軍行營之後相連引車經由是無爭交戰之道愛聞

賀齊就車輔又曰賀齊為偏將軍新都守累破盜賊被命詣所在及當還郡大帝出祖道作樂舞象鼓吹齊上車令導吏卒兵騎如在郡儀齊辭不敢大帝使左右扶齊上車令導吏卒兵騎如在郡儀

討建平王又曰彭文之為龍驤將軍以討建平王景素功封葛陽縣男食邑三百戶

攻竟陵王又曰吳凌統為偏將軍有名董卓慕之竟陵王誕據廣陵為逆孝祖攻誕有驍功

張奐有名又曰張奐為度遼將軍有名董卓慕之使其兄遵繇百匹奐惡卓為人絕而不受

百姓感悅又曰劉勳為刺史殺琰反假勳輔國將軍謝承城陽人東海人

程普喜士又曰程普為神將軍吳主諸將普最年長時人皆呼程公性好施與喜士大夫所失百姓感悅咸曰來蘇百姓生為立碑

百姓安之又曰諸葛恪為軍師將軍會豫州牧黃génération反假恪輔國將軍謝承城陽人東海人

不增文彩又曰永

不受寶物又曰周瑜為軍師將軍會豫州牧黃génération反假瑜輔國將軍謝承城陽人東海人

不增文彩又曰永

即日還都又曰陸遜為上將軍上疏要以備關之任孝祖具聞朝廷遣謝命諸軍孝祖入朝帝遣之謝紹至孝祖具聞朝廷遣謝命諸軍孝祖入朝帝遣之謝紹至

即日戒嚴又曰劉勳為揚州刺史太宗初即位揚州諸軍事充州刺史太宗初即位揚州諸軍事充州刺史

即日還都又曰陸遜為上將軍上疏要以備關之任孝祖具聞朝廷遣謝命諸軍孝祖入朝帝遣之謝紹至

即日戒嚴又曰劉勳為揚州刺史太宗初即位揚州諸軍事充州刺史

銳攻必克又曰宋劉勔為軍師將軍中山王英之平義陽使司馬陸希道為軍師將軍新都守累破盜賊被命詣所在及當還郡大帝出祖道作樂舞象鼓吹齊上車令導吏卒兵騎如在郡儀

銳攻必克又曰宋劉勔為軍師將軍中山王英之平義陽使司馬陸希道為軍師將軍新都守累破盜賊被命詣所在及當還郡大帝出祖道作樂舞象鼓吹齊上車令導吏卒兵騎如在郡儀

進攻皆克又曰宋朱修之為軍師將軍與下邳太守劉勔為軍師將軍會豫州牧黃génération反假勔輔國將軍謝承城陽人東海人

進攻皆克又曰宋朱修之為軍師將軍與下邳太守劉勔為軍師將軍會豫州牧黃génération反假勔輔國將軍謝承城陽人東海人

共討華軼又曰趙廣武將軍與甘卓同討共討華軼

共討華軼又曰趙廣武將軍與甘卓同討共討華軼

大敗景軍又曰徐世隆為散騎常侍領水軍從司徒陸法和討侯景大敗景軍以功賜爵平阿縣侯

大敗景軍又曰徐世隆為散騎常侍領水軍從司徒陸法和討侯景大敗景軍以功賜爵平阿縣侯

大破誕兵又曰石苞為奮武將軍與甘卓同討共討華軼諸軍皆進擊諸葛誕兵大破之

大破誕兵又曰石苞為奮武將軍與甘卓同討共討華軼諸軍皆進擊諸葛誕兵大破之

殺力苦戰又曰陳周文為智武將軍文育時頓城北為虜所圍文育力苦戰虜不能克

殺力苦戰又曰陳周文為智武將軍文育時頓城北為虜所圍文育力苦戰虜不能克

結陣死戰又曰周山圖為振武將軍張永征蔣安軍於

結陣死戰又曰周山圖為振武將軍張永征蔣安軍於

北伐賞奴婢又曰張濟為勝兵將軍從車胤北伐清功居多賞賜奴婢百口

北伐賞奴婢又曰張濟為勝兵將軍從車胤北伐清功居多賞賜奴婢百口

北征賜戎服又曰柳仲禮為電威將軍領東陽西海將軍北征都督諸軍事禮出擊侯之武帝思

北征賜戎服又曰柳仲禮為電威將軍領東陽西海將軍北征都督諸軍事禮出擊侯之武帝思

使畫工圖之又曰賈拔勝來通侯御仲禮使畫工圖之

使畫工圖之又曰賈拔勝來通侯御仲禮使畫工圖之

以寶劍賞之又曰侯莫陳崇為建威將軍從賀拔岳入關破万俟醜奴崇與輔國將軍及之生擒醜奴岳以醜奴所乘馬及寶劍賞之

以寶劍賞之又曰侯莫陳崇為建威將軍從賀拔岳入關破万俟醜奴崇與輔國將軍及之生擒醜奴岳以醜奴所乘馬及寶劍賞之

呂蒙降南郡又曰呂蒙為虎威將軍既降南郡入家有所求敵又曰呂蒙降南郡入家有所求敵

呂蒙降南郡又曰呂蒙為虎威將軍既降南郡入家有所求敵

孫瑜降二郡又曰孫瑜為書策成將軍使招納廬江二郡各得降附

孫瑜降二郡又曰孫瑜為書策成將軍使招納廬江二郡各得降附

景丹縱突騎等又曰景丹為偏將軍從光武擊王郎將兒宏等於南蠻郎兵迎戰漢軍退卻丹言邪吳漢為偏將軍光武謂曰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乃見其戰樂可言邪

吳漢為偏將軍朔方郡鄣縣人建策侯注云光武使漢等將突騎揚兵燒馬立騎馳環邯鄲城乃圍之

非大將法也又曰張遵為裨將軍與蜀將軍戰遵欲挑與語偏可訪也乃使謂裨曰公有命使遵傳之裨果下與遵語裨乃詩降遵遂單身上三公山入蜀家科妻子裨乃隨詣太祖太祖責遵曰此非太將法也遵謝曰以明公威信諒裨必不敢害故也

大將軍功也又曰陳俊為彊弩偏將軍光武即位封侯為列侯又攻匡賊下四縣又討斬張步帝美其功詔俊得專征青徐數上書願擊隴蜀詔報曰東州新平大將軍之功也且勉鎮撫之

楊播擊蠕蠕又曰楊播為龍驤將軍與陽平王頤等出漢北擊蠕蠕大獲而還孝文嘉其勳遂武衛將軍

穆顗討蠕蠕又曰穆顗為龍驤將軍從駕西征討蠕蠕以功加散騎常侍白龍北討蠕蠕以功加散騎侍

叛將不敢進又曰朱異為揚武將軍赤烏時魏將文欽偏降以誘異大帝遣呂據就異以迎欽異等持重欽不敢進

三軍莫敢犯又曰宋弁為散騎侍郎孝文南征以弁為司徒司馬曜武將軍東道副將軍人有盜馬辭者斬而徇之於是三軍莫敢犯法

世祖美其意又曰馬武初為更始振武將軍後降光武復使將其部曲至鄴武叩頭辭以不能世祖愈美其意

高祖從其計又曰陳章數初仕梁為信武將軍降高祖時徐厚謀反章東道轉輸別命輕兵起其糧運則奮將之首旬日可致高祖從其計

伯昭所向陷敵後漢書曰馬援弟宇伯昭為建威將軍詔弁進攻漁陽弁以父據上谷又兄弟領在京師者自疑不敢獨進上書求詣洛陽詔報曰將軍出身事宗為國所向陷敵功方略況聞弁求徵亦不自安遣舒弟圖入侍帝善之

王霸可以獨任後漢書王霸傳云帝以霸曉兵愛士可獨任拜為偏將軍

魏延委以重任蜀志曰先主拔魏延為督漢中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一軍盡驚先主大會羣臣問延曰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延對曰若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為大王拒之偏將十萬之衆至請為大王吞之先主稱善衆咸壯其言

破德祖於土樓周府元龜曰周幾為軍謀將軍破毛德祖於土樓以功賜爵交趾侯進號宋兵將軍

討盧循於左里又曰檀韶為軍謀將軍軍琅邪內史討盧循於左里又有戰功更封宜陽侯

綏撫荒殘百姓悅服又曰晉張光為材官將軍梁州刺史綏撫荒殘百姓悅服

善於撫綏甚得民和又曰裴忌為都官尚書吳明徹督諸軍北伐詔忌監明徹軍師將軍忌善於綏撫甚得民和

諸將論功異獨屏樹下又曰馮異為偏將軍從光武破王郎封應侯每所軍師將軍忌善於綏撫甚得民和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嘗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諸將自伐復未嘗有言又曰賈復為偏將軍諸將每論功自伐復未嘗有言光武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也

雜號將軍四

壇碑唐張貴然忠武將軍茹公神道碑曰公諱義忠本家雁門特稟元和偏鍾間秀瓌貌傑出雄姿挺生奕孫吳而暗合以驃衛為己任開元中以良家子戰功居右補涇州四門府別將策勳之授也久之秩滿六鈞伐舂七札賈餘歷試粉闈長驅金埒以武部試甲科改授河南府王屋府果毅加游擊將軍用絕倫也累遷汝州魯陽府折衝尋改金門府折衝驟增武功級敘忠武將軍性頗樂道情兼慕閑每疑想於清高不致身於趨競僊

俛芳歲蹉跎後時未展丹心徒嗟白髮命之不偶李廣寧遂於封侯生也有涯賈誼終傷於歎鵩銘曰秦殿南趾漢池東曲莽蒼開原蕭條古木于嗟雁塞赫矣雄族昔也樅金茲焉埋玉鎛鐘徒挂大屈終藏日色不暖風枝自傷萬事颯而煙盡片石歸而天長

左右監門衛將軍一

原 杜氏通典曰隋初有左右監門府將軍各一人掌宮殿門禁及守衛事各置郎將二人校尉直長各三十人有長史司馬錄事及倉兵二曹參軍鎧曹行參軍各一人二漢有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非今任也煬帝改將軍爲郎將各一人正四品置官屬並同備身府唐左右監門府置大將軍中郎將等官龍朔二年改府爲衛大將軍各一人所掌與隋同將軍各二人以副之中郎將各四人分掌諸門以時巡檢領官屬並隋置唐因之 增 宋史職官志曰環衛官有左右監門衛上將軍大將軍將軍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有左右監門衛設官與金吾衛同 金無考 元有答剌魯萬戶府掌守禁門等處應直宿衛其職與監門同屬大都督府官職詳本府

左右監門衛將軍二

增 分掌戎校 參議軍政冊府元龜曰唐張守潔爲隴右道按察使秦州都督開元中以爲右監門衛將軍以宣州刺史霍廷玉爲驍騎將軍梁州都督裴觀爲左右衛將軍定州刺史高豫兼判左右衛將軍坊州刺史韋琳兼判右武衛將軍帝將北巡大展六軍之容故歷遐岳牧之良者分掌戎校又曰劉處讓爲左監門衛上將軍范延光據鄴城叛命節度楊光遠張從賓討之處讓奉詔與光遠同參議軍政從賓行次河陽密與延光連結將犯梁城處讓奉詔自黎陽分兵討襲從賓平復又與光遠改鄴延光將謀納款尚竊疑留處讓親入以禍福諭之乃決歸命 從破薛舉 數薦張亮又曰唐樊興爲右監門將軍從太宗破薛舉平王世充竇建德積戰功累封營國公 又曰唐李勣武德初爲左監門大將軍時張亮爲檢校定州別駕勣數薦亮於太宗引爲車騎將軍 李粲乘馬 孝祥渡船又曰唐李粲爲左監門大將軍高祖問粲年幾對曰八十高祖曰公清幹之譽聞於隋日今年齒雖邁筋力未衰監門之職非公莫可乃詔曰非自殿庭皆乘馬論者榮之 又曰唐蘇孝祥爲右監門衛將軍孝祥率兵夜用小船先渡水擊之下阿谿列營拒守

左右監門衛將軍三

增 制 孫逖授元環右監門衛將軍制曰敕具官元環衣冠濟業言行資身地在通姻人稱懿戚徵於舊典洽以新恩宜有命於移官更增榮於賜服 又授趙惠琮左監門衛將軍制曰具官趙惠琮素韞智謀早標周慎頃令銜命委以臨戎既逾險而深入亦乘危而苦戰遂清狂寇且振邊威不有賞功將何勸善宜列爪牙之任仍

真印綬之榮　李磎授吳敬存左監門衛將軍張景球虢州司馬兼中丞等制曰敵吳敬存等各以才能效其忠節或誘諭軍帥捍蠭蟻之師徒或善葺都門壯鳳凰之城闕嘉績既著賞典宜及將軍職於禁旅司馬兼於憲丞可謂寵榮足以耀於流輩矣

左右千牛一

杜氏通典曰千牛刀名後魏有千牛備身掌執御刀因以名職謝綽宋拾遺有千牛刀即人君防身刀也齊尚書楊王夫取千牛刀殺蒼梧王是也其義蓋取莊子云庖丁爲文惠君解牛十九年所割數千牛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因以爲備身刀名也北齊千牛備身屬左右將軍隋有左右領左右府大將軍一人將軍二人掌侍衛左右供御兵仗領千牛備身十二人掌執千牛刀備身左右十二人掌供御刀箭備身十六人掌宿衛侍從左右置長史司馬錄事及倉兵二曹參軍事錄曹行參軍煬帝改左右領左右府爲左右備身府置備身郎將等官唐貞觀中復爲左右領左右府顯慶五年始置左右千牛府龍朔二年改左右千牛府爲左右奉宸衛後改爲左右千牛衛神龍二年各置大將軍二人初以安國相王爲千牛衛大將軍是時王以書登帝位所掌與隋同總判衛事將軍各一人以副之中郎將各一人通判衛事領官屬即隋左右領左右府長史以下唐改之左右千牛備身各十二人龍朔中改爲左右奉裕咸亨初復舊拱垂三年又改爲奉裕神龍元年復舊掌執御刀宿衛侍從皆以高蔭子弟年少姿容美麗者補之花鈿繡服衣綠執象爲貴冑起家之良選備身左右十二人親衛刀弓箭宿衛侍從備身各一百人掌宿衛侍從

宋史職官志曰環衛官有左右千牛衛上將軍大將軍將軍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有左右千牛衛設官與金吾同金元無

左右千牛二

玉海曰永徽六年褚遂良請千牛不簡嫡庶左千牛韋待價左千牛備身崔知溫右千牛韋武王方翼又曰宋奉宸隊即唐千牛衛營胥更是名廣朝黃麾爲近仗稱親扈　冊府元龜曰楊義臣秦國縣公崇之子也崇擊突厥力戰而死義臣襲崇官開皇中年未弱冠奉詔侍衛如千牛者數年賞賜甚厚

左右千牛三

唐錢珝授前威勇軍節度都指揮使楊承襲左千牛衛大將軍制曰具官楊承襲素以材力聞於朝廷皆屬興師乃思致勇而時惟驍武未足經邦每念殘人遂能屈己既從休息何必訓齊爾其罷彼戎機來歸環衛

職親任重假寵任多無懷逆命之謀宜奉徵還之召況參宿衛亦在促裝　又授前千牛衛將軍徐棨右神武將軍兼知軍事等制曰敕具官徐棨等陳力諸吏曳長組於西階之下而參將軍之位者況假地官之秩兼騎省之名仕蓋顯矣惟棨暨品皆嘗立朝自效之勤所聞甚著使之遷擢乃用舊章道都有勞於公亦宜賦祿郡佐漸優之命勉進爾途

諸校尉一

原杜氏通典曰漢武帝初置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湖騎射聲虎賁等校尉爲八校各有司馬（按大駕鹵簿五校尉在前各有鼓吹一部）後漢以屯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爲五校皆掌宿衛兵（五營司馬禁貨漢儀曰五營司馬見校尉執版不拜）並屬北軍中候時五校官顯職閑而府寺寬敞與服光麗伎巧必給故多以皇族肺腑居之至靈帝又置西園八校尉（其名上曰）自魏晉以下五校之名與後漢同唯後魏五校各置二十人　中壘校尉（漢掌北軍營壘門內外又掌西軍中軍下軍典軍助軍佐軍及左右校尉）自魏晉以下五校之名與後漢同唯後魏五校各置二十人　中壘校尉（漢掌北軍營壘門內外又掌西域後漢省中壘但置北門中候掌監五營）屯騎校尉（漢掌騎士後漢初改爲驍騎建武十五年復舊）步兵校尉（漢掌長水宣曲胡騎名善騎有財酒三百斛乃求爲之至隋屬鷹揚府）越騎校尉（漢掌越騎越人內附以爲騎也後漢初改爲青巾右校尉建武十五年復舊）長水校尉（漢掌長水宣曲胡騎名邊騎之屯於宣曲者宋志引韋昭曰長水校尉典邊騎廄近長水故以爲名長水蓋關中小水名也又主烏桓騎也）邊騎校尉（漢掌池關邊騎不常置邊騎之官池關者後漢并長水也）射聲校尉（漢掌待詔射聲上工射者冥冥中命而射故曰待詔射聲）虎賁校尉（漢掌輕車後漢并射聲）城門校尉（漢掌京師城門屯兵凡八屯後漢掌雒陽城門十二所若周禮司門晉干寶注曰如今校尉也）驃姚校尉（漢武以霍去病爲之）護烏桓校尉（漢武帝時烏桓屬漢始於幽州部置之擁節監領至後漢亦謂之領烏桓校尉後漢主烏桓邊兵領鮮卑李膺爲此官）戊己校尉（漢元帝初元元年置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皆有正位惟戊己寄治耳此所置校尉亦無常居故取戊己爲名一說戊己居中鎮覆四方漢所置校尉亦處域之中撫諸國也）護羌校尉（後漢在涼州部持節職如護烏桓主西羌元康中改爲涼州刺史）儒林校尉（蜀先主以周羣爲之）南蠻校尉（晉武帝於襄陽置之元康中荊州刺史領江左初省尋又置於江陵齊書曰宋齊之際刺史多不領南蠻別以重人居之惟齊豫章郡王嶷爲南蠻校尉荊湘二州刺史）南彝校尉（晉武帝於寧州置之及江左改曰鎮蠻校尉）西戎校尉（晉武帝於長安置之元康中改爲雍州刺史安帝義熙中又置治漢中）宰蠻校尉（晉安帝置治襄陽以授費宗之）護三巴校尉（宋置齊建元二年改爲刺史）武騎尉　屯騎尉　驍騎尉　游騎尉　飛騎尉　旅騎尉　雲騎尉　羽騎尉　建節尉　奮武尉　宣惠尉　綏德尉　懷仁尉　守義尉　奉誠尉　立信尉　都十六尉並隋置以爲武散官　昭武振威致果翊衛宣節禦侮仁勇倍我八校尉各有副尉幷唐采前代諸校尉以下舊名置自鎮軍將軍以下爲武散官

原晉書百官志曰屯騎步兵越騎長水射聲等校尉是爲五校並漢官也魏晉遠

於江左猶領營兵並置司馬功曹主簿後省左軍右軍前軍後軍爲鎮衛軍其左右營校尉自如舊皆中領軍統之二衛始置前驅由基彊弩爲三部司馬各置督史左衛熊渠武賁右衛伏飛武賁二衛各五部督其命中武賁驍騎游擊各領之又置武賁羽林上騎異力四部并命中爲五督其衛鎮四軍如五校各置千人更制殿中將軍中郎校尉司馬此驍騎持椎斧武賁分屬二衛尉中武賁持披冗從羽林馬常從人數各有差武帝甚重兵官故軍校多選朝廷清望之士居之先是陳勰爲文帝所待特有才用明解軍令帝爲晉王委任使典兵事及蜀破後令勰受諸葛亮圍陣用兵倚伏之法又甲乙校標幟之制勰悉諳練之遂以勰爲殿中典兵中郎將遷將軍久之武帝每出入勰持白獸幡在乘輿左右鹵簿陳列齊肅太康末武帝嘗出射雉勰時已爲都水使者散從車駕逼暗乃還漏已盡當合函停乘輿良久不得合乃詔勰合之勰舉白獸幡指麾須臾之間而函成皆謝勰閑解甚爲武帝所任　唐兵志曰太宗貞觀十年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凡府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爲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爲隊隊有正十人爲火火有長火備六馱馬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五校兵馬之在府者置左右二校尉位相距百步每校爲步隊十騎隊一皆卷旃幡屐刃旂散立以俟角手吹大角一通諸校皆斂人騎爲隊二通偃旂稍解幡三通旂稍舉左右校擊鼓二校之人合譟而進右校擊鉦隊少却左校進隊至右校立所左校擊鉦少却右校進隊至左校立所右校復擊鉦隊還左校復薄戰皆擊戰鉦隊各還大角復鳴一通皆卷幡攝矢弛弓匣刃二通旂稍舉隊皆進三通左右校皆引還

諸校尉二

東觀漢記曰班超在西域三十一歲還洛陽拜爲射聲校尉　後漢書曰越騎校尉鄧康以太后久臨朝宗門盛滿數上書長樂宮諫爭宜崇公室自損私權言甚切至太后不從康心懷畏懼永寧元年遂謝病不朝後漢書曰赤眉與李松戰生得松時松弟況爲城門校尉赤眉謂之曰開城門活汝兄況即開門　范蔚宗後漢書曰中平五年初置西園八校尉　蜀志曰秦宓爲長水校尉吳遣張溫來聘百官皆往餞而宓後往既至溫曰彼何人也諸葛亮曰益州學者也荅問如響應聲而出溫大敬服之　又曰宗預爲屯騎校尉車騎鄧芝江州來朝謂宗預曰禮六十不服戎而卿受兵何也預荅曰卿七十不還兵我六十何爲不受耶復東聘吳孫

權攜預手涕泣遺大珠一斛　魏略曰董卓表太祖爲驍騎校尉又被徵爲典軍校尉　吳志曰是儀從孫權討關羽拜忠義校尉儀上表陳謝權令曰孤雖非趙簡子卿安得不自屈爲周舍耶　又曰太傅馬日磾仗節安集關東在壽春以禮辟孫策表拜懷義校尉　又曰袁術表孫策爲折衝校尉　又朱據傳曰孫權咨歎將帥追思呂蒙張溫以爲據才兼文武可以繼之由是拜建義校尉　又曰朱才字君業爲人精敏善騎射權愛異之常侍從遊戲少以父任爲武衛校尉　傅暢晉諸公贊曰王戎爲荊州刺史揚烈將軍領南蠻校尉　王隱晉書曰太康中伐吳還欲以王濬爲五官校尉而無缺始置翊軍校尉班同長水步兵以梁益所省兵爲營　沈約宋書曰武帝置東宮騎步兵翊軍三校尉　齊職儀曰三巴校尉銀印青綬虎冠絳朝服　樂史曰韋粲長八尺容觀甚偉爲外兵參軍兼中兵時潁川庾仲容吳郡張率前輩才名與粲同府並忘年交好後自記室遷步兵校尉

諸校尉三

主禁兵　掌宿衛東漢記曰馬光字叔山監越騎視事以爲五校尉主禁兵武續漢書百官志曰五校各一人秩比二千石掌宿衛兵　典邊騎　掌射聲上長水校尉詳諸校尉一又續漢書曰長水校尉掌宿衛兵下射詳諸校尉一又續漢書曰射聲校尉掌宿衛兩宮　宿衛兩宮　各領千兵東觀漢記曰馬光以五校尉令在北軍營中光以爲五校尉所以宿衛兩宮不宜在一處表請二校尉屯北宮詔許越騎射聲治寺北宮　晉品令曰漢置五校尉爲宿衛軍各領千兵晉初諸王起家多爲之　羌人咸悅　置彌歡喜東觀漢記曰鄧訓爲護羌校尉時羌俗馭病死每因病困輒以刀自刺訓聞有困病者輒拘持束縛不與兵刀制敘犬馬牛羊曰使醫藥療之愈者非一小大莫不感悅訓病卒羌人受惜旦夕祭者數千人或以刀自割或刺敘犬馬牛羊曰御使君已死我曹亦且俱死矣前烏桓吏人皆奔走道路至空城郭　又曰耿恭字伯宗始置西域都護戊己校尉恭至部移檄烏孫示漢威德且彌以下皆歡喜遣使獻名馬駿畜子入侍

厲聲據袂　同力天下可圖也序曰分當效死義不貪生字等復曉營之序也曰圖何敢迫會漢將因以節授同力天下可圖也序曰分當效死義不貪生字等復曉營之序也曰圖何敢迫會漢將因以節授殺數人衆爭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可賜一劍序衛鬚於口領左右曰死爲賊所殺無令鬚汚血遂伏劍而死　又曰晉周處爲西鄉校尉領梓潼太守苻堅將楊安寇梓潼處固守倍城送母妻將抵江陵爲堅將朱彤所獲遂降於堅堅欲以爲尚書郎處不從自是每入見輒笑跪而坐爲元會堅謂處曰晉家元會何如此處處厲聲曰爾等集聚何敢比天子耶左右請除之堅待之彌厚

潘璋橫馬　許褚曰又曰吳潘璋爲武猛校尉合肥之役張遼奄至諸將不備陳武鬬死來謙徐盛皆棄走璋馳進橫馬新城盛登斬首萬計遂收其兵走者二人兵皆還戰大帝甚壯之拜偏將軍　又曰魏許褚爲都尉從太祖征張繡先登斬首萬計遂收其兵走者二人兵皆還戰大帝甚壯之拜偏將軍　又曰魏許褚爲都尉從太祖征張繡先登斬首萬計遂收其兵走者二人兵皆還戰大帝甚壯之拜偏將軍　又從諸將遂馬超於潼關太祖與遂超等單馬會語左右皆不得從唯將許褚會超陰欲前突殺從騎是褚乃問太祖曰公有虎侯安在太祖顧指褚瞋目盼之超不敢動復數日會職大破超等　被創不顧　拭血進戰又曰郭懷爲西域副校尉受詔當屯金城閻羌韓寇三輔迫近園陵即引兵赴擊懷陣被創不顧連破走之盡得所掠生口財物甚衆朝廷嘉之數璽書勞勉委以西方事令爲諸軍篤度

又曰李膺爲烏桓校尉時鮮卑數犯塞膺常蒙矢石每破之敵甚憚謝
承後漢書曰膺常率步騎臨陣交戰被創拭血進戰遂破寇斬首二千級

開募精兵　善撫士卒

又曰吳
全琮爲

奮威校尉授兵數千人使討山越因開募召得精兵萬餘人出屯牛渚又曰
北魏房伯玉爲武昌王府司馬孝文南伐徵爲步兵校尉善撫士卒孝文嘉之

大飲長歡　披髮抗音

又曰
魏典

韋爲校尉好飲酒食兼人每賜食於前大飲長歡左右相屬數人益乃供太祖壯之又曰吳留贊爲屯騎
校尉諸葛恪征東興贊爲前部合戰先陷陣大敗魏師遷左將軍贊爲將臨敵先被髮叫天因抜音而歌左右

應之畢乃進
戰無不克者

威信大行　仁恩廣被

又曰後漢鄧訓爲烏桓校尉鮮卑聞其威信皆不敢南近塞下後代張
紆爲護羌校尉揔接歸附威信大行遂罷屯兵惟置弛刑徒二千餘人

分以屯田爲貧人耕種修城郭塢壁而已又曰晉唐彬領護烏桓校尉右將軍卹卒利兵廣農重稼震威耀
武宣諭國命示以恩信於是鮮卑遣侍子入貢兼脩學校仁恩廣被遂開拓舊境卻地千里復秦長城塞自漢氣

征鎮莫
之比焉

李必擊楚　張儉度遼

又曰前漢李必重泉縣人時漢西收兵於滎陽楚騎來衆擇可爲騎將者乃
令必爲校尉李必曰臣故秦民恐漢軍不信臣願得左右善騎者傅之乃拜灌嬰

爲中大夫李必爲校尉將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又曰張儉爲營州都督兼
護東夷校尉太宗將至遼東拜行軍總管進度遼東建安城破賊徒大潰以功封皖城郡公

率騎進擊　開城受降

又曰段紀明爲護羌校尉破羌將軍時遣諜者馮禪說降漢陽散羌紀明以羌雖暫降必復爲盜不如
乘虛放兵勢必殄滅紀明自進營去羌所屯凡亭山四十五里遣田晏夏育將兵擣其山上大破之

又分遣晏育等夜上西山張愷上東山紀明自率步騎進擊水上羌走與愷等夾東西山縱兵擊破之又曰
蕭景爲寧蠻校尉時魏荊州刺史元志寇潺溝蠻悉度漢水來降議者欲因此除之景曰窮來歸我誅之不祥

乃開樊
城受降

原 戴陵諫弋獵　留贊好直言

魏志曰戴陵爲長水校尉諫文帝不宜數行弋獵帝大怒陵減死罪
一等　吳志曰留贊字正明爲屯騎校尉時事得失每常規諫好直

言不阿旨孫
權以此憚之

任峻見事理　陸嘉有德行

魏志曰任峻字伯達遷長水校尉峻寬厚有度而見事理每有所
陳太祖多善之　王隱晉書曰陸嘉字文時仕吳精至屯騎校尉

既名族有德行贊
譽好學有才思

任宏校兵書　賈宗兼經術

漢書藝文志曰成帝時遣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　東觀漢
記曰賈宗爲長水校尉上美宗有武節又兼經術每宴會與

當世文儒司徒
丁鴻論難經傳

增 陳湯善屬文　賈宗通儒術

冊府元龜曰前漢陳湯好讀書博達善屬文以薦爲郎遷西
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累遷射聲校尉　又曰賈宗爲長

水校尉宗兼通儒術每讌見嘗
使與少府丁鴻等論議於前

伍孚刺董卓　許褚殺徐他

又曰後漢伍孚爲越騎校尉忿董卓兇毒志手
刃之乃朝服懷佩刀以見卓孚語畢辭去卓起

送至閤以手撫其背孚因出刃刺之不中卓自搏得免急呼左右執殺之又曰魏許褚爲校尉從討袁紹於
官渡時徐他等謀爲逆以褚常侍左右憚不敢發視褚休下日懷刀入褚至下舍心動即還侍他等不知入帳

見褚色變褚覺之即殺
他等太祖益親信之

張騫知水草　王宜善刀楯

又曰漢張騫爲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騫常使大夏留
匈奴中久道軍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飢渴又曰王

宜爲屯騎校尉以拳捷善舞刀楯黃
佪書使十餘人以木文遲不能著

原 大猷度恭法憲　士恭躬處儉約

王隱晉書曰齊王攸字大猷少以美
奇見稱始除步兵校尉時年十八初

授戎任職度恭法憲綏禦有方　晉中興書曰任丞字士恭
太興初爲屯騎校尉職位兼重居藩屏躬處儉約乘葦莽車

劉超號君子營　嗣宗求步兵廚

晉中興書劉
超字世瑜爲

射聲校尉時軍校無兵以義興人多義隨劉超因領之以宿衛號曰君子營　魏氏春秋
曰阮籍字嗣宗聞步兵校尉廚多美酒營人善釀酒求爲校尉遂職酒昏酣遺落世事

伯宗陳上方略

武孺數言便宜

續漢書曰耿恭字伯宗遷長水校尉其秋金城隴西羌反恭上疏陳方略詔召入問狀乃遣恭
將五校士三千人　東觀漢記曰賈宗字武孺爲長水校尉宗性方正奉職愛士及在朝廷數

言便宜深見親
異賞賜殊厚

破石縱暴無道　公路以氣高人

謝承後漢書曰曹節弟破石爲越騎校尉越騎營五百妻
有美色破石從求之五百不敢違妻執意不肯行遂自殺

其縱暴無道多類此按章昭辨釋名曰五百宇本爲伍伍當也伯道也使之導引當道陌中以驅除也今俗呼行杖人爲五百魏志曰秦衛宇公路爲長水校尉好奢綺盛車馬以氣高人謂曰路中揮鬼秦長水

諸校尉四

掌屯兵 步兵校尉詳諸校尉一又續漢書曰步兵校尉掌宿衛兵

掌騎士 漢百官公卿表屯騎校尉掌騎士又續漢書屯騎校尉之任職典禁兵宿衛兵晉中興書司馬無忌讓屯騎校尉事重必宜其人豈臣微弱所堪者充也

給千人 王隱晉書曰王允爲屯騎校尉千人營置長吏司馬

領千營 王冕傳曰冕起家爲長水校尉領千營置吏司馬也

主烏桓 又烏桓校尉一人主烏桓秩二千石

官顯職閑 後漢書曰劉般字仲興爲屯騎校尉時五校尉官顯職閑云云

禁兵武備 東觀漢記馬光

主西羌 漢百官志護羌

咸稱萬歲 冊府元龜曰後漢公孫瓚爲降虜校尉兼屬國長史每聞有警輒厲色憤怒如赴讎敵嘗與善射之士皆乘白馬爲左右翼自號白馬義從

皆稱萬歲 又曰耿恭爲戊己校尉征匈奴於疏勒城固守匈奴忌爲右校丞隨長史屯兵烏孫赤谷城與歃血誓約上有蒼天下有厚土漢家神靈保我戊己校尉

不同常例 王隱晉書武帝詔曰射聲校尉故舊外掌方任內參九列不宜同之常例

高選綱佐 晉中興書曰東海王沖爲長水校尉年十一高選綱佐以劉毅爲司馬顧和爲主簿勿令入直

主烏桓 主烏桓秩二千石

士稱仁 後漢書曰曹褒字叔通遷射聲校尉時射聲營舍有停棺不葬者百餘所褒親自履行問其意故吏對曰此等多是建武以來絕無後者不得埋掩褒乃愴然爲買空地悉葬其無主者士咸稱其仁

吏士敬畏 又曰鄧通字子淵遷越騎校尉設祭以祀之吏士所敬畏天下歎之

陷陣御敵 又曰辛慶忌爲右校丞隨長史屯兵烏孫赤谷城與歃血誓約上有蒼天下有厚土漢家神靈保我戊己校尉候常惠屯兵於城下擁絕澗水泉奔出衆皆稱萬歲令吏楊水示獻歃血誓引去向井再拜有頃澗水泉奔出衆皆稱萬歲

衝堅陷陣 又曰梁冀爲屯騎校尉冀宗爲屯騎校尉冀宗爲偏將軍衝堅陷陣無有敵陣卻敵

延年好酒 南宋書曰顏延年領步兵校尉好飲酒不護細行

欣泰飲酒 晉書張欣泰爲直閤將軍出新林敕欣泰甲仗康寧欣泰傳仗於松樹下飲酒賦詩呂文度等世祖遣出外數日召還謂之曰卿不參爲武職應使富貴除兵部員外郎以清貴除兵部員外郎

鮮卑上金 魏略曰田豫字國讓爲護羌校尉時鮮卑素利等數以牛馬遺豫豫轉送官羌復密懷金三十斤謂豫曰願避左右我欲有所道因跪曰我見公貧密以此上公豫受之答其厚意羌去具以狀聞詔曰昔魏絳開懷以納虞人今卿秉禮以受羌金賜青綬五百匹豫得賜分半義小府綾羌復來與之

掌北軍壘門 漢書百官公卿表曰十二城門屯兵有司馬壘校尉掌北軍壘門

掌輕車外士 漢書曰虎賁校尉掌輕車外士武帝置有丞司馬秩二千石

掌諸軍兵田 魏略曰司農校尉黃初置秩二千石掌諸軍兵田

主天下材木 又曰材官校尉黃初置秩比二千石主天下材木屬少府也

增吳人笑張悌 冊府元龜曰張悌少善名理爲屯騎校尉魏伐蜀吳人問悌悌曰昔楚劍利石泰昭懼孟明用而晉人憂彼之得志固我大患也吳人笑其言而蜀果降於魏

坐者笑慶之 又曰南宋沈慶之爲步兵校尉太祖北伐慶之副王元謨向碻磝戍主棄城走元謨攻滑臺不拔魏主率衆南向元謨退蕭斌留守碻磝會詔使至不許退斌復計於慶之慶之曰國外之事將所得專詔從遠來事勢已異節下有一公乃更學問慶之厲聲曰衆人難見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欲固守碻磝而不能用空議何施斌及坐者並笑曰沈公沈公乃更學問慶之厲聲曰衆人難見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

皆歡喜遣使 又曰漢馭恭爲戊己校尉屯車師後王城恭至部移檄烏孫示漢威德大昆彌已下皆歡喜遣使獻名馬及奉宣帝時所賜公主博具願遣子入侍恭乃發使奮金帛迎其侍子

咸歡

掌京師城門 漢書百官公卿表曰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有司馬

掌諸軍兵田 魏略曰司農校尉黃初置

主天下材木 又曰

掌北軍壘門 漢書百官公卿表曰十二城門校尉掌北軍壘門

掌輕車外士 漢書曰虎賁校尉掌輕車外士

增吳人笑張悌 冊府元龜曰張悌少善名理爲屯騎校尉魏伐蜀吳人問悌悌曰昔楚劍利石泰昭懼孟明用而晉人憂彼之得志固我大患也吳

坐者笑慶之 又曰南宋沈慶之爲步兵校尉太祖北伐慶之副王元謨向碻磝戍主棄城走元謨攻滑臺不拔魏主率衆南向元謨退蕭斌留守碻磝會詔使至不許退斌復計於慶之慶之曰國外之事將所得專詔從遠來事勢已異節下有一公乃更學問慶之厲聲曰衆人難見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欲固守碻磝而不能用空議何施斌及坐者並笑曰沈公沈公乃更學問慶之厲聲曰衆人難見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

皆歡喜遣使 又曰漢馭恭爲戊己校尉屯車師後王城恭至部移檄烏孫示漢威德大昆彌已下皆歡喜遣使獻名馬及奉宣帝時所賜公主博具願遣子入侍恭乃發使奮金帛迎其侍子

咸歡

喜叩頭又曰後漢劉訢爲謁者時校尉張紆誘誘境當種羌迷吾等由是諸羌大怒謀欲報怨因命訢代紆君所命訢遂撫養其中少年勇者數百人以爲義從

五校尉二千石 漢書百官公卿表曰五校尉皆二千石武帝置虎賁校尉湖騎校尉悉隸城門校尉建馬并長水又省中壘校尉以虎賁并射聲及步兵爲五校尉

上應天工下厭羣望 東觀漢記曰馬援拜步兵校尉上書列校上應天工下厭羣望實非愚臣所宜

教習有方

仲華鷹揚虎視 汝南先賢傳曰應劭字仲華拜射聲校尉應揚虎視

馬光帥厲吏士 東觀漢記曰馬光爲校尉帥厲吏士

設官部四十五 殿前司 侍衛馬軍司 侍衛步軍司 左右神策軍 執金吾 武庫令 羽林監 龍武軍 羽林中郎將 謁者僕射 錦衣衛

殿前司

文獻通考曰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都虞候副都虞候掌殿前諸班直及步騎諸指揮之名籍及訓練之政宋初有都點檢副都點檢之名在都指揮使之上後不復置入則侍衛殿陛出則扈從乘輿大禮則提點編排整肅禁衛鹵簿儀仗掌宿衛之事都指揮使以節度使爲之而副都指揮使都虞候以刺史以上充資序淺則主管本司公事馬步軍亦如之備則通治關則互攝凡軍事皆行以法而治其獄訟若情不中法則稟奏聽旨騎軍有殿前指揮使內殿直散員散指揮散都頭散祗候金槍班東西班散直鈞容直及捧日以下諸軍指揮步軍有御龍直骨朶子直弓箭弩直及天武以下諸軍指揮諸班有都虞候都虞候指揮使都知副都知押班御龍諸直有四直都虞候本直各有都虞候指揮使副指揮使都頭副都頭十將將虞候騎軍步軍有捧日天武左右四廂都指揮使捧日天武左右廂各有都指揮使每軍有都指揮使都虞候每指揮有指揮使副指揮使每都有軍使副兵馬使十將將虞候承局押官各以其職隸於殿前司政和四年詔殿前都指揮使在節度使之上副都指揮使在正任承宣使之上殿前都虞候在正任防禦使之上中興後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閒虛不除則以主管殿前司一員任其事其屬有幹辦公事主管禁衛二員準備差遣準備差使點檢醫藥飯食各一員書寫機宜文字一員本司掌諸班直禁旅扈衛之事捧日天武四廂隸焉訓齊其衆振飭其藝通輪內宿并宿衛親兵並聽節制其下有統制統領將佐等分任其事凡諸軍班直功賞轉補行門拍試換官閱日排連以詔於上諸殿侍差使年滿出職祗應參班核其名籍以時教閱則謹鞍馬軍器衣甲之出入軍兵有獄訟則以法鞫治初渡江草創三衙之制未備稍稍招集填置三師資淺者各有主管某司公事之稱又別置御營司權王淵爲都統制其後外州駐劄又有御前諸軍都統制之名又并入神武軍以舊統制統領改充殿前司統制統領官　沈氏筆談曰三衙內中見宰執皆橫杖於文德殿後主廊階下唱喏宰相出立階揖之外遇從官於通衢皆避馬此禮久廢惟內中橫杖之禮至今不廢　歐陽氏歸田錄曰寶元康定予自貶所還京見王

君貺初作舍人在坐見殿前馬步軍聯騎立門外呈牓稱不敢求見舍人遣人謝之而去慶曆三年余作舍人三衙軍相逢而斂馬駐立前訶者傳聲太尉立馬急遣人謝之比舍人馬過然後敢行後余官於外十年而還遂入翰林與學士相逢分道而過更無斂避之禮蓋兩制漸輕三衙漸重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有點檢司有殿前都點檢侍衛親軍馬步司官曰某都點檢曰某副點檢曰同知某副點檢外別有指揮使司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司南京亦置司官同　侍衛控鶴兵馬都指揮使司侍衛漢軍兵馬都指揮使四軍兵馬都指揮使司歸聖軍兵馬都指揮使司各設官曰某軍都指揮使某軍副指揮使某軍都監又五京各設都虞候司官曰都虞候亦殿前司職也　金殿前都點檢司掌親軍總領左右衛將軍官曰殿前都點檢左副都點檢右副都點檢都點檢判官殿前左衛將軍右衛將軍左衛副將軍右衛副將軍掌宮禁及行從警嚴仍總領左右護衛同　元鎮殿將軍募選身軀長大異常者充之名曰大漢　明掌領侍衛候伯駙馬等官六員二員管錦衣衛大漢將軍及勳衛散騎舍人府軍前衛帶刀官四員管三千營紅盔將軍營又刀官軍

侍衛馬軍司

續文獻通考曰馬軍都指揮使一人以節度使充副都指揮使都虞候皆無定員副都指揮使以觀察使以上充都虞候以防禦使以上充掌騎兵之名籍及訓練之政令所領馬軍自龍衛而下有左右四廂都指揮使龍衛左右廂各有都指揮使每軍有都指揮使都虞候每指揮有指揮使副指揮使每都有軍使副兵馬使十將將虞候承局押官各以其職隸於馬軍司中興後常出戍建康所設官屬如殿前司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有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司官曰馬步軍都指揮使曰馬步軍副指揮使曰馬步軍都監而其分屬有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司官曰馬軍都指揮使曰馬軍副指揮使曰馬軍都監南京設官同黃龍府設官亦同

金制於侍衛親軍內選三十以下千六百人騎兵曰龍翔以備宿衛　元無考

侍衛步軍司

續文獻通考曰掌步軍之政令凡出入扈衛守宿以奉上開收閱習轉補以勵下所設官置屬及所領步軍自神衛而下左右四廂如馬軍司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有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司設官與馬軍司同南

京亦置　金海陵時與騎兵同選備宿衛號曰虎步軍時置步軍都副指揮使隸宣徽院　元無考　明錄夜衛大漢將軍一千五百七員名府軍前衛帶刀官四十員三千營紅盔將軍一千五百員名把總指揮十六員明甲將軍五百二員名把總指揮四員大漢將軍八員五軍營乂刀圍子手三千名把總指揮八員

左右神策軍一

增唐兵志曰上元中以北衙軍使衛伯玉爲神策軍節度使鎮陝州中使魚朝恩爲觀軍容使監其軍初哥舒翰破吐蕃臨洮西之磨環川即其地置神策軍以成如璆爲軍使及祿山反如璆以伯玉將兵千人赴難伯玉與朝恩皆屯於陝時邊土陷蹙神策故地淪沒即詔伯玉所部兵號神策軍以伯玉爲節度使與陝州節度使郭英乂皆鎮陝其後伯玉罷以英乂兼神策節度使英乂入爲僕射軍遂統於觀軍容使代宗即位以射生軍入禁中靖難皆賜名寶應功臣廣德元年代宗幸陝朝恩舉在陝兵與神策軍迎扈悉隸神策軍及京師平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永泰元年吐蕃復入寇朝恩又以神策軍屯苑中分爲左右廂爲天子禁軍勢居北軍右朝恩乃以觀軍容使知神策軍兵馬使朝恩得罪以希遷代爲神策使希遷得罪以王駕鶴代將十數歲德宗即位以白志貞代之及李希烈反河北盜起數出禁軍征伐神策之士多關死者建中四年下詔募兵以志貞爲使及涇軍潰變志貞流貶神策都虞候李晟自飛狐赴難遂爲神策行營節度屯渭北貞元二年益置大將軍以下又改殿前射生左右廂曰殿前左右射生軍亦置大將軍以下四年改殿前左右射生軍曰左右神威軍置監左右神威軍使德宗幸梁還以神策兵有勞皆號奉天定難功臣自肅宗以後北軍增置威武長興等軍名類多而廢置不一惟羽林神武龍武神策神威最盛總曰左右十軍矣貞元十四年詔左右神策置統軍以崇禁衛元和二年省神武軍明年又廢左右神威軍合爲一曰天威軍八年廢天威軍以其兵騎分隸左右神策軍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有左右神策軍設官與龍虎軍同外又有左右神武軍有左右神威軍皆因古制而增者　金元無

左右神策軍二

增唐哥舒翰傳曰天寶十二載破吐蕃洪濟大莫門等城收黃河九曲以其地置洮陽郡築神策宛秀二軍

將乂傳曰貞元十八年詔問神策軍建置本末中書討求不獲集賢學士悉無以對乃訪乂餘據甚詳宰相曰集賢有人哉　柏良器傳曰爲左神策大將軍知軍事募材勇以代市販者中尉實文場惡之換右領軍衛自是軍政皆中官專之　李鄘傳曰爲鳳翔隴右節度使是鎮常兼神策行營前此用武將始受詔諸軍脩謁鄘不可詔爲去神策行營號　高霞寓傳曰元和中討王承宗有功詔藏所獲鎧仗於神策庫以旌之　宦者傳曰德宗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者主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分提禁兵威柄下遷政在宦人興元初詔實文場監神策左廂兵馬以王希遷監右而馬有麟爲左神策軍大將軍軍額由此始帝自山南還兩軍復全忌宿將難制詔文場霍仙鳴分總之廢天威軍入左右神策久之詔文場爲左神策護軍中尉仙鳴爲右焦希望爲左神策中護軍張尚進爲右高崇文以左神策行營節度使統左右神策麟游奉天請屯兵討劉闢　順宗實錄曰正元二十一年以范希朝兼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節度使甲戌以韓泰充左右神策京西都柵行營兵馬節度行軍司馬王叔文謀奪宦者兵希朝至奉天諸將無至者　武宗紀曰會昌二年幸左神策軍閱武

左右神策軍三

改作驍衛　易姓魚氏　冊府元龜曰唐李建徽爲左神武大將軍貞元三年以其妻柳氏與郕國公主交往也改作驍衛大將軍　又曰唐尚可孤爲神策大將軍魚朝恩統禁軍愛其勇力甚委遇之俾爲養子奏易姓魚氏名智德以禁兵三千鎮於扶風縣後徙武功凡十餘年士伍整肅郡縣安之　擊李歸仁　破仇敬忠　又曰唐德宗時犯陝州伯玉以數百騎擊破之於歸仁率衆騎五千將犯陝州伯玉以數百騎擊破之於乾元二年史思明遣魏將李大將建中二年爲荆襄應援淮西使統衆赴山南累有戰功及還原兵叛詔徵可孤軍至盩厔田驢衆稍盛遂營於七盤山城柵而居之賊將仇敬忠等來寇可孤領擊破之因收盩厔縣　廷玉法臨淮　李嚴斬德信　又云唐郝廷玉代宗時爲神策將軍時吐蕃朝恩聞廷玉善戰欲觀其敢鬬廷玉乃於營內列部位鳴鼓角而出分而爲陣策張翼舒作雜作合朝恩曰吾在兵間十餘年始見郝將軍訓練耳廷玉謝曰此非末藝所長是臨淮王之遺法也　又曰唐李嚴爲神策將德信天寶末討自莫州歸白石山雲嶺之路來赴軍於渭橋時汝鄉惠援使劉德信以予孫軍敗於襄城還於渭上嚴將收復宮闕數其自關東緣路剽劫之罪斬之而兼其衆

左右神策軍四

賦　唐李庾西都賦曰親兵百萬制以神策紫身豹首金腰火額獵霞張旆剥犀綴革奮目如虎眦振頷而蠍磔柔六鈞貫七札對天仗以司戈分玉墀而執戟別有陳旌賜鉞閫外四七依榆關而作鎮拒柳營而開辟

執金吾一

增杜氏通典曰秦有中尉掌徼循京師如淳曰所謂游徼循禁備盜賊也顏師古曰徼謂遮繞漢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緹騎二百人緹騎無秩比史食俸持戟五百二十人與服導從光生滿路羣僚之中斯最壯矣舊掌京師盜賊考案疑事郅都嚴成至溫舒減宣等皆截理橫噬虎而冠者也一切理辦亦旋誅黜後漢掌宮外戒司非常水火之事月三繞行宮外及主兵器自中興但專徼循不與他政魏武秉政復爲中尉晉初罷直至後周置武環率武候率下大夫各二人隋置左右武候府大將軍一人將軍三人掌車駕出入先驅後殿晝巡夜察執捕姦非烽候道路水草所宜巡狩師田則掌其管禁煬帝大業三年改爲左右武候衛所領軍士名伏飛漢百官表曰漢有左弋令武帝太和元年更名伏飛掌弋射屬少府光武省之隋氏采舊名唐初又爲左右武候府龍朔二年改爲左右金吾衛置大將軍一人所掌與隋同將軍二人副其事領官屬並隋置唐因之增山堂肆考曰宋朝六軍諸衛有左右金吾衛上將軍及左右驍衛上將軍屯衛上將軍監門衛大將軍千牛衛上將軍諸衛將軍並爲環衛官無定員皆命宗室爲之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有左右金吾衛設官與領軍衛同 金鑑考 元世祖至元九年初立阿速拔都達魯花赤置屬官二十三年遂名爲阿速之軍至大二年改立左右阿速衛親軍都指揮使司掌扈從車駕宿衛城禁兼營湖河蘇沽兩川屯田供給軍儲設官與武衛同

執金吾二

增六典曰左右金吾衛大將軍之職掌中宮及京城晝夜巡警之法以執禦非常 唐書曰高祖以徐世勣爲右武候大將軍詔曰黎州總管同國公世勣本自黎陽擁徒歸順任以藩兵誠效克彰節義不渝彝險無變宜加寵命用超恒序 又曰趙道興貞觀初歷遷左武候中郎將號爲稱職太宗嘗謂之曰卿父爲隋武候將軍甚有當官之譽卿今克傳弓冶可謂不墜家聲因授右武候將軍其父時廨宇仍舊不改時人以爲榮 會要曰建中元年七月以鴻臚寺左右威遠營隸金吾賈耽授鴻臚卿兼左右威遠營使 宋淳化五年判左右金吾街仗魏丕以新募千餘人引對崇政殿太宗親選得五百七十人至道元年閤承翰等爲金吾都監綱與二年詔街仗司以二百人爲額又李顯忠首除左金吾衛上將軍上曰在內則兼在外則否此正如文臣館閣庶可見人才隆舉

二年復環衛官以才略聞者令兼領如節度使則領金吾左右衛上將軍承宣使領左右衛上將軍之類　遣

金元無考

執金吾三

嚴衛　盛車騎　領宿衛　副留守　從九卿　奧執金革　徼循京師　徼循宮外　職主先導　擒奸討猾　執禁兵　法不避貴　語不及國　強力嫉惡　傳符警漏　筆死惡少　劾徒妖巫　上尊下安　內訓外察　領兵咸陽　見　破降陳僑　圍屠雲朗　徐奕　周賞督姦　周直

嚴衛　西京賦曰警夜巡晝白帖曰嚴衛禁兵也

盛車騎　華嶠後漢書曰執金吾賈復領宿衛陰后光武初遣新野聞后美心悅之後至長安見執金吾車騎甚盛歎曰仕宦當得陰麗華

從九卿　山堂肆考曰後漢光武親征隗囂頗川盜起帝還宮謂執金吾寇恂曰頗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念卿能平之耳

奧執金革　徼循京師　東觀漢記曰執金吾賈復從領宿衛吾大將軍為副留守

吾吾者禦也典執金吾掌徼循宮外卿

職主先導　韋昭辨釋名曰執金吾帝更名金吾為外卿表曰執金司執奸邪至武帝時廣曰衛尉巡行宮中

擒奸討猾　執禁兵　胡廣曰衛尉巡行宮中金吾徼於外相為表裏

法不避貴　漢書顏師古注云金吾鳥名辟除不祥因以名官也

語不及國　漢書曰郅都遷為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樸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至行法不避貴戚列山堂肆考曰執金吾上每行幸乘車駕領宿衛

強力嫉惡　傳符警漏　開府元龜曰唐杜中立歷左右金吾衛大將軍京師惡少優游道中具聯唱詩徼自謂者無不立發京師貴戚慴懼中立率從吏捕繫立筆死之

筆死惡少　劾徒妖巫　又曰唐田仁會為右金吾二衛將軍則天時西突厥烏質勒與諸蕃奏使遣施行徙安西廬言京兆中立歷左右金吾衛大將軍京師惡少優游道中具聯唱詩徼自謂吾之漏

上尊下安　內訓外察　山堂肆考曰唐德宗以山陵近禁屠宰令禁金吾右將軍裴請奏之或謂曰君獨不為郭公地乎道或衆自言能活死人市里尊之如神仁會劾之徙於遠

領兵咸陽　見　又曰唐李光弼吐蕃寇邊獻甫領禁兵戍咸陽累年兵衆悅安諸曰郭公勳高望重上新即位以為附之者衆吾故發其小過以明郭公之不足畏上尊天子下安大臣不亦可乎　又曰徐集熊羆宜力輦轂無塵內訓却非之士外察何留之禁

破降陳僑　圍屠雲朗　又曰唐張獻甫累遷至左金吾二衛將軍則天時西突厥烏質勒與諸蕃奏使遣施行徙安西屯武周業為執金吾安祿山反上在靈武詔業赴行在謁見上謂曰今日得卿勝數十萬衆事之清否宜在卿也

徐奕　又曰南陽諸州表至一如休璟所畫則天謂魏元忠等曰休璟諸嫌邊事卿等十不當一也又曰臧希讓為金吾衛大將軍好談時政屢以理體上于公卿詔令集賢院待制

周賞督姦　又曰南陽淮南為之折謀詩稱邦之司直君之謂與　又曰昔楚有子玉文公為之側席而坐泯黑在朝又曰後漢賈復為偏將軍拜執金吾先滅河攻朱鮪於雒陽與白虎公陳僑戰連破降之又曰臧洪為金吾衛大將軍好談時政屢以理體上于公卿詔令集賢院待制又曰周敦為武候將軍王林據有上流態量朗整周文肯據豫章激進兵圍景朗屠之王琳平梁授平西將軍　又曰綦毋令曰令太祖以為中尉手令之司直君之謂與　又曰綦徐奕為尚書令太祖以為中尉手令之司直君之謂與　又曰周賞為執金吾督大姦猾三輔吏民甚畏

之

加位特進　拜同正員又曰後漢賈復遷執金吾建武十二年復知帝欲偃干戈脩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剽甲兵敦儒學帝深然之遂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　又曰王忠嗣爲左威衛郎將大破吐蕃以功最詔拜左金吾衛將軍同正員　幸郭鏦莊　圖萬福形又曰郭鏦爲金吾將軍穆宗幸其墅南莊賜帛千匹鏦康自勸代宗發詔勞之徵拜右金吾將軍圖萬福形以其莊上獻　又曰唐韋謨爲武候大將軍爲人嚴毅勤恪監軍詔圖形凌煙閣敬賜酒饌衣服　蘭謨嚴毅　敬德抗直又曰唐蘭謨爲武候大將軍素領之處乃至忘於寢食每侍太宗常不離左右　又曰唐尉遲敬德太宗貞觀中爲右武候大將軍素直不能容人之非每見杜如晦等短長必面折廷辯　遣使西渾　築城瓜州又曰梁建方爲右武候將軍擊松外蠻破之羣蠻震懾爭來款附建方乘勝遣使往西渾河其帥楊盛將逃使者示以威信盛遂請降　又曰唐張守珪爲左金吾員外將軍吐蕃陷瓜州刺史墨離軍使領餘衆脩築州城板堞義立賊暴至城下守珪曰彼衆我寡須以權道制之乃於城上置酒作樂以會將士賊疑有備不敢攻而退守珪乃擊敗之　馬防性矜嚴　崔琰有威重漢書曰馬防字孝孫拜金吾性矜嚴公正數言政事多見采用魏志曰崔琰字季珪遷中尉琰儀姿高暢眉目疎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朝士瞻望太祖亦嚴憚焉　賓抗賜金寶　渾瑊賜錦綵冊府元龜曰唐渾瑊爲左武候大將軍從太宗平薛舉竇建德居第一又從征王世充東都平賜女樂一部金寶萬計將軍李希烈遣間諜詐爲瑊書與希烈交通瑊奏其狀德宗特保證之仍賜瑊馬并綴繡錦綵

執金吾四

從六百騎漢官儀曰執金吾車駕出從六百騎　走六千人又曰執金吾走六千二百人也　陰識正諫續漢書曰陰識拜執金吾位特進入則極言正諫　朱浮切諫漢書曰朱浮爲執金吾六年有日蝕之異浮上疏切諫　吾復何憂冊府元龜曰後漢賈復爲執金吾建武二年更始郭王尹尊及諸大將未降者尚多帝召諸將議兵事未有言以撫叩地曰鄙最強宛爲次誰當擊之復率然對曰臣請擊鄙帝笑曰執金吾擊鄙吾復何憂　我便安臥又曰唐張萬福爲金吾將軍當其宿直必通宵假寐上勞之曰至公宿直我便安臥　爪牙之軍詩經曰予王之爪牙　輦轂之衛　環列之尹　三月之俸　統勾陳之衛　權蘭錡之兵

執金吾五

唐蘇頲授李延昌左金吾衛大將軍制曰兵戈之容是憑於師律輿馬之飾允屬於徼巡自匪周才孰當茲任具官李延昌倜儻爲用堅剛立誠學優典墳言綜韜略自膺刺姦之寵雅叶彈違之務正名不拜何以光於執金敎戰或忘何以勵其投石宜踐迹於中尉俾備於亞夫　常衮授吳湊左金吾將軍制曰將我南軍秩高中尉以禁戎之重任委勇氏之同心具官吳湊塗山介杜章武雅才言而有宗儉而能廣達禮樂政刑之要存忠信孝友之誠清心奉公庶務悉理固可以首當褒進大勸官曹俾執金吾用彰責任　白居易授田盛金吾將軍句當左街事制曰敕具官田盛夫仕官至執金吾古今之榮重也而盛生勳德門有文武略居貴介而無佚領誰何而有勞言念徼巡之勤宜仍轉遷之命處左福事以表用能　錢珝授高彥弘右金吾衛將軍

制曰敕具官高彥弘朕每視朝執金吾率其仗衛陳於陛前退則與大京光禁暴詰姦以清敷下其職如是非細任也以爾進在周行常爲環尹實於巡警素積勤勞比授郡符將觀爲政屬其節制有所屬閒方資宣力之臣難奪暴材之請未能出守遂至罷居暫解印於外豈復彈冠於近列勉思有罷善戒不虞

追銘 唐獨孤及右金吾衛將軍閻公墓誌銘曰公諱用之初仕彭州參軍遷右衛郎將知引駕仗金吾將軍率質上殿不解佩刀公訶下殿陛請按以法左右皆振慄自是環衛加肅先是有司以三衛執扇登殿引蹕公奏曰三衛皆趨悍有材力不當升階陛邇御座請以宦者代上曰可遂爲故事後遷左金吾將軍其詞曰郁郁金吾且諗美且諝事君之忠賢於愛敬以德資身其祉宜贊彼美輔佐儀刑閨門禮樂是悅孝慈是教百歲之後令德九原獨以令範垂諸後昆

錦衣衛一

續文獻通考 曰錦衣衛本國初儀鑾司先是設拱衛司領校尉隸都督府尋改拱衛指揮使司又以拱衛司類古衛尉寺改都尉司洪武二年定爲親軍都尉府統中左右前後五衛軍士而儀鑾司隸焉十五年罷府及司置錦衣衛親軍指揮使司鎮撫司理衛中刑名如列衛而兼管軍匠謂之南鎮撫司北鎮撫司本添設專理詔獄成化十四年始給印分司得直達洪武二十年校衛刑具畫出其繫囚送刑部審理二十六年又申鞫刑之禁永樂時紀綱幸用事任遇漸異衛凡十八所錦衣中左右前後五所領軍士五所各分鑾輿擎蓋扇子旌節旛幢班劒斧鉞戈戟弓矢馴馬十司分領將軍校尉上中上左上右上前上後中後親軍分領將軍力士軍匠馴象所領象奴養象　本衛掌侍衛之事恩功寄祿無常員恒以都指揮都督領之凡大漢將軍力士校尉分番護駕直宿巡察凡大朝駕出入督設鹵簿儀仗凡皇城四門日夜番直巡警凡盜賊奸宄街塗溝渠密緝而時省之凡奉旨鞫獄錄囚勘事與三法司從事凡比試并槍監視馬鎮撫司掌衛刑名兼理軍匠添設鎮撫二人別印分司專理詔獄獄成直達上下法司覆擬經歷一人典出納文移鎮撫二員成化十四年始增鑄印信分理刑管軍匠各爲一司凡問刑悉照舊例徑自奏請不經本衛有事送問問畢仍自具奏俱不呈堂凡鞫問姦惡重情得實具奏請旨發落內外官員有犯送問亦如之俱不用參語成化元年始令覆奏用參語凡東

廠及本衛各處送到囚犯弘治十三年令本司從公審察究問務得真情若有冤枉即與辨理不許拘定成案濫及無辜世宗嘉靖元年禁閹人弟姪勿得陳乞錦衣官以撓國是著爲令

錦衣衛二

燔書滅蹟 負上出火明獻徵錄云朱騏擢指揮僉事佐理衛事有衛卒以妖書首告帝重賞者曬斥曰此妄耳取書焚之以滅其跡又云陸炳從世宗幸承天至衛輝行宮失火倉卒侍臣獨在者獨炳身負上出火中上識其姓名即拜都指揮掌衛事 **忠勤恭慎** 從容贊畫又云朱希孝爲都指揮使管衛事世宗性英察雖朝杖卒無敢希功者 又云周寶以都指揮充漕運參將感上知遇事有當言從容贊畫輸銳有法是以擢無推欠官多餘羨遷也先致盟逆劫去至大金山柳園縣後隨英宗還京身使異域三十餘年 又云楊仁毅任錦衣百戶爲寬平輯戒其下曰慎之毋令西曹郎吏腹誹我錦衣一片地有天無日也

錦衣衛三

詩 元薩都剌西宮春日與吳錦衣賦曰九重春色金銀闕冠帶將軍盡羽林上苑春鶯隨柳轉西宮午漏隔花深天開閶闔收金鎖簾卷奎光聽玉音白髮儒臣賁詞賦長門應費萬黃金 明王世貞金吾行贈戴錦衣詩曰金吾緹騎不可當迴若飢鶻搏大荒碧瓦雕甍戰峭帆貂裘玉勒紛輝光但令奚雛翦頭至赤手臥奪黃金章人間陸海天茫茫豈無英雄遂俛首戴子不肯誇身強邀我坐我堂中牀葡萄暖發茵陳香羽聲春激白帝霜五侯七貴他自足要令名姓登詞場嗚呼戴子一洗金吾色野人媿殺尚書郎

武庫令一

唐六典 曰武庫令兩京各一人從六品下周禮有司甲下大夫司弓矢下大夫司兵中士司戈盾下士並武庫之任也漢屬執金吾後太僕屬官有考工令丞主作兵器弓弩刀劍之屬成則付執金吾入武庫又云武庫令六百石魏晉因之宋尚書庫部屬官有武庫令掌軍器齊因之梁衛尉寺統武庫署令丞掌甲兵及書凶儀仗後周依周官隋衛尉寺統武庫令二人皇朝因之後減置一人 丞一人從八品下漢魏晉晞並有武庫丞北齊亦同隋有武庫丞二人皇朝因之後減置一人 武庫令掌藏天下之兵仗器械辨其名數以備國用丞爲之貳凡軍鼓之制有三一曰銅鼓二曰戰鼓三曰鐃鼓金之制有四一曰錞二曰鐲三曰鐃四曰鐸弓之制有四一曰長弓二曰角弓三曰檛弓四曰格弓弩之制有七一曰擘張弩二曰角弓弩三曰木單弩四曰大木單弩五曰竹竿弩六曰大竹竿弩七曰伏遠弩箭之制有四一曰竹箭二曰木箭三曰兵箭四曰弩箭刀之制有四一曰儀刀二曰鄣刀三曰橫刀四曰陌刀槍之制有四一曰漆槍二曰木槍三曰白幹槍四曰撲頭

槍甲之制十有三一曰光明甲二曰光要甲三曰細鱗甲四曰山文甲五曰烏鎧甲六曰白布甲七曰皁絹甲八曰布背甲九曰步兵甲十曰皮甲十有一曰木甲十有二曰鎖子甲十有三曰馬甲旗之制三十有二一曰青龍旗二曰白白獸旗三曰朱雀旗四曰元武旗五曰黃龍負圖旗六曰應龍旗七曰龍馬旗八曰玉馬旗九曰鳳皇旗十曰鸞旗十一曰鵷鶵旗十二曰太平旗十三曰麒麟旗十四曰飛麟旗十五曰飛黃旗十六曰駿騠旗十七曰白澤旗十八曰五牛旗十九曰犀牛旗二十曰金牛旗二十一曰兕旗二十二曰三角獸旗二十三曰角端旗二十四曰吉利旗二十五曰驍騶旗二十六曰騶牙旗二十七曰黃鹿旗二十八曰白狼旗二十九曰赤熊旗三十曰辟邪旗三十一曰莅文旂三十二曰刃旗袍之制有五一曰青袍二曰緋袍三曰黃袍四曰白袍五曰皁袍器用之制有八一曰大角二曰纛三曰斧鉞四曰鐵蒺藜五曰棒六曰鉤七曰鐵盂八曰水斗凡諸道行軍皆給鼓角三萬人已上給大角十四具大鼓二十面二萬人已上大角六具大鼓十面萬人已下臨事量給其鎮軍則給二分之二凡大駕親征及大田巡狩以羝羊豶豬雄雞賁鼓若皇太子親征及大將軍出師則用豶肫凡有赦則先建金雞兼置鼓於宮城門之右視大理及府縣囚徒至則擊其鼓

武庫令二

原主兵器續漢書百官志曰武庫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兵器丞一人也車駕出在前先驅靜清所徼以示重慎　職閑無事漢書杜欽傳曰為武庫令職閑無事欽所好也　車駕出先驅漢官儀曰謁官令式道候秦官　車駕出持麾後漢書百官志曰武庫令右屬執金吾本注曰本有式道左右中候三人六百石車駕出掌在前清道還持麾至宮門宮門乃開　金吾屬官有武庫令漢書百官公卿表　銅印墨綬朝服武冠晉書百官志曰武庫令銅印墨綬朝服武冠官品第七月俸二十斛

羽林監一

原杜氏通典曰漢武太初元年初置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騎言其為國羽翼如林之盛顏師古曰如羽之疾如林之多宣帝令中郎將騎都尉監羽林謂之羽林中郎將領郎百人謂之羽林郎選隴西漢陽安定北地西河上郡凡六郡良家子便弓馬者為之一名巖郎言其禦侮巖除之下又置羽林左右監後漢志曰羽林左監一人主羽林左騎羽林右監一人主羽林右騎皆六百石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之羽林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五兵謂弓矢殳矛戈光武中興以所征伐士勞苦者為之

其後復簡五營高手別爲左右監羽林父死子繼與武賈同所居之署謂之寺（延熙六年諸武負羽林住寺不住事者半降）二漢並屬光祿勳（後漢賈固鄧彪並爲羽林）魏羽林左右監與漢同（夏侯元爲右恒毅爲左）晉罷羽林中郎將又省一監置一監而已哀帝省宋武帝永嘉初復置江右領營兵江左無復營兵羽林監及虎賁中郎將並銅印墨綬武冠絳朝服其在陛列則鵸尾冠（鵸鳥每鬬絳紗裁單衣江左不復著鵸冠齊因之後魏有羽林監北齊置監十五人後周有左右羽林郎將左右屯營以諸林率屬大司馬隋煬帝改左右領軍爲左右屯衛所領兵爲羽林唐貞觀十二年於元武門置左右屯營以諸衛將軍領之其兵名曰飛騎又於飛騎中簡才力驍捷善射者號爲百騎扈從遊幸則衣五色袍乘六閑馬賜猛獸衣鵸龍朝二年改左右屯營爲左右羽林軍武后臨朝永昌元年改百騎爲千騎天授中改軍爲衛中宗景龍元年改千騎爲萬騎大將軍一人（大定元年左右羽林衛各增置將軍一人）所掌與左右衛同將軍各三人以副之（領官屬並唐置）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有左右羽林軍設官與千牛同　金無考　明二十二衛中有羽林左衛羽林右衛

羽林監二

晉漢書百官表曰羽林佽飛期門武帝太初元年置名曰建章營騎後更曰羽林　又曰甘延壽字君況以良家子善騎射爲羽林投石拔距絕於等倫超踰羽林亭樓由是遷爲郎　漢雜事曰賈固以羽林監爲中郎將征西寇還中郎印綬復爲羽林監　梁冀別傳曰冀妻孫壽從弟安以童幼拜黃門侍郎羽林監　魏略曰夏侯太初弱冠爲黃門侍郎嘗進見與皇后弟毛曾並坐恥之不悅形於色明帝恨之遷羽林監　鄧侯家傳曰元宗以左右神武軍與龍武羽林備六軍之數　玉海曰宋咸平五年加楚王元佐左羽林上將軍

羽林監三

宋天期門　主車騎（漢書百官公卿表曰羽林掌送從天期門佽飛比二千石　漢舊儀曰孝武太初初置羽林象天有羽林屋主車騎）　冠加鵸毛　位比大夫（續漢書百官志曰光武左右監皆冠鵸毛謂如雙鵸武於文官　又曰光武置左右監秩皆六百石位比大夫）

文帝禮遇　元宗褒美（開府元龜曰後周陸逞起家羽林監文帝內親信時諸皆以驍勇自達唯逞獨兼文雅帝由此加禮遇焉　又曰唐張守珪每戰皆捷新契丹首領可突干首傳於東都明年守珪徵還獻俘元宗誠詩以褒美之拜守珪爲右羽林大將軍）

職總親軍（唐李德宗元和中爲羽林將軍有名馬參宗在東宮令近侍諸嬖之德以位掌禁兵又曰唐李多祚驍勇善射意氣盛驕少以軍功位右羽林將軍前後掌禁兵北門宿衛二十餘年）

破永寧縣　攻廷雒城（又曰唐衛伯玉孟員外嶽將軍嘉宗御位興兵清難伯玉孟員外嶽將軍嘉宗御位興兵以功累遷右羽林軍大將軍又西歸長安初爲神策軍兵馬使出鎮陝州行營以兵清難伯玉孟員外嶽將軍嘉宗御位興兵以功累遷右羽林軍大將軍又）

曰幸成爲羽林監從太祖迎擊破党項　擊至青海又曰唐李晟爲左羽林將軍代宗廣德初屬吐蕃陷京師晟率將士勤王晟與王君㚟高河西隴右諸軍合擊破之以功授特進兵擊破之以功居最

咸亨中吐蕃犯長安調平中書令李敬玄爲右羽林大將軍判涼州都督元宗書於廣武宗書於涼州都督元十六年冬吐蕃大將論莫賀率衆逼羽林大將軍阿史那忠等入寇大斗谷又移攻甘州君㚟與戰至青海

遣楊引君㚟及妻王氏設宴賜以金帛　隊伍嚴整　詞氣感動郭子儀唐長孫全緒爲右羽林大將軍自商州萊蕪入京城士庶迎拜歡呼又曰唐李多祚爲右羽林將軍張易之兄弟謀多祚曰將軍貴寵當代位極臣非大帝之恩乎多祚泣曰常感大帝之恩死而不忘

進隊伍整齊京城士庶迎拜歡呼又曰唐李多祚爲右羽林將軍張易之兄弟謀多祚曰將軍貴寵當代位極臣非大帝之恩乎多祚泣曰常感大帝之恩死而不忘

在北門幾年曰三十年東之曰將軍貴寵當代位極臣非大帝之恩乎多祚泣曰常感大帝之恩死而不忘

東之曰將軍既感大帝殊寵今大帝之子見在東宮將軍何不翼戴王室推公所欲不顧妻子性命詞氣感動遂與東之等誅易之兄弟

恩正謂今日多祚曰苟緣王室推公所欲不顧妻子性命詞氣感動遂與東之等誅易之兄弟

差序禮樂　桓範典集皇覽　鼓唱湧名臣奏曾敦上疏曰王者莫不制禮作樂以有文學典籍等典集皇覽

擢曹羲

羽林監四

擢詩唐李白送羽林陶將軍詩曰將軍出使擁樓船江上旌旗拂紫煙萬里橫戈振虎穴三杯拔劍舞龍泉莫道詞人無壯氣臨行相贈繞朝鞭　岑參送羽林長孫將軍赴歙州詩曰剖竹向江濱能名計日聞華旂新刺史虎劍舊將軍驛舫宿湖月州城浸海雲青門酒樽上欲別醉醺醺　曹唐送羽林賈中丞詩曰四十年前百戰身曾驅虎隊繞逢塵風悲鼓角檜關暮日落旌旗隴草春鐵馬慣牽邀上客金魚多解乞佳人胷中別有安邊計誰采髭鬚似白銀　李郢贈羽林將軍詩曰刻額顛頓羽林郎曾入甘泉侍玉皇鵰沒夜雲知御苑馬蹄仙仗識天香五湖歸去孤舟月六國平來兩鬢霜惟有桓伊江上笛臥吹三弄送殘陽　朱慶餘贈羽林郎詩曰紫綬年少奉恩初直關將軍晝不如酒後引兵圍百草風前駐旆領遠書宅將公主同時賜官與中郎共日除大笑魯儒年四十屢問猶未識金魚　僧無可寄羽林盧大夫詩曰將軍直禁闈繡服耀金鞦羽衛九天靜英豪四塞知皇雲回朔雁隔水射宮槐舊國無歸恩秋堂夢驚時門風荀氏敬飲華家推計日旌旗下蕭蕭萬馬隨

擢制唐蘇頲授周仁軌左羽林大將軍制曰周禮命卿六師成務漢圖舞將三條推才具官周仁軌義心剛強臨事果決衛青奉法必讓其功師丹守正每閑其直羽翼任隆爪牙寄重宜光絕席用應題坐　白居易授王士則右羽林大將軍制曰羽林所設上法星文軍衛之中號爲雄重稱並選任不易其人具官王士則敦厚之家義方之子發身學劍餘力知書早歲班榮累參列職近而身謂檢慎任久而心益恭勤況一備禁衛四爲

偏將滯於久次宜有超遷俾領上將仍升右廣統良家之奇士訓期門之材官寵任不輕無隳於事　蘇頲授楊敬述右羽林將軍制曰嘗彼元關衛於丹禁命將擇人制軍爲旅具官楊敬述心堅鐵石器蘊珪璋以俊穎之才有溫謙之美附枝中葉則藝極於彫弓咀實含英則詞殫於綵札自五營高選千廬入侍忠而作訓勤以宣威俾寵誰何正其名秩　白居易授王輔元左羽林衛將軍知軍事制曰國家設十二衛猶漢之有南北軍而左右羽林尤稱親重自諸衛而移領者謂之美遷具官王輔元生勳閥之家通吏理之事佐武臨郡率著能名可以掌鈎陳而護建章備警巡而嚴羽衛大將軍事假而行之宜勵初終副茲寵任

龍武軍一

杜氏通典曰唐初有禁兵號爲百騎屬羽林永昌元年改羽林百騎爲千騎景龍元年改千騎爲萬騎仍分爲左右營開元二十六年析羽林軍爲左右龍武軍以左右萬騎營隸焉官屬並唐置至德中分置左右神武軍各置官屬如羽林之制　唐官志曰左右龍武軍大將軍各一人統軍各一人將軍三人掌同羽林　玉海曰宋龍武軍掌郊祀朝會儀仗判司官一人以判金吾街仗將軍兼領自左右衛以下官名存而事廢太祖太宗朝以處將帥後多以皇族爲之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有左右龍虎軍設官同羽林軍　金制無考元有龍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　李鄴侯家傳國初太原從義之師願留宿衛爲心膂不歸者六萬於渭北白渠之下七縣絕戶膏腴之地分給義師家爲永業於縣下置太原田以居其父兄子弟於龍首監置營以處高祖起第於監內謂之元從禁軍義寧元年初下京城爲右驍衛將軍主之貞觀初以尉遲敬德權領後二年復入領焉累轉右衛大將軍主禁旅凡二十年太宗乃以元從軍爲龍武分爲左右置將數員分掌之初高祖好畋獵於元從揀善射者百人分兩番於北門長上從獵謂之百騎太宗時亦然衣以五色賞賜優厚高宗時漸衆改爲千騎於北門別置營壘猶統龍武軍武太后朝召入轉多改爲萬騎而名羽林軍分左右置將軍員如龍武羽林盛而龍武衰元宗幸蜀六軍扈從者千人而已肅宗赴靈武不滿百人及收復京師龍武等六軍之士存而復上者共不滿萬　又曰自肅宗以後北軍增置威武長興等軍名類多而廢置不一惟羽林神武龍武神策神威最盛總曰左右十軍又曰北軍亦從衛兵中選用其法創於太宗之飛騎其後羽林龍武神策

神威之類皆北軍也

龍武軍二

(增)冊府元龜曰王漢璋爲右龍武將軍顯德五年正月從征淮南收下海州詔以漢璋爲海州刺史　又李真爲右龍武大將軍甚西平王晟之子以功勳家累官至犀使　又李觀貞元初爲右龍武將軍四鎮北庭行營副元帥李晟表爲涇原節度使吐蕃深畏之　又令狐建爲左龍武軍使建中四年涇原兵反德宗自出苑便門建方教射於軍中遂以四百人隨駕帝令建爲後殿　又李觀爲右龍武大將軍建中四年涇帥叛觀時爲帝直領衛兵千餘人扈從奉天詔都巡警訓練諸將戍卒三數日間加召五千餘兵列之通衢整肅鼓城內因之增氣帝倚賴之賜對三百戶　又龍武大將軍夏侯孜奇捨桑將王彥章以獻帝壯之賞絹一千匹

(增)制　唐薛珪授齊運等左龍武將軍制曰具官齊運等官之設所以鎮材勸能也苟不當其選安以假吾所器而滯爾來者令命爾等爲左右龍武將軍所以昭能庸之嗣而用其無報者也各進勤率且振洽滯並升環衛之嚴俱委腹心之寄勉務進情以圖光大

羽林中郎將一

(原)王羽林　掌宿衛　綿湖書百官志云羽林中郎將比二千石注羽林郎員掌宿衛侍從　選宿履陸　禦傳履除　綿漢書百官志云羽林郎屬光祿勳選宿履陸屬下宜中故選屬郎選屬其屬素整也　下詳羽林郎一

羽林中郎將二

(增)呂羅漢殷賊　冊府元龜曰呂羅漢殷羽林中郎上柱國朱官呂豐各王義康等八千餘家據險爲逆詔羅漢與司馬炎之寫檄徵兵者九千餘戶比至所部盤據賊自西門出刺入犯陳擊退之追斬王其林中郎將加建威將軍　長孫陳擊賊　冊府元龜曰長孫陳爲羽林郎征和龍賊自西門出刺入犯陳擊退之追斬王其等男又從征涇州馬御者并領大官屬中給事中遷賞爲子

(原)羽官自給騎馬　漢羽林林官騎三輔良家之子能騎者爲之　騎射絕於等倫　詳羽林二

謁者僕射一

(原)置七十人　秩四百石　漢書百官公卿表曰武帝太初元年置謁者僕射七十人秩六百石　續官儀曰謁者三十人秩四百石掌賓贊事及受受以達事　漢書曰張釋之字季明中郎將袁盎知其賢請從釋之補謁者僕射從行上賢虎圈問上將射禽獸薄十餘問左右視不能對盎獸薄夫從官代將

因言便宜　訪

口對曾應無窮文帝詔釋之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前曰夫絳侯周勃東陽侯張相如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恐天下隨風而靡爭口辯無其實文帝曰善乃止詔釋之驂乘徐行謁者僕射每公卿會議常引乘上殿訪以邊事 續

耿秉上方略 季明有高才 又曰永平中召耿秉詣闕前後所上便宜方略 張騫片言曰謁者僕射季明清達有高才多議前代格言爲揚雄司馬之傳也

視河內失火 求天下遺書 漢書曰汲黯爲謁者時河內失火延燒不足憂臣過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賑貧民請歸節伏矯制罪上賢而釋之 又曰成帝河平三年謁者陳農使使求遺書於天下校師古注曰言令陳農爲使而使之求遺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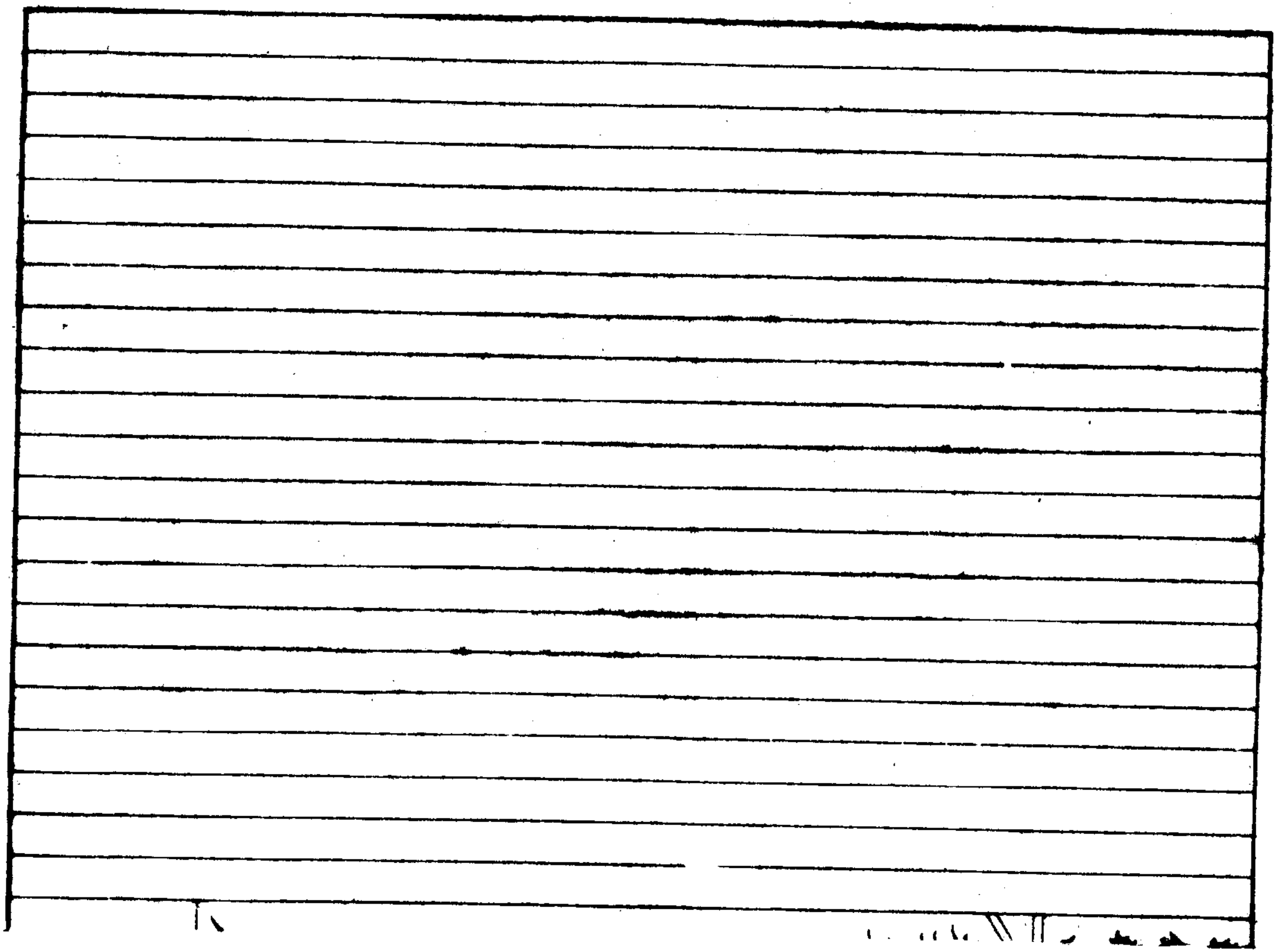
江充使匈奴 終軍行郡國 又曰江充拜謁者使匈奴始充自請使匈奴宜以敵爲師事不詔問其狀充對曰因變制宜以敵爲師事不可預圖 又曰終軍字子雲爲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乃前棄繻生也軍行郡國所見便宜以聞還奏事上甚悅

掌朝覲威儀 領臺內禁令 晉百官表注曰謁者僕射一人秦官掌朝覲威儀又曰詔謁者問免卿校以上官監祠請雨及喪葬弔祭高功者兼臺內禁令

主父偃所言九事 宋叔平奏罷九卿 主父偃傳元光元年西入關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頃首謝胡掾賜舉奏罷大鴻臚京師稱曰宋叔平一史奏罷九卿 又曰詔謁者問及喪葬弔祭高功者兼臺內禁令 謝承後漢書曰宋度字叔平除謁者以詔書賜降侯朝口門門關度

謁者僕射二

原古重武事 應劭漢官儀曰謁者僕射秦官也古重武事是故設主射以督之 堯之尊官 漢官儀明帝詔曰謁者乃堯之尊官所以試舜賓於四門 持匕首劍 又曰昔燕太子使荊軻劫始皇變起兩楹之間其後謁者持匕首刺殿高祖偃武行文故易之以板 冠高山冠 胡廣漢官儀曰秦滅齊以其君冠賜近臣今謁者僕射所冠高山冠是也 出則奉引 續漢書百官志曰謁者僕射爲天子出則奉引也 朝則儐贊 晉百官表注曰謁者十人掌奉詔書朝會則儐贊 大聲者補之 漢官舊儀曰謁者缺選郎中美鬚眉大聲者以補之 威容者爲之 晉百官表注曰漢皆用孝廉年五十威容嚴恪能儐贊者爲之 因流水爲排 魏志曰韓暨爲謁者舊時冶作馬衲每一鞴石用馬百匹更作人排又費功力暨乃因長流爲水排年計其利益三倍於前在職七年器用充實 上直持赤幘 益部耆舊傳曰何汝字景伯爲謁者上直令持赤幘百僚不解至晡日果食也 次倩魁岸武帝異之 漢書曰江充魁岸容貌甚壯帝望見異之謂左右曰燕趙固多奇士既至前問以當世政事上悅之遂拜爲謁者 孟孫瓌瑋和帝偉之 華陽漢書曰何熙字孟孫身長八尺五寸體貌瓌瑋與人絕異和帝時拜中音動左右帝偉之



設官部四十六 五官中郎將 三署郎官 虎賁中郎將 中郎將 四中郎將 郎中 冗從僕射 行人司 奉朝請 駙馬都尉 奉車都尉 諸都尉 都護

五官左右中郎將一

杜氏通典曰五官左右中郎將皆秦官漢因之並領三署郎從後漢之制郡國舉孝廉以補之三署郎年五十以上屬五官後漢黃琬字子琰爲五官中郎將時陳蕃爲光祿勳深相敬待每與議事舊制光祿舉三署郎以功高久次才德尤異者爲茂才四行時權富子弟多以人事得舉而負約守志者見遺束師論曰欲得不能光祿茂才於是舊琬同心選用志士故蕃琬皆爲權富郎所中傷也其次分屬左右署左右郎將各領左右署郎二署皆有中郎侍郎郎中並屬光祿勳魏無三署郎猶置左右中郎將晉武帝省左右中郎將官宋孝武大明中復置銀章青綬武冠絳朝服佩水蒼玉齊左右中郎將屬西省梁代並分司丹禁令中郎將四十四員郎將六十四員各附諸軍諸衛篇唐亦置諸衛中郎將永徽三年八月避太子名改中郎爲旅賁郎將又改爲翊軍郎將尋復舊名 增應劭漢官儀曰五官中郎將秦官也秩比二千石三署郎屬焉 漢舊儀曰左中郎將秩比二千石主謁者 宋制見左右衛將軍等篇中金章宗時伐宋置武臣九階中有殄寇中郎將 元明無

五官左右中郎將二

曹太平御覽曰郎將星著今之左右郎將也故星讚曰郎將一星主闕具爲武備 續漢書曰楊秉字叔節以尚書侍講蔡邕李伯喈以侍中爲左右中郎 後漢書樊英字季齊順帝備禮徵拜五官中郎將數月以病遜位歸 魏武令曰昔子文沙等悉爲侯而子桓獨不封而爲五官郎將此是太子可知矣 冊府元龜曰裴俠魏孝武時爲右中郎將及帝西遷俠將行而妻子猶在東郡滎陽鄭偉謂俠曰天下未定何如東就妻子俠曰既食人祿事以妻子易國也遂從入關

五官左右中郎將三

原皆主宿衛 劉充車騎 漢官儀曰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衛 槃 清書曰五官中郎將主宿衛殿門出充車騎 明習故事 尊掌難問 續漢書曰冠 純字伯仁 五官中郎將純在朝歷世明習故事建武初舊章多闕每有疑議輒以訪純自郊廟冠婚喪紀禮儀多所正定帝甚重之 東觀漢記曰劉應字君伯拜五官中郎將諸儒於白虎觀講論五經同異校應尊掌難問 征武陵蠻 參顯川賊 又曰臧宮以城門校尉左中郎將征武陵蠻 續漢書曰皇甫嵩爲左中郎將朱儁共發五校三河騎士及募諸勇四萬餘人嵩儁各統一軍共討潁川

黃巾賊有大功

增甚得衆情　數進忠諫冊府元龜曰皇甫嵩爲右中郎將平黃巾卿士卒甚得衆情續漢書曰承宮遷左中郎將數進忠諫論議守正不希世隅朝臣陣其節

單于聞承宮求見　孫權嘉宗預抗直後漢書曰承宮字少子遷左中郎將名播句奴時北單于遣使求得見宮顯宗敕自整飾宮對曰暴翟駐名非識實者也臣狀魏不可以示遠宜選有威容者帝以大鴻臚魏應代之蜀志曰宗預爲右中郎將使吳孫權問預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聞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預對曰臣以爲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相絕也權大笑

江革恩寵莫與爲比　臧宮質樸故常見用漢記曰江革拜五官中郎將每朝會帝常使虎賁扶侍有疾不會輒敕太官送膠臘恩寵莫與爲比於是京師貴戚衛尉馬廖侍中竇憲慕其行各奉書致禮革無所報受帝聞而益善之後漢書曰臧宮字君公轉左中郎將武溪賊至江陵降之凡將兵二十餘年以謹信質樸故常見任用

辛慶忌以光祿大夫轉　段會宗以金城太守遷漢書曰辛慶忌以光祿大夫遷左曹中郎將又曰段會宗以金城太守遷左曹中郎將光祿大夫使安輯烏孫會宗遷奏事公卿議會宗權得便宜以輕兵深入烏孫誅番兵宣明國威宜加重賞天子賜會宗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是時小昆彌繼父卑爰疐擁衆欲害昆彌漢復遣會宗使安輯與都護孫建併力

五官左右中郎將四

原主左署郎續漢書百官志曰左中郎將比二千石主左署郎屬官有中郎侍郎郎中皆無員

徵拜順帝時備禮徵拜樊英爲五官中郎將擢後漢書樊英傳云天子爲英設壇席令公車令導尚書奉引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延問得失英不敵辭乃拜五官中郎將

勞以手書東觀漢記曰馬嚴字威卿爲五官中郎將邊境有事輒下嚴處便宜上時初立汲汲欲知下情引納勅嚴有所聞見輒言帝令諸上便宜封表遣子以往都使詣省門上自勞以手書

增爵臨淄侯冊府元龜曰崔駰爲五官中郎將經明行修章帝甚重之數令進見論難於前特受賞賜

封西鄉侯又曰朱儁爲右中郎將討潁川汝南陳國諸賊悉皆破平之以功進西鄉侯

世祖甚嘉之又曰周山圖爲左中郎將時沈攸之事起世祖爲西討都督啟山圖爲軍副世祖留據盆城衆議盆城小不如潭都山圖曰今據中流爲四方勢援大衆致力川歡可爲城隍小城不足難也世祖委山圖以處分事旬日皆辦世祖甚嘉美之

三署郎官一

原杜氏通典曰漢中郎將分掌三署郎有議郎中郎皆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凡四等皆奉官無員多至千人靈帝時三署郎吏二千餘人皆掌門戶出充車騎其散郎謂之外郎故鄉校尉牧守待價於此公車特徵賢良方正敦樸有道高節公府掾曹試博士者亦充茲位其下第白衣試博士者皆拜郎中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將謂五官中郎將左右郎將郎中有車戶騎三將如淳曰玉卓曰車郎主戶衛曰戶郎漢舊儀曰郎中令主郎中左右車將主左右車郎左右戶將主左右戶郎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唯議郎不在直中漢儀曰三署郎見光祿勳執板拜見五官左右郎將執板不拜於三公諸卿無敬郎官故事令出錢市財用給文書乃得出時號曰山郎謂以貲財爲郎山者財用之所出故取名或至歲不得休沐其稟冨郎日出遊戲或行錢得善部貨賂流行轉相倣效楊惲字子幼

爲中郎將罷山郎其疾病休沐皆以法令有過奏免薦舉其高第有行能者多至郡守九卿三署化之莫不自勵宮殿之內翕然同聲其後遂以爲常後漢和帝永元元年初令郎官詔除者得占丞尉以比秩爲真凡三署郎官二漢並屬光祿選三署郎有行應四科者歲舉茂才二人四行二人後漢范滂字孟博舉孝廉光祿四行時冀州飢荒盜賊羣起乃以滂爲清詔使以按察之滂登埤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到州境守令有贓汚者望風解印綬而去其所舉奏莫不厭塞衆議又上廉吏六人爲長理劇隨缺多少萬戶以上爲劇縣其缺少者不選公府亦然故明帝時館陶公主爲子求郎帝不許賜錢十萬曰夫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人受其殃後漢桓靈間三署見郎七百餘人而郡國計吏多留拜爲郎太尉楊秉上疏諫曰先王建國顧天置官太微積星名爲郎位入奉宿衛出牧百姓云云案自近代皆謂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爲尚書郎故事凡夫天文有武賁郎位等星皆在太微帝座之後爲外衛之象則應劭楊秉所言三署郎是也而世人謂之尚書郎則誤矣蓋自梁陶藻職官要錄以漢三署郎故事通爲尚書郎稱名失實疑誤後代舊有郎中將右騎光武中興悉省漢袁安卜式張騫並爲中郎將信主父偃並爲郎中後漢明帝性褊察書以事怒郎桑崧崧走入牀下上將杖撻崧崧曰天子稽稽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撻郎上乃舍之又時國二代位不過郎又陳蕃諫靈帝曰昔明帝公主爲子求郎帝曰議郎許允幾十萬今陛下除拜郎吏無有休已以一郎比一把茅耳晉議郎遷爲太守山公啟事曰議郎許允宜參充廣漢太守選亦有郎中等官其後雖有中郎將等官而無三署郎矣

三署郎官二

漢書曰馮奉世選爲郎年四十餘乃學春秋讀兵書前將軍韓增奏爲軍司空令　又曰劉向年十二以父德任爲輦郎既冠以行修飭擢爲諫大夫　後漢書曰張酺永平九年顯宗爲四姓小侯開學於南宮置五經師酺以尚書教授數講於御前以論難當意除爲郎賜車馬衣裘　陳蕃傳曰蕃拜尚書時詔下州郡一切皆得舉孝廉茂才蕃上疏駮之曰三署郎吏二千餘人三府掾屬過限未除但當擇善而授之簡惡而去之豈煩一切之詔以長請屬之路乎以此忤左右出爲豫章太守

三署郎官三

使賦平樂　給札蘭臺漢書曰枚皋上書北闕自陳枚乘之子上得之大喜召入見待詔皋因賦殿中詔使賦平樂館善之拜爲郎後漢書曰賈逵敏達有大節尤明左氏傳國語爲之解詁五十一篇永平中上疏獻之顯宗重其書寫藏秘館時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帝勑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拜爲郎與班固並校秘書應對左右　選送大宛　募使月氏漢書曰馮奉世以良家子選爲郎烏孫大有擊匈奴之功而西域諸國新輯漢方善遇欲以安之選可使外國者以漸候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　又曰張騫建元中以郎應募使月氏匈奴得之留騫十餘歲予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

數出西域　還到龜茲又曰鄭吉以卒伍從軍數出西域由是爲郎爲人彊執習外國事　又曰傅介子元鳳中以駿馬監使大宛還到龜茲龜茲言匈奴使從烏孫還在此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誅

匈奴使者還奏事詔拜介子爲中郎諸行在所武帝親見視其銳嗟歎之拜爲中郎遷以父任爲郎建武初元與桓譚杜林鄭興俱爲學者所宗 **格殺猛獸** 超踰亭樓漢書曰陳元習左氏春秋鄭興子衆受業博士桓譚杜林鄭興俱爲學者所宗 **應對莫窮** 又曰趙充國以護司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大獲所圖漢軍乏食數日充國乃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陣身被二十餘創詔徵充國詣行在所武帝親見視其創嗟歎之拜爲中郎後漢書曰陳元習左氏春秋博學思至不與鄉里通以父任爲郎建武初元與桓譚杜林鄭興俱爲學者所宗 **安世精力樊** 又曰張安世少以父任爲郎用善書給事尚書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 **寬饒對策** 耿秉言兵以孝廉爲郎擢方正對策高第遷諫大夫後漢書曰耿秉能說司馬兵法以父任爲郎數上言兵事顯宗然其言 **體貌甚麗** 又曰東方朔與辛偃郭舍人相調戲上以朝爲常侍郎遂得愛幸 **梵重慎** 又曰張安世世少以父任爲郎數歲後漢書曰樊梵爲郎二十餘年三居縣其重慎

三署郎官四

與方進交 漢書曰何武以射策甲科爲郎與翟方進交志相友先祿勳舉四行遷爲郎令 **與劉歆並** 又曰楊雄奏羽獵賦除爲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 **釋之以貲爲郎** 又曰張釋之與兄仲同居以貲爲騎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調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產欲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乃詣從釋之滿歲者 **相如以貲爲郎** 又曰司馬相如少時好讀書學擊劍以貲爲郎事景帝爲武騎常侍爲郎數歲上遣相如責唐蒙等因諭告巴蜀民

虎賁中郎將一

杜氏通典曰 周官有虎賁氏掌領虎士八百人軍旅會同君宿於外則守王閑閑徑種行馬也徑音陛種音蠱 漢武帝建元三年初置期門比郎中蓋以微行出遊選材力之士執兵從送期之諸門故名期門無員多至千人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賁郎置中郎將領之故有虎賁中郎將主虎賁宿衛冠插兩鶡尾後漢崔鈞爲虎賁中郎將嚴武弁鐵鶡尾紗縠單衣虎文錦袴餘郎亦然凡有虎賁中郎將虎賁侍郎虎賁郎中節從虎賁皆父死子繼若死王事亦如之前賢亦多爲者後漢馬援孔融並爲虎賁中郎將還尚書郎桓階辛伯儲爲虎賁中郎將還尚書典選 **唐無** 續漢書曰虎賁中郎將秩比二千石虎賁中郎比六百石虎賁侍郎比四百石虎賁郎中比三百石虎賁比二百石皆無員數直宿衛侍從虎賁武騎皆鶡冠虎文單衣

虎賁中郎將二

尚書牧誓曰 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紂戰於牧野作牧誓 周書曰古有虎賁士千人以牛投牛以馬投馬以車捧車 東觀漢記曰馬援從隴西太守還虎賁中郎將 又曰馬后不以私家干朝廷兄馬防爲虎

貴中郎將訖永平世不轉　又曰太后姊子夏壽等私呼虎賁張鳴與敖戲爭鬬上特詔曰爾虎賁將軍家國厚恩位在中臣宿衛禁門當進人不避仇讎舉罰不避親戚今者久於殿中交通輕薄畏懦恣縱此皆生於不學之門所致也　又曰馬廖任隗皆從羽林監遷虎賁中郎將　漢名臣奏曰丞相薛宣奏漢興以來深考古義推萬變之備於是制宣室出入之義正輕重之罰故司馬殿省闕至五六里周衛擊刁斗防未然也陛下聖德純備海內晏然此國家之明制必前後備虎賁

猛茂爲將軍執幢時大風諸軍旗旌皆偃仆於地茂馬上將幢初不傾倒太宗異而問之尋徵詣行在所試以騎射深奇之以茂爲虎賁中郎將　後魏書曰韓茂膂力絕人尤善騎射太宗曾親征丁零翟

九州春秋曰袁術爲虎賁中郎將張讓殺何進術斫閤起火

虎賁中郎將三

冠鶡尾　服虎文　漢官儀曰虎賁中郎將戴鶡冠鶡鷙鳥之中果勁者每有搏擊應爪摧碎鬬不死不止尾上黨所貢也漢官典職云虎賁郎蔵毛鶡也　續漢書百官志曰虎賁服虎文章服裏邑歲獻織成虎文

馬防不遠　潘岳寓直馬防事見上虎賁中郎將二始見二毛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統宿衛允常與胡廣等共期遊宴嚴駕已辦而郎中董恢詣允脩敬恢年少官微見允停出迎恢求去允不許曰本所以出者欲與同好遊談也今君已自屈方展闕積捨此之談就彼之宴非所謂也乃命解驂其守正下士凡此類也　又曰陳稜爲虎賁郎將發東陽兵擊琉球國其日霧雨晦暝將士皆懼稜刑白馬以祭海神既而開霽

董允解驂

主宿衛屬官　掌軍旅會同　續漢書百官志曰虎賁宿衛屬官有左右僕射左右陛長各一人僕射主虎賁郎習射陛長主直虎賁朝會在殿中皆無員掌宿衛侍從自節從虎賁久者轉遷才能差高至中郎　周禮曰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王門適四方使則從士大夫

太武壯韓茂　冊府元龜曰後漢何湯爲虎賁中郎將光武嘗歎曰趙趙武夫公侯干城何湯之謂也　又曰北魏韓茂爲虎賁中郎將從征統萬大破之及從平平涼茂所斷莫不慙弦而墮由是太武壯之

孔融三日而還　張純一日數見　續漢書曰孔融拜北軍中候在職三日而還虎賁中郎將會董卓廢立融每因對答輒有匡正之言以忤卓旨轉爲議郎時黃巾寇徹州而北海相融負其高氣志在清難而才疎意廣迄無海最爲賊衝卓乃諷三府同舉融爲北海相融自守成功　又曰張純兼虎賁中郎將一日至數見持重慎密時上封事削去草清廟自守

虎賁中郎將四

奉書四方　周禮曰若道路不通有徹事則奉書以使於四方　如虎奔走　漢官儀虎賁中郎將古官也尚書稱武王虎賁八百人會受於牧野言其猛恣如虎之奔走古有勇士孟賁故曰虎賁蓋依此是已

每有戰功　冊府元龜曰北齊莫多婁貸文爲武賁中郎將從神武擊爾朱兆於廣阿有功時汾州多遭寇高祖往討之以貸文爲前鋒遇敵每有戰功　斛斯萬善爲武賁郎將突厥始畢之圍馬門也萬善奮勇擊之所向皆破每敵至必出以當其鋒

所向皆破　又曰後漢馬援常受齊詩師事賴川蕭昌後爲閑於進對尤善述前世行事每

閑於進對

言及三浦長者下至閭里少年事皆可觀聽

辭氣抑揚又曰國吠領武賁郎將典宿衛陳軍圍遼東城令吐諧城下宣諭賊弓弩亂發矢中所乘馬馬瞋目不變辭氣抑揚事率而去 請擊烏桓又曰後漢馬援為虎賁中郎將擊交阯徵側軍還謂平陵人孟冀曰方今匈奴烏桓為患北邊發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臥牀上在兒女手中耶會匈奴烏桓寇朔方因請行乃許之

分擊琉球又曰陳稜為武賁郎將與朝議大夫張鎮周發東陽兵萬餘人自義安汎海擊琉球國分為五軍趨其都邑其王為刺虎率其衆逆拒稜遣鎮周為先鋒擊破之 為逐賊將軍又曰張敞提為虎賁郎京畿盜魁自稱虎子豹子以敞提為軍逐賊將軍未幾獲虎子豹子及其黨與盡逐京師自是清淨

蔵漢崔駰虎賁中郎將箴曰赫矣帝臣爰奮厥武桓桓征夫矯矯其旅王師是成我事是禦惟鳥之鷙惟獸之發出翼王路入司階闥功懲閑邪憂其萌蘖

中郎將一 雜中郎將 別

文獻通考曰使匈奴中郎將 後漢主護南單于以張奐為之後魏天興四年罷 **平越中郎將** 晉武置理廣州主簿南越 **司金中郎將** 趙王倫為之 **武衛中郎將** 魏以許褚為之 **唐無 匈奴中郎將 續漢書曰張奐字然明與段紀明皇甫威明號涼州三明並為匈奴中郎將** 魏畧曰河北始開冶以王修為司金中郎將修奏記曰修聞枳棘之林無杜梁之質涓流之水無洪波之勢是以在職七年忠謹不昭於時功業不見於事力少任重不堪為懼 魏志曰任峻字伯達為典農中郎將數年所在積粟廩倉皆盈 又曰毋丘儉字仲恭河東聞喜人為洛陽典農時取農民以治宮室儉上疏曰臣愚以為天下所急除者二賊所急務者衣食誠使二賊不滅士民飢凍雖崇亭臺室猶無益也 魏略曰上以農殖大事將選典農以徐邈為潁川典農中郎將所在著稱 魏志曰許褚字仲康太祖與遂超等單馬會語左右皆不得從唯將褚超負其力陰欲突太祖素聞褚勇疑從騎是褚乃問太祖曰公有虎候者安在太祖顧指褚瞋目盼之超不敢動乃各罷後數日會戰大破超等褚身斬首級還武衛中郎將武衛之號自此始也 後漢書袁紹傳曰魏郡兵反賊有陶升者自號平漢將軍獨反諸賊將部衆踰西城入閉府門具車重載紹家及諸衣冠在州內身自扞衛送到斥丘紹還因屯斥丘以陶升為建義中郎將 漢書曰武帝拜張騫為中郎將使西域 又曰宣帝即位詔曰朕微眇時故掖庭令張賀輔導朕躬有孤孫霸七歲拜為中郎將 東觀漢記曰更始入長安多用羣小時人為之語曰蓋下養中郎將 後漢書曰董卓以呂布為騎都尉誓為父子甚愛信之遷至中郎將卓自知凶恣每懷猜畏常以布自衛小失卓意援手戟擲之布拳捷得免而改客

顧謝卓意亦解布由是郄怨於卓　蜀志曰霍峻字仲邈南郡枝江人也兄篤於鄉里合部曲數百人篤卒荊州牧劉表令峻攝其衆表卒峻率衆歸先主先主以峻為中郎將　又曰劉焉江夏人少在州郡以宗室拜中郎　又曰張飛字翼德涿州人也少與關羽俱事先主羽年長數歲兄事之先主從曹公破呂布還許昌曹公拜羽飛為中郎將

中郎將二

原 **納叛羌　迎單于** 續漢書曰皇甫規以西羌之叛為中郎將討納叛羌　漢官儀曰建武二十四年遣中郎將段郴迎單于五原塞 **衛綰長者　郅都敢諫** 漢書曰衛綰以戲車為郎事文帝功次遷中郎將醇謹無他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及景帝立歲餘幸上林詔中郎將驂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驂乘乎綰曰臣代戲車士幸得功次遷待罪中郎將不知也上重其謹案戲車謂能左右超乘也　又曰郅都為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常從入上林賈姬在廁野彘入廁上欲自持兵器救賈姬都伏上前曰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上亦賜金百斤

增 **烏桓迎拜　大食款塞** 冊府元龜曰种暠為使匈奴中郎將時遼東烏桓叛復轉遼東太守烏桓望風率服迎拜於界上　又曰唐李嗣業為中郎將天寶時征勃律遂長驅至其城擒勃律王於是拂林大食諸國皆款塞朝獻嗣業之功也 **賜之金券　衣以錦袍** 又曰唐堯君素大業末為鷹揚郎將兵起從屈突通鎮河中通出戰被執城圍甚急君素作木鵝置書於頸浮之黄河以求外救高祖賜之金券許以不死又令妻至城下呼之君素引弓射之　又曰唐王難德為驍將吐蕃寇河源難德為軍鋒贊普有子曰郎支都恃其趫悍來較鬭難德突往刺之斬其首以歸元宗召問之因令馳突作殺斂支都狀大壯之衣以錦袍令[illegible]遐視都人拜左金吾衛郎將 **斷橋瞋目　驅馬疾呼** 通鑑曰張飛字翼德為中郎將曹操入荊州先主奔江南操追之一日一夜及於當陽之長坂先主棄妻子走使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翼德可來共決死敵皆無敢近者故得免　冊府元龜曰吳程普為丹陽都尉從孫策征討策攻祖郎被圍普與一騎共蔽捍策驅馬疾呼以矛突賊賊披靡因隨出拜盪寇中郎將 **輕騎鈔擊　精卒先登** 又曰後漢任尚安帝時為中郎將率羽林緹騎五營子弟三千五百人代班雄屯三輔虞詡說尚曰兵法弱不攻強走不逐飛今虜皆馬騎日行數百以步追之勢不相及莫如罷諸郡兵各令出錢共市一馬如此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之寇追尾掩截其道自窮尚用其計乃遣輕騎鈔擊杜季貢於丁奚城斬首四百餘級獲牛馬羊數千頭　又曰賀齊為武威中郎將常討山賊賊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劍不拔弓矢還自射賀曰吾聞金有刃者可禁不能禁無刃之將乃多作勁木白棓選有力精卒為先登斬特其善禁了不嚴備於是官軍以白棓擊之禁不復行所擊殺者萬計 **田豫威名　徐盛忿怒** 又曰田豫為護匈奴中郎將領并州刺史塞外聞其威名相率來獻州界寧謐百姓懷之　又曰吳徐盛為中郎將大帝為魏稱藩魏使邢貞拜為吳王帝出都亭侯貞貞有驕色盛忿憤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為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旅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 **使護西域　求佐王師** 又曰後漢鄭衆明帝時為軍司馬使與虎賁中郎將馬廖擊車師至敦煌拜為中郎將使護西域會匈奴脅車師圍戊己校尉衆發兵救之遷武威太守　又曰張燕為平難中郎將太祖定冀州燕遣使求佐王師拜平北將軍率衆詣鄴 **劉隆破交阯　霍峻守葭萌** 又曰後漢劉隆為騎都尉封亢父侯以中郎將副伏波將軍馬援擊交阯徵側等降別於禁谿口破之獲其帥徵貳運更封大國為長平侯　又曰蜀霍峻為中郎將先主自葭萌南還襲劉璋留峻守葭萌城張魯遣將楊帛誘峻峻曰頭可得城不可得帛乃退去 **諸將恐懼　獨率兵斫敵　衛士散走逐**

登門叫呼 又曰吳徐盛爲中郎將督校兵曾公出遇汎風船落敵岸下諸將恐懼盛獨率兵上突所敵敵披靡退走風止便還大帝壯之 又曰唐薛仁貴爲右領軍郎將北門長上永徽五年駕幸萬年宮甲夜山水至衝突元武門宿衛者走散仁貴曰安有天子有急輒懼死遂登門挑叫呼以警宮內帝遽出乘高戰而水入寢殿帝謂仁貴曰賴卿得免淪溺始知有忠臣也賜御馬一匹

中郎將三

原倉庫並盈 魏志曰任峻字遠伯爲典農中郎將所在積穀倉庫皆盈

所在著稱 又曰上以典農大事以徐邈爲典農中郎將所在著稱

殿上皆懼 通鑑曰漢季布孝惠帝時爲中郎將單于書爲書慢呂太后太后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太后曰噲可斬也夫以高帝兵三十餘萬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而謾且秦以事邊陳勝等起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懼太后罷朝遂不復議匈奴事

殿內翕然 冊府元龜曰楊慎爲中郎將令行禁止宮殿之內翕然同聲

伐山開道 又曰後漢來歙爲中郎將單騎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徑至畧陽斬隗囂守將金梁因保其城帝大驚曰何其神也

斬山爲道 又曰賀齊爲威武中郎將討丹陽黟歙獻帥陳僕等屯林歷山壁立高數十丈徑危狹賊臨高下石不可攻齊陰募士爲作鐵戈密於所不備處以戈柘斬山爲緣道夜令潛上得數百人四面鳴鼓吹角賊聞鼓聲驚亂備險者皆走還大軍因是遂上大破僕等

旗先登 又曰唐李嗣業爲中郎將天寶時安西都知兵馬使高仙芝征勃律還嗣業爲左右陌刀將于時吐蕃聚衆漢勒城據山因水編木爲城仙芝至城下謂嗣業曰不午時須破此賊嗣業乃引步軍持長刀上山獨引一旗于絕險處先登諸將因之奮上賊大驚潰擒勃律王吐蕃公主

匹馬先入 又曰唐薛仁貴顯慶中爲右領軍郎將與高麗大將溫沙門戰于橫山仁貴匹馬先入莫不應時而倒高麗有善射者于石城下射殺十餘人仁貴單馬直往斷之賊弓矢俱失手不能舉于是生擒之

擊桂陽賊 又曰度尚爲中郎將時擊桂陽賊胡蘭等詔賜尚錢八萬中郎將擊桂陽賊東郭寶公孫中郎將等大破之詔賜錢五十萬

三州清定 又曰後漢張奐爲護匈奴中郎將以九卿秩督幽并涼三州擊破岸羌三州清定

涼州流通 又曰後漢來歙光武時爲中郎將持節監隴西既而人多餓乏流者相望歙乃傾倉廩轉運諸縣以振贍之於是隴西遂安而涼州流通焉

擊琅琊賊 又曰後漢明帝時爲中郎將平隴西羌校尉所著賦銘

著二十七篇 又曰後漢蘇朱寵學歐陽尚書後爲使匈奴中郎將著尚書記難三十餘萬言又著銘頌書教等凡三十七篇

著二十四篇 又曰後漢蘇朱寵學歐陽尚書後爲使匈奴中郎將著尚書記難三十餘萬言又著銘頌書教等凡三十四篇

書招魂 又曰後漢來歙爲中郎將建武七年帝乃使歙以招魂書招大將軍王遵遵乃與家屬東詣京師

離間元海部 又曰晉劉琨爲并州刺史領匈奴中部將與徐璆共討黃巾擊賊帥趙弘斬石相去三百里計琨密遣離間其部陣者萬餘落元海懼遂城請于帝居之

與徐璆討黃巾 又曰朱儁爲鎮賊中郎將與徐璆共討黃巾擊賊帥趙弘斬之餘賊復據宛乞降不許因急攻之不克儁謂張超曰賊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不如徹圍忠見圍解勢必自出此易破之道也既而圍解忠果出戰大破之

與周瑜困曹仁 又曰吳呂蒙爲橫野中郎將蒙與周瑜等圍曹仁於南郡時益州將龔壽舉軍來附瑜表以蒙爲偏將蒙盛稱壽有膽用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也大帝善其言乃還壽兵

原設方略群盜悉破 東觀漢記曰段熲字紀明有文武智略時東郭竇公孫舉等聚衆三萬人爲亂遣兵討之連年不克桓帝詔公卿選將有文武者司徒尹訟薦熲乃拜爲中郎將領到施設方略旬月羣盜悉破

宣方略匈奴乞降 謝承後漢書曰張奐字然明爲使匈奴中郎將率步騎二萬宣布方略大破鮮卑匈奴擅慢詣奐乞降聲勢猛烈其後戰慄不敢犯邊時休屠等反衆大懼奐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論自若徐乃設奇破之

相如建節使邛筰 漢書曰司馬相如爲中郎

將建節使邛筰至蜀太守以下如逆賊令負販矢先驅戰人皆以爲寶於是卓王孫及臨邛諸公因門下掾牛酒以交歡及常惠以事犯單于名武受辭武謂惠曰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武衆絕半日復息匈奴以爲神從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故節旄盡落

口對兵事畫地成圖

又曰張安世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爲中郎將光問千秋戰鬬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所亡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秋以爲不才數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

口陳西域手畫地形

謝承後漢書曰皇甫規字威明漢書曰楊惲字子幼爲中郎新以法令從事郎謂有罪過無奏免絕謁貨賂之端令行禁止

子幼法令從事郎官化之

威明巡視將士三軍感悅

謝承後漢書曰梁上疏自陳乃以規爲中郎將大疾視入庵廬巡視將士三軍感悅

中郎將四

詩

唐岑參送劉郎將歸河東詩曰借問虎賁將從軍凡幾年殺人寶刀缺走馬貂裘穿山雨醒別酒關雲迎渡船謝君賢主將豈忘輪臺邊

誌

唐張說郎將葛君墓誌曰公諱威德字某葛氏本梁國寧陵人也公室無陶白之資朝無金張之援不承過庭之訓不漸鼓篋之術而能奮飛喬木獨拔深濟早以武藝妙選供奉每扈遊別館侍蹕棠林何嘗不左發五紀傍連雙兔入幕內仗思馬斯才出典外軍握兵之要所謂白珪特達青雲自致者也

四中郎將一

杜氏通典曰東中郎將後漢靈帝以董卓爲之　南中郎將後漢獻帝以臨淄侯曹植爲之　西中郎將晉以謝安弟萬爲之　北中郎將後漢以盧植爲之建安中以朝陵侯曹影爲之並後漢置江左彌重或領刺史或持節爲之銀印青綬服同將軍後魏靈太后時四中郎將兵數寡弱不足以樣帝京師任城王澄表宜以東中帝滎陽郡南中帶魯陽郡西中帶弘農郡北中帶河南郡選二品三品親賢兼稱者居之配以強兵則深根固本之計也靈太后初從之後復止唐至德後節度都團練使始其遺職

沈約宋書曰西平郡陵代郡山濤守郡中郎將行騎騎將軍彭城王紹入承師界取兵數千騎卒至時兵馬未集開田豫計圍守

由乃退散敵追之融聽感張而欲者相屬彰鑑中數請意氣益屬衆將從士至蓋之乾晉書曰山濤領選啓郎中舊缺才事 蔣濟請留 任城奏選 魏志蔣濟傳曰文帝踐阼出爲東中郎將荀藩留臺曰天下未寧要須良臣以鎮撫之任城事群上通典 增 荀羨年少 叔優才宜 晉中興書曰荀羨爲北中郎將徐州刺史時年二十八加其衆事乃遷爲王未爲遷之郭泰以傳曰王叔優才之所宜於北中郎將答曰當以武官顯叔優叔優至北中郎將

四中郎將三

原 文武兼資 魏志曰蔣濟字子通文帝即位爲東中郎將後曹仁攻濡須詔曰卿兼資文武常有超越江湖吞吳會之志故復以濟爲東中郎將代仁之任 武帝紀曰二年詔曰宜得有文武器任者高陽王佳爲北中郎將 吳之國難當出爲中郎將韓人才幹事宜亦古之制也其以韓當爲盪寇中郎將 中軍事南中郎將每以江夏弱要限十餘年問石季龍再攻 之宣能以爲任中郎將 肆平南將軍 又曰張虜爲南中郎將 爲平南大將軍 監沔中軍事 曰桓宣監 文武器任 晉起居注 植沈醉 太祖罷之 魏志曰太祖以曹植爲南中郎將行征虜將軍時欲遣救曹仁植醉不能受命於是悔而罷之 石崇得鴆傳柢奏之 晉書曰石崇爲南中郎將得鴆鳥以與後軍將軍王愷爲之事時司隸校尉傅柢所糾詔原之燒鴆於都街

郎中一

原 入賀壽 上書光武 使成前書 令校圖讖 後漢書曰王有病百姓爲之禱病愈殺牛賽禱郎中問之曰百姓以牛賽禱何也對曰堯舜之時民未至爲之禱今王病而民以牛禱也 又曰光武時王貞上書光武時公孫述遣使王因問之 又曰孝明皇帝時桓譚上書曰成前書有大議使者詔問公書郎中拜以賜徵於前 增 季布權剛 馮緄 又曰漢書曰班固爲郎中與傅毅賈逵等共典校書 每行巡狩輒獻上賦頌朝廷有大議使難問公卿辯論於前 又曰漢書曰朱家以俠聞季布匿其所 周防受 書 袁京習易 又曰包咸孝廉 高詡信行 又曰高詡以父任爲郎中 赴急 能推人爲家 又曰周防爲郎中 明 降侯 鄧后臨朝 諫 漢書曰孝文時鄧 又曰包咸舉孝廉除郎中 曰王莽時 又曰郎中以信行清白名 嚴 望 益壽 又曰吾與汝兄善今兒乃毀我及人上書 又曰以安帝年長宜親政事 乃與同時郎上書直諫

郎中二

原 志美行勵 清操自然 後漢書曰張堪字君游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勵諸儒號曰聖童世祖微時見堪志操常嘉焉及即位中郎將來歙薦堪召拜郎中 晉錄曰會稽相朱則上書

言楊泉清操自然徵聘紲不務其心乃詔拜泉郎中　馮唐孝著漢書曰馮唐以孝著爲郎中署長事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事爲郎家安在　黃香求養謝承後漢書曰黃香字文強除爲郎
以父老乃求歸供養徵拜郎中帝名香在殿下問父年幾何對故不入公府　劉儉色養徐廣晉記曰東海劉儉諸脩色養居喪過禮除郎中　增上言世務漢書曰主父偃上書闕下是時
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書奏上召見三人謂曰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乃拜偃樂安皆爲郎中　上述鴻業後漢書曰帝東巡狩鳳凰黃龍並集楊終贊頌嘉瑞上述祖宗鴻業凡十五章徵拜郎中
虞詡孝養又曰虞詡年十二能通尚書早孤孝養祖母縣舉順孫拜郎中　周興孝友又曰周興爲郎中少有名譽尚書陳忠上疏薦興曰竊見光祿郎周興孝友之行著於閨門屬文著辭有
可觀采詔乃拜興爲尚書郎　黃童無雙又曰黃香博學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初除郎中肅宗詔香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香後告休及歸京師時千乘王冠帝會中山邸乃召香於殿下
顧謂諸王曰此天下無雙江夏黃童者也左右莫不改觀　荀爽無雙又曰荀爽字慈明潁川爲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延熹九年拜郎中　原謝廉通一經袁宏順帝紀曰陽嘉二年
汝南童子謝廉河南趙建年十三各通一經以大學初闢應召而至皆除郎中　宋均善論難華嶠後漢書曰宋均字叔庠爲郎中時年十五好經書每休沐日輒受業博士通詩禮善論難至二十餘調補
辰陽長

冗從僕射一　期門僕射附

原掌射事　從遊獵環濟要略曰冗從其有射事則掌師之續漢書百官志曰冗從僕射秩六百石武帝置期門郎有僕射掌遊獵　領黃門　逐疫鬼董巴中官傳曰黃門
非尚書者冗居宿衛直守戶行則騎從從離鍰帶赤幘虎爪交劍童子佩刀從僕射領續漢書百官志曰先臘一日儺逐疫鬼冗從僕射將之逐惡鬼於禁中也　增魏世因名　建元始號
宋書百官表曰冗從僕射漢東京有中黃門冗從僕射非其職也魏世因其名而置冗從僕射漢書曰建元三年上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黃山南獵長楊東遊宜春乃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
門之號自此始也　陰興親信　辛毗精勤後漢書陰興傳曰興爲期門僕射每出入常操小蓋障風雨躬履塗泥率先期門光武所幸之處輒先入清宮甚見親信魏志曰冗從僕射畢軌
表尚書僕射王思精勤計略不及辛毗以毗代思

冗從僕射二

增索官以自顯傅暢晉諸公贊曰新蔡武哀王司馬騰字元邁起家爲冗從僕射意欲索官以自顯由此求爲南陽太守　和嶠有識見晉武帝起居注曰司馬東嶠有世子璞貞固和祥有
識見才幹乃以璞爲冗從僕射　建初置期門僕射漢書百官公卿表曰武帝建初三年置期門郎有僕射以宦者爲之號曰冗從黃門　永壽置冗從僕射續漢書百官志曰桓
帝永壽三年初置冗從僕射　居直門戶行夾輦轂漢百官志曰期門郎有僕射掌執兵送從宦者爲之則號冗從居則直守門戶行則騎從夾輦轂

行人司一

增周禮曰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註曰大賓要服以內諸侯大客謂其孤卿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
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時聘以結諸

侯之好殷覜以除邦國之慝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烖 又曰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及郊勞眡館將幣爲承而擯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頫省聘問臣之禮也 又曰大行人中大夫二人小行人下大夫四人 馬融注云行人掌使之官正義云周禮秋官有大行人小行人皆大夫也掌諸侯朝覲宗廟會同之禮儀及時聘會同之事則諸侯之行人亦然故云掌使之官謂掌其爲使之官也 漢唐宋元俱無

續文獻通考曰明制行人司司正正七品行人司司副從七品行人司行人正八品 大明會典曰行人司司正一員行人司左右司副二員行人三百四十五員後減爲三十七員

行人司二

圖

六節 五物 周禮曰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爲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爲之 又曰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若國師役則令槁襘之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禍烖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

皇華 清詔 事文玉屑曰萬里皇華使 羣書考索曰冀州飢荒以范滂爲清詔使按察之

四駱作歌 二星向益 毛詩曰駕彼四駱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後漢書和帝分遣使各至州郡即採觀風俗有二人當到益州投館吏李郃舍郃曰君發京師寧知朝廷二使何時發使驚問何以知之郃指星曰有二使星來向益部分野

行李 輶軒 左傳行人子員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 羣書考索曰輶軒天子使臣也常以歲八月輶遣行采方言永藏秘室

孟陽游寺 和甫擁麾 通鑑曰唐憲宗詔潘孟陽往江淮潘孟陽理財貴酬飲遊山寺而已 孟陽所至留連倡樂後鄭敞奉使江淮臨行帝誡之曰毋若 翰書纂要曰王荊公送鄭敞和甫奉使江南詩曰劉郎今日擁旌麾傳到江南喜可知

博望窮源 相如建節 史記曰漢武帝使博望侯張騫窮河源 又曰漢武帝使司馬相如建節諭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

各爲一書 能知四國 周禮曰秋官小行人云及其萬民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者爲一書輯曰各條錄爲一書以報上之 備考曰行人公孫揮能知四國之所獻爲而辨其大夫族姓之班位貴賤能否而善爲詞令

薛侃真鐵 孟陽如玉 明獻徵錄曰嘉靖時薛侃爲行人司司正疏請建儲事下廷鞫侃曰明有君父幽有鬼神頭可斷心不可欺觀者嘖嘖以真鐵漢稱之 又曰孟陽爲行人四載不遷或戲之曰君見今行人數三載不遷科道者乎君何不一謁當道而坐自淹也陽曰君子立身當如白玉少有瑕玷終身之恥吾豈以官而易吾身乎

却銀不受 必死無歸 又曰黃乾亨爲行人使滿剌伽國滿剌在嶺南西萬里外故事使臣得挾商賈募習海事者以行有分賭常制度銀千兩就序却不受 劉儼譔羅如墉墓誌曰正統十四年寇逼宣府行人羅如墉從駕親征臨行謂其家曰我必死報國可抱我二子撫劉鍾楷儼文以著我不朽劉閣之曰如墉必死無歸矣已而果死於難

詹敬之能盡職 王爾康好名山 張岳譔詹敬之墓表曰詹敬之爲行人路而死諫故以所能盡職者官其志云 正德時以諫死嘉靖初贈御史鑒以未官言 陶望齡撰王爾康墓誌曰行人王爾康先

[illegible]志治府復奉詔諭湖廣記　文賀遊名山遇雨留止

行人司三

[illegible]木風唐詩類苑方干送人出使詩曰萬里采風謠　星使高適詩曰星使出詞曹　報命事文玉屑使臣復命曰報命　張旌羣書考索奉使至其國則張旌而語其衆　王事唐詩類苑包何詩曰近遠從王事　王程羣書考索奉使程期也王程有限　玉節使出往外國之使也　金華使事文玉屑朝使也偶逢金華使　明駝使　鳳使俱出類書纂要

行人司四

詩明何景明寄阮行人詩曰夫子風流士高懷近若何張騫能奉使阮籍自行歌文字留中嶽樓船渡大河梁都看不遠枉駕幾時過　李攀龍送章行人使潞藩詩曰使者持符下風塵叱馭前諸侯城赤翟列嶂黨青天年麥析年時芙蓉避暑筵相逢多愛客共賦遠遊篇　李夢陽送李行人還朝詩曰南使樓船湯北廻西巡車駕歎東來星辰再逐千官入閶闔重臨萬國開寒盡旌旗猶拂雪春新環珮且沾梅虞絃定有薰風奏佇望陽和徧九垓

箴明宣宗行人司箴曰法古建官以熙于治國之行人實承周制慎簡髦士俾居俾臧朝有命令肅肅用將有容有章必敬必飭毋爲奇衺毋縱貪墨載馳載驅周爰咨諏靡及之懷益毖弗渝克篤念茲不忝于士不忝于國有聞于世

奉朝請一

文獻通考曰奉朝請無員本不爲官漢東京罷省三公外戚皇室諸侯多奉朝請奉朝請者奉朝會請召而已百官亦以皇室外戚爲三都尉而奉朝請焉元帝爲晉王以參軍爲奉車都尉掾屬爲駙馬都尉行參軍事人爲騎都尉皆奉朝請後罷奉車騎二都尉唯留駙馬都尉奉朝請而已諸尚公主者若劉惔桓溫等皆爲之不改武帝永初以來以朝請選雜其尚主者唯拜駙馬都尉齊奉朝請駙馬都尉及散騎給事中等官並集書省朝散用人官之餘人數猥積武帝永明中奉朝請至六百餘人隋開皇三年罷奉朝請

奉朝請二

原位次三公續漢書曰前漢列侯奉朝請在長安位次三公宜兼三公晉太常劉寧表曰郊廟諸王在奉朝請宜兼三公奏可從容閑豫晉起居注曰武寧三年詔曰前朝國權主簿雖奉朝請並從容閑豫若大賢闕宜以治民也與上臥起漢書曰董賢為大司馬重氏親屬皆侍中諸曹奏朝請寵在丁傅之右矣賢貴震朝廷嘗與上臥起皆奉朝請又曰自昭帝時子禹及兄孫雲皆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光兩女壻為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婿外孫皆奉朝請為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戚連體根據於朝廷獨奉朝請漢書曰董賢寵在丁傅之右矣賢貴震朝廷嘗與上臥起獨奉朝請漢宮解詁曰二輔職如郡守獨奉朝請成帝時張禹避位特進奉朝請又以關內侯歸望之大司馬嘉皆奉朝請光武時司徒魏騭孫資特進奉朝請與太子遊處晉書晉武帝詔曰隴西王世子付與太子遊處也春曰朝秋曰請賈太后除嬰門籍不得入朝請漢律諸侯春朝天子曰朝秋曰請又明王驥傳云景帝初名為總督南京機務南京素習理寺論劾曹國公景隆諸盡削景隆勳階官號絕朝請勒歸私第解王驥任奉朝請驥王一切以所御軍法教之為一新而干隆勳階官號絕朝請勒歸私第大司馬謙劾重也因事解其任朝請上雖罷驥而內猶嚴之

駙馬都尉一

原杜氏通典曰駙馬都尉漢武帝元鼎二年初置秩比二千石掌駙馬晉以駙馬都尉奉朝請諸尚公主者若劉惔桓溫等皆為之宋武帝永初以來以朝請選雜其尚公主唯拜駙馬都尉梁駙馬皆武冠絳朝服銀章青綬梁陳駙馬皆尚公主者為之陳武帝長女永世公主先適陳留太守錢藏生子臣主及臣並卒武帝受禪准公主追封將葬尚書主客郎詳議欲加藏駙馬都尉并贈臣官素桓議曰昔王姬下降必適諸侯同姓為主閒於公羊之說重服不繫著於詩人之篇漢氏之初列侯尚主自斯以後降嬪素族駙馬都尉置由漢武或以假諸功臣或以加於戚屬是以魏表駙馬為一號魏晉以來因為常準蓋明王姬之重庶姓之輕若不加其等級莫可合禮而酌所以假駙馬之位乃崇於皇女今公主已絕既無禮數致疑何須駙馬之授案當陽侯杜元凱尚晉宣帝第二女高陸宣公主晉武踐祚而主已亡始中追贈公主杜君無復駙馬之號梁元帝女新安穆公主早薨天監初王氏無追拜之事遠近二例足以據明公主所生既未及成人之禮無勞此授今宜追贈亭侯時以桓議為東後魏駙馬都尉奉朝請諸公主者為之開元三年八月敕駙馬都尉從五品階宜依令式仍借金紫魚袋天寶以前悉儀容美麗者充選初學記曰漢制天子以列侯尚公主諸侯以國人承翁主崔浩義云尚承皆卑下之名也公主別立第舍天子之女則令列侯就第奉事之故主婚故曰公主諸王卑則自主之故曰翁主後漢皇女尚公主諸王女則當國人來承事之皆不得謁見舅姑通問而已天子尊令諸公代為縣公主諸王女為鄉亭公主晉已後王女為縣主魏晉之後尚公主皆拜駙馬都尉初駙馬都尉漢武置也掌御馬說文云駙馬字從馬付聲一曰駙近也疾也應劭曰自上安下曰駙都謂總領歷兩漢多宗室及外戚與諸公子孫任之至魏何晏大將軍何進孫以主壻拜駙馬都尉其後杜預尚晉宣帝女高陸公主拜駙馬都尉王濟尚晉文帝女常山公主拜駙馬都尉後代因魏晉以為恒每尚公主則拜駙馬都尉出漢書及晉職儀又晉書傳宣尚晉武帝女弘農公主桓溫尚元帝女南康公主劉惔尚晉明帝女廬陵公主

皆拜駙馬都尉

增唐官品志曰駙馬奉車騎三都尉並無員駙馬以加尚公主者無班秩　續文獻通考曰遼北面有駙馬都尉府掌公主宅帳之事官曰駙馬都尉金駙馬都尉正四品元尚公主者皆稱駙馬都尉封王爵明駙馬都尉位次於侯凡尚公主長公主大長公主並稱駙馬都尉尚郡主縣主郡君縣君鄉君並稱儀賓食祿有差皆不得預政事國初駙馬或典兵鎮守李堅副總兵封欒城侯自後多署宗人府事

駙馬都尉二

漢書曰金日磾爲侍中駙馬都尉既親近未嘗有過失上甚信愛之賞賜累千金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與昭帝略同年共臥起賞爲奉車建駙馬　晉書曰武帝爲晉陵公主求壻謂王珣曰主壻但如劉真長王子敬便足珣曰謝混雖不及真長不減子敬帝曰如此便足　魏書曰萬安國父振尚高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安國少明敏有姿貌以國甥復尚河南公主拜駙馬都尉顯祖特親寵之與同臥起　唐書曰文宗儉素駙馬都尉常處仁入見帶夾羅巾以進上謂曰本慕卿門戶清素故俯從選尚如此巾服從諸他戚爲之卿不須爲也　宋史曰陳國大長公主嫁魏仁溥子咸信太祖居潛昭憲太后常至仁溥第咸信方幼侍母側儼如成人大奇愛之欲結姻好開寶中因成太后之意選授右衛將軍駙馬都尉　又曰張敦禮尚韓國大長公主授駙馬都尉遷密州觀察使元祐初上言變法附會之害章惇以爲詆毀先烈譽司馬光勒止朝參　又曰吳國長公主出降潘正夫建炎初避地至婺州見高宗奏祖宗以來駙馬皆除使相今正夫歷事四朝在汴京曾建議迎陛下乞除開府不許　續文獻通考曰明嘉靖初崔元以迎駕封京山侯二年憲宗妹永福長公主歸蔡震禮部上儀狀謂駙馬當四拜公主坐受其二科臣安磐言孝惠太后几筵未徹不宜行婚禮駙馬雖賤而公主坐受乖夫婦之禮不聽

駙馬都尉三

名才　貴族上見後五江駿表曹植平原公主誄曰既爾名才華宗貴族爵以列侯鎮艾優渥　天姻　國婚上見後五江駿國婚之選美不欲連姻帝室乃遠遐長沙監司婺字令則十五駙馬連尋不獲已遂尚尋陽公主　同輿　連日魏收後魏書曰馬誤字子正與高祖同歲幼侍書學特蒙親待尚高祖妹樂安公主拜駙馬都尉高祖寵誕同輿而載同案而食同席而坐謝萬駙馬都尉劉真長誄曰弱冠振纓結婚帝室綢繆姻婭連光雲日　降鶴　賜駿劉向列仙傳曰蕭史善吹簫能招白鶴駿弄玉鳳鳴居數十年吹簫作鳳聲鳳凰來止其屋爲作鳳臺

夫婦止其上一日皆隨風飛去按晉王嘉拾遺錄秦穆公女也後魏書曰宿石文成帝時拜中壘將軍常從獵帝親欲射虎石叩馬諫引帝至高原上後虎號躍殺人名石為史臣切諫免虎之害賜馬一疋尚上谷公主拜駙馬都尉

傅粉 吹簫 魚豢魏略曰何晏字平叔美容儀面絕白魏帝疑其傅粉後至夏月喚來而與熱湯餅大汗出遂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帝始信之 下詳上將鶴註

三尚異穴 後漢書曰竇融長子穆尚內黃公主弟子固尚涅陽公主竇氏一公兩侯二公主又夔更尚平陽長公主及袁紹終與公主同塋異穴 增

爵為諸侯 選預副車 後漢書天子姊壻爵為諸侯言賓固也 翰苑新書宋人行駙馬李琦制曰選預副車

聰慧可愛 風流不墜 蜀志曰諸葛瞻建興十二年尤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已今年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為重器耳十七尚公主拜駙馬都尉宋書曰風流不墜正在江郎數與宴賞連日江數尚孝武女臨海公主拜駙馬都尉為丹陽丞時袁粲為尹見數數曰風流不墜

銀榜金章 香風紫韁 續漢典曰元三年駙馬都尉朝天躍馬歸香風吹入花亂飛銀榜紫韁照雲日左顧右盼生光輝

夜

才子賦詩 考官倡第 翰苑新書曰唐李端大曆十才子時郭曙尚代宗女昇平公主賢明善詩文端等十人俱在門下 宋史曰宋理宗一女周漢國公主閑慶初主年及笄詔議選尚丁大全欲用新進士為駙馬因命考官寘周震炎第一隔為太平狀元之說以媚帝震炎年幾二十恭謝日公主於內窺之不悅事遂寢

善射曉音 能詩善畫 又曰王承衍字希甫尚太祖女魏國大長公主諫善騎射曉音律頗涉藝學署父牙職補內殿都知授右衛將軍駙馬都尉 又曰王諫字晉卿尚魏國大長公主能詩善畫授左衛將軍

率衆赴敵 又曰吳元扆尚太宗女徐國大長公主授駙馬都尉領鄧州觀察使秋霖河溢城壘將壞元扆躬率軍隨駕北征天頃五年曹欽謀逆璟率衆赴敵擒賊脫脫上特加獎勞 明獻徵錄曰石璟尚順德長公主正統十四年督官軍護安

柳潭死鬬 明獻徵錄曰李讓燕邸儀賓靖難兵起率府兵執謝貴等取大寧戰白溝河有功掌北平布政司事永樂元年進駙馬都尉封富陽侯

駙馬都尉四 增

世家子 唐職林曰文宗開成初欲以真源臨真三公主降士族謂宰相曰民間婚姻不計官品而上閥閱我家天子顧不及崔盧邪諂宗正卿取世家子以聞愛崔盧邪諂宗正卿取世家子以聞 大臣子 翰苑新書曰岐陽公主唐憲宗愛女舊制多選戚里將家帝始詔李吉甫擇大臣子

楊喬閉口 謝承後漢書曰楊喬為尚書容儀偉麗才貌詔妻以公主喬固讓不聽遂閉口不食七日而死 宋

弘不諾 宋弘事詳公主 增

一門三主 古今姓氏錄曰後魏盧道裕弟處堂弟元津並尚主一門三主士族榮之 增

一門四主 並尚主一門四主 作宰相賓客盈門見陳曰公才公望復在此矣選尚淮南長公主拜駙馬都尉 增

四世尚主 又曰穆觀觀子真壽真子泰壽子平國泰子伯智平國子伏千四世尚主一門凡十二人尚主 增

風望端雅 後魏書曰陸昕之風望端雅尚獻文女常山公主拜駙馬都尉

風神警拔 齊書曰王暕年數歲風神警拔有成人之度時祖儉見暕曰公才公望復之奇其貌選尚寶慶長公主歷事六朝駙馬都尉 增

歷事六朝 明獻徵錄曰駙馬都尉趙八觀 又曰林岳選尚惠廟德清大長公主授駙馬都尉兩宮賜賚優厚

兩宮賜賚 又曰梅殷洪武元年封為思親侯三年上欲朝夕見帝嫡衣蓋自始被選廷謁八觀帝嫡衣蓋自始被選廷謁八觀

勅免常朝 又曰李貞尚皇妹長公主洪武元年封為思親侯三年上欲朝夕見貞賜第內城西偏加駙馬都尉右柱國曹國公勅免常朝贊拜不名

嘗受密命 又曰梅殷洪武十一年尚寧國公主為駙馬都尉恭謹有謀高皇最愛嘗受密命輔建文君靖難兵起殷鎮守淮安悉心防禦

賜玉帶金鞍 宋史曰石保吉尚魯國大長公主駙賓四年名保吉賜襲衣玉帶金鞍勒馬拜左

衛將軍駙馬都尉

賜玉帶繡衣 明獻徵錄曰郭鈺以勳戚子弟資貌潔脩謁之際上屬目心喜焉撰駙馬都尉 周景美女貌又曰駙馬都尉周景美姿貌天順時選尚重慶公主重慶主憲皇同母女兄寵愛亡與比賜金珠玉帛山積而景持儒行篤好文史日從翰林名公請業受益 樊凱美鬚髯又曰駙馬都尉樊凱少以役王縣令見其狀貌驚令學劍長身玉立美鬚髯成化初選尚廣德公主命統禁兵特衛正德初劉瑾用事公卿莫不折節而凱獨不屈

駙馬都尉五

詩 唐王維和楊駙馬六郎秋夜即事詩曰高樓月似霜秋夜鬱金堂對坐彈虛女同看舞鳳凰少兒多送酒小玉更焚香結束平陽騎明朝入建章 錢起過楊駙馬亭子詩曰衣冠在漢庭臺榭接天成彩鳳翻簫曲祥鱗入館名歌鐘芳月曙林嶂碧雲生亂水歸潭淨高花映竹明退朝追宴樂開閣醉簪纓長袖留嘉客栖烏下禁城 韓翃宴楊駙馬山池詩曰垂楊拂岸草茸茸繡戶簾前花影重鱠下玉盤銀縷細酒開金甕綠醅濃中朝駙馬何平叔南國詞人陸士龍落日泛舟同醉處回潭百丈映千峰 王建贈崔禮駙馬詩曰鳳凰樓閣連宮樹天子崔郎自愛貧金埒減添栽藥地玉鞭平與賣書人家中絃管聽常少分外詩篇看即新一月一迴陪內宴馬蹄猶厭踏香塵 劉禹錫劉駙馬水亭避暑詩曰千竿竹翠數蓮紅水閣虛涼玉簟空琥珀琖紅疑瀉酒水晶簾密更通風賜氷滿盌沈朱實法饌盈盤覆碧籠盡日逍遥避煩暑再三珍重主人翁 楊巨源酬于駙馬詩曰綺陌塵香曙色分碧山如畫又逢君蛟藏秋月一片水驥鏁晴空千尺雲戚里舊知何駙馬詩家今得飽參軍陽和本是烟霄曲願向花間次第聞 張璪宴駙馬宅詩曰牙香禁樂鎮相攜日日君恩降紫泥紅藥院深人半醉綠楊門掩馬頻嘶座中古物多仙意壁上新詩有御題別向庭蕪寅吟石不教宮妓踏成蹊 李端贈郭駙馬詩曰青春都尉最風流二十功成便拜侯金距鬬雞趨上苑玉鞭騎馬出長秋焚香荀令偏憐少傅粉何郎不解愁日暮吹簫楊柳陌路人遥指鳳凰樓

制 唐中宗賜駙馬封制曰門下特進行右散騎常侍駙馬都尉觀國公楊慎分榮戚里藉寵公門恭肅著於立身恪勤効於從政鳳凰臺上宛符琴瑟之歡烏鵲橋前載叶松蘿之契宜覃茅土式廣山河 白居易授駙馬鄭何右衛將軍制曰周設七萃漢列八屯皆以拱衛王宮肅嚴徼道統茲騎吏其屬親賢具官鄭何擢秀士林挺質公器以貞和陶其性以禮樂文其身善積德門慶連戚里況久踐名職累著聲猷念舊燮能宜加榮

寵環列之尹不易其人俾宣力於爪牙不失親於肺腑

誥明洪武四年駙馬都尉黃琛誥曰鎮國上將軍駙馬都尉兼淮安衛指揮使黃琛征伐戍守勤勞有年今天下已定宜共享承平命爾仍居前職尚益加慎恭勉其心力明紀律而嚴訓練撫軍士而安庶民永保祿位延及後人

表宋虞通之爲江數讓尚公主表曰伏承詔旨當以臨海公主降嬪榮出望表恩加典外顧審輶蔽伏用憂惶臣寒門悴族人凡質陋閭閻有對本隔天姻如臣素流家貧業寡年近將冠皆已有室荆釵布裙足得成禮自晉氏以來配尚王姬者雖屢經華胄亟有名才至如王敦懾氣桓溫斂威真長佯愚以固辭子敬炙足以求免王偃無仲都之質而裸露於北階何瑀闕龍工之姿而見投於深井謝莊迫自同於朦傻殷仲幾不免於強鉏制勒甚於僕隸防閑過於婢妾往來出入人理之常留侍賓客朋從之義而今掃轍息駕無窺門之期廢蓬抽席絕接對之禮非惟交友離異仍乃兄弟疎濶婢嫻爭媚相勸以嚴婢媪競前相詔以急其間又有應答問訊卜筮師母乃至殘餘飲食詰辨與誰衣被故敝必責頭領或進不護前或入不聽出不入則嫌於欲疎求出則疑有別意名必以三晡爲期遣必以日出爲限夕不見晚魄朝不識曙星至於夜步月而弄琴晝拱袂而披露丹質非惟上陳一已規全身願寔乃廣申諸門受患之切伏願大慈照察特賜蠲停若恩制頓降被請不申便當刊膚翦髮投山竄海云云

奉車都尉 駙馬都尉附

杜氏通典曰奉車駙馬騎三都尉並漢武帝元鼎二年初置皆秩比二千石李陵爲騎都尉至更始時官亂誣曰駙羊胃騎都尉舊無員或以官常侍或卿尹校尉左遷爲之奉車掌御乘輿車漢官三人曰騎都尉本監羽林騎漢官十人漢書百官表騎都尉掌羽林從騎後漢並屬光祿勳晉武帝亦以皇室外戚爲都尉而奉朝請焉元帝爲晉王以參軍爲奉車都尉掾屬爲駙馬都尉行參軍合人爲騎都尉皆奉朝請後罷奉車騎二都尉梁三都尉並無員秩皆武冠絳朝服銀章青綬奉

車二十人騎都尉六十人煬帝時奉車駙馬並廢唐奉車都尉五員掌馭副車不常置若大備陳設則以餘官攝行屬左右衛也　增宋遼金元明並無

諸都尉一

原 御法駕 侍幃幄 漢舊儀曰漢乘輿法駕奉車都尉御侍郎參乘也 周默新論曰武衛都尉孫奇年十七以秀才入侍幃幄余作詩篇云惆悵公子美色無比誕姿穎蓋世有紀平南之番成之子

掌池苑 主舟船 漢書百官公卿表曰水衡都尉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掌上林苑應劭注曰古山林之官曰衡掌諸池苑故稱水衡張晏曰主都水及上林苑故曰水衡主諸官故曰都有卒徒武事故曰尉掌上林苑諸離宮別觀遊宴之處 魏略曰水衡都尉舊主上林苑以主天下水軍舟船器械

汲黯無爲 楊僕嚴酷 史記曰汲黯爲東海太守歲餘大治上聞召爲主爵都尉治務在無爲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 又曰楊僕者宜陽人也以千夫爲吏河南守案舉以爲能遷爲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爲敢摯行稍遷至主爵都尉列九卿天子以爲能南粤反拜爲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

張緝籌略 譙周好古 魏略曰張緝字敬仲上便宜中書令孫資以爲有籌略遂拜騎都尉也 詔曰騎都尉譙周篤志好古服膺儒義擢授近侍命位未加不幸殞喪賜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十五萬錢葬所給比從散騎常侍之制也

增 韓信治粟 周部領兵 漢書曰韓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爲連敖坐法當斬信乃仰視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而斬壯士滕公奇壯之與語入言於漢王以爲治粟都尉 冊府元龜曰周部者秦之子也以騎都尉領兵討曹仁出濡須戰有功又從破曹休進位裨將軍

降更始將 破樊城圍 又曰臧宮爲侍中騎都尉又封成安侯將突騎與祭遵擊更始將左防章顏於沮陽悉降之 又曰朱異爲騎都尉隨朱然攻樊城建計破其外圍還拜偏將軍

服其恩信 問以策謀 又曰竇固明帝永平初爲奉車都尉屯涼州在邊數年羌人服其恩信愛之如父母 又曰弓里戍光武時爲騎都尉將兵平定北州封太原歷訪英俊大人問以策謀時溫序杜州從事戍見奇之上疏薦焉徵爲侍御史

聞鼓而縱 應弦而倒 又曰李陵爲騎都尉至浚稽山單于圍陵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爲營陵引士出營外爲陳前行持戟盾後行弓弩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 又曰李陵爲騎都尉將步卒五千至浚稽山與單于相直騎可三萬圍陵軍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

趙咨使魏 李豐在鄴 吳志曰孫權遣騎都尉趙咨使魏帝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咨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帝問其狀咨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 魏志曰李豐字安國年十七在鄴下名爲清白識別人物明帝時得吳降人問江東聞中國名士爲誰降人云聞有李安國者是時豐爲黃門郎上曰豐名乃播於吳越即拜騎都尉

畢軌文學 駱統惠理 太平御覽曰明帝在東宮時軌在文學中及即位入爲黃門郎拜騎都尉 又曰駱統字公緒孫權以將軍領會稽太守統年二十試爲烏程相民戶過萬咸歎其惠理權嘉之名爲功曹行騎都尉

顧承令問 元遜知名 又曰顧承字子直嘉禾中與舅陸瑁俱以禮徵權賜丞相雍書曰貴孫子直令問休休至與相見過於所聞爲君嘉之拜騎都尉 又曰諸葛恪字元遜瑾長子也少知名弱冠拜騎都尉

遣還印綬 仍配甲仗 冊府元龜曰竇融初爲更始屬國都尉光武征隴蜀融率五郡太守步騎數萬會高平第一帝引見融待以殊禮隴蜀平詔融奏事京師故詣雒陽城門上涼州牧張掖屬國都尉安豐侯印綬遣使者還侯印綬引見就諸侯位賞賜恩寵傾動京師 又曰華皎爲文帝都尉及帝平杜龕仍配以人馬甲仗隨爲部曲御下分明善於撫養

李陵深入 凌統先搏 又曰李陵廣之孫武帝以爲陵有廣之風使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不見虜還拜爲騎都尉 又曰凌統行破賊都尉從大帝征江夏統爲前鋒行入右江斬黃

祖將張碩盡護船人還以白大帝引軍兼道水陸並進時呂蒙為大都督皆壯其言為設虛座又曰吳董襲為楊武都尉蒙敗其水軍而統先搏其城於是大獲復以統為承烈都尉又曰江東有山川之固討逆恩德在民討虜承基大小用命張昭及龍等問江東可保安不龔曰太妃憂之引見張昭及龍等為爪牙萬無所憂衆皆壯其言

典韋常繞帳漢書曰陳平降漢王與諸將盡灌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高下而即與共載反使監護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魏志曰典韋拜都尉引置左右將親兵數百人常繞大帳性忠至謹重常盡立侍終日夜宿帳左右命歸私廬

霍光問充國曹洪委曹休陳平使驂乘

尉漢得匈奴降者言烏桓當發先單于冢匈奴惡之發二萬騎擊烏桓大將軍霍光欲趣擊之以問充國充國謂烏桓數犯塞今匈奴擊之於漢便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邀之招寇生事非計也又曰曹休領虎賁騎宿衛劉備遣將吳蘭屯下辯太祖遣曹洪征之以休為騎都尉參洪軍事太祖謂休曰汝雖參軍其實帥也洪聞此令乃委事於休

孫桓能論議皇甫牧圖籍吳志曰孫桓字叔武張溶

端止傳學強記能論議應對權常稱為宗室顏淵耀為武衛都尉珍質充溢貞一無所取唯收圖籍而已

延年善變新貞為奉車都尉後入為典書令從兼容評攻擿靡常是時上方興天地諸祠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稱承曲拜為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綬而與上卧起龍志曰韓暨為監治調者在職七年器用充實制書褒歎就加司金都尉班亞九卿

諸都尉二

呂布膂力 開府元龜曰呂布初為騎都尉便弓馬膂力過人號為飛將沛初仕漢為護羌都尉馬超反大軍西討沛隨軍都督孟津渡時太祖已南還中黃門云無疏沛怒曰何知汝不欲逃取之從吏求小船欲獨先渡吏呵不肯黃門與吏爭言沛聞黃門有疏耶黃門云無疏沛怒曰何知汝不欲逃耶遂使人捽其頭欲捶之得逸去衣幘皆裂訴於太祖太祖曰故不死為幸矣辭是聲名益振

所向輒破 又曰董襲為揚武都尉時鄱陽賊李龍等衆數萬襲與鄱陽呵禁曰爾降曲何敢與吾君齊呵止之馬首乎欲抗鞭擊禁帝呵止之馬首乎欲抗鞭擊禁帝呵止之凌統等各別分討襲所向輒破龍等望見旌旗便散走

欲鞭于禁 又曰董襲為揚武都尉時鄱陽賊李龍等衆數萬襲與禁在城中大帝至釋之他日帝乘馬出引禁併行禁在城中大帝至釋之他日帝乘馬出引禁併行

所征輒克 又曰呂虔討東萊群賊李條等有功太祖令曰卿在郡以來擒姦討暴百姓獲安昭所征輒克昔寇恂立名於汝潁耿弇建策於青兗古今一也加騎都尉

馬武為先鋒 又曰馬武為振威將軍從光武擊群賊常為先鋒破賊及帝即位以武為侍中騎都尉

朱伺為左甄 又曰朱伺為綏寇都尉時陶侃錢江夏以功封亭侯伺為左甄偏為陳敏於武昌以功封亭侯

青固好覽書 又曰賈固好覽書傳喜兵法累遷奉車都尉出玉門擊西域

陸凱手不釋書 又曰陸凱為建武都尉領兵御蠻夷手不釋書好太元論演其意以望御覽

朱績膽力 又曰朱績為建忠都尉隨太常潘濬討五溪以膽力稱遷編將軍

欲捶黃門 又曰魏楊修為丞相主簿時黃門前渡忘持行軒私北還無疏沛怒曰何知汝不欲逃欲捶黃門

詩 唐高適別耿都尉詩曰四十能學劍時人無此心如何耿夫子感激投知音翩翩白馬來二月青草深別易小千里興酣輕百金岑參送張都尉東歸詩曰白羽綠弓弦年年只在邊還家劍鋒盡出塞馬蹄穿逐鹵西臨海平湖北到天封侯應不遠燕頷豈徒然

都護一

原杜氏通典曰漢宣帝地節二年初置西域都護爲加官也或以騎都尉諫議大夫使護西域三十六國有副校尉始以鄭吉爲之後廢至後漢永平十七年復置班超爲西域都護大破焉耆尉犁斬其王自是西域降服納質者五十餘國晉宋以後有都護之官亦其任也齊書曰廣州西南有二江川源深遠別置都護專征討之陳伯超爲江西都護沈顗爲南粵都護唐永徽中始於邊方置安東安西安南安北四大都護府後又加單于北庭都護府麟德元年改雲中都護爲單于都護府置都護一人掌所統諸蕃慰撫征討斥堠安輯蕃人及諸賞罰敘錄勳功總判府事副都護二人掌貳都護事其安北單于則置一人長史司馬各一人錄事功曹倉曹戶曹兵曹法曹參軍事各一人參軍事三人其安北單于惟有司馬倉曹兵曹各一人餘並不置

增續文獻通考曰遼金皆不設　元世祖至元十七年置鎮北庭都護府于畏吾境大都護四員同知副都護各二員至元十一年初置畏吾兒斷事官十七年改領北庭都護府秩二品置官十二員二十二年復爲大都護品秩如舊　明不設惟世宗幸承天以郭勳爲都護大將軍

都護二

原立莫府　典重職漢書曰鄭吉以侍郎發諸國兵攻破車師匈奴乖亂日逐王願降漢吉發兵迎之詣京師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於是中西域而立莫府治烏壘城鎮撫諸國　又曰段會宗還都護爲人好大節矜功名與谷永相友善谷永憫其老復遠出予書戒曰足下以柔遠之令德復典都護之重甚休甚休願吾子因循舊貫毋求奇功也

斬郅支　攻康居又曰甘延壽爲西域都護騎都尉與副校尉陳湯共誅斬郅支單于又曰陳湯遷西域副校尉建昭三年與都護甘延壽出西域郅支單于困爭漢使湯與延壽謀攻康居城陷斬單于首得漢節封延壽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各食三百戶功大封少爲石顯匡衡所抑也

始自鄭吉　請還班超又曰神爵中匈奴日逐王降鄭吉將詣京師都護之置自吉始焉漢之號令班西域始自張騫成於鄭吉也　後漢書班超傳曰班超妹同郡曹壽妻昭上書請超曰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以一身轉側絕域曉譬諸國因其兵衆每有攻戰輒爲先登身被矢石不避死亡賴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今且七十衰老被病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爲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帝感其言乃徵超還

增假作答書　圖上形勢冊府元龜曰陸遜爲上大將軍右都護鎮荊州時魏江夏太守逯式頗作邊害而與北舊將文聘子休不協遜假作答式書云得報知與休久結嫌隙勢不兩存欲來歸附宜潛速嚴更示定期以書置界上式兵得書以見式式惶懼遂自送妻子還雒由是吏士不復親附遂以免罷　又曰李元喜爲安南都護上言請移城於江北岸圖其形勢上之制可之

西域慕義　高麗慕化又曰裴行儉爲安西大都護西域諸國多慕義歸降　又曰薛仁貴爲安東都護總兵鎮高麗仁貴恤孤老躬儉約盜賊有幹者隨才任使高麗人衆莫不欣然慕化

救援于闐　請擊焉耆又曰高賢爲安西都護行軍總管高宗龍朔中率兵救援于闐　又曰郭孝恪爲安西都護會焉耆王與西突厥通親進貢希至孝恪請擊之太宗以孝恪爲西州道行軍總管攝其王薛龍突騎支而還太宗嘉其遠立殊功遣使優勞加勳十一轉

都護三

增所向皆靡開府元龜曰賈復爲都護將軍從光武擊青犢於射犬大戰至日中賊陳堅不解光武傳令復曰吏士皆飯可且朝飯復曰先破賊然後食圍於是被羽先登諸尚皆靡賊乃敗走諸將咸服其勇

一無所犯又曰元美爲安南將軍領護西戎校尉孝文南伐爲梁漢別道都將屬南鄭禁止三軍一無所犯遠近皆供租賦

築城江州又曰李嚴爲都護建興四年春自永安還駐江州築大城

築城碎葉又曰唐王方翼爲安西都護裴行儉討達匐詔以方翼爲副行儉軍還方翼始築碎葉鎮城立四面十二門皆屈曲作鵝伏出沒之狀西域人競來觀因獻方物

高驎復交州又曰高驎爲安南都護收復交州盡平賊積歲所侵故地

韓約收峯州又曰韓約爲安南都護文宗時峯州刺史王升朝背叛約發兵二千人討逐收峯州

設官部四十七監軍 都督 折衝府 司隸校尉 總管 都統 總兵 元帥

監軍一 軍師祭酒 理曹掾屬附

原杜氏通典曰周代齊景公使穰苴將兵捍燕晉之師穰苴願得君之寵臣以監軍公使莊賈往賈不時至苴斬之是其始也漢武帝置監軍使者光武以來歙監諸將後漢末劉焉以監軍使者領益州牧劉璋亦為監軍使者魏晉皆有之魏時司馬文王征壽春石苞為監軍晉鍾會伐蜀衛瓘為監軍又孟康持節監石苞諸軍事初隗囂軍中嘗置軍師隗囂聘平陵人方望以為軍師又表紹請盧植為軍師至魏武帝又置師官四人魏荀攸為東軍師梁義為左軍師吳未然為右軍師蜀以諸葛亮為軍師將軍晉避景帝諱改為軍司凡諸軍使置之以為常員所以節量諸宜亦監軍之職也而太尉軍司缺當選上宰監宜得宿有資重者也宋齊以來此官頗廢至梁大通四年元法僧北討復以羊侃為大軍司後代多不置至隋末或以御史監軍事唐亦然時有其職非常官也開元二十年後並以中官為之謂之監軍使 軍師祭酒後漢建安三年曹公還許初置此官 理曹掾屬後漢建安十九年魏武令曰軍中典獄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軍死生吾甚懼之遂置此選明達法理者為之

續文獻通考曰遼樞密院都統下有監軍行軍時又有監戰又有行軍都監其北面分制諸路者諸部署司諸指揮使司諸統軍司皆有都監南面指揮使亦有都監西北路招討司亦有監軍一員聖宗統和十二年復置南京統軍都監十四年東邊諸軍各置都監興宗重熙十二年置回跋部詳穩都監十九年置倒塌嶺都監蓋皆古監軍職也 金天會三年以伐宋更都督府為元帥府自元帥副元帥而下置左右監左右都監天德二年九月置統軍司於山西河南陝西三路以元帥府都監監軍為使 元無考 明無定員惟用兵則設或以御史或以按察司官領勅行事

監軍二

續銳卒遊軍 寨帳撫帝事文類聚曰司馬文王征壽春使監軍石苞簡銳卒為遊軍又曰後唐張承業為太原監軍常從征討王師既退汴營大將周德威處其帝衝堅請退舍帝怒毀帳正諸將咸詣監軍請承業遽至牙門寨帳而入撫帝曰此非安寢時周德威老將洞識兵勢姑務萬全不可忽帝瞋然而興曰子方思之其夕遂收軍 止可委宮事 不得干軍要又曰蕭復為相常言艱難以來始用宦者監軍權望太重是曾止可委宮掖事兵要政機難使參領帝不聽又曰幸德裕為相先是韓全義敗於蔡杜叔良敗於深皆宦人監軍制其權將不得專進退詔書一日三四下宰相不與又諸道銳兵驍士皆監軍取以自隨每督戰乘高建旗自表小不勝輒卷旗去大兵隨以北由是王師所向多敗至討回鶻澤潞德裕奏請詔書付宰司乃下監軍不得干軍要自是號令分明將乃有功

監軍三

晉不與積錢五代史曰後唐莊宗時或有中傳監軍張承業於莊宗者言專弄威柄廣納賂遺莊宗嘗時運昏昧無繼位七哥與丑一積寶馬非殊忠也承業謝曰郭君歌舞承業自出已俸錢此錢是大王庫物不敢以公物為私禮也張承業為太原監軍武皇屬事曰吾兒孤弱軍府繼横後事公善善之承業奉遺詔策畧居多壯宗以兄事之時諸王之貴介弟在晉陽宮或不少其道承業悉不聽諭法禁者必懲由是貴戚皆斂手

宋公達軍國皆掌荀氏家傳曰荀攸字公達魏太祖以攸為軍師於是朝野皆服中興基業自出已俸錢此錢是大王庫物不敢以公物為私禮也

不敢踰法又曰張承業為太原監軍武皇屬事曰吾兒孤弱軍府繼横後事公善善之承業奉遺詔策畧居多壯宗以兄事之時諸王之貴介弟必懲由是貴戚皆斂手

彥先朝野皆服晉中興書吳郡顧錄云榮字彥先拜為軍師於是朝野皆服中興基業自出已俸錢此錢是大王庫物不敢以公物為私禮也

莊賈留飲不至史記曰青景公使莊賈往監穰苴兵穰苴先馳賈素驕貴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不至穰苴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者云何對曰當斬於是斬莊賈

殷浩稱疾不起晉中興書曰陳郡殷浩字深源弱冠與京兆杜乂並有美譽善言元理除侍中安西軍司辭疾不起

綏納新舊包合同異王隱晉書曰南陽郡人鍾會二軍三軍校漢軍伯玉行鎮西將軍監司鄧艾鍾會軍皆綏納新舊包合同異華陽即叙

勒兵圍賊矯詔降之謝承後漢書曰宋均為監軍與馬援征武陵蠻援水而兵士多病均懼衆軍多疫勒兵圍賊矯詔降之遣還本郡軍未至

輕衣出營偽作表章晉書衛瓘傳曰鄧艾鍾會之伐蜀也瓘以廷尉為監軍持節監諸軍事艾軍事行征西將軍司給兵千人及蜀既平艾檻承制封瓘為侯瓘先收艾乃夜至成都檻艾所通諸將輔佐信之偽作表章將申明艾事詣

折衝府一　果毅別將等

宋杜氏通典曰隋初左右衛左右武衛左右武候各領軍鄉坊團以統戎卒開皇中置驃騎將軍府每府置驃騎車騎二將軍大業三年改驃騎府為鷹揚府改驃騎將軍為鷹揚郎將改車騎將軍為鷹揚郎將九年別置折衝果毅及武勇雄武等郎將官以統領驍果唐武德初猶有驃騎府以鷹揚副郎將為鷹擊郎將九年別置折衝果毅及武勇雄武等郎將官以統領驍果唐武德初猶有驃騎府及驃騎車騎將軍之制武德七年乃改驃騎為統軍車騎為別將貞觀十年復採隋折衝果毅郎將之名改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諸有折衝將軍後周有折衝官其名因此）其府多因其地各自為名無鷹揚之號凡五百七十四府分置於諸州而名隸諸衛及東宮率府各領兵滿一千二百人為上府（兩京城內雖不滿此數亦同上府）千人為中府（兩畿亦同上府）八百人為下府（諸津陝等州所管戶雖不滿此數亦同中府）每府置折衝都尉一人（掌領校尉以下宿衛之事）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掌領校尉以上總判府事若無兵曹以上即知府事初別將既改為果毅而府中有長史員闕暫三年廢長史置別將一人後長史置）別將一人（不判府事若無兵曹以上即知府事初別將既改為果毅而府中有長史員闕暫三年廢長史置別將一人後長史置）長史一人（通判軍事初元年置）兵曹一人（判府事行軍勾檢監印給紙筆）校尉六人（尉以下小吏各有差若校尉以下惟人數置之）凡府在赤縣為赤

府在畿縣爲畿府衛士以三百人爲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爲隊隊有正十人爲火火有備六馱馬驢初置八馱後改爲六米糧介冑戎器鍋幕貯之府庫以備武事每歲十一月以衛士帳上於兵部以候徵發天下衛士向六十萬人初置以成丁而入六十出役其家不免徭役逃散年月漸久逃死者不補天寶八年五月停折衝府以無兵可校騎之十一年八月改諸衛士爲武士

唐兵志曰自高祖初起關大將軍府發太原有兵三萬人及諸起義以相屬與降羣盜得兵二十萬武德初始置軍府元年五月改隋鷹揚郎將爲軍頭六月改軍頭爲驃騎將軍副爲車騎將軍九月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府領之析關中爲十二道曰萬年道長安道富平道醴泉道同州道華州道寧州道岐州道豳州道涇州道宜州道皆置府分關內諸府統之以車騎將軍府隸驃騎府三年更以萬年道爲參旂軍長安道爲鼓旗軍富平道爲元戈軍醴泉道爲并鉞軍同州道爲羽林軍華州道爲騎官軍寧州道爲折威軍岐州道爲平道軍邠州道爲招摇軍西麟州道爲苑游軍涇州道爲天紀軍宜州道爲天節軍軍置將副各一人以督耕戰以車騎府統之六年以天下既定廢十二軍改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會要曰居歲餘十二軍復以突厥爲患八年復置軍置將軍一人軍有坊置主一人以檢察戶口勸課農桑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爲上千人爲中八百人爲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永徽中廢長史置司馬一人總司兵司騎二局聖曆元年廢司馬置長史兵曹鄭侯家傳曰隋鷹揚府皇朝改爲折衝府改郎將爲都尉又置果毅都尉二人爲之副及別將一人全府召發則折衝都尉已下偕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別將行每發兵皆下符契於本州及府刺史與折衝勘契而發之而給其食券至幕所期處驗其藝非精士不教習則罪其折衝甚則加罪州牧有功而回入塞便道策勳加賞而罷之

折衝府二

冊府元龜曰甘寧爲西陵太守從大帝攻皖爲升城督軍爲吏士先卒破獲朱光拜折衝將軍　周浚爲折衝將軍揚州刺史封射陽侯隨王渾伐吳與渾共行吳城壘綏撫新附以功進封成武侯　馬文舉爲果毅都尉太宗征遼新城國內二城步騎四萬來援遼東江夏王道宗率行軍總管張君仁騎四千逆擊之及與賊遇

衆寡勢懸士皆色動文舉自指其身言於道宗曰此壯士也不逢勍寇安能識健兒哉道宗目而壯之文舉遂策馬突進所當皆靡衆心始安　薛仁貴自太宗遼東之役以勇敢聞擢授遊擊將軍雲泉府果毅仍令北門長上并賜生口十人高宗顯慶二年詔仁貴副程名振於遼東經略破高麗以功封河東縣男　蘇定方貞觀初爲匡道府折衝隨李靖襲突厥頡利於磧石爲前鋒悉降之軍還授左武候中郎將　伊慎爲果毅代宗大曆八年江西節度使路嗣恭討嶺南哥舒晃之亂以慎爲先鋒直逼賊壘疾戰破之斬晃於泔溪嗣恭表慎功授連州長史知團練副使德宗時爲蘄州刺史充節度都知兵馬使建中末車駕在梁州慎進兵迎擊李希烈之甥劉戒虛擒之拜安州刺史兼御史大夫　曲環自元宗天寶中爲果毅別將安祿山反守鄧州拒賊功居多超授左清道率

司隸校尉一

原杜氏通典曰司隸周官也掌五隸之法辨其物而掌其覺令（五隸謂罪隸四翟之隸也物謂衣服兵器之屬）帥其民而補盜賊　漢武帝征和四年初置司隸校尉持節從中都官徒千二百人（中都官京師諸官府）補巫蠱督大姦猾（督謂察視之）後罷其兵察三輔三河弘農（晉志曰漢武帝初置十三州刺史各一人又置司隸校尉察三輔三河弘農七郡）元帝初元四年去節　後諸葛豐爲司隸又加節尋復去之司隸去節自豐始也（諸葛豐爲司隸無所迴避京師語曰間何闊逢諸葛言其久不相見以逢諸葛故也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賓客犯法與章相連豐欲劾奏適逢章出豐駐車舉節招章曰下欲收之章馳去豐奔車逐之章突入殿得免因此成帝遂收豐節）成帝元延四年省綏和二年哀帝復置但爲司隸除校尉字冠進賢冠屬大司空比司直司隸掌察皇太子以下行馬內事皆主之專道而行專席而坐初除皆謁兩府（兩府謂丞相御史也又王駿爲司隸校尉奏免丞相匡衡又蓋寬饒爲司隸亦無所迴避）　後漢復爲司隸校尉所部河南尹河內右扶風左馮翊京兆尹河東弘農凡七郡治河南洛陽（北齊書曰後漢皇族不得與三河蓋忌其親而惜形迹之地）無所不糺惟不察三公（後漢江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陳元議以爲不宜使有司省察公輔乃止）廷議處九卿上朝賀處九卿下（鮑永爲司隸子昱復爲司隸初拜使封胡降檄光武遣問昱曰有所怪否對曰臣聞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怪使司隸下書而著姓也上曰吾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爲司隸　又中常侍王甫曹節等用事尚書令陽球讀書手拊髀曰倘令陽球作司隸此輩安得及後拜爲司隸球列車騎導從當入司隸府雖陽誅捕掾皆故墨綬公府掾孝廉也邀見道側球怒曰雖陽郡邑掾當得熊虎敢搏噬者乃用雞鼠當校尉車耶不足污髒杖且牽撲之於是威風振烈）凡司隸屬官有從事史十二人其都官從事史最爲雄劇主察百官之犯法者（胡騰字子升辟荊州部南陽從事遇桓帝南巡至南陽千騎萬乘呼召求索不可堪騰奏曰天子無外乘輿所在即爲京師請荊州刺史比司隸臣比都官從事南

陽守比河南尹定令比雒陽令許之於是大將軍士馬西曹掾召騭騭乃作都官從事呼頭召掾掾乃覺縛行辭謝由是不敢輒有所召　魏晉司隸與二漢同劉聰僭號置左右司隸　司隸於端門外坐在諸卿上絕席其入殿按本品秩在諸卿下不絕席初以司隸官屬制置如周儀而俗稱之司州見太康記　及魏晉乃以京輔所部定名置司州以司隸校尉統之及東晉渡江罷司隸校官變其職為揚州刺史後魏北齊為司州牧　後周有司隸下大夫掌五隸及徒者捕盜賊囚執之事屬大司寇　隋初有雍州牧後煬帝置司隸臺有大夫一人掌諸巡察薛道衡為司隸大夫別駕二人分察畿內一人按東都一人按京師後又罷司隸臺裴藏為御史大夫欲重巳權令廣世基奏罷司隸刺史以下官屬而留司隸從事之名不為常員臨時選京官清明者權攝以行

唐無司隸而有京畿採訪使亦其職也　增續文獻通考曰遼無司隸校尉之名五京各置警巡院官曰警巡使東京別置軍巡院官曰東京軍巡使中京別置巡邏司官曰中京巡邏使所掌皆司隸校尉事也興宗重熙十三年又置契丹警巡院　金諸京置警巡院使一員掌平理獄訟警察別部總判院事副一員掌警巡之事　元上都留守司屬有警巡院達魯花赤警巡使各一員副使二員大都兵馬都指揮使司屬有左右警巡院達魯花赤及使各一員副使判官各三員　明巡警改置中東西南北城兵馬指揮司初設兵馬指揮司都指揮副都指揮知事尊改兵馬指揮司指揮使副指揮副指揮知事城門設兵馬洪武十年改為指揮副指揮副指揮華知事二十三年定為兵馬指揮司建文中改為五城兵馬司指揮副指揮為兵馬副兵馬靖難後復故本司各指揮一人副指揮五人指揮掌巡捕盜賊街道溝渠因犯火禁之事副指揮為之貳

司隸校尉二

屬 主徒隸　察公卿　環濟要略曰司隸主徒隸司隸董領京師察案公卿以下又曰從緹騎　乘驄馬又曰司隸出從緹騎列異記曰京師號之曰鮑氏驄三入司隸再入公馬雖渡行步工　**增** 察七郡　掌六條上見通典註唐書品官志曰司隸臺大夫正四品掌諸巡察其所察六條一察品官以上政理二察官人貪殘三察豪強侵害下人等四察水旱不以實言及無災妄奏者五察部內盜賊六察茂才異行隱而不貢者每年二月乘輕巡郡縣十月入奏　**屬** 督二千石　號三獨坐漢舊儀曰司隸校尉武帝初置後諸侯王貴戚不屬乃以中都官徒奴千二百人屬為一校尉部刺史督二千石也　東觀漢記曰司隸校尉與尚書令御史中丞朝會皆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　時惟鷹鸇　舊號臥虎上見下崔琰司隸校尉箴　傅咸集曰司隸校尉舊號臥虎誠以舉綱而萬目理提領而衆毛從者也　奏收尹模　重據阮籍王隱晉書曰何曾字顯孝為司隸校尉撫軍都尉尹模因校事作威嘉利盈積曾劾奏之罪甚狼籍又曰阮籍負才放誕居喪無禮何曾因言於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座宜擯四裔無令汚染華夏帝曰此子羸病若此君不能為吾忍耶

曾重引據辭理甚切帝雖不從時人敬憚之

權貴改服　彊族斂手　謝承後漢書曰劉祐字伯臣爲司隸校尉時權貴子弟罷州郡還京師者每至界輒改易輿服隱匿財寶　又曰[illegible]字春光爲司隸校尉下車奏權闔車坐席不遑豪休貴戚賓客絕其書疏案法捕治無所迴避京師畏然彊族斂手

令長去官　守令投印　又曰許永爲司隸校尉中官子弟爲令長官者並棄官去威烈風行於是深見怨於幸臣之　王隱晉書曰劉毅字仲雄爲司隸校尉奏太尉何曾尚書劉寔父子及羊琇張佗所犯狼籍司部守令事相連及望風投印綬者甚衆貴戚斂手衆以爲毅能繼蕭曹蓋寬饒

權辱宰相　賤易上卿　漢書曰鮑宣字子都爲司隸校尉時丞相孔光四時行園陵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宣出逢之使吏鉤丞相掾史沒入其車馬摧辱丞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至司隸官欲捕從事閉門不肯內宣坐距閉使者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下廷尉獄博士弟子濟南王咸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丞相車不得行又守闕上書上遂抵宣罪減死一等　又曰翟方進字子威爲丞相司直時涓勳初拜司隸不肯謁丞相御史大夫後朝會相見禮節又倨方進舉奏勳輕慢宰相賤易上卿不宜處位臣請下丞相免勳

奉祭　晉書曰傅休奕轉司隸校尉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每有劾奏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竦踊不寐坐而待旦於是貴游懾伏臺閣生風　臧榮緒晉書曰傅咸以議郎長兼司隸校尉咸前後固辭甚懇切上不聽切勅使者還就拜授咸悲咽以身無兄弟到官之日喪祭無主重自陳乞遂不見聽於官舍設靈坐朔望來祭咸臥病治職

成敗無憂　明智有餘　十六國春秋曰王猛望燕師之衆謂鄧羌曰今日之事非將軍莫可以捷也成敗之機在斯一舉將軍其勉之羌曰若以司隸見與者公無以爲憂　英雄記董卓謂王允曰欲得一快司隸校尉誰可作者王允曰惟有蓋勳元固京兆耳卓曰此明智有餘不可假以雄職

諱忌不郵　聲名遂顯　續漢書曰司隸校尉下邳趙興亦不卹諱忌每入官舍輒更繕修館宇移穿改故犯妖禁而家人爵祿益用豐熾官至潁川太守子峻太傅以才器稱孫安代曾相三業皆爲司隸時稱其盛　列異傳曰故司隸校尉上黨鮑子都少上計掾於道中遇一書生獨行無伴卒得心痛子都下車爲按摩奄忽而亡不知姓名有素書一卷銀餅二即賣一餅以殯其餘及素書著履上呪之曰若子靈有知當令子家知子在此今使命不獲久留遂辭而去至京師有驄馬隨之人莫能得近惟子都近得子都歸行失道遇一關內侯家日暮往宿見主人呼奴通刺出見馬入白侯曰外客盜騎昔所失驄馬侯曰聞子都上黨高士必應有說侯曰此乃我馬昔年無故失之子都曰昔年上計遇一書生卒死道中具述其事侯乃驚愕曰此吾兒也侯迎喪開棺視銀書如言侯乃舉家詣闕上薦子都聲名遂顯至子永孫昱並爲司隸

持節察百僚　凌波從帝船　續漢書百官志曰司隸校尉一人比千石孝武時持節常察舉百僚以下及京師近都犯法者　魏志曰徐宣遷司隸校尉從至廣陵大軍乘舟風浪暴起帝船迴到宣病在後淩波而前羣寮無至者帝壯之

增　**走馬奏趙王權威挫折　奔車收王甫權門惶怖**　續漢書曰鮑永字君長爲司隸校尉上叔父趙王良送來歙喪還入夏城門右中郎將相逢道迫良怒召門侯詰責使走馬前永奏良大不敬由是權威挫折百寮憚之數辜奏非法朝廷善之永辟右扶風平陵鮑恢以爲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彊詔勑曰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其見重如此　收王甫事詳三

虞詡言常侍論輸左校　許永言奄侍當下廷尉　北堂書鈔曰後漢虞詡字升卿爲司隸校尉時中常侍張防特用權勢每請託受取詡輒案之而屢寢不報詡不勝其忿乃自繫廷尉奏言曰今者張防復弄威柄國家之禍將重至矣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無令臣襲楊震之跡書奏防流涕訴帝詡坐論輸左校防必欲害之二日之中傳考四獄吏勸詡自引詡曰寧伏歐刀以示遠近宦者孫程張賢等知詡以忠獲罪乃相率奏得免　謝承後漢書曰許永爲司隸校尉言奄侍在內並貴幸用勢於外見怨於宰臣遂見誣譖當下廷尉永謂友人曰永年七十處幾以忠義致身未得姦人之首而先賊受害何能復入以奏對刀筆吏乎遂仰藥而死

原察舉百僚後漢書百官志曰司隸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孝武帝初置持節掌察舉百官以下及京師近郡犯法者內正百僚王隱晉書曰李憙領司隸校尉憙屢自表讓丞傳儲宮不宜兼監司之官武帝以二職並須忠賢故每不許咸寧初皇太子出居東宮帝以司隸內正百僚外督邦畿事任峻重而少傅有旦夕輔導之務憙素羸不宜久勞之乃轉拜侍中加特進無所不統漢舊儀曰司隸校尉統皇太子三公以下旁州郡無所不統也無不綜典魏志曰鍾會字士季遷司隸校尉雖在外司時政損益當世與奪無不綜典督察姦邪續漢書曰虞宣字巨公遷司隸校尉奉法遵典督察姦邪務舉宏綱正大體闊畧細微其政嚴而不苛百官肅然京師清靜典司京師又曰羊融字子優拜司隸校尉典司京師執直持平多所舉正百僚莫不敬憚糾治奄侍謝承後漢書曰許永為司隸校尉是時奄侍用勢永舉法治之奏免送官干寶晉總記曰傅咸兼司隸校尉時朝廷寬弛豪右放恣郡縣從容寇賊充斥交私請託朝野溷濁咸於是數日之間三奏免送官奏案寵誇終無曲撓有司肅然無所迴避謝承後漢書曰許永字永先為司隸校尉是時奄寺在內貴幸用勢永舉法無所迴避京師號曰許游光也民無侵寃益部耆舊傳曰趙新字伯篤為司隸校尉枹鼓不鳴民無侵寃官侍屏氣後漢書曰李膺拜司隸校尉時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至乃殺孕婦聞膺威嚴懼罪逃還京師因匿兄讓第舍藏於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訴寃於帝詔膺入殿御親臨軒詰以不先請便加誅辟之意膺對曰昔仲尼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懼以稽留為愆不意獲速疾之罪誠自知釁責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克殄元惡退就鼎鑊如生之願也帝無復言顧謂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乃遣出之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復出宮省帝怪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也姦慝自弭楚國先賢傳曰黃尚字伯奇為司隸校尉姦慝自弭權門雀目鼠步東觀漢記曰陽球字方正為司隸校尉詣闕謝恩表言常侍王甫罪遇奔車收送詔獄自臨考之父子皆死於杖下乃磔甫屍署曰賊臣王甫於是權門震怖莫不雀目鼠步京師肅然曹節見甫屍乃收淚入言球罪帝徙為衛尉球叩頭曰願假臣一月必令豺狼鴟梟悉服其辜京兆晚開早閉謝承後漢書曰公孫曄為司隸校尉時京兆晚開早閉石鑒再為司隸臧榮緒晉書曰石鑒以才幹習於從政敢斷無疑乃再為司隸校尉劉暾五為司隸又曰劉暾字長叔五為司隸以允協物情故也閉閤不通私書謝承後漢書曰華松為司隸校尉是時貴戚專勢松下車閉閤不通私書不與豪右相見姦慝犯者輒奏豪羣斂手由是察見非恨閉閤不通豪右又曰任防字文始為司隸校尉晝食乾飯十日一飲閉閤不通豪右施設禁令貴戚斂手致相約勅不敢干越司隸周官銀章青綬晉百官表注曰司隸校尉周官銀章青綬五時朝服佩水蒼玉糾上檢下貴戚憚之應劭漢官儀曰司隸校尉初置惟王章蓋寬饒鮑宣糾上檢下嚴刑必斷貴戚憚之京師政清矜嚴公正百僚忌難續漢書曰鮑永為司隸校尉永性矜嚴公正百僚忌難每朝各加戒慎也

司隸校尉四

原詩魏應璩詩曰司隸鷹揚吏爪牙旋耀空折翅挫毛距宛頸還入籠世人指為戒誰復厲嚴冬

原箴漢崔瑗司隸校尉箴曰煌煌古制分劃五服翼翼封畿四方之極牧監匡設是謂王國大漢通變崇弘簡易吞舟之網以濟艱阨自時厥後或慢或遲繡衣四出禍起宮闈江充作亂辱於戾園率隸掘蠱以詰其姦既定既寧爰遂其官俾督京甸時惟鷹鸇必正必式國之司直乃回乃邪實為讒慝毀於貞賢悔其何及昔唐虞

晏晏庶績以熙嬴氏慘慘怨毒用滋是故履上位者無云我貴苟任激訐平陽元默以式百辟畫一之歌豈猶遐遜使臣司隸敢告執役

元帥一

晉 事文類聚曰元帥舊無其名左傳晉作三軍謀元帥雖有元帥之稱而非官名後周大象元年詔以上柱國爲行軍元帥隋以親王爲之唐凡親王總戎曰元帥文武官總統則曰總管高祖定京師置左右元帥太原道行軍元帥西討元帥天寶末置天下兵馬元帥皆以親王領之又以大臣爲副元帥大曆八年罷天下兵馬元帥建中四年以李希烈反置諸軍行營兵馬都元帥會昌中置靈夏六道元帥天復六年置諸道兵馬元帥羣復改曰天下兵馬元帥五代長興間加爲天下兵馬大元帥錢俶在漢朝爲東南面兵馬都元帥宋建隆元年加爲天下兵馬大元帥 續文獻通考曰遼北面有天下兵馬大元帥府以太子親王總軍政官曰天下兵馬大元帥曰副元帥有大元帥府以大臣總軍馬之政官曰兵馬都元帥曰副元帥曰同知元帥府事 金元帥府天會三年伐宋更西南西北兩路都統府爲元帥府官曰元帥曰左副元帥曰右副元帥曰左監軍曰右監軍曰左都監曰右都監其都元帥必以諳班勃極烈爲之亘居守不出 元初於北庭曲先塔林蒙古軍征乘等四處立都元帥府置都元帥副元帥元帥府置達魯花赤元帥同知副元帥又有吐蕃宣慰司元帥府宣慰司掌軍民之務分道以總郡縣行省有政令則布於下郡縣有請則爲達於省有邊鄙軍旅之事則兼都元帥府品秩員數各有等差（後世祖至元十三年平宋置五道宣慰後浙東西江東西湖南北八年置宣慰司二十九年以江淮和爲軍昌二十四處都總帥亦元帥職也） 明初設元帥府有翼元帥都元帥副元帥等官後改五軍都督府以統戎事遂革元帥之職

元帥二

晉 詩書元帥 節度元勳（左傳曰晉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 事文類聚曰唐詔郭子儀李光弼等九節度之師討安慶緒方以子儀光弼是元勳雖相統屬故不立元帥） 臨軒授鉞 上樓行禮（又曰唐德宗幸山南以渾瑊充朔方分軍振武等道兼永平軍奉天行營兵馬副元帥上臨軒授鉞用漢拜韓信故事 又曰郭子儀自涇陽入朝帝御安福門待之命子儀樓上行朝見之禮宴賜隆厚也） 清河江神 兩浙尚父（又曰隋楊素爲行軍元帥伐陳率水軍東下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

之曰清河公即相也命准社則別衙於勅牒後例書使字今兩浙節度使使檢校元帥兼使相名銜下別書敕尾今後每署將相勅牒宜落下官位仍永為式

僚屬　遺誓將帥　又曰錢鏐諸道兵馬元帥四年置元帥府僚屬兵弘佐曰唇亡齒寒古之明戒吾為天下元帥皆不能邮都若有與議者勅乃遣將誓即果有成功

元帥三

證　征討元帥　事文類聚曰唐建中王侯為征討元帥高仙芝為副統兵格旁整士庶咸服焉　撫軍元帥　又曰唐代宗即位靈武欲以廣平王為元帥以侯為兵馬元帥李泌曰難時人屬望元帥況太子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今之元帥撫軍也廣平為元帥遂以廣平為元帥　玉冊金印　又曰同光中以錢鏐為天下兵馬都元帥尚書令封吳越國王賜玉冊金印　手詔勅書　又曰唐代宗即位內官程元振忌郭子儀請罷副元帥子儀上表進肅宗所賜詔勅因自陳訴曰陛下念子儀勤勞貽臣詔書一千餘首誠子孫萬代之寶自靈武河北河南等處賜手詔勅書凡二十卷昧死上進詔答曰朕不德不明俾大臣憂疑吳之過也　有功遥統　又曰開元時吳契丹犯塞肅宗為忠王乃授河北道元帥信王禕為副帥討之及諸將大破奚契丹肅宗以遥統之功加可徒　竟不臨戎　又曰隋開皇時以漢王諒為行軍元帥伐高麗諒至遼水師義旅東都代宗道德宗會諸軍破賊於洛陽朝義走河北分命諸將追之俄而賊將斬朝義首以獻河北平以元帥功拜郭子儀等入人圖形凌煙閣　公祐授首　又曰唐輔公祐據江為行軍元帥掌之將發宴諸將取水忽化為血在坐東反命河間王孝恭失色舉飲之曰此公祐授首之徵也後果擒公祐

元帥四

證　詩　元朱德潤送達兼善元帥赴浙東詩曰伏波將士出鄞東夜斬鯨鯢碧海中虎帳護寒雲蔽日龍旂催曉浪翻風帆開鷁羽桅星白箭拂髦頭血點紅洗手便聽歌凱捷大藩文帥作元功　鄭元祐寄雲南蕭元帥詩曰南望元戎玉帳寒炎炎桂海息狂瀾牽獅入貢金連索騎象來朝罽織鞍丞相渡瀘先驥白將軍標柱獨心丹春波潤盡思霖雨箕畢星躔夜夜看　張憲投贈周元帥十韻詩曰玉帳臨江近金城鎮海遥鼓聲秋動地劒氣夜衝霄露下星河白風高草木彫山寒旗獵獵沙靜馬蕭蕭左廣初傳駕西狩已畏燒五離纔散鼠六博又成梟豪傑乘時奮賢才早見招紫樞虛上座黃閣待清朝會見擒奸操歸來醉小喬恩波門外柳長拂富春潮　耶律楚材贈蒲察元帥詩曰闕騎白馬思無窮來訪西城綠髮翁元老規模妙天下錦城風景壓河中花開杷欖芙蕖淡酒泛葡萄琥珀濃痛飲且圖容易醉欲覺春夢到盧龍

證　制　唐賈至郭子儀兵馬副元帥制曰昔伊尹與湯合傳說與高宗合尚父與周合故哲后良臣莫不至合非

賢不又有開必先久大之業也公上略宏才惇信明誼受我旄鉞輯寧區夏典器銘勳高視前古實邦家之傑豈獨爲子社稷之衛可獨弼予節制咨謀安危斯屬懼朕之不稱也往欽哉　常袞李抱玉河西等道副元帥制曰周以元老監方伯漢以丞相撫四夷則軍國之務中外一體自華陽而西至於隴坂涉河之右兼控五原總三將之師專萬里之寄詰禁經武宜有統制憂邊謀思深仗輔臣具官李抱玉文以經邦德以鎮俗孝友忠信人之模表禮樂刑政朝之訓式以道匡朕允升大猷參聽斷之可否載清淨以寧一兼委戎旅屏於方夏知謀變化潛合神明將校悅從親如父子事出韜鈐之外功成戰伐之前勤勞王家以衛社稷有致君庇人之績冠旂常彝鼎之銘顧以國之憑倚久任憂患兵車之半悉以咨之當不憚煩以時鎮定　陸贄授馬燧渾瑊副元帥招討河中制曰具官馬燧操業端亮器宇閎達秉難奪之節負不羈之才恒持至誠深識大體感激而三軍有勇彌綸而庶績允諧威聲所臨郡邑皆復殿於北土隱若長城具官渾瑊淳粹積衷仁厚成性本寬大以容衆著誠信以撫人事必沉詳臨危益辨節惟貞固在險逾彰弘濟艱難茂昭勳閥出納朕命光膺具瞻並文武全才安危注意副我憂矚時惟二臣比德叶謀往濟多難　又授李晟鳳翔隴右節度使兼涇原副元帥制曰周之元老以分陝爲重漢之丞相以憂邊見稱故方嶽克寧疆埸不聳安人保大致理之端今所以重頻上台作鎮西土具官李晟勵精剛之操體博厚之德識時通變而大節不奪虛受廣納而獨斷自明奉法以律身推功以及下衆無犯命人用樂推誓羣帥於危疑之際駐孤軍於版蕩之中氣凌風雲誠動天地一鼓而兇徒折北再駕而京邑廓清師皆如歸人不知戰載安社稷功格皇天朕以汧隴近郊扶風右地川阜連亘抵於回中限界諸蕃屏王室所屬誠重付之元臣兼二將之甲兵崇十連之統帥宣威耀德罷警息人俾予仰成時乃丕烈

都督一

原杜氏通典曰後漢光武建武初征伐四方始權置督軍御史事竟罷建安中魏武爲相始遣大將軍督之而表紹分沮授所統諸軍爲三都督紹以沮授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魏武征孫權還又使夏侯惇督二十六軍魏文帝黃初三年始置都督諸州軍事或領刺史又上軍大將軍曹眞都督中外諸軍假黃鉞則總統內外諸軍矣明帝太和

四年司馬宣王征蜀加號大都督高貴鄉公正元二年司馬文王都督中外諸軍尋加大都督及晉受禪則都督諸軍爲上監諸軍吹之督諸軍爲下使持節爲上持節次之假節爲下使持節得殺二千石以下持節殺無官位人若軍事得與使持節同假節惟軍事得殺犯軍令者及伐吳之役以賈充爲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總統六師兼給羽葆鼓吹緹幢兵萬人騎二十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增參軍騎司馬各十人帳下司馬各二十人大車官騎各三十人太康中都督知軍事刺史理人各用人焉惠帝末乃并任非要州則單爲刺史（庾翼都督征討諸軍事鎮襄陽綏懷招納立客館置典賓參軍江左以來都督中外尤重惟王導等權重者乃居之宋氏人臣則無居者惟江夏王義恭得假黃鉞假黃鉞則專戮節制非人臣常器又有都督諸州軍事者則爲常職舊曰監某州諸軍事文帝即位改監爲都督　後魏有都督中外諸軍事永安以後近遠多事置京畿大都督總攝軍人立府置佐後周改都督諸軍事爲總管則總管爲都督之任矣又有大都督都督都督至隋三都督並以爲散官煬帝改大都督爲校尉帥都督爲旅帥都督爲隊正（唐武德七年改上大都督爲驍騎尉大都督爲飛騎尉帥都督爲雲騎尉都督爲武騎尉）按此則都督之名微矣　隋文帝以并益荆揚四州置大總管（并益揚三州以親王臨統惟荆州以韋世康爲之時論以爲美）其餘總管府置於諸州列爲上中下三等加使持節煬帝悉罷之　唐諸州復有總管亦加號使持節（刺史加號使持節）武德元年諸州總管亦加號使持節五年以洛荆并幽交五州爲大總管府七年改大總管府爲大都督府總管府爲都督府（舊洛州已置都督府武德四年廢府置大行臺）復有行軍大總管者蓋有征伐則置於所征之道以督軍事自武德以來亦有元帥之號太宗爲秦王加西討元帥中宗爲周王爲洮河道元帥睿宗爲相王爲并州道行軍元帥代宗爲廣平王時克天下兵馬元帥親總師旅克定禍亂以大臣宿將郭子儀李光弼等隨其方面以爲副謂之副元帥以督諸道事及皇帝踐祚以雍王爲之王升儲宮而元帥闕（安祿山反後天寶十五年哥舒翰爲諸道兵馬元帥李愬李光弼李晟又爲兵馬都統蓋從其宜也）太極初以并益荆揚爲四大都督府開元十七年加潞州爲五焉其餘都督爲上中下等（上都督府五中都督府十三下都督府十六）前後制置改易不恒難可備叙凡大都督府置大都督一人（掌所管都督諸州城隍兵馬甲仗食糧鎮戍等）親王爲之多遥領其任亦多爲贈官長史居府以總其事（各有長史司馬錄事功曹以下官屬但員數多少與諸州府有差其職事不異詳郡佐）江左四中郎將近代行軍總管之任（凡將帥出行兵滿萬人以上則置長史司馬倉兵等曹參軍若滿人以下員數遞減）

合璧事類曰唐大府皆置都督景雲二年置二十四人察刺史以下善惡揚益并荆

四州爲大都督汴兗覩冀蒲綿秦洪潤越十州爲中都督皆正三品齊鄜涇襄安潭遂通果夔十州爲下都督從三品當時以爲權重難制奏罷之惟四大都督府如故自唐以後不置　宋紹興初呂元直復相謀進取秦會之欲奪其權乃共議令元直以左僕射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置司鎮江元直覺之遂歸而命孟富文以參政權同都督已而落權字四年趙元鎮自知樞密院爲川陝宣撫處置使元鎮以與吳玠共事爲嫌仍改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五年春元鎮與張德並相遂帶兼都督諸路軍馬之銜秋紇石烈志寧入寇詔湯進之以左僕射爲之進之逗遛不行乃命王嚕叔以參知政事爲同都督嚕叔亦丐免於是遂命楊存中代爲都督非宰相而爲都督自存中始督視軍馬者紹興三十一年冬葉審言始以樞密院爲之朝議以審言非相臣故其名下都督一等蓋不考趙豐公故事失之也隆興初張魏公爲江淮都督乃命汪明遠以參知政事督視湖北荆西軍馬方城失守汪謫台州遂并令魏公督之張魏公之初爲都督也以行府爲名凡事干朝廷則關三省樞密院孟庾富文時在政府大不平曰三省樞密院乃奉行行府文書耶因稱疾求去隆興初再爲都督宰相主和議所行多與督府異魏公乃言進退調發當從督府取旨施行日令主兵官及帥守監司輒以軍期事務徑申朝廷已劄下依本府指揮仍取軍令狀上曰豈有不申朝廷之理乃詔江淮軍馬調發應援從督府取旨施行其餘事並令申奏如舊開禧用兵除丘宗卿僉樞督視軍馬閱月而免數月吳曦反乃復命李李張以參知政事督視四川軍馬既而有裂土之議又罷行自是不復除都督矣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有遼陽大都督府　金海陵南伐時立左右領軍大都督將三十二總管　元初有山東河北蒙古軍大都督府至元二十一年罷統軍司統元帥府立蒙古軍都萬戶府大德七年改山東河北蒙古軍都萬戶府延祐五年罷天曆二年改立爲大都督府定置大都督同知副都督僉都督事經歷都事管勾照磨　明置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每府左右都督各一人都督同知二人都督僉事二人恩功寄祿無常員其屬經歷司經歷一人都事一人吾學編曰明初置統軍大元帥府樞密院甲辰革樞密總管萬戶定爲指揮千百戶總小旗又革都護統軍元帥萬戶府辛丑立大都督府又設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僉事及斷事官洪武十三年分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又設左右斷事官十五年置五軍十衛叅軍府二十三年置五軍斷事司曰稽仁稽義稽禮稽智稽信

建文中革斷事官及五司官靖難後復舊官而斷事五司遂不復設永樂元年置行後軍都督府於北京已而分五府稱行在某軍都督府罷行後軍都督府十八年除行在在應天者加南京字洪熙元年復稱行在仍設行後軍都督府宣德三年又革行後軍都督府正統六年復除行在

都督二

晉書曰羊祜字叔子都督荆州諸軍事祜出鎮南夏開設庠序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於是翕然悅服稱爲羊公　又曰杜預字元凱拜鎮南大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江漢懷德化被萬里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　又曰陶侃字士行遷都督荆雍益梁州諸軍事勤於吏職閫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引接疎遠門無停客　又曰劉弘字和季爲荆州都督威行南服凡有興廢手書守相丁寧款密人皆悅服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　又曰郗鑒字道徽金鄉人時天下饑荒鑒分贍宗族及鄉曲孤老賴而全濟者甚衆遂共推鑒爲主衆至數萬帝就加都督兖州諸軍事　又曰庾亮字元規都督江荆等州軍事在武昌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共登南樓俄而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　又曰溫嶠字太眞都督東安北部諸軍事時王敦搆逆錢鳳等奄至都下嶠燒朱雀桁以挫其鋒自率衆與賊夾水戰擊敗之　又曰苻堅入寇次於項城衆號百萬詔以謝元爲前鋒都督諸軍事率兵距之列陣臨肥水元以精銳八千渡肥水決戰堅中流矢衆奔潰投水死者不可勝計肥水爲之不流　又曰晉永和中以桓溫爲征討大都督討姚襄師次伊水姚襄距戰溫結陣而前親被甲督弟冲及諸將奮擊大敗之　通鑑曰唐武德中以張鎮周爲舒州都督鎮周舒州人到州召親故酣飲贈以金帛與別曰今日張鎮周猶得與故人歡飲明日則舒州都督治百姓耳自是親故犯法一無所縱境內肅然　又曰唐貞觀中李大亮爲涼州都督帝遣使至涼州大亮有佳鷹使者諷使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絕畋游而使者求鷹若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則使非其人帝悅手詔褒美賜以荀悅漢紀　翰苑新書曰宋張浚都督諸路兵馬往江上視師至鎮江召韓世忠諭上旨使前屯楚州至建康撫張俊至太平州撫劉光世軍將士無不踴躍思奮

都督三

【增】脩廢堰　飲貪泉　白孔六帖曰張守珪爲瓜州都督州地沙瘠不可藝時渠堰爲虜毀材木無所出一夕水暴至大木千章塞流而下因取之修復堰坊州人神之刻石紀事又曰馮立拜廣州都
督前後作牧者多以黷貨致讟怨叛立至不營產業至貪泉歎曰此豈隱之所酌耶吾輩日汲此水廣易吾性哉遂極飲而去　務清淨　尚嚴肅　又曰漢陽王瓌爲荊州都督政務清淨嶺外酋
素數相攻伐瓌使諭威德皆如約不敢亂　又曰張嘉貞歷秦州都督爲政尚嚴甚爲人吏所畏憚　指授當任　規模出人　王海曰謝安都督揚豫等州諸軍事假節苻堅次淮肥加
安征討大都督指授將帥各當其任　太平御覽曰庾翼都督江荊益三州刺史制度規模每出於人數年之中軍國充實人情翕然稱其才明由是河南皆懷歸附　得江漢心　闢洱河地
晉書曰晉帝將有滅吳之志以羊祜爲都督荊州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　王海曰韋仁壽加檢校南寧州都督將兵五百循西洱河開地數千里酋豪賓見授以牧宰威令肅嚴　吹笳解圍　陶
瓦免患　山堂肆考曰劉琨爲并州都督在晉陽數騎圍之數重琨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悽然長歎中夜奏胡笳歔欷有懷土之思向曉復吹便棄圍走　白孔六帖曰宋璟徙廣州都督廣人以茅結屋多火患
璟教人陶瓦又築堵列邸肆越人始知棟梁利　士女相慶　兒童亦知　山堂肆考曰陶侃都督荊湘等州軍事復鎮荊州士女相慶　翰苑新書曰張浚視師江上四方之士莫不傾心下至兒
童亦知有張都督每使者至金其國必問浚今何在　賜錦表政　刻石頌德　白孔六帖曰王方慶遷廣州都督南海舶市珠琲前都督冒取其貨方慶至秋毫無索議者謂其治廣第一詔賜瑞
錦雜綵以表善政　又曰王晙授桂州都督開屯田數千頃以息轉漕百姓刻石頌德　道不拾遺　衆皆趨本　又曰郭元振遷涼州都督治涼五歲道不拾遺　又曰賈敦爲洛州都督周洛
間人不土著敦下令諸縣有游手者按之由是威信甚行衆皆趨本　示賊禍福　諭國威靈　又曰馮元常拜廣州都督安南首領李嗣仙殺都護劉延祐詔元常討之元常航海馳檄先示禍福
賊黨多降乃斬其首惡而還　又曰膠東王道彥拜岷州府都督開遣人入黨項諭國威靈　先擇最吏　再破巨賊　又曰陽嶠等議建都督府先擇最吏遂以嶠爲涇州都督　又曰宗室孝
恭爲揚州行臺大都督再破巨賊北自淮東抱江度嶺而南盡統之　吳主執鞭　司馬與鎧　王海曰吳陸遜假黃鉞爲大都督吳主親執鞭以送之　太平御覽曰陳頵爲陶侃廣州長史盈夢
有司馬以鎧與佩綬以爲司馬國姓鎧者拜國之器以餉下官進位以果除都督交州　專治軍旅　賜勞璽書　翰苑新書曰宋呂頤浩與秦檜同秉政檜令其黨建言令二相宜分任內外之事遂
除頤浩都督江淮等路諸軍上諭之曰頤浩專治軍旅檜專理庶務如種蠡之分職乃詔頤浩總師北向置都督府於鎮江　白孔六帖曰宗室晦爲營州都督以治狀聞璽書賜勞　營府舊城　置
牙行在　王海曰營州都督寄治於漁陽城開元時奚契丹款附上欲復營府於舊城詔宋慶禮與姜師度更柳城築營州城拜慶禮營州都督開屯田八十餘所　翰苑新書曰趙忠簡公鼎與張浚俱帶都督諸路
軍馬置牙行在浚出視師江上以行府爲名而牙居中總政事表裏相應　不受贈金　竊慕箴闕　白孔六帖曰李尚隱遷廣州都督及還人或裒金以贈不納曰吾自性分不可易非畏人知也
太平御覽曰張寔都督涼州下令曰比年饑旱殆由庶事有闕竊慕箴誦之言以補不逮自今有面刺孤罪者酬以束帛翰墨陳孤過者答以筐篚謗言於市者報以羊米　假以黃鉞　倚如長
城　王海曰王導假節都督諸軍石勒侵阜陵成帝詔加導大司馬假黃鉞出討之帝親餞於郊後轉中外大都督　翰苑新書曰張浚爲樞密使督師江淮上召會參陳俊卿問浚飲食顏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當爲
浮言搖奪　張儉建平糴　方翼造人耕　白孔六帖曰張儉徙代州檢校都督勸墾田力耕歲數稔私蓄富實儉建平糴法入之官由是儲斛流衍　太平御覽曰王方翼爲夏州都督屬牛
疫無以營農方翼造人耕之法施關鍵使人推之百姓利焉　視師　督戎　倚重宗臣　肇開督府　萬里揚聲　百蠻褫魄　運籌決

帷幄之勝遂定廟謨　假鉞督中外之軍仍專閫寄　東征若周公將是皇於四國　北伐如吉甫本爲憲於萬邦　養天下之大老當居論道之尊　運堂上之奇兵正賴折衝之重　東晉獨王導首專其權　南京在義恭常假其節

都督四

增詩唐王維送趙都督赴代州詩曰天官動將星漢上柳條青萬里鳴刁斗三軍出井陘忘身辭鳳闕報國取龍庭豈學書生輩窗間老一經　韓翃留別孟都督詩曰平蕪霽色寒城下美酒百壺爭勸把連呼寶劍銳頭兒少駐金羈大頭馬一飲留歡分有餘寸心懷思復何如他時相憶如相問青瑣門前開素書　明張時徹徐氏東園訪馬都督詩曰錦衣驄馬霍嫖姚春日鳴弦獨射鵰芳草池塘涵日月青山臺榭亂雲霄虬龍倒掛東林樹烏鵲晴飛白石橋陰洞花深人不到江城何處夜吹簫

總管一　副總管以下附

增文獻通考曰魏黃初始置都督諸州軍事後周改都督諸軍事爲總管武帝時以王謙爲益州總管總管之名始此隋文帝以并益荆揚四州置大總管其餘總管府置於諸州列爲上中下三等加使持節煬帝改帥都督爲旅帥唐諸州復有總管亦加使持節武德初邊要之地亦置宋朝馬步軍都總管以節度使充副總管以觀察以下充有止一州者有數州爲一路者有帶兩路三路者或文臣知州則管勾軍馬事舊相重臣亦爲都總管咸平發三路都總管景德詔鎮定兩路併爲一路諸路並去行營之名止爲駐泊總管慶曆三年詔近分陝西緣邊爲四路各置經略安撫招討等使自今路分總管鈐轄以上許與都總管司同議軍事路分都監以下並聽都總管等節制違者以軍法論七年析河北四路各置都總管一員如無事止以安撫使總制諸路八年諸州部署並改總管副總管建炎元年李綱言守備當於沿河沿淮沿江置帥府要郡以控扼其帥府文臣一員帶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武臣一員充副總管改路分爲副總管遇朝廷起兵則副總管爲帥副鈐轄都監各以兵從出聽其節制正官願行者聽紹興二年詔郡守臣罷帶兵職諸路副總管可依舊改充路分鈐轄五年詔兩浙江南荆湖福建廣東可依三路置總管於帥府七年淮東置總管十二年諸路並置州總管一員

宋初以朝官及諸司使以上充或一州或一路或兩路三路亦有無都字者嘉祐詔內臣爲鈐轄都監者逐路止置一員祖宗時不常置成都大府帥臣第帶兵馬鈐轄而兩武臣之爲鈐轄者與鈞禮建炎三年詔要郡守臣兼兵鈐轄以武臣爲之副改諸路都監爲副鈐轄紹興三年守臣罷兼兵職副鈐轄改爲路分都監而帥府如故其後益蘆夔廣桂五州牧皆以都鈐轄爲稱而江西贛州以多盜其守臣亦帶江西兵馬鈐轄二十八年鎮江府守楊揆請添鎮江州鈐轄從之淳熙間詔諸路訓練路鈐並要年六十以下曾經從軍有才武人充紹熙初詔雜流出身不得注路分州鈐都監專注才武及曾任主兵官之人　宋兵馬都監有路分掌本路禁旅屯戍邊防訓練之政令以肅清所部建炎三年以要郡守臣帶本路兵馬都監武臣一員充副都監紹興三年罷守臣兼兵職而副都監如故州都監則以大小使臣充掌本城屯駐兵甲訓練差使之事兼在城巡檢賫浸爲監押　宋有沿邊溪洞都巡檢或蕃漢都巡檢或數州數縣管界或一州一縣巡檢掌訓練甲兵巡邏州邑擒捕盜賊事又有刀漁船戰棹巡檢江河淮海置捉賊巡檢及巡馬遞鋪巡河巡捉私茶鹽等中興後凡沿江沿海皆置巡檢一員又置都巡檢以總之聽州縣守令節制　續文獻通考曰明在外府州縣於關津要害處設巡檢一員從九品　又曰遼都總管之職北面有東路兵馬都總管府其官曰東路兵馬都總管曰同知東路兵馬司南面五京各有都總管府官曰某京都總管知某府事曰同知某府事有諸軍兵馬都總管府有歸聖軍兵馬都總管府官曰某兵馬都總管曰某兵馬副總管曰同知某兵馬事曰某兵馬判官又有南京兵馬都總管府與五州都總管府山後五州都總管府興宗重熙四年改南京總管府爲元帥　金天會六年伐宋畢詔還西南西北二帥以鎮方面諸路各設兵馬都總管府海陵天德二年八月詔改諸京兵馬都部署司爲本路總管府又以婁速路統軍司爲總管府正隆六年海陵南伐置三十二總管諸總管府節鎮兵馬司都指揮使一員副指揮使二員指揮使一員軍使一員總管而下諸府鎮有都軍司設都指揮使一員　元立都總管府與總管府各因其所司之事爲名皆無典兵之責設官秩高者三品或四品卑者五品六品　明制兵民錢糧俱統於布按都司及府州縣以上總管等官俱不設

【增】**遼東獻俘　定襄制敵** 事文類聚曰李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率兵二萬執高藏男建等詔勣獻俘昭陵又曰唐裴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討突厥行儉曰以謀制敵可也因詐爲糧車伏壯士又伏兵躡其後敵果掠車壯士突出伏兵至殺獲殆盡

翦定天山　俘滅三國 又曰唐薛仁貴副鄭仁泰爲鐵勒道行軍總管九姓衆十餘萬來挑戰仁貴發三矢殺三人敵氣懾皆降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將士長歌入漢關又曰蘇烈爲神丘道大總管討百濟俘其王義慈等所滅三國皆生執其王

戰俘名王　戰獲乘馬 又曰李大亮爲河東道大總管出北通與敵遇蜀渾山大戰破之俘其名王又曰襄邑王神符遷并州總管頡利可汗盜邊神符與戰汾東斬虜五百獲馬二千及戰沙河獲頡利達官得可汗所乘馬及鎧

霹靂域內　蹀血邊庭 又曰唐長孫晟爲秦川道行軍總管出討突厥晟斬千餘級有達官來降言突厥大畏長孫總管聞其弓聲謂爲霹靂見其走馬稱爲閃電晉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域內又李靖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率勁騎三千由馬邑趨惡陽嶺頡利可汗大驚太宗曰靖以騎三千蹀血邊庭遂取定襄古未有輩定滌吾渭水之恥矣

詔召入朝　先登報國 又曰泉男生授平壤道行軍大總管兼持節安撫大使舉哥勿南蘇倉巖等城以降帝命舍人李虔繹賜袍帶金釦七事明年詔召之入朝所過州縣傳舍作歌吹右羽林將軍李同以飛騎迎寵又曰唐張士貴貞觀中爲冀州道行軍總管太宗以其冒矢石先登勞之曰常聞以忠報國者不顧身於公見之

銳士采入　全軍獨歸 又曰侯君集李靖討吐谷渾以君集爲積石道行軍總管君集曰王師已至賊不據險天贊我也若以精兵掩不備必有大利靖然其計簡銳士約齎采入大戰破之又曰李靖爲行軍總管以江淮兵萬人屯大谷時諸將多敗獨靖全軍歸敗擢檢校安州大都督

燕達戰功　狄青材勇 又曰熙寧五年以燕達權發遣環慶路駐泊總管掌州之役達有戰功故自鈐轄遷總管又曰狄青爲涇原路兵馬副總管上嘉其材勇欲一見之詔令入朝會寇通平原乃令丞往涇原俾圖像以進上曰朕之關張也於是有狄萬人之稱

上言耶律患　請持夏國臂 又曰天聖七年劉平授忻州團練使屬上封事言趙元昊連姻耶律必爲邊患授邠寧環慶副總管遣中人就賜黃金器又曰种子諤李憲措置熙河邊事子諤鄜延路副總管秉常爲母所囚子諤入對大言曰夏國無人秉常孺子臣請持夏國臂而來神宗壯之

總管三

【增】**擧下十城　進拔八城** 事文類聚曰李大亮擢金州總管府司馬王洪烈據襄陽詔大亮安撫樊鄧因圖之進擧下十餘城又曰蓋蘇文死男生爲弟所逐使子詣闕降乃拜契苾何力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安撫大使經略之副李勣同趨高麗勣已拔新城乘勝進拔八城引兵還與勣會何力率兵五十萬先趨平壤擒其王以城獻

璽書褒勞 又曰焉耆王叛郭孝恪請擊之即拜西川道行軍總管率步騎出鐵山道夜襲破之帝悅降璽書褒勞

金瓶賜勞 又曰秦叔寶事秦王府拜馬軍總管戰美良川破尉遲恭有功帝賜以黃金瓶勞之曰卿不顧妻子而來歸我且又立功使朕肉可食當割以啖爾況子女玉帛乎

札授方略 又曰淳化時以參政趙昌言爲川陝兩路兵馬都總管太宗以蜀寇尚有殘孽會昌言安撫招討仍賜御札數幅丁寧授以方略委任雄盛

御賜秘略 又曰景祐四年以御製神武秘略賜沿邊總管鈐轄每得代更相授之

當今名將　任以藩岳 又唐太宗曰當今名將惟李勣薛萬徹江夏王道宗而已貞觀二十二年以青丘道行軍總管伐高麗拔其城又曰唐高祖詔黎州總管曹國公徐世勣本自黎陽擁徒歸順任以藩岳成效克彰

李行賜錦帛　義臣賜御甲 冊府元龜曰李行爲義州刺史從韋孝寬鎮玉璧城數與賊戰齊平以軍功進授大將軍賜羅綵三百匹王謙作亂高祖以行爲行軍總管討平之進位上大將軍賜綵二千匹開皇元年又以行軍總管征叛蠻平之進位柱國賜錦帛二千匹大舉伐陳又授以行軍總管又曰楊義臣高祖仁壽初拜爲朔州總管賜以御甲

王軌入淮口 又曰王軌高祖時爲上大將軍陳將吳明徹入寇呂梁徐州總管梁士彥與戰不利乃退保州城明徹遂堰清水以灌之列船艦於城下以圖攻取

詔以軌爲行軍總管赴救軌潛於清水入淮口多豎大木以鐵鎖貫車輪橫截水流以斷其船路方欲審決其勢亦表船艦並擬於車輪間以破之乃破艦而退冀乘決水之勢以得入淮比至清口川流已闊水勢亦衰不復得遇軌因圍而變之明徹及將士三萬餘人并器械輜重並被俘獲

仲文出漢口 又曰于仲文開皇中爲柱國將軍伐陳之役拜行軍總管以舟師自章山出漢口陳郢州刺史荀法尚等請降秦王俊皆令仲文以兵納之

李金才破突厥 又曰李金才爲楊素行軍總管破突厥於納遠川進位大將軍

韓僧壽破突厥 又曰韓僧壽仕周爲中旅下大夫高祖得政從韋孝寬平尉遲迥每戰有功授大將軍至高祖開皇中檢校靈州總管事從楊素擊突厥破之

總管四

唐李乂奉和幸望春宮送朔方大總管張仁亶詩曰邊郊草地腓河塞有兵機上宰調梅寄元戎細柳威虎貔東道出鷹隼北庭飛玉匣謀中野金輿下太微投醪銜餞酌緝裘事征衣勿謂公孫老行聞奏凱歸 劉憲奉和聖製幸望春宮送朔方大總管張仁亶詩曰命將擇耆年圖功勝必全光輝萬乘餞威武二庭宣中衢橫鼓角曠野蔽旌旃推食天廚至投醪御酒傳涼風過鳳苑殺氣下雞田分閫恩何極臨岐動睿篇 蘇頲奉和聖製幸望春宮送朔方大總管張仁亶詩曰北風吹早雁日夕渡河飛氣冷葭應折霜明草正腓老臣帷幄算元宰廟堂機餞飲迴仙蹕臨戎解御衣軍裝乘曉發師律候春歸方佇勳庸盛天辭降紫微 鄭愔奉和幸望春宮送朔方大總管張仁亶詩曰御蹕下都門軍麾出塞垣長楊跨武騎細柳按戎軒睿曲風雲動邊威鼓吹喧坐帷將閫外俱是報明恩 元趙孟頫送吳思可總管汀州詩曰七閩南去路崎嶇五馬承恩出帝都地氣喜聞今有雪民生寧似昔無襦山城酒美傾鸚鵡兩館春深聽鷓鴣他日相思應悵恨離筵不忍賦驪駒又贈脫帖木兒總管詩曰將軍鐵馬擁琱弓壯歲分符鎮越中山水多情留賀監兒童拍手愛山公紫髯似戟君猶壯白髮如絲我已翁說禮敦詩殊不忝看君眞有古人風

都統一 副都統統制附

文獻通考曰晉孝武帝太元十九年有河西大都統唐天寶末置爲天下兵馬元帥都統朔方河東北平盧節度使都統之名始於此乾元元年戶部尚書李峘除都統淮南江東西節度使宣慰觀察處置等使都統之官始於此唐置或總五道或總三道上元末省大中後討徐州以康成訓討黃巢以荆王鐸爲都統黃巢之難置諸道行營都統掌征伐兵罷則省雖總諸道兵馬不賜旌節宋朝諸軍都統制者自渡江已前亦有之然未

爲官稱蓋是時陝西河東三路皆以武臣職高有智略者爲馬步軍副都總管遇出師征討則加以都統制軍馬之名猶今節制軍馬之類非有司分也建炎元年置御營司遂擢王淵爲都統制都統制名官自此始大槩南渡置統制一則兵興稱謂不一諸路起兵有自稱統制者州縣管押勤王兵者亦有稱統制者諸道都總管及諸司便宜差統制者建炎初並罷惟中都主兵朝廷差充統制者仍舊紹興初諸大將改爲行營五護軍四年吳玠升宣撫副使其弟爲右護軍都統制十一年韓世忠張浚岳飛除樞密使副使罷宣撫司其統領將副並改充御前隸樞密院各帶御前字入銜其兵馬就令所部統制官節制而都統皆以屯駐名冠軍額之上獨川陝如故恩數略視三衙權任在帥臣之右官卑者稱副都統制設屬有計議機宜幹辦公事準遣十九年漢沔兩大將改爲御前諸軍璘稱利州西路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政稱利州東路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郭浩時已死故金州無都統制但以知州兼節制嘉定初蜀叛既平安丙又奏分興州十軍爲沔利三軍沔州除都統制利州除副都統制矣　唐興元中置副都統宋紹興中亦有副統制隆興二年詔應諸軍副都統制並罷乾道三年五月上謂宰執曰朕欲江上諸軍各置副都統制一員令兼領軍事豈惟儲他日統制亦使主將有所顧忌於是以郭則爲鎮江副都統制張榮爲建康副都統制三省樞密院定制云已復置在外副都統制裨贊主帥商議軍事覺察奸弊所有本司文字與都統連銜調發軍馬并聽都統指揮月旦亦許上表平江許浦水軍乾道間置副都統以領之　統制統領官三衙及御前軍將佐也祖宗時禁兵但以路分都監等領之渡江後大軍又有統制同統制副統制統領同統領副統領等其下乃有正將副將準備將之名　續文獻通考曰遼北面行樞密院下有都統所其官曰監軍曰行軍諸部曰監戰曰行軍都統曰行軍副都統曰行軍都監其分列有行軍都押司官曰都押曰副押有行軍都部署司有左翼軍都統所有右翼軍都統所有中軍都統所有御營都統所其遠探軍曰小校曰搜刺其候騎曰偵候曰候人曰搜刺有東征都統所亦號東面行軍都統所有號東路行軍都統所有東征統軍司有東征先鋒使司蓋皆爲高麗而設也有南征都統所亦號南面行軍都統所有南征統軍司有南面行營總管府有南面行營都部署司有河南道行軍都統所蓋皆爲宋而設也外此又有北道行軍都統所有東北面行軍都統所有西北面行軍都統所有西南面行軍都統所其設

官皆同　金收國元年置南路都統司以討張覩天輔五年襲遼主始有內外諸軍都統之名時以奚未平又置奚路都統司後改為六部路都統司以遙輦九營為九猛安隸焉與上京及泰州凡六處置每司統五六萬人又以渤海軍為八猛安凡猛安之上置軍帥軍帥之上置萬戶萬戶之上置都統天會元年以襲遼主所立西南都統府為西北西南兩路都統府後伐宋更為元帥府即此也十年改南京都統司為東南都統司治東京以鎮多高麗後又置統軍司於大名府天德二年罷大名統軍司而置統軍司於河南山西陝西三路以元帥府都監監軍為使分統天下之兵又改烏古迪烈路統軍司為招討司以婆連路統軍司為總管府正隆末復陞陝西統軍司為都統府又設三道都統制府及左右領軍大都督將三十二總管以伐宋大定五年復罷降為統軍司元光時招義兵以四萬戶為一副統兩副統為一都統　元以其事分於元帥大都督而都統之名不立　明不設

都統二

增出鎮河中　事文類聚曰郭子儀上元初詔為諸道兵馬都統令率諸鎮之師抵范陽詔下為魚朝恩所沮永泰元年以子儀都統河南節度使行營出鎮河中

蕩滌羣寇　又曰乾符中黃巢掠江淮宰相王鐸曰臣忝宰相在朝不足分陛下憂顧自率諸軍蕩滌羣寇乃拜守司徒平章事荊南節度使諸道行營兵馬都統

和尚原戰　又曰張忠獻公浚兀朮欲窺蜀府之和尚原誘致其來兀朮引衆來犯玠與戰兀朮中箭而遁俘其將羊哥李董及首領三百甲其衆損者過半

大人洲戰　又曰李顯宗時金主亮來犯公以池州都統移軍舒城除御營先鋒都統制揆駐軍濠州公領趙康年等與戰於大人洲首挫其鋒乘勝擊敗軍潰死者千餘人

立功取節鉞　又曰賊衆劉倪次於濠壽之間張俊柜之詔併以淮西軍屬俊沂中為張浚統制官浚遣沂中至泗州與俊合且使謂之曰上待統制厚宜及時立大功取節鉞或有差跌浚不敢私

破賊復江州　又曰和義楊鄰王沂中傳李成叛江南招討使張浚議所以破賊王時為右軍統制官遂由上流徑絕生米渡出賊不意遇其先鋒擊退之賊將馬進銳卒數萬來犯浚率步兵攻其前沂中乃將騎卒與神武後軍統制陳思恭出山後夾擊乃大破之遂復江州

都統三

增詩唐韓愈次潼關上都統相公詩曰暫辭堂印執兵權盡管諸軍破賊年冠蓋相望催入相待將功德格皇天　耿緯上裴行軍都統詩曰邊塵已滅天山外閉閤陰陰日復曛櫪上驊騮嘶鼓角門前老將識風雲旌旂四面高秋見絲竹千家靜夜聞莫道古來多計策功成惟有李將軍

增制唐常衮授王縉侍中兼河南都統制曰具官王縉有高妙之行有弘達之識學該古訓文正國風夢帝賚

于濟川用汝百揆時叙四維克張累陳造膝之言爾契沃心之道濱海之右自河而南王旅攸同戎車般會監於方伯之國利用建侯之司大將息人子有禦侮鎮漢沔淮徐之地統齊梁魯鄭之軍總制高牙紀綱羣帥弘七伐四征之策成一匡九合之功式遏外虞底綏多難將授銅符之律爰咨瑣闥之謀往哉汝諸無替朕命

陸贄授劉洽檢校司空充諸道兵馬都統制曰論道經邦允歸碩望建牙統衆必藉雄才中外具瞻安危注意今以二柄委之元臣具官劉洽秉志端亮飭躬簡儉博厚足以容衆和易足以長人純孝榮親盡忠事主分我閫寄殿予大藩扼制淮夷保障楚甸控引漕輓委輸京師予嘉乃懋勳亮乃貞節用錫丕命俾揚王休燮贊三台紀綱羣帥式是大任爾惟欽哉　白居易授范希朝京西都統制曰具官范希朝忠貞勤儉以爲質惠和智勇以爲用一代名將三朝信臣朕以西邊列鎮三四若有總統則易成功思得良帥有威名者并諳諸將歲一巡邊乘秋順令揚其威武則南牧之馬引弓之人知我有備不戰而去誰可任者無如希朝以爾功在疆埸名聞羌戎惟實與聲皆副是選今拜爾爲大將尊爾爲司徒節制進退一令諮稟倘望如右可不慎歟

總兵一　副總兵以下附

續文獻通考曰明初凡天下要害處所專設官統兵鎮戍其總鎮一方者曰鎮守獨守一路者曰分守獨守一城一堡者曰守備有與主將同處一城者曰協守又有備倭提督提調巡視等名其官稱掛印專制者曰總兵次曰副總兵曰參將曰遊擊將軍舊制俱於公侯伯都督都指揮等官內推舉充任其鎮戍地方或遇事增添改革俱本部奏請定奪　治平類纂曰明制凡有事征伐則命總兵佩將印領之既旋則上所佩將印於朝

明會典曰凡號令總兵官告都指揮都指揮告指揮指揮告千戶千戶百戶百戶告總旗總旗告小旗小旗告軍士

總兵二

詩明胡應麟寄戚總戎詩曰聞道嫖姚將提兵大漠間旌旂行漢壁鼓吹出秦關白日雙鵰下黃雲萬騎閑時同投筆吏仗劍過天山　朱笈贈雷總戎詩曰關西年少擁高牙長日轅門靜塞笳旂獵風雲屯虎豹營連星斗抱龍蛇黑山近徙王庭暮青海遥通漢使槎帶礪夙盟原不負憑將雙劍問張華　蘇平和贈與尚總戎

詩曰將軍韜略擅才雄赫赫聲名振海東沙浦晴煙秋滅寇天山明月夜張弓星搖佩劍龍光冷日射征袍獸
錦紅令肅轅門邊警息幾回談笑坐春風

淵鑑類函卷一百七

設官部四十八 行臺省 節度使 總督 巡撫 繡衣直指 巡按御史附

行臺省

杜氏通典曰行臺省晉魏有之昔魏末晉文帝討諸葛誕散騎常侍裴秀尚書僕射陳泰黃門侍郎鍾會等以行臺從至晉永嘉四年東海王越帥衆許昌以行臺自隨是也越請討石勒表以行臺隨軍及後魏謂之尚書大行臺別置官屬後魏道武帝置中山行臺以秦王儀爲尚書令以鎮之孝文永熙三年以宇文泰爲大行臺以蘇綽爲行臺度支尚書北齊行臺兼統民事自辛術始焉武帝八年辛術爲東南道行臺東徐州刺史領志投郡守文宣聞之勑術曰江淮初附百姓難向京師留卿爲行臺亦欲理邊民寬枉監理牧守自今以後所統十餘州地諸有犯法者刺史先啟聽報以下先理後表齊代行臺兼總民事自術始也其官置令僕射其尚書丞郎皆隨時權制江左無行臺惟梁末以侯景爲河南王大行臺承制如鄧禹故事隋謂之行臺省有尚書令僕射左右任置各一人主事四人有考功兼吏部主爵司勳禮部兼祠部主客膳部兵部兼職方駕部庫部刑部兼都官同門度支兼倉部金部工部屯田兼水部虞部侍郎各一人每臺置食貨農圃武器百工監副各置丞食貨四人農圃一人武器二人百工四人錄事等員食貨農圃百工等各二人武器一人蓋隨其所管之道置於外州以行尚書事唐初亦置行臺貞觀以後廢其後諸道各置採訪等使每使有判官二人兼判尚書六行事亦行臺之遺制

節度使一

杜氏通典曰按唐分天下州縣制爲諸道每道置使治於所部即採訪使防禦等使也其邊方有寇戎之地則加以旌節謂之節度使自景雲二年四月始以賀拔延嗣爲涼州都督充河西節度使其後諸道因同此號得以軍事專殺行則建節府樹六纛外任之重莫比焉本皆兼度支營田使開元九年十一月勑其河東河北不須別置並令節度使兼統開元中凡八節度使嶺西河西隴右朔方河東幽州劒南嶺南八節度也後更增加兼改名號蓋古之持節都督自至德以來天下多難諸道皆聚兵增節度使爲二十餘道其非節度使者謂之防禦使以採訪使并領之採訪理州縣防禦理軍事初節度與採訪各置一人天寶中始一人兼領之乾元中又置都統使監總管諸道或領三道或領五道皆古方岳牧伯之任也上元末省都統後又改防禦使爲都團練守捉使皆主兵事而無旌節僚屬亦減有副使一人掌貳使事判官二人分判軍事自永泰以來都團練使稍有加置參謀者若朝覲則置留後擇其

人而任之宋武帝起義討桓元既平京口向建業以孟昶爲長史總攝後事及討司馬休之伐荆州以中軍將軍劉道鄉監留府事皆留後之任也自後無代無之不復徧舉　唐合璧事類曰後漢劉虞爲幽州牧就拜大司馬公孫瓚討烏桓詔令授虞節度晉伐吳詔王濬受杜預王渾節度唐自武德至天寶以前邊防之制其軍城鎮守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二人曰大總管已而又曰大都督至太宗時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充河西節度使自此以後接乎開元天寶之間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緣邊之地凡八節度外任之重無比焉至德以後天下用兵中原刺史亦備其例受節度使之號若諸州在節度使內者皆節度焉宋節度使並兼管內觀察處置等使以本州刺史長史爲節度觀察等使不臨本部者以它官知判州府事防禦團練使刺史不赴本任亦如之故事節度使不帶使相位在卿監下至乾德五年陞節度使班在龍墀內金吾將軍上太平興國二年以節度向拱張永德並授左衛上將軍張美左驍衛上將軍皆罷節度節度使無定員恩數與執政同初除鎖院降麻禮尤異焉祖宗以待宗室近屬外戚國壻年勞久次若外任除殿帥始授此官亦止一員或功勳顯著任帥守於外及前宰執拜者不輕授政和以後宦官秉節鉞者蓋八員戚里以濫恩破格橫遷者亦時有之政和二年詔節度使以下更不帶持節字只稱某軍節度舊制每除必曰使持節某州某軍事某州刺史充某州節度某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政和中詔正任節度觀察留後防禦使團練使刺史不帶持節五年又詔內侍官非緣制禮樂及開拓一路不除節鉞節度使旌節門旂二龍虎旌一節一麾鎗二豹尾二凡八物旗以紅繒爲之上爲塗金銅龍頭以揭旌加木盤節以金銅葉爲之盤加龍絲爲龍旌麾槍亦施木盤豹尾畫豹文皆以髹漆爲杠文臣以朱武臣以墨旗則綱以紅繒節及麾槍則綱以碧油故謂之碧油紅旆受賜者藏於公守私室別爲堂號節堂每朔望次日祭之號衙日唐制有六纛今無也　續文獻通考曰遼北面著帳郎君有節度使所掌非軍民事南面節度使設官甚衆遼二百餘年城郭相望田野益闢冠以節度承以觀察防禦團練等使分以刺史縣令大署採用唐制其間宗室外戚大臣之家築城賜額謂之頭下州軍惟節度使朝廷命之後往往皆歸王府　金諸州鎮置節度使掌鎮撫諸軍防刺總判本鎮兵馬之事兼本州管內觀察使事

其觀察使所掌並同府尹　元都總管之職蓋節度使也所掌事各不同　明無

節度使二

原唐史曰天寶四載以朔方節度使王忠嗣兼河東節度使忠嗣鎮方面專以持重安邊爲務軍中日夜思戰多遣間諜見可勝然後興師故出必有功邊人以爲自張仁愿之後將帥皆不及　又曰天寶中以高仙芝爲安西四鎮節度使仙芝本高麗人從軍安西驍勇善騎射累官四鎮節度使　合辟事類曰封常清明皇時爲北庭都護持節伊西節度常清性儉出軍乘騾私廄裁二馬賞罰分明　唐史曰代宗時僕固懷恩叛以郭子儀爲河中節度等使懷恩將士皆曰吾輩從懷恩爲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乎　又曰永泰中李抱眞爲澤潞節度副使抱眞籍民每三丁選一壯者使農隙習射歲暮都試比三年得精兵二萬遂雄視山東爲諸道最　合辟事類曰韓滉爲鎮海軍節度使綏輯百姓境內稱治帝在奉天淮汴震駭滉分兵戍河南得梁州又獻縑十萬匹以鎮兵三萬討賊　唐史曰曹王皐爲江西節度使時南方藩鎮各閉境自守惟皐數遣使間道貢獻　又曰賈耽爲山南東道節度使遣行軍司馬樊澤奉事行在澤旣復命有急牒至以澤代耽牙將張獻甫怒請殺澤耽曰天子所命即爲節度使矣即日離鎮以獻甫自隨軍府遂安　又曰畢誠爲邠寧節度使時党項擾邊帝與誠論邊事誠陳方略帝曰不意頗牧近在禁庭遂命誠招党項降之　又曰李愬爲唐鄧節度使得吳元濟將李祐待以客禮署散兵馬使出入帳中同宿密語有竊聽者但聞祐感泣聲　又曰憲宗時以裴度兼彰義節度使時討淮西四年不克議者欲罷兵度獨無言帝問之對曰臣誓不與賊俱生請自往督戰帝悅從之　又曰柳公綽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有二吏一犯贓一舞文公綽判曰贓吏犯法法在奸吏亂法法亡竟誅舞文者　又曰夏綏節度使李祐進馬侍御史溫造彈之祐曰吾夜半入蔡州城取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溫御史矣　又曰牛僧孺罷爲武昌節度使柳公綽服槖鞬候於館舍將佐以此禮太過公綽曰奇章公甫離台席方鎮重宰相所以尊朝廷也竟行之　又曰李德裕爲西川節度使至鎮作籌邊樓練士卒葺保障積糧儲以備邊蜀人粗安　宋史曰趙贊爲彰武節度使贊至延州前後分置步騎使縣縣不絕所部羌渾來迎相視奪氣莫不畏服　又曰宋主命忠武節度使王全斌等伐蜀全斌等乘勝而前蜀兵

大濱

節度使三

【增】戎閫 將壇 合璧事類曰唐刺史兼都知兵馬使制出兼副戎閫又曰裴度四登將壇 牙璋 龍節 唐行軍司馬制務贊牙璋常衮集製節旄旌降於天下寵書翠輪錫在掌中

持幢 賜器 唐志林自至德後方鎮除拜必遣內使持幢節就第合璧事類曰牛僧孺為山東道節度賜彝樽龍勺詔曰精金賜器以比況君子 設壇 授鉞 元微之制設壇而拜

授鉞以征授鉞闢府殿我漢南白居易制 震兩河 控萬里 合璧事類曰郗士美討王承宗遣大將王獻督萬人為前鋒獻暴橫士美斬以徇下士鼓之大破賊憲宗喜曰固知士美能辦吾事承

宗大震讙會詔班師威震兩河又曰王忠嗣佩四節度印勒兵重地控制萬里 撫封率長 進善詰奸 除節度使制統節制之師貞否臧之律鞫其四封率彼五長又進惟進善節以結

奸 南裔肅然 蜀風大變 合璧事類曰宗室復轉嶺南節度使時安南經略使高平正張應繼卒其佐李元度胡懷義等肆為奸贓復誘懷義杖死流元度南裔肅然又曰蜀人多鬻女

為人妾李德裕為著科約凡十三以上執三年勞下者五歲及期則歸之父母許嫁浮圖私廬數千以地為農先主祠旁有猱村其民剃髮若浮圖者畜妻子自如德裕下令禁止蜀風大變 江漢為固

南夏以完 唐書曰宗室皐遷荊南節度使凡戰大小三十二未嘗敗江漢倚皐為固合璧事類曰曾吳南襄鄧十州節度使時襄漢數百里舉無爨烟賊欲剽亂江湖賴皐扼其衝故南夏以完 謹身

節用 儉己寬民 又曰曲環改陳許節度二州比為寇衝民苦剽鹵客他縣環謹身節用寬賦斂檢除敎不三歲歸者襁負又曰武元衡為西川節度使儉己寬民比三年上下完實蠻夷懷歸

交廣晏然 羌人皆順 又曰鄭從讜改嶺南東道節度先是林邑蠻內侵召兵進援會罷勑象不復遣而北兵寡弱從讜募土豪署其酋右職為約束使相捍禦交廣晏然又曰畢誠為邠寧

節度使遣吏諭羌人皆順時戍人苦調饋之誠募士置屯田歲收穀三千萬斛以省度支經費 解臨洺圍 築平津堰 又曰李抱貞領昭義節度使田悅反圍邢及臨洺詔抱貞與馬燧合

神策兵擊之敗悅於雙岡斬其將楊朝晟遂解臨洺之圍又曰李吉甫為淮西節度使築富人固本二塘溉田萬頃漕渠卑下不能居水乃築堤閼江以為蓄洩名曰平津堰 斷山峻塹 治渠

築防 又曰張獻甫代韓遊瓌領邠寧節度使邠寧軍素驕憚獻甫嚴因遊瓌去遂縱掠邀范希朝為帥都將楊朔屢誅首亂者獻甫乃得入於是斷山峻塹選嚴要地築烽堡請復鹽州及洪門洛原鎮屯兵又曰杜

亞拜淮南節度治漕渠引湖築防得灌溉疏啟之道人皆悅賴 壘集城門 烏滿戟架 又曰鄭景山拜青齊節度使徙淮南為政簡肅有壘集城門鄭班謂景山曰壘介物也失所次金從革之

象其有兵乎未幾宋州節度使劉展反又曰柳仲郢為天平節度使仲郢為諫議後每遷必烏集升平第庭樹戟架皆滿五日乃散由是不復集卒於鎮 器械堅良 舉動安重 又曰辛祕

拜昭義軍節度使是時承討恒趙之後潞人彫耗祕至約出入節用度比四年器械堅良復為完鎮又曰來瑱從山南東道節度賊圍南陽急瑱舉動安重賊不得侵 四登將壇 六遷大鎮

又曰唐裴度四登將壇又曰李愬六遷大鎮所據元壽舊宅一院而已 六開幕府 十領節麾 又曰柳公綽為節度使六開幕府得人為盛又曰唐李晟之子十領節麾 賜通

天犀 餞太液池 又曰裴度討蔡為彰義節度及行帝賜通天犀帶又曰崔鉉罷相出為淮南節度使帝餞太液池

節度使四

【增】節樓 合璧事類曰唐節度使入境築節樓迎之以鼓角 師干 李絳制曰入參廟算出總師干 總軍旅 唐百官志曰節度使總軍旅顓誅殺初授具帑抹兵仗詣兵部辭見日賜雙旌雙節

行則建旄（六纛中官）謝裙送次一驛輦以上聞

護北門（合璧事類曰唐裴度爲河東節度使帝命盧弘宣諭度曰爲朕固護北門可也）

當關寄（又曰唐開元中鄭王除安北大都護充安撫河東關薦李光弼堪當關外之寄）

親王領（又曰唐開元中鄭王遥領節度自此始）

宰相領（又曰唐內隴右諸蕃部落大使以親王遥領節度自此始）

更九鎮（又曰唐柳仲郢父子更領九鎮節度）

蕭嵩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節度（如故以宰相遥領節度自此始）

嚴法令（又曰令狐彰拜滑亳魏博節度使躬訓吏士檢軍力農法令嚴無或敢犯者）

有治名（又曰唐薛嵩爲相衛邢洺等三州節度使謹奉職業頗有治名）

商賈饒（又曰徐申）

誠信懷（唐袁滋本傳曰滋徙義成節度使清用武地滋嚴備而推誠信務在懷來李師道田季安等畏服之）

政寬簡（又曰張洪靜徙節宣武承韓洪）

政代

更惠恕（合璧事類曰王周歷貝州節度使時涇州張彥澤爲政苛虐民多流亡周乃更政惠恕閭民疾苦去苛弊共二十餘事民皆復歸歷四鎮皆有善政）

推誠遇人（又曰張泊儀爲江陵節度使禮虐政後代以寬簡民便安之）

疏壓息災（又曰杜佑爲嶺南節度疏析壓閉以息火災）

黔人乞留（又曰呂元膺改河西節度時方鎮多務爲姑息獨厚不知書推誠遇人民皆便之）

中人嚴憚（又曰李承約拜黔南節度使以恩信撫柔落數年富代去黔南人請京師乞留爲再許一年）

衣冠全活（又曰劉闢反拜高崇文東川節度使擒之送京師崇文入成都凡衣冠被脅汙者崇文盡爲全活之）

去牙兵儲（又曰鄭士美充昭義節度使以恩信撫以勸牙兵士美曰卒衛於牙職也安得廣費爲私恩乃罷之）

子復入相（又曰李吉甫年五十節鎮淮南五十四復入爲相其子德裕出鎮淮南亦復入相如父之年）

子同受命（又曰田布弘正之子也弘正徙成德時以山東邢洺磁四州爲昭義有澤邢洺磁三州爲昭義自盧從史時日具三百人請誅舞文吏）

誅舞文吏（又曰田布弘正之子也弘正徙成德時以山東邢洺磁四州爲昭義有澤邢洺磁三州爲昭義自盧從史時日具三百人請誅舞文吏）

南蠻如約（又曰劉闢反拜高崇文東川節度使擒之送京師崇文賦悉爲全活之）

與弟秉節（又曰崔能授嶺南節度使與弟從皆同秉節）

昭義兩節（唐書孟方立傳曰初昭義有澤邢洺磁四州至是方立自以山東邢洺磁三州爲昭義節度使知許州石晉奏用許州三印事類祥符中上覽河南節度使知許州三印兵仗則節度判官事類祥符中上覽河南節度使知許州三印兵仗則觀察印以閤宰相王旦旦曰節度軍州觀察印以閤宰相王旦旦曰節度軍州三印兵仗則觀察判官）

節度用三印（合璧事類曰唐制節度大使除使射尚書侍郎者謂之納節皆不降麻止令舍人院草制天禧中丁謂自保信軍節度使除吏部尚書參知政事先是公在西閤時草制政和中韓公自武康軍節度使除工部尚書三司使降麻非故事也）

降麻非故事（退朝錄曰唐制節度大使除使射尚書侍郎者謂之納節皆不降麻止令舍人院草制天禧中丁謂自保信軍節度使除吏部尚書參知政事先是公在西閤時草制政和中韓公自武康軍節度使除工部尚書三司使降麻非故事也）

三世節度一家（合璧事類宋吳曦子挺孫峻）

四世節度二家（又錢忱高祖俶曾祖惟演父景孫鄉藻大父紳父成之子與齊）

兄弟建節七家（又吳玠璘鏡忱惟章謙謙吳益蓋吳拱挺吳琚環及李孝友等）

父子建節十三家（又劉光世父延慶儀忱父景孫邢煥子孝楊韋淵子謙吳玠子拱吳璘吳挺子曦郭浩孫果楊存中子倓劉錡父武仲吳益子琚璵吳琚子環吳挺子曦）

上將　雄藩

轅門　幕府

分麾　授律

將星　人傑

鎮撫方城　藩屏邦國

節制諸侯　糾繩列郡

有國柱石　予王爪牙

建牙大任　分閫重寄

作捍方隅　以奬王室

雄藩重寄　河洛要衝

外威荒服　內撫黎元

總元帥之任　殿天子之邦

蘊佐命之才　有經邦之策

當注意之朝　居建牙之任

偶唐虞之代　立方召之勳（俱出白帖）

原方伯　元戎

節度使五

詩　唐德宗送徐州張建封還鎮詩曰牧守寄所重才賢生爲時宣風自淮甸授鉞膺藩維入覲展遲戀臨軒慰來思忠誠在方寸感激陳情詞報國爾所尚邺人予是賚歡宴不盡懷章馬當還期毅兩將應候行春猶未遲勿以千里遥而云無已知　張籍送李僕射赴鎮鳳翔詩曰由來勲業屬英雄兄弟連榮列位同先入賊城擒首惡畫封官庫讓元公旌幢獨繼家聲外竹帛新添國史中天子欲收秦隴地故教移鎮在扶風　劉禹錫送浙江李僕射赴鎮詩曰建節東行是舊遊歡聲喜氣滿吳州郡人重得黄丞相童子爭迎郭細侯詔下初辭温室樹夢中先到景陽樓自憐不識平津閣遥望旌旂汝水頭　張籍送李司空赴鎮襄陽詩曰中外兼權杜稷臣千官齊出拜行塵再調公鼎勲膺盛三受兵符寵命新商路雲開旗旆展楚堤梅發驛亭春襄陽風景由來好重與江山作主人　岑參送李太保兼御史大夫充渭北節度使詩曰詔出未央宫登壇近總戎上公周太保副相漢司空弓抱關西月旗翻渭北風弟兄皆許國天地荷成功

制　唐陸贄授渾瑊京畿金商節度使制曰王者之制安不忘危弘其道則文武齊政教其人則農戰兼務故雖縣内不可去兵況密邇寇虞平紀稔慝都邑郊甸騷然靡寧聿求信臣特建戎號濟人平難允屬勲賢具官渾瑊忠貞博厚温恭簡肅持重不撓好謀而成居業克敦其詩書受賜每陳於廊廟能推誠而撫下不伐已以拒人委任中外咸著聲績彝險一貫隱然殿邦朕越在郊坰偪於兇醜授之師律式是戎昭侍衛增嚴斥堠無爽檢身齊衆同士伍之勞苦教陣整旅壯行列之威容靜以伐謀動而制勝臨危勵節予有賴焉王畿之内沃壤千里綿亘商嶺屏於南門觀風靖人詰禁誅暴俾爾兼領用孚於休　元稹授李愿檢校司空宣武軍節度使制曰昔者魯侯伯禽徙以周公之故遂荒大東重耳以定傾之勞子孫不絶於晉昔我太師西平王在德宗時能復京邑書於鼎彝每懷宗廟之安實念江山之永而又繼有英哲克全令人惟弟惟兄莫非頗牧尚想德施於十代何憚恩積於一門具官李愿生長紈綺之中而素風自得蘊藴驍勇之器而性與温恭怡怡於叔季之間翼翼於班行之内始爲夏師遂著能名旋領徐方會征淮右鄰寇陰狡將助鴟張來犯東郊冀延晷刻爾乃提持戈戟淬礪卒徒一戰而蜂蠆盡殲不時而鯨猬就戮朕以浚郊重鎮尤藉良材俾爲司空以表東夏持

我邦憲用清爾人夫九州四海非不廣也然而靈武魏博至於大梁斷長補短方數千里皆爾爲重又何加焉於戲雎陽在爾之東張巡效忠之城未毀彝門在爾之境侯嬴報恩之蹟尚存又安知憧憧往來之徒不有以仁義匡於爾者爾服休命其惟戒之　白居易授王佖檢校戶部尚書靈鹽節度使制曰靖邊之要選將爲先夫有統馭之才然後以制節度之任有撫備之略然後以鎮彝夏之衝期乎懷遠寇虞慎固封域今予命爾時謂得人具官王佖忠厚立誠果斷效用慎始終而行有枝葉踐彝險而道無礙緇早練武經累從軍職頃逢多壘實佐元戎節著臨危功參定難位由勞致名以忠聞自列六卿且司七萃星霜屢變金石彌堅宜申命以北轅俾遏戎於南牧進地官以崇新命極勳秩以褒舊功中簡朕知外諧僉議況五原重鎮諸夏長城脩戎政莫先於威聲牧邊氓莫尚於惠實勉率是道往分朕憂歲時之間期於報政委望斯在爾其聽之　令狐楚授裴度彰義軍節度使制曰輔弼之臣軍國是賴興化致理則秉鈞以居取威成功則分閫而出所以同君臣之權而一中外之任焉屬者問罪汝南致誅淮右蓋欲刷其汙俗弔彼頑人具官裴度爲時降生協朕夢卜精辨宣力堅明納忠當軸而才謀老成運籌而智略前定司其樞務備知四方之事付以兵要必得萬人之心是用樁於上蒼擇此吉日帶丞相之印綬所以尊其名賜諸侯之斧鉞所以重其命爾宜大布清問慨壯徽猷感厲連營蕩平多壘召懷孤疾宇育彝傷爾往欽哉無越丕訓　又授李愬山南東道節度使制曰伐叛除兇必俟乎奇略進封超位允答於殊庸具官李愬宗臣之嗣王國克生毅勇畜深溫良賑外禮樂戰攻之器黜識其源詩書義理之府洞窺其室頃以懸瓠滔天宿兵既久方城壓境易帥頗頻永懷韜略之家必有弓裘之嗣將執金鼓載持干旄果副眷求克揚威令推忠厚以感物本信惠而知人一其鬬心厲厥死力乘虛徑襲負雪兼行風驅如合於百神雷發若出於九地堅城立潰狡豎坐擒遺甿安堵以知歸餘黨釋甲而請命古之良將其孰過焉爰擇名部俾恢重藩自洛而遥惟襄爲大總八郡以澄清秉三軍之節制特遷左揆之尊崇茲天秩仍假南臺之長峻彼霜威表以勳階賜之茅社戶豐真食門賁延恩洽此寵榮從於茂烈　又授李光顏忠武軍節度使制曰具官李光顏崆峒秀氣爲時生才謙和不流簡厚能斷本忠信以經武閱詩書以理戎首職北垣聲雄大鹵受命既平於朔野懸軍亦剪其巴庸朕以淮潰負固歷紀稽誅自授兵符獨運明略分營先得其地險吞

敵屢挫於賊鋒常下名城拔其趙幟制勝之術動合鬼神百戰表於亡軀一心注於報國歲月滋久堅誠不回當兇妖就執之初是潰黨乞降之際單騎以入其柵壘免冑而服其劍殘納之不疑乃見全德令機槍已滅申蔡無虞則報功顯秩位宜重於三台馭貴殊勳賦亦開於千乘陟論道之優擢樂遂職之崇名爾其敬之無替舊服

總督一

增明雷禮列卿紀曰嘉靖二十九年北兵入逼京城所過順永諸州縣俱蹂躪於是始設總督大臣一員控制薊遼保定等處地方　又曰景泰二年以後宣大各設巡撫始遣尚書臨漳石璞總督宣大軍務歷成化弘治正德間有警則置事寧則止至嘉靖十年始定設相沿至今　又曰成化四年固原滿四搆亂始命右都御史項忠總督固原等處軍務然事畢則止未有專職成化六年以後命王越總制陝西諸路軍馬又命馬文升節制三邊然越奉命出征文升以巡撫節制亦未有專職弘治十年部議陝西三邊宜得重臣專任開府固原乃起王越總制陝西等處軍務巡撫以下咸奉約束弘治十五年命秦紘總制軍務遂爲定規嘉靖十九年避制字改爲總督　又曰湖廣自辰沅一帶通貴州川東自嘉靖二十七年湖之麻陽鎮筸貴之銅仁諸苗叛始設總督軍務大臣節制三省　又曰景泰元年廣東有黃蕭養之變廣西調軍策應及廣西有韋萬秀之變廣東副總兵董興不調兵應援朝廷乃更制其將命左都御史王翺總督兩廣軍務自總兵以下悉聽節制然事平即歸非常設成化元年命韓雍總督軍務兼理巡撫久之雍請得文武大臣分理其事於是以陳濂撫廣東張鵬撫廣西而雍專理軍務尋以憂去五年御史龔晟等言兩廣宜設總督兼巡撫乃起雍總督兼巡撫於梧州設總府巡撫復不設仍總於總督永爲定制正德十一年改總督爲提督隆慶四年又改總督閩廣　續文獻通考曰總理河漕兼提督軍務一員永樂九年遣尚書治河後間遣侍郎或都御史成化弘治間始稱總督河道正德四年始定設都御史提督駐濟寧凡河漕事悉聽區處

總督二

增明雷禮列卿紀曰王翺字九皐直隸河間人景泰中總督兩廣軍務翺威望素著蠻人聞翺至大懼翺曰蠻

人久反要在撫化得宜耳引其酋長犒以金帛酒食多見歸順思恩軍民府知府岑英人疑其反側翱居之桂林城中禮待甚厚由是人思效力　又曰馬昂字景高直隸滄州人景泰中總督兩廣軍務攘懷彝寇撫安軍民生擒僞將軍周鉄等以功升右都御史　又曰王越字世昌直隸濬縣人成化中以左都御史出延綏韓家塢斬級二百餘時敵居河套出沒無時越齎七日糧晝伏夜行至敵所且擊且射斬首三百級奪其馬牛羊器械無算又出大同破威寧海擒百七十人封威寧伯　又曰劉大夏字時雍湖廣華容人弘治中總督軍餉周司徒經曰邊土糧草半屬京貴子弟公素不與此輩合此行以剛取禍矣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至邊召父老講究得其要領不兩月倉有餘積中貴子弟亦莫之犯　又曰白昂字廷儀直隸武進人弘治中昂以戶部侍郎治河道自高郵州北二里之杭家嘴至張家溝兩岸皆壅土爲隄又爲閘四凡四閱月而成名曰康濟河　又曰叢蘭字廷秀山東文登人正德中總制宣大敵嘗深入蘭分部諸將或犄或角又據險邀之斬獲百有餘級　又曰孟鳳字瑞周山東曲阜人正德中提督宣大有執游僧乞丐爲奸細希功者鳳力辨於朝得全活　又曰周南字文化浙江縉雲人正德中總督兩廣軍務廣人聞南來不勞而定南乃弛威布德惟飭長吏勸農寬賦以身先之民得休息　又曰王憲字維綱山東東平州人嘉靖中總制三邊敵由花馬池入黑水苑憲調榆林各路兵合擊之斬三百餘級降勅獎勵加太子太保　又曰劉天和字養和湖廣麻城人嘉靖中總制三邊請設重險以衛內除戎器以備外於是有乾溝澗諸女墻壕墩之設又制爲有脚輕車强弩諸火器短兵之制　又曰王守仁字伯安浙江餘姚人嘉靖中總制廣西等四省軍務時土官岑猛作亂守仁至南寧盡撤防守之兵於是思田二州頭目盧蘇王受等悉散其衆埽境來歸　又曰劉燾字仁甫直隸天津衛人嘉靖中總督薊遼時歲用漕糧悉由通州陸運至牛欄山轉輸勞費燾疏潮河川水達於通州更駕小舟轉輸直抵本鎮大爲便利　弇州史料曰王忠毅驥初以兵部尚書總督軍務偕定西侯蔣貴以大軍十五萬平麓川走其叛宣慰思任發再以靖遠伯兵部尚書總督軍務偕定西侯蔣貴以大軍十餘萬討思任發之子思機發獲妻孥象馬輜重而還三復爲總督偕都督同知宮聚以大軍十餘萬窮追思機發於孟養破之不能得而還凡三下滇南　又曰王忠毅驥初以尚書提督甘凉軍務還部再以尚書總督討朶兒只伯三以尚書總督軍

務討麓川思任發四以靖遠伯總督討思機發五仍討思機發六掛征蠻將軍印平貴州苗七總督南京守備

又曰王襄敏越初以副都御史總督延綏等處軍務破紅鹽池鹵再以太子太保尚書總督大同諸邊軍務破威寧海鹵三以威寧伯總督破山東墩鹵四以太子太傅總督五軍十二營兵馬五以平遼將軍總兵北征六以征西前將軍鎮守大同七以靖鹵副將軍鎮守延綏八起家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總督陝西甘凉寧夏延綏軍務　又曰楊文襄公一清初以左副都總制三邊再以右都起總制平安化王難三以致仕少傅大學士起提督　又曰王襄敏公越初以左副都右都御史連歲出兵關中破西北鹵再以威寧伯提督同保國公朱永破西北鹵三以太子太保總制陝西三邊破西鹵中間一以總兵鎮延綏

總督三

攜二僮　甫兩月　明列卿紀曰劉大夏弘治中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勅使臨門即攜二僮以行兩廣人士聞其來如飢兒之得乳母　又曰劉洪正德中總督兩廣時賊林貴等亂惠潮諸郡洪率羣師調狼兵甫兩月俘斬八千人餘黨悉平　脩邊墻　散糜粥　又曰王瓊總制三邊土番侵擾甘肅瓊擊敗之又置下馬關門接清邊墻一百八十餘里　又唐龍嘉靖中受命總制三邊整理邊防清龍上疏平糧撫官遣寬私債撫流移給醫藥散糜粥等十餘事　圖實效　復舊規　又曰楊博嘉靖中總督薊遼疏論練主兵為根本調客兵為權宜兵不在增而在練馬不在加而在養乞督邊臣以圖實效又曰楊選為薊遼總督條陳邊政舊規當復者建昌營黃花鎮墻子嶺直隸衛所等四事部議從之　不事苛刻　多所全活　又曰韓雍以左僉都御史討廣西大藤峽賊生擒侯大狗等七百餘人斬峽中大藤改名斷藤峽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雍為人不事苛刻未嘗濫殺一人屠滿總督兩廣軍務斬獲猺獞數多賜綵緞銀兩柳州諸處戍軍舊皆番調風土疾習比代死亡過半乃為區處分守多所全活　去其太甚　未敢私干　又曰鄧廷瓚總督兩廣性不瑣瑣細故吏有賢勞者輒寒薦以厲其餘或特去其一二太甚者　又曰兩廣都御史熊繡在廣征瑤苗之負國者寡為邊人信故爾命加勳兵脩垣守險景帝不忍忘為立祠祀焉　不許輒進　自縛以歸　又曰朱英成化中總督兩廣時猺獞相繼為亂寇合而人亦未嘗敢以私干寇者餘皆以恩撫之性清介與人士寇來不許輒進其討古田也珪謂罪止首惡乃設重賞購縛之已而賊果自縛以歸　又曰閻珪弘治中總督兩廣時猺獞相繼為亂珪謂罪止首惡乃設重賞購縛之已而賊果自縛以歸　華心向化　率屬以廉　又曰吳琛總督兩廣時羅美等聚衆剽掠命兵擒之又殲賊六百餘人猺獞大駭詣軍門聽命日以數萬議者謂廣寇不可以理喻而華心向化如琛剽掠者前此未見也　又曰石永總督湖廣川貴等處一崇寬大率屬以廉凡事責實效一切文具悉罷蠲　民為立祠　士樂效死　又曰秦紘總制三邊軍務造兵車置火器脩城堡開陘一萬四千餘處在任三年邊功孔多既去邊民不忍忘為立祠祀焉　又曰楊一清正德初總制三邊於地之險酌盈濟虛　脩垣守險　酌盈濟虛　又曰石璞總督宣大充餉勤兵脩垣守險景帝賜璽書曰爾忠勤善謀素為邊人信故爾命加中無失尤善激賞士卒厚樂於効死　簡閱士馬　屢有斬獲　又曰許進總督宣大簡閱士馬屢出奇挫敵得級六十太子太保　又曰史琳弘治中以右都御史提督軍務敵至集游民軍費不貲仲宇酌盈濟虛未嘗告匱輸林琳桑欽進勦屢有斬獲

會通賦詩　齋沐禱神　又曰宋禮永樂中請疏會通河為國大利而後人惟頌平江伯而不及禮丘文莊過會通河賦詩曰清江

浦上臨清閘鼓叢祠飲餞餘幾度會通河上過更無人語宋尚書又曰喬毅成化中以工部侍郎治漕河時亢旱水淺舟膠穀齋沐請於江海之神江潮湧入漕河運船遂通人謂精誠所感　望如甘雨

稱爲神明　獻徵錄曰姚鎮巡撫延綏時值饑饉鎮厚撫士卒咸樂爲用敵犯涇陽遣遊擊彭英等奮擊之大捷已而致政歸旋拜總制三邊尚書鎮閒命就道延綏渴望如甘雨莫不願效死力　又曰崔鵬爲陝西按察使有村豪崔文誣奬玉盜劫玉已誣服鵬鞫得其實人皆稱爲神明進兵部侍郎總督宣大獻蘭蔚州鵬命保定總兵周徽進勦所獲無算時謂數十年來僅有此捷

不爲危言　畢屈羣策　又曰兩廣總督潘鑑撫蜀時關南寇馬與率衆逼蜀境鑑密授總兵等方畧擣平其巢兩廣之起上意間在惜未竟厥用生平不爲危言激論而耿介壁立不可干以私焉　又曰王以旂爲陝西總督務爲鎮靜能推布腹心畢屈羣策敵犯山丹波羅堡及莊浪高家堡等俱督兵敗之　又曰石茂華以兵部侍郎總督陝西時雲中和市初登陴誓諸軍力戰而邵俘馘以聞不使越額稽首受要束後秦隴大饑日夜露禱爲民請命天果大雨成茂華與爲期約不爲兩廣總督直岑溪七山等稍縮粉其面紅綠其衣巾游示諸營由是軍威振肅所向克捷　又曰才寬成化進士因不克捷附劉瑾出總制三邊以便宜行事參游等以憂歸家居一日不敢忘朝廷庚戌敵至京師守禮即馳赴至中途聞命乃止　又曰蘇祐總督宣大居邊十年屢兵秣馬訓練將士敵懼其威仇鸞拜大將出行邊使人謂祐請以首功一級官公少子祐謝曰兒未嘗從戎不敢以累將軍

一日不忘朝廷　十年訓練將士　又曰楊守禮總督三邊敵至花馬池守禮率衆乘城激以重賞敵遂解去

登陴誓軍　爲民請命　又曰許論爲薊遼總督有功入爲尚書敵犯涇陽遣遊擊彭英等奮擊之大獲死力　又曰崔鵬西上曰朕仍欲用許論論至鎮敵伺大水峪論

授計討平　所向克捷

總督四

增詩　明何景明送彭總制之西川詩曰江漢兵戈阻鄖陽節制移遥憐蜀父老再覩漢旌旗躍馬終難據窮猿本易追威名聊一借勲業況當時　其二曰蜀道青天上岷山赤日西九重連授鉞萬里動征輦開府松山靜懸軍玉壘低知公安蜀計諸葛大名齊　李攀龍上濟寧朱司空詩曰河堤使者大司空兼領中丞節制同轉餉千年軍國壯朝宗萬里帝圖雄春流無恙桃花水秋色依然瓠子宮太史但裁溝洫志丈人何減漢臣風　王世貞寄濟寧朱司空詩曰十年蓬累卧江東兩見脩鱗濟上通天畔星爲中執法人間水屬大司空樓船畫集沙河兩璧馬秋歌瓠子風轉餉自來勛第一璽書何日未央宮

增啟　明馮琦賀總督張公出鎮啟曰帝眷元樞國資上畧自天子所出宣南仲之威以我公歸入領北軍之重有常立武無競維人閣下德惟國基器爲時棟九塞共傳其風采四方盡殫夫威稜北鎮薊門南清粵海書庸上考晉秩中樞帝將決戰於邊陲公宜運籌於帷幄時方多事國合有人乃於本根之地特簡鎖鑰之臣非但付以爪牙亦且倚爲心膂使我稱干比戈之士歡若投醪則彼彎弓牧馬之軍驚將落膽行且定萬世之業非徒折千里之衝

增序李夢龍送王忬總督薊遼序曰公既以御史按楚中已而按順天得候者言敵狀古北口寨下伏牛馬谿谷中者數所公疏請固京師召集郡國入援兵天子由是知公名乃擢爲僉都御史督治餉通州再賜金幣尋移公山東時東南倭事日嚴復移公閩粵大具艦募處州卒鼓之數破賊斬首千餘級凡五獻捷上皆賜金幣已而又進公副都御史治雲中者踰月復以功遷兵部侍郎督薊遼諸軍

巡撫一

增明會禮列卿紀曰永樂十九年命侍郎郭敦給事中陶衍往順天等府安撫軍民考察官吏於是有巡撫之命然事罷則止未有專職正統十四年土木之變命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鄒來學巡撫順天永平二府棠荆等關景泰五年命副都御史李賓巡撫順天永平二府天順元年革巡撫成化二年復以僉都御史閻本巡撫順天永平兼撫河間保定七年又命副都御史楊璿巡撫增大名順德廣平凡八府成化八年據居庸關中分設二巡撫於是有整飭薊州山海等處邊備巡撫順天永平二府地方之命設行院於遵化以後相沿不改　又曰正統元年遣都御史李璿出撫遼東遂爲定制　又曰洪熙元年宣皇嗣位命大理卿胡槩巡撫蘇松等府并兩浙地方宣德五年擢長史周忱爲工部侍郎總督稅糧兼巡撫應天等處遂爲定制　又曰正統十三年土木之變遣都御史洪英出撫山東相沿至今　又曰宣德五年始命于謙巡撫河南山西正統十三年始命都御史朱鑑專撫山西歷天順至成化雖暫議革而尋即復置　又曰正統元年廷議大同與宣府共設巡撫一員景泰三年大同始專設巡撫一員遣都御史年富秉鉞其地天順三年又與宣大同設巡撫成化十年又仍專設　又曰宣府巡撫之設正統中自范陽李儀受命以至於今　又曰宣德五年以侍郎于謙巡撫山東河南二省始有巡撫之命正統十四年命都御史王來兼撫河南湖廣二省景泰元年命都御史王暹專撫河南相沿至今　又曰景泰三年耿九疇以侍郎出鎮陝西因文移不得徑下按察司不肯受於是特改都御史巡撫　又曰宣德十年遣都御史陳鎰出鎮延綏景泰元年命都御史陸矩參贊軍務遂爲定制　又曰正統元年三楊學士以寧夏要地特薦御史郭智爲都御史鎮撫寧夏整備邊備於是寧夏始以文臣巡撫　又曰正統元年甘凉多事命尚書王驥出征而侍郎柴車復以參贊軍務出鎮甘肅景泰元年乃更爲巡撫都御史

又曰正統三年命都御史賈諒鎮守湖廣以後或以侍郎或以大理卿出撫景泰元年以後專用都御史
又曰成化中以鄖陽地廣藏奸遣都御史原傑安撫流逋因立鄖陽行都司添設都御史提督撫治之　又曰
嘉靖三十三年因倭患命尚書張經提督浙江福建直隸軍務又專設都御史巡撫三十六年命巡撫浙江等
處官銜遵守至今　又曰正統十三年始命韓雍巡撫江西嗣後自成化至嘉靖中雖裁復不常而暫革復設
至今不改　又曰弘治甲寅汀漳寇起孝廟乃設巡撫憲臣開院於贛以統制之擢金澤爲都御史巡撫江西
提督南贛等處軍務　又曰嘉靖三十六年倭犯閩地始專設都御史巡撫福建　又曰正統十四年兩廣多
事命僉都御史楊信民巡撫繼侍郎孟鑑揭稽廣西命侍郎李棠巡撫成化五年用御史龔晟言以總督兼巡
撫而兩廣巡撫不復設　又曰正統十四年擢都御史李匡巡撫四川遵守至今　又曰正統四年命都御史
丁璿出鎮貴州事竣回院景泰元年命大理寺丞王詢巡撫始有專職　又曰正統九年命侍郎侯璡鎮撫雲
南天順元年裁革成化十二年大學士商輅建言復設遵守至今　又曰景泰元年命都御史王竑總督漕運
兼管巡撫遂爲定制開治於淮成化八年改巡撫總漕各一員九年復舊正德十三年又改各設一員十六年
復舊嘉靖三十六年又改各設一員四十年復舊

巡撫二

增明會禮列卿紀曰周忱宣德中巡撫南直隸時蘇松納糧糧長私造大斛忱令鑄造鐵斛發屬縣依造立濟
農倉將遞年撥運剩米運入以備賑濟又脩葺學校先賢祠橋梁濬治河道善政不可枚舉　又曰熊槩宣德
中巡撫應天著先賢范文正胡安定三陸祠宇清還范氏義田童稚皆知槩名而相與傳頌　又曰成均宣德
中巡撫浙江築捍海隄民賴之　又曰趙新宣德中巡撫江西討平蠻寇又建議以淮漕之舟順載江西之粟
兵農兩利　又曰于謙宣德中巡撫河南行官糧以備賑荒採草束以防河患植柳以蔭行旅鑿井以濟道渴
美績甚衆　又曰鄒來學正統中英宗北狩以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脩喜峰等口還薊州倉於城內百廢具
舉東西晏然　又曰陳鎰正統中巡撫陝西值亢旱鎰奏免宿逋數十百萬人咸呼爲黑髯慈父　又曰薛希
璉正統中巡撫福建時殘寇羅丕復起希璉諭之曰若輩皆良民苟能自新當貰罪降者數萬　又曰楊信民

正統中巡撫廣東時黃蕭養作亂信民畢騎諭降賊數十萬迫卒廣人奏請立廟致祭水旱疾疫必禱焉　又曰李棠正統中巡撫廣西俘賊羣酋之叛者以萬計及代還不持一物隨身書劒亦棄去　又曰蔡錫正統中巡撫湖廣歲饑賑濟全活者數萬家肖像祀之　又曰王竑景泰中總督漕運兼巡撫請發漕米以賑淮揚饑與巡撫周忱借餘米以足民食皆先發後聞人稱名巡撫必曰王公周公云　又曰李秉天順中巡撫應天值歲饑秉出官庫充費易倉米以賑民全活甚衆　又曰王宇天順中巡撫大同石亨與姪彪以大同乃舊鎮之地恣肆橫宗宇劾之聞者歎服　又曰盛顒成化中巡撫山東值旱饑顒甫下車禱雨即大注枯槁復起　又曰楊繼宗成化中巡撫順永地方奪還官戚占民庄田權貴斂迹　又曰張鏜成化中巡撫保定值久旱給民牛種俾不廢業　又曰王恕成化中巡撫南直隸時中官王敬乘傳索奇玩恕言當此凶歲謂宜遣使賑濟而乃橫求玩好耶上乃械敬下獄戮之　又曰項忠成化中巡撫陝西滿四叛據石城忠披堅城下矢石如雨馬文升勸其持重忠曰奉命討賊久無成功死所甘心輿論偉之　人曰馬文升成化中巡撫陝西與項忠討擒滿四賊向恃石城之險文升令萬人悉平之立石記平石城歲月於山崖以示永久　又曰王恕成化中巡撫雲南時鎮守內臣私市外夷人莫敢問恕劾之奏一切寶玩宜拒絕九閱月疏二十上直聲動天下　又曰徐懷弘治中巡撫順天值歲饑請出太倉米及戶部銀兩發州縣驗口給散饑民賴之　又曰何鈞弘治中巡撫山西時晉王妃父怙勢驕橫鈞欲發其奸其人引咎伏門三日勸令改正乃已　又曰謝士元弘治中巡撫四川歲大祲流民不絕士元爲廣室作廩食之所活不可勝計　又曰張縉弘治中總督漕運兼巡撫造舟之價必預給漕卒必選精壯者淮揚饑奏留糧米萬石全活之　又曰陳天祥弘治中巡撫貴州時諸苗搆亂天祥調兵破諸寨疆土底寧　又曰邊憲正德中巡撫寧夏禦敵於紅兒山五日七捷事聞獎賚有加　又曰孫燧正德中巡撫江西寧王宸濠反謂燧曰我往南京汝保駕否燧曰天無二日臣安有二君濠怒令武士縛燧害之

巡撫三

循吏　長者　明列卿紀曰陸粲嘉靖中巡撫河南珊淳德篤行持身如處女愛民如己子庶幾循吏云　又曰徐源弘治中巡撫山東常祀嶽鎮東海肅之夕禱時澍雨象性寬仁人稱長者　却

餽金　免重稅　又曰倡鍾成化中巡撫保定凡河間淤地爲豪右占種者悉還之民又却守備者餽金　又曰史琳弘治中巡撫保定奏免重稅穿淖沱支流以免漂溢斗　又曰李敏景泰中巡撫應天挑濬青墩浦橫瀝塘以通白茆塘疊開三堰於是水得歸海田不淹者稅二斗民歡趨之順中巡撫應天時松江府有荒田四千餘頃加稅見戶孜請召民開佃肥者稅三斗瘠者稅二斗民歡趨之

蕪穢盡闢　表烈婦　至文廟　又曰王璟正德中巡撫山西疏請表諸邑貞烈婦女以扶綱常巡撫陝西值大饑父子相望時朔望必至文廟講書人問之時曰饑以道王之義自是人心果定

忤權貴　黜貪吏　又曰王懋中正德中巡撫雲南操履清介奏免塲課數事忤權貴致仕歷起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清寬嘉靖中以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山東疏請諸邑貞烈婦女以扶綱常巡撫陝西值大饑父子相望時朔望必至文廟講書人問之時曰饑以道王之義自然

政先激揚　善於撫卹　又曰彭韶成化中巡撫順天韶好別白君子小人政先激揚且陳時政以弭天變議糧運以便軍民尤爲可稱云　又曰王王鑑正德中巡撫順天熟平恕善於撫卹麻峪山有銀礦守臣以中旨索之勳使而廣事不行

中外倚重　遠近悅服　又曰劉瑾方倚重之留之甚至而竟致政歸廣衡景泰中巡撫遼東鎮靜不擾遠近悅服　又曰秦紘成化中巡撫河南巨璫汪直見紘獨與抗禮署不爲屈　又曰孫需弘治中巡撫河南疏請彰德宜崇設武臣陳州宜增縣治多從其言　又曰冀亨巡撫有鎮守中官劉瑯剝民自殖與需水火需輒以法裁之

獨與抗禮　輒裁以法　又曰秦紘成化中巡撫河南持兵噪而前謗叱之皆驚散以不媚權貴在外十八年中巡撫山東集蝗蟲息經營賑貸活饑民百八十萬　又曰薛希璉景泰中巡撫清寬嘉靖中以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清寬嘉靖中巡撫順天韶好別白君子小人政先激揚且陳時政以弭天變議糧運以便軍民尤爲可稱云　又曰黃亨巡撫河南疏請彰德宜崇設武臣陳州宜增縣治多從其言

不媚權貴　賑貸饑民　又曰于謙宣德中巡撫河南書夜經太行山有羣盜出掠以備凶荒民賴之　又曰于謙宣德中巡撫河南書夜經太行山有羣盜出掠以備凶荒民賴之

多從其言　得損其半　又曰陳道弘治中巡撫他遼撫率屈禮以事至汪聲勢烜赫他遼撫率屈禮以事至汪聲勢烜赫

崇獎學校　首行均徭　又曰楊寧正統中巡撫福建初郡縣無儲積瑄命各建倉廩勸富民出粟以備凶荒民賴之嘉靖中巡撫順天賑揚恭作亂不數日折其首凡防禦方畧皆切中時宜有撫臺奏稿二卷　又曰汪玉幸俾勤卹民隱無或怠遑宜爲守備爲本有徵已而乞骸骨中外倚重遠近悅服　又曰張玉弘治中巡撫遼陽以中旨索之勳使而廣事不行　又曰劉瑾宜德中巡撫河南巨璫汪直求以希爵賞者玉正色拒之

梵香告天　單車抵任　又曰王守仁正德中巡撫江西首行均徭寧正統中巡撫江西首行均徭歲辦法人悉稱便

不致失所　久而無弊　又曰孫燧弘治中巡撫江西之命駛然謝遣家屬單車抵任每見宸濠輒諷以太義　又曰金澤弘治中巡撫浙江海潮漂溢數舉行荒政使昏墊之民不致失所　又曰汪玉正德中巡撫順天練士卒葺城堡且屬守宰俾勤卹民隱無或怠遑　又曰汪霖成化中巡撫福建初郡縣無儲積瑄命各建倉廩勸富民出粟以備凶荒民賴之嘉靖中巡撫順天賑揚恭作亂不數日折其首凡防禦方畧皆切中時宜有撫臺奏稿二卷

勤卹民隱　切中時宜

各建倉廩　直搗巢穴　又曰張瑄成化中巡撫福建初郡縣無儲積瑄命各建倉廩勸富民出粟以備凶荒民賴之　又曰葉盛天順中巡撫兩廣時瀧水縣縣搖賊鳳二將軍叛亂盛會調官軍直搗巢穴獻俘京師

開吳松江　設高淳縣　又曰畢亨成化中巡撫應天奏設高淳縣以分治溧水民便焉　又曰畢亨成化中巡撫應天與知府丘霦議開吳淞江闊十四丈五尺深一丈五尺　又曰倡鍾弘治中巡撫應天奏設高淳縣以分治溧水民便焉

兼理缺乏　又曰王大用嘉靖中巡撫四川自食惟蔬菜蔭茶法定賦役諸所興革務存節愛嘉靖中巡撫貴州請查軍伍以五年爲率指揮以下以在逃多寡爲罰不但清勾亦兼理缺乏　又曰湯沐敏

衣數事　名宦二祠　又曰李綱成化中總督漕運兼巡撫奏準運船遭風漂流糧米免送問衣數事而已　又曰徐鏞弘治中總督漕運兼巡撫奏準借太倉銀應水陸搬運脚價用卒於官淮人祀之名宦名臣二祠

不立崖岸　無所撓枉　明獻徵錄曰周忱巡撫江南在任二十二年盡心於職爲人謙恭不立崖岸　明列卿紀曰馬文升巡撫陝西奉公伸法無所撓枉事有利於民必極舉之

特賜絲緞　不避貂璫　明獻徵錄曰洪漢巡撫大同先在廣西時平賊有功特賜絲緞　又曰周季麟巡撫蘇州會勘御馬監牧馬草場其所侵民業考諸圖籍正之不避貂璫之怒

長揖不拜　戇直不阿　又曰曹鳳巡撫延綏時劉瑾擅權見者皆長跪稽首鳳自延綏回見瑾長揖不拜瑾怒目揖之出　又曰賈鉞巡撫陝西時逆瑾

入橫鉞直聽不阿弱來千斛再請乞休居林下十有六年賑則課子讀書　二驢送客　百斛賑饑又曰徐節巡撫山西居官甚廉不忍擾民在太平飼二驢於私廨鄉人遇郡者以驢送出境驛遞皆不與知　又曰陳九畴巡撫甘肅嘉靖己亥歲饑九畴輸粟百斛賑之民乃少甦　獨當一面　在鎮數年又曰延綏巡撫陸鈞時山寨自固官軍分道並進矩與保定的梁理獨當一面刻日破之　又曰大同巡撫鄭寧在邊鎮數年適驅場無事日延見境內士大夫咨詢民瘼次第舉行中貴有厚望者偶語於馬前曰君記得送往迎來否鈞應之曰記得更記得節用愛人　又曰嚴嵩嚴世蕃嚴鵠嚴鵠新新如也其約身謹行之效顯如此　以大魚巡撫傳論居家未嘗見其疾言遽色諸子姪侍不威而嚴

獻　備駝馬贖又曰廣東巡撫楊信民時廣多嘯聚信民欲親往諭降藩臬以下皆阻之楊曰吾以誠待之無害也遂出見賊羅拜泣下以大魚獻受之不疑　又曰李佩任山西巡撫有生擒外寇小石愛子者敵備駝馬來贖倪歸之以結其心　人給小學　名錄屏風又曰陳察任南贛巡撫領明高皇大誥闢里社社人給小學典無逸殿辟文帝常錄夔名於屏風曰此可大用　發未起運米　奏豁無徵糧明列卿紀曰何鑑弘治中巡撫應天值蘇松大水民飢鑑以便宜發未起運米十萬石遣官分賑　又曰朱瑄弘治中巡撫應天奏查嘉定華亭等縣明竭等項無徵糧七萬應豁除　減裏府琉璃瓦　靖板苗香爐峰又曰樊瑩弘治中巡撫湖廣於時水旱連十多以常瓦賀璋等於江封瑤種於柳桂靖板苗於香爐峯　士民遮道挽留　故人傾心接引明獻徵錄曰湖廣巡撫布衣三疏乞歸湖行士民遮道挽留車不得前所攜惟圖書數篋衆歎曰是都御史裝耶　又曰四川巡撫戴鰲遇故人傾心接引有范瓚者以所居質錢於鰲期滿當徒鰲曰我寧不得居必不使汝老而無歸也　疏止奉令捕豹　吏皆望風解印又曰韓文巡撫寧夏留心邊事有司奉令捕豹文疏請止之巡撫應天威名籍甚中外畏吏皆望風解印權豪怙勢之家相戒毋敢犯

巡撫四

增詩明陳一元送謝寤雲中丞移鎮粵東詩曰喜從文酒接清歡歲序崢嶸惜別難雄略百蠻開幕府美名六代重詞壇戟門月照牙旗畫甲帳風傳畫角寒予亦遠行將就道相思紅日近長安　謝榛送范中丞堯卿鎮贛州詩曰九月度州去天南宿霧開揚帆生遠思秉鉞見雄才地轉三吳盡山連百粵迴夜深瞻北斗獨上巒孤臺　吳國倫送龐中丞巡行五路屯鹽詩曰羣牧非虛讓天王已借籌便宜搜粟令清切負薪憂萬里鳴寨雙熊歷禹州歸來慰宵旰不益富民侯　唐順之寄周中丞備禦關口詩曰牙旂高建白羊東鼓角殷殷瀚海空雪後錦裘行塞外月明清嘯滿樓中幕南五部思歸義薊北諸軍盡立功燕頷書生人共羨一朝投筆去平戎　方逢時鄭中丞出塞還邊宴於閱武堂夜別贈詩曰明庭稽顙見呼韓九塞無塵斥堠閑按部龍沙秋欲盡論兵虎帳夜將闌千旌曉拂青山影笳鼓晴翻白海瀾千古金湯須上策期君談笑築寘顏　徐中行寄贈中丞江玉卿自鄖臺移鎮武昌詩曰鈞天一震洞庭陰虎觀崢嶸白雪林雲夢火明秋較獵蘭臺風起畫披

檪浮湘司馬才名大開府羊公惠愛深獨有夜郎羈客在武溪煙雨自悲吟　又聞張助甫開府寧夏寄贈詩曰青銅峽口古靈州黑水河穿紫塞流一夜羌人吹篴過千山明月總邊愁　王世貞送周中丞允文遷撫江西詩曰聞公移鎮古洪州童穉驚呼父老留一疏吳天迴萊色十年滄海捲鯨流江雲對擁中丞節山雨長飛帝子樓共道袞衣多佇望不知何地更東州　又寄耿中丞子承詩曰黃龍東去海雲低元菟城頭烏夜啼帳下青羌新屬國軍中白馬舊安西牙旗月擁諸陵出甲帳天迴萬堞齊最是駝酥爭捧處不妨飛捷醉中題

繡衣直指一 巡按御史附

原 杜氏通典曰漢公卿百官表侍御史有繡衣直指者出討奸猾理大獄武帝所制而不常置直指者行無苟私也衣以繡者尊寵之也沈約云繡衣御史光武省順帝復置魏罷之　增 晉至元並不設　續文獻通考曰洪武十年七月詔遣監察御史巡按州縣　吾學編百官述曰御史諸差巡按爲要　春明夢餘錄曰憲綱開載巡按所至博採諸司官吏行止廉勤公謹者禮待之薦舉之汙濫奸佞者戒飭之糾劾之如有陳告官吏不公等事須要親行追問分巡所至不得多用導從飲食供帳只宜從儉

繡衣直指二

增 漢書曰武帝末郡國盜賊羣起暴勝之爲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東至海以軍興誅不從命者威振州郡勝之素聞雋不疑賢至渤海請與相見不疑曰凡爲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勝之敬納其戒　原 又曰江充爲直指繡衣使者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奏請沒入車馬令身侍北軍擊匈奴奏可充即移書光祿勳中黃門逮召近臣侍中諸當詣北軍者移劾門衛禁止無令得出入宮殿於是貴戚惶恐見上叩頭願得入錢贖罪上許之令各以秩次輸錢北軍　又曰王賀字翁孺爲繡衣御史逐捕魏郡羣盜堅盧等黨與及吏畏懦逗留當坐者賀皆縱不誅他郡御史暴勝之等奏殺二千石誅千石以下及通行飲食坐連及者大部至斬萬餘人賀以奉使不稱免歎曰吾聞活千人者封子孫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　後漢書曰譙君黃爲繡衣使者持節與太僕任惲等分行天下觀覽風俗所至專行誅賞　增 春明夢餘錄曰舊制御史皆乘驢宣德間御史胡智言巡按一方則御史以朝廷所差序於三

司官之上或同三司出理公務三司皆乘馬御史獨乘驢頗失觀瞻自今請乘驛馬許之　吾學編曰于謙巡按江西平反寃獄稱爲神明民所不便釐革殆盡　又曰韓雍巡按江西會廬陵賊起與巡撫侍郎楊寧捕斬二百人解散其衆　又曰高明爲御史巡按河南糾斥不職吏六十餘人黃河南徙民耕淤地畝收歲數斛議者欲履畝坐稅明不可曰河徙無常稅額不改平陸忽復巨浸常稅猶按舊籍民何以堪　又曰樊瑩字廷璧巡按雲南交人誘邊氓盜掠殺吏民方議用兵瑩移諭禍福皆納款　又曰朱裳爲御史案約如故巡按山西山東有風采稱爲長齋御史　名山藏曰龐尚鵬字少南南海人爲御史按浙江浙民困於甲首錢尚鵬破除其法更行一條鞭浙人大便江以南通行之礦徒倡亂促巡撫勦平釋出幼少者千餘人還朝浙中排門香燈涕泣攀挽

設官部四十九 招討使 副招討使附 都大提舉茶馬 茶馬御史附 制置使 宣撫使 經畧使 安撫使 宣諭使 提舉市舶 承宣布政使 參政參議附 提舉

招討使一 副招討使附

增事文類聚曰唐貞元時置招討使自後隨用兵權置兵罷則停後以節度兼度支營田招討經略使則有副使判官各一人五代後唐亦以招討使爲都統之副宋因之元有招討使副招討 玉海曰慶曆元年詔陝西經略招討使夏竦屯鄜州熙寧八年命趙卨爲安南道經略招討使建炎四年李成圍江州以張俊爲江南路招討使紹興五年岳飛爲湖北襄陽招討使十年兀朮犯三京以韓世忠張俊岳飛兼河南北招討使三十一年以陝西河東命吳璘京東河北東路命劉錡京西河北西路命成閔爲使蓋遥領其地十一月又命吳拱李顯忠隆興元年李顯忠爲淮南京畿京東河北招討使邵宏淵副之 續文獻通考曰遼北面邊防官有西南面都招討司太祖神冊元年置招討使一員選有功者領之有西南面五押招討司置五押招討大將軍一員有西北路招討司置招討使監軍一員有西路招討使司置招討使官 金招討司置於西北路西南路東北路三處使一員副使一員 元招討司秩正三品達魯花赤一員招討使一員 明止設招討軍民等職以待土官

招討使二

增兼招討使事文類聚曰唐德宗初建中二年田悅圍邢州次臨洺詔河東節度使馬燧等救臨洺悅與大敗邢州圍解以功加右僕射尋又加燧魏博招討使三年又敗悅於洹水詔加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兼魏博等四州節度觀察招討使 讓招討名又曰裴度受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詔出度以韓弘爲淮西行營都統不欲更爲招討請祇稱宣慰處置使從之 籌畫皆出又曰五代後唐莊宗與郭崇韜謀討川郡太守充招討使肅宗以鎮武嗣遷兼御史大夫比收河伐之討時明宗爲諸道兵馬總管嗣遷兼御史大夫比收河洛屢挫賊鋒頻來攻皆爲鎮所敗賊等懼之號爲來嗣議 賊鋒屢挫又曰來填爲貢行崇韜自以官者相傾欲立大功以制之乃奏曰無踰於卿乃以嗣岌爲都統崇韜爲招討使率親軍六萬進討幼稚安能御行卿當擇其副崇韜未奏莊宗曰無踰於卿乃以嗣岌爲都統崇韜爲招討使率親軍六萬進討西川籌畫皆出崇韜繼岌承命而已

招討使三

增制元稹加裴度幽鎮兩道招討使制曰具官裴度昔者區域之中蜂蟻巢聚蔡有逆孽齊有狡童厥初圖征

疑議滿野苟無司南允罔能濟佑我憲考爲唐神宗實賴股肱運用心力肆朕小子蒙受景靈冀服於前燕平於後而撫御失理盤牙復生求思弭寧國老尚在是用亟宣懇惻之誠就加招撫之命　崔琮鳳翔李業河東李拭並加招討使制曰邊境未寧固資於選帥輪轅適用必在乎與能無煩易地之勞各副長城之委鳳翔節度使檢校刑部尚書李業生自將門久知鹵簿悅詩禮而不倦索韜鈐而甚精河東節度使檢校禮部尚書李拭早膺儒術克擅文場幼挺瑚璉之資尤通冉季之政並累更重任必播能名朕以右輔之新拓土疆是資綏輯大鹵之連控戎落尤藉隄防或更戶封之崇或仍舊貫之美各膺新命無替前勞

制置使一

增翰苑新書曰唐宣宗大中五年以白敏中充招討党項行營都統制置等使制置使之名始此宋不常置掌經畫邊鄙軍旅之事政和中熙秦用兵以內侍童貫爲之宣和末姚古爲京畿輔郡兵馬使靖康初种師道爲河東路制置使錢蓋爲陝西五路制置使建炎元年有招捉盜賊制置使自王淵始三年有行在五軍制置使自劉光世始又諸路皆有制置使自江浙陳彥文程千秋始浙西安撫使康元之帶本路制置使安撫帶制置自此始也四年罷有沿江都制置使紹興二年有沿海制置使三年有安撫制置大使六年始鑄印以某路制置使爲名其後盡省惟四川沿海有焉開禧中用兵起丘宗卿守金陵留鑰宗卿嘗以僉樞督視軍馬於是趙淳已爲江淮制置命宗卿爲江淮制置大使已而罷四川宣撫以安子文爲制置大使

制置使二

增假便宜　聽節制合璧事類曰宋張浚至襄陽自屬郡守貳以下皆得詮賞因薦擇千秋爲制置使假以便宜　又曰郭太尉仲荀制置東南盜賊請監司並聽節制許之　羅致人才舉按監司合璧事類曰范成大爲四川制置使凡人才可用者悉羅致幕下其蔡然者則露章以薦　翰苑新書曰席大光在成都得旨位宜撫副使上凡監司不法許以舉按　築堡置戍擊強撫善合璧事類曰范成大爲四川制置使以黎爲要地奏置路分都監增五寨雜少壯爲兵凡吐番擾邊徑路十有八悉築堡置戍　又曰范成大爲四川制置使文州蕃部間擾邊奏乞豫爲文告偪強者討擊之善良者撫摩之使知畏慕　制垣外闖　擢自价藩　授之制閫　屹然玉壘　倚以金城　文武式萬邦之憲精神折千里之衝　紫殿陞班建碧幢而制閫　綠綈趣駕滌紅籀以開藩　犀甲熊旗名在江淮之草木虎符魚鑰光通河洛之圖書　分鎮踰歲月共期裴相之行營　小隊出郊坰復喜嚴公之使節　昌黎入

廷奏之軍信兒郎之帖服　光弼代子儀之將見旗幟之精明俱出翰苑新書

宣撫使一

翰苑新書曰唐開元元年命畢建等六人宣撫十道十五年河北水災宇文融爲宣撫使二十年河北饑盧從愿爲宣撫處置使德宗初關播宣撫湖南興元元年平章事蕭復充宣慰安撫使正元八年以水災命奚陟等宣撫於延英殿臨遣元和四年以旱災命鄭敬崔芃孟簡裴武宣撫淮南宣歙浙西東山南東道江西鄂岳等道召對告以勤於奉職十四年楊於陵充淄青宣撫使　玉海曰宋時不常置有軍旅大事則命執政大臣爲之累朝但除向文簡范文正富文忠文忠烈韓獻肅五人仁宗征儂智高以狄青爲宣撫使武臣宣撫自此始建炎三年張魏公以知樞密院爲宣撫處置使其後杜丞相周仲弼孟富文趙元鎮虞彬甫王公明鄭仲一沈德之輩皆自二府出爲之若前宰相爲宣撫則自渡江以後亦止除李伯紀呂元直朱藏一三人紹興三年劉光世以使相宣撫淮南武臣非執政而爲之自此始二年李光發以端明殿學士爲壽春等州宣撫使文臣非執政而爲之自此始然自紹興至嘉泰武臣止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岳飛吳璘從官止李光發王伯似二人蓋重之也　續文獻通考曰遼金無宣撫之職　元宣撫司秩正三品每司達魯花赤宣撫各一員同知副使各二員僉事一員　廣南西道麗江路隸雲南省順元等處播州思州隸湖廣省叙州等處四川省世祖中統元年立十路宣撫司二年詔十路宣撫使量免民間課程勸農桑抑游惰禮高年問民疾苦舉文學才識可以從政及茂才異等者列名上聞以聽擢用其職官汚濫及民不孝弟者量輕重議罰成宗大德七年詔遣奉使宣撫巡行諸道並給二品銀印仍降詔戒飭之是年奉使宣撫所罷贓汚官吏凡一萬八千四百七十三人審寃獄五千一百七十六事泰定帝二年分天下爲十八道遣使宣撫按問官吏不法詢民疾病審理寃滯凡可以興利除害從便舉行有罪者四品以上停職申請五品以下就決有政績卓異及晦迹丘園才堪輔治者以名聞順帝至正五年遣使宣撫巡行天下皆使布宣德意詢民疾苦疏滌寃滯蠲除煩苛體察官吏賢否明加黜陟　明宣撫司皆土官世襲其正官有宣撫同知副使僉事其經歷司有經歷知事則用流官亦不常設洪武元年湖廣安定等處宣撫使向思明等遣其溪洞長官硬徹津等以元所授宣撫勅及印章來上請改授官

命仍置安定等處宣撫司設宣撫使二又置懷德軍民宣撫司宣撫使一統軍元帥二抽攔不夜石三洞各置長官一以幹坪洞元帥府設元帥一梅梓麻寮二洞亦各置長官

宣撫使二

就拜平章　第領樞職事文類聚曰韓絳熙寧二年羌入慶州境以絳爲陝州宣撫使賜金繒及織文袍至邊悉與將吏詔蕪河東宣撫使就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曰絳密直學士明鎮討西判潤川上曰第領樞職獨重使權自呂餘慶以參知政事知成都其後見任執政無守藩者至達始以會書出鎮　討平王則　戰敗智高又曰廣源州蠻儂智高叛仁宗遣狄青爲宣撫使克貝州平王則貝州未下參知政事文彥博請自往督職以彥博爲河北宣撫使克貝州平王則又曰青率衆半夜度崑崙關誠逆戰於歸仁鋪大敗擊之至廣州下令具五日糧休士卒賦謙知不爲備是夜青率衆半夜度崑崙關誠逆戰於歸仁鋪大敗

吳璘庭揖　忠彥械誅　又曰璘中馮川陝宣撫副使節制諸將三帥統入謁必先庭揖然後就坐及吳璘升殿少師來謝語主關吏求講均敵之禮剛中曰少師雖尊猶都統制耳倘變常禮是慶軍容璘惶恐號命公爲宣撫使召之不來公察忠彥無辜御權令權知岳潘忠彥果至即械送所司歐旨誅之　長春置宴內盤賜酒　又曰咸平三年詔兵部侍郎參知政事向敏中充河北東路宣撫大使樞密直學士馮拯陳堯叟充副大使巡按都國眞宗御長春殿置宴以遣之玉海曰紹興五年遣韓世忠劉光世張浚等宣撫淮東江東諸路入辭上命升殿出內盤尊羣賜酒并所飲器賜之　活飢民百餘萬　勸大將十一人事文類聚曰韓琦宣撫陝西屬歲大饑河中同華等州饑民相率東徙選官發倉賑之活百五十四萬餘人又曰虞允文爲宣撫使有統制官張忠彥者駐軍廣州頗樓一路之所活百五十四萬餘人　冠位斗樞　宣威玉帳　煥服朝綸　光臨戎閫　布天恩撫勸大將任天錫等十一人諸軍爲之歡呼

經略使一

合璧事類曰唐貞觀二年邊州別置經略使此蓋使名之起節度兼度支營田招討經略使則有副使判官各一人儀鳳二年以黑齒常之爲河源軍經略大使永淳元年妻師德爲河源軍經略副使至德三年賀蘭進明除嶺南五府經略兼節度使建中元年除元秀節度始不帶五府經略宋不常置咸平五年始以右僕射張齊賢爲邠寧環慶涇源路經略使判汾州諸路軍馬並受節制又以鄧州觀察使錢若水爲并代經略使判邠州自後不除人實元中夏人入寇始命陝西沿邊大將皆兼經略皇祐間儂智高擾邊詔知廣桂州並帶經略安撫使自後西南二邊常帶經略其經略安撫各以直秘閣以上充掌一路兵民之事帥臣任河東陝西嶺南

路則為經略安撫使南渡之初依舊制廣南東路帶主管經略安撫司公事西路帶經略安撫使紹興五年令襄陽守臣湖北帥帶經略安撫使中書門下省言湖北帥司已移還荊南舊治與襄陽事體頗同詔王庶許依襄陽例帶經略安撫後罷而二廣如故　續文獻通考曰經略使遼金無　元至正十八年命經略使問民疾苦招諭叛逆選官二員為經略使參謀官辟名士一人掌按牘設行軍司馬一員　明不專設有兵事則暫勅行事嘉靖中以易州昌平州通州為三輔各置經略使一員以文臣領之尋罷

經略使二

寇攘順化　外蕃貢珍　山堂肆考曰張公帥為安南經略使自為[illegible]習於海邦去之則桑榆稱亂復至則寇攘順化　又曰徐中字維降為邕管經略使黃桐納質供賦不敢後外蕃歲以珠璣香文犀浮海至中於常賦外未嘗賸索商賈饒益　築城據要　弛禁通輸　又曰宋范仲淹為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於延州築城大順以據要害奪賊地而耕之　又曰劉徽獻子羽字彥脩為宣撫使移軍鄜州時吳玠戍河池王彥戍金州二鎮皆饑而興元帥過為禁約閉關臨寨襄斜不使米粟相通二鎮甚病之公乃承制拜利路經略燕知興元府公至日盡弛其禁　蠻酋叩謝　元昊欽畏　事文類聚曰李浩為廣南西路帥有入對論擇帥事者上曰通商輸粟二鎮乃安　山堂肆考曰鄭戩為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巡邊至鎮戎軍趨蓮花堡元昊方擁兵近塞謂其下曰我已遣人使稱臣朝廷何為復用此公護諸將其欽畏如此　又曰咸平四年蠻酋聚兵謀為邊患洁遣單使諭以禍福即日叩頭謝過請其下曰我已遣人使稱臣朝廷何為復用此公護諸將其欽畏如此

有文武材　**祖瓊林院**　又曰高宗以妻帥德為河南經略副使曰卿有文武材勿辭也知制誥梁顥副之帝命齊賢等馳騎往乃命宣徽南院使周瑩祖於瓊林院　邊上何憂　**幕府無慮**　又曰范仲淹知慶州兼經略招討使未幾賊衝不利於定州人心搖動及見仲淹耀兵號令嚴明相賀曰邊上自有[illegible]公為長城吾屬何憂經略安撫廣南西路時多盜賊外寇間入寨州兵脆弱械為之簡闕州兵立恩信謹關防於是幕府無南憂　又曰張栻知潭州蠻首聚兵謀為邊患洁遣單使諭以禍福即日叩頭謝過請其下曰我已遣人使稱臣朝廷何為復用此公護諸將其欽畏如此邊至鎮戎軍趨蓮花堡元昊方擁兵近塞謂其下曰范仲淹與韓琦叫謀必欲外服靈夏橫山之地邊上謠曰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矣

寒賊心膽　**究馬利病**　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矣　又曰張敬夫經略安撫廣南西路朝廷買馬橫山歲久弊積邊氓告病而馬不時至公究馬利病嚴為之防以窮其根穴由是諸蠻爭以善馬來歲額率先期以新使自諭蠻夷經略安撫總管節度觀察處置五使也經略安撫司不置佐官以帥權不可專都總管副總管鈐轄都監同簽書而下皆受經略司節制

經略使三

威名流聞　山堂肆考曰唐戴叔倫為邕管經略使綏徠彝落威名流聞所至稱最德宗常賦中和節詩遣使者寵賜　**威聲風行**　又曰唐裴行立為安南經略使威聲風行　**管嶺外地**　又曰宗公房為涼州經略管嶺外十三州之地制衣服食不立貲產以須親舊　**平嶺表蠻**　又曰王雄大曆中為邕管經略使平嶺表蠻蠻代宗遣使慰勞加金紫光祿大夫　**移文岣嶁**

又曰唐介知太原河東經畧使初代州岢嵐軍鹵數擾邊介遣檄其境上僅帽又移文諭以利害嚴守以待之　移檄交阯事文類聚曰余靖嘉祐五年交阯寇邕州殺五巡檢召靖爲廣西體量安撫使至則移檄交阯召其臣貴嘉祐詰責之對曰願取首惡以獻即械送五人至欽州斬於界上　不載南物又曰余靖知廣州唐之舶船皆出南物之又靖立法戒當任官吏不得市南蕃及公歸不載南物　裝無南物又曰李浩爲廣南西路帥律已甚嚴自嶺右歸裝無南物

經略使四

增詩宋蘇軾送范仲淳經略侍郎分韻賦詩得先字且贈以魚枕杯四馬箠一詩曰梁李久樂禍自焚豈非天兩鼠鬬穴中一勝亦偶然謀初要百慮事後乃萬全廟堂選世將范氏具多賢仁風被宿麥綠浪搖秦川號令起無令祖生先

增記宋王介甫桂州新城記曰儂智高反南方出入十有三州而十有二州之守吏或死或不死而無一人能守其州者豈其材皆不足歟蓋夫城郭之不設甲兵之不戒雖有智勇猶不能勝一日之變也天子於是遂推選士大夫所論以爲能者付之經略而今尚書工部侍郎余公當廣西焉寇平之明年嘗越接和乃城桂州以至和元年八月始作而以二年之六月成夫其爲役亦大矣蓋公之信於民也久而貴之欲以衛其材勞之欲以休其力以故爲是有大費與大勞而人莫或以爲勤也

安撫使一

增事文類聚曰梁武帝普通六年魏以酈道元爲大使慰撫六鎮大使始此隋文帝開皇九年詔遣柱國韋洸安撫嶺外又仁壽四年以楊素爲并州道行軍總管河北道安撫大使唐貞觀初遣大使十三人巡省天下諸州水旱則有巡察安撫存撫之名節度使兼之則有副使天授二年發十道存撫使聖曆中狄仁傑爲河北道安撫德宗貞元又置副使宋舊不常置自咸平二年以翰林學士王欽若爲四川安撫使知制誥梁顥爲陝西安撫使安撫使之名始此其後景德三年始置河北沿邊安撫使以雄州守臣爲之而陝西沿邊諸州亦有安撫使慶曆二年詔置湖南安撫使八年詔置河北四路安撫以韓琦王拱辰賈昌朝等充皇祐四年詔廣桂二州帶經略安撫使熙寧五年罷諸路經略安撫司崇寧二年置河南安撫使宣和二年置輔郡內頴昌府帶京

西安撫使宣和三年睦寇猖獗詔杭越州江寧府守臣並帶安撫使洪州守臣依江寧府帶安撫使建炎元年李綱請沿河沿淮沿江置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以文臣充二年令將兵處知州帶管內安撫使後省四年置鎮撫使罷逐路安撫使後罷鎮撫使置安撫使如故時諸路又有安撫大使自兩浙西路劉光世始二品以上爲帥即爲安撫大使　遼北面邊防官控制西夏者有西南面安撫使控制東路者有九水諸彝安撫使南面東京有東京安撫使　金初名宣撫後改宣撫爲安撫以按察司官兼領承安四年罷宣撫使諏議官　元松潘容疊威茂州等處有軍民安撫使司隸宣政院達魯花赤安撫使同知僉事各一員碉門魚通黎雅長河河西寧遠等處軍民安撫使亦隸宣政院其各處安撫使官秩僚屬大略皆同　明初設安撫司正官有安撫同知副使僉事各一員首領官有知事一員皆係土官襲替

安撫使二

增 許以便宜　曲赦脅從事文類聚曰唐馬儉爲并州路安撫大使許以便宜又曰狄仁傑字懷英突厥入趙定拜仁傑河北安撫大使時民多脅從於賊仁傑願曲赦河北一切不問　帝稱文武　士服威愛又曰裴行儉字子約儀鳳二年詔爲安撫大使歸至京師將吏爲刻石碑紫城紀其功將軍爲單于道安撫大使禦突厥帝勞曰行儉提孤軍深入萬里兵不血刃可謂文武兼備矣　士服其威愛突厥懼不敢寇邊　全活飢人　體量官吏又曰宋韓琦益州路大饑爲體量安撫使琦至蜀爲廂禁軍撥劍門租稅以募人入粟招壯者刺以爲廂禁軍體量官吏能否　錄問繫囚　惠愛百姓又曰范雍充陝西沿邊州軍體量安撫使詔所至察訪邊民利害及體量官吏能否　錄問繫囚　惠愛百姓翰林學士王欽若爲并州路安撫大使錄問繫囚眞宗諭之曰朕觀省風俗尤難其人又曰張燾在蜀四年尤著惠愛百姓皆畫像以事　畫像立祠　遮道拜泣又曰韓魏公所歷三大鎮皆有遺愛人人畫像事之獨魏人立生祠爲塑像邊人尤畏公名凡使契丹及來使者必問韓侍中安否　又曰許汾知鄧州兼荆南西路安撫使在鎮四年一路獄空者八十縣鄰路飢流詔分賑濟活二萬有奇百姓遮道拜泣比之召父杜母　年職皆同　惠政畢舉合辭事類曰許汾知揚州言異時帥臣於經賦之外增上供九萬餘斛而民不堪願如舊額上從之文定公許將公之父也嘗以學士帥維揚年四十五及公之至年職皆同縉紳榮之考曰眞德秀爲湖南安撫使以周敦頤朱熹等學術勉士罷榷酤和糴以惠民立惠民倉社倉慈幼倉惠政畢舉　奔民得渡　劇盜來降又曰景德中丁謂充鄆濟濮安撫使時契丹南牧民奔揚劉渡舟人人謂取死因斬於河上詭言取民財者舟人大恐旦夕不敢停濟　築館禮士　輸金助國又曰余玠安撫四蜀潭州蕪荆湖安撫都總管招劇盜曹成成聞飛將至曰岳家軍來矣即分道而遁飛至茶陵招之不從乃掩擊大破之成遂來降　士作亂　又曰楊燦襲播州安撫使蜀帥吳曦輸金錢戰馬以助國用邊患遂息　供帳悉置官庫　氣象一如盛時又曰汪立信爲湖南安撫使供帳之物悉置官庫所積錢達歲代潭民納稅貢無告者加藥餌雨雪旱潦軍民皆有給賜務興學校士習爲變又曰李椿知潭州蕪湖南安撫使撫摩凋瘵氣象一如盛時歲旱蠲租糴常平米活數萬人

增詩唐李洞送安撫從口彝偶中丞詩曰奉詔向軍前朱袍映色鮮河橋吹角凍岳月捲旂圓僧救焚經火人脩着釣船六州安撫後萬戶解衣眠

宣諭使一

增翰苑新書曰宣諭使舊有之宣諭德意爲職而已不與軍事渡江後所遣尤數紹興二年冬分遣御史五人宣諭東南諸路觀風問俗平反獄訟宣布德意踰年乃還六年又遣范右司直方宣諭川陝九年又遣方察院庭實宣諭三京皆使者職也時李察院寀被旨宣諭江西乃專督捕盜平遂罷爲廣西提刑是年新復陝西詔樓仲輝以僉書樞密院往永興宣諭鄭亨仲以秘書少監爲參謀予衛卒千人因制置移屯等事宣諭之權自此重矣十一年鄭亨仲宣諭川陝始建使名得與邊事三十一年汪中丞徹宣諭京西湖北得旨撫勞將士體訪事宜三十三年虞雍公宣諭川陝乃專招軍買馬其年王瞻叔代之亦參軍政蓋自鄭亨仲後其權在宣撫之亞焉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雲州設宣諭招撫使司其官曰雲州管內宣諭招撫使二員　金元明無考

宣諭使二

增節制兩路　累奏二策玉海曰中丞汪澈爲湖北京西宣諭使節制兩路軍馬置司鄂州詔曰凡其所臨如朕親幸　令對事類曰虞雍公之爲宣諭也關幕府於襄陽以爲荆襄藩籬實在唐鄧然勝勢在唐州方城其次在樊城其次光化軍當先城新野次鄧州次唐州又開必河以通漕運藩籬既固則襄漢自安此守策也王師進取之路出蔡以睨秦出襄鄉以襲許出汝洛出商虢以震河東出商以圖陝西此攻策也部分已定累奏以聞而時相欲速和議棄唐鄧二州既而朝廷深悔之

給親札寶曆　賜御寶手書翰苑新書曰宋呂忠穆公頤浩字元直時諸路盜賊稍息公慮守令不足則以郎官攝之皆令引對面給親札御寶曆回請分御史循行諸路上乃詔三省選强明廉謹之人臺察不足則以郎官攝之皆令引對面給親札御寶曆回日考其殿最以著賞罰分往諸路並以宣諭爲名　又曰紹興二年遣使宣諭諸路賜以宣諭詔書御寶手曆居他官者並攝御史劉大中胡蒙朱異明棄辭徽言五人同入見上諭曰比所下詔令州縣徒挂墻壁皆爲虛文今遣卿等務令民被實惠守令民之師帥縣令尤親於民姦贓之吏必須按察公正奉法之人必須薦舉如山林不仕者亦當具名以聞平反獄訟觀風問俗等事並書於曆朕一一行之非尋常遣使比也五使將行上命各賜內帑帛二百凡五使所按吏總七十有九人薦士五十有七人而大中所劾多大吏棄大中興所舉多聞人徽言銳於有爲而棄大中數言公私利病惟胡蒙奉承大臣風旨

宣明上旨　風示國威　選用儒紳　布宣上意　肅將使指　往厲士心　裴度宣朝廷之意且雷動於鄂城　相如諭父老之文示風行於巴蜀俱出翰苑新書

提舉一

增合璧事類曰自衛李悝制平糴之法漢人因之則謂之常平焉然漢人特置倉而猶領之於大司農也宋淳

化中建常平倉景祐元年令轉運司與長史舉所部官專領之然隸漕臣熙寧遣使提領蓋提舉常平之所始也二年制置三司條例司言河北陝西已差官提舉常平慶惠倉餘路欲差胡朝宗張復侯叔猷曾誼等並爲提舉官九年府界畿內亦專置提舉常平倉一員不令司農丞兼領提舉常平操常平斂散之法申嚴免役之政令治荒脩廢賑民艱阨則隸提舉司歲察所部廉能而保任之若疲軟或犯法則隨其職事劾奏哲宗時提舉常平司掌常平倉免役市易坊場河渡水利之法因民之有無歲之豐凶而斂散賑濟之凡役錢視其產之厚薄人吏廩祿視其執役之輕重凡市易掌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乘其賤易以平物價皆舉行其政令以裕民力而阜邦財掌按察官吏之事元祐初罷紹聖九年復置政和改元詔江淮荆浙六路皆置茶鹽提舉一員宣和三年詔河北京東路推行新法鈔鹽可添置提舉官一員此提舉茶鹽之所始也茶鹽事舊隸發運司元豐間或以轉運常平官兼提舉或以提刑兼領政和以後始專置官吏既而諸路皆置建炎元年詔提舉常平司并歸提刑二年復諸常平官還其舊本自青苗錢斂散外常平免役之政皆掌之四年詔逐路提刑司茶鹽司並依舊分東西路紹興二年詔荆湖北路復置提舉茶鹽司四年詔廣西茶鹽司官吏並罷其職事委漕臣五年詔諸路提舉常平併入茶鹽司仍以提舉常平茶鹽等公事爲名九年置經制司改常平官爲經制某路幹辦常平等公事未幾經制司罷復爲常平官久之復置提舉東南以茶鹽司兼領四川以提刑司兼領紹興十五年戶侍王鈇言常平法望復置提舉官乃命諸路茶鹽官改充提舉常平茶鹽惟四川廣西以憲臣領京西以漕臣兼領仍令檢察所部州有擅用常平錢物者即以聞仍別置官吏　續文獻通考曰遼無提舉職官　金提舉南京路榷貨事有提舉同提舉勾當官等員貞祐五年置提舉倉場司使副使掌出納公平及毋致虧販監支納官十六員　元隨處隨事皆立提舉司長官設達魯花赤有都提舉提舉同提舉副提舉不俱置　明戶部設寶鈔提舉司提舉工部設大通關提舉司提舉南戶部設龍江提舉司提舉各布政司設河渠提舉司提舉同提舉副提舉鹽課市舶俱設提舉司提舉洪武初設太倉黃渡市舶司又設於福建浙江廣東後俱罷

提舉二

增庚臺慶元制 庚政合辭事類 上聖德詩又曰張商英提舉京西南路常平等公事上元豐德詩一百二十韻上曰卿不廢學如此耶 上常平數彙苑曰謝師稷遷湖南提點刑獄常平赴闕奏事上曰卿到任後有民間利害奏之無隱湖北郡常平多所侵用文書類載虛數而已公悉爲覈實上奏乞自今諸郡主管官秩滿並以實數付之新至者朝廷可其說自是遇有水旱皆贍給役書可法合辭事類曰詳于侂熙寧初范鎮舉所知除利潛兼提舉常平上曰詳于侂定利路役書可爲諸路法 風力世濟又曰王鎮風力世濟臨事精密爲湖南提舉茶鹽移淮東 拯飢民行荒政彙苑曰朱熹提舉浙東時浙飢公條具利害奏請拯救活飢民無慮數千萬在任按劾贓吏舉行荒政一路肅然 延父老問疾苦又曰潘德輿遷江東人誠相有爲請者不聽竟按逐之行部所過延見父老問疾苦及吏治得失所過肅然

提舉三

增詩宋周益公送邢懷正赴江西倉使詩曰大江西畔來流脂斂散新陳倚繡衣旂展春山千嶺暗霜飛暑路萬艘歸朝家法備農商信臺府官閑案牘稀廬阜虎溪天下景未妨行部擬柴扉 楊誠齋送蔡定夫提舉正宇使廣東詩曰詔謂正宇當居中肯爲朕行綏百蠻梅花迎笑錦囊古南斗退避文星寒動搖山嶽細事耳約束海若收波瀾

都大提舉茶馬一 茶馬御史附

增彙苑曰宋熙寧七年差李杞蒲宗閔成都府買茶河西博馬並令杞等提舉置都大提舉及主管同主管元豐四年羣牧判官郭茂恂又言茶司既不兼買馬遂立法以害馬政恐誤國事乞併茶馬場買馬爲一司從之茶馬司始於此 明朱健治平類纂曰明制洮州河州西寧各置茶馬司其法上馬茶百斤中馬七十斤下馬五十斤而舊族納差發馬萬四千餘匹以爲常後茶馬法弛自弘治十年至十五年止易馬五千四十三匹都御史楊一清奏復金牌舊制禁私販積官茶四年間共易馬萬九千七十餘匹而茶尚積四十五萬餘斤一清又恐無專官正德初請仍設巡茶御史兼理馬政行太僕苑馬等官並聽提調約束 袁黃羣書備考曰自唐回紇入貢已以馬易茶宋人始置茶馬司明興於四川置茶馬司一陝西置茶馬司四每三歲遣官選調邊軍齎金牌信符差發附近邊族以納馬而運茶於邊以勞賞之永樂中始遣御史巡陝西茶馬正統末停金牌信符而馬漸不至成化中定差御史奉勅專理正德中楊一清頌言金牌差發之爲功奏請復舊焉

都大提舉茶馬二

增鈔法　邊用（彙苑曰自趙開行鈔法每茶百斤為一大引令商人輸引錢市利八百文至紹興十三年遂增為十一引時物價騰踴茶商取息頗厚明年主管官賈思誠又增為十一引三百文於是諸場皆溢而買馬之數復不加多人但知茶馬司之富甲天下其實所收引錢視建炎倍增後雖破敗不可復滅矣　又曰司馬公元祐初相罷諸路鹽錢法皆復其舊獨川陝茶以邊用未即罷遣使相視去其甚者）

著科條　精揀汰（又曰在昔元豐留神武備摘山市駿具著科條乃詔攸司悉遵成憲乃將使旨賞克推行除李起宗制　又曰先朝市馬於邊有司倖賞率以駑駘充數紹聖中提舉程之邵始精揀汰又以羨茶轉入熙秦市戰騎故馬多而息厚）

以產易馬　摘山充廄（彙苑曰元符末程之邵召對徽宗謂以馬政邵言戎俗食肉未幾易馬萬匹　又曰除起宗制曰必能為吾備摘山之利得充廄之良）

深得憲體　摘抉姦蠹（明獻徵錄曰明王傳拜御史察馬政悉革蠹弊能聲深得憲體　又曰明王璞為御史出理馬政摘抉姦蠹）

提舉市舶一

增彙苑曰唐有市舶使以中郎將周澤為之有廣州市舶使宋開寶四年下廣南以同知廣州潘美尹宗珂並兼市舶使咸平二年令杭州明州各置市舶聽蕃官從便哲宗即位二年始詔泉州置市舶舊制雖有市舶司多州郡兼領元豐中始令轉運司兼提舉而州郡不復預矣後置提舉而轉運不復預矣後盡罷提舉官至大觀元年續置建炎初歸轉運司明年夏復閩浙二司賜度牒直三十萬緡為博易紹興二年置福建市舶令憲臣兼領又詔令提舉茶鹽司兼領移司泉州十四年命蕃商之以香藥至者十取其四又詔沉香薰陸龍腦之號細香藥者十取其一

提舉市舶二

增金山珠海　鑾賣天珍（彙苑曰市舶者其利不貲擅金山珠海天子南庫也　市舶錄曰八蠻之賣五天之珍每歲山積）

來遠通貨　梯山航海（彙苑曰蕃貨海舶征榷貿易之事所以來遠人通貨物也跨險憑危梯山航海飛艎走浪望鼠島而三休大舶參雲指鯨洲而一息）

三路歲入　廣南課倍（又曰扶南襍種安西諸國問張騫舶司歲入幾何騫對抽解與貿易以歲計之每歲三百萬緡如此三路所入固已不少中興會要曰紹興二十一年李莊為福建提舉上曰提舉市舶司廣南課倍若用非其人則措置失當商不至矣莊可來定議然後之任）

仁恕不干預　廉潔不暴征（唐書曰盧鈞為廣州刺史南海有蠻舶之利凡為南海者靡不擅蠻而運鈞素性仁恕請置軍領市舶使以上不干預　李勉傳曰拜嶺南節度使西南蠻舶歲至纔四五杙勉既廉潔又不暴征明年至者乃四十餘杙）

承宣布政使一（參政參議附）

增吾學編曰承宣布政使司左右布政使各一人左右參政各一人左右參議各一人參政參議因事添設無

定員　布政使掌一省之政參政參議爲之貳朝廷有德澤禁令承而播之以先有司三年率府州縣掌印及首領官朝覲於京師陳其屬吏之臧否而聽去留焉十年造户版以登民數田數歲貢學生府州縣衛有差三歲鄉試貢士宗室官軍師生以時班其禄俸廩糧祀典神祇謹其時祀水旱疾疫災傷請免田租賑貧乏孝弟行義貞烈請表揚之鰥寡孤獨有養凡供邦國之用曰貢曰賦貢有二曰常貢曰暫貢賦有二曰本色曰折色凡役二曰力役曰僱役皆視其土地豐瘠人民多寡而會計之下府州縣必均乃已凡出納錢穀必平凡制用必節凡僚屬文武官歲察其臧否而上下其考以報於撫按以達於吏部兵部都察院凡諸政務議定而請於撫按有總督提督亦如之曰清軍曰分守曰督糧曰邊備曰撫民各專事焉官不備則兼領之凡萬壽聖節一人朝賀於京師大婚大喪立東宮亦如之天子即位則左右布政使來見　獻徵録曰成化丙戌正月奉旨令各省布按二司堂上官闕員數多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三品以上官各舉所知一二員明著才行實蹟并堪任正貳以聞銓部仍會同内閣從公酌量定以職事日後有犯貪墨連坐舉主於是户部尚書馬昂等各保舉參政副使郎中等官王鋭等五十二員各堪任布按二司正貳官

承宣布政使二

增　明獻徵録曰潘原明洪武十四年大兵平雲南擇名臣重望者鎮其地以原明署布政使司事與梅思祖同心撫輯民彝安之　又曰程泰爲河南左布政使律己守法以倡僚屬一方晏然　又曰張賢爲山西右布政使威惠並流遠邇悅服長子紀徒步入太原道過曲沃曲沃令見其良苦以一驢送之既見賢賢怪其跨驢也詰之紀具以實對公怒痛箠紀還令驢仍正其罪云　又曰劉挺爲河南左布政使值寇攘甫息王師凱旋宴犒送迎勞費百出挺處之有方優裕周悉不見聲色衆服其才　又曰萬觀爲山東右布政使時有蝗災督有司捕之且虔禱於神蝗遂息青民健訟觀計日疏決獄爲之清陞左布政使值寇警民大恐觀撫循慰諭日夜勞悴百姓賴之　又曰魏棨爲福建布政使常行部歷延平郡中不雨者踰月棨齋沐禱壇下澍雨如注上有鮮雲一道逶迤里許棨行雨中獨不濡見者異之　又曰周琮爲參政三任皆名藩而陝西尤爲重地琮治七年所部吏民咸便之　又曰王珪爲山東布政司左參政分守遼海東寧道以誠信撫之除奸革敝境内肅然

又曰袁江爲四川右參政督理糧儲簡書嚴重公兼程之任便道過汴家產頗豐悉讓於弟姪而自置宅纔值二百緡爾抵蜀巡行郡邑無少休息滌袪奸敝禳厥心力　又曰王慎中爲河南參政屬歲大饑天子爲遣戶部侍郎王公以賑貸之慎中承王公檄爲遍歷郡邑周行鄉井開廩發粟勸分平糴里豪不得侵冒銖髮饑者得食枯潤仆起頌聲載途　又曰陶大年爲江西右參政時三巢諸酋連結閩廣羣盜刼龍南大年時主餉餉每先時辦軍即異道至牛酒芻粟無不時給師克有濟一舉殲焉　又曰胡廙爲福建右參政福州城河久湮命疏之建伏波將軍祠程明道先生道南堂凡可以化民勵俗者靡不用心　又曰顧福爲右參政分司南陽宗藩軍校多不戢每用理斷亦無怨辭撫徠流徙復業者四千餘戶　又曰羅安爲貴州參政勸分平糴均息徭役蠲減煩苛得牧民體　又曰王庭爲江西布政司參議所轄九江南康值大旱庭禱於山川曝烈日中數日得疾乃上疏乞歸　又曰郭緒爲雲南參議大理蒙化諸土官侵賦銀數萬蓋久且隱緒訪而追之其分守所至克殄巨盜楊才輩數十人　又曰李奈爲陝西參議凡有便於民益於國者靡不盡心爲之明年督理河西邊儲邊士賴焉　又曰黃常祖爲山西布政使司左參議并晉地瘠民貧值歲歉多流亡奏乞招徠聽免徭役三年悉復業　又曰王徽爲陝西參議延安民驁不共稅徽以理開諭不施鞭扑徵以萬計　又曰王璠爲山西布政司左參議分守冀北道冀北古雲中地匈奴出沒不時戍卒餽餉恒虞不繼公多方調畫邊鎮荷爲重

承宣布政使三

剛直不阿　**清忠自勵**　獻徵錄曰應履平爲雲南布政使尋乞致仕爲人剛直不阿所至祛除奸蠹民多便之且嘗論列時政多見采納　又曰楊淳爲四川參政時嘗視篆當放支銀五萬或曰此可得羨餘公終不肯放支平生以清忠自勵慕趙清獻之爲人俸祿之外一毫無私　**奉公憂職**　**愛民節用**　又曰陳觀爲陝西布政司右參政在陝歲餘奉公憂職以廉謹稱一日上忽馳符徵之時非輯瑞之期而赴召入覲緋紫榮焉　又曰夏寅爲山東右布政敬簡以容愛民節用有屬以興作者不聽曰勞而不怨乃可　**威望凜然**　**廉聲大著**　又曰李樾爲廣西左布政使廣西地極南徼溪洞猺獠時出剽掠邊氓苦之樾至而威望凜然徂伏涯阻不復出爲民患境內晏安政務脩舉　又曰豐慶爲河南右布政使廉聲大著風裁振於郡邑一日行部有一知縣簠簋不飭聞慶至大懼以白金爲嬰餽之踰數日公謂之曰法嬰不然盡出之以易可然者自今無復爾矣知縣大恐棄印綬而去　**一務寬恤**　**多所緒正**　又曰藩省身爲河南右布政使時仍歲旱蝗省身一務寬恤吏民服其長者考最例給誥命省身陳父年八十餘嬰以給父上嘉而從之　又曰吳愈爲河南右參政兼理屯田時田多爲藩府乾沒及勢家中官漁取莫能致詰愈嘗省鈞校多所緒正　**羣吏斂手**　諸

邑敬憚 又曰王俊民爲雲南右布政清案牘勤聽斷羣吏敬手會有詔徵漢產黃金丹青甚亟俊民恐民受擾環泣遮留至不得行至金州見居民殘憚百務廢弛因痛繩以法行縣廉得漢陰白河兩令不法狀按如法諸邑憚之 又曰胡賓爲山西布政司參議分守關南駐金州去寧夏之日軍民語曰崔參曲僉屹如雪山 又曰段正爲參政汝寧江西闕其再來多瀝酒相慶都憲三原王恕素慎許可至稱爲一道福星

崔陞雪山 段正福星 又曰崔陞爲四川參政與僉事曲銳齊名蜀人

風教大行 威聲遠邊 又曰闕欽爲河南右參議盜息民安風教大行 又曰周晟參湖藩所至刺舉惟當大行撫按前後凡六論薦 又曰王光裀爲陝西右參政分守涼州兩居塞徼威聲遠邊懷服

刺舉惟當 撫馭有方 又曰周晟參湖藩所至刺舉惟當凡利民事不擇劇易悅其力所及

黃宏加俸 陶照賜金 又曰黃宏爲江西布政司左參議奉勅總督松潘等處糧儲集措以便民爲務撫禦有方剽掠遂息 又曰陶照爲四川參議時藍鄧作亂蜀人驚擾先是史王公統兵征之王檄宏監軍督餉有功詔加俸一等而寇至人賴以安以平鄧功授從三品俸加賜金綺照過新都新都道斷而無城照慮無守即日命城之城畢而寇至稱爲一道福星 又曰陳士敬爲山東布政司右參政士敬襟宇闊達不察察以責效待下常采其所能而舍其小過 又曰謝佑爲山西右布政使政持大體庭無私謁惠澤甚博公恩前後志據始終如一

惠澤甚博 所活無算 又曰祁順爲江西布政使政持大體惠澤甚博公恩前後志據始終如一 又曰李渭爲雲南左參議濬松溪水灌田萬餘頃城晉寧安寧二州以奠金碧時滇用兵久疫癘大作渭爲藥與療食貧民所活無算

興除利害 禁戢豪強 又曰段正爲江西參政分守易於破竹而大利害興除尤力 又曰華津爲參政分守河東道搜剔利弊罷行惟允發私賄以正官邪禁戢豪強多盜南昌湖西多鹽諸生呼爲祝夫子 又曰胃鑾爲福建布政司左參議分守建寧道駁諸生有異母兄弟爭家財連年不決鑾委曲諭以禮讓福遂和解如初

捕壽寧賊 撫汀漳寇 又曰顧夢圭爲福建布政司左參議分守建寧道駁捕壽寧賊撫汀漳寇 又曰張文奎爲山西左布政使惟攜二童以行俸金亦以貯庫降之遂攜以臨汀漳汀漳氣奪降者爭出見策因撫而諭之衆咸稽首歸命策皆遣之汀漳安堵如故

親爲講授 諭以禮讓 又曰祝顯爲山西參政廣選俊秀充生徒親爲講授 又曰輔邦靖爲山西左參議分守大同軍車就道華奸平獄權家斂手後皆授參議有聞於時 又曰賈恪以萬擢山東布政司右參議召至便殿宣諭德意賜賚錢千貫爲道里之費

鄭湜賜冠帶 賈恪錫寶鏹 又曰鄭湜爲福建布政司左參議賜冠帶襲衣復命舉所知因薦同郡王應等五人

承宣布政使四

贈詩 元趙孟頫次左轄相公韻奉寄行臺徐公詩曰盡日沉迷簿領書何時重得賦閑居已無夢想懸金印豈有文章到石渠白髮故人霜柏在黃塵遊子斷蓬如舊遊憶在吳興日自採谿毛膾白魚 周伯琦賦得灤河送蘇伯脩參政赴任湖廣詩曰清灤悠悠北斗北千折縈環護邦國直疑銀漢天上來搖漾蓬萊雲五色蛟龍變化深莫測金蓮滿川淨如拭鑾輿歲歲兩度臨雨露同流草蕃殖長亭短亭來往人朝夕照影何嘗息相君親授臨軒勅紫騮嚼蕊黃金勒却從江漢望龍岡三疊晴虹勞夢憶 明高啟送沈左司從汪參政分省陝西

汪由御史中丞出詩曰重臣分陜去疊端賓從威儀盡漢官四塞河山歸版籍百年父老見衣冠函關月落聽雞度華嶽雲開立馬看知爾西行定回首如今江左是長安　謝榛送張給事仲安擢蜀中參政詩曰蹔停軒蓋離人醉忽聽河橋去馬嘶悵望那堪春草徧勞歌不盡夕陽低天開鳥道三秦外地入蠶叢萬嶺西抗疏只今憂轉切幾回清夢到金閨　李攀龍送羅大參之任山西詩曰雁門句注九關通地接燕山帝業雄使者況舟從絳水將軍轉餉入雲中分藩忽壯朝廷色開府深懸保障功晉國莫强兵馬地股肱何但數河東　吳國倫送徐行父少參赴關內詩曰咸陽天下險洛邑天下中潼關睥睨周西東君自三州歷三輔分陜經營王命同登車慷慨千人雄矯若八翼凌蒼穹左馮翊右扶風漢關秦畿指顧通爲將匣裏雙龍劒擲作天邊二華峯

設官部五十 觀察使 鹽運使 提刑按察使 副使 僉事附 防禦使 團練使 節鎮方岳幕僚總戴附 發運使 轉運使 鹽鐵使 巡 監御史附 推官附 掌書記 參謀 參議附 觀察支使 主管機宜文字 從事 經歷 知事附 幹辦公事 準備差遣附

觀察使一

增 文獻通考曰唐貞觀初遣大使十三人巡省天下諸州水旱則遣使有巡察安撫之名神龍三年以五品以上二十人爲十道巡察使察舉州縣再周而代景雲三年置十道按察使各道一人開元二年改曰十道按察採訪處置使二十年曰採訪處置使分十五道天寶末又兼黜陟使乾元元年改曰觀察處置使至道元年置觀察使掌察所部善惡舉大綱凡奏請皆屬於州歲以八月考其治以豐稔爲上考省刑爲中考辨稅爲下考宋沿唐制置諸州觀察使凡諸衛將軍及使遙領者其資品並止本官敘祥符中詔觀察使並帶刺史政和中詔承宣觀察使仍不帶持節等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觀察使司中京道高州利州武安州上京道永州永昌軍靜州東京道益州寧州歸州寧江州混同軍皆設觀察使司 金觀察使兼於節度使 元以其事寄於宣撫而觀察使不設 明設按察司即觀察之職

觀察使二

增 廉使 良帥 合璧事類曰柳公綽爲鄂岳觀察使至安州刺史李聽以廉使禮事之 又除觀察使制曰良帥澄清事卓異問宰臣孰爲丹後宰臣周墀奏臣近任江西觀察使見丹行事遺風餘愛至今在人其子宙見任河陽觀察判官上曰連與好官持憲者闕之奏爲侍御史久之拜江西觀察使政簡易南方以爲世官 又曰鄭處誨族父朗爲定州節度使處誨爲工部侍郎因早朝假寐於待漏院忽夢已爲浙東觀察使經過汴州而朗爲汴帥留連飲饌仰視屋棟飾以黃土實從皆所識明年朗果自定州鎮宣武辟韋重掌書記重將行處誨告以所夢明年秋處誨授浙東觀察使行及潼關朗遣從事迎勞仍致以書令先疏所夢比至汴宴於清暑亭實佐悉符夢中朗仰視屋棟曰此亦黃土也四座感歎移時處誨繼爲節度刻詩廳中

世官 符夢 天中記曰宣宗因讀元和實錄見故觀察使韋丹政

中人斂手 合璧事類曰韓佽累遷桂管觀察使部二十餘州自參軍至縣令三百餘員下車一吏持籍闕員佽下教曰須按籍取可任任之會春服使至鄉有豪猾進賄使者求爲縣令佽召鄉豪責以撓法笞其背以令郡中由是豪右畏戢 山堂肆考曰唐宣宗大中六年以高少逸爲陝虢觀察使有敕使過陝右怒餅黑鞭驛使見血少逸以聞上怒責之中人皆斂手

每召幕府 請除刺史 合璧事類曰沈傳師爲江西觀察使徙宣州傳師於吏治明吏不敢罔謹重刑法每斷獄召幕府平處輕重盡合璧事類曰唐德宗貞元四年以程懷直爲滄州觀察使懷直請分景城弓高爲景州幷請除刺史上喜曰三十年無此事矣以徐紳爲景州刺史景城弓高皆漢縣名也

賦物充牣 處身重力 儉 羅苑曰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初潤州承王國清亂實易直傾府庫賫軍貲用空殫而下益驕

德裕自儉約以留州財贍軍雖儉而均賦士無怨每期賦物充初又曰徵晦之晦處身勤儉貸力遂充

歷浙西觀察使時南方連饉有詔弛榷酒茗官用告乏晦曰元和三年虛坦爲宣歙觀察使坦到官值歲饑穀價日增或請抑之坦曰宣歙穀少仰食四方若賤價則商船不來益困矣虛坦爲米斗二百商旅輻輳民賴以生又曰韋溫爲陝虢觀察使當輸租而麥未熟吏白督之溫曰使民貨田中穗以供賦可乎爲緩期而租辦

痛飲決事　夜中登城

又曰崔咸遷陝虢觀察使自旦至暮痛飲不醒簿領堆積至夜分乃決事裁剖精明吏稱爲神　又曰元和五年呂元膺爲鄂岳觀察使書欲夜登城門已鎖守者不爲開左右曰中丞也對曰夜中諱辨眞僞蜂中丞亦不可元膺乃還明日擢爲重職

丹扆六箴　蘭亭絕唱

天中記曰李德裕身居廉鎮傾心王室遣使獻丹扆六首徵宗嘉納焉　又曰元稹爲浙東觀察使會稽山水奇秀鏡湖泰望之遊月三四焉副使賈肇海內知名與稹酬唱最多稱蘭亭絕唱

削禁郵鄰　捐贊贍吏

山堂肆考曰崔陵遷湖南觀察使舊法雖豐年貿易不許出境陵至謂吏民曰閉糴以重困民豈人情乎因削其禁　又曰崔戡爲虢州觀察使先是上供財乏奪官俸助輸歲率八十餘萬鄰郡多稱蘭亭絕唱

吾不能獨治安得徒自封耶即捐府中常費代輸

毀祠脩壁　搜物投江

天中記曰韓滉遷浙東西觀察使築石頭五城自京口抵由是建業抵京峴樓雉相又毀上元道佛祠脩爲壁性廉潔舶來都不檢閱故犀象諸物投之江中人吏望其末年至者四千餘在官累年器用無增飾及代歸至石門停舟悉搜家人所貯南貨盡投之江中人吏論關請立碑

美譽四騰　惡俗大變

山堂肆考曰吳湊爲福建觀察使爲政清勤美譽四騰與宰相竇參有憾參常短毀之又言湊有風痺帝召還驗疾非是由是不直參　又曰代宗許之

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南方信巫鍾父母癘疫子棄之不敢養德裕擇長老諭以孝慈大倫數年惡俗大變

刺史戎服　觀察雁銜

天中記曰令狐峘授吉州刺史嘗映廉察江西行部過吉州敝事刺史始見觀察使皆戎服趨庭映雖嘗爲宰相然縣達後進峘自恃前輩不欲以戎服謁入告其妻章氏謂峘曰卿自視何如人白頭趨小生前卿如不以此禮見映雖點死我亦無恨峘即以客禮謁之映深以爲幸

峘至州奏峘過失鞫之無狀駁爲衢州別駕

設鄉校勸學　繕陴隍治兵

天中記曰常衮爲福建觀察使始闢人未知學衮至爲設鄉校使作爲文章親加講導由是風俗一變山堂肆考曰貞元中賜觀察使新製時服上曰觀察以雁銜威儀取其行列有序有冀牧人有威儀也

山堂肆考曰貞元四年爲徐泗濠觀察使時四方多故乃繕陴隍益治兵四鄙悅附

同連帥　廉

察求人瘼　分國憂

持節使　分郡節

觀風察俗

振領提綱　澄清郡邑

糾繩列郡　明闡使威

勤宣王命　藩維重寄

江海要衝　宣埋輪之威

布露冕之政　當聖治之

朝委廉察之寄

俱出白帖

觀察使三

聲樂不聞

山堂肆考曰薛平寶鼎人易三鎮而聲樂不聞於家憲宗時遷御史大夫

烽燧不置

又曰王式爲浙東觀察使賊裘甫作亂式擒送京師斬之式置酒會諸將諸將請曰公之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之何也式曰賊聚穀以誘飢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爲盜矣不置烽燧何也式曰浮遊所以撫叛兵也今兵盡行無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皆拜曰非所及也

歲寒不移

又曰張建封爲福州觀察使風節不立及常所執觀察使入觀德宗禮遇加等還鎮賜詩又令中使賚賜曰卿義歲寒不移故以賜卿表卿忠節也

風節不立

又曰唐扶爲福州觀察使賚卒奴婢爭財有司按其賚至十餘萬

爲治有威惠

又曰僖宗時黃巢轉掠福建建州人陳巖聚衆數千保鄉里觀察使鄭鎰表巖以自代巖爲治有威惠閩人安之

爲官甚清忠

又曰王緯與李泌嘗爲江西觀察使路嗣

恭判官泌執奏緯與已有私恩德宗許為泌報德故進緯給事中後浙西觀察使闕泌擬緯帝曰是朕為君報德者乎黃門要地獨不留議事耶對曰浙西觀察使尤劇緯為官甚清忠故請遣之詔可

三百萬又曰衛大公為陝虢觀察使蠲横租錢歲三百萬

觀察使四

編詩 唐白居易喜元稹除浙東觀察使詩曰稽山鏡水歡遊地犀帶金章榮貴身官職比君雖校小封疆與我且為鄰郡樓對翫千峰月江界平分兩岸春杭越風光詩酒主相看更合是何人

增制 唐常衮授崔灌湖南觀察使制曰刺史按部外廉敷州道俗宣風所繫尤重今海內甫定方澄化源綱理郡縣大明黜陟安人之寄歷選惟難必二千石職違者處之朗然明觀以訓天下具官崔灌明恕慈惠吏人之師況本之以經術濟之以忠敬更於臺閣練達朝章而識略沉達可以專方面之任自湘之東制以連率委之監郡無亦訓戎　又授李栖筠浙西觀察使制曰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選諸侯賢者而命之俾其遵俗宣風大明黜陟今以刺史條察列郡西漢成式厥惟舊哉具官李栖筠資朴厚之性秉禮義之宗明以辨政居官可紀秩更三署名重一時抗黃扉之論駁舉冬卿之典制自守昆陵尤精藩職初剪横江之盜猶多擊柝之虞言撫傷殘克施惠訓禮讓之風行於東國考其績用實最方州震澤之北三吳之會有鹽并銅山有豪門大賈利之所聚姦之所生資於大才濟我難理加以中憲雄茲按部慎乃教令薄其征徭無倚法作威無割下附上勉副朝寄以綏一方　白居易授嚴綦桂管觀察使制曰漢制部刺史掌奉詔條亂吏理蓋今觀察使職耳桂林桑郡也東控海嶺右扼嶺荒自隋迄今不改戎府地遠則權重俗殊則理難馴而化之非才不可具官嚴綦嘗守商洛刺黔巫州部縣道謐然安理是能用寬猛相濟之政撫彝夏雜居之人跡其往効式在南邦況爾操行端和文學精茂賓寺書府善於其官勉副前言佇申後命　又授丁公著可檢校左散騎常侍守越州刺史充浙東觀察使制曰古者通守之土刺史按部從宜務簡今則合之故任日崇而選日重非廉平簡直蕪豈弟之德者曾不足中吾選焉具官丁公著常以學行禮法誨子一人報德圖勞連加寵擢起曹書殿蕪而委之二職增脩三命益敬朕以浙河之左抵於海隅全越奧區延袤千里宜得良帥俾之澄清往分吾憂無出爾右假左貂而帖中憲操郡印而握兵符勉哉是行佇聞報政　又授裴堪江西觀察使制曰江西七郡列邑數十土沃

人庶今之輿匱財賦孔殷國用所繫茲爲重寄宜付長才具官裴堪素蓄器幹久經任遇日者資其忠諒入爲諫議大夫藉其能良出爲左馮翊曾未周歲政立績成區區一郡未盡其用鍾陵要鎮可以委之夫簡其條章平其職役徇公率正以臨其人而人不安未之有也祗服厥命往脩乃官仍兼中憲以示優寵

提刑按察使一　副使僉事以下附

增合璧事類曰宋太宗淳化二年以司門員外郎董循等一十一人分充諸路轉運司提點刑獄四年省景德四年眞宗謂王旦曰朕慮四方刑獄官未盡得人一夫受寃即召災沴今軍民事務雖有轉運使且地遠無由知先帝常選朝臣爲諸路提點刑獄今可復置仍以使臣副之於是置諸路提點刑獄公事以朝臣充始命屯田李拱爲之副以武臣閤門祗候以上充天禧四年加勸農使俄改提點刑獄勸農使又以武臣爲副使天聖六年悉罷明道二年復置嘉祐中有武臣提點河東刑獄竊用公庫銀器及樂偶首飾議者謂武臣不可爲監司罷之治平元年罷提點刑獄而委轉運司熙寧二年諸路提點刑獄復差文臣其武臣並罷人皆以爲便十年復置提點京畿刑獄掌察所部疑留獄訟勸課農桑而按其官吏之不法別其廉吏以達於朝元豐因之總郡國之庶獄劾其情實而覆以法督治奸盜申理寃濫則隸提刑司歲察所部廉能而保任之若殿軟或冒法則隨職事劾奏宣和初詔江西廣東增置武臣提刑一員建炎元年以盜賊未衰諸路無武臣提刑處權添差一次專管捉殺四年罷之孝宗乾道六年詔諸路分置武臣一員又乞依故事加同字不從於是武憲橫於四方淳熙末上知其不便遂不復除止除朝臣一員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有按察諸道刑獄使有分決諸道刑獄使官不常設有詔則選才望官充之　金按察使本提刑司大定二十九年章宗命提刑司除後於便殿聽旨每十日使副內一人入見議事如上一員則令判官入見八月定提刑司三十三條明昌二年勅提刑司五日一朝三年宰臣請罷提刑司不聽復定提刑司條制承安三年以上京東京等提刑司并爲一提刑使兼宣撫使勸農採訪事爲官稱副使判官以兼宣撫副使判官爲名復改宣撫爲安撫各設安撫判官一員提刑一員通判四員安撫使掌鎮撫人足稽察邊防軍旅審錄重刑事安撫判官則銜內不帶勸農採訪事令專管千戶謀克安撫使副內差一員於咸平一員於上京分司四年罷咸平分司使上京副在東京各設僉事一員

四月改提刑司爲按察司貞祐三年罷止委監察採訪使一員正三品掌審察刑獄等事副使正四品僉按察使事正五品四年又設判官二員明昌元年以陝西地闊添一員知事三年改提刑司令史爲書史上京者兼經歷安撫司使泰和八年詔中都都轉運依舊專管錢糧事自餘諸路按察使並兼轉運使副使兼同知僉按察並兼轉運副添按察判官一員中都西京路按察司官止兼西京路轉運司事遼東路惟上京按察安撫使及僉事依舊署本司事遼東轉運使兼僉按察副使同知轉運使兼僉按察判官添知事一員知法二員右中都西京並依此置陝西上京兩路設僉按察司事二員上京僉安撫司事上京東京等路按察司并安撫司使正三品副使二員正四品僉安撫司事正五品僉按察司事正五品知事兼安撫司事正八品知法四員從八品右按察使於上京副使於東京各路設僉事一員分司勾當　元初立提刑按察司四道曰山東山西道曰山北東西道曰河東陝西道曰河北河南道至元六年以提刑按察司兼勸農事十三年以省併衙門罷按察司十四年復置增立八道曰河北淮東道曰淮西江北道曰山南江北道曰浙東海右道曰江南浙西道曰江東建康道曰江西湖廣道曰嶺北湖南道十五年復增三道曰江南湖北道曰嶺南廣西道曰福建廣東道十九年增西蜀四川道二十年增海北廣東道改福建廣東道曰福建閩海道以雲南七路置雲南道又置海西遼東道二十三年以淮東淮西山南三道隸內臺二十四年增河西隴右道罷雲南道二十八年改按察司曰肅政廉訪司每道設八員除二使留司以總制一道餘六人分臨所部如民事錢糧官吏一切奸弊悉委之歲終省臺遣官考其功效大德元年徙雲南行臺於陝西復立雲南道其後遂定爲二十二道每道廉訪使副使各二員僉事四員兩廣海南止二員經歷知事照磨兼管勾當各一員內八道隸御史臺江南十道隸江南行臺陝西四道隸陝西行臺　明設按察司即觀察之職國初團練諸務專設按察司分巡兵備道以統之洪武二十年改按察分司爲四十一道本司按察使一人正三品副使二人正四品因事添設無定員僉事正五品亦如之按察使掌一省刑名按劾之事糾察官邪擒治貪酷禁詰强暴平讞刑獄雪理寃枉以振揚風紀副使僉事爲之貳副使僉事分巡提學兵備撫民巡海清軍屯田水利治河驛傳各專事焉官不備則兼領之嘉靖十二年張孚敬攝都察院申明御史糾劾諸司其御史不法亦聽按察司糾彈臺諫不得挾私報

復上曰此祖制也今通諭行之　吾學編曰提刑按察司甲辰年十一月初置於湖廣道正三品設提刑按察司僉提刑按察司事丙午令僉事周湞等定議按察事宜條具憲綱洪武元年浙江江西湖廣三提刑按察使李祥潘鶴滕毅充議律官上大明令十年改正四品十三年罷各道按察司明年復遂定各道按察分司以儒士王存忠五百三十一人爲試僉事人按二縣諭之曰治吏之弊莫甚於貪墨而庸鄙者次之今天下府州縣官於斯二者往往有之是以弊政日滋民受其害故命爾等按治其地凡官吏賢否軍民利病皆得廉問糾舉二十年改按察分司爲四十一道二十二年復正三品三十年始置雲南按察司建文中改按察司爲十三道肅政按察司靖難後復故永樂五年置交趾按察司後罷

提刑按察使二

增合瑩事類曰呂彝簡提點兩浙刑獄疏請緩建宮觀程役方冬水涸民苦輓運宜須河通以卒送之眞宗以有憂國之心可其奏除侍御史知雜　山堂肆考曰慶曆中詔自今提點刑獄以朝臣充代還列功過三等以聞　又曰呂居簡蒙正子也提點東京刑獄徐州人有告孔直溫等挾妖法誘軍士爲變居簡即令巡尉捕其黨誅之詔遷二官已而濮州復有叛者居簡馳往得其首惡誅之因大閱兵享士奸不得發又遷一官　彙苑曰神宗用丁執禮爲河北西路提刑官諭曰朕惟河朔地重謹選監司故以御史爲之　山堂肆考曰元祐中蔡挺提點江西刑獄時盜賊爲江西福建八州之患挺告諭所部有私藏器甲者許其首納原其罪由是所得兵械萬計盜賊從此衰息　又曰淳熙中潘德廓提點湖南刑獄武岡縣一歲收罪人三十六死者二十八皆平反之具奏其事上以其究心獄事進秩一等　明獻徵錄曰周廷用爲江西按察使凡以書問至者令二吏於廳事公拆之請囑皆廢　又曰石渠爲山東按察使審核重囚日有平反察舉貪廉令行禁止　又曰陶垕仲爲福建按察使時福建多滯獄吏賓緣爲奸垕仲治贓吏數十人盡革其宿弊俸祿雖厚然自奉儉薄有餘悉以施貧者　又曰劉釪爲雲南按察使雲南外與哀牢交趾接釪因俗爲治寬其禁令蠻獠畏而懷之　又曰葛廷章爲江西按察司副使分道南昌簿牒填委廷章剖決精詳奸欺內息請謁外屏以故疑讞競白平反無寃　又曰卜大同爲福建巡海副使時有倭亂大同簡卒伍謹烽堠控險要大治樓船積糗糧以待賊又輯

備倭圖記授吏士言悉而當　又曰祝詠爲四川按察副使備兵松潘是時西南彝騷動詠徧歷林峒撫視籌畫松潘得以無事　又曰汪應軫爲江西僉事執法甚嚴不爲貴勢撓乃存心平恕遇重囚惻怛哀矜多所平反　又曰李夢陽爲江西副使提學勅許舉聞重事夢陽於振學拔士外大有更白　又曰辛訪爲浙江按察司僉事抵任錢塘仁和二縣循故事具供帳悉却之或以故事爲言公曰辭受惟其當而已何必拘故事也

又曰崔碧爲山東按察僉事分巡部屬剔濯奸垢振挈紀綱事以無墜　又曰劉時敏爲山東按察僉事分按東兗兗訟牘積數百事遠數千人時敏裁決浹月而盡訟爲之衰　又曰陳敬爲雲南僉事滿考將之京土酋知其行李蕭索循故習贈以兼金異貨或勸之受敬大怒叱之曰我司風紀二十年享有常祿猶懼弗稱況敢嗜昧改節以欺天乎　又曰王金爲浙江按察使僉事分巡溫處二府時鎮守太監劉景依勢誅求會送災眚文冊索餽千金否即蒙生溫守嘗餽物以俟金怒曰今日之事以爲民也奈何先割民媚一宦豎邪竟不餽劉亦不能有加於是名震兩浙　又曰蔣信爲四川僉事管提學道杜請託崇實行人莫敢干以私關講於太益書院名流一時翕然興起　又曰金賁亨爲提學在江右優遇志行之士聚之白鹿書院中親與講論聖賢爲學次第明濂溪通化之由鵝湖同異之旨士人多所嚮風

提刑按察使三

祥刑　司政除田待問制命爾晉視祥刑書曰四方司政典獄　**臬事**　外臺書曰汝陳時臬事下出除當良夫制　**作詩論民**　用計論賊山堂肆考曰何

政漸復威不敢犯又曰陳祚僉福建按察司事閩人相犯法諸軍衛屬民者痛繩之民益安焉

武備一新　邊儲寖給　又曰吳道寧爲山西按察司副使整飭雁門等兵備剏築軍武新城設沿邊堡寨俱募軍充實武備一新　又曰張敏爲貴州按察司副使時苗賊蜂變饋餉莫繼敏設策通道大軍始得達邊儲寖給諸賊解圍去

元惡授首　渠魁悉殄　又曰郭東山爲四川副使撫治東達又曰楊華爲山西按察司僉事值黃嵐寇發官莫能制華往征不旬日渠魁悉殄脅從盡釋

勸督軍伍　又曰蕭顯爲福建按察司僉事領屯田事勸督交至民相率輸納歲無留逋號令一新　又曰周廷徵爲九江兵備副使會流賊劉六等欲浮江竄南京廷徵晝夜籌畫賊遂遁號令一新

再清戎務咸理　又曰朱瑄爲山西僉事屬吏有不法者聞風而去尤累平反寬獄再清軍伍明恕不苛無隱沒誣枉之弊　又曰王汝舟爲山東按察司僉事兵備武定戎務咸理巨寇以平

交至　號令一新　又曰蕭顯爲福建按察司僉事周廷徵爲九江兵備副使會流賊劉六等欲浮江竄南京廷徵晝夜籌畫賊遂遁號令一新

所建明　無少回屈　又曰龔鏜爲四川按察使所至以廉潔自將盡心所事多所建明事生風無少回屈　又曰劉俊爲河南按察司僉事遷副使所決獄多人所避難弗任者俊處處自負剛直

撫彝勦寇　簡帥練士　又曰賀元忠僉事雲南按察司撫彝勦寇茂著勳績使奉璽書巡海鎮巡官移檄數促乃復往至則簡帥練士飭弛副帥俱有法凜凜弗可犯

民彝敬愛　上下悅服　又曰胡器爲貴州按察司僉事辦寃獄別廉貪一以平恕施之上下悅服稱有古遺臣風　又曰徐觀爲雲南按察司僉事辦寃獄別廉貪一以平恕施之上下悅服稱有古遺臣風

振肅紀綱　脩舉憲度　又曰周津爲雲南按察司副使繩武弁之尤無良者數人脩舉憲度張弛有度民彝安之

禁絕賄賂　力拒權豪　又曰張翥爲雲南按察使舉刺必協六條宿弊爲之一洗所決疑獄無慮百數權豪請囑力拒弗從江西按察使舉刺必協六條宿弊

查革冒名　告誡弗率　又曰邵蕃爲陝西督學副使表正化導查革冒名援例諸生他邑食餼皆不避權貴爲之又曰趙淵爲僉事督貴州學察士之貧且賢者從而衣食之其情弗率者薄罰而告誡

之　教重行檢　一本躬行　又曰胡憲爲廣西按察使舉刺必協六條宿弊爲之一洗所決疑獄無慮百數權豪請囑力拒弗從

一本躬行諸士皆信向之　先以行義　親自督課　又曰顧夢圭爲山東按察司副使改提學河南訓士先以行義汴人稱之　又曰呂高爲山東提學副使士有卓異者拔入湖南書院親自督課講明正學務得真才

發豪傑入衛　諭武勇立功　又曰吳嘉聰爲山東按察司副使兵備徐楊嚴殘酷之禁訟減盜息百姓安堵　人賴安堵　又曰孫璽爲山西僉事巡大同盡心撫馭人賴安堵

講明獻徵錄曰吳嘉聰爲山東按察司副使兵備徐楊嚴殘酷之禁訟減盜息百姓安堵

廣西提點刑獄有沙世堅素武勇坐贓決配歸江時有劇賊未獲公乃諭世堅立功贖罪遂戰渠魁以獻

又曰錢洋爲副使持節分陝益脩兵防飭亭障謹烽燧訓農講武令嚴政肅邊庭晏然

邊庭晏然　又曰唐希介爲陝西按察司副使撫綏林兵備仍兼督餉愛養士卒約束裨校戎東肅睦邊戚赫然

邊戚赫然　又曰馮本清爲福建按察司僉事分巡漳泉諸府兼理海道庭無留案建寧大水溺者爭附槎木藏川而下本清聯百艘爲浮梁截流救之活數千百人

庭無留案　獄無寃滯　又曰童寅爲江西按察使廉介能勤畢病必出視事存心寬恕獄無寃滯

大行威惠　又曰范輅爲饒州兵備副使築湖堤以壯學宮增漏澤以掩枯骨威惠大行盜戢民安一方屹然

大示威信　又曰何自學爲

廣西按察司僉事其地溪洞猺獞不時竊發自學於所分巡地必大示威信由是猺獞咸知畏服

一新以法 又曰張昺爲四川按察司僉事查理鹽法蜀中鹽利最饒先是理鹽者率以賄敗公搜剔弊蠹一新以法屯田沿海屯多湮於豪胠悉復以法 悉繩以法 又曰黃胠晉閩泉憲僉督屯田沿海屯多湮於豪胠悉繩以法屯課日增福興漳泉有警多方防禦屢挫賊鋒

築堤沛徐 又曰何慧爲淮徐兵備副使定驛傳約法歲省數萬築堤自沛至徐延亘百里河不爲害

築堤河南 又曰章時彎爲河南按察副使督築黃河南隄往來相視不避風雨

風化一新 又曰陳璡爲廣西按察僉事提督學政纔五閱月嶺南數千里風化一新後改江西江西士類素景其風爭自磨濯以求甄錄

身教大行 又曰沈鍾爲山西僉事湖廣山東副使提學三省身教大行故一時多實材

士習丕變 又曰陸鈺爲山東按察副使專學校嚴正文體其雕蟲靡麗者黜抑之所至敦尚孝弟士習爲之丕變

士習大變 又曰何景明爲副使督教關中士亦以經術世務如其所自志關中士習文藝蓋自是一大變云

不媚董讓 又曰蘇葵爲江西僉事提督學政公明士子服焉鎮守太監董讓作威葵守正不能詭媚讓誣奏葵遣法司盛洪等臨治洪欲刑葵諸生數百排闥入擁葵而去事竟得白

不接汪直 又曰妻謙御史督南畿學政以躬行實踐爲教時中官汪直勢炎手可熱謙絕不與接直甚銜之使羅校文致其短竟莫能得

未嘗色倦 又曰邵玉爲雲南提學僉事凡所按試冒險阻窮歲月未嘗色倦

爲損月俸 又曰宗臣爲福建按察副使督學校進退諸生無不人人厭服其貧者調學田租贍之不給則爲損月俸減供具繼之以爲常

提刑按察使五

增詩 宋何夢桂和張按察秋山詩曰錢塘日夜水東流回首孤山綠尚稠千載老仙隨鶴去百年此地少人遊相逢柳色還青眼說著梅花總白頭身後閑名推不去當年誤識薛杭州 元廼賢賦鸚鵡送傅世南廉使之海南詩曰朱崖擅珍鳥鸚鵡獨專名滿庭搭葉春晝晴飛來却向花間鳴三月蠻江春水綠日斜還傍江頭浴弱羽翻風濕翠流爪痕蹴浪珊瑚束間關更作斷腸聲水流花落難爲情烏臺使君午夢醒隔簾細雨春冥冥

虞集送魯子聲廉使之漢中詩曰封上頌臺禮輕車入漢中節毛吹渭雨木葉動秦風把酒臺基古馳書歲事豐朝回倚西閣日日數歸鴻 趙孟頫送陳都事雲南銓選兼簡李廉訪詩曰送君銓選使滇池部落諸夸自品題明月夢回夔子北長風吹度夜郎西山連塞兩驊騮滑花落蠻雲杜宇號爲問霜臺李學士白頭官滿尚羈棲 泰不華送趙伯常淮西副憲詩曰東華晨霧正霏霏使者分符向合淝封事尚留青瑣闥蒙恩近出紫宸闈江涵曉日明樓艓風引春雲上繡衣珍重故人千里別綠尊須盡莫相違

虞集送韓伯高僉憲浙西詩曰正月樓船過大江海風吹雨灑船窗雲消虹霓橫山閣潮落鼉鼉避石矼闕下諫書誰第一濟南名士舊無雙湖陰暑退多魚鳥應勝愁吟對怒瀧

范梈寄福建廉訪使君詩曰臬府羣公表言官百世工君王資稷禹臺閣起黃龔吳越聯閩服蠻彝偃漢風九州諸道右一柱衆流中虎豹精神肅豺狼道路通青冥行動銳白

日貫精忠斧繡揚秋隼泉阿達夜蛩壺冰元自潔瘴雨不勞空　明何景明送杭憲副兵備天津詩曰天津橋北望京樓金鼓東行節使舟日月晝懸滄海樹龍蛇春壓九河流百年貢篚通南極萬里旌旄屬上游莫笑談兵樽俎上書生元不爲封侯　又送馬公順視學湖南詩曰洞庭雲夢眼中寬裏國荊門掌上看三楚樓臺皆壯麗萬年江漢自波瀾烟花白日空愁暮鴻雁青春尚避寒莫道秦川歸未得人間今日路行難　李攀龍送憚員外按察郢中詩曰醉擁驪駒不可留送君花發鳳凰樓青春開府西陵色到日登臺北雁愁寒雨遠分荊楚望白雲無盡漢江流共知人世悲難合倘得隋珠莫暗投　又送魏按察之潞詩曰壺關上黨切雲霄憲府中天挿漢標山勢西臨三晉險地形東控兩河遥名從出守高郎署策本和戎寵聖朝盡道疆埸懸節鉞尤能書札滿漁樵　又送杜青州按察楚中詩曰東方千騎古諸侯憲府初開大樹秋北海清風猶滿座武昌明月更登樓五雲遍郢朝佳氣三峽吞江擁上游此地功名誰得似君家元凱自荊州　又送馮汝言學憲之浙江詩曰儒臣奉詔外臺居況復揚波海晏如門下美材收竹箭卧中高士美桐廬山川半入吳都賦風俗兼傳越絶書始信工文官自達主恩垂老不曾疎　王世貞送史僉事兵備邠涇詩曰汝過崆峒劒色開輕裘千騎擁登臺旄頭夜向黄河出汗血秋從西極來置陣自傳司馬法折衝眞有卧龍才只今燕代論攻守沙海風生畫角哀　又立春前一日過尹汝漁副使飲詩曰東走齊河冰雪開鬱葱佳氣近樓臺相逢臘向尊前盡敢道春從使者來落日千門飛雁去黄雲一騎按鵰迴知君且住袁絲里陸博酣歌未易才　謝榛初春酬龔憲副性之見寄詩曰昨報襄陽使者過歸鴻雪後度關河遥知游宦驚時序不惜緘書到薛蘿日出漢江春氣遠雲連楚樹曉陰多峴山誰與同臨眺羊祜碑前一浩歌

發運使一

增 翰苑新書曰宋太平興國二年置江淮水陸發運於京師端拱元年罷以其事分隸排岸司至道元年始命洛苑副使楊允恭西京作坊使副李延遂及太子中允王子輿爲江淮南兩浙發運使兼知制茶鹽事咸平二年子輿復爲制置淮南茶鹽是年令兼制置礬稅仍領荊湖路三年以子輿充淮南轉運使四年又加都大發運使景德二年復置一人後亦有二人副使以諸州副使充景德二年制都監天禧二年官崇者或爲副使秩

輕者爲都監副使都監不常備景祐元年罷實元元年復慶曆七年上命發運副使更不置正使置司眞州歲漕江湖粟六百萬斛以贍中都渡江後江湖寇盜多發運司第職糴買而已紹興二年罷以其錢帛赴行在八年起居舍人勾龍如淵言戶部非生財之道請置諸路水陸度支轉運等使置司蘇杭戶部侍郎李彌遜請復置發運使別給糴本錢數百萬緡廣行儲積徽猷閣待制程邁爲江淮荆浙閩廣經制發運使專掌糴事九年廢發運司乾道六年復以戶部侍郎史正志爲江浙荆湖淮廣福建等路都大發運使朝論不以爲宜汪聖錫黃通老二尚書言之尤力執政不聽其年正志以奏課誕謾遂廢司焉後復置以平江府守臣專領蒸糴運之事以餉淮軍

發運使二

備賑糴　疏漕河　疏支家河　鑿泗州渠　疏五渠　王鼎發八難　張綸疏五渠

萬食京師輸范新書曰宋大中祥符三年江淮發運使季甫言今春運米六百七十萬石諸路各留三年以備賑糴又曰魯宗道遷江淮發運使疏具揚漕河廢三堰舟楫便之歲以八百萬食京師立生祠又曰蔣之奇權江淮荆浙等路發運副使元豐六年始建鑿泗州渠以避長淮之險自是無覆溺者哲宗朝再爲發運使江淮發運副使居二歲增米八十萬疏五渠導太湖入於海復租米六十萬開長蘆西河以避覆舟之患仁宗朝執政曰發運使總六路之廣宜得其人而久任之權天章閣待制在職十三年又曰慶曆中王鼎爲淮南宋江浙荆湖制置發運副使內侍楊永德奏請沿江置鋪規漕舟歲可省費六萬鼎議以爲不可三司判官蔣永德就鼎議費八難永德不復爭鼎因疏言陛下幸用臣不可過聽小人有所變更以誤國計於是永德言始不用後遂爲使

羅卿立中制　薛向革舊弊

十萬石其後益至六百萬石故江淮之間殷實常責而民貧納的減平又曰仁宗時都官員外郎吳耀卿言景德中江淮漕米歲不過四百五十萬石減漕米五十萬石又曰薛向爲江浙等路發運使領均輸之職運舟兵士交相侵盜貿易甚則託風水沉舟以滅迹向始募客舟以官舟運費募客而物良舊弊悉去

考故事明信令　董煟懈檢欺隱

令不擾不勞而用以足又曰權邦彥爲淮浙荆湖等路制置發運使轉輸六路董煟論檢欺隱漏逃亡責稽滯水程陸運財用奏足有詔嘉歎

九重申命　千里運糧　一札疏

置司京輔　運餉淮濟　興國三年始置司於京邑　紹興八載復命使於蘇杭　汎吳江之秋飲舴艋千艘　資淮浦之晨炊貔貅萬竈　銜尾舳艫千里命泛舟之役　歡聲士卒一陶均鼓腹之恩　羽檄交馳當預講赤囊之策　樊樯宿峙方有資紅腐之儲　廟堂有兵甲之問饋餉宜先　江淮爲兵賦之淵轉輸有賴俱出輸范新書

轉運使一

增事文類聚曰唐先天元年李傑始爲水陸轉運使使之名起於此開元二十一年裴耀卿以侍中充江南淮南轉運使而崔希逸爲副副使始此天寶以韋堅充勾當轉運使劉晏充諸道轉運使其後韓滉杜琮杜讓能崔昭緯皆以宰相充使而諸道分置巡院皆統於此五代罷巡院始置轉運使宋藝祖開基懲五季之亂藩臣擅有財賦不歸王府自乾德以後僭僞略平始置諸道轉運使以總利權開寶六年廣南平除徐澤爲判官蓋轉運判官始此其轉運使之名國初但曰勾當某路水陸計度轉運事官高者則曰某路計度轉運使太平興國初皆曰使兩省以上則爲都轉運使又置副使與諸路判官又置同勾當轉運事俄罷諸路副使眞宗每用兵或令都部署兼轉運使王師征討則有隨軍轉運使事畢即停至道中詔曰天下物宜民間利病惟轉運使得以周知令更互赴闕庭見詢問焉慶曆中復置熙寧二年詔轉運使用本資序人即充資序下一等爲權二等爲權發遣中興以來逐路都轉運使除授不常唯使副判官常置舊制轉運使除授皆命詞給誥渡江以後例給勑命後稍復舊轉運使副命詞運判則否六年諸路運判亦命詞給誥光宗熙寧以來使副運判不雙除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有山西路都轉運使司有奉聖州蔚州應州朔州保州西山各處轉運使司官有轉運使轉運副使同知轉運使等員　金初設轉運司後詔中外惟都轉運依舊專管錢穀自餘諸路轉運皆兼於按察其都轉運司有正使副使等員　事文類聚曰元置諸轉運使從三品有副使知事等員副使又置漕運使從六品有副使知事等員

轉運使二

宋驢輦　木牛　白帖云永平中治石曰河從都盧至羊腸倉欲令通漕吏民苦役死者無數使鄧訓平叔往監之訓知難成奏罷之用驢輦歲運億萬全活徒數千人　又曰諸葛亮作木牛流馬運糧特行數十里輦行二十里　事文類聚曰裴耀卿同門下平章事充轉運使於是置河陰集津三門倉引天下租由盟津泝河而西三年積七百萬石省運費三十萬緡　又曰唐元宗擢韋堅爲陝郡太守水陸運使滻水之左有望春樓堅於下濬爲渠以通漕帝爲升樓詔羣臣臨觀曰關輔之間尤資殷庾比來轉運未免艱辛故置此渠以通漕運萬代之利一朝而成　負米先趨　置吏督察　又曰劉晏與元載書曰先往見一水不通思荷鍤而任如是　一粒不運願負米而先趨焦心苦形期報明主晏以轉運爲又曰韋堅轉運江淮租賦所在置吏督察以裨國之倉廩　飛芻挽粟　生財養民　漢書曰素欲攻匈奴使天下飛

增置倉省運　濬渠通漕

綱挽粟起於黃雎琅邪至負海之郡轉輸河北率三十鍾而致一石輸苑新書曰呂大忠除河北路轉運判官大忠言古之理財視天下猶一家朝廷者家也外計者兄弟之家居雖異而財無不同未有餘資而不與者也乃上生財養民事

奸吏悚服　重辟平反　山堂肆考曰趙抃為梓州路轉運使窮城小邑無所不至父老喜慰奸吏悚服　又曰胡則為廣西轉運使按宜州重辟凡十九人為平反者九人

許其心計　勿入秋毫　事文類聚曰宋范旻為淮南使太祖遣曰卿貧凡所須並借用官錢悉以便宜從事每歲運米百餘萬石以給京師時論許其有心計　又曰楊萬里漕運江東凡行部常禮一切不納至於折俎交餼秋毫勿以自入悉歸之官為錢一千六百萬

機事上聞　美餘無進　山堂肆考曰太宗時魏廷式累官益州轉運使入奏帝謂曰百事具白中書對曰臣三千里外乘驛而來以機事上聞願斷自宸衷非為宰相而來也即不時召對合鮮事類曰皇祐五年詔轉運之職本以澄清官吏豈特事誅求以剥下有能盡歲入以致增盈者留為本路移用無得進美餘

一路悚息　八州知勸　山堂肆考曰楊察為江東轉運使部頗易其年少及發奸摘伏一路悚息召為右正言　又曰彭思永為荆湖北轉運使至部奏黜令之殘懦者各一人而八州知勸

義倫却寶　子美獻珠　又曰沈義倫為隨軍轉運使入成都偽蜀有以珍寶為獻皆卻之東歸篋中所有惟圖書數卷上聞其清擢樞密副使　又曰梁子美為河北轉運使傾漕計以奉上至捐緡錢三百萬市北珠以進

賦斂寬平　糧儲粗備　事文類聚曰王質遷荆湖北路轉運使當用兵西方急於財賦之時獨不進羨餘賦斂寬平他路不勝其弊而荆湖之人自若　又曰范純仁自陝西轉運副使召還神宗問曰卿在陝西久主漕輓必精意邊事曰城郭甲兵糧儲如何對曰城郭粗完甲兵粗備糧儲粗備

有事言來　從奏旌賞　翰苑新書曰歐陽脩為河北都轉運使陛辭上面論曰有事言來從奏旌賞

供調百萬億　減治數十萬　事文類聚曰王質遷荆湖北路轉運使當用兵西方他路不勝其弊而荆湖之人自若　又曰陳堯佐為河東轉運使河東本末下有餘則上足吾用　又曰范祥為陝西轉運使考見上供庫錢三十萬緡欲代納本路拖欠鹽錢上從宰執奏因旌賞之

致堯劾魏庠　事文類聚曰王質遷荆湖北路轉運使當用兵西方他路不勝其弊而荆湖之人自若　又曰陳堯佐為河東轉運使河東本末下有餘則上足吾用　又曰范祥為陝西轉運使考見上供庫錢三十萬緡欲代納本路拖欠鹽錢上從宰執奏因旌賞之

最為識大體　可為諸路法　事文類聚曰張士遜為江西轉運使辭事文類聚曰張士遜為江西轉運使辭事堂公從容曰朝廷權宜置都簿便民　輸芻粟實邊　又曰李燾副運江西置一路財賦都簿未幾召還乞令本路毋廢此書上曰帥不為高論務在便民甚善　山堂肆考曰范祥為陝西轉運使豈為俗吏哉

置解鹽事以鹽募商旅輸芻粟於陝以實邊盡弛兵民筆運之役公私便之　事文類聚曰王質遷荆湖北路轉運使部頗易其年少及發奸摘伏一路悚息召為右正言　又曰彭思永為荆湖北轉運使至部奏黜令之殘懦者各一人而八州知勸

利至矣士遜起謝遣吏是職思公之言未嘗求雖刀之利議者曰此運失識大體　王文正公於政事堂公從容曰朝廷權宜置都簿便民甚善

撓范景仁舉仁舉除利漕兼提舉常平上曰鮮于侁定利路役法可為諸路　王文正公於政事堂公從容曰朝廷權宜置都簿便民甚善　又曰鮮于侁為河北轉運使在部四年舉中矣　翰苑新書曰呂公弼為河北轉運使在部四年舉冗賦及民負債不能償者數百萬而官用自饒　又曰開寶九年詔諸道通財移用以充外計檢察儲積稽考帳籍則隸轉運使知州通判及臨事務官吏宜令諸路轉運司廉訪其能否第為三等歲終以聞

富弼薦王紘　又曰曾致堯為兩浙轉運使諫議大夫魏庠知蘇州介舊恩以進致堯劾其罪太宗曰是敢治江東轉運紘為常言不法之人肆貪於一郡一邑害良民千萬以便民曰轉運征利之官也利有本末下有餘則上足吾用　又曰富弼薦王紘觀庠可畏也

程異通盈虛　王播析案牘　又曰李迪真宗問陝西兵數對曰臣為轉運使時以小冊記兵及糧以備調發今猶置背囊中上令擇取之因給紙令上數以進曰不意頗牧在我　又曰主播字明敭充諸道轉運使雖案牘鞅掌剖析如流黠吏詆欺不彰敗　又曰王播充諸道轉運使程異為副異尤通萬貨盈虛

經度一路財賦　廉訪三等官吏　又曰神宗職官志經度一路之財賦　又曰開寶九年詔諸道通財移用以充外計檢察儲積稽考帳籍則隸轉運使知州通判及臨事務官吏宜令諸路轉運司廉訪其能否第為三等歲終以聞

駐原隰訪疾苦　入溪洞諭禍福　山堂肆考曰趙汝愚將漕江西每輕車攜主案吏二候兵一馳原隰訪民疾苦自帥閫而下悉嚴憚之又曰丁謂為夔州轉運使時溪洞蠻作亂謂自入溪洞諭以禍福蠻酋感泣刻石境上還所掠萬餘人

原國用　軍儲　轉輸正稅　漕運貢賦　節省勤王　力宣贍國　府無虛月　國有餘資　俱出白帖

陞華奎閣　持節冰臺　妙東儒英　榮司計節　光奉制函　榮持漕節俱出翰苑新書　原徵爾貢於任土　興我役於泛舟　況當庶富之朝　宜從漕運之任　漢通糧道委於丞相　晉開轉運任在尚書　審遠近之計人不告勞　課遲速之程事無譽素　當豐穰之時所宜蓄積　領漕輓之務必在公勤俱出白帖　增承天子詔蹔辭覆餗之班　駕使者車來董飛芻之計　上占星出綍爭來竹馬之迎　諏日登車有賴木牛之助　千艘銜尾民力已疲允資心計　萬竈連營軍須倚辦共幹利源　皮之不存毛安附在仁人必體於負芻　源之深者流必長繫今日豈容於竭澤俱出翰苑新書

轉運使三

原蕭何之功漢書高祖曰鎮國家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　杜預之計白帖云杜預字元凱爲度支尚書奏轉運之計　增奏減丁稅事文類聚曰蔡襄爲福建路轉運使復古塘以溉民田又奏乞減閩人五代時丁口稅之半　代輸郡稅又曰程大昌徙江西路運副大昌曰可以興利除害行吾志矣歲歲出錢十餘萬緡代輸四郡五等夏稅折帛　可爲模範山堂肆考曰鮮于侁字子駿爲京東轉運使比行司馬光曰福星往矣安得如侁百輩布列天下乎又語人曰今彼以子駿爲轉運使誠恐非宜然欲救東土之敝非子駿不可此一路福星也可以爲諸路轉運使模範矣　未可輕改又曰至道元年荊湖轉運使何士宗上言執政大臣出領外郡申轉運司公事只宜書通判以下姓名上曰運司所部要繁州府不繁品位朝廷憲典未可輕改也　不納毀譽翰苑新書曰孫甫爲轉運使所至州縣視其職掌脩廢察其民樂否以此陞黜官吏而不納毀譽取下雖嚴而不害　不尚苛察山堂肆考曰王素爲淮南都轉運使兼按察使時初置按察皆以苛察相尚公獨不苛然貪吏有自投劾而去者　舉賢爲務又曰宋楊察爲江東轉運使專以舉賢爲急務人或苟察吏忠之乃求古碑字磨滅者揭之館中何至則讀其碑辨識文字以爪搔髮往往至暮不復省錄文字以此陞黜官吏而不納毀譽取下雖嚴而不害　不尚苛察山堂肆考曰王素爲淮南都轉運使兼按察使時初置按察皆以苛察相尚公獨不苛然百里則衆有憂色　歲至四十萬山堂肆考曰劉晏領東都河南江淮轉運常平使晏移書元載以爲漕之利與害各有四載以漕事委晏故得盡其才歲輸始至代宗馳使勞曰卿即朕之鄭侯也凡歲致四十萬斛　賜緋衣袋帶事文類聚曰侯陟除淮南轉運使賜緋衣袋帶　賜詩及羊酒又曰王隨直史館出爲京西轉運使時隨父母在洛中京西乃其所部也眞宗賜詩寵其行復以羊酒賜使過家時人榮之　原自江淮至渭洛書經東自江淮西至渭洛　率一鍾致一釜漢書蓋言運糧費一鍾之用致一石之至也　增即有澄清之志山堂肆考曰李絢除京西轉運使時呂文靖執政謂曰朝廷之制未嘗有釋褐再任爲轉運使者以學士才氣高爽故有此授宜副朝廷任使之意絢到任即有澄清之志　必須平允之吏翰苑新書曰咸平元年上謂輔臣曰諸路轉運使按察官吏使權甚重必須平允之吏寬猛適中卿等其慎擇

增詩宋蘇子瞻謝鮮于君詩曰我懷元祐初珪璋滿清班維時南隆老奉使獨未還迂叟向我言青齊歲方艱

斯人乃福星遣出虛危間　王介甫送王瞻叔利路運判詩曰王孫舊讀五車書手把山陽太守符未駕朱轓辭輦轂却分金節佐均輸人才自古常難得時論如君豈久孤去去便看歸奏計莫嗟行路有崎嶇　周必大送韓希道移漕江東詩曰饋餉隨蕭不作難秦淮今視漢秦關天開虎踞龍蟠處地近雞翹豹尾間洗印先經三峽寺觀風徧踏九華山盡收奇秀歸詩稿却趂賡歌供奉班　楊廷秀送周元吉顯謨將漕湖北詩曰君詩日日話歸休忽解西風一葉舟黃鶴樓前作重九水晶宮裏過中秋職親六閣仍金馬喜入千屯看木牛編斧光華誰不羨一賢去國欠人留　劉克莊送陳魯叟使君赴廣西漕詩曰闔郡留無計忽忽奪父師使君三月政遺老百年思遠宦生華髮輕裝載舊碑海山應有恨未得謝公詩

表宋蘇頌淮南轉運使謝上表曰竊以州郡備官所以分釐於民務朝廷遣使將以布宣乎主恩付一道之事權用六條而舉察賦輿出入俾以均輸吏治否臧責之薦黜自匪綿更於事任詎能振肅於治綱若臣者始自書坊出分使竹俄從寰服入佐計籌粗收歲月之勞蔑著分毫之效豈謂伏遇皇帝陛下察庶工之任使矜人職之良勤拔於省僚授以利柄矧惟淮海之郡實盬東南之衝昔號輿區今逢樂歲五稼盈疇而遂茂四人勤力以厚生料乎漕運之程無煩趣辦之急若乃事體貌以為風采盡銖兩以斂民財顧在懦愚誠多闕略重念上慈天覆聖治日新官無內外之儲事息憂勤之繫昨臣受任之始獲面於清光陛下臨遣之言曲加於勉諭自省最為疎遠何圖亦記淵衷豈非以委任之優故特示拊循之厚雖乾坤厚施非報謝之可言而犬馬微生第勤勞而思舊倘馳驅之有用期終始以勿渝　眞德秀江東漕謝到任表曰兩螭夾侍久黜近班四牡載馳叨分劇部假中祕隆儒之寵為外臺將指之光望過所期感深以惕伏念某材非適用幸有逢辰屬漢廷更化之初首唐室登瀛之選金鑾夜直承密命者六期玉陛晨趨對清光於再稔凡吮墨濡毫之任皆振纓峩弁其間吏責既稀所願優游於邇列王恩未報寧忘眷戀於本朝其如親闈喜懼之年當謹人子凊溫之職輒援公輔辭翰林之請庶幾潘岳奉版輿之懽分太守之符日須成命出少府之節遽沐殊恩懷章而過里門閱宿而臨封部敬卜中和之節重宣寬大之書輶傳初馳旄倪爭覩謂朝廷所以輟柱下之史蓋聖主所以安江左之民因博採於風謠頗究知其疾苦以垂磐之家而困追呼之日以屢豐之歲而多流徙之人官無足證之簿

書里有難平之徭役文移星火不勝胥吏之誅求牒訴丘山半爲賦租之煩重興言及此勿救可乎輒殫朝夕之咨諏兼體公私之緩急賦難遽省盍漸損賦外之征民未易蘇當先去民間之蠹竊自量其綿薄恐終負於選掄敢不以阜俗爲阜財之方以悅民爲悅親之本灌輸所仰媿初無鞭算之能樽節是先唯敬佩玉音之訓

鹽鐵使一　巡鹽御史附

原弘羊計　孔僅領白帖云昭帝詔賢良文學對策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桑弘羊云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往返相詰因集之爲鹽鐵論　又曰漢武時冶鑄煑鹽財成累至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明袁黃羣書備考曰唐劉晏爲鹽鐵使凡宮闈服御軍饌百官祿俸皆仰給焉　明朱健治平類纂曰明制兩浙淮東郭咸陽孔僅爲大司農丞領鹽鐵事咸陽人名　增給軍饟　出重臣　盛貢獻　變鹽法　又曰唐鹽鐵使李錡盛貢獻以希固寵大臣皆厚賂明獻徵錄曰練綱字從道拜浙江道監察御史景泰中遷視兩淮鹽課權貴爲之斂手還朝賜宴光祿以示優異　又曰乾元初鹽鐵使是以利積私室而國用耗絀遣御史巡行提督之又往往河兩歲遣御史出風憲重臣奉詔行天下鹽以爲常　練綱賜宴　涂禎空手　第五琦初變鹽法就山海井竈近利之地置鹽院　爲國持法　有功賜金　又曰御史雷應龍嘉靖中督兩淮鹽課爲又曰涂禎爲巡鹽御史時劉瑾亂政以鹽貨源也因遂厚望於視鹺者禎巡鹽還以空手見瑾瑾怒下禎獄杖三十戍肅州衛　補鑄祭器　周視鹺池　又曰御史金堂繼雷應龍視兩淮鹽課先是應龍禁人忠懇爲國持法其議擊鹽必求官商兩利不輕差官縱擊以開幣門　又曰曾翀爲御史出綜鹺政有功賜金帛　豪強斂跡　炎瘴無避　明雷禮祠撤五司徒廟銅像應龍殺像復設至是金堂復碎五銅像補鑄文廟祭器又曰姚三謙爲御史出按三河鹺周視鹺池高下不令亢乾潦淖鹺乃大有秋　又曰張憲江西禮列卿紀曰左鈺直隸阜城人成化中拜監察御史整理閩浙鹽法親歷諸場炎瘴無所避尋加右都御史仍督其德與人弘治中以工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事

鹽鐵使二

原牢盆之價　白帖曰孔僅咸陽上言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鬻鹽鐵官與牢盆注取其牢盆之價直不得私鑄鹽器　煑海之利　法始於漢　取在於彝　又曰張凝爲越嶲太守定笮臺登平卑水三縣舊出鹽鐵去郡三百餘里彝之邊徼自固張嶷盡取得用　矯制令鑄　又曰博士徐偃行風俗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張湯知劾之　置使監賣　又曰魏衞覬與荀彧書曰鹽鐵國之大資宜依舊置使者監賣　罷鹽鐵而復置　又曰武帝至平帝不變鹽鐵之法武帝嘗罷鹽鐵官三年而復置之　幹鹽鐵而榷酤　出漢書　佐賦窮實惟贍國　取之以道豈曰奪人　當軍戎之時宜充國用　委榷筦之務必仗時賢　執漢法而行務雖苟得　奪齊民之利敝將若何

鹽運使一

續文獻通考曰元初置兩淮都轉運鹽使司秩正三品兩淮內附以提舉馬兒范章專掌鹽課之事至元十四年始置司於揚州使二員同知副使各一員運判二員經歷知事照磨各一員三十年悉罷所轄鹽司以其屬置場官大德四年復置批驗所於眞州采石等處鹽場二十九所每場司倉司丞管勾各一員斡鹽各有差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秩正三品使及同知運判各二員至元十四年置司杭州大德三年定其產鹽之地立場有差仍於杭州嘉興紹興溫台等處設檢校四所鹽場三十四所每所司令司丞管勾各一員福建等處都轉運鹽使司秩正三品使及同知運判各二員經歷知事照磨各一員至元十四年始置市舶司領煎鹽徵課之事二十四年改立鹽運司二十九年罷立提舉司大德四年復爲運司徑隸行省凡置鹽場七所每所司令司丞管勾各一員　四川茶鹽轉運司成都鹽井九十五處散在諸郡山中至元二年置興化四川轉運司專掌煎熬辦課之事八年罷之十六年復立轉運司通轄諸課程事二十二年置四川茶鹽運司秩從三品使同知副使運判各一員經歷知事照磨各一員置鹽場一十二所每所司令司丞管勾各一員　大都河間等路山東東路都轉運鹽使司設官與兩淮等處同大都常以戶部尚書充使山東以中書左右部兼使俱領分符印巡行郡邑以防私鹽之弊大都河間等路鹽場二十二所設官與前同　河東陝西等處鹽司所屬解鹽場管勾同管勾各一員河東等處解鹽提領所正提領副提領各一員安邑等處解鹽管民提領所設官同前檢校批驗所至正二年中書省奏準於杭州嘉興紹興台溫四處各置檢校批驗所官一人相副官一人　榷茶都轉運使司元統二年於湖廣江西置司　明太祖初置都轉運鹽使司於兩淮吳元年置於兩浙洪武二年置於河東陝西河間長蘆福建五年置四川納谿白渡二鹽司及四川茶鹽都轉運司又明年革茶鹽都轉運司十三年定都轉運司正四品後改從三品鹽課提舉司國初已漸增設建文中改廣東鹽課司爲都轉運鹽使司又有煎鹽提舉司制如府　都轉鹽運使司都轉運使同知副使各一人判官無定員其屬經歷知事庫大使副使各一人所屬衙門鹽課司批驗所鹽倉各大使副使各一人　鹽課提舉司提舉同提舉各一人副提舉無定員其屬吏目庫大使副使各一人所屬衙門鹽課司批驗所鹽倉各大使副使各一人

詩　明李攀龍送張轉運之南康詩曰此去粤城又楚都遥臨五嶺壓三吳坐來齋閣江聲合忽傍禮帷秋色孤白晝落星寒劒氣清秋石鏡滿冰壺美人欲報瓊瑶賦彭蠡春深雁有無　又送都轉運劉使君還萬安詩曰十年西省結交歡別後雲霄尺素難郡接荆衡分岳牧場開海岱領鹽官五溪誤見明珠拾千里誰將老驥看莫道賜環非近事新懸白日照長安

防禦使一

增　合辟事類曰唐武后聖曆元年以夏州鎮領防禦使防禦使之名始此開元二年薛訥爲隴右防禦使天寶中安祿山犯順大郡要地當賊衝者置防禦守捉使至德後置節度使大郡要害之地置防禦使以治軍事刺史兼之不賜節代宗即位諸州防禦使並停明年授田承嗣魏博等州都防禦使俄還節度使蓋防禦使之名不廢也大率防禦隸所治州歲以八月考其治否宋沿唐制置諸州防禦使唐防禦使在團練使之下宋陞之於上官制舊典防禦團練刺史均謂之正任外官初除管軍使帶正任刺史或謹其人見帶遥郡就除之其横行諸司使帶遥郡防禦使者年勞至深邊功優異即落遥郡爲正任官其團練使刺史則無去遥郡以上應管軍臣僚因乞改軍職遂以本官出守或領副總管方有帶正任者乃國朝舊制其宗室國戚除再遷便領正任

續文獻通考曰遼神冊中置東平郡防禦使後增設於東京道廣州鎮海府冀州衍州安廣軍各設防禦使司有防禦使防禦副使　金天會中沿邊州置防禦司防禦使一員同知通判等各一員　元至正中每州添設州判一員每縣添設主簿一員俱兼防禦使事　明不設

防禦使二

增　干城毛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禦侮又曰予曰有禦侮　朕之腹心唐代宗永泰二年制曰諸道節度觀察都防禦使朕之腹心　升之軍禦除李希及制曰升軍禦之任增使節之華　扞防之秩龍漢制曰爰昇扞防之秩　閑禦之任除曹評制曰正名閑禦之任　德政詔撰合辟事類曰五代世宗時李玉爲禦使郡人求爲立德政碑太祖詔徐鉉撰文賜之　邊功無敵又曰眞宗時楊咬爲防禦使屢有邊功天下稱爲楊無敵邊人皆畫其像事之　州民立碑事文類聚曰李漢超爲齊州防禦使治郡寬簡民皆便之吏民數百人詣監軍馮守規請立碑頌德詔中書舍人富儀譔文賜之　州人立碑又曰郭玉爲齊州防禦使歲不登以俸分施飢民人懷其惠相率詣闕頌其德政立碑

防禦使三

增制唐賈至授元載豫章防禦使制曰荆湖之交撫之以連率貢賦所入董之以使臣非通才多可曷稱斯任具官元載識度明允幹能貞固懷龍泉之利器抱鴻羽之榮姿彌綸典章能練南宮故事精詳政理嘗閱五府辟交豫章雄鎮襟帶江湖干戈始寧安人是切俾爾藩守緝熙厥政　常衮授杜濟東川防禦使制曰左綿之東地方千里有被山帶江之險藉安人禦侮之能具官杜濟明敏通識達於政理本以忠信飾之文學利器能斷長才多可累佐戎幕勤宣武經於罔之疆積有邊効九伐之謀必勝三軍之士多師選在人望委茲藩守用能訓其師旅惠此閭閻俾叅中憲之任兼懋臨戎之績　錢珝授李繼文隴州防禦使制曰具官李繼文久從戎旅深達機謀忠信交脩德刑並務御衆而推勞必報徇公而約法甚明元帥上聞朝章可舉兼進祝鳩之命更揚建隼之威夫牧伯之居憂寄實重使功名之充位在富貴而可圖已列諸侯勉爲政事

團練使一

增合辟事類曰唐肅宗乾元初置團練使守捉使大領十州小者三五州代宗時元載當國命刺史悉帶團練使大曆八年晉州男子郇謨欲以三十字上獻多譏切元載其言團者願罷諸州團練使大率團練皆隸所治州歲以八月考其治否宋沿唐制置諸州團練使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有漢軍都團練使司官曰漢軍都團練使　金不置　元至正中置奉元延安等處團練安撫勸農使司於耀州鞏昌等處團練安撫勸農使司於邠州每道置使二人同知副使各二人　明團練諸務專設按察司分巡兵備道以統之

團練使二

增刺舉　訓練　攝刺史制曰仍假符於刺舉除皇叔祖克依制曰團練訓練　無檢操　持軍簿　合辟事類曰工部侍郎錢昱爲鄂州團練使昱叔子也歷三州無善政至是鄉祀進秋上謂宰相曰昱貴家子無檢操不宜任丞郎故有是命　又曰肅館戎團分持軍簿　訓練爲事　中御參權　又曰兵團之制以訓練爲事　除王道制曰分總戎團蓋參中御之權　戎團之列　判官可罷　除曲珍制曰戎團之列合辟事類曰楊綰奏刺史自有持節諸軍事以掌軍旅司馬古司武所以輔軍即今副使司兵參軍今團練判官官號重複可罷天下團練守捉使詔可

團練使三

增制唐常衮授辛德謙丹延團練使制曰具官辛德謙山西出將代有勳業長才偉略主之以忠峻節明斷服

之以禮頃者職貳留府朔垂分鎮橫絶大漠堅守孤城能詳武經載討軍實推以恩信著其威懷士卒知方羌彝服化休有茂績著於北邊用觀勞臣俾膺重任委以蕃事捍茲戎疆列在儲寀之右參於憲臺之長中外兼榮服我嘉命

節鎮方岳幕僚總載一

原杜氏通典曰節度使有副使一人行軍司馬一人申習法令自漢魏至隋總伐出征則刺史都督將軍等官置長史司馬諸曹參軍爲之僚佐按官置司判官二人分判倉兵騎曹四曹事王義恭取丘巨源爲掌書記一人掌表奏書記齊書曰宋江夏軍司馬通署掌書記一人參謀議畫參謀隨軍四人分使出入分判尚書六行事及州縣簿書支使二人分使出入職如節度使之隨軍推官一人推鞫獄訟皆使自辟召然後上聞又曰採訪使有判官二人分判倉兵騎曹四曹事王義恭取丘巨源爲掌書記參謀無員或二人或一人參議謀畫其節度防禦等使僚佐辟奏之例亦如之其未奉報者稱攝其節度防禦等使僚佐辟奏之例亦如之

增宋史志曰宋有節度使觀察使防禦團練宣撫安撫置制轉運提刑常平諸使總計其僚屬有參謀官參議官掌書記司馬支使推官判官主管機宜文字幹辦公事準備差遣及從事等員按宋諸使有常置亦有不常置者僚屬隨時選授辟召無定員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節度使設官甚衆大略採用唐制其屬有行軍司馬軍事判官掌書記及觀察防禦判官等員　金節度使其屬有節度判官觀察判官防禦使亦有防禦判官　元都總管其屬有經歷知事照磨兼管勾等員　元招討司經歷一員　明承宣布政使司其屬有經歷都事照磨檢校理問庫大使等員各省提刑按察使司其屬有經歷知事照磨檢校司獄等員

節鎮方岳幕僚總載二

增晉書曰陶侃鎮武昌殷浩庾翼等皆爲佐吏時武昌號爲多士　唐書曰權德輿字載之未冠以文章稱諸儒間韓泗李兼杜佑裴胄交辟之　又曰劉悟節制鄭滑奏賈直言置幕中悟纖微乖失直言必盡禮箴規以是美譽日聞　又曰李石字中玉初辟李聽幕府從歷四鎮有才略爲吏精明　又曰周墀節度鄭滑表韋澳署幕府會墀入相私謂曰何以教吾澳曰願公無權墀愕眙澳曰爵賞刑罰人主之柄公無以喜怒行之天下治矣烏乎權墀嘆曰吾先居此得無愧乎　又曰孔戡佐昭義李長榮節度府長榮死盧從史自別將代之得志益驕戡遂以病歸洛陽李吉甫表置幕府從史曰是欲舍我而從人耶即誣以事自貞元後帥鎮劾奏僚佐不驗輒斥至是給事中呂元膺執不可憲宗遣使諭曰朕非不知戡行用之矣　聞見錄曰謝希深歐陽永叔

官洛陽同游嵩山歸暮抵龍門雪作留守錢文僖遣吏以廚傳散伎至且勞之曰山行良苦當少留龍門賞雪府事簡無遽歸也　遼史曰張儉調雲州幕官故事車駕經行長吏當有所獻聖宗獵雲中節度使進曰臣境無他產惟幕僚張儉一代之寶願以為獻先是上夢四人侍側賜食人二口至聞儉名始悟召見訪及世務奏三十餘事由此顧遇特異　元史曰賈曾選燕南山東道奉使宣撫幕官考績居最遷中書省檢校官

御鎮方岳幕僚總載三

原 戲談　入幕　晉書曰陶侃為督護參佐戲談廢事侃責之曰君子當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耶　通鑑曰郗超在桓溫帷中臥謝安在外望見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也

增 辟許　韓　羅温石　翰苑新書曰張建封性樂士賢不肖游其門者其禮必均許孟容韓愈皆置幕府韓愈集送温才於是以石生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温生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中之士後多顯達　以良士而贊賢侯　重弓旌以光樽俎　白居易行盧商制曰以良士而贊賢侯宜乎多成功而歸重弓旌以光樽俎允奉幕中之書以稱席上之珍　五代會要漢乾祐勅云鮑車著詠美帛垂文式

原 賓榮　主禮　賓佐　賓僚　交辟　苟進　青油幕　蓮花幕　掌軍謀　膺使檄　載筆旌旄　運籌帷幄　受命辟書　抵事戎府　任在軍要　權制兵機　任為從事　禮以上賓　參謀幕府　制勝樽俎　盛府求賢　戎書辟士　從軍則望重仲宣　王粲也　佐幕則才高阮瑀　字元瑜　魯連飛書燕將得而自殺　陳琳草檄魏祖讀以愈風

行軍司馬

增 善文辭　唐書曰李逢吉罷相領山南東道節度使表張又新為行軍司馬又新善文辭後以謫附敗李說病軍司馬鄭儋總其政說卒代為節度時德宗務姑息方鎮若帥死不他命即用軍司馬代之以和厭衆情至是帝頗憾綏所獻故擢為河東司馬　憶獻而擢　又曰裴度以宰相出表馬總為宣慰副使韓愈行軍司馬李正封馮宿李宗閔備兩使幕府　多所違異　五代史曰郭崇韜領成德軍節度使改任圍行軍司馬圍與崇韜素相善又為其司馬崇韜因以鎮州事託之而圍多所違異

判官　推官附

增 宣饒分置　唐書曰李芃為長安尉李勉觀察江西表署判官永泰初宣饒剽賊絕江却商旅為亂支黨盤結芃請以宣之秋浦青陽饒之至德置池州　驗治左道　又曰高適鎮劍南表班宏為觀察判官青城人以左道謁作亂事覺誣引屯將規緩死衆洶懼宏驗治即釋之人心大安　自往就辟　又曰德宗時王鍇為右拾遺徐商罷政事守江陵心欲表儀在幕府恐其不樂外忍不言徵自往曰

公知微安得不從商大喜表署節度府判官

監軍嚴惲又曰鄭滑節度使盧群辟孔戡為判官群卒戡總留務監軍楊志謙推自肆衆皆恐戡遽謁至府與對榻卧起示不疑志謙嚴憚不敢動

自誣活人五代史曰高防字修己晉時張從恩移潼州防禦使表為判官有親校段洪進盜官木造器市取其直從恩怒將殺之洪進[illegible]其罪紿曰判官使為之從恩召防詰之防即引伏洪進得免從恩乃遣

防終不自明既而悔之命騎追及防不得已而還賓主如初後稍稍有言防自誣以活人從恩益加敬禮

勸之歸朝又曰趙贊為河中節度使懼漢疑已潛遣親吏奉表歸蜀判官李恕勸贊歸朝必保富貴

請先入朝為申理贊即遣恕詣闕漢祖問贊何以附蜀恕曰贊家在[illegible]受北朝命自懷憂恐謂陛下終不能容臣遠圖家務安臣漢民所以介臣求觀漢祖許之贊即入朝後歸宋為[illegible]

曰辛仲甫周廣順中郭崇掌親軍領武定節制署仲甫掌書記顯德初出鎮[illegible]侯部民有被劫殺者訴[illegible]即捕盜吏[illegible]官不敢詰仲甫曰民被寇害而[illegible]

為請易吏以[illegible]之民冤情[illegible]之乃得實狀崇移鎮仲甫隨之凡三為節度判官累雪冤枉

忠於所舉又曰劉昌言字禹謨少篤學善屬文詞[illegible]信武信二鎮判官宰相趙普[illegible]

[illegible]鄆表泰寧軍節度判官淳化初為趙普留守西京表為通判委以府政普卒昌言為普經理其家事太宗以為忠於所舉連對三日非次登擢

練習西事又曰趙元昊反大將葛懷敏辟尹洙

為經略判官洙雖由懷敏辟尤為韓琦所深知薦之劉平石元孫戰敗朝廷以夏竦為經略安撫使范仲淹[illegible]副之復以洙為判官洙上疏論兵請便殿召對自元昊不庭洙未嘗不在兵間故於西事尤練習

畫攻守又曰田況字元均夏竦經略陝西辟為判官時與韓琦尹洙等畫上攻守二策朝廷將用攻策范仲淹議未可出師況上疏言出師有七不可以臣所見夏竦韓琦尹洙等同獻此策若來中覆則是自

相違異不敢果決進討則又仲淹執議不同乞召兩府大臣定議殺邊備不必先用經略判官[illegible]無患也於是罷出師

禁絕淫祠又曰[illegible]

薦其才徒費州郡[illegible]轉運判官[illegible]之尚淫祠人有疾不事醫而事神[illegible]

種穉立異又曰建炎時王[illegible]轉運判官[illegible]據長沙[illegible]

[illegible]發次翁即以[illegible]次翁曰兵未必發先援民可予吾以一路常平上供計之不費三十萬已而賊不犯境

冷嚴十俊金史曰孟奎大定間進士時平章政事完顏守貞禮據士大夫在其門者號冷

嚴十俊奎其一也歷轉運司度支判官上京等路提刑判官

行賓主禮又曰胡礪舉進士為河北西路轉運都勾判官行臺平章政事高禎之汴[illegible]

[illegible]百[illegible]今日之會自有賓主禮禎曰汝他日為省吏何如礪曰當官而行亦何所避禎壯其言致容謝之

面授朝官宋史曰太宗時[illegible]州軍事推官王[illegible]引對上嘉其[illegible]面授朝官翌日執政宋琪來

[illegible]經學出身一任幕職[illegible]除七寺丞上曰吾已許之與可與東宮官璞執不從擬大理[illegible]進入上批曰可右贊善大夫[illegible]從令

推原赦令又曰趙抃為武安軍節度推官人有赦前偽造印更赦而

用者法吏當以死抃曰赦前不用赦後不造不當死讞而生之

盧億諫延廣五代史曰晉天福中景延廣留守西洛盧億為判官時國用乏[illegible]民財助軍河南府計出三十萬延廣欲並緡以圖[illegible]

利增為三十七萬緡億諫曰公位兼將相既富且貴今國帑空竭不得已而取貲於民公何忍利之乎延廣慚而止

元衡重柳裴唐書曰武元衡節度劍南辟柳公綽與裴度俱為判官元衡尤相引重

不與吹笛者右職又曰李復為鄭滑節度使表盧坦為判官監軍薛盈珍數干政坦每據理拒之有善笛者大將等悅之諸復請為重職坦笑曰大將久在軍積勞乃及右職奈何自[illegible]欲與吹笛少年同列耶諸將慚遣出

掌書記

[illegible]小朝廷唐書曰僖宗時河東多亂帝欲大臣臨制乃拜鄭從讜檢校司徒以宰相扶復為河東節度使詔自擇參佐從讜即表長安令王調自副兵馬員外郎劉崇龜司勳員外郎趙崇為節度觀察府判官謂

進士劉崇魯推官左拾遺李渥掌書記長安尉崔澤支使皆一時選京師士人比太原為小朝廷言得才多也

真書記 五代史曰李珽唐末舉進士荊南成汭辟掌書記梁太祖遣汭與馬殷等救杜洪汭以大舟載兵數萬珽諫曰一舟容甲士千人挾糧倍之急不可動不若以兵屯巴陵不與戰吳兵糧盡則圍解矣汭不聽果敗趙匡凝又辟掌書記太祖破匡凝得珽喜曰此真書記也

辨楚所為 唐書曰令狐楚既及第桂管觀察使王珙愛其才將辟楚懼不至乃先奏而後聘後李說嚴綬鄭儋繼領太原引之幕府由掌書記至判官德宗喜文每省太原奏必能辨楚所為數稱之

高郢之忠 又曰高郢李懷光引佐邠寧府懷光將還河中郢勸不如西迎乘輿懷光反方銳不聽既又欲悉兵鼓而西時渾瑊提孤軍抗賊軍將未集郢恐為懷光所乘與李鄘固止之郢因與其將呂鳴岳張延英謀開道歸國事泄懷光先斬二將然後引郢詰讓郢抗詞無所愧隱觀者為泣下懷光慚數之及懷光誅李晟表其忠馬燧奏掌書記

不作疏草 又曰李紳字公垂為人短小精悍於詩最有名時號短李金陵李錡愛其才辟掌書記錡寖不法賓客莫敢言會使者召錡稱病留後王澹為具行錡怒陰數士臠食之即脅使者為東奏天子李得留錡召紳作疏紳陽怖栗至不能為字下筆輒塗去盡數紙錡怒罵曰何敢爾不懼死耶即注以刃令易紙復然乃因紳獄中錡誅乃免

辭甚辯麗 五代史曰李襲吉乾符中舉進士為河中節度使李都權鹽判官後去之晉晉王以為掌書記襲吉博學多知唐故事晉王欲與梁通和使襲吉為書諭梁辭甚辯麗梁太祖使人讀之至於毒手尊拳交相於暮夜金戈鐵馬蹂踐於明時歎曰李公斗絕一隅有士如此使我得之傅虎以翼也顧其從事敬翔曰善為我答之及翔所答書辭不工而襲吉之書多傳於世

辭理明白 又曰周顯德二年宰相李穀征淮南李昉為記室世宗覽軍中章奏愛其辭理明白已知為昉所作及見相國寺文英院集乃昉與扈蒙崔頌劉袞竇儀趙逵及昉弟載所題益善昉詩稱贊之曰吾久知有此人矣

藩鎮元僚 宋史曰呂餘慶仕漢歷開遷濮州錄事參軍太祖領同州節制聞餘慶有才奏為從事世宗曰得非常為濮州糾曹者乎即以為定國軍掌書記太祖歷滑許宋三鎮餘慶並為賓佐及即位自宋亳觀察判官召拜端明殿學士自太祖領藩鎮餘慶為元僚及受禪趙普李處耘皆先進用餘慶恬不為意及處耘與普忤旨餘慶為辨明時稱其長者

真人輔弼 又曰太宗以殿前都虞候領泰寧軍節制辟石熙載為掌書記及尹京邑表為開封府推官以讜出為忠武崇義二軍掌書記太宗即位乃召入熙載微時嘗行高陽道中遇一吏熟視之曰真人將興子當居輔弼之位言訖不見及居太宗藩下頗盡臣節

義兼師友 又曰尹洙字師魯舉進士改山南東道掌書記遷太子中允會范仲淹貶勅榜朝堂戒百官為朋黨洙上奏仲淹忠亮有素臣與義兼師友則是仲淹之黨也臣不可苟免宰相怒落其官復為掌書記監唐州酒稅

說令狐納節 唐書曰齊映補河南府參軍事滑亳節度使令狐彰署掌書記彰疾甚引許後事因說彰納節歸諸子京師彰從之即以女妻映

危酒辟書記 五代史曰後唐莊宗戰胡柳掌書記王緘歿於陣還軍太原置酒謂監軍張承業曰吾以巵酒辟一書記於座因舉巵屬巡官馮道

勸晉祖母反 又曰趙瑩為人純厚美風儀晉高祖為保義節度使以瑩掌書記自是徙鎮常以瑩從高祖將起兵太原以問諸將吏將吏咸贊成之瑩獨勸高祖母反高祖難不用其言心甚愛之

參謀

參議附

增 **王戎諭降** 唐書曰裴度節度太原署王戎為參謀時王承宗以鎮叛度令戎往諭承宗至泣下乃聽命

不愧大父 宋史曰建炎時梁汝嘉制置浙東表朱倬攝參謀有羣寇就擒屬倬鞫同獨寬二人餘釋不問曰吾大父尉崇安日獲寇二百坐死者七十餘人大父謂此飢民剽食爾烏可盡繩以法悉除其罪不以徼賞吾其可愧大父乎

乞置軍正 又曰李彌大權紹興府試戶部尚書呂頤浩視師以彌大為參謀官彌大奏王導謝安為都督未嘗離朝廷今遣國幸無他頤浩不宜輕動又言已為天子從官非宰相可辟乞於諸軍悉置軍正如漢朝故事以宗官郎官為之中丞沈與求劾彌大謀間君臣妄自尊大奪職歸

子羽有備 又曰張浚宣撫川陝辟劉子羽參議軍事金人窺江淮急子羽命吳玠棄和尚原守大散關分兵悉守諸隘塞金人知有備引去

以文字交 又曰范成大帥蜀以

陸游爲參議官以文字交不拘禮法

請慎名器　金史曰金全周名暉字子陽策論進士興定間爲徐州行樞密院參議官上言惟名與器不可假人今之金銀牌即古符節也其上有太祖御畫得佩者甚難

大功出一儒生　宋史曰李綱觀察浙西判官許鳴謙名知人見崔造兵興以來授子頗濫市井道路黃白相望非所以示信於下也在鎮江允文自采石來督舟師過鎮江謁綱問疾綱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

觀察支使

一時高選　唐書曰李栖筠觀察浙西判官許鳴謙名知人見崔造及裴冑器之白栖筠取冑爲支使幕府皆一時高選

互相引辟　又曰德宗時高聯領鹽鐵辟度使周賓于佶爲支使賓亦辟聯從子在幕府

與母東歸　五代史曰張策字少逸少聰悟好學黃巢亂居田里十餘年邠州王行瑜辟策與婢有與其母東歸行積雪中行者憐之

勸無反漢　又曰王祐字景叔晉天福中鄴帥杜重威辟爲觀察支使漢初重威移鎮睢陽反制不自安祐坐是貶心州司戶參軍因作書貽鄉人以見志辭氣俊邁人多稱之

知祿山必反　唐書曰穆寧初攝東光令過平原見顏真卿書曰穆寧河北採訪支使既而賊攻平原寧勸固守真卿不從夜亡過河見真卿書曰夫子爲狀真卿對不用穆寧至此帝異之馳驛召寧

主管機宜文字

游晏殊門　宋史曰張洞字仲通晏殊知永興軍奏管勾機宜文字殊儒臣喜客游其門者皆名士尤深敬洞

出世忠子　又曰韓彥直世忠子也秦檜素銜世忠不附和議出彥直爲浙東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時孝宗新即位浚以應詔籍關府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狀以少年內贊密謀外參庶務落其所綜畫幕府

南軒助父　又曰張栻丞相浚子也以蔭補官辟宣撫司都賀府書寫機宜文字

選集各國字　金史曰宇木魯阿魯罕八歲時選集各國字僕散忠義討高斡辟置幕府掌邊關文字甚見信任

主管機宜文字　碎闍休爲主管機宜文字後飛死闍休發憤杜門佯疾十年卒有勸王忠義集錄於家

諸人皆自以爲不及　汝愚辟子崇憲寫機宜文字

勸王忠義集　又曰趙汝愚帥蜀辟子又曰胡閎休字良孺知兵從辛道宗勸王南渡以忠義進兩言湖湘賊起以岳飛爲招討使飛

幹辦公事　準備差遣附

給散軍儲　宋史曰畢仲游爲轉運司幹辦公事從高遵裕西征運期迫遂陝西八十縣輓餽之夫三十萬一旦悉集轉運使范純粹李察慶受其賦而給之食必嗛日乃可會餘屬議皆不知所爲以委仲游仲游集諸縣吏令先劾金帛繒錢之最戒勿敢錙銖共簿其名數以爲質預防具斛量數千洞撒倉庾揭牌使嘉禮者至其所人自斛察輸其半而以半自給不終朝囂然而散明日大軍遂行純粹察數且謝曰非君幾致吾事

判官改辟　宣撫川陝辟爲幹辦公事又曰陸游通判夔州王炎察廣壽軍情相視山水砦險要周密情審所助爲多

所助爲多　又曰李椿歷官掌國軍節度推官吏才精强張浚辟爲制司準備差遣常以自隨椿奉走淮甸綏流民布屯戍

勸之決去　小人之黨已勝公無故去朝廷蹤跡必危浚心是之而自以宗臣任天下之重不忍決去未幾果罷

從事

城華州五代史曰王易簡字國寶德宗幸蜀長安兵亂隱華山華帥李保衡辟從事（易簡仍在幕府會唐莊宗攻華州甚急城中危懼易簡固請築城版築始畢外城果壞莊宗不能攻而去）

請焚書而出日月餘照氛沴自消願一切焚之以安反側從之（又曰王凝字頌後周顯德初太祖領岡州節度咎居潤與倫厚善遷謝無逸色）

掌財貨宋史曰沈倫字頌後周顯德初太祖領岡州節度咎居潤與倫厚善為從事河中平得賊中文書多朝貴及藩鎮相交結語周祖籍其名將按之凝滑許宋三鎮皆畧從事掌留後財貨以燕聞

諫奉佛劉謙責仁鎬曰君貴為藩侯不能勸私百姓孜孜事佛何也仁鎬斂容（又曰王仁鎬拜安國軍節度崇信釋氏每晨誦佛經或日旰方出視事）

下筆不休又曰李商隱博學強記能為古文從事令狐楚幕下筆不能自休

經歷（附）

知事出人之見唐書曰路嗣恭為嶺南節度入覲曰臣從事帥府運有出人之見

學宏以肆元史曰李術魯翀字子翼從蕭克弘及京兆薊鄭游其學宏以肆翰林學士姚燧薦之擢河東道燕訪司經歷（又問或云遼以擇廢金以儒亡有諸對曰孔子殺已久今其性安在對曰聖人與天地終始無往不在殿下能行聖人之道性即在是矣）

論性與儒御史天澤辟為經歷世祖在潛邸召見問曰遼以儒及論軍國大事又不使預聞大抵以儒進者三十之一國之存亡儒何咎焉世祖然之（又曰張德輝少力學數舉於鄉武宗初拔志淫虐者不豐曾武宗初拔志淫虐者不畏大官府稱難劉經歷）

平亭疑獄明獻徵錄曰雲南按察司經歷甚多強執不受請託

罷遣繡工元史曰范柠為福建海北道知事閩俗棄汙文綺局取良家子為繡工無別尤甚柠村為歌詩述其弊燕訪使取以上聞皆罷遣之其弊遂革

召授學士又曰至元間張伯淳舉進士遷浙東道按察司知事又擢福建燕訪司知事歲餘有（明獻徵錄曰張之象博綜羣籍試不第為浙江按察司書監司大吏重其文學折節相下不強以簿書）

擢第仍除本司元史曰許有壬辟山北廉訪司書吏擢進士第除山北廉訪司經歷

監司折節（林直學士）

經歷授試御史（余山堂別集曰明正統四年按察司經歷計珩授試御史蓋明初資格猶寬以後始專論進士）

設官部五十一 刺史 州佐 總戎 別駕 治中 主簿 功曹書佐附 從事 典郡書佐 祭酒從事附 中正

刺史一

杜氏通典曰黃帝立四監以治萬國唐有九州舜置十二州有牧夏爲九州牧殷周八命曰牧秦置監察御史漢興省之至惠帝三年又遣御史監三輔郡察詞訟所察之事凡九條監者二歲更之常以十月奏事十二月還監其後諸州復置監察御史文帝十三年以御史不奉法下失其職乃遣丞相出刺史并督監察御史武帝元封元年御史止不復監至五年乃置部刺史掌詔六條察州凡十二州焉居部九歲舉爲守相成帝綏和元年以爲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乃更爲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補哀帝建平二年復爲刺史元壽二年復爲牧 後漢光武建武十八年復爲刺史外十二州各一人其一州屬司隸校尉漢刺史乘傳周行郡國無適所治中興所治有定處舊常以八月巡行所部常以秋分行部郡國各遣一使迎之界上錄囚徒考殿最不稱職者爲殿其有能者爲最初歲盡詣京都奏事中興但因計吏不復自詣京師皆有從事史假佐建武十一年初斷州牧自還奏事雖父母之喪不得去職元嘉元年初聽刺史二千石行三年服延熹二年復斷之或謂州府爲外臺謝夷吾爲刺州刺史第五倫爲之表聽察譬曰尋功閥能爲外臺之表聽察譬實爲九伯之冠靈帝中平五年改刺史惟置牧是時天下方亂豪傑各欲據有州郡而劉焉劉虞並自九卿出領州牧州牧之任自此重矣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按驗然後黜退光武即位用法明察不復委三府故權歸舉刺之吏李膺爲青州刺史守令長威明聞風禁宮 魏晉爲刺史任重者爲使持節都督輕者爲持節皆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領兵者武冠而晉罷司隸校尉置司州江左則揚州刺史自魏以來庶姓爲州而無將軍者謂之單車刺史庶姓謂凡非帝族 凡單車刺史加督進一品都督進二品不論持節假節皆制刺史三年一入奏甲午詔書曰刺史銜命國之外臺其非所部而在境者刺史并劾之宋與魏同梁刺史受之明日辭宮廟而行皆持節 後魏天錫二年又制諸州置三刺史皇室一人異姓二人比古之上中下三士也郡置三太守縣置三令長孝文太和中次職令上黨王天穆世襲并州刺史又李崇爲并州舊多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懸一鼓盜發則擊之俄頃之間聲布百里遂多擒獲諸州置樓自崇始 自後魏北齊則司州曰牧而北齊制州爲上中下三等每等又有上中下之差自上上州至下下州凡九等 後周則雍州曰牧而制

刺史初除奉辭之日備列面陳凡總管刺史則加使持節諸軍事以此爲常及蘇綽爲六條之制初文帝采魏政令百官講習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六條之制其略曰其一先治心心不清淨則思慮二敎敎化其三盡地利其四禁姦盜其五卹獄訟其六均賦役）靜帝大象元年詔總管刺史及行兵者加持節餘悉罷之　隋雍州置牧餘州並置刺史亦同北齊九等之制總管刺史加使持節至開皇三年罷郡以州統縣自是刺史之名存而職廢（後魏置使持節諸軍事使官之任隋氏廢郡而以刺史牧人守亦復不省所以使持節之稱爲意仍舊存之後改爲太守亦復不省所以使持節之稱別置都尉）十四年改九等州有刺史皆太守之互名理一郡而已非舊刺史之職授魏置使持節諸軍事使官之任隋氏廢郡而以刺史牧人守亦復不省所以使持節之稱別置都尉非使官則合罷持節之稱其時制置不以名實相副爲意仍舊存之後改爲太守亦復不省所以使持節之名及於邊遠小郡乃不識典故之失刺史縣令三年一遷諸有兵庫則刺史帶軍事以統之（煬帝乃別置都尉領兵兵不屬郡）縣爲上中下三等煬帝大業初復罷州置郡爲司隸臺大夫一人巡察畿內（又有司隸刺史房彥謙害爲之）其刺史十四人巡察畿外諸郡亦有六條之置（與漢六條不同）從事四十人副刺史巡察每年二月乘軺巡郡縣十月入奏　唐武德元年罷郡置州改太守爲刺史而雍州置牧至神龍二年二月分天下爲十道置巡察二十人（一道二人）以左右臺及內外官五品以下堅明清勤者爲之業按郡縣再春而代至景雲二年改置按察使道各一人開元十年省十七年復置二十二年改置採訪處置使（其有戶口之地即置節度使仍各置印天寶九年三月勑本置採訪使令舉大綱若大小必由是一人兼理數郡自今以後採訪使但訪察善惡自餘郡務所有治於所部之大郡（至德之後改採訪使爲觀察使皆并領郡國縣使其餘屬隨事增置分天下爲四十餘道大者十餘州小者二三州各因其山川區域爲制設道增減不恆使名治其職制則皆古之刺史云）

文獻通考

次序　續文獻通考曰遠南面諸州各有州刺史與古之州牧刺史大小頗異　金州名不同設防禦者謂之防禦州設刺史者謂之刺史州　元以州次於郡刺史不設　明不設州刺史而州次於府各置官屬

刺史二

貴恭交州記曰秦兼天下改牧爲郡監察郡縣糾過非常　漢書百官公卿表注曰刺史班宣周行郡國省察治狀黜陟能否斷治寃獄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即不省一條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凌弱以衆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背公行私旁詔牢利侵漁百姓聚斂爲奸三條二千石不卹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淫賞煩擾刻暴剝截黎元爲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敝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寵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遣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政令　漢書

曰武帝時田叔少子仁以壯勇爲衛將軍舍人數從擊匈奴衛將軍進言仁爲郎中至二千石丞相長史失官後使舉刺三河奏事稱意　又云王尊益州刺史先是琅邪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爲刺史至其坂問吏曰此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　又曰朱博遷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及爲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博駐車決遣五六百人皆罷去如神吏驚不意博臨事乃至於此　又曰何武爲揚州刺史行部必先即學宮見諸生試其誦論得失然後入傳舍問墾田頃畝五穀美惡　司馬彪續漢書曰郭伋字細侯拜并州刺史行部至西河美稷百小兒各騎竹馬迎伋拜伋問曰兒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迎伋曰苦諸兒復送到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謂從事計日告之行部還入美稷先期一日伋念負諸兒即止野須期乃往　又曰周舉字貞先爲并州刺史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老小不堪歲歲多死者舉既到州乃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人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　又曰皇甫嵩領冀州牧奏請一年租賑饑民民歌之曰天下亂兮市爲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賴得皇甫兮復安居　又曰种暠爲益州刺史在職三年宣恩遠彝開曉殊俗岷山雜落皆懷服漢德其白狼槃木諸國並貢前刺史卒後遂絕暠至乃復向化永昌太守鑄黃金爲文蛇以獻梁冀暠糾發追捕馳傳上言冀由是銜怒　東觀漢記曰李珣爲兗州刺史所種小麥胡蒜悉付從事無所留清約率下席羊皮服布被　又曰段熲起於徒中爲并州刺史有功徵還京師熲乘輕車介士鼓吹曲蓋朱旂騎馬殷天蔽日連騎相繼數十里　謝承後漢書曰王閎遷冀州刺史閎性刻不發私書不交豪族賓客號曰王獨坐　又曰李燾爲青州刺史發璽書於本縣傳舍乘法駕騶騶朱軒就路奏免四郡相百城怖懼悉豫棄官　又曰賈琮字孟堅爲交趾刺史時州人屯兵反即移書告示使其安資業百姓歌之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乃以琮爲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番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番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悚震　又曰百里嵩爲徐州刺史州境遭旱嵩行部傳車所經甘雨輒注東海金鄉祝其兩縣僻在山間嵩傳駟不往二縣獨不雨老父干請嵩曲路到二縣入界即雨　又曰巴祗字敬祖爲揚

州刺史憤疑壞不復改易以水塗曝用之處嘖嗜之中不樂官場　又曰周乘爲交趾刺史舉奏二郡穢濁太守屬縣解印綬棄官者四十餘城　魏志曰劉馥爲揚州刺史馥既受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貢獻相繼數年恩化大行　又曰徐璆爲凉州刺史立明訓禁厚葬斷淫祠進善黜惡風化大行百姓歸心焉西域流通荒戎入貢皆璆勳也　又曰田豫護匈奴中郎將領并州刺史匈奴聞其威名相率來獻州界寧肅百姓懷之　又曰陳泰字伯元爲并州刺史懷柔民夷甚有威恩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奴婢泰皆掛之於壁不發其封及徵爲尚書悉付還之　又曰張既爲雍州刺史太祖謂既曰還君本州可謂衣繡晝行矣　又曰賈逵字梁道爲豫州刺史逵曰州本監郡謂察二千石以下其狀皆言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也於是阿縱不如法者皆奏免之帝曰逵真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爲法　魏略曰裴潛爲兖州時常作一胡床及去留以掛壁　王隱晉書曰山濤轉爲冀州刺史自濤居州甄拔隱屈搜求賢才旌命所加三十餘人皆顯名當世冀州之士於是爲盛　又曰庾冰爲中書監揚州刺史乃心夙夜情存治道賓禮朝賢升擢後進由是朝野注心咸曰賢相　又曰庾翼都督江荆益三州刺史制度規模每出於人數年之中軍國充實人情翕然稱其才明由是自河以南皆懷歸附　又曰吳隱之爲廣州刺史州界有水名貪泉父老云飲此者皆使廉士變貪隱之始踐境先到水所酌而飲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重千金若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　又曰山濤爲冀州刺史裴君秀與濤書曰處方伯之任殊亦爲高但論道之士不宜處外耳　晉陽秋曰胡質爲荆州刺史子威自洛陽至荆州定省家貧自驅驢單行見父停十餘日臨歸質賜絹一疋爲道糧威跪曰大人清高不審安得此質曰吾俸祿之餘故以爲卿糧爾晉武帝問威曰臣不如也帝曰何以爲不如威曰臣父清畏人知之臣清畏人不知　曹嘉之晉紀曰羊曇爲青州刺史曇牛產犢及遷以官舍所生遺之而去　梁書曰蔡道恭字懷儉出爲使持節右軍將軍司州刺史後魏圍司州會道恭病篤呼其兄弟及諸將曰以死固節毋令吾沒有遺恨令取所持節曰稟命出疆憑此而已既不還朝欲與同瘞可與棺柩相隨也　又曰安成康王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諸軍事雍州刺史有疾百姓商賈咸爲請命既薨四州人裂裳爲白帽哀哭送迎　隋書曰劉仁恩爲亳州刺史治績號天下第一擢刑部尚書　會稽先賢

傳曰綦毋俊爲交州刺史詔賜高山冠絳三匹擁節臨難授命立功討賊以報上心　三輔決録曰蘇章爲冀州刺史行部有故人爲清河太守案得其好貨乃設酒接以温顔太守喜曰人各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日蘇孺文與故人歡飲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白奏事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界肅清　又曰韋康代父爲凉州刺史父出止傳舍康入官時人榮之　華陽國志曰趙琰爲青州刺史有貴要囑託琰於廳事前置大器水發書投置水中無有所報　又曰郭賀字喬卿爲荆州刺史有殊政百姓歌之曰厥德神明郭喬卿志正朝廷上下平明帝到南陽巡狩賜三公服勅行部去襜露冕使百姓見之以彰有德　增唐書曰姜謩拜秦州刺史高祖謂曰衣錦還鄉古人所尚今以本州相授用答元功凉州之路近爲荒梗宜弘方略有以靜之謩至州撫以恩信州人相謂曰吾輩復見太平官府矣盜賊悉來歸首士庶安之　又曰顔遊秦遷廉州刺史撫卹境内敬讓大行邑里歌之曰廉州顔有道性行同莊老愛人如赤子不殺非時草高祖璽書慰勉之　又曰太宗詔朝集使刺史以上升殿親問之曰卿等在州何以撫敎定州刺史薛獻對曰老者國家所養臣每存卹之少者國家所使臣每勸誡之田疇荒廢漸加墾闢禮義既行産業咸振此皆稟之聖化非臣之力太宗曰如公之奏足稱循良清淨爲政朕所望於公等也　又曰賈敦頤曹州寃句人也貞觀中歷遷滄州刺史在職清潔每入朝盡室而行惟敝車羸馬羈勒有闕以繩爲之見者不知其爲刺史也後轉瀛州刺史州界滹沱河及滱水每歲泛溢漂流民人敦頤奏立堤堰自是無復水患　又曰田仁會永徽初累遷鄆州刺史以善政聞時屬亢旱仁會自暴祈禱竟獲甘澤其歲大熟百姓歌之曰父母育我田使君精誠爲人上天闡旱田致兩山出雲倉廩既實禮義申但願常在不患貧　又曰開元十三年元宗令宰臣擇刺史之任必在得人許景先首中其選自吏部侍郎出爲虢州刺史後轉岐州　又曰薛大鼎爲滄州刺史州界有無棣河隋末塡廢大鼎奏開之引魚鹽於海百姓歌之曰新河得通舟楫利直達滄海魚鹽至昔日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德滂被大鼎又以州界旱下遂決長蘆及漳衛等三河分洩夏潦境内無復水災時與瀛州刺史賈敦頤冀州刺史鄭德本俱有美政河北號鍴脚刺史　又曰敬暉除衛州刺史時河北新有突厥之寇方秋而脩城不輟暉下車謂曰金湯非粟不守豈有棄收穫而繕城郭哉悉令罷散由是人吏咸歌詠之　又曰蕭定大曆中有司條天下牧守課

廣德定興常州刺史蕭復濠州刺史張鎰爲理行第一其勸農桑均賦稅逋亡復歸戶口增加定又冠焉　又曰段秀實爲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四鎮北庭行軍涇原鄭穎節度使三四年間吐蕃不敢犯塞清約率易遠近稱之非公會不聽樂飲酒私室無妓媵無贏財退公後端居靜慮而已　又曰劉贊爲歙州刺史以勤幹聞有老婦裾拾於叢林之間猛獸將噬幼女呼號搏而救之母子俱免本道觀察使韓滉奏爲異跡加金紫之服累歲遷常州刺史　又曰李惠登授隋州刺史州遭李忠臣希烈殲殘後野曠無人惠登朴質不知學居官無枝葉率心爲政皆與理順利人者因行之病人者因去之二十年間田疇闢戶口加諸州奏吏入其境無不歌謠其能　又曰韓愈爲潮州刺史既視事詢吏民疾苦皆曰郡湫水有鱷魚卵而化其長數丈食民畜產將盡以是民貧居數日忘往視之令判官秦濟炮一豚一羊投之湫水呪之是夕有暴風雷起於湫中數日湫水盡涸徙於舊湫西六十里自是潮無鱷患　又曰朱敬則爲御史冉祖雍所誣貶授廬州刺史經數月代到還鄉里無淮南一物惟有所乘馬一匹諸子姪徒步而歸　又曰許圉師轉相州刺史嘗有官吏犯贓事露圉師不令推究但賜清白詩以激之犯者愧懼遂改爲廉士其寬如此　又曰齊瀚定州義豐人爲汴州刺史河南爲雄郡自江淮達於河漕舟車輻輳人庶浩繁前後牧守多不稱職惟倪若水與瀚皆以清嚴爲治吏民歌之　又曰陽城爲道州刺史在州以家人法待吏人宜罰者罰之宜賞者賞之一不以簿書介意道州土地產民多矮每年常配鄉戶貢其男號爲矮奴城憫其編氓歲有離異之苦乃抗疏論而免之自是乃停其貢民皆賴之無不感泣　又曰尹思貞爲青州刺史境內有蠶一年四熟者黜陟使衞州司馬路敬潛八月至州見繭歎曰非善政孰能至於此乎乃表薦之　又曰馬燧改懷州刺史乘兵亂之後其夏大旱人吏失耕稼燧乃務脩教化將吏有父母者燧輒造之施敬收瘞暴骨去其煩苛至秋界中生稻穀人頗賴之　又曰皇甫無逸爲同州刺史開門自守不通賓客左右不得出門凡所貨易皆往他州每按部樵採不犯於人嘗夜宿人家遇燈炷盡人往將續之無逸遽抽佩刀斷衣帶以爲其炷其廉介如此　又曰呂元膺爲蘄州刺史頗著恩信常歲終閱郡獄囚因有自告者曰某有父母在明日元正不得相見因泣下元膺憫焉盡脫其械縱之以爲期吏曰賊不可縱元膺曰吾以忠信待之及期無後到者由是羣盜感義相引而去　又曰柳宗元爲柳州刺史土俗以男

女質錢過期則沒入宗元革其鄉法其已沒者仍出私錢贖之歸其父母　又曰天授二年正月天后內出繡袍賜新除都督刺史其袍皆刺繡作山形繞山勒迴文銘曰德政惟明職令思平清信忠勤勞進躬親自此每除都督刺史必以袍賜之　又曰袁光庭者河西戍將天寶末爲伊州刺史祿山之亂西北邊戍兵入赴難關隴郡邑皆吐蕃所拔惟光庭守伊州累年外救不至賊百端說誘終不屈部下如一及矢石既盡糧儲並竭城將陷沒光庭手殺其妻子自焚而死朝廷聞之贈工部尚書　又曰貞元初德宗以奉先縣令鄭珣瑜爲徐州刺史昭應縣令韋武爲遂州刺史華原縣令崔琮爲汝州刺史藍田縣令韋貞伯爲舒州刺史盩厔令李會爲鄆州刺史錄善政也各賜馬一匹并彩物衣服以遣之　又曰劉禹錫授播州刺史御史中丞裴度奏禹錫母年八十今播州乃蠻狄所居人跡罕至禹錫誠合得罪然其老母必至不得行則須與子爲死別傷陛下孝理之風伏請屈法稍移近處使得終養上曰夫爲人子每事尤須脩謹常恐貽親之憂今禹錫所坐更合重於他人豈可以此論度不能對上曰我所言是責人子之事然終不忍傷其所親之心明日改授禹錫爲連州刺史　又曰崔珙太和七年正月拜廣州刺史兼嶺南節度使入謝帝問以撫理南海之宜珙奏對明辯帝深嘉之時高瑀鎮徐州承智興之後軍驕難制軍士數犯法上欲擇威望之帥以臨之久難其才會珙言事慷慨謂宰臣曰崔珙言事神氣精爽此可以臨徐人即以王茂先代珙鎮廣南授珙檢校工部尚書徐州刺史　又曰孔若思爲衡州刺史先是諸州別駕皆以宗室爲之刺史致敬由是多行不法若思至州舉奏別駕李欽罪犯請加鞫訊乃詔別駕於刺史致禮自若思始也　又曰蕭復累遷同州刺史時州人阻饑有京畿觀察使儲廩在境內復輒以賙貧人爲有司所劾詔不削階受代親友唁之復怡然曰苟利於人敢憚薄責　五代史梁書曰開平四年九月詔曰魏博營內刺史比來州務並委督郵遂使曹官擅其威福州牧同於閑冗俾循通制宜塞異端並河南州諸例刺史得以專達時議者曰唐憲宗朝烏重胤爲滄州節度使嘗稱河朔六十年能抗朝命者以奪刺史權與縣令職而自作威福耳若二千石各得其柄又有鎮兵雖安史挾奸豈能據一墉而叛哉遂奏以所管德棣景三州各還刺史職分州兵並隸收管自後雖幽鎮魏三道以河北舊風自相傳襲惟滄州一道獨稟命受代自重胤制置使然也則梁氏之更張正合其事矣　又曰安元信歷數任皆名郡也親戚謂曰

公身俸二千石鬢有白鬚家無肥美田園何以爲子孫計元信曰吾本無文經武略遭遇先帝風雲之會繼提郡印位在親臣平生之望過矣每以衣食豐足爲愧安有積貨治產欲爲豚犬後圖不亦愚乎聞者美之

刺史三

布政　霍章　梁書曰夏侯亶字世龍爲豫州刺史弟夔字李龍亦爲是州並有恩惠百姓歌之曰我之有州白帖曰何武字君公爲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任伏夏侯前兄後弟布政優優　大篤章服羅爲飾除免之而已不復繩法九江太守蘇璽治行多不法前刺史以爲自免後頗於朝武聞之終不揚其惡　立祠　罷市　又曰晉祖逖爲豫州刺史行惠德及卒人爲立祠罷市四時置祭於峴山之陽故戶曹爲辭曹　又曰羊祜卒人出爲巷

執政　放魚　山堂肆考曰隋嘉州刺史趙昱時有老蛟爲害昱自持刀入水有頃江水盡赤昱執蛟而還　投環　又曰晉陶侃拜廣州刺史在州無事朝暮運百甓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優逸恐不堪事　運甓　又曰唐孟簡工於書爲常州刺史與蘇公遊北湖盡買漁人所獲魚放之　種松　植蘭　又曰唐袁仁敬爲杭州刺史植蘭數十本且爲之州訪大起勤投諸地曰吾豈賈豎可以寶悅乎　又曰晉周訪爲荊州刺史或曰滕州貨鮮對曰此歐公之醉鄉也有庶子以玉說王敦曰荊州用武之國公宜自領乃改訪滕敦手書譬釋因遣以玉環玉玦訪滕　松　植蘭　又曰唐袁仁敬爲杭州刺史植蘭數十本且爲之隱寺尼九里號九里松幽谷白雲千頃以爲職田何謂貧辭耶治將宇於堂前植蘭數十本且爲之以爲供給有琅邪山　又曰宋羅晉爲豫州刺史遣蘭陵令之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禮自免後頗於朝武聞之終不揚其惡　立祠　罷市　又曰晉祖逖爲豫州刺史行惠德及卒人爲立祠罷市四時置祭於峴山之陽故戶曹爲辭曹　又曰羊祜卒人出爲巷

長一州　阜兆民　周禮曰太宰一職曰云一牧以一州之地得民者謂侯外八州之中州長也九州各有封域以居民也案賈公彥疏曰牧州長也集安萬民故阜成兆民故

古方伯　漢舊官　合辭事類漢何武曰刺史古之方伯上所委任一州表率者爲牧以一州之地得民也　又曰唐薛孫逢山堂肆考曰陽城爲道州刺史州人感其德以名乘以陽名子之薛孫薛兒

記

導諸侯　督察郡國　國語曰周宣王欲導諸侯者按註賈侍中云國子諸侯之嗣子欲使安寧其有功者輒登權秩畢加賞咸勸功樂進令增秩爲牧以高第補九州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勸陵桑奸宄不禁臣請罷置刺史如故奏可　施教九郡　宣風萬里　王隱晉書曰王沈字處道爲豫州刺史乃下教曰若能舉遺逸點奸邪陳長吏可否皆給穀五百斛別駕主簿奉行九郡施行　晉起居注詔曰太尉將軍衛瓘忠允清謙武之才宜令宣風萬里爲青州刺史以統戎政　聘

來者德　蔗顯異行　續漢書曰郭伋拜并州牧德雖後入界所到縣邑老少相攜邀道所過同民族苦聘求州牧者德雖後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分祿以養之　陶氏家傳曰陶侃爲荊州刺史蔗顯異行所知三十餘人皆當世異行

石崇積財　王戎治宅　晉書曰石崇積財不貲　又曰王戎爲荊州刺史有司遠使商客積財而任俠無行檢在荊州切語以時務迴之事云云　羅軍役山海以爲不宜去州郡武備後寇賊起以無備遂大亂　千騎長人　三虎隨喪　白帖曰東方千騎長人謂諸侯也　又曰王業拜荊州遷司隸道卒有三白虎低頭隨喪而去

經學政事　撫字催科　陽城左遷道州刺史治民如治家州之賦稅不以時登觀察使數加詰讓城自署其考曰漢蕭育爲冀州刺史以經學與士民講誦以政事爲吏民悅服　又曰唐莫宗崎爲濠州刺史上謂曰唐張萬福徙宗崎爲濠州刺史以先帝改元名正者所以崇崔科政抽勞　草木知名　者老歌德　又曰朕謂江淮草木亦知爾威名若刺史從所上改恐賊不曉是卿也復賜舊名

隴右人寧州境老歌刺史懷美者盈路

議選朝臣　詔舉良才

天中記曰開元十一年山東旱朝議選朝臣爲刺史以撫貧民　太平御覽曰探景

又曰狄仁傑爲寧州刺史刺史輔遷寧州刺史各舉所知羣臣未有對者平元帝元帝曰吾已得一人矣王褒曰陷未審爲誰帝曰請卿各舉所知羣臣未有對陽賴公乃授武州刺史

無留無滯　亦易亦難

山堂肆考曰始與王澹爲荆州刺史書無留事獄無滯囚及還朝人歌之又曰王雍爲相州刺史從故易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難其身正不令而行故易亦難其亦易亦難乃遷冠軍將軍武嘉數

戴鎧進圍　辭絹乞留

天中記曰澤州爲軍民遮圍不放出城攀轅下馬鎧延輕夜開城門赴闕太平御覽曰韓遷泰州刺史神武欲執還仍陽州人戶絹布兩匹州人田昭等七千戶皆辭不受惟乞留執神武嘉歎乃留

廣設耳目　面察能否

唐宣宗詔刺史毋得外徙必令至京師面察能否然後除之

妙選賢良　有君子心

又曰唐則天與宰相議及刺史薛令李嶠等集御章閣立德殿大夫楊再思等二十人各以本官檢校刺史

得方伯體

又曰梁毗爲西寧州刺史酋長皆以金多者爲雄遞相攻奪毗患之後悟諸酋感悟遂不相攻擊

均賦他郡　遷儲

又曰梁毗爲西寧州刺史酋長皆以金多者爲雄遞相攻奪毗患之後悟諸酋感悟遂不相攻擊

宜用心腹

又曰李延賞爲青州刺史帝謂曰愛人懷壤之說耳目時人謂有千里眼

又曰陽逸爲光州刺史帝謂曰政愛人懷壤之說耳目時人謂有千里眼

治尚簡易　政號廉平

甘露降庭　山堂肆考曰唐獨孤及爲常州刺史治尚簡易人皆愛戴餘樓敘又曰唐劉德威爲綿州刺史政號廉平百姓立石頌德

鑄鐵灌賊　哭金感酋

又曰鄭楊津除定州刺史時賊殘掠州境津置鐵鑄灌賊賊相謂曰不畏利槊堅城惟畏楊公鐵灌

又曰韓擒虎持小灌賊賊相謂曰不畏利槊堅城惟畏楊公鐵灌

又曰唐則天與宰相議及刺史薛令李嶠等集御章閣侍中張柬之等議曰免州刺史時賊殘掠州境津置鐵鑄灌賊賊相謂曰不畏利槊堅城惟畏楊公鐵灌

又曰唐韓休爲衡州刺史號於東西京爲之近州乘輿所至常稅廄芻休請均賦他郡中書令張說曰免州刺史時賊殘掠州境津置鐵鑄灌賊賊相謂曰不畏利槊堅城惟畏楊公鐵灌

又曰唐李素直徙蒲州刺史時賊殘掠州境津置鐵鑄灌賊賊相謂曰不畏利槊堅城惟畏楊公鐵灌

又曰唐韓休爲衡州刺史號於東西京爲之近州乘輿所至常稅廄芻休請均賦他郡中書令張說曰免州刺史時賊殘掠州境津置鐵鑄灌賊賊相謂曰不畏利槊堅城惟畏楊公鐵灌

又曰唐李素直徙蒲州刺史時賊殘掠州境津置鐵鑄灌賊賊相謂曰不畏利槊堅城惟畏楊公鐵灌

又曰唐則天與宰相議及刺史薛令李嶠等集御章閣侍中張柬之等議曰免州刺史時賊殘掠州境津置鐵鑄灌賊賊相謂曰不畏利槊堅城惟畏楊公鐵灌

父子風教　兄弟聲譽

又曰魏鄭遠祖繼其父道爲充州刺史有善政在郡起清風教化相同又曰唐李義琰爲陝州自是無盜百姓歌曰大鄭公小鄭公相去十五載風教猶布其父執以歸首遠祖原之

風觀月樓　三梁十驛

明月樓又曰魏邢邵爲西充州刺史有善政在郡起清風觀月樓又曰唐裴耀卿爲清州刺史天子東巡耀卿二州刺史性方重不苟言笑政尚清廉吏能可述民尊畏又曰唐韋安石拜德州刺史中歌大夫爲江州刺史廉能可述民尊畏又曰唐李素直徙蒲州刺史時賊殘掠州境津置鐵鑄灌賊賊相謂曰不畏利槊堅城惟畏楊公鐵灌

言笑不苟　廉能可述

又曰隋卒公義遷并州刺史下車受新訟有須禁者即宿驛事終不先至獄中露坐驗問十餘日鞫決咸盡方還

又曰唐李素直徙蒲州刺史時賊殘掠州境津置鐵鑄灌賊賊相謂曰不畏利槊堅城惟畏楊公鐵灌

下車驗獄　單騎造營

又曰晉陶侃爲荆州刺史舍出遊見人持一把火燒人積利害渠帥感悅解兵而去

輕人持稻　與軍采葛

又曰晉陶侃爲荆州刺史舍出遊見人持一把火燒人積利害渠帥感悅解兵而去

又曰唐李遷哲爲信州刺史州

阡陌聚觀　風俗頓革

又曰魏李遷哲爲信州刺史州

金聲玉色　下車驗獄　單騎造營　輕人持稻　與軍采葛

史翰行還所餘儲并錄本州書圖書就道

畫像自戒　哦詩自娛

又曰後周申徽爲襄州刺史畫像於寢室以自戒又曰唐韋應物爲蘇州刺史在郡暇日唯焚香吟詩以自娛

又曰隋卒公義遷并州刺史下車受新訟有須禁者即宿驛事終不先至獄中露坐驗問十餘日鞫決咸盡方還

又曰唐李素直徙蒲州刺史時賊殘掠州境津置鐵鑄灌賊賊相謂曰不畏利槊堅城惟畏楊公鐵灌

又曰唐李遷哲爲信州刺史州

上計京邑　早有盛名

傳其眉目怪異至阡陌聚觀後生望風門巷填隘

又曰魏楊津爲梁州刺史州人俗苦嘶多爲盜賊焦爲立庠序勸農桑數年之間風俗頓革

又曰魏楊津爲梁州刺史有武功人齎絹爲賊所刼津下教云有人著某色衣乘某色馬者在城東被殺若有家人可追收視有一老母云是已子津於是遣騎追收並絹俱獲

又曰隋何妥爲龍州刺史有負笈游學者自咎責忽有飛鳥千羣下食蝗殆盡

飛鳥食蝗　大駮食獸

又曰蕭衡爲梁秦二州刺史時蝗害禾稼自咎有猛獸爲害後魏時數有猛獸山

安皆爲講說教授之又曰充州刺史時有獸山

作刺史箴勸於州門

爲張華原爲兗州刺史忽有大駮食獸咸以爲化感所致

郡神相迎　**伯元來謝**　又曰唐張鷟爲荊州刺史至郡界忽見衣紫被甲冑者數十人自雲中而下開闕其敘對曰某荊州內外所主之神仰使君令名故來相迎耳　又曰晉殷仲堪爲荊州刺史先是仲堪收葬江濱流棺其門前瀆忽起爲岸夜夢有人自稱徐伯元來謝且曰水中有岸其名曰洲君將爲州也至是果臨荊州

教授生徒　**摘發貪暴**　又曰唐張鎰爲濠州刺史延經術士教授生徒比去州境內明經者至四十人　又曰唐姚璹爲益州刺史初蜀吏貪暴璹摘發之無所容貸

力拒暴軍　**禮接儒士**　又曰唐張光輔討越王軍士恃功多暴狄仁傑時爲豫州刺史力拒之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耶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王公董士以平說縱暴橫是一越王死百越王生也如得上方斬加君頸雖死不恨光輔還奏仁傑不遜貶授復州　又曰周筆罕儒爲泰州刺史禮接儒士世宗以爲團練使

脩郡公廟　**毀鼻亭祠**　又曰高允爲昔州刺史見鄗公廟歎曰不立乃曰郡公之德闕而不禮爲善者何望乃表闕備著之　又曰鼻亭神在永州時道州城北舊傳象封於此後人祠之唐刺史韓伯高毀其祠柳宗元作毀鼻亭神祠記

作均水法　**還移稅錢**　事文類聚曰戴叔倫守撫州刺史民爭灌溉爲作均水法俗便和之　又曰李渤爲虔州刺史奏還信州移稅錢二百萬賦米二萬石

錄名屏風　**賜膳洛濱**　山堂肆考唐太宗嘗曰治人之本莫要於刺史故朕書其姓名於屏坐臥對之得才否狀輒疏於下方擬廢置　又曰唐元宗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爲刺史大理卿源光裕等十一人皆在選中宰相諸王以下餞於洛濱賜以御膳上自書十韻詩賜之

祝神虎斃　**禱井泉湧**　天中記曰謝餘爲高州刺史境多虎夜入郭中衆患之謁城隍廟象酒祝神曰虎只食刺史無傷吾民因獨宿殿庭中是夜忽有物吹嘷其聲如雷遲明視之數虎悉斃　太平御覽曰趙郡王叡除北朔州刺史內防外禦備有條法有無水之處輒而掘井泉源湧出至今號曰趙郡王泉

駿犢十善　**蕭恪四客**　又曰隋韋□爲相州刺史爲政清平州中有德宿老名望素重者以友禮待之詢以政事如此者十人號曰十善　又曰梁蕭恪爲雍州刺史賓客有江仲舉蔡遠王臺卿庾仲容四人俱被接遇並有蓄積故樊鄧歌云江千萬蔡五百王新車庾大宅及恪還梁武問之恪甚慚恧

食三斗蒜　**夢三口刀**　又曰楊德幹歷澤齊汴相四州刺史治有威名郡人爲之語曰寧食三斗蒜不逢楊德幹　天中記曰王濬常夢得三口刀人以禾益之手持不得以問郡丞等莫能知劉毅對曰三刀者州字而益之禾特不得禾傷夫者秋字明府秋當至益州濬笑曰如卿言當相以爲秀才

曲宴賦詩　**登樓談詠**　太平御覽曰南安王楨出爲相州刺史高祖餞之於林都亭詔曰今日之集雖曰分峽實爲曲宴並可賦詩申意射者可以觀德不能賦者可聽射也當使武士彎弓文士下筆　合辟事類曰晉庾亮鎮武昌諸佐吏殷浩等乘月登南樓俄而亮至便據胡床與浩等談詠

運米自給　太平御覽曰王思政爲荊州刺史州城多壞政命簡小數督工治之掘得黃金三十斤夜中密送之思政召佐吏以金示之曰人臣不宜有私悉封金送上太祖嘉之賜錢二十萬　又曰裴企爲東羅州刺史纖毫不擾於民在州五年每於鄉里運米以自給

今還公笏　**不付卿節**　又曰張威以罪免後從上祠泰山至洛陽上謂威曰自倚公以重鎮何乃推利是視孤負朕望因問威曰公所執笏今安在威曰謹藏於家上曰可持來威奉笏以見上曰雖違法度功利實多朕不忘之今還公笏於是復拜洛州刺史　又曰石苞爲徐州刺史東關之敗苞還全軍而退帝指所持節謂苞曰恨不以此付卿

甘露降庭　**嘉禾出境**　又曰隋令狐熙拜滄州刺史在職數年風教大洽上幸洛陽熙來朝吏民恐其遷易悲泣於道及熙復還百姓出境迎謁歡呼盈路在州獲白烏白麞嘉禾甘露降於庭前柳樹　又曰隋梁彥光爲岐州刺史甚有惠政嘉禾連出於州境上悅其能賜粟五百斛帛三百段御繖一枚

給居義舍　**募墾公田**　山堂肆考曰唐袁滋爲華州刺史政清簡流民至者給地居之名曰義舍　又曰唐徐申遷韶州刺史按公田之豪者募人耕墾以所收之半畀之歲入凡二萬斛

呼戴帽餳　**謂隨使戶**　天中記曰梁光彥初爲岐州刺史甚有惠政轉相州鄴都人多變詐稱其不能理政坐免復拜趙州刺史光彥言於上曰臣前待罪相州百姓呼爲戴帽餳請復爲相州改弦易調庶有以變其風俗上從之復爲相州刺史光彥下車發擿奸隱有若神明狡猾莫不潛竄於是合境大駭

又曰吳越錢鏐永嘉百姓悅慕及移姑蘇溫人有攜家屬以從者謂之隨使戶

原賈充假羽葆　杜預給追鋒晉起居注曰賈充爲使持節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侍中車騎將軍如故假羽葆鼓吹給第一騑馬一匹追鋒車一乘臥車一乘王隱晉書曰杜預爲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給追鋒車第二騑馬御府人馬錢三十萬

增奉腴田給貧單　延文在州未嘗嬉戲端然讀書門無私謁有公孫尚儀楊君美蘭德言並有文學時延於座所設惟餅果酒纔三酌其簡靜如此

學設餅果　合對無所容遂爲良吏前刺史占部口腴田十頃奪以給貧單　大平御覽曰蔡王智積爲洞州刺史

刺史四

原岳牧　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

諸侯　白帖曰刺史古諸侯也

列岳　刺郡　隼旗　熊軾　彤轅　俱出白帖

朱轓　漢書曰二千石車朱兩轓

千里　百城　俱出白帖

樂職　白帖曰王褒爲益州刺史作中和樂職之詩

置兵　又曰魏相爲揚州案法郡國守相多貶黜邴吉與書曰揚州刺史三歲治有績宣朝廷知弱翁公行方直頗少藏器於身相善其言爲霸

車蓋　又曰黃霸爲揚州刺史作中和樂職之詩帝下詔賜車蓋特高一尺以彰有德

睿威嚴　又曰魏相爲揚州案法郡國守相多貶黜邴吉與書曰揚州刺史素侈放至是折節爲政以嚴明稱先是守長多通饋餉頓德緩嚴

九州之長　曲禮曰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鄭註云每一州之中天子選侯之賢者爲之牧

十有三牧　漢官解詁曰京畿十有三牧分土食焉

銅印墨綬　詳通典

銀印青綬　漢書百官公卿表曰綬和元年改刺史爲牧銀印青綬

位居牧伯　又曰今刺史居牧伯之位秉一州之統

位下大夫　漢書朱博傳曰哀帝初何武爲大司空與丞相翟方進共奏言古選諸侯賢者以爲州伯今部刺史選第大吏所薦位高至九卿所惡立退任重職大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臣請罷刺史更制州牧以應古制

分刺諸州　後漢書百官志曰秦有監諸郡漢興省之但遣丞相史分刺諸州無常官

分部督察　漢官解詁曰京畿十有三牧分部馳騁行郡國督察在位錄囚徒考功實

刺舉州事　應劭漢官儀曰漢武元封四年漢興海內未定令刺史舉州事

盡部州境　山謙之丹陽記曰漢承秦罷侯置守至武帝元封五年始置刺史盡部州境

天子所使　黃泰交州記曰刺者言其刺舉不法史者使也

奉詔條察　漢書百官公卿表曰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言爲天子之所使也

乘驛奏事　應劭漢官儀曰漢武元封四年始遣部刺史十三人乘驛奏事

三年奏事　王隱晉書曰太康三年罷刺史將軍官刺史依漢制三年一入奏事

懷以道德　又曰阮瞻遷平南將軍江州刺史懷撫以道德

示以恩信　晉書曰唐彬持節監益州諸軍事領護烏丸校尉右將軍彬既至鎮訓卒利兵廣農重稼震威耀武宣諭國命示以恩信

奬勵風俗　晉中興書曰王遜爲廣州刺史民人調者多州刺史持節都督平南將軍鎮武昌遜於治道軍人稱頌奬勵風俗

清淨化人　魏書曰劉震爲兗州刺史清淨儉約以禮化人

將士咸服　魏志曰田豫領幷州刺史清約儉素所賜皆散之將士人咸服之

盜賊自止　漢書曰張敞爲冀州刺史居部歲餘盜賊自止

計日受俸　謝承後漢書曰楊秉爲豫州刺史遷任城相自爲刺史二千石計日受俸餘祿不入私門家至貧窶并日而食

十日一欻　又曰王隱晉書曰崔林爲幽州刺史在州刺史不寧煙火長食乾飯十日一欻

不畏彊禦　又曰陳朔遷揚州刺史貶黜豪強懸不畏彊禦

不事上司　魏志曰崔林爲幽州刺史在官不事上司左遷河間刺史

王遜後濁　晉中興書曰王遜爲廣州刺史民人調者多使作金刺通名妻詰之曰何先清而後濁也

車永貪濁　又曰車永爲廣州刺史居官貪濁

神馬白烏　白帖曰王阜爲幽州刺史有神馬白烏見

察過詔條　又曰丞相司直郭欽奏豫州鮑宣煩苛代二千石置吏察過詔條註云所察出六條之外

行去法駕　又曰郭欽又奏鮑宣行去法駕三馬宿卿亭爲衆所非

見碑墮淚 又曰羊祜字叔子為荊州刺史常登峴山及墮淚立碑峴山百姓見其碑莫不悲感號為墮淚碑

諸闕界畫 諸闕界畫與相離十理不得乘車

為朕卧治 李文饒曰王及善擢冀州刺史武后勞曰冀州出美酒足堪養病屈公卧治之於是拜冀州刺史

推心委公 又曰史寧為涼州刺史遣使請寧太祖即以所服冠履衣被及弓箭曰為我謝涼州孤解衣以衣公推心以委公公其善終無負委任之名也

推誠御下 又曰劉弘為荊州刺史推誠御下郡國守宰款密莫不感悅曰得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

不畏豪強 山堂肆考曰東漢青州刺史王冀不畏豪強郡邑守令闔境震慄

不受請託 又曰東漢左雄為冀州刺史性清嚴不受人請託奏按二千石貪猾無所回忌

立碑市旁 又曰唐賈敦頤為冀州刺史郡人立碑頌德遷豫州刺史時越王兵敗支黨餘三千人皆論死仁傑密疏請宥

立碑流所 又曰唐狄仁傑為寧州刺史治尚清平民呼為慈父

呼為慈母 又曰隋辛公義為遼州刺史吳喜為典籤每慈母已驚

為國竭命 又曰宗慤為豫州刺史人告賀謙反慤主曰實多建義慤大怒曰慤年將六十為國竭命正得一州與共誅之喜慚而止

事國竭誠 又曰源賀為冀州刺史人告賀謙反慤主曰實多建義慤大怒曰慤年將六十為國竭命正得一州與共誅之喜慚而止

事國朕為卿等保之 又曰魏崔挺為光州刺史有被縣老人自言當使林邑思復遣澤州刺史有黃芝五生州署民為刻石頌其祥

不受美玉 又曰魏崔挺為光州刺史有被縣老人自言當使林邑思復遣澤州刺史有黃芝五生州署民為刻石頌其祥得美玉藏之海島長六十年今遂明政顯奉之挺不受

拒生州境 又曰馬燧有拒生州境及辭有拒生州境以攻乃發卒建樓堞烽火精明候鳳聞河西堙塞不至方渠境

虎不為暴 又曰李紳遷滁壽二州刺史霍山多虎採茶者論言古者刺史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今宜科定其賦不為暴

事澄其源 又曰陸象先徙蘭州刺史嘗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為煩耳第澄其源河憂不簡所至貴凡不歷郡者刺史皆民

照天蠟燭 天中記曰田元均治成都人有訴訟其懦不能決民皆

號薛公渠 太平御覽曰薛宵為充州刺史城東有沂泗二水合而南流胄積石堰之號澤盡為良田百姓賴之號為薛公豐兖深水浸不通船行人艱阻亮欲造浮梁而慮長柱不可得會天大雨山水暴至浮出長木數百根籍此為用橋遂成立至今猶名崔公橋

高肇清能 合鮮事蠟曰高肇所莅五州皆以清能著稱當時號良刺史

徐邈清白 又曰徐邈為涼州刺史皎然清白

得江表心 太平御覽曰晉華軼為江州刺史得江表之歡心淡三之如歸時天下多事軼每遣貢獻入洛不失臣節

西州心合 鮮事刺史皎然清白

得人與鎮兵雖限以砂磧隔絕中國孝恪推誠撫御盡得其歡心

伸者過委曲問之蜀人調之照天蠟燭

皮裏陽秋 太平御覽曰褚裒字季野弱冠桓彝見而目之曰褚季野有皮裏陽秋後除江州刺史莅政貞素常使私僮樵採

中興第一 又曰褚裒為武昌太守有武幹又善音律為伊中興第一遷江州刺史

方伯最少 又曰荀羨為徐州刺史常因獵日暮馳入城其人有戴帽者感慕信而測帽焉風祥取付所司太祖聞之命以賜祥

咸慕側帽 又曰獨孤信為秦州刺史常因獵日暮馳入城其人有戴帽者感慕信而測帽焉風祥取付所司太祖聞之命以賜祥

治為天下最 魏志曰梁習字子虞為并州刺史政治常為天下最太和三年徵拜大司農習在州二十餘年而居處貧窮無方面珍物明帝異之禮賜甚厚為文昭刺史在任最為十三州最 謝承後漢書曰賈琮為交趾刺史琮在任三年為十三州最

賜錢米絹布 太平御覽曰呂岱為交州刺史歷年不餉家妻子飢乏孫權聞之歎息以讓羣臣曰呂岱為國勤事家內困而孤不早知脫耳目其責安在於是加賜錢米絹布或有常限

驛騮帛穀 又曰韋珍遷郢州刺史在州有聲續朝廷嘉之遷龍驤將軍賜驛騮二匹帛五十匹穀三百斛珍等故賜以穀帛吾何敢獨當遂以所賜悉分與之乃召集州內孤貧者謂曰天子以我能撫恤等故賜以穀帛吾何敢獨當遂以所賜悉分與之

在此州飲水 又曰賈斌為原州刺史甚有政績州城北有泉水常與僚吏宴於泉側因酌水飲曰吾在此州惟當飲水而已

勅相州習法 又曰令狐熙為汴州刺史令行禁止稱為良牧上謂侍臣曰鄴都天下雜理處也勅相州刺史豆盧通令習熙之法其年來朝考績為天下最賜帛三百匹頒告天下

當以鄉應之 又曰韓麒麟除青州刺史事文類聚曰陸象先累遷蒲州刺史崇河東察訪使小吏有罪誠遣之大吏白爭以為可杖象先曰人情大抵不相遠謂彼不曉吾之言耶必欲責者當以汝為始大吏慚而退

當以汝為始

原李燾朝廷聞之 謝承後漢書曰李燾為青州刺史奉法督案朝廷使有罪誠遣之大吏白爭以為可杖象先曰人情大抵不相遠謂彼不曉吾之言耶必欲責者當以汝為始大吏慚而退

王基南方稱之 魏志曰王基為荊州刺史明制度整軍農兼脩學校南方稱之

劉馥可任江南 又劉馥傳云太祖方有袁紹之事遂表馥可任以東南之事能治刺史在任不迎妻子州刺史謝承後漢書曰巴祗為揚州刺史在任不迎妻子

巴祗不迎妻子

賈充綏靖西夏 晉起居注曰太始七年詔賈充碩量可使持節都督秦涼諸軍事綏靖西夏能治刺史為揚州刺史

呂岱不餉妻子 吳志曰呂岱字定公為交州刺史歷年不領郡羌校尉河右少雨常苦乏穀岱武威酒泉鹽池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通供中國之費餘祿不餉家妻子岱之孫權聞之歎息以讓羣臣曰呂岱為國勤事家內困而孤不早知脫耳目其責安在於是加賜錢米絹布或有常限

州界寧肅百姓稱之 魏書曰司馬朗字伯達遷兗州刺史州界寧肅百姓稱之雖在軍旅常惡衣惡食以儉率下

恩惠愛在人留十八年 華陽國志曰嚴遵為益州刺史有恩愛每當遷官吏人塞路攀轅詔遂留之居官十八年

湘州險固以叔父居之 晉中興書曰謝鯤王敦難治湘州險遠王敦以中郎將下邳王晃為刺史中宗謂承曰湘州南楚險固在上流之要地控三州之會是用威之國也今以叔父居之

當共理之朝 任分憂之寄 建唐虞之官宜崇九牧

益州險遠以親鎮之 晉起居注曰太始元年詔曰益州險遠王敦難治宜以重將親鎮撫之以中郎將下邳王晃為刺史

士敏為湘州刺史中宗謂承曰湘州南楚險固在上流之要地控三州之會是用威之國也今以叔父居之

搢紳黃之政必務六條

刺史五

詩 梁元帝後臨荊州詩曰旛旄去京縣寮惟辭未央弱冠從王役從容遊豈張不學胡威絹寧掛裴潛床所

其方留犢行當息飲羊戲蝶時飄粉風花乍落香高欄來蕙氣疎簾度晚光綺錢臨仄宇阿閣繞長廊 又示

民吏詩曰闕里尚搖謙瀨一作鄉裁知足咨余再分陝少思宜寡欲霞出浦流紅苔生岸泉綠方令江漢士變

為鄒魯俗　又別荆州吏民詩曰玉節居分陝金貂總上流麾軍時舉扇作賦且登樓年光徧原隰春色滿汀洲日華三翼舸風轉七星斿向解青絲纜將移丹桂舟　劉孝綽和湘東王理訟詩曰馮翊亂京兆廣漢欲兼治豈若兼邦牧朱輪寨素帷淮海封畿地雜俗良在茲禁姦摘銖兩馭黠震豺狸　唐王維送梓州李使君詩曰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漢女輸橦布巴人訟芋田文翁翻教授不敢倚先賢

韓翃送郢州郎使君詩曰千人插羽迎知是范宣城暮雪楚山冷春江漢水清紅鮮供客饌翠竹引舟行一別何時見相思芳草生　劉長卿餘干夜宴奉餞前蘇州韋使君詩曰復拜東陽郡遥馳北闕心行春五馬急向夜一猿深山過康郎近星看婺女臨幸容棲托分猶戀舊棠陰　又送柳使君赴袁州詩曰宜陽出守新恩至京口因家始願遠五柳閉門高士去三苗按節遠人歸月明江路聞猿斷花暗山城見吏稀惟有郡齋窗裏岫朝朝空對謝元暉　韓翃寄徐州鄭使君詩曰江城五馬楚雲邊不羨雍容畫省年才子舊稱何水部使君還繼謝臨川射堂草遍收殘雨官路人稀對夕天雖卧郡齋千里隔與君同見月初圓　張籍送汀州元使君詩曰曾成趙北歸朝計因拜王門最好官為郡暫辭雙鳳闕全家遠過九龍灘山鄉祇有輸蕉戶水鎮應多養鴨欄地僻尋常來客少刺桐花發共誰看　又寄蘇州白二十三使君詩曰三朝出入紫微臣頭白金章未去身登第早年同座主題詩今日異州人閶門柳色煙中遠茂苑鶯聲雨後新此處吟詩向山寺知君忘却曲江春　宋林逋淮甸城居寄任刺史詩曰擾擾非我事深居斷俗情石莎無雨瘦秋竹共蟬清劒在慵閑拂詩難憶細評寥然獨楮枕淮月上山城

【補】制　唐元稹授韓察等明通沔三州刺史制曰朕子育兆人凜乎懼一物之不至將我德澤流布於遠邇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具官韓察等久於吏職皆著能名或常奉詔條風聲尚在或歷居郊甸惠養有方命汝臨人勿違其俗夫明近於海懦則姦生通邇於巴急則吏擾沔當津會滯則人怨推是三者引而伸之然後可以分吾憂矣爾其勉之　白居易除郎官分牧諸州制曰漢宣帝曰與我共理者其惟良二千石乎誠哉是言也朕每三復安得循理副吾此心今之臺郎一時妙選嘗經任歷率有才用雖典曹庀事其務非輕而邮隱分憂所寄尤重是用竝命分牧吾人歲時之間期於報政朕高懸爵賞佇期酬効咨爾夙夜其念之哉無俾龔黃專美前

代杜牧授寶弘餘加官依前台州刺史蘇莊除鄧州刺史等制曰具官寶弘餘蘇莊等南郡盜作而蕭育拜河南改美而寇恂留爲人擇官因撫重之考於兩漢行古道也弘餘廉使上言父老有請其爲政也長育多方惠訓不倦凡設教令皆有科旨莊任南康悉心爲理謹身律下節用愛人南陽古都近者小擾臨海越俗尤惜良吏就加起拜各叶所宜仕至二千石可庇人矣無異文律不自貴重副疲羸之望者須念終始坐狂愚之罪者勿論深汚各膺寵祿無忝分寄

趙郡李後漢蔡邕荆州刺史庾侯碑曰君資天地之正氣含太極之純精明潔鮮於白珪貞操厲乎寒松視鑒出於自然英風發乎天骨事親以孝則行侔於曾閔結交以信則契明於黃石溫溫然弘裕虛引落落然高風起世信荆山之良寶靈川之明珠也爰在弱冠英風固以揚於四海矣拜爲荆州刺史仗冲靜以臨民施仁義以接物恩惠著於萬里誠信暢於殊俗由是撫亂以治綏擾以靜帝嘉其功錫以車服方將掃除寇逆清一宇宙廓天步之艱難寧陵彝之屯否　晉潘岳荆州刺史東武戴侯楊使君碑曰君誕保靈和繼期載德宣哲清朗直道高尚若乃嘉號推賢博愛濟衆鄉黨服其義而縉紳慕其風於時文后曆數在躬相國幕府實允華夏九德咸事俊乂在官成君名器納字參軍宏略被於南國美化行乎江漢西陵之役懸軍深入親薄寇壘躬行天誅既而救兵不進糧盡道窮因乃憮然廻慮殿其衆而返雖爲法受黜勳庸未崇而天下伏其勇世主思其忠

潘尼益州刺史楊恭侯碑曰君鍾乾靈之醇德挺一世之殊量稟天然不渝之操體蘭石芳堅之質夫其器膺弘濟智能周達窮不怨否顯不矜泰履行則爲模楷吐言則成隱括德實充於內而光華發乎外也君發迹州國委質明主自景皇帝攝政文皇帝繼業值天下多虞疆埸未靜以君先帝所拔懷實後時而深達遠識有經國之量故爲腹心謀臣而監度政事焉君出則簡練熊羆職司是圖入則從容諷議盡規帷幄其所以進可替否決疑定策者皆言效於既往而事簡於帝心君再臨司官三撫名郡方將宣文德以來遠建武功於所牧銘曰天生蒸民有類有則誕育恭表應期秀特文兼六行武備七德忠肅弘毅柔嘉溫克機事無瑕臨疑不惑我謀既精我化既清澤流河朔勳著王庭西南未彝侯其是寧上天不惠早世潛靈　北齊邢子才冀州刺史封隆之碑曰公世載儒雅之風家傳鐘鼎之業出三代而克阜歷兩都而轉盛五世祖游游子孚恥斯鳥獸狹

此丘壑滿足焚首念在一匡委質中山並充袁闕故已授璽拯溺大庇生民祖定功業建旆懷藩揚旌冀部耳目相接歌詠獨存父司空孝宣公裏淵玉府承華桂薄望振豐而膏粱鼎歸鴻而並運以益一德光事三主七登九伯之重再處八元之任必有餘慶事爲才子莫之與京理歸世祿非因原隰之氣距待河嶽之靈發純粹而成址裏中和而樹質神體秀異志識閑爽幼體成人弱不好弄鳴鳳風之五色非蒙章之七年太昌初平洛除侍中驃騎大將軍寄勿樞功遙遙袞職貂蟬承弁華藻拔衣鳴佩貴於峻陛驅六轡於廣路升華章以鄰一人晏泰階而平天下　周王褒故陝州刺史馮章碑曰其先陶唐氏之苗裔堯少子生而手有馮字因以爲氏得侯於晉義等房心之地余與之廣事符河汾之邑使君裏靈河嶽比德璁珩圖門和美春聖開宗推文命氏濁水北流秦開東徙巖險襟帶山河枕倚陸離組甲從容青紫　庾信少保幽州刺史豆盧府君碑曰本姓慕容燕文帝晃之後也其先保姓受氏初存柳城之功開國承家始辭遼陽之亂尚書府君改姓豆盧筮仕於魏公貴忠履孝雖義懷仁直幹百尋澄波千頃留心職任愛翫圖籍官曹案牘未嘗煩擾戎馬交馳不妨殊俗兄弟公侯國朝親戚宜春有湯沐之盛濯龍無流水之譏渭南千頃之竹尚懼盈滿池陽三頃之田常思止足銘曰朝鮮稱國孤竹爲君地稱高柳山名密寮遼陽趙列武遂秦分實珪世冑雕戈舊勳名稱實賓言謂身文朝傾地鎮夜落台星石壇承祀豐碑頌靈渭城高柏昌陵下亭須知地布爲讀山銘

劉基誌　梁王僧孺豫州墓誌曰自姬發系因魏傳緒留路在楚名賢世冀相秦將漢英雄係曜忌實辱無懼喜摩矜學慎嗜欲其行軍用武勳合奇正乃治邊御衆威格兼行常凜凜然以中原爲已任或欲十萬而橫行作思五千而深入魁反舊京飲馬函渭然後高卧閑帷晤言空谷思營運之辭實慕田疇之高蹈而火傳川逝長塗已迫雖景鐘良史有功必書刻板鏤石宜兼不朽銘曰高勳鴻鵠長旌高旆入作爪牙出司襟帶民謠不忘王言有會功爲上等政稱九最日隆寵秩方登遠大義譽難留淚水易收松丘元戶育育悠悠　陳徐陵裴使君墓誌銘曰君五音之候兼其方牧八陣之圖窮其巧變用能戰必勝攻必取督稱無難兵號解煩朝飛火請夜警雲楊蜂衆從奔聯狼已合於是厲顏不撓極哈諸戎鳳德高聲肆言羣逆明義總至猶持子路之纓鋒刃相交終荷溫生之節每以財輕義重擇義重高術劉宅宇貧友之孤開門延故人之殯爲好朋遊居常滿席每至

鮮雲鵠鵠披王安之衣明月團團似班姬之扇日帶花以如笑風鳴條而若歌傍列絲桐對揚文酒一石之後逾能斷獄五斗之量猶未解酲嗟乎潘岳之詩致哀周密莊公之誄用愍相遺　江總廣州刺史歐陽頠墓誌曰公家習尚書少府儒高於漢冊世居渤海太守文重乎晉原中原喪亂避地南徙公孝敬純深友悌敦睦家積遺財並讓諸季兼賙同壤公含章內暎遠識沈通室嗜欲謹言行資貞幹事廉隅梁室不造凶羯憑陵公被鋭執兇有志匡復梁孝元帝授散騎常侍東衡州刺史始興縣侯而犬戎弑逆宗社播遷陳纂揖讓攸歸高祖恩加惟舊横使持節都督南衡二十二州諸軍事廣州刺史進爲開府儀同三司山陽郡公進號征南將軍加鼓吹一部巫山遠曲喧騎吹於日南芳樹清音肅軍容於海截追贈車騎將軍司空公涉獵六經優游百氏寬徭省賦化百越之歸心撫寮投膠感三軍之死力在室如賓寧慚屋漏不貪爲寶每畏人知殺青無兼兩之疑慧苡豈懷珠之謗如羊如粟不改彝齊之心遺慶流風方留豹產之德

原表魏武帝領兖州牧表曰入司兵校出總符任臣以累葉受恩膺荷洪施不敢顧命是以將戈帥甲順天行誅雖戮彝覆亡不暇臣愧以興隆之秩功無所執以偽假實條不勝華竊感譏誚益以維谷　梁簡文帝爲武陵王讓揚州表曰臣延首青冥傾心紫府言非東里誠譬北辰而滔滔雲漢不被霈然之澤鬱鬱仙居方隔下臣之奏周任量力固請所陳明主理奪伏冀照許臣聞繫風捕影涉求之路靡階玉馬金舟過遠之資無託

南康王會理讓湘州表曰絲言自天而忽委玉刻披雲而下墜浮舟千仞呂梁之惕已深總轡萬尋懸車之懼非淺　劉孝儀爲安成王讓江州表曰臣聞失晨之雞雖不忘於改旦敗駕之馬終取忸於銜鑣臣昔牧淮岱皇風咫尺一變至道易以爲政而亂政莫理美錦徒傷豈可復宣六條闡化千里　又曰臣聞六轡沃若不策元黃之馬九成輪奐無求擁腫之材何則跳跼之路已窮梁棟之用斯闕　南平王讓徐州表曰竊以淮岱務殷事乖坐嘯枌榆望重非可卧治臣緜頓枕席動移旬晦恒恐尺波易流寸陰難保寧可復冒此寵膺茲恩榮臨川王解揚州表曰臣自馳傳斗牛作牧淮海政刑兩空璿璣六運既昧弛張之要猶慚大小之獄故以結泳濡翼取愧能官每一進思無忘退食誠復思私可憑而彝倫難紊敢恃慈弘冒披心款乞解州任少弭素餐

又爲鄱陽嗣王初讓雍州表曰臣大邦維屏既慚宗子之詩思樂泮宮有缺僖公之頌特以周開元伯錫壤

參墟漢啟三陲分珪舊楚身私家慶總集微躬擁部襟帶跨制數州西距嶢關南踰鄧塞雖復呼韓來朝藁街納質二鹵尋戈四郊無警猶如王戎雅識羊祜尚義臣求諸已無或宴安進思盡忠幾乎私竭　李揚州舅讓表曰人心彼此盡爲敵國金柝夜警和門晝閉加以淮水森漫危同三版懷山之勢已成爲魚之期可見若使身死可以益國城沒足用報恩雖葬魚鱉其甘如薺政以朽耄無庸必負恩寄恥辱之甚非止老臣

啟　梁陸倕謝勅使行江州事啟曰封畛遐曠塵井奧實陸海神皐偏屬茲境兼以茂親明德維翰作鎮宣述條教光贊聖猷自非問望兼弘寧可擢膺嘉舉

啟教　齊謝朓爲錄公拜揚州恩教曰昔召南分陝流甘棠之德平陽好道深獄市之寄吾忝屬負荷任總侯伯受餞元戎作牧中甸此地五都雜會四方是則而向隅之矜斯積納隍之歎猶繁興念下車無忘待旦有齊禮尊德致之仁壽弘漏網之寬申在宥之澤　梁簡文帝罷雍州恩教曰折以片言事關往聖寄之勿擾傳彼昔賢故刻木不對晝獄無入吾自之雍矜懷圖犴幸得天無虐旱地歇怪蟲今軸車行塗舟艎且戒植柳官渡尚或依然寄飯曹僖猶思恩宥況義化君民節離寒暑憫茲岐路宜留惠澤　臨雍州原滅民間資教曰誠欲投軀決堤曝身求雨九伐方弘三驅未息役爨之憂兵家斯急師興之費日用彌廣今春流既長艫舳爭前轉漕相追饋糧不闕義存矜急無俟多費　臨雍州革貪惰教曰壯夫疲於擐甲匹婦勞於轉輸黎藿難充轉死溝壑春糧不暖寒肌冬收不周夏飽胡寧斯忍復加裒削傷盜抵罪遂爲十一之資金作贖刑翻成潤屋之產

記　唐元結道州刺史廳壁記曰天下太平方千里之內生植蓋類刺史能存亡休戚之天下兵興方千里之內能保黎庶能攘患難在刺史耳凡刺史若無文武才略若不清廉肅下若不明惠公直則一州生類皆受其害於戲自至此州見井邑丘墟生人幾盡試問其故不覺涕下前輩刺史或有貪猥昏弱不分是非但以衣服飲食爲事數年之間蒼生蒙以私欲侵奪兼之公家驅迫非奸惡强富殆無存者問之耆老前後刺史能卹養貧弱專守法令有徐公履道李公廙而已故爲此記與刺史作戒自置州以來諸公改授遷黜年月則舊記存焉　李華杭州刺史廳壁記曰天寶中朝廷以尚書郎人物之高選二千石元元之性命始以省郎臨大部若密邇京師或控壓衝會萬商所聚百貨所殖將擇長吏重難之杭州東南名郡咽喉吳越勢雄江海監莅者多

當時名公宋丞相劉儁射崔尚書訏讓大政其間劉尚書裴給事之盛德遺業左丞蘇吏部之公望遺愛在人韋太原崔河南劉右丞侯中丞節制方鎮有事已來承制權假則相國元公旬朔之間生人受賜由是望甲餘州名士良將遍臨此部況郊海門地浙江三山動搖於掌端鯨濤歎激於城下水牽卉服陸抗山彝駢檣二十里開肆三萬室近歲炎沴繁興寇盜連起百戰之後城池獨存乳哺疲人分命賢哲詔以兵部郎中范陽盧公幼平爲之公體仁而清直方簡亮文以輔德武以靜人澄曠有清江之姿麾裁有秋山之狀麾幢戾止未逾三月降者陳忠義歸者喜生育旌次讓利轅門無聲人咸曰休哉以卿佐之才導王澤敷德政吾見其爲公爲侯福履宜之未見其極也

序 唐韓愈贈崔復州序曰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縣吏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恒而民產無恒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愈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爲也崔君爲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千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爲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於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書

州佐總載

杜氏通典曰州之佐吏漢有別駕治中主簿功曹書佐簿曹簿曹從事史主錢穀簿書兵曹兵曹從事史有軍事則置之以主兵馬部郡國從事史皆州自辟除爲百石又後漢書或職與司隸官屬同惟無都官從事漢魏之制復增祭酒文學從事員晉又有武猛從事員其州邊遠有山險寇賊者置弓馬從事五十人歷代職員互相因襲雖小有更易而大抵不異自魏晉以後刺史多帶將軍開府則州與府各置僚屬州官理民別駕治中以下是府官理戎長史司馬等官是後魏舊以州牧親人班九條之制使前牧選吏以待後人獻文帝韋制刺史守宰到官之日仰自舉擇以爲選官若簡任失所以罔上論自孝明孝昌以後四方多難刺史太守皆爲當部都督雖無兵事

皆立僚佐頗爲煩擾高隆之乃表請自非邊要見有兵馬者悉皆斷之　北齊上士州刺史屬官佐吏合三百九十三人以下州遞減十人其州郡佐吏皆州府辟除及後主失政賜諸侯幸貴官分州郡下遣鄉官多降中旨故有勅用州主簿郡功曹者　後周刺史府官則命於天朝州吏并牧守自置至隋以州爲郡無復軍府則州府之吏變爲郡官矣

別駕一

杜氏通典曰別駕從事史一人從刺史行部別乘傳車故謂之別駕漢制也歷代皆有梁時別駕官品揚州視黃門郎南徐州視散騎常侍隋及唐並爲郡官說在郡佐後

別駕二

持版　贈刀　白帖刺史六條曰州別駕治中部見刺史持版拜刺史答拜又曰呂虔爲刺史有佩刀相者以爲三公服虔乃贈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有害以卿有公輔之量故相與之　同從事秩　居刺史半俸與刺史別乘同流宜王化於萬里者其從事任居刺史之半安可任非其人　周景題輿　鄧盛馳傳　謝承後漢書曰周景爲豫州刺史時陳蕃爲別駕不就景題別駕輿曰陳仲舉座也不復更辟蕃惶恐收允欲殺之刺史別盛想收允欲殺之刺史別盛聞而馳傳補爲別駕從事　嘗展驥足　顯化鷹揚　蜀志曰顧雍統宇士元會稽餘姚人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嘗遺先主書曰麗士元非百里才北堂書鈔管輅別駕袁云州民管寧誕然雀之賤棲朝恫之華夫別駕者州使君之羽翼顯化之鷹揚宜授英儁非淫闇昧所得私者　腹心之任　股肱之忠　先賢行狀曰袁紹領冀州牧以審配爲別駕以腹心任之以股肱之忠任并總幕府王隱晉書曰主簿宇休緒邪人也本州呂虔檢爲別駕之功　唐彬正色　長文傳曰王沈撰晉書曰王沈長文廣州人也益州五辟公府再拜皆不就又送別駕傳辟之長文詳狂不詣州　伴狂　張華爲王祥別駕傳辟之長文詳狂不詣州　縣改服　謝承後漢書曰王祥字休徵琅琊人敦之曰主簿宇休徵琅琊人敦之曰海沂之鄉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　嘗傳假董正　早辭謝鄭桀　廣州先賢傳云董正字伯和南海人也時州治蒼梧郡張使君舉正三輔重達州意從給州使君聞已在途命書佐書別駕不說後更辟書正重達州意從給州使君聞已在途命書佐書別駕晉曰鄭桀少以高潔著名與南陽劉曜之南郡劉尚中早辭厚禮謝桀爲別駕桀嘉其好賢乃起應召　貳職四岳　寫從事假正正惟謝就復上傳送本郡寫公同志皮善孟不應州郡辟命鄭州刺史

佐理六條　佐殷肱之郡　屈公輔之才　嘗共理之才　居半刺之任　貳冀黃之政　播海沂之謠　縣屈良才時善履統　邦稱孔亮人詠王祥

別駕三

提油屏泥　漢書循吏傳曰黃霸爲潁川太守特高一尺別駕主簿卓魯油屏泥於牧前以車有德　屏星幽翳　豫章別士傳曰孔恂字巨卿爲豫章別駕從事車前後舊有屏星如

刺史車曲駕式刺史因怒欲去別駕車屏星尚曰使君毀去屏星不可省乃設傳去刺史遂謝之乃止舊制別駕可去

以疾辭官　魏志曰充州刺史令狐愚以疾辭官

思得素琇　北堂書鈔趙亨與兗州刺書云愚思得一人陳國袁琇以其才經治亂也

勸迎天子　又曰袁紹領冀州牧田豐為別駕以疾辭官

太祖改容　魏志曰袁紹太祖破袁氏冀州牧故為大州也瑛對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割裂二袁兄弟屢戰干戈冀方荒廢生民塗炭而校計甲兵推此為先斯豈鄉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太祖改容謝之

善於將命　又曰遣使君吳宜有君運吾無憂矣

宜得其才　北堂書鈔曰王丞相集有教曰數軍長史謝和理識清敏幼令端古宜得其才以為別駕寫宗和總角便有清標族叔樂雅豐之吾宗者必此子也時宗人球亦有令聞為州別駕樂雅曰卿州史中有一令族才王州別駕為揚州請為別駕寫君為州牧請高平為別駕道此者否君答曰高平為別駕與君書曰昔王子師作豫州未下車先求陳留阮宣子為直言清君為別駕與君書曰賢良陳留阮宣子為直言清

江統舉賢　江氏家傳曰統字應元太傅東海王越辟為參軍時天下荒亂統以人士有殘略遂棄官歸鄉里時人士有殘略者皆歸之統乃為之作徙戎論以為戎狄性剛而志大今徙之內地則有侵軼之患宜因其長帥而為之置立王以統領之使有相統之名無相侵之實故能久而不變也

易雄解位　晉中興書曰易雄字彥威為荊州刺史桓溫辟為別駕溫出征伐益或從或不從溫甚器遇之在職十年

在任職　又曰晉益州刺史桓溫辟為別駕溫甚器遇之在職十年

所在任職　又曰晉益州刺史桓溫辟為別駕溫甚器遇之在職十年

朝誠亮　北堂書鈔王丞相敕云治中最運在朝誠亮可補別駕

協和輔相　魏志王基傳云刺史王陵特表請基為別駕協和輔相

先主辟麗統　蜀志麗統傳云以從事守耒陽令不治諸葛亮言統於先主辟麗統為上將軍列侯別駕從事

呂範辟陸遜　吳書曰孫權欲令歷本權州嘉遜乃功德欲辟遜為牧呂範說之辟為別駕從事

陳茂諫周岐　吳書曰陳茂有奇術交趾刺史吳邁遣茂詣不聽涉海遇風船破欲周岐茂為仗別駕寫可從事水敬神敬方到未得清

不宜履險　謝承後漢書曰陳不宜履險敬不聽涉海遇風船破欲周岐茂為仗別駕寫可從事水敬神敬方到未得清

郭舒諫王澄不可輕佻　晉陽秋郭舒為荊州別駕謝鯤為刺史王澄宜撫養文武舊族士卒以備不虞不可輕佻

治中一

杜氏通典曰治中從事史一人居中治事主衆曹文書用漢制也歷代皆有　晉職官表曰治中從事史一人居中治事主衆曹文書用漢制也歷代皆有

任始當展其職足乃以為治中　晉都官為治中又卓武子為桓溫治中有會不同溫輒云無

卓公不樂　梁陸襄字師卿為揚州治中襄父銘此官乃國辭武帝許聽與府司馬換居之

改為司馬　詵在郡佐後

治中二

天水及期　益州耆舊傳云任文公為治中時早白刺史云五月一日大水至及期果然

單席於地　又云張彥字伯春為治中刺史每坐高床治中單席於地

職在刺割　王充論衡自紀篇云王充以元和三年從察舉揚州部丹陽九江廬江後入為治中州小任大職在刺割筆札之思歷年寖廢

恐非常選　晉書庾冰表云州任實重恐非常選

變庭歸家　劉德

明南康紀曰盧陂任州爲治中有神術能禱夕解元會曉不及朝則化爲白鶴至期前期祝下咸儀以篤之得驗一隻

牽使稱意蜀志曰先主數令彭羕傳軍事指授諸將羕意謂過日加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授羕爲治中從事羕起徒步一朝處州人之上形色甚然自矜得遇滋甚

三轉至治中植遺蜀晉記曰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才情秀逸極溫醇之美

三十爲治中世說曰習鑿齒史才不常桓宣武器之未三十用爲荊州治中謝安曰不遇明公荊州老從事耳

陳禪五毒畢加謝承後漢書曰陳禪爲州治中從事時刺史爲人苛刻受納賄賂禪當傳檄乃至笞棰無算五毒畢加神意自若辭對無變事遂釋

陰澹割耳訴枉王隱晉書曰陰澹時弱冠才行忠烈州請爲治中從事刺耳斷枉

所拔皆爲牧守益州者舊傳柳玭字伯璠爲治中與人交結久而益親其所拔進皆世所稱致位牧守綽里爲之語曰得黃金一笥不如柳伯璠所識

諸事一以諮之江表傳曰孫權克荊州將士潛而濡濡獨稱疾權遣人以床就家舉致之諮決事權親以手巾拭其面即以爲治中諮事

主簿一 功曹書佐附

杜氏通典曰主簿一人錄門下衆事省署文書漢制也歷代至隋皆有 功曹書佐一人主選用漢制也其司隸功曹從事史兼錄衆事應劭漢百官表曰司隸功曹從事即州治中從事也晉以來改功曹爲西曹書佐宋有別駕西曹主吏及選舉郎漢之功曹書佐也

主簿二

畢雲自劾三輔決錄云畢雲爲主簿剛直樂善大幾燒揚園詔推之雲自考劾遂死

郭舒自繫晉書曰郭舒始爲領軍校尉坐擅放司馬彪繫廷尉世多義之劾史夏侯含舒爲西曹主簿含坐事舒自繫理含事得釋劾史宗岱即命爲治中

諮習主簿晉陽秋曰習鑿齒爲桓溫主簿令於郡致星人既夜問國家祚運倚短鑿齒曰宋在益州今受旨自裁無由致其骸骨緣君仁厚乞爲標碣棺木耳鑿齒聞其故星人曰陽翁一匹令僕自裁惠錢五千以買棺耳鑿齒曰君發誤死君當聞乎知星宿有不覆之義乎此以翻載君以錢供道中費是聽君去耳星人大喜明便詣溫別溫問去意以鑿齒言答溫笑曰鑿齒實欲憂君誤死君定是誤活徒三十年看德書不如一諮習主簿

鑿齒親遇賜密荊州主簿親遇賜密

景仁撫箏而歌北堂書鈔曰謝景仁爲豫州主簿在桓宣武門下靈寶聞其善彈箏令其彈之因歌秋風意氣殊遠靈寶甚重之

主諸簿書普關諸事又曰韋昭解釋名云主諸簿書普也普關諸事之簿若主諸簿書簿普也普關諸事必有掌者錄事總領之耳

毀服爲暨親執勞辱臧榮緒晉書曰譙王承爲相令易權爲主簿佐史進敬唯毀服爲儀暨從之親執勞辱

從事一 典郡書佐 祭酒從事附

杜氏通典曰部郡國從事史每郡國各一人漢制也主督促文書舉非法朱震字伯厚爲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贓罪三府謝曰車如雞棲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典郡書佐每郡國各一人漢制也各主一郡文書以郡吏補歲滿一更

祭酒從事史漢魏以來置宋世分掌諸曹兵賊倉戶水鎧之事自江左揚州無祭酒而以主簿治事

從事二

德行堂堂　辨論洶洶　益部耆舊傳曰廖化字元儉志曰廖化字文通才學最高惠州辟來爲之語曰辨論洶洶廖文通　舉姦摘伏　依法執案　益部耆舊傳曰賈太和州辟爲從事尚氏親連王室自恃豪強之依法決案　百僚敬服　萬里肅清　謝承後漢書曰胡騰爲荊州從事萬事既辦一州肅然百長沙耆舊傳曰廖芝爲郡從事萬里肅清　就車赴職　投傳去官　謝承後漢書曰朱震爲郡從事曰震宿有負薪之憂力疾就車職重人輕必不堪久王隱晉書曰劉毅州辟爲柳官從事京邑肅然彈河南尹事司隸徐不過曰覆虎之犬雖履蹈其背毅曰既能覆虎又能殺鼠何損於犬投傳而去

從事三

文學從事　管輅別傳云冀州刺史裴徽召輅爲文學從事一相見清論終日不覺罷倦天時大熱移床在庭前樹下乃至雞向晨然後出再相見便爲鉅鹿從事三見轉治中四見轉爲別駕　武猛從事　典畧云張楊靈帝時爲并州武猛從事　材力過人　蜀志曰馬謖字幼常以荊州從事隨先主入蜀材力過人好論軍事　武力過人　張遼傳云張遼少爲郡吏漢末并州刺史丁原以遼武力過人召爲從事　三府側席　北堂書鈔鍾離意別傳云楊州刺史夏君三辟意署九江郡從事三府側席　八辟從事　謝承後漢書曰周樹達於法善能解頤辟好八辟從事　陳事序要　又曰周樹辟爲從事刺史孟觀有罪俾樹作章陳事序要得無罪也　不長彊禦　華嶠後漢書曰謝羽爲州從事時常侍單超至定陶閉城門收匡賓客親吏四十餘人七日中起發其贓五六七萬種即奉奏一州震慄　號曰臥虎　謝承後漢書曰朱震爲郡從事時商陰太守單匡在官放恣辟震爲部從事震請見曰當爲鷹犬　師友之道　東觀漢記曰趙廣漢爲州從事高惠高孝甫接以師友之道　當爲鷹犬　嘉傳曰廖化字元儉孟嘉爲部從事時常侍單超兄子匡爲太守貪放恣刺史第五種欲以爲從事高惠高孝甫接以師友之道　尚德之舉　孟嘉傳曰廖化字元儉孟嘉爲部從事時常侍單超兄子匡爲太守貪放恣刺史第五種欲以爲從事高惠高孝甫接以師友之道　廉潔通敏　漢書曰趙廣漢爲州從事廉潔通敏下士爲名　世稱冰清　東觀漢記曰樊準字幼陵爲別駕從事監豫州公正不發私書世稱冰清　不畏法度　芝乃國諫咸厲冰霜　廣曰廖芝轉部從事太守尚氏不畏法度芝乃國諫咸厲冰霜　號白馬從事　廬江七賢傳曰陳泉辟州從事有剛直淳于臨等數千人攻駙光武遣司空李通帥師擊之州牧惶怖恐後罪泉於是自請以恩信曉諭降之乘單車駕白馬往到賊所以義告諭臨泉服民立生祠曰白馬從事　比都官　見司隸校尉　從事　見司隸篇通典註中　喬公得姦贓　後漢書曰喬公祖爲梁縣功曹劉河州刺史周景行部到梁國公祖謂景曰伏地言陳相羊昌罪惡乞爲部御從事景行部其罪景壯公祖遷衛尉河北具考得姦贓梁冀馳檄之景承旨召公祖還案之益急昌坐檻車徵公祖由是知名　文公有道術　益部耆舊傳曰任文公有道術爲歙反遣案虛實止傳舍有逆變因卒駕去未至不發案之益急昌坐檻車徵公祖由是知名　子顏奇士可與計事　東觀漢記曰吳漢字子顏奚始立使使者韓縛倘河北或謂漢曰吳子顏奇士也可與計事鴻召見漢甚悅之　令恩能發者爲郡兵所殺　才器以爲賓友　晉中興書曰華譚字令思幼而好學弱冠知名揚州刺史周浚禮辟署從事愛其才器以爲賓友

杜氏通典曰按陳勝爲楚王以朱房爲中正而不言職事兩漢無聞魏司空陳羣以天臺選用不盡人才擇州之才優有昭鑒者除爲中正自拔人才銓定九品州郡皆置吳有太公平亦其任也吳習鑿爲荆州太公平即州都也後漢

晉宣帝加置大中正故有大小中正其用人甚重晉劉毅字仲雄年七十已告老後舉公平甚得州里之稱爲尚書僕射代溫爲青州大中正尚書以毅惡車致什不宜勞以碎務孫尹表曰司徒魏舒司隸嚴詢與毅年齒相近皆四十萬戶州禁董司百寮總攝要舒所統殷廣兼執九品銓十六州議者不以爲制苦論武公年過八十入爲司徒毅志氣聰明一州品第不足勞其思慮故遷爲州都銓正人流清濁區別其所彈駁自毅貴始殷上表制史初臨州大中正選州里才秉高者秉主中正爲內官者聽月三會議於東門外設榻陳席又劉毅又千寶稱晉宣帝除九品置大中正令曰大小簿能事迎制史若吏部選用猶下中正同人事所在父祖位狀正爲史部尚書侍郎司徒左長史掾屬皆爲中正臣今領吏部請解大中正以爲都中正職萬機局司理不宜兼也齊梁亦重焉沈約遷侍中光祿大夫領太子詹事揚州大中正謝瀹尚書八條事後魏有之孝文云中正之任必須得才秉北齊郡縣皆有其本州中正以京官爲之乾明中邢邵爲中書監同辭許博與邵號本州中正選爲附宋欽道出邵爲制史隋有州都其任亦重楊堆太僕高熲並爲州都唐無

中正二

晉書曰劉毅論九品云臣聞官材三難治亂之所由人物難知一也受惜難防二也情僞難定九品明三也今立中正定九品職名中正實爲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宜罷中正除九品也有八損詳上不能寬大魏畧云時論字德宵鉅鹿人也爲大官令領其郡中正定九品至於叙人才不能寬大然紀人之短雖在久遠銜之不置平次人才北堂書鈔傅子云魏司空陳羣主九品之制置郡中正平次人才之高下觀過實里又應璩新詩云十室而陳羣依之以品生人又魏武拔奇決於胸臆收才不問階次自品編戶序往代賢智以爲丸條比蓋記見錄次第耳清定九品北堂書鈔潛方生讓中正書云羣陳九品而得人今可令長守爲小中正各自品其編戶也銓評之職干寶晉記云傅咸在位多之遷順云清定之遷實須其人總十六州王隱晉書云魏舒兼州中正舒掌州鄉之論中正余以祖考歷代掌州鄉之論又傅暢自序云時詔定九品余爲中正乃操人主之威北堂書鈔云劉毅論晉置九品令爲中正乃操人主之威

淵鑑類函卷一百十二

設官部五十二 京兆尹 京府判官 推官 治中 京府司錄事 廟官 市令

京尹一 京兆尹 左馮翊 右扶風 開封尹 開封守 附 陪安尹 大興尹 大都路總管 應天尹 河南尹 順天尹

杜氏通典曰周官有內史秦因之掌治京師漢景帝二年分置左右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內史爲京兆尹 紹高曰京十億曰兆大衆所聚故曰京也 更名左內史爲左馮翊 馮輔翊也 秦官有主爵中尉掌列侯 漢景帝中元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風 扶助風化也 與左馮翊京兆尹是爲三輔治長安城中 三輔黃圖曰長安以東爲京兆長陵以北爲左馮翊以西爲右扶風皆治在城中故趙廣漢歎曰盜吾治者三輔也盜得養之直蓋易耳 銀章青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佩水蒼玉凡州所監都爲京師置尹一人丞一人漢初三輔治長安後漢都雒陽置河南尹以三輔陵廟所在不改其號但減其秩與太守同後漢左馮翊右扶風屬司隸尋省 魏晉爲京兆太守 後周都關中又爲京兆尹 隋京兆郡置尹并佐吏合二百四十四人 唐京兆府本爲雍州置牧一人以親王爲之太宗爲秦王中宗爲英王睿宗爲相王時並居其任多以長史理人開元元年改雍州爲京兆府置牧如故掌宣風導俗肅清所部或以親王居關而遥領焉初雍州置別駕以貳牧之事永徽中改別駕爲長史開元初改雍州長史爲京兆尹總理衆務凡前代帝王所都皆曰尹 南朝曰丹陽尹後魏初曰代尹東魏曰魏尹清曰清都尹 河南尹其地在周爲王城成王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曰尹茲東郊 蓋今河南牧之任亦留守之始 秦兼天下置三川守 三川河洛伊也秦末李由爲三川守 漢興更名三川爲河南武帝增守爲太守王莽改太守爲大尹改河南大尹爲保忠信卿光武中興徙都洛陽改太守爲尹 尹正也 章綬服秩與京兆同主京都特奉朝請 李膺爲河南尹 魏晉皆爲河南尹 後魏太和中遷都洛陽又置河南尹 東魏置洛州刺史 後周置洛州總管尋罷之 隋初爲洛州刺史復爲河南內史大業初爲荆河州刺史又爲河南太守尋爲河南尹與京兆同 唐武德四年置洛州都督貞觀十七年改爲刺史顯慶二年置東都改刺史爲長史而洛州本置牧一人以親王爲之中宗爲周王時及衛王重俊實居其任多以長史理人至開元元年改洛州爲河南府改長史爲尹其牧尹之制一如京兆 諸曹書佐各有少尹二員通判府事 京兆少尹魏晉以來治中之任隋文帝改爲司馬場帝又改爲贊治後又改爲丞武德初復爲治中永徽元年以太皇帝諱改爲司馬本一員太極元年雍洛二州各加司馬一員分爲左右開元元年並改爲少尹 開元以後增置太原府爲北京官屬制置悉同

兩京初武后長壽元年以并州后之故里改爲北都神龍初廢開元十一年又以并州高祖起義之始復置太原府號曰北京初開元元年正月於汾州置中都改州爲河中府至六月而罷後上元元年復置岐州爲鳳翔府又以益州爲成都府

宋史曰五代俱置開封府尹　宋開封府牧尹不常置權知府一人以待制以上充掌印正畿甸之事以敎法導民而勸課之中都之獄訟皆受而聽焉小事則專決大事則奏若承旨已斷者刑部御史臺無輒糾察　其屬有判官推官四人日視推鞫分事以治而佐其長領南司者一人督察使院非刑獄訟訴則主行之司錄參軍一人折户婚之訟而通書六曹之案牒功曹倉曹户曹兵曹法曹士曹參軍各一人視其官曹分職涖事左右軍巡使使判官各二人分掌京城爭鬬及推鞫之事左右廂公事幹當官四人掌檢覆推問凡關訟事輕者聽決元祐元年又增置新城内左右兩廂四年罷元豐初復置　開封典司敎下自建隆以來爲要劇之任至縣事閒簡折獄訟歸於廂官而治事視前日損去十四崇寧三年蔡京奏罷權知府置牧一員尹一員專總府事少尹二員分左右二府之政事牧以皇子領之尹以文臣充在六曹尚書之下侍郎之上少尹在左右司郎官之下列曹郎官之上又請移開封府於舊尚書省從之太宗眞宗皆任府尹自至道後知府必帶權字至是始罷政和三年寶政殿大學士鄧洵武言河南應天大名府號陪京乞依開封制正尹少之名從之　高宗駐蹕杭州建炎三年詔改爲臨安府其守臣帶安撫使置知府通判簽書節度推官觀察推官觀察判官錄事參軍等官掌畿甸之事籍其户口均其賦役頒其禁令城内外分南北左右廂各置廂官以聽民之訟訴廂官計奏牌京朝官親民賓序人充後隸城内兩廂官推城外置馬乾道七年皇太子領尹事廢臨安府通判僉判職官置少尹一員日受民詞以白太子間日率僚屬詣宮裏事九年皇太子解尹事臨安府官制並依舊　續文獻通考曰建南面五京尹爲五京留守司俱兼府尹職　金大興府尹掌宣風導俗肅清所部兼領本路兵馬都總管府事同知掌通判府事少尹掌同同知總管判官掌紀綱總府衆務分判兵案之事府判掌諮議參佐糾正非違推官二人分判户刑案事元初立燕京路總管大興府至元二十七年改大都路都總管府置達魯花赤二人都總管一人即京尹之職也副達魯花赤同知治中判官推官經歷知事各二人凡本府官吏唯達魯花赤一員及總管推官專治路政其餘皆分任供需之事故又號曰供需府　明初改集慶路爲應天府欲崇其秩改知府爲正三品賜銀印同知爲府丞凡禮遇視在外知府特異有治中通判推官經歷知事照磨等官　永樂十年陞順天府府尹爲正

三品如應天府掌京府事宣化和人勸農問俗均貢賦飭征徭謹祭祀閱戶口糾豪強恤窮困錄罪囚務知百姓之疾苦凡學校軍匠積貯牧馬薪炭河渠堤涂僧道醫藥之事率其僚而分理焉

原 留守 杜氏通典曰周之君陳似其任也此後無聞後漢和帝南巡桐園廟張禹以太尉兼衛留守晉張方劫惠帝幸長安僕射荀藩等與其遺官在洛陽爲留臺承制行事寶爲東西臺至安帝時劉裕置留臺具百官後魏孝文南伐以太尉元丕廣陵王羽留守京師後並加使持節唐留守之制蓋因此也高宗儀鳳元年司農卿韋弘機爲京都留守時有道士朱歡遂爲中宮所使至都所爲橫恣弘機執而囚之因奏曰道士假稱中宮驅使依倚形勢臣恐動損皇明爲禍患之漸高宗特發中使賜書慰諭仍云不須濫泄武后疏斥三年文昌右丞相蘇良嗣爲京留守時尚方監裴匡鼎除校京苑將臨苑中果菜以與下人爭利以牧其利良嗣駁之曰昔公儀相魯猶能拔葵去織未聞萬乘之主需其果菜以與下人爭利

增 宋史曰舊制天子巡狩親征則令親王或大臣總留守事西京河南南京留應天北京大名留守其西南北京留守各一人以知府兼之

司管掌宮鑰及京城守衛備葺彈壓之事幾內錢穀兵民之政皆屬焉南渡初其更京北京並置留守以開封大名知府兼其後河南復南京西京置留守紹興四年帝將親征以參知政事孟庾爲行宮留守置奏差主管書寫機宜文字官一員幹辦官二員準備差遣差使各三員使臣五十員又置留司臺官一員五年罷 續文獻通考曰金諸京留守司留守帶本府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副留守帶各府少尹上京留守司兼管林木事正隆二年並罷 元大都留守司掌守衛宮闕都城調度本路供億諸務兼理營繕內府諸邸都官原廟尚方車服殿廡供帳內苑花木及行幸湯沐宴遊之所門禁關鑰啓閉之事留守五員副留守二員 元世祖至元三年詔上都路總管府遇車駕巡幸行留守司事駕還即復舊 明制巡狩親征皆命東宮監國以大臣爲留守而府尹無居留之事矣

京尹二

原 史記曰汲黯爲主爵都尉丞相公孫弘上言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弗能任請徙黯爲右內史 漢書曰甯成爲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死即死少被刑而成刑極自以爲不復收乃解脫詐刺傳出關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 又曰韓延壽爲左馮翊滿歲稱職爲真歲餘不出行縣據吏皆以爲方春月可一出勸農桑至高陵有昆弟相訟延壽傷之曰骨肉爭訟是

吾敎不行也乃入傳舍閉關自思過於是訟者遞相責讓皆內袒願以田相移至死不爭延壽恩信周二十四縣無訟者吏不忍欺　又曰張敞爲京兆尹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然敞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在長安中又曰在章臺下街）使御吏驅自以便面拊馬又爲婦畫眉者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憐（孟康曰憐音謂北方人謂愛好爲憐書）　有司以奏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　又曰尹翁歸爲雍右扶風辟用廉平疾逝奸吏常爲三輔最　又曰薛宣爲左馮翊得郡中人吏罪名輒告其縣使自行罪曰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　又曰王尊王章王駿並爲京尹皆有名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又曰龔勝遷丞相司直徙光祿大夫守右扶風數月上知勝非撥煩吏乃復還勝光祿大夫　後漢書曰延篤字叔堅及遂屬皆京尹並有雄名語曰前有趙張後有延趙張謂趙廣漢及張敞也　謝承後漢書曰鄧遵出爲馮翊守下車治豪強四海號爲豪強所病　魏略曰顏斐字文林爲京兆守勸厲權學風化大行人多無車牛斐課人間月取車材使轉相教作車又課民無牛者令畜豬貴時賣以買牛始人以爲煩一二年間家家有丁車大牛吏不煩民民不求利遷爲平原太守吏人啼哭遮道車馬不得前　又曰顏斐爲京兆尹課人輸租時各因便置薪兩束爲寒炙筆硯　又曰顏斐爲京兆守京兆與馮翊扶風接界二郡道路既穢塞田疇又荒蕪人民飢凍而京兆令屬縣皆整頓阡陌樹桑果豐富常爲雍州十郡最　王隱晉書曰樂廣字彥輔爲河南尹故郡中多怪後人皆於廊下郵傳中治事無敢數在廳事者唯廣處之　晉中興書曰晉太興元年改丹陽內史爲丹陽尹　又曰彭城劉隗太興初長兼侍中出補丹陽尹隗雖在外而萬機祕密皆豫聞之　語林曰許元度出都詣劉真長先不識至便造之一面留連摽劉貴略無造詣遂九十日一詣許語曰卿爲不去家將成輕薄京尹　隋書曰樊子蓋檢校河南內史屢有治績文帝謂曰今爲公別造玉麟符以代銅獸　唐書曰開元初李元紘擢京兆少尹詔浚三輔渠時王主權家皆旁渠立磑瀦堨爭利元紘敕吏盡毀之分溉渠下田　山堂肆考曰李峴長吏治天寶時累遷京兆尹帝歲幸溫湯甸內巧供億以媚上峴獨無所獻帝異之楊國忠使客擿安祿山陰事諷京兆捕祿山第得安岱李方來等與祿山反狀縊殺之祿山怒上書自言帝懼變出峴爲零陵太守峴爲政得人心時京師米糊貴乃相與謠曰欲果賤追李峴　唐書曰肅宗時楊綰輔政以儉約風天下京兆尹黎幹

出入從騶馭百數省損才留十餘騎　又幹爲京兆數論執宰相元載惡之王縉附載意折幹曰南方孫生安曉朝廷事邪　山堂肆考曰劉晏爲京兆尹總大體不苛細寬猛相濟吏民安之　又李勉爲京兆尹時宦者魚朝恩爲觀軍容使領國子監威寵震赫前尹黎幹諂事之須其入敕吏治數百人具以餉至是吏請勉勉不從曰吾候太學彼當見享軍容幸過府則備具朝恩銜之亦不復至太學　又白柳仲郢字諭蒙爲京兆尹政號嚴明出尹河南以寬惠爲政或言不類京尹時仲郢曰譽毀之下彈壓爲先郡邑之治惠愛爲本　又曰薛元賞爲京兆尹嘗詣宰相李石第石方坐廳事與一人爭辨甚宣使覘之云有神策軍將訴事元賞趨入責石曰相公紀綱四海不能制一軍邪命左右趣神策軍將出仇士良聞之召元賞元賞曰屬有公事行當至矣乃杖殺神策軍而因服見仇士良士良無如之何呼酒歡飲而罷　唐書曰會昌中李德裕當國元賞復拜京兆尹都市多俠少年以黨黨鑊膏李詭力剽敓坊閭元賞到府三日收惡少立杖死三十餘輩陳諸市餘黨懼爭以火滅其文禁屯怙勢擾府縣元賞數與爭不少縱由是軍暴折戢百姓賴安德裕復用元賞弟元龜爲京兆少尹　山堂肆考曰唐僖宗時張全義爲河南尹初東都洊經寇亂居民不滿百户全義選麾下十八人材器可任者人給一旗一牓使詣十八縣故墟落中植旗張牓招懷流散勸之樹藝蠲其租稅由是歸者如市　宋史曰五代漢初李穀權開封府時京畿多盜中牟尤甚穀誘邑人發其巢穴有劉德輿者樂時屢擾穀佐居中牟素有幹材穀即署攝本邑主簿浹旬穀請侍衛兵數千佐德輿悉會賊黨其魁一即縣佐史一御史臺吏搜其家得金玉財貨甚衆自是行者無患　又宋真宗朝御史中丞趙昌言上言天下大辟斷絕皆錄款聞奏付刑部詳覆用刑乖理者皆行按劾惟開封府未嘗奏案或斷獄有失止罪原勘官吏知府判官推官檢法官皆不及責則何以辨明枉濫表則方夏望自今如外州例施行從之　又愼從吉錢俶之壻也臨事敏速勤心公家所至皦察多請對陳事上謂其無隱大中祥符八年改給事中權知開封府既受命召戒之曰京府浩穰凡事太速則誤太緩則滯惟須酌中耳請屬一無所受　又真宗爲壽王尹開封府召畢士安爲判官及即位命權知開封府事近臣有怙勢強取民間定婚女其家訴於府士安因對奏還之宮府常從爲廷職者每授任於外必令士安戒勗　又慶曆中賈昌朝言漢唐都雍置三輔內翼京師朝廷都汴而近京諸郡皆屬他道制度

不稱王幾請析京東之曹州京西陳許滑鄭曹濮開封府以四十二縣爲來歲帝納之　又程琳權知開封府王蒙正子睿椎捶老卒死賄妻子使以病告琳察其色辭吳令有司驗得實蒙正連姻章獻太后家太后曰蒙正非殺人者乃其奴害捶之琳曰奴無自專理且使令與己犯同太后默然遂論知法外感吳氏離其夫而契女歸夫訴於府琳命還女吳氏曰已納宮中矣琳請於帝曰臣恐天下有竊議陛下奪人妻女者帝亟命出之答而歸其妻琳後以御史中丞兼龍圖閣學士再知開封府　又包待制拯除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舊制凡訟訴不得徑造庭下拯開正門使得至前陳曲直中官勢族築圍樹侵惠民河以至河塞不通適京師大水拯乃悉毀去或持地券自言有僞增步數者皆審驗劾奏之　又范純禮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前尹以刻深爲治純禮曰寬猛相濟聖人之訓今處深文之後若益以猛是以火濟火也由是一切以寬處之中旨鞫享澤邨民謀逆純禮審其故此民入戲場觀劇歸途見匠者作桶取而蓋之於首曰與劉先主何如遂爲匠擒明日入對曰愚人邨野無所知若以叛逆蔽罪恐辜好生之德以不應杖之足矣曰何以戒後曰正欲外聞知陛下刑憲不濫足以爲訓耳徽宗從之　又元豐時王存知開封府京師並河居人盜鑿汴堤以自廣或請令培築如故又按民廬侵官道者使撤之二謀出自中人既有詔矣存曰此吾職也入言之即日弛其禁都人懽呼相慶　又吳擇仁以戶部侍郎兼知開封府故事尹以三日聽訟右曹吏十輩列庭下自占姓名一人云某人送某獄某人當杖某人去而尹無所可否有實鑑者以捕盜冠諸司使服金帶擇仁視事狃舊態來前叱而械諸獄一府大驚賣珠人居民貨久不返度事急匿宦官楊戩第擇仁跡取之寘於遠戍遂中以事罷爲顯謨閣直學士　又王巖叟爲樞密都承旨權知開封府都城羣偷所聚謂之大房每匿容數十百人洞藪詭僻不可深究巖叟令掩捕撤毀之根株一空供備庫使曹續以產貿萬緡市僧逾年負其半續盡力不能取一日啓戶則所負皆在焉驚問其故僧曰王公今日知府矣　又元祐初錢勰以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老吏畏其敏欲困以事導人投牒至七日勰隨即剖決簡不中理者緘而識之戒無得來閱月聽訟一人又至呼詰之曰吾固戒汝矣安得數我其人謝曰無有勰曰汝前訴云云吾識以某字啓緘示之信然人皆驚詫宗室貴戚爲之斂手雖丞相府謁吏干請亦械治之　又孝宗朝張栒沒子以直徽猷閣改知臨安府都城浩穰姦盜聚慝栒

畫分地以警捕夜户不閉光宗時再爲府尹内侍毛伯益冒西河交地爲亭外戚有殺其僕者獄具貪緣宣諭求免杓皆執奏論如律孝宗觀湖杓以彈壓伏謁道左孝宗止輦問勞賜以酒炙杓天分高爽吏材敏給所至以治辦稱南渡以來論尹京者以杓爲首　金史曰金大定初唐括安禮爲大興尹上曰京師好訛言府中姦吏爲民患卿雖年少有治才去其宿弊毋爲因仍七年五月大興府獄空詔錫宴勞之凡州郡有獄空者皆賜錢爲錫宴費大興府錫宴錢三百貫其餘有差　又曰章宗時承暉知大興府事豪民與人爭種稻水利不直厚賂元妃兄左宣徽使李仁惠仁惠使人屬承暉右之承暉即杖豪民而遣之曰可以此報宣徽矣　又貞祐時胥鼎知大興府以在京貧民餓食者衆宜立法賑救乃奏曰京師官民有能賑給貧人者宜計所贍遷官陞職以勸奬之遂定權宜賞恩例格入粟草各有數全活甚衆　元史曰元至元十七年上都留守闕官宰相擬廷臣以十數帝顧賀仁傑曰無以易卿特授上都留守兼本路總管開平府尹桑哥用事奏上都留守司錢穀多失實召留守忽剌忽耳及仁傑廷辨仁傑曰臣漢人不能禁吏戢姦致錢穀耗傷臣之罪忽剌忽耳曰臣爲長印在臣手事未有不關白而行者臣之罪帝曰以爵讓人者有之未有爭引咎歸己者罪勿問　又大德二年姚天福拜大都路總管兼大興府尹畿甸大治後之尹京者以天福爲稱首　獻徵錄曰明陳謂爲給諫舉劾權貴無所避太祖朝犯顏敢諫屢瀕於死永樂十六年擢府尹政尚嚴察有張趙風嘗出行誤衝太子駕太子訴於上上曰陳府尹是我父母官竟不問　又曰王賢爲順天府尹嘗以柴炭爲民病言於大司空石璞曰京民勞疲極矣今採運夫役與其保諸郡等無乃不可乎石默然爲遽減之又惜薪中貴縱其下非法凌府屬叱跪於庭賢聞趨至欲縛其人以聞主者固謝乃已景泰間再疏乞休上曰卿年七十禮當致仕然京畿冗繁非爾不治英宗復辟之初顧謂近臣曰府尹如賢者何可得哉　又曰成化時彭信爲順天府丞畿甸征徭常倍徙他郡加之達官貴人園田錯午侵牟武斷民用困瘁信贊治之暇周行列邑楊推折之威施拊循之政方嚴之下惠裕繼之　又曰正德時孫懋爲南京府尹適駕幸南都與參贊喬宇僇力同心隨機防護宸濠已擒繫舟泊龍江逆錯繫諸司而彬等益導上夜遊伺便竊發懋乃伏闕上章屢請迎鑾辭甚激切時值彬生日衆期往賀懋曰某抗疏欲置之死而今復賀其生非情也彬雖憾之然因懋不敢輕動及卒世廟惜之曰古之遺

直也特賜祭葬贈官蓋異數云　又嘉靖間劉淑相尹順天先是永樂初徙天下富民塡北京供坊廂富民役遂占籍京師年需原籍幇銀有司歲徵銀解戶部下京府給富民曰供坊廂役至是楊寧銀六千有奇部發府令給僕胥皆以成例宜給淑相曰國初土著者寡富戶供坊廂役需費實繁原籍幇供宜也今土著日增富戶隸籍順天與土著同役凡有役府下兩縣縣下廂坊詰丁撥畝均出供費富戶何以獨得幇銀也乃下兩縣裁年供需費銀實費不什一遂停不給以上京尹　唐書曰太宗伐遼房元齡留守京師詔曰公當蕭何之任朕無西顧憂矣凡糧械乘輸軍伍行留悉裁總之忽有男子上急變元齡詰狀曰我乃告君元齡馳遣追帝帝視已斬男子下詔責曰公何不自信邪　又曰開元十二年東巡泰山宋璟爲留守帝將登謂曰卿國元老別方歷時宜有嘉謀以遺朕璟因一二極言手制荅曰所進當書座右出入觀省以誡終身　宋史曰後唐莊宗入魏河朝遊士多自効軍門張昭至魏攜文數十軸謁異唐尹張憲憲家富文籍每與昭燕語講論經史要事恨相見之晚即署府推官憲後爲北京留守昭從至晉陽莊宗及難聞鄴中兵士推戴明宗憲部將符彥超合戍將應之昭謂憲曰得無奉表勸進爲自安計乎憲曰我本書生見知主上位至保釐乃布衣之極苟靦顏求生何面目見主於地下昭曰此古人之志相泣而去憲遂死之時有害昭者執之以送彥超彥超曰推官正人無得害之令爲脯安撫軍民事寧以昭爲北京留守推官　又曰太宗親征太原以沈倫爲留守判開封府事　又曰至道初呂蒙正以右僕射出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蒙正至洛多引親舊歡飲政尚寬靜委任條屬事多總載而已　又曰王旦參知政事從真宗幸澶淵雍王元份留守東京遇暴疾命旦馳還權留守事旦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曰十日之間未有捷報時當何如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旦既至京直入禁中下令甚嚴使人不得傳播及駕還旦子弟及家人皆迎於郊忽聞後有驚訝聲視之乃旦也　又大中祥符議封泰山以向敏中舊德有人望召入權東京留守後祠汾陰復爲留守　又曰錢惟演留守西京歐陽修尹洙爲官屬修等頗遊宴王曙時權知開封府後至嘗厲色戒修等曰諸君縱酒過度獨不知寇萊公晚年之事邪修起對曰以修聞之萊公正坐老而不知止耳以上留守

閉關執版　漢書典職曰京兆扶中二千石見尚書令僕射執版揖之　韓延壽事詳前二

又曰張敞被劾當不久在職遂慢其事曰五日京兆尹如何賣尹耳何足畏言祇應五日爲京兆尹耳敞聞發憤以敞被劾使史絮舜有所案問絮舜以敞言言

代罪　漢傷不疑爲京兆尹每錄囚徒其母問以平反則喜而食若無所出則母怒而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　白帖云趙廣漢坐罪吏人守闕訴號泣曰人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牧養小人竟坐腰斬

三輔尤劇　五日何畏　張敞傳曰浩穰於三輔尤劇注浩大穰盛言人衆多也

五日京兆　毋問錄囚　吏請免罪

內掌帝都　外統京畿　傅子云傅嘏字蘭石爲河南尹內掌帝都外統京畿兼古六鄉六遂之土其民異方雜居多豪門大族商賈胡貊天下四會利之所聚奸之所生前尹司馬芝舉其綱而太簡次尹劉靜綜其目而太密後尹李勝毀常法以收一時之譽假立司馬之綱以統之載劉之目以經緯之李之所毀以漸補之有所薦達及大有益於民事皆隱其端迹若不由己出故當時無赫赫之名吏民久而後安之

整頓京師　檢御貴戚　李郃別傳云鄧騭弟豹爲將作大匠河南尹毓豹欲得之上及騭亦欲用豹難使李郃曰司隸河南尹當整頓京師檢御貴戚以旨遣人諷公卿悉舉豹騭以郃召拜下詔令公卿舉豹騭以郃

遐邇所模　四方表則　晉起居注武帝咸寧三年詔曰河南百郡之首其風教宜爲遐邇所模以導齊之侍中奉車都尉王恂忠亮篤誠才兼內外明親家爲之必不可

王章封事　孔坦望實　漢書云王章選爲京兆尹時帝舅大將軍王鳳輔政章爲鳳所舉以鳳專權不親附鳳會日有食之章奏封事召見言鳳不可任用宜更選忠賢上初納受章言後不忍退鳳章由是見疑遂爲鳳所陷罪至大逆　語林曰蘇峻新平溫庾諸公以朝廷初復京尹宜得望實惟孔君平可以處之君平孔坦也

擿伏如神　卹民如子　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曰某據卿所爲非二千石所及行之發於至誠吏見者皆勤寫心腹無所隱匿虞願爲用遷什無所疑阻廣漢爲人強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尤善爲鉤距以得事情其發奸擿伏如神冬歲當斷先爲調補皆曰死無所恨　謝承後漢書云羊陟爲河南尹蔚治強宗虞名振烈尹憂官如家卹民如子

蒞表異行　進用善士　謝承後漢書云華岱爲河南尹蔚治強宗虞名振烈篤遷京兆尹以不與交通　南尹蒞表異行進用善士

豪右　持法簡而不犯　謝承後漢書云羊陟遷河南尹禁絕豪右陽託書疏不可犯列女傳云爲不疑爲京兆尹議鑒明徹母誡之云又云羊陟遷河南尹計日受俸常日乾飯茹菜　漢書曰羊陟遷河南尹計日受俸常日乾飯茹菜

德化爲本　持法有恒簡而不可犯　爲吏嚴而不殘　傅子云傅嘏爲河南尹以德化爲本持法有恒簡而不可犯爲吏嚴而不殘曰養民不可不惠臨政不可不仁仁能愛人惠能如慈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云

不加榎楚　疾病則給醫藥　獄訟　風俗通云陳龜遷京兆尹民有疾病則給醫藥常使戶曹巡行獄不加榎楚而得其實　傅子云傅嘏爲河南尹見理讞情訟獄受辭畢即殺之

蓋勳威震京師　袁安大小從化　後漢書云蓋勳拜京兆尹時長安令楊黨父爲中常侍侍勢貪放按得其贓千餘萬貴戚威爲之請尹十餘年小大從化勳不聽具以事聞并連黨父有詔窮按威震京師　漢書曰袁安爲河南尹

日受俸　兒寬開渠溉田　謝承後漢書曰羊陟遷河南尹計日受俸常日乾飯茹菜開六輔渠定水令以廣溉田收租稅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

以負租課殿　當免民間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　野王令貪殘李膺殺之　王官吏不下王濟鞭之　後漢書曰李膺爲河南尹以負租課殿當免民間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騷擾不絕課更以最上由此愈奇之　王官吏不下王濟鞭之　後漢書曰李膺爲河南尹王令貪殘無道乃至殺孕婦聞膺厲威嚴擢罪逃還京師因匿兄冀家膺捕冀兄冀不下道濟鞭之　北堂書鈔傳暢晉諸公贊曰王濟爲河南尹未拜遇王官吏第舍藏於合柱中膺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

追匿金　覈逋賦　宋史云神宗時勝元發除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民王穎有金爲鄰嫗所隱閱數尹不獲直穎憤而致偃扶杖訴於庭元發一問得實反其金穎投杖仰謝失偃所在　山堂肆考曰唐韋澳爲京兆尹宣宗舅鄭光主壓吏豪肆積年不輸官賦澳執而械之奏其狀且曰必置於法上曰鄭光甚愛之奈何對曰陛下自內吏擢臣京邑安可使畫一之法獨行於貧

下手帝入白太后曰是人不可犯也太后為輸租數百斛乃釋之　幢蓋鼓吹　玉麟銅虎　翰苑新書載李燮傳云燮拜京兆尹加幢蓋鼓吹燮頌絜白之節秉執忠良吏民愛戴作歌曰我府

君道教舉恩如春威如虎愛如母訓如父　詳前一隋書　惠文彈治　詔書褒美　宋史云蘇頌元豐初權知開封府頌嘗謂京師浩穰彈壓當以柱後惠文治之非毫黎臥治之比　翰苑新

書云歐陽六一集程文簡公琳知開封府前為府者苦治劇或滿歲罷不然被譏或以事去獨公居數歲久而治益精明盜訟稀少獄屢空詔書數下褒美　請避正寢　識名屏風　宋史云周

起權知開封府聽斷明審舉無留事真宗嘗臨幸問勞起請曰陛下昔龍潛於此請避正寢居兩廡詔從之名其堂曰繼照　又云呂夷簡為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嚴辦有聲真宗識其名於屏風將大用之

榜神策校　祠曲江池　山堂肆考云元和間柳公綽拜京兆尹方赴府有神策校乘馬不避者即時榜死帝怒其專殺公綽曰此非獨試臣乃輕陛下法帝曰既死不以聞可乎公綽曰臣不書奏在

市死職金吾在坊死職左右巡使帝乃解　唐書云孔戣為京兆尹歲旱文宗憂甚戒祠曲江池一夕大澍帝悅詔兼御史　頃舍種蔬　表木按籍　獻徵錄云薛均以行太僕寺丁艱歸服闋

不出凡三詔始出授應天府尹益尚廉明獨買頃舍餘一片地種蔬甚具旦暮荷鋤往芸之日飽饘粥菜茹太宗密使人廉之得其飯饘粥也笑曰人皆樂惟朕與均苦耳然庭無廢事　宋史云王博文天禧中以龍圖閣

直學士復知開封府都城豪右邸舍侵通衢博文製表木按籍令左右判官分撤之月餘畢出　談笑剖決　簡易循禮　翰苑新書云言行錄蔡端明襄字君謨開封世稱難治公居之有能名其

治京師談笑剖決破姦發隱吏不能欺　宋史歐陽修加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承包拯威嚴之後簡易循禮不求赫赫名京師亦治　厚結中人　獨抗璫衛　宋史云李師中知河南府前此

多大臣居守撫業吏習弛緩師中一以嚴整齊之號為治辦然用法刻深頗碎無大體惟厚結中人神宗嘗對宰相言其治狀富弼曰陛下何從知之耶帝默然　獻徵錄云武宗初服劉瑾擅權惡禮科都諫周璽乃擢璽順

天府丞實則柳之也未幾同錦衣指揮楊玉勘事赤縣楊玉者瑾黨也衆見玉皆低首璽獨與抗辭色不少假借事竣瑾嫉璽誣以蔑視近臣下獄拷掠創籍死　大體不苛　壹意撫字　山堂

肆考云唐劉晏字士安為京兆尹總大體不苛細一寬猛相濟吏民安之　獻徵錄云弘治間翰峙尹順天熟政體知民瘼一意撫字民安之　擿發奸盜　請罷牛車　宋史云吳育知開封府居

數日發大奸吏一人流嶺南又得府史盜積贓萬九千緡獄具而輒再變帝遣他吏按之卒伏法　獻徵錄云嘉靖間景暘為順天府丞會司徒議徵畿民牛車空運京粟出關踰即病民乃罷之　請平宮市

奏免園夫　山堂肆考云唐德宗時吳湊為京尹京師苦宮市湊上言宮中所須責臣可辦若不欲外吏與聞禁中事宜選中官高年謹信者為宮市令平價和售以息眾譁　獻徵錄云嘉靖初王慶經順天

府尹奏罷上元江寧花園夫千餘人　降綸綍　賜旗甲　合璧事類云晉天福中敕留守之任委寄非輕凡降綸綍宜同將相今後除留守宜並降麻自安彥威始　又唐呂元膺拜東都留

守故事留守賜旗甲元膺獨奏上言用兵討淮西東都損其儲沮威望請比華汝壽三州帝不可并三州罷之留守不賜旗甲自此始　東都治第　西京留臺　唐書云文宗時裴度罷相以東

都留守時閹豎擅威天子擁虛器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第東都集賢里於午橋作別墅具燠館涼臺號綠野堂度野服蕭散與白居易劉禹錫為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歡不問人間事　山堂肆考云司馬溫公為西京留

臺每出前騶不過三節伊川謂曰公出無從騎市人或不識公曰某惟求人不識耳　聽斷如神　博奕不問　翰苑新書云杜衍知開封府聽斷如神權要不敢干　宋史云欽宗時李綱之罷太

學生陳東及士庶十餘萬人撾鼓伏闕下經日不退遇內侍輒毆之帝顧聶昌俾出諭旨即相率聽命昌再尹京兆惡少年怙亂畫為盜入官民家攘金帛且去輒自縛黨中三兩輩聲言擒盜持赴部走委巷乃釋縛分所

掠而去人不冀居昌悉彈治正法而縱博奕不之問或謂令所禁昌曰姑從所嗜以杜其謀正所以禁其為非耳　文書躬決　豪猾畏斂　翰苑新書載晦菴集云季韓字壽翁臨安撫守公在

議中執政謂公無委曲上曰正欲得如此人遂兼府事親閱文書躬自裁決請囑一無所受三月而罷　宋史云吳奎權開封府尹達於人從政吏不敢欺豪猾畏斂居三月治聲赫然

三老上書　六軍

畏法 山堂肆考云漢成帝時御史大夫張忠奏京兆尹王尊罪坐免官湖三老公乘興等上書訟云尊治京兆節勞心夙夜思職惟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代所稀有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審如御史章尊當伏觀之誅不得苟免即不如章亦宜有誅以懲殘賊之口於是復以尊為徐州刺史又云唐韓愈為京兆尹六軍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尚欲燒佛骨何可犯也

京尹四

秩二千石 續漢書百官表云凡州所監都為京都置尹一人秩二千石 官品第三 漢書百官表云京兆尹品第三 如郡主爵 又云三輔職如郡主爵列侯 分治京師 漢官解詁云武帝太初元年左內史為左馮翊主爵都尉右內史為右扶風京兆尹治京師以為三輔 正身率下 謝承後漢書云延篤遷京兆尹其政用寬仁憂恤黎民按篤徙京兆尹其下 正身奉職 又云巴肅為河南尹正身奉職 優賢養民 又云華崧為河南尹優賢養民 進賢尚功 續漢書百官志云凡京都置尹民擢用長者與參政事郡中歡愛三輔咨嗟焉 進賢尚功 晉中興書太原王錄云翟方進為京兆尹博擊豪強京師畏之時胡常為青州刺史聞之與方進書曰竊聞政令甚明京兆能則恐有所不宜方進心知所謂其後稍弛威嚴為京兆尹一日捕盜賊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抱鼓稀鳴市無偷盜天子嘉之 政令甚明 漢書曰竊聞政令甚明為京兆尹為政清整遷丹陽尹 抱鼓稀鳴 漢書云張敞守京兆尹 私請不行 魏志云司馬芝字子華為河南尹抑強扶弱私請不行居官十二年自魏及今為河南尹者莫及也 勸農桑增戶口 謝承後漢書云延篤遷京兆尹勸民農桑遂增戶數食豐饒鄰治老者皆感激自勵在職京師肅然朝廷重之 吏民莫不自勵 魏志司馬芝為河南尹抑強扶弱吏民莫不自勵 吏民敬其威信 漢書焦不疑為京兆尹云云 吏民稱不容口 漢書曰趙廣漢為京兆尹日政令肅清吏民稱不容口 政清整 晉中興書太原王錄云 百里垂拱 魏志云司馬芝字子靖為河南尹抑強扶弱吏民莫不自勵 未嘗賊罪鞫人 後漢書曰袁安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賊罪鞫人常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少歸之 三輔資其政教 後漢延篤為京兆尹三輔資其政教 百里垂拱 魏志云司馬芝字子靖為河南尹抑強扶弱吏民莫不自勵 未嘗賊罪鞫人 後漢書曰袁安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賊罪鞫人常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少歸之 三輔資其政教 後漢延篤為京兆尹三輔資其政教

明擢幽微秉憲不撓有司供承王命百里垂拱仰辦雖昔趙張三王之治未足以方也 抱鼓稀鳴 漢書云張敞守京兆尹一日捕盜賊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抱鼓稀鳴市無偷盜天子嘉之 枹鼓稀鳴 漢書云張敞守京兆尹一日捕盜賊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天子嘉之 私請不行 魏志云司馬芝字子華為河南尹抑強扶弱私請不行居官十二年自魏及今為河南尹者莫及也 勸農桑增戶口 謝承後漢書云延篤遷京兆尹勸民農桑遂增戶數食豐饒鄰治老者皆感激自勵在職京師肅然朝廷重之 吏民莫不自勵 魏志司馬芝為京兆尹日強扶弱吏民莫不自勵 吏民敬其威信 漢書焦不疑為京兆尹云云 吏民稱不容口 漢書曰趙廣漢為京兆尹日政令肅清吏民稱不容口 政清整 晉中興書太原王錄云 百里垂拱 魏志云司馬芝字子靖為河南尹抑強扶弱吏民莫不自勵 未嘗賊罪鞫人 後漢書曰袁安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賊罪鞫人常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少歸之 三輔資其政教 後漢延篤為京兆尹三輔資其政教

凌突諸少年從旁譏曰癡男子不記頭上尹邪 南省位 宋史云陳省華景德初權知開封府轉光祿卿舊制卿監坐朶殿太宗以省華權位京府別設其位升於南省五品之南 造土龍 唐書云代宗朝黎幹再為京兆尹時大旱幹造土龍自與巫覡對舞彌月不應又禱孔子廟帝笑曰丘之禱久矣使毀土龍帝減膳節用既而霪雨 聞鴉訴 山堂肆考云唐溫彰為京兆尹設鈴以通冤訴者一日聞挽鈴聲視之乃鴉也彰曰是必訴人探其雛命吏視之果得探雛者命治之 大聲官人 獻徵錄云永樂時陳諤為給事中舉劾權貴每奏事大聲如鐘上令餓之數日奏對如故上呼為大聲秀才權順天府尹既而坐事落職上一日問左右大聲官人何在宜置轉導使人得聞遇乃授荊王府長史多所匡益上賜以忠良鯁直四字示寵異焉 高第入守 翰苑新書云郡國二千石高第入守京兆不過二三年近者數月惟趙廣漢張敞為久任 默記 洵遺 又載東坡集云張文定公方平知開封府府事繁為尹者皆書版以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治有能名綱夜以記事公獨不用默記數百以次洵遺毫髮不遺吏民皆以為神 治以簡靜 獻徵錄云弘治間高敞尹應天政務填委酣晨奏事酒未解帝曰開封府事劇豈可沈湎於酒邪 宿酒奏事 宋史云呂公弼宰相夷簡子也權開封府嘗以簡靜治之或勸以都下非外郡比自古尹京者必嚴厲明察始稱其官敞笑曰任吾性而已公退輒與賓客燕飲如平時久之吏樂其簡民安其易 獄內皆空 翰苑新書載哲宗實錄云王安禮知開封府事至輒斷庭無留訟未三月而獄內皆空皆空揭諸府門遼使過之歎息以為異事 甚似其父 宋史云呂公弼宰相夷簡子也權開封府嘗奏事退帝目送之謂宰相曰公弼甚似其父 詔不臺參 唐書云李逢吉惡李紳欲

逐之以韓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紳不[illegible]而中丞紳果劾奏愈乃以自解其後文刺紛然事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爲兵部侍郎而出紳爲江西觀察使後紹

望風而遁 又曰開成初舞畢以李紳爲河南尹河南多惡少或危帽散衣擊大毬占官道車馬不敢前紳治剛嚴皆望風遁去

不待引避 又曰紳行飭更嚴京兆少尹當值尹劉栖楚不肯栖楚擒掌從事之自言於宰相裴度嗣爲諭止行飭務書曰京兆府在漢時有尹有判有丞皆謁自除後[illegible]而不敢關元時謝王爲故尹爲長史司馬即都尉丞耳今尹總牧尹少尹副焉未聞道路間有下車望塵迎者故事[illegible]在[illegible]不能答

不妄造 宋史云馮京爲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月不謁丞相府韓琦語[illegible]以京爲傲請使往見京曰公爲宰相從官不妄造請乃所以爲公重惜也京富弼壻

不附安石 又云劉庠爲開封府不肯屈事王安石欲見之或與語者曰今日客至勿納惟劉尹來即告吾有語庠者曰王公意如此盍一往見庠竟不往神宗諭之曰奈何不與大臣協心濟治乎庠曰臣子於君父各伸其志臣知事陛下不敢附安石

政如始至 山堂考云明皇東巡源乾曜以京兆尹留守京師治尚寬簡居三年政如始至

不負所知 宋史云晏殊留守西京奏張洞知司錄殊歎節[illegible]用刑簿府無敢言洞平居與殊[illegible]獻諸價倒無不至書事有官責持議甚堅亦自以不負所知樞密高若訥參知政事吳育薦其文學

或用故相 [illegible]通典云唐故事居守之位或用舊德或用[illegible]相未嘗以武將而當保釐之重也長慶二年以前義武軍節度使陳楚爲東都留守違制尊亦改焉

三世尹京 翰苑新書載四朝國史云梁子美權開封府尹入對言曾祖祖適皆常領府事今臣復攝尹權弗克負荷徽宗曰卿三世京尹爲國宣勞誠搢紳之盛事也

四爲京兆 唐書云肅代時魏少游四爲京兆無赫赫名然善任人緣飾規檢有足稱者

五爲京兆再爲河南 又云柳公綽子仲郢父子更九鎮五爲京兆尹再爲河南尹

父子兩京 宋史云溫[illegible]歷工兵戶三部侍郎轉開封尹子壽使京西轉尹洛父子兩京相望人以爲榮

兄弟具瞻 唐書云李叔明本鮮于氏世爲右族兄仲通天寶末爲京兆尹叔明當東都平招徠遺民號能吏還京兆尹長安語曰前尹赫赫具瞻允若後尹熙熙具瞻允斯

京師豪右大震 又云神策軍自興元後日驕恣軍吏李昱貸富人錢八百萬三歲不肯歸許孟容爲京兆尹遣吏捕詰與之期曰不如期且死一軍盡驚訴於朝憲宗詔以昱付軍治之再遣使皆不聽奏曰不奉詔臣當誅然臣職司輦轂當爲陛下抑豪強錢未盡輸昱不可得帝嘉其守正許之京師豪右大震

京師無事有希文 山堂考云范文正公尹開封部民謠曰朝廷無憂有范公京師無事有希文

請禁賓客相過 宋史云景德初陳省華尹開封府事繁劇請禁賓客相過詔從之以

賓僚不拘時見 山堂考云宋呂公著知開封率五鼓視事賓僚至者不拘時見故府無廢事下情易達

心一主於惠愛 [illegible]錄云明應天府尹吳雄臨事能斷權奸懾懸推見至陽而心一主於惠愛書諭趙廣漢傳歎曰構會吏民以賦無事是豈爲民父母之道宜其見刑也王襲黃傳則曰爲吏者當如此矣

都輦重職 白帖山濤啓曰河南尹京兆重職前代皆用名人聖代已來有李膺杜預王愉儁不疑復令減此書也

電埽庭訟響答詩簡 宋史云錢勰進尚書龍圖閣直學士復知開封府臨事益精蘇軾乘其據案時遣之詩勰[illegible]筆立就以報軾曰電埽庭訟響答詩簡近所未見也

表則四方 監臨三輔 鎮撫畿甸 肅清京師 當堯舜之朝 繼張趙之位 偶唐虞之代

尹河洛之都 統千里之封畿 領萬户之版籍 況屬休明之朝 宜尊表則之位 朝許政能任先廣漢

時推明察選在不疑 漢推能政選在袁安 晉擇公才任先孔坦

京尹五

【詩】梁元帝去丹陽尹尹荆州詩曰驂駕乘駟馬謁帝朝承明分符待遊闕趙終然慙勵精 又曰副君垂奬羽

仁慈穆且敦終朝陪北闕清夜侍西園降責深知已寧思食櫨恩未嘗辭晝室誰忍去輾轉　蕭琛和元帝詩曰妙善有兼姿羣材成大厦奕奕工詞賦翩翩富文雅麗藻若龍雕洪才類河瀉案牘時多暇優優閱典墳儒墨自元解文史更區分平臺禮申穆兎苑接卿雲軒蓋陰馳道珠履忽成羣德音高下被英聲遠近聞　徐勉和元帝詩曰敬愛良是賢謙恭實所務尊賢遺道德重學履師傅六藝誠爲敏三雍稱有裕覆被唯仁義吐納必珪璋壯思如泉湧遠藻似雲翔夙有匡時調早懷經世方留心在庶績勵精思治綱

隋　**箴**　漢揚雄一作崔駰河南尹箴曰芒芒天區畫冀爲京商邑翼翼四方之經一作是營爰作卿士以尹王州風化攸興萬國承流

隋　**制**　唐蘇頲授宋璟兼京兆尹制曰敕惟雍設都實難其理京尹鎮俗不易其才具官宋璟天假直清時歸方正端莊以立姦慝還於望風果斷而行綱維成於不日衣冠所重人吏攸欽俾承彈糾之餘乃綜浩穰之劇可兼京兆尹餘如故　常衮授孟皞京兆尹制曰門下天府惟雍神皐作京當四海之會同在三輔而尤劇漢以郡國二千石高第入守而轂下稱之今因其制而選用亦陟明於辨理也具官孟皞端一簡亮外寬內肅在割能斷見事風生歷踐通列偪然處正京師化源庶尹之則承平無事統正猶難或多毀傷失名數月輒罷況寇難未靖邊備尚勞率西之師取給畿內戎衣軍餉困竭閭閻姦人豪奪吏氣傷沮屢有申敕未懲其弊思得至公明斷之才曠然大變其俗是用命爾典司劇任肅清權右扶養元元無俾趙張專美有漢可守京兆尹散官勲封如故　又授京兆府尹魏少游加御史大夫制曰門下肅清風俗糾正朝廷必求審諤之才式總紀綱之任具僚魏少游直方其行簡亮在躬有玉壺之清澄兼龍泉之斷割通變可以成世務精密可以衆人倫中外累更風聲益振法無所避姦不能掀貳職司徒實平邦教三尹京邑備洽人謠不有兼官豈云重寄宜授趙堯之印俾雄張敞之職可檢校御史大夫餘如故　白居易授韋正貫京兆尹制曰敕權知京兆尹韋正貫詩不云乎京邑翼翼四方是則故趙張邊延馳名兩漢而不疑兼以儒學取重當時斯任也吾豈易哉爾數用政術列爲殊科再升文宇之途一舉雲霄之路拔於郡府以尹京師有抑強扶弱之心得變通適時之用煦若春日肅如秋霜干將淬而投刃皆虛騏驥馭而追風自遠重以郊天盛禮發號鴻恩訖事而物力安舒設禁而寇攘

帖息是用嘉乃成効寵之正名爾其奉上思盡臨事思權轄健吏而惠窮人簡簿書而提綱目處劇勿紊居閑勿遺俾椎剽絕迹於九衢枹鼓息鳴於五夜克揚顯績用繼前脩　又授黎幹京兆少尹制曰敕朝散大夫前守諫議大夫兼侍御史內供奉賜紫金魚袋黎幹經遠良圖弘通敏識典墳聚學風雅成文操守甚貞行歸於正早敦近掖見重中朝俊德用彰嘉言罔伏頃有歸閑之志益存難進之誠亞彼尹京眷求公器宜膺奬命俾展多方可京兆少尹散官勳封如故　元稹授楊巨源郭同元河中興元少尹制曰敕具官楊巨源詩律鏗金詞鋒切玉相如有凌雲之勢陶潛多把菊之情朝請郎前守華陰縣令郭同元文戰得名吏途稱最劉超推出納之善王渙著抑挫之名皆用已長各居官守因其滿秩議以序遷稽其器局之良宜參尹正之亞巨源可守河中少尹同元可權知興元少尹　宋歐陽修除劉沆特授行工部尚書充觀文殿大學士知應天府制曰門下磬一節以事君中外之任無間處大臣而有體進退之禮必優屢形懇避嘉敦懿之弗移宜峻寵章示眷懷之特異具官劉沆質性剛鯁姿材敏明入必侍於清閑出屢更於事任翼翼是則有聲京邑之雄巖巖具瞻遂參廊廟之用乃疇嘉績爰正台司執毀譽不回之心篤於自信勤夙夜匪懈之志久而益勞顧方厚於倚毘乃遽思於退讓察其所守實亦重違惟茲祕殿之嚴眷乃留都之重既增美秩仍益眞封於戲秉國之鈞居則坐而論道爲時舊老往則殿於大邦是惟出處之榮勉服便蕃之命

原表 梁劉孝儀晉安王讓丹陽尹表曰臣聞盈尺徑寸易取琢磨南箕北斗難爲簸挹何則良工質美在器成珍假名責實涉求必殆　邵陵王讓丹陽尹初表曰臣進非民譽退異宗英尸居崇號已紊彝典況京兆五守西漢難追河南二尹東京罕繼審已循涯自知莫可街談巷議尤見不勝　庾肩吾爲南康王讓丹陽尹表曰臣聞劒鏤七星非有司天之用簾圖五岳寧識崇朝之雲是知策彼泥龍不能令其逐日乘斯流馬安可使其奔電方今振鷺盈庭白駒空谷惟帝念功惟明克允君子之國幸聞其讓石門之水獲免於貪

原序 梁元帝丹陽尹傳序曰傳曰大夫受郡漢書曰尹者正也及其用人實難授受廣漢和顏接下子高自輔經術孫寶行嚴霜之誅袁安留冬日之愛自二京版蕩五馬南渡固乃上燭天文下應地理爾其地勢可得而言東以赤山爲成皐南以長淮爲伊洛北以鍾山爲華阜西以大江爲黃河既變淮海爲神州亦即丹陽爲京

尹雖得人之盛頗媿前賢而眄遇之深多用宰輔皇上受圖負扆寶曆惟新制禮以告成功作樂以彰治定直四三皇六五帝孕夏陶周而已哉若夫位以德敘德以位成每念忝涖京河茲焉四載以入安石之門思勤王之政坐眞長之室想清談之風求瘼餘晨頗多暇景今綴采英賢爲丹陽尹傳

京府判官

涖事恪謹 宋史云程羽領開封府判官羽性淳厚涖事恪謹太宗尹京頗以長者待之及即位命知開封府 **始置通判** 又云太宗爲府尹宋琪爲推官初甚加禮遇琪與宰相趙普樞密使李崇矩善出入其門遂惡之乃白太祖出之外太平興國間復以藩邸舊留判三司勾院俄通判開封府事京府置通判自宋琪始也 **勸辭留務** 又云秦王廷美尹開封府呂端以考功員外郎充開封府判官端曰天子有制問即罪人矣安可在堂上對制使耶即下堂隨問而答 **下堂對使** 又云許王元禧尹開封呂端復爲判官王薨有又云謝絳數論事權開封府判官上言蝗亘田野以臣愚所聞似吏不甚稱而召其變顧詔公卿以下舉任州府者便得自辟屬縣令長務求術略不限資考 **並賜金紫** 又云太平興國間許王尹京命轉運使張去華爲開封府判官殿中侍御史陳載爲推官並賜金紫謂曰卿等皆朝之端士特加選用其善佐吾子各賜錢百萬 **請行辟屬** 又云眞宗尹京妙選僚佐驛召楊徽之爲諫議大夫與畢士安並充開封府判官 **執奏宮禁** 又云梅摯徙開封府判官遷推官僧常瑩以簡札達宮人眞宗尹京楊徽之從孫億所草定也 **升殿並命** 又云盧琰爲太常博士咸平二年選爲開封府判官與推官李防書疏皆出徽之手 **草定書疏** 又云日特升殿諭以天府事繁慎選之意仍賜緡錢 **不奉宮中教旨** 又云靈籍爲開封府判官上言蝗亘田野以臣愚所聞似吏不甚稱而得輒受 **平反白衣會獄** 又云禁謹爲開封府判官太康民事浮屠法相聚祈禮號白衣會縣捕數十人送府尹賈黯疑有妖請誅其首而流其餘謹持不從各具議上之中書是謹議但流其首而杖其餘 **稱爲廉判** 獻徵錄云明呂言大學士原之孫也以廕授太平府通判改應天歷任幾八年妻子弗以隨食無重味數日才一舉肉弗飽也中丞大僚呼斥羣吏見君入書然起曰廉判來矣故僚佐多忌之而言又奸讒天下事若闊遠無近功人咸曰京兆君迂言亦自安其迂弗較也 **湛浮自得** 又云嘉靖時祝允明以興寧令遷應天府通判亡何乞歸允明簡易高曠不樂拘檢性善書晚益奇縱喜嫚拔俊進終身不言人過其居家未嘗問有無得錢輒召所善客與噱飲盡乃已少有意用世既漫落不試一發於文所著書合詩文集數百卷陸粲曰明興百年士猶膠守章句未覩其恢然者也憲孝之際始彬彬矣祝先生由諸生起草稿發藻橫逸踔厲超追古昔盛哉若其湛浮自得蘧瑗不爲大觀逍遙廓然離俗者矣

京府推官

察其冤誣 宋史云五代漢初魏王承訓爲開封府尹盧億以水部郎中充推官時侍衛諸軍騎恣軍士成美以騾負鹽入都門閽者不敢執反擒平民孟柔送侍衛司柔自誣服論死億察其冤言於漢祖而釋之 **反坐告者** 又曰神宗時蔡齊子延慶以集賢校理歷開封府推官有衛士告黃衣老卒笞火入直延慶察卒辭色疑焉詢之果誣即反坐告者事聞帝甚重之 **文擢第一** 又曰畢仲游宰

相士安曾孫也召試學士院同策問者九人乃黃庭堅補之輩蘇軾異其文擢為第一加集賢校理開封府推官

不伐科名 又曰真宗尹京楊殿為推官真宗嘗問第殿唯唯不對後知其留名第一自悔失問殿以科名自伐甚重之

伉直尚氣 又曰王益柔曙子也伉直尚氣以廕至集賢校理與蘇舜欽秦卿會醉作傲歌時人欲逐傾正黨至列狀言益柔罪當誅韓琦為解於帝久之為開封府推官

請察獄冤 又云李防擢開封府推官請與判官簡三五日即府司軍巡院察冤獄

特加歎賞 又云喬維岳為淮南轉運副使嘗按部至泗州處囚法準誤斷囚至死維岳詰之準伏且泣曰有母年八十餘今獲罪則母不能活矣維岳憫之因謂曰他日朝制按事第云轉運使令處茲罪卒如其言獲免維岳坐贖金百二十斤罷使職權知楚州真宗以壽王尹京精擇府僚召還為開封府推官或言其在淮南淩獄不平左右有知其事者辯之太宗特加歎賞京府事維岳平處詳敏有王陟為司錄真宗亦稱其名幹及踐阼即命維岳與畢士安權知開封府

法不止笞 又云呂公弼為開封府推官民鬻公鹽所棄逐之遺傷時包拯為尹命笞盜而傷主法不止笞執不從拯善其守

事宜窮治 又云韓絳為開封府推官有男子冷青妄稱其母頃在旅庭得幸有娠而出生已府以為狂奏流汝州絳言留之在外恐惑衆追責窮治蓋其母嘗嫁民冷姓生一女乃生青遂論棄市

奏事賜緋 又云楊繪為開封府推官遇事迎刃而解諸吏惟日不足繪未午宰沛然

未午而畢 又云楊繪為開封府推官奏事殿中仁宗面賜銀緋

清斷精敏聲聞益遠 又云王安石不悅蘇軾令權開封府推官將困之以事軾決斷精敏聲聞益遠

創立推判分治之法 又云元祐中王巖叟為開封府推官以推判官二人分左右廳共治一事多為異同巖叟創立逐官分治之法自是著為令

京府治中

求為尚寶 獻徵錄云鄭端簡公曉在選曹嚴相嵩子世蕃應天府通判進治中先後凡八年大京兆缺屢攝府事多惠政時江寧葛仙永豐二鄉數被水患居民餘七戶而已歲課不能辦嵩為築堤闢萊得田三千六百畝立惠民莊四募召貧民佃之流移盡還百姓至今賴之嵩字振卿居南海鄉唐鄉學早遊王陽明湛若水之門奉其緒論為諸生規建會於新泉書院日與講學府在六年京察例而復與觀察嵩疏請止著為令葛仙鄉立祠祠之

京府司錄事 諸曹參軍附

特遣宣諭 唐書曰溫造字簡與大雅五世孫也姿表瑰偉盛氣少所降屈隱王屋山張建封鳥重胤薦之長慶初以京兆司錄為太原巡鎮宣諭使召見辭曰臣府縣吏也不宜行恐四方易朝廷穆宗曰朕東宮時聞劉總比年上書請數使問行期乃不報卿為吾行諭意卿多讓因賜緋衣至范陽總乘然若兵在頸由是籍所部入朝

聽自擇官 又曰元和中白居易召入翰林為學士遷左拾遺歲滿當遷帝以其資淺且家素貧聽自擇官居易請如姜公輔以學士兼京兆戶曹參軍以便養詔可

令黃叔度 又云劉迅字捷卿歷京兆功曹參軍不不諱天理歟寅名知人夏退歟嘗令黃叔度也劉晏每聞其論曰皇王之道盡矣

受詔鞫獄 宋史云太宗朝趙安仁為開封府司錄福勝塔火官欲秘書丞受詔鞫問封獄得其非辜者即日授推官

以謹幹聞 又云王陟以著作佐郎留知開封府司錄參軍前司錄閻仲卿兵願以此鑑軍

具徭役利害上之 又云韓琦知定州安喜縣為政簡尤被待遇即位召賜緋魚袋改著作郎開封府推官裕寬恤諸道分遣使者璹曰京師諸夏本餘獨不蒙惠乎乃具摘役利害上之詔司馬光陳洙詳定條式遂革大姓漁并之弊

與府尹同對殿中 又曰韓肖胄琦曾孫也祖忠彥再世為相以廕補承

務郎歷開封司錄與府尹同對殿中徽宗問其家世賜同上舍出身以登第更仕宦者爲之又云宋王臻權御史中丞建言三司開封府諸曹參軍及赤縣丞尉率用貴游子弟驕慢不習事請易以孤寒登第更仕宦書有宰相器及進士第爲黃州司理參軍知州夏竦以爲考無過者爲之可其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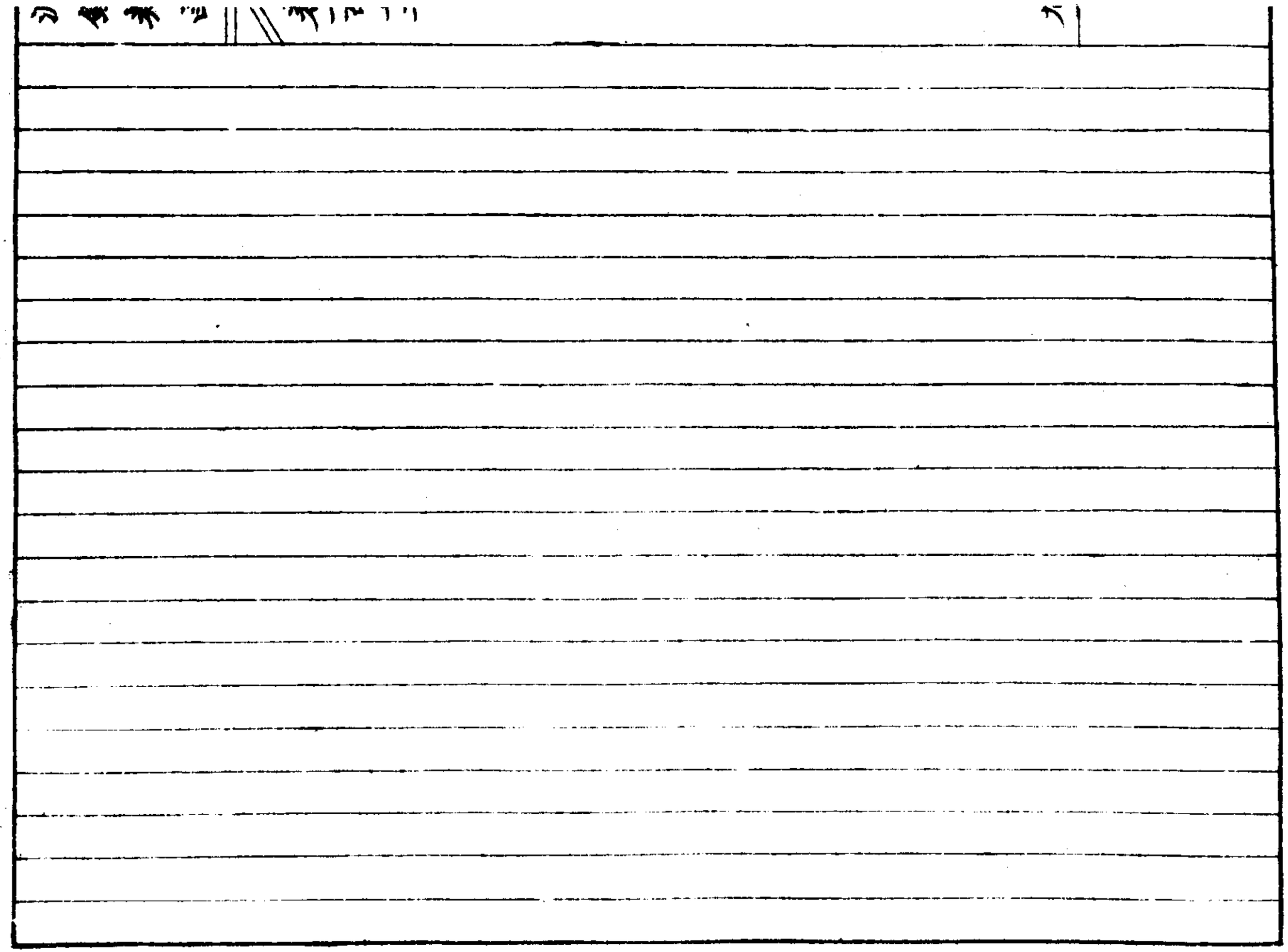
知其能宋史云趙鼎登崇寧五年進士第累官洛陽文忠歸田錄云薛簡肅奎知開封府時明參政鎬爲府曹官薛待之甚厚直以公輔期之其後守秦辟以自隨有宰相器調開封府兵曹參軍知府薛奎薦改法曹知政事令宰相吳敏知其能擢爲開封士曹參軍有宰相器其言簡而理盡凡人簡重則尊嚴此貴臣相也其後鎬累至參曹以治辦稱聽事斷正不受請託又云鄒浩進士第歷開封府儀工戶者奏歸之蔡京欲奪人妾使人諭意望之拒不從西社同門友元符上書人又云家愿父勤國慶曆間與從兄安國定國同從劉巨遊與蘇軾兄弟爲同門友應紹聖間登進士第元符三年詔籍元祐元符上書人姓名愿以選人籍入邪下等禁錮不調靖康初左丞馮澥薦除開封府工曹淳祐間曾孫大酉侍講筵因從容及之上改容嘉歎宣取所上書及親書西社同門友元符上書人十大字賜之明不設

廂官

增分置八廂宋史云韓維在太常與王安石持議不合使爲開封府始分置八廂沒輕刑數下肅清不行庭參輸苑新書云邵伯溫撰蔡確傳確字持後劉庠知開封府責確庭參確謂藩鎮辟除掾屬乃有此令輩數下比肩事主雖故事不可用庠不能屈神宗聞而嘉之後臺官駁執政奏乞除官上曰可用不肯階擢見劉庠者遂除監察御史明不設

市令

原內史屬官　長安市長北堂書鈔云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內史屬官有長安市廚兩令又云長安四市四長丞皆屬焉祭遵奉法　元儒知人東觀漢記云祭遵爲軍市令舍中兒犯法殺之上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上乃貰之以爲刺奸將軍王隱晉書云石苞販鐵鄴市市長沛國趙元儒名知人見苞異之歎苞當至公輔由是知名



設官部五十三 太守

太守一 唐刺史 宋知軍州 元總管府 明知府

原杜氏通典曰郡守秦官秦滅諸侯以其地爲郡置守丞尉各一人守治民丞佐之尉典兵 漢景帝中元二年更名郡守爲太守凡在郡國皆掌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姦常以春行所主縣秋冬遣無害吏按訊諸囚平其罪法論課殿最按律有無害都吏言如公平吏漢書蕭何以文無害爲沛主吏掾 并舉孝廉漢制歲盡遣上計掾吏各一人條上郡內衆事謂之計偕簿郡爲諸侯王國者置內史以掌太守之任宣帝以爲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歎罔乃服從其教化每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錄退而考察以質其言質正常稱曰與我共治者唯良二千石乎是以漢世良吏於是爲盛稱中興焉元帝建昭二年益三河大郡太守秋凡戶十二萬爲大郡帝又下制令諸侯王相位在太守下 成帝綏和元年省內史以相治民則相職爲太守哀帝初御史大夫王嘉上疏曰近日公卿以下變易促急數改更政事吏人慢易則有離散之心前山陽亡徒綴橫吏士臨難莫肯仗義死節者以守相威權素奪也故成帝悔之認二千石不以故綴爲罪賜金以厚其意誠以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故尚書章文必有敢告之宇乃下所以丁寧告戒之辭今二千石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若有過差宜可闕略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 王莽改太守曰大尹 後漢亦重其任王常宇敬伯爲巴郡民生爲立祠 或以尚書令僕射出爲郡守謝承書意黃香桓榮胡廣是也 或自郡守入爲三公虞延第五倫桓虞鮑昱是也 三國時有郡守國相內史 晉郡守皆加將軍無者爲恥王導永嘉末避丹陽太守加輔國將軍導上牋曰皆雖武達政之主也荀文若功臣之最也封不過亭侯倉舒愛子之寵贈不過別駕司馬令者臨稱不明賢愚皆加重號輒有鼓蓋有不得者爲恥導襲名竊位敢奈彝典謹送鼓蓋加崇之物請從導始帝嘉而從之初太始中詔守相三載一遷屬縣必以春此古者所以述職省俗宣風展義也 晉宋守相內史並銀章青綬進賢兩梁冠 後魏初郡置三太守說在刺史篇 孝文初二千石能靜二郡至三郡者遷爲刺史說在縣令篇 太和中次職令郡太守內史相縣令並以六年爲限 北齊制郡爲上中下三等每等又有上中下之差自上上郡至下下郡凡九等 後周郡太守各以戶多少定品命 隋郡太守如北齊九等之制至開皇三年罷天下諸郡以州統縣楊尚希上表曰當今郡縣倍多於古十羊九牧人少官多請存要去閑并小爲大帝嘉之遂罷諸郡 大業三年又改州爲郡郡置太守 唐武德元年改郡爲州改太守爲刺史加號持節後加號爲使持節諸軍而實無節但頒銅魚符而已天寶元年改州爲郡刺史爲太守漢文帝二年初興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至隋開皇七年又別頒青龍符於東方總管刺史西方以騶虞南方朱雀北方元武九年又頒木魚符於

總管刺史唯一雄二至十年悉頒木魚符於五品以上官義寧二年罷竹使符又頒銀兔符於諸郡唐武德元年又改銅兔符爲銅魚符自是州郡太守更相爲名其實一也太宗初理天下也重親人之任疏督守之名於屏俯仰視焉其人善惡必書其下是以州郡無不率理貞觀中賈敦有能名時制大功之嫌不得聯官敦實兄敦頤復爲瀛州刺史朝廷以其兄弟廉謹許令同州竟不遷替時人宗之敦實歷遠洛州長史初敦頤爲洛州刺史甚有惠政百姓樹碑頌美及敦實去職又立頌於兄碑之傍號人呼爲業棣碑遠貞觀之末升平既久羣士多慕省閣不樂外任其折衝果毅有材力者先入爲中郎郎將次補郡守其輕也如是　武后臨朝垂拱二年諸州都督刺史官準京官帶魚長安四年納言李嶠同平章事唐休璟奏曰竊以物議重內官而輕外職凡所出守多因貶累非所以澄風俗安萬人臣請擇才於臺閣省寺之中分典大州共康庶政臣等請輙近侍率先具僚后乃令書名采之中者當行於是鳳閣侍郎韋嗣立御史大夫楊再思等二十人中之皆以本官檢校刺史後二十人內以政績可稱者獨常州刺史薛光謙徐州刺史司馬鍾二人而已當時復有爲員外刺史者永昌中成王李千里歷遷襄州員外刺史神龍初以譙王重福之妃張易之甥也貶重福爲濮州員外刺史皆不領州務開元中定天下州府自京都及都督都護府之外以近畿之州爲四輔同華岐蒲四州謂之四輔八年初有十緊州後入緊者甚多不復具列及上中下之差

增文獻通考曰五代時仍刺史之號後唐時以二十五月爲限　宋太祖開基革五季之患召諸鎮會於京師賜第以留之分命朝臣出守列郡號權知軍州事軍謂兵州謂民政焉其後文武官參爲知州軍事二品以上及帶中書樞密院宣徽使職事稱判太守掌總理郡政宣布條教導民以善而糾其姦慝歲時勸農課桑旌別孝弟其賦役錢穀獄訟之事兵民之政皆總焉凡法令條制悉意奉行以率所屬有赦宥則以時宣讀而頒告於治境舉行祀典察郡吏德義材能而保任之若疲軟不任事或奸貪冒法則按劾以聞遇水旱以法賑濟安集流亡無使失所　若河南大名應天府則兼留守司公事太原府延安府慶州渭州則兼經略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定州眞定府瀛州大名府京兆府則兼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瀘州潭州廣州桂州雄州則兼安撫使兵馬鈐轄潁昌府青州鄆州許州鄧州則兼安撫使兵馬巡檢其餘大蕃府或沿邊州郡或當一道衝要者並兼兵馬鈐轄巡檢都監或帶沿邊安撫提轄兵甲沿邊溪峒都巡檢餘州軍則否其屬官員數多寡皆視其地望之高下與職務之繁簡而置之　建炎元年詔河北京東西路除帥臣外舊差文臣知州去處許通差武臣一員後詔要郡帶本路兵馬鈐轄次要郡帶本路兵馬都監紹興三

年罷元年七月詔置郡文官帶本路兵馬鈐轄武臣副之大要郡文官帶本路兵馬都監武臣副之令逐州改正稱呼至紹興三年臣僚言既與異時沿革事體不同又於今日諸州統制無補徒著名位以成虛文詔並罷之五年令郡守除授罷並令上殿凡從官出知郡者特許不避本貫九年詔守臣以二年爲任六年詔控扼去處守臣並以三年爲任九年罷令郡守並帶提舉學事九月禮部言知建昌軍李長民奏宣和以前應知通令佐階銜並帶主管學事自軍興以來中輟今欲郡縣依舊法結銜從官以上知郡縣帶提舉學事除郡知通縣令佐並帶主管學事結銜從之孝宗乾道三年令不任守臣不爲郎中書門下省言勘會已降指揮非曾任守臣及監司不得除郎官著入條令淳熙中令郡守罷帶主管學事 續文獻通考曰理宗時詔免諸州守臣上殿奏事右丞相兼參贊言祖宋謹重牧守之計將赴官必令奏事蓋欲察其人品及面論以康律已愛育百姓其至郡延見吏民盡上總意應幾無負臨遣之心今不遠數千里而來咫尺天顏而不得見非立法之本意 遼史南面黃龍府官曰知黃龍府事興中府官曰知興中府事南面方州官有刺史大略采用唐制 金諸府非兼總管府事者爲尹 元世祖至元初置諸路總管府二十年定十萬户之上者爲上路十萬户之下者爲下路當衝要者雖不及十萬户亦爲上路上路秩正三品達魯花赤一人總管一人兼管勸農事江北則兼諸軍奥魯下路秩從三品散府秩正四品達魯花赤一人知府或府尹一人領勸農奥魯諸路同所在有錄諸路及宣慰司行省者有直隸省部者有統州縣者有不統州縣者其制各有差等元路州縣各立長官曰達魯花赤掌印信以總一府一縣之治則用正官在府則總管在縣則尹 明初罷各路總管府於兩京置直隸府各省分置諸府洪武六年定爲三等賦二十萬石上爲上府知府秩從三品二十萬下中府正四品十萬下下府從四品已而並爲正四品 知府掌教養郡民之事實興科貢均平賦役崇愼祀典禁詰奸頑表異良善訊聽刑獄審達冤滯存恤困窮糾察吏治上下其考以告於撫按藩臬上於吏部務知百姓之疾苦若籍帳軍匠傳驛馬牧倉庫盜賊河渠溝防道路之事雖有專官皆知府領之而總督焉

太守二

原韓子曰李悝爲魏文侯上地守欲民善射乃下令云民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狗中之者勝不中者負民皆習射日夜不休與秦戰大敗之以民之善射也 漢書曰季布爲河東太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召欲以爲御史大夫人又言其勇使酒至留邸一月罷布曰臣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罷去必有毀臣夫以一人譽召臣一人毀去臣恐天下有識聞之以窺陛下上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

又曰文翁廬江人少好學景帝末爲蜀郡守修起學館於成都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童子得教令吏民見而榮之由是大化蜀地學京師者比齊魯焉天下並立學校自文翁始也　又曰黃霸字次公爲潁川太守户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是時鳳皇神雀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以霸治行絜長者下詔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　又曰龔遂字少卿爲渤海太守民有帶持刀劒者使賣劒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而佩犢乎　又曰朱買臣吳人爲會稽太守上謂之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初買臣免待詔嘗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弄爲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時會稽吏方相與羣飲買臣入室中守邸與共食食且飽少見其綬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出語掾吏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駭　又曰京房爲魏郡太守秩八百石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請願無屬刺史得除用他郡人自第吏千石以下歲竟乘傳奏事天子許焉　又曰哀帝時南郡多盜賊授蕭育爲太守上以育舊名臣乃以三公使車載育入殿中受策加賜黃金二十斤育至南郡盜賊斷跡　又曰召信臣字翁卿遷南陽太守躬督耕桑歲增三萬頃吏人親愛號曰召父荆州刺史奏信臣爲百姓興利郡以殷富賜黃金四十斤遷河內太守　又曰汲黯爲東海太守學黃老言治官民好清靜擇丞史任之責大指而已不細苛黯多病臥閤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　又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祠　後漢書曰何敞遷汝南太守敞疾文俗吏以苛刻求當時名譽故在職以寬和爲政立春日常召督郵還府分遣儒術大吏案行屬縣顯孝弟有義行者　又曰劉寬爲南陽太守典歷三郡溫仁多恕嘗以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案異苑云崔景賁守昌平有惠政嘗懸一蒲鞭而不用則又加寬一等矣　又曰劉寬爲南陽太守好爲諸生講論經義不嚴而治　又曰劉寵字祖榮拜會稽太守山民原樸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頗爲官吏所擾寵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　又曰劉寵爲會稽太守狗不夜吠將去山陰父老七八人齎百錢送寵寵爲選受一大錢故人號爲取一錢後八居九列四登三事也　又曰任延爲九真太守駱越之民無嫁娶之禮各因淫好無適對配不識父子之姓夫婦之道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以下各省俸祿以賑助之同時相

娶者二千餘人是時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為任　又曰秦彭轉潁川太守有鳳皇麒麟嘉禾甘露之瑞集於郡境肅宗巡行潁川輒賞賜錢穀恩寵殊異　又曰鮑昱拜汝南太守郡多陂池歲歲壞費年費三千餘萬昱乃上作方梁石洫水常饒足溉田倍多人以殷富　東觀漢記曰馮勤曾祖揚宣帝時為弘農太守生八男皆典郡趙魏間號為馮萬石　又曰趙憙字伯陽為平原太守於是擢舉義行誅鋤奸惡後青州大蝗入平原界輒死歲屢有年百姓歌之　又曰朱暉字文季再遷臨淮太守吏民畏愛為之歌曰強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　又曰張堪字君淑試守蜀郡太守還漁陽開治稻田八年四方牛大疫而臨淮獨不疫鄰郡人多牽牛入界　又曰張堪字君淑試守蜀郡太守還漁陽開治稻田八千餘頃教民種田百姓以殷富童謠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為一作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　又曰張堪為漁陽太守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吏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其仁以惠下威能討姦清廉無以為比上曰何以為教顯曰昔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掘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聞歎息　又曰廉范字叔度為蜀郡太守成都邑宇偪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而更相隱蔽燒者日日相屬范乃毀削前令但嚴使儲水百姓為便乃歌之云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堵昔無襦今五袴　又曰王阜為益州太守神馬四出滇河中甘露降白鳥見連有瑞應世謂其用法平正寬慈惠化所至　又曰崔寔為五原大守五原土宜麻桑而俗不知紡績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而臥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寔至官勸種麻命工伐木作機紡車教民紡績　華嶠後漢書曰郭伋拜潁川太守召見辭謁帝勞之曰郡得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其福也　又曰郅惲拜長沙太守崇教化表異行　又孔奮傳曰奮為武都太守美行愛之如骨肉無義憎之如仇讐　又曰宋均字叔庠為九江太守五日一聽事冬以日中夏以平旦蝗飛南至九江界輒東西分時多暴虎先是設檻捕之猶多傷害均下記曰夫虎豹在山龍鼉在淵物性所託故江淮之間有猛獸猶江北之雞豚也數為民害咎在貪殘今退貪殘進忠良去檻穽虎遂東渡江去　又曰岑熙為東都太守招聘隱逸與參政事無為而化視事二年與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蠹賊岑君遏之狗吠不驚足下生蓬含哺鼓腹焉知凶災我喜我生獨於

斯時美矣岑君於戲仁慈　謝承後漢書曰杜詩遷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以誅暴立威善於計略省愛民役造作木排鑄爲農器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田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故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又曰沈豐爲零陵太守爲政慎刑重殺愛民養化罪法辭訟初不歷獄嫌疑不決一斷於口鞭杖不舉而無刑戮僚友有過初不暴揚有奇謀異略輒爲談述曰太守所不及也到官一年甘露降瑞芝生　又曰陳蕃爲樂安太守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至爲宇而不名特爲置一榻去則懸之　又曰劉琨字桓公遷弘農太守先是崤澠驛道多虎災行路不通琨爲政三年化大行虎皆負子渡河而去帝聞而異之　又曰孟嘗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食而海出珠寶與交趾比境常通商販貨糴糧食先是宰守並多貪穢詭人采求不知紀極珠遂漸徙於交趾郡界於是行旅不至貧者餓死於道嘗到官革易前弊曾未逾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賈流通稱爲神明　又曰黃昌爲蜀郡太守未至郡時蜀有童謠曰兩日出天兵戰　續漢書曰寇恂拜河內太守移書屬縣講兵肄射伐淇園之竹爲矢百餘萬養馬二千匹收租四百萬斛轉以給軍　漢雜事曰蔣滿爲上黨太守長子萬爲北地都尉次子輔爲安定太守滿與萬俱知名並見徵用時徵爲二千石者十三人俱引見萬却退不敢與父並詔遣問謁者曰何以不齊左右曰此乃父子也宣帝歎息曰乃父子剖符耶即下詔曰上黨太守滿經行篤著信行山東其以滿爲淮陽王相誨導東藩弘農股肱郡其以萬爲弘農太守父子同日拜於前上甚嘉之　三輔決錄曰馬援誡兄子書龍伯高敦篤周慎口無擇言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世祖見援書即擢爲零陵太守在郡四年甚有治化　魏志曰鄭渾爲上黨太守渾以百姓新集爲制移居之法使養複者與撫老者相比勸稼穡明禁令由是民安於農而盜賊止息　京茂傳曰時泰山多盜賊以茂爲泰山太守旬月之間機負而至者千餘家　魏略曰孟康爲弘農太守清已平賦省息訟獄時出案行不欲煩擾吏民常預敕卒徒各持鎌所在自刈馬草不止亭傳露宿樹下　蜀志曰諸葛亮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辦　王隱晉書曰何曾上言郡守之權雖輕猶御千里比之於古列國之君也　又曰王濬爲上洛太守私牛馬在郡生駒犢者秋篤悉以付官云是郡中所產也　山公啓事曰晉制春夏農月不遷改長吏郡守縣令之屬以其妨農事故也　世

說曰荆州刺史裴潛以南陽周泰爲從事使詣司馬宣王宣王辟泰泰九年居喪留皖待之後三十六日擢爲新城太守宣王爲大會使鍾毓嘲之曰君舞楊登宰府三十六日擁麾蓋守兵馬典郡乞見乘小車一何快耶泰曰君名公之子故守吏職猶猴騎土牛一何遲耶　梁書曰謝朏字敬仲齊時爲義興太守清潔友人到溉與弟洽從昉不省雜事悉付綱紀曰吾不能作主者吏但能太守耳　又曰任昉爲吳興太守清潔友人到溉與弟洽從昉爲山澤遊被代而還無裾沈約遣裾迎也　又曰何胤字子季爲建安太守民不忍欺伏臘放囚還家及期而至　陳留耆舊傳曰高慎歷東萊太守其妻謂曰君累爲宰守何不爲書以遺子孫慎曰我之勤苦以清名爲基以二千石遺之也　益部耆舊傳曰景放爲益州太守威恩洽暢有鳩鳥集於廳事　華陽國志曰趙瑞徙蜀郡太守司空張溫謂之曰昔第五倫徙蜀郡爲司空吾今埽地以待足下矣　唐書曰太宗朝馬周疏言使百姓安樂在刺史縣令耳縣令既衆不可皆賢但州得良刺史可矣古者郡守縣令皆選賢德欲有所用必先試以臨人或由二千石高第入爲宰相今獨重內官縣令刺史頗輕其選又刺史多武夫或京官不稱職始出補外而以德行才術擢者十不得一所以百姓未安殆在於此帝稱善　又曰中宗景龍中韋嗣立言刺史縣令治人之首比年不加簡擇京官坐貢及聲稱下者乃典州年高不善刀筆者乃擬縣朝輕用人何以治國願下有司精加汰擇凡諸曹侍郎兩省一臺及五品以上清望官當先選用刺史縣令所冀守宰稱職以興太平　又曰裴耀卿爲濟州刺史會天子東巡耀卿直三梁十驛科斂均省爲東州知頓最封禪還次宋州寘從官帝歎甚謂張說曰前日出使巡天下觀吏善惡不得實今朕有事岱宗而懷州刺史王丘餼牽外無他獻我知其不市恩也魏州刺史崔沔遣使供張不施錦繡示我以儉此可以觀政也濟州刺史裴耀卿上書數百言至曰人或重擾即不足以告成朕置書座右以自戒此其愛人也　又曰張九齡上言令刺史京輔雄望之郡猶少擇之江淮隴蜀三河大府外稍非其人由京官出者或身有累或政無狀用牧守之任爲斥逐之地武夫流外積資而得不計於才刺史乃爾縣令尚可言哉京師衣冠所聚身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勤而成是大利在於內而不在於外智能之士欲利之心安肯復出爲刺史縣令哉宜遂科定其資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都督守令雖遠者使無十年任外如不爲此而救其失

遍天下猶未治也　肅宗時楊綰爲相時諸州悉帶團練使綰奏刺史自有持節諸軍事以掌軍旅司馬古司武所以副軍即今副使司兵參軍今團練判官官號重複可罷天下團練守捉使詔可又言舊制刺史被代若別追皆降急書乃得去開元時置諸道採訪使得專停刺史威柄外移漸不可久其刺史不稱職若贓負本道使具條以聞不得擅追及停而刺史不得擅去州詣使所其故關使司無署攝聽上佐代領帝善其謀於是高遜州上佐定上中下州又定府州官月稟使優狹相均始天下兵興從權宜官司品同而祿例差江淮大州至月十緡而山劒貧儉雖上州刺史止數十緡及此始復　薛珏入爲司農卿時詔舉堪刺史懸令者且百人延問人間疾苦吏得失取尤通達者什二宰相欲校以文辭珏曰求良吏不可責文學宜以上愛人之本爲心也宰相多其計所用皆稱職　李吉甫爲相建言州刺史不得擅見本道使罷諸道歲終巡勾以絕苛斂吉甫遠塞外遷十餘年究知閭里疾苦常病方鎮強恣至是爲帝從容言使屬郡刺史自爲政則風化可成帝然之出郎吏十餘人爲刺史　五代史曰郭延魯沁州縣上人父饒以驍勇事晉數立軍功爲沁州刺史者九年爲政惠愛州人思之延魯屢遷復州刺史歎曰吾先君爲沁州民到今思之吾今幸爲刺史其敢忘先志由是益以廉平自勵民甚賴焉秩滿州人乞留不許皆遮道攀號　宋史曰李虛己父寅舉進士起家爲衡州司理參軍虛己亦進士第歷知遂州時太宗嘗手書累二十餘紙曰公勤潔已奉法除奸惠愛臨民者乃可書爲勞績月給奉以實錢命有司擇羣臣以治最聞者賜之時虛己受賜因獻詩自陳父子遭遇榮及祖母帝悅爲批其紙尾曰虛己學古入官榮親事生奉書爲郡欲布新規朕得良二千石矣　又曰王禹偁出知滁州州境二虎鬬其一死食之殆半羣雞夜鳴冬雷暴作禹偁手疏引洪範傳陳戒且自劾上詢日官云守土者當其咎上惜禹偁才是日命徙蘄州禹偁上表謝有宣室鬼神之問不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止期身後之語上異之果至郡未踰月卒　又曰張詠知益州時李順搆亂王繼恩上官正總兵攻討緩師不進詠以言激正勉其親行仍感爲供帳餞之酒酣舉爵屬軍校曰汝曹蒙國厚恩無以塞責此行當直抵寇壘平蕩醜類若老帥曠日即此地還爲爾死所矣正由是浚行深入克捷時寇略之際民多脅從詠移文諭以朝廷恩信使各歸田里民間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兒女一郡囂然至暮路無行人既而得造訛者戮之民遂帖息詠曰妖訛之興沴氣乘之

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厭勝也　又曰杜衍通判晉州詔舉良吏擢知乾州陳堯咨安撫陝西有詔藩府乃賜宴堯咨至乾州以衍賢特賜宴仍徙衍權知鳳翔府及罷歸二州民邀留境上曰何奪我賢太守也　又曰仁宗朝晏殊以樞密副使出知宣州數月改應天府延范仲淹以教生徒自五代以來天下學校廢興學自殊始　又富弼以資政殿學士出知青州兼京東路安撫使河朔大水民流就食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租廬舍十餘萬頃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敏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即民所聚遂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爲奏請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流民擅取死者爲大冢葬之明年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爲兵者萬計帝聞之遣使褒勞拜禮部侍郎弼曰此守臣職也辭不受　又曰劉敞徙知鄆州鄆比易守政不治市邑擾欲公行敞決獄訟明賞罰境內肅然客行善張道中遣一農錢人莫敢取以告里長里長爲守視客還取得之又有暮遺物市中者旦往訪之故在　又曰蔡襄字君謨興化仙遊人以樞密直學士知福州郡士周希孟陳烈陳襄鄭穆以行義著襄備禮詔延誨諸生以經學知泉州距州二十里萬安渡絕海而濟往來畏其險襄立石爲梁其長三百六十丈民至今賴之　蘇軾融黃州團練副使神宗數有意復用輒爲當路者沮之後手札移軾汝州有曰蘇軾融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軾未至汝上書自言飢寒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朝奏入夕報可　呂大防奉學士知隨州又徙安州兄大忠自渭入對哲宗詢大防安否且曰執政欲遷諸嶺南朕獨令處安陸爲朕寄聲問之大防感泣爲人所賣三二年可復相見也大忠泄其語於章惇惇懼繩之益急遂貶舒州團練副使　又曰范純禮出知遂州遂南有邊事調度苛棘純禮一以靜待之辦其可具者不取於民民圖像於廬奉之如神名曰范公菴草場火民情疑怖守吏惕息俟誅純禮曰草濕則生火何足怪但使密償之庫吏盜絲多罪至死純禮曰以絲償之絲而殺之吾不忍也聽其家趣買以贖　又曰范純仁出知信陽軍移齊州齊俗兇悍人輕爲盜劫或謂此嚴治之猶不能戢公一以寬恐不勝其治矣純仁曰寬出於性若強以猛則不能持久猛而不久以治兇民取死之道也　又曰張方平以侍講學士知滑州徙益州未至或扇言儂智高在南詔將入寇攝守亟調兵築城日夜不得息民大驚擾朝廷聞之發陝西步騎兵仗絡繹往戍蜀詔趣方平行許以便宜從事方平曰此必妄

道遷戍卒皆遣歸他役盡罷道上元張燈方平城門三夕不閉得邛部川譯人始造此語者其首境上而流其餘黨蜀人遂安　又曰王大實知遂州代還言遂英循惠新恩六州居民纔數百非懋遷之地月輸免行錢宜蠲減高宗謂大臣曰守臣上殿令陳民事遂得知田里苦疾所陳五六得一可行其利亦不細矣　遂史曰董文外感之賢者也篤志力學喜恒不形辭陸未知易州兼西面安撫使高陽土沃民富吏其邑者每聽於貨民甚苦之文至悉去舊弊務農桑崇禮教民皆化之時大旱百姓憂甚文禱之輒雨屬縣又蝗謀捕除之文曰蝗天災捕之何益但反躬自責蝗盡飛去遂者亦不食苗散在草莽為烏鵲所食霑雨不止復隨禱而霽是歲大歉　虞集在翰林常以先世墳墓在吳越者歲久湮沒乞一郡以自便帝曰爾材何不堪顧今未可去耳除奎章閣侍書學士時關中大饑民枕藉而死有方數百里無子遺者帝問集何以救關中對曰承平日久有志之士急於近效則怨謗興焉不幸大旱之餘正君子為治作新之機也若遣一二有仁術知民事者稍寬其禁令使得有所為隨郡縣擇可用之人因舊民所在定城郭修閭里治溝洫限畎畝薄征斂招其傷殘老弱漸以其力治之則遠去而來歸者漸至春耕秋斂皆有所助一二歲間勿征勿徭封域既正友望相濟四面而至者均奇方一裁然有法則三代之民將見出於虛空之野矣帝稱善因進曰幸假臣一郡試以此法行之三五年間必有以報朝廷者左右有曰虞伯生欲以此去爾遂罷其議　元史曰烏古孫澤從元帥唆都下兵閩越時宋將張世傑攻泉州興化守臣陳寶寡郡應之文天祥置都督於南劍州閩中郡縣往往復從宋冬十月唆都收福州遂攻興化克之唆都怒民反復下令屠城澤說之令放民逃奔泉州使先期諭世傑騰落必走是吾不戮而衆來矣唆都喜乃開門縱民去因得脫死及定廣州唆都還軍詔改興化軍為路授澤行總管府事民歌舞迎拜曰是吾民重生父母也喜極而繼以泣　獻徵錄曰建文時姚善為吳郡守數遣請都賢訪求治道賢士王賓獨居陋巷善徒步造門稱名致禮賓後報謁但望門再拜而返又有錢芹者自守甚高善欲往見使人道意芹曰芹民也禮不可往見於庭明公誠下士請俟月朔會於學宮善如期至迎芹上坐延賓辭善芹曰此士子素也公事有急於此者善悚然問之芹出一簡以授竟不交言而去視之皆戰守制勝術也時增兵已備下善因密結諸郡訓練兵民相約勤王而薦芹為行軍司馬文皇即位索黃子澄甚急子澄走蘇約共航海以

圖恢復善曰公朝臣可四出號召善職守土義當與城存亡不可去也子澄遂去善爲其屬許千户等縛見文皇文皇詰責善聲色不遜死之　又曰宣德初以雄劇十郡慎擇良牧尚書胡濙舉況鍾典蘇郡請賜敕以行鍾始以吏起家洞灼郡弊涖任後吏胥抱牘請署欲以嘗鍾鍾默然若無能爲者既三日復請署鍾乃歷舉前牒中之故爲出入隱寬顛倒者立撲殺之僚屬震慄因并舉僚屬之貪虐庸懦者立黜之置善惡二簿察民善惡籍其名以示勸懲民咸感化凡奏減正賦田糧及停徵渰沒舊欠糧草共數百萬辨明誣入軍籍者千八百餘家蘇人所謂減三分糧當一代軍民到於今受其賜述職日上錫宴賜詩正統五年九載滿去郡民赴闕乞留者百萬餘人遂再遣還任卒於官　又曰英宗朝溫州守何文淵入爲少司寇特薦侍御劉謙代已治郡九年善政甚多嘗語人曰守與令雖官階不同皆職民牧赫赫爲威民不近也察察爲明民罔容也平易近民守令之道也人以爲名言　獻徵錄曰溫州守郁山字子靜時元輔張孚敬雖歸上眷猶厚部使以下望風爭趨山獨處之以禮孚敬建寶綸樓大治第宅又求廣基地強勒市買不休山自往止之曰夫居第當傳之子孫公今移易幾何家匝垣已里餘矣而意猶未足殆非所以善後計也且公居朝嘗喜稱伊傅周召之爲相柰何所以處家者顧出蕭何李沆下哉張怒作色山不顧而出然地亦不再廣

太守三

信銀章青綬　銅虎竹符　漢書曰太守品第五秩二千石銀章青綬文帝紀曰二年九月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注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枝長五寸鐵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　信理庶績　舉善黜惡　漢書解詁曰太守專郡信理庶績勸農縣貧浚訟斷辟興利除害撿察羣姦舉善黜惡誅討強暴　奉宣國恩　興利除害　王隱晉書曰何曾上言郡守上當奉宣國恩以興利除害得其人則可安非其人則爲害息　河東殷肱

汝南心腹　詳太守二　謝承後漢書曰韓崇遷汝南太守詔引見賜車馬劍革帶上敕崇曰汝南服之心腹任大京師也　河內完富　魏郡都會　後漢書曰寇恂爲河內太守上謂恂曰河內完富吾將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堅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屬士馬防遏他兵勿令北渡而已　晉起居注武帝太康元年詔曰方今天下無事所重惟民魏郡大都會也太守宜得其才宜以荀良爲魏郡太守　兄弟繼踵　畿甸並居　漢書曰馮立字聖通與弟野王相代爲西河上郡立居職公廉治行皆與野王相似而多恩貲民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聽明賢智惠利民政如魯衛德化均周公康叔猶二君城內史於時正朔所加止江東而已其禮教不出荊揚晉中興書曰華譚拜臨海太守弟猷爲宣歡郡而譚猷並居畿甸名邦時人榮之　八男典郡　漢書曰杜周爲廷史有一馬及久任事位列三公而兩子爲郡守家資累鉅萬矣　兩子夾河　馮勤詳事文類聚　有行皆見擢用　孝子隨時慰勉　謝承後漢

書曰張霸爲會稽太守甚有名稱凡人有素行者皆見擢用郡中爭勵名節諷習者以千數陋室巷誦讀之聲不輟於耳 魏志杜畿傳曰畿字伯侯爲河東太守班下屬縣舉孝子貞婦順孫復其繇役隨時慰勉之

好敎化 脩禮樂 漢書文翁傳曰翁爲蜀郡太守政尚仁愛好行敎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小吏之開敏有才者遣詣京師受業博士 續漢書曰寇恂爲潁川太守嚴立

法誅討賊盜政敎施行郡中無事脩禮樂敎授 脩庠序之敎 行喪娶之禮 華嶠後漢書曰衛颯遷桂陽太守下車脩庠序之敎設婚姻之禮朞年間邦俗從化 漢書曰韓延壽爲潁川

太守脩學校爲吏民行喪娶之禮百姓遵用其敎 脩學校 樹桑果 晉書曰李重爲平陽太守崇德化脩學校表篤行拔賢能淸簡寡欲正身率下在職三年彈黜四縣 魏略云顔斐爲京兆太

守到官乃令屬縣因暇敎民整治阡陌樹植桑果 脩起廢蕪 開通溝瀆 後漢書曰王景遷廬江太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餘而食常不足郡界有楚相孫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

乃驅率吏民脩起蕪廢敎用犂耕由是墾闢倍多境內豐給遂銘刻石字令民知常禁又訓令蠶織爲作法制皆著於鄉亭 漢書云召信臣遷南陽太守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閼凡數十處以廣灌溉民得其利 興

鴻郤陂 立新豐塘 續漢書云鄧晨爲汝南太守興鴻郤陂益地數千頃汝土以殷魚稻之饒流衍他郡[illegible]郤陂名在今豫州汝陽縣東成帝時鴻郤陂水溢爲害翟方進爲丞相奏罷之 晉中興

書曰張敞[illegible]出補晉陵內史乃立新豐塘萬九千四尺 平均徭賦 撫恤貧弱 華嶠後漢書曰張英遷武威太守平均徭賦勸課農桑 續漢書曰陳俊爲琅邪太守撫恤貧弱表有行義百

姓銘之 遇吏如弟 視民如子 華嶠後漢書云馬援爲隴西太守遇長吏如兄弟委以任之 又云劉寬爲南陽太守視民如子未嘗疾言遽色 王經不發私書

郅都不顧妻子 世說云王經爲江夏太守不發私書 漢書云郅都拜濟南太守爲人勇而有氣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稱曰已背親而出身固當奉職死節下官終不顧妻子矣 恒得宿

辦 善作條敎 晉書曰陳頵拜天門太守移俗安之選能腹心之吏爲荊州參軍若有調發動靜驛白故恒得宿辦 陶侃征還稱先至巴陵上禮保以爲能表爲冀州刺史 又鄭袤傳云時廣平太守缺宣帝

謂袤曰賢叔大匠垂稱於陽平郡百姓蒙惠化且盧子家王子雍繼踵此郡使世不乏賢故復相屈袤在廣平以德化爲先善作條敎郡中愛之 賞罰得實 善惡立斷 漢書云趙典爲魏郡

太守敎令嚴明賞罰得實 後漢書樊曄拜天水太守政嚴猛好申韓法善惡立斷 權折豪強 抑挫權右 漢書云嚴延年爲河南太守其治務在摧折豪強扶助貧弱 魏志云倉慈遷燉煌

太守到郡抑挫權右撫息貧羸 子弟負薪 妻子炊爨 晉書云祖逖爲豫州太守呼子弟負薪 續漢書第五倫云云 常食乾飯 惟飲吳水 謝承後漢書曰羊陟

爲東郡太守冬坐白羊皮夏處單版榻計日受俸常食乾飯菜茹 王隱晉書曰鄧攸爲吳郡太守自載糧食惟飲吳水而已 馬死步歸 車毀不改 益部耆舊傳曰張翕遷越嶲太守初乘兩

馬之官後並死步歸京師 謝承後漢書曰王暢拜南陽太守羊皮遽身車毀不改馬羸不易 陸續載石 洪矩載土 漢書曰陸續字公紀爲鬱林太守罷歸無裝惟取一石以重其船人謂鬱

林石 宣城紀云洪矩吳時爲廬江太守淸儉徵還船輕皆以載土 雁門厲德 河西改俗 謝承後漢書曰石□爲雁門太守廣宣恩惠懷柔殊俗遠方皆服其德 東觀漢記曰鄧訓拜張掖

太守以身率下河西改俗鄰郡則之 白鹿夾輪 黃龍望府 謝承後漢書曰鄭弘字巨君爲臨淮太守天旱隨車致雨行春白鹿在道夾轂而行 沈豐爲零陵守有三黃龍望府中 雁

翔隨車 蝗飛入海 又云虞國還日南太守每行縣有雁恒飛翔隨車止國府常在聽事中庭國病卒雁棲於墓前樹上二年乃去時人嘉之 東觀漢記云馬稜爲廣漢太守郡界常有蝗蟲食數稼

有咸德蝗蟲飛入江海化爲魚蝦 白烏集 神爵降 王隱晉書曰虞浦遷鄱陽太守有白烏集於庭樹 襄陽耆舊傳曰黃穆爲山陽太守有德政感甘露白兔神爵之瑞 願借寇

君一年 乞留侯君朞年 續漢書曰寇恂爲潁川太守代朱浮爲執金吾潁川盜賊羣起上謂恂曰惟念獨卿能平之耳恂對曰臣願執銳前驅即日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

雖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上乃留拜之又曰侯霸為臨淮太守王莽之敗霸保固自守卒全一郡更始徵霸百姓老弱相攜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臥皆曰願乞侯君復留朞年　**坐嘯**

臥理　後漢黨錮傳成瑨為南陽守任功曹岑晊郡人為之語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　漢書汲黯為淮陽守閉閤臥理　**挂魚**　**留犢**　後漢羊續字興祖為廬江守府丞饋魚續受而不食挂之後

復進魚續出前魚示之府丞遂而止　王遜為上洛守事　**解榻**　**攀轅**　陳蕃字仲舉為豫章守徐孺子至輒設榻去則懸之　侯霸字君房臨淮守被徵百姓攀轅臥轍不許去　**畫像**　**立**

銘　魏倉慈字孝仁為燉煌守卒官吏如喪親戚圖畫其形思其遺愛　晉李元盛為酒泉守數年致豐登百姓請勒銘元盛許之遂使儒林祭酒劉彥明為文頌其德　**米鹽**　**畜養**　黃霸為潁川長

始若煩碎其政米鹽靡密力能撫行之注米鹽言至細黃霸字次公為潁川守使郵亭鄉官畜雞豚以贍鰥寡為條務耕桑畜養種樹而已　**乞留**　**去思**　晉書定字世其為天水守遷太原天水人

乞留帝許之策書褒美　何武為兗州守徙京兆去人皆思之　**制服**　**增秩**　張綱字文紀為廣陵太守卒張英等五百餘人制服　漢宣時二千石其治效尤異增秩　**恩徽旨**　**揚仁**

風　後漢龐參為漢陽太守郡人任棠有志節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本水一盂置屏前抱兒孫伏戶下參思其微旨曰水欲我清拔薤欲吾擊強宗抱兒孫伏戶下欲我開門恤孤寡而行之漢陽大治

晉袁宏為東陽郡謝安贈一柄扇宏曰敬奉揚仁風以慰黎庶　**用蒲鞭**　**乘華車**　劉寬用蒲鞭示人不嚴[illegible]　**挽不來**　**遁而去**　鄧攸為吳郡不受俸載米來食去郡數千

人挽船進不得乃少停夜中遁去人歌曰紞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鄧侯挽不來謝公推不去　晉書　書鈔　**不拘文法**　**每察顏色**　龔遂為渤海守奏曰治亂民猶理亂繩不可急願勿拘丞相

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　法雄為青州守每行縣錄囚徒察顏色多得情偽長吏不奉法皆解印綬去也　**吏無追捕**　**路不拾遺**　韓延壽為東郡守置正五長閭里有非常

吏輒聞知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皆便安　白帖　漢任延為武威太守　**增　諫官補郡**　**臺閣典州**　翰苑新書云漢元帝選博士諫大夫補郡國守相蕭望之為平原守　又云武后令臺閣

分典大州重立先行以示尊寵　通典　**用執政制度**　**由縣令超遷**　金史云金翟永固以尚書左丞為真定尹尚書省奏自執政出為尹其職儀當用何制度上曰用執政制度遂

著為令　[illegible]　**迎謁於道**　**記名於屏**　唐書云崔渙遷司門員外郎國忠惡不

附己出為巴西守[illegible]　進士後知吉州太宗[illegible]　宋史云宋太平興國[illegible]

南結廬　**宣城賭郡**　唐書云[illegible]南山為長安尉霍仙奇所[illegible]明皇使侍御史王鉷鞫之[illegible]

沈約宋書羊元保為黃門郎善奕棊品第三太祖亦好棊數蒙引見嘉其溫雅與太祖賭郡之補宣城太守　**獨立使君**　**繼蹤良吏**　事文類聚云裴俠守河北日周太祖令俠立曰裴俠清慎

奉公為天下最有如俠者與之俱立[illegible]　[illegible]翰苑新書云[illegible]郡皆號良吏　**坐閣聽訟**　**執轡將**

迎　唐書云隋開皇初鄭善果年十四累遷魯太守母崔賢明曉治政每坐閣內聽之善果處決當理則悅有不可則引至牀下責之故善果所至有績號清吏　五代史云後唐劉遂清為兗州刺史迎其母

母及境遂清為母執轡行數十里州人咸以為榮　**父子守郡**　**兄弟列戟**　事文類聚云畢衆敬父子相代為兗州太守當世榮之子元賓為使君每聽政必[illegible]乘版輿至元賓所建左右[illegible]不

轝起觀其斷決欣欣然喜見顏色　唐書云韋[illegible]以事坐累巴陵太守移臨汝久之拜銀青光祿大夫列五品時弟守河東而從兄由為右金吾將軍紹為太子少師四事同時列戟衣冠罕比

請封孟子　元史曰元宗時阿台為平灤路達魯花赤灤為孤竹故國乃新祀夷齊以勵風俗　史云曾孝寬以端明殿學士知鄆州鄆有孟子廟孝寬請於朝得封鄒國公配享孔子　**廟祀夷齊**　宋　**湖學**

爲東南最　蘇學爲諸郡倡又曰不□□知湖州前守滕宗諒大興學校費數十萬宗諒去乃通判條吏皆疑爲其不肯書胥宿□之曰君□性□從久矣□□□□不早征乃□其去而非疑之以

豈皆人分誘之意乎生者大能□其後湖學□東南□□又曰范仲淹守蘇州建郡學□之初□爲師瑗立學規良密生徒畢百多不率教仲淹患之純佑尚未冠□入學諸生之未盡行其規□生□之自是蘇學爲諸郡倡

尊禮朝使　建立廟學又曰事宗時□□字□□□□州帝遣使至□□□□□有先世契□其鄭立從他道入州至客館□□不知□遇□入駐□□□命至數四□□□將降車使者趨出

朝門外□亦出立使者外頃首言曰天使從西來也某□□□□上者入州□□家子禮有常乃□曰某守臣使者同升天自命尊□□邑天使也某不敢不□□遂從□□□□□行契□常□□□□□□降□□□

西階□足□□□莫敢□主席使者曰君之庭也禮有常尊乃請曰某□不敢王人□西步則□□及階曰某敢升己乃升天子乎

天子乎□之□監□使者益力知□是□封之使者也禮不可變日曰某不敢□□徹□□大圖之上尊天子也

既□□□乃以□禮見□□□□人□□□見之□不□然□□□□□立□□學□□忠□道□行□□人□□

符先是□□□未知尊孔子祀王□□少□□□先師立道□□□孔子□□□□立元史云張立道□□□□□士人□□

禮讓風俗　開稻田　實軍屯太平□□□□云□□□□□□□□□□□□大□□□□□□□□□□□□□□□

稍變矣太□□□□人□□□□□□□□□□□□□□□□□□□□□□□□□□

此世宗□民之本也□□

豐民之本也遂射率吏民□功□□一□皆□□年大□□入□□□□□□□□□□□□□□□□□□□□□□□□□□□□□□□□元史云□□□□

來子弟蓄息種桑若以其□丁者□□入□以實□力則地利多而兵有餘矣□□□□□□□□以

帝用之乃報中□□新民□□至官□其子弟之□壯者□□田□□□□□□□□□□□□□□□

浚井　却潮捍江唐書曰白居易□□□□□□□□□□□□□□□□□□□宋史曰馬亮字□□□□□□□□□□□□□□□□□□□□

捍江之策□□□

日潮之爲患□□□□□□□□□□□□□□□□□□□□□□□□□□□□□□□□□□□□□□□

足於水積爲田居易又浚西湖□□□□□□□□□□□□□□□□□□□□□□□□□□□□

瘵之積爲田水□□□□□□□□□□□□□□□□□□□□□□□□□□□□□□□□□□

山一完六井又江潮□□□□□□□□□□□□□□□□□□□□□□□□□□□□□□

力復一河專受江潮□□□□□□□□□□□□□□□□□□□□□□□□□□□□□□

湖中葑田積一□□□□□□□□□□□□□□□□□□□□□□□□□□□□□□□□

其上堂之不復生□□□□□□□□□□□□□□□□□□□□□□□□□□□□□

補闕柳

蘇公堤

甌杓置道上　食器遺像屬

中和之政　惠利爲本

記惡碑　戒民集

日中庭空　經宿訟息

浚遺陰擇善地　櫬柩藩於樞閭宋史云王□文以吏事進多任繁劇爲政平恕□□□□□□□□□□□□□□

平武□□

固而息者多矣

之獻徵錄云明方克勤守濟日府庭不陳杻械革鞭懸於樞閒示不妄罰考為六府最

經月不笞一人　五年方成一信

唐書曰崔郾守虢州治尚撫綏經月不笞一人及鎮鄂則用法嚴峻一毫不貸　山堂肆考云宋張詠問李畋曰百姓果信吾否對曰侍郎威信及民民皆信服公曰前一任則未也此一任應稍信耳只此一箇信五年方得成

屯兵得隸刺史　節制在於郡將

唐書云元和閒陸亘為兗州刺史對延英具陳節度使分兵屯屬州刺史不能制故易亂帝因詔屯士得隸刺史　宋史云楊簡知溫州日私鹺五百為羣過境內分司幹官檄永嘉尉及水砦兵捕之巡尉不白郡簡驚曰是可輕動乎萬一召亂貽朝廷憂兵之節制在於郡將違節制是不嚴天子命聽斬建旗立巡尉庭下兵仗兩行夾立郡官咸服一立西序數其罪命斬之郡官交進為致悔罪意良久得釋奏罷分司其紀律如此

微服直趨賊所　晝夕往勞部落

又曰淳化中蜀寇叛查道徙知果州時羌黨尚有伏叢谷其首何彥忠集其徒二百餘彀弓露刃詔書招諭未下咸請發兵殄之道曰彼恐人耳以罹罪欲延命須臾爾其實豈無詿誤邪遂微服單馬數僕不持尺刃間關林壑百里許直趨賊所初悉驚畏持滿外嚮道神色自若踞胡床而坐諭以詔意或識之曰郡守也嘗聞其仁是寧害我者即相率投戈羅拜號呼請罪悉給券歸業驛奏璽書褒美　又曰种世衡知環州蕃部有牛家族奴訛者素倔彊未嘗出謁郡守聞世衡至遣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往勞部落是夕大雪深三尺左右曰地險不可往世衡曰吾方結諸羌以信不可失期遂緣險而進奴訛方臥帳中謂世衡必不能進世衡蹵而起之奴訛大驚曰前此未嘗有官至吾部者公乃不疑我邪率其族羅拜聽命其後百餘帳皆自歸莫敢貳

遣還戍卒　處置潰軍

又曰呂公弼知河陽洛口兵千人以久役思歸奮斧鍤排關不得入西走河橋觀者洶洶諸將請出兵掩擊公弼曰此皆亡命急之變生即乘馬東去遣牙兵數人迎諭之曰汝輩勞苦然豈得擅還一度橋則罪不赦矣太守在此願自首者止道左皆許立以俟公弼索一唱者斬一人餘復送役所語其校曰若復偃蹇者斬而後報眾帖息　又曰高定子差知沔州元兵穿鳳州塞一與元小校張鐵以其徒潰入文州殺守臣楊必復將自龍趨縣以闔成都定子部分諸軍撫清塘嶺鐵就擒已而劍南大震定子語僚吏曰潰軍民流不還欲得錢糧耳吾將盡發吾州之儲與截諸司之綱為朝廷捍敵全蜀乃下令招潰卒人給緡錢及來諸軍尋受招不肯釋甲定子乃令帳下卒衣甲於兩廡以俟既而諸軍盛陳兵至吏士皆股栗定子坐堂上傳令勞苦之諸軍皆拜定子開諭使還本部以俟給犒諸將聞之亦來上謁定子復慰安之眾悅而去乃遣吏給糧如令闢寺觀祠宇以舍之

長揖中使　折服勢門

獻徵錄云況鍾為蘇州守時承平日久中使時出四方采寶幹辦之頗名色甚多蘇州有五六人居之而來內官羅太監尤久威熾隨威買會鳥花木皆備以剝民祈求無厭佐縣正少忤則加捶撻雖太守亦時訶責其他內官尤橫至縛同知浮遣水次鞭笞以為常鍾下車日首謁一勢閹於羅拜下不答鍾揖起云老太監固不當拜且長揖隨乃坐與之抗議畢出閹候鍾先上馬入城而已坐轎躡其後由是閹稍戢來內官以事杖吳縣主簿吳清鍾聞之徑往執其兩手怒數曰汝何得打吾主簿縣中不要辦事只幹汝一頭事乎來罷謝為設食而止於是終況鍾之時十餘年未嘗罹內官之患也　又云正德閒勢張甚奉命鎮閩者每行府守以下易章服細纓郊迎閹者至館守率佐以下入班庭甯再屈膝拜俯伏聞從凡旁徐起答之以次舉守與佐屬左右列以待命小不識或拒所括輯得禮而佐以下閹則自嫌答以為常葉信守泉州謁閹肩與入閹館驕道上不下令前導者呼以入故事用驛舍丞唱門始得入謁至是丞猶循之信大怒自道上令闔與南而傳而笞丞數十丞不勝痛號呼祈免一館中無不泄然改色者閹大沮下之階而望信譏無狀明日遂去然猶索所輸金千金於郡佐佐白信取庫金滿千遣吏賷詣與之閹覺又大恐謝不受去於是閹勢棄息信倡之也

撤神祠　沈土偶

元史云觀音奴守歸德寧陵豪民楊甲夙嘗王乙田三頃值歲饑王攜其妻就食淮南而王以疾死其妻歸則田已為楊據矣王妻訴之官楊偽作文券曰王在時已售我觀音奴令王妻與楊同詣崔府君神祠質之楊懼神之靈先期以羊酒浼巫囑神勿泄及詣祠質無所驗明觀音奴疑之召巫詰巫吐其實乃坐楊罪歸其田於王妻神而撤其祠　又云至正七年朝廷慎選守令參知政事魏中立言於帝曰今欲得賢守無如韓鏞者乃特署鏞名授饒州路總管饒俗尚鬼有覺山廟者自昔為妖以禍福人為盜者事之尤至將為必卜之鏞至即撤其祠宇沈土偶人於江人初大駭已而歎服賊

辭金紫　擒敗絮

唐書曰宣

宗時牛僧孺以司勳員外郎爲睦州刺史帝勞曰卿稱卷宰相以是擢臣非難也帝賜金紫謝曰臣今衣刺史所假緋即賜紫爲越等乃賜緋

敏事麤焉　荆叙布裙唐書曰貞觀時賈敦頤爲洪州刺史敦頤所治有惠政爲後人所思

之字景茂除睦海太守在官常擁敝絮生不侈飾

道上不知其刺史也劇縣令云岳州刺史岳州爲屬縣然屬岳州爲屬縣

于與馬在席者金紫如綺編廊然屬岳州爲屬縣

又要履餘華好言貴可兼得

鑑脚刺史　埋羨太守唐書曰高祖時薛大鼎遷洛州刺史時鄭德本在滑州

鄭慶賜人至今以爲美談

餘云王璡進起謂其妻曰汝尚不識吾惠更不德食草根時邪命左右撤石鑑之人稱理羨太守

愈　山酒召堂客乃獨進李及歷清謙至莫而歸

知杭州鄭庵天又河南府在杭日歷其屋俗輕廉不事宴游一日以韓愈爲師乃出令新愈南民

嚴之　**趙**

不持一硯以歸　**市取白集爲恨**　黃紫苑詳註曰包拯爲端州守州歲貢硯前守所取輒合群事取輒曰數十倍以遺權貴拯命製端足數歲爲端州硯不持以歸

書小吳殷云李及杭州市樂天集一部書乃爲鮮身之根此君殊清節可爲世勵

妻子希至官舍　**州民交爭我公**　太平御覽曰太守所在清如冰雪妻子希至歲令家爲弘農

官舍二聯合之民爭於界上一曰此我公也汝奪之一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焉

烏鵲擁車　**飛蝗墜水**　合璧事類曰宋杜衍知乾州未滿歲安撫使察其治行以衍權開封

府二聯合之

李元綱元益註曰李大綱守潤州有惠政代去吏民遮留烏鵲羣飛亦擁車行

知青州東大旱蝗將入境過潤州風還飛墜水而青州無害

圖門高滿　**枯樹枝生**　山堂肆考宋世

良舜有宋清河太守才識開明尤善政術君有曲堤蓄多出及世良施八條之制盜奔他境謠曰

但有舜清公自昇遊後更敦廉無一囚獄中有生榆堤蓋太守在政潔已省繁苛去浮費百姓安之郡之西序

榆樹爲義與太守乃得見愿往以爲善政之德化所感

有古樹爲義樹枝生年枯死朔至即忽更生枝葉百姓以爲善政之德化所感

界出醴泉　**清見越石**　又云宋世良守清河日醴泉出於界

內清徹無隱云清廉太守乃得見愿往王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廉太守乃得見愿往

徽後魏邪王秀之爲郡與朝士書北郡自虞公之後善政猶在遺屋易遷差得無往事觀視

歡聲動地　**治狀參閣**　唐書云薛珏左授州刺史建中初德宗命使者分道察官吏升黜焉而李承狀珏之簡越賢言

其廉虛翰朝其畜書參閣於是舜中歡大夫陽金紫宋史云紹定五年具陳承陳秀進歡聞特制

復知泉州迎者塞路深峒百蠻老人亦扶杖而出城中歡聲動地德秀謂民困如此寧身

代其苦決州宜自卯至申未已或輸其書養精神德秀曰無力惠民惟有政平訟理事當勉

其來　**惟恐其去**　**願遠**　山堂肆考云宋庭士辛整於伍高賈集於市廛南畝者

惟恐堂其牌考云宋命侯州仲達罷去滕州守敏州人遮使者曰願得向公三年

元史云元仁宗時董舜往出知中山府以

要去官　**官**　**歸**　**賢**　**廟**　**遠**　**中**　**有**　**蕭**　**知**　**府**　**也**　**於**　**近**　**侍**　**曰**　**柯**　**有**　**州**　**去**　**官**　**懷**　**迎**　**候**　**勞**　**耳**　**帝**　**領**　**之**　**適**　**行**　**田**　**野**　**見**　**老**　**婦**　**問**　**之**　**曰**　**府**　**中**　**有**　**數**　**老**　**人**　**焚**　**香**　**羅**　**拜**　**遮**　**問**　**之**　**曰**　**汝**　**輩**　**何**　**所**　**禱**　**合**　**辭**　**對**　**曰**　**蕭**　**知**　**府**　**奔**

官歸賢廟遮帝意其來是以禱也

著書外臺　**橫經講院**　唐書曰王彥珪左授州刺史建中初德宗命使者分道察官吏升黜焉而李承狀珏之簡越賢言

遜窮其術以學作書歐外臺以要討繹精明爲世寶焉宋史

帝疑其年　**后奇其貌**　太平御覽云梁書張緬出爲淮南太守性至孝母有疾因數從高醫遊

龍江客上既橫經自講人用歎動也作

曰危稽知淳州有瞰淳臺據溪山最勝處

書封取曹文宗見幽事允愜甚稱賞之

有臧歐武帝后將軍臺書存問萬康通天中自德州刺史入計后奇其貌詔工圖之

領魚　**分虎**　又云續通典後唐長興元年給事中崔衍奏諸州鋼魚一隻在本州庫新除刺

師帥　**郡將**　梁苑詳注云今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輪

仲舒曰今郡守縣令之師帥所以其兼領戍事也

延年傳注謂帥將以其兼領戍事

史謝領左魚到州集官吏取州庫右魚契合却差人送左魚到省又云范尚書讓封侯表分虎出守

神君佛子 山堂肆考云梁孔奐字休文爲晉陵太守清白自將秩俸分贍孤寡號曰神君又云宋紹嘉定中知臨安府幾十年理訟清簡平反冤獄道不拾遺里巷呼爲佛子

五知四友 宋史云李繹屢知州事所至頗稱治自以久官在外意不自得作五知先生傳謂知時知難知命知退知足也 歙徽錄云仁廟簡廷臣爲郡守李騭以監察御史受璽書出知河南府於署後植松竹梅退食盤桓其中因曰三友而益我一夫得非四友乎遂號堂曰四友

嚴整 簡易 太平御覽云北史宋欽道仕齊爲中山太守長於撫綏然好察細事州吏使民間者先酬錢然後敢食臨淮稱爲嚴整山堂肆考曰宋蔣元振淳化中知廉州清苦勵節家屬未悉寄住潭州在任嚼粥飲水自奉甚薄爲政簡易民甚愛之

嗜退 安民 宋史曰司馬池知鳳翔府召知諫院上表懇辭仁宗謂宰相曰人皆嗜進而池獨嗜退亦又曰李允字子西在言職十年出知杭州帝書安民二字以寵之後歷守名郡爲政簡嚴老益

精明 騎紫馬 望黃龍 山堂肆考曰謝靈運出守永嘉人曰騎紫馬者太守也故杜詩曰使君騎紫馬捧擁中一說零陵守 又云沈豐爲巴陵守徵朴不舉市無刑戮有三黃龍望府中 又云宋田況知成都以德化人人不忍欺時謂張乖崖之明王文康之平程文簡之肅韓忠憲之愛公山堂肆考曰宋太平御覽云晉書桓元補義興太守繁繁不得志嘗登高望震澤歎曰兼有之 翰苑新書曰嚴助上書願奉三年計最

五湖長 三年最 太平御覽云晉書桓元補義興太守繁繁不得志嘗登高望震澤歎曰父爲九州伯兒爲五湖長 翰苑新書曰常袞集居一州之表爲千里之師又劉愷曰二千石宅主千里之師尤宜尊重禮典以身先之

兼四長 師千里

天下長者 一世清人 又云漢文帝謂田叔曰公知天下長者乎故雲中太守孟舒是也 太平御覽曰三國典略王慶籍爲京兆太守太祖以其精勤賚以紫袍及綾裳一襲謂百官曰王慶籍一世清人也 又云漢文帝使人密察民間其善政不絕口乃錄其東湖四詩歸奏上讀而嘉賞遂以文字受知

人思劉君 時歌杜母 邢之張耕懷之譚澄 元史曰世祖嘗與太保劉秉忠論一時牧守秉忠曰若邢之張耕懷之譚澄何憂不治哉

勤以補拙 儉以養廉 慎以補過 惠以得民 歙徽錄云明明延平府知府孫衍

大車行乎平陸 巨艦泛乎安流 又云明敏授孫鼎謂松江太守趙豫

太守四

罷侯置守 史記始皇二十六年滅六國罷侯置太守

涿郡濱近外虜 魏志曰王觀爲涿郡太守時明帝即位下詔書使郡縣錄爲中平者主者欲言郡爲中平觀歎曰此郡漢近外虜數有寇害云何不爲劇邪主者曰若郡爲外劇恐於明府有任子觀曰夫君者所以爲民也今郡在外虜則於役條當有降差豈可爲太守之私而負一郡之民乎遂言爲外劇郡後送任子詣鄴時觀但有一子而又幼弱其公心如此

更名太守 漢書公卿百官表曰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有丞邊郡又有長史掌兵馬秩皆六百石景帝中元二年更名太守

常山北道主人 司馬彪續漢書曰鄧晨亦間行會於鉅鹿下自請從晨爲常山太守會王郎反光武自鄴走信都晨爲我北道主人乃還晨歸郡光武曰偉卿以一身從我不如以一郡從我北道主人乃還晨歸郡

起徒爲二千石 漢書韓安國字長孺拜爲梁內史中起徒中二千石元二年更名太守

起小吏爲太守 魏志曰公孫度起元菟小吏爲遼東太守

於家受詔 漢書龔舍傳云哀帝遣使者拜舍爲泰山太守舍家居在武原使者至縣請舍欲令至公庭拜授印綬舍曰王者以天下爲家何必縣官遂於家受詔

病不就府 司馬彪續漢書曰王良遷涿郡守稱病不之府官屬皆隨就之良遂上疾篤乞骸骨於家受詔便道之官又東觀漢記寇恂爲潁川太守便道之官

便道之官 漢書云龔舍拜泰山太守

迎者如雲 華陽國志曰前後太守數煩擾夷人飯亂張翕起家復爲越嶲太守迎者如雲

下車擢賢俊 東觀漢記云張酺爲

東郡太守下車豪強賞賜分明肅清中奸

下車表行義 又云韓稜遷南陽太守下車表行義拔出滯淪豪傑

教誘後進 晉中興書曰孔衍爲廣陵郡時人爲之集心而衍不形於色郡縣接西賊繼敎誘後進不以成勝爲業

序序大興 魏志曰鄭渾爲山陽太守渾下百姓若苦乏材木乃課樹榆爲籬界部落齊整如一民得財用饒足用

開學業 晉書曰虞潭遷會稽太守廣開學業還相教授年中庠序大興

敎民種植 漢書曰龔遂爲渤海太守令口種一樹榆百本薤五十本薤一畦韭家二母彘五母雞吏民皆富實狱訟止息又云治沛郡也

益五果 魏志曰鄭渾爲山陽太守渾下百姓若苦乏材木乃課樹榆爲籬界部落齊整如一民得財用饒足用 敎民種植 漢書曰龔遂爲渤海太守令口種一樹榆百本薤五十本薤一畦韭家二母彘五母雞吏民皆富實狱訟止息又云治沛郡也

敎民種柘 華嶠後漢書曰劉寬爲南陽太守令種桑柘養蠶

敎民牛耕 又曰任延拜九真太守民俗不好牛耕作常告糴交趾令鑄作田器教民以牛耕置吏循行

勸民農桑 漢書云龔遂爲渤海郡多盜賊聞令棄其弓刀而賜鉤鉏遂又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

開兩江溉萬頃 風俗通云秦昭王使陳永爲蜀郡太守開成都兩江溉田萬頃

興陂遏開稻田 魏志云鄭渾爲蜀郡太守開成都兩江溉田萬頃

開倉賑民 後漢書曰第五訪遷張掖太守歲饑倉賑給乃舍都亭自表待罪給以救其弊吏欲上言訪不聽出粟賑民順帝璽書嘉之由

斷太壽水身自負土 又曰夏侯博領陳留太守時大旱蝗蟲起博乃斷太壽水身自負土率將士勸種稻民賴其利

躬率吏民以刻石頌之號曰鄭侯常民賴其利

填金隄 漢書云王尊遷東郡太守久之河水甚溢況浸瓠子金隄老弱奔走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馬祀水神河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傍立不動而水波稍却乃止

開倉賑民 晉書云鄭默爲東郡太守值歲荒人饑默輒開倉賑給乃舍都亭自表待罪是得全一郡

開閣自責 謝承後漢書曰嚴光自責太守據吏有過輒開閤自責

吏有陰過長假還家 又曰沈豐爲零陵太守吏有陰過長假還家

摘發奸邪詞訟立決 謝承後漢書曰黃香爲魏郡太守到官不遣吏歸鄉橋發奸邪詞訟立決 繫囚千數一時論決 魏志曰陳矯爲魏郡太守時繫囚千數至有歷年矯以爲周有三典之制漢約三章之法今刑輕重之理而久繫之忠可謂謬矣悉自覽罪狀一時論決

莫敢匿詐 又云宋華遷陳留太守有繫囚多所連及囚至詰之皆不敢匿詐

振厲威風 謝承後漢書曰王龔拜南陽太守下車振厲威風

稱其威信 漢書馮野王傳云馮並爲河內守

撥煩之才 謝承後漢書曰朱博爲琅邪太守文學優吏聽有奏記稱說云云博見謂曰鉅鹿蒯聞治君有撥煩之才故特授任當如刺史勿毀前政

明法令 又曰李膺出補蜀郡太守脩庠序敎明法令威恩並行蜀之珍玩不入於門益州紀其政化

奉律令 漢書曰朱博爲琅邪太守文學優吏聽有奏記稱說云云博見謂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耳亡柰生所言聖人道何也

才績漢書冠蓋相望何者禹曰寇恂文武兼備有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爲潁川太守臨發嘆曰朕有河內猶高祖有關中非蕭何誰能鎮之

御衆之 漢書曰朕有河內猶高祖有關中非蕭何誰能鎮之

威名流於匈奴 又云趙廣漢拜潁川太守郡大姓原楊宗族橫恣賓客犯法廣漢捕發奸邪詞訟立決

繫囚至詰之 漢書馮野王傳云馮並爲河內守

考郡畏如 又云趙廣漢拜潁川太守郡大姓原楊宗族橫恣賓客犯法廣漢捕發奸邪詞訟立決

民常詞訟爲陳大義 又云趙廣漢拜潁川太守郡大姓原楊宗族橫恣賓客犯法廣漢捕發奸邪詞訟立決

掾吏有過 又云趙廣漢拜潁川太守郡大姓原楊宗族橫恣賓客犯法廣漢捕發奸邪詞訟立決

躬率吏民以 又云趙廣漢拜潁川太守郡大姓原楊宗族橫恣賓客犯法廣漢捕發奸邪詞訟立決

明賞罰　華嶠後漢書曰廉范爲武原太守下制申明賞罰誅鉏奸猾表用良吏

令行禁止　續漢書曰耿純爲東郡太守在郡四年抑強扶弱令行禁止

殺伐立威　漢書云陳咸爲南陽太守所居以殺伐立威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輒論輸府

嚴刻見稱　東觀漢記云鄭璩爲漢陽太守以嚴刻見稱

盜賊不敢入界　續漢書曰韓延壽爲東郡太守置正五長相率以孝弟不姦人莫敢入界得舍姦人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之

涼州曰乳虎　東觀漢記云鄭璩爲漢陽太守以嚴刻見稱

吏民號臥虎　益部耆舊傳曰張則生出獄吏人及羌胡畏之道不拾遺行衆至夜聚衣裝道傍曰以付樊公涼州爲之一歌曰寧見乳虎穴不入冀府寺大笑期必死忽怒或見置槃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爲牂牁太守吏民號之曰臥虎

德教多奇　謝承後漢書曰董春爲廬江太守當官明亮德教多奇吏人稱之

雅正矯俗　又曰陳蕃爲豫章太守雅正矯俗以禮導下

雖有職務好學不倦　王隱晉書曰石崇爲陽城太守討吳有功封安陽鄉侯在郡雖有職務好學不倦以疾自解

爲政脩理清靜不煩　續漢書曰第五倫遷會稽太守云云

朝省官事晝誦經典　謝承後漢書曰高呂爲廣漢太守云云

晝則遊田夜則詠誦　王隱晉書曰曹志薦樂平太守遷趙郡不以郡務爲意晝則遊田夜則詠誦以聲色自娛當時見者未審其量也

事無宿諾　魏孟康爲弘農淮陽守黠伏謝不受印綬召上廄黠泣曰臣自以不復見陛下臣常有狗馬之心今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爲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重臥而治之爾太守吏民景丹臥以鎮之東觀漢記云景丹拜弘農太守時丹病帝以其舊將欲令強起領郡事乃夜召入謂曰弘農逼近京師知將軍病但得將軍重威臥以鎮之足矣

事從清儉　謝承後漢書云謝夷吾遷鉅鹿太守郡稱善省奢從約事從清儉

汲黯臥而治之　漢書曰汲黯爲淮陽太守黠伏謝不受印綬召上廄黠泣曰臣自以不復見陛下臣常有狗馬之心今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爲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重臥而治之爾

景丹臥以鎮之　東觀漢記云景丹拜弘農太守時丹病帝以其舊將欲令強起領郡事乃夜召入謂曰弘農逼近京師知將軍病但得將軍重威臥以鎮之足矣

不以事務嬰心　晉中興書高平郗鑒太守不以事務嬰心

不以郡務爲意　曾志詳上

計日受俸　謝承後漢書云王暢拜南陽太守計日受俸不敢魚肉

計月受俸　會稽典錄云陳修遷豫章太守十日一炊不然

十日一炊　謝承後漢書曰沈景爲河間太守拜月受俸受米不受錢也

五日一炊　謝承後漢書云第五倫爲二千石妻子不歷官舍五日一炊

俸祿取赤米　續漢書云第五倫俸祿常取赤米

俸盡食醬虀　桓階別傳曰階爲趙郡太守在郡時俸盡食醬虀上聞之歎戲之曰卿家醬頗得不減邪乃詔曰昔子文清儉朝不謀夕而有脯糧之秩宣子守約軍食魚餐而有加粱之賜豈陳宇大臣而有蔬食非吾所以禮賢之意其賜財鹿師二人并弩

吏民不欺　華嶠後漢書云王暢太守平心舉善每自刺責吏民愛敬不敢欺負也

民佩其德　漢魏先賢行狀云陳登爲廣陵太守及遷東城太守廣陵吏民被其恩德老弱攜負而追之登曉語令還曰諸卿何患無好令君乎

寬猛俱濟　謝承後漢書曰陳翔遷定襄太守寬猛俱濟

民安其惠　華陽國志云張翕遷越巂太守民安其惠在官十年卒百姓好慕送葬者數千人天子厚賜之

吏民從化　東觀漢記曰歐陽歙遷汝南大守推明賢俊吏民從化

吏民信向　後漢書曰伏湛爲平原太守時倉卒兵起天下驚擾而湛獨晏然教授不廢謂妻子曰夫一穀不登國君撤膳今民皆飢柰何獨飽乃共食粗糲時門下督素有氣力謀欲爲湛起兵湛收斬之徇守城郭於是吏民信向郡內以安平原一境湛所全也

吏民愛樂　又云侯霸爲臨淮太守吏民愛樂

德懷遠人　桓階列傳曰階爲趙郡太守威能震敵德懷遠人

撫和百姓　晉中興書曰庾翼除震威將軍轉西陽太守撫和百姓甚得歡心

外禦戎狄內恤百姓　王隱晉書曰應詹遷南平太守天門武陵並反其州郡奔敗唯詹獨保一郡外禦戎狄內恤百姓

化清於上事緝於下　謝承後漢書云王龔遷汝南太守拔才禮士不敢自專勞於求賢故能化清於上事緝於下脩政教寬刑宥罰困窮空虛盜賊弭息

惠澤洽著　汝南先賢傳云應頓爲東郡太守惠澤洽著

城門不閉　續漢書云寇恂爲汝南太守城門不閉盜賊不起

路不拾遺

華嶠漢書云任浦拜武都太守路不拾遺

咸稱神明 漢書云班伯爲定襄太守分部收捕盜賊伏匿日盡得郡中震慄咸稱神明

號爲神父 華嶠後漢書云班伯爲陽太守時多蕭張沓南陽

豐穰吏人愛悅號爲神父

男子以廉爲名 又曰廉范遷蜀郡太守生子皆以廉爲名

男女以宗爲名 謝承後漢書云宗慶遷長沙太守人多以乏衣食產乳不舉慶切讓三老禁民

殺子比年之間民養子者三千餘人男女皆以宗爲名

到郡朞月增戶萬餘 開喻數年漏脫自出蜀志云呂乂累遷廣漢蜀郡太守戶口衆多諸葛亮

卒之後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奸巧非一乂到官爲之防禁開喻撤導數年之中脫漏自出者萬餘口後入爲尚書

荊棘自除 續漢書云鮑永字君長爲東郡太守孔子闕里荊棘自除從講堂至里門永異之謂府丞及魯公曰方今危急而闕里自開斯豈夫子欲令太守行禮助我誅無道邪

豆生郡界 又云寇恂爲潁川太守時有豆生於郡界收得十萬斛以給諸營

行春隨車致雨 續漢書曰北海靖王興遷弘農太守縣吏張中有伏罪興收中案之興遷文學循行屬縣理冤獄宥小過應時甘雨降澍論郡中震慄時年旱分遣鄭弘詳上

理冤甘雨降澍 司馬彪續漢書曰北海靖王興遷弘農太守縣吏張中有伏罪興收中案之興遷文學循行屬縣理冤獄宥小過應時甘雨降澍

常爲高第 續漢書云鄧晨拜中山太守又曰李忠字仲都爲丹陽太守越俗不好學嫁娶禮儀衰於中國乃遣文學掾習禮容春秋鄉飲選用明經郡中瘴慕之墾田增多三歲出爲河內

奏課第一 續漢書云解脩遷琅邪太守吏民稱之嘗爲冀州高第

爲三河表 謝承後漢書云魏朗爲三河之表

閭流民占著者五萬餘口十四年三公奏爲天下第一

考績第一 王隱晉書云解脩遷琅邪太守考績天下第一

爲天下最 魏志曰杜畿拜河東太守而爲尚書事平更有令曰昔蕭何定關中寇恂平河內有其功間將授卿以清嚴爲治爲三河之表太守以清嚴爲治爲三河之表

年常爲天下最

民夷稱其德惠 又云含怒遷燒煙太守常日西域雜胡欲來貢獻而諸豪俗多逆勸絕既與貿遷欺詐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勞之欲詣洛者爲封過所欲從郡遷者官爲平賜皆散於衆在郡九年吏民便安將士用命

取輔以府見物與共交市使吏民議送道路甘是民夷翕然稱其德惠

歎詠不容於口 謝承後漢書云蓋勳遷潁川太守吏民歎詠不容於口

居郡四年惠愛在民 王氏家傳曰王朗爲會稽太守會稽舊祀秦始皇刻木爲像與夏禹同廟朗到官以爲無德之君不應見祀於是除之居郡四年惠愛在民

民惟恐其遷 魏略曰顏斐爲京兆太守斐清已柳俸而已吏民惟恐其遷大將軍自言願復留作一年以贖太守罪河南老弱萬餘人守闕欲入上言願吏以聞

老弱守闕上書 漢書曰魏相爲河南太守後有人告相賊殺不辜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隨車駕涕泣曰願復得留免官上擊筆憲道

老小隨駕涕泣 續漢書云耿純爲東郡太守免官上擊筆憲道過東郡百姓老小數千隨車駕涕泣曰願復得留

吏民攀車 謝承後漢書云孟嘗爲合浦被徵當還吏民攀車請之不得進乃解商人船遁去

吏民遮道 魏略云顏斐遷平原太守吏民遮道車不得行稽十日方得出

啼呼 續漢書云第五倫爲會稽太守坐法徵還百姓老小攀車叩馬啼呼

百姓啼泣 東觀漢記云賀文和遷九江太守行縣持乾糧但就溫而已臨去日百姓扶車叩馬啼泣隨之

垂涕送之 又云張酺爲東郡太守罰斷嚴勇遷魏郡太守百姓垂涕送之

刻石頌德 華嶠後漢書曰何敞爲汝南太守修治鮦陽舊陂溉田萬頃墾田三萬餘頃賴其利吏民立石頌敞功德

貌短小 漢書曰龔遂爲渤海太守上召見形貌短小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內輕焉

彭寵容貌絕衆 東觀漢記彭寵爲漁陽太守容貌絕衆

黃昌足心有黑子 謝承後漢書云黃昌會稽餘姚戴次公女州書佐黃昌妻也妾生子楚國先賢傳胡紹詣昌自訟昌疑母不類蜀人因問所由對曰妾本會稽人爲蜀郡太守初昌爲州書佐其婦歸寧於家遇賊被擄流轉入蜀爲人妻其子犯事昌左足心有黑子書自證至於此昌邪對曰昌乃出足示之因相持悲泣還爲夫婦竟以禮重焉

許荊蹠下有黑子 楚國先賢傳曰何以證黃昌邪對曰昌言當爲二千石昌滿呼前詣曰十八爲縣令下幹

見太守許荊蹠下而笑荊怒紹曰見明公蹠下有黑子紹亦有之故爾笑荊令紹學後八年遂遷爲九真太守

鄧攸夢行水邊 王隱晉書云鄧攸爲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一女子猛獸自後齧其肇囊者

田伯盧君與約 列異傳云田伯爲盧江太守移郡淫鬼命盡到府一月不自來見當壞祠占者以爲水邊有女汝字也果遷汝陰太守斷肇囊者新獸頭代故獸頭也不作汝陰當汝南也果遷汝陰惟盧君往見自言縣民與府君約期百日當遷大郡願見過後如期果爲沛相公不過於祠常見盧君月餘病死

黃猛擿殺主簿 薛琮表云黃猛爲日南太守下車以供設不豐擿殺主簿

黃賁爲夷陵太守臨軒冊拜 唐會要云元和三年詔刺史於宣政門謝訖遣之任舊制凡命都督刺史皆臨軒冊命近歲雖無冊文皆臨軒冊拜

黃賁爲襄陽耆舊傳曰黃賁爲夷陵太守貪穢無行朝廷以黃受代之

策試岳牧 又云調露元年臨軒試應岳牧舉人

經筵出守 宋史云呂溱以侍讀學士知徐

儒林舊德 又云趙師民在經筵十餘年甚見器異累請補郡除龍圖閣直學士知耀州帝自寫詩寵行目以儒林舊德

長安謀帥無以易卿 宋史云元豐初帝召呂公弼慰之曰長安謀帥無以易卿命知永興軍

蜀民思卿 翰苑新書云范成大除知明州過闕上曰蜀民思卿如慈親故付卿以海道

朕視河東如中執法 又云唐介以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帝曰朕視河東不在中執法下暫煩卿往耳

請治劇 唐書曰姚奕宰相崇子少傅謹崇不越官次而習知吏道故自欲使不暫煩卿往耳

與近郡 宋史云幻濬除給事中秦檜諷劾之帝謂檜曰幻濬性喜泉石與一山水近郡檜對曰永嘉有天台雁蕩之勝帝又曰永嘉太遠以湖州

特諭屬宰 又云王十朋守泉初到任會七邑宰勸酒歷告以愛民之意出詩示之曰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爲庶民斟

錢尚書 通爲洪州職官緣事過鄱陽見彭器資值月朔有衣冠數十輩來見彭公設拜問起居而退錢甚訝之問何人公曰皆鄉里後進子弟也錢曰何以有此公曰昔范希文守是邦其爲政以名教厚俗州人咸傾嚮之遂以成俗故至今爲尊長者以父兄自處而不辭後進以子弟自任而不敢忽此大賢臨政之效

興學勸農 又云至治元年答里麻除濟寧總管興學勸農百廢具修府無停事

文戒侈靡 翰苑新書云尚書廖剛之守漳也郡人素以侈靡相尚婚葬例踰制公首立條約且親爲文以訓告之風俗爲變

大賢臨政之效 又云胡氏家傳

養成人材 翰苑新書云曾肇知應天府當東南孔道宴勞無虛日肇曰飾廚傳以邀

惟用直道而行 又云廖德明知廣州立師悟堂刻朱熹家禮及程氏諸書公餘延僚屬及諸生親爲講說

獻徵錄 云明南陽守段堅爲政得大體不立赫赫之威不急功利凡所思措規模遠大輕徭薄

肇脩人紀之功 元史清承伊洛之傳故見於治行者如此祭酒王鴻儒曰使南人不知有桑間濮上之風皆

先生始也當以肇脩人紀之功歸之 舊跡新渠 翰苑新書云東都事略趙尚寬知唐州按圖記得召信臣故迹復三大陂皆溉田萬餘頃廢田盡爲膏腴仁宗下詔褒美王安石作新田詩蘇軾亦作新渠詩

五章 飛橋無柱 宋史曰陳希亮代還執政以爲大理少卿希亮曰法吏守文非所願願得一郡以自效乃以爲宿州州跨汴爲橋水與橋爭常壞舟希亮始作飛橋無柱以便往來詔賜縑以褒之仍下其法自徽州至泗州皆爲飛橋

陳公堤 合辭事類云言行錄陳文惠公堯佐河決滑州公作堤以護其外滑人曰不可使後人忘我公號爲陳公堤

儲之大倉 元史云張

弘範移守大名大水漂沒廬舍租稅無從出弘範輒免之朝廷罪其專擅弘範請入見進曰臣以爲朝廷儲小倉不若儲之大倉帝曰何說也對曰今歲水澇不收而必責民輸倉庫雖實而民死亡殆盡明年租將安出曷若活其民使不至逃亡則歲有恒收非陛下大倉庫乎帝曰知體其勿問

令輸原價 事文類聚云張詠前後治蜀時米斗值錢三十六乃按諸邑令輸原價糴之奏爲永制雖時有災饉而益民無餒色詠之力也

官錢運糴 宋史云辛棄疾知隆興府時江右大饑始至牓通衢曰閉糴者斬次令盡出公家官錢銀器召官吏富生商賈市民各舉有幹實者量借錢物運糴不取子錢期月終至城下發糴於是連檣而至其直自減民賴以濟時信州守謝元明乞米救助幕屬不從棄疾曰均爲赤子皆王民也即以來舟什之三與信又云黃幹知漢陽軍值歲饑糴客米發常平以賑制置司下令欲移本軍之粟而禁其糴幹報以乞候幹罷然後施行及援鄂州例十之一告糴於制司荒政具舉旁郡饑民輻輳惠撫均一春暖願歸者給之糧不願者給廬居之民大感悅

倉米減糶 元史曰王都中遷饒州路總管年饑米價翔踊都中以官倉之米定其等價減十之二使民就糴時宰怒其專權都中曰饒去杭幾二千里比議定往還非半月不可人七日不食即死矣民亦相與言曰公爲我輩減米價公果得罪我輩當鬻妻子以代公償時宰聞之即乃罷都中歷仕四十餘年所至政譽暴著而治郡之績雖古循吏無以尚之

矯發邊儲 獻徵錄云明戴浩改軍昌守邊塞刻敝甚值歲大祲矯發邊儲三萬餘緡奏曰請以臣一人之命而活千萬之命優詔原之

代役 元史曰世祖中統十三年出董文用爲衛輝路總堤力役會初得江南圖籍金玉財帛之運日夜不絕於道警衛輸輓日役數千夫文用憂之曰吾民困矣而又重妨耕作殆不可乃從轉運主者言州縣吏卒足以備用不必煩民即手書具官姓名保任之民得以時耕而又改彰州利民之事知無不爲治行彰聞

民陰受賜終不自言 獻徵錄云宣德時趙豫奉敕知松江府一意撫循與民休息周忱巡撫南畿有所經畫必與之議而後浚民陰受其賜而終不自言

臨浚邊鋭庭無留事 宋史云太宗朝薛映以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臨浚邊鋭庭無留事轉運使姚鉉移屬州毋得輒斷徒以上罪映即奏徒流笞杖有及之者則曰此巡撫奉宣德意豫何力之有

廉明剛斷發摘如神 元史云觀音奴登泰定四年進士爲歸德府廉明剛斷發摘如神民有銜冤不直者雖數十年前事皆千里奔告立爲剖決

實客泛舟 唐書云顏眞卿爲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狀牙蘖眞卿賜詔書兩增陴濬隍料才壯儲廩庫日與賓客泛舟以紓祿山之疑果以爲書生不疑也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

遊觀竟夕 宋史云曾公亮以司空兼侍中判永興軍先是慶卒叛既伏誅而餘黨越佚自陝以西人情騷然公亮一鎮以靜長安豪喜造爲語聲言營卒怨減削謀以上元夜結外兵爲亂邦人大恐或勸毋出遊公亮不爲動張燈縱觀與賓佐竟夕乃歸

莫枕樓繁雄館 宋書云辛棄疾出知滁州罹兵燹井邑田乃創莫枕樓繁雄館

披荊棘立官府 元史云元初田雄授鎮撫陝西繕管京兆等路時關中苦於兵革郡縣蕭然煙燹不爲動張燈縱觀與賓佐竟夕乃歸披荊棘立官府開陳禍福招徠四山堡砦之未降者獲其人皆慰遣之由是來附者日衆乃敎民力田京兆大治

自囚於獄 唐書云陽城爲道州賦稅不時觀察使數誚責州當上考功第城自署下下以爲有罪自囚於獄判官督賦至州怪城不出迎吏曰刺史以問吏曰刺史官覺馳入謁城曰使君何罪我奉命來候安否耳留數日城乃載妻子中道還去

守臣不畏強禦 宋史曰李浩乞外得台州豪民鄭憲以貲結權貴人數其訟冤且誣以他事令言者用是擠之疏方上權參政劉珙越次奏曰李浩爲那獲罪豪民爲妻孥權貴人數其訟冤且誣以他事令言者用是擠之疏方上權參政劉珙越次奏曰守臣不畏強禦豈易得邪且問章安在珙袖出之遂留中不下大理稽欲還其所部臣考其本末甚白上顧曰守臣不畏強禦豈易得邪且問章安在珙袖出之遂留中不下大理稽欲還

利民之事知無不爲 宋史曰魏了翁字華甫差知漢州後知松江府一意撫循與民休息周忱曰吾民困矣而又即手書具官姓名保任之民得以時耕而又改彰州利民之事知無不爲治行彰聞

民陰受賜終不自言 獻徵錄云宣德時趙豫奉敕知松江府一意撫循與民休息周忱巡撫南畿有所經畫必與之議而後浚民陰受其賜而終不自言

其所沒貲上批其後曰台州所斷甚允當鄭憲家貲永不給還流徙如故浩始得安**一鶴自隨**宋史云神宗召趙抃知諫院帝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爲政簡易亦稱是乎**治潮**

二人獻徵錄云陳白沙謂吏於潮者多矣其有功而民思之唐莫若韓愈明莫若王源源潮州守也**寬不苛急簡不煩碎**宋史云歐陽修在滁州自號醉翁晚更號六一居士凡歷數郡不見

治迹不求聲譽寬簡而不擾故所至民便之或問爲政寬簡而事不弛廢何也曰以縱爲寬以略爲簡則政事弛廢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者不爲苛急簡者不爲煩碎耳**貧不愛錢**獻徵錄云明魚侃常

熟人舉進士爲部曹以能治劇遷開封府府居會省領三十六州邑侃旦夕所進惟脫粟菰菜而己同邑有錢昕者官爲布政使亦廉而故有父產時人爲語曰富不愛錢錢昕貧不愛錢魚侃**六印加劍**

宋史云淳化間凌策以集賢殿學士知孟州初策登第夢人以六印加劍上遺之其後往劍外凡六任**夢持六刀**又云高宗時洪興初從知饒州先夢持六刀覺曰三刀爲益今倍之其饒乎已而果然

使人神思清發太平御覽云晉書劉世智以吏部郎出爲潁川太守管輅書語人曰吾與劉潁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使人不衣自暖**又云南史謝超宗有高名齊高帝以爲義

興太守昇明二年坐公事免詣東府自通其日風寒高帝謂四坐曰此客至令人不衣自暖**眚目瓌異阡陌聚觀**唐書云李邕自貶斥後開元二十三年起爲括州刺史歷淄滑二州上計京師

始邕早有名重義愛士久斥外不與士大夫接既入朝人間傳其眚目瓌異至阡陌聚觀後生望風內謁門巷填溢中人臨問索所爲文章且進上以讒媚不得留出爲北海太守**姿狀沈毅威名赫**

然又云高宗時權懷恩姿狀沈毅每盛服妻子不敢仰視更歷萊衛邢宋五州刺史所居咸名赫然**歌于蒍**又云明皇在東都酺五鳳樓下命三百里縣令刺史各以聲樂集河內太守輦優伎數百被錦

繡或作犀象瑰瑋光麗魯山令元德秀惟樂工數十人聯袂歌于蒍于于蒍于者德秀所爲歌也歎曰賢人之言哉謂宰相曰河內其塗炭乎乃黜太守〔原〕**辭懷金**白帖云楊震爲東萊守昌邑令王密夜半

懷金獻曰無人知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無人知也**辭金馬**張奐爲安定羌率上馬金奐以酒酹曰使馬如羊不入廄金如粟不入懷**不上計**史記秦昭使王稽爲河東守三年不上計

不行縣韓延壽爲東郡不肯出行縣丞及掾數請之延壽曰恐無益重爲煩也**入爲公卿**漢制郡守課最者入爲公卿**諭以禮義**黃霸爲潁川守以禮義條教諭告之犯法曉令

自殺〔增〕**班春**合璧事類云崔篆王莽時爲新大尹稱疾不視事三年不行縣門下掾諫篆乃強起班春太守書以春行縣勸課農桑賑救乏絕也**不治產**太平御覽曰齊書裴昭明歷郡皆有善政

嘗謂人曰人生何事須聚蓄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當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不治產**不納賄**又云隋書車駕西巡還謂武威太守樊子蓋曰人道公清定如此否子蓋謝曰臣數

言清止是小心不敢納賄耳**以謠聞**宋史云孫鼛出知潭州邑人子爲草祭之語指切蔡京鼛以聞京怒使言者誣以他諭提舉鴻慶宮**去民疾**氣苑詳注云曾鞏爲州務去民疾苦急奸盜而

寬貧弱曰爲害者不去則吾民不寧齊俗悍強喜攻劫至是豪宗大姓斂手莫敢動寇攘屏迹州郡肅清**送人作郡**又云世說羅友家貧乞祿於桓溫曰臣昨中路見一鬼揶揄曰只見汝送人作郡不見人

送汝作郡溫笑以友爲襄陽太守**先試於外**合璧事類云鄭戩知長安有表曰聽嚴城之鐘鼓未卜何嚴權勤節於雪霜更覲曉節上稱善謂左右曰戰罷誰英豪朕用爲宰相故先試於外**置**

怨結懽唐書云李吉甫初爲太常博士李泌竇參器其才厚遇之陸贄疑有黨出爲明州長史贄之貶忠州宰相欲害之起吉甫爲忠州刺史使甘心焉既至置怨與結懽人益重其量坐是不徙者六歲**賜**

錢旌潔合璧事類云宋太宗朝賈黃中知昇州一日案行府庫見扃鐍甚嚴發之得寶貨千櫃皆李氏宮闈物初不隸於籍黃中悉表上之太宗歎曰府庫之物有籍貪黷者尚冒禁取之況此亡國之餘物乎賜

錢二百萬以旌其潔**不欲傷民**獻徵錄云明于誹爲順德守寬簡沈靜常數日不笞一人曰古之人視民如傷今之人每欲傷之者何也**稱爲節婦**又云明時鄉人議士大夫有三婦之嗤獨

以東昌府郡守爲節婦**薄於徼福而後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煢嫠**宋史云周敦頤歷事州郡黃庭堅稱之**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

賜又云新法行邵雍門生故友居州縣者皆貽書訪雍唯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投劾何益耶　居官廉而不擾則百姓自安又云高宗朝朱震爲翰林學士是時處州民爲盜天子以爲宜遴良太守往慰撫之將行震曰使居官廉而不擾則百姓自安雖誘之爲盜亦不爲矣願詔新太守到官之日條具本部及屬縣官吏有貪墨無狀者一切罷去聽其自擇慈祥仁惠之人有治效者優加獎勸上從其言

太守五

原詩晉傅咸贈建平太守李叔龍詩曰弘道興化實在良守悠悠建平皇澤未流朝選於衆乃子之授南荆注望心乎克副　潘尼贈滎陽太守吳子仲詩曰大晉盛得人儲宮畜髦士吳侯降高質剖符授千里垂覆豈他鄉迴光臨桑梓寡類感岐路黎庶思知恥老氏喻小鮮曹參寄獄士無謂樊邑陋覆實由茲起　又贈隴西太守張正治詩曰二八由唐顯周以多士隆羣靈感韶運理翩應翔風張生拔幽華蘋蘩登二宮未幾振朱錦剖符撫西戎及子仍同僚贈言貽爾躬威刑有時用唯德可令終　宋謝靈運去永嘉郡詩曰野曠沙岸靜天高秋月明憩石挹飛泉攀林寡落英　梁簡文帝餞臨海太守劉孝儀蜀郡太守劉孝勝詩碣石臨東海峨眉距西候兩杜昔夾河二龍今出守方無夜犬驚向息神牛鬬涼風繞輕幕麥兩交新溜念此一銜觴懷離在惟舊

又罷丹陽郡往與吏民別詩曰久歸從事麥非留故吏錢柳栽今尚在棠陰君詎憐　沈約去東陽與吏民別詩曰徽薄叨今幸忝荷非昔期唐風豈異世欽明重在茲飾驂去闕輔分竹入河淇下車如昨日曳組忽彌朞霜載凋秋草風三動春旗無以招臥轍寧望後相思　又酬謝宣城朓詩曰王喬飛鳧舄東方金馬門從官非宦侶避世非一作不避喧揆予發皇鑒短翮屢飛翻早趨朝建禮晚沐臥郊園賓至下塵榻憂來命綠尊昔賢侔時兩今守馥蘭蓀神交疲夢寐路遠隔思存

增唐杜甫送賈至出知汝州詩曰西掖梧桐樹空留一院陰艱難歸故里去住損春心宮殿青門隔雲山紫邏深人生五馬貴莫受二毛侵　又送李廣州詩曰斧鉞下青冥樓船過洞庭北風隨爽氣南斗避文星　又寄裴施州詩曰廟廊之具裴施州宿昔一逢無此流金鐘大鏞在東序冰壺玉衡懸清秋堯有四岳明至理漢二千石真分憂　白居易送嚴大夫赴桂州詩曰地壓殊方重官兼憲府雄桂林無瘴氣柏署有清風山水衙門外旌旗樓堞中大夫應絕席詩酒與誰同　宋蘇軾送錢藻守婺州詩曰老手便劇郡高懷厭承明聊紆東陽綬來濯滄浪纓東陽佳山水未到意已清過家父老喜出郭

壺漿迎　又送張嘉州詩曰少年不願萬户侯亦不願識韓荆州但願身爲漢嘉守載酒時作凌雲遊　曾鞏
疑香齋詩曰每覺西齋景最幽不知官是古諸侯一尊風月心無事千里耕桑歲有秋雲水醒心鳴好鳥玉砂
清耳漱寒流篆煙細細紬黄卷疑在香爐最上頭　郭解送吳中復守長沙詩曰初登西漢文章府便領吳王
第一州繞郭白雲衡岳近滿帆明月洞庭秋　楊億送劉秀州詩曰騎置迢迢阻玉音左魚江海遂初心郡樓
晴日東西望幾處棠陰接翠陰　元倪贊送高太守之秦郵詩曰秦漢置牧守猶古之侯伯封建而郡縣仁政
故不易漢宣知所本留意二千石慎哉高侯車願循古轍迹　明李濂送童太守入桂林詩緋袍金綬紫微臣
郡國如何借寇頻停鵠北堂還綠服畫熊南國又朱輪晴逾梧嶺隨征雁秋渡瀟湘憶故人自媿素餐淹歲月
羨君隨處布陽春　石沆送臨江蘇太守詩曰五馬夾朱輪清川不動塵問山廬岳近領郡虎符新吏冗詩難
廢民稀俗易淳江花迎路發十月待行春

原箴　後漢劉騶驗一作崔瑗郡太守箴曰有歲驅除焚夷紀蕩滅蕃畿罷侯置守秦發閭左陳涉奮威楚築乾谿
靈王不歸征退由近可不肅祇守臣司境敢告執機

原碑　晉孫楚雁門太守牽府君碑曰君體德允直才量高深明鑒達於世變弘毅足以致遠幸振鴻翼於衰塵
之表卓爾先覺於擬議之前遷雁門太守敷民耕戰蕩斷以情信賞必罰下服其命是以夷狄窘迫罔知所安
譬秋枯之隕晨風激電之不及掩耳也伐叛柔服威震沙漠遺種遠迹萬里無煙烈烈君侯文武允崇少兼七
德翰飛撫戎名揚河朔威鎮漢中臨危運奇在難匪從廻旌東慶撫司徐青截彼降賊海岱以平剖符千里爲
國干城　晉孫綽潁州府君碑曰君天縱傑邁奇逸卓犖茂才亮拔雅度恢廓通理遠鑒之識禮樂飾身之具
固以足之於天仞冠之於搢紳出匡南位功深於爵金邁三雁沖懷弄發道光古賢風改彫偽允可謂明德宏
猷贊世之偉器者矣矯矯秀姿卓卓英韻他人之高及有而已邁命有數託生皇代所忝之至人知其幸況在
懷情而無自識但親勤未效遽離己及低徊房禁攀戀罔遺

原表　宋顏延之拜永嘉太守辭東宮表曰抗志絕操芝陸謝匊代食賓士何獨匪民　又爲齊竟陵王世子臨
會稽郡表曰此郡歌風蹈雅既髣髴於淹中春誦夏絃實依希於河上頃者以來稍有詭替可推擇明經式寄

儒職使琢玉成器無爽昔談鑄金待價有符舊說　梁范雲除始興郡表曰臣被沐恩靈棲息榮幸聚貌兢視
挺樣鈐庵徒誓盡管之誠終沈營壘之用不悟懸景麗天通渥澗下月緒未交鎔光再鍊脩鞠慙疑雖不及忭
且地鄰舊越旬分故楚厥壤惟陝實邦斯大將何以再宣王猷陶奉惠渥　梁蕭子範爲綦令樽讓吳郡表曰
全吳奧區地迫都輦譬彼西京則扶風馮翊方之洛下則潁川河內自非時雨之政解繩之才寧可奉共理之
言承河澗之旨鄧攸廉白廼著不留之歌賀劭沈靜猶致通門之責　陳徐陵爲始興王讓琅邪二郡太守表
曰甫離懷袖裁脫綺紈適荷隆私使膺珪組執玉不起摳衣未勝自甘泉通火細柳屯兵旁帶戎臣頗同疆埸
言聽漢草乃曰中州邊望胡桑已成邊郡誠復居藩體國應思馬駿之功論地惟親宜慕蕭彰之勇　陳江總
爲衡陽王讓吳郡表曰芝泥馳印發命開函　潁之誠夏霜易實兢惟之至春冰可涉臨潤回軾即事何取廣
川無聲頗知自匹　增楊廷秀知常州謝表曰頃從山水之縣入陪鴻鵠之班心乎愛君而直前慨然臨事而
妄發尋將母以告歸乃拜州而得請慰公幹漳濱之身三年於外易獨孤常州之任再命滋恭惟郡邑先恩養
之治所願盡心使田里無愁恨之聲庶乎報上　吳永叔知隆興府謝表曰法度堯禹典則舜文數引公卿欲
闢四方有水旱盜賊之奏親問守相要使庶民無歎息愁恨之聲臣所領州在大江南界荆揚域向也物華民
富今爲地大國貧剖帥權分隸於九江而侯度僅頒於八縣然臣嘗閱漢輿圖數唐職貢或治南昌賜侯王之
印或分西道專采訪之權雖曰地雄亦因人重今乃眷玉隆之散吏就銅虎之左符臣已於月日到府上訖紫
馬朱衣雖動千里湖山之色玉珂金鎗尚思五更京闕之朝　朱熹潭州謝表曰臣迂疎末學憂患餘生得陪
香火之班豈復冠紳之念況學兼嶽麓脩明遠自於前賢而褒帶洞庭鎮撫近煩於元老俾承二任孰稱萬分
故蓋文明出治仁孝保邦謂臣有討古之勤以臣懷澤物之志假之師帥之職責以治敎之功敢不仰佩訓辭
俯殫學力雖驅馳靡及唯知趨事之誠或黽勉不前願遂歸田之請　真德秀知福州謝表曰伏念臣孤忠自
信獨立無朋先輟玉堂之廬俾司曹計復滕丹書之籍旋付藩條兩朝二紀之遭逢一飾四麾之榮奕重臨郡
寄僅閱歲朞冰蘗自將粗謹酌泉之誓蘭絲是戒少寬竭澤之嗟方生意之浚還視初心而尤慊幸值陰靈之
披豁恍聽麗景之昭融獲於茲晨與在親擢侯度未脩豈堪牧伯之命里門在望實均父母之邦當上下泰通

之期布朝廷寬大之令慨屬部創痍之未復考比年俶擾之所由政苟安恬寧有駭輿之馬吏無侵枉誰爲遊釜之魚雖幸勝之所傷多矣臣欽承詔旨思體聖情志或得行詎有禁闥淮揚之間職當自效願惟潁川渤海之師

原敎梁簡文帝復臨丹陽敎曰昔越張脩猛用弘美績遷延善政實著民謠吾沖弱寡能未明理道猥以庸薄作守京河將恐五袴無謠兩岐難頌思立思惠微宣風範　丘遲永嘉郡敎曰貴郡控帶山海利兼水陸實東南之沃壤一都之巨會而曝背拘牛屢空於畎畝歌績麻治絲無聞於窒巷其有耕灌不脩桑榆靡樹遨遊鄉里酣醉卒歲越伍乖鄰流宕忘返才異相如而四壁獨立高慙仲蔚而三徑沒人雖謝文翁之正俗庶幾龔遂之移風　任昉爲齊竟陵王世子臨會稽郡敎曰富室兼并前史共盡大姓侵威往哲攸嫉而權豪之族擅割林池勢富之家專利山海至乃水稱峻巖嚴我君后崇墉增仞內通神明出符大順火炎崑岡神嶽崩潰蘭艾同燼玉石俱碎哲人遭命哀有餘慨　陸倕未至潯陽郡敎曰第五倫之臨會稽躬斬馬草鄧伯道之涖吳郡自運家糧故能使吏作頌歌民胥興詠太守薄德謬叨龜組竊願巴祇闇坐接客思匹吳隱被絮對賓常藥自隨式瞻無遠單車入境竊所庶幾舊須發民治道及戍邊榆檇採諸如此類悉皆省息　又云太守家本諸生伏膺典紀光武靈臺之籍較涉根基張華聚土之書略見庭戶貴郡圖載具存方策校以山經參諸括象原野城寺宛在心目龍泉鶴嶺不易窮登所撰郡圖可勿親用公孫陛戟既似井蛙延壽執戈實同兒戲

原銘晉傅元江夏任君銘曰君承洪苗之高冑累岐嶷之上姿質美珪璋志邁雲霄景行足以作儀範柱石足以慮安危弱冠而英名播於迴邇弄江夏太守內平五敎外運六奇邦國乂安飄塵不作銘曰峨峨任君應和秀生如山之峙如海之渟才行闡茂文武是經羣后利德泊然弗營宜享景福光輔上京如何夙逝不延百齡

宋傅亮故安城太守傅府君銘曰爰自漢季以及晉朝高明遠德係軌於時貞風亮節流聲累葉君承世德之芳流蕩二象之淑靈含章蘊粹佩蘭藉蕙章帶飯蔬朝不及夕不以樓遲改其閑不以隱約回其操楊生所謂久幽而不改隨和之德者其斯之謂歟樓心古烈擬躅前脩淹留孔老宛然內求於言中倫庸行歸周神之聽之匪明匪幽

原章梁簡文帝爲王規拜吳郡太守章曰臣今願斂衽後思循牆所忝示山河而形勝顧浮橋而不見蒼鷹一遊望仙掌而遠然方當駕吉祥之車入句吳之地驅緹扇之馬撫奉德之鄉製錦何階棼絲方始　陸倕授溥陽太守章曰鏤冰雕脂不見大龍之象課虛叩寂寧聞駕辯之音徒荷容蓋空班推擇不能使府庭生梓橫閣誦經俯睨朱轓仰瞻繒蓋漏上嚴辦伏軾多慙

設官部五十四 郡佐總載 郡丞 長史 附 通判 簽判 判官 附 司馬 附 推官 附 通守 附 郡尉 附 同知 附

郡佐總載

杜氏通典曰郡之佐吏秦漢有丞尉丞以佐守尉典武職 後漢諸郡各置諸曹掾史略如公府曹無東曹 蔡質漢儀曰河南府掾出考與從事同 後漢書曰蟜蠻不入中年河南尹疑不實使仁恕掾往廉之是也 晉宋以下雖官曹名品互有異同大抵略如漢制

北齊上郡太守屬官合三百一十人為郡官故有長史司馬錄事參軍功户兵法等七曹稍與今制同開皇三年詔佐官以曹為名者並改為司十二年諸司州從事為名者並改為參軍又制刺史二佐每歲暮更入朝上考課煬帝置通守贊治東西曹掾主簿司功倉户兵法士等書佐各以郡之大小而為增減改行參軍為行書佐 唐州府佐吏與隋制同有別駕長史司馬一人 大都督府有左右司馬二員別駕長史司馬通謂之上佐 錄事參軍 京府謂之司隸參軍置二人餘並為錄事參軍大州上都督府亦二人餘州府一人 司功司倉司户司兵司法司士等六參軍 景隆三年諸州加置司田開元中省乾元之後又分司户置參軍一員位在司户下諸府則曰田曹開元中省乾元之後又廢置不恒故不列 在府為曹在州為司 府曰倉曹功曹州曰司功司倉 大與上府置二員州置一員 自司功下通謂之 博士一員醫博士一員大凡以州府大小而為增減 增 宋史曰宋懲五代藩鎮之弊乾德初下湖南始制諸州通判令刑部郎中賈玭等充建隆四年詔知府公事並須長史通判僉議連書方許行下時大郡置二員餘置一員州不及萬户不置武臣知州小郡亦特置焉其廣南小州有試秩通判兼知州者南渡後知州通判有兩員處減一員凡軍監之小者不置又詔更不添差其後或以廢事請或以挖扼去處請五年以後旋添置之除潭廣洪州鎮江建康成都府見係兩員外凡帥府通判並以兩員為額餘置一員 其幕職官有簽書判官廳公事兩使防團軍事推判官節度掌書記觀察支使凡員數多寡視郡大小及職務之煩簡政和初改簽書判官廳公事為司錄建炎初復舊凡節度推判官從軍額察推及支使從州府名凡諸州減罷通判處則升判官為簽判以兼之小郡推判官不並置或以判官兼司法或以推官兼支使亦有并判官窠闕省罷則令錄參兼管凡要郡簽判及推官皆堂除餘吏部使闕二廣間許監司辟差紹熙元年臣僚言廣西奏擬簽判多恩科癃老乞行轉運司不許差年六十以上昏耗之人 諸曹有錄事參軍

戶曹參軍司法參軍司理參軍中興詔曹掾官依舊惟司理司法並注經任及試中刑法人乾道以來間以司戶兼司法知錄亦或兼職六年汪大猷言司戶初官令專主倉庫知錄以司理例以獄事爲重不兼他職從之仍依知縣格法銓量如有老疾昏耗難任事者即於本州知通於判司簿尉內選經一考以上無罪犯曉法人對換紹熙元年詔不曾銓試人不許注授司法　遼史曰遼知黃龍府省同知有判官某州刺史有同知州事有錄事參軍世宗天祿五年詔州錄事參軍委改事省差注　續文獻通考金諸府非兼總管府事者尹一員同知一員少尹一員府判一員掌紀綱衆務分判吏戶禮案事專管通檢推排簿籍推官一員掌同府判兵刑工案事知法一員　諸府節鎮錄事司一員判官一員掌同警巡院　元上路置同知治中判官各一人下路不置治中而同知如治中之秩至元二十三年又置推官二人專治刑獄下路一人經歷知事或一人或二人照磨兼承發架閣一人又散府同知判官推官知事提控案牘各一人　置錄事司凡路府所治置一司以掌城中戶民之事中統二年照驗民戶定二千戶以上設錄事司候判官各一人二千戶以下省判官不置至元二十年置達魯花赤一員省司候以判官兼捕盜之事　明府屬同知一人通判一人推官一人因事添設同知推官或二人通判至五人其屬經歷司經歷一人知事一人照磨所照磨一人檢校一人司獄司司獄一人

郡丞一　長史　司馬　通守　同知附

杜氏通典曰郡丞秦置之以佐守漢因而不改後漢趙憙字子柔爲京兆丞曰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遂棄官去後官至三公晉成帝咸康七年省諸郡丞惟丹陽丞不省宋文帝元嘉四年復置齊梁有之至隋開皇三年改別駕治中爲長史司馬至煬帝又罷長史司馬置贊治一人後又改郡贊治爲丞位在通守下今郡丞廢矣其職復分爲別駕治中爲長史司馬自隋爲郡府之官去從事史隋趙軌爲齊州別駕有能名在州四年考績連最詔徵入朝父老攀涕隨逐曰公清如水請酌一杯水奉餞軌受而飲之唐永徽二年改爲長史前上元元年復置別駕多以皇族爲之神龍中廢開元初復置始通用庶姓天寶八年以明皇由潞州別駕入定內難遂登大位乃廢別駕官至德中復置諸府州各一人而大都督府不置通判其事以貳都督刺史之職　長史秦置郡丞其郡當邊戍者丞爲長史掌兵馬漢因而不改古今注曰守相病丞長史行事後罷邊郡太守丞而長史領丞職其後長史遂爲軍府官至隋爲郡官唐初永徽二年改別駕爲之其後二職並置府州各一人王府長史理府事餘府通判而

已〔司馬〕本主武之官自魏晉以後刺史多帶將軍開府者則置府僚司馬爲軍府之官理軍事晉謝奕字無奕桓溫時爲安西司馬在溫座岸幘嘯詠如常溫曰我方外司馬也宋制司馬銅印墨綬絳朝服武冠至隋罷州府之任無復司馬而有治中爲治中舊州職也舊謂隋以前州廢遂爲郡官說在州佐後治中篇開皇三年改治中爲司馬隋房恭懿爲澤州司馬有異績遷德州司馬理爲天下之最文帝曰此乃上天社稷之所祐豈朕寡薄能致之乎遷海州刺史煬帝又改司馬及長史升置贊治一人尋又改贊治爲郡丞唐武德初復爲治中貞觀二十三年高宗即位遂改諸州治中並爲司馬長安九年洛雍并荊揚益六州置左右司馬各一員四年復舊太極元年又置四大都督府置左右司馬各一員〔通〕

〔守〕煬帝置每郡各一人位次太守而京兆河南謂之内史唐無所職與長史同〔增〕遼金元制見總載〔續文獻通考〕曰同知職清軍匠或兼巡捕

郡丞二

〔原〕掌署文書典知倉獄漢書百官志云每屬國置丞各一人掌署文書典知倉獄黃綬大冠漢官儀云四百石丞尉皆黃綬大冠秩六百石又云大府秩二千石有丞一人邊郡稱長史皆六百石注云長史衆史之長黃霸當法漢書云黃霸爲河南太守丞霸爲人明察內敏又習文法然溫良有讓足知善御衆爲丞處議當於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任以郡職謝承後漢書云劉平舉孝廉拜濟陰郡丞太守劉育甚重之任以郡職上書薦平桓譚出補東觀漢記云光武議靈臺所處上謂桓譚曰吾欲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出爲六安郡丞意忽忽不樂道病卒領太守事吳志云孫權領會稽太守屯吳使丞之郡行文書事徐平威重又云徐平威重諸葛恪爲丹陽太守討山賊請平爲丞張暢佐蕃北堂書鈔云陸機表伏見司徒下諫議大夫張暢當除爲豫章內史丞暢才思清敏志節貞厲秉心立操早有名譽其年時舊比多歷郡守惟暢淩遲末齒而佐下蕃遂蹈碎獨於暢名實損虧以爲宜解舉試以近縣詔暢既爲是人所稱便差代之〔增〕傾產募士唐書云李襲志仕隋始安郡丞大業末盜賊起襲志傾己私產募士得三千人乘城拒賊或說曰公臨郡久人心悅向今四海分裂宜遂撫嶺表豈遽不若尉陀乎襲志終不肯逆節後歸唐舉政尤異又云張允濟舉政尤異遷高陽郡丞統太守事吏下畏悅賊帥王須拔攻郡於是糧盡吏食槐葉棗節無叛者貞觀初累遷刑部侍郎不置刺史合璧事類云孔昌寓字廣成貞觀中歷魏州司馬有治狀帝爲不置刺史爲政三年璽書褒美薦宰相材唐書武后嘗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雖老宰相材也即召爲洛州司馬他日又求仁傑曰臣嘗薦張柬之未用也后曰遷之矣曰臣薦宰相而爲司馬非用也見刺史禮又曰中宗時孔若思出爲衛州刺史故事宗室爲州別駕見刺史驚放不肯致恭若思劾奏別駕李道欽請部狀有詔別駕見刺史致恭自若思始已上通制小兒來迎又云韋景駿神龍中歷肥鄉令後爲趙州長史道出肥鄉民喜爭奉酒食迎謁有小兒亦在中景駿曰方兒未生而吾去邑非有恩意何爲來也對曰耆老爲我言學廬館舍橋梁皆公所治處公爲古人今來觀見所以來景駿爲留終日而去履忠思孝山堂肆考曰唐南承嗣霽雲子也歷施涪二州爲別駕柳宗元稱其履忠思孝無替負荷見睢陽廟碑賜緋魚事文類聚唐德宗命盧晃爲渭州別駕知州事賜緋魚袋賞有功也禱媼龍唐書云敬宗立李逢吉謂李紳嘗不利於陛下乃貶紳端州司馬歷康封閣湍瀨險澀惟乘漲乃濟康州有媼龍祠舊傳能致雲雨紳以書禱祈而大漲皆爲司馬合璧事類云裴懷古杜如晦張柬之陸象先姚崇賈曾蘇瓌魏元忠張嘉貞並爲長史楊綰李泌韋安石李元紘

白居易柳子厚皆爲司馬

署府清簡 元史云元世祖時趙孟頫自念久在上側必爲人所忌力請補外二十九年出同知濟南路總管府事時總管闊孟頫偏署府事官事舊俗謁見有儀蔭襲有鏡鏡初一切受却之滇民尚鬼鏡初景泰間遷大理同知所隸多土官獻徵錄云彭鏡初所至必毀淫祠海上有獵神頗著靈異鏡初奉上臺令竟往毀之方航海高浪如屋從者驚落獨無所怖已而風止水靜卒毀而還

解散礦賊 又云天順間蔡寀爲溫州府同知時閩括流寇聚劫泰順山中據礦爲亂殺傷徧野朝命中使來督官兵勦賊會大雪不可進凍死甚衆議募民壯補伍擣賊巢穴寀請曰賊皆平民論以禍福當免而戰矣毅然請行即深入賊窟反復諭之賊感悟擒其魁詣寀曰民等愚惑冒干天誅公賜我數千人得生路敢不遵伏當就公前請餘命復歸爲太平民語罷立解散兵休而還

察僚屬 又云癸巳浙西饑上意有司不職命工部侍郎及某翰御史繼往緩徵蠲賑貸二使至大獎異遂委寀以考察府吏以至屬邑官吏於是注蒙績爲通省最薦之朝

耆老移問 又云成化間施奎調南安同知刑威不用專尚德化不喻年人吏洽和九載秩滿赴銓曹力勸革弊除奸愛民如撫身廉謹治政公勤革弊除奸愛民如子懇希回示以慰黎庶其得民心如此

郡丞三

詩 明郭奎寄劉彥基同知詩曰南浦登樓一曲歌江花潭影照青蛾謝安不與人同樂天下蒼生柰若何

九月征人未授衣年年書到故園稀無情恨殺湘東雁不帶平安一字飛 楊基寄諸葛同知彥飛詩曰白髮慵梳步屧遲老于田野最相宜每當酒熟花開日正值身閒客到時雪屋夜燈因婦織月波秋舫爲僧移而今此樂同誰說只有鄰人馬遠知

制 唐蘇頲授艾敬直仙州長史制曰敕朝議郎守豫州司上柱國史敬直恪勤官次精練文法往持憲簡共憚清嚴頃擁使車旌別淑慝好龍遺迹乘鳧舊壤俾州閭之創建佇邦國之誠謠可守仙州長史散官勳並如故 又授溫慎微揚州司馬制曰門下某官門遺清白家傳詩禮外鳴謙而益光中造理而能密書工懸帳賦掩馳輪閑達彰其起草仁明最於分竹乃睠維揚之藩是稱重江之奧端寀所擇僉議攸歸可守揚州大都督府司馬散官勳如故

記 唐白居易江州司馬廳記曰自武德以來庶官以便宜制事大攝小重侵輕郡守之職總於諸侯帥郡佐之職移於部從事故自五大都督府至於上中下郡司馬之事盡去惟員與俸在凡內外文武官左遷右移者遐居之凡執役事上與給事於省寺軍府者遙署之凡任久資高耄昏懦弱不任事而時不忍棄者實涖之涖之者進不課其能退不殿其不能才不才一也江州左匡廬右江湖土高氣清富有佳境刺史守土臣不可遠

觀遊羣吏執事官不敢自逸佚惟司馬綽綽可從容於詩酒間由是郡南樓山北樓水溢亭百花亭風篁石巖瀑布廬宮源潭洞東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馬盡有之矣苟有志於吏隱者舍此官何求焉

增 書唐王勃上絳州上官司馬書曰君侯極天分構振瓊樹而韜霞帶地疏源握珠胎而冠月鱗軒羽殿瑶臺降卿相之榮鵲印蟬簪金社發公侯之始青皐獨唳望鴻漸而飄雲丹穴高鳴對鵷池而矯霧嚴助以賢良待詔未厭承明汲黯以方正拾遺終禁臥理加以雄材廣度散琬琰於胷懷逸氣遒文運風霜於掌握迫青霄而構舍煙霞之涯涘莫尋振滄渤以流謙江漢之波瀾未測耀靈桂於趙席垂棘知歸耕羣籟於莊軒懸匏自記實階夕敞清河銷驥贄之虞虛榻晨披元禮得龍驅之地方當翊贊宸極羽儀台屏豈徒偃仰州縣勞事藩庭而已哉借如僕者常恨霜松列澗蔦尋無單月之期露草滋山付徑有捎雲之望斯則聲實困於兼濟才位難於俱立況乎地勢不足以誇俗容貌不足以動人皇皇藪澤安足以奉高明之唾唾也所冀蠅階賤質附雲足而追飈蚋序輕姿託霜毛而絕海委名勵已蛟鐔申獨斷之能偶迹當仁驪珠鮮闇投之懼天衢可望指鵬程而三休巨壑難遊伏龍門而一息

通判一

附 簽判

增 文獻通考曰宋制通判職掌倅貳郡政與長吏均禮凡兵民錢穀戶口賦役獄訟聽斷之事可否裁決與守臣通簽書施行所部官有善否及職事修廢得刺舉以聞　又曰按藝祖之設通判本欲懲五季藩鎮專擅之弊而以儒臣臨制之號稱監州其官雖郡佐而其人間有出於朝廷之特命不以官資崇卑論也與後來之汎汎稱半刺者不侔矣　宋史曰元祐元年詔知州以帥臣其將下公事不許通判同管元符元年詔通判兼職官令日赴長官廳議事及都總簽書文檄　南渡設官如舊入則貳政出則按縣有軍旅之事則專任錢糧之責經制總制錢額與本部協力拘催以入於戶部　容齋隨筆曰今世士大夫既貴不可復賤淳化中北邊有事以殿前都虞候曹璨知定州時趙安易官宗正少卿已知州遂就徙通判又羅延吉既知彭祁絳三州而除通判廣州滕中正知興元府而通判河南袁郭知楚鄆二州會秦王廷美遷置房州詔崇儀副使閻彥進知州而以郭通判州事范正辭知戎潞二州而通判棣深又陳若拙歷知單州殿中侍御史西川轉運使召歸會李

至今為通判久之柴禹錫鎮涇州復奏為通判皆非貶降也　象苑詳注曰管判宋有兩使或國事重
權判官皆以選人充太平興國中以贊善大夫十五員充諸州節度判官至太宗以諸州長吏權官選朝士補
之仍分理事且試其才此發判所由始也蓋選人則為判官京官則為贊判　續文獻通考曰明制通判專
稽編置治農備河牧馬之政

通判二　僉判　判官　佚

監郡　山堂肆考云胡文恭行張士遜制分乘傳車按傳乃副車今以通判為傳者屬禮謂別為長史
司馬乃太守之副也　翰苑新書云歸田錄國朝始制諸州通判既非官屬故常與諸州爭權
每云我是監郡朝廷使我來監汝輩敢爲所制有錢昆少卿家世統人也嘗管常州補
外郎人問欲何州曰有鹽無通判處可矣蘇軾詩欲問君王乞符竹但憂鹽鐵有監州
源別駕長史司馬通判之上佐唐大曆十二年制刺史有故及闕本道使不得權領但令上佐知州事宋周述
大吉州通判劉記郡丞泰官惟掌兵馬自漢及唐其名不常曰別駕曰治中曰長史曰司馬隋均號上佐其官
從事之長耳　事文類聚云劉豐制曰宜膺受服之寵復踐端寮之列

給印紙　却例金　宋史曰卞敦通判宣州淳化間上命采庶僚中廉幹者給御書印紙遽最仍賜實俸以旌異之衰與焉
獻徵錄云嘉靖間朱光霽為重慶府通判詔頒滿道聲也會事且詔怒且逮下獄書未書遂輸
自劾但知歲書未書遂輸而樓堞壞地高
曰通判曾州時北使朝廷
令保障若是且宗何逢鳩工構城
曰山堂肆考云言行錄呂夷簡通判濱州人稱其才王旦嘗謂王曾曰此人異日與公對秉鈞曾曰何以知之
其奏請知之如不扰農具數事後卒與曾並相按夷簡嘗判睦州淳化中水災運奏國家田賦
有算非所急事發銀也請除之因詔天下農器皆免算白曰通判自劾但知歲書未書遂輸而樓堞壞地高
大起有算急事發銀買牛時光霽視府兼遂持銀入
獻徵錄云為重慶府通判詔頒滿道聲也會事且詔怒且逮下獄書未書遂輸而樓堞壞地高
獻徵錄云嘉靖間朱光霽為重慶府通判詔頒滿道聲也會事且詔怒且逮下獄書未書遂輸而樓堞壞地高

縛治保障　變通社倉　宋史曰李燾之謂郡守曰吾州為景德修城之地當保障之地而中貴人銜命來早規制一新費數
屋凡千間而農輸賦官置此倉民困於納息至以息為本而息為利三代聖人猶有變通安有先儒為法不思救其弊況熙寧社倉法歸之於
下而農輸賦官置此倉民困於納息至以息為本而息為利三代聖人猶有變通安有先儒為法不思救其弊況熙寧社倉法歸之於
出於民而官不得與焉蘇軾詩熙寧間變為別買田六百畝以其租代社倉息約非凶年不貸而貸者不取息

未嘗縛挽　務為柔　獻徵錄云弘治間譚讓改衡州通判兼署開化江山兩邑時挽源賊出沒開化境讓嚴
山堂肆考曰宋太宗遣武德卒潛察遠方事嗣宗城送京師因奏曰陛下不委任賢俊假信此輩以助之
民家丈曰王嗣宗通判河州太宗遣武德卒潛察遠方事嗣宗城送京師因奏曰陛下不委任賢俊假信此輩以助之
耳日臣嗣宗通判河州太宗遣武德卒潛察遠方事嗣宗城送京師因奏曰陛下不委任賢俊假信此輩以助之
為丈曰王嗣宗通判河州太宗遣武德卒潛察遠方事嗣宗城送京師因奏曰陛下不委任賢俊假信此輩以助之
獻徵錄云弘治間譚讓改衡州通判兼署開化江山兩邑時挽源賊出沒開化境讓嚴
獻徵錄云弘治間譚讓改衡州通判兼署開化江山兩邑時挽源賊出沒開化境讓嚴
獻徵錄云弘治間譚讓改衡州通判兼署開化江山兩邑時挽源賊出沒開化境讓嚴

不稅農具　未學造鋒　獻徵錄云弘治間譚讓改衡州通判兼署開化江山兩邑時挽源賊出沒開化境讓嚴
獻徵錄云弘治間譚讓改衡州通判兼署開化江山兩邑時挽源賊出沒開化境讓嚴
獻徵錄云弘治間譚讓改衡州通判兼署開化江山兩邑時挽源賊出沒開化境讓嚴
獻徵錄云弘治間譚讓改衡州通判兼署開化江山兩邑時挽源賊出沒開化境讓嚴
獻徵錄云弘治間譚讓改衡州通判兼署開化江山兩邑時挽源賊出沒開化境讓嚴

上佐　端像　山堂肆考云[illegible]

上佐知州事宋周述

之曰惟公兩登上宰皆值艱危之時一斥南荒遂爲死生之別事已定於蓋棺恩特崇於歸骨史付之火其子僧三兵以護行道出衢州章傑爲守希秦檜意指應辰爲阿附爲死黨符移訊鞫編捜行乃寢

移株樹下　投金水中

山堂肆考曰冀州刺史裴徽召管輅相見清論終日不覺其旅天時大熱移牀庭前樹下自是汲引輅爲別駕獻徵錄云明譚讓爲南昌通判職掌一切謝脫權貴進賄賂贈賂包代賀表京師舟將發投金甚衆悉命吏投水中人競網取之爭多寡訟官於是人知讓有異政云

台輔量　宰相器

山堂肆考曰趙昌言謂其有台輔之量表聞於朝　又云高瑀從王曾辟通判鄆州時趙元昊反瑀上疏陳八事議者以爲有宰相之器遂召還

裁淩如神　清談竟暮

宋史曰王十朋擢對策第一授紹興府簽判既至咸以書王易之十朋裁淩如神吏姦不行　又云余汝諧字退翁擢進士第熙寧初簽書鎮南西川判官趙抃守蜀以簡靜爲治每旦退坐便齋諸吏莫敢至惟汝尚來輒排闥徑入相對清談竟暮　英儒事文類聚云管寧辭云州民管寧誤燕雀之賤棲朝桐之華別駕者明使君之羽翼宜得英儒其騏足

贈刀駕王祥　投弟酌杯水以餞

太平御覽云晉中興書初徐州刺史任城呂虔強與乃受祥死之日以刀父老擇涕送之曰公清如水請酌一杯水奉餞軌受而飲之焉　合璧事類云隋書趙軌爲齊州別駕在州四年考績最優徵入朝贊

展驗足

合璧事類云管輅先主書曰麗士元非百里才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足

判佐

集苑詳註云唐書狄仁傑授下邽判州佐

悉補別駕

唐書云貞元時宰相齊抗奏麗州別駕元和後兩河用兵裨將立功得補東宮王府十望十緊等州悉補別駕由是流品濫別　宋朱紫淆并韋處厚爲相乃奏置六雄

石室

宋史曰王逵四世祖居巖仕唐爲驍騎長史遭黃巢棄官歸居青山楊行密據淮南使人以兵迫起之居巖其後有人於嵩山見空石室或云有道人王居巖處此去而莫知其所終

捕鱷魚

又曰宋太宗朝陳堯佐言事忤旨降通判潮州脩孔子廟俏之母弟能救堯佐聞而傷之命二吏挈小舟操網往捕鱷至暴非可網得至此鱷頭受國作文示諸市烹之人皆驚異

留珮

山堂肆考云宋通判鄭湊代去郡人攀留渙留珮以爲別

不愛點金

宋史云周敦頤初爲合州判官部使者趙抃感其黃金者試惜試之既驗欲授以方偕曰吾從吏祿安用化金哉術士曰子志若此非吾所及也出戶失所之

深自晦默

山堂肆考云歸田錄歐陽修知潁州呂公著爲通判爲人有賢行而深自晦默時人未甚知後修還朝力薦之由是漸見擢用

乃知茂叔

宋史云周敦頤爲合州判官事不於諧口臨之甚威敦頤處之泰然通判虞州非守虞熟視其所爲乃大悟其後有人於嵩山見空石室或云有道人王居巖處此去而莫知其所終

從吏隱

山堂肆考云宋趙衆爲四川龍州簽判作吏隱堂詩自山此身疑不在人寰民舍古意邨邨靜吏來文書日日閒

遠奸

宋史云陳瑾字堅中中甲科簽書越州判官守蔡卞以風示潮人民張氏子與其母濯於江鱷魚尾而食

淩事必以躬親

又云周敦頤爲合州判官事不經手吏不敢淩雖下之民不肯欺也

事有當爭

山堂肆考云宋王質字子野通判蘇州與知州黃宗旦數爭事宗旦曰君知世有化瓦石爲金哉術士曰子志若此非吾所及也出戶失所之

簽判宜居臣上

又云劉穎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累遷通判潭州王佐爲簽判作吏隱堂有詩曰滿耳江聲自負其能盛氣以臨僚吏穎約以中道多屈而改及陳察其廉每事加禮而權測知其心術每欲遠之屢引疾求歸章不得上

乃知茂叔

宋史云周敦頤爲合州判官事不經手吏不敢淩雖下之民不肯欺也

淩事必以躬親

又云周敦頤爲合州判官事不經手吏不敢淩雖下之民不肯欺也

遠奸

宋史云陳瑾字堅中中甲科簽書越州判官守蔡卞以風示潮人民張氏子與其母濯於江鱷魚尾而食

遠奸

宋史云陳瑾字堅中中甲科簽書越州判官守蔡卞以風示潮人民張氏子與其母濯於江鱷魚尾而食

事有當爭

山堂肆考云宋王質字子野通判蘇州與知州黃宗旦數爭事宗旦曰君知世有化瓦石爲金哉術士曰子志若此非吾所及也出戶失所之

簽判宜居臣上

又云劉穎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累遷通判潭州王佐爲簽判作吏隱堂有詩曰滿耳江聲自負其能盛氣以臨僚吏穎約以中道多屈而改及陳察其廉每事加禮而權測知其心術每欲遠之屢引疾求歸章不得上

寬恤召和

宋史曰張洽通判池州獄有張德脩者誤殺人死獄吏誣以故殺洽詳而疑之請刑鞫守不聽會提點常平表甫至時方大旱禱不應洽言於甫曰漢晉以來濫刑而致煩劇劇拳拳以體國爲心郭甫覓而得傳而載於方冊可考也天今大旱爲知非由德脩事乎甫爲閱款狀於獄得減死從徒復白郡請蠲征稅寬催科以召和氣守爲寬稅三日果大雨民甚悅

撥煩劇

又曰宋張忠恕通判杭州能撥煩劇

默禱必應

元史云許維禎字周卿至

元十五年爲淮安總管府判官屬縣鹽城及丁溪場二虎爲害維禎默禱於神祠一虎去一虎死祠前境內旱蝗維禎禱而雨蝗亦息是年冬無雪民多疾柰何維禎曰我當爲爾禱已而雪深三尺

白鶴神仙　獻徵錄云明初俞允字嘉言華亭人也以禮部主事調判長沙未至會道病暴卒已而復甦先是允病既革以易簀待槨於沙門七日矣忽有醫者貿藥而至或戲之曰寺有死者可復生否曰可入取青囊一粒納允口中有頃得甦數聲竟起不死於是家人大喜競以金帛酬醫無所受詢其姓名或以問允允始名無所言嘗謂我實神遊其地而未嘗死也往而復還而未嘗生也及至官訪之果得白鶴廟重建焉允蓋嘗而自記於仙者

民歌廉慎　又云宣德間戴浩爲東昌通判兼徽租淘河之役九載秋滿民歌曰戴別駕公實爲我儂廉慎忘躬能使年豐

更治簡緩　又云譚讓改福州通判政務尚嚴隔夜有書牌者曰虎豹在山雷行於天人宜自度不可犯譚譚顧視笑曰爲政不能使民無犯而使不可犯邪更治簡緩民愈稱頌

持青袍而歎　又云嘉靖間劉容字汝大通判黃州單車赴任布袍蔬食不殊寒士屬廉平之譽乎於上下黜吏悍卒相戒斂戰時景王樞回京中使僕從橫甚兩臺以下凜凜唯懼護譴容力任之中貴人素聞其名持其青袍歎息嚴論其下無所擾撫臺徐君謂所屬曰吾儕嫉關官如仇畏之如虎每每激而取禍覩劉別駕良媿矣

通判三

詩　宋呂祖謙送宋子華通判長沙詩曰騷人故悲秋九辨播三楚宋公舊題辭文采照潭府千載得君侯遙遙接華緒還當初秋天又進湖湘觴江山日日新似君相勞苦木脫獻羣峰雲生失前浦況持別乘權光華動逆旅元戎下分庭百吏羣趨廡後車載仁風習習被南土預知潢池盜無復鶯袍鼓嶺南鏡面平論賞駢圭組臨分一杯酒不爲離愁舉　楊廷秀送聶士友通判上印入朝詩曰君家樞相扶天極氣凌霜雪忠貫日史家有筆歎無人今有此人無此筆君侯名家千里駒拱璧盈尺徑寸珠合璧清廟薦六瑚合參豹尾隨屬車胡爲小緩雲間翮竭來螺浦分風月開軒不與俗客談明月清風入牙頰只今上印去朝天玉筍春風催綴班相門有相君勉旃凌煙再寫進賢冠　周必大留別蘇仁仲通判詩曰公才豈合尚題輿天遣寒儒此曳裾午夜燈光曾共實三春樂事未全疎尊前窈窕傳新唱耳畔瀾翻聽異書此別不須勤怨惜君王日日問嚴徐　又送人通判洪州詩曰朝集分瀼五載前衝泥各上浙江船如今再贈城南柳依舊黃梅夜雨天　花發河橋政早成策勳恩擢佐藩臣雖翹豹尾他年從且作銀章第一人　南浦飛雲繞棟桴西山爽氣入魚須公庭散吏文書盡許我他時解榻無　宋王安石送文學士倅邛州詩曰文翁出治蜀蜀士始文章司馬唱成都嗣音得王楊犖犖漢守孫千秋起相望操筆賦上林脫身選爲郎擁書天祿閣奇字校偏旁忽乘駟馬車牛酒過故鄉問君行何爲關隴正繁霜中和助宣布循吏綴前芳豈特爲親榮區區誇一方　孔毅父送張倅詩曰清

三已上通判

若冰壺斷若金孜孜長見恤民深三年佐郡神明政一旦歸朝父老心遺愛海波無斷處去思秋色有餘陰臨行曲爲留旬日少慰攀轅淚滿襟　楊廷秀送王恭父監丞倅同州詩曰澹墨掄魁正少年蓬山辟水得詩仙集賢學士看文筆國子先生費酒錢濯錦江頭頻入夢桃花水面送歸船平分風月眞聊爾不日來朝尺五天

明高啓送顧倅之錢塘詩曰之官即勝遊送別漫多愁草色荒宮燕槐陰遠驛騶湖通朝汲井潮動夜眠樓早向臨平過荷花已欲秋已上郡倅　宋王安石送龐僉判詩曰北都兩去不辭勤仕路論才迥出羣一相開藩嘗負弩三年通籍更從軍清談猶得當時事遺愛應從此日聞我憶荆溪山最樂看君摩翮上青雲　楊廷秀贈尚長道僉判詩曰今代高人尚子平風流文采舊家聲合于玉筍班中立却向紅蓮幕裏行天色惱人渾欲雪燭花照別若爲情日邊已辦除書看莫戀南樓秋月明已上僉判　唐杜甫贈田判官詩曰崆峒使節上青霄河隴降王款聖朝宛馬總肥春苜蓿將軍只數霍嫖姚陳留阮瑀誰爭長京召田郎早見招麾下賴君才並入獨能無意向漁樵　又送張判官詩曰處士聞名早遊秦獻疏回腹中詩萬卷身外酒千杯江雨春波闊園林客夢催今君拜旌戟凜凜近霜臺　李白送獨孤判官赴安西幕詩曰安西幕府多材雄喧喧惟道三數公繡衣貂裘明積雪飛書走檄如飄風　杜牧送斛斯判官詩曰蒼蒼煙月滿川亭我有勞歌一爲聽將取離魂隨白騎三台星裏拜文星　明余詮送張德常之松江判官詩曰萬象涵濡雨露中百年文物倏飄蓬鱸魚獨擅吳中美驥足寧如冀北空肝膽幾時酬楚國里閭從此變王風吳淞江水秋無底好與使君襟抱同　高啓送葉判官赴高唐時使安南還　銅柱崖前使節過貢隨歸騎入京多一言暫遣陪成璫片語曾煩下趙佗曉拜賜衣辭絳闕秋催征櫂渡黃河政餘好賦登臨詠聞說州人最善歌　劉三吾與先復初判官詩曰左身瘦瘅耳仍聾近被刀傷更怯風亦有將軍憐杜甫豈無高弟念王通敝廬謾枉過朝使束帛終難起病翁欲涉湘江采蘅芷美人遥隔暮雲中已上判官　明吳子孝送陸別駕詩曰作吏本王畿蘆溝葉亂飛秋風吹易水寒兩灑征衣戍火鄰邊障原霜見獵圍陸機吟興好還喜簿書稀　盧柟雪夜鄧州顧別駕送至丹江有詩見贈賦荅曰寂寂丹江夜色空風塵郡國歎飄蓬豈無佐吏同殷浩雅有中郎識顧雍雪霰微茫漁火外星河搖落戍樓東憐君尚策青絲騎却與山陰訪戴同　汪道昆送張虞部謫常州別駕還婺覲省詩曰謫去應吾道流言亦世情聖朝仍得

罪郎署早知名落日梁鮐櫂平蕪霰水城秋風回首地淚灑逐臣纓已上別駕

制　唐蘇頲授李守一別駕等制曰黃門皇三從兄前洺州司馬守一等自登官序並移政譽越際燕陸漳濱洪上控河朔之風土盡山東之郡國宜膺別乘往佐專城可依前件主者施行　孫逖授蕭誠弘農別駕制曰敕某官早因才藝久踐榮班頃涉微瑕未爲深累佐郡之職冗員頗多既有名於省官俾稍遷於近服可守弘農郡別駕散官如故

表　宋唐介潭州通判謝上表曰始竄嶺南人皆謂其必死及還湖外思已出於再生仍復前官俾關郡政仰叨成命增激微衷念臣寒素立身孤直無援歷官再紀才貳郎曹入朝逾年幸兼風憲臣自以違聖明之治當言責之司祗知忠義以事君不顧禍患之及已屬權臣之擅朝肆已私而害政輒輸忠款冀補涓塵陛對之間未能悉意天威之下卒莫自明得罪一時竄身萬里擯棄遐荒分甘散秩豈謂聖明存國大體察臣愚忠欲招讒者之言勉爲後來之戒三推皇澤特與一官以邑廣之紛紜擇湖湘之守倅俾從狂簡得佐郡符臣納忠獲罪顧百謫以誠甘盡瘁報君雖身死而不悔謹當夙夜以思冀免於敗事毫分有補少答於大恩

記　宋蘇軾密州通判廳題名記曰始尚書郎趙君成伯爲眉之丹稜令邑人至今稱之余其鄰邑人也故知之爲詳君既罷丹稜而余適還眉於是始識君其後余出官於杭而君亦通守臨淮同日上謁辭相見於殿門外握手相與語已而見君於臨淮劇飲大醉於先春亭上而別又移守膠西未一年而君來倅是邦勤於吏職視官事如家事余得少休焉君曰吾廳事未有辟記乃集前人之姓名以屬於余余未暇作也及爲彭城君每書來輒以爲言且曰吾將託子以不朽昔羊叔子登峴山謂從事鄒湛曰自有宇宙即有此山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湛曰公之名當與此山俱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夫使天下至今有鄒湛者羊叔子之言也今余頹鄙自放而且老矣然無以自表見於後世自計且不足而況能以及子乎雖然不可以不一言使數百年之後得此文於頹垣廢井之間者茫然長思而一歎也　周必大吉州通判廳記曰郡丞奉官惟掌兵馬自漢迄唐其名不常曰別駕曰司馬曰治中曰長史雖均號上佐其實從事之長耳故堤油屏設下與主簿同賜而州牧或得辟置間以處王子及近臣之左降若起廢者其於政事罕得與聞藝祖創業

之四年繼五代擾攘之後首置諸州通判不動聲色於朝廷之上而興利除害功徧天下是冬又詔凡公事非守倅僉議連書勿行規模宏遠豈歷代明君賢臣思慮所能及嗚呼盛哉　又爲鄂州判官廳記曰國家以民之休戚政之臧否寄二千石其設官有亞有旅亞者倅也位逼未免於嫌意不盡者多矣據曹旅也分職以治各司其局而已若乃事無不預而非逼職未嘗分而情通惟幕職爲然

推官一

得僧冤　元史云汪澤民授平江府推官有僧淨廣與他僧有憾久絕往來一日邀廣飲廣弟子欲得師財且苦其棒楚澤往他僧所縱之明日訴官他僧不勝拷掠乃誣服三經審錄詞無異結案待報澤民取行兇刀視之刀上有鐵工姓氏召工詢之乃其弟子刀也一訊得實即械之而出他僧人驚以爲神

留石刺　又曰申屠致遠爲杭州總管府推官多所平反西僧楊璉真珈作浮圖於宋故宮欲取高宗所書九經石刻以築基致遠力拒之乃止

簡素伉直　歙錄云明羅脩已字以敬爲吉安府推官簡素伉直舉劾如儒生每聽訟據案默坐片言相詰莫不悅服既白令休外舍月餘不召始以爲明而少斷久之多悔悟去亦不追其敎行敬化如此

按縱獄　又明朝淮爲永州推官明慎用刑多所平反東安邑有劇盜名一枝梅者劫人必書梅而去示人不測不敢捕也淮嚴捕禁獄乃他邑被劫又以一枝梅報聞淮至索所禁者視之則三本囊頭如故也淮還而思曰是必獄卒得賄潛縱以分其贊且激人告發以惑問官計圖脫罪耳詰之果然

精誠格神　又云朝淮爲永州時視篆祁陽山谷中有巨蛇蟠桃子厚所稱白質黑文者時出嚙人居人懦恐淮乃爲文祝神明曰巨蛇數頭無故蟠山麓蓋精誠格神也

不張騎從　又云給諫馬騏以不附劉瑾出爲淮安府推官多所平反辨杖示罰而民自服行部不盛張騎從老弱歡迎郡守華璉並出見之因歡其平易近人爲不可及

推官二

詩　宋洪咨夔送石士志推官赴調詩曰石友抱奇璞竭來據吾邦昂然凌霄姿莒鼎獨力扛入幕有此士諸人亮難雙浚事風赴谷嗤詩兩鐵江一朝解綬去船鼓催逢逢明廷急才俊召驛難遑瀧早晚對北闕華鐘發鯨撞　明李東陽送蔣宗誼推官之金華詩曰北來南去幾星霜又見分符出帝鄉三入越山身更遠重遊京國夢難忘也知吏法兼詩老未必才名與命妨臺省祗今須俊傑看騎驢馬問豺狼　尹伸送黃霞潭推官還浙詩曰共欲謀歸去君能先我行始知官秩薄便是世緣輕憶膾飛青輪觀霞到赤城同舟猶苦海回首定傷情

郡尉一

杜氏通典曰秦官有郡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秩比二千石有丞秩皆六百石漢凡郡口二十萬舉一人典兵禁備盜賊景帝更名曰都尉武帝元鼎四年又置三輔都尉各二人譏出入邊郡置農都尉主屯田殖穀又置屬國都尉主蠻夷降者中興建武七年省諸郡都尉幷職太守無都試之役漢舊儀曰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以爲衛士一歲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馳陣八月太守都尉令長相丞尉會都試課殿最水家爲樓船亦習戰射年五十六老衰乃得免爲民就田今乃罷其役每有劇賊郡臨時置都尉事訖罷又省關都尉唯邊郡往往置都尉及屬國都尉稍有分縣治民比郡安帝以西羌盛三輔有陵園之守乃復置右扶風都尉於雍京兆虎牙都尉於長安自後無聞至隋煬帝時別置都尉領兵與郡不相知又置京輔都尉立府於潼關主兵鎮唐無其制

增玉海曰天下郡國百有三置都尉者九十山西自三輔而外郡纔十有三而置都尉三十其餘郡國八十七置都尉止六十其不置者蓋四十有三也　漢儀注邊郡置部都尉千人司馬候皆不治民揚雄傳東南一尉西北一候注會稽東部都尉嫩煌玉門關候也　文獻通考曰按自秦置三十六郡而郡官有守有尉有丞然考之西漢百官表稱郡守掌治郡秩二千石有丞秩六百石郡尉掌佐守典武職秩比二千石有丞秩亦六百石是守尉皆二千石而俱有丞以佐之尉之尊蓋與守等非丞掾以下可擬也　魏晉以後無都尉之官然晉郡守皆加將軍之號唐郡守曰使持節諸軍事宋朝則大郡皆兼兵馬總管兵馬鈐轄而小郡亦曰軍州事或帶節制軍馬則秦漢所謂都尉之職歷代以太守兼任之矣

郡尉二

原設武備春秋元命苞云太尉主甲兵漢設武備注云今時郡尉準此義者也　羅奸非韋曜釋名曰韋羅也言以罪羅奸非　督盜賊續漢書云光武歷問功臣諸君不遭際會自度能何爲乎各以次對至馬武曰臣以勇武可守尉督盜賊上笑曰且勿爲盜賊自致亭長斯可矣　充懸化石荊州圖記云漢水南岸有白石主類人形首有充懸左尉與零陵論強因相傷害化爲此石也　秣陵爲神搜神記云蔣子文自謂死後當爲秣陵尉後至鍾山下賊擊傷遂死吳先主之初故吏見子文乘白馬執白羽曰我當爲此地神願告百姓爲立一祠當有瑞應也　造五色棒曹曜傳曰太祖作洛陽北部尉初入尉廨繕治四門造五色棒懸門左右有犯禁者不避豪強皆棒殺之　置四部尉宋志云光武省都尉後往往置東南西北四部都尉

郡尉三

增主武職　典戎伍漢官解詁云都尉郡各一人試佐太守言與太守俱受銅印部割之任爲一郡副將然但主其武職不與民事舊時以八月都試講習其射力以備不虞皆絳衣戎服示揚威武折衝厭難也　胡伯始邊郡都尉箴云巍巍上聖光被八埏紛惟八面胡不來賓蕩蕩率土乘陶幷守撫其民人與其戎伍口才功成並施文武　備寇鹵　與盜賊漢名臣翟方進奏云武帝北部都尉

王兵馬備寇盜爲職而年七十拜起據地不勝任請免又云教渤海都尉當典盜賊爲職視事三歲盜賊寖多不能統理官職請免

奏事稱意 不可治民 漢書云田叔字子仁以壯勇爲郡守御史大夫

泊無爲 正身潔己 東觀漢記云任延字長孫爲會稽西都尉時年十九迎吏見其少皆驚及到治泊無爲惟先遣饋禮祠延陵季子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

道不拾遺 盜不敢近 史記云義縱者河東人也爲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遂不拾遺又云王溫舒爲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以爲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不敢近廣平

優文召處士 笥餌得都尉 鍾離意別傳云西都尉南陽任延以優文召縣曰都尉德簿思賢汲汲處士鍾離意正色鄉黨百行優備應令補吏檄到史掾以禮發遣者 後漢樊曄與光武微時拘新野曄爲市吏餽餌一笥帝德之不忘仍賜曄御食及遊舊建武初徵爲河東都尉引見雲臺初光武微時曄往舊臣得竊死自效矣乘輿服物因戲之曰一笥餌得都尉何如曄頓首曰小臣蒙恩特見拔擢陛下不忘往舊臣得竊死自效矣

仁而愛士 善於養衆 冊府元龜云漢袁盎爲隴西都尉仁而愛士士卒皆爲致死爭爲先 又云黃蓋爲丹陽都尉從孫策征討策嘗攻祖郎大爲所圍普與一騎共藏擇策驅馬疾呼以矛突張損戰沒光以百餘人戍馬蘭山北賊圍之百餘日光撫勵將士屢出奇兵擊賊破之會梁王彤遣司馬素清將兵迎光遂還長安

疾呼突賊 越界赴討 又云程普爲丹陽都尉孫策征討策嘗攻祖郎大爲所圍普與一騎共藏擇策驅馬疾呼以矛突賊賊衆披靡策因隨出 又云陳表爲右部都尉封都亭侯領新安都尉亭侯領新安都尉大帝令恪守御廣掌軍糧主其好越界討遠降陸遜拜都鄉侯

恪掌軍糧 光撫將士 又云諸葛恪爲左輔都尉大帝令恪守御廣掌軍糧主其好表偏將軍進封都鄉侯 又云張光爲北地都尉趙王倫爲關都督氏羌反太守張損戰沒光以百餘人戍馬蘭山北賊圍之百餘日光撫勵將士屢出奇兵擊賊破之會梁王彤遣司馬素清將兵迎光遂還長安

招誘東羌 化行彝貊 又云張奐爲安定任南匈奴左賢王進屯長城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使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羌遂與奐和親共擊奐與樊等連戰破之又云鄭純爲永昌郡西部都尉爲政清潔化行彝貊君長感慕皆獻土珍頌德美天子嘉之即以之爲永嘉太守

設官部五十五 督郵 中正 功曹 錄事參軍 司理附 諸曹參軍 五官掾 經學博士 上計 孝廉 秀才 知州附 同知附 判官附 吏目附

督郵一

原杜氏通典曰督郵漢有之掌監屬縣有東西南北中部謂之五部督郵也故督郵功曹之極位後漢歐陽歙為汝南太守汝南舊俗十月鄉會百里內縣皆齎牛酒宴飲臨饗禮畢歙教曰西部督郵縣延天資忠貞不髮而治宜顯之於朝主簿讀教訖功曹郵椿前曰司正舉觥以君之罪造謝於天案延資性貪邪罔上害人明府以惡為善殷脅以直從曲臣憚敢再拜奉觥歙惶不知所言門下掾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切直明府德也可無受觥歙曰賣歙之罪也敬受觥椿免冠謝遂不宴而罷陳球為繁陽令時魏郡守諷縣求賄球不與太守怒撾督郵令逐球督郵不肯曰魏郡十五城獨繁陽有異政今逐之將致議於天下太守乃止之

督郵二

唐以後無

所舉應法漢書尹翁歸傳云田延年為河東太守翁歸徙署督郵河東二十八縣分為兩部關西部汾北翁歸部汾南所舉應法傳其罪辜屬縣長吏雖中傷莫有怨也

太守奇其對漢書云田延年為河東太守行縣悉召故吏令有文者東武者西尹翁歸伏不起曰文武無備惟所施用遂召上辭問甚奇其對徙署督郵

歎如良鷹東觀漢記云趙勤南陽人太守桓虞下車葉令雍霸及新野令皆不遵法乃署勤督郵到葉見霸不問縣事但高譚清論以激勵之霸即解印綬去勤遂入新野界令皆不敢使迎太守大奇其才問曰貞婦孝子隱闇未彰言於府穆之曰方今聖化大行文武未墜於地家有貞婦戶有孝子比屋連棟不可勝記太守歎曰吾非仲尼督郵所謂顏回者也

太守奇其才張璠漢記云趙勤南陽人太守桓虞下車葉令雍霸及新野令皆不遵法乃署勤督郵到葉見霸不問縣事但高譚清論以激勵之霸即解印綬去虞乃歎曰善吏如良鷹下韝即中勤遣吏奏記陳罪復還印綬去虞乃歎曰善吏如良鷹下韝即中勤

成嚴霜漢書云孫寶為京兆尹以立秋日署侯文為東部督郵入見勑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奸惡以成之誅嚴霜之誅掾部渠有其人乎文仰曰無其人不敢空受職寶曰誰也文曰霸陵杜稚季寶曰其次文曰狩

郡縣斂手干寶搜神記云諫輔新都人為郡督郵州事大小畢舉郡縣斂手焉

御史貸罪東觀漢記云光武幸東都諸將皆歸家光武乘輕車從小黃門高帝母昭靈后園陵在焉時虞延為郡督郵詔呼引見問園陵之事延進止從容占拜可觀其園陵樹葉皆諳其數俎豆犧牲頗曉其理帝善之勑延從駕到魯還經封丘城門下小不容羽蓋上怒使捷更選功曹吏徐蒙曰傳御史延固下愚引咎以為罪在督郵上部曰以除留者曾郵虞延故貸御史罪

為耳目謝承後漢書云蔣崇為北海相督郵缺更選崇遂署蒙行縣謂曰相以督郵為耳目無可為者唯功曹耳崇遂署蒙行縣謂曰相以督郵為耳目

為視聽謝承後漢書云意為會稽督郵亭長受民酒禮府下記案考之意封調還府意烈傳云意為會稽督郵亭長受民酒禮府下記案考之意封調還府太守黃君大怒解馬召意到對曰督郵受任中部當奉繩千里為視聽云云

政舉大綱又云意為會稽督郵縣亭長有受雞但當舉大綱大綱若舉百目自張矣

明政化之本司馬彪續漢書云鍾離意仕郡為督郵縣亭長有受雞酒者府下記案考之意以春秋先內後外詩云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明政化之本由近及遠今宜先清府內且關遠縣細微之愆太守甚賢之遂任以縣事

鍾離不冠鍾離意別傳云汝南黃讓拜會稽太守署意中部督郵意乃露車不冠身循行病者入家至關雞也

文公不受一飡謝承後漢書云關人統字文公昔為郡督郵家貧無馬行則負擔卧則無被連廣皮以自覆不受人一飡之饋

馬融無留事馬融長笛賦序云融既博

覽典雅精覈數術又性好音律能鼓琴吹笛而爲督郵無留事　孟博臧直六十汝南先賢傳云范滂被詰受贓滂曰爲北部督郵有記囊若爲贓直六十耳許廣家貧爲郡督郵乘牛車督郵卓鄉里號曰輜車督郵　號曰輜車謝承後漢書曰陳顗爲郡督郵檢隱匿者三千人爲一州尤嚴太守劉享拔爲主簿州辟部從事乘馬車還家宗黨榮之　陳顗獲隱匿王隱晉書曰

功曹一

杜氏通典曰按功曹兩漢有功曹史主選署功勞書佐佐曰軍受笞死滂不可違乃止郡中中人以下莫不歸怨乃指滂所用謂之范黨又許劭字子將爲郡功曹子將正執檢衡允青風俗所稱如龍之升所貶如墮於淵　歷代皆同晉山濤年四十始爲郡功曹後位至司徒又劉毅字仲雄陽平太守杜恕過舉爲功曹月餘沙汰郡吏百餘人三魏會曰但聞劉功曹不聞杜府君　法鮮曰孫晨爲功曹十月有業一束暮卧其中　北齊諸州有功曹參軍隋亦然又罷郡置州以曹爲名者改曰司煬帝罷州置郡改曰司功書佐唐改曰司功參軍開元初京尹屬官及諸都督府並曰功曹參軍而列郡則曰司功參軍令掌官園祭祀禮樂學校選舉表疏醫筮考課喪葬之事　宋以後無

功曹二

爲主吏　作朝右漢書云蕭何以文母害爲沛主吏掾孟康注云主吏則功曹是也　又東晉謝功曹殷云忝私前旨竊作朝右云云　好人倫　尚仁義蜀志云龐統爲郡功曹性好人倫勸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之統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凌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遵業不美其談即聲名不足慕企而爲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使有志者自勵　汝南先賢傳云玉威爲汝南郡功曹政尚仁義　委以郡事　光贊本朝東觀漢記云趙勤爲太守桓虞功曹委以郡事高士傳云法真乃幅巾詣謁太守曰昔魯哀公雖爲不肖而仲尼稱臣太守虛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贊本朝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真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　顯以三牒　召以十命臧榮緒晉書曰吳達合門大小一十三人亡鏞倩三年內成七墓十三棺太守張棠之嘉其節操召爲功曹顯以三牒之命羞雅之禮　華陽國志曰李業少執志清白太守劉咸慕其名召爲功曹十命不詣咸怒欲殺之業竟入獄咸乃釋之

陳蕃設榻

守軻詣請屈爲功曹待以師友之禮巴陵太守曰聞功曹有道寧可試見一奇乎巴曰唯即平坐却入壁中去冉冉如雲氣之狀須臾失巴所在壁外人見化成一虎人並驚虎徑還功曹舍人往視虎虎乃巴成也　欒巴入壁後漢書載徐穉傳云陳蕃爲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不免之既謁而退蕃不接賓客惟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　神仙傳云欒巴少而好道不脩俗事時太

藏洪奇士

任旭眞人魏志云藏洪太守張超請爲功曹超兄邈謂超曰聞弟爲郡守政教恩威不由己出動任藏洪洪者何人超曰洪才署智數優超超甚愛之海內奇士也邈因見洪與語大異之晉書云任旭臨海人郡將蔣秀嘉其名請爲功曹秀居官貪穢旭正色苦諫久之秀坐事被收旭狼狽營送秀歎曰任功曹眞人也吾違其讜言以至於此　陳禪舉善　薛勤拔賢後漢書云陳禪仕郡功曹舉善黜惡爲邦內所畏　汝南先賢傳云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二郡諺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　李壽薦異行　許劭進賢才李壽詳謝承後漢書許劭詳汝南先賢傳　周章絕馬鞅　鮑永拔

佩刀　後漢書云周章初仕郡功曹時竇憲封冠軍侯就國章從太守行春到冠軍太守欲謁之章曰人臣公行豈可越儀私交乎憲椒房之親退就藩國禍福難量明府千里重任舉止進退其可輕乎太守不聽遂便升車章前拔佩刀絕馬鞅於是乃止及憲誅多以交關得罪太守倖免　又曰鮑永署功曹時有矯稱侍中止傳舍者陳興欲謁之永疑其詐諫不聽而出興遂駕往永乃拔佩刀截馬當胸乃止後數日王莽詔書果下捕矯稱者永由是知名

鍾皓之薦陳寔任以代已　吳璩之選謝譚舉乃得人　吳璩為會稽守舉謝譚為功曹也功曹衆吏之師虎諸獸之雄　會稽典錄云魏朗從太守行春寢於閤外感時志激中夜長嘆府君朝問昨歎息者是誰主簿曰書佐魏朗府君由是知朗有凌雲之志轉為曹佐正旦與掾吏上朝時功曹吏顧翁被裘以加朝服朗以裘非臣服翁不敬勑卒撤去翁責朗不聽以手毆卒朗右手鳴鼓左手撤裘以聞府君曰朗當朝正色有不撓之節遂退翁以朗代之朗辭病不就

當職割斷　改標飭行　汝南先賢傳云王渙字稚子為太守陳寵功曹當職割斷不避豪右寵入為大司農和帝問在郡何以為理寵對曰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帝大悅渙由此顯名後漢許劭字子將初為郡功曹太守徐璆甚敬之府中聞子將為吏莫不改操飭行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車徒甚盛將入郡界乃謝遣賓客曰吾與服豈可令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里

才識簡覈　清濁異流　後漢書云郭丹字少卿太守杜章朝右簡覈人才委功曹陳蕃云云詳錄事參軍　汝南先賢傳云范滂為郡功曹詳見後

去詩歎曰昔明王興化鄉士讓位今功曹推賢可謂至德勑以丹書編署黃堂以為後法　邵氏家傳邵疇為會稽功曹詔郡縣圖形明堂

馮勤高能　岑晊高才　後漢馮勤為太守銚期功曹有高能稱期常從光武征伐政事一以委勤李膺王暢稱其有幹國器雖在閭里慨然有董正天下之志太守弘農成瑨下車欲振威嚴聞晊高名請為功曹

幼陵公正　子陵清正　東觀漢記樊準字幼陵為郡功曹云云三輔決錄第五頡字子陵清正為郡功曹

衣不周身　衣不覆軀　華茂為功曹衣不周身

不義掃迹　姦吏引去　後漢書范滂傳云太守宗資聞其名請署功曹委任政事滂在職嚴整疾惡其有行違孝弟不恤仁義者皆掃迹斥逐不與共朝顯薦異節抽拔幽陋　魏志云袁渙好清靜舉動必以禮郡命為功曹郡中姦吏皆自引去

府君貴其名　太守善用士　會稽典錄魏徵仕郡其名　後漢書云成瑨為南陽太守善用士

孫紹廊廟才　庾衮非常士　吳錄云孫紹北海人為孔融功曹融稱紹有廊廟才後為相書云庾衮元康末潁川太守徵為功曹衮服道役之衣杖鍾荷斧不俟駕而行曰請受下夫之役太守飾車而迎衮逡巡辭退請徒行入郡將命者遂逼以升車納於功曹舍既而衮自取已車而寢處焉形體雖恭而神有不可動之色太守知其不屈乃歎曰疑非常士也吾何以降之

陳矯深相敬友　虞翻待以交友　魏志陳矯傳云太守陳登請矯為功曹深相敬友云云　虞翻傳云翻歸孫策復命為功曹待以交友之禮身詣翻第　吳志

昨日功曹今為郡將　善則稱君惡則稱已　魏畧張時河東人為京兆太守任歲功曹歲遷河東太守揖時曰昨為功曹今為郡將也　陳寔別傳云陳寔為郡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文學掾寔知非其人乃懷檄請見從外署倫從之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倫後被徵為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傳舍倫語衆曰吾前為侯常侍用吏此咎由故人畏憚強禦陳君可謂善則稱君惡則稱已也聞者咸歎息

錄事參軍

原杜氏通典曰錄事參軍晉置本為公府官非州郡職也掌總錄衆曹文簿舉彈善惡後代刺史有軍而開府

者並置之自後漢有郡主簿官職與州主簿同（後漢王常字敬伯爲汝南太守敬掾吏曰古人勞於求賢逸於任使其憲章朝右簡覈才職委功曹陳蕃匡政理務拾遺補闕任主簿應劭自此不復繆有辭教郡內稱理又王允字子師仕郡爲主簿晉陶侃丘法祖等並爲之）隋初以錄事參軍爲郡官則并州郡主簿之職矣煬帝又置主簿唐武德元年復爲錄事參軍開元初改京尹屬官曰司錄參軍掌府事勾稽省署抄目糺彈部內非違監印給紙筆之事（乾元元年加進一品仍升一資元年建寅月又制凡縣令判司與錄事異遣尊其任也）

增 文獻通考曰宋沿唐制州有錄事參軍然不盡置也諸府爲司錄諸州爲錄事乾興元年丁度申請諸州始各置錄事參軍慶曆二年河東河西陝西諸州權令京官知錄事參軍熙寧三年詔繁難去處錄事參軍並差職官知縣及奏舉縣令人充政和三年尚書省言州建六曹參軍之稱起於行軍之際恐不當襲錄事參軍欲改爲司錄奉旨改爲掾建炎初復舊名錄事掌州縣庶務糾諸曹稽違乾道中汪大猷申請依司理例不兼他職從之 元明制詳總載

錄事參軍二

原 徒勞 能任（白帖云梁球言州縣之職徒勞人耳又前趙錄云劉聰字元明年十四究通經史時有太守郭顧辟爲郡主簿吏歌曰我有賢后能任元明政理人殷）

舉王渙 轉君章（益都太守陳寵以功曹王渙簡核舉爲主簿羅含傳云含字君章太守謝仁祖一見稱爲湘中之琳瑯自江夏從事轉主簿）

千里之姿 一府之望（三輔決錄云韋康字元將年十五成身長八尺爲郡主簿郡尹楊彪奇之曰韋主簿昂昂千里駒也世說王東亭爲桓宣武主簿既承藉有美譽爲一府之望）

排閤入諫 踰城告急（謝承後漢書云朱震仕爲郡主簿時戶曹史袁叔禪以微過太守郭琮怒閉閤罰之衆皆悚懼震排闥直入乃前諫曰袁史乃故御史珍之孫何爲苛罰脫有奄忽如何遂釋之 魏志龐淯傳云太守徐揖請淯爲主簿郡人黃昂反圍城淯棄妻子夜踰城出圍告急於張掖燉煌二郡初疑未肯發兵淯欲伏劍二郡感其義遂爲興兵軍未至而城邑已陷揖死淯乃收斂揖喪送還本郡行服三年乃還）

易雄對賊 尹方變名（晉中興書曰易雄仕郡爲主簿張昌之亂執太守萬嗣將斬之雄對賊爭論曲直賊怒叱使牽雄並斬之雄趨出自若賊呼問之雄對如初如是者三賊乃舍之嗣由是獲免雄遂知名 又黃義仲交廣二州記云合浦尹方爲郡主簿太守到官三年不笑方問其故有重仇未報方乃變名報之天子奇之赦而不問）

椓口出齒 叩頭流血（東觀漢記云須謝爲郡主簿獲罪詣獄引械自椓口口出齒獲免 廣陵列士傳云劉篤爲郡主簿郡將爲賊所得篤乃叩頭流血乞得代之號呼抱持不置賊相謂曰此義士殺之不祥遂俱縱遣）

拔劒厲聲 舉觴辭墓（陳留耆舊傳云戴斌爲郡主簿送故將喪歸鄉縣吾里人拒之斌拔劒厲聲曰喪車不前者戴斌也里人服其義乃納之 謝承後漢書云公孫瓚爲郡主簿太守劉君坐事檻車被逮官法不聽吏下親近瓚乃改容服詐稱侍卒身執徒養御車到洛陽太守當徙日南瓚具豚酒於北邙山泣辭母墓酹觴祝曰昔爲人子今爲人臣太守遭事當送日南日南多瘴恐或不還便當長辭墳塋慷慨悲泣再拜而去既行於道得赦瓚乃還）

增 與好官 活平民（唐書云韋宙以廕調河南府司錄參軍宣宗讀元和實錄見韋丹政事卓然謂宰相曰丹有子否因以宙對帝曰可與好官 宋史曰邵華擢進士第遷蓬州錄事參軍時太子中舍楊全知州性悍率蒙昧部民張導豐等三人被誣爲刼盜悉置於死獄已具華察其枉不署牘白全當核其實全不聽引導豐等抵法號呼不服再繫獄按驗後獲正盜導豐等遂得釋全坐削籍爲民華代還太宗謂曰爾能活我平民深可嘉也賜錢五萬詔以全事戒諭天下）

留

綱米撤相門 宋史曰洪皓宣和間爲秀州司錄大水民多失業皓白郡守以拯荒自任發廩損直以糶民坐集諸豪恐其紛競乃別以青白帳注其手以識之令廳而惠徧洽東綱米過城下皓白守撤簾而責之守不可皓曰願以一身易十萬人命人感之切骨號泣佛于移建昌教授適錄事缺官檄長孺攝之程文海方貴顯其家氣焰熏灼即違法人不敢呵問其樹

屬官得益友 同僚有詩人 宋史曰孫甫守之拜監察御史曰屬官外門使官道長不復以小事屬甫嘗曰吾辟屬官得益友爲孟命撤之合鮮事頗曰張乖崖在蜀有錄事參軍老病廢事公責之曰胡不歸明日參軍求去且以詩留別曰秋光都似官情薄山色不如歸興濃乖崖驚謝曰吾過矣同僚有詩人而吾不知因留而薦之

殿最升降 諏律平亭 事文類聚云唐戴叔倫言縣令錄事參軍二者宜出中書門下無計資序令錄事參軍建州錄事參軍又宋葉顒調建州錄事參軍建州錄事參軍一以殿最升降劉人知勸執政重其言

原 劉祐買書具 包咸責緣樓 謝承後漢書云劉祐仕郡爲主簿在朝正得平亭旁郡民聞之有訴於漕臺者輒請屬葉採用薦改宣教郎 吳錄云包咸字子良會稽郡稱美太守黃君行春咸留守其郡郡君餞買筆墨書具與之曰春月不宜破卵牧之三十

色變 色舉善不避仇怨遷惡不避親戚 漢書云王元仕郡爲主簿在朝正以死贖命 後漢書周嘉傳云嘉仕郡爲主簿王莽末群賊入汝陽城嘉從太守何敞討賊敞爲流矢所中郡兵奔北賊圍繞數十重白刃交集嘉乃擁敞以身捍之因呼賊曰卿嘉請以死贖命冤讐命因仰天號泣軍賊於是兩相視曰此義士也給其車馬遣送之

僚屬皆愧 晉中興書云陶侃爲郡主簿太守張夔妻病遠迎醫天正案雪諸紀綱皆難之侃獨曰責於事父以事君夫人當比母安有親病而難迎醫者乃請行僚屬皆愧之

羸服奪金賂主章吏 謝承後漢書朱儁傳云儁爲郡主簿太守尹端被坐討賊許昭失利爲州所奏罪應棄市儁乃羸服間行輕齎數百金到京師賂主章吏遂得刊定州奏故端得輸作左校端喜於脫免而不知其由儁亦終無所言

從事憚之遂得免咎 晉中興書曰可以禮之無吹毛求瑕也從事憚之遂得免咎 傅玄謂從事憚之遂得免咎

記名中書 宋史云胡則字子正以進士起家再調憲州錄事參軍時靈夏用兵轉運使索湘命則部送芻糧爲一月耶湘懼無以給遂遣入奏太宗因問以邊策對稱旨太祖太宗顧左右曰州縣一月計則曰爲百日備尚恐不支奈何豈乏人命記姓字中書

近上曹官 合鮮事類曰攻和中尚書省言錄事參軍近上曹官

意與天通 唐書云杜景佺以殿中侍御史出爲益州錄事參軍時嗣虢王邕爲郡主簿與宋俱嗣虢徙州司馬詔尚未下欲邕視事先答貴吏以示威景佺謂之曰公雖爲司馬尚未受命何亟亟於數日祿邪景佺曰公持怒尺制真僞莫可辨乃即欲攬鳳一府因叱左右罷去與乃除荊州司馬吏歌之

事以幹治 事文類聚云韓愈銘張籍署曰君爲司錄諸曹白事不敢平面視揖起趨去無敢閒話京兆事以幹治

要地建州 宋史云張叔夜字稽仲少喜言兵以廉爲蘭州錄事參軍州本漢金城地最極邊恃河爲固每歲河冰合必聚兵以備士不釋甲者累月叔夜曰此非計也不求要地守之而使敵迫河則吾殆矣有地曰大都者介乎五路羌人入寇必先至彼縣集恣後議所向爲故每一至則五路皆城叔夜按其形勢盡攻取之術乃建鴈西安州自是蘭無羌患

軍中不屈 金史云翟淵字希賢登至寧元年詞賦進士甲科改授東平錄事河朔重兵所在驕將悍卒倚持外敵自行臺以下皆撫摩之淵出入軍中盡然不敵自屬行臺大將不敢以新進書生目之

條刺史失 事文類聚云喬琳歷果綿遂懷四州刺史嘗謂錄事參軍任紹業曰子紀綱一州能劾刺史乎紹業出條

黃譙甚奇之 謝承後漢書云包咸爲郡主簿太守黃譙甚奇之

稱韋主簿 三輔決錄云韋元將少爲郡主簿楊處稱曰韋主簿雖年少有

伯師教令無譽 風俗通云吳起獨曰責於事父乃請行僚屬皆愧之

羸服趨去 吳錄云包咸字子良會稽郡稱美太守黃君行春月不宜破卵牧之三十人中郡兵奔北賊圍繞數重白刃交集嘉乃擁敞以身捍之因呼賊曰卿嘉請以死贖命冤讐命因仰天號泣軍賊於是兩相視曰此義士也給其車馬遣送之

在朝正 晉中興書云陶侃爲郡主簿太守尹端被坐討賊許昭失利爲州所奏罪應棄市侃獨曰責於事父乃請行僚屬皆愧之

老虎之風 武陵先賢傳潘景爲郡主簿太守趙偉甚器之

趙偉甚器之 謝承後漢書云包咸爲郡主簿時州遣從事按太守張夔夔病而不知其由從事憚之遂得免咎 晉中興書曰可以禮之無吹毛求瑕也從事憚之遂得免咎

成子闡雀而笑 桂陽先賢贊云成子郴中人能達鳥聲爲郡主簿與宋俱坐闡雀鳴而笑曰東市輦粟履雀相呼往食之遣視信然

所失示之謝靈運曰能知吾失御史村也

糾不法事 唐書云開元初爲彭州參軍嘗攝錄事一日糾不法數十事刺史以爲才

以情求獄 事文類聚云樓攻媿集黃書字文叔爲興元府錄事參軍嘗讀陶淵明閒情賦而歎曰以文爲贅莫之羽翼其辭時李昉知州事暇日多召賓且以文爲贅昉深所差

以文爲贅 宋史云朱昂字舉之宋初爲衡州錄事參軍能以情求獄孔仲無告終仕不飢一因

彈筝意適 合璧事類云晉謝景仁爲預州主簿在桓元閱下元聞其善彈筝呼之既至取筝與彈因歌秋風意氣甚適以此大奇之

枳棘非鸞鳳所棲 白帖云仇覽字季智一名香初爲蒲亭長有陳元者母告其子不孝覽爲陳慈孝之道元頓悔過卒爲孝子考城令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爲主簿曰聞陳元之過而不罪得毋少虞鶴之志耶覽曰以爲鷹鸇不若鸞鳳渙起謝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所託他時論道巖廊非主簿而誰乃以月俸資遣令入太學其名大振

閒人不當佐邑 五代史云周廣順二年梁周翰舉進士授虞城主簿辭疾不赴宰相范質王溥以其聞人不當佐外邑改開封府户曹參軍

看儒書不如詣主簿 事文類聚云晉習鑿齒爲桓溫主簿時語曰徒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

西涼簿 山堂肆考云謝兵爲西涼主簿東坡詩曰聖朝以書生善用若用西涼簿白羽猶能效一揮

能令喜怒 白帖云王珣爲桓溫主簿郗超爲參軍時人爲之謠曰鬚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繆彤才幹 事詳通典

糾職 周禮 糾司 典簿書 掌符印 糾繩大郡 管轄外畫 提舉列曹 糾察羣吏 一郡綱紀

六曹表則 列股肱之郡 居管轄之司 陳寵之用王渙可謂得人 郭頤之選元明厥有成績 增禮棠

孫石 晉用孫楚參石苞軍事詳本傳 賢重楊陳 漢楊彪重主簿韋康成益州太守陳寵舉王渙爲主簿 乂安則公府之屬吏 用武則軍帥之謀主

錄事參軍三

增詩 唐杜甫送韋諷閬州錄事詩曰韋生富春秋洞徹有清識操持綱紀地喜見朱絃直行往樹佳政慰我深相憶 又送韋詩曰聞說江山好憐君吏隱蕭寵行舟遠泛惜別酒頻添推薦非承乏操持必去嫌他時如按縣不得慢陶潛 胡致隆喜曹劉二從事見過詩曰蕭蕭細雨鎖柴門喜見風流二使君俊逸萬春猶錄事清新子建尚參軍 明袁凱郭外寄王錄事詩曰白鷗黃鳥動春聲綠樹清波稱晚晴何用城中走塵土只消江上過清明深村濁酒還堪醉野老狂歌亦有情寄語東門王錄事厎須辛苦過平生 林鴻與陳八參軍夜飲話舊詩曰鄉園別後隔烽煙此夕論交意惘然雁引歸心離海國杯銜好月醉霞天謀生自愧青雲後話舊多驚白髮前明日預愁分手處憑君慷慨看龍泉

增記 唐李華河南府參軍壁記曰文與武邦之大司參以彌綸而果於折中軍以厲禁而闕其暴茂彌綸之謂文厲禁之謂武居一稱而兼二義參軍有焉漢車騎將軍張溫行司空事征關右始徵幽州刺史陶謙參軍事由是上將之府以爲常儀魏驃騎將軍石苞鎮揚州晉文王命孫楚參苞軍事實主降禮始於孫石時方用武

則軍帥之謀主天下乂安則公府之屬吏蓋因府郡之長使持節領諸軍故雖列曹悉以參軍爲號若以漢晉儔於聖代郡國比於神州則理亂不侔而小大相妨矣　沈亞之河中府參軍廳記曰國朝設官無高卑皆以職授任不職而居任者獨參軍焉蓋欲以清人賢胄之子弟將命試任使以雅地任之耳不然何優然曠養之如此其差高下則以五府六雄爲之次第蒲河中界三京左雄三百里且以天子在雍故其地益雄調吏者必以其人授焉　符載江州錄事參軍廳壁記曰錄事參軍之於郡縣紀綱也車轄也綱弛則目疎轄抗則載輸政之成敗亦猶是也自漢魏以還歷江左郡有督郵主簿後魏北齊後周隋文州有錄事參軍煬帝時罷州置郡有東西曹擢主簿國朝省擢主簿復爲錄事參軍其於勾稽失糾慵繆省抄目守符印一州之能否六曹之榮悴必繫乎其人也循名考實豈容易哉

諸曹參軍一

杜氏通典曰司倉參軍兩漢有倉曹史主倉庫後漢戴就字景成仕郡爲倉曹掾刺史劾其太守遣部從事按倉庫簿領五毒慘至郡事遂釋北齊以下並同功曹唐亦掌倉廩庖厨財物歷市之事　司戶參軍漢魏以下有戶曹掾王民戶後漢陸續李郃皆仕郡爲戶曹史郃官至司空北齊以下與功曹同唐掌戶口籍帳婚姻田宅雜徭道路之事　注文獻通考曰梁開平省六曹掾屬留戶曹一員通判六曹宋沿唐制州置司戶參軍掌戶籍賦稅倉庫交納元祐令中州從八品下州從九品　原司兵參軍漢司隸屬官有兵曹從事史蓋有軍事則置之以主兵事北齊以後並同功曹唐掌軍防烽候驛傳送馬門禁田獵儀仗之事景龍四年許州司馬燕欽融上表直諫詔撲殺之　司法參軍杜氏通典曰兩漢有決曹賊曹掾主刑法歷代皆有或謂之賊曹或謂法曹或謂墨曹後漢書曰周燕宣帝時爲郡決曹掾太守欲枉殺囚燕數諫不聽遂殺囚囚家詣闕稱寃詔遣覆考燕辭太守曰願謹定文書皆置燕名府君但言時病而已使收燕燕死燕有五子皆刺史太守又王昌亦爲郡決曹史又郭弘爲潁川郡決曹掾治獄三十年用法平正郡內比之東海于公隋以後與功曹同隋陳孝意爲東郡司法書佐太守蘇威敕殺一囚固諫不許乃解衣請先受死乃止後至侍御史汝州刺史　唐掌律令定罪盜賊贓贖之事　注文獻通考曰宋諸州置司法參軍掌議法斷刑品同司戶紹興三年權行減罷後復舊　宋又置司理參軍五代以來諸州皆有馬步獄以牙校充馬步都虞候掌刑法謂之馬步院宋太祖慮其任私高下其手開寶六年始置諸州　司寇參軍以進士及選人爲之後改爲司理掌獄訟勘鞫之事不兼他職元祐令上州從八品中下從九品　原司士參軍杜氏通典曰

兩漢無聞北齊以後與功曹同唐掌管河渠營造橋梁廨宇之事【參軍事】後漢靈帝時陶謙以幽州刺史參司空車騎張溫軍事[illegible]丞相軍事孫楚參石苞驃騎軍事是也晉時軍府乃置為官員中軍羊祜置參軍二人大尉楊濬置參軍六人歷代皆有至隋為郡官謂之書佐唐改為參軍掌直侍督守無常職有事則出使【行參軍】晉河間王顒以太宰輔政始置掌使命歷代皆有唐惟王府有餘則無

諸曹參軍二

【原】坐曹　趨府白帖云[illegible]不責休坐曹治事宜出[illegible]曰曹有公事家亦置私[illegible]古詩曰來丹府中趨　為師友　善丹青白帖云嚴詡為潁川守政尚清簡嘗謂掾吏為師友又晉顧愷之善於丹青與殷仲堪皆為參軍　作曹語世說新語云郝隆為南蠻參軍三月三日作詩曰娵隅躍清池桓溫問何物答曰蠻名魚為娵隅溫曰何為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一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也　六曹白帖云功曹倉曹戶曹兵曹法曹士曹　六司司功司倉司戶司兵司法司士　田曹晉溫嶠字太眞上疏請置田曹掾州一人勸課農桑察吏能否今宜依舊制之　理曹隋置理曹掾法曹也

【增】補學士　擢臺郎唐書云太宗為天策上將軍作文學館以司勳郎中杜如晦等並以本官為學士共十八人薛收卒乃召東虞州參軍劉孝孫補之凡分三番遞宿閣下又云高宗時擢州參軍八人為中臺郎韋知人自判府兵曹遷司庫員外　河東三絕　斗南一人山堂考索云唐徐彥伯調蒲州司兵參軍時司戶韋暠善判司士李亙工書而彥伯善辭時稱河東三絕又狄仁傑為并州法曹參軍時同府參軍鄭崇質母老且疾當使絕域仁傑語曰君可貽親萬里憂乎詣長史藺仁基請代行仁基歎美其誼時方與司馬李孝廉不平相語曰吾等可少愧矣卒相待如初每曰狄公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已　戒犯參軍杖　力爭三尺法唐書云徐有功舉明經累補蒲州司法參軍為政仁不忍杖罰民服其恩吏相約曰犯徐君杖者必斥之訖代不辱一人山堂肆考云宋李承之字奉世宰相迪弟之子中進士第調明州司法參軍郡守任情執法人莫敢忤承之獨毅然力爭守怒曰曹掾敢如是邪承之曰事始至公自為之則已既下有司則當循三尺之法矣　定悍軍　服黠盜宋史云蕭振字德起政和八年擢進士第調婺州兵曹時盜賊所在猖獗婺卒揚言欲報應賊官吏震恐振選諸邑土兵強勇者幾千人日習武以備舊異謀者稍屬有一兵官素得軍心守疑而罷之卒數百人挾甲挺刃斬關入振開門即往軍卒皆羅拜呼曰某等屈抑願兵曹理之振使之言屬聲叱曰卸事耳章駕南逃大兵咫尺汝速死邪可急解械當為汝言衆拜謝而去又張洽少穎異從朱熹學改袁州司理參軍有盜黠甚辭不能折會獄有兄弟爭財者洽諭之曰訟於官祇為胥吏之地且冒法以求勝孰若各守分以全手足之愛乎辭意懇切訟者感悟[illegible]

坐肆不屈　下堂而迎唐書云路隋舉明經授潤州參軍李錡欲困之使知肆事隋怡然坐肆不為屈韋夏卿高其節宋史云晁詠之字之道以蔭入官調揚州司法參軍時蘇軾守揚州晁補之倅州事以其詩文獻軾軾曰有才如此獨不令我一見邪乃具參軍禮入謁軾下堂挽而上坐客曰奇才也　納告身　委手版宋史云楊簡為紹興府司理行獄必親臨端默以聽使自吐露中平無頗惟理之從一府史觸怒帥帥令鞫之簡白無罪令鞫平日簡曰吏過誣免今日實無罪必遣往事置之法某不敢奉命帥大怒簡取告身納之爭愈力常平使者朱熹薦之事文類聚云周敦頤調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衆莫敢爭敦頤獨與之辨不聽乃委手版歸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逵悟囚得免　徐謂道周　偕受庭參宋史云裴莊字端己歷官高陵主簿本府召權司理轉運使雷德驤以威望自任嘗巡按至境官屬皆出迎候莊獨視事本為徐謂道周德驤怒其有守徙推析州錄事參軍又雷德驤與趙普不合出為商州司戶參軍刺史

知德州希宰相旨至到偕受庭參德瓘不能堪

執笏廉外唱吟自如 單車赴官公退讀易

唐書云宋之愍之門弟也爲連州參軍刺史聞其善歌使教婢日執笏立簾外唱吟自如宋史云李孟博字文授改戶參軍單車赴官公退閉戶讀易郡守部使者不敢以屬吏禮待之

論事切直外補

唐書云許景先遺以論事切直外補渭州司士參軍又爲監察御史論事切直外補渭州司士參軍又爲監察御史論權變敏切出爲河南參軍

不見卿久晚

唐書云韓思彥爲李義府所擠出爲山陽丞至官初自洛建節守延安送者皆出曉外之才獨別知也雍初自洛建節守延安送者皆出曉外之才獨別

斷獄平

唐書云韋仁壽隋大業末爲蜀郡司法書佐斷獄平得罪者皆自以韋君所論死無恨也

政異等

又云關播出爲河南兵曹參軍數試屬縣政皆異等

不欺所學

宋史云劉軍調具州司法參軍詔仕者禁僞學不讀周敦頤程頤等書才得考試宰胥然曰平生所學者何首可斷此狀不可可得辛弗與

辨處疑獄

唐書云杜佑以處補濟南參軍嘗過潤州刺史韋元甫元甫以故人子待之不加禮佑爲辨處契要無不盡元甫奇之署爲司法參軍他日元甫有疑獄不能決試訊佑佑爲辨處疑獄

辨枉獄

宋史云姚仲孫擢進士第補許州司理參軍民婦馬氏夫被殺指里胥書有求而其夫不應以爲里胥宋怒曰若殺以身任之邪仲孫曰卒無遽決莫得徐辨後兩月殺之捕繫辭服仲孫疑其枉知州王嗣宗

累得殺人者

下吏不敢陷上

又云司馬朴字文季少育於外祖范純仁家以純仁遺恩爲晉寧軍士曹參軍通判不法轉運使王似諷朴伺其過朴不可曰下吏而陷長官不惟亂常人且不食吾餘矣死不敢奉教

議獄求合人情

又賈易中進士甲科調常州司法參軍自以儒者不關法令似賢而薦之

子才無施不可

唐書云張文瓘爲并州參軍時李勣爲長史勣入朝文瓘與屬僚二人皆食勣贈二人以佩刀曰子無爲嬰若其猶豫少決故贈以刀欲其守約束也若子才無施不可焉用贈

參軍詎可數出

宋史云鄭僑字彥能第進士第不就選從學於司馬光光敬之以誠且令自不安語始調洺州司法

守敏以誠

又云劉安世登進士第不就選從學於司馬光光敬之以誠且令自不安語始調洺州司法

參軍勿見

又蕭振爲婺州兵曹時婦翁許景衡許景衡以萬景衡詢其故振曰今執政多私以其親事中召振視之曰公至朝幸勿見萬景衡然之

參軍劾宰相

宋史云葉義問建炎初登進士第調臨安府司理參軍義問與沈長卿等疏其姦

聲望減於治郡

又云履籍及進士第爲黃州司理參軍知州夏竦以爲有宰相器及爲相聲望減於治郡時開封府兵曹參軍知府薛奎薦法曹及爲相聲望減於治郡時

言論獨不詭隨

又云汪綱以祖任入官調鎮江府司戶參軍馬大同鎮京口強毅自任綱言論獨不詭隨

稚圭今之管蕭

唐書云張文瓘爲并州參軍長史李勣嘗歎曰稚圭今之管蕭

參軍如作措大

合辭事類云蜀王宗鍊調授雍州司戶參軍問吏曰參軍何官衣何服吏曰下州判司綠衫幞笏而已鍊大笑曰吾何能作此措大

未冠有名

調魏州參軍勃自負大才恥居小官遂拂衣而遊天下

跌蕩自放

宋史云孫沔字元規中進士第補趙州司理參軍跌宕自放不守士節然材猛過人不喜人言嶺南事爲朗目不欲觀嶺南圖後爲相以王叔文黨貶崖州司戶

蒸羊迎

宋史云寇準貶雷州司戶參軍未幾丁謂亦貶崖州司戶道出雷州準乃以蒸羊迎之

崖州識

唐書云韋執誼自幼

原郡掾府

察 冗員 散職 官推府掾 署列州司 名列府僚 職叅軍事 誤入人者批曆 宋祥符五年轉運使薛顏言諸州司理參軍任非其人多致枉濫請自今誤入徒已上罪者令批曆依例守選 不勝任者易官 雍熙二年詔曰司理參軍有不勝任者州郡長吏於判司簿尉中兩易之

五官掾

署諸曹事 北堂書鈔五官掾後漢有之署功曹及諸曹事 為郡股肱 捜神記諫輔字漢儒為郡五官掾郡枯旱太守祈請三日無應輔乃自曝庭中祝曰輔為郡股肱不能進諫納忠薦賢去惡和調陰陽順承天意今天地不格至日中不雨請以身塞川乃積薪以自環構火其旁若日中不雨當自焚至日中兩雷自投火中而太守卒申以金悉還 應璩集云汝南郡召陵王申為郡五官掾太守有私財悉委付抱書自投火中而太守卒申以金銀悉還之人莫之知也 抱書投火 謝承後漢書王咸為汝南五官掾太守郭公有罪當懲怖欲自殺咸抱書自投火中而太守解其罪 以金悉還 應璩集云汝南郡召陵王申為郡五官掾太守有私財悉委付之家人莫之知也太守卒申以金銀悉還之人實其篤行云 關敞還錢 汝南先賢傳敞為郡五官掾太守盜割官錢數三十萬寄掾常後卒其孫長敞盡還之詳錄列於先賢傳平輿關敞 王申買金 抱朴子云汝南王申為郡五官掾太守盜割官錢寄申太守暴亡申盡買黃金還其家汝南欲以敞父述朴子以為不宜 陳公思歸罪司敗 風俗通陳公思為五官掾手殺王昭為其殺公思叔父述乃原之 陳子游斷舌無辭 謝承後漢書陳堪仕郡為五官掾府君被徵廷尉堪以五毒加身體斷舌無辭 黃香貧無奴僕 後漢書黃香傳云太守劉護召香為五官掾甚見愛敬香家貧內無僕妾躬執勤苦盡心奉養博學經典究精道術 張輔心懷虎狼 漢書張輔為安定五官掾懷虎狼之心

經學博士一

杜氏通典曰經學博士漢郡國皆有文學掾漢鄭崇為郡文學後漢光武問功臣曰諸卿不遭際會自度爵祿何所至乎鄧禹曰臣少書學問可郡文學、 歷代多闕 隋滄州博士為 唐府郡置經學博士各一人掌以五經教授學生多寒門鄙儒為之 助教學生各有差 文獻通考曰宋初有四書院廬山白鹿洞嵩陽書院嶽麓書院應天府書院未建州學也乾興元年兗州守臣孫奭私建學舍聚生徒乞請太學助教楊光輔充本州講從之餘鎮未置學也景祐四年詔藩鎮始立學他州勿聽也寶元元年潁州守臣蔡齊請立學時大郡始有學而小郡猶未置也慶曆四年詔諸路州郡監各令置學學者二百人以上許更置縣學於是州郡不置學者鮮矣又置教授以三年為一任以經術行義訓導諸生掌其課試之事而糾正不如規者委運司及長史於幕職州縣官內薦教授或本處舉人舉有德藝者充然委於漕司而未嘗朝廷也熙寧六年詔諸路學官並委中書門下選差至是教授始命於朝廷矣元豐元年州府府學官共五十三員諸路惟大郡有之軍監蓋未盡有也元祐元年詔徐廬宿常等州各置教授自是列郡多有教官矣若試教官則始於元豐 元豐七年立法試學官上等為博士下等為正錄願授教授者聽中丞胡宗愈言學者初登科遂類師席非是詔內外學官經任年至三十方得在選又有薦舉學官法 添差

教授則始於政和續通考曰遼南面黃龍府學官曰博士曰助教與中府學設官同縣亦設博士助教金諸府並設教授元諸路儒學俱設教授又增置學正學録訓導各縣則置教諭又各處書院置山長一人明會典曰府學置教授訓導州學置學正訓導縣學置教諭訓導其訓導多寡無定員

經學博士二

晉漢書曰雋不疑字曼倩治春秋爲郡文學進退必以禮　又曰蓋寬饒字次公明經爲郡文學　又曰匡衡字稚圭好學射策甲科調補平原文學　又曰梅福字子眞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爲郡文學補南昌尉

涑水紀聞曰晏丞相殊留守南京請范文正公掌府學公常宿學中訓督諸生皆有方法由是四方從學者輻輳其後以文學有聲名於場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　言行録曰安定胡先生瑗教授蘇湖間弟子以千計時尚詞賦獨湖學以經義及時務故有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故天下謂湖學多秀彥其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及爲政多適於用若老於吏事者由講習有素也　又曰陳公輔職教吳中朱勔方嬖倖當官者皆奴事之公不與之交　淵源録曰胡文定公安國除荆南教授正身律物凡所訓說務明忠孝之大端及罷官代者爲龜山楊公時具朝饍留公鮭菜蕭然引觴徐酌置語杯案間清坐談論不覺日晷云暮也　宋史曰廖德明字子晦初爲潭州教授爲學者講明聖賢心學之要手植三栢於學潭士愛敬之如甘棠　元史曰張須立字達善自六經語孟傳註以及周程張氏之微言朱子所嘗論定者靡不潛心玩索究極根柢遠近翕然尊爲碩師大臣薦諸朝特命爲孔顏孟三氏教授鄒魯之人服誦遺訓久而不忘　又曰黃澤字楚望大德中江西行省相臣聞其名授江州景星書院山長又爲山長於洪之東湖書院受學者甚衆嘗夢夫子手授所較六經字畫如新由是深有感發　又曰戴表元字帥初元豐進士乙科教授建寧府後遷臨安信州再調教授婺州至元大德間東南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時者惟表元而已　又曰周仁榮字本心署美化書院山長美化在萬山中人鮮知學仁榮舉行鄉飲酒禮士俗爲變　名山藏曰陳璉東莞人洪武初爲桂林府教授都督韓觀鎮守廣西猛悍不下士聞璉治身嚴敬甚加敬禮　又曰洪武初徵天下名儒試中書堂吳勤爲第一特除武昌教授嚴師正學非聖人之書不教

又曰楊文貞士奇弱冠游章貢章貢守重之請攝琴江教事琴江令邵子鏡一見相好士奇常有所規正　吾學編曰年富永樂中爲山東德平訓導乞脩定先師廟配享從祀封爵禮儀　又曰胡儼字若思以會試乙科授華亭教諭時年尚少抗師道訓厲諸生敦行檢講說經史寒暑不廢　又曰曹鼎寧晉人練達國典才量出人初鄉舉署代州訓導非其好也願一劇官自效改泰和典史宣德八年進士第一　又曰魏文靖公驥爲松江府學訓導汲汲成就人士諸生讀書學宮或時攜茶粥勞問諸生益感激自奮滿九載諸生楊珙等詣闕乞留

經學博士三

增 叩鐘　振鐸　學記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　論語疏武事振金鐸文事振木鐸此云木鐸所以振文教也　集韻　繫馬　後漢書云楊震有冠雀銜三鱣魚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鱔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　杜甫戲簡鄭廣文詩廣文到官舍繫馬堂階下醉即騎馬歸頗遭官長罵才名三十年坐客寒無氊近有蘇司業時時與酒錢

時世矩範　治化本源　魏曹植學官頌行爲時矩言爲世範　翰苑新書云紹興十八年江西漕官賈直清奏立縣學上曰選官教導乃治化本源將來科場亦有人才以備採擇

勿取非人　不兼他職　山堂肆考云宋紹興十三年宋宙乞盡復教官上曰教授須選州置仍須擇通經心術正者爲之若非其人則士人心術一壞再整頓便費力切宜選選　又紹興二十六年詔諸州教授並不許差兼他職

行鄉飲禮　獻政本書　言行錄節孝徐先生讀爲楚州教授惠卿飲之禮世久不見率郡守舉行其儀閭巷鄉老皆使與飲　山堂肆考云宋林勳爲廣州教授建炎中獻政本書十三篇朱熹甚愛其書

位簽判上　膺校書除　宋史云崇寧四年令教授承務郎以上在本州簽判上揚時熙曾肇行狀邵亢守鄭諸肇爲州學教授四方之士踵門授經

繇庶庸近臣言公經行宜居首善之地有旨延和殿賜對除校書兼國子直講

先棟梁　後辭藝　王安石送胡瑗教授詩先收先生作棟梁以次收拾摘與榛　朱子漳州教授縣記李君思宗爲漳州學官日至於學進諸生而教誨先使之知所以明善脩身之方齊家治國之本而於辭藝之習則後焉不之及也

中正

原 杜氏通典曰中正魏置中正之始已具州中正篇晉諸中正率一國所推臺閣取信後魏孝明正光元年罷諸郡中正北齊郡縣皆有之他史多闕隋初有後罷而有州都唐並無此官每歲貢士符書所闕及鄉飲酒之禮則司功參軍主其事　增 五代至明並不設

上計

原 郡國上計　諸侯朝使　漢書云張蒼以硃侯爲主計四歲時蕭何爲相國而蒼乃自秦時爲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算歷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應劭注曰列侯

典校郡國簿書也　闕駰十三州記云上計之結候之奏牧也漢因之號曰計偕

樊顯陳張堪之行　廉奉記胡奴之名

東觀漢記云計吏掾嘗見召至馬計掾樊顯上問太守誰最能者顯曰張堪仁惠清廉無與為比上以顯堪行有妨帥除為漁陽令在路所經頗宿所見長吏賓客亭長謝承後漢書云應奉讀書五行俱下少為許訓計掾俱到京師許自發卷隱光藏輝輝皆寄疏姓名還郡出疏示奉奉省讀之云前食雞川論皆坐皆驚

大聲上答

漢書云京兆尚書二年郡國計吏發遣司徒出迎親問百姓疾苦所計掾史各一人

應機答問

闕駰十三州記云計偕丈第入貢於天子郡國豐瑞山川草木鳥獸皆寄疏姓名還郡出疏示奉奉省讀之云前食雞川論皆坐皆驚

賓元絕衆

三輔決錄云賓叔高名元為郡上計吏朝會上言答及讀五條詔書

會數百人元儀狀絕衆天子異其貌以公主妻之

王璞絕常

東哲集云郡吏王璞初入朝慎其聖鑒風采知其絕常璞常耳其可使當戶牖之對意三公氣萬乘也

高孔父勵操

傳文士高位字孔父少驃高操年二十七郡將咸憲辟以為上計位辭不行憲曰卿據書千卷隱光藏輝輝君而仕太守今日屈行誠不展志然鳳凰舒翼龍虎躬步必不得已君其勉之位遂行至京稱病去

皇甫嵩

高位字孔父少驃高操年二十七郡將咸憲辟以為上計位辭不行憲曰卿據書千卷隱光藏輝輝君而仕太守今日屈行誠不展志然鳳凰舒翼龍虎躬步必不得已君其勉之位遂行至京稱病去

直諒

晉書云皇甫嵩與賈逵同歲舉計至丞相府曹公惟留嵩與語良久便辭之嵩知已直諒不能隨時乃乘單車入蜀

子謙為哀帝傳

謙衛王楊字子出為郡上計見郡為哀帝傳不成歸郡作上卒明奇之徵在蘭臺也

元道對板楯反

華陽國志云程包字元道南鄭人尤化元年為郡計吏至都會板楯反楯本忠勇立功光漢之義民也由天子蒙拙恤以致反亂重兵臨之無不平然不如選賢能太守服以威德彼自定矣

鄭元為掾彭璆為吏

孔融原別傳云原為郡所召置功曹主簿時魯國孔融在郡數選計當任公卿之才乃即以鄭元為掾彭璆為計吏謝承後漢書云應奉讀書孔融傳云原為郡所召置功曹主簿時魯國計吏原為計佐

劉劭對日蝕荀彧善其言

魏志云劉劭建安中為計吏謝太史上言正旦當日蝕時在牽牛蓋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記曰諸侯旅見天子及門不得終禮者知[illegible]舊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制不為變豫廢朝禮者或災消異服或推術謬誤也或善其言勑朝會者或云宜却會蝕曰蝕亦不蝕

孝廉

原歲貢

鄉舉風俗通云漢章太守汝南封祈武興泰山太守周乘于居為太守孝張所舉函封未發張病物故夫人於柩側下帷見大孝廉曰李氏蒙國厚恩據重任否嘉休結如[illegible]下欲流惠恨[illegible]而諸君各懷進退未肯發引奏年有三孤足統喪紀止相追臨送[illegible]坟柏何若耀德王室昭顯亡者有靈實寵賴之殁而不朽此其然乎於是同乘顏左右請君欲行同乘留臨軒乘拜御率里選陵長郡[illegible]

張詹七世

盛弘之荊州記云魏太和時有縣人張詹七世舉孝廉詳上

胡廣第一

謝承後漢書云胡廣字子翼仕郡功曹刺史辟為從事郡舉孝廉羽曰大士貢名下士貢身高孟貢身非高士也解孝廉取吏部除汝南先賢傳云黃穆字子敬安成人為郡主簿忠上率下朝廷高清太守[illegible]

嚴羽高士

黃穆投板

益部耆舊傳云嚴羽字錫長無仲才寓不聽遂懷板入見寓曰若仲才者六選之首也而穆先知不可移遂從之

丁邯高節正直

應劭漢書注云元朝元年詔曰詔節正直不撓舉為孝廉諸同舉者咸西之張于末坐言約而旨遠人皆服焉

張馮言約旨遠

東觀漢記云丁邯高節正直不撓舉為孝廉諸同舉者咸西之張于末坐言約而旨遠人皆服焉

鬼孝廉紹聖緒

應劭漢書注云元朝元年詔曰詔執事與孝廉成風俗紹聖緒云云

舉孝廉化風俗

又元朝元年詔曰舉孝廉以化風俗

合素帛

傳于云漢武令郡國舉孝廉末世合素帛乃有殯親而恤同歲云同登之歲紀於素帛為之後嗣取此義

者儒甲科

應劭漢言儀云孝廉古之貢士者儒甲科

先試牋奏

應劭漢官儀云武帝元年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諸御史年未五十先試牋奏

各諸御史

漢舊儀云武帝元年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諸御史

袁安為賢

錄異傳云漢時

大宣積地丈餘洛陽令自出按行至東安門無有行路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僵卧問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餓不宜干人令以爲賢舉爲孝廉

所居不過孝廉 典畧云劉陶世祖十八年常與六郡然世業儒學安貧躬道所居不過孝廉府第

姜詩大孝 華陽國志云姜詩事母至孝永平三年察孝廉除江陽符長所居鄉皆爲之立祠

鍾離意爲天下第一 鍾離意別傳云意舉孝廉詔試歌爲天下第一

孝廉限年恐失賢才 崔氏家傳崔瑗上疏曰臣聞孝廉皆限年三十乃得察舉恐失賢才之士也

口五十萬舉二人 又和帝詔曰大郡五十萬舉孝廉二人

絕榮乃舉孝廉 李郃別傳云郃南鄭人太常豐欲遣吏通厚賚郃苦諫之及賚氏敗時盡散交通者豐於是奇郃能絕榮乃舉孝廉

周磐養母不充解帶就舉 後漢書云周磐居貧養母儉薄不充常謠詩至孝廉之舉汝潁之卒車馳然而歎乃解拿帶就孝廉

封觀以兄不顯稱疾不赴 續漢書云封觀當舉孝廉以兄名不顯恥受之稱疾不赴後數年兄得舉觀乃就錄上部也

董昆爲天下之最 會稽先賢贊云董昆字文通餘姚人也清約守貧并日而炊不厭鄉守第五府君嘉其令名署上計吏舉察孝廉爲天下第一

何假大志 何假少時有大志長八尺五寸體貌魁梧善威儀舉孝廉爲謁者贊禮殿中和帝善之

李固不就 李固別傳云固隱狼澤山以三經教授漢中太守舉爲孝廉政負笈單步入□陵山遣家屬藉府上舉板也

董政選板 南海先賢傳云董政字伯和南海人有令姿太守舉爲孝廉政負笈單步入□陵山遣家屬藉府上舉板也

古之貢士 荀爽讓孝廉紀云伏惟孝廉古之貢士則光君愚則虧政爽以虧暗何當茲選

黃憲爲高 汝南先賢傳云黃憲字叔度人以爲高孝廉無就意

國之俊選 郡原別傳云孔融謂原曰往者熊仲遠爲泰山太守舉一孝廉旬月之間而殺之夫君人者厚簿何常之有原對曰仲遠舉孝廉而殺之其義焉在夫孝廉國之俊選也舉之若是則殺之非也若是則舉之非也

無裝帛 孔融同歲論云孝廉無裝帛

試之以事 王朗論考試孝廉云臣聞試可乃以事非試之以誦也

考德拜受 杜真奏事云今諸國舉孝廉即古之貢士也三年考德道藝之士於王再拜受之

經能博學 唐孝廉經能博學不犯經可謂孝廉

經通應舉 應璩詩云京師何繽紛車馬相奔起借問乃爾爲將欲要其仕孝廉徐務經通雖堪應此舉

不滿四十不得察舉 後漢書云左雄爲尚書令遷僕射奏孝廉不滿四十不得察舉廣陵孝廉徐淑年未及舉臺郎疑而詰之對曰昔顏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二年初令郡國戶滿十萬者歲察孝廉一人其有秀異無拘戶口

戶十萬舉一人 魏志云黃初二年初令郡國戶滿十萬者歲察孝廉一人其有秀異無拘戶口

進如衆川之朝海散如雲霧之歸山 又云孝廉皆是九州百郡士風異俗殊所向不同云云

秀才一

原 進賢 舉秀 白虎通云諸侯貢士於天子者進賢觀善也天子聘取者求賢之義也 晉品令云舉秀才明經傳者入學宮

四科 五策 應劭漢官儀云漢世祖中興甲寅詔書曰方今選舉賢能朱紫錯用丞相故事辟士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脩經中博士三曰明習法令足以決疑四曰剛毅多畧此之謂四科 晉品令云舉秀才必五策皆通拜爲郎中一策不通則不得選

試之射宮 會樂賢堂 禮記射義篇云諸侯歲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射宮 晉中興書咸和六年會秀才於樂賢堂

雷義讓陳重 嚴象舉孫權 謝承後漢書云雷義舉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義遂佯狂被髮走不應命 吳志云揚州刺史嚴象舉孫權爲秀才權年十五以爲陽羨長郡察孝廉州舉茂才行事義校尉

陸機策紀瞻 王濟嘲華譚 晉書云紀瞻秀才至洛陽尚書郎陸機策之曰君吳楚人亡國之餘有何秀異而應斯舉答曰秀才朝之日君吳楚人亡國之餘有何秀異國產於方外不出於中域也是以

明珠文貝生於江鬱之濱夜光之璞出於荆藍之下以人求之文王生於東夷大禹生於西羌

上士貢名 應劭漢官儀云孝武元封四年詔曰上士貢名茂才者是也

庸才貢身 白虎通云庸才貢其身盛德貢其名

三年一貢 又云諸侯三年一貢士者治道三年有成也

七年不遷 黄泰交州記云吳列舉茂才七年不遷列有老母年九十以上上書自乞減品養親

茂才何以爲 潛夫論云孝明帝命刺史舉茂才帝曰汝非部南郡從事邪對曰是帝乃怒曰賊發部中而不能禽茂才何以爲也

秀才不知書 抱朴子云桓靈時輕貢舉故人語曰舉秀才不知書

察孝廉父別居 御二龍於長塗騁雙驥於千里 吳志云劉繇字正禮平原陶丘洪薦繇欲令舉茂才刺史云前年舉公山奈何復舉正禮乎洪曰若明使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塗騁雙驥於千里亦可乎按公山繇兄名岱也

一州之俊 晉品令云舉秀才皆行義典爲一州之俊

海內注目 晉中興書云王胡弱冠本州舉秀才名顯當時海內注目

恥以衒曜取邊 又云中興初以邊寇未靖舉校陵遲特聽不試孝廉而茂才猶依舊策諸州茂才皆懼不往楊儉猶懷慷慨取邊終身不仕

負恃才地忽略世人 隋史曰崔鏡字岐叔清河武城人祖父仕魏齊俱位尊顯少與范陽盧思道隴西辛德源同志友善每以讀書爲務負恃才地忽略世人大署其戶曰不讀五千卷書者毋得入此室在齊舉秀才歷殿中膳部員外三曹郎中與頓丘李若俱見稱重時人爲之語曰京師灼灼崔鏡李若開皇四年徵授給事郎歷員外散騎侍郎越國公楊素時方貴倖重鏡門第爲子娶其女爲妻聘禮甚厚親迎之始公卿滿座素令騎迎鏡鏡故敝其衣冠騎驢而至素推令上座鏡有輕素之色禮甚倨素忿然拂衣而起竟罷座後數日鏡方來謝素待之如初

道冠鷹揚聲高鳳舉 又云王貞字孝逸梁郡陳留人也七歲好學經史百家無不畢覽開皇初汴州刺史樊叔略引爲主簿後舉秀才非其好也謝病於家煬帝即位齊王暕鎮江都賦又三十三卷賜良馬八匹後上江都賦又賜錢十萬貫馬二匹未幾以疾辭歸

應對如響下筆成章 又云杜正元字慎徽其先本京兆人八世祖曼爲石趙從事中郎因家於鄴世以文學相授正元抗辭酬對無所屈撓素甚不悅會林邑獻白鸚鵡素促召正元使元尤聰敏博涉多通兄弟數人俱未弱冠並以文章才辯籍甚三河之間關皇末舉秀才尚書試方畧正元應對如響下筆成章僕射楊素負才傲物正元抗辭酬對無所屈撓素甚不悅會林邑獻白鸚鵡素促召正元使者相望及至即令作賦倉卒之際援筆立成素見文不加點始異之因更令擬諸雜文無不立就而詞理華贍素乃歎曰此眞秀才吾不及也授晉王行參軍轉豫章王記室

明初嘗舉秀才 洪武十五年徵至秀才十人又太祖實錄洪武四年四月辛丑以秀才丁士梅爲蘇州太守童權爲揚州知府俱賜冠帶 十年二月丙辰以秀才徐尊生爲翰林應奉 於十五年八月丁酉以秀才曾泰爲戶部尚書

秀才二

晉詩明高啟逢吳秀才復送歸江上詩曰江上停舟問客踪亂前相別亂餘逢暫時握手還分手暮雨南陵水寺鐘 虞堪次韻張田秀才見寄詩曰樹杪青蟲晴颺絲春城風物似年時貧餘許邁餐金法閒有陶潛飲酒詩芳草青青連野闊征鴻歷歷度江遲長洲故苑煙花外千里懷人入夢思 周砥贈葉秀才詩曰日暮登高臺浮雲結遠陰樹木何蒙蘢野雀噪繁林驅車涉關塞岐路鬱且深借問子何之故鄉阻崎嶔曷不暫栖息蓬藿非所任隱憫胡不發威遲既前臨脆管促飛觴鶗鴂絃奮逸音仗劒從此別秋風滿懷襟寡立步非窘薄遊志不沉策馬欲俱去我無當世心 林鴻送殷秀才之武功詩曰送君遠於役觀省入西秦五月臺江水孤舟去

國人蒼山低戍壘野日暗行塵無限同遊意分攜淚滿巾　王嶼秋夜懷沈秀才詩曰營樓衰草寒月斂疎蘿暝鳥慵悄無歡卧背風燈影霜吟素磬翻更添人語定徵聲孤桐琴惆悵誰能聽　陳源清答文徵明秀才詩曰每從白馬望吳門天塹長江隔夢魂縈帶交情惟汝在縑緗書法好誰論支碧鶴去雲千片茂苑花飛水一村何日黃金祠賈島玉蘭花下酌清尊　寄王履約秀才詩曰四海茫茫有隱憂儒官頭白久淹留漫言當路輕馮衍却歎旁人笑馬周水漲石湖青雀舫花殘姑浦白蘋洲相思靜倚青氊冷強飲空庭夕漏秋　送周秀才歸錢塘詩曰燕京陌上送周郎歸到西湖春草長清夜開尊多舊侶滿船歌管月如霜　盧柟送崔秀才南還詩曰孟冬送客臨沙浦蕭蕭風動蓟門樹驊騮銜轡不肯行一鶴南飛過天柱燕臺擊筑且高歌青尊酒盡紅顏酡五更鼓角星平野看汝騎駟凌天河

知州一

增續文獻通考曰金州名不同設防禦者謂之防禦州設刺史者謂之刺史州元以州次於郡至元二十年更定其地五萬戶之上者爲上州三萬戶之上者爲中州不及三萬戶者爲下州於是升縣爲州者四十有四縣戶雖多附路府者不改上州達魯花赤州尹中下州達魯花赤知州各設同知判官兼捕盜之事參佐官上州提控案牘各一人中州吏目提控案牘各一人下州吏目一人或二人　明不設州刺史而州附於府置知州同知判官等員里不及三十而無屬縣者裁同知判官或因事添設無定員其屬吏目一人　知州掌教養州民之事凡諸州務上視府下視縣以月計上府歲計上省以三歲之計上吏部同知清軍匠或兼巡捕判官督糧官馬捕盜治農管河分職任事而領於知州吏目典出納文移或分領州事諸所屬衙門如府者職亦如之

知州二

增拒私役　絕追呼　獻徵錄曰明朱光霽知綿州多勢家私役州民乃其常俗至悉除之一日有稱尚書府家人徵州夫歲田者霽曰公田乎私田乎其人曰雖私田舊規也將揭律令示之其人不悟而衆危急霽呼吏出獄囚使領曰此數百指可爲歲田用矣其人曰恐不可霽曰吾亦以爲不可聞者哄然王汝績知綿州先時事未集者皆以豪滑吏卒民茹其毒汝績凡有徵集不遣人至鄉第出片紙付里甲與民爲期約民歡趨其期無敢後者里閭晏然無追呼之擾　讞淹繫　除奸豪　金史云金貴久釣擢進士第還磁州刺史磁並山多盜既獲而歎伏者審錄官或不時至繫者多以杖斃或死獄中久釣鉤然曰民雖爲盜而不死於法可乎乃盡請讞之而後行　元史云元林興祖知鉛山州鉛山素多造僞鈔者豪民吳友文爲之魁友文奸黠悍鷙因僞造至富乃分遣惡少四十五人爲吏於有司有欲告之者輒先事殺

之前後殺人甚衆奪人妻女十一人爲妻民罹其害衙寬不敢訴者十餘年興祖至官曰此害不除何以牧民即張榜禁僞造者且立賞募民首告俄有告獲僞造二人并贓者乃鞫之歎戍皮文自至言爲之營救興祖命并執之須臾來訴友文者百餘人揮其重罪一二事鞫之獄立具遣捕其黨二百餘人悉置之法民害既去政聲赫然

疏減宮女 息訟譙門 獻徵錄云戍化間李愚知晉州值歲凶愚賑卹不遺餘力是年大水復至愚以爲大水陰盛也於是上疏請稽察宮女量爲節減則天變可回水旱自弭帝震怒械繫京師頃之上感悟詔釋愚還職出宮女五百人又云泰和始爲州明太祖平江西以顧光遠知泰和州前州守以民好訟告之光遠憮然曰民有寬抑守弗爲理民將安訴頃之訟者兩集乃自書榜聯紙長數丈詩諭諄切民爭來觀觀已去不訟者十二又令凡訟者居譙門上思三日然後得訴思不三日去不訟者過半矣

罷弓手 按神符 金史云金胡屬舉進士第一改同知深州軍州事州管五縣御置弓手百人歲取民錢爲僱直其人皆市井無賴以逐盜爲名所至擾民屬知其奸懸罷去繼而有飛語曰某日賊發將殺通守或請爲備屬曰盜所利者財耳吾貧如此何備降爲是夕令公署關竟亦無事 元史云元廉繁乃斷巫并其黨如法一時吏民始服儒者爲政若此

拒賊同知 靖難吏目 元史云元至順間歸暘爲潁州同知鋤奸擊强人不敢以少年易之至元五年杞縣人范孟謀盜司召巫至鞫之無敢施鞭捶者槃曰此將爲大亂安有神乎急治之盡得黨與數十人羅絡內外果將爲變者同像皆不敢出視曰君自爲之槃乃斷巫并其黨如法一時吏民始服儒者爲政若此 獻徵錄云鄭華洪武丁丑進士初授行人建文中詿誤謫東平州吏目下皆迎巫至家厚禮之又曰將有大水且兵至州大家皆盡室逃槃得劫火卒一人訊之盡得巫黨所爲坐捕下獄起繫於獄已而賊敗曝由是知名 獻徵錄云鄭華洪武丁丑進士初授行人建文中詿誤謫東平州吏目靖難兵起謂其妻曰吾義必死奈親老汝少何妻泣對曰君能爲國妾獨不能爲君乎華乃攜其家託其友馳運州時州長貳盡棄城走華獨率吏民死守力疾戰不屈死之

廉能稱最 元史云元初藏夢解授海寧知州時淮東按察副使王慶之按行其州見夢解剛直廉慎任職以來門無私謁官署蕭然凡有差役皆當其貧富而吏無所預於是民以戶計者新增七百有奇田以頃計者新闢四百有奇桑柘檢柳交蔭境內而政平訟簡爲諸州縣景乃舉夢解才德兼備而御史臺亦以其廉能抗章奏之

譚經術徵獻錄 云世宗幸承天道東昌濮州錄曰施西譚濮州同知州事丞歸長吏日進校士譚經術銳意興古文翁之化歲丁酉山東當試士巡撫徵與試事所甄拔盡齊魯材焉

理供饋 又云吏郊迎留兩視事供饋旁午料理悉當關校需索堅拒不爲動民德之東充閭語曰施濮州遂巡若書生今遇事强幹乃爾耶

聞寡過言 金史云金毛碩改曹州刺史有書生投書於碩辭涉謗訕僚屬皆不能堪碩延之上坐謝曰使碩常聞斯言庶乎寡過士論以此嘉之

得於眉睫間 又云金天會間趙元同知蔚州事有賊殺人橫道官吏環視莫知所爲路人耕夫聚觀甚衆元指田中釋耒而來者曰此賊也叱左右縛之遂伏法

請以身充役 獻徵錄云洪武初盧熙以薦授雎州同知適御史銜命搜訪舊軍籍見民充吏陳其故元曰偶之雎近千人徵熙拘送熙召民自實得常隸尺籍者數人畀之御史怒械繫得於眉睫間熙曰吾守民吏也民散吾誰與處乃自詣御史曾吏必欲查得不然以格詔論同像議發民應之熙曰州已無籍軍令民且散走獨有同知在耳請以充役御史怒斥去堅立不動竟不能奪乃罷

知州三

詩 明吳寬送張兼素出知施宗州詩曰歲暮移家赴遠州南行誰復爲身謀一章之死無他悔六詔平生亦勝遊科甲翻令吾輩重史編應向古人求都門持此聊相贈不惜寒風透敝裘 王鏊送高良新知歸州詩曰江上青山識秭歸江邊弔古駐岩扉夢中馬耳先曾到行處人煙亦已稀屈子宅空江渺渺昭君村在兩霏霏

使人撫宇知多術夔府如今正阻饑　劉璟爲唐伯讓知州作橫雲山居詩曰山蒼蒼兮欲雨雲橫覆兮歸汝有龍兮不霖使雲橫兮愁我心絃枯桐兮我琴鳴鳥不聞兮孰爲我音

設官部五十六 縣令

縣令一

原杜氏通典曰周官有縣正四百里為縣各掌其縣之政令而賞罰之春秋時列國相滅多以其地為縣則縣大而郡小故傳云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周官作雒篇曰分以百縣縣有四都縣邑之長曰宰曰尹曰令曰大夫晉謂之大夫魯衛謂之宰楚謂之令尹其職一也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又齊威王即位召即墨大夫語之曰子居即墨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辟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我左右以求名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名日聞然吾使人視阿田野不辟民人貧苦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名也乃烹阿大夫左右常稱者皆并烹之遂起兵擊諸侯諸侯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至於戰國則郡大而縣小矣故甘茂謂秦武王曰宜陽大縣名曰縣其實郡也漢制列侯所食縣曰國皇太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凡縣萬戶以上為令減萬戶為長侯國為相秩次亦如之皆秦制也漢因之漢書曰凡縣大率方百里民稠則減稀則曠戶口墾田錢穀出入盜賊多少上集簿丞尉以下歲詣郡課校其功功多尤為最者於廷尉勞勉之以勸其後負多尤為殿者於後曹對責以紀怠慢也卓茂為密令勞心諄諄視民如子民不敢欺光武初即位詔曰前密令卓茂能為人所不能為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令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三千戶以茂長子為大中大夫次子為郎中又周榮字平孫當賓憲縱暴榮嘗排奏之及賓氏敗榮自郎令擢為尚書令又王澳為洛陽令人為立祠及桓帝事黃老道毀諸旁祠惟特詔密縣留卓茂廟及澳祠也又漢官曰明帝臨觀見洛陽令車騎意河南尹及至而非尤其太盛勑去軒絳時偃師長治有能名以事詣臺因取賜之下縣遂以為事故其郡有鹽官鐵官工官都水官者隨事狹廣置令長及丞秩次皆如縣道無分土給均吏後漢凡郡縣出鹽多者置鹽官主鹽稅出鐵多者置鐵官主鼓鑄百工多者置工官主稅物有水池及漁利多者置水官主平水收漁稅所在諸縣均差吏更給之署吏隨事不具縣員晉置大縣令有治績官報以大郡山公啟事曰溫令許奇等並見能名雖在職各日淺宜顯報大郡以勸天下詔曰按其資歷悉自足為郡守各以在職日淺則宜盡其政績不宜速他轉也不經宰縣不得入為臺郎宋諸縣署令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自晉宋以後令長國相皆如漢制齊傅咸字季珪為山陰令父傅祐亦為山陰令京師飲酒得醇旨者輒號為顧建康謂其清且美也父子並著奇績世云諸傅有治縣諸子孫相傳不以示人梁顧憲之字士思為建康令正身勵廉節除滛祀武帝聞其名後起為建康令何遠字義方自武昌太守除名後起為建康令京師欽酒得醇旨者輒號為顧建康謂其清且美也近代未有張稷字公喬為剡縣令多為山水遊及山賊作亂又保全縣境後魏縣置三令長說在刺史蕭景字子昭為永寧令永嘉太守勝郡門曰諸縣有疑滯可就永寧令決之孝文初置縣令能靜一縣刼盜者兼理二縣即食其祿能靜二縣者兼理三縣三年遷為郡守二千石能靜二郡者兼理至三郡亦如之三年遷為刺史太和中次職令其祿甚厚後魏孝文以北平府長史裴聿中書侍郎崔亮並清貧欲以俸祿優之乃以亮

（帶野王令韋帶溫縣令時人榮之）其後令長用人益雜但選勤舊令史爲之而縉紳之流恥居其位　北齊制縣爲上中下三等每等又有上中下之差自上上縣至下下縣凡九等然猶因循後魏用人濫襍至於士流恥居之元文遥遂奏於武成帝請革之乃密令搜揚世冑子弟恐其辭訴總召集神武門宣旨慰諭而遣自此縣令始以士人爲之　隋縣有令有長煬帝以大興長安河南洛陽四縣令並增正五品諸縣皆以所管閑劇及衝要之處以爲等級（開皇十三年以臨潁令劉曠治政尤異擢爲營州刺史又魏德深爲貴鄉長轉館陶長貴鄉民吏號泣請留詔許之貴鄉民吏歌呼滿道館陶合境悲哭）　唐縣有赤（三府共有六縣）畿（八十二）望（七十八）緊（百一十一）上（四百四十六）中（二百九十六）下（五百五十四）七等之差（通典京都所治爲赤縣京之旁邑爲畿縣其餘則以戶口多少資地美惡爲差）　增文獻通考曰宋史宋制縣令建隆元年令天下諸縣除赤畿外有望緊上中下掌總治民政勸課農桑平決獄訟有德澤禁令則宣布之凡戶口賦役錢穀賑濟給納之事皆掌之以時造戶版及催理二稅有水旱則有災傷之訴以分數蠲免民以水旱流亡則撫存安集之無使失業有孝悌行義聞於鄉閭者具事實上於州激勸以厲風俗若京朝幕官則爲知縣事有戍兵則兼兵馬都監或監押　建隆三年始以朝臣爲知縣其間復參用京官或幕職爲之（朝臣知縣自大理正奚與監察御史王祐等始）天聖間天下多缺官而令選尤猥下貪庸耄懦爲清流所不與而久不得調乃爲縣令人數言其病民乃詔爲舉法以重令選凡知州轉運使歲舉見任判司簿尉有罪非贓私有出身三考無出身四考堪爲令者一人或二人自是人重爲令令選稍精慶曆間詔天下知縣非鞫獄毋得差政和二年詔縣令以十二事勸課農桑（一曰敦本業二曰興地利三曰戒游手四曰謹時候五曰戒苟簡六曰厚蓄積七曰備水旱八曰戒殺牛九曰置農器十曰廣栽植十一曰鄉田戶十二曰無妄訟）自政和以來太平盛時人皆重內輕外士大夫皆輕縣令之選吏部兩選不注者甚多然後議所以增重激勸之法靖康初詔初改官必爲縣（七月詔三省申明舊制今後不以堂除吏部人凡初改官未曾實歷知縣者不許別除差遣）紹興七年詔將寺監丞簿等任滿已改官人未歷民事者各與堂除知縣一次並借緋章服九年詔吏部自後縣令差文臣（臣僚言建炎以來多差武臣爲害甚衆至是始停罷然沿邊溪洞處仍許用武臣）乾道元年詔京官知縣以二年爲任屢有更革卒以三年爲任非兩任縣令不除監察御史初改官人必作令謂之須入慶元初復詔除殿試上三名省元外並作邑五年又令試大理評事已改官未歷縣人並令親民一次著爲令自後雖宰相子殿試科甲人無不宰邑者矣　金史遼五京諸州屬縣各有縣令縣丞主簿尉金赤縣（謂大興宛平縣）令一員從六品掌養百姓按察所部宣導風化勸課農桑平理獄訟

捕除盜賊禁止游惰兼管常平倉及通檢推排簿籍總判縣事次赤縣曰劇縣令正七品諸縣令從七品凡縣二萬五千戶以上爲次赤爲劇二萬戶以上爲次劇在京倚郭者曰京縣自京縣而下以萬戶以上爲上縣三千戶以上爲中縣不滿三千戶爲下縣　續文獻通考曰縣有置謀克者隸於猛安之下職從五品掌撫輯軍戶訓練武藝惟不管常平倉餘同縣令世宗大定間詔年老之人毋注縣令其佐亦擇壯者叅用二十年更定銓注縣令丞簿格又命應部除官嘗以罪罷而再叙者遣使按其治迹如有善政方許授以縣令無治狀者不論任數多少並不得授　元史曰元世祖至元三年合併江北州縣六千戶之上者爲上縣二千戶之上者爲中縣一萬戶之中縣不及二千戶者爲下縣二十年又定江淮以南三萬戶之上者爲上縣一萬戶之下者爲下縣上縣秩從六品達魯花赤一員尹一員中縣秩正七品下縣秩從七品達魯花赤及尹悉如上縣之制　續文獻通考曰明太祖初定縣三等賦十萬石以下爲上縣知縣從六品六萬石以下爲中縣正七品三萬石以下爲下縣從七品已而並改正七品京縣正六品所屬衙門有儒學教諭訓導陰陽學訓術醫學訓科僧會司道會司其有巡檢司稅課局驛遞閘壩批驗所河泊所倉草場者設官如州知縣掌教養縣民之事凡歲貢學生三歲貢士歲攢實徵十歲造黃冊民之賦役視丁與產必調劑而均節之若歲大歉請於上司而時蠲減焉獄訟必詢其情理考諸律例而決之有不伏請陳於上爲雪理焉凡養老祀神表善賑饑郵窮通貨之事時省而敎行之凡山海澤藪之產資國用者按籍而登焉諸所屬衙門如州者職亦如之庶人在官者縣亦如州

縣令二

左傳曰子皮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　晏子春秋曰景公使晏子爲阿宰三年而毀聞於國公不悅召而免之晏對曰嬰知過矣請復阿三年而譽必聞於國公召而賞之辭而不受公問其故對曰昔者嬰之所治當賞而今所以治當誅是故不敢受　說苑曰宓子賤治單父彈琴身不下堂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宓子

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勞任人者佚　又曰晉平公問趙武子曰中牟三國之股肱邯鄲之肩髀也寡人欲其良令也其令空誰使而可趙武曰邢子可公曰邢子非子之讐耶對曰私讐不入公門又問曰中府之令空誰使而可趙武曰臣子可故外舉不避讐內舉不避子　新序曰昔子奇年十八齊君使之治阿既行矣悔之使使追之未到阿及之還之已到勿還也使者及之而不還君問其故對曰臣見所以共載者白首也夫以老者之智以幼者決之必能治阿矣是以不還　史記曰西門豹為鄴令會父老問民所疾苦禁巫祝為河伯取民之女為婦鑿渠十二灌溉民田到今皆得水利　漢書曰焦延字子貢為小黃令以伺候先知姦邪盜賊不得發愛養吏民嘗遷三老官屬上書願留延有詔許之　又曰蕭育為茂陵令會課育第六而漆令郭舜殿見責問育為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何暇為之左右及罷傳召茂陵令詰後曹當以職事對育徑出曹書佐隨牽育育按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能詣曹也遂趨出欲去官明旦詔召入拜為司隸校尉育遷扶風府門官屬掾吏數百人拜謁車下　又曰召信臣以明經甲科為郎出補穀陽令舉高第遷上蔡長其治視民如赤子所居見稱述　東觀漢記曰周澤為澠池令奉公克己妻子親自釜竈　司馬彪續漢書曰牟融舉茂才為豐令視事三年政化流行縣無獄訟吏畏而愛之治有異績為州郡最　又曰卓茂遷密令口不出惡言勞心憂念吏民知其有緩急以恩信待吏吏畏而愛之不忍欺也元始中天下蝗河南二十縣蝗獨不入密界督郵書言太守大怒自出案行密界中實然乃驚　又曰魯恭為中牟令導民以孝推誠而治建中初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疑其不實遣仁恕掾肥親往察驗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止其旁有童兒親曰何不擊之兒曰雉方將雛親翼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治之善惡爾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可還府以狀白安美其治以勵屬縣　又曰董宣為洛陽令寧平公主乳母奴白晝殺人主出行以奴驂乘宣叱奴下車格殺之主即馳車入宮上大怒召宣曰令欲死乎宣叩頭曰臣奉法之吏不敢縱法不欲死也上曰搏之宣曰願一言死無恨上曰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民以奴殺臣臣死之後陛下何以治天下搏殺臣不如臣自殺即以頭觸楹流血被面上令小黃門持之曰癡令叩頭謝主宣不從上頓癡令頭宣兩手據地不肯低頭上勑令強項

令出諸太官賜食詳主公　又曰孔奮守姑臧長治有異道時天下擾亂河西獨安而姑臧市日四合爲河西富縣每前長居官數月輒致貲產奮在姑臧積四歲財產不增奮素孝自來爲長時供養至謹在姑臧惟母極膳妻子食但葱韭　又曰孔奮守姑臧令太守梁統深相敬待不以官屬禮之常迎於大門敬以師友　又曰祭彤除偃師長視事五年縣無盜賊州課第一遷襄賁令時盜賊抄掠彤到官誅奸猾縣界清靜詔書增秩一等賜縑百匹冊書勉勵　又曰劉寬除東平陵令是時民俗奢泰寬到官恭儉訓民以禮上下有序都鄙有章視事數年以母病棄官歸百姓士女攀車距輪充塞道路車不得前乃輕服潛遁　又曰劉陶爲汝陽長政化大行道不拾遺以病去官童謠歌曰悒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　又曰虞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詡曰難者不避易者不從不過盤根錯節何以別其利器乎　又曰公孫述補清水長太守以其能使兼治五縣政事脩理奸盜不發郡中謂有神明　又曰虞延除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休遣徒繫各使還家並感其恩應期歸有一囚於家被病自載詣獄既至城門而死　又曰鄭弘爲縣令政化大行民王逢得路遺寶物縣於衢道求主還之　又曰何紹爲河南懷令三日一視事十日一請倉倖米於關外作乾飯食之不設釜竈得一強盜問其黨與得數百人皆誅之政教清平爲三河表　又曰劉昆除江陵令時縣連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詳火　風俗通曰俗說孝明帝時尚書郎河東王喬遷爲鄴令喬有神術每月朔常詣臺朝明帝怪其來數而無車騎密令太子史候望言臨至時常有雙鳧從東南來因伏伺見鳧舉羅但得一雙舄使尚方識視四年中所賜尚書郎履也詳仙　益部耆舊傳曰閻憲爲綿竹令有男子杜成夜行於路得遺裝開視有錦二十匹明早送詣吏曰縣有明府君犯此則斬　魯國先賢傳曰孔翊爲洛陽令置水庭前得鳴托書皆投水中一無所發　曾巢別傳曰巢爲臨淄令放死囚還家如期並至　增太平御覽曰晉范甯武子解褐除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潔己志行之士莫不來宗春年之後風化大行自中興以來崇學敦化未有如甯者也

山堂肆考曰宋顧愷之字偉仁爲山陰令邑三萬戶愷之御繁以約晝日垂簾門堦閒寂自宋爲山陰者莫能尚也　太平御覽曰梁張譚字元慶爲和寧令政以德化不用刑威民有過者令讀孝經及忠臣孝子傳訓導之百姓愛如父母號曰慈君　又曰後趙申錄爲廣昌令白烏巢其庭樹甘露降其廳事後爲三公　又曰

北齊郎茂除衛國令時有繫囚二百茂親自究鞫數日釋免者百餘人歷年詞訟不詣州省魏州刺史元暉謂曰長史言衛國人不敢申訴者長明府耳茂曰人猶水也法令爲隄防隄防不固必致奔突苟無決溢使君何患哉暉無以應　山堂肆考曰隋劉曦爲萍鄉令七年風教大治獄無繫囚爭訟絕息囹圄草滿庭可張羅高熲薦之以爲莒州刺史　玉海曰開元二十三年時採訪使以陸渾及諸道二十六縣令李常等政號循良皆璽書獎飭縣令賜絹五十匹　唐書曰韋濟開元初調鄄城令或言吏部選縣令非其人既衆謝奉詔問所以安人者對凡二百人惟濟居第一不能對者悉免官於是擢濟醴泉令侍郎盧從愿李朝隱並貶官　山堂肆考曰魯山令元德秀開元中帝御五鳳樓酺宴時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各率所部音樂集樓下德秀惟遣樂工數人連袂歌于蔿于蔿德秀所作也帝聞而異之歎曰賢人之言哉　唐書曰韋恒開元初爲碭山令政寬惠吏民愛之天子東巡州縣供張皆鞭扑趣辦恒不立威而事給　山堂肆考曰崔隱甫遷洛陽令梨園子弟胡雛善笛有寵嘗負罪匿禁中帝以他事召隱甫從容指曰就卿丐此人對曰陛下輕臣而重樂工請解官再拜出帝遽謝與胡雛隱甫殺之有詔貰死不及矣賜隱甫百鎰　唐書曰房琯字次律開元間舉任縣令科授盧氏令拜監察御史坐貶復爲縣所至尚德化興長利以治最顯　山考肆考曰蔣沇乾元中歷陸渾盩厔咸陽高陵四縣令美政流行長老紀焉郭子儀軍出其縣勅麾下曰蔣沇賢令供億當有素得蔬飯足矣毋撓其清也　又曰韋景駿爲貴鄉令有母子相訟者景駿曰令少不天常自痛爾有親而忘孝耶教之不孚令之罪也因嗚咽流涕付授孝經於是母子感悟請自新遂爲孝子　唐書曰李勉爲梁州刺史假王晬南鄭令晬爲權幸所誣詔誅之勉曰方藉牧宰爲人父母豈可以讒殺良吏乎即拘晬爲請得免晬後以推擇爲龍門令果有名　又曰李叔明本鮮于氏乾元中東都平拜洛陽令招徠遺民號能吏　太平御覽曰馮伉遷膳部員外郎李抱真卒持節臨弔歸之弗不受又致京師伉上表固拒於是醴泉令缺宰相高選德宗曰前使澤潞不受幣者其人清可用也遂以授伉　又曰唐大曆中詔以郎官宰畿輔韋夏卿授奉天令課爲第一改長安令　又曰韓愈爲監察御史上疏論宮市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　憲宗時宣徽五坊小使方秋閱鷹狗所過撓官司厚得餉謝乃去下邽令裴寰才吏也不爲權因擕寰出覲言詔送獄宰相武元衡婉辭

諍帝怒未置裴度見延英言寰無辜帝恚曰寰誠無罪杖小使小使無罪且杖寰度曰責若此固宜第寰爲令惜陛下百姓安可罪乃釋寰　又曰石昂唐五代時不求仕進晉節度使符習高其行召爲臨淄令習入朝京師監軍楊彥朗知留後事昂以公事至府上謁贊者以彥朗名石更其姓曰右昂趨於庭仰責彥朗曰內侍何以私害公昂姓石非右也彥朗大怒拂衣起去昂即趨出解官歸語其子曰吾本不欲仕亂世果爲刑人所辱子孫其以我爲戒　後唐何澤爲洛陽令莊宗好田獵數蹂民田澤乃潛身伏草間伺莊宗當馬諫曰陛下未能一天下以休兵而暴斂疲民以給軍食今田將熟奈何恣畋遊以害多稼使民何以出租賦吏何以督民耕陛下不聽臣言願賜死馬前使後知陛下之過莊宗笑爲止獵　山堂肆考曰寇準知歸州巴東縣其治一以恩信爲主後知成安縣每期會賦役惟令具鄉里姓名揭縣門而百姓爭赴之無稽違者　張詠令滎陽民以茶爲業詠曰茶利厚官將榷之命拔茶植桑民以爲苦其後榷茶他縣失業而滎陽桑成民得其利　宋史曰蘇頌字子容第進士知江寧縣時建業承李氏後稅賦圖籍一皆無藝每發斂高下出吏手頌因治訊他事互問民鄉里丁產識其詳及定戶籍民或自占不悉頌警之曰汝有某丁某產何不言民駭懼皆不敢隱遂剗剔夙蠹成賦一邑簡而易行諸令視以爲法時監司王鼎王綽楊綦於部吏少許可及觀頌施設則曰非吾所及也　祥符知縣陳詁治嚴急吏欲罪詁空縣逃去太后果怒而詁連呂夷簡親執政以嫌不敢辨事下樞密院陳堯佐獨曰罪詁則姦吏得計後誰敢復繩吏者詁由是得免　歐陽脩貶夷陵令時無以自遣因取舊案反復視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歎曰以荒遠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爾遇事不敢忽　唐介知任丘縣當遼使往來道驛吏以誅索破家爲苦介坐驛門令曰非法所應給一切勿與稍毀吾什器者必執之皆帖伏以去　范純禮知陵臺令兼永安縣永昭陵建京西轉運使配木石磚甓及工徒於一路獨永安不受令使者以白陵使韓琦琦曰純禮豈不知此將必有說他日衆質之純禮曰陵寢皆在邑境歲時繕治無虛日今乃與百縣均賦曷若置此使奉常時用乎琦是其言　又曰范純仁知襄邑令縣有牧地衛士牧馬踐民稼純仁捕一人杖之牧地初不隸縣主者怒曰天子宿衛令敢爾耶白其事於上劾治甚急純仁言養兵出於稅畝若使暴民田而不得問稅將安出詔釋之且聽牧地隸縣凡牧地隸縣自純仁始　任伯雨字德翁知雍丘縣節吏

如東濕撫民如傷縣枕汴流漕運不絕舊苦多盜未嘗有獲者人莫知其故伯雨下令網舟無得宿境內始不從則命斧斷其纜自是外戶不閉　姜潛知陳留縣至數月青苗令下潛出錢榜其令於縣門已徙之鄉落各三日無應者遂出榜付吏曰民不顧矣錢是以獨不散　常安民調知長洲縣以至信為治人不忍欺故多盜安民籍嘗有犯者書其衣揭其門約能得他盜乃除盜為之息追科不下吏使民自輸先他邑以辦轉運使許懋孫昌齡入邑境民頌其政皆稱為古良吏　周敦頤徙知南昌縣南昌人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敦頤初為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而獄辭已入書曰者吏不如也　富家大姓黠吏惡少喘喘焉不獨以得罪於令為憂而又以污穢善政為恥　程顥為上蔡縣令進士還吾城令民稅粟多移近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顥損使積粟以待貴大省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力役相助惟無相鄰而奸偽無所容凡孤氣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婦必有校嗜時饑至召父老與語兒童所讀書親為正句讀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為社會為立科條旌別善惡有勸有沮在縣三歲民愛之如父母　吳擇仁知大庾縣中貴人譚積犯法按致於理積蓋恚遣譖徼索召宋番年牲物喬年貶更也疾驅之候者惶遽入白擇仁著衣冠坐廡下喬年慮囚擿隱剔扶帑庾出入不能得毫毛罪乃謝傳舍擇仁上謁喬年大笑曰所以來為察君罪顧乃得一奇士吾今薦君矣居數日召詣闕　熊克紹興中舉進士第知諸暨縣越帥課賦頗急諸邑率督責以應克曰寧吾獲罪不忍困民他日府遣幕僚閱視有無時方不兩克對之泣曰此催租時耶部使者芮燁行縣至其境謂克曰聚知子文墨而已今乃見古循吏為表薦之　葉衡紹興十八年進士第歷遷知於潛縣戶版積弊富民多隱漏貧弱困於賠輸衡定為九等自五等以下除其籍而均其額於上之四等貧者頓蘇徵科為期限榜縣門俾里正諭民不遣一吏而賦自足歲災蝗不入境治為諸縣最那以政績聞即召對上曰聞卿作縣有法遣還任擢知常州　高登忤秦檜出為靜江古縣令廣西帥沈晦問登何以治縣登條十餘事告之晦曰此古人之政今人詐疑不可行對曰忠信可行蠻貊不可行誠不至爾　臺史曰王鼎字虛中幼好學博通經史乾統六年鼎宰縣時憩於庭俄有暴風舉卧榻空中鼎無懼色但覺枕榻俱高乃曰吾中朝端士邪無干正須臾榻復故處風遂止　元史曰金牛德昌中皇統二年進士第遷萬泉令屬蒲陝薦饑

盜充斥州郡城門晝閉德昌到官即日開城門縱百姓出入榜曰民苦饑寒剽掠鄉聚以偷旦夕之命甚可憐也能自新者一不問賊皆感激解散縣境以安　沙全從丞相阿术攻常州衆潰下沿海諸城華亭傾城出降以功授華亭軍民達魯花赤時民心未定有未附黨徒聚衆數萬掠華亭全擊破之籍其民得六千人請於行省遣屯田於淮之芍陂行省委萬忽都忽等體察欲屠其城全言鹽卒多非其土人若屠之枉死者衆以死保其不叛遂止　呂思誠秦定間進士第授景州蓨縣尹差民戶爲三等每春行田樹旨勸敏者賞以農器人用飲食若干多者責償其值　歐陽元延祐間進士調太平路蕪湖縣尹縣多疑獄久不決元察其情皆爲平反貢賦徵發及時民樂趨事教化大行改武岡縣尹縣控制溪洞蠻獠雜居擢宇稍乖輒弄兵犯順元至諭月赤水太清兩洞聚衆相攻官吏相顧失色計無所出元即日單騎從二人徑抵其地諭之至則死傷滿道戰鬬未已獠人熟元名素兵仗羅拜馬首曰我曹非不畏長官縣訴其事而縣官不爲直反以徭役橫斂掊克之情有弗堪乃發憤就死耳不意頻我清廉官元諭以禍福晝理其訟獠人送款　牛文傳字壽道平江人歷長洲烏程兩縣尹所至俱有善政長洲爲文傳鄉邑徙楊公墓無事未嘗輒出而親巡其最通私謁　盧瑾登至正二年進士第稍遷至永春縣尹始至賑饑饉均賦役減口鹽一百餘引蠲包銀推鐵之無徵者已而訟息民安鄰邑仙遊盜發琦遣在邑境盜遥見之迎拜曰此永春大夫也爲大夫百姓者何幸之大乎吾邑長乃以暴毒驅我故至此耳琦因立馬嶺以禍福衆皆投刃羅謝縛其酋以自新琦許之酋至琦械送帥府自是威惠行於境外　歐徹錄曰明洪武朝任勉令番陽時一以法繩治求受郡縣寄而得全歸者無幾勉受事日思前令所以亟黜者率因襲苟且拂民情而壅上聽曰是法所以遠也即大書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字於屬辭訪邑有德學爲民所信嚮者隨事酌輕重而處之有不便者或粘匿名文於縣門命守之曰是教我也俾勿壞後潛自毀去　歐陽銘爲臨淄令時副將軍常遇春略定未附郡縣過臨淄兵士十餘人入民家取酒不得相毆擊讙動一市銘出呵止不服因笞遣焉且往見將軍白之軍校先走告軍門曰知縣毆卒幾死且罵將軍不戢士常公命銘詣之曰汝何敢爾銘曰軍固王師民亦王民也民被毆擊幾死軍士固不可笞耶此軍士之過知縣雖不

賢其敢他有警言常意解乃獨責望士而釋令由是申嚴約束無敢譁者　仁宗朝鄭汝敬爲上虞令居二年邑大治監察御史尹宗高號嚴厲有司多望風引退獨嘉賞敬嘗問紹興守六邑令孰優守曰惟鄭令清介肯爲但其人無大耳尹曰人惟有無斯能生聖賢能養是氣故充塞宇宙可無氣而爲人乎守不能答既而考浙江七十二縣令置汝敬爲第一　華亭葉宗行夏原吉薦權錢塘令不逾年俞然稱治一日廳事前有蛇蜿蜒若有所告訴宗行謂之曰若豈有冤乎吾爲汝驗之蛇返入僚廨中爐下發之得死屍乃肆主人利其資殺之埋此遂伏法　宣宗時范希正舉賢良方正拜曹邑令九載考滿民懷其惠爭持金帛贈遺皆不納有里長陳彬伺希正獨居懷金潛入投於地疾趨而出時無吏卒無能追及及明旦出召彬彬不至乃召其父至庭諭之曰大丈夫不爲昭昭信飾不爲冥冥情行命領其子所遺金去其父振愧領金而去　通紀曰天順間御史盛顒以言石亨出知東鹿邑豪士聞其來相戒曰是嘗劾石總兵者其人不可犯也顒至變搏擊而爲撫循吏畏而民安之未幾丁內艱去民俟其服闋相率詣闕乞顒再任不復用刑罰有爭訟者諭之以理輒聽受不復辨鄰邑訟多年不決者各來詣顒訴折以片言必心服而去時人有清如水明如鏡之稱邑界具定二府四境之民亦聞風趨赴郊外有荒落地自然聚以成市邑人稱爲清官店　獻徵錄曰張禹字仲明鄞人也成化間知鉛山縣政通神明有賣薪者食鱠魚忽死鄰保疑其妻殺之拷訊無他狀械繫踰年禹初至任嘗白晝登堂恍惚見有綠袍烏巾者語禹曰吾非人乃某鄉之土地也鄉民某甲之妻以殺夫繫獄此人本中鱠毒而殂非婦罪也公欲驗之但置鱠於水甕中昂頭出水二三寸者必殺人試之則事白矣言訖不見禹異之詰旦命圍甕漁者捕鱠得百斤以神言驗之得昂頭者凡七因召婦烹之以食死囚縱下咽便稱腹痛仆地死婦寬遂白乃釋之其他捕發異政尚不勝書　成化間張公素爲河陰令道殷大祲餓莩載途又承凋敝之餘百蠹孔亟憂形於色亟求拯救之方曰是不可以他求也爲之在我由是簡訟獄罷追呼節廚傳平市價裁靡文息奢風一意與民休息歲饑稱者與困者聚食聚大治庭無敲扑之煩齋有垂簾之靜餘卒衛其杖於鞏兩兩立左右結絲網以資用有太古之風焉　龔起鳳嘉靖間爲杞縣令諸所興革一意行已悉無所顧憚獄囚三百鞫多寬者一夕盡遣之止留十二人即司府勾捕執弗與及它檄有弗便者輒罷之吏恐不敢署鳳張目曰乃公自爲

之不以累者輩竟縻職往歸徐府家民志唯殺人贈其令爲脫死監司以厭有廉平聲輒覆訊之未至二十里令出迎謹甚稱君無竟至縣寄遺吏囊千金致之風大怒以囊提吏額流血被面而去已竟窮治伏其辜人大稱快　徐九思爲句容令時應天尹有所任胥下邑索吏賄不得訴諸庭九思縛而笞之尹怒曰是不有我也會丁中丞有所下治荒者關警不甚稱九思以意格之而諸生見懲於令者共中以蜚語中丞恚甚見辭色三日父老數千人擁而庭見稱令賢泣數行下曰微徐令吾曾有填溝壑而已中丞意稍動衆又歷叙救荒諸奇策與居恒善狀中丞意解入都以語尹尹曰此强項令好以抗上自爲名移之便會中丞有所舉刺而九思在刺中事下吏部尚書熊浹怫然曰吾聞句容令不減古人令不以舉而以刺耶考功具前後薦劾語報尚書乃論謫中丞而特留九思

縣令三

施其善政　**爲陳恩德**　新序云魯君使宓子賤爲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借善書者二人使書憲書敬品魯君而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我撓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單父之化大治　續漢書魯恭爲中牟令爲陳父母恩德吏民信服　**政教大行**　**德惠普著**　晉書汝南先賢傳云袁安爲任城令云云　**道不拾遺**　**獄無繫囚**　續漢書云卓茂爲密令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　華嶠後漢書云劉平爲全椒長云云　**養民皆大悅**　**人莫敢欺**　東觀漢記云鍾離意爲堂邑令初到市木爭赴趨作不日而成訖畢請解土視曰與工役者令也如有禍崇令自當之民皆大悅　後漢書周紆字文通爲博平令遷召陵侯相庭掾博學明欲揚損其威乃晨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聞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人共語狀陰察視口喉有稍芒乃密問守門人曰怒誰載棄入城門者對惟有廷掾耳又問鈴下外頗有疑令與死人語者不對曰廷掾疑君乃收廷掾拷問具服不殺人取道邊死人後人莫敢欺者　**相地起田**　**穿渠入河**　益部耆舊傳贊云徐章除都梁長至縣相地形勢起田千有餘頃　般氏家傳云袁爲萊陽令先時霪雨百姓饑饉袁乃穿渠入河疏導原隰用致豐年民賴其利號般渠而頌之　**養子曰賈所生**　**育男以鄭爲字**　謝承後漢書曰賈彪舉孝廉補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爲其制與殺人同罪養子者十數余曰賈父所生男名賈子女名賈女以此靈丁口　魏志曰鄭渾爲郿令天下未定民皆剽輕不念產殖生子無以相活率皆不舉渾所在奉其漁獵之具課使耕桑又兼開稻田重去子之法民初異長罪後稍豐給無不舉養焉　**嘉禾生庭**　韓子云宰孫相魯子路爲郈令魯以五月起來爲長溝當此之時子路以其私秩粟爲糲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餐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飯棄羹曰魯君有民子奚爲乃餐之子路愀然怒攘臂而入請孔子曰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餐之將奪肥之民聊　續漢書云魯恭爲中牟令政有三異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庭中府舍上鄰以雙穗久居中牟物產之化流行天降休瑞應行而生　**鷹化爲鳩**　**蝗不入境**　鍾離意別

傳云意還東平陵丘令男子兒直勇悍有力[?][?]好犯長吏意到官召署捕盜掾勅謂之云令昔書破三軍之將東不用尺兵書縛暴虎不用尺繩[?]之氣勢安若宜慎之復召責子涉署門下將游徼私出入寺門無所[?]

白牧涉[?]之直走之奇門吐氣太言[?]勅直能爲子居自縛謝令不對[?]殺其子直果自縛意曰前告汝書[?][?]暴虎不用尺繩汝自視何如虎氣自縛邪勅欲誅直爲父子結連其頭對[?]之欲死掾吏陳諫乃貸之由是相率爲

善所謂上德之政感化爲[?]暴虎成[?]此之謂也 續漢書云楊琳爲茂陵令[?]蝗不入[?]界

騶獨致雨　騶獨不雹

謝承後漢書曰鄭弘爲騶令[?][?]春大旱五穀不登騶獨[?]兩[?]熟永平十五年蝗起泰山流被郡國過[?]界不入[?]集郡國以狀聞[?]書以爲不然遣使案行果如言 東觀漢記韓稜爲下邳令視事未期[?]民愛慕時鄰縣[?]蝗[?][?]

指

應時天雨大澍 益部耆舊傳云趙瑶爲緱氏令講戒請雨於庭皇乃自責[?]首流血云云 汝南先賢傳云[?]遷爲安陽令與朝陵[?]貢[?]云云

設壇引咎　坐薪自焚

云海內先賢傳公沙穆爲弘農令界有蝗蟲食禾稼傳設壇引咎請以身禱於是暴雨[?]蝗消人以爲神明之宰 後漢書云戴封爲西華令時郡界有蝗[?]不入西華[?]其年大旱封坐薪上自焚俄大雨至

請雨自責　旱木割

隨車號泣　望

樞設奠

續漢書吳漢爲洛陽令[?]卒百姓如喪父母[?]百姓[?]哀痛小[?]晝夜號泣 于寶晉記劉[?]爲江夏[?]新令及卒百姓如喪父母[?]不受[?]吏民往往相聚[?]祠望柩設奠酹而哭之

圖畫形像

謂之神明

晉書云陸雲補浚儀令居[?]會之要[?]爲理[?]到官肅然下不能欺市無二價去官百姓追思之圖畫形象配食縣社 續漢書云[?]度爲[?]上[?]長[?]政治嚴峻明於疑理縣中謂之神明

放

牛於野

續漢書云王渙爲河南溫縣令土俗[?][?]渙到[?]誅[?]不[?]償道不拾遺民夜不閉戶皆放牛馬 益部耆舊傳云[?]爲[?]年令[?]惡[?][?]界肅然路不拾遺民夜不閉門牛

繫馬道傍　於野

胡母節酒

晉書云陶潛爲彭澤

陶潛常醉

王渙履正　楊沛嚴能

曰以[?]羅公　　續漢書云王渙爲洛陽令治民[?]正　魏略云楊沛爲[?]令當官嚴能

皆[?]於道傍

汲黯病歸田里　責爲免冠遂去

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穀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　晉書泰山[?]明母輔之以家貧求試守[?]始節酒自屬甚有能名

漢書汲黯爲淮陽令[?]

解紉帶之　掛冠而去

爲令稱疾歸田里　又曰貢禹爲河南令歲餘以職事少失[?]責[?]令免冠謝爲[?]曰冠一免安可復冠之遂去官

益部耆舊傳云[?]好遊俠行部帶劍[?]

長吏譴之乃歎曰無大志故爲豐吏所輕耳於是解劍掛壁曰吾不乘輻車佩綬不復帶劍因之京師論太學受業治春秋變行[?]操名德遂稱除野王令乃解劍帶之官治官清約以身率下[?]火不舉常食乾[?]備之

晉中興書曰陶潛爲彭澤令督郵[?]縣吏入白當板履向[?]里小豎於是遂掛冠履而去

不治官職　多備家具

[?]潛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

吳起春秋云文種判平王時爲宛令不治

言職有若狂也　晉中興書太原王述素清[?]宛陵令時多[?]家具有[?]收之書王導使人謂曰名人居小縣甚不宜爾也

[?]心事青天白日　器宇荊玉南金

山堂肆考宋

事知縣孔[?]其兄[?]曰[?]南令兄弟其[?]心事如青天白日金

合璧事類云

削木爲牘　片紙榜門

宋史仁宗朝燕肅知[?]推[?]民[?]曰器高尹京邑[?]荊玉不[?]之[?]其[?]南金朱[?]方[?]判

云宋仲世衡書知武功縣用刑嚴峻人亦[?]其威信或有[?]追呼不遣[?]人[?]帖入鄉但以片紙榜縣門追集人期

[?]集[?]苦吏追擾削木爲牘民訟有[?]者書其姓名召之如期而至

彙苑詳注

某日諸縣皆如期而至

使知養老事上　化爲孝子悌弟

合璧事類張[?]爲[?]令以厚俗爲先每以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於[?]親爲勸[?]使人知養老事上之義

若元史云呂思誠爲[?]尹劉智社民李思[?]其弟盜羊思誠[?]之王青兄弟四人[?]愛[?]篤思誠至其家取

酒勸[?]歡聞內李之兄弟相謂曰我[?]終不顧見尹矣各具酒食相[?]切責悔前過[?]析居三十年復還同爨

民張復叔母[?]居且[?]弓食以[?]

判衫　鬨[?]

又任勉令番陽有婦人新寡者訴夫兄弟有已勉曰汝欲化適

活恐思[?]開之[?]日迎養之　乎乃判其背衫曰[?]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後婦[?]守而他[?]

聞之亦無二志　又吳[?]字[?]陽六年書從其僕問弋之俗[?]謂婦人何[?]僕[?]

曰主官弋六年令[?]許[?]之源深曰吾殊不覺耳安有爲民父母[?]其子女者乎

馴雉　縱雀

文類聚[?]雉詳[?]

獻徵錄成化間陳鋼爲黔陽令多惠政嘗過他縣道旁小兒黏雀爲嬉問知鋼來相顧曰公必惡戕物命悉縱雀去

引舟　**舁輿**　寰宇記詳注何易于爲益昌令縣距州四十里刺史崔朴嘗乘春與賓屬泛舟出益昌旁索民挽縴易于身引舟朴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耕且蠶惟令不事可任其勞朴愧與賓客疾去　又休寧在萬山間不通舟楫往來使客必以轎民病之周德謙爲令謂縣僚曰一轎在縣彼不應素而來來者吾屬當自舁之

察大豪　**汰冗役**　又沈孚聞字芷陽爲商城令邑大豪多入貲司農假衣冠文其賤令之官輒相率投謁通姓名而重其幣因而借威福挾令長短乎聞至預約束典謁一刺之外而以他物入者榜百又伺察豪過失即無處恐悚小民鼓腹而遊　獻徵錄商城入丞尉庭者如之且謂羣吏徹隸一而十之民十其害使若爲所欲既達大府鮮約束隸卒籍民於官者一而私籍者十乎聞一日汰六百人下令曰被汰而復入令庭者必戍其爲即十令也必戍不貸汝於是吏洗手而奉三尺令庭鳥雀下矣

日食一升　**不取一文**　齊劉元明爲山陰縣令政爲天下第一傳劇爲代元明曰作縣令惟日食一升飯莫飲酒此第一策文錢生平不養無情鳥遮莫妖禽夜突天詰旦禽去治縣三年災顏書其木云此處離朝路幾千爲官不取一文

臥紙帳　**挈酒縣**　獻徵錄云新安胡壽安宰蜀新繁麗衣攜食如韋布士嘗臥一紙帳題其上曰沴不生百廢具舉　獻徵錄步帳簇春華臥雪眠雲自一家雪又不寒雲又暖扶持清夢到梅花雅淡之情無可想見　山堂肆考五代南唐廖凝爲都昌縣宰以廉自守秩滿題詩脩江寺曰五斗徒勞更折腰三年兩鬢爲民焦今朝解印言歸去還挈來時舊酒瓢

變井　**徙灘**　寰宇記詳注李三月政成鄰境取則官宅舊井水清而味苦錫下車嘗之莞爾而笑曰既苦且清足符吾志遂汲不改變爲甘泉蠡丘館有三柳錫往來憩之飲水則去行路勿剪比於甘棠　輸苑新書張遼徙知清神縣縣東南有松柏灘夏秋暴漲多覆舟遼禱江神不踰月灘徙五里時人咸異之

毀叢祠　**殺靈蛇**　元史劉宰爲秦興令有殺人獄具謂禱於叢祠以殺一人刃忽三躍乃殺三人是神實殺我也宰請於州毀其廟斬首以殉　又云呂思誠令稽縣時天旱道士持青蛇曰盧思谷小青謂龍也禱之即雨思誠以其惑人殺蛇逐道士兩亦隨至

瑞蓮嘉禾　**白雀青鹿**　宋司馬欣知遂昌縣有瑞蓮嘉禾之應　山堂肆考吳在木咸平中知餘干縣興利除害邑中稱治致有白雀青鹿之祥

原象雷　**應宿**　雷霆百里縣令王允觀知河清縣軍民歌詠十奇

錢塘一葉清　**徐公三字訓**　華亭葉宗行爲錢塘一葉清　獻徵錄徐九思令峻尤重之嘗候宗行出潛至其舍視室中惟笠澤銀魚乾一果新蔬息耕少許而去明日召以食曰此君家物也時呼爲錢塘一葉清於堂曰古不云乎民不可有此色士不可無此味遷工部主事瀕行兒稚挽衣而泣其長者曰公幸訓我使我我奉之如奉公九思亦揮淚曰母以訓而曹惟儉與勤及忍耳於是父老刻所畫菜而書勤儉忍於上曰徐公三字訓也

頴川四長　**河清十奇**　合璧事類荀淑爲當塗長韓韶爲象之分土百里漢書云郡官出宰百里上應列宿　生魚　展驥范丹爲萊蕪令清貧人歌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　獻徵錄統字士元劉備以爲襄陽縣令在縣不治免官會肅曰士元之才大縣若烹小鮮　烹鮮　驅雞　理大善理人如驅雞

繭絲　**布被**　國語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將行請曰爲繭絲乎抑保障乎簡子曰保障

罪容姦　夏方爲清山令百姓有合將加橋梼者方向之涕泣初不加罪大小莫犯也　魏高柔爲管城長令縣中姦吏引去柔厲曰昔丙吉吏有非者容之此諸吏於吾未嘗有失安得去皆自勵也　**投**　**掩盜**　西門豹爲鄴令事詳方畧　黃昌爲宛陵令嚴毅好發姦伏有盜車蓋者昌不言密令至賊家掩取之悉收一家一時殺之百姓懼威稱明也

請試　**詠歸**　馮野王以父任爲中郎子年十八上書願試守安令　陶潛爲彭澤令詠歸去來遂納印去官而歸

河陽花　**彭澤柳**　潘岳爲河陽令樹桃李花人號曰河陽一縣花　陶淵明爲彭澤令門栽五柳

泣　**不刈麥**

益畜櫜 宋子賤治單父齊寇來至魯父老請曰寇將至民不及自刈請民出刈宋子不許季孫聞而讓之宋子曰今年無麥明年可種若使不耕者得麥使民樂有寇也 沛課民益畜乾櫜收螢豆聞其有餘以補不足如此積得千餘斛藏在倉內會太祖西迎天子所將千餘人皆無糧過新鄭沛謁見乃皆進乾櫜太祖甚喜及太祖輔政遷沛長社令 闢田疇 立學校 子路治蒲田疇闢闢 晉范甯字武子為餘杭令立學校勸生徒 人不欺 令大小震懼外戶不閉 商賈露宿 西門豹為政人不敢欺 王渙字稚子為河內商賈露宿後遷洛陽令 全椒市哭 弘農路祭 孔奕為全椒令以母疾去官百姓哭送之及奕卒市皆哭 王渙為洛陽令病卒喪西歸過弘農弘農人設祭於路曰 時持米至洛陽為卒司所抄自王君來乃不見侵枉 武城絃歌 安邑口腹 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 閔仲叔居安邑賈豬肝食令乃進豬肝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而累安邑哉遂去之

鍾離義刑 卓茂禮敬 鍾離意字子阿拜瑕丘令有吏行盜意不忍行刑罷其職放歸其父曰有道君以義刑人乃令子自飲藥而死 後漢卓茂為密令人有言事長受其米肉饋者茂問吏求否曰自往遺之茂曰卿里尚相饋遺況吏乎吏不當承盛取之耳民曰苟如是律令何以禁之茂曰我以禮教汝必無怨焉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哉大者可論小者可愧姑歸念之治密人納其訓吏懷其恩 蝗蟲 督郵 稻生斤畝 後漢戴封字平仲為西華令蝗蟲不入界時督郵隨行蝗忽大至督郵去其日蝗亦頓盡除一境奇之 魏史起為鄴令以西門豹舊渠引漳水灌鄴田旁絕古斥鹵皆生稻粱 暴身祈雨 叩頭反風 祝長字幼脩為洛陽令是時亢旱天子雩祈不感長乃暴身堦前引罪自咎甘雨滂注人歌詠之 反風劉琨事

官 萊知縣 宋史吳獵徙林應令縣依山民以蒐田為生不知學獵立孔子廟擇秀民誨之漢杜喬墓在境中服數哭使客往來者拜之以供盤飧或為餽遺之澧人呼為萊知縣 浚儀辱客 洛陽禁僧 馬周未遇時客汴為浚儀令崔賢所辱遂感激而西 唐書賈島字閬仙初為浮屠名無本來東都訂或為餽遺時洛陽令禁僧午後不得出島為書自傷 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 宋史趙方知青陽縣告其守史彌遠云

虛名有牧民之實惠 歐陽修劉恕為程卿令九年考績方伯劉大夏署之云 性稟剛方有百折不回之氣 分安寒約有一塵不染之操 昆明令賀朝用

縣令四

能侯置縣 崔寔政論云秦兼天下罷侯置縣 減陳為縣 史記云周定王時楚莊王滅陳為縣 漢萬戶以上為令 漢書百官公卿表云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一百石是為長吏 晉千戶以上為令 晉令云縣千戶以上及五百以上為令不滿此為長 從小補大表其能 崔寔政論云舊制萬戶以上置大縣令以表其能 才堪治民以參選 晉起居注太始元年詔曰若縣令有掾屬才堪治民者當以參選 大邑身之所

庇左傳云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之其爲美錦不亦多乎

治民重職 晉起居注太始元年詔曰昔孝宗重治民之職李廉家誡曰武帝時有三長史俱來陛辭上曰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家語曰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比至三稱善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乎

煩劇所鍾 抱朴子三台九列坐而論道州牧郡守操綱舉百里領其官益大其事愈擾煩劇所鍾其惟百里

脩此三者 久無苟且 崔寔政論云建初中南陽陰意以詔除郎爲饒陽長視事二十三年遷壽陽令又十八年相習雖久而無苟且竭誠盡節故能君臣和睦百姓康樂

法令爲師 漢書薛宣傳云宣子惠爲彭城令宣從淮陽遷至陳留遇其縣橋梁郵亭不脩宣心知惠不能留數日終不問惠以吏事惠自知

慕月化成 王隱晉書云唐彬補鄴令道德齊禮慕月化成不稱宣意遣門下掾送宣至陳留令掾進見從其所問不教戒惠吏職意宣笑曰吏道以法令爲師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

仁義爲治 續漢書孔奮守姑臧長以仁義爲治抑強扶弱不言而治漢書曰原涉爲谷口令時年二十餘谷口聞其名不言而治

以德化俗 續漢書曹褒守叔通遷圉令正身率下舉動遵禮以德化俗五穀豐熟盜賊咸感化之也

政化大行 東觀漢記云賀元遷鄴令政化大行

令行風靡 魏畧云時苗爲壽春令云云

不任刑罰 後漢書云魯恭爲中牟令專以德化爲理不任刑罰

不行鞭杖 魏志司馬朗爲當陽長其政寬惠不行鞭杖而民不敢犯禁

三輔第一 世語張免除新豐令治爲三輔第一

一州之首 蜀志云呂乂遷新都綿竹令乃心隱卹百姓稱之爲一州諸城之首

沐並清名 魏畧云沐並爲成皋令在位有清名爲衆所許

何隨清廉 華陽國志云何隨除安漢令蜀亡去官時巴土饑荒所在無穀送吏行乏輒取道側民芋隨以綿繫其處使足所取直民視芋見綿在語曰聞何安漢清廉行過從者無糧必能爾耳持綿追還之終不受因謂語曰安漢吏取糧令爲之償

陳球清高 續漢書陳球遷繁陽令清高不動

孔奮清潔 後漢書云孔奮守姑臧令是時天下未定士多不脩節操奮力行清潔爲衆人所笑或以爲奮不改其操也

毛米不犯 晉書□□攻都安令勵身居正毛米不犯

貧無車馬 魏志崔林除鄴長貧無車馬步之官

去留其犢 魏畧時苗爲壽春令始至乘輿駕黃犢後歲餘牛生犢及去任留犢與主簿曰是淮土所生也

無書京師 傅子云劉鈞爲穎陰相不還主訟之恭勑令還京師

惟有笠繖 吳書褚珍字孔璉罷烏傷令而歸惟有笠繖

不敢欺 續漢書魯恭爲中牟令有亭長借牛不還恭嘆曰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吏共留亭長慙還牛不敢欺也

不忍欺 魏畧云涼茂除臨汾令居官清淨吏民不忍欺也

殷裒有異政 殷氏家傳曰裒爲滎陽令學校儀禮淳如也民爲之歌曰滎陽令有異政脩立學校人復性令我子孫恥訟諍

石崇有能名 王隱晉書曰石崇年二十餘爲脩武令有能名

清白聞於州郡 陶氏家傳云陶遂起家爲龍陽長素有清潔之行其妻於月下紡績買紙筆寄之杜絶請謁計日受俸聞於州郡

清廉訓於百里 長沙耆舊傳贊曰桓龍遷魯令明斷朗然獄無停繫安貧樂道內無儋石之儲門絶魚米之饋故清廉訓於百里仁惠洽於所莅黎元歆其德澤遐邇稱其節

治有政化百姓懷附 續漢書鍾離意爲堂邑令云云

脩德清淨百姓以治 謝承後漢書陳寔遷太丘長脩德云云

書佐無事令讀孝經 漢書王漢爲洛陽令云云

好遊戲下車公謁 後漢書曰种拂拜宛令時南郡吏好因休沐遊戲市里爲百姓患拂出之必下車公謁以愧其心自是莫敢出者政有能名累遷光祿大夫

撫百姓如赤子 孔子治單父衆說子何施而得之對曰不齊之治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家語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衆說子何施而得之對曰不齊之治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

邺諸孤哀喪紀 家語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衆說子何施而得之對曰不齊之治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父邺其子子邺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

東觀漢記曰鍾離意遷堂邑令慎刑恤獄百姓如親未子

鳳凰集境 荀氏家傳云荀彘除太原榆次令爲政以德人懷之時有鳳凰集其境內晉武帝下詔褒美之

鸞鳥集學 東觀記云王阜補重泉令吏民向化鸞鳥集於學宮阜使官掾長沙壘爲張雅樂鳥集足垂異應聲而舞翔復上縣庭屋十餘日乃去

虎即出界 益部耆舊傳云趙瑤爲綏民令到任虎負其子出界

虎皆百姓涕泣 續漢書云曹褒遷陳留圉令愛民親涕泣死爲太守馬嚴疾惡免官百姓涕泣江去

渡江 續漢書烏程令到攻術治民虎皆渡江去

巨先治劇 漢書原涉字巨先大司徒史丹女壻泣遂北相卒官涉聚民男女累石作壇奉秋祀之立碑頌德之也

樂恢剛直 續漢書樂恢除守陽令在職剛直

朝歌稱神 後漢書云虞詡爲朝歌長詔錢官設令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擇吏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刼者爲上傷人給盜者次之希喪服不事家業爲下收得百餘人詡爲饗會悉貫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刼掠乃伏兵以待逆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備作賊衣以系腰帶其裾爲識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由是駭散咸稱神明

舉縣畏憚 東觀漢記王阜爲重泉令治政肅清舉縣畏憚

京師肅清 又云周行爲涇令下車嚴入車刖其足趙成侯以爲不慈免之詳姊姊二人皆有色好之無由乃詐瘋癲卧廁中佯病引內官曰陰伺知之莫不吐舌流涕辭歸但揭示名物民競樂輸聽訟減稱其情或問何術良輸曰無術但公此心如虛堂懸鏡耳

盜賊省減 續漢書鮑昱爲泚陽令盜賊省減

梁車以不慈免 韓子云梁車爲鄴令其姊往看暮而踰郭

尹敏以倉漏免 續漢書尹敏爲長陵令以縣倉漏三所自免

劉類託疾流聞州郡 北堂書鈔曙云劉類守尋令見門幹

盜賊還遺 弘治間周盛爲沐陽令其治以教大務絕苛刻嘗有鄉人竊其鄰舍物者主人翁覺而縛之縣盛曰汝亦人耳胡爲羞鄙里如是貽之斗米而遣之居無何有遺物候還者詰之乃向貽米盜也一縣聞之皆感化外戶自是不閉

清水明鏡 翰苑新書云朱晦庵撰陳良輸行狀公知溫州瑞安縣或問公何術公曰清水明鏡不可逃形心澄澈是矣

清如水平 翰苑新書云宋李燾知雙流縣燾在敏迹邑庭如水

知衡山堂 肆考宋葉康直知光化縣堂稷爲殷城令人歎之曰葉光化豐殷城清如水平如衡

邑庭如水 翰苑新書云宋李燾知雙流縣燾在敏迹邑庭如水

庭中常空 獻徵錄云明柳

懷附流亡 唐書崔衍調清源令勸民力田懷附流亡觀察使馬燧薦其能

均役他邑 遼史云馬人望歲雍中第進士爲松山縣令歲運澤州官炭調役松山人葉縣知上虞縣凡徭役自推排貨力甲乙不以事聞於朝悉從所請

虛堂懸鏡 宋史陳良輸紹興五年進士第知溫州瑞安縣俗號藤梗吏治尚嚴良輸獨撫以寬僅組不下文符

以指畫心 獻徵錄云明徐甫宰爲武平程鄉二邑令嘗語人曰妄念一起輒以指畫其心務令克去

惟知自檢 又弘治間事所子足矣

代輸下戶 何易于嘗賦役不忍迫下戶或以俸自輸和租

懷附流亡 唐書崔衍調清源令勸民力田懷附流亡觀察使馬燧薦其能

均役他邑 遼史云馬人望歲雍中第進士爲松山縣令歲運澤州官炭調役松山人

請紓稅限 宋史葉縣知上虞縣凡徭役自推排貨力甲乙不以事聞於朝悉從所請

使民併戶 元史元初利民令敢隱實者誅籍其家董文炳爲葉城令使民聚口而居少爲戶數家賀作勸學一篇且諭之曰爾遺子弟亟來學於是從學者翕然邑人自是有所矜式

令歸思三日 又李燾紹興八年進士子居喪而爭產燾曰若忍棄先訓乎盡歸恩之三日復來迄無訟悔

人以訟爲恥 又楊簡知東平縣興學訓士楊石二生年爲民害簡寘獄中諭以禍福咸感悟願以訟爲恥夜無盜警踰不拾遺紹興五年召爲國子博士二少年幸縣民隨出境外呼爲楊父

盜者還遺 弘治間周盛爲沐陽令其治以教大務絕苛刻嘗有鄉人竊其鄰舍物者主人翁覺而縛之縣盛曰汝亦人耳胡爲羞鄙里如是貽之斗米而遣之居無何有遺物候還者詰之乃向貽米盜也一縣聞之皆感化外戶自是不閉

凡仕都下者各爲其縣擇令無錫縣有秦尚書與諸朝官顯者十餘人爲其縣得鄭海亭薄爲令語民以奢敗儉存一與民相安爲寬平客或見薄坐縣堂從容不苛庭中常空怪之問何能然薄曰惟不擾人以自累耳

鬼神破膽 景苑詳註孔帖云李杲爲弋陽令嚴毅公正吏民畏之有劉兼者過其境夜聞戶外語聲曰古今正人李令是也見其行事令人破膽我輩可以他境血食兼聞戶視之無物乃鬼神也

鬼怕 獻徵錄云正德初王勳爲漆水令清廉著聲有憂進戲御前者一鬼跳舞於途諸達官過之鬼恬不畏忽傳呼王勳來鬼急竄伏問何故鬼曰官不要錢神鬼悄由是勳廉名徹於內庭特詔旌異且令吏部移文爲天下諸官式

所治者三 宋史云張錫爲太常博士詔選能吏治畿縣乃以錫知東明始至令其下曰吾所治者三特力恃富恃勢恃賄者吾所先也歲中以治聞

不媯按君 獻徵錄龔起鳳爲杞令御史行縣鳳供張儉甚寒月爛炭蹲君嚴重可令坐折足床乎鳳曰茲瑣事令安從知監司皆掩口笑御史故久於杞欲徵君陰事而不可得乃檄杞考劾以疲之最後謂鳳知若廉吏奈不任劇何吾爲若調簡可全也鳳對曰令即不可擔一肩行李去耳調何爲者御史竟以不及去之

能按郡吏 宋史云李南公字楚老守怒通判爲謝曰能按郡吏健令也卒寘諸法

吏不輸負租 南公捕繫之

敢仰視 又云董文炳以父任爲桑城令同列皆父時人輕文炳年少吏亦不之憚文炳嚴於聽斷以恩濟威未幾同列束手下之吏抱案求署字不敢仰視里人亦大化服於是流輩漸還數年民食以足

不爲御史撓 獻徵錄徵錄何宏遷六合令嘗具獄上御史田項三反宏三執人謂必獲罪矣項竟薦之曰縣令能不爲御史所撓可不謂賢哉人以是賢項

被刑耘苗 宋史云周堯卿天聖二年進士歷知高安寧化提點刑獄楊紘入境有被刑而耘苗者紘就詢其故對曰貧以利故爲人直其枉令不我欺而我欺之我父何怨紘以所聞薦之朝

移家入縣 李衡知溧陽縣專以誠意化民夏秋二稅以期日榜縣門鄉無吏迹而輸送先他邑辦任歷四年獄戶未嘗起旁邑而溧陽靖晏自如帥汪藻轉運使韓元吉等例江者多送其孥衡獨自浙右移家入縣民心大安盜蝟起衡一重囚嗇與二年金犯淮喚人相驚曰寇深矣官沿上治狀

盜戒不入境 建中靖國間吳擇仁知大鹿縣時饑內多盜始至召令賊嘗曰民窮而盜非天性也若亡命推埋故犯我一切誅之母得貸於是群盜相戒不入境

論盜無入境 元史許義夫爲封丘縣尹值至正四年大饑盜賊羣起抄掠州縣義夫聞賊至近境乃單馬出郊十里外迎之見賊數百人義夫力言封丘縣小民貧皆已驚惶逃竄幸無入吾境地言詞懇款賊遂他往

惜累 獻徵錄劉諫爲令姜勇時有巨盜陳著奉朝命捕獲下邑獄賊黨嘯聚欲刼之日中奔突而至抵署前賊忽自悔曰此事無難可惜累及廉令耳遂策馬去

母累賢父母 獻徵錄劉諫爲令豐城淮賊喬亮當道捕不獲喬籍豐城責諫捕喬喬聞曰母累賢父母遂自投聽解出邑境仍亡入海

丞尉均俸 唐書高智周遷費令與丞尉均取俸民安其化刻石頌美

自奉尤薄 宋史蕭仁知平江縣其廉有物怪恐知泰和縣清白端謹自奉尤薄

室中蕭然婦子紡績 獻徵錄湯陰人王勳少爲諸生納粟入太學授涿水令正德初官用事有歸葬其親者來關會葬所過旬不知肉味冬無炭爐婦子紡績耳瑾始信其廉鞫以肉帛勳分給里甲一無所留號言令象威劉之施也

官蕭然樸被閭門 獻徵錄付小吏具飲食所從兩僕人不勝困皆遣官舍蕭然夜自樸被閭門而寢

相君至矣 宋史王旦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爲大理評事知平江縣其廉有物怪恐民居多不寧旦將至前夕守吏聞輦鬼嘯呼云相君至矣當避去自是遂絕

緋衣復出 陳希亮字公弼以嚴中丞徙知鄆縣巫覡歲斂民財祭鬼謂之春禊否則有火災民訛言緋衣三老人行火希亮禁之民不敢犯火亦不作變淫祠數百區勒巫爲農者七十餘家及罷去父老送之出境泣曰公去緋衣老人復出矣

京邑同領 唐書韋抗景雲初爲永昌令輦轂繁要抗不事威刑而治前令無及者及爲御史按察京畿弟極方爲萬年令兄弟同領赤縣人以爲榮

兩縣恐失 獻徵錄徐甫宰字毓湖山陰人調遷出令武平邑當閩

阜之界山寇蠭鈷時擾城邑吏無宰屬他吏得此輒不欲往甫宰拜命欣然攜一僕兼程就道至則拊循其民敢餘遠近化之即歡澤藹藹亦皆領心向化又以計檢他盜數澤一空大年臺使者奏其績疏凡十餘上程鄉與武平接壤程鄉於朝調程鄉令去之日武平老雅遮道哭服程鄉人相率走詣府駁借南宰督府爲請於朝調程鄉令去之日武平老雅遮道哭服程鄉人相率走詣府駁借南宰督府爲請於朝調程鄉令去之日武平老雅遮道以迎若恐武平又奪之去也

萍鄉善政 山堂肆考張希顏景德間爲萍鄉令時張詠守金陵范延貴爲殿直押兵過金陵詠問曰天使沿路來曾見好官員否答曰昨過袁州萍鄉縣有邑宰張希顏者雖不識之知其爲好官員也自入縣境聽傳橋道皆備菁田畦畛皆整闢至縣則壓肆無賭博市肆不雪譁夜宿於邸閣更數分明以是知其必有善政也詠歎曰希顏善矣天使亦好官員也即日同薦於朝

江東三岑 唐書云岑羲字伯華遷金壇令時弟仲翔爲長洲令仲休爲溧水令皆有治績宰相宗楚客語本道遣察御史毋遺江東三岑

射洪第一 宋史云張亡遷遷射洪令轉運使因驛遷射洪安撫使至梓州開屬曰射洪令第一

河朔三令 宋史劉摯字莘老嘉祐間甲科歷南宮令其賦甚重輸絹匹折稅錢五百綿一兩折錢三十民多破產摯援例旁郡條請蠲以中價轉運使怒將劾之摯固請曰獨一州所六邑被此苦決非法意但朝廷不知耳遂告於朝三司使包拯從其議自是絹爲錢千三百綿七十六民歡呼至泣下曰劉長官活我是時摯與信都令李冲清河令黃莘皆以治行聞人稱爲河朔三令

魯公浦 合璧事類云眞宗時魯宗道爲海鹽令疏治東南舊港口導海水至邑下人以爲利號魯公浦

萊公柏 又寇準知巴東縣手植雙柏於縣庭民以比爲甘棠謂之萊公柏

嗣恭賜名 路嗣恭字懿範爲蕭關令連徙神烏始興二縣考績爲天下最明皇以爲可嗣漢魯恭因賜名

松關留鄭 唐書鄭至道知台縣專務教化民心悅服後秩滿邑民挽留不忍其行因留家松關至今有松關留鄭故事蕭民篇尚存

絳衣銀魚 山堂肆考云唐李頌舉爲武仙令凌源漑田懿宗嘉之賜絳衣銀魚

換縣皆理 漢書薛宣字贛君爲左馮翊陽縣大其令薛恭未嘗理乘邑縣小無事其令尹賞才有餘宣乃奏賞與恭換縣皆理

衆事不治 蜀志精琬字公琰除廣都長衆事不治常況醉先主乃重之恭後兩縣皆理

持冰鑑 劉璧爲元城令

以送之 曰某等且比上考父老持冰鑑以送之曰某等且老未見治邑平明如我侯者敢以爲贈

罷里長 山堂肆考宋慶曆時張校知益都縣罷里長弗用國租自輸石介亦息民論請以益都爲天下法

烏程謠 元史云干文傳調烏程尹平反尤多異政治行爲諸州縣最韓鏞爲浙西廉訪司作烏程謠以紀其績

美之 洪居廬山三十年環堵蕭然自作廬山高詩以美之

秋風亭 合璧事類寇準爲巴東令有秋風亭準拆亭應物言爲二句云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議者知物之必

縣樓鼓 有山堂肆考云置向薰樓一任撾多撾少不知他如今幸用其必

饋士客 唐書錢徽中進士第居毅城令王郢善接儒士游客以財貸饋坐是得罪觀察樂澤視其簿獨徽無有乃表署掌書記曰讀五車書辛苦十年不得綠鬢鬚已番白尚爲百里陶元亮復何人耶

治裝不滿一車 獻徵錄潘鍾爲蒲城令丁父憂去任治裝不滿一車一獻徵錄潘鍾爲蒲城令丁父憂去任治裝不滿一車父老及諸生盧道泣送曰乃今見古廉吏

一縣自效 唐書裴行立遷御史少府口陳願治民試一縣自效除河東令寬猛時當

負殿不得進 合璧事類云唐韋思謙及進士第累調應城令負殿不得進吏部尚書高季輔曰子始得此一人豈以小庇棄大德耶擢監察御史

威惠餘 又云柳渾爲永豐令用重典以惠餘寡

盛德遺範 唐書云韋陟調洛陽令宋璟見之歎曰盛德遺範盡在此矣陟安石子也

慈於撫字明於聽斷 獻徵錄涼水令王勉

庭無煩冤野無凍餒 鼎勝令陳鋼

蝗不入境雨不出疆 永樂間王源爲深澤令

奴僕百姓妻子 馮昇爲青田令青田在萬山中與閩接壤民貧以猾號難治昇治甚易董得昔人羣吏奴僕百姓妻子之意

縣令五

原詩 晉潘岳懷縣詩曰小國寡人民終日寂無事白水過庭激綠槐夾門植信美非吾土祇攪懷歸志眷然顧華洛山川邈離異願言還舊鄉畏此簡書忌　潘尼贈河陽令潘安仁詩曰宓生化單父子奇莅東阿桐鄉建遺烈武城播絃歌逸驥騰夷路潛龍躍海波弱冠步鼎銘既立宰三河徒美天姿茂豈謂人爵多　陳陰鏗罷故章縣詩曰秩滿三秋暮舟虛一水濱漫漫遵歸道悽悽對別津晨風下散葉岐路起飛塵長岑舊知遠萊蕪本自貧被裏恒容吏正朝不繫民惟當有一鹿留持贈後人　增 唐杜甫會白水崔明府詩曰今日潘懷縣同時陸浚儀坐開桑落酒來把菊花枝天宇清霜淨公堂宿霧披晚酣留客舞鳧舄共差池　又七月一日題終明府水樓詩曰宓子彈琴邑宰日終軍棄繻英妙時承家節操尚不泯為政風流今在茲可憐賓客盡傾蓋何處老翁來賦詩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簟疎簾看奕棋　李商隱至裴明府所居詩曰伊人卜築自幽深桂巷杉籬不可尋柱上雕蟲對書字槽中秣馬仰聽琴求之流輩豈易得行矣關山方獨吟賒取松醪一斗酒與君相伴灑煩襟　明高啟送石明府之崑山詩曰茂苑行春罷攜琴又向東潮聲數里外山色半城中帆帶桃花雨衣翻柳葉風島夷聞善政為有舶船通　又送何明府之泰郵詩曰何曾三為縣令馬前風葉助離聲楚驛都荒不計程一令尚淹三縣事幾家曾見十年兵夕陽遠樹煙生戍秋雨殘荷水繞城父老不須重歎息君來應有故鄉情　又送哲明府之新淦詩曰花落春衫試剪裁石頭城下楚帆開憑誰為報清江吏麥雉鳴時縣令來　又送梅侯赴錢塘詩曰一鶴隨車到郡朝剩山殘水尚蕭條盤藏秋塚金方出箭插寒沙鐵未消重見花開非舊賞初聞麥秀是新謠幾時南作諸侯客釃酒江亭看晚潮　徐賁送張明府詩曰每喜論文久何堪又送行壺深淹別酒歌短促離程水驛孤臨渡寒山半隱城潮生知海近水落見秋清　又送葉知縣詩曰黃葦丹楓葉落時水雲漠漠雁來遲秋風長是身為客已自傷心況別離　貝瓊送朱質夫赴寧遠令詩曰萬里番禺自漢通乘槎有客氣如虹地分銅柱風煙外山湧瓊臺雪浪中帝子旌旗何處問黎人衣服與時同興來好和蘇公語又度西南月半弓　王紱送張令詩曰作宰麻堤去民風雜五溪世傳盤瓠後地接夜郎西臘釀多藤酒春禽半竹雞到官應有便莫惜寄絨題　鐘溥送蔣知縣復任丹陽詩曰綠酒紅亭紫禁東不堪行色苦匆匆正

期霄漢登黃霸又見江湖復譽恭沙氣半蒸梅子兩浪花初過鯉魚風道途跋涉須珍重自古循良簡帝衷

羅玘河源吟送熊鄞之知河源縣詩曰出宰河源縣非是黃河源雖彼黃河源其名爲火敎華言星宿海或曰此天根君能如火敎身高在崑崙塊視人間世此縣安足言請將天下縣一一向主論縣縣令如君行行信魚豚　鄭善夫送楊明府入覲詩曰雙闕層霄上三山滄海邊雲遶望鳧舄明府似神仙曲鼓難城調琴希清廟絃煩君告天子百姓尚顛連　王穉登送孫明府知崇明詩曰昔年芸閣侶鳧舄向南征官俸魚租入衙齋蜃氣成問程看日出到海聽雞鳴地僻無官長何須束帶迎　高啟送長洲陞吳縣令詩曰青山隔苑橋改邑去非遥官食新添俸民傳舊布條稻花迎午放荷葉待秋凋寂寞長洲路空聞五袴謠　錢希言贈翁鄞縣詩曰四明二百八峯巒霧開雲霄綠玉寒不信謝郎爲縣令三年騎馬未曾看

頌　後漢蔡邕陳留太守行小黃縣頌曰太顥爲政建時春陽我君勸止戾茲小黃濟濟羣吏攜裔升堂乃訓乃厲示之憲方原罪以心察獄以情欽於刑灌惟務求輕有辜小罪放死從生元化洽矣黔首用寧惟以作頌式昭德聲　又考城縣頌曰曖曖元路北至考城勸茲稽民東作是營農桑之業爲國之經我君勤心德音邈成率爾苗民慎不敬聽女執伊僅男執其耕申戒羣僚務在寬平罪人赦宥囹圄用清　晉江偉裏邑令傳渾頌曰君稟二儀之醇粹履元亨之貞和比德金玉而堅白不磨自處戶庭而名稱家邦不出門庭而譽播諸華矣弱冠而應式敘起家而君斯民其爲政也同厲秋霜等惠春日刑不濫疎賞不僭親儀天地之簡易則大道之清純是以其道易行其教易遵也凡我士民擢老攜幼惴惴而懷君之恩顒顒而戀君之德相與援衡軒而兩涕若赤子於父母也明明君侯臨下有赫克隆有光惠我咫尺於以具瞻有覲其宅乃冰其清乃玉其白風抗其高雲垂其澤宛荆未清淮夷孔熾春日萋萋我車既備光光我君爰登其司微微裏魯有垌斯記君有遺愛民有餘思敢揚斯頌垂之來志

贊　晉孫綽孔松楊傢贊曰君德既純固基宇高邃荆玉不及喻其溫南金未能方其厲夫其溫恭篤誠善誘勤勸外身崇物非躬厚人指撝必謙動靜克讓允有古賢之流風乃祖之遺令矣羣階方尺臨政弊邑潔齋冬冰澤侔春露於穆我后含和體純行範乃祖德冠縉紳降迹垂化澤侔三春超然遐舉遺愛在民　孫楚梁令

孫侯頌曰於穆君侯英才宣朗神鑒將來思通既往受佐陝西臨我邦壤聲之所振下應如響明斷決疑易於指掌野有寇盜惟侯屏之我有田疇惟侯闢之古人慎獄惟侯平之凡此三惠如何勿思

增制 唐李嶠授鄭仙客長安縣令制曰勅朝散大夫行鼎州長史鄭仙客識量淹通理懷沉正攝官無怠歷職有聲三輔名畿五方雜俗求人之瘼惟帝所難宜遷題坐之風俾試鳴絃之化可檢校長安縣令散官如故

原啟 梁任孝恭辭縣啟曰但以執笏丹墀累飛庭蘂垂纓禁裏屢改欄花顧慕階墀不願違奉下使戀主之心施於犬馬傾日之志偏在葵藿 劉孝儀除建康令謝啟曰所恐長安少年易爲操彈渭城遊徼矜其獨勇清路道奴固知難摺輕綏飛駕且見爲榮

增記 唐李白兖州任城縣令廳壁記曰魯境七百里郡有一十三縣任城當其衝青帝太昊之遺墟白衣尚書之舊里也土俗古遠風流清高賢良間生掩映天下地博厚川疎明漢則名王分茅魏則夫人列土所以代變豪侈家傳文章君子以材雄自高小人以鄙朴難理況其城池奥塏邑屋豐潤香閣倚日凌丹霄而欲飛石橋橫波驚彩虹而不去其雄麗坱圠有如此焉公溫恭克脩儼碩有立季野備四時之氣士元紆百里之才撥煩彌閑剖劇無滯一之歲肅而教之二之歲惠而安之三之歲富而樂之然後青衿向訓黃髮履禮耒耜就役農無遊手之夫機杼和鳴纖罕嚬蛾之女物不知化陶然自春權豪鋤縱暴之心黠吏返淳和之性行者讓於道路任者昇其輕重扶老攜幼尊尊親親千數百年再復魯道非神明博達孰能與於此乎白探奇東蒙竊聽輿誦輒記於壁垂之將來俾後賢之操刀知賀公之絕迹者也

增碑 唐楊炯益州溫江縣令任君神道碑曰若乃左太冲之詠史下寮實英俊之場稽叔夜之著書賤職爲老莊之地孔宣父中都之小宰陳仲弓太丘之一官是以德成者上道在斯尊陶潛則安枕北窗言偃則鳴絃東武抑揚足以儀四海顧盼足以破三軍代有人焉於斯爲盛公諱某樂安博昌人也詔遷朝散大夫行益州溫江縣令華陽西極漢水東流背面通秦越之鄉左右挾巴涼之地風煙可接懸車束馬之山雲物潛通織女牽牛之象神仙所宅則有二十四居途路所經則有五千餘里金城石郭還聞上代之風國富人安時聽中和之樂於是乎龍泉獨斷龜兆旁求品命千名封驪萬戶

清[illegible]考一百十六

設官部五十七 縣佐總載 縣丞 主簿 縣尉 鎮戍關市官 鄉官 書吏 亭長 吏 小吏 故吏 屬吏

縣佐總載

杜氏通典曰漢縣有丞尉及諸曹掾多以本郡人為之三輔縣則兼用他郡及隋氏草選盡用他郡人後漢縣諸曹略如郡員喬元為縣功曹事具郡部從事篇又升光泥和為縣功曹縣令遣泥和拜檄謁巴郡太守又五官為廷掾監鄉五部春夏為勸農掾秋冬為制度掾後漢麦廷字季平外黃令牛述禮請廷為廷掾范滂為功曹漢陽潛為主簿常共言談而已 晉縣有主簿功曹廷掾法曹金倉賊曹掾兵曹賊捕掾等員 隋煬帝改縣尉為縣正尋改正為戶曹法曹分司以丞郡之六司其京四縣則加置功曹為三司司各二人唐縣有令而置七司一如郡置武德元年詔京令五品丞一人七品正六人八品幾令六品丞一人七品正四人八品上縣令六品丞一人八品正四人九品中下縣各有差丞為副貳如州上佐主簿上轄如事參軍其曹諸之錄事司并司功以下六曹總之為七司尉分理諸曹如州判司錄事省受符歷佐史行其簿書 宋史曰宋制有丞簿尉凡縣不置丞則簿兼丞之事縣不置簿則尉兼簿之事 遼金俱設 元制上縣丞簿尉各一人典史二人中縣不置丞下縣如中縣民少事簡之地以簿兼尉別有印典史一人 續文獻通考曰明制縣丞主簿各一人不及二十里者縣丞主簿因事添設無定員其屬典史一人

縣丞一

杜氏通典曰縣丞漢諸縣皆有兼主刑獄囚徒史記曰韓信為淮南太子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子史不遣如淳注曰丞主刑獄囚徒故責之 後漢令長國相各置丞一人署文書典知倉獄署諸曹掾史凡諸縣署丞皆銅印黃綬進賢一梁冠自晉後無丞宋時惟建康有獄丞隋及唐縣丞各一人通判縣事赤縣置二人 宋史曰宋初不置丞天聖中因蘇耆請開封兩縣始各置丞一員在簿尉之上仍於有出身幕職令錄內選充熙寧四年編脩條例所言諸路州軍繁劇縣令戶二萬已上增置丞一員後罷置不一建炎元年詔萬戶處存留一員餘並罷嘉定後小邑不置丞以簿兼 續文獻通考曰明制縣丞主簿為之貳縣丞管馬管河管糧 通紀曰成化九年添設蘇松常鎮湖州五府勸農通判縣丞各一員尋復添設北直隸七十三州縣江西二十縣湖廣十州縣河南十三州縣各州判縣丞一員專理勸農

縣丞二

【對】桓譚　溫舒 白帖云桓譚字君山數言事忤旨出爲安陵丞忽忽不樂道病卒　又云路溫舒爲石苞邑丞 毋失賢者　徒勞人爾 漢書曰黃霸爲潁川太守務在成就全安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如淳曰許縣丞之　梁棟云州縣之職徒勞人爾

【增】長吏　閑官 山堂肆考云漢景帝紀縣丞長吏也百官表縣百戶以上爲令皆有丞尉秩四百石是爲長吏　合璧事類云唐大中四年勅曰州有上佐縣有丞簿俗謂之閑官不預公事殊乖制作之本意 簡靜　眞清 事文類聚云柳宗元武功縣丞廳壁記曰潁川陳仲居是官號爲簡靜夫以武功雄城之大人徒之衆而陳生以簡靜輔其理斯亦難矣　山堂肆考云唐陸景倩爲扶溝丞按察使羅州縣殿最[illegible]有吏言狀曰某廉清某詐清惟景倩眞清 頒宴賞　賜璽書 獻徵錄云周舟永嘉人洪武初由進士爲新化縣丞在官以廉謹聞驗民貧富及丁稅多寡第爲上中下籍記之遇有賦役按籍輕重使之故民不擾而事易集由是流民歸者益衆以課最陞考功主事既而縣民詣闕乞令再任上命復爲縣丞仍令吏部宴賞而遣之　又云武進縣丞劉胄有治行建文三年賜璽書 具眼　慈色 宋史云謝深甫調崑山丞爲浙漕考官一時士望皆在選中司業鄭伯熊曰文士世不乏求具眼如深甫者實鮮深甫曰文章有氣骨如秦山喬嶽可望而知以是得之　獻徵錄云長洲縣丞劉靜每出勸農閭行[illegible]問疾苦慈藹之色溢於顏面所至民歡迎曰父母來矣人有過當笞惟諭以禮終不下撻竟卒於官貧無以斂邑民殯之及歸葬士民留其衣冠於半塘側聚土葬之名曰劉公塚

【原】佐邑　主刑 佐理一同　貳職百里 貳子男之職　佐卓魯之政

【增】常平義倉之賦受　丁口力役之簡稽 洪咨夔於潛丞廳壁記 秉正可比精鋼　持己宛如良玉 獻徵錄巡按薦雲南嶍峨丞賀朝用

縣丞三

【增】風流不墜 山堂肆考云晉江敳字叔文湛之孫爲丹陽丞表樂爲尹璞曰風流不墜正在江郡 鋩刃不頓 翰苑新書云粵崔僅爲臨晉丞處煩應粹鋩刃不頓 稱雨道晴 詳註曰蕭子雨爲下邳令張晴爲縣丞二人俱有剛氣而善言語曾論事移時人吏竊相謂曰縣官甚不和長官稱雨贊府道晴終日如此不和也 正心誠意 宋史云楊萬里中紹興進士第調永州零陵丞時張浚謫永杜門謝客萬里力請乃得見浚勉以正心誠意之學萬里服其教終身迺名讀書之堂曰誠齋 隨事及物 山堂肆考云朱子語錄鄭清牧官問朱子曰某嘗勸人不如作縣丞隨事猶可以及物 事無淹夕 宋史云仇愈大觀三年進士調高密丞俗尚嚚訟愈攝縣事剖決如神事無淹夕民至懷餅餌以候決遣 奉歸 又云仇愈爲高密丞州闕司錄命愈攝事既行邑氓萬餘遮留至擁歸縣驛時天寒皆燃火警守愈由他道得出或追拜馬首曰公舍我去我必使公復來他日愈方白事郡牙兵數千人徑奪以歸守將不能遏 援裾 獻徵錄云吳履字德基蘭谿人李文忠爲浙東左丞知其才辟爲掾稱疾辭有司舉於朝爲南康丞南康俗悍其民以爲丞儒者易之數月皆周知其情僞有所發擿一縣驚伏乃更以寬化之視民如子民有訴召使前與語藹如也民或援丞裾慟汝帶責之 經學　化俗 翰苑新書云唐王義方貶吉安丞吉安蠻俗荒陋義方召諸首領集生徒親爲講經行釋奠禮清歌吹籥而登降有序蠻酋大伏 尹爲丞師 獻徵錄云聞魯爲新會丞初至官而尹王重至重江右宿學也見魯甚器之因謂曰丞嘗問學矣乎對曰幼從先大夫於新曾受業周先生先大夫殁而學術遂落今已爲吏其奈之何尹曰丞無傷我爲丞師可乎魯曰幸甚因下拜執弟子禮尹乃與約每晨後當授丞以經史講解大義然後出視事何如魯喜見眉宇　又下拜曰謹受教自是背誦覆講日有新得尹喜曰丞才識已大過人今徹學如此異日必顯庸爲國名臣也　魯字自强廣西鬱林人由父蔭爲新會丞陞知縣歷官湖廣左

布政使兼廣東按察使轄治廣西故稱曰三廣公云

上言大計 宋史云上虞縣丞婁寅亮上書言宗社大計宜選太祖諸孫伯字行下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使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疏入上大感

用兵如神 獻徵錄云陶魯爲新會丞方弱冠時廣右猺賊流劫盡廉劫東西道之衝蔡輔城賊殺戮無寧日魯嘗與民守禁塞堡中立以擇東西道之衝蔡輔城

薦之召

救荒實跡 宋史云劉清之字子澄登紹興進士第調萬安縣丞時江右大祲郡檄視旱徒步阡陌親與民接凡所蠲除悉得其實請均境內之地爲八俾有衆者分縣其餘官爲主之規畫防閑使大家得錢

細民得米兩適其便民甚賴之

帥冀茂良以救荒實跡聞於朝

著數年列岳 景苑詳註云宋安恭爲龍門丞年已五十八數年而列岳謂僚屬曰公輩但守清白何憂不遷

不任事 山堂肆考云唐王績大業中授秘書正字不樂在朝求爲六合丞以嗜酒不任事因解去

占氣遷丞 山堂肆考云相書占氣要訣曰口中有黃龍從嶽知也故唐張鷟云九千里之丹鳳自下升高七十日之黃龍從嶽知

丞負余 韓愈藍田縣丞廳壁記博陵崔斯立黜官爲藍田縣丞既嘆不得施用曰立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

主簿一

原 杜氏通典曰主簿謂主諸簿目漢有之 後漢繆肜字子靖公仕縣爲主簿時縣令被章見考吏皆畏懼自誣而肜獨證據五獄踰涉四年令卒以自免 又寧陽主簿詣闕訴其縣令之枉積六七歲不省乃復上書曰臣爲陛下子陛下爲臣父臣章百上終不見省臣豈可北詣單于以告寬乎帝大怒劾以大逆虞翻駁之曰主簿所重君父之恩百上不省是有司之過

晉亦有之他史多闕 自漢以來皆令長自調用至隋始置之

唐赤縣置二人他縣各一人掌付事勾稽省署抄目糾正縣內非違監印給紙筆

增 宋史曰宋開寶三年詔諸縣千戶以上置令簿尉四百戶以上置令尉令知主簿事四百戶以下置簿尉主簿兼知縣事咸平四年王欽若言川陝縣五千戶以上請並置簿餘仍舊以尉兼從之自後川蜀江南諸縣各增置主簿中興後置簿掌出納官物銷注簿書凡批銷必親書押 文獻通考按稱縣佐者曰丞尉而已簿雖起於漢而志無之又丞尉雖皆縣佐而各有印綬簿獨無蓋古者官府各有主簿一官上自三公及御史府下至九寺五監以至州郡縣皆有之所職者簿書皆曹掾之流耳漢人所謂高士不爲者御史兩之主簿也容齋隨筆言元豐令凡寺監主簿專以鈎考簿書爲職不得與卿丞聯署文書然則主簿之官職在雄要之司猶爲甲賤而況縣乎觀後漢繆肜爲令証枉及考城令王渙署仇覽爲主簿事則主簿之在漢其視縣令猶掾吏之視使長安得與丞尉等後來以簿先於尉非古義也

金制中縣而下以主簿與尉通領巡捕事下縣則不置尉以主簿兼之明以主簿職巡捕

主簿二

原 職司符印 主掌簿書 糾察 準繩 糾職 周禮 勾稽 鴻漸之資 鳳棲之位 仇覽字季智一名香初爲蒲亭長有陳元者母

告其子不孝覽爲陳慈孝之道卒成孝子考城令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爲主簿曰聞陳元之過而不罪得無少鷹鸇之志耶覽曰以爲鷹鸇不若鸞鳳渙謝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非大賢所託他時論之遺廊非主簿而誰乃以月俸咨遣令入太學其名以大振

李宣不爲 **仇香無援** 汝南先賢傳曰李宣之子名表宋公令寵召爲主簿表不樂爲吏於寺門焚燒衣幘云云 仇香學通三經無知名之援鄉里之寒年四十召爲縣主簿

增 **矮屋下** **高士軒** 山堂肆考云唐張象登科爲華陰簿爲守令所抑嘆曰大丈夫有凌雲蓋世之志而拘於下位若立身矮屋之下使人擡頭不得遂棄官去

彙苑詳註云宋朱熹爲同安主簿廨有燕坐之室更名曰高士軒以令甲內凡簿所當爲大書揭之楣間書路尊轍不敢以屬吏待

歎其後時 翰苑新書云唐韓琬少負才華長安中爲高郵主簿使於都場以州縣徒勞率然題客舍壁曰筋力盡於高郵容色衰於主簿吏部員外郎薛欽緒與魏知古盧藏用偶見題壁謂諸公曰此高郵主簿歎後時邪歎鎖考試策遂入高等

少鷹鸇之志 陳留耆舊傳云仇覽考城人年四十爲蒲亭長有陳元者母告其子不孝覽爲陳慈孝之道卒成令河內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爲主簿謂覽曰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

何敢躁進 宋史曰吳淵初調建德縣主簿丞相史彌遠館留之語竟日大悅謂淵曰君國器也令開化新置尉欲以此處君對曰甫得一官何敢躁進彌遠爲之改容不復强

張樂旌能 又曰趙賀以毛詩及第補臨朐主簿賀有幹才知州寇準具知賀淳化中調丁壯塞澶州決河衆多逃去獨臨朐全所部而歸臨朐父老張樂迎賀準使由樂門過曰旌賀之能

散藏錢 元史曰元至大元年胡長孺轉台州寧海主簿大德丁未浙西大祲戊申復饑殍民相枕死宣慰同知脫歡察議行賑荒之令斂富人錢一百五十萬給之至縣以餘錢二十五萬屬長孺藏去乃行旁州長孺察其有乾沒意悉散於民間閱月再至索其錢長孺抱成案進曰錢在是矣脫歡怒曰汝膽如山耶何所受命而敢無忌若此長孺曰民一日不食當有死者誠不及以聞然官書具在可徵也脫歡察雖怒不敢問

偵捍卒 又曰民荷衣卒扶田傷民且碎器而去竟不知主名民來訴長孺佯怒其誣械於市俾左右潛偵之向拱者過焉戲手稱快執詣所隸杖而償其器其行事多類此

僞爲商人 又曰有劫惡少年伺山間恒出鈔道過客患官不能禽長孺僞衣商人服令蒼頭負貨以從陰戒驍卒躡其後長孺行至巖中人莫出要之長孺方游辭以謝驍卒俄集皆成擒俾盡實於法旅行無虞

械繫洞主 獻徵錄云洪武戊午徐均爲肇慶府陽春縣主簿瘴癘崎險洞主豪雄據爲奸利縣官至受其頤指少忤之輒死均廉知之至縣吏白往視莫大老叱曰何物大老復白此洞主老病居家宜就見叱曰若化外亦民伍也丞令來見不然且署戮大老恐懼乘板輿至叱使下拜不得已蒲伏熟視諭遣之卯伺其語有異而府將下問之遂繫之獄均曰是必來劫獄戒吏士皆鼓角自帶劍挾弓矢披甲大譟大老二子各將其衆來聞有備莫敢前詰朝舁兩土瓜安石指十數枚致饋黃金大珠也均不視即麾出械繫大老送之府中後府官竟受賄釋之均欲補治大老震懼求符調均攝陽江縣

授易 宋史曰李之才字挺之天聖八年進士爲衛州獲嘉主簿權共城令時邵雍居母憂於蘇門山百源之上之才叩門來謁勞苦之曰好學篤志果何似雍曰簡策之外未有適也之才曰君非跡簡策者其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則又曰物理之學學矣不有性命之學乎雍再拜願受業乃授易而終焉後雍卒以易名世

酬唱 又曰梅堯臣字聖俞用父蔭爲河南主簿時錢惟演留守西京特嗟賞之爲忘年友引與酬唱一府盡傾

投劾拂衣 山堂肆考云宋吳江主簿李衡有部使者怙勢作威侵刻下民衡不忍以敲扑迎合投劾於府拂衣而歸

挽令偶坐 宋史云司馬池中第授永寧主簿與令相惡池以公事謁令令南面踞坐不起池挽令西向偶坐論事不爲少屈

清主簿 又云慶元年進士調盧陵主簿即以廉能著有訴事臺府者必曰願下盧陵清主簿

名士 又云湯漢字伯紀江東提刑趙汝騰薦於朝授上饒主簿運使趙希塈言漢今海內知名士也豈得吏之州縣哉詔差信州教授又兼象山書院長

聞人 五代史曰周廣順二年梁周翰舉進士授襄城主簿辭疾不赴宰相范質王溥以其聞人不當佐外邑改開封府戶曹參軍

簿領乃有是人 翰苑新書云宋吳擇仁字智夫以父任爲開封雍丘主簿元祐中金水河堤壞十六縣皆選屬役得詣朝堂白事宰相范純仁獨異之曰簿領中乃有是人耶

主簿乃若是侈 宋史曰廖德明乾道中進士第歷官

廣東提點刑獄有鄉人爲主簿德明聞其能薦之會德明行縣簿置酒延之悉假富人鬻豆甚盛德明怒曰一主簿乃若是侈邪必貪也於是追還薦章 唐三傑山堂肆考曰唐魏谷例富嘉謨新安簿吳少微皆以文詞顯名稱北京三傑 宋三傑又曰宋程伯淳主鄠縣簿張山甫主武功簿與萬年主簿朱光廷皆以才名稱關中號爲三傑

縣尉一 典史附

原 杜氏通典曰縣尉漢諸縣皆有長安有四尉分爲左右部後漢令長國相亦皆有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主盜賊案察姦宄署諸曹掾史邊縣有障塞尉掌禁備羌夷犯塞洛陽有四尉東西南北四部曹公爲北部尉是也 魏因之晉洛陽建康皆置六部尉宋齊梁陳並因之餘縣如漢制諸縣道尉銅印黃綬朝服武冠江左止單衣介幘北齊郡縣置三尉隋改爲正後置尉又分戶曹法曹說在縣佐篇 唐初因隋制武德元年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表論事後爲尚書右丞武德中復改爲正七年三月復改爲尉赤縣置六員他縣各有差分判諸司事上縣二員萬戶以上者增一員中縣一員四千戶以上者增一員中下縣一員佐史以下各有差 增 文獻通考曰五代久廢尉不置盜賊鬬競則屬鎮將宋朝建隆三年始每縣復置尉一員在主簿之下俸賜與主簿同其鎮將只許勾當鎮下煙火爭競公事至和二年開封祥符兩縣增置一員元豐五年詔重立法地縣尉並差使臣元祐元年蘇轍言舊法縣尉皆用選人近歲並用武臣自改法以來未聞盜賊爲之衰息請復舊法詔除沿邊縣尉依舊外餘並用選人 續文獻通考曰元丞簿尉外置典史民少事簡之地以簿兼尉又別置尉主捕盜之事別有印典史一員明不置尉置典史一員爲令屬

縣尉二

原 命卿 仙尉 應劭漢官儀曰大縣丞左右尉所謂命卿三人中下縣一丞一尉命卿二人 白帖云樽樞字子眞爲南昌尉故謂之神仙尉 增 仙吏 香尉 輪苑新書白氏六帖一命仙吏又云神仙之吏 山堂肆考云述異記漢雍仲進南海香拜洛陽尉號曰香尉 少府 判司 合璧事類云李白贈瑕丘王少府杜甫貽華陽李少府唐時縣尉多稱少府 宋王陽休爲台州黃巖尉人稱繼面少府 山堂肆考云判司即縣尉也唐武德中赤縣置尉六員他縣各有差分判諸司事故曰判司 春蘭秋菊 黃綬青袍 輪苑新書曰春蘭秋菊俱不可廢也 山堂肆考云岑參送麴少府詩青袍美少年黃綬一神仙又送張少府詩黃綬新陳子昂送徐少府序黃綬位輕青雲望重 厭早劇 謝廉愼 唐書云員半千擢高第歷華原武功尉厭早劇 金史云金劉煥爲任丘尉縣令貪汚煥每規正之秩滿令持杯酒謝曰尉廉愼使我獲考 回身 山堂肆考云商則任康丘尉性廉潔縣令丞多貪因宴會舞令丞舞皆動手尉則回身而已令問其故則曰長官動手贊府亦動手縣尉更動手百姓何容活耶人皆大笑 明曰令丞皆動手縣尉止回身 太平御覽云程堅字謙南爲北陽尉貧無車馬常步行鄰閭給事 代役 拔萃 唐書云裴佶字弘正授藍田尉德宗詔翼鞏縣民城奉天嚴篤爲京兆政劇急本曹尉韋重規妻乳且疾不敢免佶請代役時

高其義　合璧事類云宋余靖字安道爲人質直剛勁爲諫官謝絳書判拔萃改將作監丞

彈琴詩藥　**摭鞍讀書**　又云趙元亮字貞固少負志畧好論兵武后朝制調宜祿尉到職非公不言陳

琴詩藥如隱者之操　景德詳註云江休復字鄰幾進士求得之

方平與符　**老人陳牒**　山堂肆考云東漢桓帝時王方平降蔡經家有家爲藍田尉制誥之官每旅讀書至迷失道家人求得之

聰明尉　**台輔器**　又云唐魏奉古授雍丘尉書九日公燕有客草序五百言奉古曰此舊文也援筆倒疏之草序者默然自失列坐擊掌奉

來旭厭其煩詰之老人曰見公筆勢奇妙欲以試家耳

陳尉詣門乞見方平使謂行向日而立從後擲之曰君心邪不正未可教以仙道乃以一符與之曰此不能度世止可以禳災治病存君本壽出百歲上陳尉累至一百十歲　又云唐張旭爲常熟尉有老人陳牒宿昔復度

古徐笑曰適覽記之非舊文也奉古由是知名時姚挺岳汴州召奉古前曰此聰明尉邪他日持慶畧示之奉古一覽便誦千餘言挺驚起曰仕宦四十年未嘗見此　唐書云婁師德第進士調江都尉揚州長史盧承慶

吳之曰子台輔器也

鴻鴻灘　**射鴨堂**　山堂肆考云唐河南伊闕縣前有大溪每縣官有入臺省者水中先有小灘出望日邑宰與同僚列筵亭石礫金沙澄澈可愛時牛僧孺爲尉一日忽報灘出

上觀之有老吏云此必分司御史若是西臺當有一雙鴻鴻言茂有情鴻鴻言茂有雙鴻鴻

飛下不旬日召拜西臺監察御史　合璧事類云唐孟郊爲溧陽尉好養鴨開射鴨堂

作觀魚樓仍開射鴨堂　姚武功　楊臨賀　唐書云姚合元和中進士第調武功尉善詩世號姚武功　又云楊憑貶臨賀尉所善客徐晦者字大章第進士爲櫟陽尉憑得罪姻友憚累無敢往候

者獨晦至藍田慰省宰相權德輿稱之朝李夷簡遣表爲監察御史晦過謝問所以率之之由夷簡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

原一命寸祿　馳聲南昌　宣威北部

協贊鳴絃之化　式資綵棒之威　子真忠謙之氣名著列仙　通泉志氣之高文成寶劍　翰苑新書　三槃

官　事文類聚云西京雜記拾遺立槃評事出槃赤尉坐槃吏部銓注皆以才望清高標格孤秀者爲之俗號爲三槃官

親民官　合璧事類云宋仁宗至和間山陽尉李宗恕百姓訴捶抑令會之提刑陳錫勸之上恕曰縣尉亦親民之官謂其能慰安於民而不與民除害反傷民命斥之

選人不欲　山堂肆考云五代之季武臣權州縣之權遂罷縣尉宋太祖欲復舊制御講武殿召三銓選人有樂爲尉者東面立

選人特試　宋史云宋鎬字子儀爲館陶尉選制誥楊億試選人校太清樓書擢鎬第一

寶劍篇　唐書云郭震字元振遠會詔知

直言得尉　宋史云咸淳中李應龍進士第時賈似道擅國應龍對策直言考官不敢置上第調光州定城尉應龍曰昔吾祖對策以直言忤史彌遠得洪雅尉今國當

應對如神　太平御覽云唐盧藏道爲長安尉太宗將錄囚京宰以莊道年幼懼不克舉欲以他尉代之莊道不從翌日太宗召囚莊道徐以狀進引諸囚入評其輕重及留繫日月應對如神太宗

耳無愧也

無出人上　合璧事類云唐高宗時劉延祐弱冠補渭南尉吏能爲畿縣最李勣曰足下春秋甫爾而有美名宜少自抑無爲獨出人上也

有憂天下心　景苑詳註云寶元初有明州鄞縣尉裴明允倜儻不羣雖處下位有憂天下之心屢上書言事

典史登鼎元　會稽山堂別集云明曹鼐以泰和典史遷權至京乞會試得第二廷試復列第一人不十年登相位

單言折獄　唐書云李程字表臣擢進士宏辭調藍田尉有滯獄十年程單言輒判京兆狀最

荒政畫圖　宋史云袁燮字和叔登進士第調江陰尉浙西大饑燮命每保畫一圖田疇水道常平使羅縣屬任賑卹燮命每保畫一圖田疇水道

霸陵尉　太平御覽云漢李廣夜一騎出從人悉載之而以居民分布其間凡名數治業悉書之合保爲都合都爲鄉合鄉爲縣徵發爭訟追胥披圖可立決以此爲荒政首

秣陵尉　孫吳初其故吏見子文於道乘白馬執白羽扇侍從如平生吏見驚走子文進馬追之謂曰遂死當及亭下

爲此土之神以福汝民汝宜告百姓爲我立祠

縣尉三

詩 明張羽送蕭縣丞朝京詩曰天官妙選待才賢茂宰清明衆所傳漠漠去帆衝暮雨蕭蕭行李似當年遥遥客路朝京口迢迢王程在日邊爲說烏程民吏待金陵酒美莫留連 羅玘送趙縣丞之任招遠詩曰海上羣山魚立頸待君單騎入登州颶風夜半驚批屋蜃氣朝來看吐樓諺數漫從羣吏睨耳眞聾有府公留寅賓出日今何處好與乘閒款款遊 王穉登送陸丈移官海豐丞詩曰官舍有餘清無言政未成頭從潮上白水在棗中輕過魯無魚食歸吳借馬行簿書期倘暇一問濟南生以上縣丞 高啟送孫主簿之德清詩曰孫善琴山水匝秋城君行思已清道逢迎吏拜田雜戍人耕地遠知邊信家貧稱縣名應移一琴去相和長官鳴 又送曾主簿之平樂詩云路出桂江東鄉音想未通蛇飛山苦霧鵬運海多風木魅嘗欺客花蠻少學農縣廳何處在榕樹晚陰中 又送黃主簿之湖州歸安縣詩云我歌柳惲詩送子南汀發山城逢社雨綠樹啼鶯歇留連孤艇遲惆悵雙瓶竭高士尚爲簿休嘶府中謁無事坐閒廳彈琴看湖月以上主簿 羅玘送萬典史之黃岡詩曰城脚更無地門開直到江縣樓對魚市驛舍接船窗烏立藏蛇竹蟻緣繫馬樁聽琴還聽笛不是故園腔以上典史 劉仁本過楓亭驛和周草庭巡檢韻就寄詩曰餽糧千里又南征笑犯弓兵擁將星汗血沙塵前後騎驛書烽火短長亭天連閩海團團白山繞彭湖點點青遥望環峰三十六將軍晏坐對滄溟 劉炳寄賈文彬巡檢詩曰故人爲別動經春野渡維舟送夕曛銀燭照窗秋聽雨角弓懸壁晚看雲山城旗影中流見草閣書聲隔岸聞江漢茫茫多舊識猶能俎豆說將軍 高啟送潘巡檢之閩中詩云京師到閩海秋色幾程餘莎柵山兵守榕林島戶居曉衙雞應鼓晚邏騎隨車清世原無盜將軍好讀書以上巡檢

鎮戍關市官

杜氏通典曰隋鎮置將副戍置主副關市置令丞唐因之各有上中下三等關令古官戍主晉宋之顯職鎮將後周之通班今以其卑賤與隋制同故彙而已 文獻通考曰宋制諸鎮監官掌巡邏盜竊及火禁之事兼徵稅榷酤則掌其出納會計鎮寨凡杖罪以上並解本縣餘聽決遣 續文獻通考曰元置戍守萬戶府等官明不設其譏察諸務則有府州縣衛

所巡捕官及巡檢司

鄉官

杜氏通典曰周禮有鄉師鄉老鄉大夫之職其任大矣（鄉老管萬二千五百家）次有州長（二千五百家爲州）黨正（五百家爲黨）族師（百家爲族凡閭胥師者帥也）閭胥（二十五家爲閭凡閭胥者有才智之稱）鄙師（五鄙爲鄙）酒正（四里爲酒）里宰（五鄰爲里宰）鄰長（五家爲鄰皆不命之士爲之）皆鄉里之官也大凡各掌其鄉黨州里之政理云秦制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風俗通曰有秩者言其官才有秩耳）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巡禁盜賊

漢鄉亭及官皆依秦制也縣大率方百里其人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高后元年初置孝悌力田二千石者一人（特制孝悌力田官而置其秩欲以勸厲天下令敦行務本）後廢至文帝十二年又置三老及孝悌力田無常員平帝又置外史閭師官　後漢鄉官與漢同有秩郡所署秩百石（鄉戶五千則置有秩）掌一鄉人其鄉小者縣置嗇夫一人平其差品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讓財救患及學士爲民式者皆扁表其門以興善行（又有屬鄉主民收賦稅）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惡以告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檢察民有善惡以告監官　晉縣五百戶以上皆置一鄉三千戶以上置二鄉五千戶以上置三鄉萬戶以上置四鄉鄉置嗇夫一人縣率百戶置里吏一人其土廣人稀聽隨宜置里吏限不得減五十戶戶千以上置校官掾一人縣皆置方畧吏四人　宋五家爲伍伍長主之二伍爲什什長主之十什爲里里魁主之十里爲亭亭長主之十亭爲鄉鄉有鄉佐三老有秩嗇夫游徼各一人所職與秦漢同　隋以周齊州郡縣職自州都郡正縣正以下皆州郡將縣令而自調用理時事至開皇初不知時事直謂之鄉官官別置品皆吏部除授每歲考殿最開皇十五年置州縣鄉官　唐凡百戶爲一里里置正一人五里爲一鄉鄉置耆老一人以書年平謹者縣補之亦曰父老貞觀九年每鄉置長一人佐二人至十五年省太極元年初令老人年九十以上板授下州刺史朱衣執象笏八十以上板授上州司馬綠衣執木笏天寶七年詔父老六十以上板授本縣丞七十以上授縣令三十里置一驛（其非通途大路則曰館）驛各有將以州里富强之家主之以待行李（自至德之後民貧不堪命遂以官同掌焉）　文獻通考曰宋以後至明鄉官不置皆爲職役

原杜氏通典曰秦制鄉有嗇夫風俗通云嗇者省也夫賦也言當消息百姓均其賦役職聽訟收賦稅漢因秦制後漢鄉小者縣置嗇夫一人宋十亭爲一人皆主知民善惡爲役先後知民貧富爲賦多少平其差品晉百戶以上皆置鄉鄉置嗇夫一人宋十亭爲鄉鄉有嗇夫所職與秦漢同

嗇夫二

原扶助縣國交州記云秦兼天下又除附庸爲鄉有鄉則有旅今之嗇夫是也鄉之爲言境也言在人境域之中是社稷之臣非王所置故言鄉也夫之爲言扶也扶助縣國無自專之威爲主民之吏當愛人故言嗇也聽訟收賦漢書百官表詳通典得休不歸續漢書云鄭元少爲鄉嗇夫得休不歸常詣學宮不樂爲吏父數怒之不能禁常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九章算術仁化大行後漢爰延字季平爲鄉嗇夫大行民但聞嗇夫不聞郡縣也廉平不苛漢書曰朱邑少時爲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爲行未嘗笞辱人不爲苛擾殷氏世傳云殷勤少年爲鄉嗇夫省徭賦貧乏者矜孤寡不爲苛擾民皆愛之得民歡心後漢書云第五倫爲鄉嗇夫平徭賦理怨結得民之歡心問民得失會稽典錄云鄭弘爲鄉嗇夫見弘問民之得失深異之東鄉嗇夫龍負昇天業淵南海記云龍川縣傳羅爲東鄉嗇夫有龍潛於川後負嗇夫昇天因以龍川名其地虎圈嗇夫從弗代對史記張釋之傳云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如是耶尉無賴

亭長一

原杜氏通典曰秦制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漢亭及官皆依秦制後漢亭有亭長主禁盜賊十里一亭五里一亭亭長持一尺板以劾賊索繩以收執賊後漢陳寔字仲弓爲西門亭長郵郵間相去二里半司奸盜亭長詳主簿又先賢傳曰逢萌字子康爲縣亭長時尉行過亭萌候迎拜謁既而擲楯歎曰大丈夫安能爲人役載遂去之至王莽時解冠掛東都門而遁魏晉無聞宋制同秦漢

亭長二

原宿會之所風俗通云漢家因秦十里一亭亭留也蓋行旅宿會之所亭中民有爭訟吏留辨處勿失其政也宋顏師古曰亭長者主亭之吏也亭謂停留行旅宿食之館一亭之長又云亭長者一亭之長率也陳楚宋鄭謂之亭父齊謂之師求捕盜賊續漢書百官志舊名負弩亭吏舊名負弩今改爲亭長或謂亭父舊名亭員亭長舊名亭員後改爲長習調五兵漢舊儀云亭長習調五兵五兵五兵言弩戟刀劍鎧也艤船以待史記云烏江亭長艤船待項羽孟康曰附船著岸曰艤寄聲謝趙又云趙廣漢書記召湖都亭長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嚴苦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知其意自純去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爲具食信亦知其意自純去至府爲我多謝問趙君亭長既至寄聲謝我何以不爲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爲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爲我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忌卿厚意分別平也任少卿曰任少卿分別平也舊名亭員後改爲長蓐食去漢漢書云韓信從南昌亭長食亭長妻龍壽殺蒼梧女漢書云蒼梧女子蘇娥行宿鵲巢亭亭長殺之并其財物埋置樓下交趾刺史行部宿亭覺壽殺之罪奏之殺壽取其財物遊徼殺涪令妻

[illegible]云王純為[illegible]令舉亭有鬼每殺止客純直入亭止宿至夜半有女子稱冤曰妾涪令妻[illegible]亭長殺之妻十餘口埋樓下奪取財物亭長令門下遊徼是也其旦召問遊徼具服其罪

吏

[illegible]風裁　朱師選書王隱晉書曰石苞為縣吏乃販鐵於鄴市朱[illegible]為吏勤力夜送軍書[illegible]山[illegible]一鄴所知也傳云　鄭元常詣校官　馮良恥在厮

役[illegible]漢書曰鄭元少給[illegible]為[illegible]吏[illegible]休[illegible]不[illegible]家[illegible]中[illegible]之東[illegible]漢記曰馮良少作[illegible]吏[illegible]在[illegible]因[illegible]車殺馬[illegible]衣冠從杜[illegible]學　理之所出賈誼新書云吏者理也理之所

[illegible]　福歸於君賈子云昔之[illegible]王[illegible]以[illegible]於其吏福歸之君子其所[illegible]其民也功[illegible]於其吏福歸於君　理乎百揆[illegible]以泉物理[illegible]云吏者所以[illegible]理百揆　民有三

勤[illegible]子法言云民有三[illegible]一[illegible]也[illegible]吏善而政[illegible]三勤[illegible]　善樹德明子云善為吏者樹其德　長子孫漢書云武帝之[illegible]為吏者長子孫　著巾幘

[illegible]令云[illegible]小[illegible]本云吏或有著巾幘　負青[illegible]　委吏孟子云孔子嘗為委吏　獄吏史記云以千金與獄吏　削木為吏漢書云[illegible]地為牢削木為吏[illegible]不[illegible]

刀筆之吏王傑儒吏論云[illegible]乃[illegible]之[illegible]之下也生而[illegible]定識起於凡[illegible]之[illegible]　萬人愛之孔子云民者至卑者也而使之取吏焉必所[illegible]十人愛之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則百人之吏

千人愛之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則萬人之吏也故萬人之吏選於萬人之中[illegible]　百賈畏之漢書云尹翁歸為市吏公廉不受饋百賈畏之　有勤農之名無賞罰之實王[illegible]

[illegible]云宋世吏有[illegible]之名云云　兼人之吏未易得也漢武選令云　增本省吏唐書宗以鍾紹京為中書令薛[illegible]言於帝曰紹京本晉吏素無才望今特以[illegible]進長百僚恐非朝廷[illegible]始

具[illegible]之美　代計吏唐書云張行成[illegible]家貧代計吏以集[illegible]　少習吏事宋史云周[illegible]少習吏事初永興軍[illegible]度[illegible]書　門資為吏

為吏[illegible]　[illegible]吏不[illegible]　吏多避免宋史云[illegible]　防禁下吏　折節

[illegible]　吏汚文書　[illegible]命奇術　[illegible]

[illegible]　召吏示狀　州縣吏　清吏　良吏

健吏　材吏　吏幹　宿姦老吏

又裴延齡領度支素不善財計乃廣爲鉤距取宿姦老吏與謀

納賄吏　舞文吏　唐書云柳公綽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行部至鄧縣吏有納賄舞文二人同繫縣令以公綽素持法謂必殺貪者公綽判曰贓吏犯法法在姦吏壞法法亡誅舞文者

小吏

【原】翁歸文法　王尊史書　漢書云尹翁歸少孤爲獄小吏曉習文法　又云王尊少孤歸諸父使牧羊澤中尊竊學問能史書年十三爲獄小吏數歲給事太守府問詔書行事尊無不對太守奇之

曾著廬山配女　吳龕浮石爲妻　祖台之志怪云建康小吏曹著爲廬山使君所迎配以女婉著意不安屢求請退婉潸然垂涕賦詩序別并贈織成之物　述異記云武帝小吏吳龕得一浮石取置床頭化作一女端正與龕爲夫妻

幼未有用　從容在職　韋昭辯釋名云門下之吏當作三綱幼未有用從容在職也

張既喜好刀筆　魏畧曰張既世單家富爲人有容儀少小工書疏爲郡門下小吏而家富自惟門寒念無以自達乃常畜好刀筆及版奏伺諸大吏有乏者輒給與以是見識焉

許嘉持飼抱火　先賢傳云許嘉爲郡小吏常持飼抱火

孝廉越壇　歡語而別　袁山松後漢書曰吳祐舉孝廉將行郡中爲祖道祐越壇共小吏雍丘黃真歡語移時與結友而別後真亦舉孝廉

秀才頓亭　指語箋體　王隱晉書云劉官有亭民舉秀才制史箋久不成官撫語箋體然後成秀才歸縣令曰劉官公掾之精者何況爲亭民令召爲門下小吏

【補】小吏累勞　唐書云孫伏伽以小吏累勞補萬年縣法曹武德初上言三事高祖大悅以爲治書侍御史

左藏小吏　宋史云周世宗時張美少善書計初爲左藏小吏以強幹聞

誡遣小吏　唐書云陸象先按察河東小吏有罪誡遣之大吏白以可杖象先曰人情大抵不相遠必責者當以汝爲始大吏慙而退

邸吏匿奏　宋史云雍熙時推官馮伉屢表邑豪李益奸事爲邸吏所匿不得達

故吏

【原】避席　同升　漢田蚡起爲壽人皆避席魏其侯爲壽故吏賓客避席餘皆半席　胡廣字伯始凡七爲三公故陳蕃李咸並爲三司每朝會蕃等每稱疾避廣時人榮之見本傳

任安不去　桓元見泣　漢衛青日衰霍去病日益貴其門下故人多事去病惟任安不去　桓元年七歲賑終州府文武吏辭其叔父沖撫元曰此汝家故吏元涕泣被面

令復君臣　每同朝會　世說云向雄爲河南郡掾公事不畢太守劉淮咎之後俱在朝不相往來晉武令復君臣之好雄曰臣於河內不爲戎首何好之有會從之　白帖云蜀楊洪爲蜀郡太守時書佐何祇數年後爲廣漢太守每朝會祇次洪朝洪曰君馬何駛祇曰故吏不敢駛但明府未著鞭之

【補】分掌財賦　從給筆札　事文類聚云唐劉晏爲度支轉運鹽鐵使其商榷財用之齊書皆一時之選故歿後二十年韓洄元琇裴腆包佶盧貞李衡相繼分掌財賦有聲者皆晏之故吏也　王繼英少從趙普給筆札普再入相繼英名隸中書五房院時太宗在藩邸選爲導吏太宗召見謂曰汝昔事趙普朕所諳知今奉親賢尤宜盡節

忝府辟　權德輿作杜佑詩曰德輿書忝府辟晚辭台座每荷同升之義盍陳無愧之辭

真相知　事文類聚云鞠詠爲進士以文受知於王化基及化基知杭州詠擢第知仁和縣至任畧不加禮課其職事甚急詠大失望於是不復顧其相知而專修吏幹矣後化基入爲參知政事首以詠薦或問其故答曰鞠詠之才不患不達所憂者氣俊而驕我故抑之以成其德耳詠聞之始以化基爲真相知也

屬吏

【原】如賓　見母　孫寶字子嚴爲京兆尹故吏侯文不肯仕寶以恩禮請文署爲掾進見如禮賓　奮字君魚爲姑臧令太守梁竦未嘗待以官屬之禮嘗迎於大門引入見其母也

孔　登車

入被王徽之字子猷爲桓冲騎兵參軍從行遇雨下馬跳入中車曰豈獨擅一車邪光逸爲博昌卜吏縣令使逸送客遇寒雨沾濕凍甚還過令不在逸解衣入令被中令還怒將加刑逸曰若不暫溫必凍死豈惜一被而殺一人故不疑令奇而釋之

謂師友　敎拜起嚴詡爲潁川謂掾吏爲師友朱博爲琅邪守門下掾貢逡者儒拜起舒徐博出教主簿云貢不習吏禮主簿且教拜起

問馬未知　買牛不與王徽之爲桓冲騎兵參軍問卿所主何曹子猷搔首曰似馬曹又問馬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後漢朱暉字文季爲郡吏太守阮況欲市牛暉不從及況卒暉厚贈送曰前有所求不與況鍾璽書有條屬不法不敢以貨污君德也

偪自挈問之語既宣勅於是諸吏皆驚

名參下吏　職隸外臺白帖

奉行文書　拏問條屬唐書云對要出納一委士人吏惟奉行文書而已通紀云況鍾璽書有條屬不法況自挈問之語既宣勅於是諸吏皆驚

統攝統屬攝條

僚吏長吏下列下位資事

不爲禮後漢范滂拜河東太守河東孝王相謁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待郎贊拜景不爲禮問王所在虎賁曰是非王邪景曰不與

未嘗名官屬當時未嘗名吏與言若恐傷之

案舊令蓋寬饒字大公左遷衛司馬寬饒案舊令謂衛官嘗爲縣使市買寬饒案舊令謂衛者私使寬饒詣尚書辭也

不脩謁般仲文遇東陽太守何無忌甚重之東陽無忌所統許便道脩謁無忌爲簿已大怒遂中傷之

面折官長任延字長孫爲武威守帝戒曰善事官長無失名譽延曰忠臣不和和臣不忠

正服與民何異

請自遠陽敏請爲功曹十月饗會敏敎曰西郡督郵縣延天資忠貞云云惲厭然曰明府以惡爲善惲敢再拜奉觴詳督郵

使吏盡清唐武后時蜀吏貪暴姚璹爲益州長史擢發無所容貸后降璽書慰勞因謂左右曰爲二千石清其身者易使吏盡清者難惟璹爲兼之上下當同非陛下之福帝曰善

善事官長

捕宋史云周顯德初郭崇出鎮澶淵辛仲甫掌書記崇所親吏爲廂虞候部民有被劫殺者訴陰識賊魁即捕盜吏也官不敢詰仲甫請自逮捕之吏故稽其獄仲甫請易吏以雪寬愼崇悟移鞫之乃得實狀

召三司吏對崇政殿又云太宗留意金穀召三司吏李溥等二十七人對於崇政殿詢以計利害溥等共上七十一事賜溥等白金繒錢悉補侍禁殿直領其職

耕當問奴織當問婢又云太宗謂宰相曰溥等條奏事頗有所長朕嘗語恕等若文章稽古此輩固不可望若錢穀利病自幼至長寢處其中必周知根本卿等但假以顏色引令剖陳必有所益恕等剛強終不肯降意詢問呂端對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奴織當問乃以貴下賤先有司之義恕三司使陳恕也